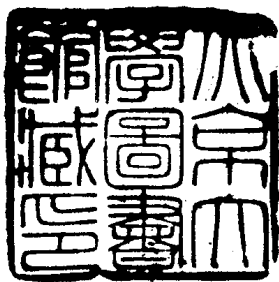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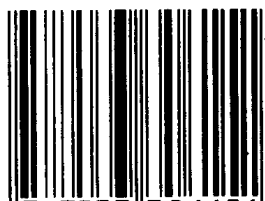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三三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證山堂集八卷

〔清〕周斯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證山堂集八卷》提要

序

自談詩者嬡變恭下尒唐而祧宋且盡舍宋之詩家而準陸是師闘其說者俛首降心靡然從之而詩幾於不可問矣夫以詩論雖不廢宋可也必以宋爲大宗不可也即學詩者或出於陸可也必以陸爲別祖則斷不可也其始創爲此論者不過自以生濟南公安竟陵之後覩其流弊思欲別闢門戶以新一時之耳目而淺才寡識之士苦風雅之艱淺便於膚鄙自安剽襲集盛行而少陵之主祧雖宋之一二名家鉅公名曰宗之其實皆不免於退位矣豈不大可嘅哉周證山先生起四明在山陰之鄰邨後五百年蚤能不惑於俗說宦不達而攻詩足跡半天下而名隨之其詩以不苟作立義以險絕爲功矜貴森秀拗峭幽潔錐心鉥腎於其中者三十餘年予嘗序其河陝草知證山者不以予爲有所私別今十年重來白下手其生平所存歲加芟薙者屬予復定之余安能有加於前說乎夫而乎此者固嘗學漢魏矣學六朝矣學盛唐矣而擬樂府十九首者屢倣齊梁者織效神龍開元者恭則今之治宋詩者其不求卑而自卑亦甚明矣況乎氣體之不得始降而言格調格調之布善又繫而談性靈皆不能無失今乃欲以區區意致之美辭句清泚之微餖飣於韻書襞積於事類轉移天下之爲詩者使皆無所用其心思氣力而後已豈非詩

先序

之厄數乎證山所就如此其有補於時可傳於後無疑予特以有所甚不解於今之主張宋詩者之謬因證山之委輒一及之亦以非知已固無從發余之狂言耳蜀人先著

證山堂詩集八卷二本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劉蘧蘭署僚余以某入書目並志之於七年七月十六日立志局又買一部並書中並有二部八年四月十二夕徐時棟記

河陝草序

證山先生于子解膠東之事則謀以其家歸越甲寅兵亂寄家於淮者數年至巳未始成歸歸不數月又浮舟渡淮爲河洛關陝之遊得詩二百餘首至白下屬余編次而審定之蓋證山前此以宦遊以家客而今始以旅人稱也證山既不獲用於時其一種英挺振蕩强諤蓬勃之氣無所之而輒宜於詩河陝又多古帝王英雄賢士之蹟所過山川與其詩相喉發嘗匹馬往來千里之地登太華絕頂爲游三日小黃河如一杯覽齊州爲九點詩最雄奇兀傲不可羈絏間與余論古人詩於纖悉分寸最嚴故生平所作寧有割棄靳惜防過而不使之出而絕不肯降格求盡以隨今人之爲見今之論詩者祧李唐而宗宋人鄙之爲舊新厭常風雅之蟊賊守其所自得者岸然不顧未嘗遷相附和以販名高𥈠證山之論喜予說之不孤而快證山之可傳也證山爲人長身偉須音吐如鐘遭患難後錚錚不少折太家三年未還言歸將別余復走燕薊世豈無知證山者援而置之承明著作之庭卽不然結束趨走借百里之地儘可牧養小民其必不鬱鬱以老也夫世有所棄有所成爭窮達之造物亦爭寸心之千秋今變證山之窮也冀俾證山之宿一出而變證山之出有甚於變證山窮者予滋不能決其行也讀而題諸詩之卷端先著識

獄中草序

辛酉之夏余得奉交於周證山先生盡讀其所爲詩文最後出其獄中草一帙示余則證山令卽墨時圜扉中三閱月所爲作也證山罷令至是且十年廻思曩之被銀鐺臥土室呼吸聽命於鬼神之時眞有如再世事蓋證山以童年舉於鄉久之成進士又數年而始登仕籍墨綬者未及一載便以事受誣幾陷不測之罪卽今東西奔走糊口不遑之身猶且幸而得請意外天之阨證山爲何如者方其得嘗觀老儒寒士終身蹭蹬吳甚一遇而不可得不啻脊蠖及其旣飛忽蹶一摧而不可復振患難之餘飢寒道路北之老儒窮士之困苦無弗至疑似者甚矣天之於證山贅疣此一第一令也夫死生之故亦大矣昔東坡以詩句爲言者文致被逮下獄自分無生理乃能放頭熟睡無異平日後之論公者以此爲有定力今讀證山詩一死在眉睫之前而援毫灑墨聲出金石唯以交[illegible]性情爲惓惓信筆八則從容閒澹語不涉於私鄙絕無憤歎鬱塞哀怖震懾之意此豈逆知有後日而可强爲也哉少死本無足怖雖怖不免於死世之人率知之卒不能不怖則學道不學道之故也證山殆近於聞道矣或曰證山遂於談禪禪則空諸一切空其處[illegible]生禍福之間大與世俗異也然與否與先

序

予友天下以詩名者有三人焉東武李渭清四明周屺公瀘州先遷甫遷甫與予潛於巖石之下而渭清舉博學宏辭官至翰林侍讀屺公則自少年成進士爲卽墨縣令得罪去官是三人者屺公尤窮然蚤歲遊不其勞山觀渤海摩挲之罘刻石爲詩已高秀有奇氣不可一世予自相知以來幾二十餘年癸丑之春別於滹沱河畔其後兩見於秣陵一見於揚州知其出燕市還久客淮陰東奔走秦越楚豫幾徧天下登岱華匡廬江夏之黃鶴樓豫章滕王閣無不有詩叢屢變而至於古今之詩人不能知也豈不可謂之窮哉且予與三人者渭清年將七十嘗過碧雞之山重游江南始與遷甫相識是相知者四人未嘗得相聚於一日也予年已二十雖遷甫最少亦四十餘歲居家隔一衣帶水甚近而不獲時時見況渭清歸休東海之濱而屺公遠處明州又終歲旅於四方年且六十以道塗老者乎悲夫[illegible][illegible]窮而益工學以老而彌進而屺公之爲詩也虛心無[illegible]有已或一句之未安見一字之指摘誠然悅服以從於善過於渭清遷甫而予瞭乎其不能及也古之人有因事齊名者矣卽以詩言唐有王楊盧駱之體與異代先後稱者尤絕出於一時而屺公英氣磊落與俗寡諧不合於意必罵屈其坐雖言詩則樂善無厭好直而惡訐然自予

他日以外功承見其所數屈服如此也以故得其詩者
多矣詩之傳也豈必今世之人知之哉[illegible][illegible]洪嘉植

序

康熙辛亥冬尉屺公先生訪余超然臺下一見輒論詩竟數日乃去壬子癸亥間兩過之京師論詩益細甲子歲至自武昌因出其證山堂詩屬余選且序余讀之而歎曰嗟乎自古奇偉非常之人未有不成之於屯遁淪落者也屺公少年舉進士除即墨令以武人構旣論死屬有天幸報罷屺公旣不用於世乃北走燕趙南游吳楚蹤匡廬登太華長嘯黃鶴樓上千里仮六曲雞夜起十年作客擊劍悲歌舉人世牢愁之狀悉寓之於詩世之號屺公知己者亦徒愛其詩耳不知其困頓廢棄忽忽將老也已屺公長八尺面白皙吐音如鐘伉直好面折人過初見之鮮不訝其狂者久與之處軒豁吐露奇男子也其詩幽眇放恣有三閭之悱惻嫠人寡婦之哀怨而其傲兀崛強之氣又如白月流天清泉鳴峽雖不能離津筏而上之其卓犖多奇可謂獨立之士者乎或謂近世詩人類祧唐而宗蘇陸屺公不宋元之是趨得無適越而北轅乎哉夫屺公唯孤行其志故能屢棄一官耳當其褁赭衣與人鬼爭須臾之間猶覗獄吏擊節王无競詩感劉子羽之爲人輒泣數行下此其人豈與世俯仰者哉至於罷官奔走始習爲脂韋涣忍以邀詩人之虛譽何不於令即墨時移其脂韋涣忍之習側媚上官以取通顯之位顧以强項令斥去爲也且屺

公交遊滿海內所稱心知獨先還甫洪秋士及余三人耳三人者皆落拓不偶而岣公篤好之究其所如不合也雖然使岣公不涉患難官愈尊名愈重從容廣廈細旃之上染翰未終而詠者在旁則其心必不苦詩亦必不成岣公於此何去何從與嗟乎自古奇偉非常之人未有不屯邅淪落以傳者也後之讀嶝山堂集者可以知其世矣東武李澄中

嶝山堂集目錄

鄭　周　斯盛　屺公

五言古詩

揚子江 甲辰

江海氣之會含清而吐渾甯流數千里奔命非一門水廣力自厚雲烟飛無根春岸長新篾遠天筏皮痕舟船互往來共如一葉細大小無與視蒸知江體昇遊子忽歎息安得窮其源

遊姑射山

朝出蟒寂莫寒光生我衣潦收葉亦盡山水得其微直木風肅肅遠峯雲圍圍古之藐姑仙應在此中歸石洞自太古浩浩日月輝既至不可即即亦無所依會蕭參廓意山前雉子飛

韓侯嶺謁淮陰侯祠墓 乙巳

前不友范蠡後不見嚴光生不逢黃石受制何與良功大而量小輕身重祀王一念急功名罹此兒女殃空負釣魚竿浮雲為心傷英雄生福薄死後名則長書生欲馬拜墓草嶺頭蒼

南池

城隅秋氣集林木肅噪噪芰荷葉已殘池水靜猶遠幸哉許主簿得逢杜陵老晚涼過雨潑小船載酒好落溶白接䍦醒醉相傾倒我來亦八月昔人跡已埽空亭無

鳴蟬斜陽被衰草岱雲高插天濟水流孤浩安得同心人一為開懷抱

入舟

久客親鞭策入舟如到家江流漲雨後曲岸聚圓沙窈子夜月照我歸寢遲

三十初度作 時為經 丙午

昔在甲申歲夏六月五日我母之生辰紀年甫三十我姑長十年生辰亦同物是時盛八齡我弟才及剃追隨大人行叔父及弟姪肅衣入城太公同拜我姑室仰而索棗栗未及拜跽畢歸來壽我母庭前笑聲徹母實愛兒淚時時責書帙天地方鬬爭干戈在酉戌避難就山家苦罹疾母疾亢旱舟楫難屑輿歇道側稚子亦苦炎赤腳趁荊棘饑饉且無涯況復謀淡朮亂定返故居秋蠹聲唧唧母病日以增藥裹鮮奇術猶憐兒髮髮倚枕為余櫛屬纊於仲冬傷哉日之七家難胡因仍叔父初然職孤臣骨未歸慈母更相失哭泣兩眼枯但依大人出嚴霜夜半生寒入衾裯急束身貧賤中我耕亦無力讀書當挐組不知春草苗十載伏孤邨幽憂動顏色悲膺名教資舟車紛南北往歲燕壯遊太行獨登陟高雲如車輪舉手近可把崑嵬石無名勢大理自貫東望憶吾母五十茲如及寸草答春暉遊子何可得至今九京裏米甫萬古宅白髮蒙我姑昏朝理梵筴荏苒廿年餘須

看愧無實積雨生新寒春光靜於石高樓轉泫華息心在筆墨庶以耿耿心而與空王識山川誠泓泓草樹亦默默感兹今昔悶孤懷空歎息安得總角時呼母覓飲食

早起

月沒星光正清露滌其中是時秋欲半曉色方鴻濛達人懷山川意在岱與嵩寒暑偶然事工拙非秋屈

同羅紫巖登天封塔時初罷李官紫巖將[illegible]北源　丁未

莽莽秋陰高荒烟江色赴風吹衣裳寒夏綠今已蘇故人相見初人欲問前路俯視群山雲高卑曠廻互參差

理無窮出處各有故逃哉歲月淺意古誰與晤把酒念悠悠潮漭忽然度

海水吼東北城頭生夕陰明山在其南浮雲執幽尋洞壑類上古日月從此淺水石自瀟灑秋氣結遙岑燦燦紫霞裳瑤草拾空林安得留君住褰裳共高吟觀化忽默默寂然發我心

評王水功詩竟作此遺之

山色無冬春高寒自爲運孤雲遊無時清泉流不近者碧道人懷中有山千仞廿年蘚苔彰兼愁拂須鬢識字畏人知局外此內蘊抱獨望終古草木心相印當其念吉甲或笑或悲憤健筆出聲詩色枯光乃潤置之雲樹

問誰能刪神韻（集中有紀雲樹詩）囊浮華競世人辟彼朝開蕣我欲掇其幽杳杳徑莫認

妙高臺贈道巖（向以貢士爲吾邑廣文嘗序余乳峰遊草）

妙峯千仞雲結根在杖履不知淺山深但與雲俱往冥心三十年白髮託平素瀑布變虹霓空天白朝暮我昔結侶來褱同各有故廖師霜雪言題我紀遊句幾冬落日幽遇師松下路峯峯雲窈然是我與師晤

靈峯寺贈嵩巖

微風吹人衣蒼涼生石磴諸峯落日平竹柏互掩映古寺窈無塵高天雲入定到門見老僧笑談暢幽興庭樹糾古藤池黿雜清磬可知靜者心無情亦入聽甃罌汲

山泉松火適其性飲我交阯茶使我心魂淨明月湖上來始覺秋光勝空樓理遊情遙鐘一聲應

雪後步大梅山中　戊申

鐘時聞雨聲曉見山雪笑浮雲如梅花往來恣窈窕寒光肅人情白日忽以照老僧說法已引我同幽眺亂竹隱溪流澤雉一聲叫西風吹衲袍領略得其要寥寥烟深處于真如可召

登瓏瓏巖（謝采羽有雨飲瓏瓏巖下詩）

雅性愛山水往往值歲晏昨歲陟梅峯側徑逢微霰茲亦三度遊草草愧未徧寒風招我來霜清松色善僧興起復收褰裳試登躋木脫鳥無聲怪石開生面高呼謝

參軍揮手不可見吁嗟古與今忽忽如流電嶺雲獨無心淡烟結乇片

同董曉山周方人登阿育王寺塔

霜昉白日高山影肅舍利新松三尺滋游雲無拘忌古殿委荒榛歎息飛白字（寺有蕭子雲飛白字余嘗見之今失諸火）曾擔失威儀孤空但一氣與廢理不齊焉測眞宰意振衣登絕頂昔遊今復記玉几如故人董山亦昆季田疇草色爽鳥聲落平地茫茫大化中容我一俯視

東海廟 己酉

孟冬風日靜海色如青山洪波澹無聲渀渀一氣間神力資大化日月互往還高淡共威儀岱宗相抗顏遠鳥

生雲霧蒼蒼若虛擘開有安期生騎鹿出人寰惝怳在終古世人安可攀笑彼秦皇帝求仙空苦艱陽鳥獨忘機飛止何閒閒

鴻濛萬古色不知何年生三齊之匯絡邀海亦從横帝者主山川祀典肅且明穀然亦位號獨以東海名如彼割茅土因地著風聲屑鼎識鉅石誥文一何榮苔蘚傾殘碑字畫猶崢嶸知是先朝錫至今莫能更齋心謁再拜古松忽杳冥

雜感 庚戌

幽蘭生空谷淡潔亦自持結根水與石風雨無參差喬松雖亭亭蔭庇非所期嚴霜悴百草香色正葳蕤孤芳

不善置誤爲樵子知拔根藉以茅帶沙攜之歸紛紛競玩好琬琰雜珩施物情任澹淡無乃失其宜

海鶴沖天飛飄然何輕舉俯視浮雲馳清唳如律呂有時斂翮歸棲息依孤嶼不知天地大何況寒與暑網羅一朝施野性失所處進之君子庭飲啄空延佇清池非不幽惆悵寡儔侶明月爲我淡寥廓復何許

初入獄作

疎拙進世好艮非富貴姿任運寄民社貞性靡推移轇轕紛我胸雜然生孤危澤鴻正哀嗷催科亦難遲擧肘事非一柔心酌時宜恭敬尤所蘐徑直謗亦隨傷哉古人語緣吏不可爲願得返初服杖策青山陲狂飇忽飛

揚白日浮雲垂不惜浮雲蔽但恨素心違桀辱理固然升沈任所之冥漠貴物化煩冤淡我思

解綬辭山邑如彼釋重負羸馬任優游山光照左右大笑謝山光半載相思久幽情與願違慙愧此五斗所以明達士澄心常自守躁靜異貞侮倚伏互休咎如何忠信懷而與雀鼠偶春暮李始華柳葉初如韭竟日睹芳菲長途亦易乏夕烟茅屋淡欲鞭正及酉禍患何足驚欣然酌杯酒

揮鞭行六山春風吹人衣細草亦作花牆日烟嘽嘽忽有同心子下第來京畿相逢膠西郭握手情依依不言爲官苦但言見面稀問訊帶草（書帶草出勞山）春深應已肥

田横島何如炎氣毋乃徹解囊出新詩讀罷慰調饑
極各就寐與子夢中歸歸登極目亭下瞰湖水飛微官
祇腰領故園無是非

獄中寄正菴卽圖書

蒼然寄子書有懷言反拙非爲牽愁思亦以惜離別
子將一年雲波互詭譎屈身事人難恭敬在禮節坦懷
非世資柔情豈中怫納納谷蘭幽軒軒海鶴潔浩然名
山懷喟爲傷淄澠榮華誰不慕奈何此薄劣今年天氣
殊五月少炎熱淸宵常衡毛夜半月如雪念子不能忘
仰視星河列一晧惡來章諸之腸內結遙遙三千里舟
車何委折作書此時行到及秋初日爾思在鷄貞我思

在孤子鷄貞自怡然孤子何由說

贈張廵撿

古人重文章今人重勢位勢位一時耳文章不朽事栩
栩夢蝶翁乃爲漆園吏奇語吐南華頡頏五千字較之
德與功立言亦其次王者本無私要識設官意水火與
工虞職掌各有寄守職在其人尊卑豈有異服如執玉
者唯其所位置在昔孫一謙辭尊居獄寺仁惠及赭衣
姓氏垂史記歎息多公卿湮沒隨草類可知後世名不
在爵與利張君本西秦游宦東海地官卑居亦貧俸錢
僅買醉愛詩問鎰山使我忽焉喟我今寂莫居贈詩出
火善矣彼故將軍霸陵遭怒詈儻遇君醉時呵止我能

遊

遊九水

清旦索幽異騎馬陵淺寒初日欲下嶺霜氣猶平巒草
木正蕭蕭水石多蹣跚捨鞍策短筇仄徑聽廻湍群峯
絶雷同矜情出奇觀窮如畢錫舉出若神龍蟠造化信
無私廣大生波瀾俯仰恣貞觀心目長巳殫
萬水合一水彌爲別次第第一至第九何者最佳麗褰
裳竟日遊焉能識根柢岡廻勢始奇石折水愈厲淺潭
足游鱗危崖背藤葛皮古藥猶背雲霞相俾倪努力越
會灘過石聯少憩談彼樵者居泉聲出階砌牽蘿補屋
隙界石門不閉安能脫世氛與子老年歲

姑元河早發

殘月來霜氣皎潔一水間初聞遠郵雞喔喔出柴關揮
鞭行不進疲馬亦畏寒樹影忽低側嚴風慘我顔冰堅
信可度踏象越溪灣行止有何期天運自往還相逢負
販子唱歌忿苦難

宿門郵

倦客就茅店入門顔已寬撫衣念征塵裘帶怯餘寒東
齋已經歲風俗漸相安土牀燒豆萁菽麥薦精餐飽食
竟高臥意氣亦以驩人生貴適情況無憂患干聽雞念
行路霜光正漫漫

郵小

邨小茅屋淺牽馬左右顧夕宿雖偶然喧穢亦所懼有
人招手來示我以寢處旣與馬隊遠茺簟若家具敲冰
煑作湯應接勞童孺謙言無肉糜洗手剝菜芋誰謂行
役苦相憐如親故月出霜正淺且爲延寢寤

過灘抵昌樂 縣東十里有伯夷侍淸處碑

昨日微雪飛今日晴色定前山忽崢嶸到來日欲瞑行
急羸馬饑失足蹶不礙騎淺戒心緩步出仄徑夷險
我自持胡爲嗟蹭蹬幾碑倒道周孤風千載瞻滄海如
渾河誰能待淸聖

淄河

內手馬不進攜鞭指欲僵忍寒漫躑躅傍岸淸光彷淄

河日吿夕前路阻且長僕鳥堅烟谷我猶歷風霜顧見
御車者努力越河梁車輪陷淺雪人馬相彷皇單衣猶
浹汗欲行心內傷豈伊寒燠殊勞逸各有常執御雖可
爲習險非所良隨意孤邨宿倦客自相羊

伏生墓

百家六經灩處士亂眞儒秦帝營八極努力爲驅除白
骨滿坑塹薪盡灰無餘矯枉過其正罪乃在詩書兀兀
濟水上茫茫伏生居應運而傳經女子得授徒豈伊牛
毛決竟不及一夫焉知始皇意不爲漢武儲積雪淡墟
墓萬古相躊躇

望華不注有懷舍弟辛夷

跨馬出郭門至昨相別處馬首東西分獨向此路去我
懷如中酒惛惛不能語山樹今宛然但覺寒威除時序
良易徂東風亦云遽細草矜新芳青青出行路料應此
日行布帆猶未住輿地同所思及爾春雲曙

雨後再過高松鳴邨居

春雨喧昨夜客衣生新寒索居城市中郎事亦寡騷邨
友早見招出郭理征鞍曉嵐猶莽莽廻流正漫漫天風
從東來吹雲下層灘柳色澹孤淸蒼然平郊寬見烟識
邨徑望屋指乎巒入門如到家始覺邨居安歎息滯塵
鞅胡乎棄漁竿

秋日雜懷

太虛下君顥秋光自何生翛然白露下明月缺復盈委
懷終古間何者移我情新寒來海陬邸舍與之爭仰謝
本爵常勞勞欲何營舉首望寥廓自起緩步行浮雲無
凝垢我欲擷其英

送客登馬山郊原晴色早山上生凉風山下鞠秋草馬
饑戀草肥欲別意枯槁遊子多苦心分飛望長道奈何
三春暉轉役傷懷抱三歲在東齊轆盧其栖栖吞聲默
無言離憂空浩浩 時曉山以母喪歸

昔人耽寂莫讀書常十年抱景息芬苦白首腹便便伊
余涉茫塗疑殆多屯邅篝燈坐靜室秋聲起我前一讀
數十行心目忽瞭然歎息此中人於今何自遷妍媸各

未齊浮名安足全如何嬰世故乃爲俗情牽著述愧無能況於身力田

種菊貴得花種瓜貴得實同在秋風中相期良不一瓜菊齊作花蔓長葉亦密風吹天宇寒刀皎霜露潔秋蕃巢其間夜靜聲唧唧意似笑浮華其語不可悉

好月連數宵夜氣如積水片雲自何來瀟瀟雨忽起意謂增新寒朝日喚若此天運不可知何必浪悲喜息兆任自然浩蕩思太始古之毀譽人今復何者是愛憎生與同公然刻書史世故了不聞誰爲天下士

耐酒㷀易醉止酒怪獨醒杯勺本無功能使心窈冥所以古達士賢聖其濁淸我本澹蕩人丁處歎伶仃誰能

念百年戚戚影與形但取適一朝未必制頽齡長恨無一斗〻我百感停天風下庭木微寒入隱樞

寄輓族祖襲雲先生

蒼天何爲然終古長灝瀚古來賢哲人難沒臨百草運會非所知安能問物表志士抱幽貞浩氣守枯槁於乎生死間是非須自寶

念我季父死先翁三十年（先生與季父同舉癸未進士季父令江都死難）九京骨應朽一心苦彌堅空山無餘情爲翁晒霜烟但識秋氣悲焉知春華妍寂歷踰歲時難照如重泉一朝辭山岙山光不復然各抱此區區誰爲別後先

陶公於死日自作輓歌已識形影幻文字復如何無

髮瘞冢冢厓雲樹獨學掌有雲樹其中無點黃光氣常不磨世人重遺草知非翁所多嗟我旅東海放逐歎逝波含悽望南雁幽褱空嗟峨

對月

巖霜流淸夜兀兀靑天開明月胡爲者又向他鄉來中懷豈無營凝想聊裴回流光何所止往往鴻聲哀諒不懷私照及我故山梅寒芳貞歲晏抱影空巖隈

老樹無病葉了了空庭寒浮雲少經營來往徒波瀾志士愛雞鳴雄心戀馬齧亦各有歲月性情不可刊而我亦世士隨人閱歲殘齒髮日夜生此意未易安滅燭對孤影貞心澂內觀自昔歎行路意者非羽翰

雜詩

清霜下下爲草綠草無一痕誰知颯颯中有滾滾根元化本自然春風非市恩歎彼中宵雁無乃多煩冤

靑天一何高舉手不得秉貯水招明月低頭搏其影孰謂一握中而非淸虛境紛紜未可操其道在滾靜

登諸城

旭日絅晴暉浮雲散窈窕登城眺流矚曠望周物表望遠豈當歸鄉心切歲杪枯草接嶺垣塵沙何杳杳海色入山青寒流到郵小萬樹抱貞心靜候春風曉春風有時來客懷獨渺渺

與劉于羽李䀋淸登超然臺

古人不可見與子上高臺臺空俯四郊巖風颯然來積
雪覆盧山灘水鬱潔洄悠悠白日晚望望浮雲開英雄
與仙子同化西草萊客遊亦以久歎息胡為哉

長安秋夕 壬子

獵獵夕風作悄悄河漢秋靡靡久遊子浩蕩百慮周願
瞻浮雲馳亦似求匹儔我獨何為者弗定去與留市廛
競刀錐衢道馳王侯貴賤雖不同各有身世謀鳴騶郡
禹笑蹭蹬實所羞感物感不淺懷古意彌遒終然掩關
臥夜色暮悠悠

促織依草根其身亦甚微機杼竟無功悲啼毋乃非胡
為不自量況我實單衣蒼茫白露下大璿閒雲飛新巢
入客在燕火相依依豈無後時智歲[illegible]為非運會白
古然與沒生刺譏

初月依天生娟娟光未白衆星翻相欺歎亦如孤客人
生慕儔侶況在長安陌相逢故鄉人歡娛話宿昔忽焉
歸思縣惆悵起秋夕誰能戀他鄉耐此霜露迫願君少
淹留別緒毋偏側君看南飛鴻悲號必孤隻

出郭 癸丑

曠懷偶不樂騎驢出郭門鬱鬱山光開下照河流奔河
流無時已蒼茫自朝昏鳥飛遺遠音草滾沒舊痕誰能
究本始獨與古今論春風忽然至吹我衣裳翻默默愧
陽柳搖曳承淺恩

芳郊裏已綠遊子歸無時節令春又暮歷歷增煩思白
日麗平野輕風散游絲滅沒遠林烟辛苦近郊苗胡為
勞役役亦各有所期浮雲馳天表萬里誰相知躊躇儀
與寒愚聖同嗟咨

眞定與洪秋士別

草木競枝葉乘時向春風人生與智愚亦各有微躬出
門瞻四方少壯心力雄胡為長貧賤徒步霜雪中聚散
如浮雲忽別心忡忡忡忡亦何為努力此困窮

高雲起西北日照滹沱流驅馬度微波天地何悠悠送
君君去我志氣如窮秋亂鵲急蒼林細草秀道周歲月
盡如此焉知心所由悲哉身世事儵忽成阻修

九日舟中獨坐

曉日照白露江湖澹孤清高雲方蕩矞秋懷千里平群
物忽已晚歲華不可爭良辰復九日悠悠我獨行孤舟
其如何有酒誰能傾

鴻雁與北寒結侶向南翔如何知歲序而輕去故鄉與
路一聲叫木葉為爾揚自古有霜露旅思詎能強離髮
對烟波白雲空復長

贈何龍若 甲寅

夜半暑不暝殘月如積雪月亦竟無心了了生悲悅不
知古今來饑寒為誰設慧業滋費尤貧賤與巧拙豈伊
斗目昧毋乃乖所別迅會自我心胡為遂屑屑疾邪而

詠詩吾丁笑消壹
出門瞻四方浩蕩草木折及此苦炎烝安知候霜雪町
躃群自在朝心夕不切辛苦高蜩鳴所志在孤潔躊躇
天化中混混足悲咽清濁本異空逢人乃安飢躍治非
所珍繞指何堪說

白雲在天際或東而或西或南而或北光影每相齊倏
忽數萬里眞意無端倪舒卷任自然野鶴絕攀躋何爲
抱情性役役與世迷矯首望寥次長風爲我低蓬數爾
何知亥此草根啼

不堪山天性炻鍛亦偶然其人骨已朽至今擲其賢車
前無鳴刑郎爲何笑焉意各有所涯欲樂此所損感予

肝獄心精鍛得其偏枯桐爲爨薪蕉萃絕可憐出黎杰
人久世爲傳何堅

自揚州至淮安舟中作

夕發廣陵郭朝過露筋祠密霧蒸秋容微雨徐相隨停
橈依茅屋烟火亦參差生事半藕菱瓜蔓爲藩籬自從
河決後人家多阻饑踪見百里旅泊且何悲

湖氣不可夕秋意不可偶秋稍起波瀾潛濟涵虛瀰漫
然人我憐一身爲蒲孤哀樂觸無端快意翻歎呀鄙鬼
兩家室足不出江湖我誠愧汝曹與汝爭此途

淮流涸濁浪決齧無堅土維舟依釣臺幾碑沒尺許假
令諸舟在欲濟復何所一命本尋常千秋乃祠汝男兒
生世間其志亦甚巨或龍而或蛇或出而或處奈何面
郡中而祀兩婦女欲問市中人躊躇不敢語

送人

飲時月已生飲罷月如雪半醉看青天人間共寥次獨
夜萬里寒物色瘦欲絕含情豈不饒悵然與子別
中年不學道虛費此日夜一寸清心誤爲欽崎借對
君何濟然神氣忽閒暇結交貴相[illegible]在久與[illegible]

雜詩

白日爲我閒端坐常歎息寒暑亦無心使我減顏色鳴
雞不可霜夜半鼓雙翼聞聲起視天月落雲影黑時序
自古然誰能無心力

仕隱分貴賤適意道則均不知何淺深徒自長酸辛騎
聞英[illegible][illegible]狀須如婦人彼亦偶然耳石其貫此身

松色尊青天青青顏色好從橫霜雪心榮落古今草人
生不如松那免壯而老李偉四十餘讀書成國寶努力
在幽獨不在令名早下士蒼蠅聲何足入懷抱

釣臺乙卯

輕舟湖濁淮落日半睥睨西風吹夕寒鴻聲急烟際
渠滿釣臺懷古感不細當其持竿時一身無根柢國土
生不常侯王何足計變化信有時豈爲飢寒制

咄咄此惡少疑非尋常人闖閭千人中辱此英雄身惜
哉姓與名泯滅竟千春匍匐出胯下動忍在辯辛不恥

淮陰市恥與噲等儕持盈古所難孤負此賤貧
王孫良足哀飯施亦可鄙不聞擊縲女且爲楚客死倘
然枵餐開兩人各成是不忍負婦人豈曰負天子柰何
布孺禍竟從雲夢始我來弔漂母荒祠久已圮生前無
千金何論一椽矣市上秋菰菰烟霜動淮水

清江浦 三年余家此

漾漾曉霧散蒼蒼寒日開悠悠淮浦流潺潺秋潦洄憶
我昔捿泊盡室此水隈別來已兩歳陳蹟使人哀竚立
多任昔浮雲故低回黃葉如有情飄然爲我來征衣敝
復裂小思久摧頹愧彼鷗與鳧汎汎亦何猜

渡河

攜鞭渡河流津頭日已暮水急風力冇一帆行若鶩回
望我不遂沉湃寒色互嗟哉宣房築幾歳猶未固冬月
亦云延河伯詎終怒蒼水竟何人頻聽哀鴻訴何時蕩
析安洪波得遵路既釋中澤悲亦鮮中流懼孤舟心茫
然怵惕生歎吁

邳州

清曉水氣合孤城杳杳濛嘗聞張子房受書此城陰以
彼婦人類而爲孺子心一念在謙退智勇遂淺沈奇蹟
久不磨圯上爾至今赤松不可呼黃石徒崎嶮獨往傷
我懷風烟正彌慘庶幾烟生處滯蕩相追尋

挂劍臺

地上無徐君地下有季子持此一片心不爲千載死褻
落蕪木寒劍光長似水歎息管鮑交其道猶近市

正月六日楊士佳招飲雲龍山 丙辰

出郭遇春風登山豁幽抱河流浩茫茫白日麗晴昊高
柳澹欲烟遠鷺潔若縞虛亭似客開含情足芳草俯石
雜春枰弔古意傾倒鷗影念山人石牀應坡老柰何古
今人顏色覺枯槁飛鴻自南來歸思苦不早離憂積我
心賴此亭中話浮雲儻可乘與子期瑤島

戲馬臺

世將山三戸雄風摧咽駿當其掎鹿時蟻視一隆準意
在役楚雛神器非所竊侯王盡手提兩字乃共刻衣繡

歸故鄉戲馬城隅在至今臺前草芳志猶桀桀
亭長以大風老向酒杯泣人生雖帝王遊子皆於邑鉅
鹿瞋目戰函關按轡入意氣生風雲霸圖迴自立不恨
故鄉歸但恨歸太急兀兀亞父墳魂魄猶相及

四十初度客彭城作

萬物游大化今古竟如何仰視白日馳俯觀濱河波運
會皆陳迹少壯忽蹉跎一萬四千朝駛於驥足過吾志
在千載五嶽隱嵯峨入世懸債軟讀書愧測蠡天風拂
衣裳滯蕩空歔欷客路生芳草春光良已多
安斯歸海上騎鹿號神仙火棗嗒交梨兩耳長及肩吾
嘗大笑之所得良不多寂寂空爾爲人生無百年幾殤

本一攷蕘古亦推遷岣嶁自楚楚崗髮豈不全樹立在
性情日月相剛旋誰甞一心微而爲萬物先
吾愛茅季偉四十猶耕田隻雞奉慈親大雅稱其賢傷
余久伶仃陟屺三十年妻孥羈異縣老父守故阡一身
歷歷霜飄泊如舟船燈火照旅思茲懷豈易捐蒼范魁
獨行太息斗杓前
客居亦已久忽忽成秋冬興至不自冥騎馬登雲龍春
風汝佳哉爲誰美丰容山老多白石煙開見赤松英雄
隨草眠開却高低峯五噫非所希八公不可逢利劍誠
百鍊繞爲知我胸撫躬識天意所感非阨窮

狼山 丁巳

振衣登狼山晴日開汗漫江豁雲氣土天空風色亂春
波無時已流潮齧斷岸望遠忽躊躇所爲想浩歎一氣
杳無垠今古誰能斷
五山如兄弟列坐勢磊磊氣靜力自雄盡收江與海左
挽扶桑枝高呼問真宰春風自何來草樹共文采儼然
怡我懷佇立據傀儡
高搶渥飛甍崚嶒出蔥蒨日月互出入煙波呈怪變馮
檻時極目風急迷鄉縣鴻雁已歸來客游何時倦默默
故鄉心江天空繾綣
把酒當落日沆莽生夕寒迴湍忽有聲新月已平縣山
山在咫尺屬摘誰能干[illegible]設險自古同安邈又獨

難何恃魚龍浮一往郵波瀾

送范汝受

客途易惆悵浩蕩思古人志氣老不舒徒步長奔辛春
風亦已遠寂寂感良辰山川在懷抱獨往安能申愧彼
膠漆言誰爲雷與陳
見子霜雪中握手兼悲喜心跡忽以仟風雁良足恃白
髮久無家太息輟耒耜逐客自浮萍胡爲亦相似翹首
五狼山潤雲下流水
古人重是非今人重毀譽大雅熄已久是非復何如那
能化緇指而與今人居一朝作雲雨二歲去田廬嗟嗟
蔣宗範我欲發讀書（時汝受以修州志罝稿）

江湖多舟楫新綠正清暉解纜及日落落日照單衣客
心方悠然去去何時歸津口一相送亂燕當前飛慎言
昔所珍感別弗歔欷

出門

出門忽大笑船頭立蒼茫水滿河流深夜色正清涼馳
思在千里月影連波長兒輩送我行登舟共迴翔幼稚
不知別但覺神飛揚江湖亦已久老大胡足傷

發石頭城

遠行戒徒旅客心感今昔信宿出重闉宛轉瓜廿追弟
姪紛相送一一思昔時稱子俱長成那不客鬓白老風
[illegible]前則蒲柳趁流[illegible]離洲草滋渺渺江雲碧落日散

飾倀白鳥飛一笑愧爾何閒閒何爲百慮積

過采石

竟爾古今際當途一旅人荒祠坦巳穨寂莫大江濱江波日夜流岸草日夜新遙山澄蒼翠彷彿如有神誰念孤舟客坎壈獨逡巡

荻港

水曲饒清淺山椒列盧井白石隱參差青松亦森聳峇懷易浩蕩步屧得幽境細葦出漁舟長橋亘虹影竚立杳靄間心期物外領微雨忽然過疎疎沐清冷

銅陵縣

旦發蟂水濱夕過銅陵縣石壁峙蒼茫迅波激迴轉洞

壑藏窈窕細草綴葱蒨挾奇風所懷沉急颶登踐應有餐霞、、獨往弄澄練返照入璁瓏蒼烟生片片

安慶府 先大夫嘗司理茲郡

控制扼上游襟帶麗南甸昔爲股肱郡今亦資雄奠東南多妖氛干戈方習戰戰艦列江城往往掀巧符浪戀白日涌帆疾青山轉愴我先大夫持法蒞六縣是時世道隆江湖正清晏平反來兒譽耿介成獨善懋愧清白孫中歲猶狩賤毒熱滿江天孤舟此遊衍躋望雉堞間紅雲目猶眩

沙灣

扼舟傍葦岸旅泊向水灣遲速信風潮人力安可攀雨日行廿里逆流何艱難隆暑方赫赫同舟多苦顏茅屋蔭垂柳戍卒列江關茲地稍安堵弓刀頗清閒雜坐對汝曹緬邈杳靄間小孤蔚然出秀色若白鵬翩翩來風樂聊以資看山

小孤山

孤根峙中流削壁據雄勝弁無青山姿但見白石瑩想從灩澦分下與金焦應高天在微茫終古波瀾騰湍急檥舟難不得歷幽磴微聞石罅間悠然一聲磬曉色方蒼蒼參差水雲凝

八里港望湖口縣石鐘山

江潤群山低岸遠密樹細石壁隱嵯峨青松鬱迢遞孤

城枕水濱高阜據形勢盱衡江與湖合吐遙無際返照下洪流雲霞出澄霽誰能問今古流淼辨根柢覽物興旅懷惆悵念身世潢池爾何人擾攘經年歲茅屋幸暫安日落門早閉悠悠行遊心新月照留滯

湖口阻風

疾風卷飛流薄雲散迴洑舟櫓屢晨暮欲濟不得舉鄰舟如水落相顧惜淹阻山光獨有情盡日慰羈旅英英紛可擷興沒無定所賴茲滋秀姿容江總謝暑行止匪前期紛悽復誰訴

烏口

鬱鬱秋暑煩泛泛江流急百里歷何餘嘆息此舟楫旅

泊在烏口登岸日未晡荆榛莽榛棘彌望阜遺業岌浮雲
寂不飛顏色亦險阻無良田疇草長如人立草亦戰
馬肥地衍畜牧多誅討賴騰驤何暇謀兩粒寄詠荷鉏
子尠爲空感泣

峽江縣

青山入孤城蒼翠紛刻雉嘷喚莽迴互約束一江水邑
小居民稀瓜蒿雜爲市鶩喧鬨黠犬晨呼夕未止援師
方赴調前隊已至此百艘挽千人闕一不可使紛紛裹
糧來亦或及糠秕不念離室家但傷廢耒耜縣吏督責
勤鞭扑似羊豕役夫義則然揮涕宿江涘夜靜軍聲驩
割肉歌正起

三角灘

水急舟力微沙淸石痕礪冉冉布帆收翳翳落日逝憐
彼岸上叟悄然搖曳顱落猶半存爨煙已久廢行子
歎空巷紛蕪叫荒砌客路秋易凄灘聲激孤枻

至吉安

八月晨氣淸山石靜可數溪煙水上公初日城角吐閭
閻少喧譁歷歷見樓櫓歸燕將巢絕飢鼠空巷怒敗瓦
積垣間秋色化黃土師旅方進討旌旗徧江滸江水湍
崢嶸健兒氣若虎腐儒復何爲颯颯遠遊苦

潯陽

孤舟畏風浪繫纜向江州登高望千里秋陰正悠悠浮

雲聊蕭索暮色忽以稠時序詎使然一去不可留我懷
誠無方竟抱終古羞紆鬱孰與寬蟋蟀空爾愁
信宿依僧寮疎鐘耿晨暮漸覺衾裯寒草樹秋行路久
客易不寐慨焉念白傅賦詩任天真孤貧苦老婦崇何
聞琵琶淚向青衫注吝持浩蕩心乃爲時名誤

贈關蕉鹿先生八十

季父刎頸先生同妙年委身雖難曰縮縠倉皇前若
木一朝造琬琰不互全感事感不淺話舊悲更延況我
已衰暮徒步久屯邅白髮對淸樽夜色亦可憐醉來一
浩歌泣首各雲烟

張郎圍將之臨川過盱湖上

貧賤別緒多勞勞各有適與子十年交相見鬢頭白風
塵吾亡厭胡爲事遠役叢木亂蝴蝶溢江漲流汝長途
正炎熱舟楫笑行客遙念停雲中郎圍有停雲堂郵烟獨澄碧
歡娛昔時常及今覺可惜豈琴在洪縣江湖累心迹芧
屋帶未荒歸思浩已積將趁東行舟返余郎西宅願子
早歸來燈前慰三益五老多奇雲小孤聳峭石處處有
吾詩因風惜疇昔

五言古詩

鄭周 斯盛 杞公

汴梁雜詩 己未

十年轍道路千里行蒼茫驅馬重躊躇悠悠至大梁日
落風乍起天氣忽以涼遠雲互興滅流塵空飄揚鳥雀
亦何知飛鳴戀舊鄉念此旅情孤摧積我中腸

登高望吹臺陳迹蕪沒久妙舞與清歌於今更何有寂
寞信陵亭飄颻苑垂柳英雄事可憐沈湎在醇酒人生
多失志壯懷嬰塵垢仰視高天雲臨風笑白首

侯生抱突兀蕭然老匹夫賤視侯與王而友屠狗徒知
己世所難膠漆誰能学一朝枉車騎上坐凱區區丈夫
感意氣豈惜貧賤軀落落夷門中於何別賢愚

梁園紛賓從車馬何喧闐浩浩鄒枚徒振藻凌雲煙漢
廷既鳳舉王國亦鵬騫逍遥阮與陳後起相比肩朽骨
化泥沙辭賦竟千年持此問終古意者是偶然

干戈亂無象神器颯風飈蒼化氣欲蘇天意在陳橋時
清珍征集治久草木驕雲帆泝淮泗花石鬱岩嶢奈何
向南枝慘戚湖波搖獨有依依柳猶似舞纖腰

亦猾横西北中原爲戰場汴都佳麗地妖氛蠻夜霜閫
外竟何人大敵怯西當豈有孟談謀如彼智氏亡萬
化爲魚神州如沸湯來仙秋初滿猶餘雲黄

登上方寺舍利塔

脩碧涌琉璃猜鐵出雲際斂氣拾級登泠風蕩秋青
旻如可捫中原巻迢遞其南嵩高來其北洪河儲瀠洄
排心目虛無增智慧肇建自北齊崢嶸千餘歳帝子承
盜賊爲龍迭興替今古惜俄頃俯視野馬細入利州光
明上下絶根蒂非必維龍象消劫永不敝悠然懷抱空
欣感兩無繫白鴈一聲鳴長烟細裔裔

大風發伊陽

山澂日色孤風急馬毛縮危磴縈盤迴溪壑往復冰
雪厲奔瀨水石怒相築竟日不逢人蕭颯唯林木古之
時渾戎莽莽今空谷仰看冥冥低俯聽役穴哭我生忍
羈旅甚逆愁僮僕薄暮苦飢寒行行足愈蹙移時見郵
落遠皆勞心目且毋歎路難息鞍意已足

龍門渡

蒼山四面抱伊洛二水會峭壁倚澄流欹巖相枕帶是
時風力微上下娛清籟驅馬泉聲中擊楫月色外憶昨
西晉遊險絶龍門最崇涯湖中斷濁河遂汎汰四裔一
朝禹千年剏無害疏鑿茲復然信知明德大禹何後王
狗從揭觚予慨在彼與石鐘突兀山川天饋此理果何爲
臨風歎蔽昧

洛陽

士衡誇龍躍年少王前英驂車入洛陽文采動公卿籃

組豈不貧況此千秋名胡然遠遊子素絲漸欲稀
蹇風塵廓落無友生天寒日易暮暖暖洛水清洛水日
夜流芒山青不平慷慨望終古愁焉傷我情世人茨門
子飢頓何足驚

新安

烈烈北風寒莽莽野草衰碑冗岡阜亘曲折谿谷徙荒
疇無人耕寒鴉亂飛止遊子畏路長蕭颯況如此憶昔
阬秦卒不知何處是哀哀二十萬一夜化泥滓似爲報
長平爾降無乃鄙陽崖積鮮青陰壑哀泉駛至今往來
人瞻之猶披靡攬轡悵無言陰雲下流水

澠池縣

亭午澠池縣炊黍慰倦客昏短道彌長羈心轉促廻郭
外多荊榛黎民氣蕭索空聞會盟處不見秦趙迹赫赫
虎狼威區區爲一璧柰何十五城欲以欺詐得千載自
藺生萬乘遂辟易男兒立功名頸血何足惜智勇生英
風令名乃籍籍寂莫征途間慷慨懷在昔

硤石驛

霜濃天氣正清曉急鞭策山廻冬氣肅郵小孤烟白微
徑仄復滑巑岏出亂石防巘苦鬱蟠下坂懼崩迫瀑溪
溪流聲冰堅不能扼馬蹄曾冰斷廻顧初日高縹緲遊
子心辛苦道路迹忽忽分定然躊躇此山驛

潼關

堅冰滿溪谷騙馬入潼關右瞻連山亘左顧洪河灣
道狹寒日晚巇嶮匪躋覓日行地底矯首崇墉間險
皇天意建瓴控四寰婁敬老匹夫掉舌達淮關介彼伊
闕峻莫茲終南山英雄與盜賊千古遂不閑干戈今未
定行李多苦艱愧乏棄繻志短衣強牽攀形勝默引領
霜風摧客顏

冬至

徂暑浮泗汴仲冬入函谷中原一旅人俯仰勞心目黃
河日東下二華終古矗陰陽將相推節序公何速朔雪
非夜來梅花開萬木遊子苦寒凌擁被臥不熟公歲擲
妻子歸我舊茅屋是日發吳陵輕舟拔下宿道路成習

貫寒暑任往復寄書慰老親心折紙半幅到時應歲更
東望雲鬱鬱潼水夜無聲曾冰已堅腹

秦中雜詠 庚申

走馬入咸京曠望灞陵岸橋上柳絲絲橋下波漫漫如
何桃李色欲使春風換白日下南山窈然蒼靄半照見
五陵原日暮客愁亂勢位巧不存二毛誰能遣落落今
將軍醉來空一歎
秦帝變四海十映此是宅天池帶黃河地軸橫太白樓
觀鬱雲興橋牙公天尺咫不拄萬世發難在戍適我來
問遺老欲識阿房宮見草萋萋千里同一碧獨有城
東隅猶能種瓜客

出郭信東風緩步恣思尋振衣登泙嶺屏氣從橫視紫
芝自南來青牛從東至䴥首雲嵯峨曲江水娟娟世哉
渺渺波寂寂無人問花柳兩闕巾無乃誤客意石上字
雖存巨靈亦何為

過戾太子墓

閿山亘迤邐紆折歷高原澗道榛莽稠岡阜松柏繁此
是古湖地纍纍三家存戾園稍崒嵂低者史皇孫吁嗟
雄才主遺禍在家門讒人一鼓舌骨肉遂崩奔盜兵不
救難父子斃草根啟桀思子臺難返搏望魂他日僭柳
祥猶令木人冤三老毋乃遲千秋且居尊人生各有遇
天倫在所敦

烏龍潭 辛酉

秋清綠葉明潭谷白日聊登山望潭水香風吹人衣疎
雲時流影池荷亦翻飛隔岸三兩家老樹開荊扉鳥聲
終日靜龍蟠何時歸頓覺耳目好復傷旅寓非那能栽
薛荔悠然坐釣磯

清涼山

山頭逢落日秋影見纖毫淡薄白門柳排蕩澄江濤綺
靡散歸帆吳楚莽平皋願將洗胸臆游子轉鬱陶遠色
前山至蒼翠慘不高玉樹人無聲淒風終夜號寂寂自
古然我生如鴻毛本本一亭子何年結構牢 山頂有翠微亭

一拂祠 祀郗彪門也

鄭公讀書處祠宇猶依然謙言歸裝輕一拂竟千年憶
昔安上門游內難宣眾新法亂衣許復勞敗反田遂令
春陵詩用兩丹青傳朝廷雖欲獻終為宵小牽兵亂代
頻仍創剝肘腋穿西北苦飢饉東南棲弌錢綵使先生
在於何繪顛連

贈先遜甫

身賤道路多性拙知交寡別家又三歲關洛至白下苦
寒方中人霜雪歷屋瓦感淡舊遊處沈抑詎能寫是時
誦子詩拔俗嗣騷雅猶憶會面緣飄忽逐車馬迴環江
南北千里塵沒踝重來及早秋始得襟袖把徙步每往
讀與子循繭若與子發冶城落葉滿頭打悲愴果夕譚

豁尊三峽瀉酣酒不能醉秋燈空瀟灑忽焉別子去浩
蕩意焉捨悠悠古今間誰是素心者

棄世世亦棄三十未成名廓落睇荒塗望古意獨行讀
書挾要妙天然冠羣英撫物足慨慷論史御權衡伊今
實固陋耕子開聾盲柰何特遠姿戚戚未能平卑棲循
儷屋忍飢失躬耕覽文非本心難難老母情爽泉困累
尾翻遭觝觸騫運命實所致達人胡能爭豈乏脂與徑
未必盡尊榮願子守勁節勿為勞勞營

束髮事結交中年起歎息豈伊與窮途所傷在曲直浩
落本性成那能滅痕迹以茲四海遊獨往常偪側亡華
得共生壯秋孫落吐胸臆十年不得書夢魂常惻惻相

見長干下喜極語翻然何期復遇子傾蓋如舊識秋宵
坐三人冷露溼衣唱淪落既復同契合非易得相知何
必早要在意所即良會不可常蹤跡忽南北西風正吹
人市酤遂無力各保歲寒心毋爲形影惑

清明偕等觀上人遊清泉寺 壬戌

出郭暘幽尋沿流振輕策春風散餘清漪河蕩浮碧飛
花時點衣鳴禽如笑客遂山亦含瞑歷亂見白石寺後有白
石山入寺雖不遠已與人境隔草木各有態泉心自就僻
以茲冷冷心滌我營營迹澹漠無終竟幽潔信足適奈
何好奇者披源猶別擇寺外里許有陸羽瀹第三泉
旅次脉節候嫻懷悠步脪湯休招我來遂與山光接僧

房不種花往往雲如葉緬懷黃州老曾此一登涉桑海
變無常墨滌今猶濕遊覽本偶然但取意所協刱爲行
坐愁思擾如亂蝗余亦白髮生誰能對鏡鑷東坡遊清泉寺詞有
休將白髮唱黃雞之句寺額東坡所書

將發蘄水悶焉有作兼柬李相如

積雨漲空江滄流如匹練蕭蕭蟲語繁冷冷風入館昔
來桃始華今往秋已變壯懷不可弭日月在貧賤歎息
老隨人白髮直於箭楚天莽莽曠望徒增歎誰持徑
寸心而與古人見
出門即萬里我行亦入戶久舟檝車馬間顏色變衰醜秋
聲生夕涼衣裳慘不厚杳杳未遽歸僮僕苦任負若木

有心人老至困杯酒襲琴老四海盡室在漢口念此不
能寐幽憂何時割

留別等覲

倦客厭秋聲偏向空堂入離心如梧桐老葉風中急自
我來蘄水歷日百五十孤居絕往還相念在城邑上人
湯休徒文書滿丈室知我好靜者借我得棲遲有時野
寺遊清泉濺衣溼忽焉捨茲去誰能不悒悒月細星影
高雨多蟲語澀相思何所寄汀洲雁欲集

宿蘭谿 時大水

溪水向西流江水從東下勢合氣益空秋光如無夜扁
舟繫柳岸見鴨亂郵舍俯覽孤蒲寬仰見星光乍微風

弄新晴客思淡然罷歸夢想已行高雲與同駕

再至蘄州作

秋陰日靡靡江波日沄沄鬱心如亂絲繚繞不可分遥
望蘄陽郭來往何紛紜日暮鳥雀飛荒城起寒雲喬木
非舊枝池水失故濱佳景一朝盡瞭望四面開淹泊依
舊館行李良辛勤辛勤何時息默默向人群

贈別李澗清 癸亥

人生無通塞卯巳皆所戀念我中年來此身亦貧賤悠
悠素心人海內豈數見會少別日多十年疾於電相對
猶含悽何況更分手已居不明我仍還郭甸杳仆寒
風中髮白歲時爲憶昔握手初超然集微霰是時淪落

同舉動出狂猘消息久未知心魂徒繾綣今來再見子
喜極淚翻泫嘆我老無成顧我留京縣行藏不可必㕕
㕕飄蓬轉道路難自由所恃心不變

送平縣小千

驅馬送平縣淒涼難具論迢迢百里餘極目黃茅繁壠
坂絕耕犢野婦斸蘆根城堞半摧頹茅屋幾家存昔罹
寇賊虐今遭水旱頻羈旅頁云苦益使傷心魂行子及
夕臥居人斷柴門燒燈相守望露下柝聲喧飢餓劫奪
多狂險如窮猿一飽亦細故艱難遂崩奔我獨何爲者
敢言忍盤飧

自常德關山行至信陽州 俗謂九岡十八潼

會山如海濤起伏互奔衝縹緲屢上下我馬若游龍澗
聲隱草間不知流所從側見嶺上泉飲薄白芙蓉空山
抱濟消春至氣亦濃緩緩李與杏無人自爲容週間疑
有人特立孤生松係此亭亭質映蔚青青峯登陟雖云
疲適已與未慵何處無佳山眞悔負孤節

發信陽抵恨道關 驛道向出武勝關楊大洪始改此

努力歷崎嶇發鞍特未曙峯頭日欲夕始抵險絕處仄
徑容單車亂石如虎踞築關示控扼天然分楚豫山田
不種麥但爲茅葦據樵采且無人何以供徒御如何窮
僻境驛道從此去[illegible]梅花開見我笑欲語懷抱[illegible]石
心靡鉄無所與

發恨道關

崇關起出日游嵐溶未散灌木杉從橫細草葉紛亂刁
調微風生颼颼如秋半況聞虎患多行子皆淚汗安危
意難料恐懼吾能勸更說黑龍潭倒壁下無岸飛流數
百丈依澌爛銀漢不知何年關洒洞失昏旦幽奇天所
祕靈蹟非近玩欲往不能從取笑遊汗漫

宿應山縣僧舍有懷楊大洪先生

狂國無一醒濁流難獨淸在位已盡化守此區區貞喪
亡非所恤磐石自此傾不惜斯人死乃恨斯人生天欲
禍人國遂戕斯人名投宿來山邑佛火淒然明春風生
夜寒傷我寂莫情

雨行至德安府

黑雲冒平岡轟雷殷木杪初聞竹蕭蕭漸覺柳嫋嫋霡
霂絕路塵叮日轉夜溪流遂有聲抱石木森森徑滑
羸馬愁天低郵樹杳茫無與洋倚近夕寒更悄平生輕
道路老至困泥潦但得息鞍處何論茅屋小

德安府至雲夢縣六十里行淺泥中

今日仍微雨淒淒兼北風野曠雲氣結一身在空濛執
轡頗然憮局欲濁泥中或恐恃馬蹄心力此盡竭衣乾
已復溼所苦更不同悄悄雲夢路艱阻若華嵩只有方
塘水新綠瀠融融

次日大風微雨頃之雪仍駐雲夢

南國風雨多況値春欲半如何微微飛來氣忽零亂旅
人念前期內手山門看儂彼往來者泥沒踝及骭誰能
更履險與爾行潔畔坐臥風聲中恭涼倚窗佈桃花獨
無言無人自爛漫

秋夜大風雨作 乙卯

黑雲塞低空從橫如亂葉近夕風愈厲吞怒氣莫攝雨
聲不自持往往爲所挾裂我窗間紙漂搖及書篋避漏
牀屢移欲睡未敢輒黙坐發歎息局蹙意愁怯仍聞淮
河災勢與群水接豈唯飄民居亦或敗城堞皇天豈不
仁胡事乖論燮念玆千里中民人盡蕭析獨容妹妙小
那復謀妥帖燭影忽橫斜擁前正獵獵
氣悲莫如秋情悲莫如客觸心積涼天況更風雨夕溢
然絕見聞震盪互崩迫勢若昆陽戰犀象紛碎易又若
秦皇游山神爲驅石恍疑宿海翻滚憂地軸拆恐懼生
寂寥慨焉念今昔風波與須臾性命任彈射雖免顛躓
危長抱抑塞厄悠悠天地間我髮忽已白天運已復然
離愁信無益秋蟲爾何如悲號此尾隙

四月初六夜對月 丙寅

日落啼烏歇閒庭有餘幽微步生晚寒新月已當頭仰
視碧漢際天淨吾欲流冷冷人境外緬懷何能收
皙㬇牆東隅已挂高雨樹清暉近更寒却立久凝眺索
何冰雪姿忽忽易糟昔相思空復情悵悵芳草[illegible]

薪人易老魂好月無故新長持故鄉影照見他鄉人江
南鳴鷓鴣此春非我春寂寂空山中苍然玩清真

齋齋日余鄭明至數日復去

惜此片片花却早亭柳似留無可留別我不再言如
何怊悵時忽然來老叟有怡且未言先已開笑目
貧交難聚會老懷易離憂君詩悉此情何不且爽猶鼎
鼎百年中俗坐如孤舟寂寞無友生豈必在悲秋
翳翳夏木陰婉娩蟀鶯和明月復欲圓清暉清且多芳
草既明髮奈彼稚稚何增此將與迎眇眇愁江河

丁卯九日雨中自題小影時舍弟殁已半月方
淺逼捕菜茨之痛獨坐書此亦長歌之意也

乙卯客見傻貌此以自娛人謂渠似我豫我顧有須渠
我形雖二渠貴我之餘及今十二載相看形頓殊變髮
如點漆我髮霜雪俱見我有傲世亦矜彼斯腴我今爲
汝說汝其諦聽余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壯老理固
然惡余未讀書

小寒食遊靈隱寺至韜光菴歸步隄上看桃花
作 戊辰

風靜鬓烟輕初日煥欲吐谷心感令節已復一百五湖
山負美人柳色何嫵媚若草亦矜耶搖搖依極浦罷身
春光中老眼浩無主小舟蕩滋波徙步入蒼塢青歎吾
夙昔何事笑踽踽

蒼嶺鬱青蔥山色老愈倩往跡猶依依周覽殊戀戀憶
昔曾託宿緇素共綣綣相隔廿年餘故人都不見感此
歎浮生安兒頭毛變覓路人翁光曲徑遶迴轉萬竹無
烏聲明湖如疋練誰能絕塵鞅坐此歷歲晏三過三題
詩有詩不及選但取記歲時庶資他日羨

山僧送我出泉聲隨我歸下嶺復上嶺紆迴攬芳菲高
雲方淡沲野香亦霏微下有澄湖光上有夕陽暉淡紅
與淺紅步屧香一圍繡筵開金盞花用杜語相期毋乃非
人生貴日前適意莫相違獲此一日樂誰知瘦與飢

題余舒重山居讀書詩卷

雅好在詩書微躬淡濩落空憶千載事未嘗歷邪廓我

生江海陬豈乏此一壑局促貧賤中有志付冥漠衰年
常道路對君內懷怍不如老斲輪應心笑糟魄秋高天
宇淨搖落山雲薄心跡倘可并終期共此樂

述懷贈侯敬輩 己巳

閉門惜日月出門生躊躇四顧何寥寥眇焉寡歡娛終
古亦云遠不能舉一隅讀書苦無資成此貧賤軀春風
青百草不及領下須越江復踰河廿年猶須臾長至胡
足歎所歎儔侶孤

騎驢我復至天地正嚴霜轉燭十年中兩心爾許長與
子相勞苦與子論文章逍遙千載事大雅日淪亡勿以
玩世意棄擲歲月長久住生綣綣欲別言已狂

舟夜作

風定夜色融皎皎縣孤月澄煙散無垠江氣滋積雪東
南此苞匯龍虎互蟠結曠五帆檣間我身如一髮獨立
念我友也遊而前日江樓別而潮下楊子共此清九メ作
遠哉又幾悄悵孤舟泊隣舟四無聲空霜轉的的

十六日晚泊

落日新洲外江流平如掌稍稍戍樓煙依依枯柳上明
月須臾來萬象皆森爽天門當我前夜色正滉瀁臨風
似春宵物外得幽獎沽酒問旅情酒薄聊獻賞

齒落 辛未

憶我八歲時黃口齒初亂新者已茁芽故者猶未褪兩

齒爭一遂搖搖如斷刻愁哭謂兒拔故新乃順是痛
不忍拔俟其自顛僨久之新齒出形銳居特正如膝介
齊楚當門挺瘦硬相依半生餘獨處成悔吝觀舊嘆曰
吾此實齒為疾是形背朱雀最召不理慍無事遭譏排
兒子不善佞多口豈無傷何不早除惢怡頻謝觀書性
也亦有命古之淪落者實必皆齒病幼不聽母言致復
惟予癡年衰齒動搖此獨最先進旅途晨盥頮齟落如
夕燕病獲了不關餛齬轉以充咸昔默門傷甘苑非所
問

悼亡吟夕作

結髮為夫婦三十有六年其生多坎坷白髮各垂肩忽

焉舍我去値我客未旋生死不相聞空堂孤鐙縣歸來
思故物所遺無一焉欲哭既不可欲忘難舍旃莊所非
漫擊潘詩豈徒傳少文傷貞多武子情淚牽抱此竟何
爲寂寂寒宵前
在生既爲人乃漸生兒女生兒復生女昏嫁次第畢生
女適他人生兒皆室處一朝生死隔有兒何益汝臨死
念幼兒憐其未俟著及見但張目有意不得語生死兩
悄傷號呼奈何許有兒人歎喜多兒兒悲楚汝悲時有
涯我悲獨無緒
昔我盡室行仕宦在東海忽焉生鬪尤禍至身幾死榮
辱本一時飄泊遂十載鬱鬱歸故里時時念來餞居貧

豈不難我意獨磊磊辛苦桶中人交適絕不遊豈前淑
愼姿年壽不可待餹耕者何人田間共耦渠徒舍悽絕
情何從問眞宰
鐙火明邮夜今夕又歲除柏酒生歡言細菜春盤初獨
我默自坐隻影如僧居靜言憶生平事事蕪蓼餘柴辱
既無嫌悲喜又何如明知悲無益奈此意未舒孤鐙獨
無心結蘂如芙蕖豈其閟吹寂聊以慰新余雖[illegible]拜堂
上感歎復長吁

贈禹鑄叔 壬申

昔我偕計吏薦書出國中是時吾方少見君在前棠嬉
遊終日夕不知有窮通世故漸以淡百憂轉相攻并非

三十年脫髮如秋桐相見淮浦上舊事感淚爽碧[illegible]又
欽滿庭戶已涼凶稀衣弧以辯臥岸問孤蓬行止皆無
期衰老〻我躬去太兩無[illegible]努力此固窮

發清江浦

秋暑久困人晚涼晨更好及時戒徒御慨焉程伐早隋
友已見招結束慫草草臨發寄家書愁多語未了但取
報平安無爲傷懷抱衰草笑稱情老年猶長道

天津舟次獨坐讀劉眘虛詩十四首率筆和之
聊爲撥悶

卬江南曲韻

新月下析木清光如欲長磬聲何處來悠然鳴玉璫賴

霞散青天海水銜夕陽仰視星漢際歷歷箕與房

和九日送人韻

今夕送〻獨坐今晨已別離同此良宵中秋意各自知瀟
灑與汝來往亦何爲嗟爾扁舟子何時老薜蘿

和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韻

星沒瞰未發曙色如輕霜群動已擾擾天宇猶蒼蒼津
吏欲放船鼓角聲正長法令牛毛細凜凜此他鄉搜剔
及芒卷散亂隨初陽懸無與客貲負爾瞋目望

和海陽陶氏叫菜韻

雲棟誰家菜亘赫沽木邊云是鹽筴翁富來幾何年其
計及巨海其意負青天參差庭樹列孤亭臺臨淸溪

與患僧寘賞本固然彼哉荷鉏子辛苦戀耕田

和登廬山峯頂寺韻

赤日曬亭午雖暝氣已凉纖雲水上遊逈若芙容明林杪横老氣草樹無畢蘚西風吹禾黍萬里黄雲生長鑱與短鎌渺焉鄉思拃浩浩江海前誰爲慰此情

和答東谿還湖中作韻

中夜風雨作夜氣曷更淡熠熠雷電威閃閃出谷林燒燭起披衣漏痕屢相答風波念自昔局脊豈獨今庶幾遣行慮危坐澄我心静聽呼吸者何如鳴素琴

和送韓平叔寄郭徽韻

清曉天色低雲氣如釀酒殷雷在我旁雨脚隨我後未

照水上萍已動郵前柳凉多秋始正客緒自茲有前雨復後雨露泣已復久逆流鼓柑難空勞楊人手試問泥沉鷗忘機似我不

和寄關防韻 擬自天津陸行不果

雨來泊絶岸寥闊無四隣但見秋瓜花爛漫爭自春憶作忠靴驅我車亦已巾明爲不自斷兀兀隨舟人不怡風雨苦惜此無與親人生雖坎壈豈不貴此身答和竟年歲遊援我天眞却恨少卅日不早事沈淪

和海上詩送薛入學歸海東韻

雨止鷁始發泝洄情悠悠凉雲如亂絮散漫大舍舟舍而人郵樯隨波歸海愁斷續或上下杳若客十游川吟

天地意與世作高秋紛日轉紆懸竭暨戍夾猶纜急步逾遲日暮行未休護庭自平寒餘細欲流住與生修但極毛悵蘋洲

和越中問海客韻

雙燕社社近蒼茫行將歸蕭條風雨後掠水猶輕[illegible]似懷惜別見我語依依鴻鴈來未來露下秋聲微行處會有時寧謂相見稀努力在任遐亦各有裳衣對爾何所愧寂寂夙心遊東南滄海際吾豈無羽翼

和送東林康上人還廬山韻

遥道漸欲暮客心忽已微微月入舟來照我清夢歸關河幾千里一夕意無違夢回復惆悵平生多已非安能

心若鏡忘我淡淡機

和關還韻

獨坐每搔首氣静晷彌長讀書偶有得幽如開異香臥起把一卷扁舟亦草堂既風翩然至以我征衣裳

和寄江滔求孟六遺文韻

蕪城見[illegible]了遇蕭去蕪別久意轉親性情各有在不在作聲相憐客路頗易老所傷俱在貧寂寂廣陵濤應念[illegible]舟人

和積雪爲小山韻

籠[illegible][illegible]遥遠意氣日以明然懷千載願孤負此名山往昔抱[illegible]胆避喧嚣難羣拄席與騎驢風塵相廻環臨鏡滋[illegible]疑摧殘傷我顔如何求若者至今空巖間

贈郎圃癸酉

與子俱郵居雅性各負僻嗜詩意頗同往來絕形迹丱門及斜陽高談互通夕卅卅三十年子望我髮白前年吾喪偶子亦遭此戚行住心單身手爲貧所阨初夏我暫歸病餘懶成癖郵西四五里恍若天涯隔老三見覿難念子今七十亢旱已月餘大火流金石近苦毒熱煩遠憂飢饉厄獨闢五本芝生于松間宅顏色如雲霞璀璨久光澤天以神異物壽君百歲客他日停雲堂看子方瞳碧

東皖山

驕陽徹厚地炎威爍有赫良苗蕊焦枯瓜蔬畦亦赤我非東廣微安能乞雨澤淚恐米價增歲晚飢來逼況嘗河流涸杯水煩求索暑渴交困人坐臥互局脊老友城市居僻側理不隔無山一縢盲寄詩共歎息

仲夏山中行捫蘿陟五井石蹬雨滴淡瀑泉蕩清冷信哉神龍居宛然隱潭境憶昔隱潭遊淨木頗修整兩與四人共一壺宗老幸險仄苦登陟幽奇得淡領僧容想所歷詩與轉更猛歡娛猶在眼存沒忽異境念汝黃山翁與君聲俱哽

君本苦心人含意無所寄聊從筆墨間示我以大意我苦飄零久性拙良易至念君獨超然七十已過二齒豁目有神縱筆在文字清貧理固宜彊健天所畀何時一

茅簷共話歲寒事

渡淮

淮水向東下桐柏源延廣勢欲絕群流浩然尊爲瀆荊塗左右峙水怪勿潛伏冬深風不生津頭平若陸矯首覽禹廟青翠積古木明德並神功萬祀此尸祝或言娶塗山或言胙五玉是非誰能辨疑信空往復顧見輕颻穩我行獨遂遂敝廬亦巍然古屋生蕭穆朱文憲有并塗二山辨

扶溝訪何元舉

夕陽下蔡河落葉飛不已西望桐丘郭彷彿記邑里欲尋問故人俯見各驚喜知我遠道飢爲我具雞豕不謂辛苦餘快意乃得此寒月入茅檐夜半語未止窮途豈易逢貧交良足恃但恐明日去離思從茲起

初度答贈通人弟 甲戌

高樹發舊青短髮增新白五十八年春如轉桔槔疾東風日日吹殷勤與歸客我行亦已久安得緩鞭策念子意綢繆欲去復可惜翻如別家時離緒紛更劇愁人共奈何仰視高天碧白鳫何處來飛飛鳴一隻

題顧俠君秀野草堂

秋靜早木凋佳人釋情愫雨花炎彩開涼月兩迴入見君栽柳滿把僅人土忽焉扶疏姿亂葉風前急逝夜還默坐老懷常邑邑獨有故人心朗明如可挹
攜我登秋山曠望豁襟抱琴臺高峭峻石壁積以晴潮

光如芙蓉湛湛初日表俺葉落未淡蕭葉蹟久得微雨
偶然過沙路归更好歸來理遊情夜色正窈裊夢回忽
有聞被風生竹杪

我本非酒人亦愛縱飲客二十堂有𪜶酒往往異日夕呼
呼淡月下如覺天地窄時節近重陽稻蟹正堪登少飲
已復醉邈焉念今昔慨思須酒者一恣真可惜相對共
黯然竚倚池邊石 惜侖犀月也

六十初度作 丙子

毛羽食所脫齒革獸之遺以彼貨既朽乃能為世資非
特麟與鳳煎膠始見奇牛皮成敗鼓猶足佐醫師男兒
負七尺豈遂不如之俯身蓬藋間志氣毋乃卑心目古

所同忍獨隨草萎神奇及臭腐唯人所置為緬焉望茫
塗白髮何相狀

一寒復一暑一朝復一昏出機而入機共此無窮門不
物乃物物吾身良已尊游覽翰墨場涉獵古今樊鞭撻
日與月莽莽年歲奔中夜忽不寐惕焉驚心魂少壯一
以忩梧檟成液構不見聖哲士殷勤分寸論及此奮風
健努力在所敦

世人競貪愛富貴與神仙照鳥或化鳥洋蟻誠可憐須
身殊倏凝結想亦淺淺淚果何物而使願力還萬物
有本性任真得自然薺彼雜別花顏色各自妍抱茲杜
德機孫光遂忘天環堵與九州動靜得所便脩然保幽

素龍用白璉韻

疎慵雅成癖夢中亦微吟上攸黃髮健下顧青松淡青
松余得昔潤淵邈素心結茅山水際耳目合清音近作
疑兮歡遠與千載辭四愁見足濟五隱非所任斯志何
時遂塵坱久滯淫不敢負佳日與王或登臨紓君慰我
懷息駕怡僻岑

贈鄭半癡

虎頭稱癡絕君乃得其半性僻厭塵囂寄居空江岸江
草寫別心遙山作近玩愛此擁腫姿割取檢一段摩挲
出光瑩時時倚几案本非高陽徒竊比酒鎗伴得意若
椀餘傍觀詫奇觀奈君此癡何相對笑山館 有榆癭甚奇

江郵晚步用還甫與徐文虎倡和韻

園林遂疎慵佳氣更在夕俯看池水生漸汨來頗劇旧
家趁江潮桔槔聲嘖嘖縱步滿陂間景物多可適柳港
足芰花版橋雜牛跡顧見隔江山樹隙露微脊人情愛
晚開天意重孤僻緬思隨老農幽事竟阻隔長幾素所
託於今何處索秋陰幾變生猶作淮南客故園一上紅
想應到臘坼 鄭俗呼蜀葵為丈紅花諺云丈紅開到臘家家漸稻

別還甫用前韻

久別頗懷抱乍見忽長々憐子病餘身每談必至劇但
苦高樹稠競日蟬嘖嘖讀書得此地蕭散真所適寢食
及諧謔可以忘形跡安能濟無事相依隨肩脊畔我老

倩誰擴我懷聞僻我行非壯遊事恆興意隨預擬將月
行已兹數離索且爲此夕歡相思俱在客斜陽未盡歸
新月光初坼

立秋前一日還甫之余登州別後適久不寐三
疊前韻

織雲歸微陽江天已昔夕相送還相別解纜愁緒劇却
憐二句來未盡言嘖嘖重過雖有期恆恐意難適昏黑
坐舟中孤影并無跡明月光已生猶隔鄰屋脊中宵益
納隔兩岸蛩蛩偕合杳擾我懷遂與幽夢隔知爾歸書
齋步步煩尋索樹去百里間始信悲是客不待梧葉飛
秋心已早坼

證山堂集卷三

鄭[illegible]　斯盛　杞公

七言古詩

遊絳州城南舊慶壽寺萬歷年建有御書光前
裕後四字額俗呼爲汾陽洞　甲辰

汾陽禪師巧無骨汾河東下流未歇倦客下馬入寺門
仰覩屋梁記日月龍象莊嚴大佛頂嶙峋丹瓦光炯炯
藏經賜出自九重鬼神揀肅白日冥高閣常扃字蹟新
問人閉門思緒因有僧疑白齒亦從爲言我亦翻經人
毒龍雖制碎支死關若空存無衲子秋風一夜吹白雲
盡入河流化爲水

登太白樓和石上韻　乙巳

秋雲高高影突兀山川之間今古出我攜秋色登任城
樓頭颯爽風披拂偶然一飲竟千年今日誰人市上眠
誦詩可使鬼神泣舉酒直欲凌青天客懷寥寥獨我在
仰覩白日俯滄海家在鑑湖隔兩春歸看湖波躍錦鱗

讀吳越春秋十九首　丙午

諸樊

已一以長不以賢壽夢之子惟諸樊王有意私季子廢
長立少紊國紀無怨易人言吳也太伯孫諸樊體先志
能使禮讓纍詩昆文身斷髮乃如此吁嗟尊宗叔之齊
亦父子

季札

□□知音觀劍知心音有終知心無生死寄寄於我如
義□不敢負禮寧負〻萬家在延陵身在使命祭王僚
危邁私欲爲曹子臧子臧〻爲讓〻亡於戲〻京有父
但徐君三江兵入吳宮焚吳王愁兮闘不聞

公子光

用我兮胥兮我用兮諸兮彼闔閭兮不得之人而得之
魚兮

伍員

三世忠臣遭赤族貫弓夜向江頭哭乞食行逐市吏知
入朝薦鱄公子日匹夫有恨未能伸念身不復念君臣

郢都未肆黃泉僇魚腸先入生王腹句吳禮讓一旦墟
餌得驕君仇亦報逆施逆報總及身血濺破楚門蕭草
嗚呼屬鏤賞可悲怒潮洶洶亦何爲地下王僚若相見
千年不必恨賜矣

漁父

水淡淡蘆陰陰鮑魚麥飯餉江潯不愛執圭愛□英
雄未識漁竿意江中日月知我心

擊緜女子

女子〻奇節不有事〻〻擊緜三十年貞心抱區區避
逅悲亡臣賜進飯一盂一飯豈越禮舉世非〻從甘爲
亡臣死不報胡爲予老嫗未知心投金亦誠迂〻〻何溺

新者全生而沼吳

專諸

學劍已成復學炙功成何〻頭顱擲烈士重名不重生
何有〻〻子後荆卿名爲其云負義生〻性哉未講君臣義
只與闔閭圖篡弒

莫邪

侯天伺地同陰陽金精未鑠愁千將斷髮捐軀甘作冶
化成寶物獻王者季孫嗟歎稱奇絶能令吳霸令吳滅
刀器由來自有神不聞英靈出婦人梧宮草沒鬼啾啾
精刃翛然衝斗牛莫邪莫邪光千秋

吳鴻扈稽

奇士〻不若死神物不獨成徇利瓶若翁遂成豎子名

要離

愛不愛妻與子存不存足與手叶書蟻切坐上千人辱勇士
椒丘手劍臥不起順風舉矛慶忌死慶忌死功已成知
我勇惜我生〻〻何劣我心自有血伏劍報公子地
下共心折

公子慶忌

眼中無吳國胸中有要離〻賢〻目厄何乃更殺之天
下英雄〻與汝爲儺爲友淡相許有心有智乃如斯王
僚闔閭直腐鼠

孫武

矻足羣天下先試諸婦人怒斬寵姬頭兵氣亦以伸[illegible]
奇不在强令嚴不避親一行乙卦都崩迫楚君臣國弱
身自死亡火成灰塵遂令種蠡徒狙詐斷其兴叶居鋃切楚
越民以滅著書十三之

風湖子

奇物如奇人任氣愛知已可憐湛盧劒沈埋吳宮[illegible]不
學魚腸逆頁同栥郢死之楚而舍吳見知風湖子英光
厨復仲燁燦雲中木

滕玉

多魚竊吳國貽報在愛女白鶴舞市中銀樹送墓下不
如紫玉還風流生不逢重死相語

中包胥

復楚非讎吳復楚非忠楚復楚非黨秦復楚非如武宮
一日既班處地下亦受侮嗚嗚君臣間大義如養士痛哭
秦王庭七日補千古功成身不居天地諒辛苦

吳王夫差

包山竊再非能威兆喪國與亾會有時未盡關敗笠一
念在復讎夫椒山崩岁不殺已降人豈曰非英特鳥喙
很如十柔心而報直遺恨在晉齊徒費此茶墨湯湯三
江上寂寂無顏色咄汝元帝孫威神亦已息

范蠡

越王用范蠡用爲種憂勒此句其眛什息結切洞天[illegible]地持

人心心亭亭分身若訥殺强愚智國已昌良弓不[illegible]
豚藏自卷賜夷何湖海竭遺爻集報君王君不見僧尖
公千金鳥散家仍豐陰謀九術功誠偉爲君洗下詠吳
鬼

計硯

別五精原陰陽參災變審存亾雍種庸持越王身不試
國已昌善藏進退唯佯狂不勞湖水相徜羊千秋之役
誰相當橋邊黃石教子房

采葛婦

妾采爲君采苦妾心知君不敢露君食膽臣食苓臣心
闔君敢不濟越國有心乃如此弱吳之强可知矣葛覃
台台弱於羅纖成絺素獻吳都吳宮嬌娃厭綌素越王
夫人身衣布一葉一絲女紅忙無人知是妾所作增封
賜羽來吳關式蠹未發甘伏竊越山采盡吳山沒君采
苦妾采葛

獄中選王无竟詩作此弔之庚戌

大珠山下青草積大珠山頭雲影白海氣遙遙人上微
中有詩人王子宅王子已死詩則存戊讀其詩聲欲吞
縱不致身早宦則爲短亦隨草艮白流貧天雨餓死
世間鉏鋙多如此天心若爲右凡愚不獨傷心一王子
王于若在負吾徒賞奇析疑應不孤九京除非劉子羽
郭生與丁相歎呼君不見琅邪臺秋容淡淡潮[illegible]開潮

花何似臺上王獻搔首問夜冠娶司今詩一首何必
一杯紙酌杯酒我知予兮予甘否

偽言 獄中作

得過且過勤不如惰巧不如拙覆不如㥅壯懷偏遊名
山川不如寂歷室中坐高歌一曲無人和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泥滑軸折勢如之何峻不獨太行山險
不獨灩澦波鴻自高飛弋者有羅漳陽漁父覓高蹈相
忌為樂意則那
姑惡姑惡姑性易嗔姑不惡大婦調銀箏中婦進金爵
堂上安坐姑心樂小婦未諳姑性情日織機絲垂簾恭
姑言新婦織作遲織作果遲姑不惡

從胡盧提向酒家胡有錢沽一壺歸來雖坐相爲娛堂
下疊鼓堂上吹竽有錢酒可須無錢何以沽客入門禮
節不可無欲行且止獨踟躕提胡盧胡爲乎

登女郎山飲酒大觀樓題壁 辛亥

城北女郎山東風山下開著意吹芳草青青大道間道
間楊柳光難斷桃李芳菲開正滿登樓客子忽煩悶惆
悵春陰徙羃羃昨夜城頭孤月明海棠花下坐三更故
園歸夢三千里搖落客嗟今古同潘郎看春光今又暮可
憐雨夢成虛度人生許不愛春天如此蕭條能何故有
酒我不辭醉後自題詩滿牆竹望蒼茫睨笑指花枝策
馬返

君不見

君不見范雎西入秦變名易姓何苦辛君不見韓信負
漂母市上少年相辱今一朝遇主取侯王翻然見之色
如土丈夫見際會自有時貧賤飢寒徒足悲請看高車與
駟馬當年折辱摧齒出胯下
君不見萬石君父子兄弟俱顯聞君不見太倉令臣罪
當誅女乞命自謂生女亦何補一書入奏感聖主忽然
下詔除肉刑遂令千載憶緹縈嗚呼女子乃如此愧
八間為男子一門千石爛生光爵常富貴何足比

登大勞山歌

朝登大勞山遙望不其島沙清石壯草不生云是徐福

發舟之故道六王魂魄化松根我冠聘帶阮中屯阿房
雲棟連天起如花香臉盈千門金人鑄得何雄桀天下
料應無寸鐵不愁萬里長城積只愁此身成駒隙三山
開道多神仙方瞳綠髮耳及肩若得公等一丸藥何惜
黔首作兒愛女之三千制詔丞相誰爲朕前剖山得傑
列木爲船順風直到山之顛采藥歸來朕萬年船止忽
却攜强弩回耐大魚水中舞大魚舞亦停泊沙丘道上
恩徐福轀涼不是金根爲公費餘魚幾十斛

邯鄲題主人壁 癸丑

西日照叢臺臺下水漾洄易水悲悲綠作人安在哉人
生富貴原倏忽燕趙悲歌名亦滅客抱千秋萬古情不

見當時斷養卒

夜坐三章章五句

西風初靜漸月生木葉欲脫夜無聲浮雲娟娟霜氣橫
爛漫山花開滿眼伊誰與之淡其情
良夜漫漫漸復長哀鴻嚦嚦怯清霜空林駐鼠群跳梁
伏波貧裝且田牧我獨何人悲他鄉
燭光欲熄窓庭幽仰觀星漢日夜流搖精動魄夫何求
百年鼎鼎徒自苦不見人奴且封侯

題如皋桑氏兩烈婦傳後 乙卯

桑嫏谷姿炭氏早寡守志丙戌避亂豐利曷遇賊欲
辱之罵賊見害其次子九級妻李氏欲救其姑亦見
殺

君不見雉皋許忠節捐軀殉難何激烈又不見桑家兩
烈婦一朝遭亂死於賊浩然正氣鍾江埧一在甲申一
丙戌當年乘國是何心坐看神州竟陸沈五馬南來成
指鹿三公西郎只輸金燕城相國孤軍戰腐儒綺循
酣宴歌聲未絕化爲烽荊棘叢生舊宮殿馬華容逗縣
令魂余叔父某松公以癸未進士令江都乙酉死難池魚那一作妖氛偏可憐節
婦罵賊亡姑死婦救婦亦死滄沙不洗青燐色白骨長
留繇芳香嗚呼三十年來事已矣使我轉憶江都枕戈
死吞聲躑躅淚如洗

族祖翟雲先生殁八年矣有僧以手卷請兒

其所畫布袋和尚感而賦此 戊午

君不見飛雲雲樹生絕奇寫雪爲葉石爲枝頭死心
三十載住山山寂寞無外 一朝雲去空山落空留風雨
依雲根柢渾忘歲月更出情態神明護文采風流
久乘捐人間筆蹟亦偶然不知何故紛紛者說將須髮
認逃禪身世蒼茫負擊缶我亦十年不得見忽從圖畫
憾生平淡心彷彿傳生面一囊一杖自相於坐空山
只宜如白雲亦是閒家具落落柴桑甲子書物在人亡
辰巳矣鄉波白日秋風起吹老山中萬斛雲流作潺湲
一片水

清化鎮曉發 庚申

嚴霜市地初日明溪流宛轉活活鳴山雲當峰馬頭起
人家燒竹晨煙清憶昔觸熱太行去最愛叢篁稠疊處
十年道路今復來清曠無數爲我開迴谿修竹長自好
不信行人白髮早

豫讓橋

曾冰積雪溪流北落日半遮平水上崎嶇羸馬過橋來
橋石至今題豫讓變形變聲良太苦拔劍擊衣氣亦吐
世無刀腸照山川可惜君臣同廝養千載誤誇義士名
從感悠悠憾古情鄧公有客揭新鬼恩怨難明大義須
嗚呼天教戰國亂如蟻王墮皆迹世

辛酉九日蔣恭靖爾和家 御州 七十

出門城頭見新月却憶去年酹埔館

宿内埠有懷故伊陽令康晉公 癸酉

故人昔在伊流處留我留雲十日住 晉公顏所居曰留雲處 十五年來今再過故人已與雲化去西風亂地黃沙起白日昏昏倦行李但聞伊水猶當年腸斷故人思不已天畔從來傷獨行何況老至哀易出抱恙經月衰兼病困眠野店聽驢鳴

畱侯故里

山鬼木返沈河壁臣斯履剡登山石六王魂傚哭啾啾相門少年昔欲裂報讎舊事淡井間破產得逢滄海君沙中一擊開風雲十日人索空紛紛橋頭老人怒孺子不見明年祖龍死英雄只合如女子五世心事神仙北

渡洛

昨日伊水今洛水水清沙淺石齒齒輪蹄紛紛去無已我亦相隨河之涘雲低風靜日微微執轡凜凜波濺衣却顧山坳穴居者拾薪細路徐行歸

潁橋晚發

寒煙不動潁水間殘月照見襄城山下廣成子在其間

題張力臣七十小像 乙亥

修身鍊形常童顏勞形搖精何爲者頭髮種種秃中野與君相識誰謂久三四年間三聚首與君相識誰謂疎我知君心君知吾君年長我僅一紀能鐘老態已如此

家貧性僻百不宜獨坐石牀空兩耳我貧我僻將無同年年奔走風塵中羡君門巷苔泥封惜君今昔已龍鍾獨有胸中起五嶽李郭衛霍遡斯邈四千年中萬里間欲與人言若齟齬春來苦寒已半月不然便欲淨冰雪借君之書今還君不用畫字心相聞

枕上偶成 丙子

丙子五月二十八我妻六十之生日自我不見已六年按名籍貫十失一今年兩週夢見之顏色還如少壯時乃知爲鬼令人壽不獨神仙能長久客中苦熱中夜起顧見殘月光如水殘月光與初月同天地之大何始終一生一死如轉蓬我獨感憶真夢夢

偶贈于器

文然豪士懷能得文章義豈唯讀雖寬往往挾精粹在胸或爲坐歷落彌入意桓溫與老兵阮籍伧父類勸君得閒且讀書勸君緘口勿揶揄開拓心胸成萬古餘子碌碌何足數

鄞 周斯盛 屺公

五言律詩

雨過壽谷寺 乙巳

寒天花徑寂泯泯溼蒼煙一路淺雲去羣峯修竹前仰
聽野寺虎氣壯鳴泉應是幽人室孤懷念歲年

答張次英

屢失名山約蕭疎一草堂郵蘐容夕照樹老作新香脈
脈波淡白垂垂麥穎黃耕鉏安儉歲吾亦未能忘

東潛福山懷思

昨夜夢君至起看前日書曉雲流漠漠寒鳥下徐徐落
葉人空遠孤燈意不舒吳閶門外路憶別轉傷予

獄中得王水功張郎園宗正菴悟留上人書

久知出世累不似在家園意拙難諧俗途危易犯轅仍
勞知己憶深喜友情敦除却貧交事諸公莫再論
膠西今夜月與子共清光有夢隨書至無言對酒觴夕
涼來岸徙生事笑滄桑為問堂樹新添幾許長
竟日常危坐閒情只吳如却憐方外亡亦寄數行書感
難懸山水文卑任毀譽何懷何處問淡綠鄰煙初
作繹耽詩何官弗悔於腰群思殺太白終不系泉陶雲
樹於城隔冰霜獄吏驕天心真可怪直是縱漁樵

次山堂四事

一徑穿松過千峯盡列門別庭逢落葉歇馬欲黃昏泉
谷風聲急雲歸山氣尊只茲丘壑暇不用下南邨
鶴是何年至山從覲王開 來鶴亭 面鷄山 菊深多近竹藤老亦
如梅地僻苔痕古天寒鳥語哀荒荒東海上樹杪鬱然
來

七夕聞笛 辛亥

暮色歸雲斷微風下玉樓三年悲獨客一夜看雙星月
淺光難白秋來山愈青何人吹短笛恐亦怨飄零

東萊雨中

忽雨涼生室悲歡此客中身名憐小草府序下初桐雲
滿山容火人孤秋色同歸期何日定不敢看飛鴻

神仙洞紀遊

出郭無多遠郊煙游客心馬嘶青草路人指白雲岑缺
岸流泉過迴蹊曉霧侵莫嗟行失道來稱為幽尋
漸看山郎出仍憐草露微涼風無豹至小鳥有時飛解
劍元人詔巖巢道士衣石屏多不設聊藉暝雲歸

曉過膠州 余初繫膠獄

城下曉霜清城頭初日平仍聞關下忍復說途行發
忠悲前事風塵笑此生即非華表鶴寒雀可依鷹

十一月二十二日憶去年是日送大人歸

猶憶別時路曾冰寒滿林兩鄉逐客淚隔歲老親心細
雨歸鄉夢深情獨旅愁多今白髮更復幾莖侵

有弟歸應到定將書展看老添離別恨貧愧稻粱難人
敢登高坐唯餘獨立衆雲山空滿眼秖益是辛酸

廬山暮歸

一徑郵煙入千峯與衆微徐尋山下路細認樹中扉月
影還疑雪泉聲欲上衣翻令仙客笑八到即言歸

正月十一日初公郎墨曹振之楊六謙同諸人
送二十里宿甯秀才家見梅花同賦壬子

亦似離家日蒼然別緒來春風同出郭鄉思忽看梅一
水孤郵遠千峯積雪開諸君空久坐香影共低回

青州訪嚴修人不值

風雨青齊道征衣遍暮寒如何離別久仮得寫言難恭

色一來新根花時失古歎空餘作歲札客店一燈看
飄零吾太國淩意一身存多難逢人少長途遇雪繁闗
呼坑市酒寒滯野花郵不識茗溪水何時慰夢魂

青州登龍興寺千佛閣

傑閣俯林皋空天雪影高衢圖畫赤土佛國長青蒿今
古勞人眼淒涼倦客袍十山西北是風急亂雲濤

臨淄縣又雪

雲下森天雪林寒柳未芽孤城門半閉小市酒難賒貳
令何時歇肩摩幾處家暇莊茅屋外落落數棲鴉

八月晦日出郭遊上方山作

慮溝橋下水涉涉自桑乾綠樹三秋落黃沙萬古寒老

鬪征鴻苦似訴客情難覗而西風力天迴首重看

白資店至瓦井

野外重險結乘車度淺溪傾敧難坐穩闘只與秋齊姿
壠無寒雀噪郵聽午雞市酤來不遠童子巳提攜
曾雲下瓦井微雨暗西山亦有僧房妨當余緩步閒野
藤侵殿壁風葉墜谿灣細細羣東狗無人作意斑

孤山口

仄徑孤山口迴溪白石連數家淺樹裏千嶂斷雲邊風
俗如愚谷山川衛帝廬芻茅倘可住耕鑿老寒煙

黃龍菴

石僕遲聯日山高秋氣昏葉飛仍到澗供擁自爲門偶

爾鳥聲過曾無樵徑存不知今古意放眼恣評論

兜率寺

兜率山頭寺斜陽面面來高低石屋迴零亂菊花開庶
響曾厓入洪濤老樹迴還疑緣教力天地欝崔嵬

延聖菴

亦有翛然竹能令客興淡秋青歸小院默色赴空林門
髮何年叟青山此日心蕭蕭藏窈窕寸步得幽尋

宿上方院

已見歸巢鳥乘看倒壑雲天高古佛靜山冷暮鐘分身
與松樹並心孤鶴伏群一庭秋意足白露下紛紛

摘星陀

絕頂扶雲上茫然眾抱開鴻濛如可接設險勢爭延秀色匝千里長河黍一杯何能隨老衲坐斷此巖隈

雲石洞

洞壑何年闢將無歎五丁風雷含渾噩日月久精靈未了四時氣偏呈萬變形曾無雲可見氣與石同扃

觀音菴

登覽日將暮遐情殊未忘綠溪穿小築隔樹得幽香藤倒全欺石雲開半覆牆迴看攀陟處峯色照衣裳

再宿十方院

再向招提宿空山客漸安明星散杳靄古木結高寒夢入孤峯遠秋從峽磬殘石牀渾不厭門外任風湍

慈仁寺與劉子羽同宿

猶似廬山下同君話夜深雪光生古寺客夢落空林白髮詩情減青雲壯志沈老松何代樹颯颯亦哀吟

送馮栗齋下第歸　癸丑

相看俱失路惆悵送君歸客舍鶯聲少河橋柳色微負陰春欲暮細雨曉猶飛且莫言愁絕山中足掩扉

晚次眞定府

百里馬蹄輕微寒向夕生新衍低貼水高樹密幢城霧失滹沱遠雲藏恆嶽平秋山隨處綠總是故園情　與馮栗齋

洪山無別

欒城道中雨

馬首曾雲嶂迢遙西北來孤城水氣合萬井麥花開楊柳衣沾郵農逐霧催燕飛偏自喜展翅故低迴

送人歸故里

別路金臺下歸心甬水邊去離念歲月惆悵對山川夏木藏長雨長河迴夕煙扁舟何所事上坂意茫然

別袁來菴

忽忽秋將至曾陰積已開人先征鴈去風近夕陽來舟楫榮餘夢雲霞愧不才西山猶咫尺零落首重廻

贈楊秀才

遠愧梁鴻隱翩然公幹才長貧尤惜別久客却言歸燈花暗燭風酒力微秋容前路接津樹日暉暉

曼倩金門隱盧敖汗漫遊平生惟有誤歲序又逢秋天迥歸雲疾江空落月浮荒荒衰草色極目惜遲留

燕薊雄風在傷心對古原金韉駿馬骨斑新酒人魂雨色寒千里秋光動九門蕭蕭易水路偏與客愁論

滄州

落日照滄州停橈近蜃樓好風多在柳新月易為秋濟似生遊感鄉關惡恭愁前期何處是江漢此淹留

登東昌府光岳樓

東郡登臨地西風日暮時以分濟水急雲接嶧山奇搖落青楓老飄零白鴈悲馮闌秋共冷千里草離離

與龍臥侯夜話

故人麗子在書丸八年無久別形容異初逢悲喜俱耶
燕啼檻外殘月照庭隅莫徑經宵話身從難後孤

太白樓

飲酒尋常事茲樓足萬年登臨當落日懷古對秋天城
郭帆檣下煙霜草樹前無人獨吟嘯一雁過長川

過駱馬湖

湖光已八月解纜及清晨綠草愁邊盡青天波外新野
鳧家自泛歸燕語還頻漁艇參差聚依然郵落人

白海陵入東臯舟次作 甲寅

曉日開新霽浮雲散近郵人傷黃菊暮家傷白鷗存河
水寒波潤林臯落木繁獨遊成浩蕩心跡不堪論

遊寓經年歲輕舟往更頻菀枯隨節序風雨識江津心
事留殘夜鄰僧似故人浮名非願力蹤跡只空貧

漸入冰霜月頻閑草木風緼袍容我輩鐵騎仗諸公淼
賦原求食征兵慎報功不知征戰處何故井間空

敢學梁鴻隱淒惶屑黨徵逐時原未慣救世亦何能黃
葉殘年盡青山隔歲登久明從此逝安穩鶴為朋

送表兄葛小郭之淮浦 乙卯

來往秋深日孤舟過驛來下逢顏較瘦多病別逾難桂
樹吳霜滿鳥啼淮甫淩舊遊余有夢相送淚偕潸

[illegible]盡日過西寺

風吹秋欲盡簇簇夕煙稠人亦猶黃菊逢僧已白頭箕

鐘馴鴿下浮梁亂雲留到眼添蕭寂何能更上樓

登子房山

分明西楚國誰號子房山千古河流去寒天落照閒風
雲如可接心事杳難攀亂石環祠廟空堂鳥自還

過西亦不意五世一生心竟抱夷齊志難同園綺吟椎
銷秦鹿氣歌變楚猴音事了身從退神仙疑至今

四皓祠

氾水乘黃屋商山歌紫芝避秦兼避漢爲客不爲師羽
翼驚龍準衣冠痛戚姬笑公出世日鋒殺已多時

長至前一夕作

新月照彭城高天霜氣橫一燈長至近百感故園生欲

雪寒猶淺輕風意未平莫論身世事凄絶有鴻聲

彭城除夕

三月彭城客寒宵歲又除雲深春寂寂家遠夢徐徐燈
火他鄉共山川霸氣餘黯然懷抱在莫放酒杯虛

送人之大名 丙辰

漳水接銅臺徑山鎖鑰開壯遊君復往弔古我曾來兒
女英雄蹟干戈將相才歌筵逢日落名得獨裵回

宴張僧持于水繪園

綠水名園勝青天秋色長坐中誰少壯身外總蒼涼蔬
食分煨芋行廚薦蠏房客懷方浩淼城郭晚雲荒

僧持訪余東臯何山別去賦贈兼寄洪去蕪

水末亭向氷依稀十二年驚看吾竟在淺喜汝仍賢衣
雨荒山邨淸霜黃菊鮮楚多飛動意新月一庭偏
竟日居人下悠悠白髮長□零三十口寂莫白千場猶
有貧交至重增失路傷仰□天浩蕩倏已□秋光
海氣含郊樹滄波涌夕流布衣千里□對艇一江浮木
葉依邪水鴻聲下石頭相看雙淚在應共惜淹留
後會原難定凄凉共賤貧時危多帶甲歲儉更依人蓬
落黃山客棲遲白下津三年共悵望耕鑿愈酸辛

初夏同范汝受雨香菴對雨聽徐生彈瀟湘水
雲丁巳

宛有瀟湘意琴聲忽起予坐當臨水處人似入山初寂

寂漁舟晩陰陰柳葉疏那能遺俗累長此傍精廬

荷湖 江上水如海勢舟六日不行聊述所見

江漲臨江口荷湖郵舍孤地偏多灌木天遠沒荒浦漸
有年凶嘆仍聞吏夜呼東南近乘勝供給不能無
何處潛蚪舞千人汩沒來爲魚今日痛如虎此邦災客
路頻生感天心未可猜岸甚啼不徹聲急爲誰哀
涼月船頭出江聲露下聞疏鐙分尺尺野艇逕歸雲遙
夜絺衣薄中年旅食勤獨看秋萬里浩蕩□鷗群
沙岸頻移棹炊煙接遠村蟬聲晨咽樹蚊聚夕依舟不
信棲遲久誰憐漂泊愁悲來思一醉樽酒未能求

南昌雜詩

滂滂江流大嵯峨襟帶存悲笳寒暮色細雨潤秋痕叠
落城鴻過飄飄萬馬屯淹留心已怯時閉客中門
百萬資雄鎮居人無一家巾中多劒戟幕下有琵琶士
飽巾仍脫□門酒欲賒無從問徐孺寂寂老天涯
江東龍起日鑄鼎控西昌昔歲當塗邑今依古佛光風
凝淸露白月冷碧苔黃南國方戎馬英雄贖未忘
碧瓦琳琅出巍巍萬壽宮妻能安鐵柱淸鐸振金風澤
國天難信丹經道未窮何當翁嶢嶷一爲靖兵戎
宿霧開淸曉千峯樹色來煙寒沙石亂水落渚洲迴閣
影憶陳迹江聲洗劫灰無勞題秀句擾擾託英才
空庭秋易入獨坐百懷生歸燕飛常急寒蟄語不平疏

花斜日照衰草落雲橫却少袪愁起翻愁轉欲輕

泊舟柘磯獨汎潭山湖

稍稍斜陽霽瀏瀏一曲幽湖分江岸靜山接石鐘秋獨
往依樵徑閒情下釣舟忘機鷗鳥識自在水西頭
水落漁梁闊秋深蔓葉殘石根蟲語細郵舍爨煙寒黃
菊元無意青松耐獨看晩來風更急小艇亦生瀾

彭澤縣

陶公不可見江郭但蕭條山入孤城峻天低大澤遙豆
苗九月落征色一林凋歸□柴桑近眞應悔折腰

除夕前一日封雪

遙夜客庭寂他鄉歲暮人東雲荒浦合寒折短檠親博

幽閒情境冱添客忌新所居鄰並少寂寞早梅春
眼冗東風換吳吱近五年鄉心江色香郊樹夕陰連雀
穩低檐隙暄喧亂帙邊飄飄迓兒女愧容易歲華遷

客裏常爲客思歸未遂歸江湖雙槳闊山久寸心違小
市絲䋲集閒窗鴻雁稀幾時偕弟妹有酒醉荆扉

馮大千令吾郡之象山爲賊所掠間關閩海三
年得歸相晤海昌感而有贈戊午

相逢各不識問姓始知名共覺形容老都從患難生家
山千里夢閩海幾年行翻訝他鄉酒燈前得細傾

西湖

不汎西泠櫂悠悠竟十年重來故舊少乍見好花鮮水

靜遙隄曲寒餘新霽天春風吹客淚零落酒杯前

謁錢武肅王祠

祠廟依城闕風煙屬暮春山川勳貴里苔蘚錦衣身英
識將軍樹誰憐名馬塵表忠猶寂寞幾碣委荒榛

地勢甌閩接天文牛斗間風雲開盜販草昧控湖山霸
氣歌三節臣心視百蠻依然戩弩在魂魄故鄉還

格踞中原數嬉遊浙水間碁偏爭一劫山不及三山推
算侵魚蟹酣歌化市闤至今佳麗地風月已曾閒

舟車頻入貢版籍竟歸朝以舞山分越龍潭水出苕孤
雲斷殿上三月拂花飄恍見英姿發關弓過怒潮

六月十五夜訪悟所秋水菴

地僻存秋古天高散夕煙門開黃犢外簾卷白鷗前舊
感值遊取新愁失釣船誰憐荷氣好肅肅佛燈邊

贈立之曾族祖

故老今餘幾歸來獨見翁雖將十載事話盡一宵中郁
舍交遊絕衰年步履窮相看驚喜在有耳未曾聾

苦節誰能亮悠悠三十年貧心新白髮屏跡倚青山嬾
作潛夫論長吟秋水篇久判無穸役薜荔只怡然

客久形骸黑樓空夢寐清誰憐仍此日猶得見閒情木
靜秋陰早林疏日色平轉因寂寞處添我意縱橫

正月五日錢武肅王祠己未

舊苑靈芝寺殘碑吳越祠風雲三世接陰雨百年思地

僻禽聲早湖寬山色遲空階春欲入苔蘚綠多時

過徐氏寓園徐淮陰人余向嘗寄宅淮浦

淮南羈旅日甬水望歸時夢憶枚皋宅神傷漂母祠鄉
愁楚客亂別緒越吟悲相對林山暮江湖影共疑

十年不過停雲堂三月既望招飲牡丹花下慨
焉有作用少陵何氏山林韻十首

宿昔郎中樹春流湖外橋野航來曲沼初日下層霄勝
事十年隔良朋昨夜招泓然生舊感花徑久知遙

岸草戎戎合春風細細清入門驚吠犬隔竹過啼鶯樹
密紅英暗林饒紫筍奚似茲幽更甚歡喜繞園行

小築多年歲依然一木支薜痕斕短砌菜影暗空池门

煥舞裝花瓜輕松竹和物華雜物役意内總紛披

頓愧蕭林疑重有爛漫花半生嗤夢鹿幾度辨弓蛇湖

游形骸老後鉏心力賒何時白木柄結冯並成家

招指爭日鹿錯落弄春開硫黃低階藥芳盡接嶺梅天

清閑客坐雲薄薩花來徙倚闌干外青嶽卬綠苔

垂柳能邀月孤松學瀉泉物情殊少壯客緒倍纏綿老

憶吟詩友貧餘買酒錢悠然仲蔚宅浩蕩郎長川

入餓胎蝦細盈樽浮蟻香人因花影醉席近樹陰凉乳

雀高枝穩游魚曲水藏平添幽興發忽忘鬢毛蒼

鳴鳩仍隱約語燕復差池命僕傳杯茗看余倒接䍦解

詩無老婢問姓有佳兒他日招辯至扶藜好共隨

小徑餘棧照疎籬受斷雲地偏空學圃身隱厭言文短

髮漁樵識澄湖鷗鷺分吾衰常道路愁思轉紛紛

脫來情更劇別意竟如何世路飄零久生涯哀樂多輕

煙憐聚散獨月照悲歌馮寄東風語年年許共過

羅敷祠

當年如不死未必愧羅敷一片閨中意翻成蕩子愚春

風吹冉冉日色照匝匝竚立荒祠下空思明月珠

歸客無情甚黃金欲欲心系鹿蔡馬跡桑事懸春陰恨

夢驚中杳忘看陌上歲成如昧川怪老我白頭吟

宿舍

客舍[illegible]陰[illegible]細雨[illegible]沈王仙觀西依古寺風

愁桐移後冷寒砌故青空餘枚叔賦絕調與誰聽

苦雨[illegible]氏作

積雨連遥夜荒城生驟寒谷心漲水盆秋意濕蓋蕨菜

外風仍急堂前析欲闌別家三月後未得一書看

鄭縣早發

森莽寒風路微微曉樹霜荒城汝水接獨月紫山蒼鴈

笑征衫薄雞殘客夢長廿年渾夜事白髮已摧藏

伊陽坐康吾公署中數日留題

相逢此絶境直是入花源落木行人少空山隱吏尊訟

庭爭噪雀階樹下飢猿窮燭清宵坐唯聞溪水喧

老作衝寒客驚聞肝夜風能無夜路感賴有故人同寂

歷龍蛇外支離鴻鴈中空堂今信宿一榻酒懷雄

潼關冬夜讀黃石齋先生北山草感而有作

道勝膺滂後人孤龍比群畏途留一葉貞性屬會雲榮

辱山心在高滌秋氣分空餘不展歎拜血灑蒼雯

文章亦細故河嶽遂鍾靈折檻存功罪傳經識典型松

柏留勁節蘭刈見遺馨阿對泉聲咽寒燈雪夜青

石園再謁吳師墓 庚申

隔歲西淼客傷心此再來繁華明絳雪拱木翳蒼苔怪

石雲煙古荒齋鳥雀哀手栽松一樹好近墓門栽

雨中[illegible]宿

一[illegible]渡[illegible]匹馬橫谿紫曲岸低雲接晨舟細雨頻飛

山縣寒雙岐廻灘穩一舟白沙青嶂沒碧草黑雲浮發
與誰能嬾銜愁此奥幽袷衣不畏溼隨意得淹留
盤石亭依水穿林屋覆蘿地高嵐氣迴寺近磬聲多荻
岸晃雜汎秋田蚯蚓歌榴花叢竹並紅翠滿山阿
到此枌孤客貞堪臥一丘漁舟來檻下鳥語落牀頭夕
雨飛仍急村舂響亦幽怡然人境外莫問水西流 西流

過潛智菴

老樹緣千尺遙山碧數曾疎鐘鄰古寺小榻臥閒僧細
鳥多幽草秋螢挂翠微從遊何處叟妄擬放魚磯
宣喪下雖問形枯影下懸寸心留碧血宗山寄精 無生
安步涉千頃名山秋一函如黔 下晴嵐 菴在西海

少先生手迹達磨像贊
小眼先生所著書也

發蘄州四十里泊田家鎮夜大風大日雪

人客初歸日空江竟夜風凍雲小市外激月怒濤中
酒無能擾天低浦激同仍聞飄素雪歌楚一孤篷

宿湖口縣

路出九江駛城臨八里寬廻波激近岸瘦石聳危灘留
客新開險新踪舊夢殘當年石鐘月霜色惜重看 新移九
江推關 湖口

夜過大孤山

城頭落照下津門送舟開風急千帆迴湖容一鳥廻寒
煙五老立明月大姑來今夜祠前泊濤聲客鬢摧

發饒州

已入洹寒月猶逢煖日晴酒杯連夕醉沙岸數灣橫舟
小縣裝溼山多草樹明祇愁容易霽均洛客中情

浮梁縣曉發

細雨孤城下淒風侵曉初解維三老惜倚枕四山虛怪
石如蹲虎急流不見魚溪喧何太急水碓激潺渠

青石灘

船行不用櫓累日仗篙難遠水黃沙岸淺郵青石灘繁
舟狹崢小新月半輪寒豺虎清宵亂篷窗敢久看

鎖埠聞虎

峽口日初上峯頭虎作鳴相逢才咫尺 恐驚平生亦
寄風雲勢將無盜賊幷女難嶋山鬼倚窗共橫行

道湖

一里數灣環舟行杳難聞却因頻歷險倒得細看山
石爭高下冰霜互阻難羨他叢竹裏茅屋幾家閒

自石磯灘陸行至祁門縣

溪聲如人語峯勢轉多端竹塢孤烟晚徑與曲徑難攀
分明可惟鎖石櫃寒今夜羈人夢猶疑歷數灘

祁門至漁亭道中

山城初含棍石路半沿流松老峯頭雨煙橫水際樓負
鹽多少婦縛竹作漁舟作兒將愁減脩然耳目幽

漁亭夜半乘筏下屯溪

歸路貪行早乘桴向夜分月昏蘋徧雨霧重失孤雲亂不紛無象昏灘遠鳥咽曉看沙上鷺嬌嬌絕人群

嚴州道中大雪

江雲全暗天低水不流空山無過鳥斷岸有孤舟孤連將心積歲年客路修不知漁舍外何處覓羊裘

釣臺

危石俯江瀨長松出遠岑漁竿千古事山色故人心圖綺名猶昔巢由謝至今海陽應暗笑何跡可追尋

雪晴過桐廬

晴雪過桐廬青天下碧虛日臨沙岸岸風入布帆布草生淡谷梅花過歲除湖迴鄉路近江鴈不煩書

徐州 癸亥

長途逢暮雨獨客已秋懷楚甸包豐沛河山接泗淮汴水鳥過山迴夕陽佳極目曾遊地雄風禾黍荒

形勝誰能定悲歌不易消英雄輕白髮兒女惆青天辭賦鑑離似山川戰馬憐如何送孔令有句至今傳 戲馬臺

浩浩洪河過脩脩青草間荒京亞父冢突兀子房山下巷無戰行處城虎豹關只空園綺輩成敗此身閒 亞父墓子

房山

自道登雲母嶓桃子已成神仙眞有待服食竟何如壽祖游淡井藤蘿失故居最憐湖海氣亂日豈能除 彭祖井

一別平生在千秋簡籍淡耳餘原不數曾鮑亦何心臟

野風先吟秋天日易陰驕愁翔廊落悵恨琵琶在臨漢使傳言門楚人絕坠時智應同武節烈亦比虞姬骨

乙河邊草魂飄垓下旗封疾妹細寧說門恨何辭 王陵母墓

明月照空梁高樓燕子傷誰知歌舞地人公合歡妝草花顏紅粉暖發乎白楊虞兮悲未歇太傅漫需索 燕子樓

卜築成何應風騷得使君亭空雨鶴迹石老化羊群氣虛堂入河流落日聞隔山鐘聲發猶說楚王軍 張山人天

雙放鶴亭 東坡詩 頭亂石如群羊

倚依華君廟淒涼逆旅身暗蟬宜雨後亂蟻亂河迹同元次淡心託子元無端值僕病千載有芳塵

觀化閣

天蓮初來鴈哇疎種聊移綠蘿纏碧甲白玉結青興浸鐃裏時空短褐巾雙屐希剩豚除之鹿皮翁

鴈

孤飛煙霜路瀟條洲渚心青山空渺渺黃葉竟沈沈落月斜千里長風下一林誰知碪杵外寂莫有悲音

別色大

京國春初至幾年客又行世途憐獨老鄉夢憶同游飲任子生在難言出處情蹉跎吾自慣忽忽歲華更

月暗仍開雪燈來白作花將情天淡蕩別緒夜交加曉樹啼烏遠春風過馬行有懷何日共一傍惜年華

都試淵思江湖僻嗣未仍弟三人亦皆分散

春日山邨雜興 戊辰

微雨中宵過群山曉翠添行逢石上歇坐借草根纖小

市舟依岸邨樓竹近檣春風隨處好乘興定無嫌

池仍多勤功春融足物華牧奴燒細筍樵子賣蘼花料

斗遊初維句盦出澌灘松風俄入聽來自道山涯

弔長洲許先生

先生諱王家字又民已諸生也乙酉六月以不肎薙

髮整衣冠赴水死時年三十有九

板蕩乾坤後鬚雜膚髮餘普天無半壁孤憤有三閭食

士思真報寧親志不虛唯聞秋月下碧血繞清渠

亟憶先生事重傷邦水兵彊場易相潰廊廟賴公迎小

吏寧辭死先叔父寫松公以癸未追上分江都乙酉五月亦死于示書生豈爲名亡淚

涔連夜發一體泣孤貞

宿三峯松濤堂

峯迴易夕陰零露下高林石老三秋色松清一夜心疎

鐙明定力啟磬出空音臥久巢侵腳應知山氣深

春送和侯孝則 己巳

春風誰獨憐客路更依然樹作鶯邊色天低鴈外煙過

之因式墓諸井子伯升墓入寺豈逃禪過白雲寺不識行遊倦邨邨

芳草前

春草

各有霜根在同矜雨後新看山路煙潛釣魚津丈

畔思遊子池塘夢故人飛花多意緒迢遞點芳辰

送陳憲貞 其大父余同年也

共會春風暮江淮新水高歸猶嘗紫筍別已熟櫻桃看

岸雄頭角今予惜鬢毛舊時兄弟少感憶意從夢

逆游參書公重增客思逃野雲兼絮亂新月與帆低野

鶯亭令北孤邨東海西歸期何日是安穩聽黃鸝

早秋再宿淡柳堂

淚雲來近郭夕照下沙河天入孤邨迴天生密樹多鳴

蛩依野初繫馬認危柯禪覺如初到柴門敞綠蘿

對月隨八至疎風出樹迎露衣荷氣靜拂面柳絲輕地

敞光逾白堂虛夢自清誰能就枕簟啜茗看參橫

初日高林外晨光濟欲無樓花爭曉拆梧葉倚秋次癸

興壺垂實蛙疎竹趁涂碗圓行未歇隨意露霑濡

新築臨池水閉門傍野山穿林黃犢昇拂羽白鷗便幽

賞殊難已羈蹤益渺然相期仍信宿三徑早霜前

七月二十八日曉月

輪隱隨箕柔弦空近曉天不知光已細祇覺影猶妍潛

稍疑疎樹輕如散遠煙却因欣賞足衣上露珠圓

銅陵縣守風 庚午

水宿踰旬日征途借五程羈情隨野岸寒夢入江聲戍

鼓荒城嫩漁燈遠浦明西風仍發發容易阻人行

侵曉風逾厲波登臥不安危檣一水動殘月半天寒坐
聽鳴雞促道知度更難何人輕一葉歌笑越僧灘

東流縣

山勢依人近江聲壓郭寒吳檣東下急楚水上游寬買
客尊罍淡八家半釣竿長風吹雪浪及夕更漫漫

小孤山

江晚流仍急山孤石不寒根蟠吳楚靜勢挾海天寬削
壁浮雲遠蒼亭夕照殘朴風南國近翠色上僧關

至和平縣 辛未

路入重樓峻城臨一水遥嶺雲隨樹擁溪翠撲人
眼看山燒驚心度木橋春風何處至松際盡如潮
才入越南境已知節候殊立春梅盡落正月柳含舒亦
脚負薪女單衣牧豕奴稻田高下列山半總泥塗

哭殤 有序

丁卯八月格人弟省試歸至姚江遇大雨江漲得癘
時長姪應生才五歲次姪祖生生九月耳殁生孤苦
瘠微亦背辛未三月至虔暘遇鄉人言應生及吾孫
于公臘相繼殤矣驚悼之餘爲詩七章以哭亡弟者

哭吾姪并以哀吾孫

遠客希家信逢人問故鄉驚聞幾臘裏遊此兩雛寃骨
痛唯孤姪魂傷及幼孫五年衣上淚直灑客令原
我母抛兒早相依一弟存賤貧弱歲共患難半生論齊
丞勞山路飄零淮海邊廿年猶歷歷憶爾倚釣魂
用世吾方惓逢時汝未求書生真薄命文字易滋尤影
失叢荊茂魂飄獨雁愁江檣來往路腸斷汝波流
身歿猶懷樂（子遺淪兩兒求弟尸骨就文瘍於火袋中）魂歸只苦顏老親
唯有哭幼子不知啼痛入秋冬候悲淚朔易月閒六（此與姪同）
遇禍舟亦一生九弟分從此闕追攀
賴有兒能拜猶添客見憐豈期三歲後忍赴九重泉天
折原難問悲傷豈易均入淮春雨夜滴滴寸心煎
亦更常多病經時勞我心撫孤懷舜惕立望波濤
覺形容壯如何疾癘侵可憐唯一姪不復有兄弟
吾孫甫三歲見我解牽衣幾臘思徒切（廿四日余公臘作詩憶之）
重泉事已非明知悲是妄抑恨意多違況復英奇也滋
令老淚揮

遊響巖詩五首

蚤發

欲因冬日暖重問舊遊山興機鄉外行途夢間遥
峯開曙色映木凄寒親往遊猶能記遠遊野水灣

自洞橋登岸行

停舟依曲岸但步愛晴暉樹樹垂烏桕家家抱翠微沙
虛樵徑換溪靜竹陰圍寥落無人處疎梅蘂已肥

遊響巖過背和寺

削壁含空遠幽流絕壑洞雲歸住江迴石能言腹

色歸漁艇清音引寺門孤應徹磬叙斜月與同論

自高尚宅過大音菴

渡水尋蘭若遺風想季眞鄉傳賀氏宅僧似上皇民地
僻人多暇山幽業未貧仍過別業處遊侶憶鄰辛亥冬余已
嘗過大音今同遊者皆不在矣

帆歸

疎煙瞭水發好月送人歸山氣全難夜寒光欲上衣勝
遊天亦借風約事無涯不笑平生在江湖舊夢非

游高氏園林壬申

淛渚開新漲江邨欲暮春舟行晴燕外門絡野陽沙小
徑疏香細迴橋葉影勻蒋茲娛寂莫別墅擬芳辰
勝地東風順閒情幽絮多空香隨步屧返照結煙蘿自
覺山心細共如客路何重遊應莫定有惜醉顏酡

別張力臣

絕學孤千載疎蕪病太書禹碑多有誤石鼓復何如奇
字心還苦名山夢未虛只今衰疾後金石繞牀廬
世已輕俘素吾方重老成初逢如話舊念別早魂驚旅
寓消炎暑經過坐夜情難忘門巷樹新月數迴明
舟帆初指北星影漸淪西天上秋期巧人間別路迷短
笻君自放素壁我聞題相憶知何似寒螿岸岸啼
病與閑相習貧知久自安從來娛晚景只是勉加餐茗
粥晨昏併詩書孫子欣寄書如覿面莫作別離看力臣耳聾

贈胡子樹時舟刻

羽漢涼風度黃河秋水生暗蛩寒客夢明月與人行道
遠貧輕裕詩孤游近名一帆楊柳外與爾意俱清

清江浦示淮兒

是爾初生地趨吾重到時成人差足喜失母愈增悲陟
跡勞奔訪鄰家半信疑今朝仍北發還起故鄉思

宿遷曉發

涉水兼孤月鳴榔驛色消不知寒意近祇覺曉風催有
含煙猶寂歷汀露未回行藏真汎汎於爾定無猜

嶧山湖

岸遠波如積風平煙共浮寒連濟水曉天入楚山秋所
向唯鷗鳥無因下釣舟空將塵坱慮一付袁滄流

過楊柳青將至大沽作

柳樹行猶見津門堅穴遠涼風當落日涸水帶迴湖地
迴秋容澹天空草色驕汎舟懷宿昔回首媿遂飄

送李渭清

相見即相送離情展轉深高秋千里路短髮十年心未
悉爵慣積空看行色侵盧山幽夢在臨爾共登臨
老矣身仍賞歸與家故貧文成絕域外渭清曾近遊滇著詩寄
大河濱跡厭征塵裏悲隨倦葉新避心非一事更欲語
何人

入天井山 癸酉

久負披山意無心得〻遊乍驚孱嶂遠轉喜山溪幽淅
竹全欺樹斜陽半入流巳來高處看入寺更登樓
樹杪風如雨僧房得細聞迴峯邀曉日亂石隱朋雲蒼
鼠來窺客幽禽自叫群眞成人境外淸興與渠分

上五井

欲向龍潭去何辭鳥道難湍迴石上下雲與木縈盤㘴
徑節無力危崖花自安□來天一握眞作井中看
天作神龍宅山成踞虎□淸風生白練□□護朱宮翁
益江河勢攜扶霖雨功斤齋遊陟若特結□雲同

謝靜慧

豈乏山居勝唯君合住山人如危石老心與野雲初定
力穩鉏頭全身草木間茶樓高百尺折脚一鐺閒
愛閒仍愛客燭燕喜添米例飯供幾箭□陽摘野梅□
橘行處得新月坐中陰他日寫經至山扉儻爲開

上定光寺

數里嶙峋路衰年攀陟勞每憩於巖松只覺嶺雲高木
葉蒙然密籠陰覆屋牢山田遠近列絶頂似平皋

宿定光寺

風亂星光小天低夜氣明與雲分半榻聽月出初更地
迴添寒色山空息外情僧從如客懶孤磬亦無聲

撞鬪歲晏雜詩

關險人重到年衰歲月殘兩廻秦月白十載嶽雲寒澳
雀飛仍急哀鴻歸未 女蹤此身世事不敢話艱難 時流民初
歸
獨上高城望能令老眼開黃河終古去白日近八迴地
迴山谷肅天淸木葉哀紛紛影下客誰復記□
白帝祠前 蕭然憶舊游風生萬壽 名閣 斜日繞三峯
玉女登難再靑牛遠不遂老懷空悵望雲影倦重重
□嶺叢衰草龍湫猷見 九眞應洛赤日不復親淸霜樹
□陰符氣山含暎玉香 塵顏此一濯潚□感行藏 世傳
經乃驪山老母所授 驪山即藍田山也
敍莫石園路凄涼渭水滸西州門久閉岱嶽感從流拱
木霜華滿豐碑月色陰風前一掬淚獨自灑衣襟 墓在
石門

□流巳改轍酒水自依城七禿疎風淺□廬曉月明素
騎賈客騎鐙火野人耕未若來還往何由慰此情
一冬微見雪兩月不聞風氣暎驕懷淺人閒歸夢通郵
明招輒往山路曲能窮莫遽傷積暮脩然淸興同 閏鄉新
之兄弟庚申年舊 也 實招余過山郵
邑千歸千里家書寄數行去唯愁來假到巳及春光健
飯親道祝含飴幼莫忘他鄉椒柏酒白髮任推藏

次韻留別 戊

行止眞無定蹤跡此此久西老泣蜀作伴詩與答銷愁細

草春風動浮雲剛月流部光催旅思不用更登樓
雨年如轉燭萬里總飄蓬往憶桃林雪行逢柳岸風
聲方衡北馬首正嚌東執手關門外知君望眼窮

山中雜詩

隔歲寓經約扁舟曳杖來舊雲迎石徑新竹出牀叟翔
眼幽光今登樓瞑色開竹雞啼不歇飛鳥亦無猜
匡林存古殿五月似深秋山氣侵宵冷鐘聲破夢幽小
窗行黠鼠叢木叫鵂鶹地僻無機事含生意自由
村徑貫斜出樵子荷薪歸竟日門常掩何山鳥自飛見
閒心不涉喧寂理俱非闇筆還危坐寥寥夜影微
朝嵐變氣候驟雨過招提亂葉群峯合奔流衆壑齊風

聲生寺北虹影落山西獨步溪橋外唯聞鳩鳥啼
沙路晴偏易山田種每遲插秧乘雨後拾穗及朝時松
已新如沐篁煙歷漸滋羨他人境外棲息老耕菑
入近寒常向月來山下清遠林迷鳥道怪石立人形萬
象添孤潛空樓得杳冥悠悠佛火外高下幾飛螢
住山良不易謀食亦多憂種豆朝防雉燒畲夜飯牛引
泉通竹箘除草步庭幽作苦皆清課吾生愧爾儔
居山逾一月即事盡清嘉頓頓羹為筍朝朝泉是茶間
詩唯老衲設食有鄰家頗怪蟲聲早秋瓜已作花
亦有巖居叟乘來過寺僧手攜詩一卷重話嶺千層古
貌言多質空堂晷欲斜衣大自在相對月華升

只今依山老共如歸意何火雲方鑠石蘿月漸生波竹
色一瓢人久泉聲入夢多幾時重結侶占斷此巖阿

寄澄六併其子渭垂雨中見過慨然有作

海近雲常積霜懷要易牽西風頻送雨東渚忽來船別
久如初識悲深問往年且無嗟老大款款話杯前
君以江都老吾從患難餘行藏炊劍裏耕鑿著書初骨
作飄蓬客真憐贊奮車相攜有令子白髮淚徐徐
同調多為鬼他鄉少守者百年今再見一雨且安居皆
家知無累孫曾亦有餘似茲娛老大莫更惜犂鋤
招提逢故友時序欲新寒預憶明朝別彌增今日歡人
如木葉聚家共海霞看汝社從來意相期在未殘

寄張靳州 二首

年前淮陰夜春融楚水初一身常作客九歲再書別
臨江天遠孤懷發火虛唯應青草色萬里共扶疏

病足即事示□ 樹木間

豈是子春病俄成無跗徒如逢習上薄誰擬覽浮圖土
老憐山色平原惜美蛛看君學步打有客繞牀呼

一聯真州鄰郡將無路重人欲功畢生為序刻其集丙午夫

我友皆畸士能知老布衣西郵遺草在南國舊人希賢
樸存家學清貧戀故扉文山祠尾近江色蹄斜暉

虹橋泛舟

一帶虹橋水城隅又十秋涼風頭偃柳殘雨潤輕舟老

眼偏多感清歌不入愁誰將庾作意蕭瑟問揚州

證山堂集卷六

鄭 周 斯盛 岵公

七言律詩

寄又陶 甲辰

羌都獨客經三月不見君書已一年颯颯秋風猶任昔蕭蕭匹馬又之燕溪田事了收多少山閣吟詩定幾篇吾亦有懷懸遠出時憑歸夢到庭前

正菴至 乙巳

遇從大抵在冬春歸日荒荒野水濱同學五人君獨長素居數載我仍貧攜來湖上新詩好話到山中舊事頻何故今年酒力減想君不耐作醉人

登卯嶼古城 己酉

荒煙斜日散平疇新壘猶橫認古丘萬里秋光生渤海一天草色接姑尤祇聞遠洩來寒鳥何處雄圖有火牛閒說人耕城下土還曾殘鏃未全收

遊黃氏園 庚戌

園林負郭樹棲鴉晚日荒荒到水涯誰遣西風吹鴈影亂藏秋色似山家池邊剩有幾荷葉籬下先開細細花欲折幾回仍未忍恐因搖落鈍咨嗟

騷城水月寺大雪作

七忠祠下亂煙微二百餘年事已非土偶尚留名姓在金川長使寸心違雨花草滿孤臣冢鶴慶雲歸老衲衣

一夜華不滿注邊雪以閒盡爽共歡歈以下七人顧覗嬐餉書

黃河南北雪漫漫想見行人冷不禁千里故園頻望眼
獨歸老父最關心孤舟何日鄉閭好樽酒燈前弟妹斟

敲罷晚鐘僧合寂城頭寒月正蕭森

遊百脈泉 辛亥

野寺陰雲一半開春光欲放鳥初鳴天如愛我停將雨
木為何人寫不平藻色似開新柳綠波流全映遠山清
更頭歲晚誅茅住薜荔叢成隱姓名

留別高二秀才

兩過明水郵北宿三見陽丘新月生來日晚裘猶帶雪
別時春鳥已無聲鄉晴獨樹迎人立天遠群山入望平
漂泊於今知已少臨岐那得不關情

再讀王无競詩而歎之

理昨廖更得了詩正余亦而溯灰時忽然生奴心方定
名少寘通事可疑一生才名歸地下千年文字足相知
滄波夜漲出檣烏不向人間數數奇

雨中送人歸濟陰

濟母祠前蔓草延濟陰城下濁河邊臺邊有我竹候古
市上行人最少年桑蠶初肥秋月夜青蘋漸老雨晴天
鄭君歸去堪乘興醉看飛鴻一渺然

七月二十五日得邵子峻書二十九日客過忽

濟子峻以六月三十日死矣愴然傷懷作詩哭

之

封書才寄大明湖風雨山城頗慰吾但說罷官長玩世
豈緣多病便捐軀避人祇解尋秋色哭子何堪在客途
廿載弟兄今異路斷雲哀鴈亂悲呼

飄零旅櫬歷城西寂寂空帷蟋蟀啼豈是壯懷空衰草
不教哀誄有賢妻百年皆客行偏遠萬事如花落不齊
源畔登高空極目蒼涼草樹夕陽低

送別後作

花識天涯木葉飛山楓猶自學芳菲强騎病馬臨岐路
嬾遣愁心夢釣磯屈指長途何日到入門孤館一燈微
呼來酒作謀同醉細雨殘尊獨掩扉

又和楊六謙送舍弟韻

青山何處不崢嶸歷盡煙霜問太淮雨歲送歸無別
三秋獨客幾傷神好將健飯安嚴父莫以渡寒念遠
或是風塵常涸跡久判參廓自為隣

夜坐漫興

無端新月照凄京霜色沈沈夜漏長獨客祇留詩作伴
半生悔不酒為鄉遂憐兒女歸千里何日平安寄數行
偪側寒燈窗影白斗杓雲漢總微茫

夜坐有懷舍弟

念爾歸途影亦孤了知此日到家無近鄉舟檝心應恷
遊歲風霜面自癯獨夜短牀道點鼠空庭稍雪下飢烏

將令原上遥相憶却怪江邊寒雁呼

贈劉子羽於燕市寓宅喜而有贈

每因王子思君久何意真從此地逢歎息當年朋友半
蹉跎今日雪霜容可憐淪老猶耽咏却喜清癯不藉笻
多少壯懷難盡說荒城夕照下重重子羽與膠西王元覽語冗竟夕羽嘗雪其寃

我亦今番放後身他鄉歲久少交親相思空復題新句
乍見翻如遇故人明月六來霜際白海潮偏向暮時嗔
琅邪臺上誰憑眺與子茲登醉一旬

和李渭清韻答別兼示張石民徐仍野

北風捲雪滯車輪留得空齋幾日親游上不期逢數子

眼中誰復念騎人只將山水千秋事相慰萍蹤百歲身
客況總教如夢路夢中來往豈非真

無思天問意難平聚散無端喜復驚既有吾徒何故別
因君斯世愈關情異鄉人滿霜林杳覬而風吹酒暈生
只有海雲與山雪蒼然百里撥山城

又聞訪余淮浦不值留詩而歸和韻寄答 癸丑

歸來依舊是天涯況有淮潮冰月欺惡少幾年淮上市
婦人何故覺留耐一冬稍暖霜窺屋半夜初生月似眉
毋怪近來潦倒甚銜杯常聽語亦遲遲

二勞秋薄送君來解處君書旅夜開東北風號使舊雪
西南山色負蒼苔頻年燈火妻孥在何日朋儔語笑陪
逐客傷心空極目湯湯淮水只浮杯

臘月二十七日淮浦寓所得二弟十一月十二
日饒州府寄五弟書 次日立春

一封書札到江潭客思幾年倍不堪半世風塵愁海岱
三年兄弟隔西南歸期知汝真何日浪跡如余竟未諳
明日春風無約至孤雲猶倚曉相參

九月膠西木葉飛汝攜吾子自齊歸相期後會雖無定
不信初心已共違漂母祠前波窈窈康郎山頂日暉暉
三千里外同聞雁別淚大淮各有揮

費此度以仲夏訪余東皋不過初秋余過海陵
此度臥病鄉居冬日有懷賦寄 甲寅

東皋空泛小舟廻夏木秋雲兩泝洄不信稽言誰若此
可知貧病互相猜蛾眉天半無家別此度蜀人蛟室江東少
信來同是異鄉兼世亂蒼蒼懷抱向誰開

參落江天風雨多支離不復歎蹉跎從教白髮無端長
且對青山自在歌馬隊祇增偷令惜廡間猶以伯通過
吳陵兩岸清霜滿欲慰離愁柰客何

除夕

老親別自春歸日仲氏來從冬孟時此夜弟兄同有憶
他鄉兒女漸能知漉巾淚愧陶公酒句哉空吟杜老詩
覓得梅花手自植天涯春色漫參差

黃茅岡放鶴亭 乙卯

振衣從步上岡頭十月天晴草色收山下黃河從北至
眼前白日易西流乾苔亂石鴻聲杳獨樹空亭鶴影留
卻是昔人惆悵地肯將絲管當悲秋
無邊煙水遶彭城萬里蒼茫氣未平一自故鄉開霸業
至今燐葉帶霜聲江淮控制千年遠草樹寒陰九里橫
莫謾登譚興廢事從來設險意難明

王陵母墓

不索滎陽戰未分早從長者識龍文若爲欲並從公節
不用遙聯碭澤雲當日漢臣看伏劍於今楚地有荒墳
懸知垓下傷心日徹夜歌聲帶笑聞

九日霞想圖作 丙辰

白露高台聽日暮蒼葭寒影下江城偶然據不隔流水
却當登高采菊英老去無端餘木葉愁多不用賦秋聲
曲廊亭際羨容滿似向滄波慰客情

讀汝觀千叔祖拱咏十首作 不意此詩之成汝讖奇哉

萬事勞心不可思無端秋色下東籬欲書天問吾衰矣
漫對人稱某在斯藤杖但隨進社侶角巾猶憶義熙時
滿頭白髮悠然去極目高空寄夙期

慢菴詩爲李吾鼎作 吾鼎爲大生先生孫改稱時改姓張

舉世誰非慢我者君今獨以慢名菴看花看竹一無事
狂飲狂歌七不堪殘歲祇餘落木在何人更與擁爐譚
蕭蕭老屋居然別靜聽霜聲落夜潭

李膺當日自仙舟張祿無端躡應侯百鍊柔來偏是鐵
叢蘭鋤後未爲猶漫言背冷從教曝除卻杯乾莫更愁
早晚群烏喧屋角怪他終不畏清流
歷盡波瀾幾十春翛然六十九年身仍存白髮爲家具
遂與青山與故人贈影可憐開朵里問天何事老鼇均
橋破水涸過從絕莫嗟迂疎未老巾
吾亦身從患難來相逢竹徑爲吾開積垣亂石風聲厲
昔日浮雲海氣哀若背爲儲皆黃菜乃公曾溺未然灰
意中眼底滄桑滿潦倒清尊大笑迴

宿狼山僧房 丁巳

累石爲屏對水開晚雲留我宿山隈初更月色江山迥小

一夜濤聲枕上來古木藤蘿孤磬寂巖城壁壘[illegible]哀
東風杳靄春才好客緒遊情併溯洄

泊五老峯下

小兒港口布帆收五老峯前月色幽碧水蒼煙依獨客
亂蛩孤雁報新秋十年短髮人千里半夜初涼夢一丘
莫向天涯悲作賦蕭疎蹤跡任沈浮

雨後發吉安

荒城信宿忽經旬夾岸群峯話苦辛客路爽生連雨後
孤舟秋滿大江津沙頭風卷朱旗急山下雲逃戰骨新
獨有無情章水去令愁日夜向歸人

謁張睢陽祠

前席空聞召賈生是處銅山堪作穴幾年鐵馬未休兵
祇餘中澤哀鴻淚迸作西風颯颯聲

聞道家園米價增浮萍此日意難勝山川河汴蛟龍鬭
草木東南水旱仍壯志不堪長寂歷蕭寒何事轉馮陵
愁聽別院砧聲發欲寄鄉心夢未曾

嘯臺頹谷積苔淺懷古空憐費獨答夜月梧桐遊子興
清宵樓榭故人心漫將短袖燈前舞莫負疎花醉後吟
忍念此身天畔在荒城淅淅作愁霖

雪後謁西嶽廟

貝闕朱宮帝座通霓旌絳節晃旒崇樓前五岳青雲裏
天外三峯白雪中老樹豈知雷道氣丸泥何處覓六功

蓮華片片真形在不用重尋河上公

登萬壽閣 閣在明大興郡興慶宮故址

丹城飛觀翠微遐陵寢山川襟帶賒綵鳳雲霞隨內府
冥龍文字與黃蛇巨靈漫說仙掌玉女空傳何處家
秦時漢處都寂寞衛天萬里洞風斜

高陵宿吳師堅古軒感賦 陝中

梁木悲淺華嶽前客齋借宿倍淒然未歸人在三千里
憶別時經十六年生死何由論往事升沈猶是見幾編
自憐淪落風塵久白髮茯芭獨守玄

登華山

排空直上跨群峯萬里飛雲盪客胸奏地山河開積葉
中人日月倚芙蓉風飛龍蟲護蒼龍氣冰雪春凌玉女峯
欲問真源何處是丘壇翠總重重

南天石洞劃然開傳說仙人避世來呼喚何須登玉液
飄飄真覺住瑤臺但看下界如煙點不信人間有劫灰
一氣鴻濛萬古色縱攜謝何亦凡才

閶闔門開獨倚看短衣高拂脩關寒天池水映金蓮長
丹竈灰空玉杵殘松古幸無秦氏爵擬淺不記漢家壇
一聲長嘯凌風際驚起峯峯虎豹蟠

絕巘雲收夜色空碧城十二沉寥中曾冰入谷雷霆鬭
明月生夜沉瀣通便擬浮丘同把袂應憐貞白自聽風
向平何事思遊嶽直待他年昏嫁終

立冬日贈別侯筠莊

雍丘信宿已經旬欲別淒然意未伸幾夜月輪如愛客
一年秋色又辭人清輿白菊歸心遠衰草殘陽去路新
河北河南頻悵望知君應亦念風塵

琅邪寺 在滁

群峯廻合寺門幽乳雀巢烏解客遊來爲梅花尋古樹
坐當泉水試新流歸雲野洞臨孤壑 寺前有歸雲洞 斜日疎鐘
傷十洲 寺與玉泉觀鄰 更總東風登絕頂江光歷歷散羈愁

莫愁湖閣上作

危樓寂寂倚湖濱馮檻曾非桃李春獨有風聲搖古樹
卻無艇子繫愁人山光亂入蒹葭短日色寒生荷葉沂

老我江南江北望不知何事忽霑巾

九日登冶城山次先遂甫韻

絳節朱宮朝玉帝龍蟠虎踞接金山久州獨客登臨懶
誰信淒秋節序還江水難消人意去霜風欲透髮痕斑
豈無三百靑錢在斗酒何能慰旅顏

雞籠山望後湖用十廟遺址次遂甫韻

志公石上字無恙施食臺前鬼又鳴淺藥荷花霜已斷
危譙鵰陣疏難平芥蕾冷藥三秋色誰愛閒居九日名
莫對蕪城詢廟祀老公久已失精英雞鳴寺有寶誌公石刻像上有明太祖御製詞寺前有施食臺寺碑云此地爲六朝刑人處管渡萬人北時有黑氣團結鬼物出沒明太祖詔寺西城設施食乃已

贈百歲張叟

作當神廟沖齡日歷盡中原變亂年猶有雄懷能縱飲
已無舊業可求田漢庭方朔虛傳歲遼海丁威未是仙
容路酸心聽話舊蕭蕭雪影佛燈前

清明漫興　壬戌

乘春直汎九江船訪舊初遊三楚天帆泝小孤旋霧裏
雲橫大別夕陽前桃花開處間疎雨燕子聲中少禁煙
節物感人渾不覺知余羈旅信多年

匹馬過從百里餘西河花驛數家廬依微郵柳煙難綴
蕩下山花錦不如茅屋晚眠鄰破櫪版橋晨度笑溪漁
新黃自昔誇形勝獨客悲誰弔故墟時從蘄州之黃梅縣

到處孤蹤傍野僧樓頭秋影濺層層雨多未試登山屐
夜靜空懸照佛燈春色漸從江路去東風猶遣暮寒增
最憐門外垂楊樹欲舞腰肢老不能時寓秋影樓

蜻肥蛤嫩竹穿籬正值家園薦韭時四十六年懸山處
三千餘里笑支離婦貧自遣于歸女兒弱初吟望父詩
最是春風堪恨處錯令原上草差差余第五弟殁三年矣

爛慢心情悵物華空樓獨立對飛花高陽舊侶山丁盡
楚國新愁水一涯不分蘇梅寒谷口從教明月負樓霞
欲沽斗酒何人共相送歸鴻去路賒余董二至黃谷俱不久櫻花時又嘗曩與遂甫約遊樓賞不果

落花

漸逐斜陽高下飛一年春事又依稀黃鶯聲裏春光別
青草池邊夢未歸縱使飄零香自勝從教老去色猶[illegible]
芳郊寒食多油壁借與遊人作地衣

次李柏如見酬韻

冷落家園淺柳蔭繞門流水自淙淙久居人下頻從減
每到樓頭氣未降五嶺風煙連七澤四明春草隔三江
東西南北年年事頗怪營巢燕子雙

蘄州

滿目洪濤萬里縣羈人無奈是秋天雲山西塞來吳遠
城郭湘流鄂渚連欲采芙蓉江渺渺每聽蟋蟀夜緜緜
幾多懷古思鄉意獨立平蕪已慨然

龍眼殘頭怒瀑雄鶺鴒山下劫灰空狂飈久已飄桐梁
清露從勞泣蕙叢喬木幾家荒草外高臺何處亂流中
欲詢遺蹟無耆舊犢犍角城邊過斷鴻（州爲荊藩封國及四郡王府賊陷城未者殆盡）

鐵佛何年度寶衣蒔苔龍象自依稀化城火宅有真幻
浩劫雲山失是非不見靈光餘舊殿祇聞斑竹哭湘妃
前身豈亦栽松老寂莫空門皓首歸（荊王妃桂氏爲尼居鐵佛寺年七十餘至今猶存）

雨湖繞郭一泓清衰柳殘陽秋有聲木葉似花難自守
浮雲如嶺未能平疏蕪樹覺幽芳迴落拓偏宜緩步行
何事鳧雛來復去廢亭址下與漁爭

和壺石遊盧山見懷依韻寄答 癸亥

十四年來飄泊人盧山寒翠憶猶真孤蹤僻雨思偏切
短髮新霜染欲勻天畔斷鴻從有恨眼中殘樹又生春
空餘舊札燈前看海色遙遙不可親

登泰山 乙丑

積翠浮空一氣中蒼煙初日亘鴻濛神功沖漠開終古
秀色蟠紆鎮大東卷石飛來資地軸寸雲合處與天通
金泥芝檢無消息只有吳門望不窮（五大夫松傍有飛來石）
鳧繹龜蒙遠近從中原萬里獨稱宗西瞻函谷丸泥小
東指扶桑海日重石磴千盤森虎豹天門一綫峙虬龍
春淺猶灑峯頭雪蕭蕭冰心沆客胸

日觀峯前風怒號群山起伏似奔濤松聲壯挾河流響
雪色寒迷石勢高浩蕩祇疑千象緯虛無何必聽仙璈
可憐秦帝殘碑在欲飾蛾眉泥沱勞

北斗垂空落日寒嶺雲瀰瀰覺衣單二毛未敢將天問
一壑何時與世安長憶江湖歸眼底漫持今古寄毫端
相期飽食青精飯絕頂身輕振羽翰

淮上暮春詠懷

漫擬曹劉是短檣類將枯菀問東皇紅塵仍裹輪困血
綠酒難澆磊塊腸樹外弱雲留素影牀頭明月冷孤光
飛花飛絮長狼藉誰識春風著意芳

曾卜枚皋故宅鄰河聲湖色到窗勻妻孥燈火鄉心倦

風雨裝將客夢新世外興衰隨滯俗意中日月惜閒人
年來何處春遊好泰華峯頭兩望春（余於甲子二月登華乙丑二月登岱）

送金郎明

悉數平生行路難海塵陽盡北風酸青襆未得歌千仞
白髮何由拭馬肝種菜自憐荒圃寂紉蘭忽歎暮江寒
樓頭牀上多豪氣問舍求田一笑看

馬馱沙上舊鄉存幾社湖邊暮靄昏五石爲瓢懸夜淵
十觔先餞與君論雲霞半擁孤蘆渚冰雪長堅碧藥郎
相送曰歸都是客淒其別路黯銷魂

聞殷靖叔歸自秦中寒夜有寄

老年道路各低迷間道歸從華嶽西一歲兩書伶刺否

孤蹤千里但羇栖燭紅半映爐花紫裝白全消面色黲
可惜此心猶一寸風饕月冷任荒雞
別後東南來往頻渚宮秋色岱宗春都將女嫁男昏事
只作登山臨水身剖瓠人憐惠子抽謀生鬼笑伯龍貧
何時飽喫幾年飯共憶三峯話舊因

春日漫興 丙寅

不知花信幾番風又過輕寒三月中盡日孤懷唯寂寂
有時倦眼自朧朧兔絲是草終難織榆莢爲錢究未工
至竟輸他雙燕子韶陽影裏舞春紅
短髮靑春憶舊悰長天白日近高春遊絲漫逐煙花氣
老樹仍餘冰雪容柳絮柳花飄酒盞桃根桃葉伴歌鍾

風流雲散緣何事落魄江湖恨幾重
仰天臨几思南郭企脚支牀愧北窗綠水總處靑若笠
紅塵誰羨碧油幢禽聲雁歷迷淮海草色離離接雨江
獨坐難窮千里目經年消息鯉魚雙
忤物何嘗更著書怪他儗邃賦枯魚閒情入世愁應減
老眼逢春興漸疎久識海鷗成至計誰言家燕是安居
悠然昨夜來微雨任爾靑靑草滿除
判擲天涯九十春幾迴草草笑孤身已無文可驅窮鬼
豈有才能賦洛神楊柳搖靑渾不定芭蕉抽綠未全勻
蒼蘿門巷河橋曲晼晚叢陰冷舊筠
紙窗竹榻杳無聞杜德機成于地文漫擬酒杯閒閒日

偶因詩句悵停雲眼中人老非徒我世外心知只數君
書札不來春已暮江河渺渺汝流分 有懷李涓清洪去蕪先還甫也
俯仰風塵祇自寬揮絃終日送飛翰用無用處成吾拙
材不材間與世安愛聽栗留鳴矮屋懶隨屬玉下危湍
辛夷開後空行樂好覓靑錢挂杖端

送春

豈爲催歸催便歸蹉跎不管客心微遙山雜樹高低隔
別浦流雲斷續飛木筆題殘紅錦字柳綿脫盡白羅衣
連天是處皆芳草應有王孫悵夕暉
夜月迷離照碧城闌干十二絳煙橫石崇谷裏翾風怨
羊侃簾前淨琬驚欲別仍留心繾綣無言有約夢分明

殷勤多謝雙胡蝶猶向枝頭弄曉晴

九日臥病感懷

樽前細雨逐寒颸九日他鄉獨臥時久厭登臨嬾已慣
原非善飲病相宜祇將搔抑煩僮僕却笑呻吟似咏詩
見我龍鍾偏戲我星星無藉故低垂
涇翅鴻聲落短籬雲陰海氣冷交添頭風好著狐皮帽
口澀如餐馬齒鹽槌鈍椎神誰與較寸長尺短未須占
小山何事歌招隱狼藉淺林草色纖
紛紛膓肉美盤飧一斛蒲桃五馬尊常侍監奴堪下拜
揚州豪傑漫多言如田面乏封侯相餐玉方無仙客論
漸米矛頭看漸老任他風雨變朝昏

半生雙屐自伶仃錯指狂奴眼少青入世何嘗成戲賦
為農悔未學牛經論文寡諧意同見談義延之誰獨聽
飲采黃花懸鏁白藥鐺爐火自淡扃

復病通夕不寐再用前韻

翼翼歸鴉趁夕飆搖搖倦葉落無時病當初愈增因易
愁在孤眠醒不定可是季咸終却走已同桑戶自歌詩
家書前日空憑寄孤負山妻白髮垂
無情明月照空簾似慰淒清奈轉添刺骨鷄難頃枕席
纏身坎壈飽酸鹽勞薪爨後心仍在惡夢廻時意已占
漸聽初雞聲欲動遠牀亂跡正纖纖
擁衾偃臥絕饕飧敢擬山中高士尊求火遠憐童子苦

幾更直似市人言不治常得中醫力多恨難將與口論
何處紫金丹可付涼宵輾轉自悴悴
熒熒燈火倍伶仃濃藥輕煙紫復青細數窮途應獨立
追思多難駭初經柴桑形影聊相贈南郭刁調靜自聽
多少思鄉懷古意紙窗寥闃與同扃

丙寅除夕

春到江淮已一旬忽逢除日笑將人雲陰猶作殘冬結
樹色都含細蘂新碧海青天飛野馬暮鴉寒鵲送流塵
窗間寥寂人危坐只似梅花澗水濱
獵獵風聲作意寒擁爐形類蟄蛇蟠閒身五嶽遊還早
冷眼千秋事未闌青草有心爭日月綠樽無賴壯波瀾

摩天又下中宵雪醉覺江湖萬里寬

證山堂集卷七

鄭周 斯盛 屺公

七言律詩

揚州夜坐丁卯

紅樂開殘歌吹希竹西亭下冷煙飛百年幽恨啼鵑歇
五夜清賺鬼火微詞客有情還作賦酒人無賴只吞歸
幾廻來往生華髮城柝喧喧露溼衣

瓜洲

城下潮廻急暮煙孤舟初泊大江前高雲欲散帆檣影
明月仍圓洲渚天隔岸鐘聲山隱見中流樹色石嬋娟
蓬萊只在滄波外東望扶桑一浩然

和韻再答顧俠君贈別

欲別煩君贈數緘時俠君以杜詩及劍南集見贈更看詩句意巉巖論
文愧未通微旨入世何嘗識大凡東海幾年縈遠夢南
風終日滯輕帆輿兒溪畔青青草暎徹滄波笑客衫
中年留落氣崢嶸聽盡春山杜宇聲未免俗偏嗔俗客
本非狂亦號狂生無絃只覺多違調有鐵徒勞錯鑄兵
湖海風塵白髮在蘇門何處有鸞鳴
求友年年總渺然誰堪風雨倚朱絃古今表裹人何定
上下牀間意自遷豪氣翻嗤六合賦幽居未就四松篇
江皋是處多森木悔負鼇邊一壠煙
不知浪跡竟何之且趁輕舟覓舊枝笑我久無叢下戀
因君重念客中離半篙野水憐漁父一笛斜陽穩牧兒
十里停雲情性在湖頭蓴菜是前期

讀督師大司馬白谷孫公忠節錄感賦戊辰

讀罷泫然恨滿襟全皇覆轍似桃林廟堂總乏持危策
幕府空懸效國心故壘崩雲薶碧血飢鼯燐火痛愁森
可憐百二秦關陷竟使神州盡陸沉
肉食多年水火爭燕巢誰復慮欃槍建牙兩歲功垂就
投杼三言禍已成重向吠棋頻國手欲揮落日壞長城
如何天意終難問不使奇勳得立名公初以讒被繫及武陵敗後乃再起督師
杳霧陰霾白日昏戰刀今日是君恩沙場厲鬼無三尺

閩關疾風行一門全節欲教如卞壺壯謀終是惜劉琨
滔滔東下河流濁何處堪招萬里魂讀閩既殉公配張淑人暨三妾二女俱赴井死

發吳門俠君用公年舟中贈別韻見贈依韻奉答

數卷殘書一束緘廿年歷盡路巉巖江湖與鷹爭來往
面目如僧混聖凡素髮稀於霜打葉雄心安亦夜收帆
勞勞奔走成何事重向書堂理舊衫
入門秋色正崢嶸露壓梧桐月有聲礙石近窗雪氣任
凉風吹面酒痕生醉中吾亦高陽客予到至日大醉世上誰兼
武庫兵滿架牙籤縱橫悶淡君開戶善能鳴

行遊隨意自泠然動撥何須定有絃聽曲偶教舞賀客
參禪擬欲問希遷人間幀版都成傳身外逍遙未著篇
忽漫往來仍古里聊憑一櫂破秋煙頃予遊大山

刻意傷情有牧之煩若攀柳折幾枝祇緣跡但多覊旅
翻怨身今又別離社後行蹤如燕子尊前酒色似鵝兒
臨岐眞愧池頭鷺自在聯拳有定期

宿若園柿葉樓

疎竹叢邊柿葉樓洪河蔚里望中收從吾所好世無忤
與古爲徒農者流塞上豈知失一馬隱居何事帶雙牛
自慙不是元龍侶椅被悠然信宿留

雪後次韻答茂孝則時主其家

高齋久已忘朝昏昨夜淺寒雪打門家遠笑如倚奇笠
心淸厭聽風窺竹浮浮竹葉春杯滿細細松聲石鼎溫
不是弟兄都愛客安居那得似鄉園

鄭生祠墓

群方從思共滅秦誰知衣褐有經綸軍門忽露狂生態
牀上猶看長者身故里侯嬴眞壯士他時紀信亦完人
男兒要是輕生者隴外洪河萬古春

次韻答耿綠房坐月柿葉樓見懷之作

梅花欲戀客途寒閑向瓶中盡日看遙憶登樓香滿袖
有時繞樹笑簪冠天容白髮詩應瘦人在靑山醉亦安
爲問新芻何熟未借車來過路非難綠房招余閑中嘗芻

初度答符莊和韻己丑

白髮欺人亦自疑靑春如客復來時寒分兩月爐邊火
狂笑中年道上詩漂泊漫懷盤谷隱衰殘貞愧外黃兒
與君他日相思處只有簷前竹影知

裴敬墓

不脫旃衣兒乘輿匹夫開口定皐居謀參老吏收圖後
功在迂儒制禮初茅土未須同曲逆竹冠應許等朱虛
如何不習眞飛曲却使家人泣錦車

空桑郡謁阿衡廟

獨從莘野元中天一德觀承允執傳亳邑救民煩左就
桐宮格祀及三年元臣帝亦資純佑名世家應有象賢
千載故鄉祠廟在空桑禾黍正芊芊

輓汪備五

漫向燈前話鄭生前身怪爾太分明人間九尺原無據
鬼錄千年却有情畢竟何鄉爲故土可憐蒿里是歌聲
倚牀拱手還歡笑只當臨岐送遠行備五歿之前數日云是鄭生後身余問疾猶拱手笑語頻之遂辛

送人

江波初暎綠微微送客風前意已違歸路正逢鴻北鄉
離情眞似燕西飛桃花雨澀知交淚芳草雲淡遊子衣
獨有高堂欣健飯白頭相對倚春暉

思歸速夕不寐二月二十夜枕上口占示[illegible]

孝則庚午

東風日日喚人行春未分時夢已驚豈謂小軒三歲客
入看新月兩廻明黃梅過雨花都謝青草連天氣不平
徹夜無眠貪聽睡脈脈聞乳鵲屋頭爭

留別侯敬華

茅檐土壁一間餘飯罷黃粱讀史書三十九年貧若此
二千餘載事何如看花略識春風幻醉酒還遊太古初
不是生平薄許汜求田問舍意全虛
寥落相憐三歲淚荒塗榛莽共披尋叢祠夜月悲狂客
郵樹秋風動楚吟緪短豈能窺滄海瓠堅祇是有蓬心
如君材力年方壯莫遣蹉跎任陸沈

朝朝餅白自淪漪如此支離我久嫌夢到稻鄉寧亦動
賦成新別雨還織行藏不擬莛篿卜勳業終宜耒耜潛
此意恐君猶未識臨岐重為語詹詹

留別郊莊孝則兄弟

三年今日始成行我與東軒特有情多少思懷歌哭意
都從鐙雪竹風生鄉音漸使奚奴解禮貌兼看稚子明
歸去已遲難遽去進宵重話到淚更
聽慣狂言意不驚知予原不是狂生論文何必共人可
弔古誰同作者爭老向花前偏有色貧從塵外却鍾情
祇今臨發多懸悃未著青鞵少寄行
後度看花尋酒看[illegible]河路曲認青榆樹猶如此詩難忍

人到將歸意轉消今日春風忘主客他時芳草有神交
試看短短天桃蘂猶自含愁未解苞

咸陽道中

入往滦梁三十年一回重過一愀然山頭佛寺開新井
郭外遺黎賣舊瓢畹畹春風搖麥穗疃疃初日散渾煙
大通橋下水嗚咽只解送人送公鞭

雪後次洪曜吉韻時曜吉東歸余將往南州

行前江干任六何無端孤負落楓辰荒京白鷺唯寒水
擺折黃花似旅人文字祇應娛老眼山川多是惜閒身
年光忽忽渾無奈枯柳梢頭已復新

翹檐啅雀聽堪憐枉渚飛鴻渺遠天久客怕言人聚散
幾年多與我周旋鄉園草樹風聲急哭楚舟車雲影倒
今日送君君送我津流斜照漾寒煙

示稚圭姪辛未

涉江踰嶺歷冬春密雨嚴飈共苦辛天昨又當二月暮
酒中却憶十年身飛花寒食滿泉寺芳草浮雲白下津
有今朝分去住重重煙嶂惜風塵
中華如木復如煙莫漫蹉跎誤少年跡有飢寒方是鍊
心當寂歷始能堅知雌守黑分虛實成佛生天有後先
老我迂疏無足問好持壯志自陶甄
相依昔日有半之稍慰衰年祖父思知爾鄉心常繚繞
看余歸路且栖遲天涯來往渾無定人事奇湊不易期

若起得歸逢我友也選[illegible] 新詩應與論瑕疵

和答憲臣族祖夜半聞樂戲示之作

風吹倦葉傍窗鳴寥落淒郵遙夜情却笑舊鄉同逆旅
忽驚幽夢失餘清聲山約向秋間定懷古詩從枕上成
老去襟期多悵惘閒愁端不爲簫聲

歲暮漫詠

東郊遊展憶當時不意蹉跎滿而絲近日野人頻有約
脇江小艇竟無期懷人易得江淹恨入室難忘潘岳詩
獨對短檠傷寂寂縱非多病懶銜卮
又過中年幾日春江梅江柳已橫陳颶雲黑作黄昏雨
枯樹青欺白髮人名盛大都如畫餅行藏無奈是勞薪

東方南郭吾何較寥落由來愧隱淪
寄諸丘運休問天老堪結伴只詩篇浮名漫恐王郎後
慧業從生靈運前閒對白鷗觀海渚自調黄犢種山田
但教無事身長健得與梅花論歲年

葛仲仙表兄自盱眙來晤感贈 壬申

淮浦雷聲送早秋相逢悲喜話離憂十年人事音書杳
千里天涯鬢髮愁骨肉久生成夢鹿弟兄聚散似虛舟
且沽一盞黄蒿酒與爾燈前漫倡酬

南池

雜樹疎陰覆小亭池塘流水白泠泠幾荷猶結高秋綠
淺柳偏含斜日青天下誰堪千古在眼中吾已二毛零

舊時遊侶多傷逝牆角啼螿不可聽

太白樓

酉從一去且千秋遺像依稀記昔遊與恨古人不見我
却從今日又登樓凉風過六寒蟬寂衰草橫天野馬浮
極目中原萬餘里蒼然獨立迴深愁

挂劍臺 徐君墓在

抔土荒凉宿亂雲得因季子識徐君寒流無意墳邊過
秋草多情劍氣分泉下心期長縱縱世間膠漆總紛紛
還思歷聘東歸後回首悽然緬紆群

西湖

幾荷菡衝共爭秋一碧冷然只自由不問凉陰生蘆浦

祇分曉色到輕舟斷雲亂入山中寺老葉今遮竹裏樓
第四橋邊鷗泄泄相逢似識我曾遊

謁于忠肅祠墓

弱齡早識救時才倉卒邀看撥亂迴契合君臣扶日月
身兼將相動風雷當時獨力心良苦自古奇功禍易胎
已是褒崇傳世世青山長爲痛泉臺

宿靈隱寺

竹保巖隈竟日留漫隨歸鳥住雲林群峯鐘散秋聲合
古殿燈寒夜氣深白髮自憐曾宿客青山猶識故人心
如何舊雨都零落一榻無言擁素衾

與四弟別

忽晴忽雨釀秋寒欲發仍留數日看人到衰年嘗滯懶
事當拂意別逾難鄉心預逐東歸近遠道應憐西公單
岐怕老覩愁緒切莫言辛苦勸加餐

發揚州

細雨疎風揚子橋客程今日獨行遲天邊孤鴈棲何急
江外輕鷗意自饒木葉亂隨人面下河流爭赴海東潮
寒陰淡淡知多少不是衰年也寂寥

莊子祠

博大應從苦縣分荒唐聊以漆園聞故鄉何得觀魚樂
隱几猶餘化蝶紛鵬鷃外身無楚國馬牛傚吏有齊文
千秋道術誰知已幷有淵明識古墳

檀度寺 甲戌

歲晚他鄉感昔遊人稀野寺亘淹留河冰漸解流仍急
岸柳初醒翠欲浮人事祇能添別恨老懷何處寄窮愁
漫思廿載移家日寂寞茅堂憶惠休 余寓淮浦嘗與甫巷和尚往還

潤山草堂為胡千樹作

門外東風繞樹生檐前車雀傷人鳴天連吳楚雲無盡
地接河淮水有聲何處早梅供老眼仍聞微雪下淺更
畏寒擁被朝慵起轉憶騎驢湖畔行 項以河凍自高郵登陸
日月奔輪轉燭過春桮細菜客中多年年離恨催衰老
處處登臨託獻歌頌酒甦非能醉者送窮窓柰有文何
重來守歲袁公浦百感泓茫賴子磨 癸丑余度歲於此

張力臣七十而聾賦詩歎之

傳識先生耳久聾如何此日取全朦祇應一室忘機坐
早是空山避世翁老去孤懷長自好貧來奇疾轉交攻
入門相見雖相識畫字唯憑一指通

雨夜獨坐追悼宗正巷

故人不見已三年客路追思倍黯然貧到死唯詩卷在
老來病惜酒杯賢 正巷嗜酒晚年多病不能矣 春初對月南樓坐雪
後撥梅山寺眼歷歷傳遊如在目祇教寒雨共鐙前
性僻才疎世不容唯余短處子能知疑稀易起凋零感
服病難忘付託詩 正巷以余所選詩集付余爲刻 晚歲能洋欣得友
正巷嘗與李川舒象冊借抑 昔年虎穴憶撥奇 壬寅嘗與曉山及余遊三隱潭 春風

春雨蒼然至海畔荒墳草又滋

留張僧持殺

疎籬破屋雨花陰如子南郵契素心短簿祠經三載別
長干路憶幾廻尋名山到處留題在野寺何人舊感深
再得鄰居愛酒伴 甫衙凋遷 久應淒斷一悲吟

懷渭清

歸心一一緊五蓮雲海國煙霞許孰分定有新詩能憶我
猶因陳跡輒思君舊時遊侶知誰健此日春風好共聞
應笑冊車猶未歇能鍾奔走只紛紛 五蓮山名

懷曉山

鄉關消息久無聞不識何人細論文況復黃山爲與病

可憐白髮少同伴疎疎燈火貧家靜草草椒花豐歲分
知爾飫穠猶健在淩郵安得共醺醺

懷邵開

聞我單棲總似僧爾長習靜我攜發江湖短檝輕千里
鄰落今來有一鐙興遠屠蘇還獨飲年使爐火亦頻增
河橋咫尺停雲路悵望泠然春水澄停雲堂名

中河舟中雜詠 乙亥

近夕東風壯蕣寒雨聲中夜雜流湍春如少女情難定
客似閒僧夢易安行路漸增老去恨看花誰憶昨時歡
曉來河上雲垂幕繫纜孤郵對急瀾
難得春晴趁夕霞曉來寒意又交加風聲壯若江頭雨

月色新於葉上花相對杯前聊爾與漸看舟次已如家
坐淩燭燼光零亂不信城邊鼓再撾

春晚偶作

兩月舟中來往頻不知天時已殘春煙含弱柳迷遙岸
風送飛花度別津野鶴與鴻翔廓落巢鳥乳雀逐流塵
機華不入忘機客清夢悠然釣水濱
江湖莫漫借浮沈極目連天青草淡萬石攔來難獨舉
一筵用處亦千金馬牛不礙呼名姓虎鼠何妨任古今
過雨斜陽仍滿樹半篙綠水漲森森

下相項王廟

夜山打鼎奮風雲孤火照書等倫收日東游遂萬乘

他時西入廢千人霸才不肯將書劍盟主還應分士民
剛恐家儲非一恨蕭然三戶竟亡秦
美色在中爾有神咸陽三月劫灰新龍文不入重瞳目
騅馬能扶八尺身可但酒間知壯士也應俎上念吾親
鴻門罷後鴻溝在誰道英雄是婦人
霸王心太乘時俱楚鄉鄉心獨不愛咸陽建瓴坐失居高
險衣繡翻令鬭智長終古彭門河水怒於今京索陣雲
黃若為預得胡寬衛戀帶東歸討太忙
一曲虞兮奈何淚情難吟未銷磨詩開百代成騷雅
氣盡三軍託歎歌成敗有時天意在古今何事管窺多
請看故里還祠廟依舊寒雲入逝波

贈衛州謝又安

萬里來客歸夢虛幾年淮浦結幽廬不知喬木枚泉宅
何似低垣庾信居終日南風吹五兩芳時北渚九三閭
與君俱是羈棲客懷古思鄉意有餘

七月二十七日四弟至一宿而去得憲臣寄書
及遊四明山詩寄答

多年布被又相分秋氣來催病客知骨肉一宵聚散
名山六月失追隨天涯絕徼冰霜古路入重雲杖履遲
傳語煙霞珍重在搜奇莫負老來期

又寄雲菴

無恙山樓一半雲溪聲今日共誰聞秋來芋栗收冬

老公能須臾幾分五井風煙應戀我四明草樹已輪忍
欲知客路相思處月冷淮流細細紋

挽張力臣

竹窗葬邑黯重雲歎逝悲添客思紛四海遂教無故老
三年猶自憶同群束芻徐孺但雞炙對酒孔融唯虎賁
高樹霜濃門巷寂孤榛□不是遺文

丹汎舟登平山堂酌第五泉 丙子

藕花蓮葉遶迴塘藏得狹心是小航獨抱閒情宜野水
無邊遺恨在斜陽登山易縱東南目汲井空澆今古腸
細路纔歸連暝色亂螢星影共微茫

留別首發長老 將大水 沒田廬

關風伏雨苦頻侵濟漢江湖客思深老去偏傷千里月
秋容重憶兩年心分聽促織如言別厭見哀鴻半陸沈
獨有僧廬無一事小窗叢菊自成吟

歌風臺

游子同有啓蹕還沛中景物動留連新豐雞犬初知舊
舊社枌榆再啟蓋魂魄長淩萬歲後風雲思奮五年前
大言誰謂無成事守得秦川又洛川
帝醲王征已絕蹤金刀碭澤露奇鋒群雄並起成驅鹿
世系遙傳出豢龍子弟八千悲氣盡兒童百二習歌重
戚姬楚舞他年恨一曲威加快豁胷
明雖許負亦封侯相戶丁公竟斬頭顛倒英豪真大度
恩波湯沐及微流畀戍彌廣功定許秦詩書儒術收
開國規模多遠大樹前慷慨念安劉
英項平齊不世才藏弓烹狗事堪哀却因與漢誇先見
遂使淮陰有後災誇字元功難免辱游仙孺子早懷猜
歸路四顧高歌處泗水亭邊殺氣開
沛宮原廟久荒涼如虎如魚倚可傷買酒何從尋武負
攀髮誰復歎宜房摩挲沕石中郎筆諷詠唐山安世章
紅樹夕陽風蹶蹶如聞隆準筑聲長

重陽前三日寄懷洪崑霞孝儀兄弟

揚州旅舍雨迴過黃菊清風又若何為憶君家兄弟好
轉憐老友別離多 謂季 謂清 遙懷欲述書鴻雁作合難辭酒
似飛試問菲泉伯仲外登高誰與共悲歌

澄山堂集卷八

鄭周 斯盛 岬公

五言絶句

陌上桑 庚子

山門采桑去桑青柳亦青爲恐蠶饑久無心陌上亭

柳絲春意長不如蠶絲長絲絲出蠶腸葉葉經儂手

宋晉振之 辛亥

三月勞山雨君歸掖水西沽尤新漲急何處似幽溪

雪夜鐵園留別

雪從盧山至雲向盧山還居人與行客同眼看盧山

望嶽 壬子

我從東海至遙望此鴻濛秀色誰能辨高深一氣中

劉伶墓 癸丑

一抔土涵涵劉生葬其下或曰醉未醒其人未死也

掘土埴成器隨付酒家與荷鍤忽歎息愧非高陽徒

清風店

落日淸風店悲風吹斷雲唯餘楊柳色何處石將軍

舟中絶句十二首 戊午

渡口鳴簫鼓田家娶婦忙鄰娃髮覆額約伴看新娘

洲闊斜陽滿山坳餘雪明風微帆力薄篙急兩邊撑

磊磊空江石粼粼杼渚波鷗群閒自在不畏客舟過

烏巳曾經泊孤舟感客心寒波猶昔公華髮自今深

曉日滄流外微茫見峽江孤城山不盡餘翠落船窗

小市人喧處山城歲晏時客行無一事獨拜練公祠

人夜何昽暝侵晨遇好風篙師閒手坐歌嘯水聲中

祀龜當茲夕鄉心託短篷可憐娣弟在燈下念思翁 餘向

次孫小宇也

細雨濃於霧疎煙澹返川晚來寒已薄又恐欲春融

老樹臨崖石收帆近夕煙漁舟三五箇曬網石潭邊

夜雨津潭裏孤舟只晏眠明朝潭上水應是更添船

兩歲金師路乘車北日過幾年今又公極目[illegible]山河

北名冰[illegible]房所居

又舟中絶句十四首 辛未

守歲蕭關裏扁舟秋閣前東風今日至春色一時鮮

曉風寒初歇夜雨濕還晴蜀口逢人日沙頭聽鳥聲

遠嶂低連樹滄流淺漾沙無邊淸景裏昨夜夢梅花

寂寂百家邨館燈舞市門偶然籬細竹便有笑聲喧

穀日仍風雨孤帆轉宿參溪迴流更無山暑氣逾驕

遙見浮圖出舟人指萬方從茲山不斷即是江付灘

一臥偶成寐已逾崑恐灘東風眞夢幻不得遣游灘

青山兩岸峙白鳥一行飛過雨峯如沐乘春翠欲肥

山勢近逾壓灘聲遠亦紛遙看灘上石只似嶺頭雲

世說灘頭險於香拜水神漁船夫婦好談笑坐收綸

近南花信早今日北風寒似恐楊梅謝故教客子看

野泊大烏洲煙嵐早夕流不悠寒到客相並有漁舟

細雨平沙逕迴溪亂石危短篷乘竹筏石罅出鷓鴣

泣盤潭淺處漁舟聚幾層也知元夕近稱子弄煎餘

題符山堂圖 壬申

看月到符山月落然後去只此藥浚浚是我坐石處

將發廬姻索詩各題三絕 甲戌

幼妍年五歲能誦三字經讀書聲歷歷久不出中庭

見我息息色乖衣問老兄東風天作雪何故急成行

要花聞離住闌東有鐃杯阿耶親還送直至玉淵迴

雄縣山行口號六言

萬轉千迴嶺路背山面谷人家處處溪邊水碓邨邨屋

角梅花

七言絕句

杯波菴候潮 丙午

忽晴忽雨江城上潮落潮生杯波菴一片歸帆留不得

夕陽雲外遠山含

十一月二十三日送二弟出濟南東門別後作 次日立春庚戌

一年將盡又分攜驛路會沖慎馬蹄寒色淺淺何處到

非不注外日光西

經年念汝丞三齊歷盡艱危不忍題茅店雞聲今獨夜

却教重憶在膠西

蕭蕭古寺一燈寒明日春光各地看客裏但教都健飯

不須花事須椒盤

夢歸故園 辛亥

客和愁添春又深繁花落盡草陰陰歸心不畏江河闊

一夜隨風到故林

維園遊

他人偶語汝封侯公斷丁公一個頭富貴由來關骨相

不妨爲德亦爲讎

九月二十六日二弟攜家南歸余送至信郎口

占爲別

鄉前日日雁飛聲歇馬依然此弟兄去歲歷山今渤海

只教愁色送將行

劉子羽有鐵園梅下重送絕句次韻再別

遊情漫說近來多未了山緣可奈何一負琅邪一負子

秦碑苔蘚自銷磨

華陽洞裏鐵珊瑚三十年來影欲孤不識君家相近否

琪花樹下問歸途

不其除日有懷

聞道仙家日月舒世間甲子復何如眼前一事真奇絕

今日天涯是歲除 盧山

憶君歸路對霜風別緒淒然不語中不隔滄雲只隔而

琅邪東望大勞東 州到子

見君色笑復披圖驚移顛毛老盡枯落葉滿街行不得
一條拄杖出何涂
三十年來兩目虧知君醉後自堪悲秦淮近日遊船少
莫向霸人話舊時
正月十三日晨起二匹壁子[illegible]
來往金陵已半生燒燈上〻節及初晴皆橋市上燈如錦
不肖曉他年少行
曉起戎戎墨霧天約遊靈谷豈徒然記得去年春草滑
牽驢行過孝陵前
如聞即事
落盡緋桃一樹花繽紛樹底暎流霞猶餘幾片黏蟲網

知為何人惜歲華
過李相如書
客路論交以最親疎林漠漠自清真可憐湖海生平意
寥落空庭不見人
急雨奔雷昨夜過依然秋暑困如何招提也有雙桐樹
爭似清陰蓋裏多
沈約
斷古巫言夢豈真赤章天上諒文人如何垂老東宮妓
猶向筵前認舊臣
豫章王綜
風雲有志竟如何悚樹蟬殘怨未磨却恨洛陽先落葉
不聞臺上叫荷荷
北齊
七寶車成錯采縣真珠履被鬪嬋娟黃花久已傾城幽
誰道與戎偶小憐
燕夏
東門黃屋把孤標日飲一東酒一瓢偏是弟兄能點污
只騎疲馬日逍遙
陳後主
南朝禪讓似紛紛兵入猶攜兒輩君天子新行亡國法
雖然入地應天文
正月雨中殷靖叔將入都口號癸亥

十五年來淪落人每將白髮送青春家園雖到翻如客
不識誰忍是苦辛
題立雨景是日發北關
郵居立雨亦立晴只有行人怕雨聲禿筆寫成一片雨
知是從未出門行
金陵
楚澤歸來又北遊涔涔暑雨颯如秋匹茸東畔空堂裏
愁對秦淮水滿流
雙髮都從客裏過悠悠湖海竟如何秣陵山下斜陽影
無復當時桃葉歌
徐州

不知誰似姓蕭人

周生甚介小影贈絕句

只是尋常行路人龍蛇虎鼠認難真多君不惜經營手
分我江湖一半身

袁本初

枯骨徒誇有五公漫將[illegible]誇對衆雄風流唯有甄家女
能使陳王憶夢中

綠珠

夷甫遜辭自不羈上衡戎服抗卑與清談舉世無男子
祇使樓頭有綠珠

送何權士中

旅臥招提忽曉昏送君歸去更何言心隨與食河邊柳
一路青帘到白門

清明前一日謝維賢招遊東湖

僧舍經旬只病眠不知春事滿湖邊相攜步出城東去
楊柳桃花氣欲煙

偶見

斜抱秦箏渡口停回頭羞向街娉婷流鶯唱思歸曲
多少行人不要聽

過鳳陽 癸酉

斷垣荒草失故蹤青山依舊似游龍滾滾流水隨人遠
行盡諸峯日下春

荒茅誰識徹侯墳故物唯餘石馬存牧豎豈知桑海意
驅牛自在入溪邨

題五女祠 五女無姓氏傳是齊梁間人父爲寇所害五女同殲

前有休文後總持紛紛才調在新詩不知識字成何用
贏得人稱五女祠

支河口 乙亥

駱馬湖清河水黃合流爭下向桑東風盡日濃於酒
吹徹蒹天波浪長

隄畔人家木作屏長年生事潑不知孫信今何許
何見逢入柳畫肥

有嬾兼句悄獨行東風喚我最多情青青柳眼迎人遠

江汎鳧雛出水輕

數[illegible]阡陌近岸沙疏林迢遞暎人家春情寂寂看逾好
不在倡條與雜花

讀史偶詠

毛公薛公

知己無人豈易伸賣漿結博自甘貧可憐珠履稱空好
只得壇前十九人

信陵君

不御侯生毛薛公趙王陰事早能通可知最下樽前客
猶勝他家雞狗雄

此身真繫魏存亡老去何曾願得王無可奈何沈酒色

美門集草至今傷

平原君

美人一笑已消生豪舉從誇愛士名賴有布衣十日飲
猶能抵死為交情

虞卿

卿才未必減長平相印何嘗足重輕却為區區死友意
窮愁千載說虞卿

毛遂

幾得從成事便矜是他錄錄夜他談處囊果竟非佳士
詩託毛公避信陵

蔡澤

張賢子只愛貧蔡澤窮時也入秦四十三年緣底事
猶不驕吾御車人

荊卿

燕趙以來屠狗處督亢那得例丘墟博浪他日師遺意
吳道刺卿劍術疏

呂不韋

賈客多財也好名春秋月令著書成古來多少文儒士
埋筆爭趨丞相庭

李斯

古今都付劫灰餘牽犬東門禍已儲偏是鉊山文字好
不知平日讀何書

外黃兒

一語非徒救外黃諸城八萬已盡坑甘羅小豎何其多
鬼終當年祭餓陽

亞父

龍文五采事堪疑憤懣結之只自為一箇王孫猶不識
不知何計可稱奇

陳平

軹道何無守義人瓜時獨以食其間擁劍抱璧應無暇
那得閒心為兩君

八日感事

余悲愁感憶多容有同看宗論約

卽寅有他日看余著宗論打開夢幻拜如來之句

船打破來時鋌已容入地行天求不得

曉松早非老眉顧

證山堂集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周斯盛撰斯盛字屺公鄞縣人順治辛丑進士官即墨縣知縣嘗以事論繫出獄後奔走燕趙吳楚間足迹半天下與李澄中洪嘉植以談詩相契其斥當時劍南流派之非力主祧宋以宗唐然僅得唐人之形似而已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六卷

〔清〕宋振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王文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巖集六卷》提要

國家元氣滋厚方

淳化宋中巖先生全集序

士尚經術吾學以是分眞僞湛經術者本溯源遠故言語文章應有統系聿歸典則而繫籍聖賢之徒猶不知攬指者則僞者自昧焉其爲僞也令夫均之道古而矜冠裳者語踏簿牒居蓬茅者詞逅帖括窮廬雜糅兼興稱先生於嘲風弄月輕佻言喜三百衛止皆荒棄經術之爲患昌黎曰性時下文字下筆令人慚亦知所謂足慚者非以負乘雅雅之兼有恥然其先又存於飲品惟飲品乃能厲志惟厲志乃能反本而修古恒其行者物其言嚼咀蓋未易輕談矣敘

鼎運祖興聖君卓然特立之士
再世涵濡益相期好古其乘時有為發攄素積
者兼論著夫蠖居未伸彪蔚可傳而　淳
化中巖宋先生蘊蓄沈邃驅策烟墨上下
數千年而表於聲籍為衡準近今取其詩
文全集涵泳玩味竊而湖坐大抵脫化文
選所錄齊偶於唐代盛行之一派此外蒐

加也想其樹骨敷華清峭淵茂洞中曲包
不啻經旨改古意及氣化澹泊撰行醇至
者派已而知先生一生端介最為李子德
太史所傾服余嘗見衆鄉說部紀衆中秀
逸者二人白部陽康孟謀白頻陽李子德
孟謀猶勝豪宕子德則居然篤行之君子
而其稱先生也謂天稟孤潔恥相非類家

貧事母孝善賓客斧所感則盡發于詩與
文吾與為朋喜遲不敢以友事之然則先
生之源本若何而其著述足以信今而傳
後者又豈能以時俗之窩殘探略沾染吾
明堂清廟之凡筵也哉先生註探奥府者
兼所憑託去口成音余讀其律呂圖說叙
謂樂制録於心術者其得之也五言古人

範謝七言及諸近體亦韻合中原異處非
抗勁之響文則長於議論辨証無一語不
有所發明要皆比物連類推情按理式孔
聖訓關於世道人心者若雍岐汧隴之間
文周漢化之地歷久而新以先生出而擴
抑高寥蔑微故跡究乎有先王之風澤在
其心目將所為立言者益能揭日月以行

明系關中蒲陽令王君彖先生外曾孫承
慈闈以命裒全集乞叙于余余以是舉也
重母敎所彰盛業可以昭孝从往風徽休
美同衆可以明義通經學古卯籍宣聖以
皆知之尤可以起衰振藩使儒者反直則
視沾沾焉揚搉遺書其有關系故序
乾隆十有七年歲次壬申上元日拂關使
者蘭陵潘思榘書于榕城公署之中立堂

序

關中形勝甲天下被山帶河扶輿清
淑之氣必有特鍾魁吾奇偉之英類
多接踵班孟堅之九歲能文神童冠
絕馬季長之高才博學世稱通儒他
如楊伯起之明經坐講從遊者千人
號稱關西夫子肅敬遠之雅性恬澹
不慕徵辟琴書自娛超然物外唐宋
以來若李長源之帝呼奇童蘇廷碩
之思若湧泉白樂天之斯文未絕呂
藍田之篤志從學是皆卓卓于時其
他不可枚舉迄今追蹤曩哲卓乎爲

一代之偉人千秋之佳士則有雲陵宋中巖先生也　先生少而穎異性躭經史早歲入庠拔冠一軍每試奪幟藝壇制義則金科玉律四方之士無不奉爲楷模嗣是學術日益深聲名日益著海內名公卿無不心儀其

人欲得交遊以爲幸　先生以　恩拔進士謁選赴京雖秉資恬淡杜門謝絕而聞　先生之名者率來請謁戶外之屨已滿　先生之詩若文雅健閎深不屑襲人牙後語以故文則自成一家有韓潮蘇海之奇詩則希

風十子撼開府參軍之勝雖云前後兩變而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則　先生之學與年而俱進必傳于後無疑也吾嘗誦其詩讀其文方以弗獲及見　先生矣顧當時未及付梓無從流播海內今我　邑侯王公爲　中

巖先生之外曾孫以拔進士

特恩試用閩中瀕行之頃　母太夫人念祖中巖公之文集泯沒不彰有辜先人績學之苦心因命公餘之暇分別序次急付之梓欲得閩中之學士大夫以如椽之筆顯潛德之幽光留名

山于不朽于此見　太夫人不忘祖父之志而我　邑侯王公之敬承母訓用能慰　太先生之遺意于九京也抑又聞之世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今　中巖先生之文集煥如日月之經天沛若江河之行地可不謂立言乎　太夫人之諄復留意相期于數千里之外俾以成祖者成父可不謂立德乎　王邑侯之彙次成編付之剞劂尅期告竣從玆流播四方俾　中巖公之令名永垂奕禩可不謂立功乎余旣嘉玆三不朽之兼

有其長而又重　邑侯王公之請爰叙數語而綴于簡端

乾隆十有六年歲次辛未冬至後五日閩莆荔莊廖必琦拜手書

宋中巖先生文集序

天下之文人多患其不能工若至於工矣而又患其不足以傳也且不能以及遠也傳之而足以及遠而又不知異世尚何人焉而仰而企之而代我傳之而極之於不數也余於先生之文而有感焉先生諱振麟號中巖

閩中人以恩拔進士讀書上舍當時燕邸諸名公相結納盛推許名揚都中唱和交遊皆一時之傑大名之士文字湮沒矣不勝收拾其僅得四五卷古文詞記述諸體詩歌不下千篇當時共學諸人亟請付之梨棗以爲後生津梁先生有志而未之逮也其令嗣鉞君嗜學繼志亦苦於貧屢以未能付梓爲憾而先生之文不幾於湮沒無傳乎而天下之人亦誰復知先生之文若是其工也璀璨淋漓光怪奇異千百世下竟無有人焉讀其書而因以慕其人慕其人而并嗟乏遭時之也嗚呼如先生者可謂豐其

才而嗇於遇矣歲己巳余官興安與蕭明府王君聚首多時公退賦詩酒言談王君乃出其外曾祖中巖先生文五卷示余披閱之下見其璀璨淋漓光怪奇異而知其必傳之遠而無疑也王君因請余爲之序并代爲彙輯之聊以付梓而公之世也夫天下

之事往往有數十百世之下而在彼當日操為左券而無驗者如先生之文是也先生生於啓禎之季去今時百有餘年亦安料其文之必傳然而冥冥中有有操其券而不爽者昌黎之文歐陽子得之敝篋中極贊揚之私淑而宗之後之學者咸尊昌黎之文為能起八代之衰異時之相感類如斯今中巖先生之文而相感者乃在今日之余也乃在其女孫之子而能讀其書而慕其人而珍為珙璧惜若稻粱以為吾之外曾祖生前困於場屋而今而後得以付梓公之宇內質之名公鉅後生家習而學之以咏歌

而朗誦之或以慰吾神靈乎余故為之序

乾隆歲次辛未冬孟後五日長白

伊靖阿書于興安公署

中巖先生文集叙

天下之孝思莫大於繼志繼志者賢子孫之事非兒女子所能勝也與今有感於王明府之母太夫人也太夫人祖中巖先生諱振麟積學名宿生平著作極多歲辛未春蕭學宮文昌樓告成與為文誌之因得謁王夫子於署内茶談後王夫子出其外曾祖中巖先生文集五卷示與曰此家慈之祖作也家慈珍

而藏之因以授余命余梓之爾其為我序之以繼府君後余小子拜而讀之先生以恩拔進士入監讀書因得遍交諸名公及當道先生如趙錦帆　荊山最親密切磋劘礪或以理學淵源皆証或以唐宋諸體評論或以登臨分韻而吟哦或以接引後生為已任或於竹坪花塢劇談以永日獨居時凡周禮爾雅諸子莊騷六朝文章手不停披元氣渾淪發

語成象為景星慶雲和風甘雨不可端倪其咏菊也則曰羞鬪艷於時葩甘養晦於香藪其寫懷也則曰縱横千古事狹小人世間其贈胡君厚詩則曰神物當時有顯晦光鋩歷久無泥滓於此可以得先生為人之大概矣許四山學憲入關論三秦人物當以先生為冠蓋其秉性高潔其視躬也以禮義其居家也稱孝友嗚呼如先生者當時若得濂洛諸

先生而師之道術聲名豈出諸儒下乎然其文則足以壽世而無疑也惜乎長公次公等食餼者三人而皆困場屋竟不得顯揚先生文然而山輝川媚之氣藏於名山光怪虹霓之象終不能湮沒也蓋先生本領根底太極圖通書語錄衍義皆其身體而力行者韓柳歐蘇則皆其出入而下筆之逢源也李杜燕許諸公則皆其等夷而不啻唱和於一堂也

嗚呼如先生之文之必傳也知繼志者之必有其人也迺其繼志者子孫力不能逮而得之於王夫子之母太夫人太夫人自少時身受句讀於中巖先生烈女傳葩經講貫甚熟故能知其祖之文而奉之為奇寶以付之王夫子而惓惓以付梓為念如太夫人者又可謂英烈繼志之女孫矣太夫人之賢方之畫荻和丸不更有進焉而王夫子能體親心而欲以慰親之志慰其親之志而代親以慰其大父之志而並慰於其父之志先生沒六十年於茲而始得太夫人以傳其文此其於繼志可謂奇矣而太夫人之孝其克昌厥後也宜矣

後學莆陽方仁興頓首拜叙

中巖公昭之外曾祖也諱振麟字子楨號中巖 昭弱冠時聞 先君子之言 中巖公甚詳因得畧述其大概焉 公自幼酷好典籍手不釋卷雖殘篇斷簡獲若重寶愛若性命早歲入庠奪冠軍時緑山寇猖獗家貲盡爲寇掠公棄若敝屣處之泰然家日貧學日富科歲試每奪幟先登 趙錦帆先生見公制義高古恥爲俗下語嘗日駸駸乎已入古人之堂矣 太史李荆山先生負大才與 公締交嘗語 公曰余與海內諸君子縞帶相結而于先生則誼雖朋友實不敢以友事之 學憲許四山先生慕 公若渴科試蒲城枉道訪公于明月山館而敬禮焉出華嶽全集囑

公評閱　大司馬賈公延　公于署偕李叔則　王山史諸先生纂修全陝通志獨　公筆如山峙文如鐵伸爲諸名公楷範　鴈門副憲陳公慕　公名三敦請而後至至則飲食服御必視顏色而後進郭明府九芝先生延　公于鏡園書舘崑山顧亭林二曲李中孚二先生及百里

內諸名士皆執弟子禮識者謂昔時太史之占不過如斯凡此雖一時之遇合亦公之實學有以副之也　公以恩拔進士選事赴京拜謁者屨滿戶外　公淡樸之性往往以投贈爲耻　上郡劉石生先生贈以詩曰有賦能驚衆無言恥受恩可謂知　公之深者矣　公之詩文前後兩變

溫與亨先生評曰詩若文光怪陸離不敢覩眎文西極而後若無先生頓使太華終南幾失碧綠青黃此讀　公少壯時作也及晚歲歸于平淡無一字出古人範圍讀者以爲老泉復生總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其文也眞可以壽之世矣昭之聞于　先君子者如是歲

丙辰昭棠
特恩試用閩中　家慈示昭曰吾祖中巖公文集吾見爾自垂髫至今吟哦數十年矣但吾祖吾父以家貧未能付梓爲憾今幸爾之官閩嶠吾聞閩多文人爾其就正于名公鉅卿急付之梓以繼吾祖吾父之志可也昭拜而受之之閩于公餘暇分別次序

歲辛未是集成急付之梓時
乾隆十六年端陽前二日外曾孫王文昭
百拜謹識于莆陽官署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一目錄

五言律

首

池荷新咏四首

再詠池荷四首

五丈原次何仲默先生韻

武功挽李五兄聖午二首

寄子

掃室

歲除前二日喜雪與胡厚存分得灰字

蠟梅高文學持來署館

寶雞除夕二首

元日陳倉館中作

新朔第二日

人日寓目

穀日

渠岸訪楊芭侯不遇

擣藥

玉兔

玉燕

月

答天生月夜過山齋之作

九日寄天生

茉莉

橄欖

對月

夏日過張氏池亭觀魚二首

南溪隨採薪過謝家莊

寶劍

宿城二首

螢

蟬二首

促織

風

秋燕

中元日

吹笛

夕照

西亭對雨作三首

春承子德書慰問即答二首

澄一小畱子德庄以書儀來訊二首

三原會趙二子寶時自朔方春歸二首

淳化宋振麟子禎甫著
外曾孫王文昭西園彙編

五言律

己酉夏日喜黃庭子實入漢歸談褒中山水詠懷十二首

野店聽飛瀑青袍染翠霞此行知漢廣歸路識褒斜岸火新春爭樵香野谷花幾囬烟雨夢甞向酒旗賒

引領蜀天低前程信馬蹄輕雲飛作蓋薄雨欲成霓落日分丹壁垂藤礙綠溪探幽吾自慣佷不一攀躋

滿腹皇虞意隨君說曠遊鳥來鳴版屋猨掛引江流鄭谷人間斷陳倉雨外幽幾時依片石葺笠得無愁

揮手浮雲外褰蘿萬里心仙源何代隔客路入天深叠嶂通昏曉空青變古今誰能隨野鶴瀟灑臥松林

嘉陵春色裏濃淡羣峰踈灌木寒風蝶幽泉瀉穴魚棧盤千里險谷作幾重虛白首思玄度蕭然此結廬

蠟展三春日芳年四月時名山行採藥野館此題詩樹古松烟淡篁深翠羽滋自憐休沐久何處發狂癡

關雲連子午驛樹入金牛蜀使星還急秦丁斧欲畱丹青今見畫洞壑早含秋獨有山陽客蒼蒼近冥搜

戎馬經屯後人今閱歲殊為園猶紫栢握粟即雕胡出沒江峰動徘徊沔月孤頻閒貧竹美可似渭川無

定軍山上日今古翠微寒草没乘查使風迴拜將壇秦星當谷大漢水下湖寬若過淮王宅將無涕淚潸

爲愛褒城石應憐桂樹叢野樵不解語仙鹿自啣風峽外雷聲澗花間鳥道通向來峰岫轉長嘯問鴻濛

出谷危峰側囬頭複磴懸溪流吞斷澗日足下平川古道岐陽驛長陵渭北天歸心何太劇駐馬鄭渠邊

在事憐如夢髫年向此過遙思天際樹幾度雪含波鳥外歸人迴山南野興多幽尋疑不盡惆悵白雲阿

館雨二首

書帳添寒翠竹池泛夕光青雲歸捷足濁酒付愁腸雨逐梅風便苔侵菊圃荒幽栖合成癖獨坐一匡牀

驅犢人何處哺雛燕不來天啣青嶂斷水接白雲回露井懸蛛坼簷花落笛催壺觴興欲盡倚杖披蒿萊

春答子實黔中寄作

隔歲風烟杳今春草木深愁高天外客響變日南禽虎節通山洞龍賓寄竹林郵亭花正發相憶淚盈襟

秋得子實蜀中寄詩

舊路通鹽井新藤濯錦江山高吾未至瘴遠爾能降季

月從花數秋風過鴈雙何期金碧夢隨雨到寒窗

冬夜懷子寶

把酒對風鈎明燈暫解愁花深人自醉嘹唳鴈還秋宿
雨歸殘隋雙星引去州江汜十萬里北客正淹留

同天生方叔子寶少文觀泰岡牡丹二首

豔卉連泰岡名園對洛陽歌成朱鷺曲坐接介公香翠
帳春風起雕欄白日長却愁金谷寂來此挹輝光
孫落羣英集芬芳叠珮高春風原自人羯鼓竟徒勞麗
日霑春酒青軒得錦袍拚時佳興足勿復老東皋

邀黃庭雨中過小齋

寂寞殘芳濕周旋小徑疎苦無千日酒空對一盤蔬池
墨休題竹窗昏罷檢書幽襟還可瀉得便過吾廬

春同子寶過天生山莊共用齋字寒字

尺素連年隔今秋始倒懷竹風開翠幄烟雨滿幽齋出
處蹤難定招尋俗易諧夜深懷古劇高唱動雲崖
雞黍登堂約裒衣解珮歡早春傳勇耐邀日䘖春寒但
覺山居好翻愁客路難投林須汝覓定作鹿門看

雪中寄王四仲嵌

大雪紛紛下花叢滿地開幾年成錦里今日即瓊臺望
徹青驄隔翻空白鳥廻正思王子晋瀟灑出塵埃

畫白鷹

畫史留神處璽莖擁素濤殊姿如可結六翮不辭勞握
爪金堦定御風雪臆高躊躇秋色起便欲摯凡毛

華原洞

古壁眞人洞丹樓海上方何天無白日此地問長桑爐
火兼風爨松花滿路香迴瞻翠微裏百里獨寒光

谷口

人境從雙屐雞棲寄一丘雨深苔徑合門對竹溪幽杖
豈須扶拜冠容著逺遊明年春水至即此擬扁舟

簡寄鹽井經歷姚堯門

蜀徼接黔陽天邊少鴈行故人官一井匹馬客殊方在
眼青峰圻迴文碧水長遙知經歷處萬里御神光
分傑何太易祖道未成歡金碧從沱水裝囊問錦官宦
遊天地濶徧舞薜蘿寒惆悵心猶壯君應向斗看

題黃庭所得張都使駿

代馬氣不羣蹄横萬里雲飛騰酬壯士解附出將軍北
地風烟接南塘水竹分登龍今有路好待翠華聞

雨後

雨罷臨山閣溪流尚未停疎籬懸曉照一徑落空青身
世餘高枕炎涼亦慣經何緣數歸鳥片片度寒汀

夏日過郭叔子晉卿

何處逼三徑聞聲得一經開門荆樹紫到眼柳枝青野
鳥鳴琴閣山雲落酒缾城南風雨後喜傍老人星

贈都使張鹿洲移西部兼祝初度

晩倚將軍樹時吟細柳風羣才皆披榻下客亦褰蓬代
水連秋照泰珠發夜紅更看飛騎裏霜滿射雕弓

寄天生二首 時在武昌幕府

憶過金吾署深憐夜燭紅驚濤迎彩筆畫舫徑秋風日
日湖光遠南樓月色同尚殘故山友搔首獨飛蓬

武昌城外柳今代更風流幕下南冠盡鐏中上客留江

楓寒楚壁花與亂秦裘回首邯鄲道撫時念舊遊

登嵯峨山

長陵渭水北白鹿青門東世代何曾任山河總倚空潛
雷翻地底出日滿秦中萬里烟雲目悠悠任去鴻

九日閣眺

招尋資緩步臨眺覺先攀細石曲潭水黃花九日顏矢
空鴻鴈末聲杳樹林間隱約青峰瘦孤雲自往還

除夕

守歲東亭夕燃藜合坐溫乘除方用晦消息候調元花
盡梅花曲星深李樹村酣呼應煖眼數數問壺罇

懷贈高使君欽如三首

楚水雙飛鶴仙舟萬里春射堂親選騎江閣正邀賓杖
履原從古旌旄屢試新十年朱草路回首一歌秦

老厭連烽壯心驚疊鼓聞風濤延北極雨雪失南薰翅
塌投林鳥衣殘入谷雲撫時懷往事誰許張吾軍

自公作南伯雲海路悠悠吏議秋毫細朝廷禮數優日
御新綬色春倚大江流東閣官梅好客罇未肯休

與醴泉高明府鶴伯三首

海上青雲展何年泛月迴水逼三楚去天轉九嶷來鵬
鶚風霜起驊騮道路開應知種花地不藏照紅梅

屈指歌筵日邀歡縞帶期鶴樓雲氣聚鴻路海風移蕚
棣春同發郎官宿滿垂鄭郊流驛馬衰白亦揚眷

亂後嗟相見清時喜會吟楣頭催日暖杖底曳雲深榻
傍南州設鐏移北斗斟故山風雨夜欣接宓生琴

橋頭憩步月張七園亭

谷口吟風客溪邊採藻人氣連重蕚監疲及二毛春綺
席心相挹清詩體並伸看君饒逸興開幔鬱嶙峋

聞元深捷南官二首

去年新濯錦前路看揚鑣雨洗連城璧花明御水橋春
鶯官柳報仙馭海風饒計到寧親日東溪綠滿潮

占星知晚耀恤緯喜重溫念此孤舟裏能採赤水源禮
閣通諳籍匡鼎映兒孫幕燕吟風就應高駟馬門

元日

昨夜情偏劇今朝興復濃香流椒栢酒曙上翠微峰地
氣三千尺年華十二重野人筋力聚春至喜爲農

人日

谷口陽逾長山家曙已遍漏儀連七政雲物渙羣衆生
煖村醪合畬燒野戍空定知採樵外還有鹿皮翁

久旱喜聞鳩步子德韻

自歌經時雨應知九扈勞晨鳩啅正劇旱魃勢空高葉

寄村中柳花深澗外桃田家歡有待蚕晩向東臯

答子德聞鳩戲子之作

何處春啼苦高高樹上聞孤郵傳布穀萬里濕行雲石
氣東風壯花源北斗醺棲遲仙李杪庶可挹淸芬

擬唐人駕駐西嶽二首

問野星躔澗摩天嶽路高重瞳無不燭入彩聚爲毫鳳
吐秦山巔龍飛渭水濤經行遡分陝屢挹聖情勞
駐蹕鑣銜翠登封簡自華光分千萬邑蔚作幾重霞御
氣連霄近廻川入幔睎農臣無所佐長獻紫薇花

食葛苣同子德道兄二首

白社初招隱嘉蔬舊得名光添高士傳飽飫故人情豊
翠當簷落流風過澗輕數揮心迹並猶足傲尊羮
曡插畦方潑傾筐味有期芳隨春氣足色映夏陰移小
摘憐生脆分餐憶解推澹冲君自好休許外人知

葛苣用子德道兄來韻二首

沿籬欣着屐待雨欲携鋤草盡叢猶拔風來葉未疎愜
淸從野澗採綠向雲舒滑嫩兼扶老無慚下筋虛
淸源饒注圃入案有餘春淡蕩供佳客葳蕤及老身時
連香澗美碧與露苔新亦是追歡地誰知此味眞

麥索同子德道兄作

扶犂初伴老刈麥早縈纖不待遊絲續應知宿雨霑蒙
茸薰野席脫暑動盧櫓但覺烟村好懷新競自拈

冊用麥索前韻

百縷需雲綻三時穀氣兼樸支克土甚疎不問形盛學
稼須經熟升馨已遍霑永懷推此分何恨老夫濟

中和節後二日廣渠洞有孫眞人祠社期張舍人
穉恭邀同李翰林子德步趾其上却錄鄭白遺
跡承示田園諸作時令子暨幼孫各一人侍飮
兼書觸目五首

石逕丹丘洞春添太極泉花林晴抱雨柳岸曲含烟野

澗香車合風高讌鼓懸那知乘鶴地忽放釣魚船
閒地雙渠白分流萬壑青新堤饒灌溉往跡半沉冥漸
覺尋源異渾忘舉插靈涇皐訪遺逸搔首翠微亭
博望春同好濠梁興亦幽匏罇浮綠蟻雲幕落青鷗老
壯知何極行藏晚自謀飽聞東作詠新雨劇鳴鳩
簦屐凌仙磴揮毫近草池翠雛新拂羽彩鳳解聞詩紺
宇分同界滄洲指有期坐酣烟樹色未覺午陰移
囀樹新鶯及褰衣綰帶長淸村延落景讌省有移香漁
嶽脊駘宕乾坤老混茫誰能同柱史白眼向蒼蒼

花朝前一日張右韓雲七兄弟招飲述園二首

屐齒尋香處荊班夢草中亭軒雲自宿洞牖月能空穉
竹筍初翠新桃惜早紅坐拚幽興足吟臥不林叢
岸幘從疎眼銜醪竟放顏春應浮枕簟野足抱湖山秈
腹餐花及狂吟洗墨還而通緗帙潤欣對白眉班

飲酒賦海棠二首

淥日連枝密眠風弱蒂頻朝雲斜自醉芳草憫當春絢
眼無空澗丹心任吐伸一從仙尋飲翻覺暮途新
紫燕初翻翼嬌鶯忽解歌葳蕤華鈿小蕩漾綵雲多少
女兼能妙朱頳半已酡盈盈珠露色亦足媚烟蘿

初晴看海棠

綺樹垂垂發朱絲冉冉飛海虹晴忽見蝦客畫同歸麗
景熏書幌春風綴帶圍簷前疎翠落爛熳已霑衣

李屺瞻宅中詠新開海棠

茜幙輕綃起新葩亂蘂紅芳朝飛海嶠仙里曡春風坐
有烟霞癖杯傳琥珀融今番瞻紫氣不在綺門東

無燭

覺路資幽討春華盡夜除空樓梁上燕漫走壁間魚窓
月猶含碧簷星自掛虛佛光如可惜待旦復何如

答天生嘲予無燭二首

丙夜罷燃藜金編冷紫泥藏時甘蟄伏玩世學雞棲白

髮星星在丹心炯炯齊夜深望牛斗茲彩射人低
莫道傳薪盡翻教卜夜長氣連青劍色虛動白毫光綠
綺藏聲穩桃花入夢香僧徒相就問高枕笑黃粱

寒食

廣陌深逢柳流雲冷度溪風花三月暮烟火萬家淒公
子狂調馬村童喜鬭雞有年渾未卜何事釋鋤犁

春尋恭毅溫公故里兼憶孝靖先生桐伯君暨令
太學卯佺文學右貞幼弟叔逵遜諸子行思舊
懷友浩然有作二首

過眼空耆宿捫心賓論衡年深今第里老憶故交情畫

敞供雲臥宵談雜雨聲及春歡龕得高枕送流鶯
坐覺青梧老行膽翠羽滋開襟欣永日把袂惜前期早
識幽居賦重披感遇詩舊家清履穩住木遁連枝

過飲王明府朋玉新宅時爲令弟豐令子畢婚賦

三首

好屋琴罇合朱旗藥珮舒蕙香薰戶牖槐影灌庭除日
暖新巢燕春青舊草書向平婚已畢仙馭定何如
歲潤烏衣巷人親玉樹家風軒來問竹綺席已雲賦
拔標梅近香開擲果賒松齋眠鶴處留待飯胡麻
歸裝頻帶雨訪舊一停驂徑草通春氣亭梧接遠嵐客

來花正好鸎奏酒方酣別有吹笙約應懷鄠杜南

詠楚署雙鶴十二首

矯矯鳴皋客翩翩舊縞衣行藏霄漢共飲啄歲時違暫
駐華軒色高廷玉岫輝他年扶搖路好帶白雲歸
皓接千齡古清涵萬里遙羽翠瞻獨步仙侶結同鑣老
氣眞無匹修翎晚見招尚留瑶水影雙濯赤城標
空羣時獨立刷翅肯同來早傍南樓嘯兼令宿霧開周
旋藏郤伍顧易任趨遲爲問樊山曲誰當二使才
天衢經浩蕩水鏡接雍容縞帶新聯璧逍遙欲夢松風
歸高士座歷隱上皇蹤西望雲初起青城有萬重

遙虛緱氏駕龕接鶡冠家歲晚齊鳴劇天高楚望賒金
莖初日勁玉葉便風斜傍架明疏眼無愁發有華
榻上清塵及亭陰步趾閒浦風縈楚竹霓羽動秋山擺
脫階墀裏沉吟水石間同聲推爾分作客不知還
白雪聲猶在吹笙歲已遒那隨鴻雁響直與鳳凰遊院
菊華同逸江蓮子共秋捎懷蕭散甚于汝定回頭
睇眄交相送清臞迥自傳振衣猶避地觀世不同天吸
起華亭表雲輕鄂渚邊近來秋思豁風留爲悠然
蕭疏從野性磊落向時人一片行雲令雙鉤畫字新迴
塘遲對月對樹淡經春古處懷商皓何年共入秦

島門消息濶江路幾回明龕倚麻姑瓜遙空鐵騎聲輝
光搖水國氣象滿荊衡羈客珊瑚造會須萬里征
羽翮經時長風霜閱世孤幾時辭海嶠今月聚江湖翡
翠巢重閣仙人去此都近傳王母使天外爲相呼
曳徐清江外寒雲白露時金波偕入影菌閣伴無辭節
老浮名落心遙晚興遲倘伸西翥頸眞契北山期

晚雨即事呈天生二首

野水園村濶山雲度澗低避人從故舊多病倩提携近
覺吟蟲緊遙知宿鴈迷一燈疏永夜危坐不遑棲
深巷秋風落垂簾暮雨開遠林微帶火幽徑鬱連雲舉

莇時相憶傳杯晚更醺聯床應有日褱此足清芬

依天生和晚雨再用前韻

滿目銜簷盡經心入夜分魚龍秋未睡烏雀暮無聞岸
漬商顏井潮昏谷口雲那知流火息翻覺內如焚

喜十四夜月同天生來韻二首

正苦今秋雨旋憐此夜晴一時霽氣入萬里露華生白
可通懸練無須再洗兵東山松桂足獨倚一輪明
乍上蜻栽定徐高桂已敷金波闌欲滿皓彩落仍無盡
入關河色翻成杖屨圖明宵惜良會早下北村烏

中秋夜望月同天生二首

中秋人盡望獨夜月明來竟作霓裳舞相看水鏡開光
應空鳴嶠色已爭樓臺頭上仙槎影直須泛斗迴
客人今夜月雨後滿寒潮拂檻空明引憑軒宿霧消爪
盤紛未摘綺席喜同招更覺烏飛處長天落笛遙

十五夜月賦事再用前韻

磵戶正東開團團露夜催幽人方獨臥明月爲誰來未
理機絲石寧忘玉鏡臺碧天長無際沿影杖藜迴

中秋夜月用天生十四夜韻和三首

雨罷飈還落天高氣始淸側身從偃仰圓月倍縱橫水
偪今宵壯秋添昨夜明相看恭白首萬里暮潮平

徙倚隨簷展行吟信杖扶他山送好月上水落冰壺白
墮甘垂老幽棲喜及烏流光紛滿池肺病頓能蘇
看山應到此明月舊通名豈謂仙源跡還從客夜淸千
林開嶨嶂一水湖空明願送登樓眼遙聽緱嶺笙

十六夜月再用天生韻成二首

瀲灩夜光杯今宵抱夜開不愁星漢遁須有海風來碧
落無生魄清微已墮胎虛簷人影外鶴路幾徘徊
客館憶吹簫秋從昨夜調竹深惟見月潭淨不聞潮急
暮淸砧在浮光彩羽遙懷中明可掇無惜素絲飄

秋日少瘥書懷寄于德道兄四首

舊館方投轄西轅強此身淹時從臥病念往品傷神露
草空霑跡風花不耐春暮途惜長劍憔悴倦遊人
問水長烟外懷人二澗中鶺鴒飛金翼蘭蕙長成叢故
舊憑仁里行藏許潑翁遙來秋色壯鶴路幾回同
三輔流風歇獨君興緒饒直吞河渭氣吹入鳳凰簫納
袖香長發開緘色不凋近緣疎懶病翻恨夏聲遙
落葉寒崖瘦衰顏老鬢侵臨期愁日短望遠怯河深斷
續仙源夢棲遲燕幕心此生甘養拙何以侯鳴琴

宗人有自靜寧來者因叙世次有感二首

吾宗凋落後世譜渺難稽積歲生新葉流雲繞故谿行

踈千里外派絡萬山西老泪因風洒何枝可共棲
土著孤根老宗盟兩地迸斷滕逢引夐分水忽同流氣
接朝那樸陽開谷口幽幾回聯子姓相聚讀書樓

長至日雪

忽轉乾坤色輕隨蛺蝶風飄花爭入幔積玉徧成叢氣
凈葭灰騫陽回鶴路中輝光不待借盡付白頭翁

小寒後又雪

雪入嘉平月時吟柳絮風寒梅偏弄影軟玉積爲叢海
嶽蒹葭外乾坤鶴鷺中剡溪逢興發還趂釣魚翁

人日

打鼓同城樂傾觴合坐溫歲芳迺雪岸春色滿蓬門萬
卉占天好羣陽捧日尊老夫貪愛竹風徑長兒孫

對菊書懷步朱明府來韻二首

已養經年瘵猶憐九日花開籬招野客采藥到山家露
重瞳蜂歇雲歸暮雀譁况需彭澤酒蓬鬢不愁華

今秋高會日得意幾叢枝泛此黃花醞憖將白露詩影
深留客榻香冷讀書帷服餌沿溪好從公定有期

望輞川

當時休沐地杳在白雲間鳥向茅簷宿人從谷口還波
漂磐石凈風掃薜蘿閒寄問垂綸客秋深盡閉關

秦嶺謁韓文公祠二首

嶺雪千年跡祠雲萬仞谿山空摧北斗日遠就丹梯繡
篆磨厓坼虬松偃蓋低我來趨戶左秋色正含凄

賈董飛名後先生獨不羣文章扶世代諫諍矢吾君馬
帶秦峰色身驅瘴海雲高山時仰止及此挹清芬

桃花鋪

朝辭地花去傍晚又桃花不見還丹迹空聞太上家光
疑千藥露碧想萬杯霞隔水聞雞犬風籬處處斜

武關

虎石荒山暮麏風古戍閒雲生苔砌色雨着紫芝顏斷

智時侵徑昏鐘不閉關客心何處剩流水日潺湲

仙桃鎭

抱水千門濶維舟兩岸高立檣低漢樹飛鶩接江濤佔
市懸虹度魚梁結網勞每聞蘭澤好何意更仙桃

詠天生几上紅梅四首

年光容易轉春色不須多綠蟻猶含凍朱顏半欲酡瓷
瓶資晚對花館出嬌歌江漢風流地應需太液波

萬里通南使新年問楚宮當春不受雪遲日已傳虹味
託三台重光先百卉叢他方初見汝熠燿畫簾中

招隱來初信披幃發暗香光輝侵火樹洗沐對紅粧楚

雨連朝及江風幾日長官齋豪飲處即是浣花堂
柳岸栾杏蘋官梅動故人絲軒变潤色佳句更清新嶺
徼南湖逈鄉關北戸春何時高興足騎馬報平津

鴈

萬里南湖鴈歸期近若何羽毛風正潤湘漢影偏多爲
爾瞻高塞同羣憶舊柯年年青荇發飲啄一相過

無酒

江漢風常潤陽春鳥自飛何縣官燭戚遽使客罇稀奸
片虛芳夜孤亭斧翠微賢人良不遠斟酌寸心違

武昌謁孔廟二首

俎豆同方鷰宮牆亂後新邪知江漢水長抱杏壇春藻
詠雩時雨池平滿舊津荆南留滯客廡下愧先民

日暖階前草春高殿角星風雲冠劒爾篆籀歲時清辟
地詢書社題詩憶斗萍生當文物後萬里待傳經

高使君新餉鰣魚與天生同咏

楚澤聞香遠官齋得味滋銀鱗初出水玉鱠已催詩四
月黃梅雨三江白雪絲何因鍾鼎重常與故人期

對天生齋中茉莉花

未許歸蓮社先拚對竹林奇花經洗沐永日狎招尋鷺
咏清溪外雲生白石陰幾回研物理瀟洒見君心

題未開孤枝絳桃

碧海可曾到仙葩幾日來破顏羞未得掩口笑難開春
入嬌鶯早香憐舞蝶廻朝雲諸女伴留滯楚王臺

雲棧齋運圖

不走余牛道焉知棧閣危可堪雙耳峻都作四蹄垂聲
盡枯藤裏魂逃暮虎時寒潭人影亂共禱女郎祠

楊先生餽炭臘菜三物賦謝

炭獸新啣火臘花更結霜光添陪鼎重寵對博爐高柳
岸香融雪春盤綿薦毛遺來溫室裏文彩照同胞

初冬子遠齋中傳梅臣鹽公玉羹諸君招飲東亭

歸山寄贈四首

岫翠浮涇郭爐香煖坐隅金巵頻庋蟻雪檻遞銜烏接
袪風逾好當筵氣不孤歲高歡賞地應得慰潛夫

競挽歸鞍駐親頻折簡勞恭深雲欲合堦僻樹能高霜
萼連枝綴斑衣曳綵豪計時家慶積流氣滿亭皐

客路霜林外相逢雁序天蔭移羲日近占及德星懸氷
玉分清潤竹風雜管絃雙渠迎野潤枝繞畫屏前時將介母

予為題引屏端

筆落南都富文徵非地華見留平子宅因得長虞家頻
覺商嵒敀何堪楚望斜春長能假檝還欲泛流霞

子達館中喜其介子趨庭有儀成詩三首

以爾懷奇訣庭除草亦斑馬蹄隨處蘯鶯鬭任風遷客樹園春郭長雲擁暮山不知連榻上樽酒定誰攀

道術君家朗芝蘭子舍清繁香今襲坐總角舊知名綵舞催黃鳥觴吟戀墨鄉他時隨劍氣鶴路嘯相迎

不愁芳事歇知有武陵期序及東西老名分大小兒鴻唫收衆穎蠟蕚動連枝若問向平躅非君更憶誰

題贈呂子元劉質夫馬冀北三君見訪三首

雨氣侵高館東平接好音綵毫移鬭健墨數與池深酣賞來題竹清輝迴拂岑每憐疎秀意一字北南金（皆伏呂君）

草書篆刻

朝來開說苑此處聚英靈漆書蝌蚪合芸閣翠微青靄止方三日寒苊動一星不有蒙泉發何緣豁爾形（時劉君技館于此）

少年會解圍冬日弄斜暉愛爾題詩處悠然逐水飛盃簪還自喜攜酒且相依夜坐風霜急誰能傍馬歸（三君就館拚飲）

蠟梅四首

伊昔流芳處逢辭百卉圖何年迎綺里獨坐壓春都歲月時皆易乾坤氣不孤寒涨香閣色宛有暖蜂扶

返照枝猶冷含章蕋漸榮天須經草昧世已向文明苑室能無發霞觴且半傾先幾問姜水谷口早逢迎

問種初元得尋香舊郢聞古枝高楚岑新蕚照秦雲意象渾難匹行藏何處分氷霜玄牝地忽喜一陽曛

歲寒何以發微尚亦同期不惜枯春早應憐見汝遲日搖蟠木影風倚上皇枝雜佩心逾樸相將續楚辭

長至後五日詠雪二首

日覺初陽長雲隨六出深廬簷通竹素獨臥對瑤琴瀟灑先春色依稀造化心檻高遲自賞都付短長吟

忽訝林花發應憐竹葉傾人間惟坐照鶴老不聞聲岫

壑光輝接簾幃氣象生郢中幾有賦何路向層城

除夜

守歲遲添歲開觴更覆觴星臨宵燭合氣引曉河長覓伴惟殘齒拈春有故鄉惭憐青鏡發皓首拜東皇

燭

紫焰吐青蓮春燈向夜傳枝高不著地蓋密欲攀天火齊幃中得華星屋裏懸却憐香蕚影今在燭能邊

聞許學憲公將訪李太史子德山堂奉賦二首

好音西國滿鼎珮夏雲長地轄頻山路風臨太史鄉野花薰翰墨官柳拂衣裳近接兒童喜相扳下鳳凰

里通謀野展星動造門與雷雨隨征盖琴傳託素書寄
枝將整翮幽澗爲生魚晩倚亭皐待煩襟逈自除

答子德

豈謂緣詩瘦分明倚樹歌青藜隨處有白髮近來多得
句疑相逼含情謔匪佗老人才力减從爾漫婆娑

長源朱君暨令弟叔長邀同宗長諸昆季庶吉趙
君定州劉季梁飲其先人太史鏡閣八首

每憶芬芳及應知竹嶼開野橋隨蝶度流水傍人來杖
底尋登陟詞源有泝洄邀歡兼與衆談笑滿林隈
暖日蘿軒靜滄陂柳岸深折花狂插帽拈酒喜開襟卓

犖觀天壤遙遁狎石林將同風雨宿隱几撫鳴琴
花堦羅鳥跡粉壁漾鯨波洞隱黄公石圃疏太史河坐
開蘭氣客盤遶藕絲多稚子貪扶老嬉遊把芰荷
爛熳春同放欹斜澗外紆鮮螯新上手細藥故垂鬚鏡
洗氷壺色籬藏果窳區紗總恣酣卧風落錦氍毹
吟歸潭石際影亂竹林間坐暖嬌鶯接巢香乳燕還迂
疎從野性服食補衰顔春入桃花塢毰毸各自斑
梯就蒼龍宿光飜朱鳳毫地幽生道氣天闊劇風騷怪
石身邊起流氛物外逃謝家賢子弟步屧每能高
寄坐添寒翠重欄引夕暉風蘿紛在眼水荇織成衣有
地甘藏拙覩身想息機幾回向皇古長醉欲無歸
卜築先朝裏風流二妙餘吹笙招野鶴拂釣試遊魚自
酌春塘滿翻疑夏屋虚捫詩懷往哲蕉葉不勝書

九日同李太史子德同官習明府

緩步紛成侶芳籬近倚村迎流雙澗合積翠一峰尊氣
敞征鴻野秋高結駟門茱萸時可佩接坐酒同温
客戀黄花節晡時興未闌觴深堪繫馬髮短莫吹冠就
日雲衣淨迎霜葛屨寒主人留半榻能解盡餘歡

送瑞之楊博士先生入都

臘卸傳醪嫩星深把燭紅送君鄠人曲拈柳翠堤中雨

逐開西起途開冀北空平時千丈氣繞筆盡成虹

爲農四首

爲農東澗曲不復去彈冠力作非無偶相呼得所歡解
顔時共酌扶老且加餐計日登高廪辛勤歲已闌
少年惟學稼垂老在東菑只謂攜鋤近因忘漉酒遲芊
眠桑柘日盥濯鶩陂開歲傾兒子訓無失土宜
候時先較雨扶耒易爲春塢竹留三徑壺漿會四隣躋
攀隨意濶乳哺自相親物理迍生事欣從上古民
在野田廬僉迎時手趾繁方將分麥菽亦復長兒孫嘗
讀龐公傳因懷栗里村蕭然中自得對客又何言

過焦二仲武園亭四首

過檻廻廊窈披篁曲徑逢琴書潛宴潤洞牖鬱含颸野
與隨登陟高襟送寂寥前期紆勝引奕葉問紅焦
參天翡翠枝百丈掛遊絲澹宕風難定芊眠日欲遲舊
家通步屧高蔭起威儀髣髴春烟裏丹青渾自隨
寒苞半吐黃帶赭迴凌霜異種來仙苑幽芬迸竅房傍
欄新霽色乖佩舊輝光耀首中丞里繁枝喜佐陽
霑衣滄海後片碧到如今質朴閒魚釣冲融淨客襟翠
寒香葉積苔暗墨池深及此流霜夜明珠泛氷心

除夕二首

竟許氷花綻因知雪案溫香燈存舊俗棗栗散諸孫坐
盼雙瞳烱趨陪五夜尊浹時判新故搔首任乾坤
皂帽勤催補風扉懶著關鬢毛猶自惜時序且相攀浴
景中宵驟寘鴻萬里還故知余齒及書札憶東山

雪

窺春卽霑雪繞樹未成花但使勾芒正無愁大澤賖寒
輕山潤曲臥穩野人家素案心相倚廻光惹暮霞

春日送學憲許四山先生事竣東旋兼述別懷五
首

水樹千重葉礶帷萬里鑣河流通別浦岳路起層霄柳
韠新含色珠光近欲潮只愁驄騎動翻引鳳輝遙
遍放桃花色紅颸送馬蹄雲深函谷口雨霽二陵西緩
草縈芳珮旌竿帶紫霓畫堂春正好霑灑白天題
使者車南指仙人掌右廻翠飛搖棫樸雲去度蓬萊歲
逐璣衡轉天從日馭開不知江閣底芳占幾叢梅
名山頻戀賞勝蹟縱寘搜擁幕仙雲綻傾裝子墨流日
長垂柳驛春動採蘭洲引領紅亭晚憑風一減愁
翠陌鬧鶯劇朱絃逐水還侵星開曉霧望海見青山漢
閣香猶爇吳門氣已斑天長千里道軼駕詎能攀

荷池新詠四首

淨影知何極渾香澹不流朱華初泛夏淥水早橫秋漢
女雙珠浦仙人一葉舟幾廻瞻彼斥今到若邪頭
絕岸空羣色凌波一片明光儀不待浣顥氣與同清瀨
瀉身邊過鮫綃水上輕誰知青鏡裏自有碧雲生
水幕帶朝暉金塘引翠微豔風時拂蓋凝露不霑衣窈
窕流觴及氤氳綵棹歸野人多漫興垂佩與江妃
馥氣通洲渚明霞自洗瀾千枝燈竝放十日飲同歡翠
與金莖冽光浮水碧寒浣溪饒指點扶老數能餐

再詠荷池四首

軒裳新浥潤鶴鷺飽餐霞春水長涵碧朱天始掞華照

來將影入香逵逐風斜掛憶搴新者飄蕭自浣紗
開陂紛結幄泛酒易爲樽素侶通香社清襟啓水軒積
淤空自蛻含色竟無痕欲繹牽絲理輕揮冉冉繁
迎薰方啟夏帶水復含虛歲事從高脫風流自卷舒清
機拈不任淨域渾同如一片澄波影翩翩藹有餘
翻天金沆瀣漾日水芙蕖出浴搓香浦迴光引妙峰靜
收千頃色潛濯九華濃縹緲凌團扇悠然物外蹤

五丈原次何仲默先生韻

蜀廟松杉肅周原鸛鶴陰東流清渭水北向老臣心地
僻秋風落山昏野日沉向來歐血淚灑臥龍吟

武功挽李五兄聖年二首

分袂青門日哭君白首年寂寥秋夜詠蕭索酒壚烟蘚
封書篋寒烏繞墓田有懷何處盡空槧剡溪船
歲月頻相送人琴血不揩那堪風雨夕獨伴鵑令愁樹
老聲偏苦雲長氣易秋含凄思故舊淚落未能收

寄子

寄託身仍隱艱難歲欲迴還將雙鬢雪覺假一枝梅節
晚途偏滯音長谷易催抗門勤拂掃春與鴈同來

掃室

坐裏張琴淨身邊舉杖輕歲除驅暮氣春發送離明盼

及蟲文碧拈來客緒清撫時研物態新故自相生

歲除前二日喜雪與胡厚存分得灰字

毳帳夜重開風窗影暗催攤光人欲臥入夢蝶還來照
積遊梁後春從訪戴迴曉看融露濕應惜未燃灰

蠟梅 高文學持宋書館

蠟蕊高欄裏肇來宛自如不愁真氣薄能使暮顏舒坐
上留真綺壺中就碧虛行藏何處定迥與世人疎

寶雞除夕二首

歲事從衰白鄉心久鬱陶幾迴烏遶樹何處鶴鳴皋慣
作壺觴隱全忘稼圃勞桑榆如可逐景轉鄧林高

跨鳳湖千頃盤龍樹萬行別來明月潤相望暮雲長老
病經年淚羇愁滿路霜坐攀新歲首紫氣接朝陽

元日陳倉館中作

客席延春暖朋鐏展歲朝一峰雲際出元氣雪中調 新晴
雪偏山 狎習隨官雉迂疏及野樵更寒東埜色花影近相
邀 是日同署中諸君過東村與張氏昆仲娛飲

新朔第二日

新年妍舊客綠酒暖寒聊氣發薰書幌烟青亂草衣老
著從兩在雄劍自孤飛望裏峰如疊人傳有夜翬

人日寓目

曉翠新含雪晴義蔚有華彩分征鳥路光滿野人家對
酒翻書帙開春問秫麻還看樵木裏吹笛人煙斜

穀日

渚鴈銜春至檐烏報日遲負暄尋水脈占雨及天時素
業菑畬老青陽稼圃期田家朝受事步趾滿東陂

渠岸訪楊芭侯不遇

帶郭楊林岸長條宛欲傭室連青墅影不見白雲蹤對
東春難借渠消水易春往來騎如掃含愧未從容凍解水碓
復春

擣藥

不識桐君術因疎藥草名近來淹積瘵何處養殘生落
杵催空響流丸美體輕護身資苦味應想故人情

玉兎

入草氷絲軟吞光皓杵長臥遊梁苑雪居帶管城霜瑾
席分輝煖玉衡託體凉向來會近駕高步暎飛黃

玉燕

初絃調素侶舊國化烏衣寶夢逢春見仙歌向月飛銜
花無點辱入幕有光輝近過瑤臺使新從海上歸

月

徙倚江城月中宵與未闌光憐飛鏡滿影帶暮潮寬白
鴈聲初急青楓色正寒颯然思故里遙惜露華團

答天生月夜過山齋之作

一徑濯清塵風蘿拂地頻共邀南浦月相對故園人桂
向懷中滿蟾流物外新空明如可御莫惜照迷津

九日寄天生　時在荊州

花檻罇方洽秋風棹又移日邊窺北戶江外寄東籬日
盡丹楓葉心飛白藕絲平生依故舊小別悵雲涯

茉莉

耀首來江夏清心託楚芳開罇不受暑點筆易爲光照
入娟娟色幽分疊疊香連朝發珠蕊採擷惜盈筐

橄欖

卽此知甘苦沉吟覺汝賢敢邀高士贊退受衆人憐舟
楫江湖潤炎荒雨露偏今看桃葉渡惟有荔枝傳

對月

去歲清江月今宵白露中人來秦鏡滿鶴散楚天空雲
物高秋興金波萬里同撫時堪注目愁起北谿風

夏日過張氏池亭觀魚二首

水石涵空翠花堦理釣絲盈池生意足遶屋宿雲滋舊
履迎寒迥藜牀入夢遲更看秋水發撻艇續前期

亂緒何年任空波得意游偶尋濠上樂時慰眼前愁藥

七侵窓淨茶鐺入坐幽誰知疎竹裏尺水可藏舟

南溪隨採薪過謝家莊

石老青崖窄溪深紫蔓長不時雲出會五月氣清凉露重荷衣濕晴新兔牖光山翁貪美蔭種柳盡成行

寶劍

蓮花騰紫氣霜鍔吐神威毎作蛟龍吼時連熠燿飛撫襟青眼斷搔首壯心違何日開塵匣倚天護紫微

宿城二首

寒角二更深高樓明月岑斗間瞻劍氣匣裏聽龍吟畫箸誰能借陰符自可尋長途師老馬感慨到如今

地險憑丹壑城高接翠微宵鐘逦谷響戍火雜星輝亂草豺狼竄秋風鸛鶴歸杞憂端不釋歌嘯自相依

螢

白社新流火秋金始放輝光憐珠影徙彩泛靈華微斷續纔縈幕低昂復掛衣青編如可照勿避二毛稀

蟬二首

白日秋始肅金塘殘暑清息機隨晚照流影發微輕露下寒光積槐陰古氣生果然抛俗累長嘯入前楹

物外藏身潤人間辟地尊臨池舒浩唱隔葉送高言谷口風初徹喬林日未昏此時勤仰止幽興滿蓬門

促織

枕席新凉到壺籌永夜沉逐機聲半出喧砌露偏深的下今宵淚堪增歲暮心秋來空自苦無處覓知音

風

鳴簷搖玉馬捲旆帶寒鴉樓閣催高笛天山有斷笳香來幽桂逈塵去暮烟斜娟娟白團扇風流自可誇

秋燕

梁上雙棲燕雛兒四五成香泥秋未落紫翼老逾輕接海仙雲近歸途野水生明年尋舊壘應識主人情

中元日

露下晴猶濕新凉火欲流亂山初送響疎柳更依秋野芡分稜澀寒瓜抱蔓柔時艱逢野薦北望正含愁

吹笛

笛起高樓上秋陰稍稍開行雲疎復斷落葉聚還來曲盡寒蟲劇風微白露催蕭關今夜柳明月正徘徊

夕照

嘄嘄烽屯急喧喧驛使傳秋風吹隴坂牧馬傍河出望眼歸鴻外愁看落日邊長吟愧生理歲序一茫然

西亭對雨作三首

正喜籬風落旋看幕雨來侵簾新染草隔葉欲肥梅淨

書壁魚山新泥簷燕廻青編方潤眼任意長莓苔
合沓傾盆水蒼涼半畝天臨池將洗墨問種且占年故
使濟輝令何妨宿火燃更疑湖海氣迸瀉入流絃
連珠鳴細霤浮蟻引清醪帖石扶藜穩棲雲傍半高攤
書非有癖種藥每忘勞汛掃空諸慮無煩續楚騷

春承子德書慰問刊答二首

覓斂悲知已開緘喜舊遊春從黃鳥度夢向白雲流牘
敝時常補燈荒語未酬風塵滿關塞無地可同州
北澗氷猶合東山墅自春雲長初過雁樹老定生鱗歲
月賓朋洽風霜翰墨新幾年添別淚攙衿附前津

登一小畱子德庄以書儀來訊二首

近說龍門客單車向好廬素心雙鬢外耆髮五春餘谷
口杏樵採河干起釣漁上林曾有賦風會每無虛
春連明月色坐酌杏花罇步屧從函丈詩書細討論東
暉偏早及北道轉相存自惜離羣久雙魚忽到門

三原會趙二子實時自朔方春歸二首

揭來聯舊袂罇酒照前除入夜觀天後連朝向日初朔
方經雨雪高塞有墳廬吾意貪耕稼從君問穗書
搖春書帶暖照日墨池深紫萼連枝色寘鴻萬里心彈
琴邀素侶剪燭話幽襟寒食開鶯路正須送好音

紅廟村

山高能補壁水淺會生蘆鵝鴨清村淨琴書野興孤烟
雲時掛眼世事但拈鬚莫作連環癖清河有碧珠
桑柘午陰落輪蹄野路輕爲農休問姓看劍每無聲老
瘦遑投筆徘徊怕近城但聞綠苔雨時向古庸生

立秋（是日風雲夕合雨微露元公祖衣書介前詩忽蟬聲出自然間喜而沽酒相對）

大火猶剩暑秋至便生涼客館新迴壁蟬吟暮滿堂村
醪分笑語雨氣侵衣裳不必華胥上酣歌即醉鄉

寄李聘君子德二首

寄跡城南墅懷人渭北莊老親時喜粥諸弟迭登堂耆

帛徵遺逸郇厨戒尚方王恩千里潤樵唱好還鄉
春回天北戶秋迥海西槎倘書供筆硯青瑣貯英華雪
淨龍池暖風高鶩雨斜知君薄凡近待訪赤城霞

秋後喜子德辭職歸養親往候之二首

獨嘯金臺客翺翔向故林風從閶闔起露裏蒹葭深仰
看雲中月徐彈膝上琴褰衣拚濁酒在野喜同襟
聞君將毋意勝讀絕交書天下風塵滿秋來洞壑虛石
瀨清里第雲水潤樵漁我亦悠游者敲門迴自如

人日

迎年臨雨水近日愛春陽池草初銜綠簷梅巳吐芳坐

添兒子輩交戀丈人行甕底留眞樸無辭飲斝長

九日雪二首

竹逕迎寒劇茅齋詠絮淸幾年遲鴈字今日倒朋情玉樹千雲人驢花帶酒傾自當被鶴氅搔首向東明

紫騮嘶瑤草秋風逐日車故人山左去長路渭東斜地剩重陽節天催六出花莫敎明月霽舍愧戴逵家

二月二日夜雪聞雷柬子實

火宿青虬夜春陰二月初蟄雷當戸起飛雪傍簷疎色動齊紈扇聲龢魯壁書山陽朋酒得痛飲且何如

夜坐憶子實

寂寂秋宵迥悠悠客緒多綠階蛩響住淸漢鴈聲過露氣霑牛斗幽芳肅帝蘿幾時明燭裏琴酒共吾和

中秋

孤景淸秋夜薄寒白露風敲門人不到出戸月相從影靜銀河底香盈桂樹中闌霄砧欲斷嘹唳聽賓鴻

步野

野曠人何瘦畦分水自廻天高雲岫出樹響谷風來歲事隨蟬隱遙空起鴈哀吾情誰與晤佇立獨徘徊

九日

素節高秋壯黃花九日微簾帷風拂拂旅館雨霏霏砌濕來沾坐天寒未授衣暮情斟酌寡愁緒向燈飛

雨後

傍晚倚虛幌空階自落蓂一燈熒靜夜宿雨透疎櫺寂歷寒露影蕭疎竹洗青迢迢宵漏永獨坐草玄亭

過南谷老人

落花埋客徑來往逐難羣山足當門起樵聲出谷聞春風歸隴畝幽事老耕耘喜得龐公在開觴共夕曛

立秋

蕭然秋又至客緒復何之雕壯西風裏葉鳴暮夜時往來無定跡邂逅有新知目盡南飛鴈空懷宋玉悲

移菊予愛黃白二種移之竹下

移菊重陽後徘徊避汝難霜威今始逼鶴影向來寒肅肅輝榮抱朝朝露滿團囊無勾漏術小隱就黃冠

紫騮馬

神駒冀北空綠尾欲搓風影掛房星白光流汗血紅雲花團萬點電火出雙瞳一遇金臺客長驅入紫宮

芳樹

芳年不自持芳樹復葳蕤含翠初成蓋繁香已滿枝春深疎蝶度雨過小鸎知妾意徒株守含情欲向誰

梅花落

月暗風林靜愁隨子夜長高低誰彷彿新故自淒凉别
後閉吳影空來倚漢粧徘徊人不去樹底覓餘香

雨雪曲

西征烽火近萬里塞雲鋪磊落乾坤淡飄零羽檄孤天
寒嘶老馬路盡失蒼狐風捲低空暮鐵衣色有無

隴頭水

隴上東西水滂沱各自流回瞻青綺路早動玉門秋風
激聲含苦沙鳴夢攪愁年年腸斷處鐵騎未能休

出塞曲

報國心何苦征人歲未安燕支山下淚來往幾曾乾月

析城烏靜風笳塞馬寒中宵銜勒走啞手叉樓蘭

灞橋柳

灞上已逢春長條依舊新山光浮碧水客影拂一作麗樽
酒花應落嬌歌鳥度頻萬行垂别淚風起迴愁人

湘靈曲

飄零何代曲逐雨灑江心遠嶂悲誰望秋風苦自吟天
長迷鴈浦日落暗楓林曲度南雲罷沉湘水更深

長門怨

舞殿風初凉歌臺跡復陳可憐秋草露不識翠華春虛
幌飄螢亂深枝啼鳥頻含情何處寄一作得愁變鏡中人

銅雀妓

銅臺西望迴雲氣下漳河人去閑簫管春歸罷綺羅黛
香愁一作空染淚陵樹情空柯躑躅寒烟外悠悠暮雀多

仲冬河凍候渡

客行臨凍岸朔氣逼窮冬水結無鄉響鷗寒失故蹤三
門高禹跡九曲歷河宗獨立依樵爨仙舟何處封

過頻陽李二大生庄

登堂趨拜母是弟即吾兄數把雲山淚幾年鴈鶩聲風
歸開隴樹客久識人情結束存知已敢邀長者名

蠏

帶甲深潭曲橫行碧澗時沉吟無號令結束自參差伏
骨含風勁先天得味滋貪人爭染指怪爾意遲遲

黃帝廟

古栢秋風裏寒山晚照空帝開姬水姓人拜鼎湖弓晝
壁嘘陰霧雕梁落暗虹升沉或不定白日就蓍叢

壽峰寺

荒逕無人到馬蹄怯度橋西峰啣日去北鴈逐風遙殿
古蒼苔暗木寒空火燒天花處處是歸路滿金鑣

過韋曲

苔雲霑草屨翠帶曳清漣歲序春三月風光尺五天飛

蘿摇暮雨朝槿惹晴烟幽賞頗無限逍遥憶昔年

梅花

種出嶺南路詩僲何遜才芳名標樂府素鈿映粧臺雨
過朝雲立天空白月來清機不受染香與歳時廻

三原酒樓遇李五聖年將遊江南

柳條傳客信樓上遇高朋江水愁春漲山田喜歳登浮
生聊婉轉去路各飛騰沽酒從君醉離思不可勝

終南山

白雲飛不盡出没衆峰青歳月閒中老空虛靜裏聽雙
斜通蜀棧萬里絡秦星樵隱人何處秋深擁翠屏

憶比部員外錦帆趙公里居四首

月靜僧香署帆歸博浪沙方塘横一畝五柳噪羣鴉露
浣萊衣淨風飄草帶斜東林人影在獨向故園花
獻歳同方友交歡慰老親白雲時滿徑朱紱不留人樹
掛長河影門消萬里塵飛飛梁上燕傍主正啣春
日隱梁園樹雲歸漢時隄遺祠空俎豆流水各東西舊
簡蟬魚老新陂鴈鶩低去思何以盡留蔭滿棠梨
河梁相遇處屈指已兼秋目盡關東路心隨汴水流郎
官星未曙錦里老應休寂寞平原客長歌念舊遊

東嶽廟

齊天何代封摩石問遺蹤小邑千家庶行宫五嶽宗深
苔埋古鼎白月度霜鐘松栢高盤處雲通日觀峰

過斛山先生廬墓

故里空門巷斯人地下眠愁堪秋草露目盡古松烟鼓
氣洪鑪外銘神太古前山河終不改華表入青天

興善寺

白象載龍華深堂覺路賒空青常作雨晚霽欲成霞烏
啄先春果鹿啣落地花到來凝佇久縹緲悟恒沙

王朋玉自客縣歸里

風塵爲宰日珂里欲歸人仕路堪垂涕仙源此問津全

生辭祿米怡老樹松筠過從紛相許高歌會四隣

望秦川

日出瞻東井蒼蒼一氣通神開金虎路天作帝王宫入
水啣河潤連山翠嶽雄還餘雲樹色散入五陵中

未央宫故址

壯麗歸何地頽臺自古今逶迤龍首盡浩蕩翠華沉壁
帶埋雲古金鋪入土深愁看風雨氣遥落故城陰

昆明池

戰伐何時已樓船早用兵浮光連太液燒劫盤昆明樹
古莪花暗潮乾旅穀生西風藜杖裏愁見暮雲横

石門廟

何代含風殿松濤向此中虛墻蝌鬼馬奧地舞神叢瓦
黑雲陰合日寒雨氣空深苔不可掃寂寞到鴻濛

廟松

曲律盤空上偃枝復倒垂白雲封漢時黑帝下秦祠鶴
宿無年代龍吟有歲時霜皮風力厚披蘚共題詩

天河

夜靜識明晦清微徹太玄長秋惟一氣萬里劃中天析
木含虛動仙槎莫浪傳徘徊星月下流影自年年

風竹

風竹當簷立淒然寄復疎高雲微點綴宿鳥失躋蹐流
影驅秋盡長吟逼歲餘綠圖靈不滅應使此君書

寄長安郭金湯三首

去國荒三徑殘生託馬蹄素交頻杵臼奧棟有香泥落
葉從秋晟寒花面藥畦長宵分燭近坐照待鳴雞

解襟期共醉世路敢忘難獨借君牀臥不知旅袖寒水
芹秋裏熟爐火夜深看客位何疎散歸鴉滿樹歡

清樽娛老大買酒數登臺樹裏南峰出天空白鳥來風
香圍容合草閣背人開此後重相造色深舊碧苔

金泉寺

荒山餘草木古徑少人烟佛果低佪淨僧壇幾許傳戒
泉明斷澗金色散諸天日暮風迴響空秋意寂然

題鳳門副使陳公署中園亭八首

日暖芙蓉毯花明石竹春畫堂依舊王嬌管散幽人關
路風雲近朋樽麗澤新喇宵清曲奏響落翠帷塵

烏皮閒拂拭餅古欲生毛物色分臚細文章走鼓高松
花時上枕雲氣近使袍獨此圖書采繽紛繞節旄

宦業起牆東退思杖履通露融搓涂雨隔圃送香風翠
覆三槐座春留半畝宮飛花飛不著盡入舞衣巾

地濶堪容石披苔信所如桃花飜櫪馬金色落盆魚鱸
響饒黃嫩盤高餡雪虛傾情時寤對讀盡鄴侯書

邀歡鈴閣下縞帶日翩翩暗香留粉壁方藥漱芝田卷
幔滄洲入催詩畫燭燃爛熳星文聚高空徹穎川

燭花直撲坐眼底發高光日作諸侯客宵明二酉堂門
闌驚合璧伯仲奪前行資論何容已金絲滿鄭香

流氣滿清署牆陰落數峰樹留千里客庭有大夫松紅
雨粘蛛網綠樽破蟻封紋衣蓮藿裏出處了無蹤

從今耽勝日顛倒畳歸期人久藤蘿老徑深鳥雀知殘
光禁北斗高與度南皮無限留連意酣歌惜一枝

治圃

寄跡再畦下全生老闍門往來依田水晨夕面前山簑
笠風偏冷嬌歌鳥自閒一從墟里過吟醉不能還

觀田家

半生不識字垂老課桑麻清旦携鋤出孤村送日斜鳥
來知客徑犬吠有人家春過東園裏時時掃落花

溫公橋

虹梁懸百丈鶴表落雙城一日神工就千秋浚谷平青
龍橫地起嬌馬踏空行梓里思何限年年聽水聲

聞番禺屈逸人遊秦過三原已復去悵然失面遂
有此作

客帶峭西雨來觀渭北春聞聲應倒屣入坐復驚人囊
底流風壯眉間五嶽新褰裳欣欲就恍惚失清塵

鴈

亦知毛羽利慙數丈人行有分居洲浦何心憶稻粱寒
聲隨雨度片影共天長地接山南暖蘆花處處香

與何少府

幾年風雨夕一尉實藏身官署侵秋近蟲聲入暮親茶
瓜常待客書卷最留人亦是周旋地仙姿不染塵

幽居

結廬秋水曲好靜不知年植竹叢生籟開窗忽有天追

隨餘杖屨遼倒入雲烟冉冉黃花淡相依共寂然

秋夜憶孔修二首

辟人無濶地危坐獨蕭森歲逼空山暮愁經此夜深麝
香傳不到鴈序轉相尋寥落高涼外懷君淚不禁

何樹吟風葉琴歌響入雲遙思鵷鷺坐直逐鳳凰羣素
抱三秋滿清流二水分詎知明燭裏一氣自氛氳

除架

何歲餘清蔭風歸失暮鴉可堪空抱蔓猶有未開花物
色隨天意混茫入苑沙杖藜吾看汝似倚舊蒹葭

蕘門亭子夜坐

過從憐清影躑躅愛小園虛梁來坐鳥好月正窺門藥
裂冬根古鑪烟紫篆溫闌宵頻換燭高興復琴樽

渡渭逢友人自谷口來

西風吹渭水古渡日烟波搖櫓寒城外軍塵積岸多青
原迷帝里歸路買一作到漁蓑借問北山信白雲無奈何

百子堂

早雨新含霽歸雲逐徑長蛛絲羅百子燕雀遶空梁坐
久知窗暗風來覺樹香塵生隨斷梗寂寞向僧房

憶保德蕪使君歸櫬三首

月落樓煩戍笳飛水寨雲故知千里隔歸櫬幾時聞物

色留空館風微憶使君秋聲悲不任客淚雨紛紛

丹旐西河驛遙憐素影飛古餅猶潤色青蒿減光輝背日青松在深山白馬蓮徒留萬里恨魂帛欲何依

諸弟渺風烟廟屯雜舊阡無家留寵馬有樹聽秋蟬部路飄魂雨春風掛竹錢異方空握絮雲斷北枝天

十月一日城樓登眺

木落寒山外秋風滿戍樓化錢餘舊俗殘角亂新愁叢菊香猶在孤雲斷未收沉吟生事減無計佐前籌

雪

輕微映早梅凌亂舞風回帶絮飛梁苑飄花過楚臺新寒侵繡幌積素滿幽苔玉女何瀟灑紛紛騎鶴來

明月引

秋月空如洗宵聲寂不聞關山惟有淚河漢渺一作無雲飾序黃花近沉吟白露分南樓愁照久佇立獨思君

贈李大生時六茹客大生所兼贈二首

草縫渾欲盡天下誦陰符藥竈留遺叟風塵學萬夫杖藜猶騎馬門樹自巢烏莫作窮途恨因君買酒壚

老壯驚雙俠神交慰北堂楮冠增感慨橐鉤飽風霜海內齊盟盛人間魯叟狂時來山下醉高臥白雲鄉

山寺

歸雲宿古刹落葉滿山蕪深愁苦徑老俯看斗城孤入烟浮晚樹野日靜寒烏極目霜臺北蒼茫景物殊

太師王端毅公阡隴

碑版橫雲起丹青入戶幽世家今里第來隴自春秋事業先朝著風聲百代流西郊崇冢在松柏日颼颼

再望秦川

王氣千春滿神皋萬里煙雲橫關外雨日淨隴西天坂塞通周道山河入漢年躊躇今古意遙迴一作南鶴

過含元殿故址

山河如昨日殿閣已窈冥不意雕牆色都爲蔓草青荒臺人罕到故苑雨新經莫待倉庚囀愁深不忍聽

興慶池

南內興龍處蒼茫但故池空藻驚宿鷺蔴草狎樵兒杯戀長春酒筐留採荇詩歲華隨柳度疎影日參差

初月

一氣涵青潤餘光待夕生淸機新吐放故魄素分明轉傍星河色微窺戍婦情關山初有影寂寞起邊聲

渭水

八派分流合雙虹抱影潮淸川環沃野白氣劃秋霄吞吐洪河近一作急淵源鳥鼠遙土風須此問官渡一停橈

經郭有道阡

流風歸有道折角滿人間隴樹陰仍潤仙舟去不還青
碑臨大路野日動空山延佇寒雲下蕭條白鶴閑

堯廟

嵩殿氣蕭蕭松雲鬱寂寥神萁搖暮日帝位入青霄畫
黼三辰旦空庭四岳朝冀方風自古百代仰衢謠

憶宜川劉入石生二首

隴戍安荒塞風烟歷素秋殊鄉曾憶舊兩髩各添愁洗
藥人空在吟詩老未休繁霜枝葉盡蒿目滿墻頭

山高兄櫬遠淚盡瘴江深蕁棣正相望鶺鴒何處尋故
交迷宿好背石得秋陰消息仍難定聲歸綠綺琴

客至

荆扉傍古槐好客亦曾來徑掃花還落綠深一作竹暫風歸
自一作開家貧空野味雁影戀空著一作青苔望鄰烟外兒
童賃酒回

山莊即事

生來幽事濶風逕自欹斜嫛拾村樵火香分老圃瓜青
袍留野色白露洗山花坐覺流陰靜抽書就晚霞

古甘泉

秦時齋壇尊入天倚石門翠華行幸地萬古莽苔痕雨

剝銅人瘦雲埋帝鼓昏時聞虛谷裏淅瀝水聲喧

通天臺

青烏何年去白雲空自歸可憐終日望甘與至尊違幸
畫如猶兒身輕似欲飛豈知寒隴上樵牧送餘暉

秋憶鴈門副使陳公兼寄孔修三首

雙旌更何向欲行且未行關山今夜月客子故人情矯
鴈嘲風下鵁猿抱木鳴天涯多雨雪無路可相迎

蟲吟多不續暮景轉淒然浩蕩成今日風霜憶去年光
因鱸火隔情逐淚珠圓思苦何聊賴雲橫鴈北天

積年傾蓋稀獨坐寄思微寸草隨螢化疎雲傍鶴歸津

梁空暮色老大惜青暉知己情偏重征蓬滿路飛

過友

出門忘所適蹢躅意何求莫逐輕鳧去還從放鶴遊水
花光淡淡風竹冷修修俯仰青暉古盤與自喜留

與南谷老人二首

青種今鄭老白髮古麗眷道以斯人重身從數畝爲黃
農風既邈杖履影空垂南澗林無恙只應麋鹿隨

門前楡柳樹一一手親經社臘甘垂白村陰自落青掃
花三徑熟開簡兩瞳靈願陪丈人語殷勤側耳聽

飲集何少府署中得樽字

香竹正含翠山峰引入門鳥來知暑靜客至覺爐溫坐
接兒童眄恭催閣鼓昏淹流會許醉竊莫惜清樽

不寐

淅淅風簾下燈紅不語時愁牽千里月緒起萬行絲檐
外星輝亂人間物色移啼烏巢未穩覓向最深枝

姜嫄廟

聖母開周甸生民有報章山高遺廟古源遠肇禋長畫
翟雲衣潤縈春砌草芳先祼時此卜賽舞到農桑

魯橋宿趙元深宅酒中因出諸家所題母夫人貞
燕圖

看山驅策盡訪古詣門松疎雨明燈外深堂臘酒逢雙
魚留故好匹鷲有遺蹤圖史庭萱裏氛氳漬暈重

長春宮

基高時望晉柳闇復經秦鎖鑰虛宮使風烟冷翠塵樹
裏雲開掌花間鳥送人自從墟里換無復問長春

答鴈門副使陳公二首

既枉熊車顧復勞鴈帛投遙懷文舉座空賦仲宣樓水
月輝偏到天槎夜欲流招賢原有館抱愧非所求

秋光迢遞外千里寄情縈折簡封雲氣兼金映篳門壑
響幽風苦暉流趙日溫蓬心頻倒極何計對清樽

過堯門園亭久留談易二首

平生傾倒意日日向君家帶雨開書幌聞香破木瓜蠹
乾何代簡人悟隔年花清論盈懷袖不知噪晚鴉

不是傷趨走其如辟市喧逶迤開小徑浩蕩共名園壺
酒欣相得亭臯蔭自繁移時星燭客恣意及乾坤

過邠

寒城風日肅亂後有人烟戍落三單壘秋空一澗田燒
餘烽火瘦影帶夕陽偏來往殘疆內含悽淚眼懸

岨燈

空花何處著風起遍山流金色搖天潤星光接漢稠殘

宵驚欲曙萬壑響仍幽寂聞無遺照還因佛力求

送贈翁山登華嶽因訂其登華嶽諸詩二首

粵客西遊日泰山雨霽時行雲連鳥背空翠撲人眉靄
動羣峰變天回一掌移攀蘿尋窄徑梯石欲橫垂

飄然凌絕頂俯瞰挾明星關塞蒼茫合周秦萬古青金
天留灝氣翠管浼真靈長嘯浮雲外悉虛叩石扃

蜂房

過從身無地尊卑汝有王悠然都滿願豈敢惜餘香意
盡閑花蘂春深小洞房自憩生計短養拙復何鄉

佛手柑

江介多名果聲聞出西天琴情感共惜此手至今傳品
藻無仕士馨香何宛然安能霑佛力移爾菊花前

題趙母太夫人貞燕詩一首

月華映舊機縞素到堂闈樹古流鶯盡風高獨燕飛一經開荻盡積歲宿燈輝來往班荆語綦巾傾袖稀

簪髻空流代傳家得鳳毛音徽依故史軌範自東曹翠落松陰滿雲連竹節高閨門時共仰不覺採風勞

戲從劉廣文索鸚䳇麝香

不入靑瓊座安知有王人爲憐鸚䳇語遂覺麝香春麗澤光三徑氛氳動四鄰隴西多此種取贈莫傷神

巢鵲

清晨披褐起巢鵲故相喧築室逃人面開襟入鳥言一枝吾獨坐兩翼爾輕飜日夕相歡甚風暉到席門

過扶褒楊公寓里二首

楊柳村烟夕淒凉罷問津空聞移舊榻不見臥幽人風送黃山雨雲埋谷口春蕭蕭悲雀集徙倚獨霑巾

高館人空去至今惜綠溪徘徊芳樹在惆悵暮雲低山鹿眠樵徑風蜓立杖藜楊花飄泊後流恨滿關西

歲事

歲事銷閑盡冬暉戀黑頭娜嫒虛無一作近晚斂佩澗從遊野鶴羞爭食飢鷹欲下韝朱門彈鋏客還擁舊貂一作征裘

天寒

天寒飛鳥盡葉落畏山空鬢短還一作從添白日荒不肯紅故鄉蒿目底生理靦顏中應䝨經時策祝雞學老翁

冬深二首

冬雪遲不到烟城入望孤鄰輝空彷彿獨影轉模糊谷靜泉溪結村空鳥獸呼何人能騎馬幽徑訪潛夫

到面風長勁當爐火亦寒浮生隨日影薄暮守河竿豹霧終歸隱鹿皮許自寬徘徊流水曲空擬向人彈

十二月六日草堂初度

節序存風物乾坤到草堂竹仍經歲綠梅發幾枝香臘逼山杯熟暉分日綫長逃名冠蓋里鵲噪作笙簧

長至後書懷三首

一陽才動琯雙鬢已經年影靜衡門日炊空土銼烟灰心依草木蒿目失山川何計消愁得長歌入九天

同聲何太濶消息迥難忘夢盡人千里愁空鴈一行茅檐虛守歲汗簡發幽光寥落蘆飛後官綵幾許長

藿食寄生微蓬心只自飛蕭條黃石策斷續老萊衣髀肉空流淚山樵早息機腸隨鍾律轉九九抱潛暉

中巖集卷之一終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二目錄

七言律

臘雪梅
春雪
張明府席上同衆觀幼公子尋贈二首
頻山席上晤李隱君雪木二首
題山右李桂公水心亭圖二首
肇慶守三原李輯公過頻山草堂賦送
挽焦中丞公暨其令子長君二首
挽高方伯欽如先生五首
督府胡大將軍五首
[illegible]喜子德道兄新舉孫得四首

七月十二日雨二首
口號
題瀟湘萬嶺圖
和答李二兄中秋苦雨之作
李二兄大生復以前韻來再依韻和之
夜坐
吹笛
九日魏石二君雨中攜菊與酒就東村草堂二首
與楊先生
憶顧亭林先生華下舊廬二首

穀日作
奉寄馮少參訥生
春日岐山縣謁周公廟懷古八首
弔閣臣楊文烈公
暮春過觀王余道人宿兼蒙欵具詩成以贈
答富陽周明府淳夫即用來韻
答文二黃庭用原韻
仲夏荊山草堂遇汪二兄開美二首
馮質文分韻賦雪詩久不來即用原韻問之
秋遊五丈原謁武侯廟懷古五首

九日同勳彝鎮京芭侯熙載登八角寺遇新來諸
師茶果欵客即事用遊字
重陽後再同勳彝鎮京芭侯諸君公子卜延西步
牛頭山寺芭侯携炙酒成欵因貽此作
寶雞署中長至日即事有懷李太史子德
登金臺觀二首
輓趙太孺人哀辭二章兼慰大孝元升道兄大襄
之作二首
長安輓故人郭處士金湯二首
輓吏部王公棐菴先生兼慰家君又陶大襄畢初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二

淳化宋振麟子禎甫著
外曾孫王文昭西圃彙編

七言律

望嶽

太華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線下龍門到來雨合仙人掌
時復雲開玉女盆翠壁不齧秦日月明星劘蝕漢乾坤
蒼茫萬古蟠眞氣欲挽丹梯謁帝論

望昭陵

西望昭陵弓劍長九嵕佳氣鬱蒼蒼龍鱗日逺翠微裏

馬鬣風生鵷鷺行百尺岳神扶石碣中宵仙杖出玄堂
牧兒莫放秋山火褒鄂英姿未可當

南隣

南隣高樹戴顒家終日迎風數落花九變多從著策得
中虛一任葛巾斜聯觴主客兼持蟹解事兒童去種瓜
仍愛臨流牽水荇與人閒話舊桑麻

郭明府自寶雞檢餉歸往候有作

年來日氣滿雕戈蹀躞春風羽獵多戰壘初空金碧路
仙雲復遶石川河翠牽水荇鳧先浴蟬散花林雉欲過
青歲幾回依玆宰好音何屢及烟蘿
葉令清輝動遠人南轅偏得碧桃春只因轉餽留書藹
疏託遊山狎隱淪風物自隨花綬暖酒杯遙度雨鳩頻
城中昨夜聞歌笛咫尺疎梅拂錦茵

春祝張明府初度

竹葉曾傾一坐春年芳爛熳幾回新猶煩麈栗分殘齒
數有盤飧及野人北闕傳郵喧賜紱南山入廨喜扶輪
黃鸝樹下懸弧好況復文園契倍親

谷口道中書懷因呈子德道兄四首

爾今吐鳳我啼鴉枯樹移來就晚霞自昔同車瞻夏屋
相期共水泛秋槎殊方涕淚經唇酒廣陌風雲滿眼花

意着萊衣通散帙紆廻數過爾東家
山堂二月綠芹羹片席春涵澗水清素業無顏遑負耒
青雲得侶勝吹笙日縈綺樹陰長及年老梅花賦懶成
回首春星三十度六岡佛火最分明
彈鋏無聲意寂寥浮生老去問津遙影連舊舍烏同色
愁入春隄柳萬條乳燕差池違舊壘新鶯疎懶報芳朝
昨來中道臨岐甚惆悵青山枉見招
生長茅簷舉袖難更傷頭白怯春寒門餘苦竹空抽翠
地接幽溪未起湍卷帙漫勞蛛網結條梅空借女蘿殘
卜居君右分光寵何處承流把釣竿

登北亭同張明府二首

嵓城日暖白雲隈別館風清百尺臺倚杖遙隨秋色起
憑欄直引翠微來雁聲縹緲臨歌席鳧影氤氳入酒杯
更喜彩毫縈碧樹琴絃每帶暮鐘廻
牧笛頻從谷口來憑高聲斷野鴻哀幽花正發千巖樹
瀼水遙飛萬壑雷比屋烟雲浮地底同城雞犬散林隈
見山亭上時停展吟嘯應連古吹臺

送李叅藩按察黔中

熊旌迢遞指黔陽萬里秋飛憲府霜渤碣東枝添氣色
星辰南徼借恩光傍車紫荓紛生路迎棹慈烏上遠檣

行邁那堪牽碧柳寸心縈引與天長

步野

客亭不廢杖藜痕散步荒臺古廟門枯樹猶能含霧雨
殘烟亦足備盤飧不愁野外無霜菊但恐人間罷綠樽
貪向竹林尋酒伴道旁鴉噪又黃昏

七夕感臥二首

銀河秋漲濶無梁白樹風吹影斷行草閣春歸人獨倚
星槎天遠客何方雲中那得隨鴻鵠絃上虛傳下鳳凰
清夜啼烏催伴曉網絲愁綴讀書堂
憶在家園酒對傾秋燈績夜倍鮮明豈知翠縷隨鄉夢

空使華星興旅情促織驚心聲已劇淘河嘶水路難平
迎時爪果殊無賴淚漬盤中玉露盈

與楊奉先學博二首

草盈環堵減追歡垂老方知槐市寬綠蟻春深遙止渴
雕胡味好待加餐相逢雨後光蘭藻自有風來拂羽翰
三十餘年憔悴容憑君造次一枝安
雄文早唱壓公車憶昔傳鴻過好廬歲濶難兄三徑竹
春歸令弟一盤蔬鱣堂夜接關西起客幕還從座右舒
想望風流凡幾度懷中愁緒不勝書

韓村喜晤澄一

相逢高館再披襟邂爾爲歡託素琴不藉椒華薰帶珮
時乎玉樹媚園林斥風時拂羣書淨簾雨從敎蔓草深
珍重聯床違巧夕石韉水檻一龍吟

雨

有客烏棲影滿樓連宵風雨劇新秋烟雲不放羣峰出
河漢猶懸萬里流塌翅天邊招獨鶴褰衣水岸引浮鷗
自憐白髮經時短何路乘槎泛斗牛

秋夜見守宮時來窗上率爾成詠

天路希微鴻雁沉秋初物外狎招尋一燈邀爾陪孤客
雙杵驚人惜好音頓覺清風潛入戶還疑宿雨亂霑襟

愁來四壁空蕭颯却伴流螢坐暮深

雪後即事詠懷五首柬天生道兄

泰山積素碧岧嶤草閣平分霽色遙弱線已隨梅蘂放寒枝猶帶絮風驕悽遲舊館成新染潦倒長歌附短簫遵渚來鴻誰破涕喟然獨立向雲霄

攬鏡空憐人白頭寒崖律變喚鄉愁衰年似傍浮遊馬好月難迴雪夜舟攜手毋忘身落魄關心那苦病侵骨誰言養拙無餘地白石山開問鄴侯

澗外人淸書帳間回頭天地一身間愁連早歲風塵暮影度初昏涕淚斑藉有文章開石室不教雨雪怨空山

相看渭北連東道放鶴雲中自往還

土門明月歲時心遲爾爲歡老愛吟敢向坫壇稱祭酒祇攀花蕚洗幽襟雲生北谷草亭寂雪照東山天路深投分不妨隨幕隱博香爐煖坐彈琴

卿材大隱蔚雲蘿喜爲慈親捧檄過遶徑宿蘭香滿畹盤庭仙李翠同柯山中冠劍靑絲結屋裏琴鐏白雪多步屧從君恣幽討行看赤鯉躍淸波

天生座上贈子實

東閣新枝寄興微忽逢晴鶴下寒暉連城色已光銀燭合座溫能拂紵衣花發自逼南甸綴雪融還採北山薇

年來綠綺聲同好飲傍仙源莫遽歸

十二月六日初度有感書懷三首

獨倚南窗沈日曛何期朋酒接氤氳唱隨終負鳳凰匹疏野原同麋鹿羣望盡川原明遠樹愁來道路暗歸雲匣中雄劍幾盈尺懷肉何年遺細君

開觴欲撫啟期琴抱膝還爲歲暮吟老驥有時添舊齒征鴻何處結同心閒梅屈臘隨愁放屏燭看朱和淚深回首風烟增闃寂細聽幽樹苦寒侵

竹館經冬蕤馭迴邪將鉤月引弧開盤中未許窺靑鏡留裏惟聞怨落梅自照疏燈霑雨雪誰憐舊幕捲塵埃

齊省人去追歡少忍待春風拂面來

與安懷居先生遂霑往事

舊國蒼山漢水淸懷人惆悵涕霑纓風塵自送容顏老露草堪從慕壘生晩歲糟糠餘季次何時絮酒瀉桓柴更淒故邸瞻依日腸斷千秋屺岵情

臘雪梅 時在揚陽

菌閣初開雪檻高霏微曉色照緋袍春虛便放官梅蕚臘意先融玉兒毫隴樹花田應報種山家竹葉已成醪杖藜更喜璇璣轉鳴鶴悠悠下九皐

春雪

朝看白閣壓山梁織素凝襟氣滿堂岸柳竟將新絮綻
風枝徐引野梅長拂衣日咏蒹葭裏垂珮身慙鵷鷺行
怡老不辭雙鬢色即今姑射下汾陽

張明府席上同衆覲幼公子尋贈二首

山雞風起彩雲叢單父絃調繞膝雄照席神珠新出浦
縈階翠竹細含風吟成一氣華星爛尋接連枝蠟炬紅
海月漸高官閣裏應催斗柄指關東

西齋酌酒款嘉賓日暮笙歌遶坐頻正值雲霄盤鶴鷺
爰從黼紱傍麒麟風流屢轉天南極丱角兼開渭北春
共羡幼儀光世譜通名不數小邾人

頻山席上晤李隱君雪木二首

迢遞孤雲傍澗飛褚冠束道曳潛輝對君始覺幽期滿
觀世將無古處稀坐久鐏醪偏有色春來耕牧迥忘機
尋源共棹增清宕太白山高鶴自歸

客席傾歡夏日長清芬一氣接燈光常懷素履兼山地
却挹高風大雅堂草澤于今留太璞圖書振古發寒芒
白頭自惜無豐羽何幸霜林歷衆芳

題山右李桂公水心亭圖二首

蒼然野墅午陰濃却望仙源阻碧峰几杖逍遙藏竹渚
衣冠質樸對盤松烟霞盡入青溪路步屧應連白虎蹤
欲向水亭時共酌苔扉何事有雲封

欻得清遐物外心高欄曲樹冠長林何年屐到五峰上
是日門從三徑深綵鷁每依春沚宿幽絃頻傍碧流吟
更傳皓首觀乾度數把青荷興不禁

肇慶守三原李輯公過頻山草堂賦送

牽絲嶺樹春城霽謁陛衣裳劍珮斑綵色迴翔經故里
風流却復繞東山連枝燭焰皆成夢接膝鐏醪自解顏
此去高檣歷滇漲重教合浦見珠還

挽焦中丞公暨其令子長君二首（時中丞孫仲武來徵）

歎息忠魂去不迴幽芳復瀉郢人哀尚驚落日風颷起

不見連雲羽翮開素案牙絃聲寂寞空庭玉樹影徘徊
可堪一代澄流盡秋色蒼蒼上隴來

酌水炊藜滿屋芬耽幽不晦少微文向來出處隨山鳥
今日棲遲是壑雲雪檻高從梅外出秋篁颯向雨中聞
十年炙酒徒空到垂老淒其憶鶴羣

挽高方伯欽如先生五首

朔風疾捲雪鴻高何處占星問節旄愁入暮雲凝海岸
沸隨寒雨灑江濤遐方帶舄登臨潤故邸琴鐏屬望勞
剩有閣梅虛照眼腳廚蓬鬢不堪搔

庾公樓外雨花臺雲裏行旌逐望開豈意遙天連練馬

忽驚白日傍風雷邊塞樹羽經時落湘嶽歌鐘薄暮哀
南國尚通孤竹夢人傳仙馭更東來
尙憶春江滿岸流當時賓客慶同游水天遠蹴魚龍窟
風雪回吹鴈鶩舟輦路官程翻作古禮帷旅櫬幾含秋
徘徊落景攀誰得一夜霜葭盡白頭
公子帷堂縞素垂邑絃更盡轉淒其鬱紆江樹青帆遠
惆悵關雲白馬遲藻翰得伸新賵恤軒裳猶見舊威儀
阼階叢桂啼烏繞聲徹江南綠字碑
名家渤海一峰尊生死崇班不易論出日初懸高樹淵
歸雲遙帶暮潮昏老來但看兒盈沛身後焉知客散門

遙把束芻無置地郢人東向賦招魂

挽故督府胡大將軍五首

總戎殊績冠中朝奇翮橫空萬里遙自是關河瞻砥柱
還教吳楚攬回飈梨花晚度彎弓月寶劍春懸細柳條
惆悵大星驚櫪馬剡然牙纛上雲霄
涇干暮上野烏蹲落日風吹紅槿原苦憶梅花開庾嶺
愁看練馬曳吳門歌筵客散將軍第絮酒人招大樹魂
寂寞春山空著屐飛雲獵草不成喧
甲仗春來鐵欲飛松楸經歲漸成圍楚山遙問兵書峽
涇野凄霑毳罽衣老樹枝頭花自綻新泥著雨燕同歸
共看寶墨臨泉壞金券丹章露草晞
風旗晝捲雨氛氳淅瀝空堦玉勒聞漢寨金須留虎石
秦渠終欲躍龍文得從公子通蘿蔦尚有偏裨識陣雲
休說白頭還耐賦欷歔愴對鶺鴒羣
橫搠滄江片碧凝虎符數挽氣崚嶒渴賢並坐東山客
羅雀偏韝紫塞鷹屈指勢將驅海漲揮襟身欲向秋澄
舉天泣盡征南府深夜何繇望玉繩

初秋喜子德道兄新舉孫得四首

積玉荊池朗自開蓀枝濯秀逈塵埃會闕紫氣從關度
合有靈根傍隴來碧動琅玕棲羽竹香留菡萏入筵杯

故林諸客時過欸今日難禁首屢回
秋清細雨瀉盈盆奕葉珠連古木村共許謝家空道展
爭看荀氏有公孫鳳雷屢過仙人里劍佩長鳴駟馬門
草閣新京蘭馥徑逢君喜欲數開罇
鄴侯架上竹書青流火丹霄照滿庭翠石峩峩增氣象
清源滾滾宕秋溟何緣玉樹榮朱果會待斑雛拂綵翎
俯仰金綵當坐入貽謀應得續遺經
榛苓采叶二南詩樹藝東田瓜瓞茲司隸一支猶接武
贊皇三世每多奇高弧振古張如意美蔭方新及是時
繦褓犀錢珍重得含飴坐嘯復何辭

七月十二日雨二首

三時已歇甫田耒久旱焉知苔泅痕忽看覆雲低白晝
深憐零雨到黃昏魚龍喜劇珠侵幕鸛鶴飛來水滿村
莫道山中無綠酒便承簷霤盡餘罇
甘霖復得濶殘生抱膝吟傳葉上聲野散千家俱罷哭
秋春萬井倍含清竹書亦傍幽絃瀉燈火還將綠玉撐
頗訝暮祠雲出棟風鏗珂馬向林鳴

山中口號

相逢好月入人懷復喜初曦上鹿柴不屑看花猶有典
雖然叩缶亦無乖削藜作杖工扶老披筍為倚勝採鮭

谷號愚公何處得科頭炙背俯茅齋

題瀟湘萬籟圖

碧色連天烟霧收蒼涼一氣自鳴秋豈關巖女吹簫善
頗憶湘靈鼓瑟幽淅瀝緒風驚葉攃瑲珠霤瀉懸流
如今莫向南湖問腕底叢篁萬里道

和答李二兄中秋苦雨之作

山齋雲臥賦褰裳雨颯中秋怨楚芳照坐空傳明燭影
開椷忽把夜珠光向希杵臼聲同調相憶蒹葭水一方
莫道銜杯無好月門前叢桂已成行

李二兄大生復以前韻來再依韻和之

舊客棲遲思渺茫新詩頻接雨琳琅竹林不斷秋分色
菱葉難尋鏡裏香暗度彩螢徒自照高飛雲鴈未同行
寂寥幾疊羽衣曲瀟灑連枝明月莊 明月山名

夜坐

露白秋深葉滿天孤峰獨抱宿雲眠殘生那借中郎枕
舊物難忘子敬氈棲泊歲時分井竈往來襟帶此山川
何妨坐對人如菊新月依俙作佩弦

吹笛

露淡星河笛欲橫高樓獨倚鴈飛聲洲來楊柳千條黯
愁起關山萬里明野水迸流衣盡濕秋風凄斷路難平

自今休憶梅花信撻落天涯不忍生

九日魏石二君雨中攜菊與酒就東村草堂二首

落木蕭疎葉未乾青軒隱几罷憑欄翻教叢菊依蒲柳
遂覺飛觴動羽翰涼倒不辭池上酌幽棲偏耐雨中看
金璋相傍循酬佐流水高山向汝彈
雨入書簾懶倍增無那霜藥故侵陵此身自是悲秋客
于野能無漉酒朋地僻聞香期共醉枝高扶老肯先登
重來儘意謀糟秫獨占東籬也未曾

與楊先生

追歡屐齒不辭勞對客彈碁入夜豪爛熳花是當谷大

琳琅玉樹擁簷高青毬半古方舒帙碧藻初溫已起濤
竊喜生徒環道岸憑君指取戴山鼇

憶顧亭林先生華下舊廬二首

旅途晩靜綠雲居搔首長懷杖屨初寂寞山河無此客
低徊天地有遺書江聲壯挾唐風苦練氣愁連嶽照虛
窮鳥谷棲迷所嚮幾回出涕灑茅廬
茅茨白日落寒颷一代幽人動碧霄奥地雲埋函谷軫
空山雨散灞陵橋松軒放鶴婁相問翠壁仙靈遠見招
六藝未傳身已訣河蘋江樹亦蕭條

穀日作

東皋柳色鬱含滋却接春陰引畫眉名鳥山檻凍融苔盡
濕村春晝做日初遲扶犁早問牛羊種抱甕應爲農圃
師量雨占晴欣作伴同滿況復際恩私

奉寄馮少叅訥生

楓宸借箸古長安萬里瞻回驛路寒使節芃芃方蔽芾
詞源滾滾自波瀾鳳吟始覺周原膴鴻集幾知渭曲寬
況復河橋花似雪青春白日寸心丹

春日岐山縣謁周公廟懷古八首

西國榛苓採未成袞衣初照蔚含情夾鐘布氣春逾潤
喬木叅天歲已榮竟日得留文象地逢風應寫鳳凰聲
新宮丹雘連疆畝萬仞山開渭水明
氣象眞逢聖作鮮清歌雅頌一悠然帷中劔舄常披戶
壁上風雷半入筵湯沐自歆新黍稷鼎彝屢古舊山川
此間道踞渾淪甚直轉鴻鈞萬億年
酌彼芳源水百壺同流奕葉聖人符猶依玉珮光圖象
遂有雲章繡碩膚采采條桑筐自執萋萋黍雨未相扶
攜朋競蔭增遐想宛在周行九軌樞
諷詠豳風數十春那知搆造託生民砌松自對雙峰起
村籥還隨七月陳草昧天邊經雨雪文明日下有經綸
安能荷蓧從公邁一接光華寤寐頻

白牡騂剛祀事馨岐鄉振古表神靈長留少采光輝大
近接朝陽薜荔青圖會千春周禮樂制開三輔漢朝廷
遲廻棟宇頻戎馬百代于今自典型
鷮帶西雍有客之朱簷繡栱就威儀歲時巳舉青偷火
風物長依古栢枝單父撫琴新廟貌仙人把盞瀉聲詩
辨方定位他年跡吟傍崇階竚日遲
朝曦爛熳入人間視履觀文託故山吐哺似隨泉飲瀉
委蛇宛與氣俱還宸高上聖三階靜蠻引華蟲五彩斑
竟得趨風瞻巨躅殘生那惜老紅顏
娑羅朱實蔕含秋樹梓時深家相歡正值芳飈花片片

相呼春草鹿呦呦坐攜野老連光景杯有村醅足獻酬
共道稽田須努力長將步趾迓神休

弔閤臣楊文烈公

憶接歸魂道路長傷心涕淚濕衣裳遐陬天地眞猶大
逆旅君臣日未遑海上中台堪化碧人間六月迥含霜
壠頭惟有啼枝鳥風雨凄其黯故鄉

暮春過觀三余道人宿秉蒙欵具詩成以贈

花樹紛披四壁淸石牀坐久寂無聲春盤細瀉雕胡色
藥竈兼傳竹葉航檻外蕭疎聞雨至窓中蓊蔚有雲生
憑君道氣蠲煩躁頓使靑缸結藎成

答富陽周明府淳夫卽用來韻

出處相憐白髮餘貽來美錦畫難如宿高自引潮聲壯
春濶何妨谷口虛正喜東邦新涖日長懷北道舊遊初
雲山迢遞誰能那託語秋風過雁書

答文二黃庭用原韻

扁舟去作採蘭客望海因從飛舄君老鶴遙天能得侶
冥鴻萬里更空羣珠琴每絜花間綬綵筆先夌水上雲
爲念信風旋竝及誰知腕底動南薰

仲夏荆山草堂遇汪二兄開美二首

東山並屐往來頻憶接初筵二十春指點關河分氣象
棲遲天地送風塵當時徧狎諸侯客在野還藏五嶽身
却念舊遊敦宿好庭枝寄翠復留人

聞君築室近吳陽渭樹江雲拔混茫向遡羽儀垂彩潤
還看花萼並枝長到門車騎人千里隨地琴罇竹幾行
耕稼歲時留太樸隔籬野草亦同芳

馮廣文分韻賦雪詩久不來卽用原韻問之

坐上荀卿老築壇握珠定擬細傾盤近來賦送梅花嫩
何處風吹玉葉寒祗謂山高明岫嶺寧知水凍惜波瀾
閉門掃却梁園跡堅向將軍樹裏看

秋登五丈原謁武侯廟懷古五首

羣峰合拱武侯祠照入空梁翠不移客子忍看東逝水
龍蛇愁遠北征旗寂寥天地空圖畫惆悵風雲有歲時
振跡幾回鳴落葉秋深處處引寒吹

提師久駐渭西頭歲月高壇坐運籌相望雲霄澄霸氣
獨懸旌旆動陽秋指麾肯據巴江老魂魄長隨漢月流
目盡耕屯婁斷翟山空水迅不禁愁

萬里秋風捲客衣愁吟舊壘淚長揮陣雲故傍華星落
荼羽翻從野火飛右輔山河煩指顧中原父老失歸依
曩來六出重回首歎息人間勝事違

撫蹟蒼凉百感存長雲結幄氣猶尊交飛鸛鶴啅祠樹

直走風雷護壁門蜀檄西南堪落日泰山表裏最傷魂
憶從劃石開圖陣終古人高五丈原
淚盡行營草露深西來秋色悵登臨雲衣歳晩還成故
羽扇風流直至今崿嶂永廻鳴鳳影松杉猶績臥龍吟
懷情曠代悲難歇浩蕩淸霄萬古心

九日同勒彝鎭京芭侯熈載登八角寺遇新來講

師茶果款客卽事用遊字

攬衣目盡最高頭雲樹蒼茫未減愁野淨近收香刹雨
天深遙落翠微秋安禪卓錫當空界逝水連珠入坐流
暫假一枝方外力茱萸還可醉同遊

重陽後再同勒彝鎭京芭侯諸君公子卜延西步

牛頭山寺芭侯攜炙酒成款因貽此作

松門何處問殘僧坐對南巖喜得朋鼎味豈須香積費
罇醪金帶碧流澄野花古樹連禾黍秋檻寒春引釣罾
竟日高延淸霽色翻疑虛谷有傳燈

寶雞署中長至日卽事有懷李太史子德

杪冬六出花長隱零莢孤生氣始來日下自添隨景線
山中誰問向陽梅拭殘老淚猶雞骨燒盡寒爐有蚌灰
借使重蓄棲託穩終須料理故園萊

登金臺觀二首　上有張三丰跡

丹梯百丈鎖崚嶒去鶴悠悠歳有徵不見當時着玉杖
猶垂接代紫茸藤春新王客聯觴合戰老風烟變態增
咫尺東華留碩果尋源誤入白雲層
春長薜帶任冥棱磴道騫騰豁客遊萬古日華鋪作蘇
紆廻雲氣結爲樓平收壘翠橫朱檻直倚空濛掛碧流
靜裏何年生羽翼吹笙人到翟山頭

輓趙太孺人哀辭二章兼慰大孝元升道兄大襄

之作二首

板輿望盡白雲邊廻首風林霜滿天頻淚暗侵萱砌色
虞歌遙續栢舟篇屋梁舊燕來銜土門柳藏烏自繞阡
篇嘆慈帷森戴雪寒光處處照長川
樹德家聲滿舊畿承顏捧檄戀斜暉那堪朔雪隨烏下
不見流雲擁燕歸百挺寒深慈竹筍三年淚漬老萊衣
素心欲接連城璧頻倚風梅向澗飛

長安輓故人郭處士金湯二首

啼鳥遶樹劇含辛寂寞藏舟黯去津渭北傷魂遙灑淚
城南望野晝空春尙懸入戶吟風柳猶憶銜杯漉酒巾
歎息此來爲絮客青苔厚處正愁人
靑門墅傍白雲多撫事淒然感故柯物外紆廻憐道路
籬邊蕭颯向山河秋瓜故入耕屯里野笛重翻薤露歌

客裏哭君無定跡蒼茫獨立一漁蓑

輓吏部王公菉菴先生兼慰家君又陶大褏畢初
得博士之命五首

玉葉淸飇綺露疎雲峨色落舊庭除都亭尙覽仙人履
晝省猶翹使者車日下絲綸霑客製秋來松栢冒蟲書
從今隴外瞻歸鶴不忍朝班問紫魚

掄才盡擷洛陽花啟事還推吏部家共訝海虹天外落
那堪風翮雨中斜經心邸夜靑藜火過眼江波古木槎
勳死念公能報國九原日暮泣淸笳

緣嶺笙飄金彩翰援琴空擬向人彈墨池起草當筵濕

秋竹吟風入坐寒氣接靑門高拂岫芳流玉樹早登壇
象賢只覺前徽凋朱汗方從萬里看

落木深愁藥珮遙明燈何意傍寒燒得從公子覲先乘
偏有悲翁倚短簫雪檻雲幃紛金跡水壺水鏡宛同標
躊躇風澤心猶苦莫使官梅不放條

江東舊識街香燕渭北還聞躍水鱣即向講堂臨孝躅
須教縫掖引哀絃圖書金挾雪霜氣俎豆應高鄉里賢
盡道今春裏事畢芳茲華表鬱生烟

初春懷學憲許生洲公四首

繡幔光啣萬里槎詞源徹底見金沙嶽門受簡通前籍
梧省揮毫有世家日下鎬城深北斗春來關樹晃南華
更憐毛羽騫庭際雲片紛紛鶴路賒

靑皐帶月自攜鋤憶昨雲章下敝廬却遡渭川吞滻灞
翻教璠石近璠璵朝陽雨着山榛馥谷口風含水竹虛
僻性從來慙豹隱承公獎借欲傭書

大雅新從部鼓升星軺望盡白雲層晨搖漢浦水邊珮
夕放蓮花巖裏燈競識羽儀連虎脊還看文彩射蛟冰
三年未及叨趨走一接陽春氣頓增

珠琴翠簟潤從遊樵木筐苓迹金收酌古竟依王澤渴
歌秦遙遣夏聲留遂燃蠟炬催春杖兼問雲溪狎釣舟

底是掾曹甘晝諾繁星自挂水明樓

鴈字八首

西風吹去鴈池頭萬里淸霏歷素秋物象分明搴倒景
烟霜淡蕩帶懸鉤排空盡瀉鴻濛色去國長尋汗漫遊
誰謂江潭甘落羽驚沙齊起白蘋洲

摩翮高寒客路明河橋秋序不勝情幾年跡染湘山翠
何處迻飛漢塞淸殘月影斜憐拂掃片雲頭上蔚縱橫
懸針倒薤千年力毫彩紛紛接鳳城

鴈宕山中不記年風流蕭散鴈門邊磧沙雪盡蓬方振
秋水帆空象已懸翠翰悠悠揮落日朱絃往往迭遙天

上林自有夌雲手何事揚雄更草玄
草昧爲儀掌故殊時來譽諸復排虛江湖水濶三春序
關塞風高九扈書特起岧霄誰踐跡相呼淸旦自連茹
指揮能事從高簡囘首雲章片片疎
獻歲銜蘆萬象春衡陽歸影一行新客中律轉南征賦
天際吟長北嚮臣振羽扶疎森並舉搏風激蕩勢無垠
近來不辨之罘蹟美爾明河每問津
欻起遙天指畫長風蹤冉冉寫廻塘幾隨野照通毫素
却引空靑入混茫出處有聲多問侶春秋閱世幾成行
一從官紀無消息高篆翻生羽客旁
蒼京振蹟辟蟲雕紀水經山亘碧霄江國垂陰隨意濶
薊門接翅探風遙雲痕點黛蒹葭浦陣影迂廻烏鵲橋
天路紛然何所際會須謀野傍漁樵
觀天振古泛遺徽嚮入高樓冷畫衣彩日揮毫沙際得
新春脫草鏡中飛羣遊帶露研淸漢六翮摩雲曳翠微
飄泊天涯摛藻欠擘空肯使賞心違

題頻陽王將軍廟壁五首

畫壁橫雲帶澗深將軍湯沐地陰陰故山翠寫千家社
斜日風廻萬樹林草昧開疆饒戰伐烟墟流氣幾升沈
醲錢不落丹靑色長繫枌榆父老心

卜宅何年宻時東麥迷往事問樵翁地留浩氣香烟裏
人近晨朝彩霧中廟隼當秋光不轉泉鮮爲[illegible]空
場功處處催明酌七月淸商篇舞同
秋色橫連虎阜長一時雄斂拂雲京軍麾盡列新鴻雁
輦路曾開老驌驦遂有本支親舊澤依然魂魄託東鄉
我來皓首勤褰止應染頻山草木蒼
靈颰蕭颯淵無邊髣髴還同大翮傳用王仲事硏老不妨齊
箱坼帷深能使畫龍眠羣峰落照圍高塚萬頃流雲覆
美田莫道歲移無戰跡堦壇猶響舊戈鋋
新楹翼起浚流南上將星精澈夜潭虎氣自驅山鬼走
鷹風不遺野烏參里深曠代猶垂紱祠接淸村有壺觴
欲遡翠華經駐處蒼茫盡入九秋嵐

秋日甘泉宮十首

天門載旆數峰陰萬里秋光散羽林縱覽翠華行幸地
空懸仙仗臥遊心軒雲炯向羣靈合漢月淸連二氣深
白首更淒蘭菊瘦翛然步屧倍沈吟
憶昔朝官識冕旒何年鳳羽鬬仙遊山銜寶鼎甘泉裏
日湧神珠赤水頭雲物自餘龍虎色風笳輒下驌驦秋
向來展齒經時盡鶴立荒臺高掌愁
鳷鵲樓頭東井隈侍臣爭上萬年杯數行鶴鷺遙成對

蔦幕狖猕莽自開王母似從青瑣訣神君眞傍赤颷來
蓬山謾託金銀氣别有璇宫冠九垓
丙夜霜鐘報直廬平明未敢問齋居玉霄有路青霓薄
河鼓無音赤鯉疎賦就三官酣戰禱祠流五帝泛空虛
請看死汪蕣苔字却憶金生蝌蚪書
秋深望盡千門樹日下遥懸五嶽鏢御氣幾回通海嶠
仙雲何處傍漁樵頻煩六駁穿秦谷獨老雙峰出漢標
信是君王湯沐戸于今燭火向寒宵
絳節高移向帝呼羣山入拱合宫圖風搖玉樹時高下
露滴金莖詎忽無野蘢沾衣懷不愜山花照眼緒難孤

牧兒氣逐寒崖轉射雉皐田學大夫
百丈岧嶢鶴鼈寒每從天半望長安靈颸暮灑清都路
宿靄朝封太乙壇靜裏草蟲胥扣牝光來花鳥亦啣丹
秋聲落後流霞變怪底銅人淚滿盤
古城北接武皇祠苔覆虛簷暮雀疑社臘半從嬴女曲
郊禖終起漢宫儀蕭條雨後秋逾迥徙倚天邊老不辭
判得鴻濛流滿地雲門絶頂結茅茨
塚上啼枝何代烏當時銜石怨東溟孤霞泛月娟娟細
片羽搴花冉冉零敢向長䝴焚綵筆休教短袖把青萍
流光萬古誰能數歲宴秋風未可聽

寂寂秋山何處村雞鳴方識石爲門籬邊便作飛雲宅
隴首猶蟠散木根已借雕蟲開突竇還容老齒長兒孫
踟躕物外閑田好十里空青掛雨痕

九日雨次大桑源

重陽桑落大桑源澗畔黄花傲故園山色濛濛滋隱豹
谿聲淼淼送啼猿秋風吹客歸雲擁夜雨燎衣宿火存
漫向茅茨羞短髮野人垂白每無言

渡江

滄浪千蘖下寒潮極目烟雲訝寂寥鄂浦初移江岸淵
秋帆側引海風遥窟龍夜臥光還出樓鶴空盤色未凋

竊念湘蘭蕙帶佩芳洲石溆一停橈

武昌遇長至日二首

至日愁牽萬里天江城一任野梅傳宫綵縹緲香仍落
使節煇煌色欲燃去國將招黄鶴影尋聲却向彩雲邊
菱歌楚舞何時歇獨有沙鷗傍水眠
冬深蠟炬續寒宵短鬢霜天客路遥戰後高樓催鼓角
春來别浦賦蘭苕江湖水濶驪龍動劍佩聲繁獵馬驕
六琯初浮花檻色殊鄉待起赤城標

元宵武昌署中

百尺崇臺濶楚星天涯勝地幾回經却嫌明月浮江白

自有神珠照夜青合沓高筵時遣放差池疊鼓動沉冥

春光宛轉魚龍起客邸光憐翡翠屏

三皇廟

析木遙蟠六甲根龍師鳥古闢重昏物華寶䒦鳩農遠

乾象風開鳳律尊入夜河圖應破壁催春藥草自侵門

黄雲易下烏號淚白髮還愁赤水源

堯廟

汾陽道駕迴廻轍上溯中天一氣遙自有神蓂飫白日

依然帝位入青霄火明繩幡二辰叙雲擁嵩宫四嶽朝

下馬披尋蝌蚪碣猶餘野老頌衢謠

舜廟

河東輦路白雲飛引領重瞳接曙輝雷雨尙懸蒲坂曲

珪璋遙指洞庭磯帝歌入壁無人贊天籟吟松有鳳歸

穆穆南薰披戶入星文五綵自垂衣

禹廟

玄圭徧抵水雲鄉古廟蒼松老冀方九牧于今宗海岱

諸華始此辨要荒垂旒尙識琅玕美薦豆還思橘柚香

太史何勞探禹穴龍門鑿跡與天長

送澄一復下江南

昔年分手鴈門秋江外班荆叙舊遊細雨遙連楊子驛

輕帆忽挂武昌樓仙雲想像隨黃鶴客路浮沉信白鷗

酌酒臨岐違去任烟波日暮不勝愁

寄贈陳進士正子

幾年孤劒帶霜寒回憶中都坐嘯寬綺皁應飛新蛺蝶

瓊花忽對翠琅玕南薰風正知秋迥北戶天高向斗看

竊念同聲多浩蕩惟君不負進賢冠

徐中丞貽高使君雙鶴席上賦之二首

仙人閣上雨初經何意風飄下杳冥妙躅偏從烏府接

高軒正對駟門停常拚嶽路雙珠樹共看雲章一使星

期日重光天地濶願將舞羽樹維屏

綵翮翩翩儀楚門清姿宛宛照金罇九皐遙響日邊聽

萬里衝風天外論玉節方增氷署肅朱纓更向衮衣溫

飛來江漢朝宗地好馭雙霓覲至尊

南遊紀事七首

白首蓬飛六出花天邊獨棹落堤沙浮雲不辨秦人谷

畫鷁空催楚客槎八月江湖潮未退三秋鴻鴈影初斜

荷衣葛屨將成隱岸火烟灘到處家

竚看朝雲帶雨廻沉吟日落楚王臺高低樹捲愁心去

八九峰啣好月來珠珮那從遊女得蘭芳偏是早鴻催

南翁有酒我能醉暮叩柴扉開未開

南星賦就白霓裳旅食還慙鴈鶩行豈有湘靈來奏曲
何緣山鬼慰投荒萍湖菡萏亞枝碧楓岸陰晴飛葉凉
滿目烟波迷野渡雲帆萬里吊沅湘
湖外奇花幽可尋衡南九背望雲岑盤渦漸狎蛟龍窟
出日初寒橘柚林客夢遥隨三楚落漁歌晩帶五溪深
縈沙弱藻輕於羽近看掠波有水禽
郢門萬古枕江流細石清沙挽客舟䌫宇常含西嶺色
風烟别起北湖愁波濤滚滚環江夏薜荔青青掛楚秋
使節紛綸歸馬劇天涯不忍重回頭
獨立空山何所思秋芳落盡意遅遅遠遊宛轉令清賞

懷古分明悵别離北望關山雲欲合南征士馬日無期
愁來但覺朔風緊重賦涉江哀郢詩
百丈牖牽野色同寒波打岸亂流中神鴉報送春仍去
瓦卜流傳信不通一葉高檣飛暮雨數畦香稻掠天風
老妻莫怨狂夫癖白髮青山了不窮

秋懷八首 自武昌歸後作

摧落榛苓採採無西來野色散平蕪山河表裏空吞晉
羽檄東南半入吳畫棟難留雙燕跡蒼葭獨帶一鴻孤
徘徊天地開愁眼日暮流雲徹鼎湖
長安日下落朱霞豬馬驕嘶苜蓿花萬壑風吹新颯颯

諸屯戍變舊桑麻金貂自照公侯種翠羽偏通介胄家
一曲渝歌頭盡白紛紛鵝鸛滿長沙
旗火光傳滇海頭驚風疊浪壓江樓孤楂竟愁三湘險
兩鬢還牽萬里愁水樹歌殘黃鵠曲關城笛起白雲秋
野人意緒從蕭颯松菊何時老一丘
蜀門棧梠上參天無數人從鳥道懸轉粟頻推斜谷轍
揚旌直放下牢船花辭錦里愁難徙月湧寒江影未圓
野日西風吹戰鬼千家回首一茫然
清笳斷續五陵東露草秋烟沒舊宮西極崑崙空作柱
南來旌旆正搖風合圍各逐秦山鹿枚卜誰飛渭水熊

碧樹香芹霜折盡寒籬愁倚菊花叢
隴頭流水溺霑衣垂老風塵冒釣磯鴻鴈秋來行欲斷
梧桐雨後葉爭飛滄池水涸欺花萼紫閣峰寒縮翠微
戰鼓摧心生事蹙藜牀忍對故山薇
採藥山空路已冥回車進望鹿門青素心未許通丹竈
華髮從勞映火螢地迥光殘梁苑雪天廻緑散潁川星
何人獨嘯寒巖裏步壑臨風試一聽
霜深袖短暮寒催獨酌愁空四五杯竹逕生幽雲不去
蓬門有興月還來蛛絲只欲縈虛牖牧笛何緣應薄雷
昨日山中隨放鶴棲遲無復漢宮槐

七夕

何年雲錦照河東習俗家家乞巧同帶引東陵瓜五色霞傾北斗酒初紅高蟬送響秋池外暮雀爭棲碧樹中年少疎狂休放眼也須一理白頭翁

秋城夜咏

日冷危旌捲皂雕南來鼓角動巖背千崖響赴熊羆窟萬里秋空烏鵲橋月黑螢光初照夜津寒劍氣欲生潮近看野火燃愁劇誰向山中問採樵

觀王掌旗浮圖彈雀二首

高標直逼漢宮秋百孔分巢坐上頭矯羽受風時自便

關弓何事苦相求天空只覺追隨盡日暮全無影響留堪嘆將軍稱絕技寒門大樹冷颼颼

銅丸去手與雲高白雀飛飛何處逃佛本無心留寶蓋人憑有眼決秋毫諸天縱送惟空苦浩刼侵陵到羽毛藉得輕颸來度汝搏扶萬里莫辭勞

五日同堯門含素飲南谷

石榴花發故園明謀向空山採杜蘅騎馬原無支遁癖臨池却是右軍情香風五日傳粳米夏木千章作瀑聲咫尺桃源容易就白雲偏向路旁生

堯門含素會集敝齋驟遇風雨

青蘿夾徑少人來雙屐何緣踏積苔終日逢君堪共語入門有酒且傳杯雨飛席上盆聲濺風打屏頭畫象開爲慰幽棲經數過坐深直欲帶雲回

三水王明府春季署淳化

翠蔭春從二淵長慈雲暮綻五峰芳管絃遞暖丹青陌風雨徐深黍稷鄉共向幽亭孚豈弟應知淡閣借循良勞謙頻使哀鴻集鼓腹成音不易忘

馮都尉山亭

吟風時著竹皮冠泛酎還炊菰米盤臂上雕弓連月挂懷中錦瑟向雲彈欽崟石可通遊屐蕩漾盆能拂釣竿

燕乳綠總人欲靜抽書卧對數峰看

張明府請致邑事逮夏北轅期迫即席賦別

脫跡塵勞帶舄閒清罇話舊坐同攀夯翻白雪炎蒸裏徐瀉青畢翰墨間尙憶千春雙劍色空陪一老二毛斑綠軒欵客渾無恙無使離愁入醉顏

立秋日書懷

貧病相依暮景賖苦心翻欲倚蒹葭朱顏歲晚憐青鏡白幘人逢戀紫霞避世不煩懷刺客論交却意貰漿家秋來桂樹嘗招隱設向東陵老種瓜

七夕

秋葉初驚下舊柯撫心懷往指明河網絲懶向愁看結
衣袖寒侵宿露多歲隔露槎風滿斥天迴野渡水增波
老夫臥病拚高枕翻詫雙星帶薜蘿

中秋望月有懷李太史子德

照來樹露盡成珠招隱踈欄聽杖扶影靜病身回寂寞
秋深老眼尙糢糊魚龍彩湧東山桂鶴鷺明飜北澗菰
騰蕩蟾光隨處滿也將落綺與潛夫

採藥因憶子德道兄

扶藜緩步借羲光服餌從人擷野芳爲惜黃精頻斵藥
還看白髮易霑霜當軒斷臼喞聲逈入谷長鑱礪齒强

晩歲每贍雙澗氣憑厓却阻暮山蒼

朱明府新任淳化荷枉顧成詩四首申謝

霽景乖輝照絲綸人從天外接儀型谷烟逈傍朱霞邑
江樹高連漢時青響赴巖城歡自語風披礀戸麻初醒
向時目斷驅蓬路今日來鴻欲滿垌
風篁却掃自蕭疎伏枕經時怯體虛草徑何緣飜翠蓋
星軒欻爾下蓬廬吹來謦欬芬難歇徼得光輝病巳除
願附鳴絃流水奏潮涵百里氣何如
勝引甘泉屬望豪初開鞞珮肅鳴濤朔星爛帶譙樓曉
南國華縈藝苑高邑有橫琴開氣象堂臨曲澗寫風騷

問塒課種隨方治謀野何曾對揉曹
衰年步屧學山鑣一接仁侯戀日温最喜懷音隨雉隴
還驚掩耳過雷門西畿水會泐流壯舊府烏飛羽翮尊
自是江東推鼎足冰壺署裏濯清言

贈員震生

百草芳逼谷口車春風冉冉下吾廬白雲早護壺中訣
丹笈時扃海上書能調震蕩三焦火不使行游五氣虛
明年親詣添林杏盡滌煩襟洗藥渠

初雪用遙字寄子德道兄

雪壓明巖屬望遙橫空未覺鶴林消應知素履躭清賞

却憶玄亭善白描極目山川逼縞紵藏聲天地任漁樵
簷雲欲臥何當起爲報豐年律巳調

望雪用前韻

積素光寒鶴路遙芝田却待九陽銷最憐玉燭千家轉
因覺銀峰一氣描板屋偏宜高士臥瓊林肯許野人樵
憑欄眺盡豐年色白雪歌殘未易調

春日病小愈從東使過頻陽侯子德起居

兩番書札逮遙身吾黨風期夙有隣別後頻驚雙鬢迫
重來還喜數峰新交情授榻仍留臥病體扶藜尙怯春
日暖杏花初照眼從君便作採苓人

李太史坐中會杜五兄方叔見其逐行細書有飛

勢喜而有作

獨倚東山飲嘯同逢君客位宿愁空向來數問清渠岸
今日相攀綺樹叢五指風雲行腕底雙眸精彩託毫中
漢家太史收圖籍須有飛霞送漸鴻

爲王蓮山母節孝太孺人挽作

秋風河上鴈飛賒御母年來流鹿車受性自甘茶蓼味
承顏人照雪霜華吟桐百尺傳高節形鶴雙行仰大家
自是採微頻結軫青山碧水浩無涯

清明日頻山草堂口占

春長谷鳥自懷音日對蒼崖託興深眼暗不知花已放
身移尙苦病猶侵風前敢試攀枝手社後難忘上壠心
獨遶山亭憩短䇲還將帶草結幽襟

燕子來北堂同子德次杜韻

畫簾相對坐經春花徑香調燕壘新劇語巧能啼石子
依飛情欲託風人隨鄉看盡兩時社藉爾愁消多病身
掠水銜芹青蔭潤糟牀應不負吾巾

頻山草堂値田君子荊惠以藥餌兼問徵蘭之喜

別來復見紫荊鮮芳草侵人到澗邊老病那堪秦五榖
春暉猶接漢諸田得親藥爨炊還屢開把珠盤瀉欲圓
遲日好音繁舊屋往迴雙燕喜啣箋

步朱明府九日登高東嶺之作

老去蕭騷鏡裏容霜天載酒漫相逢蒹葭水落仍雙澗
檜栢秋高第一峰近郭鳴琴通谷響環城宿雨帶烟濃
郎今鳧舄傳花信何憶香生麋鹿蹤

送三水王明府赴任滇中三首

炎天霜後氣初清劍珮光寒萬里旌自有文鷁飛葉洱
還須畫鷁照昆明版圖盡入南州牧機石偏催漢使程
莫謂舊遊愁目斷徐看前路絲雲生
忽望輕軺映帝畿遂承重儌泛天河山高水濶風雷近

草碧花明孔翠多部內星芒連虎節轅前鼓吹引蠻歌
不須戀闕頻回首槎影應添太液波
征軺萬里阻追攀況接賓鴻別客顏直借緬方通黑水
相逢文筆點蒼山華星遠攝風塵靜玉節高翔郡閣閒
煖日春明初報政中朝虛左待崇班

送朱明府西署武功

甘泉栽旆賦周行更挽郃城慰令望水飲聖人湯沐里
山搖畿縣翠微堂風雲過處通飛舄黍稷從來托故鄉
坐對秦川烟樹合官梅兩地忽同芳

代郃州王文學寄比部何員外　王生能醫

二澗長留牧笛春雙珂遥挽鳳城綸西曹日近薰青草
北闕星高映紫宸若問花叢猶帶露應憐藥裹自生塵
天長水濶迷津筏尺素還須託錦鱗

喜王青崖年臺聯科金門

回首青門歲月殊北來飈隼厲天衢紫泥疑帶炎洲水
金勃果啣苑馬駒晉代風流親叔侄王家玉樹舊枌榆
羨君聲自鳴臯度不比他山滯一隅

聞郭三晉卿秋登賢書遂有此贈

舊家兄弟罷同優青堅年年照故侯忽喜曉雲遙出岫
應知明月早升樓蓮房獨吸皇陂水桂樹全收紫閣秋

稍待春風吹綵鷁投丹發策對螭頭

天中日拈俚句餉朱明府二首

雲門爲政細調絃綵扇風流入漢年板屋正須觀舊俗
蒲觴恰好對甘泉問農雨洗黃梅後移榻陰繁綠樹邊
照日綵綸文五色官衣冉冉下遥天

鳥影含丹接翠微符逼令節有光輝流霞細逐紅榴放
舞石頻速白鷺飛晝靜綠窓惟散帙炎深青署自張幃
從遊及此叨吟賞翻覺環堂掾史稀

鈕明府書示所記縣門思齊樓重建鍥石文命李
太史子德近體二首用工部江陵節度新樓成

同巖侍御所作原韻今依韻賦成仰寄明府二
首

撫檻凭風羽翮生鳴琴報政喜觀成軒帷雨過流虹落
帶舄雲飛舞燕輕在野羣蒙齊擁翠環成一氣迥含清
樓頭製錦春千里直繋東南望海情

閣眺蒼然接舊都平臨峻嶽遠吞湖遥來氣象渾難盡
靜裏光華未許無覽物開罇還對鶴摩天染翰更登儒
美人爲政饒山水高興雍容有是夫

朱明府招飲西亭同衆看菊

西亭菊徑早迎歡繞坐叢芬驅暮寒雨後直傾千日酒

風前先映萬年冠戀輝畫幔琴書合招飲高筵步屧寛
影落燭紅人盡醉不知凝露滿珠盤

賦贈江陰夏燕臯先生得衍字衣字二首 有序

先生承締祖德以古學發跡江圻讀書白紙立
盡才思甚潤道貌清峙觸機疏朗不屑時好娟
好自潔年將日彊遂遜家政游泳道社曠然有
高世之趣諸子玉立各有位置而西邑朱明府
於先生屬切渭陽襟期風調酷似之世之不接
先生者觀明府可得漢世推目長者正自不易
近時知推此目愈尠特使忻跂之懷見諸咢詠

而馳驅平陽嶋

海鶴心遥炯自如華胥路敞夢難除林泉得與通禪影几杖隨身檢素書竟使人間塵味薄應知象外道風徐高襟蕭洒焉能借却喜飇流及魏舒宿德清才應少微傳家一意到貞肥水亭日靜隨龍臥花墅香深引鴿歸暮景猶含和氏璞强年已息丈人機好風吹拂江鄉柳還看諸郎著綵衣

爲西和訓導投贈朱明府

積陰花城歳序移關山千里慰前期春星自帶南天彩海日先開北時曦問種還勞尋水脉鳴琴不復憶尊

綵一種恰值梅風潤遥託征鴻肅羽儀

春日因震生奇侯王給事青巖二首

扈從黃扉劔珮香封章日映紫羅囊能扶帝座三函重不負臣身八尺長舊里烏衣連羽翮清渠玉樹接輝光谷中素侶空懸耒零雨何時潤草堂

飮啄殘生守故溪迢迢綵宿附雲泥灰心賂對廬書奏病骨迂疎懶杖藜失路幾令隨老馬經時不復戀晨雞檯人遥遇傳花客却喜天邊鴈影底

麥索𠈃序

春苗旣燥綠雨纔霑迨有自鄉餉麥索者驚喜

溢目如拈珍奇此雖名取結縷實爲薦馨之旣若非良宰風㪯潛噓焉能傳芬于瘠土因憶曩時與李荆山同詠是物詼諧如曼倩懷肉而歸今復吟於歉歳尤以誌感况炊烟引伸而野與縻繁何異五紋續命縷也蒲練雅素可風將併挹之前箸間巳即呈明府

新緒紛綸綠滿盂索居蕭散氣還蘇破愁不覺三餐盡含樸方憑五色扶生計年來時斷續病身雨後轉淸癯仁風竊忝潛揮灑永託棠陰繞樹烏

朱明府見答麥索詩婁辛如服昌𦼮一莖開人痼

氣聊復率爾再餘

相看鹽隴罷愁眠赤土何期引綠烟步禱竟通桑柘雨村春忽接蔚藍天新綸喜傍僊盤出翠釜驚從野老傳始信五紋能續命臨風搔首待耆年

貽贈江陰徐君仲逵有序

姑茂世胙聲播南徐而仲逵君道韻淸邈領頎其間於我邑邑大夫朱侯深戚誾之好臂肘相聯附翮天西旣廼建弧嘉平蟠木應侯佐籌鴈次而進某叨容物外晨夕共之故不避啅鳴之陋爲鸝黃先驅卽旁觀者俱爲之粲然㬮齒矣

江國瑶華逈出塵素輝偏傍綠兔新夙通肺腑傳香路
時欵婆娑種藥人繞坐清葩初放臘開鐏綠蟻已逢春
偃王高派流風古應眝天邊五色辰

立春日寄訊張驃騎鹿洲李孔德趙子實

雪裏逢春綵杖傳花枝到眼倍堪憐為唐老後初論將
枌禍身遥晚學仙版籍消磨新戰伐山河寂寞舊封禪
兵機滿腹推公等獨倚雲峰泰畤邊

僦居廣慧寺有懷雁門人大夫贇諸同人

征雲片片渡蘆溝古寺蒼涼冷敝裘夢裏歌長燕市酒
塵中影盡雁門秋上書自昔推徐樂作客何年似馬周

却望德星環聚處冥鴻無日不悠悠

秋望五首 寓天寧寺作

一葉飄零萬樹秋冷雲飛鶴去悠悠風塵不上遼東榻
水月空懸薊北樓半世行藏隨老馬浮生宛轉信輕鷗
黯然氣盡南湖外獨掛瀟湘帝子愁

紫荊沙塞古燕關飄泊殘生幾往還豈有仙靈通海上
空留駿骨到人間時違盡節無全策歲晚雕蟲失壯顏
獨立荒丘烟霧裏昭王華表已斑斑

淒淒絡緯破蒼苔腸斷秦川暮角哀老却千秋書封跡
空殘百丈說經臺風高苜蓿無宛種水落昆明只刼灰
回首蒼烟迷鄠杜牧兒斫盡豫章材

扶南象郡接艨艟萬里頻勞丹詔封憶昨珠犀供御府
愁來水旱壓司農禪林日落驚棲鴿寶刹雲昏欲掛龍
願得會天聞擊壤翩班退食每從容

野水崩沙十里堤行雲愁遶太行西松齋習靜香燈近
慢雨生寒徑草齊白髮倚閭違阿母秋聲隨樹報山妻
人今蕭颯兼疎放孰問明星夜旦雞

天寧寺苦雨

孤蹤野曠依僧瘦極目天長作客賒敢謂高堂能戲馬
徒聞老樹帶啼鴉深苔欲染中秋色積雨遥憐九日花

跡斷蓬蒿無白晝蒼茫何處詠蒹葭

村雨

古木香壇遺廟邊淒清客殿一簾懸絲絲細雨侵花塁
片片行雲下秋田簑笠騎牛誰掛角坻塘宿鷺獨撐拳
筆頭淡掃羣峰盡何處關河百二天

沈園

誰家花嶼背城饒片碧芙蕖盤沈腰檻外奇峰天半出
簾前倒影鏡中搖游魚上欵都依席放鶴歸來不避樵
況有蘭舟兼蕙佩褰衣奚啻楚辭招

壽隱者

蒼然野鳰自爲峰拄得仙人九節笻耕稼歲時藏竹𥶡
衣簪質樸對門松桃花不斷青溪路步屧應通白鹿蹤
欲向龐翁時共酌衡門何事有雲封

九日西莊即事

西莊秋色尙堪攀九日天晴見暮山絳葉霜飛驚老鬢
黃花酒欲破愁顏撰蔾有興成連偶觀物無心自往還
莫謂風林空落葉長留吟嘯在人間

贈白水鈕明府 君吳人三子皆有雋才

江樓山郭氣同華吏治淸才起大家映水琴中翔鷺鶴
凌霄筆底曳烟霞階明海嶠三珠樹坐暖官亭九畹花

今日欣逢仙令飲白頭還欲問丹砂

與田子荊 生子

麥緒蔬絲舉箸鮮扶衰起病藥爐邊從知種杏成珠樹
近喜徵蘭報玉田經過好風隨處瀉往來明月幾囘圓
荊花内外叨同出不俟長馳五色箋

贈葛秩然文學 有小序

余與秩然幼爲同門學生素有志操亂後君移
築峨山之陽以水竹自適積四十餘年兒女成
行世塵不及晚景歸里鬚鬢皤然與余握手道
舊坦如也余因題其所攜寫眞圖風襟披拂傾

心恬退逍遙筆情非關潑興

故里門風葛稚川歸來重理上留田白頭不擬三千丈
青眼相懸四十年且喜兒童隨父執應知野老待人傳
烟容滿戶青瞑好坐盼春山獨晏然

中巖集卷之二終

五言絶

藍橋

四皓亭

納凉

南山

踏春歌四首

七言絶

四皓墓

漢濱

舟行阻風

元宵戲句釋悶四首

又送澄一成三絶句限寒字花字頭字

紫茉莉

金葡萄

秋同天生詠鶴賦贈四絶句

出山訪子寶不遇留榻以待二首

春日病起値雪漫興遣悶六首

寒食後戲爲俚句十二首

垂絲海棠

千葉杏

飛花

贈醫僧二首

鼉山

題石韓雲七亭子新移海棠四首

又陶齋中蠟梅盛開令予賦之得四絶句

池館

避暑圓通寺同駿公元公二首

雞山

三叠泉

東湖

白丁香二首

看山四首

南郭山色

北寺鐘聲

東關尺天

西樓寸月

天門古栢

春苑新堤

靈谷碧潭

秋崖紅樹

五言排律

壁魚

送牛月三進士歸上黨

秋同李太史于德拈文字二十韻介許學憲公初度

李太史草堂吾儕原學諭羽臣王君東過因述別懷拈青字二十四韻

寄贈慶陽晉太尊

初冬過東李村吾李大夫輯五擢肇慶守印賀令弟孝廉君重五公車翌日就訪梟仲武園亭約同詣元溁道丈酒樓劇飲

除夕同天生作

七夕前二日逢天生初度賦二十韻

祝博士楊先生十二韻

寄贈朱明府初度

梓潼篇贈李隱君中孚

七言排律

初夏郭明府招飲鏡園即用前韻呈政

樂府

迓田神曲

水鴨行

春夜吟

黃雀謠

鸚鵡吟

邯鄲少年行

採菱詞

牧童詞

白楡行

相逢行

君馬黃

狹斜行

白馬篇

行路難三首

遠別離

箜篌引

水浩浩

長風篇

卓文君

蘇紫生大夫座中戲作商木瓜引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三

淳化宋振麟子禎甫著

外曾孫王文昭西園彙編

五言絶

藍橋二首

欲渡馬蹄驚深溪鐵鎖橫連天空黛色何處覓雲英

寘心渡鐵橋盡罝人間事欲知斷續因苔沒青崖字

四皓亭

千秋朱草露萬古白雲亭縱使寒松老不改石壁青

納凉

山雲來擁樹當午有清陰倦倚書牀臥輕風解我襟

南山

白雲何處起起自南山上聞有舊龍潭人蹤絶來往

踏春歌四首

歸來桃李路懷取一枝春奇與竹林客青青何肯忌 貞女

歸來桃李路吹入滿城飛竊指傷心處幾枝花帶稀 怨女

春風從谷出吹起菉溪雲雲去知何處落花不上裙 棄女

只言偸問柳何處鳥啼鶯但恐啼春去收盡枝上聲 妬女

七言絶

四皓墓

紫芝歌罷白雲春墓草青青送客頻深谷至今多杵臼
不知誰是避秦人

漢濱

短日寒天落白蘋楚儒憔悴楚江濱狂風不惜秋容盡
愁殺孤舟蕩槳人

舟行阻風

輕舟一葉信遙開忽值風波打岸廻海上青山連雪起
潮頭白馬擁雲來

元宵戲句釋悶四首

元宵燈火絢江城翠葉金枝碧樹生癡戀鮫光還自照

歌鐘何處問秦箏
湘簾畫棟倚雲開誰道天花遶坐廻羚角高懸冰雪影
潮聲近擁漢珠來
琪花仙島入人間寶馬分形立水滂羽客將無乘鶴去
嬌童似欲挾鷹還
座上流虹影欲移傾懷獨與故人期玉簫檀板知無分
五斗千鍾且莫辭

又送溍一成三絶句限寒字花字頭字

暮雨江亭滴翠寒高山流水共君彈明朝沽酒沙頭盡
旅夜燒燈各自看
千里江濤送客槎鶴樓東望入烟霞波光已挂三山雨
香氣猶聞七澤花
驛路迂廻白石頭紛紛岸樹遶江流長天更在歸鴻外
落日烟灘何處舟

紫茉莉

連枝拆節引秋芳紫蕚輕搖滿院涼遲莫物華繞燦眼
莫令青女暗流霜

金葡萄

金囊刻露佛頭璣喜者織纖翠縷衣掛得秋風渾不任
聞香人到蝶還飛

秋同天生詠鶴賦贈四絶句

霜姿欲接太初春絲筆兼驅湘漢津拂羽初來休沐地
尋聲却傍浣花人
客子西來岸氣高花階月下數秋毫霓裳不惜爲君舞
絶妙清辭凌九皐
玉露冰壺濯素心秋風一夜下瑤林渚邊鴻鴈皆成響
何似雲笙入座深
萬里應傳雲外蹤江亭客屐且從容他年共到仙人掌
坐倚泰峰看楚峰

出山訪子貫不遇留榻以待二首

寒天短景待君歸咫尺雲深望未歸宿火光傳青杖去
懸旌日逐首蓬飛
連朝寂寞對檐櫚室裏絃琴時有聲白日不憐憔悴色
徘徊一水隔平生

春日病起值雪漫興遣悶六首

十日陰霏鳥不歌侵陵病羽帶寒柯眼前花柳休相妬
無賴春光五出多
北雪回吹鴈鶩低掠雲歛翅照廻溪芳郊何限紅兼紫
盡逐東風化作泥
衰白年來自閉關漫愁抱痾換春顏沉吟恰是朝雲客

臥起從看姑射山
花明草闇臥潜夫萬里寒光氣不孤渭樹繽紛垂藥珮
泰山縞素揷見吾
白頭誰是輞川翁信有藍田種玉叢石底休煩尋藥竈
林中吹起落梅風
紫閣雲連白閣長山根菱荇蔓陂塘春遊芳跡今何及
雪沒深山太古鄉

寒食後戲爲俚句十二首

蛺蝶穿花花未乾新鶯乍囀怯春寒近來但憶巫山夢
不信人間有灌壇
芳路青堤處處新無端風雨落烟春綠楊樹裏鞦韆影
遂逐浮槎海上人
春明門外看春好蝴蝶雙雙飛綠草匝徑歸雲幾許長
憑君試問商山老
獨倚春山擁夕暉梨花深院鳥先歸村中還有蘇蘿月
照入墻東亂草衣
乳燕翻風不惜勞青春白晝靜林皐舊家梁上片泥細
却愛山中哺碧桃
花朝連雨小池添帶草悠悠祇自拈新浴白鷗休見避
春游吾與汝無嫌

春雨連朝淨女蘿花陰人影雨婆娑山中遍是綿蠻鳥
不用青錢買笑歌
翠拂東皇馭寢廻清明雨過又黃梅春殘不惜鄰花落
玉女峯頭菡萏開
路出雲林野寺邊一犂白鳥下晴烟繁陰處處埋谿徑
戶外何人獨扣禪
桃李千門豔曉粧幽蘭深谷爲誰芳君看馬上金丸客
不減風流漢署郎
金粟山頭可采苓流雲界破翠微屏牧兒爲我斲榛莽
須躡松門第一星

勾龍村抱數峰斜苴杏成林自採花歲發竹溪添綠水
何人來泛釣漁槎

垂絲海棠

豔葩香蕊逈含柔嬌倚東風不起頭恰是娥君春睡罷
凝粧無語倦登樓

千葉杏

麗日朱樓伴曉粧翩翩蛺蝶弄春忙悲欄能得幾回傾
風過氤氳何處香

飛花

柳曲桃溪風徑斜春來無處不飛花誰將洞口流霞片

散入雙城十萬家

贈醫僧二首

春園何處不芳菲忽遇高僧採藥歸肘後青囊隨錫任
鉢中法雨向簷飛
水月寺西菡萏香彌天何意得長桑兒童合手齊成拜
謂有刀圭在上方

驪山

匕首初飛陛楯門阿房枯爐野鴟蹲沙邱博浪皆留恨
何必驪山欲斷魂

題右韓雲七亭子新移海棠四首

嫩蕋嬌紅數樣新風枝到眼妙無倫却將斑管題歌扇
羸得仙家碧海春
朝來日影上勾欄眼見枝頭朱露乾邀客休煩鸚䳇嘴
出塵獨耀紫金丹
碧紗窓外翠雲柯半入春風欲笑歌醉客夜來新賜錦
不知誰佩漢珠多
少試新粧點絳幃風烟撩亂鳥斜飛不須績女偷紅燭
剩有甆春雙蕚輝

又陶齋中蠟梅盛開令予賦之得四絶句

綠度頻回幾尺長高齋初到細聞香年來玉笛吹靈籥

特借中聲補上陽
嘉卉何年植曲欄含芬凌雪澹流丹竹林似覺黃鬚勁
花蝡焉知蠟酒寒
披幃訪古見高枝翻妬春山姑射姿鑿口長憐王府種
褰裳欲寫郢人詞
一室翛然靜客襟清輝屢把更彈琴看君風度添凝遠
脫換芳堦玉樹林

池舘

片碧涵空影漸窓金鱗潑刺自雙雙東風纔起微波裏
指點春醪已滿缸

避暑四通寺同駿公元公二首

古寺開蟬昇欲飽禪林深鎖鴿還來樹頭疑有菩提露
誤落人間竹葉杯

風起爪間綠玉盤嚼氷不怕水晶寒松陰偏稱踞箕坐
方信祇園世界寬

雞山

泰山遙接蜀山雲萬里紆廻日影分欲向山中尋鳥道
不知雞石已空羣

三叠泉

百丈飛虹飲水長雲涂三叠挂石梁青崖不是停流處
為惜瑤臺萬斛香

東湖 在鳳翔

一片明湖空翠多潮平打岸水添波鳧鷖莫漫嗔人影
伴爾春深隱芰荷

白丁香二首 時温君新釀初熟取飲花下

玉龍氷壺色未空春醪每日過觴東莫嫌白雪成孤調
一樹丁香細細風

花徑逶迤掃不開春風自到夜光杯倒衣還就石牀臥
誰碎輕雲撲面來

看山四首

杖藜莅屧是阿誰來此看山面不移野色寂寥青靄近
遙空出沒白雲遲

紫閣從來貯翠微連峰橫掃可療飢此中雲氣本無定
却謂春山有是非

別來桑海幾經天依舊雲林入眼懸亂插青峰如劍戟
不知誰是太乙仙

山容無心對碧峰豹林谷口氣濛濛飛蘿疑是秦毛女
占得雲巖第幾重

南郭山色 即仲山峰正對縣門史記汾陰鼎過此有黃雲蔽焉甘泉賦所云椽欒山也

山色城頭藹古青芝房寶鼎惹精靈只今館驛褰簾坐
看入中峰寫翠屏

北寺鐘聲 即壽峰寺在崖西畤汾水東流內有唐人寫經圓鴻

蓮花貝葉畫成斑古寺門前水一灣寂寞疎鐘靜夜起
迷心渡得幾重關

東閣尺天 即文昌閣東山築臺起之其地高聳唐人詩千家別底看應幾象之

摩星鴟尾帶遙風萬樹千家澗畔中何歲雲雷破壁去
半天擁出文昌宮

西樓寸月 即山城飛樓每至初月夕生淸嘯欲絶

看冷黃姑河漢秋西樓寸月果如鉤高城孤笛從空落
忽送關山入夜愁

天門古栢（卽東嶽廟山勢獨起盤曲而上翠栢成林東溝水與治水交流其下）

目覩高逼漢時旁青林翠蓋拂雲香此山蟠踞如龍虎

絳節千春瞬上蒼

春苑新堤（卽棗坪柿林衡比數里中有清渠灌溉蔬圃）

十里蒼蒼蔭滿堤更穿綠樹遶東溪春來載酒邀行客

隨意風烟逐馬蹄

靈谷碧潭（卽棒底谷兩岸懸匡數百丈潭魚繁息數嗎香藻每泛小艇其中酣觴垂釣）

春陂蕩漾畫船開無數蜻蜓點水來釣得游鱗渾似錦

勝如空谷看花回

秋崖紅樹（卽坡頭村睁澗而望斷崖虛谷之上紅樹成綺）

帶郭霜林暗落霞秋風錯憶武陵槎誰言楓葉雙江老

滿眼宮袍九錫花

五言排律

壁魚

誤食神仙字潛鱗翰墨叢情非新粉蝶技是古雕蟲高

典窺賢聖幽棲破異同休疑科蚪缺未覺羽毛空振跡

如憑水揚鬐欲使風招尋初作客狎習漸成翁頣遂開

匡鼎目宜識阿蒙游心藜火外蛻體卦圖中錦鯉虛逼

左文鰷附過東韋編如可絕早入素王宮

送牛月三進士歸上黨

玉露凝清珮星鑣倚玆林氣通雙澗曲雲接太行岑水

宿高鴻過封春上客臨世家聽舊籍鄉族起華簪出棨

靈珠瀉傾壺綠蟻侵（時示佳若金拔潞簪）秋亭資詠獻野圃任披

尋積翠含朝雨輕烏帶遠陰遥停千里駕共撫一絃琴

欵洛良時展光輝靜處深槍應橫虎脊壁且送蟲吟循

坐惟投棗論交欲斷金更因小山桂延賞采芩心

秋同李太史子德拈文字二十韻介許學憲公初

度

望海從仙客占星拜使君嶽蓮青自峻江月照同分地

儆南譙邑城連北斗文崇標發世史奕葉裕傳開紫水

騫翬妙形闢珥筆芬公才今濟美祖德舊銘勲萬里關

河氣三春帶舄雲旌車瞻煜燿翰墨挹氛氲樅鼓石猶

響黍毛絲未棼江廻尋彖繫卓犖續蟲紋澤所橫渠淪

藜侵太乙焚霜葭皆倚水野藿盡成薰霧谷終全豹雷

門鮮聚蚊署修官禮物聲歷凱歌軍撫景方懷古歸朝

且執纁早知槐蔭大還羨鳳毛紛婺放連枝朶躔高百

里羣露莢清嫩酥華燭爛朝瞟虎座長舒嘯神芝不假

耘竹當陟台鼎秋色遠橫汾

李太史草堂鎮原學諭羽臣王君東過因述別懷

拈青字二十四韻

野濶江雲逈天深渭樹青流飈扶世代積玉照門庭每
挹枌榆澤還徵巖嶭靈南囿披綬草北郭叩金扃近繞
長安日高臨太乙星光華誰此數志力爾能形拔俗鯀
清彩揮毫跨壯齡心將通古逸氣已破沉冥霜隼方離
鍛花虬早出駉解萑三秀巃垂幔一燈熒舊地褰芳躅
平皋寫翠屏毿毛紛結佩芹藻蔚傳經素鯉懷中款氷
絃靜處聽皴騰廻霧𤍠霑灑到金螢綺席會分罷瑤甌
更啟扃歷時虛把袂千里轉遊萍漸覺朱萸逼應教好
月停邀歡期故侶坐聘發新硎客紵當秋湛村酤帶露
香歲豐雙羽翮才妙一娉婷樂且侵㝵宇歌非叩缶瓶

驛亭催馬驟仙里喚人醒竹落寒抽筍霞殘馥滿汀幾
須拚阮屐來往採榛苓

寄贈慶陽晉太尊

海氣摧東極州圖跨北幽鶱飛湯沐地備擢股肱臣夏
蔭凌高起秋風薦爽頻坐堂初罷訟扶杖盡依仁掾史
俱無黠公庭自有春田烏鳴向隴竹馬喜扶輪雨過犂
鋤健聊流草樹新惜陰那佩犢從邁不搜神訪落時趨
古懷清日飲醇訓辭逼里社絃誦溢城闉憶昨鶩鴻集
爭覩彩雉馴此方偏受祐吾道頓能珍水色融甘露星
文接紫宸躋堂吹澗藻介祉雜樵薪在遠身何及于今

悃未伸臆非霜後榧區致璪餘蘋訂覺青匭倣宮遂翠
宇嚬幾廻愬淚倒延佇想嶙峋舊國威儀潤豐年黍稷
昀幸將蟠木景隨手就經綸

初冬過東李村訔李大夫軒五擢參慶守即賀令
弟孝廉君重五公車翌日就訪焦仲武閣亭約
同詣元深道丈酒樓劇飲

日下青蓮葉人間碧水源翠於新樹羽仙李鬱盤根海
氣通朝籍秋星耀塾門連柯增聳峭萬里各騰騫夙昔
知名久年來憩蔭繁疎篁清綺席朶菊爛芳罇喜拜怡
顏母勞牽繞膝孫天深燈蓋醆雨後火爐溫梓歲園苔

色屏書老篆痕早聞鴻雁響今見春令鶺遐閱流風在
交推古義敦撫時懷世德謀野具人倫客路初寒起烏
林昨夜蹲得朋傾曩願騎馬過隣園柳市重聯榻溪樓
更舉盆紆廻移北澗信宿接東村此去期追好相攜擬
負暄逵芳馳俊頷高價重璠琨每壯扶搖力還欽樂易
言前籌資揆采早續大夫軒

除夕同天生作

行遊戴鶡冠楚火亂江灘荏歲抽蓂易他鄉促臘難何
期今夕會得盡故人歡玉漏連更箭金壺佐翠盤聲多
因爆竹坐久復悲欄逆旅風烟苦高齋夜色闌天涯同

作客劒屐幾登壇仰聽隨陽鴈先春矯羽翰

七夕前二日逢天生初度賦二十韻

晨星高鄂渚縞帶潤荆岑蔚作公侯客時驅翰墨林澤蘭欣莪對雲物玏豪吟象外逼山水囊中貯古今神鱗不受釣大翼有垂陰磊落誰能敵光芒衆所欽高言傾上座妙契徹清潯露濯冰壺魄風銜玉樹禽相拚牛斗及共指漢湘臨七月新流火初秋欲變金歷年三徑古觀嶽五峰深東望多眞氣南遊壓盡簪文章從飲博旅次卯招尋㑹預連枝會常縈憂草心江亭燃楚竹奕葉渥商霖故里蒼崖厚周天太乙森慈親能健飯孺幼正

牽襟是歲添懷鞠宜家韻瑟琴根盤朱李逈歲問紫蘩侵他日秋陽邑還來頌德音

祝博士楊先生十二韻

岫壑尋源逈庭除積氣清卯農高耆德模學邁羣英署倚南幽重簷連北斗橫步趨疏太傅傳授與諸生接歲親先覺斯文有主盟合歡通屐屣投報愧瑤瓔日近雕胍得霜含頒果成因風摩石鼓此地擢金莖盡入琅玕色長添漆梓情窓中三鳥動席外兩驂鳴在藻紆逢引爲山賦景行鱣堂延好會最喜歲華榮

寄贈朱明府初度

海氣高連嶽星文逈向秦摩霄隨火鳥介時得棠臣世帶東南美官梅遠邇新人烟生岫壑牧笛度城闉竟使殘區煖兼懷舊俗淳流風搴鶴徑品藻漲龍津惠借金莖草清宜漆水濱環巖初放黛右地早行春話接兒童喜心從雉子馴郎亭花遞發谷口氣同伸日露懸弧轉年芳令節頻先聲聯雅頌五色就經綸玉葉應分禪冰弦不受塵絲飛千點豹陽引百絲尊瀾沚通觴酒樵漁佐席珍近看嘉祉集羣動盡歸仁

梓潼篇贈李隱君中孚

益部尋圖像先襃李巨游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憶

自黃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嶋虎拒巖幽譬旨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鳴騶篤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當迫君子躅不與室家謀獨行長千古高低自一邱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娉修忽下弓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刄决絕却華輈介節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迴猿岫敞霧捲鶴書收隱痛方童冠嚴親赴國仇尸饔常卉日廢蓼擬塡溝歲逐糟糠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開稱史傳白露滿梧秋

七言排律

初夏郭明府招飲鏡圃即用前韻呈政

柳陌清塵任好風蘿軒影度五花驄毎臨玉樹覩公子
兼泛蓮舟問釣翁飛鳥差池盤磴曲鳴琴宛轉過墻東
罇醪細酌綠篁裏鼎味新嘗紅藥叢翠幙牙籤經雨宿
石欄苔徑有雲通開窻近挹澄湖氣不覺棠陰入鏡中

樂府

迓田神曲

吹葦籥擊土鼓燔蕭芋雲旆舞風若馬迎四五神之來
率貓虎食驅豕降時雨麥禾秀無悴苦積千鍾歛以釜
牲豚肥酒淥釃神來歆歌繁祜

水鴨行

水鴨銜魚魚不霑泥飛無定止適東忽西水鴨銜蒲蒲
不霑雲飛無定止吹羽紛紛搖蕩春光蓮葉滿塘試問
春草安知蓮香

春夜吟

春夢迷離中夜披衣仰視天漢寒星斜飛壯士短髮羞
人間紛紛萬緒催我顏眼花向燈開燃藜丈人來不來

黃雀謠

飛飛黃雀欲上寥廓高高無極助汝者寡適從何來墮
大樹下鴟梟過之張嘴且哆此間有人移汝同處朝夕
相飼不鳴不語擡頭望天翼短難舉養之一并黃雀飛
飛

鸂鶒吟

水中可居日洲鵁鶄鸂鶒斯陶斯游有一鸂鶒掠沙帶
泥蒲葦寘寘身無所棲哀鳴達旦驚動鳧鷖鳧鷖問之
汝何者言神龍戲水大鵬蔽天浦漵之間非汝所安不
如且去點翠朧山

邯鄲少年行

刁瑠紅鉶韝彈雀者何子倏忽十數羣躍馬過都而身
為邯鄲人調笑邯鄲妓俠骨高于山願為武皇死

採菱詞

湖草碧芊芊荇葉大如錢誰家採菱女撥棹入蘆烟烟
消香復飄紅菓映娥眉顏色兩妖嬈㢟風動漣漪摘花
不採實折藕弄輕絲藕絲折不斷風香自相亂日暮赤
颷起恐或不堪看

牧童詞

牯犢北山側折而復南去亂草皆覆石得意須何處捲
蘆向天吹幽谷和鳥語挽角坐犢背兩股任箕踞澗水
清淺流牽犢飲上頭養生已為贅滿腹又何求試聽牧
童詞無樂亦無憂牧童心似愚得如牧童休

白榆行

天上種白榆人間說羅敷羅敷有詞請君聽音徽若與常人殊吾聞張氏母閨閣藍田族同穴有誓不相負姑老兒孤義莫贖義莫贖爲君哺其兒上堂養老姑華燈親絡緯金井提轆轤戸星霜月何明概竊幸兩兒已長大老姑以齊終節孝資天賚歲月有幾何復聞讀蓼莪青竹出屋上翠鳥棲鳴多閭門誰履姜氏閾來往相傳白榆歌

相逢行

白馬青玉鞍相逢大道間停身再拜跪主人憐不憐千里懷素書殷勤過好廬恭投故人書賀得主人持借問主人名豪氣塡九衢左手挽紫貝右手牽金魚坐有生生醴門邀惠子騎客從遠方來聞此竟何如溝水自西東懷抱徒區區嗟此白日暮且向城南隅

君馬黃

大車駕以南小車駕以北路轉忽相逢兩車何偪側請君勿偪側周行易爲德穰侯東行縣范睢懼自匿先机被人窺後摻何能得君馬赭以黃臣馬蒼以黑二馬同馳逐紛綸徒五色誰謂河身廣其中不可測誰謂瀍臺惡其心不可惑延頸訴蒼蒼蒼蒼曷有極

狹斜行

雞鳴使星冠平旦九門開車騎湧風至金冠天上來天上正蒼蒼綠幘珠箔光名都多妖麗風雨欺空囊空囊無所求行行南陌頭兒女幾日換狹斜曲如鈎沿照寶酒家烟生紅樓花紅樓花影亂似從雲中見相見不相識目眯焉可得西風吹衣帶白日忽已黑身非浣紗伴徒羨苧蘿色

白馬篇

白馬何翩翩挽弓扣鳴弦射雉洛城北張圍熊耳山孀狐當路啼高鳥摩雲間因風縱輕羽一發兩摧殘殷血灑御道氄毛飛空天足下黃塵驟倐忽去復還青楊夾廣陌蹀躞春風前薄暮角逐足倒㦸而回旋漲酣揚西第華俎飫肥鮮明月升高樹參旗入夜闌雙雙舞袖起顧盼增我妍何以解我酲流酥凝玉盤今日樂有餘明日且復然

行路難三首

汲水灌桃根橋桐花發待桃新人將無情學草木草木却似有情人俯仰二儀木同流一株紫荆何太分大婦帖翡翠中婦佩琅玕小婦無所爲挾瑟爲歌行路難我欲西行不憚遠咫尺烟雲失弁山君不見龐公絕跡城

市間採藥鹿門不復還

南隣縱酒日喧呼西隣閉牆意緒孤意氣不相得斗酒十千何須酤且去陌上翳桑葉眠鬱無心倣風蝶自從辭却平樂兒日日雉田學射獵

朧雞炮鼈陳吳羹滿堂絲竹作楚聲非無金叵羅醉後難爲情拔劍仰天歎請今莫復顧傾城傾城之色衆所愛沉吟久之何聊賴昔日尋香江浦中今日負薪吳門外桃李不作無實花飛來飛去安可待伯牙鍾期兩寂寞羊左孤墳復誰在多謝荆棘長刺天浩然東去觀滄海

遠別離

遠別離立馬東風吾老矣執手攬馬鞭掉頭落巷耳泥深招凋潦沉浮甘瓜與紫李願附精衛銜木石拂鬚縱觀滄溟水潮頭大魚噴雪來海風皺激三千里戟如鬣鋸如齒驅白黿逐赤鯉落波壓死灘沙裏又有巨鼇之首可以戴員嶠而吸天池兮眦爲電兮涎爲雨大人釣之止一鏤五山波蕩其誰取跛鼈就道其足蹣跚神龍行空縹緲無端陽燧吸日明珠走淵豐城之劍其光燭天口有一諾目空二豪手摘斗星摩天路高周遊八極泰山鴻毛

箜篌引

我欲渡河水河水不可梁我欲留白日白日忽西藏飈風當門起閉目復掩耳吹我上無極涕淚不能止黑烏嘈嘈白烏嘷嘷我不類烏烏羣我孤噪我逐我偪我枝末枝折巢墮烏言終不汝活吁嗟獨飛萬里命復懸人誰知水中之馬復爲陸地之輪勸坐中人勿復鼓瑟悲來日思往日

水浩浩

水浩浩兮東逝鴈翩翩兮北征八年苦樂寧有極莫打水鴨亂楚聲江河流不休山光海氣我爲收捫胸搥五岳迴腸散九流搥碎氷壺月掛在五城十二樓以儒作俠雖可雄催剛爲柔世乃遁季將軍之氣墨胎氏之風頗聞一諾千金重共嘆孤竹萬仞崇巳矣乎黃農虞夏不復作飛揚跋扈爲誰雄君不見浣浦日錦城東犀石空守雙流岸虎溪長閉五老峰挾金丸向空彈飲美酒憑虛走我欲掛席拾海月渴日夜半徙雷吼嗟此半生學劍不成願化爲鷙鳥擊野馬摩風而直上曳雲而來下

長風篇

長風長風飛逐斷蓬蕭蕭兮壯士千里而入秦飄飄兮

忠臣二年而居東羽聲慷慨萬樹哭泰逢吼怒兮爲之
驅霆奔雷偃禾發屋拔大木黑黶黃道日月沉霾拔石
笋兮熊闞虎礮空山兮霹靂摧誰闢不周之柄鼓天橐
兮搖地絡吹我屈律駁犖礧砢之鬱懷鬱悒吹不開百
鬼磷燐來千崖骨脊裂萬竅聲如咽既爲天地之義氣
又胡爲乎擊危巢而搨幽穴鶚鎩羽而啁啾兮猨挂枝
而按拙我嘆長風爾何常或爲搏鵬出氣勢或爲蒼隼
助光芒或爲沆瀣赤飈眯楚瞳或爲帝子北渚暗丹楓
或爲鄴城殘孽吹散九鎮節度兵或爲黃沙白草輕送
朔方健兒負土築長城我前聞叱咤我後聞咿嗟咫尺

不辨紵與麻路阻修兮美人遐發髾披聾何處得慘淡
赤黃心易惑琪樹焉能當爾力使我毛髮蓬飛蝟指而
突窣兮顑領顛頷無顏色願得五丁開銅陵鑄金丸使
羿繳之高雲間鳴呼何時者天薫風繚繞出五絃不須
破浪走石使人不得白日青天同晏眠

卓文君

臨邛有奇女當春向畫堂芙蓉不霑水明珠自生光獨
賞梁園客瓌禮驚尋常欲將顏色買詞賦應機而動無
他腸君不見曲逆侯美如冠玉列楚囚亾奔漢王不爲
羞燕雀不敢附鳳汙池未應濯鱗談笑而失王孟遊旅
而困蘇秦世間多少美男子不如臨邛一婦人

蘇紫生大夫座中戲作商木瓢引

冬十一月長至之日日轉轂坐高寒之積雪層冰而苦
不得銅溪水碧叢中恣洗沐鶖鳥鴈羽戛風速笑我毛
髮何短禿且休吟強結束須臾蓊勃靉靆雲滿座發橐
欲出風謖謖于是灼兆占之屏氣以卽而宛有奇物在
目此物非龍勺犧象之遺也矩其口瓠其腹龍骨稜稜
不朓朒徑圓尺度渾俱足按譜稽之名以木木瓢之名
頗有自鏤以貝文相壓璧翠斑丹爲白蝙蝠古澤不受
衆目侵獨與紫生大夫氣相感大夫好古睨爲濛披氄

細柚獅子綠問之贈自劉生云三千年來眼穴爛非行
是也饋非于是也粥升之清廟明堂泣中涯以醍醐沆
碭之清沃鬼神馨聞而人不瘢含土出浸而不終沉埋
于黝黷吾將聚珊瑚木難而碎之題于東壁稽古錄于
是再拜稽首捧入匱使我九旬晝夜耳目肝膽管敷肅
既而笑曰世人眼眯不認眞但喜文章官樣新三尺童
子出羞談古之人君不見東海沃焦石一口汲盡錢塘
潮十二萬年安可擡近來易耳換鼻多瓢哉瓢哉瓢奈
何

烏生八九子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四

淳化宋振麟子禎甫著
外曾孫王文昭西園彙編

四言古

岑律七章 喜再晤副使祺公也

岑律高藩鳴佩其璲延佇虞侯與言離寐河大無航津
梁不記鴈帛載至光生速騎愷悌君子不我遐棄
捧茲邂晥室有餘歡深情翻倒腹生悲酸乃涉大川乃
履肯山翳象之夫宛在其間抹莢滿筵持報趙宣
夏屋我我鷺立滹沱爰瞻戾止嘉賓孔多煖酒炙鵝媄
彼雲羅青童識音吹笙且歌
予懷介介兮寡麗雜怯于握捌爲公大噬側耳中庭鏞
鼓韃鞳北海之座南州之榻
景止代垣大邦爲憲崇牙樹羽鳳聲維莚爰篤其祜受
祺無算寵秩云何文犀爟爐箕裘云何美瑜盈案
言笑滿堂解經席高監門之接使我心勞徂暑鬱蒸斥
鷃在蒿公屢顧之庶免號咷
北渡桑乾目絕相識回望代方宛如故國何天不高何
鳥無翼慷慨嘯咏誰者我側挽袂裳頭慚其視息良夜
寂寂淚下滿臆瞻彼銀漢沐浴明德

五言古

擬古十四首

孟娵推斗柄春物各揚輝晨起當軒立飈風吹我衣攬鏡倚明妝初日照簾幃鬱紆望遠水東逝不能歸浮雲起暮色千里乖所期含情結衿帶仰視雙鳥飛

長路何迢迢誰云如矢直松杉連天走夾徑叢藤黑雌合成新故時歲將焉極行邁越江湘萬里逐春色孤樹不發花憂心日反側

蕭蕭鴻鵠影天路邈無窮四時何變化愁緒隨轉蓬春來珠樹發光采誰與同蛾眉難解笑顧盼惜微躬良歲

不我與撫心獨忡忡

高城自逶迤甲第凌烟霧笙歌連日夜青雲矜獨步光華忽飄散人物都非故石馬泣北風牧兒斫陵樹拊心爲怛傷紅顏已逆暮歲甦春草綠徘徊青綺路

灼灼桃李姿青青楊柳渚光輝不自保盛時能幾許穆穆風生襟滾滾花如雨行行萬里雲望望迷湘楚彷徨入復出攀條獨延佇

浙浙西風起白露下高秋邊土多激烈撾鼓宰肥牛夫婿好身手捋鬚坐上頭胸束素練甲腰下明月鉤吹笳飛帷幕蹀躞嘶紫騮男兒志弧矢及壯莫封侯此志久零落曠我良田疇

春氣綠溪萊上有無根草飄飄無所託苦結絲蘿好芳心空自持荆玉誰能寶歡會豈無時淹忽歲月老驅車出東門塵起灞陵道榮名埋沒人可惜春歸早回顧長歎息乾坤莽浩浩

十六爲君婦十年成參商遊子苦行役何以奉高堂析我舊花鈿將我紅羅裳秋天清露下促織鳴空牀反側不能寐攬衣起徬徨仰視天漢濶明星出東方嗚咽隴頭水鬱紆使我傷

朔風響雁門高臺不可登如何彼都子淩虛起九層下

與嵩高峙上與浮雲平迢遞瞰南斗浩蕩通仙靈時流如逝波紅顏不我停凄凄白楊樹日夜自悲鳴百年不能待何處求長生

朝登武昌樓北望漢陽樹汀流平如斥舟楫無其數他鄉苦行役徘徊爾將去每憐越鄉憂貧爾慰遲暮誰知人世裏難爲麋鹿聚回首烟霧橫楚雨暗歸路杳杳限江濟愁來知何處武昌送兒釜歸因簡天生二首

積雪爲江濤東逝通潮汐白首志不伸遙望空自惜出門違閭里骨肉更離析一去復一別使我中心廹艱難覓生事良友露肝膈客愁不自禁相對春山石試看蒿

籠鳥焉得有勁翮
彼若峨嵋雪光若合浦珠春風吹衣帶有若連理林言
笑雖滿堂佳人意獨姝高車誰家子傾戒何區區磐石
詎可轉黃金色不渝徒勞雜佩贈日暮空踟躕
妾家青綺樓窈窕臨南軒中有綠玉樹綵禽朝夕翻劒
翮頗自惜閭里無間言輾轉瑤池去枳棘當路攢容儀
頓毀盡飲啄泥沙間既無昔時美已矣何所宜
結交少年日蘿帶結同心幽谷採芳蘭苦爲行草侵嚴
霜翳青鏡庭樹無繫陰朱顏渾非故誰爲梁甫吟高會
何時及雙鳧各浮沈感歎我昔友海水以爲深

山農雜咏七首
春田雉子斑綠樹漸成陰遠望東皋子荷揷來相尋藉
草相與語所語亦不深得時恣灌溉莫違天地心方將
及春社轉側聽鳴禽古來稱知幾往往在中林勿笑沮
溺苦耦耕我所欽
路轉東溪曲桑榆圍青墅柴門半開閉時聞老農語鴨
乳新成羣舊穀餘幾許昨暮補竹籬呼兒借隣杵且喜
山田綠輕風蕩高黍陂陀散雞犬日夕識歸處山中不
開曆長年自節序
濺濺激泉流低昂荷山趾豆白茅簷下歲月長兒子攜
杖探泉洞田功謀近里菽麻本無名作息誰爲是深谷
生淸響世言不到耳春來村釀熟談笑忘彼此
市朝日日異石林日日淸臥看南峰曉慰茲幽居情爺
田新報種百秭亦春榮室無絲竹具但聞倉庾鳴山光
夕欲斂月出滿柴荊隨手牽烟蘿木流何足爭
山家新雨後臥起覺晝永開扉對麋鹿叢林避人影尸
鄉智雖淺佳處頗能領時物方暄和竹杏任馳騁東溪
桃花發散髮候漁艇
鳴鳩入春深晴光滿四野枯棒施微功來憩桑柘下園
林多密蔭孤村塵囂寡洗手作葵羹采蒲欣滿把探懷

各自足觸目都非假羲農不可作秦灰棄風雅寥寥寄
人間獨向寒泉瀉
袒腹青山裏浮名不復及方春欣採葛風雨滿吾笠草
性口能辨泉流淸可挹豈憚躬作苦農務夙相習淸心
伺物理羣動有出入灝灝太古前牛馬絕其縶何時覩
此風摑桑被原隰

從軍十首
南征道彌險中情轉崩廹武溪多毒瘴飛鳥無遺跡移
營爭高敞甲仗森委積軍中喜蹴踘阻隘且堅壁古人
重沈謀制勝在帷帟幸備伏波軍不願多殺獲

分我爲邏騎遠道增苦辛朝出飛狐口暮渡白馬津衆
軍貪射獵百里起飛塵兵者是凶器逢人休怒嗔
摩箭必摩鋒彀弓必彀滿兩臂力有餘只恐智謀短遇
彼外宅兒煌煌衣服暄驕貴氣日盈使我憂心痗
中營動將旗前軍發薊城日暮交河流蕭蕭落葉鳴北
風捲黃榆振我殺胡纓颯然蒼鶻過壯士寂無聲努力
向鳴沙軍候有嚴程
前驅領戎班萬馬齊騰驤將軍有密令部曲誰敢驕疾
馳二百里竊莫驚趨莽勁敵爲我擒輜重爲我燒兩矢
夾我脰馳入斬其梟

雪山層冰裂遠望爲悽惻王將慕奇功領我入不測飢
獸走高崗三日不遑食陰風長怒號慘淡無顏色
彗星芒鶉觚殺氣滿雲中擊鼓復吹角苦樂寧盡同北
地良家子臂挽兩角弓余亦頗能劍起舞爲君雄回首
嗾獵犬俯身試鐵驄請問黃花戍格鬭何時窮
少爲幽并客荷戈老戎行獻凱當官道走馬度飛梁後
軍喜氣騰旌旗蔽日黃優賜多高級輝煌五色章試問
敢死士遊魂在何方
風從西北來錚錚角弓響執戟十年餘今爲騎卒長邊
壘苦未息戰伐何鹵莽身雖出奴僕恥冒無功賞臂鷹

向大地側目刺羣狂舟粟十萬斛轅車三千輛終日馳
前道我心爲痛癢
從軍日已久何時復歸家邊城望明月半夜泣胡笳昨
蒙王將恩左校鶡御華顧我披鐵衣飄蕩隨流沙高秋
塞草折衣綃不足誇

九日懷友十首

鴻鵠志萬里天衢整羽翼喈喈野田雀暮棲蒿與籬耕
稼藏曾樸往來在山陂蓬門無來客幽事頗相宜採蘭
豈無歲採菊亦有期素履正如此莫辭寒與飢
風吹博浪沙片雲遶燕臺氣酣凌倒影中有賢人杯昔

吾從之游坦蕩無嫌猜澆俗失眞性海鷗遂不來秋陰
翳白日荒途橫草萊水深河梁濶東望思悠哉
昔在下邽邸素心託寒絃短衣無完袖相望各依然部
城寄妻子高塞翳荒阡鵜鴂相去飛羽翼銜翩翩感時
頻回首良會何遷延泉聲激空谷終歲無人傳
明月廿泉山相違亦不遠岐彼竹林士樹蘭滋九畹心
逐白雲翔氣與蒼鶻健代塞會同衣楚天復共飯商歌
愁離索暮雨增繾綣夙好永難忘餘生可無悶
宿鳫啄沙芹游魚食荇下平生依北郭每稅青門駕貫
酒慰藍縷看花過鄰舍燈明白髮客笛入秋風夜叢菊

既盈畦高藤亦滿架清心悉黃鶴爲我伸首謝
憶作穎川客飄蕭我戴笠階珠無遺照高硯雙展泡既
俛瑱玗仮日從碧樹集凄風起半隅回飈吹我急綺琴
遽輟彈華翰字猶濕採藥深谷中沿洑石獨立
覩獵營不幕結騑將軍弟晚依渭北春聯騎復聯秋縱
論千古事狹小人間世山南引葛藟巷再同花草自從
歸山中衾禍撓高歲況復雪霜寒衰容共迟處
不生數知交行行吾瑱邪貽言不覺酢者宇映孤傍世
風流且蒲何獨戒驕奢溫溫衆土模孳棣紛同葩山中
積雪久未歎鬢毛華詎知瑤林樹近在東郭家

妻复重陽節惻惻鹽井路行子迷舊津青林僥苦霧蝴
蝮恣吞噬山魈恭睨顧望君愁緒結入夢頻相晤年來
風塵急花落時已暮豈無西上魚山險安可度
秋蘿自綿幕孔雀欲高舉清風激竹籟微爾吾誰語聰
明託逃禪寥廓寄遠墅采苓嘗苦遲菊谷在何處鳴磬
人更寂道心欣同許悵望南山南白雲生孤嶼

春日雜興三十五首

山南採杜蘅山北採榛苓春陽亘千里嘉卉盡含榮鳳
輝雖久戢闕里有遺聲淵懿咸赴響蝌蚪亦垂形遠望
有所思緬然滄海情師儒迭相述吹籟各自鳴河汾揚
高淵遠待伊洛清方舟濟彼岸縞素示儀刑末流遽四
潰展轉淹淖生缶音溺人心雅頌誰能賡彼日難廻光
披圖涕泗零
睎髮覩四宇欷爲西州人王風早已逝六德罕同倫末
世經戰爭慨然思先民厥初生后稷千載有邰春胡爲
咏駉鐵一變至秋旻仲連欲蹈海黃綺竟避秦擴撲九
域中追逐車馬塵詩書豈盡劂世道薄其醇蹉跎吾已
衰童羖氣難馴褻衣就春水獨與白鷗親
謙以高自損健乃天之德蕭曅有明義何爲自雕餙端
居達天綏問道終畢罍罹靈不吾待素髮欺撰黑華胥

路綿邈萬里安所息日暮採懷氷猶有飢渴色明發更
登途津梁未易測
繫易見乾策諸爻動無妄蠱著傳幽賾神理緒彌壯王
何不解事清綺發高唱近裏迷損益遠心恣流蕩吾聞
皇極數不假青藜杖先天無圖書日月自清曠郢人雖
善斲理不屬哲匠
登高視天地曠野分九州黃農不可作功德渺難酬洙
泗多微言世風猶日偷蕩蕩千載後誰能激頹流攬衣
拂長劍杯酒消綢繆貧士失性情曳裾何所求鹿門有
遺躅採藥甘行休

東裝萬里行出門蒼梧客虞氏淵聲教南巡有遺跡春
湖何汗漫倒影入青碧南望祝融峯連天岳路隔雲車
紛冉冉寥廓四無壁藹藹杜若香撫衿空歎息振衣九
州外高舉黃鵠翮
仙人與我期遊戲蓮葉東蛾眉映綠水紫袖颺春風白
日未西頹朝雲遽成虹嫣然啟玉齒纖手理絲桐一奏
雙棲燕再歌二飛鴻老人頗迂疎義不遊楚宮禮樂隨
世變沉吟志未通結交魯兩儒笑問滄海縱
泥泥花上露掬之不盈盤飢渴害人心誰能待剪餐況
復佩茱萸揚彼濁水瀾人各矜所好吾心不時安山中

有桂樹花葉耐風寒但愁資斧斤無以贈所歡
甲第連雲起纓弁何沃若攀鱗遊帝都善宦入臺閣紫
貂青玉珮驄馬黃金絡衢路生光輝行人皆錯愕陰生
翠羽蓋日耀錦雲幙伎人鳴簫管美女艶城郭珍食窮
海陸指揮豪飲博智隨寶珠來飢逐金丸落連翩音擊
翽廣座胥善詐誰知羹藜者白首甘寂寞
揉金鑄吳鉤東狩開明堂曜靈揚光采侵蝕安可堇鼎
湖弓已杳湯沐迴無香菲門奏遺琴撫節自悲涼何為
苦飢寒逐水涉三湘人間高會絕仙路何其長不如歸
去來守汝榆與桑

少小鄙擊缶樂觀淇澳詩自謂孤芳秀將邀長者知用
行忽改遷臨路苦多岐鬱紆望川坻遊氣紛如絲愛身
昧所養老被衆人欺請讀金人銘謂言奚所為世俗薄
忠信我初詎可移
昔遊到漢源猿鳥與我偕松竹翠堪摘溪風拔而來連
峰走嶔崟水石發清才幽人待桂發丹嶂無塵埃寡山
吟豺虎鳴窒易生哀高旌掠鳥道白羽紛倏倏平生厭
鼓鼙觀佩使心摧欲問八公術淮王何在哉
質平賦梅花秋菊耀栗里清若殊顯晦氣如調宮徵養
心不貴多風味各有似時芳竊高價茲品冠終始願言

徵圭璋雙玉贈君子如何立身易藉藉謾開起淄塵眯
衆目綺辭奪至理反身知吾疎閱實似揚粃彼哉賣珠
人飾匱何其鄙
舉世競錐刀抽戈相嘹爭壯心蕭颯盡匣劍悲欲鳴低
昂看北斗河漢邈無靈杞國有愚人區區抱精誠豺狼
夾廣徑長歌升天行脩枝不成蔭潦水流難清誓與親
友別把臂蘇門生
折柳結衣帶吾將及春遊美人隔雲天欲往路阻脩攬
轡憩河陰遙望廣武樓鴻鴈皆南翔滹沱凍不流寒衣
無紫帶綿幕衆草稠昨日看花人今朝已白頭

騏驥寂無聲思横千里道四蹄蹙氷雪峻骨自天造世
論紛難悉知名恳太早當途誤一蹶羅辱不自保蒼蒼
四海內何地無豐草棄置諒非一驚心齒巳老徘徊無
去處却立向蒼昊
蓮花何巉巉黛色接明星鴻濛有神斧秀骨琢削成嘗
思飮玉漿脩然薄浮生不見騎羊子空留仙掌形百家
說封禪萬代閉金扃高皇夢猶在御製紫霙生向日三
峰上遙瞻齊魯青
白日照南軒綠竹静且娟挾策映竹日春風過我前他
山有好鳥懷友快所宣俯仰各有儔情至生悲歎有情

何能巳慕義良苦難膠漆誰云固不如金石堅爾我各
殊鄕同生天地間兩心不相應對面隔重山古人重讓
豈何爲巧笑言我思溫伯雪目擊道斯存
孔翠巢人間淸姿別靈毒既無瑶華養每日啣朝菌綱
繆頗有年黃口飛不敏撇捩風中逸迂迴竹邏引冉冉
良時逝悠悠意與蕭野火然枯藤雲門老石筍誰謂蔆
芰美食魚將自哂
學琴寂歷初山海精靈聚冥心無外感始與太初遇鼎
淡淸何極所聞匪所悟茲茲天界空縷縷白雲度爲我
掃榛粃一登扶搖路世絕伯牙絃誰能知其故
宛轉遊通都朱門忽見招金罇生浮蟻方俎列華肴邀
賓皆遻騎冠蓋晋同鏣綺言動藥珮四座飛瓊瑶酬侑
豈不麗顧己非時髦白鳥背人飛青山雲外高山中氣
候異寒木摠不凋携手同所懽將以採蘭茗
隴山有鸚鵡巴山多鸜鵒鳴聲通人意學語淸且淑嘗
經王家櫳慣與賓客熟東國有儒生反無便便腹經籍
蹴滿屋中心起鴻鵠闕薰不求益互鄕亦碌碌古人重
胎教愼之在初服
北臨採藥谷南向濯纓泉手足隨方動緣情習所便閑
有高隱人躬耕谷口田芳名易爲借遺躅自昔傳墟里

猶彷彿遙風激潺湲懷古不相及蘚碑字寂然時時巖
鹿過銜草翠微前石幽常生雲對此病欲痊
澗底百丈松雖高不成林蔓莬絲草附離起微陰攖
立不假蓋風霜獨自吟膚折如斷甲歲多生苦心可惜
參天勢蹉跎暮色侵宛彼玉田鶴何時一相尋春天魚
鳥繁遠望遲嘉音
江河流不返白首意含恤扶桑折高駕生長西頹日國
風趨淫蕩繁花落秋實薰蕕共踸藏往往不可詰翹翹
車馬客夾道恣狂獝昔人有遺言齊大非吾匹歸來免
崎嶇賓此樸陋質吾心實不化從俗諒非吉長歎有所

懐邈在春風瑟
鄠杜南山曲陂田盡膏腴修竹叢成林春萍香滿湖野
客恣手摘菱芡與雕菰峰開翠微新日映桑柘虛昔開
石蘿裏卜走幽人居異時礪斧斤斬伐不如初柴欄多
虎跡松徑畏人孤長養資山靈竹池未盡枯披蘚題精
舍遲來狎鳧雛
南景移北陸迴合知天度催我少年時朱顏不得住誰
謂蹇修巧浮沉難同趣開花不結實飄落去高樹難則
昏泥沙猶能帖枝履奄奄鳴禽變淡淡春光暮撫心竊
自疑棄置時已屢蕭竅相摩戛果然易蒼素願化銜石

鳥隨飈入烟霧
烟阡花亂垂風雨寒食近苦無何魚美慰此泉下思野
飯傾槃盂焚香少文辭自顧身薄祜守株踞西陂隣家
炊黍熟數與老人期有時逼社春濁酒欣共持養家資
牛力樹柳補柴籬近看青陂麥加餐可扶衰
晨雀隨樵採飛翔趂羣動好音在幽谷織春吾從衆來
往踏鹿蹊得非辨蕉萝荷杖得深入懸崖得古洞昔時
避亂者招隱狎歌謌老木鬱盤根山房留石甕寄言塵
外客千里恣日迷
昔枉故人書幅方青絲結紈素不任飾輕雲吐華月積
年蟲欲蠹開緘字將沒縱令肝膽在忍使馨香歇前懽
時俱往憶舊情方切日余封非姿曷以供採擷支離不
自整集木增隕越風雨留蘿帶登攀屐不闕近倚玉山
樹遠瞻桂水汭竊願期古人因之佇來哲
早歲常閉關當春坐清晝疎欄靜無塵紅藥爛如繡太
樸不待琢吾生亦已後欣觀造化工百物春芳富苔階
蝴蝶飛曠野鳴雉雊森森物意足誰謂吾室陋棲鳥戀
一枝從兹免馳驟
池上春風生游魚得蕭散開襟發舊書縱目伸所玩宿
契破愁寂釋疑若氷泮思與同心友相期坐雲幄壺罇

陶葛天懷抱託柔翰丹青誰潤色几石花淩亂冲然靜
夜詠徐聽雞鳴旦晨會苦難留爲歡今已寡飛來鴻與
鵠肅肅況清瀾
春來風雨足百卉盡含榮起望郊原霽芳菲何可名攀
條弄柔桑睆睆黃鳥鳴茅齋無長物插籬有山櫻時時
繙竹書嘿嘿念友生採山亦不遠薇蕨秀縱橫翠巖森
蔽虧泉石清淺鳴但願歲豐稔四海休甲兵支離非世
資負耒樂躬耕
抱痾蓬門裏人蹤絕來往方春課蒔植及谷聽泉響哀
朽力不任閒居遂偃仰園花各自發雨欲覺春廣山氣

夕巷謌樵蹊入榛莽石上採芝翁田間荷蓧丈相訴情
脈脈揭來脫羈鞅吾將攜簞瓢曳足凌高傲翩翩彼都
子聞獵何技痒

東塢飢米倉土宜饒耕牧村人不識字積粟數千斛雞
豚補田功築砦闞崖谷際險欣自衛下窺深潭綠役車
歲未休鳴鳩轉盼促吾宗諸昆從力作頗時坊齒髮覺
吾衰深春葛蘽覆兩地逢相望根苗一氣屬前日風雨
中扶藜到茅屋痛飲眞能醉爲歡亦易足解帶飽盤飧
浹晨分洗沐鄉老紛來視憐余秉幽獨傾盆競勸客稠
叠免拘束忽思上古人無愁亦無欲陂陀散羣㤥人境

狎諸福但願此風存結廬其桑穀

秋晏苦雨書懷七首

屯雲蔽蒼野川陸冥無蹊悒悒中林士但隨山下麑秋
芳將就萎薄暮無所攜昊天徙豐澤何以慰髦齯悲風
從東來陰凝昧谷西春鳩入秋鳴水鸛相與啼嗚啼飢
且病相視兩妻迷椅桐不得止若木不得棲欲尋鳳凰
去自歎翅垂低

荷畚入西谷築居依稼穡豈無良農願黽勉難自力畢
星入南箕曠野覆雲黑回飈捲我襟落葉積我側入門
各相視童稚無顏色秋來流潦多禾豆化爲棘草屋補
不完跏蹰安所息無屋可以巢無木何以食采薇山澗
花繁英細如織蘼香髮惈袖抱影獨默默

抱膝守故廬發聲何慨慷寒雨沾戶牖淅瀝隨風颭歲
暮朱火沉秋螢無飄光攬衣仰四宇日月安可望咫尺
迷清景騰雲自低昂寂處念良友高車在何方凄淒結
愁緒佳會隔河梁安得凌風翰高隨鴻鵠翔

壁魚噓寒脩渠罥撲前軒陰溺露四維誰能辨朝昏秋
金失光潔日月悶精魂孤蓬滯行迹環堵無道埴桂苦
不可炊裝長豈知溫低徊抱空影困若孤觸濡山中饒
藥草麋鹿自芻茭昔有滄霞子流風至今存丁臨寒潭

石上有枯樹根何時躡雲崛一寫希微言

北山多栲櫟南山多松桂樛枝拂入雲流響何清厲女
蘿自相附老鶴巢其際寒岩發幽光流翠染人袂袞裳
欲從之道遠不可繼鹿柴有遺蹤高隱亦已逝荒蹊苔
蘚滋石竇白雲蔽荆玉含山趾明珠沒水裔戀此綠谿
長何時秋山霽流潦瀰前途永言失留想

昔我遊商洛道經藍田陲霜葉碧如錦谿林周四罔僾
索渡石梁高下成川坻遙望西南壑雲峰方出奇峯巒
立磵畔洞口讀荒碑深山易爲雨倏忽暗歷巘雲泥沾
我足振領換蓑衣嵩端遊鹿過危徑採樵歸游蘇入烟

村不嫌客行遲毋與野人語可以療渴飢種桑雖三歲
宿鳥寄一枝勤思常在襟歲晏結幽期
雲深竹徑狹白石光如洗誰爲梁甫吟不問長安米積
潦成枯槁泊流亂河濟思溺或過情發霖自流湍叩兆
多逢饗餌芝惜微體饕年到荆鄂閉目厭旋傒飛峰黙
翠屏雙鶴辭朱邸况與樓船中恐戀移生醴守苦且慰
歸朋情時相遁入願小兒女成行列兄弟雖患貧刺骨
採茶甘如薺苦雨帶商歌素心逾清泚新隴託先滓恭
祠奉祖禰踟躇場功畢牢落爽事啟把玆黄花枝欲醉
清罇底

寄懷中都陳使君三十韻時使君家居保定余與天生同寓楚邸

浹歲守蓬蓽幽偏無與適徃來焦穫間時問谷口迹俄
有書幣造赴玆南州役楚聲紛稠濁孤氣轉蕭索亭皐
一遠望楓葉長江碧側耳起秋聲寒星動屋脊終夜不
能寐慨慷憶疇昔昔與二三子數登使君席帶騎鳴謙
吉莘公皆辟易有懷無不伸談笑露肝鬲庭羅天下士
狹小信陵客侑觴出吳歌永夜以探頤我公時勸訪高
會開帷亦顧玆良師友誰不受三益道跪歸滙茲參苓
紛委積聯翩賢子姪嬌舉冲天翮右序列黄鐘阼階陳
磬璧峩峩潁川門先後聲煇赫自從旋使節暨笠各分
坼凄京窮鳥賦漂泊仲宣宅艱苦結同心春花傷頭白
野鶴相對立隄防損標格雲水滯一隅明河望仍隔恭
逢諸侯覲岳牧咸通籍同人賦北征徙倚情胍胍將書
寄所思恨不共鞭策愁牽寒遂轉孰謂心匪石上谷風
常高滄江釣已癖舊德託忠好賢門不笑璧遂天候春
鴈佇起謝公屐

喜傾亭林先生僑寓潁陽朱長源里第

望遠苦銜石長河日瀰瀰江介也遺風津梁有根柢範
世得先覺曠然發羣眛遂觀五岳尊復正六吉體琴罇
區雅頌漁佃列官禮星光動五色物象同昭洗涉江採

蘭蓝懷古毋流涕蒹葭入秦風零露何泥泥偷光喜共
壁納履厠前邸願以飢渴懷時時飲醇醴

承惠學憲許四山先生以綾詩下徹廬遂賦五言四十韻用志夙感

六藝經時久鼓鐘聲不隔學承大雅後浩蕩周行展太
嶽廻傳靈光涵肥水澤趨庭贍氣象振古發奇迹名德
衆所仰蘭茗日屢摘風雲起坐隅遂奮九霄翮苞彩當
晝爍瑩然豎圭璧聲歸金華省早入承明席掞筆自清
壯羣才紛辟易講幃資垂拱華燭燿前席柾下圖能負
司徒箸亦借竟調江海侍弜濟戎馬劇于此託清晏會

時無不適採風賦驂驔聊肅太原役秋月懸清鑑晉祠
流更碧人倫歸有道仙子望姑射縱目中天衢榛蕪從
此闢紆廻盤秦畤山水相絡繹東井直文衡揚旌必詞
伯關門流氣紫仙掌撐一隻遂定漢律儀兼彰周雅格
部臨先王地几几憶姬呂手自揮朱絃品題析金石磬
髦荷有造馴驥胥安安會見項圩長高連懸圃積雲雷
壽嵩盈神力仗龍脊況乃恣清訪勞謙接鄭驛行蹇瀝
野樹坐發橫渠胍覯變斯奏雅澄流俱氷釋輶車勤遹
詠懷古復探牘翰灑蓬峰色皎如明河白素琴永夕帳
一旦及幽僻取用惟陶器何能承玉液身常滯谷口謬

傍兼葭客自傾非精悍寸陰不遑惜蓬門驚受簡撫臆
轉崩廹耕牧甘養恐懷音辛見掖百川皆學海瞋不測
潮汐倘近扶風帳須覲馭日赫它時褱朝宗漢閣拄東
壁

赴湖廣高使君聘卽席喜會天生述懷四十韻

昔予在焦穫訪子山之阪傾盼抒顏儀振辭發天球磊
落羣英集燈光散鄉愁登堂拜阿母次第羅盤羞春深
多風雨有酒和且柔豈不戀蔡藿對子忘沲留飛來谷
中鳥晨夕鳴相求一間賦行邁相憶倦鋤耰出渡涇渭
津還從郭李遊徘徊八月中復街歸舊邛忽焉南使至
馬幣紛綢繆自顧慙瓦礫何期近諸侯捧書嘗晚照此
意知有蘇蓼蟲本含苦遑道隄防周驅馬過仁里回翔
去復休埸來菊始黃喜見禾黍收白鹿成故跡輞川覓
藏舟行行秦樹盡迢遞寒山稠沿途入泥淖久雨漲龍
湫衣履苦不乾雲崖氣黝黝芝荒商雒裹碑斷峴山頭
側身念所經指顧恣冥搜帆檣秋正澗夾岸香楓幽兩
山相對出江漢忽同流千里赴楚壁孤航仰鞏鷗故人
知我來攜手黃鶴樓步屧追王粲滄江問千牟徐搔經
霜鬢仍着春春裘共下使君榻酬歌夜方遒阜比吾豈
敢撫弗愧南州當今富經綸惟子可前籌見作郢城客

遙吞雲夢秋珠琴隨風發雜佩何悠悠夫人躬抱璞鯈
客滿毾㲪懷中小兒女聰慧無與儔釆菱且經年高館
見書郵此生足朴拙耕稼資良謀酌彼清罇酒倏然忘
白髮崢嶸歲事闌剪拂羽毛脩貽言託古昔明德難爲
酬

仲夏許學憲公四山先生同胡明府潘太學迂道
訪荊山李太史草堂兼及鄧末坐同富平朱長
源榆關趙子實及門李公子叔清卽事賦六十
韻

威鳳翔赤霄光儀照九衢翛翛萬里翮遊憩豁荅蕪獨

泛天槎水聲廻周漢都三年萃文獻宛轉皆彼姝玉瑟
發逸響幽通有是夫雲霞指掌盡輪轂毛羽扶捼討窮
嵩華毫芒底瀓清驢桂叢兼績芫靈萼氣連吳陸海生溟
漲蓮峰引蓬壺鯨魚從此掣奇懸刺天龘馬首將東迅
廻車指日晡自憐谷處深僻在方一隅顧此疎頑質能
無禮法拘敫叨明義稠章彩及緪樞載質不出戶素心
何時輸往來明月澗東路不崎嶇相倚舊所歡晦明志
靡渝翹翹接軫蓋孰謂仁里迂雷雨清炎景使君導霜
殳儐俳背珠勃晃影抗前驅駘蕩仙人里欻移星使符
兒童驚更喜鳴鶴迥難孤胸自懸青鏡還來濯碧梧聯

鏕耀輕箑快接潘與胡晤言同肝膈顏色咸敷愉倘憶
古木根宿期訂葭莩公與太史兼姻契論酣欣永日爽氣拔人
區斥幘存質朴忘形付狂愚宾鴻磐自漸豹蔚實難誣
朱紱時相廼南薰竟有孚稔知良會好寧厭酌村沽蔬
圃三四畝松榆八九株蘿帷偕羣彥翡翠帶藏烏微霖
稍過簷清輝撲肌膚張筵明燭繼陪飫阮家厨歲穰菱
亦熟氷漿淡若無詎期占星驛問野及舞雩繞屋風偏
起山雲盡入圖佐觴催行漏解帶訖山歈旁侍通家子
掘衣雜陶奴頻聽上客屐救辦青驄芻苦徑猶煩掃山
圍翠可鋪新詩處處飛響應如鼓枹賓主方同調兒孫

亦世嗥訏衡商邱老未忍等小邾入坐寡獻酬蒼蒸示
微軀木驪亦本性豈有行能殊閱歲從衰白何緣恩紫
朱空羣慚希驥推分且為儒寄託愛一枝庶能補桑榆
本無燕翼力垂眄駑馬駒時兒宣蒙甄錄銜感情何底同人願
與俱騈枝添疎拙竊得學走趨山閣藏書久草間帶佩
紆清源滾滾出高倚赤珊瑚謬廁憲府驄逢扳鳳凰雛
謂仁長世兄薄材終濾漫微尚惜斯須屹屹近高嶽碧天問
大巫公猶勤物色掇耶南山鑪

挽張中翰穉恭二十六韻

汎彼中流瀾清源日滃瀚靉靆雲出岫碧天曠無際綵

鬲照人間隨風灑丹砌詞華遒氣生洛景潟清麗掖垣
驚獨步才美擅多藝咫尺縮蓬瀛窮神恣流憩滂洋動
至尊五色自搖曳層陰西北起倏忽澄霄翳亟航落淺
瀨苦望失攸濟逢沿遼海波遂鼓維揚枻忘情任顯晦
長嘯何迢遞蹭蹬暮歸田松竹擁高歲往者過逕皐僧
寮託末契溯洄杯酒同引帶春渠細詩篇連隴澗兼復
佐蘭蕙自謂招邀近佳期良可繼詎知三易春旅次少
安稅再來流水咽惆悵玉山閉撫事嗟何及舉梧紛拭
袂琴几留餘聲風枝起高嘒卷秩渾如故菁輝邈難綴
當時箋辭歎回首悲梁欐凄然弍仙閒指顧今芳蕣反

惜剡溪棹迴愁青雨碉凝霜不待秋萬化飛如毳蕭條白馬客何處得開霽

高子岊貽來畫箑此君新拔鄉校以繪事論亦復第一依此奉答深覥未濃

蒼然何處峰飛翠忽凝野渤海有風力烟雲渾滿把微濛色難定但覺輕颸麗草樹猶含濕茅茨互高下石苔何年生映日青復赭使我心骨爽徘徊不能捨旆來淡若無傾耳霜溪瀉苦被俗緣侵開紈人跡寡知君善毫素持論凌風雅蕩滌從高脫卷舒原非假春深薜蘿中吾與素心者

張君友則前貽以扇頭佳什時闕展答開春數接欸敘因出短篇聊寫鄙懷詩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經年人事疏浩蕩關西驅黃鳥語猶澁春遲巳載陽尋烟覓好墅屢上蔣者堂寂歷青竹色頎然拂簷長閒門稻樸氣孝友夙所將對此乎盈缶爲歡不易忌開襟便成酬數舉皆盡觴款接連鴻鴈搴蘭久彌芳温温君子儀早降玉紈光連珠隨風瀉有若挹瓊漿靈羽煩相向移時闕報章春融舒老爪霑灑墨數行石燕空勢飛殊慙傾我筐幽思添寤寐出日照東莊棲息託嘉樹沿流陟高岡多君能履坦周道彰相望壯彩時清發何嫌翳鳳凰

望雞山

疊巘迥無垠西南天欲盡嶄紆雞岫出勢若截蒼隼騫翥自何年神光物外引我來恣清眺空翠落欄楯不見祠石處谷虛自含牝意將問寥廓刷羽從雲軫

南陂

持竿入虛谷陂水曲而廣弱藻縈如絲魚游蒼波上臨淵欣自得垂釣無心想秋日淨雲衣蜻蛉紛來往幽佩滋光潔翛然氣清爽向晚倚石磯吟從溪陰丈

雨中看菊悵然有作

披離恣偃仰秋色忽凄其徘徊青女月惜此菊花枯苔徑秋來蕪清芬恐失時漸違幽桂姿晚有繁霜悲如何雲衣厚寄雨鳴如絲濁醪垂夙闕清霧菘無期想尺隔殘幔採芳惜所宜孤負隱淪心慚爲農圃師寒烟冷籬突空翠須療飢山峰歸巳早簷雀莽相欺良朋邈河漢孰能覩光儀此生免摧折敢謂榮華遲

九日前一日招友玩菊

浹旬多陰雨今日喜新晴雲氣歸山川寥寥天宇清撫景悲落葉千歷無遺榮凌晨見霜飛金菊揚翹英此花

可扶老不獨入眼明採之欲漸把合座酌友生蒼髮微
微滋香醪細細傾草木各異性秋芳孑且貞萬化相推
遷居心貴和平幽姿從蟆屈野態伴鶴行石看養生篇
黃白術可成

九日對菊遂登郭西西原高處

秋山爽轉碧秋氣淒以孤念此幾叢菊凌霜寄榛蕪秀
色掩羣卉清芬滿吾廬嘗憶陶徵君行吟歎有餘秋英
日滿手安用挪果車　朝臭味投蘭桂森同株靈脩從
此定素抱勉舒叢池常比肩步屐任所如登高際佳
景獨立西山隅袖籠兩三枝光輝逼空虛秋雲自舒卷

野谷會養恐倅色存微尚過從久已疎歸來東籬下歲
晏孰華予

及秋來忠北山盜廻偶傷諸公先後物故前與天
生履其旅寓蒙其攜引兼述亂離之苦屬望鄭
重卽寄天生

昔我束髮時蕭條忝鼎後短衣失先澤藿食困稂莠
拔擢公軫邁廻歲月久襟期各相寫屈指多老友君才
正妙年谷宇閣星斗平視廣座中招尋獨攜手班荊驚
謬及義不羞杵臼歡雨城南寺忘機河曲叟北遊良不
愜坦率爲杯酒許身何太貞休惕思往昝子下西河榻

不嫌高寒陡兼金出懷袖錫類及老母薇予廣武道兩
過鴈門守爲說賢王人開稍補露肘花窗講羣籍論難
奪衆口羨子有肝膈諸賢俱培塿以玆就行役氷往若
私受故知久難忘良會誠非偶至今二十年用意彌忠
厚伐木豈易讀撫懷竊自怛憶昨在楚邸桃節移高阜
淵蒦不憚勞對面忘好醜蘭蕙發九澤璠璵照左右鏘
前剡紫鱗旐內折秋藕屏開江漢風日盡雲夢藪同味
想有然賞心亦不朽豈料熒惑守震蕩蛟龍吼風雲遷
在與時事際陽九辛苦相提攜脫身出魚符中途雨雪
繁甲仗森相掊顧惟迷悔吝安得恥奔走望望至芽屋

歡聲到雞狗妻孥顧我笑掩淚復低首倉卒難中來琴書
亦何有三喪權安厝簡氷愁老婦蜀門轉倚急脫畧計
箕帚軍麾滿三輔涼隴新被蹂子有青門行談兵夙所
負鷹隼向秋發嗶嘯抵掌取大材須晚就鷙伏何容苟
但令畜牧饒足可辦芻糗前日蒙袂至鼎鍾說一扣自
笑筋力薄歸來病欲嘔天下誦陰符儒冠困宜沒食貧
古豈無屈節向誰剖說窂蒙先訂好音徵盟萬潚汗不
曾乾未知可前否況覽雙鶴什飄然出塵垢取贈白華
詩爽若挹清瀏寸心尚自珍藻佩結爲紐諒不輕許可
誓將斷駢拇傷時瘡痍偏頹尾更在罶誰能翦荊棘曾

天躋仁壽賤子守空廬力耕無其耦今年稍豐足頗得
盈甌甑登高望山陂積雨荒千畝兵鋒纏太白孤節惜
黃耇昔年同學子零落隨蒲柳一身益孤騫何處開戶
牖君如抑好會爲我時擊缶

數詩

一生未及周髫齔覩古人二儀何磅礴介石正嶙峋三
皇風已遠卦臺草長春四序潛相代曠然聞見新五嶽
夙入懷徐問桃花津六爵無巨骨尺水有神鱗七葉徒
貴寵人間未化醇八風奏瑤庭羽幣胥來賓九陌風雲
起阡階纏帛陳十載成歌頌願爲隴畝臣

朝霽

雞鳴春暫裏簷際起微風俛仰迎朝暉含和遠近同邛
陵自高衍石勢何巃嵸西瞻吳陽畤近接甘泉宮昔時
漢道泰燎火通蒼穹因題零雨詩協氣溯升中斑白歡
扶輦矇瞍欲奏公楛矢雖遠至不射南飛鴻

春陰五首

陰雪被崖谿皦爽凄無溫春令匿陽景惻悱有苦言風
鶴襲泰岡車徒迷漢源敲冰譯將士飛矢集棘門馳驚
飄鶵卒脫巾何喧喧啼烏夜駭散覩履愁黑昏虞羅滿
四遠抱子安所奔徘徊城東路剷盡蕪菁根

凄凄堤岸柳空此豔陽質寒氷結春壑凍鳥不能出顧
眄東南枝愧非鸞鳳匹九苞具異彩啄彼琅玕實重生
有同情枝葉諒非一悔不于初時低昂飽歛術如何場
錦翼轉見飛雪落鳴鏑草間急安能弄柔毸

五行相衰旺木德始東菑兵氣晦上蒼占晴無應明方
睹瑞雪好不料春日遲干戈森滿地無術起瘡痍青郊
積層陰耕種從此辭枯桑失鳴鳥伐木鮮繁枝歲光徒
奔迫春色淡若茲鷹隼信風颷安知鴻鵠飢

昧谷日不到遙望琪樹林仙人紛婀娜道遠難披尋憂
虞遘世難搖蕩感春心空懷雲木秀默戀山水音朋知

何寂寥尺素亦消沉亂緒無定端愁來不自禁幾時一
壺酒倚戶邀所欽

歲首乏良晨淹旬色莫辨山澤氣多曬吾衰不獲免堪
憐向懷抱無餌空覩覬昔人指囷粟自愧交游淺藿食
恒難克筆耕送餘喘折衝非敢希樽俎或能辨道消與
時息制勝在謀善穀城有黃石卓犖立高衍

渡渭歸過巠郭張子遠道見廬敘懷作

策蹇青門道紆迴問舊逕雲氣夂明滅圻峯鬱崒嵂對
鳥啄枯槎零露萎蕭瑟吁嗟人事異顧影欲自暱波蕩
官渡水風吹桑榆日歸鞍抵我友憩此朴陋質樽酒方

倒坐鳴琴儼在室呼兒且盤餐氣象滿衡泌離情屢伸
吐悲喜諒非一語深入永夜移榻復促膝雄文森在眼
風雅迤邐出碧天莖無際點染千萬帙棲烏慰懷青光
瓣徹蓬蓽曠野烟霏落寒林松栢密素願心相附天霜
白結實君才本殿爽老氣逈難匹清懸樂介鑑賞洽猿
恤百畝荒涇野賓朋無遺失身非白頭翁細書黃石律
孰意老驌驦銜風氣逾軼名岳一携手虹流可洗筆共
期結茅處徐叩洞庭橘

碧天洞

雲去數峰曉雲歸萬壑暝澗花隱碧叢巖鹿下幽磴山
靄入虛無石扃長寂定高霞不可攀野色連孤輿

說法洞

暮色下林塢蕭然靜客想風歸羣木稀秋入衆山響避
地近人情何心緣世網問余無住法星月倚虛幌

七言古

雲陵曲

野草生珠斑蘚壓螺黛和泥黑雲覆道旁雉媒引雉子
農家種麥兼種穀山魈土伯何處立移將野火照紅玉
昔時三萬湯沐戶化爲一斛蟆蟻族君不見鉤衣宮年
年歲歲起秋風

春江花月夜

春夜月明滿江津江花弄影一江春今年春發去年花
去年月照今年人江月江花何有極花光月影兩相得
但見春花空月夜不聞春月妬花色花月紛紛映堤沙
蘆洲欲燃照夜花長江孤舒一輪月落綺散入萬樹霞
霞起綺飛花如雨江天明月傲前浦月中常見桂花發
光射蛟龍潛欲舞

王氏園梨

王家梨樹妍帶露霑霜秋未老珍重君梨香滿園邑作
黃金摘可憐兒女前日愛梨花不知梨熟脆于瓜軟玉
一片纔入口紛紛氷雪濺銀牙東鄰一枝怕摘盡却指
竹齋誇煮茶

萬年籐杖引

慈竹覆石石崚嶒竹旁石罅引古籐籐高根入丹厓背
峭壁日見彩雲靄翠蟠紫蠹天姥側搓日挾月萬古色
縮纍蘢葱高蔭清大枝小枝胥有聲勁氣迴回若撲春
蜿蜒上貫析木津雷雨晦冥自騫騰化爲鶴頂脛鱗鱗
飛集蒼水使者手轉入君家奉老親緣君本意念所生
蜀錦吳綾包褁成臨行遣使再拜疏遙壽高堂筋力輕

寸心千里天難隔咫尺烟雲補砌横只今流寓忿清宕
筆下指揮如所向恐形可使賓爲主臨風自覺增高壯
扶持似得嶽神力步驟將隨雲鶴放同爲人子子力竭
湖外移將羅浮月節竹不敢矜顔色桃枝何勞遍款謁
菖蒲九節空傳須石家七尺知何用太古蒼藤扶暄暖
一假鶴壓彌尊重慈母起居未㳺昔簷前烏飛春酒碧
兒女牽袂咸躑躅賓朋相顧盡蹴踖君家故里明月山
新產靈芝五色斑山色月光潤江關春風扶杖照慈顔
珍重此杖隨俯仰時挽鹿車白雲間

立春日逢朝雪戲爲漫句

東公天上種白榆榆樹高高照四隅調燮自是勾芒力
散爲春符徧春衢飛來早動萬人歡惹着能將拳卉蘇
入筐家家有縞紵泛颭處處是醍醐春朝不須傾竹葉
貪向階前撲蝴蝶蝴蝶翻飛何勞撲階前放去隴頭接
隴頭風細休相怯留佐男耕及女饁

夜坐吟

夜坐吟月高人靜更漏沉休憶往年事休作少年心東
樓怨笛不堪聽膝上自彈無聲琴揚柳豈須攀梅花何
用侵高山流水暗相尋棲烏朝飛帶好音春風至春氣
深

婆蘿樹行 岐山周公廟内

委蛇入周道菴藹飛芬苾突兀千尺矗壯哉有關質滿
目蘢蓯五色成耳邊蕭蕭八風生年來不知幾甲子合
沓一氣入青冥洪鈞壽域長扶持春葉秋實自倚擘日
出直遍蟠木景雲歸轉接玉禾明梓材丹雘照西土負
扆光華傳繡斧夾徑紆迴引鳳鸞蒼巀咫尺掛雷雨滴
青但覺蔦蘿新垂白始瞻風物古夭矯毋緣閱世得羽
儀須向流陰取聲含飈沸從高下翠拂卷阿近九五宛
轉遂忘松桂幽趨翔不數桑林舞盤根擁蓋石爲鱗竦
鑾昂霄儼有神制作昔歸調元手亨嘉長發古木珍周

雨爲客覲鄉社竊喜枌榆宰肉均問歲應須從故老禮
枝何代柴星辰敬恭未敢輕摩拭右騶白虎左青麟婆
蘿樹底賦華黍億萬斯年農扈春

春日陳倉館中品鷹諸作郎風胡子說劒篇取贈

胡君厚存

天下筆鋒如蜎起鑽膚即便生瘡痏焉得昔時鸊鵜刀
剪除直逐迴風駛雞邱宛指千越客鳳臺恰遇乘龍士
神物當時有顯晦光鋩歷久無泥滓妙年挺拔氣不羣
毫上風霜揮灑紙吹來片片高飛去貯得空明凝爲水
瀧泉出匣雲霧蒸兔頴吹毛魍魅屯君家赤堇稱豪族

世秀蒼松與文梓懷音一意追古先暫向人間采芣苡
頠瞻周道足鱗脊悪軾吳陽增竦峙歲序相移日把袂
關東返旆欲揚粃吾衰才力迥無及强對霜允礪幕齒
山聰意靜春草開孔雀春搖綵屏哀願君且置天姥吟
虹氣今深磻溪沚

盆魚引

尺水翻天天欲杳春光倍覺紫鱗皎牽風唼藻眏若空
鼓鬣揚鬐未爲小二月潮生水滿池盆中氣上引如絲
悪軒但恐先雷發聲破青天那可知

頖山李太史草堂送趙逸人歸華山

秋日看山山更碧瑤林人對蓮華客氛氳杖底雲欲生
空翠滿堂芳草平雙瞳烱烱淸畫瀉肘後丹書行自把
垂幘靜晝不聞聲山光秋色同瀟洒懸壁千仞青巉巉
夌虛獨臥蒼龍巖松石亂點蚴虬色荷衣長染翠微嵐
關路河橋吹沙塵隔離下界五十春東望陸渾非昔侶
西連明月有故人暫移香展到人間却理雲裝急還山
蘿帶羽衣何婀娜星崖鐵鏁絕追攀村中高樹盤陰大
我亦嘗預仙源會翠蕚從來引玉芝朝雲每欲入青靄
願倚三秋扶搖力從爾騎鶴飛天外

花樹行爲霍憲曹部室花下飲酒作

君家花引紫烟霧落綺縈紗照君樹樹底飲酒樹稍紅
大枝小枝顏色同但見客釀琥珀盞不知君坐珊瑚叢
珊瑚爲枝珠作花歲歲年年傍君家入幕曾符杠下筆
歸田還惹狐中霞昔君嚴尊大司空煒燁星精帶珮雄
趨走已盈三署吏騰驟更帶五花驄君今又振鵷鸑羽
前躅後蹤俱列組正須花外占松竹肯向手中調鸚鵡
乘興自坐一園春讀書兼收三篋古嘉賓盛友影如織
奇石珍花名可諳君昔與我俱壯年同行燕市早論識
今年相遇池陽館鬢髮蕭疎各蒼然數過滄浛日縱酒
紵衣縞帶喜隨肩得君爽氣破愁眼談笑滾滾便便

遂邀彤管揮花底復假紅燭帶花燃請爲君歌歌花樹
明年花樹倚日邊

明月山歌

明月東出照明山明山應共明月閒山畔何人望明月
不知明月在其間秋輝逼人渾如水水色山光無彼此
欲招明月問清源清源却在明月裏明月高高清源深
一泓徹底見秋心水路叢生冰玉樹山梁湧出海潮音
秋來對月淸興發三島十洲何趨忽眼看遍是明月山
還向山頭掇明月

思硯齋引應學憲許四山先生命有作

玉衡之精美在兹文物奕世灌光儀上溯背山高秀發
因瞻肥水宕清奇中丞偃起肥水曲遂與學士同襟期
六百年來風物換那知寤寐相攀追夢中贈荅既有以
龍尾韭出歙山匯尺度不費良工力瑳光豈許世人窺
風搖池而波湨凋雲氣蜿蜒雷雨臨清都冠劍杳何處
片石宛具古鬚眉寶重隨身歲月長嗚呼人去硯亦亾
皂雕彫落北風京翠管銀鈎凜如霜圖象網緼照家乘
孝思俎豆思硯堂龍吟虎嘯聲無極圭璧尽貝紛在旁
祖德門風慶非一三傳遂及貞玉質蛻形自使精靈聚
綺水墨花香滿室戸入七星斗柄高霞橫五色織文溶

青瑩再種瑕玕石直日長簪鳳池筆

送黃二璇伯赴黔南

吾聞隴右多古木翠嶺千章相厖毖五行初王六書光
枝葉扶疎篤象緣封臺巳秘雲压厚神迹猶傳雪後暴
鱗文斑駁橫宿草天水差宬傾同谷同谷高跨隴西山
吾友璇伯出其門草堂不畫丹青色劍佩長貯冰霜顏
相逢馬首在侯邸忽聽烏聲囀楚關爲人自負一生直
對酒何愁雨鬢斑頻陽李于共歎娛春酌從客傾百壺
兩家各侍羣子弟新歲難忘舊枌榆纚褷嬌兒囘滿座
花亭良夜吹笙竽搖櫓將尋雲夢浦扁舟應過洞庭湖
南湖春色紛相餉況有黔山競高壯辟邪常帶紫蘿囊
臨溪却訖青藤杖春涵文筆霞初舉津入武陵桃始放
蛺蝶蜻蜓亂芳菲龍文虎脊增豪宕聞說黔陽賢主人
曾膺貝帶臨西泰人持芳罇共爛熳客動高楊復嶙峋
吾子恥爲轅下駒丈夫焉知賤與貧徘徊此道勿復報
願得人間盡還醇中宵驟雨雷聲薄江浦電影窗前落
吟就行蹤定歸期春風黃鳥入寥廓

碣石行贈魏君

君不見古碣石突兀屹立花海隅人傳漢時洋水溢舊
跡蒼茫或有無至今却傳一峰起青碧崚峙千尺孤乃

知神物作標表太徑巫閭咸拱趨灤水魏君登其上每
將眞氣迓蓬壺夜半嘗聞渤澥沸曈曈巳湧桑榆烏此
時雲海欲壁立縱日吞吐萬狀殊結客臨淄來燕市一
生恥學爲豎儒負氣時仰豪貴里裘衣共坐花氍毹間
吹急管歌筵麗吏覺臨觴膽氣麤暫放輕舟下吳會遍
遊關嶽覽名都今年相遇黃鶴磯樸直非爲乞江湖但
傾懷抱多慷慨揮手東亭立斯須男子崚崎有本性處
身肯傍轅下駒振衣飈忽如健鶻脫羈焉能顧凡夫游
上青山眞空宕憑君指顧遙相望莫言離別在樽中他
日高揮青竹杖

鄠縣張十兄邀觀渼陂

西來有客似尋幽逐水無心羨白鷗十里披沙三步歇
經年避地一身浮仗爾乘槎驅斷石無人擊鼓泛中流
比聞赤縣多飄蕩徒想蒼波足臥遊過眼波濤休破膽
攢眉道路幾回頭碧荷青芰何繇得乾蚌螟蠃說自稠
常憐截竹來炊筍竊恐張罾欲挂牛牧笛癡傳清夜曲
宋時人夜月倚山吹笛漁竿苦守白蘋洲向來燹欒頗相憶歸去
風塵更起愁鄭谷煙霞遙冉冉樊川秔稻晚悠悠荒陂
虛照藍田月紫閣寒催鄠杜秋蒲葦冥冥霜折盡只今
何處弄扁舟

為李太史子德初度兼聞西遊之期

東山東來山不盡出木蟠石攢輪囷著處薜荔覆山梁
上山下山翠幕張山亭主人素豪雄攜客笑倚明月峰
合鐏滿座俱向東初日菴藹天始紅山出雲泉送雷雨
風迴梁棟鳴桑蓬大火西流氣欲肅簾前立竹高于屋
近山環抱遠山碧十里百里看不足草閣平收高岳黛
花畦學種藍田玉我拾山榛披松鱗君謂我曰吾故人
春夜客星帶書館秋來香氣滿衣巾眼看黃卷何藉藉
此後丹桂自紛紛慈烏門樹常相向赤雀光輝隨處放
家食對客泛新涼金鞍煜爚亦清宕接葉鳴蟬玉露明

野塘洗馬秋波漲昔我從君問清源君今欲西度浩瀁
不愁琅玕為君飯正喜瑤樹照崑崙歸時若遇庚戌子
定握青函金篋言

春寒二首

鑿冰未盡更積雪春夕天色黑如鐵哀鴻叫天頭已白
蒼鵲振斗翅應折紛紛燕雀何處歸長弓勁矢戰馬肥
斷柳枯桑燃無光安得舉向燭龍輝

苦霧三旬堅不開凍坼伏羲畫卦臺秦隴風烟如立
咸池日景浴復廻天寒車摧太白窮野蕨無根炊枯骨
虎豹騎騰狐狸走爾何書空學咄咄

春入青門過飲大將軍張公鹿洲第

將軍颯起尚書門劍氣光飆析木根十載秦城蹲甲盾
蓮花直豎撲崑崙夾徑琅玕翠且長鵁鶄孔雀相飛翔
月明玉幕張高塞西騎天馬逐廻光浹時鼓角催春霽
忽擁節旄掃陰翳大臣之後風聲赫神駒蹀躞越渭汭
彎弓便欲射天寶白羽偏能飛鳥毳細柳營中將令尊
灞陵原上軍容銳驚雷百里蹤石壁壯士三千蔭松桂
舊客不愁鼠雀欺春星明燭喜安稅裘裳咸詣崇賢里
談劍復飲將軍第鐘鼎聲名無垠堮人生筋力與堅脆
垂老臨途畏步虛西家許我借蹇驢青綺門外收風雨

將軍席前照璠璵昔年曾乞晏嬰米今日得觀傅介首
諸公笑我何枯槁欲語再三且躊躇消憂已仗步兵厨
何必彈鋏歌無魚

青門行寄贈郭君金湯

憶昔數赴青門約愛君一徑藏邱壑故家里第問東陵
新柳慈花鬱北郭孰料簦笠各分散服中縞紵半零落
思君隔水發浩歌悵望有如雲汀鶴覓路往往到夢中
叩門相視各成翁有子連枝詠鶺鴒諸孫六藝皆童蒙
草舍寒溫頗得所陂田秫米稍覺豐而朝幾翻衣履古
風雨一氣石泉通卽今十築城南路野草幽花不知數

時披苔徑憩石牀極目青林縈烟霧山村耕稼飽能慣
樵圃蔬醪酣與晤世兒鹵莽莫相窺落籬欲作茅容樹
我來隨水沾泥沙跣足竟過林宗家憐我苦爲介氣縛
開鐏相唁復歎嗟白日紛紛走魍魅洪波汗漫隔靈楂
中夜躊躇何所語秋深期對樊川花

唐伯虎畫馬圖引

畫馬馬不窮畫工馬未工此君擺脫無馬癖畫馬始有
支遁風嘶雪齕草鹽澤中縑素不合出青驄怪得人間
無此種那知腕底有眞龍始信買馬不知馬未若開圖
二馬雄一馬回頭烟霧生一馬矯首嘶霜空駿蹄不在

江都下逸態忽落月窟東着來不厩亦不要照夜流赭
勢如湧共嘆神類骨相高旋驚老筆晶光發開說唐伯
虎數崎氣可呼我今年老心力枯何用風塵裏來詠天
上駒

春日行

池陽城西草萋萋兒女紛紛滿大堤褰紅拖翠競婀娜
笑語隨風入東溪暖日年年蜂相見芳郊處處遺花鈿
軟塵斜帶杏花飛香車隨意班班轉玉葉金枝傘坐鶯
風竿雲幕舞來燕踏青鬬草如不及貪着光陰欲俛拾
牛眠古地松栢冷墳壘低昂春草滋金雀步摇不甚惜

曼睩婉轉倚風立翻愁日暮花凌亂樹影參差棲烏集

立春前二日同勃彝厚存兩君暨呂仲子熙載喜
雪共飲時厚存有女孺在抱戲爲俚歌

採薯採薯兼採茯種田種田學種玉琪林瀟灑照瑤席
蓬髩紛披向銀屋昨夜月華湧碧空凌朝天外起白虹
乾坤轉旋何神速鱗甲片片逐回風自覺凝輝上欄干
不須剪綵却春寒浮蟻頓生玻瓈盞飛蛾時點水晶盤
把盞欣同鶴與鷺素心遙付苧蘿樹坐中仲呂亦吹發
春氣偏來兒童孺且喜流雲滿地平高歌百壺酒共傾
倚水疑連明珠動入山孰取白鹿行丁壯歡聲溢四野

隴頭扶耒得深耕郢人飲罷何所爲但恐梅花賦不成

中巖集卷之四終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五目録

文

書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五

淳化朱振麟子祓甫著
外曾孫王文昭西園彙編

文

新修直隸興安州至聖先師孔子廟碑代

古者定之方中必懸水提臬昭大正以偕民於觀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書所謂克永觀省作稽中德者也又曰風行地上觀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賁所謂觀天文以察變觀人文以化成者也觀之義爲著爲仰者則信而尊之仰則式而慕之民志定而教化行此之謂與故夫觀斗杓而人不迷於方觀七政之會次而人不瞀於時觀山川州域之所位而人不惑於九土之茲茲學者觀於孔子之道而始不眩於道術之差數觀至孔子之道所謂章於艮峙川流燦於天之垂象以示人者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斯其信矣迄今二千餘年而爲孔子廟祀且萬世焉猶之衛室明堂著方定位明示之以嚮向宗歸之義其精者不可没則其氣象發榮於天地之間使人人觀車服俎豆之所而步趨於宮墻固其宜也西城映天漢之中流挹洙泗之末潤建學築宮尚矣徂春某自萬年叨牧茲土觀其層峰疊巒之崒

嵂旁魄蟠結於茲與夫山木水石之鬱律附拔鱗齒灌注於茲未嘗不喜其風物之備蒸氣澤之敦固既而觀寇盜之所飯糜兵騎之所蹂躪旱荒疾疫之所孑遺焉夷熒惑之所災祲又未嘗不悲其數與厄會覯焉是覆以罹茲毒也蒿目久之苦無痊術頗以士馬蜂屯流冗雜集風教崩弛日甚如醫痼疾靈樞未發經絡猶塞氣未調攝雖有良藥安所用之乃揖博士弟子而與之謁先師孔子廟瘠瘢而後與之以榮華之觀將欲規立斯道斯即標本切膜理以首復其氣色者也既而履荒階撩苦梗斷桷殘甍瓴甋欹齕桴然黯淡孤撑而已訖事而歎僉謂隘陀已久雖經前守屢修而金草驟屑無緞堅敬而光澤之於戲鞠人謀人之保居在某惟州所以典祀宣風者在某雖前績而賁飾之崇先聖以滂沱道澤在某敢憚初勤以速後戾遂砥躬磨鈍謀毗於凡有事者卜陽日而經始乃立疏宮疏高殿而明也舉息戶牖如綺疏也疏宮曰大成之殿乃立東西廡承房也凡翼宮而條達者皆曰廡左之曰東廡右之曰西廡乃立儀門亦曰戟門儀者備威儀也戟者樹戚戟也左右而出入曰房門乃立星門上應星宮故門曰星門也文明以止亦曰櫺星之門乃立南屏外屏也東西有橫門閑

之殿戶啟闔者六，矊倍之廡戶啟闔者各二，牖各三倍之。中門外門啟闔各六。廡之隙地有庫有廚，庫藏禮器樂舞所用，廚儲祭品。以至薦燎閲闕陀城弁中碣跋龙甓之制，皆仍舊貫，而胥易其朽折抗側之不適於官師之用者。吏恪工勤，閲某月而竣。於是釋奠於新宮，賦漢廣之章，歌文王之什，嘉與賓僚士大夫落之，乃萃五民而告之曰：洛爾三老孝弟力田，列廛執藝，帶箙監杆柂者，皆有與於先聖之道。先聖非假氣焰以襲之也。然而疑事不成，危事不終。順之則爲吉人，逆之則爲凶人，無有逃於先聖之昭垂也。大觀在廟，爾有衆屬耳目焉，繼

自今無作慝，無鬭很，無游手呰窳，無淫巧，無售贗物，無執鬼中，無走死如鶩。又進多士而告之曰：觀聖人猶觀象然，合六虛以神明其德。昔者孔門善觀聖人，猶不能遍觀而盡識之。孔子宫中豈直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哉。繼自今無閱觀觀門闥，則洞洞乎無不通也；觀壇宇則恢恢乎無不際也；觀榱棁則井井乎無不倫也；觀壁堵則彌彌乎無不屬也；觀禮則莊莊乎其爲士也；觀樂則溫溫乎其爲君子也。不然，皆是面墻而立也。能登其堂而入其室乎？雖然，觀止於此而已乎？昔孔子觀夏觀殷，至觀后稷周公之廟，而皆有所感發，以治亂盛衰時地不同觀故也。凡某之以新是廟也，非爲私，厥時與地而觀之。蓋其元氣渾淪，發而成象，則爲景星慶雲和風甘雨，時地烏得而私之？吾聞天之道曰貞觀，此可謂貞觀矣。昔歲在焉逢困敦春王正月越某月某日也。

淳化縣重修學官

學校以明倫爲大，明倫則知禮節，知禮節則凡達之於羽籥弦誦、射御田獵、戎祀宴饗、掄秀書升、伕明捷識、采詩讀法，莫非是也。昔陳留劉柢公以布衣授徒，講習禮容，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兔首，如儀守令莫不率屬造焉。予因斯歎禮尚可行之於野，

況令長之師率一邑者乎？民觀化於令，觀禮於博士，觀行誼於士之經明而孝秀者，則予與博士先生弟子均有責焉。爾於是蒞任之越月，即劼毖鄉飲酒禮，逾年立社學，月朔聚民講六諭於廟。瓊傳曰：禮失則昏，故不敢以時之多故而廢斯義。間者殿宇未淨，微徙廢興，公私惟期會是急，未遑禮文之事。惟是堂之旁庌，前榮剝食於風雨者久，楧斵級砌，俱爲傾圮。師儒無坐立之次，間民無瞻聽之所，舉步側陋，儀節舛惻，識者怛焉。屬茲歲稍登，役車亦將休矣，若不以此時急爲修葺，恐將播爲露草之區，雖欲品式標表，教習禮讓，無繇得已。予以菲

才謬司民社睹茲摧朽力發此願擘畫經始之費以率
我士民之向禮誼者以時方埴戶先此粗度蕆其梗概
至於備庀器用徵集工徒則待開歲營之其學宮先後
一切事宜謹疏其例如左

一曰舉事先協衆心予觀邑無大小人無貧富非甚愚
頑其父兄莫不欲其子弟向學知教者始則尊諸里
塾繼則學於庠序庠序毀頹則師儒無威儀無威儀
則道不尊教化沮而善人少匪茀有司之懼也予嘗
諗之諸先生云家有祠堂屋有客位藉使祠堂客位
爲之崩剝則當三日哭而側席憂矣學宮爲衆耳目

所向又祠堂客位之大者今修葺學宮爲教學明倫
之基民之秉彝誰能誣之典築雖勞非敢違衆獨舉
者已

一曰典物不可不肅今之制度可通於三代者惟學宮
爲然官司其器人欽其物等於漆書陪鼎之藏學宮
頹毀則經籍臥碑與凡籩豆罍爵帷幕羃巾鐘鼓簴
罷諸禮器無所附麗勢必寄之他室褻媟品物竇亂
儀式久則執簿稽之而不可得是舉賓筵獻酬之禮
朔望登堂之儀俱無所藉手詩云雖無老成尚有典
型如此則典型亦亾矣官制凡廟宮廡廢禮器耗逸
具有格律敢不與儒林家共敬畏之

一曰堂與齋廊有規成而條著之義奇而居尊官師講
學之位也偶而有序生徒居業觀法之次也自堂剝
其廡齋亦蕪沒無復其獨績學之願竊意經義治事
各有源委修德進業參而後升皆彷彿古人遺法而
爲之今雖庖廩久缺其名猶存士之不自菲薄以德
業相砥者豈止二十人之選若師生終日講席相對
論述衎衎激勸誘掖之道無備於此晉東海王與阮
參軍書曰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範諷詠遺言不若
親承音旨使齋房不就則士之步趨堂與者澗矣

一曰經書嚴重升閣自天明倫有堂則尊經有閣矣予
閱堂後餘地褊狹不足以藝蒐材址矮陋過者狹而
玩之於尊經之旨甚無謂今度學門至於堂阯五十
有餘步甬道甚長以天文東壁之象拔之可移閣於
甬道之中奏當今之儀門高址地還儀門於十步之
外而置敬一亭於堂之後閣起勢稍做而聳之當使
門牖重欄斗栱罘罳俱備四面環而向之若頎頎然
蓋璧星圖而聚瑩然中朗有文明之象而又合於天
極閣道抵營室之規張燕公詩所謂東壁圖書府是
也

一日學門內之二祠存沒流芳護持名教使前者不沒後者相繼書曰樹之風聲俾克畏慕蓋取象於鼎則耳目重新百世而共澤不斬且使鄉先生之祀於社者入門而右賢執事之祀侗於桐鄉者入門而左秩次既定以合食聖賢之日祀之榮莫大焉義莫重焉今二祠門楣俱落踐爲糞壤無以慰父老之慕子甚惋之俟堂成之後一體修飾

一曰學立顧名以思其義今之社學即古之小學也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出入長幼之節今之邑學即古之鄉學也學先聖禮樂而知彝倫攸敘之理在

禮入歲出就外傅明始可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始可漸先王之教也幼學且然矧荀子所謂莊莊乎其士乎故予願與博士先生規度宮宇直其內以方其外使有邊幅可守泮水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修是堂也將進諸士而觀之以禮戶牖分明誰忍自毀廉隅

一曰叅酌射義以比容節射藝事也有般以之名序而以爲序賢序不侮焉非第修矍相之故事也亦如舞蹈疾徐引伸應節所以舒氣志堅筋骨節勞逸也故古人於講誦之暇燕飲之餘行之舊制學有射圃諸生以時習肄其中與試畢使者設四鏃親較之今逢多故之日翻無閒焉而其地久亦漫滅當於宮墻旁更尋隙地補之使有男子之志者各思懸弧之義正如玦捍容刀之不可無故去於身也又古者出兵受成於學振旅釋奠以執訊告蓋庠門等威通於武節孔子相禮必具軍司馬以行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是也

一曰燕饗典祀以有事爲榮猶之講席以執經問難爲恭漢博士江公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是也今既無籥舞之數惟餘贊相捧持之節而又不備既無軒縣

之儀惟餘鍾鼓笙笛之制而又不完其於指物識器按律諧聲難矣但使宮廟巋然週垣之地無有缺陷則猶有望門堂而興起者金革之餘政教不衰頗聞有之敢以攻築大事而謀之草野豳詩云春日遲遲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采彼柔桑此周人風教之厚也近來何以猶有秦末呼烏烏之聲熒沸人耳目先聖歷階請誅正以此等司風教者痛刮絕之

募修岐陽周公廟 代

岐雍之間曰周古公遷國所居秦之故都而漢之右輔詩所稱周原膴膴是也文武既作豐鎬彰有天下之美

而卽以其地爲周公采一從其始一大其事非公不有不主親之義俱見於此嗚呼觀風至止知爲公湯沐之鄉風教之本而廟食所由昉於斯歟亮自守與元入爲三輔治粟使環顧岐雍豐鎬皆襟帶之地而軌迹所必經祀者故過岐之日首謁公廟而後從事且合官屬而徵文獻於鄉之賢士大夫有謂公廟創於武德某年有謂再倣宇文氏之舊增而崇之此因宇文以周官御政而然不知宇文氏自有周公也唐史載太宗讀周禮感興於公之經制而欲悉衷其法若爾則廟當自貞觀非武德也而廟之繪壁相傳出吳道子迨今無恙似又在

開元以後矣古之人死而祀於社五官之後皆然周亦公之社也以公營洛則洛有公廟以公佐文武建周於天下則周有公廟不應至唐而始有廟也意者漢人置主而祭其像設則肇於唐耶夫周公孔子同以道顯後世孔子廟庭漢高祖親祀之太史觀之其初弟子蓋嘗習禮罷藏車服焉至於周漢之鄉而不得公廟所自始此史之闕也亮謂先聖先師之稱儀禮有明文歷代因以周公孔子並祀聲宗而近乃專重先師之奠然則岐陽固公湯沐之鄉風教之本廟宮所關不愈重哉其地居岐山之陽嶽山之北汧水漆沮與弦蒲之藪俱吐納

於渭卷阿之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蓋周之治至是爲極盛厥後公分陝攝政勳著在東而鳴鳥之聞不於洛而於岐岐則其保釐發軔之基也廟制宏敞與山川爭爲秀拔廟壖有泉觱沸者五人傳其以時代爲枯潤其爲風雨之會雷電所發神靈蜿蟺結聚自爲一區豈不信哉已而歎公制作之精華美備如此道之統會如此盛德而爲百世祀如此其於崇德報功之典義莫大焉卽以隴蜀之材爲柱梁河渭之澤爲塗塈俾丹青永世不磨斯可矣乃褻於瞻仰之下視其堂階次眢雖若畫一而檐宇傾欹甍桷刓缺墉橑窳燬剝蝕卅飭使齋

式之地毀觀於衆所屬目以故神人恫怨雨雪愆期秦川千里膏壤澤墾淤而不灑豈非敬達蕭給有所未遑視聖者神靈不如一鄉之社櫟哉亮也低徊其間憮然動色屬驅圉孔棘欲經營則非其候而幸游氛底定人力稍紓釋茲不治必有席璺而登者大懼無以妥圖像然而祀大事也廟猶公典也亮雖懷載筆之志而詎能獨任之會岐令茹君儀鳳奏記系撮圖譜以請此君年少勞吏凡風本所存展布四體不怠忠敬固知行若翼之耿耿之誠通於神明夫自制撫上憲提鎮諸帥行省三司使皆亮之所轄矜負弩以受命者也諸道分司郡

太守左右輔皆亮之所朝夕共承事者也州縣賢執事
長官不以亮爲不惠而菲棄之成算可卜其在斯乎於
是執簿引領徼粢食之福以崇先聖以存典刑以培聲
教俾服膺我周孔之道者於此觀德焉秦之士大夫父
老子弟必有感發而恐後者已既以官功事敘曰嗚呼
周公躬上聖之才制禮樂以化成天下董正成周之餘
頑垂四十年至入春秋雖戰伐紛起而列國卿大夫凡
戎祀大事聘問盟會燕饗獻酬之閒莫不賦詩率禮以
相從以此維繫於王霸之際而不可解而孔子亦曰有
周公之典在後之君子相去千餘年猶有張邵伯子厚

以禮教關中學者而其所成就爲多斯非公之遺澤餘
烈也歟且守禮信度公固自言之矣曰惟其樸斵丹雘
曰惟其塗墍茨今修公廟即以公之道議行之而肅茹
今以守土尸其責俟工竣將合列大夫歌閟宮之詩以
落成之云爾

重脩何村扶蘇廟記

雲陵之北傍山而窈曲者曰石門其西嶺曰何村高敞
遼曼距邑十五里咸有廟祀秦冢君公子扶蘇公子長
而賢以諸生誦法孔子諫始皇無案問始皇怒謫監上
郡以死孔子之道剝蝕於戰國汙蔑于刑名縱橫方術
之日至秦而極公子奚從而知誦法孔子之爲是公子
賢矣哉陳涉之亡大澤猶假公子奮呼而起屬民所思
也秦有累世之虐而公子無一日之澤秦以不祀而公
子長祀于後至今不絕豈所謂仁暴之徵歷久而難昧
者耶居集鄉長者張志煒世爲何村人習孔氏而隱於
隴畝嘗入廟喟然歎曰神當時爲孔子而死傷其志慕
其義椽橑而俎豆之宜出於孔子之徒今老幼雜沓男
女鱗次於路數百里之外皆有事於祈報而廟宇圮毀
圖像無光其何以妥神靈吾將捐力穡糾集三鄉易舊
構而新之時陽武公尹是邑聞其言重長者之篤行而

不惑於誕怪之說於是長者親屬役於春搦中宮外垣
次第告竣是後年穀豐熟享獻之日士女嬉熙滿萬廟
有四松皆千年物也黛色銅柯與丹碧相燭廟新數年
值今全州公翦荆棘而恩勤斯士興學重士與漢蜀郡
有二文之號過謁是廟顧盼韡之卮酒酹神並嘉長者
之高義焉已長者不祿其猶子鳳翼於十年春將有事
於廟流涕以爲舊碑斷落新石不立始卒不具吾懼沒
叔父之澤也向予勸請以紀此事予愛其門風舊德思
敬思孝父子叔姪皆同此志且神之名與義正而順不
類他淫祀遂爲之記使人知誦法孔子之言而神之得

長祀於後世尸祝瞻仰之者不爲無本是廟也其始建不可考獨古松八九圍樛枝參天相傳自元大德年修復至今已三百六十餘歲矣

重修橫渠誠公張先生祠 代

岐雍之地文武周公之所興而俎豆雅頌之所醞盛也方其盛時禮明樂備道洽渾同彖象於斯作丹書於斯受洪範於斯陳五教以修三物以立世變風移而爲太和之化焉衰周以後王道微而霸圖昌秦得其故地一變而爲雄武之俗於是聖人之道替於上而隆於下學開于洙泗而教卯於百世淵如也歷時君王雖不能舉

其道而見之於行然莫不師而尊之以爲範圍之極至於師儒之生斯地若京兆如農平陵扶風數家研經討古凡所考據必折衷於孔氏蓋斯道之在人心不可沒也特其擬議闊多皆道之餘緒而不足以當聞知之統千餘年間途愈蕪雜未見有體聖人以爲切依者至宋嘉祐熙寧之際濂洛踵起而橫渠先生之學遂著于關輔道之待人而興莫盛于斯而亦莫難於斯矣先生之學潛心于六經而後得有所得必克之於身驗之於事一天人合理氣其神契卓詣固非尋常之可得聞而要使沛然于心以利用而有餘且以爲氣質之性不能無必反乎天地之性求至於聖人然而殷勤以禮爲教使學者有所持循身而習之不自知其非僻之去也當時及門之士皆慨然篤信乎此以求致其道而純公每歎關人從先生之教易于洛中以此也及其召對必以漸復三代爲先自冠婚喪祭以至於朝廷治世之典無不精究而確然知其所以可行之端其言曰雖不能行之天下猶可行之一鄉故自幕僚令長至于按刑獄制軍儲皆有成規可法退而講貫彌切未嘗一日忘乎斯世其勇於任道如此嗚呼先生沒而後之繼先生而起者有嗣音矣祠先生於郡於邑又祠於橫渠亦戀慕闕里

之義而先生之魂魄亦棲遲于此而不能去也某忝提舉關以西學其年春即謁祠而奠焉瞻顧久之歎其風雨剝蝕鳥鼠不除以先生之道貫三才而猶一椽莫庇豈仰止妥侑之義哉且何以表率人倫作風教於斯地也遂以俸薪託修葺之事於郡丞費君廣文柴君不數月而棟宇榱橑皆去其黝蠹而新澤之門楣明麗爬級比寄壯於舊觀又以冠巾年久失度訪于二曲李先生得其遺製適會是年朝使奉　御書額煥燿其間兩臺色動萬衆齊目因而大合祠事飲福致胙以落斯舉大凡事作於不自已皆有所感發而然吾聞故秦時有與

陽陳寶之祠今之僻鄉野塢喜爲禱張荒誕詼譎變幻以自愚其心術者雖士夫亦惑於其中而莫覺故費數十百金錢而不恤其罔用心也先生雖生於荒僻之陬而養人必始於經界教人必嚴於異端確然於正道邪慝之分士產於秦皆先生之鄉人也其亦正所趨嚮而可哉然學者欲學孔氏之學必從先生之教以入使不戒乎戲言戲動以直探其乾坤父母之旨則望先生之堂宇得不廢然而返乎吾將藉橫渠之故里復西周之雅化以爲斯地重故記之是舉也勇於助役則有盩厔令程君鳳翔別駕韓君郿令葉君暨諸弟子員某某例當書于左方

重修龍嵓禪寺

宮掖所治曰寺省署之間亦謂之寺若中車府令大長秋少府太僕之類見於內外者皆其義也至於剎宇曰寺蓋寺其方外者耳不知其取義於中朝之制與抑西方自有此義而沿其故名與寺者歸而巨壯之稱也非咫尺尋丈之觀故曰寺而其爲義則廟祠之異名非若中朝之寺內寺外者比夫天地社稷之例則壇而墠山川之例則禪而封祖功宗德古昔聖賢之例則廟寢俱備各象其始也若佛則雪山鹿苑不宮居而室處似可不寺而寺之者豈非以梵王之胄人之尊貴著邪道成而化又不木主而象教顯然爲世所指目固不得同於壇墠之例而上棟下宇之制鑿戶窺牖亦不得類於生民之初矣自漢以來其爲宮府之寺者寥寥而佛寺徧於天下都國鄙肆邸廐倉庫鄉亭館驛之數不侔焉且土木之費窮極壯麗又非如陋隘庳淺之僅足蔽牀席容車馬而已苟非陳請勑令所下雖徒衆之多金錢億萬不得與築輒以寺名其爲制豈不重哉予嘗思之凡血氣所生非其上流本心易蔽故莫不爭獲而自利雖閭里知識故舊之困苦寒餓不能發其惻隱貪汙机詐

昏惑濁亂之事不能生其羞惡六親三黨君大夫酬接供事之間不能動其恭敬禮讓獨至拜佛聽經瞻禮大雄則歡然喜懼然興凡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不期而自見夫婦男女奔走聚會施捨不逞有捐田宅出其布帛金粟投簪珥衣物積若丘山而無吝惜峻宇雕牆飛金流丹而不以爲費且侈此豈有爵賞列於前而刑罰驅於後哉意必有所甚動於中而諧其夙心者矣古之聖人立道法彰禮樂前民利用以盡人物之性而爲之民者亦以身可爲樂心可爲用沐浴被服於德政禮義之中歌咏其所自生而無暇及乎其他至於

後世舉先王所以愛養斯民之具敎育之旨一切廢棄無遺苦樂生死汎汎然無所關於其心慮而聽民之自爲夫人之所甚好者福善休樂清淨富壽也所甚惡者罪戾危苦疾病夭喪憂惱也佛有道於此慈悲爲心法力普濟能令衆生除其垢消其孽而登乎安樂之域況其戒律精嚴品式俱備威儀讚誦之際足以感覺人心民既無所繫寄而聖人之道又不行於後世遂以其心依於西方之化修淨業焉勢之所激不得不然此所以不驅而就之如市也若其道之精者則本覺正智止觀之說自雄於震旦而於吾聖人之心性道敎不共域而

行何必强此以合彼援彼以附此而謂之大同哉獨恠世之學者得於禪悅依傍其義以爲聖人之神而明之實不外此厭切磋之實希高寘之悟又憚名敎之指摘或陰用其旨而陽標其勝或先入其宗而後拒其說故其講學以不得曹洞之諦謂不知聖人之道則自陸氏以來常有此病而於今爲甚其受禍酷烈國運隨之等於晉人之清談此則學者之所當鑒也已吾邑土風厚樸士大夫之學皆有肯綮庶不蹈此失而仁祠香火則如故焉表弟爾玉氏幼克氏介曾上人葺寺長疏求弁其端上人修佛事者也兩表弟重友誼而成其美者若夫勸助之事皆長者之所爲而況佛宮乎其不待唪而集也如予前所言予聞程伯子入方丈不背佛而坐見僧儀科歎曰三代禮樂其在是矣諸君亦知此意否寺建於唐拓於金大定年間重葺於今上人蓋能崇禪寺也

重建薄太后廟

古稱盛德百世祀凡祭法之載在祀典者皆有澤於生民而不敢私爲尸祝故齋宮楔桷之制爵豆之數享獻之式吏於土者以禮官所下之期各爲時祀焉至於遙鄉僻壤山藪斥鹵其中鬱律碕磅蜿蜒之氣傲僾僪佹

鬖然其不可得而淹者則必爲男女奔騰聚禱之所如薄太后身在南陵西望其夫東望其子之不暇而奚暇遊茲土然徵湘沅帝子之事合之灌壇風雨亦安知其不憑社橘以自神也外史又言后方妊文帝嘗出宮至今高陵之崇皇寺地況邑爲漢甘泉泰畤當文帝北祀時安知后不從子而至后所嘗至即爲后之湯沐鄉可也沒而魂魄戀此即爲俎豆之里可也蒼龍之祥目絜之敎其盛德儷於商娀周任矣廟在邑東四十里之小杜村當嶭巀山之陰創建不知所始碑載明正德中土人寇琪談敏因廟圮撤朽易新重爲五楹迄今百五十

餘年篁禿棟摧丹青黯昧以嚮嘗有鈴鏑之警民暫掃除而壇饗之而靈爽烜赫有禱立應每望風旗雲馬感神之不荒棄玆寂寞之鄉也故鄰壤之爲水旱祈報者踵接爲疾病嗣續者無虛日而玆土則十數年風雨調和穀實豊穰人得盡力農畝早完其租賦其庇神之福澤也厚而神之食報玆土也無艾矣於是長老某某大合六鄉之人各出其私錢卜日鳩工凡梁桷檐楹甓瓦丹堊之用無不具不數月落成是歲十月全州文明府來莅玆土撫民惠事神謹日與鄉先生講利澤斯民之事民旣迓神之庥又被仁侯之德必將以敦厚禮讓相

先凡操豚蹄卮酒而來獻者不惟其私之爲而以唐醴泉民入佛堂祝其循良爲則傚神亦不彰信於巫史而以昔之母儀萬國爲嘉禮賛饗之榮則光登於祀典也有自矣明年季春望三日遠近雲集祀事於廟遂磨石以紀之

修寄身廟

有廟頹然跨邑之東澗而人嘑其神曰寄身觀其圖像則釋法所謂無量壽佛披髮而跣足者余嘗疑其義旣而得之蓋人之有身難矣氣從天賦從地而後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體之具以義言之本合乾父坤母而寄身於天地者也及至智不能謀其倫理力不足庇其室家於是上之寄身於君相次之寄身於牧伯令長彼三代間所謂惠鮮鰥寡若保赤子者無一時不爲民而慮無一事不爲民而設故人得相養以生相復以性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身安樂土而忘其所寄之名雖有日月星辰之禜山澤丘陵之祠亦皆爲之上者爲民穀祈而雩祭而無有私祈野祭之人焉三代以下先王教養之義盡廢凡其所謂禮樂法度者不過粉飾之具於是聽民之自爲生長自爲欣戚漠然視之無有關其心而動其慮及時艱氣否兵革大動百役繁興而民之賣妻鬻子

離徙鄉井者孑孑然愁思怨歎始言於身之無所寄焉不至糜爛其肉而蕭瑩其骨不止也而爲之民者亦可哀矣至於墳墓荒而無託祖禰餒而無依叢祠秖廟粱桷級砌崩毁於烟草之下求一簞一豆之肸蠁而不可得而爲之鬼神者亦可哀也已嘗聞長老言曩者萬曆承平之時頗屬小康農不離畝士不離宮人皆樂生而慕義有爲父母延壽之故而寄身者有爲慈愛子女幼小之故而寄身者有爲疾病夭札支離患苦之故而寄身者彼時所謂寄身之說不過如此今則不然農不保其稼士不保其學商不保其貨旅不保其行宦而在官

恐不能保其位家而喪封恐不能保其業班白幼壯者恐無以保其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心志惶惑昏然無所向慕遂以乾父坤母之身共向西方之化而求寄焉亦其勢然也然則寄身者不得已而爲之辭也天地亦大矣使人蹐高蹐厚而無所容而求寄其身於窈冥不可知之際則夫人神雜揉家爲巫史妖誕逢佚至於蔑棄名教瀆亂民彝亦豈人之罪哉賈氏子近寄身之墢欲合寄身之人修其廟而求寄身之說於予予因有所感而爲之言其所以然且曰廟不修則雖欲寄身而無地也與其燒指斷臂以媚佛骨不如從寄身之廟猶爲禮

以義起者已戴記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寄身之義也

書

與顧亭林先生書

竊見先生所編眞知一條謂眞文與死俱從匕引莊生返其眞爲言竊疑化義亦不專主死易萬物化醇記大德敦化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若以從莊化而死者爲返其眞將化而生者獨非其眞乎以生言之人之生也直此可謂得其眞也罔之生也幸而免此未可謂得其眞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可謂得其眞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此猶未可謂得其眞也以死言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可謂返其眞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未可謂返其眞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可謂返其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此猶未可謂返其眞也且謂彼有眞精眞宰云云是又以谷神不死爲眞亦不專以死而化去者爲眞矣且彼以還丹羽化爲眞吾亦以易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爲眞書之所謂降衷恒性大學所謂明德至善皆是也彼所云眞人猶之神人天人云爾自吾儒言之乃聖乃神非神人而何唯天爲大唯堯則之非天人而何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非眞人而何蓋文之無害於義者在我而已朱子所謂彼言之吾亦言之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彼亦有仁義道德之云豈吾之所謂道德仁義乎各有取爾也然則濂溪無極之眞卽詩之不顯惟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亦何害於義哉又人必以日見爲眞神聚於目故也雌雄相視而得子氣化之最盛者也故眞文從目從乚從六先儒註眞人正人也正人猶本人也西銘之踐形惟肖者也伊川云其本也眞而靜不其然乎蓋眞之爲義六經雖無明文然自荀卿有眞積力久之說自漢以來至於有宋諸儒莫不旁見疊出不可枚舉豈

非以文從義順稱之無戾於經不必盡皆祖述二氏而失其歸義者也釋名叙與於其用而不易其體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且以六書假借之法論之如道路之道可借爲神道聖道之道勝理之理可借爲文理義理之理米之檗者爲精亦可云精氣爲物少女爲妙亦可妙萬物而爲言葉公好似龍不好眞龍與大丈夫郎爲眞王何以假爲此其爲一義也趙氏眞孤兒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嗟乎此眞將軍眞嚴挺之兒此又其爲一義也淺夫去已久舉世少復眞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亂離知乆甚消息苦難眞此各爲一義也鄭朴字子眞劉惔字眞長與扶風法眞齊陵一義眞會公眞卿此又多爲一義也惟眞武眞宗玉眞大眞季眞歸眞之類爲襲道家之餘耳至於眞知實踐先儒說之最渾堅者也與以眞實無妄釋誠虛靈不昧釋明德同亦非始於隆慶程文之破若必以此爲嫌則大傳之知來詩之有覺書之弗悟論孟之先覺中庸之知天大學之知止與橫渠之虛明照鑒太極圖之眞精妙合皆涉於二氏之論皆舉而廢棄之可乎然則眞定九眞眞源眞州眞臘女眞與夫眞御史眞侍講眞直院之不經亦已甚矣舉天下皆以眞爲不經而諱之其亦隘隘而不得乎天地之情也已但謂萬曆天啟間學者浸淫於二氏之書功之波而揚其沸盡取二氏猖狂空寂之語易置書義制義之頭而卵僻聖經蔑棄傳註至於人心潰壞九法淪斁流血千里邪說條於洪水猛獸信矣此則不易之論也詳觀先生所編將以清其源流不使有織芥之訛鄙意瑣瑣恐其至於吹毳也不知有其抵牾否願先生再宏其旨

與二曲李中孚書

鄙人少長在山中竊歎世教淪胥學術大壞所見之人盡如狂焉即高才博學亦各挾其所尚好以自便稍有以禮法自飭出一篤實純正之言則無目掩耳而不欲聽聽只以爲道學而詆訶之不知道學何以犯世之忌諱若是此非心病之難醫而何幸際先生振起吾鄉講道南北當正學絕響之日而能獨立不疑以砥橫流聞風者翕然慕之然而論議雌黃亦不無其人非止俗學之無從發藥亦知揭竿而招亡子之若是難矣昨介亭林先生得通肅謁一望壇宇而知道在是矣瀹蔬見招對榻領折衷之論歷未及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承惠指教出所錄十二冊懷以歸館細細披繹源流本末俱有要領可尋而惕過自新一條尤爲聖學之肯綮下

學者必破此關而後德可入也蓋先生以豪傑之才砭頑愚非有神鍼惟有苦心耳以此上繼先聖嘉惠後學其爲澤也沃矣鄙人素寡學術滯於一隅如渴者就河而飲不過滿腹而止恐未能測其津涯也近閒强力而很者當責溺庭不識伯淳爲誰固可歎矣如鄙人之面墻而覊於私塾頭目隔蔽不得陪奉教言亦愈可歎矣前於壁上見某公送先生古詩一章願得長郎君錄之欲令一二同學瞻仰何如

中巖集卷之五終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六目錄

啟

論

詩評

祭文

題跋

雜說

中巖文介先生文集卷六

淳化宋振麟子禎甫著
外曾孫王文昭西岡彙編

議

建紫宮文昌閣於邑中衢議

大史天官書中宫以天神之貴者太一而紫宫左三星右五星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斗以杓運四時之氣而居斗魁之上者曰文昌宫文昌六星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此其大較也至於荒冥不測如今所傳化書感張翼之精而降於蜀之顯於梓桐乘化七十有二余無所徵也若其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見於古天官家星氣之僉及漢八宫署之名比其徵而可信者也歲二月哉生明同閣孫章清河數家及余子鉞等聚於衢西之準提方丈偶見空傍移來小神像歲久黯昧且又不倫不次以金石草木之類稍有形似見者心爲之悚然況圖像之具者哉於是共度安神之所而搓於衆議不能自定間質於余乃爲之條而次之破其所疑以俟諸君子之採擬焉

一謂神像當令門宅寬敞者迎而朝夕祠事予以爲非宜禮天子諸侯大夫廟制以次而殺大抵爲祀先而

設士庶人無廟不過時祀其祖禰而已外此惟五祀之祀士大夫共之皆家之所有事也近有龕其壁而祀本宅之土示者猶古人國社里社之遺人麗於上之義也惟白屋愚民不識義理堂無祏主而祀及妖誕淫昏之鬼甚至士大夫家置牟尼觀音關壯繆之像而奉之者乎甚笑之又古人生所奉事而受恩若府主師長朋友之類死則圖其像而祀之於家報私事也而於紫宮文昌何與焉以一方之公祀而私竊以褻寘祏不惟褻瀆神明僉於祖宗時饗有礙非所謂禮以義起者也

一謂當堤壁爲龕安置神像廁嚮向西之巷乎又以爲非宜禮坐立則視不下帶衣苴則視不過轂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是以不乖堂不蹊徑人猶有然若作龕正衝而復臨小巷是以邪狹而巧爲闌捷者誣神明也豈所謂聰明正直而壹者乎古人饗人鬼猶立家廟後世易之以祠堂其他神祇壇墠宮廟異其制而已無所謂龕也鑿壁洞刹本西方之教文昌天神義無取於此然則掌制之尊不可厠於陋巷紫宮之貴不可褻以小龕詩曰閟宮有侐又曰作廟翼翼今以天文上象閣道之義揆之宜建閣爲是

一謂當安神像於桂林坊前西對魁星樓乎又以爲非宜在禮家無二尊國無兩大今斗司天之喉舌而文昌宮司天之祿命又皆居中用事其位疑於相敵然在天文惟有橫斜曲直疏密之次而已遙相對者雖有南北極而一出地三十六度一入地三十六度相對而不相見猶無對也魁下兩兩相比者三能也而相比之內無他星夫位疑者易地則其位長尊同軌則其勢易偪若使東西峙而並倨而反令通衢曼衍而中無所繫則於天象爲不順於地形爲不經殊非虧盈益謙之義今按邑之地形南北從而東西橫從者中有挽帶之勢則善又秦分野屬井井所部之野南北爲長張守節正義曰井者黃道之所經天之亭候易謂師卦地中有水師師衆也而地中之水則塹也今以天塹南北之義推之建閣於通衢之中則地維起矣在黃道爲得中之象在文昌宮爲司中之象

一謂城東南俱有文昌閣可送神像於其處而不必重建乎又以爲非宜像象也北宮文子曰有儀而可象謂之象象教雖出於釋氏然既有形貌可觀則古人求神於衣裳劍履之義得矣昔孔子學琴猶望其人於黝然而黑頎然而長之中程伯子入佛寺不背背

像而坐其視之如此其誠而敬之如此其至也若從而置諸彼處則與毀棄無異是以圖像爲芻偶也夫君子之舉事必有所因因象起義則詩之畢門有闕易之文明以止不卜筮而美在其中美在中而移之於外將見外亢而中乾下流易決氣不聚而散負地靈矣

一謂建閣安像此文事也當謀之承學之家而不必謀及齊民予又以爲不然洪範曰庶民惟星三階之下士與庶民其階而處此天文之著者也夫神依於人而人聽於神何分於士民文昌宮將相有勢何分於

文武祿命有注又何分於貴賤男女春秋成公九年城中城穀梁氏曰城中城非外民也古人舉事未有不與衆共者是舉也作稽中德收同城風氣之會其與臨民之所漱浣異矣

右所次五條以明建置之端倪以決從違之休咎左氏外傳曰人之精爽不攜貳者能上下比義則明神降之以定神之處位次主夫易以神道設教禮以祀事受福諸君子肇兆者也當喻衆以文昌宮六星之義及天極閣道之規象緯下臨明如觀火非若虢氏觀陳寶祠之荒惑徒爲自誣矣故予次事決疑亦不取黃冠家所用某某帝君某天尊名號以瀆亂紫宮之級其募篆付之準提任持者以圖象所從得也丁不期日者適機適會感應之道成於衆心之所聚故也

修漢壽亭關壯繆侯廟議

孔子之道大矣後世述孔子之道者皆自謂得孔子之道仲淹氏著中說作元經續詩續書言辭氣象必欲似孔子而後止其沒也門人以文中子易其名果儼然一孔子矣然自隋唐至今每疑之而不敢直許其爲孔子何也以其太似孔子也抑其門人矯飾尊崇之過歟仲淹氏儒者之圭表以其矯飾尊崇之過反晦厥美故不

若質之爲貴也乃若孔子之道實能使人感興不已而思所以推崇之有尊之以褒成侯者尊之以素王者尊之以大成至聖文宣王者可謂尊之至矣不知孔子以道師天下後世不待追崇哀冕而始榮即聖亦孔子所固然又不待推表而後見反覆增累未如直稱孔子之爲大蓋莫大於孔子也孔子之外非言辭之所可加故不若質之爲貴也孔子沒後六百餘年而壯繆侯生侯亂世用武去孔子已遠未嘗言及孔子之道而所行多與孔子之道合何也抑其氣之所鍾有莫之爲而爲者與昔者孔子高第弟子卞人子路聞過則喜有聞必行

門人皆畏其兼人之勇而孔子亦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然一失於季氏再失於孔悝見義不精可惜也若侯之出處以正去就分明不爲曹氏孫氏所動所屈不爲劉氏孤窮所移相從於患難傾覆流離之際大節愈炳信義愈堅盡倫盡禮而毫無所强非有得於孔子之道而能如是乎然則升孔子之堂得孔子之道者侯哉漢之專門章句經師反有所不及焉故不若質之爲貴也侯没後靈威益著使人感與而不能已莫不圖像以尊之有尊之以崇寧君者尊之以武安王者且進王而帝矣帝非爵也以帝爵帝非古也推侯之心以說春

秋之法度之　何帝解何王得孔子之道者所不欲聞也未若本封本謚之爲當葢莫赫赫於侯也侯而外非分之榮虛名之累少知慕義者不爲是奚足以崇侯哉昔者孔子嘗有題辭矣一曰殷太師比干之墓一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未嘗少贅一辭而高重不可移以侯之義槪之故不若質之爲貴也皆因此以儗諸形容孔子厄於衰周而能使天下後世中國向之外裔向之諸子百氏引之向之老氏釋氏亦引而向之孔子之道大而有本故人人不能外也侯厄於漢季能令天下後世都邑奉之鄉曲奉之儒門將家奉之道教釋宗亦奉之

侯之氣正而且長故人人不能外也去其似而誠則形形則著故河汾之靈通於洙泗文中子之前已在侯其感應之理幾與孔子等考蜀志入侯於列傳貞觀中祀侯於武臣六十四人之中皆不足爲侯貶也自女樂沮魯之後吳人白衣襲荆當是時也君子道消旣遘厲德之衰又忌虎臣之炳得非匹練自天而下於吳門之兆乎精誠之極上與天通侯之氣焰盛矣竊謂秩宗敘次祀典當迎侯之位於學宮經閣之上以衛六經道固並行而不相悖與是月也清河公將修侯之廟以諸家專以武事歸之故推其本於孔子之道爲知學者告且以正夫世俗之惑於巫史者也

序

律呂圖說序 代

古聲樂之廢久矣聲樂之廢繇於鐘律之失制鐘律失制繇於心術之失中夫感於心而形於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音音者節之和而陰陽交錯以成文此心律所以生也聖人制爲十二律而以自然之氣相孚得黃鐘爲聲氣之元其間生應正變倍半之法無不備萬事萬化從此立天地神人從此訢合此中聲所以爲尊也心術失中而勉强按古法以求聲雖使玉尺金量

司樂所掌盡存於今亦睽隔怙懘而不能調非聲之不存心爽而氣不爲之應也況漢以後官失其守古聲與器盡亡其制世儒憑臆改造愈新愈疵或高下之愆其數或淹滯而不成聲紛紜軋奪無有準極甚至隙棄旋宮指九寸與三分損益之爲誣者並古律亦亡矣樂之廣大精微無所不貫一失其中而雜訛難舉如此遂使養德鳴豫之無其基而調和氣化移易風俗之無其具豈不惜哉間有好古精思神明乎契隨心應手而成妙與古聲律合又以其聲平淡而不爲時俗所好遂希闊而不傳信乎聲樂之興廢皆自人心爲之而古法之存

不存又不必太泥矣嘗以爲制造旣精必試之而可用聞之而識其聲與其通廢應召之所在不然則與制氏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或終日懸其器而不能考擊者何異旣入關勤咨博訪每歎韓尚書苑洛樂律最精而書多散軼昧於指承近接河濱王隱君仲復先生新編按圖考聚會萃諸家之說而折其衷洋洋宏義直探元始而一掃世儒牽滯磯仄之陋先生爲關河耆宿高蹈遁棲不出戶者數十年家學淵博融之道樞又生苑洛公之里其濬滌源流隨時發見非尋常之可得而測亦以見先生之學術純明不以斯世之所久廢而令優柔平中之義終晦塞於人心也間欲親詣德模究訴所諳精義更質聲以起律律之和聲凡風雷相夾水石相宕鳥獸鳴嗥蛾蠓聊玅及百物之可以磨激而爲聲者皆可律之以七音而無爽乎又時有近遠數有分合物有彼此動乎身而有吉凶歷乎世而有平陂發於聲而不能秘託於絲竹金石而亦不能掩其物之感觸然與抑聲律中自有如是之數與此其道微乎微乎縷析未之盡者然先生之爲是書原憂夫淫聲衰曲敗壞天下之風非但流遁失中而將有性習胥溺之懼故以所學之成效之而漸漬被服以復古豈以取驗神奇如州鳩

子野諸人也哉昔河間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存肄之雖備數不御然以存肄故孤學猶得有所祖述若蔡氏新書與文公所訂鐘律篇今守之學宮與經並榮是編能肄習者固少然好古博雅君子志在助流風教學者傳守猶知詩歌之本正聲不絕於人間也旣卒業而竊有是說遂次以爲序

代祝通政司參議張公序

古之上大夫致政給告而游於鄉則謂之鄉先生云者以其靖恭和惠之德積積如遇豐年焉其話言發爲訏謨其文章見之政事非特可表著於朝而且能垂範於

鄉也越國而來問必告之以其制所謂生乎吾前而聞道者可從而師事之云爾然而爵級屬籍田祿載采國有大事必與聞之至於錫命之隆贈賻燕賜之禮必以時及焉則以朝廷之上有師臣故也時而休沐觀政於鄉亦養國老而優以几杖之義也故周以圻父農父宏父而三父之單父宰以所父事者而二父之非禮之所謂量鼎得其象者與內史扶九先生居頻之陽而貳納言氏於朝年卲而德尊其表儀之著而德度之可畏愛者三事大夫九卿之列以及鄉師鄭長莫不欽欽樂道之則養之所謂師事父事者其人也歟芳忝之於茲數

年矣以南鄙之役修餙疆畎每過先生之閭門而式焉以爲快既思先生自臺中歷兩卿且洊涵門下省以上司喉舌彼三事大夫九卿之列固幸有繽紛五色之觀矣而芳也淸塵不接無所取象但與鄉師鄭長徘徊眺望而已故傾慕雖殷而鬱鬱者久之前年先生給賜旋里芳因得備館人之數而扶轄焉而先生之謦欬下及無所擇於智愚事理之要莫不綜其緒而盡其情十年之望一朝起傴如發覆矣今所畫節役輓運之法經紀方田之宜備旱澇淸冗雜以調護頓踣之丁男餘子皆先生意也踰年以來先生遇賓客諸家子弟屨滿門則

懽然喜雖薰然酣暢而辭旨不雜於他伎間有謔浪出諸席中則藹然若不欲聞蓋先生幼而豪岸每借朋知酬呼以壯其情比以風俗凋敝時刳於金革之氣嘗念鄉閭之失業者多而謀所以振救之雖洗沐之暇而聲歌自娛之事不一及也其意不以東山之屐爲曠而以朝士大夫之長浮華而忕其根者爲愳故徵辭發色無取於令給者記曰給奪慈仁若先生之傾誠而不費眞仁人之言也大要以忠厚率其鄉以勤儉教其子孫而已矣間有以魏公之醉白堂馮公之吝膝巷言者而先生亦漠然不以應二公取其意香山正所爲私其暇冒

者也且彼固特爲之也時則不可離名公卿之蹟而亦有所不屑矣此仁者之心也有問先生以易屯亨之旨先生曰無多事無多言無多智處多艱之後無踰此者今覩先生在朝畧於細事而慮其大者處鄉閭則又持躬周密而簡於世俗之所好蘊書雖多而不爲虛遠過高之論其卽以此爲觀頤之道乎時論必據林泉爲頤養之藥不知詩人考槃十畝之什非爲大臣休沐言豈有憂國閔時若茲而以農圃爲宴安者先生他日論道台司其必以退食委蛇爲覲獻之志歟夏五月律中蕤賓之八日諸君子徵歌賦詩將介祉於先生之庭芳自

念承先生教不知所報敢酌一卮而進天壽平格之言爲先生頌傳曰國人望君如望歲焉緊縣之吏其亦有所望也夫

輿市鎮創建奎星閣序

人文所鍾地之靈氣爲之蔚爲雲霞賁若草木若是其不可誣也而有不萃發於人者慮然吾聞南荒山水秀拔而清麗獨擅其勝而人之谷奇蘊采者尠聞何與彼其淑郁之氣盡鍾於文石香木明珠翠羽凡百奇瓌珍怪之物天地間氣所發有數存焉豐於彼則嗇於此亦固然之理矣然而胎珠璞玉每以賤而溷貴與昔所稱

喬松之柢爲茯苓靈蓍之下有神物復以美而致美抱日精而得火向月華而增水此又何與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而不知天之所爲寶以人顯人之所爲亦無一而不從天出也五行之精爽萬物之名數天盡以星辰應之而人莫不各熙其事而致其功錦水之旁必有濯錦之夫日觀之上必有望日之士龍門鑿而仰魚龍以爲梯金臺築而集瓌瑋以爲寶豈非氣化與時爲轉移若有物焉以憑之而趨嚮感召發於人心之所聚者哉蒲城之西有鎮曰輿市古所謂有市之鄉也貨物攟集鄽肆鱗次一日老幼雜遝相聚於野謀所以孝弟揖讓禮文之事欲建閣而銘於檻上地於南得塏爽之基義取諸奎吾聞奎十六星天之府庫無所不有圖籍光華上象於天宮或曰魁四星爲杓斗魁戴匡六星者是也雖未知其詳大約象文明而美貞觀求諸天極闡道之昭垂於義爲得焉予嘗因是而有所感古之爲學者脩德以治其性術而已矣羽籥舞蹈其容也琴瑟博拊其聲也擎拳曲跽其儀也俎豆鼎彝其文也皆所以象其德隅而使道罷渾成匯而爲一隨時隨處而無不得爲學之所在朝則經綸有補於當時在野則羽儀垂範於後世學成而德尊斐然之觀如日經天而行於赤黃二

道十二舍之次自古學廢而後之人日趨於苟簡浮薄發策決科祇爲進取之計利祿之資其高於是者亦不過求工於文辭之末騰口說夠六藝而無其實視聖賢治心養性之功齊家教人之事如傳舍偶過而借誠命愉悅之說學者薄孔子而援梓潼之靈以作司命屈文周而借天孫之巧以當瞽宗今年擇某地向某方川叶某風氣明年建某堂改某門以迎某山泉是文事可以矯而致之而尊師取友考德問業皆爲無用之具矣今觀是鎮之人父老子弟混迹市鄽疎濶於文藝之林久矣一旦惕悟失學相與奮發以正其趨嚮造是役以爲

圭表立是名以樹風聲此豈但求助於地氣利科名而已乎吾知其不然而合發於心之所聚者皆有孝悌揖讓之誠通經學古之益揆其所來亦氣機潛有所轉移天之所為而人因為之也其薰然而為君子之鄉昭昭矣予故舉其事於鳩工之始先為序言以遺之

朝陽書院奉迎李太史子德先生會講錄序 代

昔者先王尊經稽古綱紀人倫使學者必從身以本天因心以觀性其要於儒術之一而明其所以治人事者已矣人有承學之地學有師率之方詩書羽籥字其具而潤澤乎其中自都邑而鄉閭無二事自遭秦絕學漢起而出諸煨燼之餘諸老師方援肄舊業保殘葺闕使人有其傳物有其罷以無失乎先聖之緒言又襲其後者皆博士專家雖曰師承章句滋後各以私學相角於六藝之中固不假求所為義理之精微而溯其源流知所統一也故漢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則上之功令所及亦止於扶微學廣異議而已猶幸其時雖師承未學之弊而賈馬王鄭典物博奧近古而注詁其傳經義以論斷國是若京氏之於易雋不疑之說春秋夏侯勝之說尚書之類會時處置皆有可觀故始元以後最重

經術之儒然拘於形下之罷各執其說而不能相通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榮華千有餘年至於有宋濂洛諸大儒而始與而今又榛蕪於岐途焉且並其罷而亡之甚矣道之難全學之難明也如此予以數年前分符於西輔之岐山詩所云鳳鳴而于彼朝陽也自幸得履文周之地披覽西州之遺而悠然慨慕於當時譽髦斯士之風顧邑殘于燹生氣未復乃先求蠲其無名之賦為之三請於上幸而得可繼酌保甲法因平其繇役之未均者而岐有采封周太師之澤也明年新厥廟而垣之又一年朝陽書院始成大合他邦之雋邑祭酒弟子員左尉掾屬三老孝弟力田其落之今年春荊山李太史子德先生來下邑榻屢顧此而賛之以詠以記時予侍先生遊東湖五丈原諸勝蹟皆得與觀其懷古之作而於周文公廟三復賦十章以奇典蓋日天地文明已至今也久之先生東歸予盡鐫諸石遂向諸君子謀曰予之始為此也固欲賓致賢者而師事之今先生名德為四方士大夫之所瞻式而予亦幸託扶帚之役獲與遊處之末若以時請而邀先生函丈指迷焉義無所辭於是七月戒日選輿幣擎書肅伻迓之而先生果惠然以來時則學憲許公漢上事竣郡伯曹公東行部先後惠

臨講席諸君子之從事于會者皆大喜相與修乞言之
禮而環向以聽先生首發橫渠以禮教人之指細論有
守有爲之義而斷之於審幾以著思誠之體大約謂人
日用而不察天秩皆廢若循規矩而攝以威儀則百事
可立故傳以動作威儀之則爲受中之徵而幾者動之
界知之微也書嚴冐貢之非而易以知幾爲神聖人惟
幾之學祇不失乎本心心者積誠而已矣故曰忠信所
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行義也先生論學必縮之
以經說經必貫之以諸史使表裏參伍相互發而其指
益暢襄觀篇什所及知先生於學術切救世之防鑒積

弊之端論自泰山孫明復南北學經理奧指皆鉤其要
故每發一義擇枝葉以究根柢若風雨之並集河漢之
高瀉以浩氣披拂而洗滌之不數日而學者灑然各有
得也既訖月會太夫人過期至先生歸行小祥禮而諸
君子錄所會講已成秩矣予不敏乏獎率之力而藉先
生叨光於茲土敢不敬梓公諸海內遂爲之序所以會
講朝陽之誼以志其盛其賢士大夫之有事于茲者姓
氏皆列諸左方云

送白光上人爲僧綱序

吾嘗謂古聖人法制之詳如三垣九野之各會其區而
各域其方躔次瞭然如指諸掌部之者無所離而從其
部者無所逃因得各物其物業其業典禮秩而治教明
蓋綱維天下之勢成矣其官天下也五行有佐雲鳥有
師南北正崇黎有司實沈臺駘有主鄉鄙有長遞亭有
學關有抱路有節山有虞工師之設惟艮田與閻有正
樂與醫有師而官師之所材暨于直鑄俯磬而無有遺
故後世氏族之所著國邑官爵居多也惟釋氏秉象教
以不任爲義似非可一切繩以先王之法及觀其所設
施措置又何枝聯繫屬井分縷析之不可掩乎今卽其
說論之大千則其世也四洲則其疆域也淨土則其國

也須彌恆沙則其山川也舍衛則其城墉也忉利兜率
則其內外朝也鹿苑毘盧則其家居也如來其宗子也
諸大弟子其家相也菩薩其大宗也聲聞諸佚其小宗
也天王其公侯也金剛其將率也優婆塞其人民也天
龍水陸其朝覲會同也蓋釋氏所謂出世之法無一不
從先王經世宰物之制而出而治教條例固有不可得
而泯其迹者其法流入中國寺有寮授受有衣鉢叅禪
談經有律儀披剃有牒練行有教總持有綱有會吾于
此知禮樂政教無處無之而其所謂止觀禪定皆有規
矩行乎其中故曰內典亦曰法界曰法門曰法身也雖

有所託而逃之終不能舍聖人之法以治其徒固與齊民殊塗而同歸也釋氏白光玹上人以純謹著稱長而精於戒律居其地出游四方所至人皆宗信而願久留之又工刀圭全活甚衆而不較其直故德日進名日及遠而上人歉然不自有也適僧命久缺部檄下督邑大夫嘗屬意于上人上人力謝之凡數舉他釋而迄不獲命邑大夫乃奮曰舉者未必賢而賢者未必樂爲如以賢豈有加於玹上人哉謀之諸釋諸釋所同也謀之士大夫徧及邑人亦無弗同也於是上人所居仁張里社諸翁旣喜上人之能暢宗風有光比閭而又耿耿于上人之漸遠其鄉也相率製錦以慶諸邑而謁予爲文以寵之夫舉直則民服舉逸而天下歸心不必其事之相涉也其理固有不可易者不自知其然而然矣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玹公非有求于居人居人非有願于玹公之長其徒也翕然而宗之鼓舞而樂道之蓋好德尚賢出于人心之不容已而玹公生平行義交孚有道而人從之者豫且深也益信聖人之言廣大咸備雖逃于方之外焉不能廢矣爲之書其大端如此

送淳化朱明府兼署武功序

在易澤上于地曰萃風行水上曰渙凡物萃於內則渙

於外萃以聚之渙以發之其惟秦之奧區神皋乎風滐融潤而脈絡綿長氣之所通隨感而應故君子秉心塞淵安其身而後動也雍野躔鶉首氣從西北而來其北境則自谷口而入逾九嵕夾二澗達于朝那湫渭以北之奧區也淳化當其首自槐里而右直抵隴阪岍岐環抱漆以西之神皋也武功當其首於是縣大夫江陰朱公以秩八百石來蒞淳化增埤培薄以綏徠之流逋麏集仁聲四播部使者喜其爲慈惠之師也剡章朝發卽核檄藩邵借公兼治武功武功之人驚喜以爲自天而下或疑以謂公甫一年而挽兩縣之紐恐專城之寄分得無戴星而出入乎此不知萃渙之義也夫長民者必察其土滐審其風氣斟酌于豐瘠剛柔疏密斂舒張弛紆速之間而無所不調今兩邑相距二百餘里而總挈左右內史之軀索形勢於此氣之所攝有餘裕矣公以時月往來其間卽以琴鶴自隨可也公在淳化浚谷舍風寒流激澗指揮坳窈之墟芻牧萑葦之野麏麚留其跡而毰毸弄其影思翠樹之青葱憶黃雲之暖媪公則治之以安舒靜一而與人以休養孳息之樂氣聚則百物皆生是有得於萃之義也公在武功縱覽山川之襟帶陵麓之鬱盤峙者峭拔蜿蟺流者涵泓浩漾蒼野鑿

之極目而平疇瞭若指掌公則治之以英偉凋達引重矯輕開新滌故而與人以亨嘉茂蔚之歡氣發則百物皆榮是有得於渙之義也萃者安而不潰渙者動而有餘公將盡收天地之奇萬物之奧而納諸胸中出爲雲雨猶之海樓湘竹抽新解苞不數節而已具千尋之勢者與然聞之仁人之澤博而深智者之懷清而齊氣之所鍾百里異宜卽有得氣之先者以制其宜氣足以斂行而不悖也挹公之氣渾厚高壯居仁智之府卽不越形勝覽風物猶能歌泰而知其爲夏聲儷之以文明厝之以博大而況挽二縣之紐而盡收三輔之雄圖乎今

秋公在省闈於三物中得雋五人公形諸篇章附二軺使獻之當宁續將于軒轅氏之壇扣角弦歌漢郊祀諸曲以召夾鍾於有邰氏之家扣徵弦歌周生民諸什以召蕤賓通之以氣而感自神蓋二邑開物之初皆得乎氣之先也明年天子侑淸廟明堂必馳傳借公珥筆柱下論雅頌合風謠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而攷訂天下之輿圖計籍也不遠矣

池陽憲署和詩序

古聲詩之起大率感發于精神志氣之微而博其趣于嫺適游泳往復之所被其感發于心也風雨蟲鳥皆得而助其唏鄂其感發于物隶而爲之鼓盪以入也遞而轉之以盡其變而極其數是故于心則四時之義備而于物則五行之氣通起于不得已而微于不自知此先王之風教所由始也夫謠俗千里人倫之所洽亦大矣然而鼓鐘于宮聲于外若水石之相薄林木之相戛疏數間仄而不窮于所往風流之漸被然也先王以詩教人性術綿邈而因各致其所欲致之情故不以分拘不以能阻不以幽遐造次隔或稠疊以相答或紆曲以相念或連類比物相與歎美以賡其事或洽乎孔殷以罄其形容蓋自聘饗而外以至于州閭樵採漂澼之間罔

不若是而禮義行焉此詩教之所以貴也今之學者莫不知周之盛時風流篤厚農夫得以歌其曾孫野人得以詠其君子三事大夫從容讚述咸得彼此之情故曰吉甫作誦穆如淸風又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至降爲春秋列國士大夫尙賦詩贈答助流政教者比比焉雖秦竭先王之澤而小戎蒹葭之什猶爲發乎情近乎禮義故季子美之曰夏聲而以爲周之舊也周之舊自文王靈臺鐘鼓作人始周召賡其聲以及于江漢汝墳而詩之教以成時則孔子刪詩三百而不廢倡予和汝之指故都尉中郎特起于漢而唱答甚合于古雖音節稍

變而義不殊也自是以後此義漸廣傕氏皇甫氏暨于
隴西少陵北地皆蔚起西方猶不失風人之遺音焉然
余必以爲學校之職實有足以鼓吹六藝者寄以作人
之責而後可也近代若遂菴大復濟南太倉京山之雄
駿信美矣而議者猶以藝祁之至使上不等于匡章之
說經而下以六朝之錮習薄之得無闕雲漢之義乎倘
仰百餘歲而今太史肥水許生洲先生來視秦學先生
南國菁華承歷奧宿遠有源委當其起家石渠時歎燕
音有傷于大雅凡比興之旨必根柢于六義自都人士
以及遠方之學者傳誦不能釋口況而乘驛貧太行摭

神皋明年上雍時歷褒斜逾漢沔還過渭北駐車蕉穫
周之麗區也行省十三屬人士與焉而先生諸部懷詠
亦遂藹隆于此且懼學者溺于制義而不得夫古人陶
詠之趣以爲漢之經師猶率其高第弟子歌詩射兒首
于野況承功令以從事于茲乎乃諸官師躬領孝秀亦
有與于斯義因以近什數章示郡邑諸博士與其弟子
員屬之和于是博士若而人孝廉諸生若而人肅肅愔
愔焉各以其所得納諸莧鏃二三子固非皆以詩鳴者
也一旦于感發之下蒸而爲蔚然之光飄與先生唱酬
相應此其精神志氣之微可于提撕外知之耳昔者孔

子引杖者三立喻人于孝弟之行而謂岐豐之故都遺
風不可直與于先生也哉予不敏毋以藜藿自翳十山
澗候節之吟形其啾唧而已猶幸得附隨嗛與觀大雅
之章而二三子躬遊其盛正如陽燧向日而得火虛谷
應響而發聲也時業付梓人于是喜而成序

王明府詩序 代

白帝皇娥引舒牛尾之響而後葩風嘘三十六天之籟
于宗周雅頌以遍于十五國于是楚不風而騷鳴于沅
湘之間變其節而暢其緒則漢氏之郎中都尉而五之
栢梁而七之房中鐃歌之兼七帶五而四之而二之而

三之長短疾徐音節遞轉根株各植蓋新聲之移易建
安江表流及沈宋之律而體定於千歲之久尚有一代
四分南北相摭諸家習尚之各自爲沿流也休明所謂
卯長標流之中而爲燕音累氣者歎代徂登今歎得瑯
瑯書年王公振高響于半落青天之外漁漁乎逼五岳
而立海水都人士皆愕立睨視蓋公以江之南派系晉
諸王流風欵然登天極閣道以通燕秦以洗悲歌悍激
之聲曰燕吟讀燕吟而易水之寒去半曰秦吟讀秦吟
而天水之勁去半既乃挽銅涇上和平之旨潤澤桑麻
雲澥而風睟之是曰涇吟讀涇吟而涇水之濁全去是

公一吟哦而灑沉澹災之力高于天塹則昔之詩酒而詩仙而詩史閱未知其得雄是誰也至於氣情冲而鐵飛直上發乎情之沉鬱綿邈而無一波溢潔白雪而辭寒潭則逕上之吟又深溯花騷而鏗然奏夏聲之首蓋自公出而中聲以定不止楚歌吳歈而採南音也以閣昆仲不才日沐風情趨南皮之會炙休光而湛金碧之清韻不啻人如其詩故閣昆仲一長苜蓿而不知寒一忝桃李而不徒華雖公在纓組中而從之遊者巳如承匡廬之瀑而江月空明到虎溪矣則得公言詩亦如聽公吟詩也即葛天之摻牛尾茫茲寥邈未必如我公之

舒發胸臆頓挫渾脫而壇坫執牛耳哉昔樂天爲詩和易近人閭巷婦女亦聞而怡悅今涇人士所絃歌者皆公之音也若夫陳風丹陛而被之雅頌則公且旦暮驚鳴上林以佐卿雲之歌閣鄙樸何能一辭爲公贊特喜惠徼天祿侍公握擲而周秦漢魏以來之風流自賞者亦得與聞則得一咳唾何啻南金龜貝公雖欲櫝而藏之而光燄萬丈吞吐星漢使末學瞻矚不遑而樂爲公頌也故遂忘吃吃之口云

蓿堂倡和詩序

閱歲五六芝田田先生猶司援北地郡黃庭文先生以今年春夏之交自浙歸秦水陸四千里亦司訓於是郡二君先後相傍不惟聲相應而地氣若爲之驅而合也即天之所以聚處二君亦巧矣帶夏歷秋裁足數月而二君倡和之音若雙鶴觸類連翩鳴入雲表長飈吹送從天而北下得數十紙讀其辭大約景至響絲稙蔬諜種皆爲樂章擲雜蓄鴨皆成諸趣率生莊語雅音盡寄於詠諧調笑中而不爲憂惆激發之音大有情者難忘情有愉悲二君獨有愉而無悲何哉情之所鍾無踰心目目病則雲霧生心病則塊壘起若心目無病雲霧不驅而自去塊壘不劉而自平所見之物雖微且細莫非

神芝瑤草醍醐甘露縱之即有收之即無皆在于神解之內非獨無悲並愉亦無處若矣司援作年遭變不驚消息於變化之旨而深於用易司訓少悅禪味中年悟入禪機觀其處物無沾泥帶水之跡人所指爲官貧署冷而憂悲鬱抑不得以自伸二君俱渙然於心目之間其酣適於素履也更出於尋常聲響之外若夫曼倩之嘲詠於人主之前雖曰朝隱然而正論互用吾猶嫌其終近於俳得非與郭舍人相爲儷乎使世之莅函丈者如二君之倡答酬和能使過情者自抑不及情者自跂進退周旋皆可躍魚而飛鳶則日日可解吾頤聽匡鼎

說詩席上矣詩不云乎善戲謔兮

朱明府詩序

六藝之文獨詩以聲教人詩者心聲也感思而託之聲以寫其意皆可諧諸律呂而譜爲樂章時而颺之風化成而事功以興葛天之歌八闋已見於事辭尚古聲邈鳥書未立方音興而聲詩始傳或兩辭成一終或□辭成一終而候人兮猗實始操爲南音若卿雲南薰以後統於雅頌二南者皆爲中聲鄭漁仲以爲北音非矣迨楚騷出於國風之後而南音始盛惟趙代伉慨激烈之音統於北音者如故漢氏起自豐沛習於楚聲安世房

中雖學雅頌李延年所協雖雜龜茲巴渝之音大較皆主楚聲予謂聲詩原取諸風謠遠及任昧近在閭巷不必限以方域拘乎時代凡可備採納養德罷足以助流政教移易風俗皆可登於雅以爲聲詩之本詩之爲教長於諷諭聲歌著而詩爲時用但伐檀四詩在漢已不能歌而漢人諸樂府至唐已不能歌三唐絕句感肆於教坊伎人至宋又不能歌於是閼白之典興而聲詩遂亾近代專家惟辭是耽聲歌之道聽之運數而身無與焉時則江陰近菴朱公毅然倬起以吟詠陶其性衛自家食至廷對十年獨挈聲詩要領以音節之出於自然爲歸既西行幸古甘泉閲漢時郊祀諸讌雖愛其辭之粵麗然以爲詭論不合於雅頌獨疏流於七月諸什以弁正風踰年攝武功不取慶善樂獨溯源於生民諸什以弁正雅是時瞻公所在連阡度陌直通九軌東濉江海之瀾西收關嶽之氣傾壺倒囊皆足物也因采其近年所賦感遇贈答行役登覽諸篇什編次之涉冬成疊其紆而不懟者應風其直而不倨者應雅其與奇微婉在賦句之外而清麗瑩潔出之本色如卉月之映微雲不雕飾刻畫而娟然自好其指事就景態度萬千皆近在几案間琅琅隨聲附響而出無硬取強掇之勞時坐

客苦不解歌公方徐步獨吟於動民之暇而馴鳥和集亦若唱嘆於其旁而不能去也象其聲之康以溫平以易如隨地得泉味之皆爲甘滓撫此殘區視部民如家人幾三年矣公私澹若無事風聲所徹監司莫不悅恂而深可其所請士民嚮向輸情鮮有作色失聲於市里者所謂聲詩之本養其德而通於事體感乎物情不益信而可徵乎公乃曰賦詩分氣象惟樸者可與學靜者可與閑假以寻之疎鹵沉冥於殘瘵厚携持而得與揚推之末嘗問公以索居寡偶兀如石焉然每聞谿谷寥廓之音輙謖焉酬適若自吟嘯者何也公歎謂是乃聲

氣之元爲天地根者聲出於虛而氣以擧之故能實其所發應物無窮當其涵泳於心氣之交感發於端倪之際盎然四溢卽墻壁几杖般般皆含音響南陔白華有聲無文然可因聲而想味其指若鐃歌朱鷺辭存而失其聲後人不成吟金不得句矣予旣受好音知公之德性如此再觀其莅政及其立論如此可謂深於古詩篤於爲詩者歟詩有哦咢謂之聲聲如亢陛謂之歌古時詩樂一體歌吹相間歌者以人聲歌之吹者以人聲吹之人但求聲於鐘石而不知聲詩以人聲爲始所謂竹不如肉是也今雖無採詩之官然溫柔平中之蘊公旣

得之聲先而復纍纍見於篇什他日歌幽入朝若班氏之頌永平柳氏之譜元和稗助雅音頌聲斯作將得無意乎哉

祝馮都尉序

古之受閫外之寄者以要造國則有金石之諭以志勛氣則有吐茹之稱以羆度飴性承覜則有甘寢秉羽之逸爬背和鬚之惠美哉武德河魁夜高而攦太乙地師水貞而吉丈人是之謂乎觀於二雅之什顯則大矣信則閑矣而後受多祉之介車則奭矣芾則皇矣而後榮元老之膺徒御咸喜而遂隮肆好之光令儀維則而斯

著穆如之頌固知福將之名猶也緯與遁甲相應而經與著策同符猶之斑毳之上而煦澤流勁翮之下而長風起卽今所稱守折衝府無行司馮都君豈非耿耿其有祜哉君生也在漢之東而標飭從戎績著於秦蜀爲多其後超距於涇渭之間能和衆心士大夫與之遊者彌日不倦後又固圉於祋祤之北大姓豪族皆納管鍵最後移壘於栒之南境是爲麻氏舊時君薙其翳而除其榛八年於玆矣向曆風塵之役君受事皆先機而發人則挽強於高雉之陜崖谷增壯出則飮羽於臥虎之石林藪盡淸故能馳驅四載安堵之民絶其惕息居人

以君之有造於玆土也時則有婚嫞之請有枌楡腰臘之獻久而人相忘於部伍君亦相忘於樽俎間也承平數年襜帷無事君樂與其父老子弟綢繆懽洽歲時不替每當洗沐之暇蒔花種竹邀致文墨博辯之客酬詠其中呼從史於草池走健兒於香几或登山臨流携雲倚石蕩隼鶻之氣而爲鸑鷟之翔雖田翁牧子聞聲而喜其爲都君也君又坦懷善體物情未嘗以厲色加人未嘗以口語嗛物諸賢過君必飫其醇醲而君過諸家亦必飽其蔬蔌卽昔之所爲養氣忘機者而君殆庶幾焉歲十一月長至前之一日爲君懸弧之辰鄕士大夫

合邑之黃白來爲君舉爭歡聲滿谷君遜避之不得則張幕揚旌致篚殽康爵以獻嘗平汾陽之次而延衆以飲其福喞醪挾纊之士皆與焉於此見君之攜恭與受祺大樹將軍之後一人而已予也齒及屬當綴辭因爲序以張之俾韎韐踴注之下趨風而景祈者探前籌之無量云

王氏山房文序

唐薛逢蹟于仕途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呵云當避新郎君逢憤云阿嫗三五少年時也從東塗西抹來此不過追憶少年惜其時之不再來耳卽少陵亦云可惜歡娛

地都非少壯時若夫蒼顏鶴髮趨走如飛久而忘其身之老也方且挾彈持丸撫箏搏髀蕣上林之花問章臺之柳于萬紫千紅中點破春風自當于香山九老會設異坐以待龍鍾可矣然綿上公云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與郁離子之梓棘問答別出一義未可爲綺里蓮葉諸老翁作前矛也今吾太原君年七十餘矣人皆老之而不知其氣可食牛力能吸鐵凡負耒攜鉏樵山灌園之事甘人百苦而莫覺其勞豈非枍心括體文理綿絡間自具筋骨者乎以此發爲雄文秀人南斗令觀之者驚愕動魄崩辟數里然而君之長技非獨與妖桃穠李爭艷卽千鈞翁仲百尺黃石將掉臂負之而走且使夸父瞠乎其後矧雞窠中仲頭縮項之叟乎昔王大將軍每吟魏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句爲之擊鉄唾壺如君者奮筆之日萬斛珠璣且從兩腕而瀉爲甘露使處仲視之自可擊齒發噤又奚暇擊壺爲哉予欲榮君必本之徵文考獻以陶朙景爲白衣宰相何如戲晉公爲緋衣兒西莊楊柳千條梨花萬點亦君之綠野堂也從心所欲吾知其賜緋不遠矣

記

王氏始祖祠堂記

邑志魏司馬恭襄公敘云王先生卯毅字子達唐侍中王公珪之裔也總角通詩書善屬文宋末詣京試賦大爲王司稱賞會元兵克汴家族離散因避難習醫盡得其奧妙入元管勾太醫院事已疾如神著選奇集行世累賜錦衣繡帽金符先生素厭聲利四十卽求退隱于谷口之文川結廬溪上怡志琴書壽七十五而終裔孫瑚諗于衆曰古人重本反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工商伎術之人亦能知其世系故禮俗成而民德厚漢魏以來數經變亂人如鳥驚魚散改易氏族寄託無常處然而士大夫之家篤于禮者猶能譜其門族修其祠祀遠

者百世近者數十世莫之遺忘其崇本尊祖之義猶爲不違於古降至今而禮教頽墮學無所守恬然自安于末俗之所尚叢祠淫厲瀰漫原野而不得尺椽片瓦以庇其祖王歲事雖更竟罔然莫知其所自至使孝子慈孫之心亦茫乎無所寄焉瑚竊歎之瑚之宗家于文川者猶不淑於昔而始祖遺像儼然迄今四百餘年先大人募工重寫又四十年矣其名德之傳于家諜紀於國乘耿耿在人耳目而野祭非古陳牲無地豈非子姓之戚也歟遂謀于族而搆堂以嗣先人之志茅茨數椽不堊不繪懸像其中春秋展拜庶于追遠之義差有合焉

嗟乎一飲食之間而持盂必奠執匕必祝况乎祖德敢忘所自瑚鄙俚不能傳述先蹤庶幾藉魏公傳志可以彰始祖之德明修祀之意也是以揭壁以示久遠且以待後之丹臒者

寺溝遊記

周天拉夏素子過予而指異東境問其名曰寺溝問其主曰楊氏之別墅數年前嘗愬其地至今時牽予懷也子稱潔宜盡往娟此幽者余聞甚喜時六月下旬炎蒸歊日忽凉風颯動白雲東出如綿遂攜二子同行不三四里下山麓矚前蹊岡嶺四合清蔭數畝其劃然而開者雲濟日而栞穿逸逸散步俯仰其狀峯者脊者尖者窪者谽者谺者矗者樛者嶻立者虹落者險而能蹲者平而龜伏虬蟠者無不分形合勢環方溝而叱爲奇發爲靈怪山之腰有響泉上合下開交流于坪之左右從峭壁迅注于下予乃足窮坪尾摩危磴奔蛇徑挂葛引藤而下坐臥于磐石中仰觀飛瀑石霜噴珠瀧瀧激鳴濯足流波俯承甘液而飲之濟然清懷石傍多叢莽山鳥翺翔其聲嚶嚶不覺陶然忘飢乃與二子話古人山水樂事如石門山陰武夷黃溪諸遊不知其樂之有異同也噫嘻是溝距邑三里之遙疇昔牧童之飲牛於溪

者未嘗指而異之樵子之刈草於谷者未嘗指而異之田父村女之挹水於泉者未嘗指而異之行人之往來過此者過之而不顧顧之而習以爲常亦未嘗指而異之而獨二子指異予因從二子觀遂甚異之邑之士大夫聞予異二子之異也莫不甚異之向之牧童樵子田父村女與行人之往來過此者聞賢者貴者之異之也亦莫不同聲其讚異之而是溝之寂寞奄滯于數百年之間一旦震動邑中達于鄰境則凡物之遇合有數亦將有所待乎是溝有寺舊矣深洞長松儼然天竺香火傷其沙門掃迹茶烟亦空惜余與二子貧不能飛觴彈

綦醉呼于此地遂澀其氣泬其目謬其腹清談而了一日之餘閑

啟

與趙錦帆先生啟

竊聞井竈時樂搯幹不知渤澥之寬醯雞日遊甕盎曷睹天地之大所以書空白社對殘菊于東籬朱坐青燈據槁梧于南郭堪悲寒灰之不燃豈望枯桐之發響恭惟明府中原文獻海內詞宗當雄辯而高談獨發蒙而振落泰山在望素切仰韓龍門難攀莫由御李摩圭竇微品甘泉窳材濫借高鳴妄綠長嘯效顰東里彌增鄰

舍之驚學步壽陵祇取匍匐之笑嗚呼愚蓬志達雖值迷途塡海心堅豈忘蘂土一斑半豹聊獻負暄之愚四壁餘明欲嘗染鼎之味所幸伯樂之廐千金取而青絲風胡之門三劍破其赤堇梁公樹李藥籠兼數種之陳鄴架積書牙籤有多聞之用離羣索居之日久矣遊觀廣覽之思生焉頗拙劣以怦心望門牆而汗面敢瀆翦棘曷任負芒

為石門廟請置儀仗啟

予嘗為石門神廟碑記矣大約敘神之饗祠所自來與鄉長者之勤事于茲而迓神庥於匆替已而鄉長者相

繼違世所議蒙將軍別祠及他調度皆未補續邇年亢旱逾月不解凡有求於神甘霖隨禱而至環廟數十里更霑足焉鄉之耄倪靈而異之而纍纍儀仗至今猶闕鄉長者之子若孫繼其事者以為褻神之威擬于不敬以請辭于予願與鄉社人從事予謂神之去來有氣猷以憑之風旗雲馬不待雕飾而炯赫者也而祠神之禮不可以不備人神一道也今尊賢所過必備輿馬負橐鞬傳呼清道以迎送之於神而闕則壇宇宮廟皆可以萎土視之矣夫天子有鹵簿卿大夫有騶從士庶人有琴劍鞭弭工以斧斤農以耒耜皆其出入相從而不可離

者何獨于神而遺之凡事神之禮皆如事人物不備則神恫之古之求神于社稷求神于朝那湫求神于衣裳劍履者以神所憑依以為靈也聞廟中古壁老松嘗有風霆雲氣出乎其中儀仗具當必有清飈紫霧䨧然發揚乎其外社片靈集時以余言為左券

論

周三王

詩書中庸大傳所載周三王多兼稱互舉惟綿之章兩稱古公亶父後稱文王若此詩作於伐商以前則文王尚不應王況古公乎而又曰文王何也若作於伐商以

後三王僉王武成明言之矣而復曰古公何也蓋肇迹
則稱大王天作則稱大王至陶復陶穴則可古公而且
曰亶父耳本其初而質言之也疑此詩者據中庸之文
謂文王追王在前太王王季追王在後若文王追王在
前必在未王載征之日今考泰誓但言命我文考受命
文考惟我文考惟朕文考未嘗顯言文王至武成誥諸
侯之辭三王僉稱始曰我文考文王康誥酒誥又言丕
顯考文王乃穆考文王據此則載征之日必未追王文
王可知若中庸之文本中以武王爲子之義而制作之
事在周公周公制禮又在成王時故以武王之所已加

號者而僉及於周公也猶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孟子禹稷三過其門而
不入之例也繇此推之三王同日追王大傳爲近之矣
蓋牧野既事而退商已滅矣武王始即位稱王追王大
王王季文王與天下正始也若商未滅而遽稱王既非
正始之義已未王而追王其父又非加號之體若所云
有道曾孫周王發與昭我周王自是史臣追述之例武
成一篇敘事錯綜成文故周王二字借武王之語而入
之即使武王已王亦不得自王也周官惟周王撫萬邦
多士多方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與武成一周王及詩棫樸章周
王于邁周王壽考皆作自王之辭立政嗣天子王文子
文孫孺子王金縢惟爾曾孫某皆臣下代述之例猶後
世嗣皇帝某之稱不應武王自稱爲曾孫周王也惟秦
紀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史記叔孫通傳高祖曰吾乃今
而知爲皇帝之貴此不過因事指設之辭後世猶或非
之五代唐莊宗對伶人自號李天下後世猶笑之漢高
毎自呼乃公猶以爲倨侮之甚若武王自稱周王又稱
昭我周王殊非體矣

五伯

杜氏所註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伯三
代時之五伯也然周亦自有五伯周五伯俱入於春秋
趙氏註云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齊桓晉文二伯
覇之盛者也不必疑已秦穆止伯西戎未嘗顯王中國
之會盟何以顯與於伯蓋穆公有知人之明左氏稱其
能用人孟子謂其用之而覇是也有恤鄰之義汎舟及
於絳同盟滅爲之降服以懼戰韓原獲其君而旣釋之
終遂除呂郤之難定文公焉故悔過之書孔子錄之此
秦穆之所以爲伯也至於楚莊介在南服春秋所以峻
夷夏之防也何以得與於伯然而謀誅少西氏知討賊

之義縣陳而復封之入鄭而復舍之圍宋將克而與之平邲之役謙讓避晉不得已而勝之不作京觀故盟辰陵戰邲皆無貶辭可謂夷狄而進於中國者也此楚莊之所以爲伯也至若宋襄見執於楚傷於泓以卒宜若無與於伯矣然觀其不負大國之託而代齊以定孝公志堅氣銳不以弱小自阻驅率鄭許曹衞陳蔡諸國慨然欲修桓公之烈可謂壯矣故曹南之盟鹿上之盟盂之會春秋皆冠宋公於諸國之上是明以盟主與之矣楚惡襄公之伯肆其強暴執盟主於壇坫之上是罪在楚不在宋也雖其區區不鼓不禽不薄人於險未中乎

事機之會而以其疆爲善之心前仗齊桓之威後啟晉文之烈雖伯事未就而中國之氣伸矣故宋襄不害其爲伯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五伯非所謂彼善於此者耶

五伯之見於經傳始於莊終於宣莊十三年會北杏齊桓公始伯僖十九年盟曹南宋襄公始伯僖二十八年戰城濮晉文公始伯文三年秦伐晉秦穆公始伯宣十一年盟辰陵楚莊王始伯蓋僖十七年桓公卒又二年而宋襄之伯繼之僖二十三年襄公卒又五年而晉文之伯繼之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又四年而秦穆之伯繼之文六年穆公卒又二十三年而楚莊之伯繼之所謂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者此也

春秋之末吳越亦嘗爭伯矣然其去中國爲遠而去五伯之世又甚遠何踐以頫亾之國受吳豢養不思報德而反含毒以中之其君以生衆而使其男女遂臣其臣棄信義而甘與魚鼈爲類無復人理又出吳楚之下矣故春秋書於越入吳以遠夷擯之彼其介恃江淮號稱伯王正與項羽之自立爲西楚霸王者等中國之所甚憎焉者又五伯之所羞稱也況吳既滅於越不幾時而越又滅於楚浮子胥而寵太宰嚭殺大夫種而走范蠡

皆亾國之緒餘耳又烏可以語伯哉

春秋正五伯之功罪者也故言五伯者以春秋爲斷而吳越不與其例春秋時凡以强暴自居而無一善可書者皆有伯名然皆伯之下者也不入五伯之例齊自桓公以後若懿若頃若莊雖襲伯國之餘風而很傲無禮其視桓公已不侔矣晉自文公以後惟悼公三駕與楚恩威僉著足嗣文之勳其他若靈若厲非不世叙伯圖王盟中夏而昏虐不仁皆以逆終其視文公已不侔矣秦自穆公以後康共桓景皆無足道至孝公而力政爭強威行山東然棄禮義而尙首功適足資其爲惡而已

其視穆公已不逮矣楚莊以後其昭雖賢而伯罷不足康靈暴戾恣睢與晉狎主齊盟號稱兩伯而身負大惡討人不義其視莊王已相反矣宋襄以後惟元公景公最賢而不修伯事傳至王偃滅滕伐薛敗楚魏之兵虐戾射天諸侯謂之桀宋其視襄公又何如哉凡此皆與夫差越句踐之類也故以陵之戰黄池之會皆有罪可書無功可錄者也予如句踐之滅吳觀兵中國已在獲麟之後春秋不載其事觀此而五伯之名號定矣

周禮九命作伯爾雅伯長也謂爲諸侯之長也釋名云伯把也讀作霸蓋古方伯之號至周齊桓晉文二伯出

始上速昆吾大彭豕韋爲五伯又下速秦穆宋襄楚莊亦謂之五伯考古制唐虞有州牧侯伯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猶有三苗之害舜竄三苗禹戮防風啟征有扈而傳而即有羿浞之禍仲康肇位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湯始征葛又伐三朡至紂命文王爲西伯始戡黎遏密周成王時太公王五侯九伯周召爲二伯統東西方諸侯三叔監殷猶有武庚商奄之難宣王時有申伯召伯藩翰王國再世猶有申侯繒西之變平王東遷惟有文侯之命蓋自唐虞至周皆有方伯連帥之職然皆命於天子而後爲之至春秋時諸侯强大者皆自起而爲之

而後假天子之命以號令天下然是時王政不行互相侵暴數伯起而猶有尊周攘夷之名以禁暴討賊爲是以扶弱招携興滅繼絕爲可行五伯之後信義蕩然命伯之事而無聞之矣繇是而南北各伯東西兩帝之勢成繇是而三晉七雄四豪六鳥之名立故孟子謂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謂當此之時無伯也況句踐滅吳江淮橫流欲以鱗介易我衣裳之會君子惡之矣夫淮夷徐戎世爲周患當周盛時書之費誓詩之江漢常武皆因此而作以徐偃王之仁猶以朱弓矢之瑞招三十六國以與天子爲敵況當衰周之末而句踐能爲桓文

之舉哉故世爲越王烏喙又謂越人之視秦瘠又謂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以其義與中國絕也若其君可入五伯則其臣亦可謂有三仁矣

詩評

許四山先生詩評

詩者聲歌之體而志之所繇以宣抒也然聲氣之倪甚細及其發越則每於術微宕往之間而無所不繹其極此非心氣之和烏能出之暢以遂乎今讀四山先生自京邸及入秦來星軺所及編秩甚富而拈一事綴一景不待刻畫求合神理無不畢肖蓋他人舍本而惟求之

格調僅彷彿其形似先生和氣浸蒸如風之鼓物衆竅無不各成其籟故一唱于而得騷雅之神備諸家之美簪裳劔貝之清麗朱絃疏越之澹泊高山茂林之秀朗涷雨奔雷之擺脫晶光四溢一氣流注每一吟咏自然之音海涵地負蔚爲大觀盛矣哉令人洋洋歎觀止矣

賈玄圃先生詩評

唐律開于沈宋而七言最少太白天才又不肯拘拘于律而律不數首故五七言之多者無如少陵雖曰沉鬱頓挫併包諸家然其腕力如虎豎立千仞令望之者惴惴然有不敢攀緣之勢至北地極力追之弇州猶有所

不滿此言詩者必以十二家爲正宗而大曆以下之纖弱無論矣信陽起而恢復之與北地互有譏彈而是北地者僅得其粗是信陽者又失之庳故再變而爲景陵之幽僻三水之奇誕賞好異情遂使正聲淪亡節律踰盩豈惟樂府古辭之爲然耶讀先生諸作辭旨冲暢不犯椎鑿而自然清麗菁尋派于十二家而以信陽爲結束者末學所窺僅言其概至于意味之沉奮擴達情文之道深情切則歸斐然述作之材而非彷光一羽所能了晰也

祭文

祭比部員外郎陽武趙錦帆先生文

嗚呼那柱得志而公正掩抑不容於世終老於困窮而所懷卒莫之施使後之人感慨咨嗟歎息於當世之所爲此世衰道消而氣數之厄爲之也古今同然矣以先生之直氣而呵斥大帥于萬衆之中其勇可謂過人而其哀矜無告自當八年逋負之累惟恐卵翼之不及民也即發爲詩歌愷悌之旨惻然動人有兒內史之風焉是時北山盜發民有爲耕穫故而牢醴賊者賊去之後爲之隱而不問以愧其心部使者數詰責先生以身調護之無毫髮私意以圖免有史平原之風焉王永疆之

變兵変富平鄰邑俱爲其所脇先生獨坦然不動但同士民城守而已可謂仁人長者之用心矣然後知先生之直直而有禮者也先生之勇勇而行義者也然而公正不容於世所謂直而禮勇而義皆斥廢之具而困窮之耕也其奚以爲哉其奚以爲哉方先生之來也荒陬鄙而不文先生親引諸家子弟爲之訂書說詩發其典要自後皆佊被而篤于學風動旁邑而振麟最爲晚出先生見知于受誣之日不惜提攜獎借使得伸其卷曲之材而備數焉故凡四方君子之謬有許可以先生爲受知之始此又振麟之所私幸而沒世不忘者也先生

既徵爲郎之二年振麟以選事貟笈會先生於彰義門邸中明年又同宜川劉季子往焉及其將去劉時在眞定先生使愛子持千錢贈我後二年復往劉亦自西河至而先生已罷官去矣後四年在保德蘇大夫邸聞先生復起喜甚先以書往候及秋遇劉季子於代州邸中復同會先生於報國寺東院是時先生困甚無以携家口惟兩僕及身而沽食我秋盡旋又罷去先生贈我詩曰讀書三十載依舊釜生塵同病相憐蓋有所感於時世而爲之云也又二年邑父老子弟爲先生起祠立石其碑文用西河劉漢客文而振麟約數語鑱于左方因

便致書于先生先生報書謙讓且遍問舊人蓋存沒者半焉明年夏過代州度紫荆訪舊知識一無所覩遂寓彰義門外天寧寺浮圖數月悵然而歸蓋自先生去後至後別於報國寺東院中間十有二年北道者五面會者三通書問者二而先生自兹不復再起既而振麟別劉季子於太原逆旅後數年劉亦尋没振麟失其所依困躓舊里中亦不復有所往矣自此頻年沉滯音問亦不復通所與接者皆非其目之所欲接也所與言者皆非其意之所欲言也每懷舊悲歎耳聾目暗頭皆盡白憐之者其誰耶撫而慰之者其誰耶惟夢中頻頻與先

生聚會或吟詩或道古義或行文旨與致甚佳即古之所稱燕喜觴詠者無以喩焉惟最後兩次傫傫然如獨行離別於外者之狀有蒼涼依依焉之色詰焉似有所囑託而意思微微又有所不盡也寤而以意卜之知先生齒漸高恐有不諱而來往者絶無繇以得其故今年夏五月同學郄生自京師歸言見陽武縣人說先生去年已捐館舍但不記其月日振麟愴然傷懷便欲哭先生於生祠中已復自疑先生素能健飯氣盛神王雖知其道消數厄終老於家而此時倘不爾也尚欲再圖一晤了平生之素遲數月知復是眞自度凋頽之形力盡

勢窮既不得與於隻雞絮酒洒墓之事因就先生之祠而哭奠焉嗚呼先生之宜而有禮勇之好義自壯至老不衰其窮愈甚其德愈高也其神明靈爽之遐而在上者應亦如是猶憶與先生初遇時先生强仕而上振麟壯室而下幾何時而人間一度矣先生蛻然於溷濁矣而振麟以日艾而半之年猶歷歷靡靡求益於人間而不得也別後先生讀書有所得其學之見於表著今還能相念否嗚呼我之懷矣愁思焉極先生其來歆而明鑒之

跋

清涼遊詩後跋

吾友潁陽李君淸凉遊詩蓋自寓代之作至於歸山凡數易稿而始定他詩脫化於杜而得其神愈澗愈粹獨此詩百首諸體皆備而亦盡兼唐初盛諸家之長間亦有上浴於陶謝者蹤跡所至峰巒溪澗殿閣圖像殊色異狀錯落如繡至其携友尋僧託宿飮燕酬叙之間悲歡不一新故相厠十日之遊如度一世而因以寄其俯仰憑吊之意盛衰興亾之感磊落縱橫具見標本不止作遨遊觀也嗟乎天地眞氣萃於山水無聲而能爲有聲故爲谷神靈物傍之得其音響詩曰鶴鳴于九皐聲

聞于天退之所謂其聲大而遠也淸凉西北陬之奧也五峰相疊數百里石隱而禪棲梵塵俱空將以招夫淸逸豪邁者而破其杳閟焉有往於此而同其鳴嘯則五嶽衆竅莫不爲應淸凉遊之詩於節奏間得其氣於聲氣間得其眞淸凉之觀觀止矣吾以爲山靈亦招而爲之應後有與潁陽同其襟期者盍往觀乎

讀桃源記跋

讀此記必欲辨其有無何其拘而迂也想其風味分明南窓高臥直與上皇人相覩晤耳子驥輩雖爲高士猶是魏晉人物所不得與于斯漁翁不預世事似可與語然不能久留必欲出而又告之太守俗物之敗人意亦可笑矣以此觀之世人冀心名利聲音笑貌機巧變詐精力盡用于此而猶恐不工如觀鬪雞之場不厭其相爭如入鮑魚之肆不知其逐臭營求喧嚷日夜不休彼其快意溺情恬習于塵境雖須臾不可離豈能復忠抱樸入此中而作葛天無懷之民哉假使太守得至必且稍數設版以得一國上爲奇功矣何暇及塵外事乎此中人曰不足爲外人道也舉一世而蠅蚋蟻虱之知其不能與淳源共流也雲山如故塵俗自迷振衣高蹈者不得不云別有天地非人間矣

王氏錦雞戲牡丹跋

蓋聞蜀水濯錦鮮明曰錦江閩州峰巒騈麗曰錦屛錦城錦里皆以此名今此鳥披錦而來其鍾此山水之秀乎其移採于王家也讀元城先傳在君家爲繡衣使者矣山出鳳凰者丹穴也水出硃砂者丹水也丹淵丹陵皆以此名今此花光豔瀟庭其騰于王氏之門也不爲駭雞之犀讀瑯琊諸譜在君家可謂奕世國華矣凡以此鳥對此花若麗日照朱霞相愛而不相妬又可謂二美兩難君其以此起家乎但當什襲寶重讀尙絅之詩勿震耀于衆爲羅君章李供奉所夢云

雜說

陳君几石盆卉說

凡奇種嘉稟每產於人跡不到之處好之者不憚險遠搜之邃谷幽澗而僅得之然出處易地生氣索然令人有他方憔悴之慨惟陳君一石一卉獨取諸近郭廢壤皆人所熟耳目厭媟之者君潛而畜之稍稍拭祓便卽神致飛宕咫尺間位置改觀徃而卽之莫不訝其從來橫渠翁云萬物形色本太虛煨燼今陳君遂情幽趣驅除塵襟覽物旣精心手入妙能令煨燼倏忽化爲神奇方信人之良能直通於造物君素研精秘寄方書故紙

陳塁皆爲靈物罇酒坐談風味別出從此將合內外於耳目之表感發必倍爽於他日昔董氏杏蘇氏橘人皆神其術妙其趣致大約於此道得之

個中說

看見這個觸起那個觸起這個想起那個究竟只是一個而一個無處不有了此一個則旣從個中來又從個中去任他多個不脫吾個中手蓋個是活的個個已脫而手中常有一個者個能生個也愈出愈奇愈入愈佳大至于不可限量細至于不可思議故謂之個中

中巖集卷之六終

中巖文介宋先生傳畧

余自甲午識子禎又六年而稱兄弟云子禎甫弱冠聲名藉甚三泰諸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率未能深知子禎蓋子禎不另才也子束髮以來竊不自揆往往好交天下士而子禎徃與石生善爲同舍友石生故亦好交其坐間日有四方客詩酒罇嘈互相引重子禎方據一榻高臥嘗竟日夜不與客涉一語由是四方客多怪之予時在坐私自驚異謂子禎必奇士石生亦屏客告余曰子禎詩文雄放大不類其爲人嗟乎彼四方客則已矣石生而爲是言豈足以知子禎者且予識子禎不自

石生始昔者上谷蕪大夫生紫守邠日嘗延子禎于邠中原趙大夫錦帆宰子禎之邑獨心奇之比其去託諸上谷兩大夫皆負人倫之鑒而上谷予性命交也以故予得因上谷請交子禎蓋蘇趙朱李之間各相倚爲命矣子禎齒差長予兄事而子禎亦弟蓄我予與爲兄弟故能畧述其人夫子禎在朋會飲笑詠諸艮非所長繇其天性孤潔恥與非類卽宅人伊優自遳見之必深嫉如讐惡然生非其時天下士大夫方以捷步爲巧逆顏爲工而子禎視之若將浼焉是何異衣古衣冠坐示人而談許繇務光之高致無怪乎相顧竊咲以爲迂且拙

也顧子禎所詘特此耳乃若二三兄弟爲分籌握槊之舉飲且酣矣俯仰天地悉吊河山因而論得失千古之上爭成敗于萬口之餘豪傑奮風亂賊奪魄子禎議論橫出如鑿龍門之河如奏鈞天之響如登盲明廟遷之堂則日可貫水可飛白眼可青泣涕可數行下也子禎業負介不能隨世俗又日閉門著書其耕稼蠶桑之事畧不經意故其家亦日益貧而性至孝堂上有太夫人計菽水不敢缺賓客過之者必具饗成禮亦不免數困矣故牢騷慼憤之氣所時有有則盡發爲詩文故其爲詩也慷慨悲壯不屑屑字句間子禎詩五言古極善

述事纖曲詭異之屬人所難言者獨易言之而不傷選就得樂府遺意稱上乘七言次之近體五言稍縱如青蓮盱眙之逸調然唐人以此應制則初唐宜法也七言沉鬱整亮駸駸乎右丞矣絕句亦七言勝如宮詞塞下諸曲殆與葡萄芙蓉作爭雄文則古奧深堅自成一家而能不爽古人之步蹉乎子禎負奇氣不羈之才天下無識者其無已而自託于詩文以信後世君子于是乎悲其志矣且夫世之知子禎者莫如蘇趙而兩君或抑在下僚無特疏薦賢之柄吾誰與語者向使子禎得時則駕正色垂紳于天子之庭既寄六尺孤於掌握吾知竭其忠貞以濟其事雖迫死生不可奪也吾與子禎兄弟也親見其爲人而許之若此然豈易一二爲俗人言哉荊山李因篤子德甫譔

先生才大如海學富如山而以余所聞先生之制行立品則甚高先生夙齡穎慧岐嶷卓犖迥邁恒流含道咀德淵源承自家學履矩循規端凝實出性成爲制義必根極理要闡發聖賢微旨恥爲庸腐蹈襲撫拾唾餘聊以詭時從俗焉故所在輒蜚英聲而先達尊宿譽顯於當時者見之莫不刮目引譽欽其特偉期其遠到而先生之制行立品夫固磊落不羣也屢舉不售乙未僅以

選拔獲雋而先生若夷然弗屑也者居無何遂輟去舉子業不謁詮敘不赴徵辟益肆力於古學上下數千載廣搜博涉如不及其所爲文章詩詞皆不可一世當時如監臨方面守令倅貳之屬多以賓師延致之而先生愛身如玉一介不苟取其於勢利之途若浼焉故未嘗數數然也上郡劉石生漢客嘗贈之詩曰有賦能驚衆無言恥受恩可謂知先生矣淳化阨塞山城兩被盜刦家計索然室人多悒怏愁嘆而先生泊如也以命數慰之而已先生不役役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其於吾儒聖賢道德仁義之說蓋久已見明守定而晚益究心性

命精微之學體察而踐履之杜門靜息不出者每連旬浹月即比閭同方之人非問奇請益尋常得望見者蓋已寡矣乙丑泗山許公孫荃視學關中於三秦人物有六子之目而以先生爲稱首環嚮而歸高者久之每以不得見爲歉云因寄之詩曰有客自馬嵬少小工文翰深靜理自洽沉寘光逾燦金石非凡響龍鸞豈近玩曰予阻邂逅咫尺渺河漢蓋遂致其瞻切願見之殷而冀其或肯一來也而先生不果往既而學憲於武都郡寓札相知託先生爲之序其詩丁卯先生因以四律酬其惓惓雅意而終不欲枉見也學憲校士三原得先生詩

知卒不能致先生之一來也復爲古風一章以答之曰鬱鬱池陽道迢迢頻水涯緜緜勞佇望脈脈間容儀宿昔同北流追陪燕南皮正如朱鳳凰棲必梧桐枝塵軌接素心結遊更歲時伊人氣誼篤好我肝膽披嚶嚶春鳥鳴再枉遂華遺歎此永朝夕溯流縈所思自從神龍來宗匠無媿辭隻字重兼金報章空爾爲化俗日希古爲邦屢及期知己有餘愛絃歌寧在茲以卒致其願見之情謂先生困頓中足力或弗給不克走遠道而淳化去此不終日或可致其一來也而先生終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而卒不往嗟乎頹波趨下任瀾莫砥

士矜奔競爲捷獲而學粗贍給可以塗飾耳目者知貪不中豈不足以邀貴顯遂絕意進取被服岸異風論慨澗借高尙以餙謏聞資篇什而代名刺泉石煙霞之旁會不足覊其剸迹焉貴顯當時者或馨其辭折一簡招之則趨之若騖矣而况貴顯如學憲崇賢禮士如許公得蒙其欸納揄揚有不趾高視仰者乎斯不足當先生之盼也聞先生詠懷有句曰山客近來聲息甚不如高臥在牆東其殆有所指斥也夫乃學憲於先生旣不能致其一來而願見之心益切矣猶竣乘傳抵蒲城必經宿富平先生遁館于李天生因篤家天生固以博學宏

詞得館職旋予告歸者也素交歡與憲學憲聞之喜遂屛去輿衛騶從馬枉道數十里疾馳至村墅因天生以見先生而先生始見之意甚洽話竟夕以所著華嶽全集授先生丐其評閱是時余初論北徵古王官地隸左馮翊而會考則附奉先教官于學憲例當郊迎旣而逾期不至偵者云訪李太史也比至則知其訪先生也學憲亟稱其行誼不容口而余始稔淳化有所謂宋子禎先生者其立品制行如彼而爲學憲敬禮敬仰如此因自念庸拙鄙處其于六子類未數覩其光儀而其名行在人耳目間者人知之余亦頗悉其梗概而若先生則

居然超乎風塵之表矣丁丑余來淳化而哲人已萎不勝典型在望之慨然而先生之德之劭學之富才之大制行立品之卓絕邑之人士類能知之類能言之余因得悉先生之生平而每以不及見先生爲恨遂述其行之特異者傳其略以志余景仰之私云先生名振麟字子祥號中巖其所著述及雜作詩文以剞劂無資俱未就欽然積承有人不致散佚行世有待至其進德居業持身教家承先裕後待人接物之懿則令範則先生長子舜伯鉞所戢行實中可攷也仁隱李一鵬謹譔

跋

嘗讀太史公自序其作史之意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甚言著述之難傳而深有望於其人也余每歷觀古今六經以外百家之言有及身而傳者有死後而傳者有當時而傳者有易世而傳者有傳之於子孫者有傳之于朋友者有傳之於百年之知已者孔子之竊比孟子之私淑非敢論已而要以道之所在心之所同彌久而彌章寧有遠近親疎之間哉聖人之經盡遭秦火之阨惟易以卜筮之書得以不毁漢興以來上而君公下而賢士大夫殫精竭力百計採掇於煨燼之餘故當其時或得之古冢或出之屋壁或訪於博士之家或受於女子之口至於老師宿儒如馬鄭董賈輩師有專家學必稽古補綴其失彌縫其闕雖死生不能奪焉淵明曰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於是使六經之文絕而復續晦而復明魏晉六朝以迄唐宋張左沈謝以辭賦傳韓柳歐蘇以文章傳唐十二家與李杜專以詩傳其間最不幸者李杜以光焰萬丈之文不遇於時良可慨也子美流離播遷寓忠孝於懃懃懇懇之際太白仙才遭誹謗流夜郎寂寞身後不堪悶已似難爲傳者而後之叅互考訂毫無疹漏於十二家之外特表二公爲大家豈非二公之精神命脉自有千古不可磨滅者存而後之

人愛之慕之咏動流連而不能自已者哉詩曰莫爲之前雖美弗著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嗟乎可傳者固難而傳之者亦不易也今如頻陽李子德先生詩文爲當代領袖與交滿天下而素所傾心者惟崑山顧亭林先生南海屈翁山先生上郡劉石生先生石山先生爲先生老友也文采風流世所罕匹旣而物故家事蕭條先生盡取其詩若文什襲以藏命一息養於家延師訓誨以愛女妻之不數年夫婦並殂復收其遺孩外孫撫摩煦育二十餘年今又列於當序中矣先生嘗曰只爲君故沉吟至今嗟乎重道憐才復延兩世之脉於一綫之頃

求先生於古人之中亦未易及也而可一二爲世俗道哉先君子秉性耿介落落寡合而惟與劉李二先生爲莫逆交道義相規德業相勸禮度相周旋文字相切磋倡明絶學於四五十年間此物此志也今老成凋謝先君子亦復棄世不肖鈇雖竭駑鈍之才力不能補什一于千百又安望其修明而傳述也此余之所以仰天拊胸而竊自太息者也雖然斯文不墜道有傳人以先君子畢生之辛苦發而爲文章詩歌羽翼斯道此亦不世出之業也諒彼蒼亦必亟爲啓發而不使久淪于草莽也百年知己其有待于其人乎其有[illegible]其人乎男鈇識

中巖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宋振麟撰振麟字子禎號中巖淳化人順治中拔貢生是集於振麟歿後僅存殘稿其女孫適王氏者得而藏之至乾隆辛未女孫之子文昭官於福建乃校刻之凡詩四卷文二卷末有富平李因篤所作傳畧文昭序則稱郭明府九芝延居餘閒書館崑山顧亭林二曲李中孚皆執弟子禮亭林顧炎武號二曲李顒號也二人皆
國初通儒似不輕北面於人者存其說可矣

積書巖詩集一卷

〔清〕劉逢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
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積書巖詩
選無卷數》提要

積書巖詩集目錄

五言律

七言律

積書巖詩集目錄終

積書巖詩集

曲周劉逢源著　殷補敬書

四言詩

村中

有客叩門花埋雙屐沽酒烹雞山前月白
雨過林晡稻花香吐山童牧歸溪光正午
飯罷徐行扶杖溪頭歌聲金石不驚水鷗
石踞獸蹲松如虬形老夫幽賞竹椅茶瓶
崖邊綠樹水底黃霞客來閒話並坐浮槎

閒居

籬邊靜坐花落琴絃註閒居賦讀秋水篇
水深魚樂雨積苔鮮老懶無事選石高眠
溪深沒徑樹老遮門客來閒話白酒初溫

遙寄逸人張命士

烈士無徒直木無陰子棄衣冠散髮中林不顧破甑豈拾遺金摘五粒松彈一絃琴西山作歌東皋醉吟三閭五柳應知予心一詩遙贈悵望雲岑

五言古

初秋即事

溪堂秋氣新水木恣幽賞瘦石閒疎花徙倚孤亭上素鷗

煙外來寒苔雨中長夢始過前溪鐺裏茶聲响剝啄誰款
扉鄰叟攜輕杖顧分無事閒同礼盡日亭

贈王莪之先生

大隱德所薄志士恥金門權衡化隱閒廣文片席尊先生
富經術進退道所存攜瓶抵官舍離寂類荒村老槐蔭屋
角溪水激籬根問字款密坐藜莧佐清尊奇談頗驚眾海
立山爲奔醉餘發長嘯放眼視乾坤更有幽微意秋琴欲
代言

雨餘

雨餘一杖輕林坍引秋步溪漲石梁平別尋花間路徑轉

岸稍頹邱壑莽回互奇石擁秋花寒苔蝕古樹孤亭不逢
人偶得閒中句石磴久徘徊林外山光暮

隄行

雨過風吹衣沿隄觀秋漲電激與雷奔濤聲挾雨壯能令
老眼驚復使幽懷放誠哉勇可習筆陣增雄暢此水過吾
師臨流久植杖

九日登赤壁

九日至黃州忻然而獨笑赤壁落吾手於焉恣游眺含館
未定時杖屐已先到山川通靜理豈容車馬鬧孤身上府
巖劃然發長嘯把酒呼魚龍踞石登虎豹小亭遺像存長
髯側烏帽卓哉東坡叟熠熠神光照兒戲旂兵蟻鬪何
足道想公弔古心還爲後人弔鶴影落寒空笛聲來遠棹
杖策下荒岑晚煙起漁竈

荒村

荒村數十家茅屋淸溪口爽氣挂竹籬古苔繡石臼農事
有餘閒幸爾足升斗露肘整敝衣相聚衡門首爭詢託缽
僧戲隨釣魚叟或傳城市事絮絮復搖手茶藥時見招井
不置杯酒但知田園樂未覺賤貧醜不比腐儒胷崎嶇百
事有偶對忘機翁自檢多愧負永懺村外心耕稼常相守

歲暮有感和陶

畸人不偶世素性癖林泉本無經濟術坎壈亦何言石田
亦有秋食指漸已繁耕稼豈不勞庶以免尤愆故友半淪
沒酒壚邈河山委巷閉蒼苔杖屐絕往還禽尙有遠志惜
爲婚嫁牽一日復一日長往竟何年白髮爭朝鏡形隨大
化遷餘生如過鳥歲暮增慨然

過飲郊外友人

城闕久鬱陶郊原恣杖屐林外聞書聲吾友出花底石牀
款密坐盤餐羅菊杞縱談及詩文頹然任臥起閒雲淡素
空樹杪山光紫半醉沿溪歸秋星耀寒水

七言古

雲麓齋中靈壁山石余戲取之後爲文符中道奪去尋遠樓中靈壁石嵌空玲瓏不盈尺怪石作供效坡仙取向書齋娛朝夕路予途中巧奪去文公癖甚元章癖袖中東海千討得硯柱誰能返趙璧自古高人不厭癡多君此意良不惜共約袍笏拜此君願言不交我三緘

七歌

髫年隨父抵官舍抱書每侍廬白樹鈴閣無聲鳥雀閒山翠飛來撲尊爵自從詩廢蓼莪篇白雲夢斷心依然世閱滄桑灰壯志摧頹坐見家聲墜嗚呼一歌兮聲惻惻淚濺松楸應變色

小人有母在高堂身雖康強髮已霜兒每下第意彷徨笑語慰兒恐兒傷無能捧檄一迎養踘天蹐地悲俯仰嗚呼二歌兮氣已結悲風捲地冰欲裂

謝家最小偏憐女自適梁鴻共艱阻粉墨羞矜時世妝操作頗復勤機杼貂敝長安十上勞下機迎門紛笑語歲晚相期隱鹿門欻曰入夢知何許潘岳多情感二毛不禾𥟖川自孤處嗚呼三歌兮歌聲苦孤鴻嘹嚦飛南浦

有弟因貧早廢書稍依稼穡樂樵漁鷄棲豚柵滿庭除五子一孫勸有餘年來腴田化溝渠污邪所入不盈車日用未免費躊躕嗚呼四歌兮情空切鶺鴒原上啼寒月

有妹有妹適斥滷勤苦低眉事姑嫜相夫和樂詠由房中道天折理難詳至今不忍見遺裳悵望邱墟草樹荒路遠誰爲奠酒漿嗚呼五歌兮歌正悲忽聞清籟凋玉芝

華陽十齋笑空衙老大羞披從事衫但有白雲供短杖並無黃犢仰長鑱松花未足洪崖飯鼠力故轍甘假蹇杜甫傷時懶是真長統樂志時應晚嗚呼六歌兮息漸微拊髀坐看白日飛

塌翼幾年雙足刖行歌荒岡采薇蕨先達誰彈貢禹冠後生羞結王生襪無勞書空咄咄大行孟門嶄突兀嗚呼七歌兮歌始卒扁舟明朝看散髮

春閨

紅樓一帶雕闌繞朱魚白鶴浮情悄戶外盤山萬翠飛鏡中一片寒光曉叢苔幽綠點石斑花枝嫩弱搖新鳥芙蓉睡足香夢闌獨被寒生襪羅小雙尖貼地不聞聲犀梳如月雲光邊慘淡妝成不語時起撥爐灰情悄悄誰道傾城絕世無鏡裏紅顏相對好如霧茶煙滿書簾瑤箏低按聲縹緲

百憂集行

子美有百憂集行五十所作予年適五十矣百憂煎人更甚子美遂復擬之

憶年十五氣尙粗把臂高陽酒徒棊局花尊費白日鼎
鼐百年非故吾祇今倏忽已五十坐看饑寒逼妻孥學賈
平生兩不習一編自知非良圖實文大減長門價數紙不
博一青蚨米鹽告盡廚竈索無計躊躇空捋鬚籬邊廢畦
半草萊徑絕蓁履臥寒櫻東鄰老叟富珠玉每日花間倒
玉壺憤懣無從告天地放言著論效潛夫拜香禮佛無他
祝但願生生世世免爲儒

庚子人日和叔齋頭看梅

去年高歌醉梅下今年人日復觀梅綺窗畫閣饒逸韻疏
盆白石點蒼苔枝如虬龍根如鐵春風滿座搖香雪高士

嵯峨絕世塵梁鴻誓不因人熱幾見垂垂發點花數枝窗
外更敧斜檀板金尊亦不惡如對仙人萼綠華

五言律

淸齋

身隱更焉文塵封舊典墳穿林尋昨夢倚杖選晴雲久賦
煙霞癖新盟鷗鷺羣淸齋有小穴茗椀自殷勤

過竹瓦店

風霜連日苦驢背喜新晴草舍炊煙冷松陰石路平梅搖
寒日色苔咽野泉聲去去從吾好漳干有舊盟

朝來

朝來天氣好倚杖一長吟竹色埋荒沼山風度遠岑石奇
存舊意琴靜寫秋心淸唳知何物淒涼鶴在林

溪光

溪光明落日淡性與秋宜幾菊蕭幽徑寒匏挂短籬泉聲
爭赴壑葉影半辭枝鄰叟閒相慰浮生莫浪悲

過東鄉小寺有僧

卜築擬安禪誅茅有數椽花間朋飼雀竹下細疏泉鐘磬
消長日茶瓜結淨緣相看多道氣從此愛流連

九月十三日再登赤壁

古懷老不已登眺復斜曛江水滔滔去山雲片片飛雄文

標古碣苔色上秋磯落日徘徊下蒼蒼一徑微

過柳林店

乘月驅疲馬青山接柳林飯鐘荒寺遍稻鼓一村深野店
迷前迹關雲自客心楚天看漸近樵唱起悲吟

晉陽道中

日下荒城暮秋風慘客顏小橋臨近寺野寒畏登山苔綠
崖紋古潭空樹影閒解鞍聊小憩幽鳥語潺潺

北上憩路傍古刹

八月長安道關河朔氣吹停車訊野衲杖策渡荒陂病骨
風塵倦閒心鐘磬知何年離世網瓢笠此棲遲

東郊春遊和崑巖舅韻

春色來何許閒游到水湄楸梧喧士女簫鼓鬬神祠野樹收殘臘河冰咽晚澌青帘招客處疑是習家池

秋村即事十首

人生貴適意幽事老柴荊飲不盈蕉葉饑惟餐菊英杯中新月影林外晚樵聲心頗忘機慮閒尋鷗鷺盟

煙霞一瘦節放曠任天慵溪畔移幽履花前遇老農病貧人自遠雞黍子爲恭悵望開朝市雲峰隔幾重

貧居乏人力久雨豆苗荒野僕朝尋菜鄰雞夜度牆菊花矜晚節柿葉醉秋光風蕭寒將至芙蓉詎可裳

籬菊知時節花光照眼明登高聊短杖攜酒上荒城雲淡遠山色天高寒雁聲乾坤一破帽何覺有多情

清溪一草廬白髮老潛夫水火新丹竈河山舊酒壚米鹽皆計日蔬筍未充廚鄰叟聞相過花開倒一壺

夜來山雨過爽氣入秋衾野水多歸壑林禽有靜音簞瓢郊外幕鷗鷺識閒心久矣甘雲臥浮生任陸沉

古調今寥落幽情託素絃借牛耕瘠地曬藥趁晴天貧缺柴桑酒寒餘子敬氈平生嫌趙壹囊橐不名錢

久欽郭有道近慕王無功壯志隨年去謀生與俗同霜風吹晚稻孤枕響秋蟲書酒消長夜松窗燭影紅

石梁收積水喬木帶荒村衣敝閒砧杵酒空餘瓦盆臥槎通牧徑崩岸失籬根羅雀應無地催租日到門

衡門秋寂寂夕鳥啄莓苔虹影搖寒水溪聲送晚雷微風清竹徑積雨損花臺稼穡悲生事幽懷鬱不開

季珍與余爲忘形之交以疾卒余悵抱數日惡詩以慟之

惟子能知我殊勝我自知迂疎兩不厭邱壑正相宜醉酒無勞蔌(余與季珍俱不飲酒)稽琴有靜思凌雲忽一哭五拆悵前期向累粗云畢烟霞志屢乘每悲難上露稍事手中藤南圃餘花叟(渭老友秦序)一東林負定僧(渭廣濟菴心如上人)空留殘眼在心非

玉壺冰

誰復來今雨君能稀古歡荊扉掩寂寞花徑共盤桓丹鼎火初伏素琴閒不彈清溪無釣侶秋色冷漁竿

黃葉溪邊路雲深處士莊紅塵飛不到白首興何長神理終難昧人琴忽已亡山陽聞笛幽恨滿斜陽

平生同志少借子慰殘年髮白始知命(季珍年五十)童烏不伴玄(季珍以長子之殤而卒)稍荒蔣詡徑永斷伯牙絃悵望東阡上霜風冷墓田

雨後登穠光樓

病起尊罍廢衡居杖屨閒小樓新雨後晴翠一窗山嶺脊

多煙樹雲邊露髻鬟夕陽間歘乃舟傍綠羅灣

趁秋水至晤於扶九處

密坐高齋掩荒城已二更談詩留舊友剪燭聽秋聲淡泊前賢志煙霞此日情相期敦晚節莫負石鷗盟

朝來

朝來山雨過石蘚繡青紅躡屐尋溪友扶筇數塞鴻疲谷凝野菊寒露綻霜楓頗悟年來事浮雲過眼空

訪泰序一

荒原秋已老潭水落平灘琴酒攜詩往風霜倚杖看蛩聲臨砌歇雁影入杯寒半醉相辭去離邊倒著冠

訪友

予雲塵外宅花底出炊煙旋摘簷前果還烹雨後泉雞豚侵虎落鷗鷺上漁船戢伐何曾見桃源又一天

閒齋

牢落悲生事閒齋坐夕曛岸花搖暮色漢縷篆沙紋野渡秋鳧臥寒崖溪溜分無錢沽濁酒詩思懶於雲

青山

青山不負人鳩杖鹿皮巾積雨崩頹岸飛花送老春里俯延作疏溪叟伴垂綸鬪巷通煙火桃源可卜鄰

日長

日長惟有睡髮短敢勞梳竹杖閒敧壁蒲輪不到門枕邊眠野鹿花下戲童孫衲覺身心泰誰言養拙尊

新鄭道中

疲驢聊一憩水木繞孤村蔓草縈荒徑頹垣少華門青燐移郭外白鳥浴籬根兵火何年事淒涼客子魂

戲贈小孫處餘

桃花鮮兩頰秋水剪雙眸竹下雞背雀溪邊趁錦鴨拳爭舒五指酒可盡餘甌幸有含飴樂能寬遲暮愁

七言律

贈戴葭湄

有客清尊伴苦吟石牀花影坐蕭森寫真術素開生面攬勝登臨慰古心圖我自宜留邱壑羨君端不愧雲林澄懷觀道何年事四壁圖成響素琴

過光孝寺訪玉田上人

花溪不減武陵津隔若煙蘿隔世塵以我術通清淨理惟師不厭往來頻風吹茶竈松濤起雨過石闌竹氣新何必承天風月夜懷民相對始閒人

金陵贈胡日從中翰

市塵避世亦翛東十竹蕭閒對藥叢久以雄才驚獬虎偶因游藝及雕蟲鑿坡視草千秋業鄴架藏書半畝宮白首

識君嗟太晚可容問字一尊同

乾明寺即事

晚來微雨細如絲精舍垂簾綏坐時引靜寄投荒僻處避人兼廢應酬詩童收芝菌爲朝饌傭供茶湯作夜恭閒趣更能協吉夢膽瓶新插好花枝

同雲麓過小西湖訪梅晤紫柱先生留酌晚歸

波涵夕照晚溪晴蹊路欽然杖有聲野鶴咏苔穿石竇笑僮擁箏走山楹談深竹外茶煙歇坐久梅邊月影清偶爾忘機攜靜侶海山原不隔蓬瀛

再過小西湖春雨草堂贈紫柱先生

虬松石上一函經晚對莎城列翠屏每據尊罍歌酒德閒窺象緯覓茶星霞光半射湖波赤草色遙連陣晛青偶爾鯉庭翠彥集胡牀蕉下說西銘

贈花翁李名宇

如掌山園百卉繁息機終日掩柴關每乘新雨親移竹閒把遺經詠伐檀玩世不妨窮嘯傲避人常著古衣冠關心一事尤爲累風雨花叢惜夜殘

訪孝威夜話

溪深太古兩三家老樹遮門竹徑斜楚楚閒窗陳筆硯殷殷留客供茶瓜共披竹簡尋幽事閒坐桐陰待月華夜靜

清樽歡笑語柳巢驚起暮棲鴉

仙裳重九集衙齋尊酒談詩可稱良晤愛錄公諸扇因舉贈之系之小詩以志傾倒

無處登高杖履閒衙齋蕭寂似空山寒花彷彿初含蘂樽酒逢君一破顏偶愛煙雲呈畫扇行攜瓢笠款松關采眞不遠方壺在約共尋仙譜大還

題黃介倉留行冊次田雪龕刺史韻

溪頭種杏識飛花花染溪光映曉霞何處入山逢石髓有時擲米亦丹砂松衙素問無勞註竹下清尊不用賒幾欲賦歸歸未得海陵有客挽仙槎

大夏歸鄴余與雲麓遇之眞州留連三日而別時大夏秋試下第自浙歸

逢君三日駐江干十上空勞慘不歡從古蕭曹依日月由來李杜亦饑寒風雷何日騰雄劍湖海而今有釣竿我賤交情別更苦愁看霜雪滿征鞍

秋柳

空傳漢苑柳三眠一望秋光倍可憐眼底花殘幾萎謝[illegible]中竹徑倚嬋娟蕭疎每亂槐榆影暗淡遙連橘柚煙猶憶金城大司馬攀枝流涕是何年

先凋姿本異松筠搖落淒清古水濱無復晚風吹暮雪誰

歌朝雨浥輕塵婆娑生意同枯樹慘淡風光異早春未免
有情難遣此清江一曲淚沾巾
忽銷翠色點霜華秋水環根篆晚沙已少濃陰堪繫馬幾
多疎葉不藏鴉小山招隱歌叢桂彭澤閒情到菊花寂寞
寒梢聊作伴胡牀同臥夕陽斜
把菊淵明酒一瓢五株門外亦飄搖何人濯濯擬春月此
日蕭蕭付晚潮帝子隄邊販洛水仙人舖葬亦欄橋冷風
殘月淒涼甚無復旗亭幾萬條

贈柳敬亭

胸懷歷落復崚嶒歲晚相逢在海陵無礙辯才與說士幾

多亂髮似高僧尊前笑語無機處處下煙雲幾廢興談到
古今奇絕處山奔海立亂雲崩
百萬貔貅擁火旗侯門排闥憶當時（敬亭曾在左寧南幕中）奇謨密
借箸前籌公識閒陪燈下棋每得告身償酒債舊同參佐
醉花枝從今卜築清溪上榻畔茶煙颺鬢絲

七月十一日早游湖上登寶塔因至大佛寺遇七人
談往事悵然而別

朝來微雨洗秋光覽勝湖山趁早涼塔院淒清餘古佛僧
籬高下出新篁石苔半映攢眉綠荷氣全收杖履香過客
湖邊談往事人間何處不滄桑

會稽旅懷

何事無端客異鄉窮途殊覺負秋光菊花乖刪枝枝雨雲
影窺窗片片涼偶欲撿書游市肆愁來得句付奚囊蕭然
蔬筍無餘供幸有清齋學太常
青山在望苦難招旅邸閒愁應晚潮僮僕借來多假髮鄉
關夢去亦迢遙峰頭雲氣成蒼狗籬外風寒憶黑貂藜杖
何方期素侶石林西畔候山樵
夜來秋色到庭梧哭嘆荒雲雁自呼誰復清尊同笑語徒
嗟白髮走江湖揮毫漫興無新句覽鏡衰顏非故吾久矣
禪心依淨土維摩懸壁對跏趺

困頓江鄉老角巾豈期晚節傍風塵何當老病衰殘日反
作東西南北人粥飯如僧道永日逍遙何處撰良辰扁舟
襆被歸來好麥飯魚羹未是貧

與孝威分韻得詩一首

年老閒身甘自廢只希樗櫟可全生世思逍避殊多事善
即堪爲忌近名文字未能驅五鬼庚申空自守三彭一杯
淡酒微微醉臥向花窗聽雨聲

即事

松扉無事日長扃三徑荒苔雨後青竹下留賓閒問字市
中得硯旋鐫銘扶疏已見花間座生計今看粟滿瓶久厭

勞生欣淡定坐看秋月下疏櫺

贈胡元公居士

方袍縞帶鹿皮冠標格如君霞外看覽勝青山隨竹杖養生丹鼎說泥丸花溪有約尋雲去石髓攜來共客餐藝藥成時應不惜可能貽我駐衰顏

別鄧孝威

布帆海國泊秋風尊酒留連雨意同貽我新詩題素扇別君老淚溼丹楓曾銜風雨尋耕舍每共行吟橈藥叢他日相思淮水闊夢中識路廣陵東

盱署

高峰矗起浥青霞俯眺淮南百萬家無復重城遮眼界幾多峭壁護霜衙浮橋晚市饒蝦菜山署朝餐佐乳茶篤外星辰手可摘海天極目思無涯

老狂

數畝煙霞處士莊西郊禾黍未全荒籬邊豆角搭窗綠砌外寒花拂袖香鄰叟偶來同杖履山僮牽爾具壺觴浮生一笑常難必起舞尊前恕老狂

過王福店

山形電掣復雷奔葉落長溪溪水渾幾處荒園多種竹數家煙火忽成村隔溪鹿飲橋頭水過嶺人休雨外墩倦客解鞍聊一憩呼僮竊邸索盤飧

偕善夫廣生詣廣濟菴聽文菴上人講法華經

城居頗厭市塵喧策蹇相邀過小園已悟禪心同水月不將疑義辨風幡松邊怪石開敧徑竹外寒流半繞門說法經年無一字我今欲辯已忘言

登黃鶴樓

縹緲城西百尺樓凭闌一望豁雙眸江開宿霧千帆出天送遙峰一鏡收黃鶴已歸蓬島去白雲猶帶漢江流孫曹往事憑誰問一曲漁歌散遠洲

別墅留僧夜話

竹杖芒鞋筍籜冠籬頭缺處望煙巒半生可惜貧中老萬事何當悟後看瓶粟無多憂鶴瘦春衣初試怯花寒拄錫無端溪上去雲根新雨溼苔斑

眞研齋書樓

數竿修竹蔭風泉怪石寒松不計年人外煙霞常滿地望中草木欲圍天躭閒併爾刪詩課爛醉何妨對客眠久矣忘機借物化臥看溪鳥下雲邊

贈友

何年卜築此幽潯猨鳥仍留太古音賴有煙雲供短杖幾多水石滿長林人稱處士爲游俠自號先生作醉吟短髮

蕭騷雙眼白不將圭組負初心

壬辰紀事

驚濤拍岸蹴孤城禾黍千家盡傾曲巷青苔餘鳥迹通衢白浪接舟行雲迹遠樹埋山色石激溪流戰水聲村落蕭條煙火絕何時負杖問巖耕

村居

荒村余亦有柴荊從此龐公不入城偶引溪流牽犢飲旋挑野菜帶雲烹無功醉玩林頭易去撰閒吹松下笙壯歲投閒無不可誰將人壽俟河清

徑轉溪迴有數椽陰森榆柳綠爲天散懷解帶剛新竹煮

石攜瓢汲古泉巖下每尋栽藥地花間偶注養生篇晚來鄰父相邀去尊酒西溪一放船

少年有志擁雕戈老去閒情戀薜蘿茂叔不教除徑草淵明時復盼庭柯偶攜紅友勞銀鹿閒寫黃庭換玉鵝問舍求田何足諱夕陽閒和飯牛歌

不知何物號窮通四滿三平謝碧翁邱壑有情筇杖在風花無句錦囊空半溪春草侵堤綠數縷殘霞隔樹紅心遠地偏成小築頗無冰炭到胸中

清溪竹樹間花叢衡泌今成半畝宮掃地焚香誰應物筆牀茶竈陸龜蒙溪流忽漲朝來雨墟里猶存太古風稍謝時名眞習懶僧牛甘欲老牆東

橋下山光流不去沿溪看竹過鄰家牆頭積雨生幽草隄畔迴風聚落花筆硯閒窗昔偕句旗槍瓦鼎潑新茶睡餘閒拉西溪叟策蹇長林看晚霞

不將身世歎蜉蝣鶴髮漁竿未解愁齊物莊周惟夢蝶忘機海客只盟鷗其中空洞容多趣此外蕭然自一邱近市青帘疏柳外欣然杖挂百錢遊

金馬猶爲歎陸沈爭如杖屐得幽尋偶過白社同僧話閒對青山養道心竹下彈棊驚睡鶴窗間摹帖展來禽幽棲何事消長日老子年來號醉吟

較晴量雨話桑麻鄉里常乘下澤車竹影滿庭疑荇藻杞根緣壑走龍蛇戲調朱頂千年鶴閒種青門五色瓜麈尾隱囊青竹暖簷前梅影報初花

閒身

豪氣誰能橫九州晚年生事在林邱紅旗黃紙非吾事白髮青娥亦伴愁地耳拾來充早饌天吳綴處補寒裘時人莫笑謀生拙杖履閒身可自由

即事和韻

瓦石和泥補壞牆尚餘隙處漾波光牀頭磨鏡來幽客林下燒丹驗舊方樹色滿窗棊局冷花枝入座酒杯香唾壺

擊碎歌聲苦應笑狂奴老更狂

庚子元日

今年元日晴尤暖石徑莓苔發翠斑幸喜兒孫中稍勝偶留親友一開顏乾坤落落誰知己歲月駸駸苦未閒何日逃名栖物外數間茅屋碧溪灣

初度自述

寒日蕭然滿蓽門懸弧幸有酒盈樽穿林老友簡時至繞膝兒孫笑語喧但免風霜侵短褐何須公輔過高軒亂離多少無家別完聚眞叨造化恩

短髮

短髮蕭蕭不受簪每思方外散幽襟行藏何必關人世歲月無多閱古今秋漲有時侵舊路白雲常自滿荒岑浮名不願傳都市肯向長安淚碎琴

贈逸人張命士

崚嶒傲骨自千秋風雨年來老一邱甲子題詩師靖節春秋編傳媿康侯青山白髮差無恙短褐長鑱可自由何事袁閎囚土室命士年來土室自封不見一人杖屨不作釆眞遊

九日過十方院贈白石禪師

柳搖秋影入寒潭杖屨婆娑叩石龕籬畔菊花多異品庭前柏子許同參交於世外情偏厚課向閒中詩可談珍重

吾師林下約行攜瓢笠就精藍

贈路安鄉

子去洞庭今幾年南天悵望隔風烟變名吳市同梅福作賦江樓似仲宣三徑歸來亦偶爾一尊相對各淒然知君不是烟霞客別有深情託紊絃

獨酌

開徑誅茅補破籬鳥鴉栖處只殘枝蒲團竹榻禪家趣水色山光畫裏詩不是烟霞甘自放印投綸帶欲尋誰花窗獨酌無人到雲影多情泥酒巵

貧

貧爲何物受人憐已分行藏不問天休笑無金償酒債還思有句悟詩禪階前春草凝初綠篋裏遺編檢太玄窮鳥千年啁趙壹區區惟願一囊錢

訪友

開扣巖扉一杖輕秋林落日淡微明砌邊蔓草穿花檻竹外流雲溼磬聲誰道無官皆隱士何來解事笑閒情欲深欲去還相款自煮山家老菜羹

寄懷李方曼

自君匹馬投遼左月夜清光滿屋梁遂令遠人瞻鳳藻何妨才子成龍荒銜杯大漠山光紫作賦窮秋海氣黃　聖

代只今多雨露金雞應已到殊方

漫興詩 并序

詩之有序久矣近或序多於詩其意欲借序以重
詩也詩若不佳序即阿其所好焉能爲詩重哉予
謂詩言志人之心術品行皆寓其中觀者當自得
之何煩嘵嘵爲哉予貧病終老困委巷中昔
人所謂平生風流得意之事爲之都盡然性情不
能不有所寄不得已仍尋取舊時筆硯與之致平
昔之好焉歲戊申逐日以詩自課自初春至初夏
共得詩五十八首删去八首藏之於笥癸丑觸至

魚邱修志之餘雲麓遂代爲刻之統之漫興詩筆
便可散漫而縱橫旁溢而側出境不必有所以寄
興也情煩近冥以非關應酬也不求玄奧者昔人
所謂文之佳惡吾自知之非玄晏所能增重也

望輕原不繫蒼生敢謂幽居不用名箋注蟲魚負瑣瑣栖
遲里巷自硜硜籬邊水閣鷗情遠砌畔花香蝶夢清當待
稽疑參卜筮物情透處識虛盈

無營胸次儘沖融醉臥繩牀老翁半世行藏真異虎數
篇文字亦雕蟲琴書自樂希元亮井臼親操異敬通清福
已奢微願畢擁香稽首謝蒼穹

數椽茅屋傍橋東路遶松雲一徑通蔬食每延磨鏡客草
堂殊愧浣花翁參差作世貧稱懶潦倒題詩不用工洗硯
閒亭無一事夢回花下注參同

松屏一逕逐溪開御有閒人爲我來敢擬躬耕希管樂殊
欣唱和有王裴煙霞望上新詩卷花月仍憐舊酒杯我醉
欲眠君且住不妨同夢臥蒼苔

衡門泌水日洋洋敢謂高人引興長避世雲卿時織履謀
生德操亦條桑村深每覺煙霞古麥秀如聞餅餌香白髮
龍鍾幽趣在・瀟花下踞胡牀

老子年來頗畏人卜居惟與太初鄰煙霞淨處尋知己鷗
鷺羣中可立身琴酒并拋方是懶饑寒已慣不憂貧由來
志士輕溝壑且自高歌動鬼神

萬古原無卻老方幽棲隨分樂壺觴花枝當戶常妨帽竹
影侵階忽過牆偶爾閒吟聊自適紛然白髮爲誰忙著書
自古妨行樂不用開齋看屋梁

獨坐誰知萬古心冰壺編碎費沈吟朋來月照杯中酒春
至苔生壁上琴壯歲蹉跎成白首少年意氣說黃金東風
吹醒槐根夢秉燭爲歡惜寸陰

懶向東門學種瓜閑依綠水避囂譁淵明生計杯中酒邵
子行藏花外車但自逐束存卓帽無煩勾漏乞丹砂人生

俛仰成今古變幻溪光五色霞
溪光雨後碧無涯犁荻環溪噪暮鴉對客羽觴飛白墮焚
香古鼎蝕丹砂壯懷忘卻雌雄劍生計猶存子母瓜客有
幽棲閒過訪校晴甚雨話桑麻
白髮空嗟鏡裏新從前僕僕走風塵雖無居釣問生計尚
有饑寒未死身攜卷每思尋詩友銜杯爭忍負佳辰蒙莊
漫作發生主何見蟠桃幾度春
山外山人戴髮僧自甘小隱隱邱陵平生不解欺雲壑顧
賄何勞話葛藤莫訝雲卿辭德遜每嗟叔夜愧孫登逍遙
稍識蒙莊意斥鷃無心羨大鵬

不將危論效潛夫擁鐵先機炳禍樞志士由來矜晚節幽
人久已識亨途爭傳秦相悲黃犬不見齊奴保綠珠愼靜
堪爲兩字訣揣摩何用到陰符
得無所得自欣欣漫向東皋植杖耘雞黍誰來尋舊約市
朝每忌說新聞牆頭修竹搖初月屋角長松宿古雲每欲
年來焚筆硯介推身隱又焉文
不用巖棲早避名忘機自號鹿皮翁何同桀溺逃三樂厥
怪昌黎送五窮數樹曲環幽徑外一編長臥亂香中金門
大隱羞方朔花竹今盈半畝宮
反耕築室晚歸農脫屣風塵物外蹤竹裏泉聲飛小徑溪

邊花氣引孤筇楚狂漫自歌衰鳳水鏡何繇識臥龍草草
百年成底事醒人深夢五更鐘
執袪不羨化人宮嘯傲東軒竹數叢久厭塵勞應有悟晚
參仙佛得無同花枝拂座撩新句酒盞留賓坐晚風老子
年來絕妄想不將心事箋天公
真意辨尋靜者言數椽甘自老雲根忘機傍砌來山鳥絕
果投林走洞猿不廷揖邱延醉客還從栗里問桃源良田
美宅仲長統樂志將無有待煩
每嗟日出事還生半世求閒閒未成但遇煙雲欣作主偶
逢山水便移情達生自得難忘酒賣藥韓康久厭名上木

形骸殊自笑那堪簪笏對公卿
垂垂素髮尚何求望裏煙雲一杖收試看興亡自古昔何
須身世歎蜉蝣元卿久已栖三徑平子胡爲詠四愁萬事
只今餘一笑人情觸處盡虛舟
畢竟山林日月長花開杖屨竹邊牀已抛舉世無青眼便
向閒齋種白楊萬事勞生空碌碌千秋陳緒總茫茫蕭然
四壁遺編在劉氏由來號墨莊
對人甯有不平鳴石徑磔然杖有聲何事山林成獨往久
將泡影等浮名親朋碁酒延高話庭舍荒涼見道情已約
巢林般伯子種花移石過餘生

病貧猶未減清狂客過荆扉一命觴南畝朝耕隴江湖北
窗午夢到羲皇碁聲不破林塘寂菜味猶欣筍蕨香數畝
荒園幾株柳天教元亮有柴桑
自甘滄海作窮鱗不學劉郎問大鈞但減胸中閒兒事便
爲物外逍遥人琴書永作煙花主勤業終歸筒册塵何處
卜居尋樂土人言酒國有長春
回首風塵甘息機躬耕仍守舊柴扉鏡中白髮時應晚夢
裏青雲願已違敢以功名煩狗監肯因貧賤泣牛衣年來
壯志消磨盡不用登臨歎落暉
漫將遇合較前賢萬事隨緣總聽天諸葛只期全性命通

明何意作神仙偶攜幽興來花下無復閒愁到酒邊推得
饑寒兼忍辱天人從此兩無權
休將零落怨芳時衰鬢從他鏡有絲避世聊尋蔣詡徑潛
心不下董生帷聲名海國存詩卷耕稼山村習土宜坎止
流行隨所遇茫茫天地欲何之
臨風白髮數莖絲長嘯高巖援紫芝樹下荒畦童抱甕花
間落日客爭棊琴尊幽事鄰僧共邱壑閒心山鳥知但學
堯夫安樂法出門不用小車兒
不用黃金鑄子期且開笑口對相知名藏里巷知誰忌病
到癡頑不易醫萍散溪魚驚鶴影樹搖鄰叟折花枝病心

不礙空中語戲學浩翁作小詞
世情識破儘悠悠富貴無端自買愁酒盞但憑雲影勸詩
材還倩錦囊收蹁躚休笑羊公鶴悲壯誰歌甯戚牛雨後
溪深魚自樂不須磯畔羨垂鉤
近水居疑岸上船簷花同笑柳同眠興來漉酒學元亮老
去鈔書效稚川藜杖尋幽亦偶爾唾壺聲碎只徒然誰攜
謝朓驚人句搔首青天華岳巔
敢言老子貴知希紆軫誰來款竹扉穩帶十年湖海闊夢
魂千里信音稀老成倘憶馮公澤詞賦猶憐鄧老威何日
聚星歡握手白頭同話釣魚磯

不學盧遨汗漫游頹齡已分老林邱但知飲啄同山鳥故
狎公卿盡海鷗王子泛舟休訪戴仲宣作賦漫依劉松窗
睡起情無賴書卷閒抛弄茗甌
老友相過一杖藜敢言李下自成蹊匣中久溢芙蓉劍籬
畔時喧子母雞斟酌兒猶傾宿釀參差燕羽落香泥談深
醉向青苔臥月上疏林隱半珪
委巷沈淪異考槃朝來人報竹平安婆娑白髮攜鳩杖偃
蹇青山老鶡冠高論不妨揮玉塵饑苦終不逐金丸郊扉
晚計殊安穩始信風塵行路難
已甘避世老牆東阮籍何爲泣路窮欲覓醉鄉拈酒盞閒

尋葉隱入花叢之事扁日葉隱（予有小齋用顆凱） 浮生久鬱青霞志閱世
今成白髮翁一卷楞嚴看未了磁鑪香燼篤篠空
竹杖穿雲破碧苔雨餘屋角轉輕雷簾前小雨催詩課郊
外新禾給酒材舉世誰知燈是火吾今已悟鏡非臺百年
瞬息驚飛電何用昆明辨劫灰
白髮低垂照酒卮琴尊隨分展雙眉客嘲元白輕楊子天
問參差贊楚詞誰復獲蕉驚得鹿背廿曳尾憐爲犧不知
黃綺當年意何事時淸尙採芝
朝來嵐翠集峰巒萬事朦朧醉裏看砌外苔光憐石瘦巖
邊花影入溪寒居山漫說陶宏景渡海爭傳管幼安我亦

暮年專一壑淸溪花瓣打漁竿
誓同猨鶴守空山不使移文有厚顏每借琴尊消歲月敢
言淸峭養高閒全身幸爾干戈際閱世思居夷惠間十載
浪遊成底事聊同林鳥倦知還
雨後青山列翠屏草延春色醉蜻蜓童來松下敲茶臼客
臥花間枕酒瓶偶捉幽人靈壽杖（友人送杖）不爭處士少微星
養生靜鈍眞奇訣細玩唐庚古硯銘
把筆何勞萬象奔蕭齋淸寂類荒村林邱且自深藏拙貧
賤何緣解報恩（先慈三年未葬襄瓚賻百金 克襄事感念無已每形夢寐）酒盞淺深
存變理花枝榮悴信乾坤客來問及閒興廢笑指青天無

片言
野花引蔓滿頹垣長夏誰來叩蓽門禾黍但欣時雨好衣
冠無復古風存招呼懶自尋時輩談笑還應到小孫（長孫年十一歲稍知誦書作文）
眼底何人識此意幾多懷抱向誰論
綠草油油錦作茵暫來花下卜香鄰且將北海杯中酒避
卻西風扇外塵款客村中常近古哀黃爾後亦懷新世間
萬事難兼得詩老淸閒莫厭貧
世路無媒著腳難花谿幽邃可盤桓貧能巧處希顏熱
不因人愧伯鸞邱壑敢言高士隱鹽齏未脫腐儒酸身心
何處謀長策尊酒談詩興未闌

壯志年來苦未酬不須長嘯看吳鉤林泉自課惟詩酒天
地無心何怨尤每欲求仙輕弱水甯因挾刺借曹邱飯牛
中夜商歌發不羨車前有八騶
谷口窮耕鄭子眞簞瓢不厭小山貧敢言作賦稱豪士且
自行歌號散人淸課未能閒白日幽溪久已隔紅塵不材
樗朽原無用待聘誰爲席上珍
茅茨聊爾息塵蹤檻外松風瀉小淙好客無能希北海採
薇何事咏東皐小山賦就歌叢桂梁父吟成感二桃忽憶
天雄閒聚首（楊在天雄襄瓚寓中共宗山兒盟石漢猷聚數日）飛揚跋扈有吾曹
溪光微雨織波紋咫尺鴻溝隔世氛枕畔花枝香入夢階

前石氣暖生雲六時未廢焚修課數番猶存冰雪文老杜有詩多漫興堯夫遇酒亦微醺

白髮盈頭莫漫驚尋思往事似前生琴尊每欲偕元亮（謂殷宗山）婚嫁何年了向平須信幻緣同蝶夢偶披小語歎兕盟（兕盟荆聞小語多長者之言）簾前花雨吹燈溼何處荒雞半夜鳴

後漫興詩并序

余端居多暇歲戊申作漫興詩五十首冀旄代為刻之魚邱因念兕盟老忌多思罷苦吟之何遂矢志此後杜門杜口瘞智公之筆焚君苗之硯作一無事道人足矣然性雖好靜亦不能效槁灰枯木

之禪觸境生感頓忘前戒丁巳自春徂秋復作後漫興詩五十首衝口信筆了草粗疏聊以抒吾意而已矣老友賡生見而賞之謂有白氏長慶風味寄其長公欽四仙源署中復代為刻之觀者或比諸蟲聲憐其自愁也

萬事衰年興已闌清溪閒把釣魚竿竹邊鳥語驚幽夢几上琴聲助曉寒伸腳嚴光甘就隱折腰元亮不能官行藏自古何須論說與幽人一笑看

春光還染舊苔磯杖底花香一徑微誰把長繩挽日落徒搔短髮歎花飛且將詩酒酬風月莫愛黃金惹是非老死林泉亦偶爾敢希張翰豈知機

雨洗山林日月新頹齡甘自老松筠任他伎倆呈山鬼且向巖阿養谷神萬事不如閒處好七情惟有酹時真酒杯詩卷尋常事不用行藏更問人

事到頹年氣自平晚來生計只柴荊天邊應羨退飛鷁海內誰憐掉尾鯨短髮有時欹皁帽長鑱無處掘黃精莫言耕稼謀生苦極目南天尚用兵

清溪小雨溼濛濛草色花香半畝宮簾內雲山留畫幅窗前餅餌對鄰翁雞林何處徵文字麟閣從他說武功睡起杖藜還一笑晚霞交映夕陽紅

溪上數椽聊避喧敢希束帛賁邱園尋常雞黍能留客風雨漁樵亦到門潭水無情照白髮籬花有意媚清尊須知天意存吾輩虛薄難酬造化恩

不厭清溪有釣錢何須趙李日相過爭傳卜式輸邊貲誰羨揚雄識字多正爾尊前紛笑語無端門外急催科何年了卻公私債靜對遺編發嘯歌

不求溫飽只隨緣悟我疑情叩古賢生計未儲瓶裏粟蓬人且解杖頭錢無端籬菊還生砌有興煙雲忽滿箋久矣此心絕妄想不談丹訣不參禪

飛花亂點鹿皮巾古屋傾欹積水濱年在桑榆真覺老飯

甘藜藿未嫌貧經營詩酒閒中課檢點林泉物外身卷卻
史書聊作枕閒來興發恐傷神
杖藜何處得幽尋倦鳥投林意自深莫笑狂嫌天地窄須
知靜亦鬼神欽嗣宗有託惟耽酒子美多愁不廢吟鐘鼎
山林作何見當令巢許識吾心
誰言物外有閒身一杖逍遙古水濱地遠烽煙即淨土天
留風月與閒人不求長吉囊詩錦每借淵明漉酒巾莫笑
謀生生計拙清溪溪畔可垂綸
水繞山環處士莊雨餘野蔓滿頹牆蕭疏榆柳綠陰靜嘯
傲琴書白日長溪上波光浮酒盞籬邊花氣潤詩囊山林

白首緣何事欲出柴門畏虎狼
霜雪蒙頭覽鏡驚蹉跎今已負平生逢人只是隨緣好用
拙終於得禍輕未肯多言希虎圈偶將一事等兒盟兒盟恩拔入監以疾不候廷試前歸余偶問之蓋非敢嘗也區區樗散成何事臥閱殘編
對短檠
忘形爾汝到樵漁紆軫誰來長者車溪漲水侵蔣詡徑谷
深花發子雲居每懷綠竹東山興不羨虹蜺北海書時有徵山林隱逸及博學宏詞之詔一時多應聘者故偶及之高枕攤書成老懶杖藜每倚下
庭除
久將邱壑貯閒身甯羨鵷書到隱淪門外溪苔滑蠟屐簷

前藤架罣烏巾琴尊每集鄉鄰叟井臼殊甘清靜貧無用
投閒非得已高人應笑懶非真
已於塵事斷縈間溪作鴻溝隔世氛每以忘憂須酒德偶
因御睡煑茶勛子陵漫釣灘心月鄭樸閒耕谷口雲假寐
勿嗟陋巷猶勝吉劍去從軍
久矣行藏作野樵歸來不用楚詞招愧無絺帶聞投劾幸
有琴尊破寂寥幽興煙雲詩潑寫壯懷磊塊酒能澆山林
莫道無經濟釀酒栽花興自饒
無才不著上林賦有興還乘下澤車試看馬蹄塵浩浩爭
如蝶夢適蘧蘧蘇門阮籍臨風嘯栗里淵明帶月鋤幸值

年豐酒價賤客來未教綠尊虛
時清猶幸不為官小隱幽溪萬木攢偶爾高談揮麈尾幾
多清夢繞漁竿無求始覺人情好涉險方知世路難尊酒
花邊良友至醉鄉深處地天寬
盈盈一水護柴關人與白鷗相對閒有酒每尋花下約無
方可駐鏡中顏羲之作序偕金谷叔夜銜杯倒玉山何處
桃花迷世代紅塵不到綠溪灣
須信潛夫不是潛郊原攜手覓青帘禾登場圃年稱稔景
遇煙霞興不廉竹杖沿溪挑野菜蒲龕就日倚書籤知交
莫笑貧如洗濁酒盈尊花滿簾

只因衰病老巖阿敢謂高人隱薜蘿已近七旬門鬓叟閒
吟四皓紫芝歌百年日月驚飛電萬事蒼茫等逝波屢赴
鄰翁櫻筍約迷離醉眼盼庭柯
溪光最喜晚能晴幾處花枝坐小鶯稍解烹茶學陸羽何
妨飲酒似公榮尋幽小徑煙霞滿高臥閒齋耳目清不用
求仙傳祕訣道心還向靜中生
且自銜杯覓醉鄉久無佳句飽奚囊病中頗厭形骸苦閒
處方知日月長敢謂文章幾黼虎須知臧穀已亡羊徘徊
身世無長策坐對溪山舉一觴
莫將鐘鼓饗爰居萬事由來一笑餘廣武無端爭逐鹿濠

梁有興且觀魚誰言遊覽真兒戲須信勛名亦子虛徑竹
漸深花漸密淵明吾亦愛吾廬
水底花枝弄晚晴林間暑退葛衣輕歡娛且作生前計寂
寞誰知身後名竹下茶鐺烹蟹眼溪邊拄杖聽禽聲日長
睡起無他事拉友攜書上古城
初涼短髮裹烏巾散誕從今號道民莫說見聞多異事須
知遭際本前因且將白酒娛親友不向紅塵浪苦辛一粲
藏名吾計得萬花深處一閒身
逍遙數日閒無事只爲謀生粟滿瓶幽鳥窺魚立斷岸寒
花搖影入疏欞座中頻酌賢人酒天上難尋處士星白鬓
龍鍾甘自放醉歌不厭野人聽
忘機溪鳥上階行潭水無波一鏡清子美閒將詩遣日劉
伶生以酒爲名琴書此外無餘物花鳥由來少俗情鄰友
近爲真率會愧余老朽厠耆英
朝來秋氣襲絺袍簷鵲哇蹠腰老髮似得一尊消歲月何
妨三徑滿蓬蒿英雄好客推嚴武詩嫂埃忠孝奇情傳謝翱
閒兒盟賓主一時成往事首徽悵望只徒勞
蜿蜒小徑逐溪斜新築茅堂號畏佳園有果蔬留野客畦
多杞菊當名花元章袖裏差存石蔡子門中只玩茶飽食
無營還自課松陰半醉讀南華

溪漲池邊水亂流黃花紅樹一簾秋嗣宗自昔推名飲許
邁從今號遠遊篋檢遺編存漢史瓶無儲粟典吳鉤餘生
但不逢兵革此外分毫無所求
盡日無人問釣磯菊搖寒影映柴扉山深雀滿翟公徑寒
至鵓鴣子夏衣明月欲同溪水靜長林不礙野雲飛身心
此日忘喧寂漫說前賢戰勝肥
早起山雲墊角巾微風吹水碧鱗鱗頭童齒豁難辭老烏
獲郊寒雅稱貧每羨蟾珠藏泗水甯希龍劍躍延津籬邊
抱膝秋光暮把菊看山意自真
簾外寒花亦弄妍偶然薄醉不成顛行藏頗覺邱園好俯

仰宵希市井憐醉曇傾歌微有字古琴寥落久無絃虔余
澂倒風塵外敢蓺簞瓢說古賢
江河日下水東流風起長林葉葉秋半醉娛前學楚舞感
時壁上解吳鉤詩書此日成芻狗冠蓋何人藝沐猴肉食
高歌方痛飲不知誰抱杞人憂
荻花滿眼不知貧行處煙霞欲穩身玉積無心聊愉志嵩
安有意不干人青州漫爾稱從事紫硯無端號緒鄰人世
榮枯難自料每聞佛氏說前因
塵外何知市井喧桑麻雞犬即桃源魚游清沼翻荷影鳥
啄寒苔傍竹根但使煙霞休販蕩甯知日月似雷奔座中

尊俎皆花氣衣上淋漓半酒痕
一望寒煙古木平坐聽砧杵動秋城淵明醉臥花開石宏
景閒吹松下笙窮老久能安短褐驅場爭欲請長纓秋光
如此憂無酒徧繞疏籬餐菊英
秋懷如水淡無營欲向寒齋理短檠無復笙歌喧北里但
傳甲馬盡南征微風樹果熟將墜細雨窗蕉颭有聲鄰叟
攜尊間過訪幾多感慨話平生
山風習習野塘秋茶鼎香爐趣自幽琴酒漫招溪上月蕭
閒殊似水中鷗稽書市肆貧猶買看劇村墟老未休蕉葉
三杯游泥沌白衣新領醉鄉侯

不學東方歎陸沈自甘白髮老山林苦饑久廢彈箏志長
嘯如聞鸞鳳音蝶到花間驅俗夢水來階下濯塵襟閒情
尚未全消卻詩向幽溪靜處尋
萬古溪山此畫圖蕭疏筆意似倪迂名園自昔傳司馬方叟
自稱方外司馬故借用之良吏今朝待董狐鳴中脩叔邵志初成澤畔忘機狎白
鳥翁迷無計覓青蚨听然一笑還高臥靜聽秋聲到井梧
小園花鳥日紛紛溪水微風浪有紋老去琴書聊作伴客
來風月許平分子瞻座上澆白墮杜牧筵前喚紫雲自是
避喧非避世和光不復歎離羣
夕陽斷岸臥寒槎寂寞誰尋楊子居地僻惟餘三徑竹家

貧尚擁一牀書田園稍似陶元亮邱壑還矜謝幼輿舍者
爭席欣自得年來蹤迹溷樵漁
野煙細裊盧敖杖一徑披雲過草堂久識子雲甘寂寞偶
尋元亮到柴桑微吟偏愛黃花瘦幽興誰憐白髮長花底
徘徊歸去晚柳梢缺月墮寒塘
水木易園日幽茂主人好事喜留賓松醪酒熱擫金盞橘
叟碁輸賭玉塵莫以蹉跎悲歲月還欣魚鳥傍琴尊武陵
深處桃源在尚許劉郎一問津
鏡裏霜華屢自侵夜來爽氣入秋衾每逢阮籍垂青眼謂方
叟喜共淵明愜素心謂同舍諸子戎馬漫飛南國檄移文不到

北山岑茅舍良友能深坐凉月如規窺玉琴

積水使階與徑平杖藜曉訪一溪清了瞻醸酒多移客亡亮題詩不近名簾外花香薰客夢窗前鳥語助書聲漫將坐隱消閒晝世事輸贏等一枰

不是煙霞甘自放病貧自爾世緣疏清尊且約高陽侶白首還讀貨殖書休羨林園多勝事須知天地亦蘧廬自慚老懶渾無用不向侯門浪曳裾

五言絶句

登雨花臺

策杖雨花臺山風吹短袖不見天雨花石苔錯如繡

夜坐

蟲響出牆陰坐深萬籟靜微雲傍藥欄小雨溼花影

籬邊

坐久山光紫長林煙漠漠雙鳥脫籬邊中有豆花落

廣濟巷

幡影落長溪苔光上峭壁山僧工課餘衣缽雨香溼

午睡

午睡小窗明松濤起茶竈簾外一花飛孤坐發清嘯

煮茶

茶煮竹根泉濤聲發天籟素衣沫及傾香透茶瓶外

雨後

溪外復長林山深近太古鳥語弄新晴花光留宿雨

東隄

溪光搖寺影林臥磬聲沈散淡絶塵事煙霞慰遠心

秋溪

溪光透籬內悠然萬古心明月隨孤杖秋聲入短琴

七言絶句

登木末亭

孤亭突兀層崖上萬古河山指顧中野老何能談近事樓船無數海旗紅

亭傍草徑入雲斜滌器溪流買酒家時屬仲冬天氣暖石稜尚有未殘花

亭下草根響瘦蛩大江東去如游龍鍾山山色全收得萬壽陵園萬顆松

山行

寂歷空山鹿豕蹤石梁苔滑杖孤笻岸花零落隨流去秋到溪南第幾峰

輕舠

水落前溪秋半篙圖書數卷載輕舠瓶花鼎篆閒無事讀罷陶詩看楚騷

村居

柴門草徑逐溪斜溪叟南鄰借釣車老子日長無外事夕陽牛背看南華

點點牛羊散遠村溪邊落日滿荒墩市橋訪友歸來晚偶愛苔痕坐樹根

初春出城南

林外行歌負大瓢鐵冠短杖髮蕭蕭不知春到郊原未微雨溪南看柳條

過白鷗墩小園

徑草參差半惹泥訪君花隱傍秋溪年來莫歎無生計霜橐垂簷菜滿畦

春色

悤悤春色到簾櫳長吉何辭賦惱公困倚小窗餘夢在滿庭香雨溼芳叢

余緝逸民史四卷近五百餘葉偶拈數人聊以寄意

豈爲巖阿可樂饑只因驚見一戎衣千年地僻雲光冷幾度春深老蕨薇　夷齊

已甘窮素老邱園修德逃名猶不諼愧我殊無高士節蓬蒿亦自滿柴門　張仲蔚

賃舂牧豕事多奇奇福奇禍人未知生既同心偕德耀死偶能卜冢傍要離　梁鴻

采藥名山絕世氛反因守價獲聲聞窮巖更卜幽棲處大臥寒巖吹野雲　韓康

博帶雍容七尺身遨遊郡國抑人倫如何下士驚相慕只倣先生折角巾　郭泰

登山臨水興何窮故壘推頹落照中醉發狂言呼豎子英雄老淚溼秋風　阮籍

北山披髮草爲裳人道先生與世忘世外憐才情更急故將數語教嵇康　孫登

只將甲子紀文章把菊東籬醉夕陽休羨桃源忘晉魏先生枕畔亦羲皇　陶潛

讀書萬卷腹便便笙韻松聲醒晝眠我亦餘年親簡策不甘岡陋作頑仙　陶宏景

省中起伏眞奇事胡又南山尋敝廬自古才華例不遇秋燈夜雨一牀書　孟浩然

負擔行歌薄醉餘移花何事又深居芒瓢竹杖知何處悵望雲林隔太虛　許宣平

茅舍湖光雲幾重種花釀酒養天慵何年身外聞無事來作君頭白此峯　方干

偶爾詩情望裏收石泉霜葉一潭秋風瓢不向枝頭掛閒

納新詩付碧流 唐球
百畝畬田不救貧扁舟煙水負元真筆牀茶竈尋幽事自署閒曹拜散人 陸龜蒙
賢母相將老一邱石田茅屋豹林秋昭文司諫新銜貴爭似雲溪老醉侯 种放
竹樹環溪響夜泉閒將幽思入秋絃元穠漫使鶯猿倒古洞雲深伴老仙 魏野
屐痕終不破苔青溪遶花籬户半扃賣藥猶嫌多鄙事案頭一卷淨名經 杜五郎
易發同舟過遠灘千林飛雪正漫漫老夫過事多奇智來栖猶能鑿歲寒 呂徽之
嗣宗已去唐衢死何處深山有哭聲除髮荒崖如意在歌殘石裂曉天驚 謝翺
書畫尊彝易滿船脫巾半醉臥秋煙無勞愛弟勤相訪濯具花溪買冷泉 趙孟堅
畫筆蕭疏詩意新雲林清閟貯閒身平生好潔無他意不染元規半點塵 倪瓚
高隱昔傳磨鏡客奇蹤今見補鍋人若將姓字留天地難作巢由亦外臣 補鍋匠

百花詩

王壓羣芳首牡丹魁占衆豔先梅花丹衷心自向葵花青案忽還錫合歡將毋忘憂萱草諸昆同氣聯紫荊三香忙棣院棣花十里映珠鞭杏花繡虎文星出洛如騎蝘月姊延桂花王堪原有志紫薇金帶豈無緣迎春崩砂霞生袖合羅青空雲作腰木樨領成文似錦散花放就筆如樣錦帶願與青松附女蘿相從碧落寒凌霄飲香肯雅友茉莉稱意亦嬋娟須曼那枝上殷勤護丁香倩頭輕款憐荳蔻含情如怨也麗春釵背復嫣然含笑號剛妝還洗棠花徐妃面喜金沙羅方添錦帳匯向徵乃覺纈羅嫚石竹輕掠疑么鳳點子斜飛插鬢蟬金雀豈堪長作婢鳳仙木自號人仙常迷玉鏤屏中立繡球紅絲毯上旋婁花金釵猶缺兩十姊妹倚樹恰栽千桃花玉粒

蘡仙飯嬰粟珍珠串女御珠蘭蕊飄青鳳咴梧桐花香潤綠雲連玉簪對鏡心如結菱花凌波態自翩水仙驚風阿醋怯石榴守點寶兒假迎輦江縣精魂託素馨元和遊騎駐玉蕊酒殘紅暈頰秋海棠露滴綠光鬆酴醾纖弱狂飄舞柳花容華初日鮮芙蓉應時那肯點月季耐久豈思遷山丹湘水節分明蕙花瀟陽妾賤娼木蘭春餘六院發七姊妹花逐百泉消竹花無種桃家種秋牡丹難教杜老編海棠血痕纖指染指甲雪消苦心堅寄豪青女甘亡劍虞美人黃姑御聘錢蜡梅不貪知夜氣金銀欲貸待朝煙牛金佐酒東籬下菊花尋花北寒遊十長八靈均九畹馥蘭花茂叔一池間荷花付人高人夢蝴蝶當須道士倅旋飾芸暉迎字相蘋陽僚耳作名賢倒粘已

結修羅果碧桃與同華頂蓮紫家西番高麗擁西番蓮東海旭光燃扶桑殿照紅塗翠山茶洲長白撒鹽盧花雲納三色煥石榴雪練一條荼笑靨買得春光住金錢思將秋寶沿雞冠紅姬原刺客玫瑰黃氣是枯禪山梔金椀何年拾唐棣銀燈此日懸金燈銀九標分寺裏李花四相造蓉前芍藥名陋荊公何山礬悲纏莊子木槿莫攖嬌十志瓊花宵醒比邱眠蓮香重翻蓄餘館八仙移踏閬苑天杜鵑梘心紫禁砌木香照眼赤巖巔美人蕉說法來天女天花療飢餐偓佺松花生居洲渚日百合樂醉太平年瑞聖

積書巖詩集終

積書巖詩選無卷數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逢源撰逢源字津逮廣平人與同里申涵先相倡和是編分初集二集後附前後漫興詩各五十首逢源生當明季崎嶇轉徙於江漢淮海之間故幽憂之語多而和平之韻鮮焉

鴻逸堂稿不分卷

〔清〕王艮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鴻逸堂稿無卷數》提要

易贊序

自三代以還世道治亂非一其治也必聖賢揭常道于天下而生民有以各正其性命及其亂也反厥常而變之迭興迭廢其端終不外此常變之道具于六經六經之理統乎易世之言易者皆言于有易之後莫言于易所從出之先皆就其著于定位之理究之莫能挈理以用位穿鑿附會言日衆而易日晦非振世之士以言掃言反於孔周文義之前後之學易者何從而知眞易哉不菴先生之爲易贊也謂易卽道道卽未發之中中之所著其辭爲理理之從違是爲常變爰以常變二義盡易之蘊窺其幾于未畫之先通其用于繫名之後身齎卦之經營不見象而見理分篇序卦直以一段作用目之學易一圖闢羲皇之秘而洩之其言廣大精微日用有據豁開千古心胸向諸儒頂門伸脚踏去掃除一切言詮指出形而上事使人忘言契理復其無變之常以之經世則爲豪傑而廢興亂治於是乎存以之淑世則爲眞儒而生民性命於是乎正以之無可無不可於世則往古來

今百世聖賢之妙用不煩遠索近指諸身即此凡民無不與知能行非振世之士孰能與此夫振世者系必為豪傑真儒聖賢可以整齊一世振其綱復其常而已不與焉斯其人何如人哉先生嘗言英雄未發有兩路退步則為神仙進步則為聖賢聖賢吾不敢神仙吾不屑但能於萬境紛孫挈理用之不失其常不見其變而已果在變不見其變則於常必極其常以視廢興治亂真如盃酒局棋先生全身有活易矣活易者大中之道易之所從出者也人能繇易賛之

言契於無畫之活易即六經皆為註脚得其用而施之三代去人不遠孔子曰易以通天下之志無人無志易可通之則無人無易此先生若不欲言而終言之又必目之為賛也其於世道有深慮矣予素不知易先生以序屬予及史子丑謂兩人進退有合于易不敢辭而序之謂為賛之賛可耳灘水同學世弟歲

懷拜題　在我居

序

數年來與不菴先生語始恨不學不能潛覩易理雖然易固未嘗與吾遠也時事之常即卦爻之著日用之而奚為不知又將奚學乎抑聞之邵子之闡易也雖有負才氣者十年不仕而從事于此殆未之許程子易傳成久不以示人曰覬有少進耳易如是其難言哉夫繇日用之常以究難言之旨自非明膚真儒莫窺厥奧此不菴易賛所以作也吾嘗求學易之要義源于象象源于圖而其理一統于太極太極不可

以名求必反證之于吾心動息之微其闔闢之幾乎閉存之頃其剛柔之事乎虛無不具男或有移其進退消長變化之道乎使不得其源而學之則四聖人所為明白示人者反失之訓詁揣摩易雖不與人遠人又惡乎知之也不菴絕世自淑冥心默契于日用之常不事訓詁而亦無待揣摩其言自然超詣得前儒所未有蓋其知之也真體之也切故其操之也約貫之也周其日易之用在春秋詩書禮樂寧復有賸義顧予不學未能發其全蘊而不菴且自命曰賛不

菴贅易乎易須不菴贅乎吾身一易也吾世一易也上下古今一易也先羲文以觀易易固未始有闕後周孔以詮易易愈未始有窮彼四聖人者亦將自以爲贅乎世之學易者又何可無不菴之贅也番陽年家同學弟史白堅又氏拜書于且靜坐之廬

鴻逸堂稿序

王子以其鴻逸堂稿命[illegible]序[illegible]祖禹[illegible]生文然不可謂不知先生也遂不敢辭夫士皆發於心之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而有文其文爲天下後世所不能加乃爲天下後世所不可廢中古而降其爲可已之文也多矣太史公曰孔子不仕而修詩書禮樂其傳孟子也亦曰所如者不合退而作孟子然則孔孟之道得行於世春秋語孟諸書可以不作也嗚呼幸而爲典謨訓誥不幸爲孔孟諸書以典

謨訓誥歸之唐虞三代謂必非孔孟所能至五尺童子不若是也故曰存諸心發之言用之則爲禮樂制度舍之則必至於亂且亡此聖賢之書所以爲功於天下後世而不可已也王子生而穎異自其祖龍山公及父貫一先生世受理學王子方九齡即能取愼獨毋自欺二語以告於人貫一先生淡器之遂以淵源指授焉年二十疾時憤世思以所學救天下之倒懸而時命未可乃收視攝聽讀易山中徹彖象數辭然會心羲皇以前周孔以後六合之內瞬息之近無

原缺

非易也可以無言又烏可以不言於是有易贅之作曰贅者言其不得已而言者也繇是而談春秋中庸周禮辨朱陸之異同疏許周之諦解以及諸雜文字無非蹩之身寓之事參之民物所謂上下洞流無行不與者皆易也不得已而言則皆贅也此其爲王子之文也王子嘗言士貴立身既立身不可不爲天下用夫隱居求志身之所以立也行義達道天下所繇待我而濟也必能獨善而後可以兼善故王子之抱負甚鉅律身甚密事苟不必爲者斷不爲友苟不必

顧序二

交者斷不來然嚴而不失之隘峻而不流於刻此中之權衡王子寔有獨得焉有問諸葛君何以能苟全亂世王子曰甘貧賤能忍事而已魏叔子禧每三復此言以爲非學識深涵養至者不能道也今讀鴻逸堂之文昌明博大醇實婉畜其體則極深研幾其用則足以經緯常變蓋王子之心深悼夫古先聖賢之道不得見之行事而徒託諸空言庶幾天下後世因其言而見其不得已之心彼夫與俳以爲工新奇以炫異規模擬議於形體句字間以庶幾於古人之文

敘

士君子處世豈樂以言見哉不樂以言見而又不能已於言學以之而彰人以之而晦識者因以慨世變焉唐虞之治今古推隆然皋夔稷契諸賢文辭不少概見春秋戰國靡然變矣然聖如孔子刪定贊脩未嘗有作而子輿氏之七篇亦傳述於萬章諸徒非若後世曲學繁興家豎一說致尚論者歸功秦火而漢室求書反皆爲文字之禍蘖也嗟乎嗟乎今何時乎而乃有不菴王先生先生之爲何如人吾不敢論第

徐序一

論世之知先生者東山虛谷張長公蔣山傭史漢求寥寥數君子外其他推爲理學爲經濟下而爲文章詩歌要不出於行墨間嗟乎先生之學繇此而彰乎而先生之人繇此而晦矣遠不敢晚得交先生謬附數君子後所以知先生者不於是請卽以是論先生於葛巾子而知其有王霸經權之辨焉於內外集而知其有老驥悲凉之憤焉於關易周禮春秋諸書而知其有得於十年格物一朝物格學源道柢之所在焉然非先生之所樂以自見者先生言之數君子與

余小子知之落落數人以此慰藉先生之不樂豈歟君子之樂哉夫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所存恒不能以言盡達於口或可得十六七投之腕十且不能以二三况乎口腕有時而窮焉者乎先生之著作等身爲世見者未十一爲余小子見者亦不過六七之半即其全者論先生而先生之人尚晦而欲以非所樂之言而遂以定先生乎夫以言見非先生志也余小子與敏若子附於知先生亦非知先生者也先生之言具在苟有欲讀之者皆可與也讀之而能好之即皆謂知先生可也嗟乎嗟乎士君子處世而僅使世讀其書而其人究爲世莫知則亦何樂乎有其言也哉

漳浦後學徐遠拜題於婁東之寄廬

鴻逸堂稿卷一

太原王　煒譔

易贊一

有言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爲之言必因前人之缺畧訛謬而後發其所證以補正之也無其說之謂缺有其說而未盡之謂畧有其源而淆之之謂訛無其源而橫决其流之謂謬有缺有畧補之可也有訛有謬正之可也無缺畧訛謬而必欲以言見于世是譫也譫者病之所致病於人爲失其常君子處常而不失何病而爲譫語哉易爲萬理之所自出儒者固無不讀之也亦無不自爲得之也然而未易言也易之大無不包則至其有缺之者易之精無可喻則宜其有畧之者大故易淆精故難辨而爲訛爲謬者不可以計漢儒亂其數宋儒鑿其理間其有合于易而不失厥旨者要非全易矣其爲缺爲畧爲訛爲謬可勝言哉吾早歲讀易見爻之義而疑焉見卦之名而疑焉以質于人聞其告我之說

而益大疑焉於是悉屏其文獨取象以觀之以
吾之疑而質之象象不我告則悶然退退而益
不自得也則悶益深悶極而機忽啓焉急取而
證之無不合也質之卦名而合質之爻義而合
質之十翼而合質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
而無不合此庶幾爲全易乎以視夫不得其源
因前人之言而務鑿以亂之者又烏得無一言
以明註之哉然而缺略不少也訛與謬則斷斷
無之矣繇吾說而讀世儒之所謂周易者則見

文之註義周之註文孔之兼註三聖也而孔有
孔之易周有周之易文有文之易義有義之易
吾亦有吾之易于百世上下之人無不各有其
易易固未嘗一日或變一日或失也何有不得
已而強爲之言哉吾贅矣

易之極本無可指也然既已著爲宇宙矣就其幾而
窺之若有動靜闔闢之機焉於是一目之爲陽一目
之爲陰陰陽本自無離非截然一物也於是再以少
陽少陰目之而其理始可以端倪矣未有吾人之先
一理而已然既已著而爲人矣就其接萬事萬物之
機而窺之若有常變之道焉於是一目之爲常一目
之爲變常變本自相互非截然一境也於是再目之
爲常之變變之常而吾與萬事萬物相接之機有以
審之矣此作易學易之大旨也

自有宇宙而後無一事一物不具此理圖書特物之
最著者耳就河圖而論之伏羲覩馬背五十五點旋
已之固神融理會若有位屬焉見有一有二有三有
四有五有六有七有八有九有十又見有五十之處

中一六之位下二七之位上三八之位左四九之位
右遂有見於陰陽之兩儀又見五中之一聯上下左
右之四一而爲五一三奇而二四偶一四之純而二
三之不純遂有見於老少之四象又見一四二三之
生於內九六八七之成乎外五以中一生四而成五
十以五之又一又二又三又四又五而成十遂有見
於五爲數之中十爲數之極五與十之爲八者生成
始終也於是畫一奇一偶以象兩儀又於一奇之上
加畫一奇一偶一偶之上亦加畫一奇一偶以成四

象又有見於二三之不純而相合也二奇一偶之實爲三也更於四象一奇一偶之上每再加畫一奇一偶數至於八而事物之理備具焉於是懸掛其三畫之物以示民而後因目之爲卦又有見於下內之一而聯右外之九左內之三而聯上外之七上內之二而聯左外之八右內之四而聯下外之六皆十也一二七九奇二四六八偶亦兩儀也一三七九老奇四二四六八之偶亦四亦四象也五與十合於中爲十五九六八七之合於外亦各爲十五一九二八三七

四六各合五爲十五一四二三之各合十亦爲十五一五爲五二五爲十三五而極於十五猶夫一奇一偶之爲三而畫必至於三惟見其如此也遂有見於縱橫交錯無理不包總不外乎陰陽老少而已於是衍之爲六十四卦而宇宙之萬變無得而逃之矣此就河圖言之也無一物不具此理洛書同之不具論三畫既畢其物有八而呈八象焉陽之呈實而爲奇陰之呈虛而爲偶有實其三畫而象宇宙內之所謂天者焉天之爲物無乎而非所充也有虛上而實其中下而象宇宙內之所謂澤者焉澤之爲物浮游爲體著於地上者淺也有上下實而中虛而象宇宙內之所謂火者焉火之爲物以明爲體內之明不可見不可見是虛也有上中虛而下實而象宇宙內之所謂雷者焉雷之爲物動於下而上虛無不可達也有上中實而虛其下而象宇宙內之所謂風者焉風之爲物物無不接而體不可見上中實衆物之接也下虛體不可見也有上下虛而中實而象宇宙內之所謂水者焉水之爲物實行地中地或有間而水必無

間也有上實而虛其中下而象宇宙內之所謂山者焉山之爲物隆上而反虛下也有三畫皆虛而象宇宙內之所謂地者焉地之爲物無乎而不移異也此八物之象也人亦宇宙之一物人有以之性物亦有物之性八象既呈而性因之天性健運行而不息澤性說雖動而未流火性麗物以炳其廣雷性動物以致其伸風性入遇必移其純水性險安物之不處山性止凝然而久存地性順因勢以全用此理之著於三畫之八物者有如是之義於是因而直之以極其

變於三畫八物奇偶之上每再加畫一奇一偶又於四畫十六物奇偶之上每再加畫一奇一偶又於五畫三十二物奇偶之上每再加畫一奇一偶而成六畫之物則見夫象天之物之上復有象天之物交焉象澤之物交焉象火之物交焉象雷之物交焉象風之物交焉象水之物交焉象山之物交焉象地之物交焉象澤之物之上亦復有象天之物交焉象澤之物交焉象火之物交焉象雷之物交焉象風之物交焉象水之物交焉象山之物交焉象地之物交焉其

象火之物之上象雷之物之上象風之物之上象水之物之上象山之物之上象地之物之上亦皆有象天象澤象火象雷象風象水象山象地之物秩然相序而交之焉而宇宙之萬形無不備之矣既成六畫之物則健健說說麗麗動動入入險險止止順順健而說健而麗健而動健而入健而險健而止健而順說而健而麗而動而入而險而止而順秩然不紊以至於順而健而說而麗而動而入而險而止之性亦各因之而宇宙之萬理無不備之矣故曰易者象也象在而理在焉此伏羲畫卦之事也

未畫之先一常而已有畫之後無非變也一變而爲二二變而爲四四變而爲八皆一陰一陽而已極其變而至於六十四以至四千九十六不可窮不可盡究不外此一陰一陽而已陰陽老少數之所生也陰陽所著之象爲奇偶奇一偶二奇合偶而爲三偶合偶而爲四奇偶爲象一二三四爲數有象數則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物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陰陽奇偶自然之序也乾純陽皆居一

繼乾爲兌爲離間震而巽兌離巽皆交於陽者故爲少陰其位二繼而爲坎爲艮坎之前間巽而爲震坎艮震皆交於陰者故爲少陽其位三坤純陰位居四陽體實其德靜專而動直故一奇爲純奇合偶爲少陰體虛其德靜翕而動闢故偶合偶爲純獨偶爲少又太陽二太陰四者生成之始終之其所迴藏則少也陰陽互根故震巽間於中其初一奇偶而已三畫乾坤之象既立於始終而中六者之象則皆奇偶相雜而成若有交索之道焉遂見其乾索於坤得下而

爲巽得中而爲離得上而爲兌坤索於乾得下而爲震得中而爲坎得上而爲艮是父母六子之象也乾於巽離兌爲此索巽離兌於乾爲挾坤之體而往交坤於震坎艮爲此索震坎艮於坤爲挾乾之體而往交此索者我所未有而索於彼往交者挾其本有而從於人本有爲主故六子各以往交之爻而立陰陽以其不純故目爲少此陰陽老少之旨也

畫卦之時有陰陽老少奇偶之理無陰陽老少奇偶之名也其後以名著理而三畫之八物始有乾兌離

震巽坎艮坤健說麗動入險止順父母長中少男女之號焉三畫之物既有名義又於六畫之物各雜取其中所蘊而繫之名以明此理之無適不在而使人有以處夫萬變之機焉則見夫上兌下乾者爲澤水聚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又其時爲五陽上進決去一陰而目之爲夬上離下乾者爲火處至高無所不照之象又其時爲一陰居尊執柔爲衆之所歸而目之爲大有上震下乾者爲雷之威震在天上之象又其時爲陽長過中其情爲健而動而目之爲大壯

上巽下乾者爲風行天上能畜而不能久之象又其情爲巽入而止畜其剛健非力能止之也而目之爲小畜上坎下乾者爲水氣聚於天而未成霖有須待之象又其情爲以健處險險爲之阻待而後進而目之爲需上艮下乾者爲天在山之內天若爲山所畜之象又其情爲止其剛健而目之爲大畜上坤下乾者爲天下交於地地上交於天以致萬物生成之象又其情爲健於內而順於外無之而不通而目之爲泰上乾下兌者爲天在上澤居下各踐其常分之象

又其情爲以說承健若爲之藉焉者而目之爲履上離下兌者爲火自炎上澤自潤下而相違之象又其情爲中少二女同居而所歸各異而目之爲睽上震下兌者爲雷震於上而澤從之動於下之象其情爲少女歸長男男動而女說而目之爲歸妹上巽下兌者爲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之中又中虛而外實有感孚之象其情爲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兩情相孚而目之爲中孚上坎下兌者爲澤之所容有限定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而目之爲節上艮下

兌者爲澤在山下其氣上通而潤及草木百物爲損下益上之象又其情爲上止而下說應之亦損下益上之義而目之爲損上坤下兌者爲澤上有地岸臨於水之象又其時爲二陽浸長以逼於陰而目之爲臨上乾下離者爲火性炎上上同於天之象又其時爲五陽同歸二之一陰有以天同人以君同人之義而目之爲同人上兌下離者爲澤在上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相尅而變革之象又其情爲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而目之爲革上震下離者爲雷動

於上而火炎上以從之其勢盛大之象又其情爲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而目之爲豐上巽下離者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繇內而出繇家而及於外之象又其時爲三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而其情又爲入麗於內而目之爲家人上坎下離者爲水火相交各當其用之象又其情爲內明而險在外而目之爲既濟上艮下離者爲山下有火照見其上草木品彙而被之光彩之象又其情爲內明外止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義而目之爲賁上坤

下離者爲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之象又其時爲暗君在上明者見傷而目之爲明夷上乾下震者爲天下雷行其情動以天而不以人之象而目之爲无妄上兌下震者爲雷藏於澤中隨時休息之象又其情爲長男動而少女說隨之而目之爲隨上離下震者爲上下實而中虛中虛之近上有間於其間若口中有物之象又其情爲明照而威動乃用刑之義間在中而齧合之用刑之謂也而目之爲噬嗑上巽下震者爲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之象又

其情爲上有以入於下而下動以應乎上上下交益而目之爲益上坎下震者爲水氣成雲雲與雷動相應而聚之象又其情爲動於險中而目之爲屯上艮下震者爲上下實而中虛其情則又止於上而動於下有頤頷之象而目之爲頤上坤下震者爲地下萌動之象又其時爲陰極而陽復而目之爲復上乾下巽者爲風行於天之下萬物皆與風相接之象又其時爲陽方全盛而一陰始生於下本非所值而卒然遇之若不期而遇者而目之爲姤上兌下巽者爲澤

本潤養於木乃在木之上而滅沒之之象又其時爲四陽居中過盛而目之爲大過上離下巽者爲巽木入離火之下有燔之爲用之象而中虛在上下有兩足以承之有鼎之象又下偶爲足中實爲腹對峙上者爲耳橫亘乎最上者爲鉉亦鼎之象而目之爲鼎上震下巽者爲雷動在上風入在下爲物理之常之象又其情爲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而目之爲恒上坎下巽者爲木入水下而上出其水有汲井之象又初虛若泉眼二三實若泉

與石遇四虛若井中空五實若泉汲將出井上虛爲井上之空處具井之象而目之爲井上艮下巽者爲風在山下遇山而迴壞亂於物之象又其情爲長女下於少男而亂其情而目之爲蠱上坤下巽者爲木生地中長而益高之象又其情爲入於下而順於上而目之爲升上乾下坎者爲天運乎上水就乎下其行相違有各是其是之象又其情爲健與險相接又爲內險阻而外剛健皆有致爭之義而目之爲訟上兌下坎者爲水在澤之下枯涸無水而困乏之象又

其時爲上君二陽之上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也而目之爲困上離下坎者爲火在水上失位不交不相爲用之象又其情爲三陽失位不得以濟事而目之爲未濟上震下坎者爲雷雨之作陰陽交感和暢而舒散之象又其情爲動於險之外難之解散也而目之爲解上巽下坎者爲風行水上水遇風而渙散之象而目之爲渙上艮下坎者爲山下出泉其情則遇險而止莫知所之之象而目之爲蒙上坤下坎者爲地中有水衆聚

之象又其情爲內險而外順險道而以順行之其時爲一陽在下之中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猶將帥用師然而目之爲師上乾下艮者爲山在天之下若上陵之而節止不進若天之去之者有相違遯之象又其時爲二陰生於下陰將盛而陽消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而目之爲遯上兌下艮者爲山澤通氣澤出於山之上之象又其情爲少男止而感之專少女說而應之至而目之爲咸上離下艮者爲山止於下而不遷火炎於上而不處去其所而不居之象又其

情爲有麗於外而目之爲旅上震下艮者爲雷震於高其聲過常之象又其時爲陰多於陽二陽相聯一止一動於四陰之中君子居羣小之間有朋相並而才德又足以制之終無大失也而目之爲小過上巽下艮者爲風加於山之上必有漸而被之象又其情爲止而入之有不遽進之義而目之爲漸上坎下艮者爲水乘於山弗順其性之象又其情爲險在前而止不能進而目之爲蹇上坤下艮者爲山以祟高而處地之下之象又其情爲止乎內而順乎外而目之

爲謙上乾下坤者爲天地不交萬物閉塞之象又其時爲小人居內君子居外而目之爲否上兌下坤者爲澤出於地上而水聚之象又其情爲內順外說而合之者衆而目之爲萃上離下坤者爲日出於地升而益明之象又其情爲順於下而麗乎上其時爲明君在上羣賢並進而目之爲晉上震下坤者爲雷出而奮於地上得其通暢而和豫之象又其時四爲動主上下羣陰所共應而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順應有和豫之義而目之爲豫上巽下坤者爲風行地

上閲歴萬物之象又其時爲二陽在上爲在下羣陰之所觀仰而目之爲觀上坎下坤者爲水地相比附之象又其時爲一陽居尊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而目之爲比上艮下坤者爲山本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有頹剝之象又其時爲五陰消剝於一陽而目之爲剝其上下自交者則仍其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舊此六十四卦之名義也然自六十四名立而呈象之理爲之梏名不足以盡象之蘊也理之極不可見見於陰陽之動靜而推原於無動靜陰陽之先陰

陽之形不可呈假奇偶之象以呈而其萬變皆可見於呈之後就畫卦之後論之奇偶相雜者陰陽之交相爲用也而進退消長因之矣於是六畫之卦有虛實大小之體有健順動止險麗入說相合之情適會之謂時時駐之謂位位則有內外貞悔上下初終中偏正反應敵比遠乘承之義而得失是非吉凶悔吝萬變之途不可以窮盡矣然皆根於一極而陰陽之所爲也陰陽因極運其自然非有爲也而人見其有如是者而爲之立象立名立常立變則人之爲之也

又姑就有象有名有常有變之後論之無象無名之
先爲常有象有名之後爲變象一而已猶可目爲變
之常名則一象而衆名附之又可目爲變之變矣故
有畫之後皆變也又姑就有畫之後論之象純一如
天天者純一而已名雜出如人人則雜之矣人能不
雜於有變之後而純一其無變之常則反其天矣智
者因其天其與象相接也不見象而見理愚者以物
蔽其天其與象相接也則唯見象而遂泥於象而已
聖人不得已於是姑取六十四卦之中所具而名之

學易者勿泥其名而務有以自得於象勿求於象而
務有以自得於今之學易昔之畫卦吾與伏羲相同
之此心出吾心之所具以與六十四卦之象接而伏
羲之當日經營如在也心在理在雖萬變呈於前爲
得而蔽之此天人合一之學也
至哉五之爲數也陽之德靜專而動直專直則一而
已一則無不可寓而不可以定指故姑目之以爲圓
圓也者無定指之謂也陰之德靜翕而動闢翕闢則
若有凝在焉故姑目之以爲方方也者有凝在之謂

也物之有圓義者莫大於天天無不寓而無可指者
也物之有方義者莫大於地地凝在者也以圓義就
圓形而論之無始終可求也其於數則姑取全者以
擬之一奇一偶而數三數之全者也以方義就方形
而論之有始有終有始終則有此彼有始終則始終
各半也有此彼則此彼各半也其於數則儼然半者
也以全數歸圓則圓數一而圍三三又各一奇故參
天而爲三以半數歸方則方數一而圍四四又各二
偶故兩地而爲二參天兩地數極於五故圖書中皆

五數有居中立極而包含天地萬物之象兩儀四象
皆列五之中一三陽二四陰兩儀也一老陽二少陰
三少陽四老陰四象也至哉五之爲數也易一陰一
陽而已五爲奇爲陽體也十爲五之偶五之陰用也
由體而致用因用以見體體理而用數理本而數末
老陽十去其體之一而爲用則九少陰十去其體之
二而爲用則八少陽十去其體之三而爲用則七老
陰十去其體之四而爲用則六故揲蓍用六七八九
者用數以求理因末以明本也陽用其全全故長故

九包七陰用其半半故短故六攝八又一三五三奇合九二四二偶合六陽三合陰二合則又參天兩地自然之數故以九六著爲陰陽之爻一二三四六七八九有陰陽老少之名而五與十終無可名之者至哉五之爲數也

未有奇偶之先雖無可名然非無其理也此理生奇生偶貫徹始終亘古亘今無乎不在理著而爲象則數因之奇一偶二奇合偶三偶合偶四一四合五二三亦合五四位交互不自覺其成五矣皆造化自然

之數然自一而至四以成五莫非衍而致然也既有一四二三奇偶相合之五是猶五之奇有奇則必偶之而成十十也者數之極盡也此外萬無容增一矣以五之奇而接五之偶加一四二三奇偶之衍極盡之則五十而已所謂大衍也故大衍之數五十象數之先之理雖無乎不在然既無陰陽奇偶而可以象數言哉故擬之於去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大衍之謂者盡天地萬物理數之變云耳故用爲筮法以示民

三變而成爻者一奇一偶之數三爻不外乎陰陽故以陰陽之合體之數變而呈之

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先姑目之爲太極極云者無以復加也由一陰一陽而極於十積其數則爲五十五是爲天地之數天地云者有宇宙之後陰陽所著爲物之最大者實則陰陽之謂也天地之數五十五盖兼包圖書在內河圖卽其五十五而呈之於天地之數爲實洛書虛其數之極而呈四十五於天地之數爲虛非實無以見其體非虛無以見其用河圖

以其實實萬事萬物之虛理之著於萬事萬物也洛書以其虛虛萬事萬物之實萬事萬物各具此理理無盡而萬事萬物終有盡也理者未畫之先之極也萬事萬物者有畫之後之象數也極爲常象數爲變常爲實變爲虛變之虛有象而極之實無可指洛書虛其數之極者十爲一之大成十數不可加於外之極猶一數未有之先之極也以九八用而十未嘗不具焉合圖書之數而分之又與大衍之數合微矣哉學易者審萬事萬物相接之機毋以虛象之變而失

吾實理之常則幾矣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三畫之象自然之序也而後人爲之目曰小橫圖乾一夬二大有三大壯四六畫之象自然之序也而後人爲之目曰大橫圖當日畫卦自一畫加至三畫自三畫加至六畫皆一時事也三畫之八象成取而上下左右環列之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列成之後覺宇宙之所有無不包而後人爲之目曰小圓圖迨重至六畫之六十四象成又取而左右環列之如前而所包益廣其

用無窮而後人爲之目曰大圓圖於橫圖見其一定不可移之體於圓圖見其萬變不可窮之用既有圓圖轉橫圖之體而爲用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轉爲後天者無不可也取而積爲方圖於大圓圖之內以配天地無不可也取爲乾坤之變生六卦而至六十四卦無不可也取爲六十四之互爲十六與四以返於一陰一陽無不可也取爲純中初末四對陰陽爲先後天之合二無不可也取爲圖書之左右上下合九合十順逆消息無不可也取爲先後天之上下順逆消息無不可也取爲一陰一陽各八疊之而爲全體心天無不可也取爲先後天之一中分造化無不可也取爲四會於中爲通知晝夜無不可也取爲太極六十四卦而陰陽左右上下包盡無不可也不盡是也取而爲天文地理律曆百家之技術俱無不可者其故何也宇宙之內總不外乎一陰一陽之運而已故無不合也象至矣吾不能以筆舌盡之矣不惟吾也爻之義不足以盡卦之精卦之名不足以盡象之理後之學易者能出其心之精明以與衆象遇

而不執於象爻之不盡之言則幾矣

小橫圖　一奇一偶三畫八卦自然之序也

大橫圖　一奇一偶六十四卦自然之序也

小圓圖　是取小橫圖中斷之順布四卦於左方逆布四卦於右方實則自上而下也

大圓圖　是取大橫圖中斷之如小圓圖之順布三十二卦於左方逆布三十二卦於右方也

後天八卦方位圖　離上坎下震左兌右坤上右巽上左乾下右艮下左配於洛書之數則一坎

二坤三震四巽六乾七兌八艮九離起坎[illegible]
自下而上故曰逆
大圓圖內之方圖　是取大橫圖豎爲八節自下
而上疊爲八層內卦既定外卦由右而左復以
此序加之於上也。
乾坤變生六卦至六十四卦圖　乾一交陰而爲
姤坤一交陽而爲復乾再交陰而爲遯坤再交
陽而爲臨乾三交陰而爲否坤三交陽而爲泰
是六卦也凡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來由姤而

變有五每變皆一卦其一變爲同人二變爲履
三變爲小畜四變爲大有五變爲夬凡一陽五
陰之卦皆自復來由復而變亦有五其每變亦
皆一卦其一變爲師二變爲謙三變爲豫四變
爲比五變爲剝凡二陰四陽之卦皆自遯來由
遯而變有五其一變爲四卦其二變亦四卦其
三變則三卦其四變則二卦其五變則一卦共
計十有四卦其一變之一訟一變之二巽一變
之三鼎一變之四大過二變之一无妄二變之

二家人二變之三離二變之四革三變之一中
孚三變之二睽三變之三兌四變之一大畜四
變之二需五變唯大壯一卦其一變由初二兩
爻其二變由二三兩爻其三變由三四兩爻其
四變由四五兩爻皆下爻不動以上爻推變而
上其五變則止於五上兩爻故唯一卦凡二陽
四陰之卦皆自臨來由臨而變亦有五其一變
二變三變四變五變所得之卦亦同於遯亦共
計十有四卦其變法悉與前同其一變之一明

夷一變之二震一變之三屯一變之四頤二變
之一升二變之二解二變之三坎二變之四蒙
三變之一小過三變之二蹇三變之三艮四變
之一萃四變之二晉五變唯觀一卦凡三陰之
卦皆自否來由否而變有四其一變爲三卦其
二變亦三卦其三變則二卦其四變則一卦共
計九卦其一變之一漸一變之二旅一變之三
咸二變之一渙二變之二未濟二變之三困三
變之一蠱三變之二井四變唯恒一卦其一變

由初二三三爻其二變由初三四三爻其三變由初四五三爻皆下二爻不動而變上一爻如前推而上之其四變則止於初五上三爻故唯一卦凡三陽之卦皆自泰來由泰而變亦有四其一變二變三變四變所得之卦亦同於否亦共計九卦其變法亦悉與前同其一變之一歸妹一變之二節一變之三損二變之一豐二變之二既濟二變之三賁三變之一隨三變之二噬嗑四變唯益一卦此即朱子本義所指之卦變也當日畫卦一奇一偶自然成六十四豈待他卦變來而可用以釋彖與象傳哉

大圓圖之互卦圖　是用每卦中四爻互爲一卦蓋以三四兩爻合二合五互用於上下也取大圓圖而互之乾夬姤大過四卦皆互乾恒鼎大有大壯四卦皆互夬井巽小畜需四卦皆互睽升蠱大畜泰四卦皆互歸妹困訟履兌四卦皆互家人解未濟睽歸妹四卦皆互既濟坎渙中孚節四卦皆互頤師蒙損臨四卦皆互復咸遯

同人革四卦皆互姤小過旅離豐四卦皆互大過蹇漸家人既濟四卦皆互未濟謙艮賁明夷四卦皆互解萃否无妄隨四卦皆互漸豫晉噬嗑震四卦皆互蹇比觀屯益四卦皆互剝坤剝頤復四卦皆互坤每兩卦互一卦左右相同是爲一互之三十二卦實則十六卦也以三十二卦列於圖內爲第二層又取而互之則乾夬四卦互乾睽歸妹四卦互既濟家人既濟四卦互未濟頤復四卦互坤姤大過四卦亦互乾未濟解四卦亦互既濟蹇漸四卦亦互未濟坤剝四卦亦互坤是爲再互之十六卦實則四卦也再用列於圖內爲第三層則乾互乾坤互坤既濟互未濟未濟互既濟乾坤互而不變於此見乾坤之體既未濟變不窮於以見坎離之用不變老一陰一陽不待言其變變之不窮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

先後天合一圖　乾坤純陽純陰爲一對坎離中陽中陰爲一對震兌初陽末陰爲一對艮巽末

陽初陰爲一對以先天論之坎離横而六卦縱
以後天論之震兌横而六卦縱皆四對也
圖書卦位合圖　河圖先天卦位也洛書後天卦
位也右列河圖自上而下以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序左列洛書自下而
上以一坎二坤三震四巽六乾七兌八艮九離
爲序河圖之位由乾至坤自南而北爲順爲消
洛書之位起坎兌離自北而南爲逆爲息河圖
之數極於十上下各取一卦合之其數則九體

藏用也乾與坤合兌與艮合離與坎合震與巽
合皆九也洛書之數止於九上下各取一卦合
之其數則十洲即體也離與坎合艮與坤合兌
與震合乾與巽合皆十也
先後天消息圖　以先天數位方積之自上而下
自左而右自上而下者皆在外自左而右者皆
在內一陽積至六陽一陰積至六陰乃自下而
左而上而右以歸於下故曰順曰消乾坤否泰
剝角震巽恒益居中與大方圖同而異位[illegible]

圖第一行否遯訟姤无妄同人履乾直下者此
圖則轉爲自右而左最上第一行也準此可槩
其餘以後天數位方積之自下而上自右而左
自下而上者皆在內自右而左者皆在外坎離
既未四射角較前圖則離居乾位坎居坤位既
濟居否位未濟居泰位以坎離之用轉乾坤之
體故曰逆曰息
全體心天圖　如卦位八列之每位八畫皆一畫
奇一畫偶每畫之下列一卦名位與序皆從先
天

先後天一中分造化圖　圖凡二先天圖圖取小
圓圖各八位列其外內卦乾坤皆居五位乾則
乾兌離震自五至八順列之巽坎艮坤自四至
一逆列之蓋自中而兩分布於左右也坤則乾
兌離震自一至四順列之巽坎艮坤自八至五
逆列之則自左右而相向於中也故乾姤之位
居當午坤復之位居當子其餘六爻則各以乾
兌離震之次順布於內後天圓圖以後天卦位

定其外之體其内卦之用則本卦之位皆在五洛書五虛無位是之謂中在五法之也以本卦先位於五陽順陰逆而推之再以所虛者列於前乾震坎艮陽皆順推坤巽離兌陰皆逆推自左上而右下坎之八則以乾兌艮離坎坤震巽爲序艮之八則以震巽乾兌艮離坎坤爲序震之八則以艮離坎坤震巽乾兌爲序巽之八則以離艮兌乾巽震坤坎爲序離之八則以巽震坤坎離艮兌乾爲序坤之八則以兌乾巽震坤

坎離艮爲序兌之八則以坤坎離艮兌乾巽震爲序乾之八則以坎坤震巽乾兌艮離爲序

方圖二皆先定其中行以八卦逆布而上其左右皆四行行各七卦先天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序後天以坎坤震巽乾兌艮離爲序內卦自中而右而外外卦自中而左而外先天則乾左右各布七卦兌左右各布六卦離左右各布五卦震左右各布四卦巽左右各布三卦坎左右各布二卦艮左右各布一卦坤極位於上無可布後天則坎左右各布七卦坤左右各布六卦震左右各布五卦巽左右各布四卦乾左右各布三卦兌左右各布二卦艮左右各布一卦離極位於上無可布先天乾居中之最下兌離震巽坎艮坤皆根於乾故乾所布並包之兌居中之二以兌爲根則所包者六乾不用離則並不用兌乾推而極於坤之八則艮以下皆不用後天坎居中之最下坤震巽乾兌艮離皆根於坎故坎所布並包之坤居中之二以坤爲根則

所包者六坎不用震則並不用坤坎推而極於離之八則艮以下皆不用

通知晝夜圖　以坤居中上下左右各以中爲下皆以乾兌離震巽坎艮七卦自上而下以嚮於中如十字然天包於外地處於中澤連於天山水附於地日出東而中天入西而歸地雷奮地而行天收聲而伏地風行於天地之間皆自然法象晝夜之道不外乎是通而知之奚指哉

太極六十四卦圖　取大圓圖內外各布三十二

卦間一取之外三十二卦乾大有小畜大畜間布內三十二卦姤鼎巽蠱間布乾之下繫以六圈姤之上繫以一畫五圈外聯於上內聯於下圈以象奇畫以象偶圈取其白畫取其黑圖外爲半白半黑皆取以象陰陽陽在左上下皆陽包乎陰陰在右上下皆陰包乎陽自復而左升至乾則陽盛於上自姤而右降至坤則陰盛於下相間錯出似亂而整有陰陽互根之義故目爲太極卦圖

自伏羲畫卦而後學易者多闡之以爲圖圖不可勝計也就其有合於旨者論之要皆本於橫圓夫小四圖二圓圖又本於二橫圖大橫圖又本於小橫圖小橫圖則本於一奇一偶奇偶則本於無畫之極無畫之極無適不在故於諸圖不曰出之何人者以其皆一極之所生一陰陽之所運不必立一人以囿之也述其位置而不盡述厥旨者待人之自出其精明以得之而後所證不失也

陰陽既已畫爲奇偶而立其體則必有三畫六畫重而六十四之用又必有斷橫以爲圓之用既有斷橫以爲圓之用又必有後起之聖分二篇以象陰陽首乾坤而終既未之用故序卦者亦後聖之一段作用耳孔子序卦一篇就其有名有序之後謂其間又有如此一段意義而述之若當日畫卦名且不立何有於如是之說後人但當急於求畫卦之理理得即象亦筌蹄無所用之更何言序哉夫一極本無可指幾有陰陽即有對立卦之必有對者自然之理也有乾坤之一對即有坎離之一對震巽之一對艮兌之一

對四對者一陰一陽之正對也既有正對之常即有屯蒙以下諸反對之變反對者位之一陰一陽之變也就其常變之中又覺震巽艮兌之正對震可反而爲艮巽可反而爲兌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者頤自與大過正對中孚自與小過正對又可目爲常之變變之常矣至於既未一對則既合反而又合於正其乾坤坎離外之三十對順中孚以無反而正對就其義推之屯蒙與鼎革爲對需訟與晉明夷爲對師比與同人大有爲對小畜履與豫謙爲對臨觀與遯

大壯爲對噬嗑賁與井困爲對剝復與夬姤爲對无妄大畜與升萃爲對咸恒與損益爲對家人睽與解蹇爲對豐旅與渙節爲對泰否隨蠱漸歸妹六卦其反對卽其正對又可見其常變之萬端而莫可窮詰矣此就陰陽相對言之益屯蒙以下雖變爲反對實不外乎一陰一陽其分篇序卦亦終不外乎一陰一陽古今臆見附會不少唯泰和蕭氏之說有可取焉其說以陰陽分上下乾坤坎離爲四正卦居上篇兌巽震艮爲四偏卦居下篇居者爲主不居者爲客陽

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以此幾分卦合卦而後以序卦上以正觀下以變觀上篇乾坤交父母之象下篇六子交夫婦之象上篇之四正卦乾坤爲君坎離爲臣上篇之初爲陽中之陽其君卦則乾爲主坤從乾其臣卦則坎用事離不得用事上篇之中則乾坤交而旁生六子而消長之機著交以後坎不用事而離用事矣上篇之終爲陽中之陰其君卦則坤爲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隨蠱頤大過則客卦之營壘非爲下篇之初爲陰中之陽兌巽包震艮以唱震艮包兌巽以和而乾統三男坤統三女於其中咸恒損益則主卦之藩籬城柵焉下篇之中主受客來乾坤坎離入兌巽包括之中下篇之終爲陰中之陰四主卦分合相互之體存焉坎離不交於上而交於三十二對之終故下篇多四卦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乾坤唯全故有中坎離唯中故能全乾坤本體全生知安行聖人事也坎離待合而後全學知力行賢人事也雖其說未必盡本自然要之大旨不失矣使予逐卦附會以求合於象

亦無難者予豈爲是陋見哉學易者因其常變之機而返驗於身苟有以自淑焉斯得序卦之用矣其必欲穿鑿臆度自見者一任盤旋於蕭氏脚下可也

易一陰一陽而已乾坤居易之首一陰一陽之常也旣未處易之終一陰一陽之變也就乾坤言之乾常之常坤可言常之變就旣未言之旣可皆變之常未則變之變矣未有宇宙之先一常理而已旣有宇宙之後變變未已乾居最首而未濟居最終有旨哉

鴻逸堂稿卷二

易贊二

卦成於象象必有情奇偶交變而時存焉凡卦皆具也聖人於八純之外餘五十六名不專一義雖卦成於象夫子第卽其所成之境以吾心之義理處之視天之行健而不息吾則以脩德法之視地勢高下相因吾則法其厚載視雲雷屯聚未成分布吾則用經綸以定草昧視泉始出於山下吾則法其行而用果不已而用育視雲需未雨吾則法爲順養身心以俟

之視違行致訟吾則致謹於幾先視地中有水吾則法其容畜視地上有水吾則法其衆建以親民視風行天上之小畜吾則法之以懿文德視上天下澤一定不移吾則法之以示民定志視天地之交泰吾則見爲后者之財成輔相以宜民視天地否塞不交吾則儉德以遠祿視火之上同於天吾則詳其理一分殊而無不包無不辯視天上之有火吾則法其廣照以遏揚順命視地中有山吾則法其謙下降已以返於中道視雷出地奮吾則見先王之作樂崇德以象

之視雷藏澤中之隨時吾則法以心應事而寂然不動視山下有風之爲蠱吾則治之以明德新民之學視澤上有地之臨吾則法之以教思容保於民視風行地上吾則見先王之省方觀民因之以設教視雷電之開合吾則見先王之明罰以勑法視火止山下吾則法其明庶政而不敢輕施文於獄視山之頹附於地吾則務以培其本視雷在地中吾則見先王之安靜以致復視天下之雷行物與吾則見先王之茂對時以育之之實理視天在山中吾則法以畜德於

言行視六爻之象人頤吾則取爲養德養身而愼節視澤之大過而滅木吾則遯世無悶而獨立不懼視水之洊至吾則法其常習以治己治人視明之疊作吾則見御世之大人繼續其明被及於四方視澤山之通氣吾則法其本體之虛以受善視雷風相與皆應之恒吾則法而自立於理不可易之方視天處於山之上若退避然吾則法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視雷聲在天之壯吾則法之而以禮自强視明出於地上吾則法之以自昭明德視明之入地而傷吾則法之

以藏明於晦視風之自火出吾則法之以一身言行
爲家人之本視上火下澤之睽吾則法之以同而能
異視水在山上之蹇於行吾則法而反身脩德以濟
之視雷雨作而草木坼吾則法之以赦過宥罪以遂
其性視澤之必通於山吾則法其自損於忿欲視風
雷之交相助吾則法以遷善改過之益視澤上於天
之必決吾則法以施祿逮下而不畱惠視風行天下
之無不遇吾則見爲后者之命誥於四方視澤水之
方聚於地當防其決吾則法之以備患視地中之生

木吾則法其順積以高大吾德視澤之下漏而涸吾
則法以委命而成吾之志視木承水而上之取象於
井吾則使民於鑿井而飲同井相養視澤中之有火
以消其水吾則治曆以法其革視木炎而上有火之
取象於鼎器吾則法其正位以凝夫所受之命視洊
雷之震動吾則因心之動而轉爲克治審察視兼山
之止於位吾則法之以用思視風之至山漸被吾則
優游以成吾德從容以善其俗視雷動澤隨之象歸
妹吾則知其終倣而示人以男女之正視雷電盛大

之勢吾則法之以折獄致刑視山上火之不處吾則
法之以明慎用刑而不畱獄視風行相繼無所不入
吾則法之以申命於行事之先視雨澤之相附吾則
法之以朋友講習視風行水上之披散吾則見先王
之神道設教以治渙視澤水有限定之節吾則法爲
制度數以節民議德行以自反視風行澤上而感於
澤中吾則法之以愛民由中而議獄緩死視山上有
雷之其聲過常吾則法以過恭過哀過儉以挽民於
厚視水火之相濟吾則因其時之盛而惕於思患豫

防視火水之異居吾則法之以愼於羣分類聚此孔
子之用易也孔子之先人多見易之自爲易自大象
之有辭然後知向之爲象爲卦爲彖爲爻者皆見之
吾身之日用雖謂六十四大象爲孔子易可也其間
如天水違行爲訟上天下澤則爲履澤中有雷爲隨
澤上之雷則爲歸妹火雷爲噬嗑雷火則爲豐上雷
下風爲恒上風下雷則爲益天在山上爲遯風自火
出爲家人天下有風爲姤澤中有火爲革風在山上
爲漸山上有雷爲小過其辭皆就卦名生義不必盡

合於象至需之辭曰飲食宴樂則從爻辭不唯不與象合卽需俟之道亦不必出於此葢聖人於人事日用觸處拈之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觀於設卦以盡情僞能會通以讀之則聖人立言之旨意見矣易者陰陽相禪之名只此陰陽相禪無盡前聖法之爲一奇一偶由一奇一偶而萬變無窮無一處能離此理故無一刻一境不當以此理通之葢卽奇偶成卦成爻卽奇偶卦爻而象寓焉奇偶象之端卦爻象之變故後聖著之以義理之名影之於事物之象而

繫之以辭總以盡宇宙事物之變示人確然有以自處於事變之中六十四卦人世事變之境亦畧盡矣三百八十四爻復就其各境時位取象以示旣詳且透矣奈何世人執一以求不能左右逢原故或通此而窒彼獨不觀夫子說卦之廣象乎乾健也乃爲寒爲冰旣爲玉金而又爲木果坤順也乃爲吝嗇又爲文又爲柄又於地爲黑震動也旣爲蒼筤竹乃又爲及萑葦稼亦草木類何又於稼爲反生稼豈有順反乎巽入也旣爲木矣何又爲繩直爲工繩取其順何

又究爲躁卦今之言易者不知木取其入土而謂屬五行之木若以木色論則色當配綠何乃爲白多白眼取陽多此則竟爲白何也木象分布何於人乃爲寡髮坎陷也何乃爲通於人爲血卦矣何又取爲心病耳痛旣於人爲血心耳何於馬則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何又取於木離麗也艮止也何亦取木兌說也何爲取於二剛爲附決何又取地而爲剛鹵葢聖人擧目無非此理卦象乾龍坤馬說卦則乾馬坤牛廣象則又以震爲龍而坤不言馬震爲龍矣而又與

乾坎皆取於馬巽爲木矣乾坎離艮又皆取木若以一定之理論之不幾於處處成礙乎故夫子旣有彖象大傳文言而又有說卦序卦雜卦葢拈之實不能盡總欲後人因以旁通勿泥於言句之內然後知各爻所取之象皆引其一端而意已躍然若有可覩者然其所引之象則又卓然不可易何哉大源在我左右逢之實不可易也管公明云善易者不言易謂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於一事一境無不現前也可此所以爲不可遠道屢遷而變動不居也以三百八十四

爻取象言之爻各有位位則有乘承應敵比遠中偏正反上下內外初終此盖其常也卦主於占即爻言變而又有常變之爲互未有辭之前視爻以爲吉凶則互亦可言君子用易而不爲易所拘而又不入於鑿斯可與語爻象矣

孔子何嘗有意爲十翼見彖義不明於世於是有彖傳爻義不明於世於是有爻傳聖人之旨不盡一端象爻所陳不過借一以明萬而其藴不可以統冒又不可以妄鑿也於是有繫辭傳偶有所觸即爲陳之

以教人因類旁通於是有文言因八卦之取象而廣其義類以見盈宇宙無非相倚而成於是有說卦卦何以如此序去不須極其深玄秖就卦名已具勝義於是有序卦卦雖有一定之名而象之情實不止此也於是有雜卦言雖七類無非贊歎此易之妙羲皇之易在象文王之易在名卦以繫辭周公之易在爻之取象孔子之易在大象至大象出而學易者無不知所從事矣要知孔子之於易闡三聖之秘而不更增一意故曰贊易有謂雜卦爲孔子易者恐孔子不學今人必欲自成一家言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贊者宣發其秘使精微畢出斯民共由共知而已若似今人必欲自成一家言則自孔子以來易之爲書不知幾千萬矣且要許多新議論究竟爲何事

變是前半事化是後半事變以終爲失化以終爲得變以寡御多化以多御寡變化皆以後爲體以先爲用

卦以變而成不變則最初一畫且不立何有於八卦與六十四卦故原始而言之乾亦變也一奇亦變也

此羲皇未畫之前之全易亦今日以後無盡之全易也其始一奇一偶三畫而成八卦六畫而成六十四卦皆一時具備原不從何卦變來姑就三畫之象推之覺有交索之道故有變生六子之說又就六十四卦之象推之覺有變通之道故有六子變生而成六十四之說然六十四卦實不待變而成也卦以變而成者從羲皇胸中流出之謂不是就今日既有六十四卦而復穿鑿爲某卦自某卦來者也若就六十四卦所具之情而變通之則有對待之變如震變巽坎

變離是也有反對之變如屯對蒙需對訟是也有錯換之變（上下換轉）如咸變損恒變益是也有蓄法之變如師初變臨二變坤三變升初二變復二三變謙初二三變明夷是也有互卦之變如比上互艮下互坤變剝是也有推遷之變一陽之卦復變師師變謙謙變豫豫變比比變剝二陽之卦臨變明夷明夷變震震變屯屯變頤又升變解解變坎坎變蒙又小過變蹇蹇變艮又萃變晉至觀而止是也有交用之變三陰倒三陽四陰倒二陽五陰倒一陽是也有乘積

之變（加積去）屯初變比積二變坎積三變井積四變大過積五變恒積上變鼎是也有旁通之變相比相近者則從其同類（移爻相連）如訟二陰變无妄二陰初二兩爻變換是也又一卦可通數卦蠱兼賁（初二井五上）既濟（初二五上）之類是也有當變之換而反從其始无妄從遯來是也（二陰皆從遯來）變至觸類旁通可謂至賾矣而秩然不紊不益可見不易之旨乎（答吳伯子書）

朱子所論卦變十九卦當者訟泰否噬嗑咸恒晉蹇解鼎十卦而咸恒則尚致疑焉隨蠱賁三卦則有當有不當其无妄大畜升睽漸渙六卦則全誤矣蓋一陰一陽二陰二陽者一定而不可移然晉則忽從四陰而不從二陽其三陰三陽兩可適從若隨則噬嗑與賁蠱則困與井噬嗑則益與隨賁則隨與既濟咸則旅與渙恒則蠱與益漸則否與旅渙則咸與未濟俱可推言今就象傳合之隨之於噬嗑噬嗑之於益咸之於旅從三陰者也賁之於既濟漸之於旅從三陽者也本義釋蠱之於井雖合三陽之變而象傳之

旨則實論內外二卦非論卦變也咸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恒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亦論內外二卦也又如損曰損上益下其道上行言損之道當行於上不可行於下損剛益柔有時正所以示損益之權而益則但曰自上下下益其義已發於損此獨言益下以足之耳朱子固不能更爲推變也又如恒曰剛柔皆應咸獨不剛柔皆應乎而不及之何也（同上）

五行爲易中一義耳羲皇於無畫中造出金易何所

不包況五行乎然以五行說易則全易隱矣後人舍五行無處伸喙是其本源未徹不得不向此尋活計毋論其穿鑿附會卽字字確當羲皇本旨果如是乎若謂大圓圖坤乾子午離坎卯酉云云是乃康節所傳陳氏之易以論文周且不可而可以之硬坐羲皇且加五行生尅乎尼山說易始以坎離巽爲水火木不問何者爲金土若以乾有爲金之言則兌何不爲金震何不爲木坤何爲地艮何爲山而皆不云土乾既爲金何以又爲木果坤爲地地可言土土色黃何

以於地爲黑坎爲水何以又爲木之堅多心離爲火何以亦爲木而科上槁艮爲山山土屬何以又爲木之堅多節兌又何以爲地之剛鹵若河圖則旋毛散見數且不立豈有水火木金土而配定一二三四五之說在後人推之無所不可蓋不獨五行爲然也如此則五行於易是其所包一端斷非易之全旨矣羲皇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見此理無不貫通於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此時五行着在甚處

答方雪晴書

五行說易已見答方雪晴書中取觀可知其謬後天八卦蓋取先天定位之體而轉爲用前人論之已詳不必更須别解邵子云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蔡西山就其說發明之謂陰陽以易位爲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則艮巽爲不交極卽中孚解坎離爲陽極陰生陰極陽生故居南北爲夏冬春陽之始秋陰之始故震兌始交者

居之艮巽雜猶有用乾坤純不爲用東方爲陽主用西方爲陰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居東隅北爲地之陽南爲地之陰故乾艮居北隅坤巽居南隅胡雙湖又匯其說逐爻抽換以明位次謂先天乾中爻下變坤中爻則成坎而襲坤之位故天氣下降而乾位西北先天坤中爻上變乾中爻則成離而襲乾之位故地氣上騰而坤位西南先天離下爻變坎下爻則成兌襲先天坎之位故離居南而爲夏兌居西而改夏爲秋先天坎上爻變離上爻則成震襲先天離之

位故坎居北而爲冬震居東而次冬爲春後天乾既位西北而當先天艮之位則艮進而位於東北襲先天震之位後天坤既位西南而當先天巽之位則巽退而位於東南襲先天兌之位後天四正四隅之卦所由定如此夫豈舍先天而自爲之哉後天方位無疑矣吾人就文王轉方位之後使於吾身見之當如何而後可不得以四時五行爲說也孔子帝出乎震一篇於人事備矣出齊明役說戰勞成有機焉不得其機而誤用此賢者每多僨事而爲萬世之所惜也

答夏方叢

彖傳所以明彖間取本卦兩體六爻剛柔之位以合之朱子乃以卦變合彖傳之義以釋彖而於彖傳則以卦體卦名卦德卦變標言之且所釋止有十九卦而餘卦豈遂無變乎若云援此以槩其餘然此十九卦則皆以彖傳可推而他卦無可推也若云孔子當日亦以此而槩其餘然此卦變圖實起焦氏有見於乾坤變生六子而至六十四卦以爲圖漢之先不聞有此也以卦變釋彖辭自是朱子之解斷非孔子本旨然其說實本於孔疏孔疏於賁彖傳謂此本泰卦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而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程子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六子八卦重而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朱子則曰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

而文上若如朱子之說卦名且待卦變而成有是理乎即以三陽卦從泰變論之一變之三爲損三變之一爲豐二爲既濟三爲賁賁從既濟來者猶可言從損來則間豐既濟二卦有是理乎朱子之先無是解也當是一時之誤然因此而增人矯亂與穿鑿不獨非孔子之旨亦非朱子之本念也故不可以不辨益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剛來居二也泰之小往大來者陰外陽內也否之大往小來者陽外陰內也陽大陰小內卦曰來外卦曰往皆以二體言非逐爻也隨之

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震下兌上也蠱之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者艮上巽下也噬嗑之柔得中而上
行與晉睽鼎之柔進而上行皆以柔居五成離在上
卦也程子云凡卦離在上而彖傳欲見柔居尊者多
云柔進而上行噬嗑晉睽鼎是也賁之柔來而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者柔居二成離在下剛居上成艮在
上也其言分者六爻三陰三陽可言柔來則可言分
剛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者剛居初爲震
爲本卦之主也或曰外內之義何居曰諸卦剛柔之

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此朱子之
言也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故程子之言卦變但
以乾坤往來有謂賁本是泰卦者卽斥之其剛柔之
爻或多或寡者如乾之爲復爲臨爲大壯爲夬坤之
爲姤爲遯爲觀爲剝是豈乾坤之進退凡爻之剛柔
多寡者皆猶是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復臨大壯
夬姤遯觀剝則整然不亂其他卦則雜出而不齊故
曰雜而不越盖叔季之世情僞百出聖人因卦以盡

其變態故曰其衰世之意无妄之主在初乾之初陽
來居坤初爲震以非本卦剛柔之往來故曰自外來
而爲主於內觀於訟剛來得中之來可見也若如朱
子以卦變釋之謂訟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
卦之中是有孚而見窒能惕而得中之象豈是文王
當日繫彖全爲焦氏卦變作註腳矣可乎不可乎本
卦剛柔之往來是乾坤敵體於三陰三陽交錯中見
其往來也如賁之柔來分剛者是其四陰四陽五陰
五陽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之往來則非本卦可定求

此姑就彖傳之言論之覺有如是之義耳大畜之剛
上而尚賢者剛居上爲艮也咸之柔上而剛下爲兌
上艮下恒之剛上而柔下爲震上巽下蹇之往得中
者剛居五成坎在外卦也解之其來復吉乃得中者
來無所往而言如此乃得中道非言卦體也諸如此
子以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二居其所爲不動則
三可言往二不得言來復也升之柔以時升者巽爲
順柔也地中生木升也時者不遽越之意程子云以
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漸之進得位進以正者柔居

四剛居三故曰得位以正皆就本卦言剛得中指九五不是言自旅變來九進居五觀其位二字可見下曰止而巽動不窮也皆顯然指兩體而言漸之義爲進故曰進得位進以正非論爻之進退也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爲險所困窮觀爻之悔亡小象之得願可見四以柔得位乎外當渙之時與五比而不應初是爲上同也雖然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求如訟本以險健相合而名則二爲險主何以不言險而言其剛來得中以

爲吉无妄既以剛爲初主何以動而健下卻接剛中而應不歸功於初而歸功五二如此類處處可言若不以通體言之幾何不窮於持說哉

彖總一卦大義彖傳發揮其所包之義解彖者就其說明之而所包之大意自見如屯之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者物之始生自勾萌以至舒暢必遂其成而後已故有元亨利貞之道若以人事之變言之當世難屯結之時何可遽有所爲但當立君以濟之則屯境轉爲順遂矣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蒙者勾萌之體已透其亨可知語之人事則爲童蒙童蒙必待於師故全以師道爲言師與童蒙皆宜正固而已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者內健外險可前而不遽前有待時之義內健則有孚光亨貞吉慎而不遽前涉川宜如此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一險一健故爲爭辯兩體皆中實故有孚窒惕中者不執己所持故吉終執所持則凶大人無訟大川險地故以利不利言之師貞丈人吉无咎內險外

順危一身以安衆之道老成正人任之則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一陽居尊臨五陰之間外爲衆所親輔豈不爲吉然實險地也能自審其德足爲衆比則无咎而未比者亦方來矣其不來者自取凶耳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一陰得位而畜五陽陽雖不願爲畜而陰繫巽體陽亦不能遽出其境故名小畜畜於內必發於外是有亨道密雲二語皆狀小畜而未有所施意履虎尾不咥人亨內必往外下必進上以和說而隨至健之後故自

為履虎尾不咥人亨可知也凡此皆就彖辭解之了然無疑矣象傳乜之雷雨滿盈天造草昧蒙之養正聖功其意未嘗不包需之位乎天位履之履帝位而不疚則發揮陽剛居五小畜之剛中而志行乃亨則言四雖得位以五剛中同於巽體四能用之志方得行然後乃有亨道雖亨而施未行小人畏衆君子未敢大有所肆之謂觀下尚往可見此卦人多錯認詳觀初二三爻是尚往不甘爲四所畜四五爻皆稱有孚五且曰攣如富以其隣則四不獨能用五且因五

之勢并用上矣故四爻辭曰有孚日血去惕出方繼之以无咎上九則旣雨旣處德載幾望君子征凶獨以婦貞厲一語戒之則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加以初二三爻上進莫遂至五得剛中之位而志行則上爻之陽正當爲五之助何以爻辭反如此卦又何以名小畜蓋謂四以一陰能用剛中之五而成其畜衆陽之志耳此因拈象傳而遂及之解彖者止宜就其本辭不當以象傳之發揮而失文王當日之本意也若爻乃明卦之分體必視其中偏正反應敵比遠乘承之義而合解之不妨兼取小象也

文王於乾繫元亨利貞之辭孔子標之曰四德後儒見坤有利牝馬之貞語覩利字作虛用本義遂以爲占者之戒辭而方蛟峰竟目爲孔子變例異哉世儒之見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先聖所繫之辭何一字非象何一字非占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夫子孝臣忠義也盜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聖所以教人去利而懷仁義也其爲象爲占之旨何往而非戒六十四卦名六十四境界也

每卦六爻每境界所歷之時之位也宇宙之事無窮一事必有一境界先聖就其中姑拈六十四境界而論之其有能處此境界之力量謂之德能出此德爲作用以處此境界之事謂之才所繫之辭必因其德其才而指之理勢占者遇之卽以爲處事之方六十四大象之以是也元亨利貞可以大言亦可以小言聖人有之匹夫匹婦亦有之但觀其所値何如耳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榦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孔子之言如此而必以利貞爲利於正固吾不敢以爲然也果必當作利於正固豈有不正固而可目爲君子乎乾之元亨利貞者至健也屯者物之始生生之後必有元亨利貞之道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則屯之時也隨之元亨利貞者毋問人之隨我我之隨人在我皆當有此四德則无咎也臨之元亨利貞者陽浸長而有應於外爲君子得君之象聖人戒於方盛之時故曰至於八月有凶无妄之元

亨利貞者无妄則有是四德矣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理當然也天命不祐行矣哉所以深明其必然不必因其匪正而曰承上利貞反覆明之以爲戒也革當變更之時雖有四德而未即孚孚則四德著而悔亡矣諸義顯然何必曲爲之求解孔疏云亨之與貞其德特行若元之與利則連配他事元是元大也始首也利是利益也合和也以當分言之各是其一德唯配亨貞俱爲四德乾於四德之外不更緫一字而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其可乎孔疏又

以爲他卦四德皆劣於乾此以四德統諸卦言之則可若以卦言四德則一卦自有一卦之時乾爲乾時之四德屯爲屯時之四德隨爲隨時之四德亦何須比絜也

爻必具君子小人二義君子用之則如何小人用之則如何象則不然卦名既定就名爲當時之境就境以立其辭當戒者不必言如大有鼎皆以元亨言之夫大有言境鼎則器矣以乾健之德何境不可處朱子猶以利貞爲戒辭當大有極盛之境而反無戒辭

何也鼎推原於內巽順而外聰明是以元亨豈純健之中反無順明之德乎文言歷舉四德而朱子必以爲戒誤矣蓋先聖繫辭或正言之或反言之或舉全體言之或就一端言之君相能用庶民亦能用君子能用小人亦能用君子反之則爲小人小人反之即爲君子道理在天地間本自活潑潑地不能一句說盡能於通體之全所以措辭者而會通之則於易旨與淑身之道其庶幾乎

六十四卦六十四事也一卦爲一事之境界六爻爲

境界所歷之時之位人君有此人臣亦有此士庶民亦有此不必定以君臣言位也若必以君臣爲說如五君位也坤之黃裳剝之貫魚以宮人寵遯之嘉明夷之箕子歸妹之帝乙歸妹君袂不如娣之袂良五卦何以取象如此黃裳貫魚猶可以后言之遯之嘉也君可以遯爲嘉乎箕子之明夷利貞既不可以官君帝乙之歸妹不如娣之袂良終不可以女德爲君德也蓋聖人之繫辭以六爻之五位爲君者謂在此卦時位之人如當遯之時則陽剛中正與二應爲嘉遯當明夷之時則以宗臣如箕子主之而掩其上者卽爲君當歸妹之時則取帝乙歸妹之尚德耳

八卦而小成謂揲蓍求卦九變之後得三畫而成八卦之一卦也當日止得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是畫卦之事占用重定之卦故以內三爻爲小成謂已成一半而目之爲其卦也豈當日畫卦有三畫之時而止可謂之一半耶重爲六畫者極天下之變理無加於三畫非三畫不足於理必待六畫而全今但於有易之後恣爲穿鑿豈知易者哉故小成是揲蓍求卦之事非可語於三畫之小圖圖也因重是因有一奇一偶之一畫又加作二畫又加作三畫成卦矣又如此加起三畫遂成六畫之卦不是有了一卦而又重一卦也故曰爻在其中

乾一兌二就其一奇一偶順序而識之其一二三四非有他義若數之所出乃奇立之後自然有偶奇偶合而成三四五數亦因之而立非數先而畫後也今以一九合十二八合十有此一端相符乃爲震三巽四坎六離七艮八兌九之說而虛其五夫洛書虛五者以原虛十而以卦配之故去五以就卦河圖十數俱全卦之所出非可以洛書所配之位之數而同論也況易不爲數用易成而數亦因之而成今必强以父母六子之說是易全爲數用矣卽父母六子亦是就八卦既成之後見其間有交索之義故爲立義云耳非可以六子用卦也更復有以六子爲因重者亦大可悲矣

謂六十四卦俱雜而成可也然乾坤不可言雜也謂六十四卦並無所雜可也雜者其總體爻固剛柔亂

然也今有謂每爻皆雜我欲問其如何以成而目之爲雜豈揲蓍求爻之謂乎爻豈因蓍而有揲蓍所以求爻耳

易本以前民用其旨全在象象者奇偶是也太極分形陰陽著迹羲皇以奇偶象之天地人物事爲無不在其中三之六之萬變莫窮究則一陰陽而已然其相合相雜而爲是非得失也非大聖人擬象以指之凡民於何取斯故象之爲卦卦之有彖彖之有爻爻也象也卦也皆象也卦之象爲爻六六爻奇偶相雜

其是非得失安在昔人有以中偏正反應敵比遠乘承爲讀易十字樞蓋就孔子十翼中揀出者中之二五陰陽也陽二陰五則反矣偏之三四初上也初陽四陰則正矣應之未濟敵之八純不可以衆例比遠乘承得失其之不可以一定指能於此而得其源則卦之所以使人知吉凶彖爻之所以取象繫辭而使人定趨避皆可默悟于楮墨之外矣卦之乾兌離震也不必止可爲天澤火雷之象也坎震離兌坤乾艮巽之合也不必止可以屯睽泰蠱名之也即鹿乘馬不必止可爲屯之三四之象劓鼻噬膚不必止可爲睽之三五之象也蓋事無窮而言有盡借一明萬在讀者之善通有畫皆理皆事有言皆象皆占朱子本義之象如此占如此者姑就其爻拈之非謂所拈之外遂無象占也苟有無象占者筮者得之以何爲憑而周公當日之所繫又且屬之何謂也

易有三義乾鑿度云易又易易定詿謂易者生萬物不雜又易者輪轉變易不定易定者不更改天地名所謂簡易變易不易也簡易言其德變易言其氣不

易言其位崔氏劉氏宗之周簡子云易者有無相代之名不易者常體之名變易者兩有相變之名張氏何氏宗之以愚按易之情則有不可移易之理有陰陽變易之情有陰變爲陽而陽不必變爲陰陽變爲陰而陰不必變爲陽不可以常情格之之變不易言其德交易言其氣變易言其相互之不可定若簡易之體何嘗不該貫於三者之中不當另揭爲一體今之談易者多穿鑿於交與變而不易者置之矣吾以一陰一陽之義整之者蓋交易者陰陽之互根無獨

偏一定之謂也變易者交易而外更有可通恐人之執于交易之說而不盡其極致也不易者指其本義以示人其中自含交變二義而仍不失其本義故不易者所以正交變之不正而使不失其正也則今日之談易不患其無變通之情而患其無一定之是雖人自有其一定之是而究非本然之義之是也予故置交變而亟明不易之本義此學易之綱領也旣知綱領然後先看河圖是何道理而成小橫圖河圖之散圖何以變爲橫畫之奇偶必要胸中實實有一段

證契則其本立矣然後再看其一奇一偶畫去而三之而六之六十四卦一時俱成自然大順不待一毫爲作而兩橫圖畢矣如何却又中分而左右列之而文王又轉爲後天之方位及每卦繫之以名其八純純取乎象不必言餘五十六卦皆八卦之所合者則又不專取象而雜名之何也又每卦繫之以辭而序次之又不準于先天後天及大橫圖而皆反對相次何也若能於此了然無疑則彖爻所取之象所繫之辭自然迎刃而解然後取後人諸圖看之無不了然

於其眞僞使我苟無眞見則眞僞何繇而辨徒滋多惑或反因之而成邪見學易以淑身心耳孔子絕韋期無大過豈可但爲口耳之學哉 答曹生慶祥

作圖以明先聖之微旨非以炫世也今人以尺寸窺易稍有所會便作爲圖不過取六十四卦顚倒矯亂一番於聖學於身心果有何益其下者或取前人之圖改換頭面以爲已作總是小慧私智不能自忍發洩出來要人推尊耳且道聖人作易與民同患是何等念頭還知天地亦是易中一物否 同上

伏羲當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即其理以畫卦後之號通易者不能近取諸身以爲仰觀俯察之本唯日紛紛然遠取于陳言之物而摹擬以求合焉無惑乎終身不知易也

讀一爻不失全易即一爻而知其萬變之所以然讀全易同于一爻雖具萬變而了然如一爻之易晰

道著爲陰陽陰陽化而形氣則對待之理必不能離有顯必有微有高必有下有深必有淺有順必有逆

談易者不必尚新尚奇尚別但取其當而已如嘗則

至淺何妨不嘗雖極微何用
易有悖亂而無亡失也羲皇未畫之先未嘗一日無
易而易得其順既畫而有易矣易曰闢矣而易喪其
眞夫易之在人則日與事物相接常變之道也循其
道而寂感因之是後賢學易之的旨也知此則知易
書雖無存卦畫雖迹泯而易但淪于不著斷無亡失
之理卽至人物俱盡是人間易息耳易亦不亡不失
也
得失者是非之著也吉凶者悔吝之成也理變之所

寓不可謂之本常也常則一極而已有陰有陽者常
之變爲得爲吉者變之常學易者以變之常而造于
無變之常斯善矣
尊陽抑陰自然之理也一陰一陽是二其爲陰爲陽
則一而已可以見奇之包偶也宇宙之間日月爲陰
陽之形而至精者月必因日之光而成其用可以見
陽之包陰也尊陽則陰得其所矣居常則變得其安
矣居常以應變不失其常不見其變而已
易一陰陽而已陰陽一闔闢而已闔闢一動靜而已
動靜之前一理之極而已極是極則幾有幾微動靜
於其間便非理之極則矣吾人渾是易非動則靜非
闔則闢非陰則陽何刻離得此理寂感者動靜之謂
也寂以動而見其寂感以靜而覺其感寂感之先一
無思無爲之極而已無思無爲者無動靜之可名似
靜而實非靜也學不至于無思無爲而有幾微之間者
不可謂之極則理至于極始得其常常不可指不可
言今之所言所指者皆常之變也老子偏得其旨故
曰道可道非常道而處柔處後焉

畫前之理不可說且與作常畫之後則與與作易未
發之中常也時中者應變而不失其常也學易之功
時中而已孔子學易在時中孟子學易在集義而此
一身皆畫後事也欲復其未畫之常非有事不可必
有事集之謂也盖有生以來物交物明德爲蔽苟將
有所事以新之終無以復其常也未知所事則德蔽
而日汚既已從事則德明而常復常果復自然無往
而不合時中之義不如此不可以言學易
不能忘言者必不能讀易不能忘象者必不能契易

不能忘世者必不能知吾之易矣雖使循言億意秪
成自欺而已易之用全在春秋請叅詳之

鴻逸堂稿卷三

九諦解疏

垂訓立言所以維世範俗也上天下地萬物
森列人生於其間共謂之世形器無知並育
不害鳥獸魚蟲搏噬呑螫人役萬物以自養
豈可但同遂生有聖人出爲之別夫婦定父
子立君臣序兄弟合朋友是之謂人道人道
立而秉彝見秉彝之理有能盡有不能盡淳
漓異習風俗以成後起聖人爲之明五典分

百揆以救其失而還其淳人道以安宇宙以
定故世者人物相共之名俗者斯民日趣之
境範而不使之踰維而不使之亂則人與萬
物各得其所非聖人之教奚賴其教則謂之
儒其名則性道仁義禮智揭之古今昭如日
月後儒講而明之跂而及之不及者日勉其
所無過之者務去其別有總期有濟於斯民
斯世而已楊氏爲我聖人之學未嘗不爲已
墨氏兼愛聖人之道未嘗不仁民愛物執一

端而澈全體其始自多別智其弊乃至於無文無君嗚呼聖教章章胡爲而驗範若是哉易書孔孟以善標性道之源本無可名姑曰之曰善後之智者以其無可名竟指爲無善無惡然則聲色臭味界有一定之名乎如皆以爲可無之則人生日用相接皆目擊而黙喻如所謂海外形語之民與禽獸之相率斯可耳人既耳聞目見心運舌宣其何能不遵名教以相生養也金陵舊有講學之會爲曆

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周子海門舉天泉證道語闡發之座上許子敬菴弗之肯明日出九條拈示衆命曰九諦周子爲九解復之予早聞無善無惡之説以爲前聖未發迫後悟易始知前悞因就九諦解之下疏明立教雜世之旨總目爲九諦解疏若必以無善無惡爲言其指歸於無可名必至於一切衆名皆廢則請離却人類屏絕服食言語而後可然而終無別有如此世界以翼此人也請思之

歙縣王煒識

諦一　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于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歟

解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

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即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眞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謂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既無不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

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亦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更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

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

疏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講學者講明性理性成於繼繼之善善原於陰陽之運陰陽則一氣之動靜耳二氣之先名之曰易易也氣也陰陽也善也性也皆無可名而姑目之以爲世教也使先聖不爲世教則易氣陰陽善性皆無矣焉得獨有善之名氣機動而若有命之者世界繇此而端倪人生其間而成性生生流行心以見焉如此之理若不姑名之爲善請問當以何名之性善一言儒教根柢也繇是而著於吾身日行之事業順之悖之善不善亦因以名如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豈心懸空與事不涉乎大學言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愚以爲能視能見能聽能聞能食能知味正心體之善使此善俱無則且不能視聽食而人道廢五倫滅宇宙息又何用講學也爲善去惡無跡是不自有其爲與去之心不是本無善惡也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則有本有之善矣旣知必明善乃可誠身繼之者

善孟子性善至善諸言爲是而又以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何以必曰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乎觀其意以明道有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龜山亦有人性上不可加一物之語遂謂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而明道之意蓋爲智識窺測未實證於性體者而發故爲是深入之語以策勵之不是說性無善惡也人性上不可加一物純粹如此正是性之善解之後半全與自說相違本來之體妙密之言以及兩頭不立增損

法絶名言無對待與無善無惡皆佛家語取以附會於儒佛語有極精微者若果離羣出世一任拈舉既以講學爲名則是世間法當思維世範俗爲懷願毋身口兩違以陷於不自隄防之過也

諦二　宇宙之内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氷炭黑白非可以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眞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日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歟

解　日中正日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絶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善嶽不以

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眞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繇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

疏　無可名而姑目之之善本也源也著於日行事纔之善是與惡對者迹也委也聖人維世範俗正教人繇迹以返於心許子先揭大源此就第二層上論既名之爲天地日月星辰嶽川人物吾則以貞觀正是天地之善貞明正是日月之善有常度正是星辰之善峙正是嶽之善流正是川之善莫不飲食正是人之善飛躍正是鳶魚之善若不以爲善則孔子言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皆爲妄談矣眞忠孝不自見以爲忠孝不是并忠孝當爲之跡而無之辨無善無惡正恐流於此吾儒

學問一敬字貫徹終始然事迹遊合亦何可不論若深言之取禪家無善無惡之語目爲性宗變爲此種種諸說真大不敬也

諦三 [illegible]如太虛元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中正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解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着訣不離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并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着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着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爲物而貳失其主矣

疏 諦中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及天地且不能無主之語皆誤其無善無惡即不可名三字不是言空是將中極善誠仁義禮智信等皆不必名而總名之爲無善無惡耳心如太虛不着一物如者是何物所以姑名之爲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執之罔不是謂之爲無善可乎

諦四 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功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解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箇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別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致格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逃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敎乎

疏　此諦明白簡易極矣人性本至善功夫只是明

善何爲復牽赤子大人而言無惡豈更有善語心意知物固是一箇然孔子何爲譊譊而分正誠格致不實語正語而故爲方便語耶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誠爲格言請以自返何如不然則曲學而已恐不足以知大學也

諦五　古之聖賢秉持世敎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殄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强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醇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唱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解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着善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强暴移風俗須以善服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用之必不從如昏愚强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盖凡世上學問不力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

人患在有善而執着閑惡者敎之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着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繇誠何繇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

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燕者豈徒
少知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
不可爲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
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
顛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弊乃一至此故
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
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
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
如斯民斯世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

心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
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證本來
大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
君子使盡爲皐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
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
力之風者舍玆道其無繇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
文成玆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
疏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但無作亦非

無好惡也不必又謂着之便作好作惡以善養人
使各得其秉彝之良而與之相忘此王者之事霸
則自有其善且或掩襲之公私二字非善惡乎象
山語爲着者言之不是言無善惡生心害政正爲
不知性善而陷於詖淫邪遁東漢諸人不知道只
是不知至善不是性無善使諸人能求事理當然
之極則以維世必無黨錮之禍也殺身不悔不可
謂性善乎不以善爲善歸之君子不以去惡爲究
竟奈小人之惡只顧發出何請更思之以世教自

任者必當如何而後可此解所論觀者最易淆訛
不可不細體詳辨也
諦六 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
利志道者必竭脩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
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
者焉其所謂克已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
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
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
躋神聖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孔子者耶在高

明醇謹之士着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略而不遵
而况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
其可也
解　文成何嘗不教人脩爲即無惡二字亦足竭力
一生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脩爲無跡斯真
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淸以至原憲克伐
怨慾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未
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
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真也陽明

使人學孔子之真學疎略不情之疑過矣
疏　修爲無惡二字足竭力一生則原有惡乎物欲
蔽而流於惡惡非本有無善無惡總不可言也仁
者生生流行之全體故曰心之道心之德善何如
之孔子之敏求忘食復禮存誠洗心藏密謂修爲
於仁可也謂脩爲於無善無惡可乎若修爲於無
善惡何以屢言善之不一也可思矣
諦七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
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
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
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
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槩目之曰無善然則
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證
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
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
意之善而已矣
疏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只是不自有

其善耳非無善也何云正可證無善之旨若無善
之旨即不自有其善則當云脩爲者不自有善斯
爲善不當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堯舜事業典謨昭
然但堯舜不自有之其種種善迹未嘗不在萬世
也
諦八　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
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
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
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爲至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解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無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旣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

疏 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良字卽善字目之爲良而致之與無善無惡迥異致是脩爲良無脩爲如何强合得同世上無現成聖人卽孔子亦繇志立不惑而臻不踰矩今乃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以四無爲秘密顯然竟駁大學眞韓退之所謂務勝孔子者世間豈有如是儒者乎恐非文成之所樂聞也

諦九 龍谿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緖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眞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

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谿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谿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為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為極則也

解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

其人如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似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為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且為祖述而況可以龍谿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

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

疏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時中反之者無忌憚如此數語可謂極於精深然而立教則曰中庸中者無少偏之謂庸者極平常之謂中為本體時屬脩為致良知之旨頗近時中然而何不依乎中庸而為是過高之論過高美聽而無用中庸則切於生民日用之實孔子以天縱之聖論君子之道而歸於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此其所以

爲中庸此其所以爲時中不聞其以入微訓世但因下學而上達耳公孫丑之問意在方人故答以姑舍是不是卑顏閔也學孔子是自明其志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曹交不可教然教以誦言行行而已不聞敎之以堯舜如何傳心入微也所引無懷諸說徒爲美聽用之維世範俗將如何施設葢尉予欲以出世之語以輔其四無之傳九解滿口禪機若非講孔孟之學何須致辨既以講學自居必當遵夫孔孟孔子之至善孟子之性善與自言苐

一句之維世範俗一任千言萬語總於此講不去請與千萬世之學孔孟者虛心共質之非一人得以自是也

予疏九諦解畢有讀而問者曰學問始於入德歸宿於減德其言莫備乎中庸中庸之贊至德曰無聲無臭夫無聲臭豈有善惡無善無惡之說當亦未可盡非先生嚴辨如此而又云若果離羣出世一任拈舉佛說何也予曰儒敎用世佛敎出世兩者判然異轍用世

者以名爲敎使有持循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名也禮義所以維持諸名不亂者順之則爲善不順則爲惡上古聖人建立禮義善惡之名以爲斯民大防使之各得其性所謂用世也用世之敎謂之名敎儒者守之亦謂之

儒敎苟不如是則宇宙不能一日安矣出世者以我現今有知有覺之心遡之於受性之前見一切皆我有生後爲之立名立字則繇我而立者如色未有名之先呼之爲香爲味爲聲俱無不可譬之以巳爲我有呼爲咱有呼爲儂有呼爲昂者誰爲定名總屬幻妄故掃除淨盡不存絲毫去君臣離父子獨處於窮荒無人之境自葆其真知真覺身世并忘一覺獨耀知生知死不爲所攖此兩者豈不

判然異轍哉今以用世之人而揭無善無惡爲敎苟執人而告之曰汝心體是無善無惡者彼將曰然則當如何從事必應曰勿起善惡之念但順心所發而去夫堯舜爲父而子有朱均倘其人生性傲懵所受者無善無惡之敎順發者違善蹈惡之行又將如何哉若云良知良能人所共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豈待敎則必知有親與兄矣依然歸之名敎而不能以無善無惡爲敎也如不

知有親與兄則良知良能亦且無所麗爲其親與兄者亦不知有子弟無所施其慈與愛如此則父子兄弟俱無不復共聚而有家亦不復有國與天下矣天下之人憧憧莫辨上古至今豈有如此世界乎且此憧憧莫辨者亦當衣食否衣自何來食自何得若云耕之織之則前聖之敎爲耕織者豈非以其可衣可食名而傳之乎無此名則不能傳矣故名敎者用世萬不可違即出世之人亦必資之以成其事無善無惡出世以之治心施之世敎處處成礙奈何講學之人揭之以混孔孟門庭彼其意不過標新自喜以爲名高耳亦有一時誤認未及詳究先聖立敎之旨而誤言之者故予直作兩途論之使其智有所用而不爲世厲然出世之人弊衣蔬糲澹泊寂寞忍人之所不能忍堪人之所不能堪竊謂講學諸君雖欲涉其藩而不得則予言雖云一任拈舉當亦虛播爲口說而已用世出世

俱不敢相許也中庸入德在於愼獨用功精密久久自成極其深微然後至於無聲臭不過下學上達耳并揭之以爲言敎子臣弟友是其落處故曰中庸曰君子中庸聖學如此願定志勿疑也

答高彙旃先生中庸三十問

鮑香谷傳曾示予答高先生中庸九問曰據予見如是有謂語意不盡合朱子子以爲何如予曰中庸本自高深隨人所見以明之但問當與不當耳豈能使天下之人淺深盡同一轍也今香谷已逝居易汪子復以三十問見咨其後答者甚衆予槩弗及閱率留臆答之於香谷已不同不識有合於諸先生否汪

子屬予錄出以正之海內從事中庸之君子

問舜之揚善用中似在善之中又取其至善以爲中回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又似在中庸之中擇取而得其善或善先而中後或中先而善後善包中乎中包善乎

道至孔子時不明於世久矣夫子大揭中字以告天下萬世使知道非外求中之純粹無間則目之爲至善益用以轉移天下使此中大著於萬世耳此二章俱以中爲的舜用中顏子擇中庸舜盡人之性顏子盡其性以語意言之前中字不必云至善後善字即是中庸亦不必在中庸中更云擇取也

問中庸其至矣乎之至與後費隱章三箇及其至也之至與至誠至聖之至與至德至道之至與無聲無臭之至各處至字作何差別

至者極則也事事物物各有一極則之理不必更分別但當返之吾身何爲中庸何爲費隱何爲誠聖德道無聲臭竭才以從事焉庶不愧於學中庸耳

問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

非積累而盛何以中庸之言成功知之也言及其者二个夫天一節又言及其者四費隱章又言及其者三似乎道亦有積累而成者豈天命之初無純全賦予者乎

天地山川乃理之著爲形者氣中事也聖人之知行生之安之下聖人者理皆爲氣所乘故必待積累而後復其理之純知行二及其勉人日進勿弛也今夫四及其因細而推於大也費隱三及其贊道之妙也天命之初非所論於諸及其者矣

問中庸首章只說道未曾說德和繇中發中非德乎戒愼恐懼非所以入德乎致中和非推德而及之乎去外誘充本然是德還是道道德二字要辨得分明說道處混不入德說德處混不入道方見分曉前十二章俱說道自庸德之行點出德字連章說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以後全重在德吾輩須自體貼道之所以爲道德之所以爲德者何如可晉造不可名言者曰道道云者喩如道路無不可道以此體之於身則爲德非判然別又一物也致中和只是盡其量耳道指大源德勉入聖

問造端二字最難體認錢啓新云中庸禁無味之飲食戒不端之夫婦此言最爲警切此端字却似作正字訓說偶讀匡衡說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合數語而觀非居敬之實功夫乎堯之試舜也以嬪虞釐降註云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切益敬肆之關誠僞之界至嚴至顯以此言造端其是歟非歟

造端只是發端即上文愚不肖夫婦可以與知能之意體認造端只在夫婦有別一句不必求深求新也

問中庸之道無大無小因而有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之說因而有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之喩只爲大小二字分疏不明體認不眞故强將攏做一團不得分辨若十二章語大語小本是分辨鬼神章總註前三章爲費之小後三章爲費之大又是分辨洋洋發育爲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禮儀爲入於至小而無間又是分辨請分辨何以爲大何

以爲小何以爲道之大小何以爲德之大小若分辨得的的確確則須彌還他須彌何用納於芥子芥子還他芥子何用納於須彌

形氣有大小理無大小須彌所繇成不能餘絲毫於芥子芥子所繇立不曾虧絲毫於須彌德是轉氣入理故可言大小道豈有大小乎中庸但有語大語小其曰費之大費之小則朱子因事言之耳

問費隱章次節註內首提其理之所以然本章鳶飛節註內又提其所以然十三章十七章總註內

俱各提其所以然而未嘗明指其所以然理卽是所以然歟抑理之上更有所以然歟今人只說每事有箇所以然先不明白事爲何事安能明白其所以然也卽如孟子乍見入井三言非所以亦只是反說非所以不曾正說其所以善學者自當從反說處討出根原然却無人如此說惟呂東萊切實言之曰耳有所以聰目有所以明子有所以孝臣有所以忠如此看來五事五倫之間人亦曾反而知其所以然乎不知其所以然乎不知其所以

然則聰明只是泛用忠孝只是名節其可以苟焉而已者皆假也非誠也若真知其所以然則無事無物而非天之所以與我有命自天昭昭可畏雖欲不顧諟而不得雖欲不戒愼恐懼而不得

理者宇宙公共而無所麗性者人得之以立者也無所麗之理散爲萬事性有所動自然便與之合五常之德所繇成也必欲明言定指請以良知良能爲混

淪安舛目

問郊社何以云禮禘嘗何以云義註內對擧互文後人便有得輕忽將上文禮必有義四字只當虛字眼讀過抑思禮爲百世不易之經常上天下地不能外也義有因時變通之斟酌如代數之增損號次之升刪不可執一也故分屬之爲禮歟義歟又正蒙集註禘祭夏行於夏周行於春嘗祭夏行於秋周行於冬蓋礿禘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春夏之用也嘗蒸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之二氣之義也觀此方明白註內對擧二字但未知與治道關通如何

應有指掌之示

義緣禮而成禮因義而定祭者以明達幽其理微非斷於性命源流者不得其所以然而不可謂之明旣明矣治國特其麤迹耳何難于示諸掌若必縷指條分則有六經四子在

問武王纘緒幾幾與大舜之孝無異而德爲聖人自舜一身邁跡武則有所纘承而反歸美於文王之無憂此豈無說又周公成文武之德如周禮所載何一不是體如傷未見之心廣泄邇怠遠之戒

何此處不及而專言喪祭

文王無憂所以貴其至德葢文王惟盡在我更無餘念王季爲父武王爲子作之述之就其迹又有如此者使文王必如是而後無憂則文王之心何心哉周官成於周公不必始於周公喪祭不始厲公而上追下達則周公以義起之成文武未及之德其必喪祭爲大矣

問中庸總序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而君子中庸注內則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八字解中而庸字只解作平常之理故予向有說以常爲常孝常弟常慈作常久之常此亦無礙而究竟未是今觀聖人自作註解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庸字本有著落夫所謂庸者固以子臣弟友之事爲庸而尤必以子臣弟友之所以能事爲德也孫文介曰所求乎子者不在其能爲子而在其能事父所求乎臣者不在其能爲臣而在其能事君此段議論觀者無不憮然究其所以能事父事君者非求諸君父亦非求諸事而在乎求諸誠也誠則無所不能皋夔稷契此誠龍逢比干亦此誠呼天號泣此誠底豫而天下化卽此誠苟武不誠則任你冬溫夏凊左輔右弼做得萬分周到而皆不可謂能卽皆謂之不誠無物而聖人自歉爲未能者眞無可自信爲已能者也故德雖在言行上仍不專在言行上言行相顧者顧其誠也爾不敢卽前四未能所謂誠之至也若但在言行上相顧則不過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之小人耳於君子之道無實得處故易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

聚也聚於誠而不在乎言行又畜以聚而并不在乎多識也序卦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東萊曰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書曰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允誠也懷於茲者聚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夫誠非所謂不易之理歟

誠是功夫亦可作本體看中之一字至精至大無以加矣弟慮人視爲高遠難行故以庸字實詮之庸之著落只在子臣弟友間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其

吃緊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行相顧正是勉與不敢盡誠則所以造中之力也能者隨時隨地無所不慊於中之謂夫子未能蓋歎此庸常中直造天道實爲微妙難盡在後人觀之曰聖人何所不能在夫子則曰即此凡民共有平常之理我實未能也如此而已矣

問中庸性教二義首章既已雙提至二十一章復雙提而有之謂與謂之文法稍別經生家遂從此刻畫推求疑若性有二性教有二教實則自誠而

明非即天命之謂乎自明而誠非即修道之謂乎之謂與謂之本無殊義也惟是性道二字通篇所見非一而教總屬不提豈所謂千載不傳之緒有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者歟乃知教之爲義在乎善學以言教者淺以身教者其總不如以心教者之無窮孔門傳授心法即心是法更別無法即命是教更別無教故中庸一書與已到者爲地尤與未到者爲地過者可俛而就不及者可仰而企如其天命之性而已能如其天命之性教雖不設可也

聖人之有言無非爲教萬世其所以爲教者用明率性之道道在而德行事功出其中首揭其源後分其緒使千萬世知此共繇之路而已道之不明則以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於是聖人又指出一誠字以爲之功誠之所在不及者有以跂及過之者不敢自縱然後道可以明而聖人之教始慊然於無憾使有言而非爲教聖人久欲無言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自易已云然先儒又云離了陰陽更無道中庸說天地之道絕不說陰陽豈博

厚便是陰高明便是陽歟中庸大旨只於顯微費隱處看出無間關頭朱子說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此劉夢吉所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然則中庸生物之物萬物之物也天地亦萬物中之一物職覆職載之物也其爲物之物是道也是所以覆所以載之物也有其生之不待有

所作爲而自然有所以成之之物也此爲物不指天地而言也

率性之道就吾人而言陰陽之道就易而言性之前有天命天命之前聖人不更言陰陽之前有太極太極之前但推之於易有吾人有此身則有性有道有陰陽有太極有天命與易之源天地特陰陽之形而大者耳博厚高明本說至誠但曰配地配天耳周子云幾善惡便是動靜之間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爲學者正當以此一物而究夫動靜之間

則於道不遠矣

問天地之道既云不貳何不明指爲一下文言地言山言水俱以一撮一拳一勺而推廣至於及其

惟天不言一而言斯昭昭昭昭其可以一處求乎

乃知一止數之始不可以盡道道則體斯用斯天斯人斯昭則無不昭昭昭則不必更求昭也夫

天地山水皆明不測天以氣言故不可言竊限地山水以形言故可言撮土拳石一勺似不必從上貳字更生一字解也

問位育言事言理或問既詳辨之而於吾身中排竟尚有格格處只是在天地萬物上揣摩不曾從致中和上着實體驗耳絲滿窗前草不除明道曰欲常見造物生意今春云暮矣絲既滿矣各人有自家意思云何即此可覩位育否

以理言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以事言之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吾身自吾身不得槩言吾之心正氣順則天地之心亦正氣亦順必須明然於天地萬物與吾同體而無疑然後所用戒懼謹獨之功方爲不

虛不然吾之心正氣順而天地位萬物育以爲驗苟吾心未正氣未順而天地遂不位萬物遂不育乎意當明其所以然道是如何性是如何天命是如何然後位育方有着落耳

問最難講是天之所以爲天了若欲於天之上再進一層便是頭上安頭若欲於天之所以爲天之下再賛一語便脚下添足明道曰維其側隱知其有仁則本根所固有忠憲曰何以有乍見之怵惕何以有平旦之好惡則涵養不可無從此體驗則

人之所以爲天向天尋討不得須讀本文接連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已落在人身上請妄加一語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可乎

人所具以爲性之理流行於今古而無息所謂維天之命人法之則曰至誠天者極於自然而無可加之謂命字不得放過人物之性以形氣而有異命必合天字而言方可想見其微妙處

問誠者自成章分明是首章的全身影子自成者天命之謂也自道者率性之謂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可須臾離之謂也不誠無物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有外於戒愼恐懼與愼獨乎成己之仁未發之中也成物之智發皆中節之和也性之德中和也合外內之道致中和也故時措之宜天地位萬物育也下章接言天地萬物正顯得位育之功用正顯得至誠之全體只是章內四物字似應作兩樣看第二節物字似連已在內下節物字又對已而言其義何居

以之配合首章固可然在當日只是率爾應言之自然符合耳第二節物字連已在内第三節物字對已而言譬之一樹之枝葉第二節是就一枝一葉言第三節是合衆枝葉各自爲言也

問中立而不倚不倚是形容中立強哉矯又形容不倚只拈定中字便了至三十二章夫焉有所倚是形容那一箇字若說形容至誠二字此二字不受形容還是形容能字否若曰夫其所以能經綸者非有所倚於經綸以爲經綸也夫其所以能立者非有所倚於立以爲立也夫其所以能知者非

有所倚於知以爲知也註中豈有所倚着於物物字須即借本文大經大本化育而言非可別添一物只注射而後能哉四字以足上文惟至誠爲能五字之意下文直接去但見肫肫懇至爲其仁而已淵淵靜深爲其淵而已浩浩廣大爲其天而已尚不達天德其孰能知之總是形容中庸不可能一句所謂聖人天道之極致大德之敦化至此而無以加乃所謂誠之至也乃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也然否

至誠是能時中之君子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至於與天地參爲能化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返本窮源一時中盡之所謂達天德也達天德者必固聰明聖智時中君子卽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至聖有倚則不中不時矣中立之不倚是指功夫不可與此同日語也

問楊氏曰中庸淺處多見於孟子眞西山衍之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

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鄕愿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全章者則仁者人也全節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自明誠其曰天下之本在國全節者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觀此兩賢之說中庸蘊奧其合諸孟子七篇而旅著矣後之學者其循轍而守之歟抑有所推廣其未備歟或更有意言之疑有欲釋而未盡釋者歟

千聖一心萬古一理六經四子途轍雖殊無非言此心此理而已正言反言旁言善譬之無非一致不獨中庸孟子爲然論心論理亦不必盡於中庸孟子也

問中庸只說誠者物之終始終始之義莫明切於孟子條理二字而周子又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解曰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又曰誠之通

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時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又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細玩通復之說則終始之義覺親切確實否則物爲頑然之物而誠亦塊然之誠

誠者物之終始就孟子周子論之固可見卽就一物

覩之亦可見朱子云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旣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何等明切確實似無容更議

問載破二義不明安問能事夫言以載道大小皆載也一言破的大小皆破也胡然而載必屬大破必屬小竊詮之曰天下之大本也所以莫能載也天下之達道也所以莫能破也故註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而又或言兼費隱包大小又或言包費隱兼小大誠見費隱不相離大小不相離也爾

六合退藏於密者道也放之卷之者君子也

大小載破曰天下莫能此就宇宙內之形器爲喻言以載道一言破的言本無形也所云道的則約理與驗言之不當以詞害意若云大本莫能載則聖言載之矣達道莫能破則誠辭破之矣豈所語於費隱之道哉

問德性問學一節分爲存心致知是聖賢示人入德之方而至德之作用則在下節之出處語默間出而居上處而爲下言而足與默而足容不是大學問煅煉得粹然無疵之德性而能有此乎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惟出處語默之道存斯出處語默之身保引詩以結出處語默之全節卽以結大哉聖人之道之全章而世俗見解只以默容爲明哲只以苟全爲保身豈所謂至德之人豈所謂道待而行之人歟

凝道之人本於尊德性而以道問學造詣之禮者天理之具於凡民有動於中而不知自裁聖人爲之斟定其節文於至當不可易處耳與和字相近聖人爲

萬世則只是至當不可易故以崇禮該修德凝道之終盡此無歉卽是至德至德之人出處語默豈更有道議哉

問中庸章內多言故大抵或承上而推言之或承上而開廣言之或意中有現成之指示而咏歎言之各宜分辨不得視爲虛字轉折而竟等落空更不得槩作過接而輕爲脫卸

已分辨明矣不須更答

問知行之不相離猶之乎體用也自道之不行與

道之不明爲兩分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爲兩分而問有單言知處單言行處其單言知也不必補出行其單言行也亦不必補出知而世之儒者或咎其說之不全胡廬山輩謂惟行乃爲眞知至取譬於水之經溺火之經燎談虎之非身經虎以爲眞知則無不行眞行則無不知夫學問之事而更有他假知假行者乎此皆未達於所知所行之爲何也朱註曰知之之所知行之之所行謂達道也夫人莫不有良知便有良能即此知能即此愛

敬即此仁義即此達諸天下一理而已故顧涇凡辨之而特拈孝弟二義以破其爲溺爲燎爲談虎之逝詞惜其說之不暢誠體味於所知所行謂達道也二句而謂道遠人乎哉而謂成己非所以成物乎哉而謂知行有二乎哉凡言物理者不如直言倫理言物則或疑物爲外言倫則不容或外於理因是而思舍修齊空談性命之謬

知行何處不該如喜怒哀樂纔覺時便如此覺是知如此是行世固有不及情者遇境漠不相關是知與境相入未深則胡氏惟行乃爲眞知亦未必全不是若離却達道更談知行何用

問孫文介之疏溫故知新曰新故無可執也天命之性爲故率性之道爲新率性之道爲故修道之教爲新所不睹所不聞爲故戒愼恐懼爲新戒愼恐懼爲故隱現微顯爲新總一愼獨而故之溫者無窮時即新之知者無窮時矣初讀此則覺爲豁然意爽再四尋繹似只當以天命爲故其餘只了得溫字若知新還有問學在爲博爲審正自無窮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朱子謂故者其已然之迹溫故知新是以道問學尊其德性大而天命細而曲禮無所不包不必專指一定也

問化育二字詮者曰化者物之自有而之無育者物之自無而之有凡化育並言者惟天地之功用爲然亦惟就有形之物觀其消長之數爲然若至誠之於物也惟言育言發育言覆言載言成而不以化並言其所言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大德敦化聲色之於以化民則皆言極誠感通之妙

初非自有之無之說如孟子時雨化之大而化之所過者化底豫而天下化等語皆此類也然則贊天地之化育者亦在乎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所謂知明處當而已原不在化育上討效驗知天地之化育者亦在乎經綸大經立大本所謂極誠無妄而已原不在化育上討見解此皆從至誠幽獨中與天地合德處推勘贊則有其功用而與參爲虛位知則不落聞見而焉倚爲眞體兩至誠是一箇至誠兩爲能是一箇能孫文介以特屬堯舜知

屬夫子至以春秋之褒貶筆削當生殺以配化育然乎

化爲自有而之無育爲自無而之有是相對解若以本有論化字是自有而之無若以本無論化字則是自無而之有總是轉成一境之意先有一境轉而之他是本有解先無此境今忽成有是本無解以物言之蜣螂化蟬蜣螂爲本有蟬爲本無以人言之喜化爲怒喜是本有怒是本無又如蚯蚓化百合腐草化螢蚯蚓螢有情百合腐草無情當其化時情畢竟如何著落請諸公更爲一辨之此不是盡性以外事

問執其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顧端文講意一條以武王謂紂爲宜伐伯夷謂不可伐此爲不同之極致最爲兩端開生面愚思虞廷上那得有此種議論試再求其近裏着己貼切邇言之各成其善者以推廣之

一切事皆具兩端有善即有惡有是即有非有隱即有顯有中即有偏舜執兩端爲用中也察邇言用其中於民其斯爲舜之大知歟

問載物覆物成物旣根至誠說出而上節日徵此節註亦云與天地同用必有實見諸行事可以一端而槩全節之理者隨處體認應有見吾心承受萬物處而於間斷也庶幾其少

能以一端而槩全理學問方有歸宿即以載覆成物言之如人以詐欺我我一見即斷其隱曲是爲高明不與之較挽而返於無欺是爲博厚此念始終如一是爲悠久此即是覆載成物在人再無不能者能以此隨處體認是爲詣至誠之學

問中庸言君子之道最詳復而專一矣其中又言天下之達道入後又言至誠之道聖人之道天地之道至末又言小人之道道若是其支分派別而多岐乎君子依道道待君子固知君子之道四字爲中庸一大主宰其言天下之達道謂君子之道不出此五品之目也至誠之道則君子之道之精蘊也聖人之道則君子之道之極則也其言天地之道非泛言夫蒼蒼積氣之天與廣漠積塊之地也言天地之道不外乎至誠之道也道爲天地本天地爲萬物本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四語係皇極內篇之三）故博厚高明悠久取象在天地明理在至誠同用同體正明其無兩道也可一言盡仍不顯言而註補之曰誠以不貳爲所以誠則明乎道不可以言言也凝睇而視者莫如天地範圍不過者莫如天地乃張子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眞西山曰自周子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學者其可舍身心中之天地而求道於天地之天地乎至於言小人以爲君子之反則第二章已明揭於前至末章不可不申警於後

君子之道率性之道也性中自有五達道純其詣曰至誠極其品曰聖人盡其量曰天地率性中倫常達道以致於中和位育則通書西銘皆吾註脚耳更何疑哉

問君子與聖人並提如索隱章君子之遵道依中庸似遜能於聖者費隱章聖人之不知不能又若反遜於君子大孝之聖人與嘉樂之君子無所低昂問政章君子不可不修身與聖人從容中道未免與力至於大哉聖人之道又專待凝修之君子以後惟愚賤章不敢稱君子祖述連下三章則既稱仲尼稱至聖稱至誠不再稱君子餘稱君子不一而足此君子有專指歟或泛指歟細看足與足容與明哲保身俱說在下之君子而居上不過帶說及三重章內之君子分明是三王以後之君子

爲百世後聖人開先之君子非仲尼其孰當之然則至誠至聖非仲尼其孰當之前八章雖引孔子之言君子尚可泛指後十二章子思之言君子應專指仲尼

中庸一書揭天命性道中和費隱達道達德知行至誠天載以爲教皆所謂中庸之道也苟能從事於此雖造詣淺深不齊皆得目爲君子費隱察天地固是君子遵道依中庸亦是君子王天下是君子素貧賤亦是君子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請用爲種種君子証

問成已屬仁成物屬知此於學不厭似爲成已事而屬知誨不倦似爲成物事而屬仁豈有各持之說証雖分體之存用之發其有可互相證明者毋亦原始要終之不同歟學誨其入德爲始事成則要終故合而爲性之德

仁知本非兩件就其通天下之公則目曰仁就其精察於事理則目曰知伊川云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知子謂學不厭是知推不厭之道誨人

卽是仁仁也知也義與禮信也一而五者也皆中庸之道孔子揭以爲萬世教者也

鴻逸堂稿

太原王　煒　譔

序

曹一菴隨錄序

自昔人以立言配功德後之文人才士失意於功名富貴者往往竄身其間以希不朽詭持一得甘外於聖人之道不則雕章繢采務炫其春華舍是而與語天人所性命整頓人倫綱維世道迄千百無一焉嗚呼立言之旨固如是乎儒者則不然身聖賢之微言

言夫婦之庸行聽之似平而驗之皆實至其授諸編簡則必取前人墜緒補救删述以還於無弊如濂溪之於太極考亭之於經史西山九峰之於律呂洪範或闡其未明或訂其譌謬初未嘗有意於言迺百代而下奉其言爲耆蔡不敢易以視希不朽於立言者其得失固已判然故出於儒者至寥而文人才士之爲則比比而是將毋悍於理之窮樂其身之佚姑以是爲名而聰之他人後世歟泰火而後代不乏言今之存者幾何其不朽安在然則欲希不朽者誠莫如學聖人之道矣婁東以文章推海內講儒者之學則自陸子桴亭始曹子一菴相與研究辨析於天人性命之際無不身體而力行之所述隨錄十二卷皆盡己及人之學徵而語學者警顯而徵古誌今尤加意於賦役水利之事雖不能遠追周朱二蔡之精深然其平實無華惟取達意與儒者有用之言夫言而無用君子譏之此文人才士之陋而俗儒多不免焉者則以其學之非不能言胸中之所無也一菴力學於聖人之道其爲秒寸絫涵有年矣感逝古之不復傷

今日之全非徒以人倫世道深結於懷無能補救而託之空言知者方戚然悲之彼白顛丹轂之士自以爲功德在人不朽斯在嗚呼是果不朽矣烏可使一菴言之哉

春秋書法辨序

古聖王之治不可得而見見於康衢之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當此時何取於言教至命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別於禽獸乃始有五常之訓天下萬世之人遵之則治背之則亂治亂相尋治常不勝亂後聖憂之揭訓以爲經繼起之賢因删定贊脩之後求其說以淑於身即以其身所證而還以說經於是乎有經學天下萬世之人未必知聖賢所憂所證也君師教於上則下罔不承習久志定至今家傳戶誦有若

布帛菽粟然以爲之術持宜衆志之定於一迺才智之士往往多潰於倫常之外者上以得士求下以進取應上以祿位旌其學下以富貴快其私不復知經學本以明倫相與顯然悖之而無忌嗟乎有志之士欲起而救之非置身倫訓之中大揭聖人之經辨明其學以指其歸趨豈更有他道哉六經皆明倫之典春秋因事著義於日用爲尤切自王公以迄士庶無一非春秋中人即無一人不當知春秋之義蓋春秋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崇明宋先生子猶憫斯世之

橫流欲盡抒厥義而有所不可爰取弑君一例即三傳之言詳其始終摘其諸謬以還經旨於無蔽夫聖經如日麗天本無待於傳春秋之教屬辭比事三傳以事得附經而行後之學者因經以徵事因事而信傳疑經胡不思左氏班在孔門公穀受經子夏三子之言期於翼經耳當夫子筆削時游夏尚不能以一辭贊乃敢致疑於經妄生意見務新一時之耳目豈獨聖門不容且並得罪於三子矣春秋大義公天下學者但篤信於經則事之曲折盡爲大義之所在有

其事而不必可據者吾斷之以義無其事而可定其案者吾斷之以經或信或疑或隱或顯莫不有微旨存焉蓋一語一事一事一義聖人微旨不必盡在此一語苟能合一時情事比而求之則微旨出矣此讀春秋之法也宋先生敦倫一行患難弗渝不愧春秋之賢者其辨弑君書法爲條百十有九以詳三十六君弑事本末事詳而當日之情與書賊之外書國人書國書卒書盜之微旨就常情而推論之無不曉然若出於人人意中雖其間例變情殊無不以復讐爲

義就君臣一倫以槩夫四倫之際先生説經如是而已嗚呼若先生者是眞能以身爲教者也昔董仲舒作春秋决獄二百餘條朝廷有大議遣使就其家問之今之治春秋者不乏人試徵其行誰爲無忝倫常者使其以春秋斷事能免於慶封之對而無發觀者之粲乎唐虞之風不可企矣吾意有願治之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起太學建辟雍以更老尊先生先生爲之陳三代之治析義利之源成天下之人才正千古之學術使六經咼於中天更無有不可盡之説此固海内身於學者願樂之所同蓋不獨予與先生之志也矣

施先生證學詠序

幽居先生率子孫躬事稼穡暇則尋繹孔孟周程遺言以自歿生平致力一室之間琴書左右太和盎然望而知其爲有道長者卽鵰鶚狂鳥無不折心于覽輝之儀止也今日理學之士醇疵正偏雜糅紛出習行無忌以詆毀樹聲名爲鄙夫之所不爲高談自許研析幽微無本者多爲所移朱陸王高朝同暮異甚則周程張朱不免訾謷夫天地萬物鬼神同一誠堯桀同一天理而千古聖賢心性之途顧如是異乎然可一言以斷之曰觀其人可以知其學不必更俟夫辨也世必無心堯而行桀之人苟其行桀斯桀矣嘗與二三同志言聖人之待凡民可使繇不必使知吾願千萬世學者以凡民自待務盡于聖賢成教之繇而勿求新知雖不能登孔孟之堂决不致蹉履迷繆以悮入他家之戸也幽居先生守孔孟成教不移者癸亥病餘天機忽露偶拈三十詠以證所學語語從戒懼中出精粗微顯有言俱到確然醇正無一字誤涉他途嗚呼此其所以爲先生之人也夫亥子之交

爲天心之復取先生之人以辨今日之學將見有真儒者出合天下紛糅之途盡還于一致則是三十詠者不但同首尾之吟卽謂爲將來學術之嚆矢可也

紫陽大指序

學者理也理者心之所繇人各具是理或蔽或否不能同也故理必講而後明學必講而後定講而不定然後有辨辨非得已也先哲有言立言皆爲學者非以自盡其得人封已見不能虛心無我實體厥躬以務盡難盡之心各是其是卽賢者有不免正而是非偏而好惡甚而黨分門戶辨論操戈與小人讐敵無異嗚呼堯舜孔孟之道豈有如是者哉堯曰允執厥中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孟

子洊契堯舜之旨而守孔子操舍之訓揭存心以告萬世心存而致功以盡之盡心則知性知天堯舜之所以稱聖也凡人同有此心蔽於物欲而不知存以至違禽獸不遠能存則君子矣人苟知存則行者著習者察日用者知其可以爲堯舜者曾無絲毫之或欠危安微著人心轉於道心非性善而能如是乎此千古之道統也有宋諸儒大闡厥旨以承堯舜孔孟之緒然存心之功知止格致誠正愼獨明善時中養氣集義種種不一而同歸於止至善程子洊晰道心

之陷爲人心善之遂流於惡也爰判爲氣質之性見其致功不同總爲敬以直內也主敬以會其指歸至朱子益以窮理而堯舜之道有心皆知有知皆證更無容於訛議矣其如智者過之謂斯道不勞而得窮極高深標新自是不復爲維世範俗計於是乎一定之是本明而成蔽至於紛辨不定者蔽者悞於止而辨之者未必果臻夫至善也夫性也天也心也命也道也皆吾人日用常行實事也善者未發之中至善者中和合德主敬者存養窮理者省察也智者性體

之一端一端擅而全體隱智而不仁義禮者有之未有全體盡而智不足以知微也語聖人者無不宗堯舜孔孟堯舜中孔孟至善性善緜是而學聖人有議乎主敬則知止而格致誠正愼養矣窮理則明善時中集義矣如程朱二子者眞可謂善學聖人也錢塘秦子定叟因陽明王子有朱子晚年定論一編論者紛然不一不得已就朱子全書摘錄爲紫陽大指八卷緜初學以究其成詳覈考證遂辨及無善無惡之說夫陽明固儒宗豪傑一時失於精詳悞發此言其

語門人云無現成良知須與實用功夫勿懸想本體宋儒制行足以取信非空言動人則其謹於踐履不欲以高明自詡明矣奈何不善學者悞景象爲本體自智其偏見一期快意遺烈後來至今日而猶煩秦子之辨也予至中歲知易後始識早年之悞因疏許敬齋周海門九諦解以告無罪於先聖蓋先聖以中庸訓世以無我進學以窮理盡性至命自盡歸宿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謂其高深則庸常也謂其庸常則又極於高深矣紫陽大指之書爲道統正脉學者苟

能虛心實體然後知堯舜之道不離於日用常行中可允執而至善可止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之所在豈須更辨秦子以序見屬予故明其本旨爲論之如此

八陣握奇序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然非不用也孔子夾谷之會請具左右司馬而卒以却萊人誅熒惑至衛靈問陳則對以未之學誠欲世主自治於無事之時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強者服其德弱者芘其教無或有傲侮叛逆之徒槩芽於其間進干羽而退九伐斯固聖人之志也若教之不先德之不率一旦有弗矩於義沓然遂以兵加之聖人豈爲是哉故言聖人不用兵者非知聖人者也言聖人有時而用而不講

之於平日者亦非知聖人者也儒者誦法先聖尙文治而遠武功似矣吾不知其果能以德教爲率而無有傲侮叛逆乎否也居常既鄙弗言不幸戎馬生郊舉蚩蚩之衆投之鋒鏑而不顧此雖凡有惻隱者弗爲而况民胞物與之儒者乎然則儒者固不可以不知兵其所當講者亦莫要於自治而已矣自治則無敗無敗然後可制勝諸葛武侯王者之佐魚復石陣一圖爲後世言兵者所祖諸所謂自治無敗而制勝者也武逸以握奇合之夫握奇兵家之活數可定指

以合之乎予昔弱冠究論之曾爲之贊云剖一於中會符於萬分合之間神機密貫虛以全實偏知非半首尾奇正觸處互換豈身臂表萬里如彈指以迎之幾錄識斷因應著形有言莫讚不悟心源傷哉塗炭言雖冢可以槩八陣握奇之旨雖然此非予志也周孔之道未熄三代之民固在仰高俯卑日求不愧暫然自足於農圃而得全性命焉是予今日之所事也矣

且讀齋輿學序

輿地之學險阻沿革二者而已以天下之險阻合于古今之沿革朗然昭晰而無疑然後求于往迹之爲成爲敗者以吾之見討論于其間因以制成敗之數即已然之迹有所不必循而未來之情可以審機而預得之矣輿學之書凡有志于用世者無不治粗則詳其所際細則散于盡亦其意在乎求一定之是欲以載籍遊握形勢之利害無論事機之來不盡于形勢即成敗利害槩若列眉苟非其人敗成而害利者

有之矣其可以紙上之迹爲經世之實務乎予幼喜輿學自京省府縣衛所九邊以及江海湖防河漕水利之圖說其間可爲屯牧用兵之宜否無不周考而徧叅之自以爲瞭然指掌矣及與其地之人並吾親歷而得之者一較覆焉則其確然者十不能以三四何則寸寸而度至丈必差況乎訛謬之相承者乎於是深思力索必求有以快于心身非章亥不能徧涉廣輪不得已而取載籍之言經之以郡縣緯之以沿革險阻要害即註于其下以待夫親歷者爲之證據

焉此予一人之說以示諸門人輿學之粗迹非用爲世告世固有博綜古今一室周于萬里者古之經世之士多取用于人亦不必盡絲問學也予舊有思窮且讀書之句後以思窮名讀且讀名齋齋名爲呂生士鶴請而有之予不欲忘昔之爲學也仍目曰且讀齋輿學編

青華經序

鶴臞子抱才不售而自托於玄所述青華經八萬言橫放恠麗探造化之源柢讀之使人神移目眩侊侊乎如涉華胥之國久之猶不能釋也或曰鶴臞固儒者昔從潛先生講學玉峰有三公不易其介之節胡爲而誕謫若是或曰鶴臞喜經濟其國論數十篇皆鑿鑿可施之言一朝含而事此將果以增城縣圃易吾冠裳禮樂之地乎王子聞之而笑曰是豈知鶴臞者哉夫鶴臞士人也士必習儒事經濟以求不愧乎斯世世果用之則爲珪璋爲麟鳳爲雄傑英偉之流

以戡一世之禍亂凡爲士者亦期於如是而已豈更他有所慕哉至其有志莫展塊然獨處於四飾之會視目前之人無可與高談發義不得已而出其心之存期與世之同氣者相遇於衆棄之途於是乎窮天地之變極人物之情淺或一二襲一能有通人之所不屑而顧沾沾以言之大則放浪形骸自詭爲赤粲黃石以甍后十世之齊民嗚呼噫嘻是豈士之所樂哉而鶴臞則眞以爲神仙可以立跂每晨必莊誦大洞

靈文以爲常卽有素知鶴臞者莫不嘆息而疑之鶴臞其眞忘世耶吾不論請與論靈文李贊皇之言文曰自然靈氣終古常新靈氣盤薄於其文之先而後其文著文著之後靈氣存焉凡有讀者任其心力之所及皆與之盤薄於無盡故文之所在卽心之所見心之所見卽道之所者道不絕於古今心不窮於去住皆恃文以爲之藉故雖塵封石錮苟啓而對之靈氣熤熤如接也世人獨以道家之言尊之爲靈文而不知三代之渾灝秦漢之蒼莽魏晉南北之儷藻唐

宋之空行皆所謂靈文也善讀之則皆道也不善讀者卽授之道德南華冲虛文始彼直視以文而已不知所謂靈也不知靈者不知心也心且不知於道何有鶴臞爲能自知其心者故青華之經眞靈文也眞道也上士讀之眞可以一朝悟入性始眞空中士讀之眞可以精思妙觀究竟無爲下士讀之眞可以掃除心垢增長聰明黍珠也交孕也山根水脉也天地終始也金銀瑪瑙青綠之洲空炎縣旋亂石之池軒轅舜禹伊尹孔子周穆王西王母以及東方之屬入

泰山之巖父皆鶴臞文心之所運而靈氣之所盤薄也嗚呼噫嘻鶴臞之才如此使人以誕謫相疑而獨行其足士之處此欲求不愧於世者其必同鶴臞之出此乎抑別有道也

屈翁山紀行序

人生天地間目之所接足之所涉無非遊也遊則境日生神明日出中人以上皆樂之唯庸人不知遊雖使躬歷萬里問其山川險阻輙惘然無以置對彼胸中未嘗無知就其所知已不能言猶之罔遊耳故遊者皆有言其寄託遠者往往自見于言外吾於翁山之紀行而有深慨也憶予早歲喜談邊塞嘗與顧寧人言思欲東盡遼海西抵嘉峪北窮雲中五原朔方河陰舊治并光祿高闕雞鹿諸塞詳今證古以攷定

從來九邊之缺謬抱痾自廢邊遊二十年昨見寧人昌平山水記內詳古北潮河命道居庸外及于興州開平大寧三衛記以昌平名未能盡列遍西然寧人固已周歷燕趙秦晉矣每以不得其未盡之言為恨今觀翁山所載雖不及雲中五原朔方而偏頭寧武鴈門倒馬紫荊井陘予所期寧人記所未逮者十已居四五且備列滇黔閩粵楚豫秦晉齊豫吳越之名山大川關塞險隘人物風俗以及友朋宴好一言一事無不詳紀而致意焉嗟乎翁山豈僅為遊者哉士

君子得時致用覆冒萬邦使無告之民油然各遂其生豈非大願乃至于栖栖道途述山川記風俗其所欲言者終不得言當時既無人知百世而下縱有知者其亦奚益哉翁山文如蔡邕荀悅足備金匱石室儲其說易即孟喜虞翻不足語海內徒以詩稱之可嘆也雖交遊遍天下俯仰今昔有懷莫訴人以詩稱翁山翁山遂與之言詩所至屨滿戶外每至掉頭不顧去予既善病廢詩文不復能短衣匹馬以從寧人翁山遊因取昌平記紀行向翁山咨謀咨度相與爲

斗室悲歌寧人聞之拊心頷彤同首當年寧不爲吾兩人歎息于海內之同志也哉翁山將復入秦冊寧人因題編首并以爲之寄

簡懷堂史論序

予弱冠與臨桂吳虛經善虛經奇士才無不可於文事一無所好予進之以史虛經笑曰予乃欲經生我乎蓋予少受家學厭談經轉求世務虛經因以爲戲予曰霍子孟寇平仲功業赫然猶蒙不學之譏使虛經狹小中原建樹萬里外如陳湯郝靈荃其視霍寇亦遠矣固不若無試之愈也虛經不以爲非因從事諸史其論事雖于古定說一經置辨莫不盡失其固然有持虛經之說者虛經還復破之爲三四往復如

槖籥之出而不窮如輪之輾轉不可椛然予不以爲是蓋萬事紛來邪正錯出以理爲衡而平心權之則是非以定執偏好惡有乘平縣以失此從來論史家多以新奇深刻見長而未能盡得其平也古今之事其益人神智者何限不在執我見以爲斷置身其時論理與勢此一定之說理在而勢不從吾則握機使其勢在我勢在而理不順吾則回機以求其理定而後出神明周吾之身智識因應於不竭可以經世可以論古故爲史論者亦在得其平而已執理無權雖

欲平不得也趙子繭懷堂一編和平坦易不爲新奇深刻其論博陸侯以不能力請歸政爲攬權固位之禍論萊公以不知含弘之道負剛訐直以致尤益所謂心得其平者此心苟有所乘雖經術如匡衡賢如宋璟一以快闒竪之私一以自成其偏執俾後世之陳郝甘心不試抱才銷影於窮簷之下天下有事果將誰屬哉趙子權衡素審御事不忝以好惡予讀其博陸萊公論因憶在昔與虛舩語遂率筆述爲序夫虛舩固今之陳郝也惜乎不知其存亡矣

紅术軒名山篆序

士者事也通古今辯然否任事之稱也王貫三才士雖未通乎天然號推一以合十且天子之元子亦稱士則士固非秀彥不足當何今日之頑鈍卑瑣也夫頑鈍則牽牽則不快卑瑣則庸庸則無奇僨拘于嗜欲之途趣梏于耳目之近而能自拔疇類以希不朽于宇宙此必不得之數也西谷家黃山其足迹幾遍宇內遇事俊頴無巨細咸有思致眞不愧稱快士自宗少文圖山水于尺幅撫絃以收奇趣千古褒逸者

宗之西谷食貧好游實篆代負米雖迹寄山水而情寄古處每與語入理泓然會長安道上聘君紛馳西谷幾無駐足地乃喟然歎曰吾久欲修山史然不能以三長與世爭計莫若標勝于漢篆發冊引機別開生面始于高山流水終于游戲若海而五岳之雄諸名山之秀旣如接其煙嵐印之古篆之奥樸又若身游其代周旋于西京宛雒間三百八十四印直與响嘆七十七言紫霄六字同留于宇宙生晩今而邈前古其高懷逸趣視少文不尤奇鬥哉西谷介立末俗

自許知耻倘使備列驅馳與世士絜長較短寧遂不渠若然而西谷不爲也益其所爲性情必因之而見意不盡于言中旨旁涘于事外爲有識者所共許惜乎予雖知之力不能有所游揚第爲舉其名字俾讀者想見其人于今日斯亦尚論者所不廢也已

雪鴻閣錄古文序

呂生士鶴錄今人古文近百家請正于予予讀而語之曰文發于心無今古也其有今古之殊者則以時趨不同心爲之變文境亦從而遷豪傑之士不爲時囿挺然見胸臆胸有欲明藉文以達其旨孟之王管之覇賈誼之政事初非欲以文見而文乃高出千古然則文無限格能不爲時之人自不爲時之文矣孟子之時喜功利尚狙詐而孟子獨標仁義性命之指管仲之時荆楚横王室弱而管仲獨著尊王抑楚之

功秦廢先王法度焚毀六經棄蔑禮義漢高以馬上得之孝惠呂后因時苟且賈生晰治亂之源知政教之本治安一策舉先王大經大法言之爲時務誠有見于當時風俗人心其急務無過此者故發言即痛哭流涕于事勢或者以爲非告君體是烏知寢積薪而厝火其下也益豪傑之心以天下爲已任雖時有用不用而其言均足爲世法夫是謂之至文漢唐而下代有其人即代有其文論古文者不於此求而論格論氣調摹句詣以勸其趨步文雖成亦成其優孟

而已玆遐雄深典麗雅贍精博各極其致矣於吾所謂之王道霸功政事則槩未有見何也呂生曰鶴之錄此以古文格高用資時藝也王霸政事願爲異日請乎歎曰生以是爲高遠而不可企乎王霸之分公私耳公其心卽爲王施于家卽爲政事就吾心所接之時與事審其爲公爲私以言之卽王霸政事之文而更何俟異日乎雖然難言矣時有隆汙心有操舍文有風氣苟不自操其心以躋于王道之隆則不彊民不偷取滿堂滿室之言竟可以政事求之歟果此

心不爲時變必無言已所不欲言者何患乎文格之不高乎平生爲文每恨不能盡吾意然非不能言也生旣知之矣如尚有疑試取孟管賈生之文而更細讀之

自昭軒稿序

學不出於正必不能脩已不可以言才有學而無行必不能及人不可謂善用其才研性命之理行不愧其學於吾鄉得一人曰鮑先生香谷蓋天下未嘗無才也蒙養不施爲教無素風習之所染耳目之所移眞有如水之東西決而無所砥而爲之父兄者方且淪流揚波爲無惑乎人欲熾而天理微不功利之歸卽隱怪之入才之爲才尚猶可問哉夫才者能也能於此亦能於彼能爲道德仁義君子亦能爲奸詖褻

慝小人豈得以大業鴻文獨標才幟而農夫之鹿裘紝婦之杼柚遂可以非才剔之惟在裁輔左右使之惕然知正油然樂趣庶其才無負於畀受今欲使天下之士一出於正圖其新而革其舊雖其勢未可以遽能然維世之君子固不敢少緩於其身與家而用爲邦國之表率也香谷尊人正宸先生以理學碩德爲鄉邑之望曾請於當事建程朱闕里祠又梓程朱合編以嘉惠來學其於香谷自胎教以迄成立無一非聖賢之訓蓋所謂修之身家者香谷旣幼承家學

[illegible]於道德仁義之塗而其才又足以拯顛危治亂
者故一時借著多推香谷香谷以爲行有不逮則學
無可徵心旣以爲然卽不復以成否計及其學徵於
行矣退而偕程朱之業與里中胡汪諸君子究辨磋
磨務以窮性命之奧里舊有紫陽石耳還古三書院
則爲之彌綸廢弛講學其中以收一時之人才其論
性以程子爲宗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學者多溟涬其語香谷獨欣然渙
葬其躬行之嚴密卽朱子無議也嗟乎以香谷精白

之心高尚之迹使其明太極揭西銘而不能出濟世
之猷抑或事經綸挾籌策而不能晰天人之旨皆不
足爲香谷病况於體道權時可進可退處功利隱怪
之場自致於熙熙皡皡之域語學行而至香谷始可
謂之善用其才耳香谷以聖賢之學乘善用之才苟
得因時出治何難於陶鈞一世惜乎伏死丘園而中
庸問答及高汪諸牘偶筆之微言世之讀者徒目爲
自昭軒之文不知其人其才之於世如此也豈不可
念哉

省靜堂文集序

丙午秋蝕菴先生曾以宣城俞去文爲其省靜堂文
序寄予芝城且并屬予爲序予以善病久忘之今年
夏蝕菴復理前說乃搜俞文讀之而歎曰今日之文
人人以八家自命矣非蝕菴誰可與論哉八家之前
有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又前爲左氏檀弓國策莊
騷人不敢異也今有起爲左氏檀弓國策莊騷賈司
馬劉班之文者則羣然共譁委咎于李獻吉于鱗王
元美是果三君子咎耶毋亦眴心眯目實未有知競

囂然爲狂逐也文心萬古不易文則因時異尚者有
風氣存焉人生其時非上智自拔𡼏不擾擾一生以
希得其名誰更爲上下千古計其有豪傑之士足以
轉移風氣則又以文爲末務若不屑然者故風氣之
囿賢智有所不免然竟欲以此槩千古豈知文者哉
國策莊騷不必爲左氏檀弓劉向班固不必爲賈誼
司馬遷唐宋八家不必爲周秦兩漢意足以明其理
才足以達其意篇足以運其才如是而文成焉簡可
也明可也雄肆洸洋深欝爽俊潔悶嚴謹以及爲實

爲虛之空行彼自成其文而已非欲人皆如是也今之言文者不求于千古之大同是八家而非秦漢動輒以獻吉諸君子爲詬厲吾不知曾亦究其文否耳夫獻吉之文結胎于左氏而得神于馬遷于鱗之文探左氏檀弓考工國策諸子馬遷而自成其蒼鬱元美之文融左國莊騷韓非而暢之然得于檀弓漢詔爲多獻吉之氣矜而雜于鱗之氣奧而塞元美之氣麗而疎其所以不厭衆志者一定之調規爲之迹不自覺其耳目也夫兩漢降爲六朝六朝之文未嘗不

自以爲至而不知韓柳爲之救唐宋降爲元元之文又未嘗不自以爲至而胡可無獻吉之返古後之起者襲貌遺眞功弊並見於是有以眞八家救假秦漢自任者然至于舉世盡爲假八家則又何以爲救哉夫秦漢之顯淺氣暢者八家所從出八家之渾灝理足者秦漢精神之所寄苟合而通之取其精而舍其粗全其神而泯其迹尚何是非彼此之紛紛也蝕菴束髮爲古文詞六經子史無不咀研即赫蹏數字亦不作唐人以後語嘗推獻吉廓清之功與于鱗先榘

贊翊之力以爲是三君子者漢後頹瀾之砥柱他如何仲默康德涵王允寧崔仲鳧郭明龍劉子威諸子非不儼然秦漢要非所好也於吾鄉則喜汪伯玉故其文出入于二李王汪去其蕕魄攬其菁英以求當于先秦之軌轍俞去文所稱才弘則程之不爲橫溢學博則精之不爲夸靡思沉而出之不爲隱僻氣豪而衷之不爲亢激辭修而裁之不爲淫冶庶幾盡蝕菴之蘊然自二三同人外知蝕菴之文者蓋鮮矣予早年亦學秦漢不及蝕菴遠甚年三十即爲病所困

二十年來盡廢舊業率腕舌以言胸臆不復可謂之文若秦漢八家之所以傳其故則尚能言之然非序蝕菴文亦無從發吾欲吐蝕菴其無以去文既逝世竟無中郎其人願出而問世意必有讀之爽然自失者因以爲假八家之救此不獨風氣之厚幸其或以爲詬厲使儕于獻吉諸君子亦非蝕菴之所恤已蝕菴之人已略見俞文予又悉之于六十序茲不贅第與論文而述之如此

銘非文稿序

今日能文之士莫不以八家爲宗遡八家而上之則子長爲崑崙之墟矣說者謂子長足跡半天下故其文宏博浩瀚有龍門瓠子之雄洞庭彭蠡之大天柱之峻九嶷會稽之綿邈幽秀百代而下更無有能出其右者是其說誠然然使子長不志於史記而徒爲詞章詩賦之學文雖高必不能使後世共尊之而不敢少置喙於其間也往見陳子明爲人序詩云胸中無數萬卷書足下無數萬里路不可以著書因戲謂之曰昔道邪閭有輿人身歷朝鮮日本琉球紅夷安南數十國山川風土指數如見是其足下不止數萬里路矣吾鄉有莊先生者能誦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無一字遺通鑑廿一史皆得上口諸子詩文稗官技術無不徧涉而周探焉是其胸中亦且數萬卷書矣二人者一兀兀以氋項一且不免役於人終不能以隻字傳何也子明曰有兀兀者有悲其氋項者有人役者有役人於輿者吾言豈爲子道哉繇今觀之遊不必其廣在能得山川之情學不必其富在能出

精微之旨文不必其超且異在能正人心扶世教不失乎作者之旨而已矣今之作者不乏人王子銘非獨以其剛大之氣高踞作者之上其於先進獨推陶菴黃先生律身澡行一以陶菴爲宗卽有他人爲一時山斗所歸者弗好也文必忠孝義烈標瀹逸關國家之故卽有雕龍繡虎擅一時太家之譽者弗顧也道顯而爲理然後有經理散而爲事然後有史理事之外復有其發乎情而不能自已者於是百家雜作邪說橫流使非有志之士毅然以人心世教爲已任如銘非者以挽之狂鳥檮杌雖有文彩奚取焉方今壃坫分疆而人心世道益不可問安得銘非徧探宇內以求夫如陶菴先生之人之文而傳之斯亦子長之盛業又何羨紛紛爲諸家之趨步哉

撥鐙八法解

書家相傳撥鐙八法有作擫捺鈎揭抵拒導送者
者有作擫壓擪捺鈎揭抵拒八字者皆云傳自王右
軍歷代寶之以爲筆法至南唐徐鉉授於李後主後
主復增導送二字以盡其妙我朝楊太史升菴則以
擫壓鈎揭抵導送爲後主撥鐙七字法鐙字升菴讀
與燈火之鐙同謂如挑燈不急不徐也祝京兆枝山
讀與馬鐙之鐙同謂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足踏
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則易撥動也雲

間董宗伯玄宰書法爲近代第一周公遠先生親得
筆法於宗伯予早年曾請其說則絕與京兆所傳異
京兆解在執筆以擫者大指欲直用力如提千鈞捺
者食指着中節旁此二指主力鈎者中指着指尖鈎
筆下揭者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下抵者名指揭
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鈎筆名指拒定此二指主運
轉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此
二指主來往周先生解在體勢以擫者下筆沉着透
過紙背筆者無合不分有斷必聯抵者合異爲同緜

鈎拒者判同爲異各不失宗擪如屋漏雨鈎如
折釵股捺如生蛇度水揭如太阿剸截壓捺鈎揭四
字屬體擫擪抵拒四字爲勢導者迎其脉之來送者
任其機之去脉近體機近勢所以盡八法未洩之妙
以二家言之祝解擫捺鈎揭是巳抵拒似復拒可加
名指抵不可加中指導送豈可云在小指也周解八
字皆可云論勢勢在體中不必分爲二導送二字更
有神理祝祝解爲勝昔人謂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
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

姿若以八法爲執筆一談即了何以歷代寶之其妙
正在用筆耳用筆之際體勢具焉雙鈎懸腕讓左側
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然不
獨此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左欲去吻右欲去肩心
能運腕手能轉筆緩迎急送跌宕自在拘則乏勢放
又少則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其說不一而足茲爲撥
鐙著解故不及之顏魯公述張長史十二筆法有謂
末巳成畫復使鋒健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乃唐書變
前人之法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則

顏書自狀其所得凡此皆不可不知也㝷雖知而能言之然非所留意有時與至臨帖得其意即止曾未臨二十本者性與功予皆不敢讓正乏世人之積習耳升巷不知書不必論假令吾書與祝董齊竊以爲終不過藝事吾生斯世當爲者何限而暇以藝名哉此則㝷之固陋也瑯琊王漑之喜書法因解撥鐙八法以貽之㝷不能背矣漑之異日以書名願標周先生之淵源爲後世告

呂直齋遺詩序

呂直齋歿十三年令子士鍠刻其遺詩而問序于予予既習知直齋因念當論其詩乎抑當論其人乎論其人則詩見論其詩則人不見論其人可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三代豈去人遠哉士苟有志于是則亦至于是而已民秉皇降之衷率而麗于倫常者莫不有本然之性初非待敎而後能猶夫木之挺虛水之就下其枝分莱布隨形曲折皆其暢遂之發而無所待茲所謂直也

有蔽然後有待有待則枉其直矣三代之民猶今之民録直則三代枉直則叔季處叔季而有三代之風吾於直齋見之直齋與予同里閈戊戌春始識之芝城弘介貞諒與人無隱以直道自命予覩其處兄弟則怡怡處婦子則嗃嗃至其事母朱太君也四十如孩提任質承歡與羣幼戲親側太君每食非直齋不甘其視直齋不復知其異于羣幼也猗歟直齋此豈易及哉夫人心有遐而無變世道之汚隆以之士君子持不變之心即其身以爲世敎如直齋者洵可謂

三代之遺直矣或曰直齋之事毋無愧天民若其弘介貞諒怡怡嗃嗃吾以爲皆敎之事也而猶謂直乎王子曰夫敎者所以使人全其直直則率性無蔽發爲情之不容已此固禮義之所出聖人之敎因之以爲質者也直齋率其無蔽之性以致不容已之情人見爲弘介貞諒怡怡嗃嗃直齋不問也予欲直齋之行一同事毋而無所別乎野鹿之民何關世敎彼遊以世敎自任者故其詩和平之中忽發感慨如淵明之飮酒荷鋤倚然自適而於荆軻則不能無詠苟徒

以詩求直齋不幾失其人已哉直齋卒年四十九使假之年而志德進道與之披衣言笑聽水蔭榆徜徉于園田巷陌間此亦何減羲皇上人之樂乃今皆不可得予其遺詩而序之如此蓋不獨良友之悲矣

周淑文詩序

論詩於今日而必以溫柔敦厚爲吉非知詩者也眞詩出于性情觀其性情因以論其世然後可以斷其人之詩雖梔情蝋性以貌亂眞其徵固可得而見天下之人莫不卑貧賤而尊富貴富貴之所在不獨小人欲之君子亦欲之然欲之而必不爲苟得者不可問于心即不敢見于行故寧枯槁顑頷以自食其力時或發而爲詩則其性情居然可見也古之賢士不得其志而見于詩者有北門之自悼簡兮之自嘲讀

者至今悲之使有人焉確然貞疾不憚沾塗其手足勞苦其形骸思以一身式天下之靡然而舊友懷識室人交謫畢凡昔之足以快心志適願欲者今皆轉而爲鴟梟之嗥屋窮奇之攫市而其人又非若渾沌之無耳目心口者達于心而出于口固非若人之所能爲矣假文之詩郎陸二子以之比陶杜吾以爲桑麻晴雨之間親戚話言之際於元亮洵無所遜若其稱心而言感慨磊落則近于子美爲多蓋以溫柔敦厚之心不必從其迹變復之至有同于楊園孟子而

不自已者此其性情爲何如哉今日之詩孰不曰吾溫柔敦厚也顧有其言而無其性情君子則以爲吾學見我耳予交倣文晩既讀其詩復識其爲人恨不起耶陸二子與之論千古之詩上下其人與其世陸子抱負高不必盡同元亮耶予苟未死其能不同于子美之艱難遷播乎巳矣倣文尙欲何言唐虞三代之去人遠矣鋤櫌之暇淸風北窓使門生取予言而誦之其必以王子爲知言也夫

顧氏兩先生詩序

往予交寧人得悉其家世忠孝詩文矣後於陳定齋處讀所輯啓禎兩朝詩選復知其世父宮贊公以下能詩而未登世選者甚衆因語高凉陳子明公選中幸毋遺此等薈子明有明詩選嘗拉予同事前是錢牧齋陳大樽皆選明詩子明謂錢僻而濫陳正而隘皆於選事未盡厥趣當奇正並收分爲二集庶足以盡人之長而於偏才怪境疏明遷變所繇用以徵一代氣運爲主持斯道者之指南惜其書未就而歿今

此稿不知落誰手每念輒爲慨然去冬過崑山周鶴臞以顧恬菴萍菴兩先生詩授予曰此吾友止齋尊人與其曾大父之詩止齋於寧人再從猶子也願先生爲之序予讀而驚歎曰有是哉予於顧氏不獨一寧人爲舊也昔有寶山君者慷慨男子曾識于友人吳湘草之座其後竟死王事竊常念其人乃今因寧人而知止齋因止齋而知寶山君卽其兄則予之序是詩也豈當僅序其詩乎崑山故多名閥閥兩武陵尤爲首稱文康公而後有筍洲宗伯錢塘諸公給諫

公而後有司馬宮贊寶山諸公皆忠貞世篤彪炳青簡此其人不必詩重也苟有詩不益足重乎恬菴先生詩工妙矣其爲世稱者則曰一腔惻隱滿腹絲綸苹菴先生爲諸生時即究心兵事命諸子兼通孫吳法故寶山君以武科死綏止齋亦以武奮而加意文事以章其祖父在先生何必名詩然其詩最富所不必存者皆其所必傳者也嗟夫以可傳之人而又有可傳之詩此牧齋寧失之濫以存其人大樽嚴于詩而自爲可傳之人使遇兩先生且將把臂登堂豈遑

更論夫聲律獨是寧人抱忠孝不得伸嘗恨無以見太夫人地下詩文爲世所見十不能二三年踰七十久客不返齊晉燕秦爲之主畧者有人要不可語于眞知寧人者然則寧人之詩文與人終當落于不知者之手是固吾黨之不幸夫豈顧氏之幸哉予不禁爲之感慟矣

徐扶令和詠懷詩序

阮嗣宗詠懷詩八十一篇境無常主一任天機似後人感興之作論者謂其詞多感慨而厥旨淵放歸趣難求予嘗爲之評云思悲而能曠情結而能宕語浮而能亮步高而能沉此阮公之品也嗟乎詩以言志詠懷而懷終不可見使注者不敢妄加之意爲之徬徨咨歎戚然以悲戀然以積其幽隱之情不得暢發于一時之口吻者反能固結于千古之讀者之心自阮公而外吾未見其繼者繼之自徐子扶令始扶令

曠懷無累其詩賦文章高華爽暢極才人之致忽於酣歌快飲之時取阮公詠懷之作而盡和之毋乃觸興而成非其中之所據歟人各有情莫不思奮以自致其用欲奮不得然後有正則之騷伯奇之操其深而無以自處者則並不復明于人途窮之哭蓋不獨阮公爲然矣若扶令則不然有毋可事有子可撫有山水友朋可樂其登泰山也慨然有挾天下之志訪洙泗之遺老與之論王霸之分於屠狗賣漿之徒引之中道以矯其自好之敝問濰水牛山之迹憑弔其

功名此豈有不可言之懷而待詠之以見耶獨於岳麓山中壁目四顧若不能已于其情者人生行止亦何可據哉阮公於蘇門山遇隱者孫登欲與商略終古及棲神養氣之術登皆不應阮公歸著大人先生傳今日之大人先生當亦不乏于世扶令苟遇之進而與言和詠懷之詩吾不知其應耶亦否也雖然吾見扶令之母老子幼友朋散亡既以名教自持不肯爲埋照之沉醉此其中眞有不能自處者使扶令而無言則已矣有言而不爲詠懷之和又誰更爲阮公和也哉

湯古田詩序

劉文成有言世有治亂聲哀樂相隨以變其信然乎聲原於情哀樂因乎遇數口之家不能使其情皆同一日之間境遇轉遷代謝雖智者莫悉其端而謂四海之廣貴賤貧富窮達之與其數動於心發於口者以世之治亂一定繩之吾未敢必其信然也桐生茂豫萬物阜昌靡草死而百舌無聲鷹發慘栗之候虎交荔挺自致其靡訕林林攘攘穿無一二鑿行於千百之外然君子之論天人審其微正其說以歸於大同未見紂臣有引于之歌而堯民發聲於朽索也則哀樂之必視乎治亂其殆信然矣聲音爲二五精華所以立宇宙而宣理道受之一心放諸六合莫不待其所命使聲音可息卽天地可不設位日星岳瀆草木含靈同於無有此其故豈不甚微而吾人自朝至暮德業機穽悲愉搆互無非是物也內以盡乎己外以盡乎人事之相接必無發於無動而然者特其微不自覺耳請試求之吾所處窮乎達乎窮之境果不得已乎抑非自而人所致乎人亦爲世溺乎世何以

至如是乎主者誰而翼者又誰乎即一俯仰開舌未及施情已不可隱益其中動也久矣況乎聲詩爲易見者哉古田之詩動於天而泯乎人宜其和平俊逸無劖刻之聲然乎獨得其微而爲之言曰古田非窮士若有不得已焉者其果隨世而變歟拒狠進虎鳴咽望山士亦自審其所命而已易曰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時之義大矣哉偶讀文成語因究其說爲古田詩序

余不遠吳遊詩序

世稱延平之俗儉直尚儒余子不遠自將樂遊吳酒後嘗與論制舉業弘正嘉隆名篇衡口而應下及啓禎諸選舉格標旨有彈必中是固今日儒家之鏗然者時時爲古文辭自言少時能取漢唐宋文之氣行之制義今廢三十年不復事此其自喜乃在書法自其祖敬吾翁三世相沿以此自適復藉以資遊事然佳辰勝集感事懷人偶一拈詩直抒胸臆不與時彥競正復超然玄箸書可以見其膚骼詩可以見其性

情世之賞者不在詩而在書是猶高雅俊邁相親暱有神契我念藥廉人甘炮炙則非余子之故以故遊十六年落落寡合所與周旋桑梓故交外草野之士爲多華上貴人相下者余子亦不之拒謂吾賓字爲遊登能同雲林衡山作爾許標格進賢赤紱等觀歟巖怪石耳自豫章舒皖吳越得詩二百餘篇總名之曰吳遊詩屬予序之予足跡未至南劍然觀楊龜山云崇山峻嶺爲其邪郭驚湍激流爲其溝池清明偉麗爲東南最則固遊者之所慕尚余子舍而他求其

亦胸次忽忽欲言無所告語姑借遊以攄其未發耶夫劒習儉素而吳奢靡劒俗質直而吳巧僞余子以俗成之習聲發于詩清異高亮不與浮艷夸誕較短長直寫其一往欲吐而止是詎以遊見性情非以取友山水爲遊事者也余子之遊如此所得于吳者甚寡而吳人寶其書誦其詩且友其人之清眞高亮蓋不啻倍蓰償之矣吾聞將樂有孔子山屹立溪中天下之友斷無賢于孔子者又有天階山三華之洞洞中石室石柱石井臼石燕蝙蝠奇勝萬狀登其頂若

昇霄漢大溪自汀州來梅桃諸溪入之兩岸桃花如錦寶華洞石井南通沙縣之溪復有乳泉自上而滴天下佳山水亦無甚過此者余子之人如將樂之山水有與神契者始能盡之不但如吳遊之詩而已

味山堂記

婁東王奉常烟客先生爲予作味山字藏巳十餘年西谷汪子見而悅之願得匀勒以名其堂予嘉其慕好援以相贈且告之曰世之人品至不一矣其朝夕所營飲食服處外必有自爲其精神獨若非他人所得以參者故其品判然各立雖父子兄弟不可強同也文士溺沒辭章百工競技巧居沽見利於闤闠豪傑以功名爲不朽輿臺隸圉役之賤之彼且欣欣自得甘終其身以從焉誠有味乎所事之可欲樂與文

士百工居沽豪傑之用情何異第不知所契之非安問夫闤闠技巧辭章功名之爲非爲是也予年十三從仲兄過天竺至飛來峰下歎賞不能去然予家群山中一溪中貫桃李松竹朱樓畫閣鷗鷺兔鹿之相爲掩映亦何讓西子湖而予並未之知迨後涉江湖擯名岳風塵困頓息影窮簷然後思故山足樂而世味不啻秕糠埃垢矣西谷飽歷吳楚燕晉齊豫名山水霜蹄暑楫久更歲月乃今上侍老親下撫諸幼婚娶之事未畢在淺土者未葬不得巳復爲遠遊雖務

髣長安道上而意趣乃在丹崖碧岫間恨未能卽從棲託然其采諸山名勝用之腕舌以爲知友贈者既有年一旦央然以此名堂豈昔契山尚淺而今別有深味耶予早知山之味不甘丘壑致今日尚莫我遂世人或終身朝市於名利營之味之而若不知止是二者皆非所語於西谷西谷葢性生形習無或忘者口頰烟霞饔飧芝朮其戴笠負杖浩歌長往也不遠矣請卽書此爲味山堂記

不見是齋記

王子卽其誦讀之室而爲之齋名曰不見是客過而語之曰越之人者喜聞新語述於人讀書郊外日責僮以所聞告無則扑之三僮竆于應則謂曰室之語可乎曰可遂以其家帷薄對越人大喜免其扑逢人輙述之其友誡之曰某宦于外而有是言且出之于子矣可哉越人曰吾以快談耳初不謂其不可今有以識之矣命工鍛銀鐫戒懸于腕人詢其故則復縷述而悉之人皆以爲笑夫不見是而無悶是以不成乎名先生乃以是名齋是猶有悶之心也其去越人無幾矣王子曰子不聞見傷之說乎一以可養老一以爲沃牝是用之者異也楊桐之木半析爲社主過者莫不拜其半爲溏履者則曳而踐之矣夫君子之爲學與宅心不同其宅心也視天下猶一人至其爲學則必有人巳之別誠以巳之不立不可以及人故必精勤惕厲於分殊之在務以求全其無二之理理得而分之殊者皆一爲始若不同終則成其大同者此君子之所學也予之爲學未嘗不求于子臣弟友

之間歷年歲而無一是則以見對己之人而忘乎人之待于已且欲使同已之是是爲合殊而分一其爲乖繆孰甚焉故予之名是齊也實緣自不見其是而非以從人之見人見我是是人欲以我同之我不受見我不是則爲我者固在也而又何悶乎越之人誠可憫予以之爲鞥毋乃傷厚而且非類乎客謝曰某狂率不能悉先生之旨又觕求詭謔謝過客既去暴風仆籬折庭竹雨及榻室如下瀨王子酣然遂臥也

黃山遊記

博厚高深離奇峭拔險仄詭幻秀冶幽折山之神理也得三足以表名區得五足以詫海宇至於備衆美以爲觀而益之雪瀑風泉瓊枝鐵幹處處成賞者吾於黃山見之山高九百仞旁薄幾二百里北宣而南歙歙之二隅曰雲谷湯院宣曰翠微寮谷爲峯三十六而天都爲之冠峯有各源巖洞數十朱砂一泉尤爲超軼自唐天寶間靈閟始抉宋元以還稍見篇咏然或得其一端或掇其膚蛻大體之全付之猿猱跳鄭耳萬曆中普門老人以大士願力鑿空表異遊者始無息心崖岫之恨予以庚子八月偕漸江老衲入白湯院澗流濺濺天都揷霄青鬱紫石少嘗俛目而神已躍然天際矣既得湯泉解衣而浴舞石錯前晶砂布底貫珠盤眼纍然上發芳鮮清逸迥異他泉泉之溫者多伏硫而此獨爲硃砂源其最勝也崖間冷泉一線射入不混以身受之沁快心骨此湯君現觸境圓通恨古今無人觸對耳泉外澗流即白龍潭之委潭以色勝空青幻碧無以喻之若雨後掀騰何地

無有潭之上爲藥銚淺激可喜又上爲藥溪又瀕而
上爲丹井澗石如規成也踞丹井之滸爲虎頭巖爲
醉石而鳴絃泉淙淙壁間亦自幽絕沿藏舟壑再折
得桃花澗石梁架煙空桃花峰駢攢掩映自是度嶺
去則雲門外峰矣返宿桃源狎浪閣臨潭上雷濤
撼枕通夕不寐晨起上慈光寺拜普門大師塔寺左
木蓮花一株亦非塵中物自塔後壘磴而上叢木森
鬱天光全移穿援其中但有酣綠如寒魚泳槮折折
不盡予笑謂漸公曰我輩如是不知誰爲濠上觀且

作山靈供養可也少息觀音巖再上則龍翻石槮盡
天開得仙人峰峰頭二石如老人對坐捷步躡之朱
砂峰直峻閻石齒耳進見天都之半奇樹迤空古槃
前引如導以次接肩疊踵相沿絕壁轉而右一石如
大士巾立叅挹其掌若俗稱楊枝類者詭矣黔巖亦
大兒戲矣右折石壁由小心坡而進得怪叅曰卧龍
石削女墻引根附脊滋石之髓俾其夭矯不覺歎絕
過此徑益陡廹跪跽無巇可抵指趾相輔以度徑窮
入石竇梯而上若出井中即文殊院左天都右蓮花

蒼然天半羣峰旅侍坐石臺如觀項羽遇章邯騰蒼
趙紫病骨爲壯遠峰爲登羅拜於前正諸侯跪謁時
也暮色已合漸公猶卧石上不忍去是夜宿文殊院
蟲鳥聲絕魂夢幽寂破曉漸公呼起觀雲則朝曦已
掛遮頂少焉紛披走絮全輸外谷明淨凝平踰時不
散晨風忽起舉若波濤恨未盡鋪臺下一洗十年塵
目也自院右趨蓮花峰洞在其後不及探扳僂陵跋
以杖爲命鶴賮數百級峻而不險再閱升降始至峰
下掖一力以登石仄無銜魂怒躍起層層環出下臨

絕壑予以久病新愈初不計奇險至此目祟股慄央
徒乃壯身爲石囊入罅復出者數十廻盤每一憑覗
尻踵接聚礀有磨菴曰蓮花菴上再轉險愈酷石忽
中裂一弓許以木架之度此稍折即絕壁嵌梯者二
摩膝而登始躡其頂梯半朽懼不敢上闚其上有香
砂進爲三嗅而已迴顧羣峰纍然履底惟天都嚴峙
若猶俯對其如身非猿鳥不能緣壁排虛以造之有
不得不移尊於蓮花矣雲梯斗栗絕恃一失足即歸
無底道蓮花淵穿石弄而上爲大悲頂西進數折迭

轉平岡為煉丹臺遊尋展之而軒轅容成翠微叠嶂
芙蓉仙掌臥雲石牀諸峰紛然離立供給左右楓香
纈錦五味如珊瑚盈谷懸崖觸目皆貴遊者於此得
平穩消受目暢神酣而去左後海為平天矼下瞰獅
子峰鼠屭夌空果具全力經獅子林問島聲亂奏如
笙簧意是島鳳之類有謂遊者時聞峰頂仙樂豈即
是乎左登始信峰兩石分削略彴而度接引寮楊枝
待客過者忘險峰頭敗板有寒江子獨坐題名攓龍
寮傍峰覔異蹲石舞空乘風欲去壑競衆美語狀不

得口腕兩窮但有叫絕使予足目未親縱巧諭萬端
烏能盡信哉降而左為石筍矼奇秀絕倫散花塢對
之劃青天數十道矣日已下舂急走西海門落照明
霞千巖煥彩得未曾有是日陟降幾四十里一飯之
後遂不知餧慈明菴僧以茶菓相勞坐定而疲始劇
信乎尤物之移人也次日微雨僧謂白沙嶺山君為
政陰霧中央不可行飯後偕一登西海門枝斯延喜
無非珍異貪目快心去留莫可再宿嚴齋則衆風砭
骨挾纊尚猶凜凜從飛來石達光明頂蒲團寮偃其

趾詭異天成為一睖立頂居蓮花之背小岫聚如菡
萏曰九子也頹藍沉于天末曰匡廬也練帶鋪而不
定雲氣時欲掩之曰楊子也白嶽片嵐亂山寸綫兒
孫臺隸紛擾後先參廓之觀舍此更何問哉下奔雲
谷計里二十出入層壑如少年作新婚別步步回顧
至兜率菴址衆峰一聚又如艮友祖陽關自後但望
旌竿縹緲而已白沙嶺脊虎跡蹄盎大腥風逆人毛
髮皆豎仙燈洞近其側不敢復問芒草掩蹊叢篁佐
之以袖擁面而行前後不相覩數步一呼如此五六

里踰澗出谷始為擲鉢菴即雲谷也噫殆哉菴面鉢
盂峰兩源夾之澗中亂石礧砢大者數丈涓流鳴咽
亦殊有致時當秋涸雖未覩舞雪拖練想其羣遏并
迸之勢必雷驚海簸無疑萬壑奔濤作如何支道也
九龍潭緲影全收沉碧數掬耳聞道逵溪亦涸遂不
往三宿菴中再入桃源一浴而別計日者六歷峰十
餘後海荒寂惟慈明石鼓二菴遊人不能久駐寮谷
一路堙塞無從問道且多虎豹之處僧言有龍灘五
六古藤甚奇諸洞多可觀布水雲外一帶蒼巒特甚

翠微西臨孔道憚於陟嶺亦俟後期盡付神遊讀歎耳僧又言夏日雲滿海中忽湧泉若柱破雲直上須臾遍雨峰頭而羲馭皜然無翳亦一奇也春時谷草秀蒨異卉多不能名峰間翠嵐寸寸皆有喜色而雪月尤爲奇絕然霾霧迷徑凜冽刻肌皆非所宜惟秋爽堪遊恨予不見月耳約略此山如紫雪堆空巨靈以鐵箒掃之神皴鬼迹莫可倪綮前海嚴峻尊貴後海靈詭森奥以文殊院爲眉目煉丹臺爲肺肝青鸞紫石雲外翠微紫雲飛龍仙都上昇皆其衣裳劍珮

光明頂則切雲之冠雲門桃源其外戶也鍊骨稜稜別開神貌亦奇亦正無峰不然武夷具體而幅幀減五之四台宕宏拔而肩倍徙之弟不識匡君何如耳雲以鋪海爲異而石間寮上雨後旭前族擁孤征變幻萬出似有造物主之者寮受雪枝皆仆結覺平如剝蝕不勝雪則虬屈怒礪故多奇詭石理粗厲不潤若大才作經國文章但標神骨而字句工否本非所計故或羣拔爲林孤騫爲柱如堵如削不麗不附而藤樹之薈蔚紫氣之蒼茫又非毫端所能點出當其躍虛巉積受趾不浮似招遊客以盡其奇砂滑如珠又若拒客而留其蘊均足賞也昔吳古梅諸人遊此山不火食者三日至今豔其清狂予輩嘗表靈闡秘之後不能盡探厥有良用深愧昔人矣是記也非足以記黃山聊以記吾之遊黃山也如此

廬山遊記

庚子秋予從漸公黃山道中爲匡廬期期以次秋從事至時予遊芝陽待之而漸公不至蓋漸公高臥雲谷道遠不令絫書促之乃以壬寅仲冬來饒雪阻湖水往遲難即度歲於里人呂君且讀齋癸卯暮春十日始克束裝進發呂君先期招吾鄉之僑居廬麓者爲予輩王買舟從鄱湖水程抵南康未至百里已見五老翹首雲際若延遠客者予輩亦如進覩稠友恨不一仰即之既舍舟入城一飯從西門出望巖巖蒼

蒼者而進十五里爲絞車嶺則所主王氏之居也鵓鳴嬰劍迤東而盡五老諸峰如施屏障風翠歷落欲滴往返跌跌無如日暮矣主人出酒酒予送宿爲中夜往雨大作滂溜奔號若澗起視雲氣滿嶂群峰盡失爲停一日辭王氏更覓寶慶僧爲導而僧他適因先往白鹿洞察澗幽適風籟清越可喜沿澗轉麓入棲賢道經白鶴觀劉混成棲處也惟寶樹一株尚儕遺鼠其他珍儀麗設同雞犬化去久矣村居落落林岫間大有倪黃筆意政爾流甑忽砰訇震發百尺梁横跨澗上則已至棲賢橋余并一潭當橋下澗石峽立水決其中石皮葉相陵拒水困之以爲勢勢不得洩則駕空而去駕空之下蓄怒全舒如萬斛沸雪騰躍陰窽中散爲亂珠渙然止合於而漸而泓渟瀠衍悠然洞碧不數丈復激復渟如上湖橋東二里至玉淵潭凡四五改觀其大體固如是也主人榼至坐飲石上至晡稱步入棲賢寺欲少留以廹暮返次日上寶慶拉導僧橫探臥龍岡澗潭雖佳未可與棲賢語截數岫而過五乳七尖山擁其右肩秀削生動遊雲

爲之作勢蜂外虛明澄湖列鏡林中進見亂帆如織一佳境也寺有丁南羽八十八祖像後谷三數里有小瀑導僧皆不之及山麓得劉輕讀書臺懸石苔駁急躡之以憊倦睫是夜仍宿絞車嶺質明繇含鄱官道上陡峻際天仰磴生畏山半有廬嶽祠稍憩其中從者進二梨遙對白冰槽臂之覺奔雪隨梨入吾心腑也又數里爲歡喜亭再上爲寨口太乙峰巍然插漢向東是含鄱自其右爲犁頭尖爲桃林澗爲豆漿坪予輩則從寨口東北平岡去艱危既度峰石獮然

作沓龍鱗春狀層數詭出嶢岏巑異雖五老未登回
巳心折諸石矣走觀白水槽泉口石佳而泉不盡見
並毘盧朱砂北行至側馬嶺貫登五老徑導僧復不
知下趨萬衆坪止焉次日庵僧同陟五老循第五峰
樵徑撥棘縈紆上約四五里將躋頗濃雲自嶺下侵
而玉川門雲亦起若與之相應須臾徧懷峰壑尺寸
無所覩衡雲至第四峰庭幾從漏景一涉阿閦境孰
意滮浸眉睫路迷幾不得下壓風忽捲乍閃絲鋒賴
以不墮鬼國倉惶至嶺頭萬衆僧別去汗蒸於內雲

漬於外冠服露珠垂垂竟作冰光童子矣嶺接朱砂
峰背緣嶺尋道折以入數椽與而居之曰朱砂菴實
樹前蟲如窣堵亦名老樹塔僧佛峰主焉因就宿為
再登計薄暮僅一登毘盧頂雲陣縱橫雨勢且至甚
憂之次午暫辭佛峰請以桃竹為前茅必盡探五峰
乃已予輩喜躍相扶上雲乍開乍合乘隙徧歷五峰
凝鐵千尋頑雲萬片皆作李唐大劈斧其間勾勒各
異具種種法絕不雷同而第三峰尤為峻聳凭石下
觀瓔珞林立佛峰擲一爆聲若震霆環諸峰作數層

響巖下白雲二股欻空直上急走峰內雲已徧合為
霾霧隱若虫物憑之是必蟄龍疑雷欲起乎亦山遊
一幻也與難中遇呼酒飲一巵攤袖戰雲深入雲益
合杖益前極五峰之陘則下方歷歷無翳東北繚緬
隆峙即玉川九疊屏雲妬有時而懈故予輩終得之
也是夜果雨留二日聞黃龍潭最勝遂向黃龍佛峰
引眺仰天螺壘水泉諸蹟且共往覩蘆林始別去蘆
林者蘆生嶂隱而成林以在山椒特異之耳又數里
至黃龍寺明神廟時建有賜幡紫衣藏經及明肅太

后手級經函袱並元人十八羅漢像 御碑亭初在
院前石陷乃徙右小岫潭去寺半里飛流噴薄懸注
而滙焉神龍居之時時出雲霧辛丑夏曾一奮迅暴
風摧拉巖木黑氣晝合如深夜寺僧鳴鐘持咒乃定
予輩下觀時仆木未盡撤也次日去祖塔隱嶺下上
至頓仙碑亭亭踞白鹿昇仙臺上翠絫秀詭蔵瘦而
夾道盧絫之可觀者獨此與五老峰半仄出數株耳
仍來徑左降佛手巖巖石湧殘參差出下空孔溜不
斷爽氣襲人久忘舉趾右折至訪仙亭址僧指前崖

日此竹林寺此九奇峰竹林者相傳爲神僧居有名無跡九奇則東起含鄱西放乎上霄巘嵲爭雄總諸峰而名之者非亂石數丈可專因笑而不顧返走天池觀文殊臺鐵船峰稜稜峭厲可下撫之捨身巖更爲奇削下壁無底怒碧頹蒼不膚而骨詢文殊獅子二巖僧以險拒強之行度澗捫蘿爭蛇鳥道凡數憇始得二巖皆踴距崛嵂恠偉移情再詢石門澗僧以必不能達力辭去但云此下有清涼臺二僧居之可訪也二僧者皆潯陽人曰扶䇿初逕匿影窮山絕俗

自好予聞大喜下盤峭壁數折如蝸之出墻圻果得一菴周望斗絕幾不識從來道臺當菴前右偏叢木綴繡在此中未免屈爲恒境菴門扃閉共坐庭柏下少選二僧至翛然駿逸視予輩若昵交啜茗數杯卽以石門爲問初逕曰雖險非懸度月常數至盍往觀乎從之往假道欹兀趾無全受其最險則棄杖捫壁探趾過既度返觀汗易而栗險下百步卽石門兩石分削如人肅立左登謝公臺仰瞻鐵船在天半孤峰額上劍拔柧指計天池下視不知幾千尺也石門之

上有石橫空若墮如下臺之昂出而坦可坐亦以謝公名路巘不克上返宿清涼臺三面擁壁雯華照人畧如捨身巖而博偉過之菴處獅子巖壁下不能盡攬全勝若據謝公上臺當無歉志矣次日以足乏且二師皆可語因留一日午後縱談三教異同博辨無礙自是支公一流人至其寄行精詣則非所敢知矣夜聞蛙聲如在簷上初逕云蛙實緣木鳴其杪旦日將往東林聞荒境無可遊目且畏重陟之艱遂謀去漢陽峰二師指道神龍宮踰將軍河至上霄院而別

院後徒上仰天坪坪麗雲端名雲中寺斜趨晒穀石是爲諸院最高處他無可紀獨周垣疊石如織簾耳經捫歛凹峰讓而墍五老東迎許貽慰足度之可在節下先得小漢陽有寺曰竹影安義徐氏實其名而成之者然竹影本曰竹林固在天池側也信宿登大漢陽沉雨初濟微嵐不生左江右湖各率一綫亂峰奔奏如兒孫環膝昂藏可指者惟桃林山鈴岡嶺紫霄五老數峰耳桃林右廠一支亘截北面數十里諸烘其麓綠抹其顛渾是文衡山家法七嶺之奇略可

仝領昔人謂山無主峰四谾橫山羗羗寥寥各爲尊高不相拱揖得無少抑兹頂乎至其童然覆敦眉張骨隱吾亦無取焉乘𠆧西歷十餘峰爲程一舍其所以無倦者湖外拖藍一抹若爲南天限使吾目不得引鶩飛揚宇宙外湖中螺黛點點與帆影相離合鳳皇之於落星直蝌蚪向蛭耳左右下顧又時時得佳處所恨絕無一枝託蔭不免風日侵爍爲苦他固不厭也屆般若而南下爲耶舍塔耶舍尊者於定中進見此峰爲七寶金山奉世尊舍利三返而塔之處也

自漢陽降趨時塔峰筍卓山麓耳孰知塔下爲里餘十而後始及歸宗哉入塔院晤雪菴老人丰神崚厲與峰爭嚴詣朝禮塔塔純鐵高數丈明熹廟時改立先是塔圮僧啓藏得舍利輝光所被衆子成塔十二摶下而銳上巧類天成諸所稱神異之迹不可悉數塔成仍罝前窨下雲梯西風洞在塔峰側峰從山腰拔起峭麗亭亭如柱一石無壘土穴厥巔南北諸山罕儷也未至歸宗一里許左折入谷玉簾泉在焉斗壁砦浩泉掛數十丈其態如氷綃如珠箔如輕烟澹

澹文冶無比予欲題鐵立氷虛字不果去泉側有洞又下有龍潭皆可觴歸宗雄麗冠諸刹後有王右軍墨池前有石補復生衆本欲過簡寂觀而導者已從孔道向黃巖鶴鳴諸峰指數以過負壑陵岑至文殊塔瀑布當其前絕壁直下千尺農事方殷瀑源半爲邀去廣不二三咫微漱若玉簾所云驚雷噴雪之勢掣風舞日之奕桀乎莫問然其爭雙橫勃憤逴拔放固可想見也壁對久之不能去塔標獅子峰上其下有布水臺左昞龜背右顧犀牛犀牛之上爲香爐香

爐又東爲雙劍爲寨雲斯臺得備觀矣是夜宿院中以不得瀑漲爲恨次日泝澗上空生闊徑石頗佳穿并再折而至雙劍倚霄一石峰如鏤鐵其一土峰也假將發矣雨濛濛作妄意或復瀑觀遂止不去夜中簷靜候曉往探視前雖倍而終弗暢目豈吾成念過脊天故吝之耶相與踉蹡下開先招隱橋衆相慫禱令人神王寺昉南唐李中主銅鐘青綠瑩潤撫之鏗然意是爾時物後巖劖黃山谷手書七佛偈左方有王文成題石徑右林有小塔塡井中者古漱玉亭蹟

也馬尾水亦一瀑雄放森鋒覩黃巖為勝瀑下為龍淵峽石砻細與潭映發臨淵無處不劇趣也經萬杉一覩龍虎慶嵐宇去息絞車嶺明日迹三叠以終遊事至羅公書院即見麻姑崖崖石作牛毛橫皴下有凌雲舍淵曰相思乃三叠之委餘此前入皆剏成即五老峰頭所指繚垣隆峙也鷹嘴峰在五老東北隅南歷數小峰西接瑞雲崖為第二層崖又西即所謂瓌瑋林立者也皆在玉川門西往三叠者則從鷹嘴

下北進駐裝水竹居命僧為導扶策走亂淵間半里得玉川門巨石鼎偃中隙僂過自此繡壁夾淵處處奇賞者為九叠屏淵麓相嚙餘徑無幾又復嶇圠傾滑窮則越淵淵阻陗石不容躡則因僧多方以渡艱險莫踰尺尺寸寸皆需人力扶服不知幾里始得三叠泉泉在五老峰背九叠谷中高踰玉簾而殺黃巖垂雲曳雪三級至地如猛火灼珠胎烟光怒發四廸上掩鬱而下頹真水觀第一奇也已薄下舂且足不承目遲留久之遂返次日欲雨遵覩山再過棲賢橋坐覩數刻去予素善病至是山行二十日委頓不支急其可戀可及耳可戀而不可及亦姑置之故錦淵二林大林水口栗里溫泉谷簾虎溪香谷圓通石鏡香山烏龍潭三化城小天池第二層崖皆不及探而二層崖一帶尤為奇麗至今隱隱胸中然亦足飫目矣倘復夢念哉王子曰予二人遊黃山特竊有厚期於匡廬暨登廬而愈益念黃山也廬之奇固不乏求如黃之涉一境而不忍去恐後奇莫續至則過於所過而盡夫二百里之三十六峰為然者則廬何敢望也然其廣博敦穆處處金沙實高人養道之區蜂臺

鹿苑代著名賢黃寥寥無聞焉其附以軒轅容成為山之重者厚誣黃矣黃何必容軒哉要之黃如仙廬如佛黃如高才生廬如吉德君子黃之勝以奇以幻廬之勝以深以幽黃之尜石廬所無廬之淵瀑亦非黃所有合而論之可得二山之槩矣漸公畏暑歸黃山予不得以病辭撮其略而為之記

程孝子傳

予少時則聞族長老稱說巖鎮程孝子云且日吾甥也迨晩交容谷始知爲孝子子孝子之母實予族王姑容谷述孝子事未嘗不泣下涙涙懼懿行無聞也予因質之亘史所載孝子合葬兩世墓誌而爲之傳孝子姓程氏名士章伯達其字世爲歙巖鎮人生未識父父巖註以太學生操鹽筴開種遼陽外未幾卒所交馮都司者葬之高達子所付牒守爲語蒼頭識其地而歸訃於時孝子生六年矣母王得訃慟幾絶

孝子亦踊絶如成人其祖拊之曰兒至性如是他日歸骨有望乎蓋姑語慰王耳孝子聞卽輒哭睟立問遼陽道人嘖異之厥後母一哭孝子輒數日不止母欲發聲而孝子已頓頓不任矣母用隱痛不敢泣恐傷孝子孝子則時時察母眉睫爲野哭聞者皆歎爲天篤云註故倜儻士挾奇走萬里將以功名奮邊塞絶不爲家室計註既歿二老暨王相繼厭世棄如洗矣時孝子年十二託孤族父聞人君房氏君房多豪舉而性乖僻孝子稍長惴惴懼不立王前已爲聘鮑

氏女既受婚乃辭君房去謀之比鄰翁將爲父歸骨翁語孝子遼陽八千里徒御風而往乎因言之方司徒任子以巽而授計焉以巽心重孝子常語人吾當成其志孝子用是依之十四年清夜飲泣無間也適以巽暴卒孝子大慟曰天不欲吾歸父骨而奪方公乎吾所以忍隱歲月而苟人世者凡爲吾父故公既逝吾無以生爲矣巽子士達怳然曰父志也諭諸同志而身損其半以三百金假孝子孝子感泣遂辭行蓋是時蒼頭可法八十猶健也挈之從孝子附舟入

潽夜夢天坼若有神謂之云覺而氷發舟中衆譁莫措孝子泣禱氷忽退舟衆勿測至直沽發裝則魚茸鮮競謂孝子異人不知孝子爲孝子也歷八月始抵其地訪高達子已久下世主僕惶惶莽曠一路人睨法不去法就詢則高子世勳故童時執役註者因相持泣出諜證墓所孝子具棺啓窆則儼然冠服眉鬚也伏之慟再拜起遂失所覩惟聚骨而已孝子以生未識父不敢倮褫一嚙血濡之良然手其骨諸指如或撫之者集而失一膝孝子慟曰是甚安之也忽巨

蛤吠不已且若乘物焉視之卽㯃在也易殮以一龕載骨南道山海巖嶠躑躅不進孝子持証出關故符焚而號之曰父可入關矣俄若掣而巖從入自是道無留凡四月抵家未至一夕孝子妻鮑夢偉衣冠丈夫偕王坐堂上明日証骨至合王葬焉

廣乘樵曰以予狹目所識昭代尋親者三劉謹王原趙重華然皆以父在孝子生未識父且既死而骨萬里方轂哭聞道察眉號野時其天厚矣彼獨知有父追訃死不死委命他人借力酬志方生錫類法勲天遣使數者不値吾知孝子必終歸之天其忍困孝子乎卒之萬里丘首尤偉三予哉人之所定天則從焉誠感魚苴無足異者至覩貌完滕掣俄夢鮑其固然矣帑谷益振厥德萬石流風孝故倉漽所念要亦有本野無金管淪沒何窮亦吾黨之責也運之降也性之失也梟獍豺虎之號召也吾於傳孝子而爲之勞集矣

吳虛壑小傳

虛壑吳氏名懷臨桂人早喪母從父寓齋公南雍故所習多吳越士吳越人喜鶩虛聲小見才穎輒欣然傾蓋日以文事相譁噪其有凝重遠大者雖謬相推與而心目爲鈍虛壑沉毅寡言以經世自負世所稱願慕樂皆非所好凡爲文非有關不苟作又眞率多忤汝呼以故落落鮮合甲申三月寓齋公在京師護其故人某公喪還越未幾亦卒虛壑遂孤身狂走西登嚴子陵釣臺默坐竟日去乙酉春予游天姥獨踞峰頂有風自東北來山谷鳴吼亂雲如欎絮偶諷李白句失聲長號虛壑聞之曰是奚爲者循聲而至相見則大喜一語連日夜不休自是浙西千里名山大川毋論昔人伐木扣舷之地卽古今其棄人所不道者予兩人無不歷險窮支指顧點畫往往落日孤峰徘徊不去時有將生者從予遊每佳處輒爲吟咏以示兩人但顧笑而已將生竟不得意趣所在月餘先舍去虛壑乃出所經山川險隘遠近諸圖數十緒示余余以各得辨證之虛壑復大喜酌酒慷慨謂予曰

子有父兄在非可同予泯游予將舍子孤往苟儼吾
懷然骨寒泉無恨也未幾虛壑去去而復來來又去
數載始聚予曰可已乎曰未也又忽去後予遯於禪
關虛壑在吳吳中人非事之有以詩文贈貲者一日
帥棄去竟無一語諸人則日置酒擊鮮爲奉虛壑傲
然曰爾將尸居吳懷耶竟馳去詣余余固止之而虛
壑是時亦倦游矣復慷慨言曰昨過張長公見其鬚
髮盡槁夷山又揉之無耗二三故人所存唯子子胸
雪雪然倘得窮谷一椽書數卷吾與子作今年哭文

人曹生素聞虛壑不得見子與謀之則大喜以書數
十卷倩虛壑江脩朝夕供甚殷虛壑受之若素相晤
甸日瞠目枯坐而已曹生益敬之不衰既得虛壑語
則大喜過望生常自命酒狂其於虛壑則如此乃謂
予虛壑奇男子既鮮兄弟不可使無嗣予語虛壑虛
壑良久曰必覓陋無一能非處女則可生不測所謂
予曰第從之得曹氏女曾適洪者姿首既拙僅能事
中饋閒則兀坐如立榴予過虛壑虛壑必聯床夜話
往往達旦曹生亦時時來聚杳不聞帷內聲食具即
自供午夜炙酒瀹茗不倦予因嘆曰此其吳虛壑婦
也始虛壑喜讀史遇事不拘成迹多以意區制其間
時作一二語輒出古今常局外聞者無不愕然然東
西狂走不恒厥止至是益肆力焉嘗夜讀有感撫案
痛哭聞窗外有物騰竄去叢薄作摧裂聲簌簌動人
次日見籬下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犬豕皆爲虎
攫去虛壑貽予柬云中夜忽感得遊放聲一哭林間
葉落不已山婦執壺起立助予哭聲震空山虎豹聞
聲遯去此時况味恨不得王生共之耳予賦空山哭

紀其事又數月虛壑竟去楚期以次春還不至前所
從遊將生者有故人自衡山歸言虛壑臥病山寺予
念甚屢於夢中哭之又越歲竟不至亦無從通一字
復有識虛壑而自楚來者曰聞有狂士久病山寺中
後不知所往或云虛壑已歸粵或云猶在衡永間予
曰虛壑安所歸哉殆死矣其婦還依母則猶曹生授
餐也

不菴曰虛壑才氣沉雄視一世事無不可爲而所爲
輒不就是豈其人之過哉夷山子有言使世無虛壑

宇宙亦大無色則所謂業必建功必成者雖今古推之要非夷山所許矣夷山既同婺鶴張長公又病如霜蒲予復焚棄筆硯倘一旦奄逝誰更知有虛壑者因矢筆爲小傳而於筆之所不能傳者則亦任銷沉於終古而已矣其鄉人張湘山於予亦素交廼困躓又過之豈西粵之山川鍾降固必如是耶感念生平能不爲之長慟哉

靖安先生傳

靖安先生者姓袁氏名嶽太倉州人袁爲州望族自其曾祖至父雪菴公代以文行著婁東所交遊皆一時鉅公初字山甫陳徵君眉公爲易其字曰五遊幼即岐嶷不凡數齡時見巫媼祀竈者及其名遽前批頰云吾名豈若所宜誦識者奇之稍長能文輒多驚人語弱冠偕同里王翺受知廣文梁溪涵虛馬公公即文忠父翺則張西銘太史師太史貴終身不與通所謂王吉雲先生者也先生與文忠吉雲誼至厚日

以名節相砥礪介然特立非同志不友里貴人於先生素交者納瑯邪叛僕瑯邪訖之貴人欲得先生爲佐例先生正色謝曰瑯邪吾世交豈以今昔乃佐若爲不義耶遂絕其人人以是多先生而先生所合益落落獨李公繼貞亟稱之謂士君子處世不貴激亦不可隨然此末俗與共隨也毋寧激吾門知此義者惟袁生一人耳先生得之於師既如此其以語人亦多持此議故凡出先生門者皆侃侃有立焉門人王湘碧鑑爲弇州公曾孫其任刑曹郎及廉州守皆素

先生在其署時有芝叅議李恭監押逆狹䨇爲留都內守備所緝南部擬褫職墩旦明天子以未敢厥辜下湘碧覆視之湘碧屬先生先生謂法止于戍湘碧逐據以上奏　旨嚴詰同官皆爲湘碧危先生曰此吾祖宗法也夫聖主可以理奪一阿則得罪矣執前議復上之竟得　俞旨明天子以湘碧能擢守廉州廉逼交趾民多雜夷俗湘碧化以禮讓期年俗成有循良聲皆先生教也先生博學文甚高同時李灌溪模宋令古之尚張南郭釆及文忠皆極推崇而不得

一第在京時有要人欲先生出其門遣人諭指先生拒之後有知者曰是袁含宇祿耶盖先生祖含宇公亦有是事云乙酉之後先生偕予臨賁皆棄諸生居海陬負杖隴頭若忘斯世或時至性觸發則又若宇宙無所容謚議所云天下何事關先生之心抑何事不關先生之心也則其心可見矣閱十六年卒門人故舊私謚曰靖安先生而屬玉子爲之傳

王焯曰先生於人倫抑何厚幸哉其曾祖東塘公善衡山文先生至今春草堂之迹固猶奕奕也以含宇雪菴二公爲祖父馬涵虛李萍槎爲之師吉雲文忠灌溪南郭爲之友而其子七人予所交者臨賁大有三人爲又皆剛毅能自樹士而遭此豈不亦愉快哉崇禎間復社之聲傾宇內一日附名頓生毛羽臨賁獨與同志諸子立別幟盖招之而不赴也况于附之乎故其後卒能承先生之志甘于困窮而不悔使非有所得于中其何能爲此寂寂也若是者信於人倫無恨矣吾不敢謂然顧視其自得何如耳夫自得曰不能自宣他人豈更能宣之人稱先生曰靖安吾亦

曰靖安先生而已矣更何言哉更何言哉

方次輪詩序

予既序文舉先生詩浮槎復出詩一編曰此次輪已弟之僅遺也願子更爲我序之予以病久不作詩然往往多爲人序詩蓋作詩必吾所欲言序詩則因之而已或因其人或因其詩或因其時與地皆有一定之謂非吾得而强强之雖善不善也既因矣又視吾遇之者何在遇其人不必其詩也遇其地不必其人也如此者皆非強爲說雖曰因之猶夫吾之欲言也吾於文舉先生遇在人而於次君遇在詩則請就詩以言之次君稱詩在崇禎間維時景陵熖方熾雖有秀挺浩博之才皆屈而入於幽深枯寂如輿陰崖中人風雨時相對近之輒有鬼魅氣雲間起而救之雄渾逸麗意氣發揚其步武旋折望之使人不敢情然苦無至情以爲質則又如家庭曲宴而峨冠鏘玉以相也大抵尚情者不能輔之以色慎格者不能榦之以情適於自然則傷格精造意者或寡其自然從來後起之賢類多矯前以立教未見有彌綸衆失定一是而不可易者也次君以貴介子弟少負雋才其詩

淸而厚暢而腴聳拔而靜永無景陵之溺而可以實雲間之華雖篇什不多其可傳無疑凡此皆吾之所欲言也然獨有疑者即以詩槪次君固知非湩酪中人似亦非中道折者而竟不得永其享豈猶才之爲累歟浮槎以宿學名德重於時深晰夫天人性命之故其當爲我決之也

紫石山人詩序

紫石山人予同里老友自江右栖吳所與朝夕者不可以歲月計其高才遠識靈心逸趣素爲同人所稱道此其於詩若石之出雲竅之成響殆固有者然予未見其詩也癸丑秋別予去武陵相隔八載客有自湖南來者詢之曰見吾山人乎客曰然髯得無白乎顏得無頳乎曰否山人方高吟痛飲調錦雞白鷳弄奇石兵至則抱持以去有攖其石者山人追數十里必請得乃已予歎曰非山人不能如是也既來吳相

見則顏益丹髯益黝問其詩笑而不答未數日呂生士鶴手一編告曰此則山人之詩矣予急取讀之如蓼花湘浦淚楓葉廣陵聲寒山猿泣曉古渡馬嘶霜曉路穿林影寒波淡曙煙潛月窺殘夢簷風過晚秋草到江心絲煙流水而寒門迎秋色谿水映夕陽通破壁來斜日空廚下野禽烏啼殘月落鴈度曉星高竹陰連澗北夕照出林西晴川飛宿雨暗渡照流螢池淡松影落山遠夕陽輕巢巾仍宿鳥送別冒寒來江上蕭蕭雨悽凉異國秋他鄉仍送客不忍聽啼鵑

單句如寂夜入砧聲夕陰昏野澗日午啼猿亂殘更戀舊人夕陽門早閉樹淡留午夢枕外斷腸流吟簷終夜滴其造境鍊意骨力風神句不苟得字不苟下仰三唐諸名家無以過之異哉山人吾固意其能詩不謂所詣至於如是也若崔明信楓落吳江止傳一句李于鱗所歎山色三分鐘聲十里亦止一聯山人之佳且富如此其可傳何疑然使山人才高而識不遠汨羅長沙指顧在望不爲羈鴒不開氣繚自締則將歷九州而相君鱗可得係迫至今日又安能返吾

故都與親好盃酒生平論詩言笑也山人曰昔所謂弄禽石如患難中友實不忍棄予且再遊武陵以訪之倘得載而東願先生作歌誌其事予曰諾爰序詩以爲之息壤

吳南屏惟小園詩稿序

予性畏暑三十年來自中夏届中秋率閉戶百日不出知友見過亦無所答其當酬復者閑予輙嚴謝之久而知予如此槩不責報也今年夏友人自里中招來攜李入舟熱濾幾欲返棹而促者再至不得已暫留郭外過南屏吳子惟小園園爲吳子讀書處後瀕野水前列平疇竹木森然與遥林爲映意甚適之吳子迓室而延予寓始至之日坐堂外梧陰下面隹石頫池荷竹影鳥聲快風時至不復知有暑予安之是

時驕暘熾宇跬步無可往臥簟蘊熱破曉即起坐清露殘星與曙光相引湖石叠池上逶迤如巒卉草蔽石根水環入右腋後石後脊松槁梧連老樹修竹自左而遠于後窓蕉一叢分其陰不使竹獨擅也堂臨池池有板橋一曲梅梛覆欄上在石左堂右堂左有小閣閣下几榻可坐臥旁間數石爲幽折閣前石畔有五鬣松一與羣桂夾小徑左而術廊以達前戶廊左有數梅後有小軒一梧翳之軒後可達水閣則後戶矣計園之廣不數畝水石竹樹清麗秀萉且有藏

書可讀藏醞可酌吳子復時時相過放談丘壑予不覺留一月因念台蕩匡黃仙都天姥追舊遊不可復得當此炎歊困鬱之日忽値茲留會心處視諸名山不遠吳子顧見小乎哉使吳子炙足長安道上車壒馬通蒸逆口鼻回憶板橋小閣夕陽斜月時聽異鳥啁啾草蟲吟唧讀而飲飲而詠詠而與良友談賞之方以爲此中境味不可量雖有海淀定園不以彼易此然則惟小所以自標遊者趣之所領各在其人固不得以小大而限斯園也予將别還婁東酒間吳子

出詩稿相質詩如吳子之人落落自奇眞氣滿紙又如此園之小中見大近處能遠使予讀之而并忘暑也故即園之景物述以爲吳子詩序

惲叔子詩序

論詩於今日益難言之矣昔虞廷之訓曰詩言志夫人孰不有志率志而爲言聲言而爲詩詩亦人所固有有何難言者今日之詩不必出於志而有其體與格體自謠諺風雅樂府古選以迄於律絕歌行格自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以屆於明其間斬然畫境苟析而精之功力旣非一日且有終身不知者誰更遡源於虞廷之言然則論詩今日必本言志而又不失其體與格豈易言者哉姑就今日爲詩者言之以限字

成其體格則竟置於不問體有五七言律絕歌行而無謠諺風雅樂府古選一二好古之士力求其孰爲風孰爲雅孰爲古歌謠孰爲郊祀鐃歌雜舞橫吹相和清商琴曲孰爲黃初建安正始太康元嘉南北朝已不免無用之譏而其爲用不過充篚篚弋聲利非能知其感發懲創有繫於人心風俗之用也故其所尚有取晚唐浮艷者有謂盛唐必不能及而取劉文房以立骨者有以蘇髯翁陸放翁元遺山爲才情正宗者其最下則以宋人論理爲眞性情一倡百和醉行夢囈思以移易乎斯世嗚呼詩至今日尚猶可言哉間有知宗盛唐者則以唐音爲極則上或援及樂府古選下不能窮於宋元明僅能作唐調而止夫宋之論理權輿於康樂取則於少陵有康樂之生割而無少陵之陶冶故不免抽腐之歸元人鑒宋弊捄以輕倩尚才而不知取格故率趨蕪稚之習明知宗漢魏盛唐矣其失也過選體欲其潔潔過則情太矜其於漢魏意多與寡不溺則離近體欲其高高過則神太遠其於盛唐若或過之而實不及宋元明之詩如

此彼僅作唐調者不知別有鑄樂府古選而爲唐劑唐宋元明而自闢於唐之外之旨見其骨堅調峻理加於辭不知所本則妄訾之曰此宋詩也宋詩其果如是哉予以此論詩三十年無可與語毘陵惲叔子獨與予合蓋叔子承遜菴先生家學以睿哲之姿致專精之力上挨孔孟濂雒之宗下及詩文書畫無不窮源而遡流詩自曹劉陶阮鮑謝盛唐諸公文自班馬潘陸柳蘇書自鍾王永興河南平原山谷海岳畫自荆董米趙黃倪王吳皆縱心合轍出入自如至於

窮生則獨宗沒骨人巧天工并至蓋不獨於詩爲然矣即舉其詩以論之樂府有漢有魏選體於漢魏更有奇闢於晉宋則雅潔勁拔歌行二律萃盛唐諸家之長而自成別響絕句上不失樂府太白少伯之遺下亦爲中唐匠心作所詣之格既高而復有確然不易之志孤行於筆墨之間如叔子者豈今人所有哉今人文必宗八家叔子每見輒笑曰八家以前無文乎書出山谷而以二王之法全其偏畫則無所不入一於沉著痛快以合董巨之宗旨叔子於藝尚如此此可以觀其生平用志矣慨予二十年來詩文盡廢所作詩不滿百篇以叔子言論之契故述胸懷以爲其詩序然予有期於叔子者方今理學堙蕪人心風俗日壞吾與叔子非徒以蠹倫於身即可委儒者之責盍思所以興起斯民者以轉移其志使之各盡其倫常則雖不必言詩而詩用已備視今日之論不堪一笑更何計言之難易也詩曰憂心殷殷莫知我艱吾與叔子勉之而已矣

許九日詩序

士而以詩見可悲矣士而不必以詩見而終必以詩見者其人益可悲矣友人許子九日未束髮爲詩詩輙槩海內三十不得志去爲客遊遊又不得志則益爲詩詩益工從而轉徙東西益復不得志則更益爲詩詩之積者且盈尺一日刪棄其十二而輯之屬予序予讀而歎曰夫詩者非徒聲律體裁而已也又非特朝華夕秀之謂也蓋必有物焉由山水草木禽魚至於九地九天由閨房衽席至於饗神祇若鳥獸通政事無非是物也不誠無物無物則無詩矣今日之詩矯飾情志烏得謂之有物故其詩或如衮衣繡裳之元公或如飲露餐英之逸士語道德則孔孟無慚語事功則皋夔接武紛然相關於大都通邑之間而識者固不謂其信然而遂許之可傳者其誠不可掩而詩非其詩也九日開朗弘毅頹然宕逸於詩酒之場舉一世之人無不可與接殷勤共晤話若此者宜其有合而卒不得志豈九日之志固不在是歟抑更有說也士惟尚志舍是則無可見九日豈甘不見者

故不得不放情於詩其詩也處鄉則言鄉出遊則言遊不矯一辭不飾一語直暢其胸臆而止嗚呼可不謂誠耶誠而有不可以信後世者耶以九日之才風烈火發可使受書之吏脫脫而莫承世果用之固不暇以詩見也而終于落落東西迄無所遇髮且秏秏然白矣釆薜荔於水中搴芙蓉於木末獨留此數播墨瀋使後之讀者致恨於其時之不能用而徊咀嘆息之士之不幸歟抑世之不幸也噫

周德園越遊草序

昔人多謂詩文與山水相爲映發予以爲映發之義自有分屬不得泥舉夫情之宣而爲言也衆之即爲文韻之即爲詩情非詩文則不暢詩文非情則無以爲質繇情而轉爲詩文爛然悠然以伸以引斷無有直致其情者直致之則數言而盡不復可成篇章矣故情者不得不有所麗因麗而情益以長麗也轉也實指之則爲境虛指之則爲映美淑女而咏關雎美婚姻而咏桃夭美子孫之衆多而咏螽斯關雎桃夭

螽斯也皆映也淑女婚姻子孫衆多之爛然悠然者也然則映之在山水之際而發之必在乎人使其人情不在山水雖有詩文莫能强合也大江以南多佳山水淸麗奇秀澹蕩文冶隨在而是舉其大槩則兩越爲多其最著如台宕仙都天目剡溪嚴瀨富春以及杭之西湖兩山湖之弁峴夾山諸漾皆津津在人耳目者予嘗登韜光之頂俯視西湖如杯錢塘如帶其外海氣混茫不可窮際弁山之下震澤亂雲擁日與波爲烱爍楲狂吽不能自止及以小舟浮夾山漾

中嵐翠着人衣裾漁歌農唱塔影村烟則又㗳然窈
丧其我焉然未暇爲詩文德園周子越遊草已先我
而發之詩文不必盡在於山水而淸麗澹蕩非山水
中人不能道其得助於映發者多矣予以善病卧婁
江不至兩地者久德園以是草屬序正如山麓水涯
情無可暢卯安得有佳言爲德園序也然而登山者
必於麓泛水者必於涯其以予言爲登泛之始可

送曾止山北遊序

予早歲喜飲日可得四五斗十餘年來或數日不沾
盃勺然有時知已相對正復不可限止山將爲北遊
予懷悒然雖有酒不願醉也止山名家子高才奇
節弱冠爲先正所稱海內人士望之如龍可辛藻思
與共荷時艱以康濟天下之難其後客吳門知郎易
堂之曾青藜皆願慕求識其面於是不得更遂其山
中之止而轉爲世用蓋止山才識並茂遇事立斷知
我有屬不憚以身殉之一時借計者眞如周亞夫之

於劇孟謝聖藻之於陳琳也然而名愈彰其貧愈甚
世人往往訶㫖黎朝夕匆米僕賃是急貧士非枯槁
空山室家幼稚鮮不同此累止山之北遊旣不爲蹈
水火觀溺蒸之語又非求奇聞壯觀以廣胸臆意顧
有其自見也行矣止山齊晉燕趙之區古多豪俠寧
無于公其人識君者酒後耳熱知必有黃金駿骨之
歌相爲贈答豈能以易水流澌與淸江激湍共作長
瀾束倒也秋風鱸美吾將攜酒光福桂下望君之歸
解覩君裝與詩痛飲而共讀之

陸母楊太孺人七十序

從來稱女德者不外易之坤厚順承含弘光大與詩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變而爲節烈潰而爲奇俠非其幸與正矣崇禎戊寅之歲予年十三仲兄挈予從學雲間知吳門有楊維斗陸履常兩先生時寇躪中原淮北無堅城江左吳越民物豐富四郊恬熙不改隆萬太平之象天諶莫測降之癘疫水旱斯民免於鋒鏑者轉爲溝殍原嵤未幾而宗社傾圮鳳麟泣野兩先生同遂分轍履仁蹈義海內無不知有吳門

二孝廉陸母楊太孺人則履常先生之室而維斗先生之女弟也方其平居時知嘗甘旨綺奉尊章指臧獲而已米鹽絲枲非所語習也一旦家國多故華屋變爲衡茅名孝廉同於閉士褭白在堂牀瀡爲繼紛然群幼與戶外之豺狳豹哆相淩雜於耳目胷臆間孺人澹然無忤能使硯隱公忘其老陸先生忘其困爲孺人者豈不亦難哉夫人情莫不欲順去逆喜安適而惡窮慼硯隱公誠賢見其子抱有爲之才弗獲施究至於端策拂龜不爲嚴君平司馬季主而寧將舉世與世之枯槁憔悴爲窮爲蹙者較銖黍論精微以定其確然不拔之說苟甕粒無續稚子啼嗥能不悃然撫畜莫安其素位不願於此日則維孺人之順承厚載以代陸先生有終故先生得遂其高而硯隱公復遂其成子之高至今論平原世德過吳門而與仰止皆孺人之坤德有以成之也予每回首童年念其時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聖天子求賢於上士以實應雖不能盡無不肖者要不失爲太平之代孺人生萬曆乙卯當重熙累洽之朝而又爲楊先生女弟

醇龐敦固固所自有予嘗拜孺人堂上見其睟然藹然如春和之被萬物宜乎三子皆有立諸孫皆能文章肅肅雍雍爲國華家瑞非所謂含弘而光大者乎間昔陸先生有晩請開羅與語同年生于硯隱公皆大喜孺人立三子誨之曰汝祖父如此若愁勿忘則孺人之所以爲順承者辨於志而凝其德非徒爲無非無儀以循於純嘏眉壽而已也甲子季春某日爲孺人七十設帨之辰予素景兩先生高躅伸其敬於孺人而序之如此

習是編引言

上豐宋豫菴先生爲習是編立言倡行一宗朱子補氣稟物欲習染三圖於剡念臺先生人譜後謂平生所習在是屬予引其首是可以觀豫菴之人與學矣夫性本相近不能不移於習之相遠自人而之獸維日縣不肖而返之聖賢亦維習故聖賢立教不專指人皆可爲堯舜而必示之以孝弟仁義之方苟率繇而習之深求力踐以期自慊於常行日用中直接天命則天敘天秩皆吾本威之固有然後知孔孟之教

萬世無弊而朱子獨得其眞傳爲學者學朱子而時習之可耳戰國之時進禽獸不遠矣黠者尚知尊堯舜之名以附行其私說故孟子直指以人皆可爲堯舜而七篇論說則所以爲堯舜之方也後代高明之士踵此一機實爲捷徑不復實踐於孝弟仁義所以爲堯舜者沿迄今日益不可問聆其言則聖賢稽其行則禽獸嗚呼風習至此尚忍言學哉此豫菴亟揭人譜補三圖而以習是爲名昭示斯世之微意也則豫菴之人之學固不待予之論之矣

蓉江贈言小引

人不能無友友不能無言言之中不能無詩皆勢之所及而情爲之聯非有所強合而然也古之爲友者平居則相勗以道義睽隔則相通以情愫至其離而復合也飲食宴樂之不足而更申章爲贈焉猥人在野麋鹿東西一日之聚首正復不可多得况乎驚心觸目爲重來之令威乎周子巽微訪舊蓉江同門沙子定峰首以四律寫百變一時新舊之友起而和者數十人周子彙而梓之并榮是爲遠近觀以爲或猶

勝于昔人之賦宮詞笛也世有善觀者因是編以槩同人定不獨問之蓉江之一水

宛溪九月詩題辭

士何必爲詩亦何必不爲詩必爲詩則陋必不爲詩則隘謳吟太平陶咏情性爲之可也經營世難指使羣才不必爲可也太平而熙熙相忘共盡於敦倫懋行之中外來無所感更何爲之世難而胸臆不得行獨知其故舉目無可語又安能不失聲於甘焚樂溺擾擾衆赴之日也水火不可一日無盡其勢或致於殺人宴安爲人情所適蔽於偷翫或致敗家亡國之莫挽貧其用而不受其蔽此能者之所務智略之士

并超然於局之外自有所爲胸臆者不嫌迹之混而耕夫一日之機至有時動成相左回念初心啼笑不得則宛溪九月之所繇有詩乎宛溪才非一致使居常操觚授簡以自命於騷賦國史之間亦必有大過人者宛溪不爲之斯時而竟同衆噤伏嚬辭無所出何以見玆辰玆地成其爲宛溪之悲故讀是詩者謂之騷可也史可也程記可也詩亦可也若獨以詩目之比絜於辭偶之儔則不可何也宛溪不如是陋與隘也

半霞吟弁言

許子名在少年場歌紅舞翠踘鞠彎弧情有所涉其趣斯極予已久不作此夢戕山剩水間時一膛對許子又未嘗不在予每過之許子必洗石焚香或寫遠岭數層或作擘窠幾字以爲供予因嘆許子不作詩不止許子哂而出諸奚則固鏗然在握也予乃悉開青眼以看山之法求其情看水之懷沿其趣骨蒼氣逸思入天半朱霞進而宣平甲子一池荷葉滿地窯花降而用晦丁卯螓首蛾眉香韉錦鞿是在許子自

託予所不得與或時情不能用其歡趣不顧甘其味遯迹紛然進退成感予時則移看詩之眼以對許子問君家長史二樹何時當見不必向紫微夫人問消息倘一笑而得之許予自此遠矣

種植書弁言

桐江先生隱矣抱膝三尺籬下蒔花種竹手芟薙之若將以老圃終識者固不謂先生圃也意其以畚鍤寄刑棡慕雄好而旁致之歟先生曰不然吾髮如葦而膚如韠其奈眼光猶昔不藉此以收之恐世人覞我勿聆耳因出種植書一編以見志出入灌園吏而妙有獨得雖品目不數十四時之賞備焉客見而好之人人借錄予謂諸客欲錄此者須以表聖之寮皮懐素之蕉葉坐陶家栁下啜陸氏顧渚第一品方許

就錄不然則毋庸孱先生聞而笑曰王子不榜樑我乃作此大妄語是猶寄刑雄好之陋也豈謂不佞名柢未鋤哉吾放桐江棹矣客不聽而授之梓並取予說以弁焉

黔行草弁言

予草上人也伏處窮山不知經世爲何語竊喜人談異俗少讀曹魯川雲朔考而悅之從人問拂雲敬本諸迹因以及七金饒樂闘其指數忻然如身歷殊方覼記爲之一變蓋自以素慕遠遊困於多病郎中原彊索有願莫酧況於白馬榆中交河跋海之微而敢以妄企之乎自跋海東南流入中國分爲漾備瀘水二水之間古稱鬼國豪傑之所不爭楊升菴又謂山如灰堆糞壤則頑冥廢棄誰復道之然而事顧有不

然者不韋居質子於奇貨之中任氏寶倉粟於金玉之上彼葢有獨契然也黔環滇粤川湖顧子於衆委之日起錞擊楫入穴探奇苟一旦有事急黔吾知顧子素負經濟必能展其宿抱以快所遭斯亦封侯致富之微術矣久雨病卧顧子以黔行草屬予題首予讀其穿石水心響水白龍金雞羊骨銅崖磨韓月潭鵝嶺黔謠竹枝諸詩一一索解至盡如入叢篝如聞鴂舌如嘗劄酒而見其跳月趕場不覺破悶大笑起呼筆硯遂書數語以爲其詩弁

謁番君廟記

王子客番陽與客詣止水之迹遂登芝山南望坤隅有聳然高出于闤闠之間者客曰是番君廟也其前則胡大理祠大理番陽人嘗於廟壁畫松題曰若虬出壑作詩于上爲明太祖高皇帝所知官至大理少卿靖難時不屈死罪及其宗族親戚千餘人其後昭雪立祠嘉靖中史惺堂先生脩其祠堂爲講學之所相與入城就謁焉客曰番君一令耳識黥布于羣盜遺梅鋗而裂土傳國五世廟食千秋豈不亦豪傑之

士哉王子曰子以令爲卑抶尺寸而階侯王爲足豪于百代乎古之令非今之令也方秦之虐天下共苦之陳勝以壟上匹夫揭竿而起魚書狐鳴以聚其衆前無所因勢無所挾役天下之英雄以共爲亡秦之舉如此可謂之豪傑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之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苟有尺寸皆足因之以自致使番君不番于時終爲秦守其不同于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然則番陽之尺寸亦羣雄之所耽耽也

勝等舉兵在二世元年之七月其九月會稽守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攷番君之叛秦實與勝等接踵而起史謂其得民心民稱之爲番君以湯火之秦能使民懷之則其於民必不以秦法自恣而且爲之惻怛焉聞勝等之起躍然動中黥布乃適啓其機於是欣然共事不復再計其以女妻之將毋惕于布之雄鷙歟雖不足以語豪傑其審時赴機轉禍爲福可謂明哲之錚錚者矣若夫豪傑之興不一其迹然無不權之于其世世治則鳳儀麟瑞造就人才世亂則鵠起龍

驤措民衽席其生也以一身而立百世之規其死也以一日而定終古之是有如江胡二公之死節史先生之任道雖骨肉顛連索居無耦固不失爲豪傑之士也尊兼因頟視乎所遇淮陰之寄食絳侯之吹簫是已傳國廟食遇之隆耳烏足以定豪傑哉客曰若然則洪忠宜亦其人矣祠在治西可覲也遂共往再拜賦詩而去

遇園記

勞于足佚于目涉心而成趣者遊事也巧者移之並以佚其足於是乎有園豪有力者皆事焉然其趣狹矣遇園主人起而論遊趣欲使天下之人貴賤貧富皆即其量而自足蓋天下之山水草木鳥獸蟲魚珍麗詭異一切可以怡神易志如名園之所聚者無往而不在其與人相接固非有拒有授也彼其之子擁垣以自限遺其眞而事其僞費金錢竭思慮庶幾夫山水之自然局縮藏之以爲佚而不知自然之在天壤者不獨樵牧漁釣之徒飲食寢處無所逆即宦遊羈旅怨夫困士以及傭販屠沽人奴下役之流苟有涉焉無不相入者境與心融而趣出有不自知其然也夫朱邸黃扉勢之所尊也高人就之以爲汙桑蓬曼睩情之所昵也賢者視之以爲鄙造物之與人無盡人顧以其自限者津津于人曰吾園也吾遊之所適也此無他心有所蔽而趣狹方以聲名利欲爲泉石雞豚僕馬爲魚鳥遊焉適焉而姑以餘力爲園寄山水之迹雖以佳山水語之彼且同于黃扉曼睩之

相及矣故余之論遊趣非爲能有園者道然以吾說而爲遊則凡足目之所際無不各成其爲趣此固富貴貧賤之所均而不限于有園者亦在人自取之而已昔王季仁願看盡天下好山水朱子謂盡則安能但遇處莫教錯過主人既論遊又欲箴于豪有力之爲園者因以遇名其園夫遇固無窮閒遊有定可謂巧于得趣而拙于佚足也園尙須記哉

龍溪記

予家龍溪之上前列五峰後擁叠翠鍾山抱其左黄龍峙其右中有良疇膏畬居人耕食之水自溉禾以鋤爲壅決不憂旱潦溪水自東來兩端束而中廣有板橋二迢迢卧溪上溪首有元廟曰廣仁祀張睢陽汪越國有蕭梁寺在前三峰下門亘卧峰林木蒼鬱紅檣露其間有二園一藏内修竹古樹蔽之遥望妖紅瑩白與飛閣爭麗者溪上園也園右一亭曰環翠立其前可望黄山雲門峰一亭名碎影在下板橋察

林中自此夾溪桃柳沿接鍾山麓佳石散溪内可濯可釣當春仲時緣霞紅霧中賜鸐羣飛但聞水聲潺潺不復知所去先祖龍山公偕族王父寧寵完三公於山麓構石梁亭予立其上宜暑坐宜觀紅葉有察百株東望黄龍後鴉青十丈倚空奇麗奪人目石耳山也金液三泉在右肩金嶺下味甘冽聆惢山若隱君子跧伏衡茅不炫一美五峰具五行體莊悍秀冶又若五方之賓巖巖臨顧爲之主人者真有應接不暇之樂金嶺旁一澗谷合溪水水皆甘冽使陸生遇之無處着舌矣溪上多紅白梅多碧梧芙蓉李柏春鳥近人夏陰接武霜降後千林如錦板橋南岸水色作柴窯片歲暮雪飛人家散前峰下者酒帘烟穗搖漾銀光中大癡雲林可劃數十幅時有紅苞綴艷於寒溪槎枒間則畫家前所未有夕陽欲下樵歌牧笛遠出諸山谷暮煙横峰腰不散予嘗坐園閣上平視察林可撫山寺鐘聲隱隱而至幽意不可狀命酌至月上散步溪頭濯水壺莫能喩清風徐來栩栩欲仙去偶發長嘯響答至十聲不止此固靈奇異境非水

光山色名園麗矚所得而易有者嘗謂名山難值佳月而雪候多不可遊爲古今恨事予居之溪山雪月如此桑麻雞犬世長子孫使無科稅之擾居人得稼穡不廢即奇踪五百不必更問武陵溪口矣先王父初號龍溪後於郡中福城山房受王龍溪先生良知之學以姓皆同乃更曰龍山所居實無是山也因記龍溪之槩畀子孫世守庶無忘先王父昔之爲號云

不菴記

戊戌春王子將有事於遠事無疑也疑於時而筮之得艮爲與時又將有所事再筮之亦得艮王子憮然歎曰先聖示我矣遂去其舊名而名艮以無悶爲字客有謂王子者曰吉水之名名之於親泰州之名名之於師先生之爲是名也自名之自名之必有槩於中而無所依附於前賢不菴之號將以自別歟王子曰予之名字易於今而不菴之號不始於今也予謂我自別於前賢則誠是然亦知二公之爲人與艮之

爲義乎吾家世世受易其於易也不於其辭變象占之求而求之於身證之於世謹之言行之間考之事爲之際凡吾之所以爲易受於親而講於師者如此也世之言易者無不知艮之爲止與夫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而推於無我無人以爲學問之極致而不知三聖人之言艮亦因時而已不惟艮也卽乾坤以迄既未無不言時也予之時固宜止而其心則以爲不必止不必與宜幾而疑生疑生而筮之卒歸於艮故名之志吾過也吉水炳烈天壤泰州特立千古蓋以爲名於親與師之不可辱故在己者自拔於胡李之倚及人者歸眞於契聖之詣是眞不愧夫知易若予則直時之當止耳前時而止則艮限列夤而必至於危薰心後時而不止則世且未聽而終至於心不快時乎時乎先聖之示我深矣如二公者吾何敢望焉客曰予以不菴賚先生而先生乃言易不之義無可詮時固不菴之實義也請書之以爲不菴記

求志堂記

門人黃石定新居於西城請予名其堂予名之以求志而語之曰先哲有言爲學莫先於立志其相聚也亦莫切於言志志其可不求乎然其爲志與求則不可不辨吾見舉世之人無問富貴貧賤莫不各有其志各有其求也使其間無以辨則桀紂與堯舜同一持情盜跖與許繇同一馳慮何以好惡所歸晝然若是之懸絕乎隴畝之夫闤闠之子日孳孳而足跌跌雞鳴而起瞑卧未息凡以爲求耳等而上之學校之

士子三事之大夫疆埸之東茅土之公侯亦無不孳孳跌跌瞑所未息以爲求顧士子之求必不同於居積疆埸之求必不在於章句然結其欲得之一念黙而爲事竭精力以圖之則固無隴畝學校三事之分迫於得所求而止其賢愚居然可指也石承先人世學與二弟皆以士稱士不留隴畝闤闠未及乎三事疆埸之任其居常所事當無切於因志研實以期他日之可用則其志不可不素定定之如何明其公私辨其大小爲吾之所託而已吾不知石居此堂與二弟朋好日相切磋者果爲公乎私乎爲大爲小乎吾雖不得而知然其端可見也石事親孝友愛二弟忠信篤敬爲里黨所推其將即此以爲他日之用乎抑別有其志乎伊尹耕於莘野膠鬲處於魚鹽士之未遇何地不可託要其卓然自命者固必有在也石其進而求之苟有得乎則雖隴畝闤闠自不殊於此堂研脩之實矣

呂先生傳

昔子輿論士而爲之稱說曰尙志其指則居仁繇義以備乎大人之事夫士孰不誦法子輿乃聞仁義大人之說則退然不敢當而居常栩栩向人謂士各有志嗚呼吾不知所志何志也以予所聞呂先生庶幾不愧乎士哉先生之行須之者不一其事予不錄錄諸鄉先生之言爲海內告金公聲曰予偕呂先生肄業林塘終日所語無非君親出處大節其言肫至動人卽牧兒樵豎聞之莫不謂忠孝可自致予雖周歷講幄時時有所得不若先生之言獨爲切實也吳公

廷簡曰近代謏風競焰逢人輒先生之吾不能世遂共訾予爲狂對呂君靜氣德容自不知先生之出於口吾狂哉凌公世韶曰生伯天爵甚優學復造極故一言一動皆順乎聖賢軌則使人可親而不敢褻與之處不復知身在羲皇以後也江公天乙曰呂先生有天下爲已任之志剛毅之氣掩乎溫恭他日國家有事謝安石何足比數王公澄曰予謁呂先生維揚時盛暑先生巾服不御箑娓娓與衰之故且誨予予汗下浹體不敢退亦不覺倦今思之胡可再得合諸先生之言而觀之呂先生所尙之志可見矣先生之言不出于忠孝大端而其行亦不外於務博濟嚴取與雖未見施於天下所謂無愧乎士者固已泰然能之矣豈必呂先生獨能而人盡爲不能者然世卒罕見其人則雖謂爲先生之獨能可也先生幼穎慧過人年十八列諸生制藝潔靜高渾頗近金文毅與金凌兩先生交至寄後金公被難文石追赴同之凌公以偕終長于先生之道可謂不孤矣先生名時春字

生伯歙呂川人

不蕃曰予韙冐孔孟衣冠既不能如王伯安建白于時又不能如陳同父昌言於世其愧爲士也多矣吾鄉自考亭後理學之賢不絕求可出而施用者五百年未見其人豈經世之士別有所本而非理學可收耶金公成仁江生就義凌先生肥遯居貞皆不愧大人之事其論呂先生如此更不必徵諸行事矣雖然安得士如伯安同父其人者吾與之言志哉

亡友余子敬傳

歙有古君子曰余先生子敬其爲人敦倫厚行與之遊使人漠然相忘如置身康衢擊壤莫能知其所以而目其所長予弱冠交四方士既無定識又自念攬長去短當無所不可差以一途槩天下故自聖賢豪傑狂狷才藝以及賣漿屠狗之徒皆收焉家仲兄三一先生常歎笑之以爲終必底於悔十餘年間息影不得頗爲所交累然後知必當有擇以視子敬之包舉一世渾然無間予則甚愧也子敬事親能先事承

志嘗謂不得事君親固可自盡事繼母尤謹順撫諸弟不欲著友愛迹處室亦無嗃嗃容然皆順迪無拂義者有稱其行輙掩耳避去故族人里黨不以孝弟爲子敬稱然無不覩願其子弟爲子敬也予知擇友後見一切皆畏途所至僅交其遺老後生小子既不識先民之淳懿齊年若輩又皆變於時二三黃髮典型所寄舍是更無從伸吾喙子敬則貴賤通塞愉夫正士技術方外虎狼梟獍無不可與接其間涇渭畫然一出於誠接者各得其分皆厭志去家世受醫自曾祖午亭先生以諸生從業名海內至父幼白先生業益精兩先生潛心理學皆博雅工制藝子敬頴悟異人過目成誦經傳子史淹洽如祖父一日自塾歸見父食息不得服乃惕然內傷遂舍所學而屈首於醫試多奇中沉疴立起醫名益大槩前時遠近請者日已十百輩至是殆且無虛晷所持來錢十不取一二隨所得而散之貧窶孤寡者又不憚急人之患數千里弗辭其間有俯仰不得竭才智莫爲順者子敬談笑應之卒歸於誠服解紛釋難不欲人知意益謂

此吾所當爲過卽忘之若未有是事又不惜爲人獎借人或畔去亦不間後有所請復濟如初有以醫問業者竭蘊以告常恐其不晰所按驗問答人皆集以爲案先世輯有蒼生司命書盜其名梓者三子敬皆不較曰苟能起病更何求第其中尚有未備或誤後人因補訂之取陶詩疑義相與析語易其名曰諸症析疑蓋不敢當前目也子敬自奉甚約又勞甚時時失血爲人診視以兩手迭自接撫胷肋若不能勝者人皆念其勞然不肯舍之去予交子敬廿五年以善

病數親之身與心並受其益自家仲而外未見有一人如子敬者才大而誠去名踐實以天下爲一身天游爲應世宜乎與之遊者相忘大同不復知身處於叔季予必有擇是予之固陋已居常謂予先祖父皆六十一吾年亦當若是予曰子生平爲造物任勞恐造物未肯遂以此息肩子也及是卒年竟六十一

不菴曰子敬所居左偏有山桃在窔澗間首春花發幼白先生曰攜榼往焉子敬每當其時輙泫然流涕諸弟提攜保護或有過則涕泣告語必率志乃已此

予所親見者其孝友如此人不以爲稱蓋知其誠不欲是名恐傷賢者之心耳子敬務成人欲人人皆得所而忘其功此其心何廣大無私予烏得强名其行以告世然實念世無子敬而痛惜之也有謂予私所不辭也矣

呂麗農傳

少讀韓退之馬少監墓誌見其咨嗟涕洟敘述三世輙蘁然心動謂死喪在馬悲在韓公人亦何樂爲此文予交呂氏三世前爲呂先生傳而誌直齋矣乃今復傳麗農昔之感者不謂遂身及之吾何樂有此文字也麗農爲直齋第五弟兄弟七人稟呂先生之敎制行如一轍伯之才仲之直君之厚尤爲矯矯天性孝友幼從呂先生讀書林塘山寺必日走省母太君否則雖侍寢於呂先生終夕不安也呂先生與金公

振希菱公蒼舒以理學相切磋遠近從遊者甚衆每聆諸先生論說至出處大節欣然有契於心其後呂先生棄諸生君遂絕意仕進從伯兄整舊業於廣陵去入閩族兄弟拉之仕君力辭曰先人有命謂吾才秖可農耳卒不就因自號麗農與人交一出於誠必信必果宗族交遊賴以存贍者不可計或有急難及失業者不憚數千金濟之即負惠反噬君亦不較事後復投人謂可絕之矣君不答仍好如初盡君以所知爲一體兄弟諸姪爲一指敬賢禮士嚴已恕人所

聞金陵諸先生之論無不徵諸躬行六子三女皆一母所出終身未嘗有二色生平懋德最多不欲人述及一字故雖如予交數十年亦不得而盡知之年五十六以痰疾卒於廣陵數日前忽條晰交往諸務置酒與親好暢飲若有前覺焉亦異矣

論曰麗農山爲十岳之一配位於西西主續舊不廢含秀垂顯覩麗農之躬有與不愧於其號哉故鄉之友如漸江不炎予敬雪門相繼淪謝予長麗農一歲哀死者數矣今復爲麗農傳何以堪之更不知誰爲吾之昌黎也悲夫

五祖千仞禪師傳

師諱行剛明州鄞縣王氏子夢堂曇瑶禪師後也誕而合掌幼有奇童稱長列諸生博通掌故父台明以孝廉令房死國師奉母東竄志不忘父間關險阻瀕死者屢憂患之餘遇禪人指詣雙徑雪嶠老人爲之落髮尋受具於天童悟是時臨濟之道大震寰宇天童全據正令徑山脫落繩模石磬與二大士同出龍池而獨寄枯椽介在巖𡼏師恍乃息影焉周旋三席間始提趙州無字有省出語超脫喧傳叢席繼叅箬

菴問於夾山開舉高峰枕子落地因緣大徹菴印可之出世潤之金山錄金山而黃龍而浮山而五祖東山提唱高深對機險捷融會三老微旨圓示大人境界四方英衲初率薄爲無奇既接而伏膺懺謝願侍巾拂若亂峰六菴大乾天澤綠雨鈍菴十數公者歸心座下廿列門墻師之錘鞴非親承面稟幾何不爲耳誤也初以禮塔至東山本無疑錫意痛祖席爲瑜伽晦迹韜光兀棲塔下衆與稍稍親之師一以誠推衆咸趣化問師何欲師云吾欲新祖席立禪堂還我

爲僧本等耳衆云惟師所命於是經營締搆竟還祖
庭售而禪者日增耆流踵至師以冷席重開非久莫
定諸迎以名刹者悉謝之常慨諸方羣奭競生惟以
弘法救宗爲念恬退律身古範自約布衣壞衲蕭然
淡適雖殺之七有終身慕師而不獲一覩者海内奇
碩往往造集師現廣大法門隨流誘接皆獲髻珠而
去得度者不可計五十誕時有大盜抵書索金萬不
應則以羣騎蹦時座下千四百人沸謀僉騰且以衛
請師笑弗許曰吾閱事多矣諭釋之高臥如常盜感

化皆散去偶見據坐者筆不違意爲衆嘗笑因集古
德辭章十二卷爲春花集刻之曰吾以待罷叅者師
爲人玉立凝秀風規閒逸顧蕩行寄繩莫窺眹迹望
者皆歎爲古佛云乙巳夏大風雷山中古木盡折師
喟然曰法運夌夷吾道之傾乎丙午夏示微恙時大
乾明公主堯峯貽書命之繼席明以事未至冬十月
脾疾作師笑曰母相逼吾行期定明春二月也届期
四祖晦山顯禪師來問疾師喜謂之曰吾且累公顯
方應靈隱請以師言笑飲啖如常欲辭去師曰幸少

留吾明日行矣次日未刻集衆陞座問衆集否衆云
集又問晦公在否衆云在師云好吾今去矣遂端坐
而逝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二十又四于時山林昏暗
鳥獸鳴號有野鹿入方丈哀鳴不已遂留弗去每上
供輒長鳴焉荼毘日五色成瞭白光上騰衆奉靈骨
塔于演祖塔之右

論曰師宿乘弘願示現儒門妄盡自返遂爲禪林巨
擘歘悟旣大圓顯衆機一得之流往往莫測涯涘此
亂峯諸師高視不可一世而竟折之座下也柴桑文

銓部以予曇衛正法非共人類遺默領緣公將往請
銘衆懷疑阻緣曰是未遇若人耳竟請之文欣然就
銘且以詩送緣云汝師眞壁立大滿又重來文不習
爲此言知師素有以槩其中矣迎母奉養嘻嘻孩赤
承色親役不使役僧世出世法莫有進于此者孝傑
王固列仙籍安得如師者起收天下至性之士共遊
于大覺苑實今古一大佛事顧未易幾也師前寄予
有不向空門何處銷之句空門廼以銷事哉予滋愧
也矣

米貞婦傳

米貞婦者天津民家女米二禿子妻也二父與貞婦父皆漁海置艇數十每歲入不貲兩家約婚于齠齔其後禁海漁業廢米遂赤貧至無屋室架竹河濱護葦席以棲有若穴處然二長而頭禿黃髮鬑鬖不可總貌更奇醜而垢齒汚近之輙欲嘔父復久病不能起二傭以爲活貞婦父則易業富如故婦幼婉好及笄更秀色動人父母以二貧醜且傭人欲使女他適貞婦不可曰既訂婚貧醜命也烏可易父母強之貞

婦哭絕粒父母恚不與一錢单衣驅就米貞婦安之旦暮縫紉以佐傭病舅養壻倚賴焉戊戌歲大祲殣骸相望二無所得傭出出臥父側待死貞婦晝夜勤苦圖生計煑糜食舅壻自餔糠粃經歲如一日有司以牓旌之無間可受置之河干道旁過者歎息而已庚子秋徐扶令曾一見之年約三十許羸頓如秋兒女三人類鳩鵠後竟以生子乏食死

不莽曰大義所在自中人以上能決於一時不能自必於後日故任世道之責者汲汲以明教爲務貞婦遭此父母其教可知使當日卽絕粒死亦足爲婦道光而義繇性出百折不移苟以身體之其誰能堪此一日也況於沒身乎推之臣道則文信國其人矣有司既不懲其父母又不能賙振之徒以數字虛文置之無可受之地使貞婦竟饑餓以死任世責者不加意于此而矜道德語經濟噫可羞也矣

世貞傳

徐貞母者太倉直塘布衣夌海山之女適徐年十九生一女而夫卒欲從死以舅姑在撫其女泣曰使女男當不爲若敖鬼吾不以而故廢大義擇族之可爲後者置室受產焉舅姑歿歸依父母宗族親屬謀會謝不與人稱曰貞母女髫而聘於金金知母女久相依因就婚婿少年誕放獨披帷如對孫家婦終歲不能得婦一色笑聞者怪之然未始不相得未幾婿卒女年亦十九抱屍長慟曰吾於金氏奚屬哉水漿不

受且七日勸者萬方皆不應祖姑謂之曰若死固宜獨不念我與若母乎女感而進食婿葬還依母母審其志破涕爲笑指所居歎曰此豈兩婺久棲乎故居一片地其所也從母歸徐里鍵戶絕宗戚一如母而嚴栗有加焉嘗偶懸澣衣於庭有僮過其側則頳然恨夜必挈婢迴視乃就寢及母卒遂錄所遺諸產屬族戚爲母女兩人營葬事所餘悉以分之夌徐兩族暨婢僕命左右市一棺先夕沐浴旦拜母靈趣入棺命生閉之族戚環集涕泣勸女謝曰吾母女生未嘗須臾離今月矣忍令母久單泉下乎竟絕粒顏色瑩然神氣如常里中驚相告語經二十日卒人以母故且從死乃稱爲貞女云御史祁公按吳里諸生張九韶等具其事白公公上其事得 旨建坊祠置奉祠生員一人命兩都留不果行九韶述雙貞事略傳於世女人袁石民出以示余因援而爲之傳

不佞曰記有之良弓子善箕良冶子善裘觀於母女之世貞豈不信然哉發於天者不可以人掩浹之深者不能以外移若母之大義斬然固不難乎其女也

而豈盡然乎吾見父忠子逆者多矣何有於教何有於世及雖然以女之卓立皎皎謂非身教之及乎世道江河幾希澌盡使無先聖爲之防人猶可問哉

方節母傳

五倫之在人天屬者二義合者三忠臣死友節婦之所成皆發情止義自信不移而婦人女子無書史之學孫聽受結於心情以義深義因志定抱子嫠甘饑寒有若性生以期不負於亡者義合始而天屬終視忠臣死友較爲尤難焉世風日下臣不難倍其君子不難叛其父獨節婦近數見之豈學問終屬外來而驚發於性情者固不可掩歟若方母汪孺人則尤節婦之矯矯者矣母爲歙文學汪尚拱之女年十八歸

羅田方君公弘公弘是時已失父兄家貧苦讀夜缺膏火母燃襍佐之未四載公弘疾不起與母訣曰子將若何母泣曰身作方門鬼無負也公弘泪下而逝母欲身殉之有娠將免姑娌勸以烈殉不若延宗越十七日而生子文運上無舅姑下鮮婢侍子然一身家徒四壁茹菜根歠熱水霜晨氷晝饑寒煎迫之若見者以爲終難久處母矢志不移唯勤操作文運復善病無從乞藥殛晝夜籲天膝肉俱腐旣就外傳一切修脯交友之費與春秋祀事親戚里黨酬酢之儀皆取諸十指指爲之攣人生苦境至母蔑亦云極矣文運稍能讀父書而兵荒洊値母子幾不自存年十三棄去服賈隔十三年始歸娶暨得孫母乃大慰謂可報亡父地下文運每言之輒泣下曰娶婦生孫人道之常以吾母望之豈易得而覯者哉其後文運迎養嘉禾有孫四人而婦喪母復爲之撫育年六十七時病篤甚孫象元刲股進之起一時傳誦其事文運圖爲母報凡頌節贈勝之舉無不備至焉孫四人曾孫二人享年八十卒

不巷曰人不能自盡其道而一委之天此彜倫之所以日斁也天於方氏毒矣節母唯決立其志故茹荼百折不爲少挫而子立孫盈身抱三世非所謂人定勝天者歟苟爲子臣者皆若是何敗家亡國之有吾不能不爲世道三歎矣

洪母傳

程子睨我于庠以洪母傳屬王子王子作而歎曰人子之欲傳其親也甚於傳其身非藉親爲身重也情有不能申念有不容已也親之行苟不至於幽與厲或百一可爲世稱道則無不欲傳之者口耳所及宗戚閭黨可傳也不能傳之邦國託之文章列之郡邑之乘邦國可傳矣不能必其傳於天下與後世欲傳天下後世而無疑則不獨以文而已所傳者有以信於傳之者之心傳之者有以信于天下與後世則文

傳而其人亦傳矣洪母徐孺人之沒也爲年六十三一子二孫卓然有立於人事無恨矣其子佐則以爲大恨搥心呼天若無以自贖此固人子之情乎然未可以槩之也蓋母年十八歸洪源洪君叔則歸三年生佐又四年而叔則客死于鳩茲二老一孤顧死不敢繼之兵荒喪亂其拮据勞瘁定力苦衷皆佐身歷而熟念於平日者方思光顯厚養以申其報而母則已沒矣宜佐之搥呼飲泣告之戚黨布之楮而倩終不能已也佐之言曰不肖佐五齡失怙但知母哭

亦哭不能識吾母之安存惻[illegible]死不敢死之苦也庚辰辛巳間不肖年十二三饑饉薦臻莩殣相望於道吾母上事二老下育不肖不至於廚愉食土知吾母之勤劬而不能識吾母求免之心之苦也甲申夏四方叛奴乘亂而起歙之禍獨烈於吾鄉既而兵戈閧野郊無完宇不肖知慮胥溺請母遷避而不能識吾母之素定於中鍵戶守死卒之禍亂竟不及蓋吾母自先君之歿不得已而存其身存則猶寄死則甘之此所以處於荒亂兵戈不驚不擾人皆誦美於既平

而不知其審機中慮數十年身之之苦特以完其未死之初心而已迨後王父母謝世殯葬祀事不以世父季父而委其誠敬凡以慰吾先君之心者宗族知之戚黨知之爲不肖者不能盡知於早年即徒知而無以申其知之之情於一日母已矣母心之苦結於不肖之心無盡也不肖終何能已而無所恨哉噫甚矣佐之欲傳其母也然而母傳矣使母殉洪君以死若可傳也柔椹之守得麗於彤管者緊幾人未必傳即不必殉而不幸罹兵荒無以代養全孤而中道以

大義者且操其後矣未必傳孤立矣所歷之境不足感動其生平雖自盡者非有與於傳而其子竟罔傳之矣若母之節可傳也才識可傳也佐之欲傳母之心可傳也其自比於和靖母命佐以義養棄詩書則予所以傳之也要之母自爲傳耳予不識佐而信爾程子因以信母子之言固不敢必無疑於今而或有其可信於後也爰論次以爲傳

孫十一郎傳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禮有不得爲者情所不能遂蓋以情之所發有往莫禦不自覺其踰逸於天則聖人知其然乃因事而爲之制不使抑不使暢俾得伸而止而後世之篤情者不至於滅性之過雖有賢智不敢不蘄兢於常典而來禮外之訾議也忠臣烈婦殺身成仁此毋庸論至父子天性恩義並重有哭子而喪明殞命者有救親而剖心截腸者往往知其過不能自止古今議禮之家雖不許其如是亦不能厲禁

之必使不如是與其不及毋寧取其過過不失爲賢不及之積必至於彝倫毀絕人道不可問嘗讀明道先生程邵公墓誌而有感於情發之必伸也夫程子豈不熟於禮禮但言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而何有於誌苟誌之無當乎禮先生豈私其情者故有無於禮之禮必無無於情之禮則今日孝維之於十一郎誌之銘之又屬予傳之亦情之所不自止揆之程子似無不可者按誌孝維先舉一子殤十一郎爲其仲子名從振孝維早事佛禱於資福

院大悲大士夢盎蘭花而生生未晬資福禮大悲懺孝維抱之入壇忽啼不止以其思乳也出命哺之不受旋投孝維復抱以入則乳母衣裾皆漬蕰欲遺小若恐汚淨地然者既離襁及成語不喜鮮衣日與諸幼僮執香誦佛號合掌禮拜以爲常教以字輒不忘孝維愛之甚因卽字之曰文起孝維嘗病家人禱於神十一郎跪拜久伏地乳母掖之起不聽俟祝宣疏畢乃起又嘗携謁母夫人墓謂之曰汝親婆在是卽顧左右云婆何在指墓示之卽八拜親族見者皆嘖

異孝維則以母夫人不及見爲恨孰知已之亦且不得久抱哉郎生壬子孟冬丙辰季冬以痘疹殁臨殁謂父母云我去去卽來父母哭之慟曾見郎者無不悼惜焉孝維痛念無已葬於母夫人塋側既爲誌其墓又取其𩕳髮藏之古尊勝幢索銘於友人陳在茲而丏陸敕先書之猶子聖符鐫之觀孝維之意若以其生死來去一因於佛者然孝維實本之一念之情非緣事佛而爲郎誌也程子雖云吾之慟不特以父子之親使非得氣之精一如邵公者爲程子子程子遂能無情乎前予過孝維十一郎戲坐側解予香佩去娟秀可念隱然予懷予且不能忘而況於孝維予唯一子復嗣仲兄年二十而殀孝維之痛非予不能知予與孝維皆儒者才與不才各言其子予但錄其生卒別附於仲兄狀後而今論情較禮爲十一郎傳孝維固不失爲賢者之過情予獨非情也歟哉吾不可復言矣

稅兄小傳

予爲兒童時見諸父諸兄皆淳龐樸茂若庸庸無能及臨事敢任鮮不克舉即才氣敏達不爲掩抑者各成其所事而止初非欲以炫長此固吾家祖訓使然亦可見當時風習之厚不致有薄俗所尚爲外奪也稅兄爲德軒世父第五子長予十一歲世父之人所謂淳龐樸茂遇事克舉者即予所見其事兄言之世父子六人皆已婚娶兄或命曰某不率世父則予以杖詢其當杖爲何曰吾兄有言不知何事與詳小宗

祠世父歸即躬督築基址或謂尚當更計否曰此何疑即浹月成之然後報兄曰吾已築成矣其器識蓋如此稅兄長才自抑一遵世父軌自曾王父業漸兩浙歷兄已四世兄益拓其業浙俗故靡兄性復豪邁賓客盈座無虛日故人子遘難潛爲營救得解然不欲人知人誦之輒不悅曰吾以市名乎是吾父所惡也一時賢豪皆多之其於三黨戚屬交遊無貴賤貧富必竭忱歡洽凡族人道武林遇疾者兄必爲留治有不起則哀傷厚殮送歸里姻氏歿既葬之且推而

并葬其二親諸所知有失所者爲之經營措畫如其願乃已雖數十濟不倦焉嘗謁祠見寢室勢欲圮不謀於衆命工整易完固之祠有所需材不可得梓人以術巧得之謬復兄兄後悉其故謂十倍價可耳何欺人族有以業歸兄者久而謂兄曰吾有急欲假前業再售以濟事願得居間則彼無疑兄笑而諾之人謂如此欺君可從乎兄曰既告我矣何欺也其寬厚又如此生平不喜屑屑顧律身訓子弟以禮撙節不肯少有越晚年益務沉默靜坐無一言日與二三好

友樽酒湖山然其志十未酬二三有不如於懷自直視曰付兒輩了之可也家有別墅名花塢四時溪流汩汩喬松綠柳夾之紅亭板橋間覿田畯樵牧往還怡然自適如是數年卒知者無不歎悼以爲豪舉者未必能撙退英敏者未必能長厚守先人之訓而端才于所事者未必非名計予則以去名敦實人既告我即爲不歎此數十年來江河日下之俗千更無一二則如兄者豈獨爲吾家悼固當爲天下有志世道者之所深惜也乃率筆爲之小傳使後起有所宗尚

庶不爲薄俗之所移也矣

趙爾弘紀事

趙爾弘者歙巖鎮人[illegible]在延尚[illegible]所兩人郎朝夕暱自分宿外飲食嬉戲必偕[illegible]外傳爾弘貧不能學執書從延尚問字有所告輒不忘一日延尚自塾歸母誡毋與趙兒近延尚請其故母曰趙兒幼孤母撫之年十二矣乃以言忤母是不孝敗類者近之何爲延尚語爾弘爾弘愕然曰是郎爲不孝乎疾趨歸牽母衣痛哭拜于地自後遂篤孝其母稍長氣骨挺然學賈維揚爲郭北程[illegible]佐鹺河埰場數載棄少潤歸省其母見延尚廢學家貧落因謂曰既輟學又不事生業何以安老母盍與吾同賈延尚從至河埰乃分他場使任之相去數十里暇輒相過爾弘謂延尚曰吾常疑儒生所謂學不知其意子試爲我講論語大旨延尚欣然語之爾弘掉首曰恐聖人不是此意又命講他章纔語輒不肯如是者三四乃掩卷曰待吾自理會延尚別去爾弘取四子書晝夜研究月餘忽大悟狂喜執塗人告之曰汝是聖人與堯舜無異逢人告語人皆謂爾弘易延尚聞

趣往祝見則大喜曰人皆是堯舜孟子乃說可以爲
堯舜子知之乎廷尚察其語非易時已暮曰吾倦欲
睡有說俟明日爾弘已再夜不寢廷尚與同臥猶呶
呶不已次曉謂廷尚曰吾與爾皆是聖人信得及否
廷尚詢其說爾弘曰我實見孔孟落處如此廷尚曰
孔孟就余人而競告乎爾弘曰吾喜不禁耳廷尚故
不解理學心奇之以其說質人人有習王氏學者驚
謂世有此人乎就之談歎曰是又一心齋也同里徐
生者談性命學時亦客河埰詣爾弘爾弘曰聖人是

何物仁義禮智是何物任汝搬弄好聽耶徐生怒欲
以學問窮之輒爲爾弘屈因好謂爾弘曰有具德禪
師過此人多尊爲聖賢子能詰之乎爾弘曰然往據
賓位揚孔孟之旨禪師笑曰君爲言說耶抑爲性命
耶爾弘曰趙爾弘何如人乃與人閒言語禪師曰若
如是君更須進步爾弘問如何禪師以杖擊其顱曰
向這裏領取是時顱破血被面徐生大駭趣捫煦爾
弘點首推去之曰是是然吾不爲禪徐生初意藉禪
師抑之至是恣不知所謂乃愧服爾弘自爾偏閱五

經諸儒錄間謂人曰總只說此事更無可疑乃隨處
爲人指講其言直捷痛快人皆謂心齋再見有請示
儒佛異同者爾弘曰儒是錄身推及家國天下佛是
錄身推及無身錄世界推及世界外汝但於日用求
自已性命着落處不必他求也凡與人講說不留隻
字或請筆之以惠後學爾弘曰五經四子誰人理會
要吾說何用其學務躬行踐實同時以理學號召者
造其門不敢近後客漢口與同志講學晝夜共露坐
忽謂衆曰吾欲與諸君別衆曰先生何得如此爾弘

笑曰若至此不知講學何爲此理之常無足異因顧
同寓者可語吾子歸吾骨先人側更不及他語乃拱
手曰諸君莫謂講學不得力遂寂然而逝廷尚後亦
通性命之學

啓史氏曰高忠憲因姚江末流之弊昌言駁之并析
其致弊之繇近日學者遂無人不詆陽明陽明其可
易詆耶良知出孟子孟子所云不慮而知致之有何
害朱恕以樵韓貞以陶夏廷美以田夫皆可直接孔
孟而鼻比無人乃以性命爲門戶令人益思陽明之

大耳爾弘特起豪傑幾知不孝即能孝既知所以爲聖賢有不能爲聖賢中人乎恨予不及見故紀之以貽郡邑乘史氏毋俾泯滅焉

定峰沙子曰黃叔度風流蘊藉無片言隻字垂示後人後人謂俾升聖門當在顏閔之列汪汪千頃之量至今可想也吾謂叔度雖豪杰然但天資高耳其胸中未必實見孔孟落處不若爾弘氏之直捷痛快也爾弘知詬觸其母之非孝即從事於孝知營財逐利拘文牽義之非聖賢即從事於聖賢

與聖賢知行合一之旨何脗合也及其臨終談笑別友曾子之易簀孔子之曳杖從容鎮定爾弘眞有得哉若而人者吾直謂賢於叔度可也生千百年之後得孔孟之旨於遺書而不由師傳此其意中且不知有程朱況陽明心齋乎具德一棒掉頭去之曰吾不爲禪後與人論儒佛同異辨之甚精而以性命之旨要歸日用此豈援墨入儒者吾恐禪家者流因具德一棒妄謂爾弘從此得悟污蔑豪杰也故手錄不菴先生斯文而跋之如此

大鐵椎紀事

徐扶令自涉上還爲予述所聞數事予紀其一永平陳生嘗遊懷慶懷慶人有曰宋將軍者工技擊爲三河所推且以好客聞客至則置酒高會分室授餐以爲常陳生主其家未幾有戟髯大漢至布襦不掩骭腦挾斗大一布褁冒冒而前兩目翕爍有問皆不對主人揖之坐即坐坐即置布褁於側俯首飲啖畧無旁矚一坐愕然與陳生合室終日鼾卧席藁枕布褁聲如雷吼食至即起啖啖已復卧鼾聲無晝夜衆厭

苦之客有群聚嗟歎者大漢遘之曰有何辱衆以客久困乏告乃曰易耳遂出暮則攜其稱角來呼衆客曰來銀與汝放稱投之榻硠然燦積衆大驚有懼而趨去者有試攫者有竊議良久後取者大漢一無所問後有乏大漢輙與之如是者數矣一日謂宋曰始吾以子爲可語子庸流耳吾有事去矣宋前頗疑大漢聞此語則大駭請留不可張筵爲別衆客畢集宋奉觴前曰客之踪跡不敢問願以一言請頃云有事欲去爲何事耶大漢曰前與衆物皆奪諸探丸者若輩

患予甚結衆期予决鬬其地予將了此一事宋益駭請集衆往大漢擲髯大噱曰若真庸流耳宋故自負其技且欲觀大漢所爲固請從則與約第從我前聞葦葉哨聲急避去吾不得衛若也卽起去覘其裝仍短襦露骭挾布裹與初至無少異宋乃抽矢佩刀以從與前至鬬所時凉秋欲曉野曠無人忽哨聲出林間百騎突至大漢出脇下布裹則一大鐵椎鐵絙聯引而長回首遽呼曰去揮椎奮擊風㷔電掣塵漲中唯聞錚礚聲宋伏叢葦精魄無主移時聲定則屍橫

馬鶩銳塵一道馳去而大漢不復見矣

略史氏曰有用之才無不願爲世用初若不欲人知者其志意所在非有見於千載不自快豈樂庸妄之推耶大漢所云了此一事直以此亦一事耳必別有爲其所志者然未及有見使大漢終以此爲見吾又何必紀雖然世固以此爲一事矣有不爲大漢之爲而泯無人知者世豈少哉故吾姑與之紀此事

甲寅仲冬予爲大鐵椎紀事欲使海內知其人明年七月讀魏叔子集已有傳事詳於予文復奇肆精悍其人傳矣予何必傳言哉爰識之以存諸簏

談仲和紀事

談仲和者名尙都上海人本名家子高祖葵菴倫官至少司空仲和初業儒一試不偶輙棄去落拓江湖縱酒自快其族王父大京兆自省者别居京口乃往依之京兆以其廢業弗之顧仲和退與諸少年從事弓矢蒐獵略蕃既精復棄去再謁京兆與語奇之時中丞王箐張公撫吳適流寇漸逼淮泗大徵武于民間京兆使就選得上儁撥置吳淞總戎許自强部俄而操院吳公閱武海上拔署左營把總所轄二百人皆素獷無法紀仲和旣蒞事整其部伍煥旗幟朝夕訓練有肅然莫犯之色過其營者但聞衣甲器仗聲然御下雖嚴而廉潔自守撫恤深至故多樂附之爲人短小精悍膽力雙絕軍中號爲談短海寇聞之皆遠避崇禎壬申秋賊犯安慶張公檄調自强進勦是時仲和給假留京口所知自楚歸者知賊氛熾謂仲和毋遽裝仲和謝而歎曰君輩安足語哉洵爾則朝廷需我何賴常恨東海無足相展今而避此誠畢志之秋也乃遂往自强以五將爲前鋒仲和與焉會

潛山營未定而報警仲和單騎往偵賊偕奸民徐朝兒數十騎自塢間出大呼馳之賊皆披靡走唯一騎甚驍健獨當仲和始合仲擒之則徐朝兒也先是朝兒數引勦賊深入爲患大爲王公見縛至乃大喜曰去此導賊目將矣磔之於市好民爭啖之賊鬭氣奪後二日至宿松賊衆大至時未朝食前營游擊張其威者先與五人刻特其勇獨率所部往遇于雙板橋賊銳甚今部皆陷衆遂大潰仲和以數騎衛自强殺退者十二人始得免賊去張公錄諸勞者而儕輩已列名上竟遺仲和頼公素聞之詰所上得實還劉河把總癸酉夏賊復來寇張公調守桐城仲和至整練如昔嚴加巡警賊號曹操營者悉衆去滁經四日過始盡時居紳阮大鋮偕令楊某議棄城去仲和持不可以賊來盛皆相怨尤仲和哂曰吾在也城中奸輩夜半驚衆希以詭得者仲和擒而斬之一城乃安賊既不逼去或謂其後輜重可截而獲仲和亦不應賊退居民爭賫牛酒詣謝皆曰談公所生也駐數月仍歸劉河未幾爲妻族所詿事白遂棄官歸去之日行

寺蕭然至今所歷諸地多說談短云

啓史氏曰仲和多技能善持論彬彬可近也雲間所珍談箋即埶巷狃之其法中絕仲和探而會以巳意妙踰于昔一時翰墨所宗如董宗伯陳徵君等翕然稱之均謂風流儒雅士耳孰知其握槊生風躍馬飲血其樓導嬰城其材可用然竟以詿誤自廢食貧老死曾懷才之士聞之氣短故予慨而紀之焉

黃孟通紀事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無賴年十三誤殺人逃之嘉定日糾里中小兒爲搏戰戲一日羣聚大冢間命羣兒列于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覘之曰孺子喜是乎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拜于臺側師之盡得其技擊嘗附一商舶舟人盜也縛其商沉于水語孟通云汝自投死耳孟通覘諸盜中一人持大斧獰甚因僞伏哀請遽起奪其斧斫之盜墮水死餘皆驚逝孟通起商于水得不死操艣急

去易舟匿蘆葦中羣盜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謝不受去既復以殺人下獄暨得出乃從吳淞千總張裔與挾鹽徒出沒海洋裔與敗孟通潛逝太倉值觀察沈公選將材拔用劉河中港孟通嬌捷過人每從檣上窺賊能相去數丈持刀躍入賊舟格殺之賊覘知孟通即避去又嘗入嘉定訪舊已醉臥手人憑桯訴其仇孟通嘿無語數以空拳擊牀旣得其里居日吾欲睡卿可去主人去孟通踰垣出及城復擲越抵所讐之居急叩門以他事引出拳殺之明日傳某

兇至人奔告孟通謬相稱快竟不言也賊犯安慶孟通隨總戎許自強進勦宿嵩之敗自強僅以身免孟通獨將三十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馮公奉巡撫張公命選將材孟通復就選諸藝過人而不諳策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奪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時馮公稱其文武才孟通以實告公益喜曰此卽英雄舉動也白之張公公已前聞宿嵩故因得授把總後以訐某副將貪汚于督撫爲自強所惡鬱之海舟中

嗒史氏曰迹孟通之始終蓋一無賴子然其事母孝同官有竊友人室者卽怒絕其交則固血性男子也獨惜敎未之施耳孟通嘗爲人語曰　朝廷大僚享高爵厚祿誰爲出死力者如意百夫長耳然自念無愧于心嗚呼此余所以紀之也

蔣龍岡紀事

蔣龍岡名若來太倉人力能舉鼎人呼爲蔣千觔三十無所遇落魄亡命吳撫玉笥張公募勇士署龍岡爲把總時賊氛四逼公命以三百人備江浦賊至圍城龍岡率兵民登陴號令嚴肅士伍精銳望之若重鎭焉與賊戰傷一臂及口齒盡脫仰臥陴間勺水不受呼之不應衆遑遑無主會當除夕民多趨室風雨昏黑龍岡忽躍起適有賊上及女墻乃搤而擲之連其繼上者俱死城得完又三日南都援至始解圍是役也非龍岡一城糜爛矣事定而文臣竟攘爲已功江浦教授徐可賓揭爭之張公疏于　朝得實授守備後以軍功至都督賜蟒玉吳子湘草爲述其行間甚悉予不載獨錄守江浦一事其諸始末不備云

内江紀事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二年高迎祥自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羣起爲闖將自秦晉而豫楚毒流天下謂之流賊十三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過天星一斗粟等七股盡入蜀時督師閣部楊嗣昌次荊門監軍萬元吉平賊將軍左良玉川撫邵捷春石柱女帥秦良玉俱會于夔州以扼賊賊錄大昌開縣達州犯巴州廣元劍州梓潼流川昭化直抵綿州城下成都東北之屬邑無不遭其

蹂躪十一月賊犯內江內江三面俯中江西接資簡北鄰安岳樂至潼川南比富順敘州西南通威遠嘉定東與敘之隆昌及重慶之榮昌大足連實爲全蜀要衝省會之門戶前是內江知縣繆沅已奉行取代者未至以邑城卑薄增築培厚之具樓櫓看敵火器蓄糧積草爲守禦之計甚備又以邑無額兵據團練鄉兵之 旨申保甲之法籍民間丁壯並僧徒之精悍者爲衙兵鄉勇僧兵而訓練之選塘兵五十人給之馬懸重賞以鼓其用命凡賊所欲犯必先得之賊

[illegible]情其奸諜廣布以窺諸路內江人王四者爲賊行鋒守備率其黨四人將入內江爲賊應沅親詰獲之逸其一知爲盧人沅謂五賊獲其四必顧侶徘徊冢伏未遠檄盧守擒之賊執鄉民詢知其故因問內江兵馬幾何並火器城池知縣何如人意雖惲然以是邑爲諸道衝必欲破之漸逼內界會川南監軍道魏副總兵胡舜奉巡按御史陳良謨檄調援省沅乃上書請留內江相機進勦駐二日而賊至沅謀諸紳士曰賊不能得我虛實初止數舍外今已深入彼且

失其馳驟之勢濟河焚舟此其時矣稍遲則形露彼以一師綴我而傍出四掠欲堵則力有不給欲委則勢有不可彼逸我勞不反主爲客乎遂白于監軍魏曰賊之荼毒州邑極矣不有以創之其燄莫制沅願披甲爲戰士先高橋去城十里而近此戰地也某宜前茅某宜後勁某某控隘批擣設伏某以一旅出山後進之並力共擊賊習見我怯卒遭我必不支一鼓破之彼且以從天而下矣魏從之胡舜列陣江干以握中權沅率士衆壁高橋與賊相望賊營于東家岩

連營十七選鋒偏將毛文衝其營賊衆並起楊遊王
立極趙以旌諸將分截戰于左路楊家灣石倦予等
處毛文陣刺賊首墮馬得其級並馬及金銀簪各一
賊大集于毛級爲奪去都司馬天閑伏起賊乃退斬
獲三百餘級賊退二十里泥甚水而明日賊涉東
岸不得渡隔江嘿罵傷我曹王誓必報索所獲金簪
並殺賊之人始知所殺之賊爲曹姓衆遂以爲曹操
曹操者羅汝才號也賊乃傜殺鄉民而走隆昌尋破
隆昌瀘州南溪榮縣仁壽德陽巴州通江等處隨路

大書云少繖布多做緤必殺繆知縣我去還復來又
詭曰豆腐瀘州紙捌隆昌鐵打內江沅據賊稱並衆
詞卯以殺曹操申報閣部楊以無級謂假冒軍功議
重處沅御史陳公爭之曰毛文殺賊萬目共覩且金
簪坐馬可證當陣初報止稱賊首自賊營哭祭有稱
曹某者遂以申聞謂之輕誤則可本非邀功也沅以
行取之令不敢愛死奮身拮据親歷行間不錄其勞
而以是爲罪不將寒任事者之心乎楊必欲處之陳
公爭不得以勑印送楊願罷職去楊乃中止既而代
者至沅去任鄉勇僧兵皆散去

咨史氏曰流賊之毒半天下所不被者齊魯吳越閩
粵滇黔并其於漢之樊崇唐之黃巢蓋爲尤烈苟有
以一旅抗賊皆史所不沒是時蹈州縣十一而繆君
著績內江宜爲當事者所念乃吏抑之任過耶多事
之日才智爲先仰徵武陵之偏斷繆去而衆非其用
矣况可使之解體耶世匪無才固在所以振之時往
氣消同于摧折如繆君者寧不傷其所遇哉予故詳
紀其事並節錄當日塘報于左以備任史者參考焉

附錄塘報日記節略

探得九月初六日死賊張獻忠曹操合營在大昌
縣地方自小路入川隘初九日寅時扎過大昌縣
有撫院在城親督官兵殺退死賊徑至開縣冲過
新寧梁山十七十八日有賊數萬直闖達州賊衆
兵寡勢在危急忽然黑風猛雨洪漲各賊難入被
我兵殺敗轉奔大昌又走大寧二十七日發總參

方國安羅于莘等將連敵追至達州尤溪口破賊圍伏乘勢越達州河奔巴州過白水江十月初三日副將張奏凱巴州大戰將獻忠左腿中一弩箭十一日過廣元縣渡河走紫蘭壩過河十三日寇劍州人民望風先逃署印官並王吏目被害十六日賊自劍州起營闖梓潼縣亦止空城獻賊聚扎本縣至大茅山登華寺打醮十八日賊哨至潼川州桃子園西充縣鼓樓舖等處我兵偵探不的又有蜀人奸細哄誘我兵深入十九日副將羅萬象

韓光柴劉貴譚繹等戰歿于廟埡二十一日都院承差加銜遊擊單一樂素在軍中不法本院卽在潼川州梟首訖二十一日陝西賀李馬兵前進交鋒亦被賊誘官兵失利二十四日賊寇昭化縣復至劍州梓潼等處都院調永寧將官寶起高孫逢聖鄒明等前至魏城截殺二十六日至沉香舖遇賊埋伏四起起高等分頭迎敵自戌至丑鏖戰數次賊衆兵寡追至綿州城下起高陣亡曹賊尾接劍潼張賊首抵綿州聲勢聯絡與獻忠同扮者八

賊白盔白甲獻忠身騎烏馬銀鬃部下有李德忠過天星一斗粟賽五顯刮地風賽刮地九應龍掃地神等賊內有精銳三千鋒不可當自綿州戰後立刻在王家灘過綿河花子街駐扎一枝養馬不動一枝走羅江縣一枝走安縣二十九日副將羅于莘等徑督官兵迎截又有羅江鄉勇安劉二姓爲勁敵各執大棒刀斧拒其前羅兵追其後前後夾攻死賊戰敗殺賊甚多活綁賊二十餘人騾馬四十餘匹賊走彰明江油一帶十一月初二日又

至中江縣藥王寺扎營我兵在漢州中江古店驛三處扎營初三日破什邡縣初四日五鼓賊到漢州都院差中軍旗鼓十餘騎出城探賊撞遇被擒六名餘回奔報本日監軍道亦發中江兵探賊將撤馬塘賊殺死多人初六日賊反回打綿竹縣城上擂木礮石打退復回賊馬八人假稱方總兵塘報一擁至舊金堂破三水關扎至焦家尾殺人無數老營扎銀頂山各小營扎峽口及九龍灘等處賊勢聯絡綿漢羅什金簡一帶初九日至德陽縣

殺衙官十三日賊丟牌到綿州約十七日潼川打陣賠蹤進山峽口小路徑抵大路至舊淮州扎管火盆山十六日賊至舊州對河老鼠洞柑子園楊村鎮大花觀四處打擄適有侯應啓朱應甲鄧良弼各援兵進省於簡州與賊相遇將塘賊殺死一人搶馬二匹兵卽進扎簡州城內午時賊至簡州觀水壩扎營有販油米客船數隻盡被殺搶內有內江商人被賊考問內江路道並縣城虛實問完仍復殺死十八日過河鬬凋韓二壩黃金寨離資

陽二十里本縣督領鄉勇與賊對扎有十二人踹塘被資兵六人奔殺賊各放箭射中鄉兵左腿本人帶箭追殺賊退二十里鄢家橋九嶺山扎營頭走樂至縣二十日至華頭嘴一枝走金家場一枝走李家場擄逼鄉民財物慘不可言本日酉時卽擄賊馬三十人至安岳縣武隆山哨探尾至資陽四十里普光寺扎營頭隊園樂至縣東門北有一枝自中江來合路圍北門用銃打城反轉打死本賊一人仍發一枝在橫山子與資陽打陣殺傷相

當二十一日至石團鎮一枝扎孔雀舖殺人不知其數二十二日至黃角舖賊馬二十匹進小路闖大路羅漢寺至安岳縣詐稱監軍道魏塘馬因見察訊嚴緊仍回黃角舖合哨一枝在資縣李七街與本縣守備李應學等兵對扎賊馬三十餘騎來衝當同資兵合圍銃箭齊發賊衆奔潰獲有馬載衣被等物二十三日辰時至內江資縣交界任家寺一枝扎周李場俱紅旗號一枝扎樊家壩至千金山俱黑旗號離縣六十里至傅家灣執鄉民傅

君才盤問內江有多少官兵本人說按院昨日調有魏道爺統領永寧屯兵馬湖土司倮羅猓子等兵二萬監紀朱爺敘瀘胡總爺各領漢土官兵一萬本縣選練民兵鄉兵僧兵黨兵衙兵也有萬餘又問來去路道仍令領至桑等河放回卽扎走馬領周家場大通鎮一帶又執鄉民黃么問內江縣銃子有黑鉛彈子與否本人說果有一銃可打死數人諸賊搖頭甚爲懼怯又問我先差人到縣怎不見回來本人回說已被本縣拿獲四人走了一

人又問縣官是那里人這等利害并問路道本人
朦朧答應將手耳割去放囘未死二十四日賊差
塘馬三十餘人至雙栢樹馬鄉石余家溝等處踹
塘因黨兵首領生員傅納誨劉體德等扎營各山
操練打喊本道鎮揚兵不敢前進二十五日賊移
扎東家嶺離城二十里有安岳大盜投賊鄉導領
賊數千至田家埸太平寺三路進兵扎十七營二
十六日卅時賊至什家叫般若寺三溪口等處隨
報臨軍道魏點發永寧將官毛文楊選徐高等領

兵三千同本縣民兵鄉勇于二十七日早過河至
高橋賊馬三十匹白馬在前先來引誘我兵不敢
追襲卽于山頭與賊對扎安營二十八日辰時賊
衆下山交鋒將官毛文衢殺將賊首一人兩鎗戳
于馬下口叫我是頭人莫要傷我衆兵齊上斬級
頭上金簪一枝又銀簪一枝賊衆大哭奮殺前來
丢去首級馬湖官兵駐扎高橋救應伺營奪賊馬
一匹殺死本賊首身穿醬色戰衣內皆金蟒殺傷
賊衆約數百餘人二十九日黎明賊衆臨城隔河
喊罵昨日殺我曹操定要報仇還我金簪等語城
上銃砲齊發調兵出戰賊衆奔潰將東鄉八里鄉
民搜殺甚慘本日報有方總兵自樂至會同秦楚
大兵追殺前來錄新店子田家埸三路齊到賊衆
錄本縣小鎮坪觀音堂駱家溝走隆昌縣界十二
月初一日破隆昌縣城前在小鎮坪鄉去本縣塘
兵黃倖至涂家坝逃回稱賊首曹操果被本縣官
兵殺死本役在賊營親見通營啼哭張獻忠又病
搖著奔走賊黨疲困俱雁中營四圍年少婦女千

餘伺火瞭望營中養放惡犬夜吠防衛賊欲誘俘
使降說你要婦女幾箇也有卽與脫去破衣換紬
糿衣服留之營中本役三鼓時伺賊防瞥稍懈跳
崖逃回初二日賊在隆昌道冠山設祭祭殺死曹
賊遂奔石堰鋪朱昌地方隨路大書云少纖布多
做鞋必殺繆知縣我去還復來是日有方總兵差
都司李忒領後營標兵五百名至縣哨探初三日
賊自隆昌走瀘州嘉明鎮本月孔萬二監軍各將
兵陸續自小鎮坪等處下隆昌追勦初四日賊扎

玉蟾寺又有土寇投入殺掠小市兩岸人民溺死甚衆初五日詐稱官兵過河襲破瀘州本州蘇知州趙吏目兼有威茂道黃赴任在彼經過俱被殺害城皆折毀屯扎方山賊口隨路謠傳日豆腐瀘州紙糊隆昌鐵打內江仍偏處墻壁皆有書寫方總兵等兵於初六日至小市賊遂奔南溪縣地方攻破縣城初八日永石垻過河錄謨亭舖宋王井淸客灘至袁家灘近內江二十里富順三十里在黃鎮舖扎營初九日打蓮花寺不破奔營縣攻打

縣城走道士橋過黃毛嶺殺鄉官士民不計其數是日監軍道令僉撫院廖督領副總郭起桂王之綸等兵三千錄資縣至內江當晚分兵一枝往威遠一枝往井研堵截十一日賊破營縣殺死馬典史錄大路至竹元舖扎營又報資縣拿獲死賊就地滾一名并馬一匹賊衆探聽內資俱有准備不敢入犯十三日監軍道廖起馬前往威富合勦本日冦圍井研縣被銃打死賊三人黨兵獲賊二名奪馬四疋是日有古藺營副將羅弘政雞京周侯天錫領兵三千自隆昌轉至內江十四日黎明前往兩資追勦賊走仁壽縣午後破縣知縣劉三策因山高于城守禦不及城被陷遂罵賊而死是日監軍道孔大理寺萬并陳大應猛總兵等兵俱自隆昌轉至內江十五日錄內至資尾賊追勦賊復走方李熊彭關有官兵連晚燒赭田舖十六日早走添田垻十七日至沙河舖見省城守衛嚴密星夜竟奔羅江復破德陽縣殺死署縣汪元蒲仍從綿州出舊路二十五日方總兵在桃子園打陣被

賊捲營將官兵圍伏在內我兵奮勇血戰殺出二十六日夜賊奔下白水江亂石灘找筏渡河過昭化仍走白羊關二十九日賊騎詐稱楊瞯部差兵進巴州州官攜印走脫州同教官被殺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自州起營陷通江縣走達州衛大學大昌而去

曹一菴墓誌銘

太倉沙溪有古君子曰曹先生一菴其學以希聖爲宗其行坦易切實其文章言語一如之其年六十有七以已未仲秋十七日卒三子奉遺命將以某月日葬於某所先塋之側其友人歙王煒爲誌其墓曰嗚呼先生死而古道不復再見矣予自巳酉杪秋客婁東息影獨居不通戶外者五年甲寅冬先生不鄙而交之予交先生五閱歲耳然不可謂不知先生者沙溪之曹出於宋武惠王彬之後扈蹕南渡卜居常熟

福山元末張士誠兵起繇福山竄吳有曰德潤者避徙沙溪家焉十一傳至大憲大憲生鳴霄即先生之父娶周氏生四子先生其長也名煒字曄吉晚號一菴幼專靜穎異年十五爲文即力追正始弱冠偕從兄耀問業於楊先生廷樞旣補郡諸生一師楊先生之人乙酉後絕意進取日取五經四子言務躬行實踐之夕則自書其過合同志月考焉其先有中憲逵公北部灼公皆以名德稱而大憲公復以州弟子爲時名儒先生志繩祖武會州博士滇南文介石先生蒞官隱婁東以善過格儒學日程教所知先生率同志贊受之嘉魚熊魚山給諫逃於僧先生與論復性及未發之旨嘗謂天下歸仁萬物皆備於我孔孟實不我欺間與方外諸人遊人有責其以儒入禪者先生曰吾但知淑吾身心耳不知何謂禪後於王銘非處讀予易贅因過而論學予主愼獨毋自欺其用也直先生歡然相契旣及風俗人心幡然有斯民巳任之志蓋先生之學以得之心者出而爲行徵諸行者發而爲言遇人無長少問學所在則師之遇事據理

而判初不問屬於何人聞人善喜若巳有即直責人人亦無怨者以物付物幾於無我故其歿也人皆歎曰從今不復見古人古道矣蓋不獨予一人之言也生平篤於孝友生養死哀爲世誦法有宗譜祠條例性寬和交人無畦町誘善警過人人自以爲親巳里中講學諸子皆愛而敬之有糟粕錄文熊兩先生晤對錄其於易童而習之白首弗釋有易解定參問以經世者則曰繇家國及天下先聖之教不可越吾輩吳人盡先講於賦役與水利有賦役河渠考其他若

誌係別存太倉事蹟考沙溪誌隨錄等數十種皆取
達意不事雕繪而中多微旨其於儒學日程夕書已
過則至老不怠信乎先生眞古君子也世有高語聖
賢內盖妻妾以皁比爲門戸機穽者聞先生之人寧
不愧死哉始居沙溪中遷雙鳳末後遷北城王南村
自沙溪從就之周韋菴以表姪行爲忘年交龔劬菴
躬耕七浦每入城必留連不舍此其朝夕最密者早
年與雅儔顧子善顧子死娶其未字之女爲子婦年
五十六十時諸子欲爲壽皆不許自輯知非錄述爲

學及一生困若以示諸子然予每過之環堵蕭然太
和盈室眞有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之趣及卒予與諸
君哭之慟乃舉其大略而誌諸石若世業所在他人
方深杳慕在先生則若浼焉矣兩娶皆吳氏子三人
錫祥先吳孺人出寧祥慶祥繼出錫祥寧祥皆娶顧
氏慶祥未聘女二人一適顧池一適龔景寬俱繼出
孫一人端錫祥出孫女三俱幼未字銘曰
誰爲處今而躬返於古誰爲晝行而夕過自數於唯
先生愼于不覩人之生直積學以輔伸道誦時有樂
無苦澤不及施爰息此土宜爾子孫永綏厥祜

吳雪門墓誌銘

庚申仲秋吳雪門卒於浙之遂安明年五月始知其果死爲位哭之嗚呼雪門竟如是死乎葢其爲人軼古師心中憤而外若澹漠抱有爲之才玨於放誕世無能知者譽之毁之雪門不問也性喜友喜飲喜山水飲多達旦至主人僕役皆睡乃大笑馳去或夜半獨走山谷間與虎豹交跡過或沉臥至午不起起必訪友必飲聞一良友及佳山水不憚數百里赴之嘗客淮安月夜就黃河聽濤聲燐火徧野聞鬼嘯以爲

快京口故人欽之家圃其季父爲時名宦以書像求讚雪門直斥其生平去之句曲詢陳知白徃迹舁中作嗚嗚聲既而向客詫曰青霞東起遂連絲巖意者陰成仙人當過艮常乎客不解忽長號而返嘗據舁比講易遂及用世無不中機竅輩疑之忽爲禪語曰世界幻妄香水海中蓮香幢生人根柢吾將徃遊之家河上先生素擅聯池雪門未冠時書聯爲贈河上先生稱之其後自出機杼遂不復成家酒酣濡筆每謝以爲奇詩文過逸火棗哀梨非菽粟比且故爲設語以玩世世方以無恥爲聖賢以盜竊爲禮法以縱情恣慾爲眞性情以矜駭爲大家以媒口嘐吞爲子期伯樂而雪門弔詭自喜處於其間宜乎舉世無有知之者然雪門固不求知也晚愛黃山有遊記十餘嗜泉水有泉銘百詩文多散失吕生士鶴輩爲梓十一曰以見雪門先生也雪門名鳳翔字達吟歙縣篁南人其號自雪門香海雪棧雪冷天瓢石瓢十數猶未已生辛酉死年週甲一子標孤弱無助將以是秋移櫬歸里諸友中自有詳爲其狀誌者予獨述之

如此而爲之銘曰

石不能燎原莫或擊之今不能無謝有以昔之嗚呼雪門天既據之吾何以栰之

龔勿菴墓誌銘

以直道取友於太倉得二人曰曹一菴龔勿菴一菴學醇力厚人見其是而不知其直勿菴直致所性人稱其直而不知其學一菴歿于巳未勿菴歿于癸亥年皆六十七將無行齊者其年亦齊耶予前誌一菴墓不禁爲世道慨門人龔溗直爲勿菴猶子再拜泣以狀請曰非夫子無以不朽世父也予辭不可乃爲之誌按狀君名曰焜字德章太倉州人自宋侍御公滿繇汴遷吳十六傳曰令衡者爲君之父筮仕滁幕

以母老乞降秩就近爲烏程縣丞三十一而卒君時年十四下有三弟僮僕内叛強暴外侮蹊更之吏登堂如哮虎君奉母王孺人敎揹拄折衝有成人之目且攻苦于制藝弱冠列諸生文譽藉甚張公西銘致之門社中宿望如趙我完朱昭芑諸君皆願爲忘年友君既幼孤歷多艱才氣踔厲風發復剛介嫉惡邇事直以義爲斷尊行親屬未嘗少委蛇曲徇指抉過失時令人不能堪退思之必共服其當至趣人之急排解紛難雖疎遠莫識無不身肩勞怨而曲爲之濟

嘗醉謂一菴使我得綰青墨綬撫循擊斷豈遂讓龔黃獨步一菴曰君誠其人也君事親孝篤愛諸弟姪以母苦節未旌恒拊膺痛悼每及幼年家難輒涔涔涕不已曰非毋氏何以有今日因自號勿菴其後既得旌猶以不及見爲恨弟姪病視之不解帶必疾瘳乃已否則如以身受之尤重先祀一遵朱子禮忌日必素衣冠屏酒肉曾祖梧亭公所建宗祠壞謀諸宗老更立以續先世贊哲廉吏祀酌定科條儀節以垂後維遠生平以朋友爲性命然義利之辨至嚴不

妄交一人晨夕與遊必先輩典型族之柔懦者護之僕之虓悍者制之道路饑寒患難顛沛者衣食援拯之直行胸臆人無不感服者性好學至老不倦尤致力于史謂必使吾身可見晚讀顧宛溪方輿紀要曰此後學津梁典衣爲楮墨費謀備副本未及半而卒婁東講學席爲海内推有詢之者笑不應益其性情之所發内不計身外不計世不復知利害得失獨行其所安之是眞有天下爲家宗族一人之懷末年貧病拂逆而其志不改予嘗語一菴是即三代直道矣

卒之日諸友哭皆慟踦難時有金川門痡哭投戈者
早歲頗識其子孫實爲君九世族祖君卽守文無一
長吾不能無念兒其人若是乎苟假之數百里之地
以守令自效居常必能轉世趨遇變則必如常山睢
陽之死義惜其不爲世知竟作比戸儕死也一蓰已
徃吾更誰問哉君生萬暦丁巳娶陸氏繼曹氏一子
秉恕早卒以叔弟曰煌子秉謌爲嗣後奉母命又抱
季弟熊長子秉正並子之其仲弟名曰爀秉正亦前
卒先是君嘗病篤秉正籲天及城隍之神以求代人

無知者將歿若有所見始徵及之君慟幾絶秉直卽
秉正弟孫三人素貴巳貴秉謌出艮貴秉正出君卒
時艮貴方七歲引刀欲自刺相從予鬭之爲泣下夫
大人者直行其赤子之心而巳觀于艮貴天艮益見
君之直道爲不可及也銘曰
生理直性所治卒天艮無更討物欲起失其智是非
滑顛倒置直則明不可蔽直則剛行必遂緊勿菴挺
叔季厠三代可無愧洵能臣必忠義學自造才弗試
此直道詒萬世宜子孫永不匱

世父見初公墓誌銘

公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閱五年公長子璣將偕
兩弟文秋文杞卜葬公里之象山謁銘於顧亭林先
生寧人後不果葬又閱三十七年公三子皆歿文秋
仲子應鼇偕弟應蜃應照猶子國寶葬公於飛龍坑
之角塢請煒銘之煒生雖晚幸得奉公顏色見公之
行事而又與璣秋杞三兄誼至篤不禁泫然於存亡
之際乃不敢辭而誌之公諱時泳字惟新見初其號
太原之王出於周靈王太子晉至唐日秘閣校正希

羽公者繇河南避黃巢亂徙歙潭富十七傳曰關公
復避元末亂東徙龍溪遜國之際龍溪二世鵬壽公
殉義死淮水季弟鵬壽公名子弟爲奴絶仕隱耕繇
是龍溪四世無從學者關公八傳至公公大父福鳳
公始業鹽於淅父正寵公承其業以至於公公以其
故不克讀書然公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
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公事母與父妾盡奉養之
禮而友愛弟時洸公終其身三子六姪如出一父則
其孝友也祖墓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公捐金

贖之澤富有大宗祠公與洗公及同志者爲祠龍溪以鳩小宗其急大義也季父正完公客杭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恤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公請院司據西龍勛鶬公止之無何並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龍溪爲石梁先祖龍山公與公董其役語公宜早蒞次日公遲遲來先祖讓以後期嗣後雖辨明往公未嘗不在先祖亟稱之以訓後進生平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輒不就其能自樹也嗚呼

此皆煒所親見聞於公之行事也公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幾子三人長幾錢塘縣學生抱遠志所交皆魁奇士思用之天下不克遂著信書一編發憤卒次文秋國變後嗟業隳廢力復振之凡公未竟之志無不備舉人謂見初公再見將爲公定葬今窆而疾作以卒次文杞才識穎銳遇事如利錐處囊其鋒莫能掩及其卒多婉惜之覩於三子可以見公之德教矣女二一適張某一適朱某孫四應虬應鼇應麐文秋出應照文杞出曾孫幾人玄孫幾人先是幾有五子一孫皆冠婚夭絕煒每過其墓輒喟然泣下今三兄並亡幾鼇諸姪克纘前緒以光其祖德乃寧人亦亡而煒則老矣爰雪涕以爲之銘曰

江南太原秘閣始千支萬派鍾厥美於維龍溪澤富從遜國殉義赴淮死後世子孫號知恥公如喬嶽與河水包含資蘊潤千里子爲偉人爲節士兆以楩柟秀蘭芷嗚呼公兮永宅此

文學介齋程君暨配畢洪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鄉程氏自東晉名元譚者以郡守賜宅居新安其後名賢鉅卿相不絕于史策遂爲江南著姓歙休二邑尤多望族繇溪故友程雲淵仲子庚介其宗人萬全再拜以狀請誌其父及二母予不獲辭卒讀而嘆曰古人在國爲卿處戎爲將易地皆治焉義蓋天見亦在人自宅其衷耳今世儒者皓首一經或不免饑寒之累是貧天爲之限歟抑才之不善通歟出腹之子有時氣戾于面烏能使異體相忘而順則則揭不覩

于介齋君之夫婦也君名用楫字濟臣介齋其號自宋宣議其公始世居休寧率口宣議十六傳曰仁甫公生三子君行居次幼有目疾聰穎過人甫就外傅終日閉目端坐不與羣兒戲羣兒所受書皆能暗誦舞勺就童子試即獲高等時父兄賈遊東粤音問阻絕君童年即與母氏當戶久之父歸爲聘畢孺人就婚雲間外家素封習巽侈競以奢靡尚君處之漠如日與華亭名宿畢文漪論文析義夜讀恒達曉倦則解髮自繫所凭後學業繇是大進知者多道其事以

爲子弟訓然屢刖不得售兄病數月君侍之前聲與藥沸相雜知必不起以次子爲兄嗣兄領而瞑父客吳聞訃泣喪明君馳往省父已同弟去中州惶惶莫慰聞母病亟歸值試得補邑弟子員母病遂愈父知目亦復明君優於才多心計一室之內左硯牘右牙籌文業日工家人產亦以殖父所未遂之志悉酬願爲父母卒痛不欲生含斂饋奠一衷於禮殫慮瘁體務求窀穸安既得卜復先移厝書室左曰使二親聞吾書聲知吾弗懈於昔也君文既工宗老以祠規書

委續書成遠近嫺禮者多購以爲法里役爲江南所苦或值軍興則挽糧茭芻追呼輸轉立可破家君慨然曰誰非一祖父之胄遂身肩其族之莫任者至於禦亂保境首衆激勵與諸同志者當之蓋君性度溫藹而才識敏給如此弟四十始得一子君愛之踰於己子族子幼失父母贈地以葬其三喪姪女夫瞽而貧衣食棺葬其生死周人之急排解紛難振窮乏葢無主爲親好借筋爲道路之人借力生平陰善不欲人知即有嘗鬻之徒於君固無間言矣君復精岐黃

之術時時爲人治病皆奇中又好釋氏以其戒律可佐吾儒也晚年多異兆嘗夜夢至帝庭理册籍又夢許眞人以廉祿迎偶以歲試勞致疾卽自知不起語諸子云吾知萬事皆空所爲善惡不空也及疾將革猶自裁知交箋啓字畫莊楷如常時諸子請遺命曰致睦同氣毋玷清規遂卒庚申七月八日午時也距生戊辰十二月十四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三初娶畢孺人生三子卒再娶洪孺人生子女各一亦先君三年殁皆婉順備懿德畢孺人出同邑閔川父如蘭太

學生母出商山吳氏孺人生紈綺中不爲所居染方六歲自然勤斂喜紡績有至性母病禮斗願以身代父母絕憐愛之旣歸介齋君仍居母室悉去浮飾衆諸之不應歷三年舉子父母猶不忍離孺人謂詎有婦已誕孫不識舅姑面者乎是重女不孝耳父母以孺人生吳中不習故鄉爲言孺人曰舅姑夫子安之吾寧有不安者遂偕歸覲牖定省殷然篤摯人稱其孝每見舅氏遠音至輒泣下曰皤皤老人終歲天涯爲子孫計子若婦何以爲心其至性過人乃爾撫子

女不爲姑息甫識言笑卽訓以禮義處妯娌謙讓和順御下嚴而有恩孤娶貧嫁敬愛軫恤曲至負販之流必稍寬其値不獨閫德淳備葢於大體裕如矣其病也以艱産致眠去三晝夜忽開視云見一老僧謂我未應去此遂愈自是絕葷酒埽閣誦梵典幾一載忽隱臥數日呼人扶坐而逝年僅三十一子三人萬吉爲全萬選萬全出嗣世父介齋君自述其狀義不願續兩尊人強之乃納叙洪源某公第幾女是爲洪孺人撫三子恩勤如己出婉嫕孝養樂施予敬節義

一如畢孺人姑孫太君嘖嘖稱之仁甫公時留吳中每慮三孫或失所比歸見三子宜孺人無間笑摩萬吉等頂曰爾失母今復得母矣性恬靜終日坐無戸外履卽子姪罕見顏面不喜婦女聚談不與尼巫接奴婢甘苦共之不施扑責而課耕問織家政井然待諸婦親愛如賓事上接下謙和萬吉卽有躁怒者對之渙然氷釋矣介齋君兄弟合食數百指一錢寸帛無私雖介齋君有以使然而維持調劑多於孺人是賴萬吉艱嗣產輒不育孺人中夜寄爲禱祈人無知

者第五子萬福庶　出顧復如一體孺人病時方晬呼戀不暫舍及歿終日哀號尋覓見者酸涕焉先是孺人得失血症體浮脈醫家謂宜斷鹽味果半一載偶犯之遂劇萬吉隨父歲試旌德倦而晝臥夢畢孺人曰汝母又將殆矣萬吉哭而寤以告父介齋君泣下曰吾夢亦爾遂同歸孺人竟不起年四十耳卒之日諸子呼踴幾至滅性此可強致耶義之盡者清必率順而之於天則有不覺然矣夫以介齋君之才通之于爲國撫民鋤莠理財治兵一惟所用之惜乎僅

見于鄉然得兩孺人之賢而爲配人倫幸事未易數見也畢孺人生某年卒某年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子共五人萬吉娶孫氏萬全娶余氏萬選娶方氏畢孺人出萬有聘余氏洪孺人出萬福幼未聘庶出女一適余航豐洪孺人出孫男四人受祐萬吉出蜀祐覲祐萬全出篤祐萬選出孫女二人一萬吉出一萬全出俱幼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處予故刱述其行而銘之曰

新安土狹而人衆非喜于逐末也舍是不足以遂生

俗附于地而才爲俗固賁槃居狗皆早謫夫山嶔與縣岑孰謂計然之策熙攘于通邑大都不可以分手中書之靈爰有儒者弗爲俗固而不必絕俗百行外備精思內協於神明是足爲莞覔者藥深求之自可得情吾爲此語以告海內有才者之貴通其用蓋不獨俾于爲一人之銘乃若二媛之佐理其室則非人事之倖致且益以多男子而賢孝也其殆爲目芒視察之所成而人不必更事夫强聒

答周隱君書

某頓首周君足下先聖有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僕與足下素未謀面卽相聞自今夏始足下以友人之言不鄙而辱賜之書而僕不復推辭若遂以爲可與言毋乃妄相稱許類於喜事之少年乎然而僕則有說矣自聖人不得中行而思狂狷後世自託於聖人之徒者不能舍二途而別爲之趨向何則聖人之道所寄也狂者志聖人之道者也狷者守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經緯天

地遂育羣生始於明明德而究於平天下一夫不獲其所若已納之溝中狂者雖未實有諸躬而志固已及之矣舍是則非聖人之道也世之才智之士必不以非聖人之道而遂不見其所能於是斂跬竄句之言自矯白心之行與日積而莫知其底極狷者憂之雖不敢以言辭距闢爲已任確然有以自持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而聖人之道得存什一於千百後世有以循考焉則狷者之功視狂者爲有據矣柰何秦漢以後狂百而狷一彼爲高爲隱堅苦

矯激不問時不論世一其心而不化謂之廉潔則可而不可以狷稱者以其不知聖人之道不外於斯民斯世而自爲其道也頃者友人袁子語足下之行僕謂之曰此廉介之士今日之賢者也袁子又言足下抱負甚鉅僕雖未敢盡信意足下必非無以自見而甘於窮困不求人知足下其殆學聖人而近於狷者乎願見之私已結於中乃足下儼然以大篇教之洋洋五六百言以世無深知足下因吐其所欲言且以規諷於僕之論士有似乎失言僕既稍知足下之爲

人而足下之言又如此則僕之久蘊而無與言者不於足下言之且並失人矣言之精者不在尺幅語其致用尺幅又不足以盡姑就來教稍陳其一二可乎僕之先人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聞之於童年而究之於弱冠因欲以所學著於行事故年二十爲四方之遊其遊也非能如昔賢之周歷名都也亦非必盡爲求士也然卽步履之所及耳目之所接類多澒洞齷齪之夫不則戢易披猖之子求其不愧於聖人之道而能有以自見者迄無一人焉不得已而取其次

言理學者有人矣其言未必能用也言經世者有人矣其行未必無愧也其他一得一能供人驅策者在在有之要非僕之所取也僕之所知二三君子者皆有經緯天地之志遂育羣生之懷以聖人之道律之則明德未必果明卽使宪施於天下亦未必爲因體致用之學也泫泫縣寓定不乏人在僕恨未之見僕敢以此量天下士哉或者言之者過而足下未暇推察因遂信之乎足下道德在躬忘人之勢不求知於時賢而惠然下詢顧僕已毀形忘故牛馬隨呼不復

爲推倒一世拓開萬古之狂言異日扁舟過訪促膝小樓研性道之精微辨王霸之理欲使聖人之道不致晦蔽於聲名利祿之場想亦足下之所不棄也率言無緒幸不爲罪

與蝕菴書

春日稽古堂聚首數載濶衷得少披展恨匆匆別去欲語尚多至婁東轉徙不常然不過荆溪澄江虞山京口北至維揚南至武林而止無他遠涉也其間多有欲爲吾蝕菴道者今皆不及舉獨是諸舊知見某近文時有異議謂某自貶以趨時亦有謬相推許謂勝於舊昔大趣時則重在時其必志意嚮往形影奔承繇身以降凡可以類引而至者俱無不在時非止於文一事也蝕菴視某豈然乎志意形影不在是而

文必求合時此或今日君子所不免若某則久甘樵朽不願人知凡所謂無害于義而且可收名者某豈曾以隻字涉於其中乎亦曾與其人周旋投分乎但某不爲嶢絕以拒人夷蹻惠跖不貽去取之迹耳此諸友所能信某者何獨於文而自貶乎然某文視昔實不同而所以不同之故則有說要非自貶與趨時也婁東有徐扶令者本閩漳流寓其文才情競爽於某絕不相近獨稱某舊文於人人皆惟笑之扶令日昔弇州震川各樹文幟不相下後之宗兩家者守其

師說亦不相下今則無人不訿弇州而尊八家與震川矣以吾觀之使弇州不加矜飭稱情而言似無難與震川齊欲震川湅鍊精裁以希于弇州吾恐似未易易也王先生之文在鍊氣故充暢之中渾然資原此非不能爲八家殆以莊列國策賈生史記發明八家氣之所從出觀其論理之言透徹痛快有江河莫禦之勢而謂不能爲今人之文乎因强其爲之某不應後以其和詠懷詩索序曰是必祈降格在先生當無所不可竊以爲含光承影非殷帝不能寶而桃氏

之通世也久矣先生何擇焉因其知言强應之一菴九日淑文諸序皆相繼而成悉手無留乃爲衆所許受咤歎不能已吾何嘗爲八家但放下一層罷體近之而人遂以爲不謬是何異以代建蕙爲三蘇耶自念素不耐苦思稍思則委頓積日而酬應又復不能絕與其深思委頓不厭人所望何如遂降格以赴因物付物且於病體爲甚適此某近文之所以異不可以誣于知我之蝕菴也扶今欲以用世見才不樂見于文而文事則無所不能其論王歸兩公似右王然

其文無一語似王此足見其資與識某則以弇州才大而學博所推服唯一李于鱗于鱗之論王唐目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悍于脩辭理勝相掩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儒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此弇州作文之旨也震川叙陳玉叔文曰煒煒爾洋洋爾好史記其文仰史記西子矉醜人亦矉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左氏荀卿屈子莊周未有不史記若也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此震川作文之

旨也蓋弇州必兼于脩辭震川獨取于神理讀之如對儒叔放未久而使人厭去者脩辭之溺于窠臼也如吟阮籍別嫂論禮語使人賞之而不敢以爲法者神理之忽其形貌也此學二公者之過各持其勝不復相取資原其弊則二公亦不得辭焉弇州可以包震川震川不能包弇州此當是不易之論論至此而更有慨者今人往往漫以文爲道歐公云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談治亂且不易而道顧易言乎哉他人不足與語此秪可爲蝕菴道之蝕菴其以爲何

如某自二十年來學問無所不乘積詩不過數十首文則隨手散盡不存稿二呂生因扶令之言裒而梓之其有不必存者彼亦無所擇宜諸友之有異議然此自愛我而發但謂自貶趨時則不然耳此別後欲道之一事他尙不能悉鄉人至悔岸處信筆呈此不覺否施伏惟鑒照

答毛稚黃書

郎若遠頠山中慢去爲歉未幾卽入城將返吳棹蒙教幷示聖學眞語尙未卒讀而炎威復肆卧病涉旬幾於不起以故久羈裁答昨復避熱湖南携坐綠陰中迎風快讀身入理窟如遊滚山大澤間忽與故人相遇其樂非可言喻二三十年來談學論述者在在有人求如大著之切已着裦實無與匹葢理之在宇宙如水之在海任人酌取若以迹求盡海之量安得更有一海以受之智者唯求其味之同然而已矣一杯一勺以至涓滴其味如是則全海可槩也然而有不可槩者淡水鹹水紅黃黑綠諸水之格皆列海中其味甘澀壽蠻種種不同而可謂此非海水乎故拈一義以標理則可欲據一義以盡理則不可程子云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後之論格物者總不能出此範圍若獨拈一義則必有不到之蔽台指之格去物欲卽因物有遷故欲格之之旨至云物物欲也卽念也愚意物字不可竟解作欲欲字不

可竟解作念夫念與欲與物皆虛位也因境而名不可强混猶海之淡鹹紅黑諸格也若有在焉則目爲物隱然有我主之則目爲欲意端已見相續而成則目爲念請試體之物之狀如何欲之狀如何念之狀又如何是則海水同然之味也異之固不可異而齊之實不可齊故學者貴得大本大本立而千枝萬葉一任縱橫矣孟子勿正心處便是大學正心處駁袁公安見貨見色動心與乍見孺子不同倫常有所不盡即天命之性有所不完不完者受汚蝕汚蝕我性

命之物便是受生死之物則生死有所不得了與了生死者只是一誠此皆先生特識入微處然而竊有疑者聖人之道原不期於了生死然旣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言則了生死亦非學者分外事天命之性發爲倫常豈不是道誠者物之終始豈不是道倫常盡於身而一誠無僞者世不乏人何程子謂東漢諸人不知道又謂司馬君實不知道則盡倫常與誠之中自有以人達天自證自信之微處恐不能以言語筆墨盡之也弟與先生俱六十人矣凡此皆就來教爲相盡非欲逆難以炫已得倘有未當幸垂明誨酷熱竟無退期吳棹必須稍凉即當圖晤以盡欲言先此布復

答吳伯子第二書

昨與兄言文貴養氣兄乃謂必詳于法又謂自昌黎以下既開明暢一路後世斷無有能弗錄之者此言似是而實不然夫文之爲用以顯理事理宜直而事宜詳固也然有直致則格婉之而其情開詳說反述略之而其旨躍理主于無蔽事期于無疑直婉詳略各隨其境而施之初未嘗別有法也有其勢而已勢之所成係于氣之所際果知而養之氣至勢順任其端緒膠葛無不粲然成章弟嘗謂作文無法但當因

其自然之勢耳且兄所謂法者不過于主賓開闔正反虛實疎密之間位置之得宜兄試思弗審于勢而可率以加之乎宜于賓者必其勢不可言主宜于開者必其勢不可用闔苟當正而反之當實而虛之當疎而更密之人有弗訕之者乎兄可釋然矣明暢一路不始昌黎檀弓孟子國策韓非著在周秦賈誼鼂錯司馬遷劉向之徒盛于西漢自建武迄初唐緣排比而淪入聲偶辭藻之中事蕪理晦情塞不宜昌黎起而振之以西漢爲質造格運意欲其情無少隱氣常適舒視漢稍薄歐蘇諸公踵調增變至于今日則天下靡然趨之矣夫昌黎之先未嘗無傳文也但使言理言情曲折俱盡即與如考工報如太玄亦不失爲明暢蓋未有文不明暢而能傳世者則古人相傳之文皆學者所當共錄不必唯昌黎之獨錄矣若今日諸家兄已深斷本末無俟弟言然弟竊有進者兄之文不患不工患于視之太重既工矣又視之重則不能無沾沾之色一旦爲黠者所窺與人面而詹言者旅進並陳以供有識之姍笑文品至此尚猶可問

乎君子之言　自寫其性情或與同志者道之初無意于人知故天下之人視其言如龍之鱗鳳之羽莫不珍之以爲瑞錄其品素立于言之先故言在而品即見品卑而言工小人用以欺世吾輩豈可犯之此則子輿氏之養氣而作文之大本也語曰以友輔仁弟不可不預言願兄加意毋忽

與魏冰叔書

積歲神交一旦把臂快何如之相見卽求攻已之短言論直吐肺腸此尤弟所深與者魏先生豈獨以文高天下哉嘗謂詩文與書畫同一藝事然旣已爲之何可不工工矣而以自作聲價此與百工之長何異一藝之微非無神明所寄畫衆途而滞一君子所不取也先生之文雄視一世海內操觚士望肩背不可得然緬槪微意似不欲獨以此見別有所以自命者深愧一晤間未能管窺耳弟早年願交天下士東西

狂走迄無所遇旣又與李夷山顧蔣山吳虛曁訂詩文隻字不可使掛時選中姓名所及親戚故舊外更無可施此非求異於衆也葢以天地閉塞斯民莫遂其生而欲享高名厚實於其時正如冬月桃李之花非不粲然在望至青陽布而精彩無餘矣故蔬食以薄其奉絶慾以養其身以此爲與斯民同休戚誠迂腐可笑然此中實不忍於飲食男女之爲樂也友人嘗問如何得苟全性命於亂世語之云貧賤能忍事耳每見高才之士不能忍於必欲試遂至無一不可爲旣已無不可爲更復何能爲一事先祖父兄以理學傳家皆博求世故以通其用而弟獨狷狹如此先生何以敎之以開其孤陋弟室中書壁云常見自已過已過旣樂人告已所知亦樂告人竊有欲爲先生一言者才名爲造物所忌父子兄弟皆擅而有之願先生爲子姪誡不嫌於深藏後出也方今風俗人心不可問大璞猶完不渝時習唯貴地有之故弟每遇貴省有志意之士輒爲心醉如吳子政兄尤覺浮埃脫至足徵先生之造士矣易爲理道根柢非同藝事

舊刻易贅一卷請敎尊恙減於前否已訂惲正叔同來賤體還婁東大病且聞兵過不敢詣爲之悵然秋冬之交當至廣陵再得圖晤

答友人論蕭尺木書

僕聞君子之處己也立其大復盡其微究其偏必全其量其待人也則不然有一善即稱之有一藝即取之善與藝不勝舉則觀其人之大節以定其品雖有小疵亦置勿道益不徒論人也期淑于吾身而已矣今日之君子其自處不可以一途舉漁樵農賈工技僧道無不託迹焉與斯人羣遊共處我無以辨之彼不求辨也我得其一端以置論彼不與辨也苟非深知其人斯其施世之謬數幾何不爲斯人所笑哉求

教所論諸君子盡斯世幾無完人若以聖人律之實非過論顧今日誰爲聖人摘其無關大節並玩世所寄亦訾之毋論其不當即當亦非君子之道矣他不其論如舉蕭尺木杜律細以爲誹笑足下見此一端耳寧能知蕭先生之人與藝乎其藝自詩文書畫音樂聲韻天官術數博奕蹋鞠技擊堪輿醫卜星相以及金錫銅鐵坮木諸工無不能書中之諸篆八分漢隸草行識之山水人物禽獸蟲豸花卉無不善其人則畜德韜才實足以維世其學則明體致用又足以經世其言雖不主一說要其歸宿亦足以範世若斯人者不獨江左上游之領袖洵一代之耆碩也杜律細即無一字可取亦何損蕭先生猶記僕向張東田論其書其後西泠毛稚黃亦以書言之蕭先生笑謂僕曰此吾酒間一夕話笑則任笑須讓我老頑足下謂其意何指又嘗見爲小圖論作樂之源謂音盡于五而以七成之即取琴與洞簫橫笛以爲證僕時迫有他役弗克究其旨足下豈謂蕭先生如里黨小生一無可見欲以杜律細爲招世之具乎古之人有爲

盲爲瘖者今亦有爲聾爲易者足下既不能廣探博訊以辨其真又未能兼人之長以求全于己乃訓諸君子爲異端爲賤役覥面且不識其人而欲詆書論世乎夫子云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鍾伯敬作陳白雲傳云今後見賣菜傭亦須物色之願足下同伯敬之用心而慎擇于置論毋蹈聖人之所斥雖大本未立亦不至爲君子之所譏矣友道尙直狂率勿罪

答顧寧人書

久不得音問忽領翰教如親謦咳喜躍之極不覺淒然先生明年七十弟今五十六矣會面何時尚不可知迴憶舊遊眞同夢寐不得秉燭相對也承諭音學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別示有與李天生一書意者其即斯旨乎日知錄未定稿舊曾見過經術治道博文皆本之諸家疏論及史中鉤糾隱繆而參以獨得之見見諸行事信爲可徵非舜近鼓者所能夢見也至謂捆集歷數今昔恐先生異日詩文之

不傳而教以明道救世弟固已奉先生舊日之教詩文隻字不掛時選矣豈反欲先生以詩文見萍菴詩序末及此者以先生之人既非世所易知詩文所見皆所不必存恐世之玄晏自以爲知先生而即以此稱其人吠聲群噪徒使故人痛心抱恨曁乎百年論定吾兩人久已朽化先生非顧沒世無稱者故人於此寧不感而長慟哉學問必至性命方有歸宿既建朱子祠堂定舉講席主之者誰聞關中有李先生中孚講朱子之學是其人乎弟舊有答高彙旃先生中庸三十問願爲正之可以徵弟所詣遊於羿之彀中以教世爲言幸至大負初心身親並辱不爲有識者所齒則弟所不敢出也先生已七十欲省太夫人墓及建祠即當舉行勿更緩倘再少需恐事有不可知苟得相見於雨峯之間追論昔年所志不獨快吐別來胸臆當盡發先生之覆山川障塞所記并傳欲授弟十二卷之詩一一從先生指講然後受而藏之即不得親見於身異日轉付兩家解事子弟以遺後世亦吾黨不幸中之幸不識果如願否耳因客婁東家

子如久不通問伊人在鄕近未聒家母今年八十三矣仲秋病甚危幸已平復適自敝里出兼接瑶函恐歲首還里別無鴻便此候遂以奉聞想先生亦爲弟喜也伏惟加餐不勝私祝

與秦定叟書

久積渴懷得於去冬作兩日聚雖大海非可蠡測然一勺已該全味慰何如之近日講學者雖多大槩爲名與利計其間亦有一二擔當此道者每於從入各守所見不能虛心實按以求千古大同遂致分別門戶黨同伐異儒席變爲戈矛義理轉於機穽甚則市井之所不屑而且甘心爲之此有識者歎爲龍溪末後流弊因念朱子立教之善非謂陽明全身妄誕如近日耳剽者恣口無忌之所詆毀也試問朱子陽明

之別不唯不識陽明且不知朱子先生獨窮研其精微與其所以致弊者平心而言昭揭千古誠斯道之晴空儒門之炯鑑使學者苟切爲己斷不能舍是而他問津矣間嘗語諸同志斯道譬天不可以昭昭之明便謂天止如此務須見其全體又如四時皆天所運而寒暑迥然不齊務當悉其所以然不可但言夏熱冬寒而已既得大源又晰其流行之故更當證於吾身日用人事之相接處處省察務慊於心不可徒取紙上陳言以爲口耳飾弟舊有譚學詩四首因時指點不盡言學錄上請教蓋人品乃學之落處今世風日壞人心愈不可問講學者上爲攀援下與修郄門戶機穽勢所必至矣先生持世爲懷學期實濟嵩目山水閒力荷千古道脈有體有用識者共推弟何幸而得晤先生於此日前月欲過看梅并傾大教淫雨不克如願何時作十日談以盡此中欲言庶不負於學者二字耳倘有新著更希遠示

與魏和公書

幼讀夫子贊易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念不如是不足以名君子心雖了會未歷世難亦不能知其精深是時疆宇多故內外交鬨臣將其君士欺其友民俗日趨於澆然而父子兄弟之間猶存情實禮樂制度猶可循持考索君子處此亦惟本之於身進爲世用退則囂囂在我何懼何悶固非有終日抑心繫是梲否不獲有其秉彝求一汎溺荷篠聒語亦不可得如是而自行其志可進可退威惕勢挽所

不能加期不愧君子之道則其不懼無悶也夫豈易言然君子身爲世有懼世淪胥思以一身偕之熈皞不得已而章甫入越徒資其嫚侮以是言悶其悶何如然後知衰難之世尚懷利往大有爲之才竟有不可爲之事獨立遯世豈君子之素志哉時則有然矣夫子之言亦善其時耳弟年二十思欲以所學爲天下用遭逢世變不自知止顛躓困悴一二同志共之然未遂甘楢朽天下大矣不得吾身寧不得之吾友嗣是唯求友是急廿五六年前偶客貴省有自贛來

者稱易堂諸君子以經術經濟文學相砥礪欣然庶幾一晤而善病畏遠涉覩時流奔競爲名心竊怪歎故有與爲比鄰積歲曾未通問者相去數千里無繇言面後來吳門於虎丘晤止山止山涉世深未悵鄙棄久之始識叔子即從詢方今人物叔子顧座客笑曰適論此何意遂相及此與吾所急即舉李元仲顧景范薦允宗因謂吾不避內舉舍弟亦其一蓋是時弟已知景范之人又知叔子而因知李萬二君必不虛若李子則固前已悉之矣其後叔子在梁溪弟同

余不遠過之叔子出龍眥相贈時已病以揖代拜殷勤指數以盡其說未幾遂歿於眞州甚矣叔子之心未得展布至今猶痛惜之也去年冬歸葬先母道西泠允宗已束裝戒途聞弟至走簡索易贊以不能留晤爲恨孰意今秋亦作古人太和淛滅人才無多屈指三四人相次凋謝弟病歲久聞季子亦抱恙相見無期西望不禁悵悒明歲春和倘可扁舟東下同景范從季子問匡州幽薊中原舊迹并東粵秦晉魯豫夾袋所收後起爲何人以及山川阨塞名勝弟之愚

積亦得因以傾倒不猶愈沮溺荷篠之各伸其是哉至若世道人心之衰薄倫常之顛覆用舍之善時禮樂制度之損益知季子素定於中自有經綸妙用講斯氏於太和為宇宙別開生面為同志諸君子大抒厥懷易堂活易其必有以教我而盡夫君子之道也

臨楮不勝虔企

望氣說

班孟堅云迅雷風祆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然而君子不務言之者脩其在我以自操感應之機不必更問于彼非謂此理之盡無故君子有時言之而不以之為學也昔從夷山子遊嘗以望氣風角二者語予風角之說多與朱史天文志同而加審其望氣則異乎今之為言者夷山之學似李鄴侯鄴侯遇夷山不遇天下之士多為夷山惜夷山怡然不屑嘗有言曰士貴立志與實學功業之成

不成可無論故當方彊之年即為名山遊不復彊于用世此其人豈以術見者然其術精矣予不能學而請述其言其言曰天地之終始一氣為之人得是氣以立命命立而此氣塞天地之間萬物得是氣以立形形立而此氣還復為之著人物之氣本與天地通天地據其常人物據其暫物不自有因人而見其有天地亦不自有流行于六合人因其有以自見其有是以有望氣之術其審氣也有方有色有形方有高下遠近分合色有青黃赤黑白紫蒼斑有潤有光有

晦濁有間雜形有如雨露霜雪如練如帛如林如亂條如蛇如人臥如環垂如相逐如山如張蓋如蛟蟒虬龍如虎狼獅象牛羊犂畜如張弓如飛鳳如鵬張兩翼如樓閣宮闕室宇如旌旛如舟車如灰如幕如莪如沸粉如火燄連空如人擊牛如人相鬬如飛赤烏如黑旗遶于城上如人形三三五五垂首相連如蓋有簷如芝有榦如城樓籠罩于紫霧中如華蓋有瓔珞如千葉蓮如碧波中千百幛映出寶蓋各隨其著而爲之占然其氣甚微不可以無本求也粗而爲

風濁而爲烟霧天地之真氣隱矣人以外誘蔽其天神明蕩而氣與之俱隱雖使拭目于晴明之鄉其能一一無蔽而得其正乎蓋其高下之方即吾氣之所至也青黃之色即吾氣之所彰也形而爲百類著而爲吉凶即吾氣之所運而神明之所徵也欲望氣者先觀其心心存而氣存周之天地之外存之一念之中不可以形色言不可以方位定微乎微乎斯蓋其本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此望氣之術也夷山之言如此蓋以養氣之旨始發爲望氣之說予知其意雖受之終不言一字夷山亦不更言然每見夷山偶及未嘗有絲粟之爽此如管公明郭景純自有天授雖以告人人不能行故予絕意不爲獨惜夷山之學不得一人而授之賸我玉芝長嘯絕迹於今二十年不復知其生死悲夫王生其何以堪此也哉偶與扶令論養氣因憶其言錄之以爲望氣說

龍淵子墨說

往予遊昭武蔣曾見車龍文所製洞簫於陳生所其鐫勒人物禽蟲山水詩句勾畫之精細殆所謂以鼠牙刻者因歎人生學問難了者甚多何乃疲精神於此王于一論包犧脩云儒者之道不明於世先生益游心藝事以爲在今日於周禮其道可以爲畫繪爲籩豆爲犧氏草人之職而人莫知其所以然此其說固然然既列儒者藝有其事亦不必涑絲物地之寄苟以爲工皆聖作才智當研豈吾儒日用適情之間

獨不可以寄意乎此皆欲見其才畏中正之途詭而自附於游藝者耳夬非抱冠世之略無可爲而託如昔人結耗之爲不見背於論世之君子也龍淵子早擅才名詩文書畫無不臻妙神悟於書畫之用墨因遂以其理製墨心思之精工力之審欲駕前人而上之一時贈言者各極其致然莫踰其自述之參天地羅萬物者爲典則存爲箴規秉生殺昭旌別帝王經世之權聖賢持世之學並倚重而無敢戲渝者墨之功用至於如此製者尚以藝名哉蓋吾鄉爲程朱闕里龍淵子操儒者之業而淵源所自實同於河南二夫子其墨名所託學術昭然無非明儒道於世此豈擅藝者可語然使知其墨而不能知其人則此墨與車龍何異又不若犧氏草人之善狀其迹也儒道遂於易傳考亭之易者莫盛於吾鄉龍淵子得其學品中列紫陽易學于於易亦有所論說他日當過而問之其必有神解踰於墨事者幸毋日即藝即道以墨爲守而不于告也

讀師卦

造化有生息而無殺機經世之聖賢以殺而全其生息此用師之所繇始予讀易至師卦未嘗不歎聖人之至仁雖嘗用殺益以見其仁而已人抱太和而生不能無侶也必待于羣我之衆且不獨羣我者又必有待于適我之物求物之適我則不能無我于物矣夫人與物親不能無我于物則人與人居亦安能無侵于人太和失而聖變欲强者爭弱者憤化之不入命之不受不得不以勢禁之於是乎德轉而為刑刑

慘而之兵師也者聖人之所不欲言而終不能廢者也作易之聖人因水地之形成險順之合而目之為師繫其辭曰貞丈人吉無咎曰利執言曰以衆正以容民畜衆懷萬邦嗚呼聖人之情豈不可見哉夫師之義取于衆衆不可無敎故敎衆者則以師為名衆不能無爭故聽訟者則名為士師若其馮弱犯寡賊賢害民犯令陵政極于殺其親弑其君內外亂鳥獸行非與師以正之其毒將何所底然聖人猶慼然不樂曰吾以此毒天下也繇其心懷萬邦不得已而有

執言之事其情固順其事則險惻怛在人而憂惕在巳貞丈人吉无咎者就其不得巳之中為之叮嚀告誡以示千萬世而後世取其出師駐師將兵將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以為制勝之道在于是嗚呼殺機動而毒害流雖聖人之言烏可與不仁者道哉

讀半瓢記

友人吳雪棧有半瓢記詮之以日月春山人壽學問方偶丹青器具名理半之義無少賸王子讀而戲之曰子胸有全而後見其半非果有一成之半也使有一成之半則既成矣猶可謂半乎半各有其成析之析之終不可盡亦秖見其全而已究無半也有半則離有半則隱春三而中分之月滿而弦判之壽百而艾界之上下左右東西頓漸而均畫之是以離爲半者也日以雲蔽山以寮隔枕與丹青之以側變是以

隱爲半者也夫以離與隱爲半則離者隱者幻有爲無有可以全言無不可以半論也花含苞而未滿可謂之半吐不可謂之半花繪藏面而未呈可謂之半嬌不可謂之半繪楓之爲人也人之爲石也又切可謂之半有情半無情也夫情以生才才以遣文當其未遣固見才之獨全及其既生未見情之失半文成而二者寓其間識者指之曰此文之才此文之情此才情之文也三者皆全終不可以半指也世無半才情之文則必無一成之半子蘊其全而以半示人意者曰無全人乎吳子曰予之記半瓢也半之義不必定於瓢瓢未可用其天之全必於半而後可也子又何說焉予笑曰予將適人而半其天乎吾不能全語予請存其半以俟異日

讀艾千子四部稿書後跋

君子論事惟求其義理之當然後吾心安天下後世之人亦無得而議苟義理不講於平日或講之而不有於其躬吾心安焉天下後世之人不以爲是則議者從之而起雖有反躬責已之誠固已無捄於前言之謬自詞章盛而義理晦文人學士各騁其才以邀世所卑者求附於衆同高者自揭其臆見此在古則皆然矣若以一時之名不可遽得四海之廣不可遽通況思寤寐而忽得其術爰取今時海內之所共推

者許其言而厲攻之一時之人驚其說者曰某公也而某能議之四海之人亦曰某人也而能出某公之上於是其名遂爲天下之所知天下之人耳食者衆雖智者不蔽於衆咻然入其術而不覺者十且八九矣此則古昔之所無而今日山斗之歸者實已如是也往時鍾譚以詩歸煽天下聞其說而直斥其非者雲間唐汝詢仲言一人而已夫仲言固瞽者也今天下聞人才士雙目炯然而睛光所及顧出於瞽者之下此予不能無慨而黙黙況更有狡於此者乎婁東

王弇州先生海內所共推爲名德文章之宗其父司馬公爲分宜構禍而死天下之所共知也東鄉艾南英千子以分宜梓里之私迺稱分宜爲材相而惡詆弇州謂弇州修怨無君不啻欲戮其身於旣死之後夫明世宗前明之英主其興滅繼絕刊定禮樂四十五年之政事誰敢得而議分宜父子擅權肆虐罔上行私彰彰於史策而曰以明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獨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亂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

死國法公論已明非冤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又曰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明世宗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攝史漢之皮毛以序餙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吠聲附會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又曰世貞之書則皆以要擬深秘可逐事文致時政久遠聞見無稽而材相英

君千載知過詠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竟未有知世貞之罪者霍光數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罪狀相嵩獨可信乎千子之言可謂險詖徼訐矣然不可以欺義理之士司馬之死既曰公論已明何爲不可裵嚬郵而謂之媚時相千子生萬曆之末年何從而見嘉隆故老遂足以証前人編錄之非夫實錄必脩於史館　朝廷所命史臣所編則以爲當時操管者不足信而私意所營票擬文致之言何不直指其事以明弇州之罪而但爲無據之聽説又何以信於天下後世之衆口也分宜太倉兩父子之迹海內共知乃敢以一人好惡之私顯以欺天下後世其所援明世宗英武威福無所旁貸謂弇州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曰天下後世以明世宗爲何如主曰臣訾讀其書臣敢書其後其意直若將以斯言進　當宁而正其罪何用意之深而爲言之螫也夫子痛父冤則以爲不當怨毒弇州於千子非有分宜之事也又何怨毒而至於是哉使漢獻孺子嬰誅戮過當惑人之言出之弇州吾不知千子又將如何罪之矣原其

心之所用徒以弇州文章吏治觸權奸左二相嗷嗷大節爲海內重望之所歸吾既許其文以駭當世因復峻其攻擊俾海內之士知吾深惡於其人者固不在乎文章之一端而後致名之術不爲所窺破嗟乎嗟乎義理同然之心胡然而轉於機穽賊很如此哉千子於制藝既以尊朱子而收盛名其欲罪弇州則又援明世宗以貸奸相誠可謂巧於立説者獨怪千子以有爲之才上之不能追新會餘姚安仁無錫之踪以東鄰爲稱而分萬世之俎豆次之不爲剩夫汝止以中廷美爲學於一身徒取義理之言標牓詞章用以傾動乎斯世一時輕薄之子相爲煽和橫口而言縱心而出以爲天下莫如吾何世之愛千子者既其陷於非辟而不自知悲之惜之亦羣起而未有極然於千子何補哉此予讀其書後之詞而有不能嘿嘿也吾觀遊昭武熟悉千子之行而不著之者義理之學無暴人之短然不獨千子一人爲然如某某者皆錄是術而同其行者也吾願世之君子以義理自勝愼無恣一時之私而權天下後世之淸議哉

不巷夫子不喜爲攻訐之文以言之所在卽行之所在千古是非有目自了士君子何苦爲此獨於艾文三四覆觀曰其人品行心事衆所共知可置勿論但其言足以惑世不可使弇州公受謗身後苟有辯及之者吾又何說乎因畣筆爲此文此中之所親聞者聊識於篇末門人繆樹中謹識

書龔安節先生野古集後

早年讀遜國事至雪菴和尚河西傭川中補鍋匠東湖樵夫諸人輒恨不得其姓名里居欲身至其當日抱憤徃來之地爲文以吊之獨幸有一金川門牛卒慟哭投戈去者知爲崑山龔詡字大章私念他日當求識其子孫親拜其墓以一知者寄吾願知而不可得之諸君子以舒吾懷方是時予尚未冠既冠而東西狂走卽過崑山不暇問然每有所觸此念輒沓然莫遏嗟乎嗟乎諸君子何有於吾爲之嘘唏感歎而

不能置者將無諸君子之心自盡於一日千百世下不必身履其時固已向徃憤恨之弗容已乎設有人居常識義理不肯自欺其心亦不知前有諸君子一旦遭壬午之事則其人將遯謂義有可逃乎抑將自明其素乎嗟乎嗟乎此吾於諸君子而嘘唏感慨所不能置也諸君子不得里居姓氏矣龔公之墓固儼然在崑山儒學西其族九世孫曰焜示予公之野古集予受而讀之後附有沈魯墓誌張大復王執禮二傳其名詡當時記載俱訛作翊其私謚曰安節以父

給事公晉戍五開死年十七就伍二十一守金川衛哭去轉匿者二十年卒年八十有八予既得公墓與誌又見公遺集於素念固太慰然欲以並寄諸君子之思則唯取集中鐵心行詠紫菊有感諸詩當猿啼浪湧而聲聲雜時放聲而長吟之世之君子其亦有知予者乎夫此數君子者尚有讀騷問荅痛哭之迹彼湮没而不傳更不知爲幾眷言顧之有不禁予懷之渺渺矣

書顧寧人昌平山水記後

昌平山水記二卷崑山顧絳寧人著予别寧人二十二年寧人寄予三書況其一是記則從伊人得觀借錄者其作記之意與援引載籍可以稽攷故蹟備實用不論獨念寧人身抱大痛太夫人王以貞女持服拊育寧人績仲從君上承鑑源先生之系卒以大義不食死寧人不能以其學畜身觧冀大揭親志於天下老而無子犇走流離至與後起少年以高文博學爲海內稱而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

快然一吐於行墨間使天下知其母子之任綱常持世道有如此者爲可哀耳予嘗謂王道不明於天下聖學可盡於吾身寧人則以爲吾身之顯晦在天博觀天下以求吾之志在我故走齊魯并燕趙歷晉豫秦中東迄遼左西抵榆林此其所觀不少矣第不知亦能得其志否耶昌平一州之所記已如此彼齊魯燕趙晉豫秦遼獨無以動其記載耶寧人之學尤長於史此記亦史類予猶記其家難時出諸史籍並鑑源先生手錄時事如三朝紀事闕文之類盡以贈瀋

又指其自註詩十二卷付予曰此史也他日當
付子丙申夏別於南陵堂予索之則前留他所又不
知此詩今尚存否耶寧人老矣無子嗣矣親不能揚
志不能遂矣予每過崑山爲之不怡者累日使寧人
而歸望兩峰卽當慟絕更何問兄弟親故與追論往
事是安得不寧去故鄉而卒於客死哉噫可痛也

原缺

書錢梅仙錄藏西臺慟哭記註後

宋亡十二年武夷謝皐羽哭故相文信國於子陵之
西臺時信國死已九年皐羽亦三哭之矣有西臺慟
哭記記其事其間所稱甲乙若丙讀者知爲汐社中
人然莫能定爲何人也浦江張孟兼詳其月日名姓
考實當時之事爲之註而後讀者始怏然無恨錢子
梅仙得見吳匏菴先生手錄是書於汲古閣橅而藏
之以示同志予謂皐羽之哭非身其時與痛者不能
知世人見忠義遺文輒長言短詠淋漓致慨恨不從

遊於九京之下曾未移晷而面目頓還盡反其自說
不獨不可對友朋其可以撫衾問影乎此無他始於
門歎者必終以飾說彼其初本無身之之痛又不能
勝於欲而姑爲是言不知者取其言遂不復問其人
卽知其人且爲之恕曰彼于言益亦欲如是也而豈
知固非其質哉若忠義之士則自以爲無可恕當死
當以直行其是耳梅仙久從遊於確菴門確菴汐社
中人也予未交梅仙時確菴向予數稱之其講於此
熟矣作者何時註者錄者又何時梅仙旣言之皐羽

書王文肅公請儲涖疏後

嘗讀太倉王文肅公爲君難爲臣甚易之語因歎當時國本一事本無可疑乃煩百執事之議而公潛移默挽於其間至久而後定公之心亦久而後彰當其時卒難曉然大白於天下而後知公之爲臣甚難也大因事論列人臣之節也論理欲以辨是非君子之言也然而事有不可槩而理有不可執苟不審其機斷然於必伸其說大臣之用心豈遜是哉神宗以天縱之姿躬日懋之學冲齡輔以江陵熟人情之誠僞

言必稱祖訓行必法先朝待大臣有禮而馭羣下有威或時勢有莫遂又不難屈已以從下四十八年間海內豐庶人民壽考誠一代之令主也說者以寵愛鄭妃幾於使幼奪長愚何敢謂有此意覲於皇長子始生之詔明以青宮之禮待之矣閱四年第三皇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輔臣等乃以策立東宮請不允科部諸臣姜應麟沈璟孫如法道臣孫維城楊紹程等繼起論之皆降謫奪俸嗣是羣論紛然諸輔臣爭之不得申文定去許文穆去公請告去王文端亦去矣公被召還朝卽密疏申請而待嫡與三王並封之論出公既極論其非引漢明帝唐玄宗宋眞宗養宮妃之子爲言又念神宗欲顯獨斷而怒衆激身係大臣但求事濟不嫌婉從將順遵諭擬爲傳帖二道以憑擇用疏末力請俯允册立方可鎭伏人心而神宗竟用並封宣諭於是羣下大譁以公爲擅矢之的詆公逢迎主持此議不知公於此時疏已十一上第不欲明言其所以夫大臣之道主於格君心之非然必因時佐理不敢爲一日幾倖期於事集而已初非

欲人知之謗讟疾藪固所不計然而在廷二三老成亦已知之矣閱神宗聖體豐碩侍御莫能順適唯鄭妃在右朝夕無不得其意而妃與王后王妃又皆以賢淑聞神宗寵之非有蠱媚之事也寵之而欲貴其子亦人情之常然神宗始終祖訓嫡庶無幾微立愛之萌羣臣爭之至斥爲沽名詆激明示故加遲緩當時執理諸君子勢疏位隔不能不責於輔臣在公露章不允則爲密揭請册立不得則請豫敎又不得而舉喙莫遏則請廷議又不得則請面對又不得則因

少者謬罪不得已後出於乞歸而神宗以不肯擔當
且之附衆疑阻歸之避怨迫朕責之去留要挾罪之
方是時身留而志不得行身去而臣道不盡上不能
以理轉君之情下不能以權塞衆之口又不得已稍
露諸前論本意并援閣所對衆以爲粧成籠罩外廷
之局且責以不能如李鄴侯委曲叩請而同於李林
甫許敬宗之奸公不以羣言易其遠度意明主可以
中機理勢爭萬不得已然後竟與危言皇長子當選
婚加冠之期付之阿保尚未發蒙爲從來未有之怪

事外間以鬨能陰謀歸之貴妃恐鄭氏舉族皆不得
安若慮及宗社長計惟增廢憂祖宗列聖天變人言
之故必將流涕思臣太息恨言之晚事勢至此雖使
季世惑溺之主真有非常動搖然機關如此危露流
言如此沸騰斷斷乎萬無有一成皇長子名號未定
定省久疎并此區區出講聯屬人心之機而亦廢之
臣等自非神人誰能明目張膽敢保聖心之必無他
前後疏揭三十四理事俱窮神宗更不能獨持已見
而始允豫教公卽因之請行冠禮以便接講官仍以

常服出講諭公乃密寢三皇子並講而於出閣之官
僚儀從默隆禮數一如東宮既出講而東公定公之
初心至是方得遂蓋公與申許諸公借豫教轉成冊
立公則主曲意將順就事追駁以婉合其機關人不
敢開之口當其言之迫切卽同好莫能受而神宗獨
不之罪者知公以裴晉公之誠行韓魏公之膽其才
又足以將之卒之情不勝理而青宮以安謂非回天
之手乎夫千金之子尚有寵妾以天子之尊至許以
寵愛之私此真少年書生道聽傳訛之狂見然其意

非不愛君不能置身人情之中曲加調劑執成見望
君下從致陷於矯激誣謗而不自覺故公因謂方今
爲臣甚易爭一事攻一人可終身借以爲名而爲君
甚難一言一笑萬目萬手窺伺揣摩求全無所不至
此雖爲神宗言之而無識鄙夫與人主以身建極從
來若此不獨爲當日言之矣公方以家國爲一身爪
髮失所務求其安況於儲君之未建聖志之未寧諸
臣謠諑於廟堂苟非一肩力荷誰更爲之任故有時
迂巽而言有時痛哭而道有時辨晰於毫芒有時激

置於不問有時自咎感君之不切有時願藉藻自繫而死其間皆有機焉非苟然率意者凡所以悟君於或蔽以成其保極奈何如神宗之明一念偶執使公才不用於擴外而用爲調停衆口嗟乎豈不深可歎惋哉出講又七年始備冊立加冠禮光宗是時年已二十嫡竟無出也天子賜公璽書推明當日本指公之心始白而多求者猶欲伸其說公雖辨而亦不盡辨如福清公之所云公孫太常時敏時爲尚寶丞因公以入言備錄原論原揭進呈爲疏四十七御札二十三名請儲歷疏取其副本刻之愚得伏讀拜手而書其後

書張鎬傳後

人不能離世則其情自不能忘世非獨聖賢豪傑爲然也豪傑之於世其行較聖賢異然有功德於斯民與不必徵諸事而心可見則一觀之張鎬豈不然哉鎬以布衣二年至宰相得位不爲不速然終未盡其才鎬之器非以一相爲得失其氣象固殊或許之爲帝王師過矣彼欲用鎬者將若何以待之哉

書文先生所寄葛巾集序後

崇禎甲戌杞縣劉文正公大魁天下九江文歷巖先生以是科舉進士是年予九齡始學爲制舉藝讀先生之文識其名越二紀戊戌予客鄱陽去九江不三百里時時聞先生行履或以爲老狂或以爲介僻以其不諧於世也予曰誰不當如是時予意有所事卜之再得艮遂屏棄一切舊業息心禪悅爲死灰計每於禪流中見先生塔銘序疏輒喟然嘆息士君子之文不爲清廟明堂布謨猷宣化理而施於山林枯槁

之徒以自寄其意此豈其初心也哉後予遊廬山至天池石門則九江在望矣然無意於識先生緣雨大師自五祖來鄱陽予交緣師不獨以禪也常縷縷先生不置予始欲一識先生蓋予之知先生者三十年先生知予不審始於何日己酉秋緣師忽以先生所爲葛巾集序寄予吳中中有闕其名見其集心友之未識爲恨之語嗟乎文先生中原耆舊何取於銷聲滅影之夫而辱貽之言倘所謂不諧於世者其寄意非世能知乃任僻之訾隨之彼方盡然莫語謂筆墨不足盡吾意俯仰今昔求一知者不易得苟有同好不覺褰裳而往就之耶然予則甚有愧矣不能爲肩埶之環碑不能爲南雲之土室并不能爲元章之白牛御毋冠服隨車而且嘵嘵於詩爲先生所嘅而譏其短嗟乎嗟乎予雖未及識先生先生非予之知已而誰哉先生之文骨峻氣雄望而可知其人每以劉理順楙進士章識文未識重其人而身列之也何時從廬山之麓盡發先生藏笈而讀之庶不負十年願見早歲識名之鄙念云

跋王文肅公拜首撰詩册

予客婁東謁文肅公祠瞻其像想見其强毅方正觸事輙發之氣豫建一事公之虛已容衆焦思婉濟爲何如而論者斷斷不已甚矣賢者之爲世勞薪也予從公之曾孫匡令觀此册誠有所謂願爲尋常無聞之人不可得彼熱中建樹未歷時艱者亦何足與之展對也

跋史堅又詩

詩文之傳不在多與工惟視其性情何如耳此四十四詩並四詞傳矣何必重帙累号哉堅又人如氷雪詩文亦氷雪以其有可傳之性情故能於氷雪中光焰燐炳是爲南威西子之眞色澤嘗謂予云十二年不出東關今爲予破戒其人之性情可想堅又名白姓史氏號漢水初字白也惺堂先生之曾孫閉戶自好不妄交一人天下人未必知予故詳揭以爲告苟有同其性情者當無不欲知其人且願得其詩文而樂讀之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能不思而讀讀罷而更思也哉

跋袁重其負母看花圖

侍母看花常事也母不能步子負之亦常事也袁子重其負母看花一時諸君子圖之咏之歆羨悅慕若不容已是豈無說耶世道日漓人心澌蕩不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際不可問即父子天性不復有其情實爲袁子志在娛親以爲身處貧賤一菽一水外可以自盡者唯此未死之心力使其身爲牛馬終天以代母步且不辭况于負而看花乎諸君子游目斯世幸一見于袁子遂不禁慨然欽挹葢有感于倫常

之際而歎袁子之賢也夫負母看花常事也豈獨賢者能爲之亦人人所能爲人能爲之而不爲袁子以耆年獨爲之常事也抑非今日之常事矣圖之咏之可也

跋王巽公西泠草

久不至湖上讀隨菴西泠草覺耳目倏爲之換予舊有句云最是繫人湖上宿亂峰殘月曉鐘時又云何當散盡遊人屐獨對晴山看出雲今羣峰如濯湖葑不留而隨菴之遊在嚴風冱雪時雖處處不廢吟咏正如衞洗馬言愁不禁憔悴婉篤披憐錦帶橋邊水芳草青時恨若何未免有情能不黯然舊事也若其詩之高妙出入於少陵香山間則難弟虹友固已言之矣

龔生義存贊 并序

予客婁東稱素心交者王南邨曹一菴龔勿菴三先生皆廢棄文彩惆愊直遂以古道自任未幾一菴命其二子寧祥慶祥從予遊旣而南邨亦以其子烈勿菴以其嗣子秉正猶子秉直及予門諸子皆方正具文彩而秉正秉直尤以文著州人有二龔之目庚申仲秋秉正病卒年甫三十一勿菴哭之慟一時長者多來哭予與南邨視其殮不禁淚下聲失也常念人心風俗至今日不復可問雖典型所係必屬老成苟

後起無贊則老成謝而典型蕩然矣故維世君子急於造就人才以續斯緒今一菴已逝南邨勿菴皆七十秉正言行卓然足爲世賴不爲寇萊公之典樞范宗尹之知政而同於蕭統劉許之殀折豈古道終不可復邪則予之哭也非一人私實爲天下惜之矣因題其像而贊之曰

不附奸檜爾祖隱吳金川一慟大義之抱維爾後起是宛是圖和而能斷文以行扶爾無世慕世實爾需胡然中折而遽止於此乎噫吾復何呼

紀客譚

昔徐武功以曹石之譖下獄相傳其持斗母咒得免於難故吳人多奉斗二三十年來斗壇徧於吳越其間復有鍊筆籙出陰神種種諸術筆籙者文昌乩有三變上變鍊之而成仙中變小變鍊時心勿主執筆以俟其至至則連篇累牘揮灑不窮粗通文者較勝前本能文則不及平日但速疾耳若不識一字之人即仍無一字吳越人多鍊之出陰神者從其師受咒焚符坐無人室以一日焚冥楮百段足其師乃爲學

者頂門掌拍之吹氣自臍入腹其人即通關有心將率之出徧閱人事大畧如夢狀歷歷可記合之他人所爲俱不謬太倉有一人能行其術亦奉斗一日於天妃宮斗壇中見數人方鍊筆籙因念此何說遂靜坐出陰神觀之見鍊者方焚符即有將持符去須臾率諸鬼百餘強壯羸憊刀傷繩縊毀形體水火橫死諸惡狀無不有其心將前擎之筆籙將即爲之護心將不能勝俄有四人不知何來助心將擊群鬼亦助筆籙將方紛結不可解忽空中有貴神叱二將二將

俱逸去出陰神者遂醒當雨將相搏時其人方閉目坐突起若狂盡毀壇中所供并章疏寸裂之衆不能制追神還訊之則惘然莫識但述其所見如此以此觀之二術皆符咒所致出陰神之左道毋論矣獨旣蕴氤結爲文章不求於己而求之外來空吾心之靈舍以客彼外來之邪筆籙尙猶當鍊乎不識字之下愚旣不能少益其慧乃少俊能文之士失其本然而博速疾猶皆蠭起而爲之不亦可哀耶聞有鍊者初如其教文成觀之不自慊試察其至時何狀即不復

至異日於他鍊者書云某人輕我輩太甚從此不可與言矣嗚呼吾心有主而外邪不敢干此非明驗耶徐武功之咒受於烏道人因雷擊奉天殿鴟吻之變得滅死論戍然烏道人以避劫就武功而授之已能役雷而爲雷所擊則又何耶客有譚前事者聊紀之以問彼通陰陽之士

跋

駿兄弟侍吾
不菴夫子函丈二十年所見著述數百萬言旣已蕩爲冷風霏烟不可尋緝玆所刻諸篇則集邇日之酬應並採在昔之偶藏者也乃
夫子繹然若忘喟然謂小子曰昔人

之言以觀意也予本無心有問則隨其意而應之譬之墮葉隨風聽其合散爾以比于絺章繪句低徊延佇掃之聚之鬭入鬭草塲中豈予之所事也哉余小子竊念時名世好非
夫子所志獨是晦明風雨之候低徊

延佇不忍使

夫子之言竟與泠風霏烟盡同其滅

没則余小子集而梓之之意也夫

門人吕士鵔士鶴百拜謹識

鴻逸堂稿 無卷數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艮撰艮有易贅已著録是集前有顧祖禹序

稱王子名煒蓋艮本名煒作序時猶未更名也艮

與顧炎武等遊故文章頗有法度而謹守古格未

能變化其長短均在於是惟偃師紀事内江紀事

諸篇載明季流寇事頗爲詳備足資叅考云

稽留山人集二十一卷

〔清〕陳祚明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稽留山人集二十卷》提要

序

余衰季抱疾每思平生故交不勝今昔之感武林陳康侯以其兄胤倩遺詩目錄過余云先處士兄詩業已編輯成集辱在相知最深且久寧無一

言以序之乎余方以離别感愴於夙所讀書槩不能觀或一涉目悲涼岑寂之懷觸之而興於詩尤甚偶一屬思即儻恍失次雖欲勉為而未能也遲之又久康侯數諄

促之因覽其目錄多余昔所誦法者夫三百篇之有小序原以述作者之指觀目錄所載其指已著更何以序為且其格力之雅健雄高氣韻之清麗深眇昔人所謂狀

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常在言外讀其詩自能得之余之不能已於言者

憶昝省覲武林與其兄玄倩定交肩倩方髫齡余亦未及壯時明之崇禎庚辰仲夏也既而玄倩以節死肩倩抱經術之業以嘉惠後學來遊都下雖未履仕籍而籌時

之畧實多訏謨士大夫爭下榻焉余與之續舊歡往來益密常見其撫良辰而選勝

送窂愁以攄懷徬徨
徙倚慨嘆咨嗟一發
於吟咏倡予和汝時
與余偕今篇什中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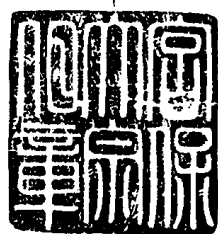
數見焉余雖恍惚失
次惟念血氣之倫過
其故處必翔囘踟躕
乃能去之鄉燕雀之

微猶有啁噍之頃余
讀肩倩詩俛仰今昔
四十年來變遷存歿
之慨何以爲懷所以

悲凉憂涙不能自已
於翔囘者也

晉

康熙丙辰季穐望宛

平友弟王崇簡撰

稽畱山人集序

葢二十年以前余與稽畱山人交弗論矣自索米長安山人來就邸居共朝夕余一再返里閭山人則畱邸門不肯歸卒歿于京師其知山人者皆曰山人非不肯歸

葢不能歸也嗚呼山人負才博學貫穿經史百家九流之文會之于心發之于腕無所不工擅

而又目攝四座口對賓客手揮筆墨心計古今劉穆之五官並用世多不信有其人自有山人

爲之左證矣以山人之才顧老于賣文又不得恒飽計歸休潦倒蹉跎竟以客死嗚呼此江生

恨賦所未載者也豈不痛哉而今已矣上不得成其學道著書之願以發明其家學下亦不克

遂其長林豐草之思博一日之徜徉蹩躠緇塵中從傭書削牘之暇閒自作小詩文或評論古

文詩集約數十百卷點竄乙晝手澤淋漓所存者止此耳嗟乎山人竟以此自傳耶然山人平

生于詩古文辭操衡尺議論引繩切墨于古來作者近代如二李何王不足當一吷迹其所持

論散見于評選秦漢古文古唐詩暨近代諸家集說大之自竪義構章之原細之至單詞隻字

之末無不辨折推詳窮
微極眇自有詩文以來
並無有闡發及之者誠
哉爲風雅大成聖人復

起吾言不易也今其書
具在方且與天下後世
其見之而一時同人遂
鋟金爲授梓人俾流布

而其所自撰詩文集刻
先成亦且懸之如日星
而傳之爲喬岱嵯乎山
人亦足以雄矣雕蟲末

技庸詎不足徵精思大
力著山人人不世才哉余
與山人交手足相維持
形影相依傍薿始終如

一日習見其才思沛乎
其汪濊驅手腕如風輪
腸中轆轤如珠走盤不
能以蹔停自傭書見客

稍暇即伸紙和墨拈弄
取自怡如集中所載前
後十九首熒惑不見歌
山左幕府官署雜咏數

十篇放而之于歌曲小
說其所自別爲擲米集
者不下數十種皆出于
閒暇俄傾或半晷或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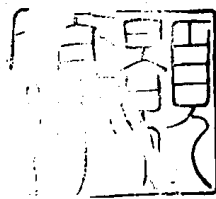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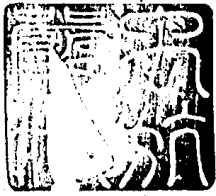
三四下至多者一二日
成矣乘間即爲之是樂
而已爾人秖見其工不
知其游戲縱恣一至于

此也精神才思流而不竭運而不底如雙丸百川時刻旋運而不可間輟傳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水山人誠天生智慧挺鍾而間出者歟又其于世爲高介于家爲孝友于待人接物爲至

誠和易于學問修持爲博大精微山人之爲人不更易僕頌今且爲其集作序卽以其肆力于詩文者序之雖然山人既間世之人余何幸得與生同里久要而事之且于其集之成又竊爲

之序附之而不朽也山
人洵余益友哉
康熙十有五年丙辰仲
秋之朔禹航同學友兄

嚴沆頓首拜撰

序

余年十五與退菴交二
十始識胥倩當是時海
內方苦黃巾赤眉之亂

腥羶遍天下岌岌朕懼
砥柱之無人退菴銳身
出思為儒林眉目危言
溪論以直救方張之熖

嶠倩年甚少風稜嶽嶽

咳唾裁覈不肯稍自貶

損以繩墨當世世或疑

之已而侍御致身千古

天下始信其氣岸有在

非玉外珉中梔言蠟貌

者所可及而嶠倩亦斂

息機芽藏聲跡求十畝

之居卜築耕釣讀書行

吟抱經負甕窮老盡氣

而不悔此素志也歲月

既徃因循進退鹿門吳

市跼蹐無所容乃有燕

山之役貴游拭目倒屣

咸交嶠倩為重片紙隻

字如珠林縡海滑倩亦

摧剛為柔刓方為圓以
與世遇二十年来京邸
之有肩倩如君鄉之於
溪淳于之於齊隱肰為
世所瞻仰其才敏思捷
霜簷星馭酒闌燈灺指
畫無不當才氣坌涌詞
色激揚頓十指而應之

無不屬饜人意肩倩雖
壯游乎意不自聊每斗
杓東移砂礫西粦輙欷
倦歸杯勺賓朋散罷兒
女未嘗頃刻去諸懷也
嘗能其一身而計之方
其貫穴經史糟粕章句
東都之馬鄭也及慷慨

巽攄詆訶稱量濵季之
岑張也世故遜離荏苒
昏旦其賣餅酒傭之亞
乎壯年以往留滯不歸

惜白日之已馳駘朱顏
之非故是豈所欲哉天
衖禁鑰並馬長言各以
少年相許爲愧余南歸

勉肩倩子且留稍具買
山資白髮青璮東阡西
陌行待子未幾而訃至
嗟乎人世之不可把翫

如此肩倩體氣高妙聲
律諧暢不事郢削巧若
自肰無叫囂之音無規
模之跡欲駕嘉靖諸公

而上之吾黨操觚之士追蹤古昔語多奇挺說者謂肩倩如九霄秋鶴引吭悲鳴風露俱倩聲

響皆息嗚呼其近之矣而自名曰敝帚何也昔葉夢得編奏牘曰志愧集其言曰天下豈無大

安危庚生豈無大休戚而身遭不世之主横受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名曰志愧葢悲言

之不能行也肩倩以才地受邀致日作萬餘言隨口散去乃檢而存之其自鳴者幾何所謂家

有敝帚饗之千金猶棄之志歟而語則加哀矣余讀其末卷蒼涼哽咽念兄嫂惜弟姪落月屋梁清光松際追號於青楓白楊之間葢幾〻遇之矣

康熙丙辰夏五同邑弟

顧豹文頓首序

序

同學弟陸嘉淑撰

錢塘陳石耕先生以名德宿儒讀書篤行終老不遇而發聞於嗣子曰御史退菴曰絕戒貞

序一

倩曰處士循倩康侯先生之學一本之考亭而私淑於輇菴敬菴然尤極意於經世貫串漢唐以來諸儒之說辨覈其同異得

先著作滿家凡數十萬言而家庭之訓悉歸指於忠孝諸子奉其教戒無敢墮失退菴急袁游厲名行引義慷慨年未強仕而劾璫死殉

序二

生之節貞倩退而腰鐮倚杖布袍草笠為芸夫圃人以考循倩康侯則更以文章為一時推重循倩應同學友人之招旅次燕臺者二十

年自託於浩然然於右丞問字
之屨丙文之使錯還於進序津
高高祖送哀榮之屏障不得
脩倩出言爲索然無色而脩
倩又以酬酢之暇綜核孜訂
序三
上下古今爲書若十種甲寅
之春竟易簀於燕邸於是
康侯先生脩倩之子然 毅排
纂其遺書而先梓其詩
曰敝帚集都二十卷合小詞

一卷以行然 毅奉貞倩之命
過屬余爲叙志以脩倩之才
之論丰采之下樂得而誦讀
之當世名士大夫宿先脩倩者
而顧爲之叙者當不下數十
序四
百家貞倩顧以屬余何也余嘗
旅遊幽青據轄年來遺事
回就脩倩於邸舍見脩倩
晨晞未起則坐至正濡語
言醻對晏夕方罷夜則篝

燈著書僮僕悉解去卧榻之側燭光熊熊如禪林佛火漏下五鼓始就沈曉渡對盆然為常頗以苦䇿規之倩倩慨然始顧崔笑與吾家

序五

數百指待吾以具餔糜不敢後恤吾身名以受于此夜氣之息吾懼其亡也養之以詩書摛之以勤苦是下知家者吾兩人孰後能交相質之

今倩倩不幸先予逝雖然辭貞倩强絕晴昔倩倩之誣謗予書曰諒吾志無論九歌之所叙下雲中君之所咏也小雅之伯之篇北門之憂貧

序六

小明之悔仕情志也吾乃左徒之騷賦始有不敢言志者喻之以嬋媛之美人頌之以窈窕之山鬼其為言志已可哀矣至於倩倩壽慶之言詞為黼

擷藥名春雲穆如清風讀
其詩殆無不以為游光揚聲
成名大人之間而不知其根
柢於石耕先生之家學為勞
人為志士至才愈高其名益
序七
著其心則益堅若并之得無
景慕唐勤之流風遺寄語嗚
呼此非他人不知貞倩所為深
有屬於余而冀有以表襮其
衷衷也棎記丙戌之夏退菴

畢命江上西陵烽火白日照
耀甲騎充斥盜賊間出倩
倩獨身棲其旁無日竟擕
櫬出險以歸其在漁陽窮
以困厄出傾橐應之或過其所
序八
望夫古之詩人其志潔其行
芳源於忠孝而博推之
為諷愛不悱惻隱之感新讀
倩倩之詩者因余之言而進
求其志誠有外於其象而內

極其意者斯可以序脩倩之
詩矣若其作詩之指大概見
於詩選例及詩家直說并兩
書其瑰麗馳騁擷靡弱之
藻而放乎今之三唐風夏
序九
脩倩之詩者皆能言之固無
藉予說也

未刻目錄

敝帚集

擬李長吉詩三卷　前集十卷

牀頭集

文二十卷　詩十卷

駢拇集

評選戰國策十二卷　古詩選三十八卷　李崆峒詩選十二卷　何大復詩選四卷　邊華泉詩選二卷　王元美正集詩選四卷　王元美續集詩選二卷　謝茂秦詩選二卷　評謝茂秦詩家直說一百

青集

七十七則

擲米集

元人雜劇二種

原缺

稽留山人集第一卷 乙未詩三十九首 丙申詩七十三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甫著

北征雜詩十首

慘淡因人出炎天事遠征風塵前路重舟楫內江輕漠漠鄉山失盈盈海月生榜人喧夜泊燈火闔廬城

其二

漲水扁舟疾推篷柳岸齊市橋迎吠犬樊井駐鳴雞帆影依青嶂人烟傍碧溪之都重回首家在五湖西

其三

百年多擾擾跋涉意何如京口歸潮大丹陽落日孤漕舟

千舸擁過閘萬人呼泛水輕帆影蕭蕭短髮疎

其四

秦郵湖曲路夜半獨行舟月出光于水蟲鳴響似秋荻蘆明遠岸城郭漾中流更照篷窗裏輝輝映白頭

其五

百丈牽風緩迴潮赴閘輕宿雲多寶塔細雨廣陵城濁酒貧交態高官故友情不須矜脫粟吾已厭逢迎

其六

不識清河口金龍烈士祠驚濤吞日月崩岸走蛟螭金碧前朝殿莓苔萬古碑生存懇拜手破浪石尤遲

其七
梁王城北道入關鎮南河水納汶沂小山連皃嶧多空村
爲盜賊古壁斷垣歌野宿非干主棲棲意若何
其八
地脊憑南北中流一道分帆檣讙客子鐘鼓報龍君日沒
鄒滕野天寒岱嶽雲歸舟沿下水從此息勞筋
其九
聞說清淵郭繁華不可求歌鐘連市陌羅綺積山丘稍稍
人烟集荒荒戰伐愁維舟者舊少風土問齊謳
其十

帆轉天津口清流界濁流魚鹽來海上舟楫聚城頭萬県
人爲市重關鐵作樓依然扼形勝風景不勝愁
贈朱遂初都諫
文物當年全盛日光熹之際英人出元禮林宗相後先仲
舒經術相如筆是時處士非虛聲必有奇才名始成詞賦
自堪懸日月布衣武者騎公卿風流宕往人事變標榜卽
復滋紛爭學語小兒矜姓字多錢估客工逢迎滄江大河
流日夜老成落落皆凋謝漢庭尚有典型留鉅野嶌然見
嵩華丹鷄白犬相攜將四海亦識家元方十年失足懷沙
怨悠悠風雨悲瀟湘空餘小弟臥蓬藋舊日少年今老蒼
顧厨俊及埒輩衆森森槐柳羅成行誰憐乞食來京邸仍
皆楚國諸生醴潦倒曾無馮客家滑稽不索東方米聲名
孺子本南州淹沒懷中刺可投長仰岩岩萬仞壁更把汪
汪千頃流忘年老友張元在懷舊胸中多塊壘結交喜得
丹心存感物嗔隨霜鬢改居恒屈指思故人豫章諸賢情
性真青芹紫葵出供客栗里柴桑忘主賓只今海内誰同
調毎說明公開口笑出門北向長安塵恨無櫪上追風騄
祚也奔走衝泥塗曳裾却望公門趨短衣至骭寒聊𨁏負
墻落日胡爲乎願分朱席陳區區天下誰人識龍劒握中
敢說有靈珠

投贈李庚生大司馬
燕臺日落秋風生馬蹄蹴踏塵滿城衝犀却向龍門立御
李應慙顧俊名古人落落交有道瀟灑生平見懷抱布衣
長揖王公前貴賤何妨一相好但與悠悠流俗心豈必遇
合稱知音儘樹鵬鶚向雲路亦縱麋鹿歸長林昔年扳儁
西子湖鳳城載筆來羣儒公門烈炬皎白日案前一一聞
名趨是時散髮忘朝夕柳下梅邊臥很藉虛勞名姓再三
呼丹筆批除學宮籍諸生求隱亦辛勤乞休講告詞紛紜
掉頭歸去竟不顧誅求或恐多深文那知辭逢大人意肯
使空山騎叢桂卽臥堂前蓬藋高容棲谷口烟霞麗著書

衜閉予雲門長往亦蒙知己恩定識疎慵儕木石倘求剪
拂解騰騫十年荷蓀田間晚入戶誰知闕餐飯從來有待
信爲煩忽漫行遊故山遠玉河柳碧水粼粼白日照見丹
車輪長安舊交裘馬色肯念成都賣卜人風塵側足愁高
寄通謁翻投禰生刺承恩自昔是還山若問西山正蒼翠

宋其武太史寓齋燕又仲舒顒亭同集偶作

高柳凉蟬白月新川原尙檻集羣賓青山不厭忘京闕華
髮相逢總故人羇客易成王粲賦侍臣誰似馬卿貧鱖魚
泉酒能留醉可憶當年挂葛巾

贈馬觀揚太史

仙班視草漢明光華省梧桐隱鳳凰上直揮毫依禁院歸
朝鳴佩散宮牆長聽彩仗迎風轉親捧金莖賜露嘗正是
御溝秋色迴珊鞍玉勒映新霜

張華故宅

落日俯秋原徘徊弔疇昔衰柳映蘆溝云是張華宅一自
龍歸黯暮星空留狐語騎行客蘆溝橋下水粼粼蘆溝橋
上生黃塵士衙入洛誰相識不見當年博物人

重九後一日顒亭招同人小集和柴虎臣作六韻

旅客殊方集佳辰昨日過文成落帽後人喜盡簪多坐久
生明月庭虛耿玉河茱萸須更折芍藥是新和重把黃花
酒先成白雪歌飄零欣聚會休憶故山阿

詠古八首

碣石當年桂館開逢時眞美樂君才銷圖已遠空流水陳
迹人疑指廢臺宮闕虛鄰方丈水魚龍實有漢池灰爭傳
秘殿來王母爲問昭王安在哉　黃金臺

千年易水暮猶寒風渚流沙瀉急湍豈有孤忠如鞠武不
知何日報燕丹昔人一去爲黃土弔客重過憶白冠聞說
羽聲多忼慨從來此曲和歌難　易水

朔雲古廟枕荒原先主生年傳有村羽葆曾留罔上樹旌
旗空返月邊魂崎嶇蜀道三分國涕淚中原大漢恩獨鹿

山前芳草色秋風杜宇泣黃昏　樓桑村

巨馬河濱訪酈亭白沙黃荻暮冥冥空青不改惟山色憭
淡如聞注水經夜月衰蘆栖旅鴈秋霜落葉聚流螢當年
人物誰千古名位無勞重魏庭　酈亭

房山石室薜蘿交灌木悲吟接鳥巢寂寞生前誰載酒蕭
條谷戶問誅茅繙經悔失三車偈著論眞同五石匏落魄
愛尋方外約無心爲解子雲嘲　賈島峪

龍旗七萃羽林開大將長城飲馬還飛騎熊羆屯上谷眞
王帶礪啟中山誰標銅柱青冥外長聳雲臺紫極間聞道
大風思猛士撫髀萬里惜朝班　中山將臺

夾道青峯似畫中先朝列帝敞行宮鶯花仍度三春日松栢長吹萬壑風錦石親承鑾輅轉元猨猶記翠華東小軒御牓留宸翰行客徒悲古木空 香山

千溪赴壑碧流淸靑甸因高少海名自有紋宮凌岸出曾牽龍舸信風行波含蓮勺成秋色雲去蘭臺作雨聲上巳先朝容祓禊曲江花柳聚簪纓 海淀

金魚池上偶成

郊林乍澄爽薄言披我襟循坂憩喬木攬衣散曾陰平沙旣逶迤蒼然見西岑復此池上樂坐覆濠梁心陂塘相灌注密藻翳浮沉錦鱗耀日華朱鬣披丹金羣泳同所適獨逝寡幽尋有多沖泉瓢雖伏乖潛深何當縱逸性掉尾百川潯

送伯後歸里寄懷子問兼訊天儀爾先左名淇上嘉客諸子

仲容歸去竹林秋青眼還陪大阮遊堂有尊親忘漢魏門多賓客是羊求詩才刻燭誰爭長酒債過壚可共酬爲道依劉千里客疎慵不擬賦登樓

張坦公方伯邸舍招集同人即席賦十二韻

正會輸案合元公燕喜私佳辰鄰曲水勝地似南皮掉客聯珠履開樽啟絳帷應劉班後乘枚馬托新知行炙圓方簇傳杯監史遲與闌宵燭短坐密羽觴移細雨侵庭潤輕風入幕吹酒方河朔飲人是永和遺貧豈夾門做歌同燕市悲敝裘韋帶緩長鋏蒯緱垂管輅三升後孫陽一顧時暫陪賓從末多愧穆如詩

投贈霍脅齋少司馬

漢廷司馬藉賢勞閫象遙分北斗高巳是車書成混一肯令臣妾有逋逃曾持銅虎張綱節自佩蒼龍王覽刀舊愛鄒枚詞賦客屬車門下總吾曹

贈張譙明給諫

退食從容出省垣禁臣補闕正承恩桃花僊令初行縣桂樹幽人亦在門諫草但留三史秘圖書只有五車存新傳健筆凌雲賦臨眺鄒枚擅兎園

燕山雜興八首

天作皇州北極開嵯峨雙闕俯燕臺青山故抱金城出玉澗仍從碧殿迴九陌頻看驄馬度千官親捧射熊來不殊桂館朝正日盡有甘泉獻賦才

其二

冀州禹甸帝京雄三面河流萬國通自掃上都留亳社旋營洛邑像新豐烽煙一起明庭燬土木重看鳳闕工僊掌正宜承瀣露金人不事泣秋風

其三

白馬黄巾犯帝居長安城闕莽丘墟風吹荆棘銅駝陌雨濫蕩苔石鼓書海淀芙蓉池閣麝香山松栢寺門疎詞臣前代經行樂形管弦題侍從餘

其四

漢家宮闕鬱相望肯署迢遙繞建章三殿旌旗松霧霜千門劒佩柳蒼蒼爐煙細轉青雲合榜字高懸白日光秋色回中接南苑更衣亦在舊長楊

其五

西望青山積翠疑松楸纍纍漢諸陵太平盡識垂衣久失

勢誰悲帶劍升壞道悲風嘶石馬荒岑涼月閃金鎚下津想像明禋日鳧鴈秋多碧海澄

其六

倉卒弓髯不可攀鼎湖龍去豈重還我來城郭非當日尚有衣冠葬此間列祖金輿同閟寢侍臣碧血濺朝班仍聞守冢留宮監隧道深霜落木殷

其七

銀漢疎星隱鳳城市門屠狗愛荆卿樽前月傍千峯上劔裘霜從五夜生曲院吹簫横碧玉狹邪走馬散朱纓繁華李趙經過少日暮惟聞擊筑聲

其八

金臺豈羨覇王師木戀名山采石芝高閣麒麟容自畫草堂猿鶴莫相疑荆門望遠家難到楚客當杯賦不遲緜繞川原愁極目登臨獨有故宮詩

接家書知舍弟康侯舉子喜而有賦時康侯舅張舅石在座

郎知宜抱子書到果添丁荆樹遙分色棠枝小更青有人歎自出似父解寧馨爾伯三千里啼聲幾日聽

送舅石之廣陵

爾自廣陵來還向廣陵去低迷何所為漂泊不知處饑難

供爾食寒難製爾衣但知意厚薄不解情是非悠悠管鮑交古道委黃土白蜜栢子丸外甘裹懷苦我住歸無時君行歸不得生作汗漫遊寸心人不識三金買舟船二金買白飯啗飯臥舟底廣陵在天畔若見故人面不知故人心故人但相憶豈愛雙南金南行荆棘多北行塵沙暗棠袂衝塵沙顧我慰孤散來亦復苦愁去亦復苦愁行行重相見延年壽千秋

丙申上元前一夕王敬哉先生招同子俶亞斗子薇青瑚繡虎宮聲諸子即席有賦二首

密勿綸扉地風華謝傅饒愛招寒士飲正近上元宵火樹

明燈合梅花玉笛飄春風杯酒擬歸耐馬跡逝

其二

入座皆名士傾樽一酒人飯將燈比客貧獨劒隨身壺障依華燭歌童啟絳脣醉餘時捫蝨未薄偃經綸

上元燈詞五首

翠鈿珠靨競新妝社鼓燈毬月似霜聞說鰲山銜火樹宮中依舊舞霓裳

其二

正陽門外玉河橋角觝魚龍樂事饒羯鼓催爲鸜鵒舞琵琶細逐鳳凰簫

其三

禁城魚鑰鎖重阿皓月明燈映碧波聞說前朝歌舞地五侯車騎翠樓多

其四

楚語吳歌朱邸長六街燈火夜蒼蒼相逢半是他鄉客若箇猶能憶故鄉

其五

明月西斜燭影稀秋邪人散洞簫微玉京儽子乘雲下霜色橫空濕羽衣

席上同顯亭李蔚賦乘呈及超克繩韓倬又弓玉書

背傳諸太史

燕市華燈羯鼓催翩翩裘馬鳳城迴彤墀並給甘泉札朱邸仍銜金谷杯雪滿朝衣穿苑柳月明羌笛落江梅座中最有潘懷縣潦倒誰堪百里才

新正燕邸雜詩四首即簡生一樞臣履吉祖錫鯤鵬

諸子

獻歲春風邸第偏歲朝人日紀新年鐙前宜有燈華滿門外何多羯鼓傳萬里不知身在客百壺儘醉酒如泉因將潦倒輪朋友歸夢虛傳五夜懸

其二

燕中羇旅儘吾徒殢酒看山興不孤客裏憑教千日醉人生那得一愁無自扶贏馬過　雙關不分扁舟泛五湖早晚聽鶯依苑柳出門春色滿平蕪

其三

酒徒相過意飛揚趙女傳杯與客嘗失路自憐明月夜逢人即是白雲鄉燕歌細細聊娛耳春日遲遲總斷腸書與老妻成一笑十年几案有糟糠

其四

何事牀頭乃萬錢燈前五木早春天囊空未遣元規顧聲價虛勞劉毅傳我自清狂多暇日誰看白眼送長年小梅

綵棚偷春度萬里氷開不上船

送張宗緒表兄之江南

鳳城流水夾翡路君家王謝朱門住七葉簪纓天上人十圍杞梓階前樹烽塵一起事全非剩有諸生藍褐衣故居一旦屯戎馬謀食奔勞採蕨薇隱淪世賤身須遯猶說封胡與羯末惟爾飄零不易心霜松絕壑焉能活三年賣藥送雙親鵠立宵燈涕淚身諸弟但為千里客封心豈敢暫時人更值簿書求季布可憐骨肉應相顧東頭李樹代桃但家破尚愁官長怒艱難留得一身強妻子啼號白日長已甘餓死塡溝壑更為饑驅走路傍相逢燕市同揮淚夜

燭銜杯宵共被我亦萍遊托友朋對君且復輸心事君才本讓李青蓮斗酒能成一百篇肯將詞賦令人薦此日文章不值錢座中兒子能擊筑每有悲歌痛哭金樽翠袖且流連莫在他鄉怨窮鞠翩翩書記下江南建業城邊水亦甘主人自合養龍氣亡客偏雄白馬潭晉家老父師君祖入室何殊參也魯君史庭前却受經子思傳禮親曾覩兩家孔李義殷勤忠孝風流天下聞豈惜長貧厭藜藿直將富貴等浮雲玉河送別攀楊柳上馬將離還握手暫時作客解相憐歸耕他日還同耦

寄家兄貞倩弟康侯兼詢大姪伯長七首

河上高樓掛白雲人煙隔水眇依分銷魂別路西橋北明月秋容落鴈群

其二

多病休文喜著書藥牀茶竈米鹽疎漫勞校計秋瓜熟猶老葵荒自把鋤

其三

嬾慢中閨阮籍妻肯同娣姒理鹽虀可知小弟留燕市日日清齋醉似泥

其四

池塘芳草碧芊芊得句時時夢惠連假館高齋春晝永幾

時還獻遇風篇

其五

連理同株不可離三春多負白雲期燕山亦有蘼蕪草漫說將歸已故遲

其六

幾日扁舟汗漫歸漸多兒女解牽衣秋風已失鱸魚美社日虛勞燕子飛

其七

江上湘靈不可招孤兒濺淚立清宵十年禍福寒如此著論誰為劉孝標

周茂三手札枉存却寄

我住薊門君行太行去當君別我時十步三迴顧太行山入雲落日蒙駝羣情知非故國惟有塞笳聞三月來書札殷勤悲間濶月照白屋梁涼風起天末晉陽上已雪椰樹寒嶒岏都城十里外索得杏花看江南春色饒繞樹啼百舌草花非一香棠梨白于雪流光敝客衣兩地不知歸但有書來往如何心渴饑蘋葉語楊花漂零成間阻煎糜著黃蘗得食使心苦

施尚白北部招同官錦帆嵛木長貞飛濤暨虎臣六益二處士小集有作

宛陵才子倦遊身索米長安不厭貧星宇無多居郡邸賓朋長日聚車輪銜杯河朔涼風入拄笏西山爽氣新正值都官聯大雅布衣得似謝山人

送劒威之楚州

翩翩大雅出淮陽白馬雄譚入座長結襪久忘廷尉貴披裘誰似客星狂漫勞楚地思公子幾過滄江即故鄉燕市三春同貰酒悲歌擊筑可能忘

慈仁寺海棠下固菴招同岱觀方邇皃盟右舟翼蒼

顛亭雅集澇賦

幽州白日淡首夏春寂漠古寺敞虛庭名花聊綽約修柯挺翠榦密葉展朱萼紛㛹麗日靚蕭瑟因風落條扶夭桃疏叢倚丁香錯招遊藉高朋杯酒忞歡謔步檐息前除麥容颺飛閣蒼然來山雲菲爾翻紅藥傳觴延景光懷古尋卓犖既冥濛濮想復踐竹林樂偶會成忘形賦詩徵盍各奮文美龍變薄遊就爵躍伸眉感俯仰縱心逐寥廓節候戀芳華羈轡悼棲托驅驢踐荒塗劉蘊松風作

燕中見李中悅有贈

思君十二年記憶江南別燕市乍相逢愁從亂離說干戈樹營門府壘瀆堅鐵悍帥擁大旗書生慟旌節降旛亂淮泗白馬飲建業悲涼庾信賦慘淡嵇紹血懷沙魂已謝乞

食謀屢拙感往衷煩紆趨時日參泬百年身咢咢撫故多所鉄碧酒弄青樽高歌肺肝熱陶陶孟夏初狹邪閉深轍

擬古詩十九首 有序

丙申中夏兩明棠家遠遊恭已久矣端憂遘疾衷情無聊試取古詩十九首讀之悲不能自止古今人不相遠獨以其情川自士衔文通之流效而爲之莫殊其妙夫情有所止而故作之非其至也乃含毫伸紙竟一日得詩如其數此陳子古詩非十九首也嗟夫十九首不可及矣

行行重行行脂車不遑安豈無平生親道遠會面難大義臨當乖迢迢隔山川思君萬餘里惜哉無羽翰啼猿知蔡類別鳥知離分叫容顏日就老盛年不來還君歸倘無時誰能駐朱顏保己托松栢爲君踰歲寒

其二

青青河畔草灼灼園中花娥娥青樓女盈盈初破爪朱顏蔽深幃曲箔更交加菟絲倚松栢纒綿保榮華菟絲生有枝女子各有家夫壻行不歸棄置天一涯空廬托邪徑室邇心何遐

其三

青青陵上柏瀰瀰澗中水志士惜盛年慷慨不可止爲樂當及時請從心所喜立身各有道亮懷固終始驅車上東門遥望洛陽城宮殿何鬱盤虎觀通承明狹邪走冠蓋夾巷羅公卿日夕良宴會伐鼓間吹笙富貴有餘歡貧賤爲

人輕繁華易志意戚戚悲平生

其四

今日良宴會四座請勿諠楚歌揚曼聲起舞何翩躚引商刻流徵鼓瑟無濁絃但聞音響哀含情爲誰宣貧賤多苦辛失職悲芳年壽命豈金石光景逝不延榮華貴及時仕宦古所賢

其五

西北有高樓崔嵬俯雲烟翼瓦麗飛甍疏窗綴連錢樓中何所有好女鳴朱絃一彈再三嘆悲風鳴樹間物感不可平哀樂隨情遷誰能奏此曲似是秋胡妻叶音聲各有道但爲悅者妍願作雙翠鳥振翼南山巔

其六

涉江采芙蓉翠房吐蓮勺欲以遺所思道遠莫我即他鄉不可居故鄉不可憶相思摧肺肝安得好顏色

其七

明月皎夜光白露零草木河漢爛以明玄冥宿東屋候蟲發秋響夜永晝苦促寒蟬靜無聲矗矗金氣肅結托同方友乘時策高足軒車來遲遲去我若轉燭實沉閽大火升降不相逐天分有定端浮名詎能屬

其八

冉冉孤生竹乃在漢川陰結根黃泉下托體何其深投分爲新婚理瑟和鳴琴琴瑟諧汝聲夫婦同汝心別離各異路遥遥隔江潯五芝華爆爆生我鼎樹林榮落在一朝委棄荒山岑容華不自保常恐霜雪侵君情與妾意兩好誰能任

其九

庭中有奇樹猗儺枝葉長春葩逮陽和當風吐芳香願充君子佩宛轉隨衣裳君子行不歸賤妾守空房草木榮有時承恩要不忘物理無貴賤棄捐多悲傷

其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漢濱女耿耿元夜長宛宛璇宮處喞喞
弄機杼寮寮理砧杵浩浩河水深悠悠隔洲渚相望不相
親佇立涕如雨冉冉更歲年歷歷成間阻君心良未知守
身在所許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念當還故鄉薰風變草木葵藿森巳長代謝
無久居華葉有焜黃來者日以殊故物多老蒼人生貴立
德君子崇令名物化不我留頫仰懷惻傷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雉堞延廣路下有獨流泉風吹綠楊樹木葉

何飄颻唵嗞迫日暮秋蛩多苦音寒蟬嘒零露放意聊娛
樂懷新莫念故北方有佳人容顏美無度螓首耀珠璫纖
腰工緩步素手彈鳴箏一曲三迴顧駐馬遺玉鞭含情不
敢訴飛燕雙翔栖綢繆各有素

其十三

驅馬上東門鬱鬱多荒阡新墳植松栢舊墳犁爲田生爲
王與侯白骨不自言旣寐永無覺莫保千百年春秋代新
故大化多推遷榮名竟安在命無金石堅空山廓獨處誰
能得神僊斗酒暫娛樂逸節何其賢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難久親生死送山丘纍纍竟何入豐碑
徒崔嵬其下生荊榛快意當及時白日無停輪客子長不
歸淹留越三春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何當念來茲老至潛悲傷少壯能幾時失路
居賤貧歲月忽驅馳盛年不可再白髮被面垂多營眛行
樂奄忽歸山丘焉得從偓佺餐松保遐期

其十六

凜凜歲云暮鳥雀歸巢栖川塗積霜雪遠遊獨何之雙珠
玳瑁簪是君手所貽膏沐爲君容契濶棄不施疇昔陪燕

笑形影常相隨別離經十春會合知無時夢想倘來還慰
我中渴饑懸無好房闥留君暫徘徊君寧喜行役不一顧
恩私霧露被山陵人馬同聲悲追從無羽翼涕淚交雙頤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庭樹棲嚴霜景短愁苦多佇立以徬徨顧瞰
弱桑栢爛然見長庚客從遠方來念當見故夫長跪再拜
客故夫今何如岧岧山川爽欲歸家無車情知會面難一
心抱區區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隴頭千萬里張掖近西羌倘一見遊子道路

險且長迢迢行未已音書不可寄歲月逝如水遊子別我時贈我一端綺裁縫成衣裳合歡繡連理綰絲不斷緒著綿長附裏二水鴛瓶中誰能强分此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徘徊入房櫳匡牀施羅幬光耀自相通客子行未歸飄颻逐枯蓬早行常苦霜暮行常苦風霜疲轍迹臥起不相同一夕腸九迴思君無終窮雙翔復雙息仰見南飛鴻

後擬古詩十九首 有序

世徒知淡魏古詩不知其體有二其淡而永雋而多思古有盡而意無窮者古詩也纏綿太息低昂

以盡情曲折以盡變者樂府也蓋漢之樂府沿襲是風蘇李五言泝源三百其所由來尚矣魏晉以後古詩之法不傳自嗣宗太中之流激昂忼爽窮態極妍浸淫至于少陵率以樂府爲古詩聲繁而調雜兩京之風蕩加矣數百年來惟淵明差爲近古背其體弱不足以起其文康樂雖復蘊藉自矜而漸趨排偶又其別派不更孔公誰如風雅者寻既倣古詩十九首猶倣其意情不能自已更以樂府之體質之大變風變雅之君子非不能爲平中之音其所感者然也歷是詩者知其人論其世哉

仗劍出西門遠遊不顧歸車馬何草草賤妾安能隨草行犯霜露水行越風波叶涕下如綆麻道遠常渴饑大野四無人樹木風聲悲侵星早于役日昃不遑飯衣敝誰當補裳垢誰當澣君行良苦心賤妾中腸斷杳杳音信稀徘徊歲將宴

其二

洛陽春載華桃李舒芬芳風吹綠楊樹長條自飄颺花花正相對葉葉各相當朱樓臨廣陌丹碧耀煌煌中有好女端潔儷姬姜清揚美流盼鬒髮爛生光動步姍以遲宛若空中翔昔爲閨中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重關下虛牖東鄰吹玉笙西鄰作金奏綺席撰良辰宛轉諧婚媾黃金綴明璫文錦裝舞袖賓客何喧填主稱千秋壽榮華豈不懷寂寞尋所守

其三

崔嵬南山高上有千載松樹木年壽固肢體摩蒼穹人生

忽如寄君子崇令終百年何抔抔坎壈懷固窮執節亮獨難逢時易爲工長安有俠邪甲第鬱相錯棨戟樹西廂朱邸開東閣殷殷何闐闐鳴鐘奏倡樂丞相過徹侯車騎相諏度寶馬千金裘朱輪飾丹艧傳呼出閭門勢厚良不薄誰使懷區區灌園守窮壑

其四

置酒高堂上命我彈秦箏急絃無緩調促節多哀聲四座各言好無人知我情微生寄天地渺若浮萍輕多難煎衷腸饑寒迫相嬰盎無斗米儲旅穀生中庭援禾不盈把採蕨爲我羹乍可自得飽不堪貽弟兄弱冠觀羣書磊砢爲

人衆乘時各有道失職心難平

其五

挾瑟邯鄲女高樓彈清商朱絃二十五柱柱各相當繁聲赴促節調苦情不揚哀來有餘清夜久天雨霜迴手變羽音楚楚多激昂忼慨塡胸臆凜烈扞剛腸慘澹四無人城郭凝以蒼烈風振林壑猿狖嘯我傍惻惻無柔間曲娛悅君子堂倚瑟掩羅巾涕下霑衣裳

其六

禽鳥戀故巢樹木懷本根遠遊行不歸舒卷若秋雲登高望我里道遠勞心魂羣山莽迴互百川自東奔日月出其

裏河漢經其間美人宛獨宿倏忽四五春螓首犟蛾眉蘭氣吹朱脣金環約皓腕自結紅羅裙托身既有定棄置何足論採藥愛當歸將以遺所親淹留失本性氣結不能言

其七

管鮑不可作古道逝已亡海鳥依澤雉偶聚安能長去住各有心乘風自飛翔亂離淹行跡結托要偕臧食薇共言飽執熱齊願涼玉銜一以移忽若參與商雲衢日勝貴食客何趨蹌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列音樂作使邯鄲倡顧視貧賤交恩情脫如忘寧就燕雀栖不從黃鵠食黃鵠遊四海中道安得息

其八

婚姻屬肌裏嫁娶輕錢刀與君爲燕婉大義安所逃下視海水深上指蒼天高關山遼于役君行何其勞隴山大如砥河廣不容舠莫往還莫來歲月忽已滔玉階沒行跡邪徑生野蒿泰華爲誰理寶瑟棄不操東園亦有柳西園亦有桃花花對葉葉灼灼復夭夭春榮在其時委棄隨所遭

其九

庭中何所有種竹青琅玕枝葉何鬱鬱終古踰歲寒綠葉當春抽翠色若可餐纍纍自作實芬芳若芝蘭採置懷袖裏將以遺所歡君行陟崑丘稅駕西陵阿夜飲瀣露漿朝

食玉山禾丹砂好顏色顧盼光輝多情知此物薄欲寄還蹉跎承恩不在大亮妾誠匪他

其十

昭昭白日光可望不可即相思不敢言懼君不察識盈盈紅粉妝皎皎當軒織理絲掛殘機零亂不成匹素綺日一丈緗綺斷八尺雜彩繡鴛鴦毛羽成五色持綺紉作衣承恩在胸臆持綺紉作被奉君燕與息是妾手所治語君勿棄擲不念文采多當思機杼力

其十一

四時遞代禪大化逝不留人生天地間驟若赴壑舟涉春

周懷纍嵗宿知悯秋際會有蕭殺憯悽增百憂摧隤無家
室一身不自謀一身不自謀賢達當柰何多營困衣食雙
鬢颯已稀精爍爍更生來日苦不多何當有上藥練此朱
顏酡偓人王子喬千齡保巖阿昔存今已亡壽亦同流波
言念崇明德金石庶不磨時節遒寸心年徂悲蹉跎邪徑
無坦步傾輈失令儀立行在乘時殆庶休天和

其十二

寒燠無定端遷流更日月春華非不榮秋至苦凋歇人情
知懷新詎念菁華竭結髮爲夫婦皎若東生曦綢繆托情
愫欵欵刻容期容華有膏澤流盼生光輝冉冉年齒長顏

色日就衰燕趙有佳人游冶好容姿三五方盈盈膚體如
削脂齊紈爲下襦蜀錦爲上衣羅巾拖纍袖風起吹參差
調笑妖且閑薄言同燕私信美非吾偶一心終不移

其十三

步出洛陽城遙望北邙山山下何纍纍王侯多墓田風吹
白楊樹落日狐兔眠生年矜盛勢一一好朱顏前堂施絲
戟後房列管絃妻妾競言美賓客同聲賢精爽一朝謝杳
杳歸黃泉巾裘委箱篋華屋空浮烟偓人浮丘公奉我藥
一丸服藥練金骨駐世千百年興衰感物化閱世多苦辛
年壽永憂亦長誰能爲神僊衣當被紈素食當饜肥甘守

已無所營委化陶自然

其十四

驅車駕言邁涉此萬里道丈夫志四方安能故鄉老燕山
白日暮平野漫浩浩郊原多丘墳秋風吹百草彭殤同所
歸精散骨枯槁逢時貴盛年何用開懷抱飲酒無羔羊履
綵曳輕縞所奉在一身百世誰能保客子愁苦多還歸胡
不蚤

其十五

菟絲附蕭艾秋至奄離披貧賤傷人心焉能保期頤二十
元鬢改三十朱顏衰徂日亦已促來日安可知飲酒返嫦

人歡樂貴及時感感多所迫營食不知疲晝從麥下行暮
托蘗上樓嗛嗛念家室將爲逢者譏安得安期生要我之
蓬萊

其十六

來日日苦遲去日日苦速良人遠行遊十見芳草綠自惜
衣袂穿念君無春服驚濤阻大江白日沉平陸猿狖歸蒼
山烏烏萃林木物性戀巢栖胡爲久行役夙昔夢見君依
依訴窮鞠一言未及終去去隨轉燭念當棄薄軀魂傀尚
相逐天高多烈風霜露被陵谷却立掩空閨沉吟嘆幽獨

其十七

疇昔君贈妾素絲連理帶結束腰肢間緩急心自解衣綻
猶可補帶斷不可連紉以結不解絲縈何纏綿同心一以
固豈惟金石堅深谷化爲陵洪都漸爲川石泐海水枯此
志良不遷

其十八

疇昔君贈妾雙珠玳瑁簪結髮冠步搖翡翠飾球琳別離
雖異路貴之若南金戴君綢繆意不異奉輝音愛而不得
見離思誰能任鬒髮如飛蓬疢疾日以深倉庚逮春化蟋
蟀俟秋吟榮華在逢時何爲勞寸心跫跫不隻行周周無
子羽兩好情故長何當廓獨處

其十九

五日織一縑三日織一素皎皎明月光當軒照機杼蘭膏
滅餘燼匡牀悲獨寤出門望遠人羅襪泫零露河漢爛以
明仰視雙星度入門還上樓下見狹邪路白馬從南來恐
非平生故二五生桂華三五育蟾兔自昔還至明朝朝與
暮暮朝見啟明出暮見長庚低明明托白日來往無東西

丙申初度臥病有感

罔窮愊時命瑣尾經歲年逾壯攬素髮淹客成華顛鄉園
滯飛魂榮名托浮煙孔懷渺河漢錮疾躭林泉藥竈營旅
廬丹咢思神僊枸子委紅珠薐苗裹黃鮮賓朋慰離索令

主供豆籩奇葩吐明燭膾炙行方圓依劉感聊厚攀吕終
獨便沉憂豈難老積慨悲流遷

丁飛濤比部改官客曹有贈

金馬才名比部高調官正似孔儀曹曲臺自可箋三禮郎
署何嗟欲二毛爽氣青山來拄笏新詩白雪更揮毫昭容
冊立多文物漢闕看君扈從勞

天祓弟自比部調祠部賦贈

自爾爲郎領簿書明燈丹筆對欷歔持平肯觸官僚忌入
世何辭禮法疎粉署新遷無吏事祠官獨誦愛閒居長齋
正預明禋職戈珮從容侍玉除

寄訊家貞倩二兄二首

亦知貧作病不食欲經旬酒賙牆頭過花滋屋角春飄零
稀負米委頓患樵薪踏雪悲東郭長安獨飽身

其二

聞說中闈拙因知事嫂疎彌縫終賴長諄復未嫌余燈暗
椎心淚風歸嚙指書下牀圖葦帶再拜問興居

送岱觀赴清溪廣文長歌

同居鳳山里巷南與巷北三春幾得持酒樽十日或一望
顏色悃款已自盟心期疎慵不肯輕足力徒緣乞食走燕
山帶索披裘岐路間相依密友金閶客翻愛荊卿數往還

孝廉拾船入邸舍炎天小星同銷夏雄譚日日抵掌鳴痛
飲宵宵看花罷玉河新柳過酒爐慈仁老松貌圖畫交遊
滿目朝貴多秩邪乞得駿馬馱出門謁客入門臥忘形爾
汝人非他片檄催將雪溪去登車忍別庭前樹如此歡娛
不可忘他時落月應相顧我夢西湖未擬歸黃塵日日染
緇衣却來上苑花明候還看春風玉勒飛

送李山顏還西浙

韋子已從淮海去掉頭君復賦歸歟多憐久客惟留我誰
有新詩更起予鴛水秋蘋翻澹蕩大山叢桂未蕭疎角巾
漉酒孤松下倘念萍游枉素書

壽嚴太君

賓客何喧闐車馬各在門登堂捧霞巵壽母擇令言在昔
與賢子同里如弟昆追從四千里風雨偕晨昏信知壹德
尊方古得細論鹿車桓少君避世甘灌園耡耨依彭澤肅
客供鷄豚遂成士行名感激湛母恩作誄識柳下比鄰托
花源小人亦有母河渚一水間流離走趙禮到處經關山
麥冬蒸松栢保此歲寒顏金閨策高足青瑣鳴珮還絺繡
作萊衣起舞何斑斕冠蓋欵相過雅頌編春絃衆人榮福
澤賓此孝德全所期策令名濡迹匡時艱徘徊娛愛日金
石庶不刊

梅母輓詩

宣城梅氏四子予先世臣予朔甫吉遠其母趙氏盡德最賢會所居室火驚起欲出顧二婢子寢勿覺趨呼之火熾不得出遂以殉諸名流多為尚輓之施北部尚白乞予言為成一章

陵陽鬱青葱宛溪靜如練潭水流桃花孤峯敬亭見昔有
梅都官吟詩愛遊宴代異留古風才多秀羣彥簾帷月玲
瓏機杼母聖善風烟怨糜竺倉卒光景亂燔灼上朱樓熇
譆繞飛屯擘衣已徬徨呼婢轉留戀豈待伯姬節徒殉介
山焰悲哉天運微持躬擇所便天屬綴人心艱難每孤散
青衣亦人子徘徊壓顧盼用慈甘殞身如何此蒙難懷古
弔餘風撫時發悲嘆

訓劉石生兼送其遊山左

我家元方好結客湖干掃徑迎三益君家康樂天下士結
交亦在長安陌柳花漉酒楓脂香谷雲冥冥弄泉石篋中
各有詩百篇牀頭斜睨劍三尺文章氣節天下聞恨不見
我信陵君風塵一起走異路荒山白骨西臺雲昔年西子
湖頭水與君慟哭秋草裏重逢燕市容貌衰把君悲歌朔
風起爾我何心走乞食面目黧黑皮肉死布衣賣文人不
識國子譚經衆所恥同學往往多高官范叔一寒乃如此
我家西浙子西秦思歸並欲老投綸尚羈彈鋏堂前客更
作依劉幕府人泱泱大國風送子遊東齊泰山濁河變今

古劍歌梁父山前烟酒酹川文墳上土人生去住隨所遭
扣角何嗟飯牛苦

稽留山人集目錄

第二卷

武水陳祚明胤倩甫著

春感六首

寒食江南路風花下上飛薊門春色晚綠葉柳條稀冰下窺魚陟天邊指雁歸鳳城騎馬過塵撲漢官衣

其二

輦道春雲覆宮壕細草生稍看騰浴馬不見語流鶯水態河橋動風光苑樹萌狹邪從步屧莫起故園情

其三

肯戀長安樂還山詎可忘相隨童漸長憶藝菊應荒玉澗流仍碧宮垣樹欲蒼春歸不待客芳草徧江鄉

其四

把燭能高咏揮毫不可停三春吾豈負今夕莫教醒破冷燈花紫銷愁竹葉青未嫌花事少彩筆射昏星

其五

猒看雲似布復見水生鱗病已疎詩卷春須罷酒人硯融堪坐夜裘御怕凌晨近午仍高臥知余嬾是真

其六

經春羣木秀在旅一身孤因念空山骨頻驚變綠蕪不埋知弟拙久客怨年徂取酒黃金用年來賦不無

瘦馬行

春風漸綠沙苑草塵埃日暗長安道蹄高尾秃行不前瘦馬空留皮骨老雙轤曳車轂轉急狹邪路臨御廝立嚼勒無聲負日寒障泥改色臨流泣憶昨齊毛上林苑十二天閑校獵返綠鬉搖曳踐青郊朱汗灑漸驟蘭阪是時天子重神駿飛黃騄耳爭相趁七萃旌旗錦作營五侯騎從花為陣飽食常供太僕芻雕鞍金錯紅氍毹一出橫門志千里電没無影空中徂時移物換廐皁改西來宛馬誇龍駒教舞誰知但蹴蹋覂駕已不勝馳驅平原蕭瑟白草長澗西放牧依菰蔣神衰不覺眼低迷肉盡誰憐骨骯髒鬣疎

瘡破烏啄皮蘭筋拳曲形尫羸野燒乍疑燐火作秋雨獨畏陰風吹君不見天駟無光伯樂化服皁乘輿材亦下肯戀棧豆儕駑駘自老荒坰愛瀟灑但留骨相在人間倘買千金有知者

燕市春歌十首

長安古狹邪道隘不容車溝水青泥擁愁君白鼻騧

其二

盡廢平原飲春酺禁從官退朝齊却掃花柳曲江寒

其三

呵殿蔟鞍行金鞭手自擎稍攜宮扇出指點識官名

其四

春色招提有宋花兩樹開漢臣逢禁酒車馬幾人來

其五

金魚池上水曲潤溉陂塘社鼓喧男女香花賽藥王

其六

土室栽羣卉春來亦放花小車山叟輓分餉五侯家

其七

低悤剪上闌靑瑣翠蛾看邀月容相照來風不畏寒

其八

石炭罷然新融和喜莫春天吳蠱錦被妝几不生塵

其九

寒食郊壇路香車隊隊逢玉肌宮東窄靑髩綰盤龍

其十

垂楊露未晞小衛使人歸推枕輕離別凌晨起著衣一作垂楊隱玉河小衛跨靑蛾曲院平明入春風薄綺羅

皇姑行

隆準王孫數不億時移姓改耕田食楚王之後三戶身東海爲漁使人識將妻織屨夜黃昏火鼓追呼吏到門龍顏飲血委黃土被驅玉貌生啼痕雙頰滌桃花雙眉羞柳葉昔日郡王妃今朝俘囟妾司農署裏日紛紛沒入姬人千百羣賜予功臣爲從婢給將充塞配邊軍隱忍未隨孤劍盡要涼心折莫旆開長秋手持黃紙檄才人　詔選嬪宮掖漢宮閤說愛南衰館娃盡向南人索螺子之黛供畫眉燕支生紅粉作白廣東輕衫恰稱身文錦吳羅尚衣借請臨妝鏡更梳頭蟬髩低垂翠影浮不勞編髮蟠倭墮別有珠璫綴紫鏐六人共選昭陽殿各自飄零泣嬌面就中裁髩故王姬含愁獨掩秋風扇殿前長跽見　君王未語酸辛淚百行薄命已拚歌舞偈多情不忍繡鴛鴦蒙頭更脫羅巾看剪殘短髩秋雲亂一心寂滅向空王　詔許淸齋

閟儷觀城西山色萬峰深皇姑菴子春山陰紅泉洗鉢朝煙起淸磬焚香夕月沉朝煙夕月年年似洗盡鉛華美雲水當日深宮縱不言細腰亦市君王喜

送吳方連司李潯州二首

萬里蒼梧隔五溪潯州更在桂林西伏波巖上三更月愁聽淸猿不住啼

其二

嶺嶠春風洞壑幽鬱林城下水爭流官衙吏散無烽火荔子低垂翡翠游

送葉蒼舒司李荊州三首

巴山月落漢江流絕壁荊門木葉秋北望長安紅日遠相

思一上仲宣樓

其二

障塞蠻煙白日迷漢陽西去楚天低扁卅更宿黃陵廟千里青山罷鼓鼙

其三

送爾離亭椰色青霜崖雨雪向空舲三朝三莫黃牛峽急水哀猶不忍聽

憶昔行贈黃商侯僉憲

憶昔知名皆大雅孝廉往往多作者三君八顧推老成意氣相傾無一假檇李之陳侗東粵黎遂球八閩許琬文章齊

吳門子雲揚廷樞梁谿顧宸更饒才彥來江西少年康郎范生老曾子文饒公也叔度行相攜先兄卓犖元龍氣傾蓋投分同攀躋歲在癸未公車集廣陵城下停輪蹄相逢南人堅北闊意氣一一凌虹霓短鞭各策少游馬高馱獨載劉琨鷄商侯泰和人載數十鷄以行羽書塞路往復返觀濤落日三山低是時中原已破亂餉匱兵驕天子歎上策不收各復歸少間邦社俄崩散烽塵四合幾人留貴賤存歿輕雲浮黃公酒壚委蔓草山陽橫笛悲清秋縱有丹心懸日月誰憐白骨埋山丘公今獨在勲名盛千騎擁節居上頭建南武溪九曲勝天台鴈宕羣峰幽稍移關西控隴右清霜一路臨秦州親領璽書入邸舍風沙滿目生離愁我本麋鹿人行歌脊令句世已棄君平剪應慚季布狹邪一見情倍親草衣上座交如故座中話舊意淒其屈指前游能幾時古風落落不可作世上悠悠那得知此去羌雲蔽隴坂隴頭流水何灘澌黃羊蘆酒看邊月陳迹千秋有所思

送芝麓先生以上林簿使嶺南二首

亞相忠誠戀闕心違時未敢便抽簪虎圈不憚遷卑冗象郡何須苦毒淫疲馬空山孤戍遠啼猿古木驛庭陰河南水旱歸仍奏宵似金門但陸沈

其二

惟有風流媿謝安　京華騎馬耐徵官論詩細辨宮商客愛士兼容禮法寬瘴癘千盤穿五嶺烽塵匹馬踰諸蠻相思最是西園客文酒蕭條曲水寒

送聖秋奉使章貢即席成三首

鳳閣淹才子乘軺又遠征江猶窺使節山鹿迓行旌書報殊方赦兵應此日平濯纓章貢水是處可題名

其二

潦倒燕游客饔飧托故人一行臨嶺嶠孤月望河津馬度蒸林瘴槎迴水國春祇同今夜酒莫厭數沾脣

其三

計日滄江返吳山及晚秋十年知己夢五夜故人舟生姤
湖堤席多憎燕市裘醉應虛末席斜月到船頭

茂三自中州歸四明省侍遙寄贈別

中原驛路望將歸此去親承萊子衣燕市却望梅市遠岐
門何必鹿門非千金爲壽聚偏重十畝閑行願已違及到
滄江看落月鄉心先爾到漁磯

袁信甫見餉西涼緣葡萄賦謝即簡大文大張昆玉

潑說葡萄入漢年西涼上種未應遷即看白顆深生碧便
作丹砂不論錢計日果隋經塞月封書細數寄江天登門
莫歎君家果下食方爭瀣露傳

吉雲姪三十初度

吾宗才子古人師三十逃名煉紫芝入市韓康聊賣藥游
僊郭璞每吟詩黃庭書罷籠鵞去丹竈烹還放鶴遲蘿薜
莫將軒冕易同歸正有竹林期

題亭典試山左期予同爲岱嶽游八月二十有三日
出蘆溝橋馬上口占

走馬蘆溝萬里橋桑乾濁浪下雲霄重關樓櫓仍居重五
服梯航盡入朝漂泊自嗟儒術腐登臨尚想帝圖遙前期
一諾誰能負髀肉無端爲爾銷

行次涿鹿

秋原開涿鹿平野抱孤城河徙分橋濕灘高夾浪鳴隔林
青嶂出映水白沙明日莫哀笳起如聞擱鼓聲（尚書夾右碣石入於河）

琉璃河

聞說中涓寵金城郿塢高築堤　雙閘屬荷鍤萬人勞壞
道坭階陋危橋鐵柱牢水流無限恨日莫咽波濤

古鄚州二首

易水環椎縣荒城接鄚州里名題扁鵲客路狎輕鷗檉椰
緣堤暗蒲荷極浦秋紅橋騎馬過緬想五湖舟

其二

漲水平原沒荒津瀉急湍鷗行衝霧隱馬足亂流寒覓度
淹行李思歸把釣竿欲投墟里宿且得卸征鞍

曉發齊河至歷下

傻星發祝阿出郭俯齊河蜿蟺虹梁踞飛騰翠嶂多郡形
藏鬲衍山勢畜攢羅及到臨清濟泱泱涌白波

到歷下閱[illegible]亭所取士文爲賦二十四韻

昔我觀齊樂泱泱大國風玄黃施作繪金璧吐成虹周易
田何授虞書伏勝通刼灰詢粤倩奇木對終童宿徃風華
歇淩遲典物空笙歌積孔壁談辯靡齊宮挾册名虛售傳
經術未工丘墳供霧會杼柚肖雷同別有千金子常希五

色喙逢時揚起玉龍遇穴因銅關節從人乞輕肥本自雄
居然來陸贄妙賞續歐公飭帝刑牲誓同人許國忠纛毫
分案碧絳燭徹羅紅慘淡寬吉表微茫窺暗中起哀揖月
露懷古返洪濛物卒能譚理淸負可發蒙陳吉除戛戛實
氣吐熊熊玉價連城貴珠光照乘融旁搜收蹶馬弋獲下
寬鴻一榜皆名士由來捻固窮致身誠不意感泣定由衷
此日慨湯網伊人似禹功何當開正始獨表岱山東

同題亭游歷下亭讀杜工部古詩追和二首

城闉啓芳甸綠水涵澄湖飛甍矗樓觀廣陌延修塗繁陰
接榆柳曲港分芰蒲人語漁艇出波聲鴈鶩呼紅亭新結

構名跡存遺墟文采代已謝風流雲與徂命駕偶時彥闢
尊揖吾徒古詩讀碑版大雅悲榛蕪斯人不可作襄古空
嗟吁

其二

歇馬入林樾散步橺攬通川鬱鬱此亭古陳迹亟千年雲端
青嶽聳木末丹樓懸水影漾倒景林光亂炊煙撫今感末
俗弔古追前賢斤墟稷下側典則濼梁橋湖山似齊昔城
郭隨時遷述作有榮名富貴何足傳安得揚子廬閉門終
草元

大名湖泛舟

亭外湖邊似綠村輕舟出港浪花翻云亭諸嶺連東嶽華
晴與峯峙北門鏡影稍移羅幔色縠紋徐破畫樓痕百壺
緑酒頻須送莫涉臨流憶故園

北極祠二鬼歌

大名湖北北極祠紅墻石磴高且危松栢鬱鬱雲霧黑下
臨湖水淸漣漪祠中大帝冕旒肅側立二鬼何權奇筋骨
怒張毛髮竪臂如屈鐵蟠蛟螭廻眸擻身腰欲轉目光爛
爛巖下電足蹋怪物五指拏力蹴崑崙百骸戰是何妙塑
遠擅場吳生畫手師初唐五采剝落金碧盡神氣飛動何
洋洋年移物改汝獨在寞漠森然護眞宰燕雀不敢汚肩

背蟲蟻何曾穿甲鎧鬼乎鬼乎如有靈天陰月黑風泠泠
香煙茲茀男女拜歌舞刑牲血肉腥山河已易三四姓人
生那得一百齡日出平湖杳杳白雲起岱嶽濛濛青安得
無情學土木壽命追人如轉燭君不見濟南城破白骨多
門外啾啾真鬼哭

九日游趵突泉

九日登高尋勝迹千秋歷下有名泉伏流地脈通王屋觸
石雷聲奮濟川舞雪風翻飄似絮飛花火迸濺爲蓮今朝
皂帽吹休落頭白臨流髩倍憐

白雲樓　李滄溟故居有白雲樓張坦公方伯爲重建於趵突泉之側

濟南宮日湖人草卜築林泉臥白雲故宅久荒王粲井幾
碑空弔左丘墳湧泉假寄思才子飛閣流丹祀使君華嶠
冢青人不見千秋誰與細論文

經故德王宮遺址作

德王當日落封啟青社相主錫寵予建國移來成化中築
宮乃在齊城裏面山背負大名湖岱嶽雲煙對存弁更冊
作棟營深殿現玉爲階黎廣塗此日齊城正全盛炊煙萬
戶青相映深遮禁苑綠楊濃流出宮牆碧川淨書鼓鳴鐃
湖上游存風箔綴木蘭舟宮女如花出燕趙詞臣起草有
枚鄒繁華只道長無改帶礪河山幾千載烽塵一起城郭

焚不道桑田變滄海紫塞弓刀闖入時橫行十萬射生兒
飛騎奔騰緣堞上孤城危困析骸炊內府金錢散軍伍君
王自叩靈鼉鼓力竭登陴氣不揚城顛下殿人無主龍顏
飲血濺蒿萊土花故劍沈蘚苔一片宮中火不息萬民草
莽潛悲哀況復經今姓已易故宮門巷迷陳迹荒原蕭瑟
認妝樓錦石依稀留柱礎漢家百六哭神孫猶有靈光古
殿存孔壁圖書長已矣梁園池館不堪論千年興廢長如
此細柳新蒲長秋水君不見長安城中宮樹寒杜宇哀啼
暮山紫

重九後七日愚山學憲招同顯亭給諫宛斯孝廉集

署齋獨樹軒小飲有賦

獨樹影參天平臺簇几筵烹茶泉泛泛屏燭月娟娟賤子
飄蓬老諸公品藻賢一杯今夕酒名任後人傳

其二

吏隱官齋靜經營事事幽臺形藏屋角山翠露墻頭巖菊
留花晚宮槐墜葉秋酒寒憐旅客勞爲買羊裘

金線泉

濟南七十二泉水趵突一泉天下奇三潭沸地勢騰上卓
立數尺堆琉璃凌空躍起始迸散吐花濺沫何灑淅其餘
平沙溢萬竅珠斗錯落浮漣漪此皆洑流怒始發激觸岱

足爭石骨色飄霰雪灑虛空聲擊雷霆撼日月既滙平池
出地流肆乎就下歸溟渤金線泉源勢稍緩誰向泉邊築
亭館近依花竹聽潺湲遙勝巖巒得蕭散坐臨碧檻俯清
流白沙皎靚儵魚游沙中往往是泉眼百道沸出波紋浮
波紋細吐游絲直絡繹紛綸勢不亟日光瀲灩涵清空照
耀却作黃金色名山乳竇初滴瀝亦觸堆埼聲潏汩惡溪
百折礚崩崖瀑布千尋掛絕壁流無不下水性常跳波豈
自沙中央由來物理非一槩坐久身世還相忘漸看落照
霞氣紫況復高秋木葉黃逝者如斯吾已已有家不歸身
忙忙

杜康泉

駐馬杜康泉泌淨泉流碧輕迴惠水著茶經滴向糟牀是崮液杜康不作水空流蘆荻藤蘿夾岸秋人生不飲成何益醒者多知萬古愁

愚山招同顯亭及李溉林樞部陸石齋兵憲游華不注山不赴柬謝

墜嶽宜登不注峯嵯峨亂石削芙蓉春秋一戰披圖問枚馬同游載筆從古木雲煙通鳥鵲靈湫風雨隱蛟龍遺碑不共摩娑讀杜甫詩篇碧蘚封

歷山

虞帝留遺跡闕書紀歷山象耕嵩日事龍去幾時還石髮秋長碧巖花雨故斑諸馮生莫誤元德杳難攀

不果登岱遙望十八韻

秩祀崇東嶽青州表岱宗時巡闕夏殿禋望莫堯封療壁蒼崖古燔柴紫殿泰天門紆曲磴日觀插層峯泰越千城兒星辰列閶闔宸居窺虎豹海藏俯蛟龍碧樹巔崖老黃花洞壑濃幽深攀薜荔崔嵬側芙蓉聖帝金泥禪僊人玉軑從篠採天子策樹有大夫松瀣氣蒼蒼接真靈往往逢神芝雲徑產石乳寶泉鍾金認張忠鑿銀尋漢老蹤僊閭雲靄靄香井水淙淙碑勒泰文字圖看太乙容黃河如在

陸非平徵嘗胸綸想攜高屐無綠杖短節生平負尚志寄與未全慵

自濟南歸至淸淵卸梅麓朱尚書之招以詩代啟

不得從軍幕之鄉爲故人虛開稷下館仍踐洛陽塵脟鬻通流璧平成異負薪何須參末議自有禹功神

復到燕山作

朔氣滿燕山征人去復還向陽鴻雁早隨意綠波閒

稽碞山人集目錄

第三卷 敝帚集　詩七十七首

戊戌元日　戊戌晦日偕談長益方爾止吳六益集
慈仁松下趙友沂中翰載酒過從即席分韻得八庚
二首　訓明農山人方爾止　莫春之月飲西河酒
肆觀新柳口占四首　曾庭聞孝廉計偕來都於其
下第歸有贈　嘲吳六益六絕句　燕山遙哭二小
姪　送陳昌箕孝廉下第歸閩中　戊戌五日吳
興公有詩見投率爾奉答四首　馬書初館選　俞
殿書登第　俞以除館選　朱汝平登第　盧鯤颺

登第　送張譙明都諫分巡貴池四首　壽宋旣庭
孝廉尊人子堅先生　送吳錦雯司李吳門二首
大暑京邸述懷　馬書初太史馮韡卿進士邸舍招
集丙子同籍友人諸家予弟賦詩言志二首　題亡
友俞三企延小像　題方爾止苦吟圖　六月望日
偕韓聖秋方爾止新茶坡許天玉白仲調徐次履吳
六益張友鴻程周量吳蘭次趙友沂劉六皆朱紹九
集陳階六給諫雙槐軒分韻同賦二首　田髴淵孝
廉遊西山歸將買舟南下長歌贈別　劉石生以明
經謁選停年待補却歸秦中贈別五首　章濟公孝
廉下第謁選待補還里以詩留別率然奉答　送翁
永叔歸西溪二首即簡叔夏公偉　送劉清徐民部
請假歸里　送黃鶴先司李端州　得舍弟康侯栽
知定來燕山喜作　贈李滄萍侍御十六韻　重九
前一日舍弟到　戊戌九日芝麓先生友沂中翰招
同諸君集與誠槐下以舍弟始至不果往遂和廌間
重陽登高韻四首　是日友沂尊大人總憲洞門先
生亦不赴會用前韻成詩見示索和復賦四首　與
舍弟夜話二首　宋其武太史招余兄弟同聖秋顥
亭看菊口占　十月朔日偕舍弟詣慈仁看松兼觀

廟市有感　放鶴亭歌追爲張少司空賦　越吟篇
爲宛委胡學士大母張太夫人壽　同談長益贈紀
伯紫次韻　夜久

稽留山人集第三卷 戊戌 詩七十七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甫著

戊戌元日 余時假館設帳琉璃廠呂傳祠內

傳宮棲旅客，講肆作經師。一卷終吾老，三陽換不知。盧生醒昨夢，松子負前期。臥看便便腹，屠蘇醉亦宜。

戊戌晦日偕談長益方爾止吳六益集慈仁松下趙友沂中翰載酒過從，即席分韻，得八庚二首

此日何知是帝京，松風滌耳舊溪聲。遠追晦日三唐節，敢擬當時四皓名。金馬看星還似隱，白衣送酒與同傾。杖頭但有青錢足，把手重來坐月明。

其二

何嗟春草與愁生，坐愛長松樹樹清。同是酒徒誰不飲，竟非吾土已忘情。百年人似巢由少，四韻詩誇沈宋成。遙想樂游原上日，誰將蘿薜易簪纓。

訓明農山人方爾止

殺羊之爽草為帶，騎驢出門倣冠蓋。谷口山下明農人，形貌何癯道何泰。昔時定交西子湖，到門傲及倒顧厨。我家元方愛賓客，尊中之酒無時無。草亭末席坐小弟，往往許與皆吾徒。丈夫意氣何骯髒，生才何必爭瑜亮。經綸各有千古心，乘風欲破萬里浪。灌園抱甕羞隱淪，區區肎作遂

萬人。豈知桑田變滄海，海水清淺行揚塵。家兄無祿著鞭早，功業不立甘潛身。我收遺骨撫孤子，失路坎壈長清貧。道之不行此固命，遠引願作桃源民。吾徒同志每索寞，貴見褒抱全天真。布衣何必蹈東海，獨往聊為田子春。世上浮名無亦好，八口苦饑難自保。乞食更作京華游，面目黧黑色枯槁。道傍却見明農人，跋扈飛揚氣尚存。逢官迎門負鞴矢，隱者却較王侯尊。十五年來更相見，存殁酸辛屈指論。贈我新詩那忍讀，話舊語出聲還吞。西山寞寞北風烈，白日出地塵沙昏。招提松下强醉飽，狹邪驢背空崩奔。勳名了不𡍬褱抱，曷不鼓枻還鄉園。買山無錢歸未得，索

衣為緇淚沾臆，往來去住依他人。賣賦更愁人不識，魯連玉貌那在此，四皓鬚髯徒爾爾。況多褱舊哀沅湘，同學故人半為鬼。人生幾得一百年，故鄉遠隔三千里。酒酣耳熱意悽惻，潦倒羈棲竟誰是。春風一起歸去來，湖上花時鱠魚美。

莫春之月飲西河酒肆觀新柳口占四首

玉潤春深柳色青，解衣沽酒坐旗亭。即教春酒如春水，蕩滌離愁不忍醒。

其二

得似江南只柳條，春風憶上段家橋。三千里外燕山客，獨

古若茫故國遙

其三

城邊柳外見西山玉淵東流去不還今日尊前須盡醉誰
人長得駐朱顏

其四

黃公壚子許頻過柳影參差映碧波得飲莫論身外事五
侯門下履聲多

曾庭聞孝廉計偕來都於其下第歸有贈

四海曾先輩飛揚氣不羣輕身誇學劒嗜古酷論文老美
朱翁子貧仍范史雲可堪書十上爽做出西秦

其二

風塵重見爾別已十年多家室都難問丘墳近若何耦耕
遲荷篠挾策蕲鳴珂語默違心事蕭條鬢欲皤

嘲吳六益六絕句（趙文姬有教坊第一之譽客爲吳處士致之處士大喜過望作詩四十篇稱美不置羅虯比紅兒之意也然已有揮千金買取者詩以惱吳亦寓嘲趙之旨）

佳人獨立翠樓中十五盈盈日在東合配錦衣公子去不
應嬌小嫁梁鴻

其二

鹿門裙布肯安貧豈有嬌歌妙舞人處士虛褒交甫珮無
緣更見洛川神

其三

定情一夕喜如狂斗酒詩成四十章縱使陳思能作賦洛
神元只付文皇

其四

蓮花爲步柳爲腰作喜生嗔目未挑最是多情嵇叔夜壚
邊一臥已魂銷

其五

秦箏鴈柱按新聲淡淡蛾眉傲馬卿別館不來巫峽夢照
人無寐月偏明

其六

作客天涯一劒多狹邪來陌屢經過歸來只有於陵婦爲
補春衣曳薜蘿

燕山遙哭二小姪（貞倩見廉侯弟各一子於戊戌歲相繼殞殁）

吾家譜系宋南渡遠祖名留承乘年兄弟中鮮惟一老八
十倚杖看曾元六孫幸有小宗六三支不祀何忽然其餘
奕葉僅宗祏豈有瓜瓞生綿綿每多昆弟四五輩死亡略
盡終單傳我父少孤家破碎劣不凍餒捐黃泉艱辛成立
仮祖烈道大其澤當長延如何四子不肖似又弱一個大
者賢仲兄季弟幸努力蔦蘿覆蔭相鉤連昔時大兄宦方
逢膝下必壯行隨府牀頭鵠立形影聚食牛之氣皆無前

老親掉頭泣蹐壁若箏長大誠何益趙武初冠求箴規敬
姜夜績訓朝夕莪蓼豈無庭堅祖武了不救樂盆尼百年
始了尚平志八于未是高陽宅眼中花開畏風雨他日飄
搖恐孤隻懿哉我父貞聖人早識幾微預悲惜時移物壞
春氷解三人偃蹇臥蓬藋大兒早歿一兒孤祚也再娶將
兩雛仲兄季弟身不保老大牧犢爲鰥夫有嫂始孀盆復
鼓不孝莫大長嗟吁癸甲之歲兄逾壯我弟二十五年長
初成嘉禮各有室欲告先靈慰悽愴我緣乞食走京華喪
家之狗迷所向聚廬側口兒弟留誓鷄覗夜聊相傍旋鬪
各産瀝洼駒旅舍開詩神亦王天親一本人非他爺斯之

羽何其和遥疑英物啼質許可是麟兒頂未摩窺屏學語、
商會長愁歸不辨牽衣訛從此添丁各蕃衍周家四乳寧
爲多如何不淑並摧折雙理玉樹朝榮滅綵綳委地呼不
聞繡褓在裹撫猶熱不使我見老眼枯況復愁多客心咽
商瞿有子晚未妨西河拔杖目流血已傷遲莫兼伶仃忍
使寧馨重訣絕人家子弟玉樹佳枝枝欲使森庭階即非
二妙有亦好所貴言是相撐拄椎心泣血夜不寐念此家
門魂夢悸翊當八口賙饘粥待我賣文金抑寄長安奇字
冀士賤青錢白鏹乞匪易三春囊底無一文世與君平久
相棄嗚呼兄弟得無以我爲非人歿者暴露存者貧貧猶

自可餓則死不過九食經三何如此豈復望生聚去家拮
据空勞神無術長育幼稚歿勿克負荷祖考與遥遥胄下
神明胄慘慘牛衣淚淚身一系九門危難續二子重泉命
不辰

送陳昌箕孝廉下第歸閩中

漫說知名三十年相逢話舊一淒然故交慘澹招魂賦生
事蕭條乞酒錢歲月還丹銷白髮風塵挾策戀青氈名山
自有千秋業掩戶何妨但草元

戊戌五日

千梧頻勸江南酒五日三經薊北天縱有榴花愁對雨看

懸艾葉碧如烟醉來荷鍤年虛續賦得褱沙死孰憐江上
貧家長不火應無搏黍奠靈筵

吳興公有詩見投率爾奉答四首

宿齡矜簡默靜理非傲誕廣筵羅衆賓目擊存所覯姻婭
聯嗣宗作達偶名彥元夜觴屢持酣醼爵無算燭跋賓筵
撤斗積珠履散披襟情已敦促坐迹猶判多難驚猋霆高
名緬河漢龍劬會有時及此詠如貫

其二

亟跗易千里烈士多剛腸詔獄凜肅殺慘若玄冬霜姓名
罣對簿吏議如沸湯豈無骨肉親畏約誠深藏之子褎然

要濡足行嫠婺俯躬詢獄吏改服探衎楊皷岐萬古心平生矢不忘

其三

鬱鬱夏日長相逢狹邪陌慕類欣椒蘭投分刻金石刎欽朱家誼感此夷門客蘘襄茲可寫新詠心實獲贈言何凄其慷慨述疇昔

其四

川鱗戀深游谷禽悅曾丘棲遲慨本性言念溪山幽羈羈煎中腸營道爲食謀日歸歸未克故國途阻修布衣適緩步捷徑鶩傾輈終掬采五芝巖壑借淹留

馬晝初館選（晝初丙子舉於鄉與先兄同門）

歐公門下冠羣賢對策淹遲二十年燕關幾人還待詔瀛洲此日始登儔校書獨步薇花月歸院雙擕蓮炬烟得似相如非晚遂看君珥筆頌甘泉

命殿書登第（殿書與從弟以除同捷南宮）

翩然賦轍共題名賜宴慈恩並轡行爭羨簪花看合璧無嗟縮綬領專城三篇射策凌晁錯駟馬停車傲長卿君到湖橋多意氣可知負弩有逢迎

命以除館選

同舉何殊宋子京鳳池華選獨登瀛筆花長映宮薇吐袍翠偏依苑柳行官燭高燒修史夕石經深勒校書名請陳車服誇同學侍從多知稽古榮

朱汝平登第

游倦纔逢爲子虛漢庭久識馬相如由來練賦人爭寫此日題名手自書紅汗花開鞭影疾青袍柳外珮聲徐南歸置酒春堤曲橋畔須停駟馬車

盧鰕颺登第

陰符發篋揣摩時自下三年董子帷偶索檳榔何絕少頻穿楊葉未爲遲泥金送捷開香閣蘂榜題名步玉墀高第郤詵誰不美藍田片玉始應知

送張譙明都諫分巡貴池四首

大纛高牙領上游親持龍節古諸侯江聲采石轟帷轉山色銅陵立馬秋練達 主因封事議從容誰爲直言留宦情不易滄洲興出牧何當怨散投

其二

開府當年庚子山白頭閱歷徧間關倦游筆是梁園健遣與官從勾漏還諫獵有書傳國史乘驄何意出 朝班君恩特簡紓南顧臥理江城案牘閒

其三

走馬看山左掖回相如詞賦傲鄒枚秋風稍覺承明厭春

水逆從銀漢來使下三年穿苑柳筍中五月落江梅此鄉
饒有鱸魚鱠吏隱偏宜濁酒杯

其四

湖山花縣到龍門垂向　京華侍酒尊不淺高樓庾亮興
難忘幸舍孟嘗恩客中忍見登車去病裏真銷送別魂楚
水燕山四千里新詩何日更同論

壽宋既庭孝廉尊人子堅先生

閶闔門中楊柳疎柴桑遺老此閒居牀前獨拜皆名士枕
裏親編有秘書幽洞春蘿探岸學荒臺細草感姑胥風塵
復見蓬萊淺庭駐方平五色車

送吳錦雯司李吳門二首

驚代推才子於今見古人新除羞郡佐薄祿濟家貧府署
還依柳官厨亦設尊吳兒休健訟斷獄解如神

其二

侍從何人是如君賦子虛不令分賜札且去習爰書投謁
交遊雜逢迎禮法疎一官非所好猶勝食無魚

大暑　京邸述褱

曦陸遵鶉火炎蒸到朔方更無巖樹碧酷有塞塵黃謫客
慵懷刺攤書戀假牀誰能仍乞食吾特愛羲皇

馬書初太史馮犖卿進士邸舍招集丙子仝籍友人

諸家子弟賦詩言志二首

羨厲元方共才名彼一時歲星三五在歲緯再周移挾策
連翩遇聞尊率拂臨今朝投轄飲臭味敢差池

其二

仕籍人今少交情喜未寒烽烟憶行省時王遇人為西川右轄消渴
病郎官劉清餘任民部郎方移疾厲塔新題字漁舟老荷竿存亡休屈
指努力勸加餐

題亡友俞三企延小像

吟詩作畫總逃禪晉態龍鍾亦偶然記得掀髯長笑曰誰
知宿草已三年

題方爾止苦吟圖

白石清泉坐茂林明農處士入山深即今詩律誰人細皴
捷何須效苦吟

六月望日偕韓聖秋方爾止靳茶坡許天玉白仲調
徐丈履吳六益張友鴻程周量吳菌次趙友沂劉
六皆朱紹九集陳階六給諫雙槐軒分韻同賦二
首得十五刪十五咸

焚草初歸侍從班儕游詞客共追攀解衣入座青雲侶揮
扇憑欄落照間暑退修槐延碧月夜深高燭射朱顏欹斜
人影傳杯數愛士從知吏隱閑

十年麋鹿戀松杉木許躬耕谷口巖是處逋名豪頓剛幾
時嶄鑿抱長鑱酒中為政吾何有物外論交自不凡痛飲
豈知身獨賤尊前上客半朝衫

田浦淵孝廉游西山歸將買舟南下長歌贈別

聞君襆被西山游六月不著如清秋巖下飛泉欻寒玉日
出林杪嵐光浮碧雲寺中帶雲宿來青軒上青滿屋松烟
濛濛嵐影濕宵露疑是子真谷我留京邸四載餘乘輿欲
往還停車褐衣偏惹塵土黑情性豈與山水疎多君芒鞵
褎布襪尋巔攬勝陶嘉月詩何摩崖幾處留瑤函石髓為
君發君才本是李青蓮斗酒能成一百篇把杯長鯨吸巨

浪搖筆鵰鶚凌秋天家徒四壁氣卓犖不貴黃金貴一諾
長將意氣輸友朋肯似悠悠學輕薄戈矛不登七貴門七
貴為爾時開會稟剌不入五侯宅五侯轍迹遐過存聲名
日起褐衣重能文未獻甘泉頌解道千金散復來有才如
此寧無用上策不收歸去來鱸魚蓴菜新潑醅他時給札
承明殿拄笏看山爽氣開

劉石生以明經謁選停年待補卻歸泰中贈別五首

跋涉因何事淒涼守一官停年新壅積歸路舊儀寒湘水
魂千里朱方嶺百盤且應扶旅櫬早晚發長安時令先兄客生柩尚在嶺南

其二

吾汝天涯見中年感慨多謀生念家室惜別限關河色沮
羞投刺身閒愴荷戈著書何日事衰鬢且蹉跎

其三

道上棲棲者何心逐斷蓬祇求八口活隨意一丘中作我
真成拙干人未易工不須論語默並有古人風

其四

嘻昔飛騰意須為薦代人艱難隳百慮淹沒任千春流俗
堪誰語惟君嗜我真執鞭求不可高枕耐長貧

其五

昨歲冰霜候初春送馬鞭茲行秋氣肅落木向秦川別路
津梁晚交情夢寐懸斷蓬風不定重會是何年

章潛公孝廉下第謁選待補還里以詩留別率然奉
答潛公故先兄同籍

猶將衰鬢上公車誰識窮經董仲舒道上班荊情不淺山
陽聞笛意何如丹黃漫擬成文選松菊安能遂隱居欲就
一官仍未得風塵惜別重欷歔

送翁永叔歸西溪二首即簡叔夏公偉

客中頻送客何處是鄉山忽見征帆發愁生岐路間浮名
驅白髮生事變朱顏為約西溪水明年泛棹還

其二

異地欣同聚山中舊德鄰春明頻妒[illegible]溪上竟投綸高臥千峰得焉知四壁貧閉門修竹裏應笑不歸人

送劉淸儕民部請假歸里

燕山八月白雲生蕭遠高秋玉潤淸偲郎却憶鱸魚膾移疾扁舟破浪行家在錢塘門外住小閣臨流山在戶別業西溪北山北短棹時沿溪上路溪上家家綠竹饒梅花繞屋影蕭蕭幽隐雪色窺林麓小市人烟簇板橋問安堂上宜春酒七十童顏垂素首池塘細草更聯吟獻歲烹葵還剪韭長文著滕容如花棣裏迴看谷口霞便疑僊洞非人

世胄戀長安有狹邪一官脫屣浮雲薄三徑棲遲得眞樂謝安捉鼻愁不免胄使終身在丘壑我愛湖山作逸民遠遊却踐洛陽塵不如一脫金閨籍便已爲漁向富春

送黃緗先司李端州

自我來京華四見秋草黃豈不念家室行李羞空囊昔者同心友一一昆弟行襟期忘爾我臭味何芬芳逢時各有才干祿來此邦客子持酒尊叩筑歌淸商慰藉及貧交不自知他鄉彼美金閨彥戉珮方翱翔安國及嚴助侍中乃宋昌休沐騎馬過新雨天氣涼濁酒亦有香明燈亦有光魚餐雜菰蒲行炙羅園方言笑何宴宴爲樂殊未央吾子

叔度姿千頃波汪洋七晉不見收取醉傾百觴何當遠于役捧檄之炎荒五嶺山[illegible]富萬里雲蒼茫路貼鳶墮溪瀟瀟猶掛闕其鳥有翡翠其木饒桄榔所賦兵未休羽檄馳縱橫供張煩父老誅求尼農桑弄兵尚萑苻擢栗悲桁楊法令如牛毛束濕用申商寬仁夙所褒引律亦嚴明行春一坐樹蔽芾留甘棠急病賢者心叱馭輕子陽不堪灞陵別南北道路長登車仰天涯關山兩分張遼遼限燕越浩浩逝津梁我行既永久鬢髮忽已蒼本自同里閈折柳翻殊方客中還送客涕下何浪浪因成莊舃吟車輪轉衷腸春明河水泮逝將理歸航念予或乘輿百舍能褰裳[illegible]

爲下榻天末重連牀是時斗酒會乃在君子堂高吟酒既醉應索荔枝嘗

得舍弟康侯耗知定來燕山喜作

爾向長安笑封書說北征貂裘渾敝却皂帽合留行辭廟靈幃遠登舟襆被輕所携詞賦筆潦倒視而兄

其二

去里吾成悔之燕爾更非窮途應對泣何日定同歸雪沒王生履風吹范叔衣語卿道何物祗爲木勝機

其三

自我飄蓬走荆花剩二枝連跗承露活墜蕚受風吹出更

辭兄長入堪幾州離河樓畏春節芳草亦差池

其四

兄孤亦汝姪與弟共而師衣食猶須穎詩書總未知入門
啼向壁把卷問堪誰不識長安遠虛將淚北垂

其五

汝札今頻到身應在客舟江鶩揚子渡水沸濁河流過關
儒偏賤空囊客倍羞北來輿漸緊曾不音否覓羊裘

其六

怜子來何決爲知會面難計程行漸近翻欲驟爲歡衰鬢
親相認新詩盡聲上互看預備明燭待絮語及更闌

贈季滄葦侍御十六韻

當代推名彥爲郎亦近臣掄材丹陛識改秩繡衣新鶩驚
飛爰集鷹鸇氣不馴栢臺初秉直花縣久歸仁忝竊平原
士招邀北海賓階前珠履雜牀上石經陳烹茗泉如雪呼
童玉作人論詩獨蕭統述史富裴駰奚囀前朝得圖書古
蹟珍孤高凌末俗簡傲忽微身汎愛龍門廣昌言鳳閣春
芊稜嚴墨吏膏澤潤疲民諷議參黃閣忠誠翊　紫宸立
朝看對仗奉使亦埋輪白簡飛霜肅清卿指月眞禍衣
容下客莫厭往來頻

重九前一日舍弟到

下馬襲巖入黃塵滿布袍依人眞計左望爾欲登高借
當年瘦筋絲百舍勞相看眞覿面看髮認秋毫

戊戌九日芝麓先生友沂中翰招同諸君集與誠槐
下以舍弟始至不果往遙和席間重陽登高韻四
首

令節尋名勝華筵九日重更爲落帽飲不得曳裾從今古
留雙樹烟霞眺萬峯插茱同舍弟天未是初逢

其二

風塵銷歲月留滯幾重陽只愛山棲侶方聯塞鴈行玉炊
秔稻白金把菊花黃已飲身行樂龍山會欲忘

其三

想像羣賢至東山躡屐登攀條同一嘅作賦各相矜宮闕
青峯繞陂塘白水澄未難驚四座不與給三升

其四

簪冕如巖谷來遊發興高宦情羈憶餘生事了持螯客至
能哭詠詩成續楚騷把令士能韻清絕故酒酒

是日友沂尊大人總憲洞門先生亦不赴會用前韻
成詩見示索和復賦四首

疇昔荀陳會將車出每從茲辰翻掩戶獨立自支笻皂帽
何曾著籃輿不可逢輿來仍不淺五韻步能重

其二

九月悲秋意倍臨感不忘愁梨槐樹邨恐負菊花黃一榻

擁書讀空庭索酒嘗風吹今雨後抱膝對斜陽

其三

不與龍山席爲文耻未能如何陶謝傅亦似待王弘豈少

車如水虛勞酒似澠半巖鸞鳳響縹緲望孫登

其四

紀事成詩捷當筵命酒豪摘花供几席落葉下亭皐古樹

存龍爪名家有鳳毛趨庭多唱和白雪調偏高

與舍弟夜話二首

無才只合鋤山隱玩世聊爲栁下狂邸舍交游多落落故

園松菊已蒼蒼愁中非病餐頻減歸去無家鋏自長詎有

買山貲賣賦新詩知爾滿奚囊

其二

郢人一曲陽春調下里歌工未許知斗酒百篇吾豈敢千

金一字爾堪師偶來旅舍飄蓬合不到池塘夢草遲安得

三田將小阮閉門細讀春令詩

宋其武太史招予兄弟同聖秋顯亭看菊口占

吾弟芒鞵走上京士龍入洛未知名招邀並到司空宅座

客皆如竹下清燈前菊花爛熳開沾唇濕席傳酒杯乞食

竟隨珠履至叩門不待白衣來

十月朔日偕舍弟詣慈仁寺松兼觀廟市有感

京華本是幽州路戰國燕昭建都處黃金臺廢古蹟荒只

有慈仁兩松樹此松或謂金初植榦短枝長势交互千秋

居然成故物不死似有神靈護每月三市估客來傾筐列

肆何喧闐月之朔望及下五冠蓋鱗集飛塵埃傭奴炊黍

忍蕭灼狡童上樹百千迴摩娑豈復有生意枝葉乾燥身

體摧日落人歸群動息新雨始晴月雪色青蒼迴覺煙霞

生寞漠直與星辰遍老材不耐時折挫晚節最宜人愛惜

此松托根既非所空長龍鱗復何益松生本在花宮裏貝

闕瑤壇淨如水傍砌子墮花雨落閑門簷答潮音起扶疎

側出態有餘蟠曲下蔭青不已使植深山大麓中茯苓長

就黃雲蒙爲知垂老受剝落鱗黃皮黑枯枝空後栽兒孫

四五樹已成偃蓋摩蒼穹瘦槐吐花秋爛熳老桃擢穗春

蒙茸人生失意亦如此濟倒不得誇身雄君不見道旁蘭

蕙隨百草斬刈束縛等枯槁國香雖貴者不保古來隱者

身名全往往餐芝入瑤島

放鶴亭歌追爲張少司空賦

孤山處士放雙鶴結亭正在孤山麓當時絃管遍西湖獨

有梅花清繞屋處士一去代屢更幾見蓬萊變陵陸水中

蜴蜥枯欲死華表歸來鶴應哭草木已荒石骨露谷雲濛
濛霧叢竹荒榛故址尋不得下落山頭走樵牧木客夜嘯
哀猿啼黃狸紫狐晝不伏古來文采風流存不冷闤闠矜
衡門蹟異俗有隱者跡脩古乃覺幽人尊十年開代有際
會攀緣附翼鄰北論公來爲政閭里樂一洗瘡痏安田園
大堤稍稍種桃柳山中亦有桑麻村慨然褒古爲此亭冥
漠欲招處士魂仍倚巖巖舊翠壁却塗丹碧新朱軒爲留
雙鵠亦僊種秋天白日看騰翥月出一鳴丹頂仰水邊交
舞霜翎翻都人聞之爭太息賦詩盡許碑陰勒我本西湖
釣魚者四載京華悲旅食清時自分布衣賤耕鑿豈知

堯舜力公來不嗔隱淪醜使我山林長顏色追爲此詩淚
沾臆吾生安得措一椽南山之南北山北

越吟篇爲宛委胡學士大母張太夫人壽

四座且非黃譜歌越吟篇越吟有所始乃在會稽山會稽
鎮南服嚴壑何鬱連玉帛朝夏后茅土陪東藩良臣翊翩
闔河女賢名傳其人尚風節伏義矜危言遠遊好奇服上
國行盤桓振策入京華年少方翩翩參軍射聲尉待詔金
馬門部署羽林郎扈從之甘泉蹕兮抱露宿鳳車追後塵
以次得量移詞馬潞河濱習苦不言疲忽若東逝川室中
何所有乃有未亡人二十尚不足顏色桃花妍初嘗結褵
時文繡被高中香囊結縭佩翠璫步流蘇隱隱何珊珊湘
綺紅羅襦頭上步搖冠耳後明月珠芙蓉兩帶花灼灼當
風舒兩好矜盛年皆言大將妹十已及笄九嬪戲東城隅
車馬爛生光被服麗且都來歸亦不遠在昔一歲餘閉門
下重關空房長獨居家有親父母嘁嘁坐念之不忍其孤
子思心爲踟躕昔養女時掌上擎明珠八歲學文字十
歲學琴書十三工刺繡十五織衣襦裁縫及烹飪中事甚
獨殊指如削葱根口若塗丹朱細步行遲遲宛轉廻輕軀
青蛾翠黛長鬢髮鬖有餘生女得如此齊姜亦不如人生
十九年杲杲東生日雖皆事君子大義已終畢來日日苦

長嫂獨靡止極連理無特枝鴛鴦有比翼空廬臨狹邪閒
寂處踞室窮巷何蕭條木門長蓬蓽菱花靡寶鏡膏沐無
修飾朱粉棄不施有何好顏色東家貴公子媥遝千金身
阿父方侍中出入乘朱輪白玉數堂階黃金爲其門好逑
念淑女娸妁通婚姻便當往從之去故以就新新人若初
月故人星欲晨晨星欲已沒初月皓經天行行告阿女阿
女得聞之涕下不能言父母如天地鞠育良苦辛小草被
春暉引蔓自暉連春暉既有恩寸草亦有心結髮爲夫婦
理瑟和鳴琴絲絃緒玉柱嘹嘹諧我音柱折絃亦絕聲響
長銷沉以身事君子不忍更他人之死無沉吟阿母强謂

之下意聽翁媼兩女貲無狀中心愁如擣一身爲斷遂去
㩲目枯橋委命托黃壚已已不自保便欲從九泉引決苦
不早腹中有遺孤五月方在抱生女得長成學母事蔡縞
生男繼宗祏春秋祀祖考忍死待須臾大節以爲貫白日
照虛幔四壁陰風吹手巾斜掩面朝朝慟下啼三日奠白
飯七日奠一杯初一及月晦楮帛焚靈衣卒哭有一月薦
草生孤兒五老相抱送皎靚好容儀今日樂上樂一喜還
一悲素襟不設繡牀上抱兒看兒生頗類父眉目婉清揚
肌膚白勝雪啼聲何喤喤九京既有後奉禮潔烝嘗松楸
種丘墓亦得釃酒漿辛苦撫孤兒乳哺義所當二歲始學

語三歲行扶牀六歲教讀書八歲嫺詞章盎中無斗米枷
無懸衣裳軋軋當軒織錦機錯流黃三日斷兩匹一日二
丈長持錦貿粟歸藿飯下葵羹得食兒不饑身體日康强
十六兒成人着衣如父長更爲擇昏配六禮亦具將家門
既撐拄行己材且良爲丞試攝宰壘綬綰銅章清白湖家
風勵兒崇令名司隸治國門赤棒鉏豪强廉能有政績毋
訓如義方阿母日就老取次弄諸孫三人丈夫子斷斷復
軒軒阿母生兒時黃口顧滄天兒今抱子入頗得大母憐
卓犖觀群書弱冠弄柔翰作賦準子虛著論倣過秦射策
天子驚姓名殿上宣校書天祿閣冉冉步花磚給札侍

承明趨使獨承恩佚勞奉慈訓忠樹鑒　至尊內殿賚齎
勿出納掌綸綸毋筆答封章玉几通星辰召對未央宮歎
嘉勤　天顏夜永木歸來漏箭三四傳歸來中人引華燭
撤金蓮五日一休沐門巷集朱輪華榱蔭廣座賓客多要
津朝見七十士暮讀書百篇和光自謙下吐哺不及餐仲
弟擧賢良季弟辟孝廉元纁及羔鴈陳我階東西大母實
苦節豈知孫子賢否泰如晝夜天道亦好還郡國上牧伯
牧伯上　天子　天子得聞之太息此賢母日出何曈曨
詔書下閭里金題鏤玉音石表中天起熀熀何煌煌盤
螭刻獅子旌杠樹朱門丹霞爍若綺阿母誄夫時十五頗

有餘寒暑遞代禪不知歲月除奄忽五十年駛若驟隙駒
務而悲至今顏色更豐腴眉髮如秋霜容采似荐趺耳目
日康勝出戶不須扶孫子壽阿母阿母大歡喜可以慰以
區督我金花勝坐我翟茀車中廚辦豐膳玉盤膾鯉魚旨
酒清且嘉合樂吹笙竽孤兒已成翁鬖鬖垂白鬚下馬入
門來珩瑀鳴玉珠長孫入門來卷衣佩金魚仲孫入門來
青葱織成襦季孫入門來方屨行徐徐各前問安不否音再
拜申起居和顏類相似次第不相踰長安有邸第飛甍連
雲浮朱樓臨廣陌觀者盈路衢家在會稽山閈閎塗丹朱
鑑湖水湛湛樹木春扶疎高門容飛蓋戟戶納方車鄰里

各言好赫奕天下無春風長百物榮落皆其材夭夭桃李
花芳香及時開嬌艷盛華葉中路風霜摧柔條無勁幹崛
黃綠芳蕤南山有松柏身體自崔嵬凌寒不改柯盤曲高
岡隈旁陰八九畝中心數十圍黃雲覆其顛茯苓爲其根
風雲出其裏日月經其間上枝拂霄漢下根通淵泉人生
有壽命際會乃在天無然計朝夕榮名保百年

同談長益贈紀伯紫次韻

何處滄江有釣臺金陵宮闕已崩摧短衣莫怨何時旦長
鋏無如歸去來苦調王風詩一首交情今雨酒千杯相逢
我亦憐漂泊未穩孤山處士梅

夜久

夜久風迴急燈危嚶屢開客愁增夕槭朔氣入寒灰作我
周旋慣依人去住猜士龍虛入洛襆被爲誰來

稽留山人集目錄

第四卷　敝帚集　詩六十二首

登毘盧閣　慈仁寺看花飲醉月出蒯羽孝廉重邀
松下酤酒更酌口占三絕句　閏三月立夏同人集
謝爾元寓樓續柳湖之會芝麓先生命鴛同飲即席
拈春歸二字各賦二首　熒惑不見歌　貧交行贈
沈友聖　贈鐵帆上人

稽留山人集第四卷　己亥　詩六十二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著

己亥元日示舍弟

側足依人四載餘汝來重見歲新除虛傳栢子他鄉酒實損椒盤上客魚賦就當筵休輟筆飽分索米勝攜瓢頻憎年齒頭須白翻爲窮愁失著書

總憲洞門趙公夫人輓章二首

丹霄雲憶杳朱邸翟衣寒潘岳今黃髮王修竟白冠寡帷餘伎在停杼故機殘賓客同哀輓彈絲慰謝安

其二

朝廷嚴亞相大國表夫人遷秩安閒署開尊釀老春翟公偏食客方朔已稱臣執紼虞歌起能多堂上賓

上元口號十首次米紫來進士韻

宵漏初傳報玉壺香車小隊出崔盧狹邪路隘肩摩看擊筑吹簫盡酒徒

其二

小小青娥秋水瞬黃金約指玉搔頭白綾襖子開箱著阿母今年許共遊

其三

月上朱樓碧漢斜燈圍火樹影交加一聲呵道行人避擁

出金吾白鼻騧

其四

廣陌盈盈誰氏姝儘教施粉復施朱誤疑曲水三春女多似山陰五日巫

其五

妝成側立倚朱扉珠箔褰開錦障圍跳索看呈門外戲吹籥疑向月中歸

其六

剪紙燈爲百樣花褰帷人坐四輪車風驅羯鼓隨香霧火作金蓮散彩霞

其七

羅裳掣曳竭春風笑語過橋細步工捫得金鋪鐍百病宜男不與小姑同

其八

九衢徹旦啟重闉朱戶畱賓夜已闌踏月朝官多捨馬看燈少婦不垂簾

其九

樂隊吳兒把玉簫水絃檀板互相招喧衢人語歌難聽羯鼓村郎意氣驕

其十

酒酣攜客步遲遲夜久寒風雨鬢吹不見臨安歌舞地正陽橋上立多時

送談長益之衛源

看君彈鋏行方始媿我披裘願屢違知已深傷臨別句同人多負遂初衣公卿卻傍羞言隱去住相思揔不歸稍喜征途山水好太行雲向馬頭飛

己亥中春張少司空招同諸子爲梁園之燕雨不果徃次日追步司空席間元韻簡謝

梁園詞客未全無虛席何勞待酒徒柳岸微風春漸轉芹泥細雨日將徂巳多珠履攜琴集賓少銀鞍倚杖孤上巳蘭亭重祓禊茂林修竹可招呼

贈永嘉韓叔夜明府初度

起衰八代推文筆爲令千山到海門此去徑愁持手板甦畱還戀倒清尊一官偃跡鳧飛迴孤嶼兵閒蜃氣昏稱壽堂前詩酒客且須十日醉平原

己亥暮春顯亭請假娶親余不得偕遣舍弟附舟南下賦別

昔我河上居固窮悲屢空炊突長不火游魚生釜中有時發商歌徙倚臨秋風其聲出金石無人知我工金門子逼籍托信南飛鴻寄我一書札三五字縱橫殷勤治裘舟

栫何匆匆五月發錢塘六月經山東七月到燕山觸熱隨
轉蓬下馬入門揎脫帽塵滿面相見各悲喜綢繆慰疲倦
下榻施衾裯設食具醴醪欵欵話契濶陶陶共清燕命酒
澆我愁論文許我善當君官侍從方讀中秘書晨朝騎馬
出薄莫歸旅廬剪燭各成詩漏下三鼓餘四顧僮僕靜皎
月臨前除鹿鳴呼野草兄弟亦不如飽餐大官糸豈歎食
無魚明年君改官始投青瑣闥發國恩諫諍欲令蒼生活
立言持大體正論匪迂濶布政要仁厚樹業貴宏遠但爲
鳳凰鳴勿爲鼃黽聒媿我草野人無能贊毫末是時板輿
迎色養方承歡拜母猶吾母欣喜侍帷幃一經尊氏學秀

出愛芝蘭承之司請業爲師良獨難百氏誇漁獵六藝資
仰鑽撞鐘惲屢叩勿語在時覩我本遯世人編摩廢十載
少年獻楚玉刖足況數悔舊中陰符經廝牘寧可採洴澼
用封侯此言無乃詒衆賢君家事一舉薦秋闈通經豈吾
力使我生光輝驥足始騰踔鵬翮初翩飛聊用謝無罪藉
手將言歸慰留至再三弭節仍因依每食夏屋飯休採西
山薇選士爾持衡首秋之歷下九月我亦行東首衆征馬
揮鞭度滄瀛稅駕入齊野不注孤峯青趵突流泉瀉詩篇
互訓答酒笭共揮灑同歸復京邸廩給越冬春疎狂恕我
直脫略嗜我與上座忘我賤無家知我貧雪色白鋋重司

農頒俸薪惠我遠寄將食我家中人講席既已謝歲月悄
屢新語言本無味不足備諮詢情厚無中絕側足堂上賓
今年君宦游淹忽有三歲乞假始及期陳情得引例常悲
五父殯欲卜佳城瘞扁舟衛河放片帆滄江濟望雲行不
遲到里日可計我游已五年日夜夢吳山人生匪兕虎豈
不思歸還徒念乞食出終嗟買山艱京華可賣文家園難
閉關滯留豈吾願倦舟不可攀我本因君來終成送君去
君若山上雲我若風中絮山雲有時歸飛絮不知處漂泊
無前期行藏豈能預我弟念我來來亦主君家行歸適同
時隨君託後車送君兼送弟涕下如綆麻兄弟如手足不

惜天一涯雖有良友朋臨岐莫咨嗟君行到鄉園煑筍復
烹茶庭中有綠竹湖上饒荷花泛棹及良辰漾舟天氣嘉
坐中無我在谷口空烟霞

送嚴方貽歸里五首

送子扁舟去松楸植故山雙墳先後母慟哭白雲間經術
動鑽仰名流善往還青春應莫負未仕得身閒

其二

三載同京邸論文風雨心夢中曾學御海上悟彈琴異姓
成猶子同方有嗣音臨岐揮別淚併作潞河深

其三

絲子西　京洛翩成送子歸到家櫂正發惜別燕初飛客
舍悲長鋏君應憶素衣芰隨湖上杵不忘釣魚磯

其四

迴經常辛業射策待徵車莫惜逢時晩深悲讀禮初舟中
趨孔鯉道上泣臯魚倘過靈光殿無辭載筆書

其五

玉澗柳毿毿離人意不堪馬蹄仍向北吾道已應南修竹
溪邊里桃花湖上潭聽鶯饒茂樹隨處把雙柑

送舍弟康侯歸八首

朝發東城道送子潞河濱踟躕不能別攬衣涕沾巾子歸

我復晋岐路中離分慊慊念當乖一本非他人從子舟中
居信宿經三晨終然策馬去踐此京洛塵一步三迴顧馬
足何逡巡望望不相見悽悽勞我神

其二

昔我辭家園謀食志不長抗手別同氣行遊天一方獨身
如飛蓬飄飖離故鄉依人得飽食俛仰違衷腸兄弟如一
體南北遙相望一日忽三秋倏已四五霜還歸寧不思所
願非獲將人生有家室豈得之首陽鷙鷙無健翮乃亦希
稻粱

其三

客行多苦辛廬居有歡安居者亦不歡所悲在孤散念我
廓獨處從昏至明旦褰裳相求索百舍走京何迢迢關路
長跋涉予非慣天屬結綢繆在遠情如貫

其四

去鄉四千里相見燕山側苦思令人瘦安得好顏色何當
桓山鳥忽作雙飛翼殷勤勸我歸未語淚沾臆兄行亦已
久我且代兄出艮厚意非薄使我增歎息本性各有諸混
俗難可適為佞我所工子來復何益

其五

疇昔侍大兄道廣氣亦振豈能問田舍志欲樹經綸時否

功不立凜烈甘湛身所存親骨肉踽踽三四人偷生計口
腹本不羞賤貧傭書代耒耜薄業多苦辛終無谷口田長
媿鄭子真我歸盡室餓不火悲在陳同居雖云樂無食誰
見憐

其六

已已勿復云秉志各有方我當長作客子當早還鄉作客
愛一身褒土脫如忘還鄉須校計門戶資周防有兒病不
已有姪骨未彊扶攜同餔糜剪藿烹葵羹使兒讓梨栗使
婦治衣裳習儉不知貧雖穆有餘慶我晋謁公卿或得錢
一囊言歸亦不遲終期遂耦耕

其七

匹夫不可奪子能諒我心還車駕言邁放棹碧川潯治裝無長物襆被抱鳴琴五年始會面一日竟分襟未來夢想接欲去離情深引義割恩愛兩褱何可任

其八

誰無兄與弟爾我良獨殊吟詩無異調學道敦同趣譬彼連理木並榦同根株枝葉互相蔭華實亦相如耦俱有依倚獨往德乃孤一身失手足左右誰爲扶別路從此分且爲立斯須願各加餐飯保此尫弱軀

策馬送顧亭復入都門憮然成咏

散髮愛林莽愁蹤　京洛塵依栖獨良友歸卜西陵墳相送發潞河征帆指天津遲迴不同去之都何苦辛踏鐙上馬別南北此乖分雪深泥塗滑馬行亦逡巡稍沿通州郭遙望上東門平原紆縈屬城闕何嶙峋此城冠蓋地公卿聚車輪並矜戚里貴誰念布衣貧褱刺謁高第曳裾趨下陳肝衡候顏色一言難遽申稽留乖本性去家況五春此都何足戀又無骨肉親每爲僮僕笑多謝兄弟憐衷腸不可語飲泣入城闉谷口饒烟霞躬耕爾何人

下榻且庵寓齋有賦

自我别嚴子栖遲復入京下馬入君宅周旋慰平生洒掃池上屋几席陳縱橫木榻設中央虛室肴以清幽窗素紙潔暖日照新墻白飯飽我腹亦有鱖魚羹旨酒盈金罍一舉進十觥言謔無所忌情親若弟兄多慚薄劣姿老大巳無成才能謝馮驩智慮非侯嬴虛左竟何益濫竽當見輕眷顧良不薄悠悠知己情

猨

近曉啼何急山猨鐵鎖羇深蹲俄小躍端坐故愁窺拋食高低接攀枝下上移寸腸誰繫得歷亂故山思

烏

枯木分枝立槎枒併是烏一來看亂落底事好驚呼巨背

張無巳深毛黑不殊但飛因攫食空裹嚇鵷鶵

移館宗伯學士家作

褐衣與卿相貴賤分本殊　朝廷崇元老應運出真儒道畢管晏陋名與伊傅俱朝入未央宮莫出承明廬羣公望塵擅百吏簡風趣救時有上略容勿清天衢如何愛寒士錄此薄劣軀開館啟朱邸下榻高堂隅延客西階上坐客遜璵璠嘉肴充玉盤芳醴行金壺殷勤具餐膳問客何所需朝罷入門來披帷論詩書清談每相合更僕忘劬勞難弟並時彥過從日不疎綢繆意良厚款曲情有餘歸與忽已忘豈嘆食無魚猥儕後乘客所媿非應徐

天啟弟遷長沙太守有詩留別賦答兼勉其行
爾作長沙守南荒正用兵竟同鴻雁去惜別春令情愁捧
飛匆檄欣看賣劍耕明廷公論在不負掛魚清
己亥莫春同紀伯紫韓聖秋叔夜張祖望陳子壽沈
友聖徐存永吳菌次程伯建謝爾元黃仲丹方孟
甲宋牧仲鐵帆上人集椰湖蕭寺伯紫將之閩粵
叔夜將之永嘉存永將之中州仲丹將之萊陽孟
甲將之晉陽人賦詩一章贈別座有李校書倩修
莫春修禊集羣英高步人人重上京招得遠公翻入社誰
家女弟獨傾城觴因置羽飛偏急筆解生花弄亦輕南北

東西諸子去風流雲散不勝情
送伯紫赴閩粵撫軍幕府二首
君去隨征幕飄飄閩海行據鞍時草檄聚米爲論兵金策
界無敵戈船命有征所嗟戎馬裏趨走一書生
其二
不隱謀生計因人作遠遊自燕還適粵策馬更浮舟嗟子
攜長鋏伊予攬敝裘何時與妻子挈榼徧西疇
同宋鐵菴明府陪機石封公宛委先生振音翽羽兩
孝廉後圃看花六首
春風攜步屧後圃似青郊異色攢紅蕚交陰亞綠梢亭空
蠨正吐樹暗鳥初巢花外明燈出香醪送遠庖
其二
紫陌樓臺隘朱門邸第開爲園容五畝種果覓千栽翠幕
琴書擁斑衣杖屨陪迢迢花徑迴客有曳裾來
其三
圃惟憐空闊樹已種葱青結構無多屋孤高有一亭雜花
風藹藹叢竹露泠泠退食憂民暇開尊侍孔庭
其四
薊北韶光晚花時已莫春亂開桃蘂密齊彈柳條勻弘化
調三事承歡飲一旬莫令風雨過藉草惜芳辰

其五
樹裏懸燈密亭中列席橫好花金谷滿名酒易州清膳借
和羹視杯同賜露傾能詩諸謝在池草一時生
其六
故人來棠縣食客自夷門命酒須深飲吟詩許細論疎狂
初奉席爛醉未空尊笑問河陽郭桃花似庶繁
重陪胡太翁步後圃花間旋過慈仁寺看海棠小憩
松下再成六首
曲徑尋詩入花林曉更清盡開經昨日相向喜春晴隨步
株株數臨風朶朶輕先生爲幽興重繞藥欄行

其二

近瞑昔今昔也曾遊重看事事幽碧還遮屋外紅竟出墻頭瑣細苞俱拆半萌倍抽應須頻日過莫遣落英稠

其三

復道招提近探尋發興偏繁花開此日老樹種何年碧似爽青蓋紅宜覆綺筵預愁香萼散爛熳布金田

其四

白白吐丁香紅紅映海棠競開晴日暎無那早風狂衆木皆成態雙松最不忘無將歲寒節不及鬬時芳

其五

自遍看松過春光駘蕩中陰濃初蔽日濤緩不驚風葉換添青黛花飛散碧空攀條無遽感雨露一時同

其六

緩步輕雙屐看花問四鄰紫芝山上曲黃閣滕前人最憶蘭亭會能多梓澤賓百年纔得半歲歲洛陽春

丁香

窻外花如雪丁香爛熳開坐遮芳樹色身豈白雲隈瑣細風無定矜憐月漸來春粧隨意發種玉已盈階

陪機石封公載酒慈仁花下飲

芳辰載酒燕琳宮綺席宜安雙樹中藥寄倍添朱萼紫英飄故點碧苔紅斑衣色射臙脂潤玉璲光含琥珀空不醉却愁西日落願將百罰謝春風

登毘盧閣

梟梟丹梯百尺懸登臨步屧上諸天平看　帝闕侵雲裏俯瞰長安坐日邊繚繞千峯環地脈參差萬戶帶人烟關河南首江鄉隔作賦空悲王仲宣

慈仁寺看花飲醉月出翻羽孝廉重邀松下酤酒更酌口占三絕句

看花不厭千杯酒愛月還尋兩樹松我醉徉狂君莫笑明年衰鬢更龍鍾

其二

客醉沈冥臥石壇龍葱樹影月光寒請君試問雙松樹多少遊人向此看

其三

松樹離離覆上方花宮夜夜月蒼蒼酒人坐樹今誰在月下能來醉不妨

閏三月立夏同人衆謝爾元寓樓續柳湖之會芝麓先生命爲同飲即席拈春歸二字各賦二首

客中銷歲月醉裏失青春此日登樓賦能多授簡賓盛筵偏已再觴飲莫辭頻細數蘭亭客今朝換幾人

其二

候移初入夏酒醉未言歸對月驚聽厭臨風共解衣飛觴休待滿揮麈愛忘機月集添因閏過從幸不稀

熒惑不見歌 有序

王川子有月蝕詩郁離子有二鬼歌皆出古樂府俳歌康老胡之遺詞繁不殺閱之使人笑不能止夫言出於俳俳雖稗史百家皆可採取若自我爲之彊作而無據已俳而復出於俚其去村伶盲娼有幾故不可也俳之言不得文文則大小雅也不爲俳韻不得彊爲滑稽者貴其不窮也窮於韻而彊詞以爲之期期然使人疑夫郭舍人者無乃有周昌之疾乎不稱俳旅邸長夏無事閱盧劉二詩戲傚其體爲熒惑不見歌一篇自卯至己成

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北極乃是紫薇庭繞極四方二十有八舍鍾英散布爲列星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大者煌煌小冥冥迴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一日一周又復一度有奇零其上條分縷布經紀密自下直視如望遠山杳杳成蒼青常明之星萬有一千數十百其餘或隱或見不可悉數但見綴珠垂露森圓瑩是皆精氣凝光彩一一照灼棲神靈朝出東海夕沒西海人一呼一吸行一千里與天上下無留停惟有五星水火木金土聚爲五緯天數五其體獨校衆星大五色爛爛榮光吐耍結日月稱七政右轉特與天行逆橫穿側折二十八舍中災祥變異各有主遲留伏匿當居不居不當去而去入犯

乘陵莫敢拒有時合併侵鬬自相逢惡或相攻喜相取勾已欲似巴江流交爭每如殺洛怒土爲塡星歲塡一宿行何遲彌猴乘土牛行行步念之木爲歲星歲度一宮二宿或三宿尺寸不得聊差池霍光殿上步可數一十二歲無改移太白星辰但附日局促豈敢相聨離啓明長庚稍高出最憐辰戌丑未二分二至見四維經天晝見猶復居然獨自走水星謹愿猶如處女會不離閨帷就中惟有熒惑性不定逆行順行雖有常度有無倏忽何人知火德爛爛不可覊遁無形附物何離奇守心亦感明主德入斗多知天子危此星所司爲執法疾惡如讐常降罰能詩往往作

歌謠譏刺時時中失闕猶有童心化童子秋水爲胼雲是髮過都入市人不識北極幽燕南百粵其初亦奉天帝命潛行旣慣輕出沒不知何日曳一匹練下人間一駐百日不促還貪食萍實甜如蜜愛看姹女工數錢九天門開排虎豹殿中玉几敷純綖自榆歷歷夾道黑衆星共北聲喧闐三足之烏翹足立蟾蜍左顧煩項偏北斗揭柄待斟酌南極老人鬢皤然三垣垣墻立如堵五車三柱撑拄堅羽林叢叢七萃肩摩踵相躡師門北落壁壘隅落相鈎連陣法有隅落鈎連華蓋當風自悠颺軒轅大旗旗有九斿一斿一星纍纍凌空懸上台中台下台執笏階前鵠不動天駟跑跳

王良牽天津津梁絕銀漢閣道附路直向天苑臨天田文
昌六星爲輔弼天大將軍躬擐甲冑垂囊鞬不見鞠躬有
奏事但當側耳聽傳宣隆隆殿上鐘鼓發鈞天樂作戲淵
淵玉女投壺天公笑唐容哆口流光曜電影一發呼雲雷
阿香推車童子叫金策剪鵁或賜秦王弓射羆亦命趙帝
既醉止惟所爲羣神奉命各承教苟幸無罪容一身珮玉
拖紳握樞要獨有五星班次四星仗下拜熒惑一星無故
朝參胡不到此時正在酒家眠爛醉豈知天帝詔便使豐
隆鳴鼓記鳴鼓而攻之屏翳從蚩尤揚旗跨長虹龍伯犄爵九角
蠱蓐收金面毛蒙茸羣神受命風作馬鞭雷掣電來烟空

熒惑於黃走入長安人家屋底牀下伏一時蒨芒掃角有星
若角詩只蓐茶蓼樂府有掃掃歌將去對簿明堂布政宮初鞫縲絏貫索
裏再訊桎梏天牢中五辭九讞復三覆當大不敬如律鬼
新白粲城且春大帝却念熒惑兒童無知初犯法免其作
苦除去朝籍謫落文身之國滄海東爾司秉衡執方矩以
刑佐禮明天工楚吳閩粵盡南海揚州之野衡山封是爾
分土爾今不必自以爲功雖無絲麻有菅蒯君子代匱凡
百同熒惑迢迢去天路降生亦有公與姥含齒戴髮巍然
遂是人間人饑須得食寒須縕與紵三日啼呱呱七日臥
索乳五歲詩書畢上口八歲九經通訓詁小時詠兔叶宮

商大衆賦鵲成纂組從來謎謫豈有榮華時備歷艱難嘗
險阻邦國崩摧感切灰塵家破碎驚風雨漭無階石儲又
無立錐土本未爲人不知滑稽突梯諧人情袖衣寬博道
上循墻行傴僂月下獨彈蒯緱劒雪中五趾無底履性情
孀雅頌道術綜三五載籍攬極博作歌思太古抱疾已是
烟霞錮守拙只愛麋鹿伍簪纓竟何物公卿爾誰許囂囂
意自得落落衆所侮奇字不堪售與人猶如五石之瓠大
而無當焉足取可憐身寂寂只是走獐獐父書不能傳兄
死不及藏弟姪苦索糜與飯妻子乃亦要衣裳不工理漁
釣莫解事耕桑負薪疲病足力不彊東西南北迷所往喪

家之狗徒奔忙昔者游太清縹青灑氣碧調笑羲和與結
璘蹴蹋雲師譙風伯兄事木帝精弟畜蝕昴客作劇生拔
蒼龍角使氣直騎參虎脊時入端門徑排閶闔渡天河惟
掛席招來五緯編作珠推墜羣星化爲石誰憐今來忽作
人肉重骨滯雲路隔生涯不異蟻在垤歲月可憐駒過隙
蒙袂塵沙風迷離側足荊棘路逼窄蒼蒼之氣博博十附
地絕天長棄擲身作女媧黃土摶成之一物啄腐吞腥肌
肉兒穢骨髓易南斗籍上注姓名大帝庭中掃行迹當年
天上攜手人豈念吾生此迍尼淚下如綆糜鼻涕長一尺
登帝杜宇血徒銜精衛石從來物化本無常嗟爾悲啼亦

何益左慈走入羊千頭牛哀變就虎一隻蝴蝶不知是莊周老人或且爲黃石已已勿復悲榮辱古難齊獨是七政二十八舍寧獨我有罪大帝賞罰無乃不得宜不見曜靈亦共夸父走姮娥曾作后羿妻北斗七星笭闍躑躅作豕突又與南斗山下賭圍棊月孛雨乳倒掛肩上浴渭水尚令七車學士得識之歲星自名（古詩自名曰鶩鶩）東方朔虞淵西去騎虎浮紫泥鞭虎虎嚙足足痛裂布裹一出千日不僂迴口中流涎竊桃哭王母璽詣漢武帝尚復抉破殿上罘罳窺客星正是大澤羊裘一男子太白有時拄杖爲老兒南箕哆侈舌如簸箕但戀朝中作宰相乃在傅巖之下持

杵許許爲人築墻爲河鼓織女不畏忌七月七日公然役使烏鵲塡橋相會爲奸私故將浮槎誘張騫漾漾引入天漢潛目桃色授不織錦贈以五色斑爛之文石至今機杼欹側無物相撐支漢光武時二十八宿貪向雲臺壁上畫周昭王日恒星不見青天詄蕩林林總總皆安之況復上古天帝愛白雀遂徃下土隨人嬉酒眠醉不醒五龍之車他人騎天上天下徃來紛紛走如織今日世上倘有星宿私來遊戲誰能知熒惑下地爲人百年三萬六千日天帝刑法不整傍案上簿書棼如絲此時苦追憶乃知五星闕一難爲治好語召熒惑叱叱行㳄來若爾欲得衣天孫七襄文錦光陸離若爾欲得食天厨熊蹯麟脯烝豹胎湛湛醽醁酒星碧糟牀新泲清漣漪天圍果樹垂纍纍枇杷楯栗桃李梅廊樓陰岑爲穰宮構櫨枅棟如翬飛黃金爲礀堂白玉爲門楣牀琢藍田璧鬱鬱紫霞帷五老奏笙磬簫史騎鳳吹參差成行玉女年可十四五頂中作髻餘髮丹丹翳閶垂奉爾燕息胡不樂傚人與爾陸博五著爲歡娛爾但能來無所苦噫嗟哉人間不可以久居熒惑伸翳再拜跪稽首附書報謝天帝知小臣無狀性嬾惰世上醒與誠不畀（孟子畀小官）不在生既有兄與弟詎忍與之長相辭骨肉共離褢白首情依依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所憂獨貧

賤亦或凍與饑亮哉此固命付之乃如飴且復近得清淨理此理寂滅辛不逃處順無安排與時任推移天上之樂信可樂情欲淨盡苦樂一槩無欣悲不知天帝稍時何以詔熒惑但見熒惑顏色枯槁面目黧黑猶復仰天大笑我自樂此不爲疲嗟乎吾生三十有七歲在世落落多艱危莫是亦從天上謫倘來召時愼勿歸

貧交行贈沈友聖

嗚呼古道不可作勢利之交尚輕薄高輪大馬來如雲失時門外堪羅雀沈子落落韋衣人但愛朋友不顧身昔時扁舟到君里三江水漲茸城春以帬爲門蔽圭窬逼國未

有如君貧酒酣彈劍氣無改[illegible]言[illegible]為客任貧與賤斯須
詩百首文不加點如有神茲來京邸為羈客公卿之家虛
左席四方才彥至者多把臂殷勤問三益手招二陸謁司
空介紹巨卿見元伯訪友不因風雨緩裋褐麻鞋走朱陌
是何結交多益善肝腸輸吐意不隔我嬾亦向長安游病
臥少過公與俟人生投分不可量沈予貧交偏見求快意
相知滿天下青鞵布襪歸來休

贈鐵帆上人

相過不得見盡道鐵公賢我欲叅祇樹何時種白蓮有經
皆說法無計可安禪請問虛空外心燈底許傳

稽留山人集第五卷 己亥，詩四十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四月八日同芝麓先生及固菴長椿寺觀禮懺因贈

金塔三十韻

蕭晨尋覺路佛誕是茲辰副相陪元老即官亦近臣祇園
金地潤法懺化城新梵樂隨花散香臺繞樹巡開局闕齊
寮拾級步嶙峋秘殿崇僊宇前朝轉法輪幢燈明日月塔
像麗金銀結頂懸多寶承趺護百神當年初鑄造母后在
慈仁盛世昇平樂高僧苦行真穴銅開冶施宮輦上香親
光放臨千界潮鳴聚萬人捧爐來勅使曳玉拜朝紳僧飯
炊秔稻禪牀設彩茵慈烏因食下怖鴿得棲馴受戒無虛
歲看經輒累旬重熙期百葉錫號祝長椿事往年無幾時
殊迹已陳珉階青宿草玉座黯生塵白日門多閉空園樹
自春鼓鐘時一響丹碧未全湮故鉢傳衣敝休糧覆鉢貧
伽藍監冷㸑彌勒倦疲津龍象如聞泣人天始欲顰揭來
消永晝隨意步荒榛猶供僊厨食誰輸檀越緡講壇空寂
莫戒律尚精純僧事問人述繁華試一詢更須憐後日難
問是前因佛土興衰有如何此幻身

隗囂墓中古磁杯歌

東漢至今幾千載磁杯霾土至今在前年誰發隗囂墳取

出入間見光彩不間古劍及問鐘見說陶器多猥瑣大容二龠小一升或貯酒漿或醯醢漆燈球糊化作灰此器堅凝色無改既罰偕亂不諱身何得丘中埜與陳西泰自古帝王地王侯卿相多其人相傳此塚竟誰是大抵物古制不新山陰學士得其二行酒往往娛嘉賓胚胎相似不高大瀏口小足足稍涴青黯疑是水蒼玉渾成不似陶人作一杯之內畫波濤翠鱗隱起流滔滔如聞淋滴風雨急若有假臥魚龍高其一素樸無刻飾黝黝表裏色如一土花生香手摩淨火氣已脫肌聚密盛食未妨過一旬烹茶不飲出三日臭味弗變顏色佳古物自異尋常質重泉日久

氣清涼及此傳覩風瑟颷我見驚喜已復悲物理顯晦誰先知即如此杯久埋沒陶成有日出有時當年杳杳閉隧道豈分雕几蔭華榱刼灰塵積苔繡澁千年之後何人持英雄割據安足論功業角逐徒爾爲紅燈碧酒沃肺熱十觥滿罰慎莫辭人生得酒須深飲況復花椰青參差

贈張碧山明府宰仁和

建業才名久臨安茂宰初丹砂僊井在桃李大堤餘步攏桑依雉姣空爲是兇戈船猶戰伐冠蓋索儲胥使者致求急農家蓄藏虛從來嗟杼柚漸欲廢犁鋤供億元無額瘡痍況未舒豈知勤保障偏自納牛車地劇星應戴時清最

會稽部氏朱熙客頌或似相如

聞蟬

高齋綠樹臥晴日引蟬吟飲露棲深葉傳風噪隔林稍依朱邸聞不是碧山岑未息纏綿響微生託苦心

贈宋京仲明府之任吉陽五十三韻

元方既有弟子京亦有兄兩家兄在時鄉舉同策名各懷淵雲妙不得稽古榮出處雖殊途蒼黃殉戎兵在原條不收孤子帝儀聲游梁我未倦說秦子亦行褐衣蕭作鞋徒步來上京淹留閱春秋傲睨交公卿同里多故人通籍金閨英綢繆布衣素款曲舅弟情不敢供脫粟有時饋魚鯖

春色花映寺秋風椰拂城夜雪三尺白寒月五更明疾風晝揚沙急雨如盆傾過從亦不辭濁酒澆千觥角勝觥博弈移情聆簫笙雄談劇嘲謔語出四座驚寸心各有尚世論歸狂生子抱迴方才可以佐時清盤錯資擊劃所謀無不成蹇拙我自知徒守石隱貞性與心實獲莫逆志合并小人亦有才所用工危傾深阻施毒螫媒孽起微萌子才豈不優服義情故平排難要必濟扶顛見衷誠鈍鍾很不翻求友和嚶鳴偕臧刻密約歸田期耦耕百里困鸞鳳小鮮試一烹吉陽控楚蔡四達多龍氓北庭來冠蓋南荒猶戰爭供億苦父老匆粟輸軍營此惟縣令責未必井稅巖

支持頼心計奔走勞送迎所知麗士元驥足驗虬輕左方有書同耳聽兼目營報最亦不遠歲計四五更新長有異數年力方剛勃從容步天衢出入彰華纓願予懷初服勿爲世網攖早遂栗里心毋忘息壤盟我今乞食出亦欲歸幽衡但祈錢一囊不必金滿籝此將倘如願共卜屋數楹以糜餔孤子漉酒炊香秔白縷鱸魚鱠青絲蓴菜羹兩家祭先靈方圓列縱橫松醪招共飲日暮酡顏頳孝友帥子弟詩書教孩嬰商山峯宥霧武陵溪清泓此歡可忘年疇昔言已成楚悲岐路別欵曲敘平生

洗象行

宣武門西玉河水城邊柳暗波瀰瀰六月中伏天氣晴年年象向河中洗隔河觀者如堵墻赤日路隘塵沙黃兒童試浴戲相引踏波撇浪誇身强須臾萬人東首看黃龍幟旗光燦爛羽林健兒前導行出没穿林人影亂黑雲壓地成羣來山移嶽走驅風雷昂頭稍見高樹杪掉鼻忽逐行人開金吾都尉馬至後下馬臨河坐垂手三十三象排作行次第分班向河口蠻奴裸體背上坐劃然下赴碧流破半伏龍從脊勢高旁看與嘔頭影大帖耳没項身始蹲濺沐仰鼻漩洄歕濆漾廻麾水花激側轉涌起泥沙渾乍沉地塌丘陵重旋躍波飛石隄動白攪雲霧湫龍移黑橐風雨江豚泉此象昔在蒼梧南羅浮炎瘴蒸山嵐大暑白浴湞池水翠色掩映波如藍擭身頓足意自得游牝奔騰不能息須翻渤海日車倒便蹴昆侖天軸踣擒來馴擾貢京華珊鞍錯繡鋪雲霞殿門立仗屹不動五色宮扇排鸞車從王服德力不試俸錢月給青芻飼踢浴未離調御人被驅豈若山林恣自從前代沿至今新舊承恩無淺深闢說强兵掃蒙氏燧尾却走終見擒混一此乃是天命爾今寧復思桂林浴罷皮乾去不顧犖頭若尾穿青樹

上宛委先生壽

曆數戎衣定詩書黼座須　詔求初舉得夢卜一言孚斟酌成王業經綸稔大儒十年加九命一德颺三謨早達輕王訓昌言小敬輿衡平商代佐器鑄孔門徒宅俊高懸鏡降王肅受圖封章銜慮答賜燭夾行呼必世仁需洽開基厚豈迂竟憂謝安石不雜管夷吾較若蕭規密康哉益贊都俞交登陛矢色泥過庭趨載籍仍鑽仰羣材會委輸士來一飯輟書讀百篇俱銘鼎恭如是占爻德不孤小園森竹木三徑闢榛蕪涼月臨高牖明燈送遠廚樽罍賓乍滿絲竹伎全無難弟搖文筆偎人供酒壺傾盃花影泛凭檻柳陰扶室靜論思豫身閒後樂需自公歸曳履此日是懸弧年甲過稀半秋庚伏漸蘇食魚還乞醉可恕吐茵麤

已亥夏茂三再至都門同過固菴醉後率贈

仍向京華見同爲客予身如何持面目只是老風塵莫逆
俆詩卷相携過友人狹邪明月上雙劍照長貧

訓茂三燕邸喜晤見贈二首

漸老飄零喜故人將憑短詠話酸辛開函驚見珠盈握欲
抑深慚筆有神裋褐悲看燕關路戈船廻慟越江濱人間
若未銷龍戰垂釣何容臥富春

其二

悄送歲月催人老斸提詩篇愧予多白水不須吟浩浩高
山誰與聽峩峩游梁亦愛求羊客臥邸仍嫌李趙過風景

河山都似昔不論洗象有悲歌

和茂三同過固菴酌

兩月不問韓安國一來喜同周伯仁愁風愁雨客欲起不
襪不衣主任眞映氷蘋果訝碧顆下麴鮮魚能紫鱗爲難
熱行轉見肘門外穠穠來何人

蝴蝶

蝴蝶影依依靑郊露未晞詹詹栖不定故故起交飛提下
爲花落深穿出葉微微生任漂泊斜日不知歸

送章濬公司李鄱陽 先兄鄉擧同籍兼同出海岸黃先生之門

握手悵言別踟躕念離居饒陽亦不遠去鄉十日餘始投
詞賦筆屈首覧爰書斷獄必引經平反愼勿踈得情乃哀
矜秉燭常欲獻周內有上下亦不狥吏胥政成會見召瑣
闥待脂車才名三十年經術董仲舒贊郡秋猶早懐來復
何如先兄昔同擧鄉國延稱譽各抱濟時志豈欲尋遂初
湛身既長往小弟親犁鋤見君如見兄邸舍聯衣裾蕭然
捧檄去豈是爲饑驅滄江郡凋殘兵革方載塗行矣策高
足使我安田廬

賀楊自西考選黃門

萬里南州報最還五溪父老哭兵間樓船盡識征徭苦瑣
闥初分侍從班一疏同 天應涕泣三年作令憶閭閻即

焚諫草防人見自有聲名到百蠻

賀顧且庵考選侍御

聞君爲宰古眞陽三里山城子賤堂上理民應安簡靜新
恩 詔許選循良桑田雖起西膏雨柏署烏棲拂早霜翻
羨栽花無一事應須努力上封章

賀張螺浮改授黃門

承恩粉署含香日改秩金閨對仗初多少郎官纔特簡一
時 天子與親除殿頭此日看焚草地下當年有授書解
道屬車新諫獵漢庭臣是馬相如

中秋前二夕固菴招同坦公司空眞源侍御茂三處

士雲爲孝廉同飲報國寺左方丈司空有作椒邠
四首時共邀芝麓先生未至予先辭歸
月近圓欒夕人看少長俱香厨蘭狙出金界酒筵鋪花影
欲初轉鐘聲嗔不無一龕彌勒坐沉醉許吾徒
其二
地因祇樹勝月是仲秋清輪側光先滿庭空影倍明酒行
人語塞衣濕露華生上界天應近南端斗漸横
其三
朓望司空儀巍峩御史冠主人邸是隱下客士偏寒濁酒
辭先起清光去亦看從容山簡至能不到更闌

其四
不負良辰飲司空好句多歸車躭皓月朗詠答鳴珂勝事
留僊刹高文耿曙河梁園他夕酒更約客同過
中秋前二夕赴固菴招慨然有詠但示茂三
明月何須滿秋風只益寒招邀羅几席顧步繞闌干天夕
傳光早花深出影難坐隅心醉久引滿獨醒看訓答言辭
嫩踈狂禮法寛山河寥廓迴星斗杳冥殘爲客情多苦端
憂淚不乾連朝惟愛寢無意復加餐秋至悲同楚人逢姓
是韓淚隨山鬼墮肩爲遠公攢欲碎長卿筆宜抛嚴子竿
林何底許客松樹不須蟠梵放臨金界光溥遍玉壇不知
天夢夢只有露漙漙惜酒杯誰勸嫌詩句不安對人言謬
誤歸去足蹣跚臥定推孤枕儀須棄一箪有情惟爾我不
語寫心肝繁手離騷曲紛披抱琵彈
十五夜坦公先生招同鐵帆上人泊諸同人梁園看
月拈十五刪韻人賦二首
月從今夜滿客件上公開綺席簪裾集梁園花柳間輪升
墻影白衣映酒痕斑桂子何方落迢迢憶故山
其二
清光依璧宿勝地集銀灣梁園地舊名銀灣枚客紛先至山公醉
未還長齋親白業戀酒發朱顔因話千人石無辭聽法頑

奉和宛委先生中秋玩月之作
良夜趨庭宴名園躡屐從難逢兼四美不憚飲千鍾桂子
香疑遍椒花味故濃莫嫌操酒政下座托優容
其二
月上光偏潔更深客轉留庭寛容設席座裸亂藏鈎碧落
朱甍淡金波玉盞流穆如詩學擅安有夜珠酬
奉訓宛委先生醉後見貽之作
飛觴情不淺搖筆句還占譚許三升給詩謀五字嚴秋聲
依樹出月影借杯添公識才難及承恩醉未嫌
十六夜芝麓先生招同諸子集慈仁松下

敗吏尋蕭寺游因從上公月輪猶似滿花界本來空試覆杯心燥無譁酒政雄羽觴飛轉急謖謖起松風

其二

皙起賓皆醉看升月欲西席移金殿潤人倚石欄低潦倒杯難駐婆娑舞不齊誤疑松是影莫惜醉如泥

訓開樣度慰其下第南歸兼問尊公蕉鹿明府

十上書皆善單車客且歸誰明卞和玉獨戀老萊衣柳岸松依徑菲堂菊掩扉載賡飲酒句直恐和人稀

其二

黍竊求羊侶淒凉梁宋遊逢君在燕市惜別攬貂裘陶令

何曾老終童不足儔酬詩因問訊應醉菊花秋

壽張螺浮給諫

昌言古所貴豈以沽直聲匡時有碩畫忘己爲蒼生之子王魏徒金殿初蜚聲含香司出納蔫目憂平成改秩陟瑣闥諷議從承明諫書十餘上得失係匪輕從來農桑困猾吏方橫行誅求繁額外尅剝苦罷氓中人百金産上農百畝耕艱辛歲勤動收穫亦不贏署名爲里正胥吏坐盈庭追呼聚米稅驅迫力役征牛酒日供億鷄犬不得寧並海有烽火戈船方用兵秣馬索芻豆牽船送行營是皆勞父老直歲如踐更　朝廷本立法公帑用有程常賦已十二所取既必盈但能及時納衆役皆合并煌煌著令甲科條豈非誠官章吏不聽私役乃多名是豈有常額恣意莫敢爭徒儲十年蓄家已一日傾嗟吁達　宸聰縱橫血淚零矧伊風末古獄訟方繁興束縛需財賄起釁雀鼠萌饕食亦多術誰曰能得情吏奬有如此入告　天子驚且如風化本責任在六卿刑法繁秋茶束濕悲秉衡政事貴寬大引律要持平悃愊仁人言嘹嘹鳳皇鳴不徒誇摘發安肯習逢迎太息直道衰相矜在毛鷙瘢痏務苛索彈射及微細游言鷹鸇擊可畏蜂蠆厲殘民以爲威搏擊快得意之子祟大體矯矯與俗異願爲皐夔業致主唐虞世詠哉古

名臣可任端揆寄他時髩黃髮華履上殿曳惠我山中人晏居翳薛荔

送王仲昭歸里兼寄麗京梯霞虎臣宇台際叔世臣甸華馳黃諸子

獨精文選理眞擅賦家才袒裼逢時晚青氈作客來賣文誰特薦彈鋏復空回好應賢良詔明年鄉舉開

其二

我亦悲漂泊同君燕市游投詩矜秀句感物怨淸秋歸羨輕舟早愁看一劍留渡江如北首烟霧是幽州

其三

同學何人娟妻涼出處齊幾人登紫闥不見臥青溪詞賦
甘泉賤烟霞鄭谷逃因君寄諸予淚作數行啼

九月五日宿茂三慈仁寓舍晨與同訪潁川劉公甑

進士便留小飲

我就故人周顗宿覺來一訪劉公榮庭中始放菊黃色市
上旋沽酒幸淸脫冠使我去不得逼籍憎君成此名墻頭
青樹窺客醉莫問區區世上情

飲公甑寓宛委先生飛騎招游黑窰廠高岡重醉歸

途渉賦

尚書期不速客已醉斜暉更與登臨會先愁酩酊歸川原

敝帚集　卷五　十二

煙漠漠城闉月霏霏回騎隨呵殿垂鞭去若飛

送俞子政歸里

秋風鴈南發送子還故鄉扁舟潞河曲烟水何蒼茫到家
孟冬月田間禾黍黃修竹應更密棖梛春已長賓朋相慰
藉昆弟相携將所樂在歡晏亦不羞空囊寢廟拜先人神
靈固已康或晝山數覺或賦詩一章好鳥鳴樹枝春草生
池塘我豈遂無家離居五六霜欲歸乃無日鬱鬱聊相望

九月十八日偕機石封翁游放生池禪院作歌

都門九衢百萬戶屠販肩摩列市估割擊牛羊不論百鷄
豚魚鼈何須數此皆生命亦有情畏死定復貪微生脂膏
大哉快一飽沸湯烈燜相煎烹西方聖人始戒殺萬物一
體憐天札古來開士教放生江西往往多名刹如何京邸
天下極闃然此事心實疚祇園亦有宮殿高寶塔徒勞金
碧構磨刀夜鬧禽獸泣流惡朝看皮骨臭彎弓挿箭誇射
生羅罟鳴鐘闘食肉就中水族尤細微一金百命取鮮肥
半死偃鱗動戢戢旋斫纖鱠香霏霏白足杖錫偶然至崇
文門南古廢寺布金買地四十畝說法現身十千臂此地
昔生青蓮花里中父老久嘆嗟掘得金像制古樸故址識
是瞿曇家今來重建龍華會手披荊榛剪蕭艾便欲穿池
名放生經始鑿空願已大　京師野曠地脉高水深土燥

敝帚集　卷五　十三

風怒號人力徒勞費畚鍤泉源何處生波濤師來講經呪
龍子揆杖須尋功德水八尺已過一丈餘雙井依然出地
底一淸一濁吐神瀵洑流始發淸湍駛千人荷鍤迴首看
項刻遍地風雷起堆碕漸沒土花濕巨浸俄成波瀾瀾始
知好生感神靈移山倒海通杳冥此井千年預相待黃媪
護念龍王扁稍加疏鑿轉深廣未成已見波沆漭散著魚
蝦禁採掇得意會作濠梁想其餘隙地繚以垣猪羊鵞鴨
水雲屯免死已發歡喜地得生盡是如來恩里中女子姓
者陳本有舅姑骨肉親牛家自出劉氏婦化爲異物經幾
春青燈閃閃漏四鼓窓外啾唧如有人雲霧漠漠覔鬼下

側身逆淚沾羅巾自言東鄰作羊苦左角半折元毛純但嗷草穀勞豢養却畏刀俎還逡巡安得致我送禪院跪石銜花傍珠殿便同怖鴿棲寶光却共啼猿遶金面語聲未絶夢已迴開戶闚寥尋不見泆背汗流肌粟立記憶驚心牙齒戰天明求覓果得之捫毛握角羊亦悲四蹄撲朔欲有訴灘凘雙淚看人垂昇來却禮大師足倘許放牧臨清池在生豈知來者醜此日應悔前身癡却後釣臺復見夢得生尚苦寒與饑青芻赤粱要飽飼薦棚蓐草須支持重來相向淚承睫四百青錢月相給是日朝官到滿坐驚聞私語何喋喋問其委曲各三嘆浮生始覺如秋葉忽然爲

人復爲物豈異莊周化蝴蝶一物自有前生緣爾羊如此誰不然雖殊靈蠢有知識口亦欲語心難宣蠕行蚑動非委瑣縱殺生命眞不可五戒宜遵天竺經四禪誰証菩提果山陰先生五十强爲善已是東平王膝下元方比稷契庭前三薛皆班揚暇日招遊寺中去一車兩馬城南路禮佛一聲淸磬鳴沿流雙屐中林步寺中靈迹已復多顧我使我爲長歌歌成欲令讀者勸豕腐吞腥柰若何

登法藏古寺七級浮屠作

金殿花臺蔴輪王寶塔留簷前低白日檻外俯　皇州躡履盤空響窺窓望遠愁鄉關何處是萬里暮雲浮

祝朱鐵菴明府六十

大道崇無名達人貴忘己齊物赴乘流谷神會知止極博攬墳素有章撰文史夢草暫行歌種花偶坐理未成丹砂還旋總尊鱸美作賦延壽能送酒淵明喜伊周鞘陶鑄孔老成糠粃勿護五嶽心無碍三車旨閱徃冥高轍知來順修軌鴻迹暫依飯魚勞懷孔邇提耳庶發矇覓心慚得髓紀齡椿長青擬芳芝頗紫伊字非有無玄文推甲子稻粱厲不才風雲龍莫擬言絶理何遁頌成語非綺披草覘高山結情寄秋水

第六卷 敝帚集 詩三十八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蘸院感興八首

禁城左掖控形勝絕漢梁橫太液池路傍瀛洲迴玉砌圜開祇樹湧丹梯花宮碧瓦諸天護秘殿金輪七寶垂此地由來兜率界上方縹緲白雲移

其二

鬱葱禁樹隱朱門金殿巍峩坐世尊上界鼓鐘雲外響昆池日月浪中翻昭陽地近扶皇極建禮閑深限紫闈多喜莊嚴增往日十方開士獨承恩

其三

齋壇本是舊琳宮龍象森嚴屆禁中學子登牀偃梵起天人奏樂雨花空名山飛錫真僧下霄漢鳴鑾帝釋通門外昆池仍漢鑿刧灰不必問鴻濛

其四

靈山寶殿倚金繩善法堂從下界升識性竟須修十地忘言不必演三乘風雲龍起明庭樹鱗甲鯨安太液冰雙眼即今聊倚檻五宗自古只傳燈

其五

遼后梳妝舊有臺孤高猶在鳳城隈管絃何處春風奏環

焉知閒夜月來酒釀葡萄須細酌花名芍藥莫深栽從來
往迹悲興廢臨眺於今眼倦開

其六

襄苑迢遥接　御堤甘泉仰在建章西新塗丹碧紅亭矗
舊植青葱玉樹齊欲近蓬萊風自引休攀閣道路應迷傳
聞避著年年過咮勒齊拋馬亂嘶

其七

瑤臺蕙圃竹門關汲井飛泉遶藥欄夾道曲循花右轉雙
亭宛在水中間彈琴凭石游魚聽坐棟窺人倦鳥還莫問
前朝游豫日神宗多倚萬幾閒

其八

接棟繚垣水榭荷龍舟朱舸畫丹青金錢何日煩工部樓
閣依然設　御屏尚想旌旗重午節一時簫鼓截流聽內
官屈指思陵事歲歲焦勞燕未經

送丘龍標登第歸省

南宮此日開秋試桂花香滿慈恩寺宮袍得意騎馬歸年
少爭推天下士君家堂上董仲舒絲綸經術非迂疏到門
盡是北海客飛矢無發聊城書年年上策不見用空有文
章凌屈宋一官但坐廣文氈五斗初分彭澤俸長材短馭
古所傷歸去田園尚未荒菊花離離松徑黑高臥直欲追
一生有子傳經願已足驅馬還家披綵服洴澼封侯逃各
努逢時莫問君平卜憶昔許文王仲回問辭千里無嫌猜
吳山相見倚泉石我昔曾擬終蒿萊先兄致身思報主諸
公亦是管鳥伍竹林作途酒不醒世上紛紛何足數是時
天步方艱難廣武驅車常一嘆所喜飄零能劍合不肯涕
泣牛衣寒酒酣耳熱氣益振聚米成圖石為陣救時無復
南陽起問天已痛沅湘殉風塵兵革各崩奔離別存亡不
可論作客却走燕山道龍官喜在桃源村況復元成已早
逸金馬門前新釋褐功名建立須壯年龍泉太阿待剸割
莫言初命佐郡卑報最可使明庭知栢臺青瑣會見召論

事仰首終伸眉停年待選且歸省愛日堂前春晝永篋中
磊磊經濟書熟讀何須愁薄領當年不試偃經綸乘時展
布需爾身從來房杜用文士肯讓絳灌矜老臣我今放癈
樂肥遯長往巖耕真不返君歡能令天下清富春足慰垂
綸晚橫門折柳情依依沂水蒙山隔落暉寄語東籬詠詩
者十年同學眼中稀

程奕先孝廉作傷秋賦為詠其事

君家嬌小婢持櫛侍深恩不自知愁腸何曾有淚痕寵極
終成誤中庭泣中露多謝鄭康成薄言常往愬底事戀長
安金門乞一官妾身不自保拭淚上雕鞍從此侍新人不

矣故人意穠花撲地飛柳絲不可繫色既情誼嘗愛深義
厚篤昔時枝上花今日風前葉只嫌妾命薄不不足君憐
著妾紅羅襦還君白玉環生憎君有弟不念妾有夫非爲
挑團扇翻然遺綠珠無日見秋兒但作傷秋賦賦解使人
傳人今在何處

庚子春送周茂三南征四首

悒然獨不樂念子將南遊雖非還故鄉幸不長淹留人生
無百年迫此衣食謀曳裾客他方轡折中所求志下氣不
長宛轉師善柔豈無骨肉親安得同綢繆饑寒弗及顧道
路誠阻修茲行自有程可以歸山丘跨馬行著鞭忽若容

中鷗

其二

自我客　京國歲序日五收敝裘已屢更彈鋏故長在去
住本因人時命亦有待豈但戀西周不念棲東海旅人後
號咷久客多所悔子來忽復去曾不淹一載河冰猶未泮
楊柳安可採惜別成篇章使我徙心痗

其三

予從故鄉來苦熱夏日長揮汗解征鞍草草千里裝儼居
布金園愛此雙松涼日高未盥漱即復傾壺觴含毫聊自
娛懷刺嬾迎將我同醉中趣翻謂醒者狂下士不敢笑相
得言已忘雖懷羇棲愁且試爲樂方今子當遠行此歡不
可常一體有分乖能不增惻傷

其四

駐君紫騮馬停君白玉鞭離別在須臾念當陳一言平生
丘壑意久知沮溺賢依人難久居吾亦思言旋逢士駭流
俗溫克道所先飲河當滿腹長往恣高眠耦耕如可期同
買南山田

重別茂三

竟失連牀約君行不可留離情與歸夢相逐到杭州

庚子清明後一日宛委先生遊城西摩訶寺病不克

從有賦

聞道摩訶寺青郊枕梵宮花繁那計樹竹密已成叢春暖
輕寒食身閑喜自公懸知與不淺僕病未能同

胡振音初度

修身諒匪懈爲弟致獨難先軌踐鈞軸高騫俯鵷鸞席豐
道豈加執德衆所覦鳴謙牧有素逢識理必完吹簧已賓
庭在阿猶考槃成章燦墳籍以漸矜羽翰靜覽萬石傳共
敦萊子歡在伯和塤篪惟季同芝蘭自公既忘私委務投
百端有條綱豈紊奏刀刃未礪百晦方樹蕙三年寧伐檟
南宮接履綦北闕鏘和鸞乃符辛賜美寶襲松喬安黃髮

倘可期言歸更投竿

庚子五月寄徐邇思兼京沈閩大

客裏封書報大徐鳳皇橋下復何如思歸與爾同投釣念我多君肯寄書江國幽居行有鴈燕山客子食無魚更悲多難休文殁何處山丘宿草疎

訓胡敬慭三首 敬慭爲宛委先生從姪子友胡彥遠寄書爲介紹

述作千秋業昂藏七尺身異鄉初定友非德媿爲鄰辰從東山客樽開北海醇從容看賭墅忝竊座中賓

其二

識面纔今日知名過十年旅堂思我友素簡道君賢嘗樂

堪方比應劉豈接連猶爲徒步客把手意淒然

其三

嬾慢詩篇廢沉綿胏病侵多君能好我答贈乍行吟白雪誰能和青山未可尋蒼生整頓畢相進偃長林

送同里盧文夔之滇南赴大中丞九敘袁公幕

絳帳談經漢馬融淸時高蹈古人風常探黃石三篇熟偶下聊城一矢雄赤社滇池初建節白太幕府乍從戎碧鷄銅柱登臨勝萬里無嗟逐轉蓬

送陸墅修太史謫貴池司李

蕭然車馬出金閨佐郡詞臣赴宛溪印對爰書經故引好將賜札句新題長楊會薦文章美叢桂休猇洞壑棲間說左遷緣病渴茂陵女子去仍携

胡機石太翁誕辰賦祝

苟陳天下老伊傅滕前人峻岳宗崑極長河泝析津揆辰開甲第旭日聚高輪衆望歸耆彥名門起少貧不愁徒四壁未斬指雙囷溫潤山含璞光華劍有神交遊聯俊及仕宦歷風塵贊府才無敵城門氣益振官貧黃綬拙威殫赤九馴簪筆看騰踏懸車戀隱淪醉歌燕市月睛泛鏡湖春德里稽山曲高閭越水濱散金須審處設席召嘉賓巖壑登臨日鶯花祓禊晨率然緣看竹追爾慰思尊綸綍元公

綰雀黃二妙掄奉迎歸邸舍定省簇簪紳庭桂芳均吐堂萱葉尚蓁行年伯玉化愛日老萊親蕭散時携屐追隨共飲醇自娛絃外意獨得酒中眞白業尋開士青蓮植勝因好施齊物我垂訓表人倫是日琳宮會經壇寶剎陳給錢貧子喜設供釋徒臻罔極酬親德長年倚佛仁稱觴辭燕喜懸矢憶艱辛頗念蘭亭集多懷栗里鄰草生堪覓徑花落自爲茵解識輕朱紱難忘漉葛巾至人冥去住大道任陶鈞識性身如幻觀空性獨純庚寅方記日甲子未周旬上下初交泰雲雷正在屯傳經貽相國滿眼繫生民好待開 綸閣他年理釣緡爭歌三薛貴並乞二疏身杖屨歸

應奉藍輿與白新此時文酒客莫厭往來頻百歲湖山宴
還應餚紫鱗

庚子秋杪喜顯亭來都作

去年春風上已節攜手河梁與君別今年秋風重九初狹
邪見子還征車君歸正復到我里家闌門巷今何如我家
蕭條託城市衡木為門面河水草衣兄弟望我歸不歸豈
戀他鄉美君行乘舟如登僊一棹直泛西湖煙老母登堂
隱隽几阿兄挈榼開長筵門外喧闐賓客到或著錦衣或
乜帽少年拱揖行逢迎父老來過相慰勞又聞鬱鬱卜佳
城千人會葬都為傾親戚皆知誦范蠡嫁娶旋將完尚平

一身事畢仍報國單車入關更憑軾同時名士歌詩送黃
金之賤漆如墨我昔五指沒雪中正陽門前趨北風君夫
君來總如此此子憔悴真途窮有家無食北向哭有兒不
葬委山麓作客但食孟嘗魚買田不給顏回粥人生窮達
命可知快意獨在同襟期論文嗜酒吾與爾笑殺悠悠輕
薄兒失君如失左右手即人喪質日已久從君下馬走入
門便向黃花酌大斗稍時君醉我復歌請看鬢髮各已皤
卽今形影且相共向來哀樂何其多

庚子初冬改館顯亭家留別宛委學士二十八韻

久作長裾客知公愛士真食魚兼異味戲馬從芳辰善謔
談無忌清狂醉不嗔文家分漢志詩選辨唐人渾穆追元
始微茫擇大醇感時非末學懷古獨先民從剿聯無越調
絃柱必勻捲簾花在眼停筆酒沾脣明月窺雙影清風逐
後塵承歡陪杖履選勝趁車輪況愛恩稠叠無能客主臣
壺觴傾節序金帛餽冬春莫取馮驩智偏憐原憲貧顧非
端木舊自以孟嘗親忘蜀真成樂依劉更就新通家聯元
禮入幕呼嘉賓下榻勞陳設封書召數頻生徒須卒業經
術枉相詢固謝辭難設將行目豫犟抱琴還眷戀脂牽屢
逡巡晝邑非三宿平原更一旬出門還擘袂佩德有書紳
遷次仍占旅思歸且在陳降堦辭舍館布席尚城闉有日

來驚座他時復吐茵食應傳白粲鯖得聚鮮鱗兩祖東西
女更游趙李身何難疲轍迹莫厭與昏晨

宛委學士十月哉生明舉一丈夫子後二十有八日
復舉一丈夫子歌以賀之

韋相行年三十餘傳經膝下石麟虛一時舉子居然再五
老分行抱送初繡褓雙陳啼併似金錢重浴樂何如縱殊
四乳南宮母八士名分伯仲書

赴宛委先生湯餅會飲醉復索歌者出席傳觴自哂
其狂詩以解嘲二首

雙抱懷中玉仍拖門左帨極歡須命酒既旨且多無屣履

賓皆散筵歌伎有諸弄璋誰得再促坐莫教疎

其二

改座留狂客持觴強上公漾杯憐酒碧見跋覘燈紅行炙更羣僕微歌續女童中厨湯餅有明日會元同

訓王備五兼訊茂三

久客燕山故舊疎鄉關兄弟少來書相思奇士無逾爾肯寄新詩一起予栗里荒園疎把酒蘭亭勝集憶聯裾因訓好句懷周子重繭還家竟把鋤

仲冬望日漏下二鼓顒亭再傾家釀子巽有作奉和一律

良夜乘風月同心坐主賓索郎思汝久中聖許吾頻杯斝矜餘瀝詩成絕後塵從來王逸少得句每先人

喜汪介公復至燕山走筆賦贈 有序

介公自杭復來燕山頗攜雅玩見投既喜知己之至又欣于得寶欲以拙句寫意病餘手澁多日未成臘月朔過我寓齋試吳去塵墨研上濃曦不忍洗却乃裂宣紙爲此卷信筆疾書遂得四章聊之贈報以瓦礫錯粹中不瑕矜慎介公當不罪我也

五月扁舟去今來已仲冬曾看湖上槨重倚寺門松憶鱠看長鋏騎驢及莫鐘風塵仍見爾氷雪故人容

其二

昔日聯牀語明燈元歎家不嗟東郭雪交憶北山花翰墨

何人賞煙波念汝遐一來仍晤對寒日起風沙

其三

脫手能垂贈宣宗舊鼎彝平生懷古物多種購杭州紫研端溪潤青田印石柔輝煌陳几案藉爾爲予求

其四

前人不可似古物亦晨星把玩憐奇絕咨嗟憶典刑與君殊世俗爲客共沈冥莫恨頭今白難逢眼乍青

口號

前朝國手人無敵第一園棊過百齡旅櫬他鄉魂不返楸枰廣座子初停

其二

闘畫藍瑛筆有神淋漓潑墨似元人墓門已長松楸暗屏障爭求山水真

贈王維文

前朝寫真第一手獨有閩粤曾波臣吾鄉謝彬亦挺出非取畫形取畫神邇來燕山數輩在腕力界弱安足陳平鋪紙上骨相隱展玩不識傳何人先生三吳一異士神僊中人赤松子偶然放筆聊寫真毫素深情古無比明窻棐几伸白絹意象慘淡經營始畏人傍覼只獨對握管凝胼再三覵眉髮部位分高卑笑語神情辨嗔喜目接徐令意態

交思成别有襟懷是須臾下筆不可休十指拂拂風颼颼飛兔一起迅鶻落捉搦生氣無停留圖成一半已絕妙向人欲言似含笑乍蒙雲霧未開顏疑持明鏡來相照偷窺僮僕驚失聲端坐主人心眼明迴頭却顧意未足尚少神理須點睛頰上眉端皴不歇染將大宅陽氣發皎皎秋月含丰標瑟瑟涼風動鬚髮貴人頤指氣體殊文士逸格多蕭疎寫我山林貌清瘦嬾慢愛靜方閑居使畫雲臺諸將面會覩英威目如電忽然更作採芝圖傴骨應教眼中見先生妙筆不可傳自言訣法採上僊相人相神待閒暇心知擬似言難宣皮膚委蛻取靈爽高寄元冥入非想卽今

食且却偓羶時閒定去傳光嚮雙瞳已碧漸欲方長髯滿頷飄逾朋吾聞神僊厭世思遠游璅璅肯貌尋常流壁間倘畫眞龍了騎入雲烟何處求

稽留山人集目錄

第七卷　敝帚集　詩一百二首

稽留山人集第七卷 辛丑 詩一百二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辛丑春仲偕振音之天寧寺訪申凫盟不遇歸憩慈仁松下率成五首 是日機石先生偕僧隆安予二人不及從

春踏西郊路花宮並馬轎僧房尋阿士寶塔仰諸天鈴語碕相答旛風梟自懸莊嚴知不壞累劫大隋年

其二

踈牖懷剌嬾曠達上書輕命駕聊乘興投閒共此行主人何必見佛界有餘清繞塔無辭匝虛檐起梵聲

其三

半里城闉隔中天佛日幽嵯峨瞻寶塔喧雜聽皇州界潤金誰布壇荒碣尚留吾生耽寂寞稅駕欲長休

其四

顧步攀鞍緩聯翩走馬齊不忘雙老樹更入一招提葉漸春深綠濤生樹杪低每來看未足悔失碧山棲

其五

開道隆安寺齋堂亦飯僧耆英唯白老尊宿定南能杖執何須仲車隨獨後應虛空都說法在遠聽原曾

臥病十首

行座有無稱固庵仲調題亭晉度醉後口占仰事

詶吳長庚太史送別四首 九月三日舟泊張灣同自天和尚胡翽羽又申遊城北廢寺觀前朝所遺鐵猫作 張灣城中觀故巡漕大中丞李公三才牌坊

振音侍封公扶王母靈舁登舟早發還都會阻大風宿通州因行北郭謁李卓吾墓書來詩以紀之

潞河舟中寄固庵言別 潞河舟中奉寄宛委先生言別 潞河舟中寄顯亭言別八首 自天津衛至楊柳青書所見 詶同里吳雁市 朱耆清歸省川途同行舟中率贈 欸乃歌五首 辛丑十月五日

遊清淵大寧寺登千佛閣 過分水龍王廟下有懷乙未年所題之句 南旺謁宋司空祠和丘瓊山李西崖一絕句 任城古蹟遙和施愚山二首 呈瑞光自天和尚十四韻 寄朱鐵庵明府 出秦郵湖贈張介客 歸至邗關胡道南侍御挽同度歲上元後登舟留別四首

臥病何曾起悤關日昝低脯乾甘水尼頭眩戀牀棲畏客廡門緩呼童捉被齊兀然消萬慮渾不夢山溪

其二

莫驗參苓劑仝枯土木身賫文增患渴多病畏長貧不治驚覘氣何方可谷神未能忘故國實已厭迷津

其三

燕山寒不滅垂梛未芳非歌任三彈鋏春經六換衣貧家資旅食高枕送遲暉病過朱門少何緣乞米歸

其四

虓酒無眠數荒淫解腐腸病猶堪勿藥憂故自能傷王粲何曾壽庾翮亦未狂不言知己少信美是他鄉

其五

葛龔工豈敢袁虎捷無難文欲如人意詩爭著字安奉金扶杖起積櫝委牀看定使頭風愈定不定也翻悲骨髓乾

其六

病腎艱徒步無車苦獨行隔墻揞杖影高枕叩門聲客莫仍投刺吾非好裸裎近來眠食減羸瘵怯逢迎

其七

下士能虛左䜕纓有數公相存車每駐隔歲刺無逌折柬虛頻召淸樽久未同不成眞避世衰朽臥墻東

其八

久客鄉人至知名國士交郎如騄從覊不棄滌投膠鄰巷艱携服家書自解包嬾還疎服食藥裹亦全拋

其九

亦未膏肓匿虛勞和緩多却醫非漢祖尚默效維摩下榻歆身立焚香送客過總成疎筆研吾道付江河

其十

豈不懷鄉里他時西子湖畫船欹皂帽深梛就黃壚僕病歸皆嬾能從輿未孤脾衰忘食味無意憶蓴鱸

送包水部樞臣奉使之嬀茲

七年燕市稱狂客同里偁郎愛酒徒小史調絃常顧曲太巫吮筆正研都星爲漢使乘槎遠雪有王生躡履孤夢日亭邊芳草碧可容樽酒泛江湖

送方貽下第歸省大母

莫嗟上策仍淪落得似終軍尚少年歸代花時親獻壽極依竹下定稱賢梧桐棐几開書卷楊梛紅橋泛酒船倘憶京華覊滯客秋來頻有尺書傳

題畫再送方貽

依稀記得是西湖水影山光入畫圖京洛風塵淹七載汝歸泛楫一愁無

又題陳章庚淵明採菊圖贈方貽

再送歸航我尚留鄉心隨爾到杭州菊花時節如相憶家釀遙將慰客愁

送姚樂臣明府之任海昌

廣陵才子知名素梁園久擅觀濤賦試宰初通金閨籍種花始向河陽去鹽官之邑臨江門城南泖潤潮吐吞紫微東接橫山路其中杏藹桑麻村年來戰伐供輸急下瀨戈船去不息丁夫芻粟頻里正府帖下鄉鷄犬匿交通胥吏閭里豪忍剝農民虎生翼誅求豈盡公稅額敲朴不顧貧家力君去應勞撫字心身不下堂惟鼓琴隔界飛蝗避麥

壠依八馴雉鳴桑陰我本西湖釣魚者買田十畝青山下佃人歲入苦無多寓戶征徭慮非寡況是東西南北人家中兄弟長苦辛踐更雜役如寬假不異吹將黍谷春

龔太君輓詞

隧道鸞車杳秋風鶴翣陰望廬元老哭藏壑秘宮深戀闕慈顏失遺栢故澤䔲涕零露茂栢悔未早抽簪

其二

從來汲黯重幸匪范滂時道直遷頻左官微去不宜入朝隨委佩愛日闕披帷栢省烏飛匝空違反哺時

其三

社日曾聞哭春風亦彩衣大名羊務就純孝傅咸歸正慟遺弓墜遐哀夜績稀　君親雙沫泣并使寸心違

其四

投閒猶歷試求舊屬維新去爲喪慈母留虛滯小臣幾時仍聽履不遣遂扶轜未副泉臺望無恩江上綸

立夏後二日同友人飲蘆林酒肆奉和子箕一首

野曠郊壇近莊連酒肆清椰琳綠岸蘧蘆短刺池生邁勝遺軒冕忘形肖弟兄醉偫齊物意濠上羨魚輕

送翁用公之任思恩

西陵才子終賈流南宮上策早見收金閨通籍試宰邑百

粵萬里之遐州古來此地待遷客瘴癘千山魑魅宅居人患氣仗檳榔臘月無霜服絺綌倚巖築砦多獞民聞說清時尚不臣酷有狠心恥鬬力雖通鳥語總文身君才未讓朝歌長盤錯應堪理搶攘不然種樹在河陽詞賦風流亦高爽如何一命投炎荒襆被却去雲蒼茫越墟夜語山魈雜窺戶宵啼倀鬼狂三年報最一千日絕徼開居意蕭瑟却病自烹丹鼎砂學書僅有鷄毛筆環江水碧帶溪清山繞官齋翠作城彈琴有暇奇文就寂寞應垂著述名

贈同里顧秀升

長安爲客賤吾有倦游嗟那復裝携鋏從知筆是花雕蟲

誰識爾匪虎獨無家不及仍高臥門依谷口霞

其二

孔璋千載筆書記自翩翩莫果鵾鵬腹虛陪鸚鵡筵醉宜千日酒書讓一錢李趙經過地何人信汝賢

送宋其武分守南昌

豈厭承明地南州始一麾貧官嗟索米瘠土試褰帷觀察諸侯重謙恭外吏卑匿游曾獻賦武帝喜同時

其二

才子無雙譽科名第二人 彤庭趨講幄帳殿從詞臣賦政非投外分發試牧民江山携綵筆氣象感星辰

其三

秋色匡廬近滄茫彭蠡湖濯纓清並似躡屐興非孤霞倚長天鶩江饒八月鱸滕王高閣上日暮望 京無

其四

忘分交非薄他鄉聚倍歡過從無日夜慰藉及饑寒竟作鴻泥散先愁雁字難夢中饒識路江月浩漫漫

輓胡太夫人六首

遂往乘蓮座常聞咏柏舟許身求母諒命世敵孫謀燕關朱門大稽山石表留人生誰滿百高節已千秋

其二

未亡初盡哭載喜先生板蕩辭鄉國飄零入帝京含飴看卜相夢草總難兄再世傳經力艱難孟母情

其三

莫竟鳴機教非徒製錦材家風齊萬石爵秩已三台羨爲皇姑作梨看稚子推令終占介福不必慟泉臺

其四

耳目衰猶未膏肓疾未深竟辭多壽祝去慰九原心辟穀身如蛻持經舌是金無生應不壞淨土竹蕭森

其五

孫貴 丹綸錫身賢彤管傳懷清差但築列女正須編獨

有將疏淚何如負米還元公重慟哭尚短報劉年

其六

貳膳當年祝新聲樂府翻纔推亥字紀已悼婺星昏璧翣陳靈几珉碑表墓門乘車紼乍輓作誄筆仍援

題畫慰王山長下第

雪堂山人知名久胸中雲夢吞八九自可南歸行棹頭何須西向笑開口

其二

即去扁舟興不孤爲君圖作洞庭湖君山一點曾波上芳草萋萋遍綠蕪

其三

槐市春風絳帳師幽居不必怨違時忘情且飲陶潛酒感遇休吟趙壹詩

送查聲止南歸

東海孝子目流血搏膺慟哭先人穴椎埋掘塚爾何人忍使阜魚魂斷絕當路誰爲趙廣漢緩追逸賊獄不決叩閽重趼走燕山猙獰虎豹當天關椎心飲恨却歸去素衣染淚紅斑斑把君之衣拭君淚勸君隱忍開愁顏精誠有感格天道亦好還君不見庶女叩心哭風雨下擊齊臺間鴛行傍看似曾閱才名況復儕馬班五陵惡少會伏法茂栢深松覆春錦純孝應書彤管編清時待給永明札

題畫又贈查聲止

秋色凄迷並海東蒼蒼博博恨無窮十年道上阜魚淚多在青山茂栢中

贈汪釆臣 見介丞叔

嗣宗惟作途長愛竹林潛萬壑郎山曲羣峯白嶽尖波瀾五字穩點畫六書嚴因偶青雲器無將白眼嫌

燕市

燕市屠酤認酒人葛衣芒屩洞風塵扁舟偶爾來游洛故里歸歟且在陳干請疎狂翻避客隱居老大不謀身田園井秘逢新劉雜學躬耕鄭子真

訓王子寶留別四首

晚途逢時衛貴疎拙歸溪上子雲居金闕遂欲先通籍北闕何妨更上書

其二

城北青村接徑山茆堂迥在白雲間即歸紀謁仍趨侍自有求羊最往還

其三

三春挾策久留秦朱邸黃門有舊親座上酒狂偏洗愛不知軒冕是何人

其四

先歸看上潞河船腸斷河梁贈別篇歲杪直將還故里雪中乘興到門前

送嚴宸臣進士南歸

嚴助知名三十年褐衣初釋傳車旋共君兄弟文能久同舍觴棲夫獨先九日茱萸應泛酒雙湖楊柳更登船未分葉縣朝正晚飛舄歸來已是遲

辛丑八月將出燕山留別邸中知交

燕山下葉露凄凄久客扁舟指舊溪祖席開樽還共飲輕裘有劍故仍攜預期朋好過門數未見兒童與案齊

陷逢迎驅馬慣鄉閭委巷恐翻迷

其二

年年朱邸曳長裾上客多慚食有魚賦豈班揚名浪得交多李趙迹還疎賣文何似千金壽縱酒無辭一石餘張翰登舟元漫興陳蕃懸榻未妨虛

其三

遊倦相如襆被輕成都四壁有餘清瀕行分俸煩知己惜別登車挹上卿多病不堪仍授簡即歸何處可躬耕關河七載來時路榆柳成圍又此行

其四

鳳城故里背西湖躡屩青山遍綠蕪垂老親朋憐賤子未埋兄嫂哭遺孤逃名不可藏深谷相識殊多在此都他日饑驅重作客江鄉肯許戀尊鱸

辛丑八月將歸里克生以素箋索書走筆遂成一律六橋烟水相違投綸此歎真不淺也

共作金臺客君今後我歸秋風携賦筆朔雪上征衣笛思梅花落春光柳絮飛群峯漾湖水殊有釣魚磯

金范若同客金臺辛丑八月余將理歸揖范若羈滯未行握手臨岐情不可忍遂成一律情見乎詞

共有還丹願那堪客遠鄉即歸非竟隱憐子尚逃方慎莫矜鸚鵡無妨典驌驦它時真避世同采紫芝香

走筆再別克生

木落燕山候舟船始欲歸不知胡彥國何日到漁磯

留別庶華

此行真憶爾辛業是何年無盡三冬漏應須讀百篇

留別子政

我昔送君歸君今見我去何時同結茆西溪水清處

壽吳桂材先生 吳雁市尊人

我里前輩多長者扱皮皆真無一假阡陌躬田飲牛子弟舉鞭教數馬世人往往輕老成高車駟馬工逢迎豈識

前賢愛篤行管寧王烈千秋名先生恬淡多隱德抱甕漢陰機早息意氣囊橐千金輕神明鬢髮七旬黑有子才如王仲宣作詩斗酒成百篇說秦十上未見答世上誰得知其賢京華與我同作客艮璞不剖長嘆息爲說高堂年已老乞我一言獻蘭席人生上壽應滿百才子金閨能射策垂老仍看著錦衣春風自可娛泉石

爲袁尊素壽

昔我定交不草草韓子倦遊張公老名流江左友三黍里秋每說袁安好南來把臂西子湖里中孫生巖與吳相看落落有真意傾許然諾惟吾徒二十年來君半百風塵仍

作鄭莊客擨揄片語人輸心握手千金獨不惜歲寒之交
比松柏耐可湖山弄泉石有興常閒若下尊高樓何必藍
田宅

贈朱秋茹兼訂買山之約

我交吳九無狗二十年數月不見心惘然便欲挈家禹航住
頗有素友堪周旋舊交王大虹白與王二子其挈舟定肯來門
前南村兄弟更不少眞率見說朱四賢茆堂一區竹三徑
倘得遂意長高眠陽崖陰壑竟卜築勞君為我尋幽便但
期沈醉貧亦足酒價何妨斗十千

八月二十有七日芝麓先生置酒慈仁松下寵行座

有無稱固菴仲調顧亭晉度醉後口占卽事

人間此樹千秋內見我來游已七年揮手自茲抵客去攀
條重別上公筵卽歸杳杳投靑岫長憶蒼蒼且遠烟沈醉
莫辭仍滿引忘形何處得羣賢

酬吳長興太史送別四首

秋風褭柳上歸船回首金臺隱暮烟莫謂故人多欸曲新
知惜別更相憐

其二

曲江風雅屬探花散直延英燭影斜朱陌垂鞭尋下客無
人知向子雲家

其三

閉門豈有太元經賞識桓談眼故靑投剌何時曾識面不
堪揮手便離亭

其四

聞名未見已相思腸斷河梁蘇李詩燈火西湖頻倚檻遙
知藜閣校書時

九月三日舟泊張灣同自天和尚胡翽羽叉申遊城
北廢寺覩前朝所遺鐵猫作

黯然將理椗晏坐尚維舟欲見前朝物同為廢寺遊千鈞
成不易百鍊久寧柔棄置何須惜風霜數百秋

其二

戈船初下瀨賴爾定風濤力撼蛟龍重閒依灌藋高埋身
經幾代拊手嘆吾曹成毀知何極金堅亦未牢

張灣城中覩故巡漕大中丞李公三才牌坊

磊落中丞重當年冠黨人盛名材不小物望氣難馴國柄
爭同臭淸流倚要津雲霄標石闕塼埴費陶甄雜冉離舒
蜿蟠螭鏤躍鱗一時驚艷爍百代剩嶙峋廟祀悲他日顚
危憶大臣甘陵南北部若箇掃黃巾

振音侍封公狀王母靈昇登舟早發還都會阻大風
宿通州因行北郭謁李卓吾墓書來詩以紀之

潤陵蒙莊流好道亦任誕才高失明哲委蛻神蕭散荆榛蔽蓽門荒阡連町疃堆阜孤墳兀經澁殘碑斷何當風塵碁不惜僕馬瘏天道良悠悠斯人尚侃侃守身古有訓著書我獨始枵櫟豈能賢斗筲何足算感時豪傑希懷古悲弔但茲遊可千秋紀事存形管

潞河舟中寄固菴言別

吾聞古盛時大才處大位吁嗟韓夫子卓犖青雲器清風吉甫吟古訓樊侯識知名三十年沈淪一郎吏道高世莫容名盛翻爲累俯弱事晚生性簡難諧媚以病去微官未老遭棄置我昔友君時壯歲力方剛同與八九人兄弟如

鵬行張元老嗜學嚴澂少飛揚先兄激烈徒賤子獨清狂論文意不適把酒形俱忘記憶若晴昔二紀更星霜海水生之桑存亡兩茫茫亡者長已矣存者還悲傷身強嬾出處蹔見懷死喪七年客京華與君共晨夕憂來命酒坐與至看松適僕病常疎慵數月或睽隔閉門時相思開門少行迹同遊尚如此乃況別離追我始理歸裝君將息形役白閣山出雲三竺泉咽石蕭條仲蔚居迢遞淵明宅相去七千里追從乏羽翮握手流無聲臨岐音不擇我歸豈終隱乞食仍遂遊居無二頃田妻孥不自謀亦知高臥難俛仰行道周急滿漂斷梗溝水東西流庶有會面期前路方悠悠山川是何地歲月知幾秋別君五旬餘所志在林丘我雖未四十白髮被滿頭此非少壯別那不深離憂行矣難停輪且爲一日留殷勤挈榼至旨酒和且柔餘勇更一鼓老興傾百甌既醉與禁何屢舞不可休迴身抱君臂淚下安能收此夜不極歡來日難相求惻惻下堦拜渺渺登舟徙夢見尚持罇覺間已蕩槳百年思聚面三日有餘想北首潞河道東流大川廣頹沙散鳧鷗枉渚蔽榛莽情人多纏綿志士能慨慷無生況同學聞道在吾黨精誠若金石處不異天壤三生見猶識一別何悒怏藉此慰遠懷悲來言恐罔

潞河舟中奉寄宛委先生言別

人生投分合有神得意那論故與新安知疎狂老作客先生一見嗜我莫居然下榻非孺子不似開閤矜平津棄家憐我久失路嗟我貧高堂哭社扶匳去許我更作舟中賓千里不齎糧一身但襆被更與還山買卜築將可冀無能不知足多義莫爲市閭美古人高未問斯人媿丁寧握手約前期慘淡出門吞別淚登舟遂方遙結念情伊始先生本是皐夔徒況愛巢許胡爲乎翼翼小心自敬畏茫茫天下須匡扶此行遂欲皂帽隱不忍遽忘珠履遨更乞一廛可容膝却來或定將妻孥脫粟飽飯酒滿盂歲寒復有衣

裘脩馮驩之家倘校計但解彈鋏無他圖噫嘻但解彈鋏無他圖左右或厭先生殊不識中昔更幾考得共扁舟適五湖

潞河舟中寄顧亭言別八首

別君詩就睨情至語偏稀詎爲交能久無關客與依琴言非在指酒性可通徹竟展風帆去翻愴不共歸

其二

貞成十日飲恨少倦千觴取醉輕分手當歌豫斷腸荊高何事愛嵇阮不徒狂擊柎波濤闊如澠詎可忘

其三

弟兄情倍過纖芥迹還無置腹心交易分身手共須中徹爭善詎應百匪殊途晨夕忘真樂驚離欲喪吾

其四

遂往何曾止將行不我留鴈臣飛孑孑鹿草呼呦呦那可無家慣懸知獨宦愁定須拚去住且飲故忘憂

其五

盡却羣公召連宵醉不醒柰何它日恨莫放此杯停檻菊花初紫河櫺葉尚青未將搖落態增我怨離亭

其六

語默何妨異悲歡共不辭得金常見與巧宦豈相期善卷仍如矢爲裘計立雖有懷通彼我不語但銜卮

其七

鳳山吾里在茗水有湖清偕隱人生樂深逃世上名定能輕解組翻恐失躬耕別更他年苦無多此日情

其八

戀戀燕山邸飄飄潞水船卽如魂已失無復淚堪懸漸遠頻還日重歡指隔年寒宵兩地燭形影各相憐

自天津衛至楊柳青書所見

津門南去近長安新星村村傍水干室有秋成編秫護暮休力作抱兒看舟憑百丈徐徐度月愛三秋皎皎寒苦旱

江南翻困劇卽愁比戶已凋殘

訓同里吳鴈市

吳子鴈市遊燕山會予言歸投我長什述其懷倫治裝捓服閑相訓答清淵舟中作此篇以明意

古道緬已亡嘖流成薄俗文人意相輕矜聿澆淳朴佻佻紈袴兒與書不能讀被裘策肥馬華纓照丹轂垂鞭睨老成左顧命僮僕嘍啃市人言叱咤爭趣速門子況間都黎粲儒衣服詩書署上口文采頗彬郁遇鵲賦能成矢口言無復同時翻僉父東家笑耆宿竹箭未括羽白圭失磨琢才高尤悔多干禄昧百福之子賈生儔好古日不足羲皇邈有慕丘墳實其腹幼婦碑不疑圖碁局可覆槐市試一

經簡珠涸魚目伎劒來京華風雨試㭠沐上書通貴游拖
璧求衒鬻書記陳琳擅作奏葛龔𥹆使代諸老生議事成
均塾人人如其意一一得所欲在心誦豫成借手書聊錄
嗟乎末易材失意徒雌伏儆衣草爲帶屨下似人足鄙夫
飽食肉簌簌方有穀此子不逢時憭淡窮途哭懷中刺字
漫徒步何迫蹙往來狹邪陌貧賤一身獨向我吐襟期諠
重辭亦被爲恭背俯躬下問不知辱我本巖耕人乞食此
奔逐無家但彈鋏嗜酒愛擊筑飄泊迹何殊因依分有夙
苦異岑幸同蘭如氣逾馥慷慨叩唾壺長歌陳款曲上言
師友詢淵源自邦族水水子所宗車笠我曾篤以茲託殷

勤執禮過謙肅中言總丱年沈深嗜緗牘避兵去城邑赤
腳踏林谷草間戶一編白雪映空屋下言貧也傷負米供
饘粥俛首就有司違願㚑微祿此懷今尚阻天命實不淑
汗漫之上都足胝手皮瘃倉黃無前期薇蒂悲釆穀愛子
如南金未劃惜良璞微名元晏非延譽林宗悳連城寶璠
璵千里騰驤騄雄文既高步守己殉畢牧金閭會見收窮
途如轉燭客舍慎加餐崇德古所勗吾老畏後生三舍避
子玉熙柔欣既見有美中心服倘遂黃壚游把臂倚修竹

宋書清歸省川途同行舟中率贈

三年璧水知名士逼稽誰堪守一官襆被整辭金闕迴盤
輿扶上玉峯寒深萬仲蔚蓬門靜香飯維摩丈室寬歸省
縱談齊物論棄繻它日更長安

欸乃歌五首

鳴鑼打鼓向明開舟重沙灣不肯迴左首撐篙右邊柁拂
拂船隨百丈來

其二

河邊十里望村莊堡子遙遙廿里強風急沙高牽不到津
頭繫纜掛斜陽

其三

傻星早發暮逃津月黑風酸霜滿身夜半須牽猶繞岸生

憎人喚作舟人

其四

高舸如山破浪遲歌聲齊唱步參差眼看珠斗垂垂墮背
指桅燈閃閃移

其五

撇篙捩柁急流中牽纜何如但打蓬安得往來皆順水更
教南北解分風

辛丑十月五日遊清淵大寧寺登千佛閣

珠樓寶所上雲霄檻外諸天絳節朝龕有定光瞻右脇槃
棱化佛見音現千寮跨河樓堞人烟逼繞屋帆檣水驛遙解

道恆沙皆幻土不妨落拓混漁樵

過分水龍王廟下有懷乙未年所題之句

漕河分水處謁廟舊徘徊未遂勞筋息多增白髮來津梁
仍泛泛金碧故巍巍生事何須問神功實大哉

南旺謁宋司空祠和丘瓊山李西崖一絕句

文皇當日念軍胥導汶分流濟漕渠詞客莫嗟明德遠至
今猶拜宋尚書

任城古蹟遙和施愚山二首

任城城上啟高樓此地名因李白留見說山河非故國依
然風景已千秋開軒歷歷星辰轉倚檻茫茫汶泗流我亦

登臨思把酒故人何處不勝愁 太白酒樓

城陰曲港古南池名蹟曾傳杜甫詩更築亭臺緣好事多
栽蒲柳學當時來游幾駐高人楫可語惟看我友碑安得
芙蕖開漲水晚涼森木坐銜卮 古南池

呈瑞光自天和尚十四韻

來法存開士無生得正宗龍天推未出瓢笠意何慵攝性
周千界隨方陟五峯形骸尊土木嘯傲寄雲松是法誰堪
說何人不可供通明辭聖解歡喜見 音現 金容閟藏曾無字
迎機別有鋒衲衣輕賜紫草屩稱扶筇接侍前生願將承
異日從但多頭上髮不定雪中蹤嫁娶何須了谿山或許
逢清泉時洗鉢虛谷爲鳴鐘默對拈花笑旁看面壁恭平
生無宿諾薄劣倘優容

寄朱鐵菴明府

不見陶彭澤三秋託夢思種花應健在飲酒憶當時適願
無形役平情盡等夷出因風日好開獨嘯歌空默坐焚香
晚徒行躡屐遲褰簾迎客笑荷杖有童隨早學三車義親
參百丈師法身非悉達句眼似摩醯大地看猶幻虛舟應
不歧彈琴元偶爾仗劍任安之懷縣何須久龍門實愛奇
四科今夢卜獨立已傳詩昔日燕山邸春風廣座吹酒狂
能不厭禪悅是深期何肉無難斷陶名誓欲辭遂將持杖

從其柰轉蓬悲淼淼萋江畔蒼蒼鷲嶺屧籃輿堪徃返重
爲覺孤疑

出秦郵湖

信宿秦郵曲遲回出淺瀰波濤開遠目空闊滌煩襟風定
湖氷合天寒野霧陰茫茫納淮汴今古共銷沈

贈張介容

憶昔平山路招尋酒共君寺名憐二雁岡勢憶三分定取
圯橋履遲歸華嶽雲飄零重把臂鬢髮白紛紛 圯橋太白亦云

歸至京關胡道南侍御挽同度歲上元後登舟留別
四首

不遠歸蓬戸仍留就宿臺觀濤懶載筆投轄且銜杯命世
官齊燚同人燕鄴才鐏前花滿眼應忘故園梅

其二

此地元名勝邗溝十萬家干戈成困倣絲管歇繁華物力
紓飛輓人烟聚狹邪公餘觴詠與如水靜官衙

其三

堂把平山酒江觀八月濤人真歌麦樹利肯斷秋毫稷下
無車客梁園授簡叨椒觴逢獻歲春色上綈袍

其四

客游皆汗漫勝集共招携飄泊嗟萍水徘徊會雪泥華燈

醒醉眼短榻夢清溪明發扁舟路笙歌憶竹西

稽留山人集目錄

第八卷　敝帚集　詩六十一首

六首

第八卷

稽留山人集卷第八 壬寅 詩六十一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壬寅正月邗上喜見蒼浮訂還山之約

十年何處有漁磯同學飄零會面稀燕市我真添白髮邗溝君且浣緇衣相逢涕下徐徐拜好趁舟輕泛泛歸垂老不堪仍涸俗故鄉城郭未應非

將發邗關前一夕王貽上司李招同雅集即事賦謝

佐郡何勞第一流官梅東閣是揚州蕭然坐對平山雨有暇時登文選樓月夕張燈吹鳳管罇前揖客被羊裘重留歸棹緣高會觴詠欣同逸少游

邗溝遇山左趙石寅賦贈

萬里河淮合當年浦上游別來頭盡白思爾夢難求南北多岐路東西一水溝相逢真不意應爲繫歸舟

蒼浮招同周茂三斯與公泛舟廣陵城隅即事四首

有小記

辛丑冬予自燕山還里至廣陵留滯不歸壬寅正月二十有二日吳子蒼浮買小舟供伊蒲饌借若耶斯先生坐城隅水曲余偕周子茂三遊屐徃先一日天晴和約共泛舟河上登平山堂游大明寺因竅蜀井晨起雲四合已而天稍開霽行遂果著浮取酒一大甕置船頭兩岸河莊朱甍碧檻相鱗次徃徃有疎梅修竹柳芽欲吐因讀斯先生所爲秋柳詩滌小巵命酒且飲且行度紅橋出水關途前津柳色杳藹無際茂三日此何異伍山緣柳長廊耶斯先生呼五木以柳爲觴政頃天風大作聲

如虎嘯出郭百武雨盆注舟不可前乃假程氏小園遊沽溢園有堂前臨清池列亂石梧數株梅兩樹嬉蝸向人命童子急煮酒盤爲令泥首扁飲與戀緗不可休雨亦助人諠譁午迄未不止蒼浮日自有此河來園亭迭興迭廢十年前荒榛瓦礫耳今稍稍有短垣拳石屋數椽花柳背新植柔條翻風若三歲兒子學語時然郡人往往以晴明泛舟蓮平山弦服笙歌爲樂未有雨行者於千百年有今日於今日有我四人晦冥蕭條飲乃益豪夫蒼涼岑寂之境乃有眞游今廣陵平原身衍平山過迤一坂耳獨以都會繁華擅勝千古四方人聞二十四橋名輒作佳麗想顧非有高山大川幽巖古洞足供登覽也游何必至平山天何必不雨飲不擇地不擇時卒風暴雨中途而坐荒圃竹哀吟榔悲泣涸洞高寒翻若在高山之巔大川之涘幽巖之下古洞之間謖謖似鬪松風淙淙如有石瀨生千秋之感鼓百壺之興吾知隋煬就禖天子未常有我等今日之樂環瑰者乎哉三以爲然因相與劇醉登舟而返

廣陵城北路園榭舊繁華遠向平山去旁沿水郭斜短垣分竹石小檻抱鶯花風雨游人少扁舟獨水涯

其二

盈盈惟綠水宛宛望平岡人爲名都集園經喪亂荒此行從季子我欲吊歐陽尚遠山堂路蕭條飲不妨

其三

風偏欺艇子雲故壓人頭柔櫓臨波舞深筵泥客留千觴須此地他日夢揚州聚散曾何定茫茫萬古愁

其四

雨豈妨吾輩狂應笑聖人淋漓知飲酒欹側任沾巾水竹何家垞風花不定身留傳與來者茲是葛天民

到家賦四絕句

河水漣漪映木扉入門童孺共牽衣家人問訊休倉猝猶恐身從夢裏歸

其二

兒子成家二女携各長兒輩與門齊老兄那不添華髮喜極難禁抱袂啼

其三

乞食誰知已八年到家襆被轉蕭然烏裘總敝何須惜季子元無二項田

其四

卽如生入玉門關小弟猶遲百粤還且愛棠花風裊裊愁看芳草淚斑斑

壬寅三月方貽招同留偲自西倉山諸公泛湖登湖心亭卽和留偲作

洩雲翳曾峯積霖漲羣壑理楫漾中流登茲湖心閣跳魚水濊濊樵薪山濯濯波平潔綠蘋雨泫滋紅藥澄泓面深廣窅靄映迴薄閱世莫川丘弔古悽城郭臺榭堙礎楹林泉廢沉鑿鐵馬歘奔騰金牛莽寂寞百堵蕩爲墟孤亭歸可樂天晴集游冶人散唬鳥鵲兵氣生荊棘春光轉蘭若

遂有高軒遊復此泛舟酌卽事幸爾慷有美斐然作逃方
悅喪狗還轅遐歸鶴造感情靡窮屬和調已作倘愛丘中
琴勿遺荒塗嶠杖策荷同欣願言尋所托

岳武穆墓下和酉僊

不築祁連塚空傷去病魂卽教馬革裏寧受伏波寃半壁
支仍賴長城壞孰論湖山憑吊意慘淡筆須援

和酉僊淨慈寺訪豁堂上人不遇之作

花宮貝樹尚葱青殿倚南山石作屏麼塔歸雲棲鴿暗深
池出雨伏龍腥四禪瓢笠浮香海三藏樓臺轉石經便擬
竹林尋慧遠鐘聲日暮却愁聽

冷泉亭和孫友樂天酉僊

峯插蓮花峻泉豬德水清石從天上墜蘿掛鏡邊生澗響
孤亭逼松風列岫橫來游軒冕客遂有掛瓢情

和酉僊靈隱寺作

境疑西域勝路入北山幽初地通三竺高樓瞰十洲江湖
朝鷲嶺宮殿歷龍湫月桂同花雨巖泉借竹流石飛渾欲
去猿呼肯難求危徑飛梁接孤亭碧澗浮名僧將錫住高
士掛瓢留客忘區中想詩從象外搜倘携雙徑屐簪合此
中投

送陸左城往粵東省婦翁胡豹生先生二首

爲思問羊城纏綿親串情不歸知宦薄相見識翁清命酒
三山迴還舟百丈輕鹿門耆舊返親覲孔明耕

其二

定有南征賦炎方瘴莫辭聽持棨令理遙獻惠連詩翡翠
窺書幌桄榔蔭講帷不須嗟晚達爲撫伏波碑

贈禹航宋浣亭邑侯二首

青山天目近苕溪湖畔桃花路欲迷百里耕耘安井邑十
年供億困烝黎春風自擾桑陰雉曉日初鳴樹上鷄乘興
扁舟尋父老南村樂土共招携

其二

卽知嚴邑有疲氓下客陽驕或近名聞說車驅來茂宰有
時堂上事者莫鳴琴獨愛門如水種樹應教花滿城四國
覩風遐負襁東菑著籍問春耕

贈王祉叔先生二首

泉石鷲峯齋橋東作卜居地仍饒水竹室可貯琴書懸車
堂前榻停憎戶外車閉門容我到三徑雜花疎

其二

一方才並逢夫子道何高竹外橋能作花時屐肯勞書成
藏未出名在久安逃適意聊齊物人看愛濁醪

壬寅四月涉江訪機石先生卽事成詩得十二首

渡江漁舸逈風輕沙上有興歎欵行浦潋漸逥仍買棹桑
榆垂蔭且爭程雨添萬壑溪流碧山映千章夏木清稍近
柯亭川愈廣維舟遥望越王城

其二

會稽城在鏡湖中城內清流曲曲通客子船舷銜岸入人
家樓閣跨河同橋邊市闠緣青甃檻畔舟穿碇碧叢爲問
春鄉何處宅東昌坊去更投東

其三

艤舟石岸假花源山勢飛來水到門卜築林泉多逸趣隔

江風雨一相存幽窻穩下南州榻綠野平開金谷園適欲
鋤瓜翻倒綻將因驚座爲開樽

其四

甲第高門第一家朱杠碧牓接明霞堂因舊築多依樹園
是初成爲種瓜時雨懷新生荳葉薰風却檣落榴花燕臺
迎養情偏繫水國棲遲興尚賒

其五

花裏迴廊曲檻低學𨻶靑舘屋頭題春深梅橘從遮暗客
至兒童侍立齊風月祇談茶再熟簾櫳不捲日平西門前
車馬何曾報自有求羊手並携

其六

館後幽軒花木香冷然入座北風涼輕書几栽青竹卄
卄茶烟出粉墻憩息衣冠容並解過從賓主欲相忘肯將
俗客來天上共話無醉夏日長

其七

小垣花竹故玲瓏枕簟書齋臥夕春四月義皇風早至九
京曾閔夢應從問安猶課鷄鳴起隔歲將嘗馬鬣封豈戀
當堦𦶜萊草淹留端爲種深松

其八

迤西空遠地仍偏桂樹青經數百年已愛條分張翠幙有
將花落布金田最宜遲月邀賓客忝廢歌詩罷管絃遥夕

元公思繞滕縿枝只夢小山烟

其九

披帷寂靜室疑虛綺季高齋坐讀書出郭但持夫子杖到
門深謝貴人車疎方莫慰晨昏共涸俗難辭禮法疎解道
心空應及第孝廉端不羨簪裾

其十

逶迤永巷度層樓忽敞平軒而綠疇自有雙園堪日涉新
鋤一徑許吾游木奴小翠香初穉竹柵疎黃短更幽莫惜
名花開已徧萋萋芳草出池頭

其十一

東閣果蓏吏慈青隙地誅茆蓋小亭雜樹頻搖風乍至新篁徐響雨初聽棚縈瓜蔓壯三摘屐破苔衣貰婁經但貰青錢僥酒價吾徒避暑日沉突

其十二

扁舟乘興暫來過大隱先生野趣多躡級巡園花窅露開簾隨地樹婆娑詩須百首吟堪遍酒恨連宵飲易酡垂老無家因感慨幽棲何處碧山阿

重謁禹廟有感

明德千秋遠荒陵祀夏王更爲崇窆石直擬架梅梁地抱羣峯碧庭含萬木蒼平成雖永賴厎慎復難忘

謁南鎮祠次家表兄張祖望壁間韻

維南扶地缺衆嶽插雲高秩亞三公貴功撐八柱牢青蒼通帝座突兀歷江濤一體人神祀仍思大禹勞

游張登子南華館二首

水面浮山小岡前闢宇寬喜多喬木秀相映大川寒位置樓臺好經綸竹石安風流想前輩解組此投竿

其二

金谷年年在烏衣世世賢秋田高嶂雨花徑小欄烟石立爭峯勢牆分換洞天只疑僊路遠非復晉山川

柯山

鑿山因採石爲像遂參天逆水雲根破因龕梵閣懸巉峭開絕壁黝黑俯重淵險絕堪遺世何時此定禪

彤山

翠嶂插湖心爲園水石深劃流分沼碧面壁置樓陰盤曲穿危磴分明見遠岑半巖吾欲嘯君聽鳳鸞音

度東橋曹娥廟拜忠節諸先生主

東郭烟波濶長橋跨彩虹珠宮祀河女廾廡拜羣公珮響千山月旗飄五夜風千秋忠孝烈一氣古今同

吼山

大亭一片石瓮鑿競神工峯矗孳芝蓋巖開吐竹叢閣雲

高不隣鵴日礎仍通洞戶盤榕結崖陰滴乳融山形藏寺帘壁影倒潭空魚樂從相引鷗輕不可同背樓堪避暑眞擬息微躬

贈紀子湘司李

冀闕人英重滄江法職懸登車逢劇郡報最已初年大雅雄文擅高名制策傳六經供斷獄半刺裕揮絃景運新圖啟頹流重典專小懲芟薙引周內省株連坐石寃仍逢騶棠蔭詎漏欲欺民不忍克允　帝稱賢丹筆宵無憾青山地是僊烟霞三竺屐燈火聖湖船春色分堤柳薰風對沼蓮花稃潞國酒詩和大蘇篇盛代爭循吏金閨待右遷郎

看來瓊閣自可賦甘泉宗伯開京邸高閣接宇歷賓兄同
宴席下士屢周旋每示陽春曲朋從夜月天飄零初入洛
謂滯之游薪始息還轅轍將錫負郭田歌風來宇下躡履
吏堂前奬借資王儉因依識惠連不才能講德倘許從賓
筵

詩王叅戎

愛客昔者先兄存素心結納如弟昆每問陶潛訪栗里時
招朱亥過夷門君家宗伯天下士意氣風華古無比懷人
詩卷和陽春匣裏龍泉看秋水三江孤舟泛白波相許肝
膈心無他小弟歛衣侍坐側臨風搦筆常高歌是時年齒

君方壯長弓大戟森相向下馬入門髯髯張當筵命酒神
氣王三十年間人事殊黃巾銅馬傾京都新朝稍稍用名
儒舊友往往沉泥塗謀謨邦禮資眞儒君亦戴藹清南隅
髀肉漸生功未立一官蒦落徒區區往歲送君慶鄉里今
日逢君西子湖白頭赤心自突兀青山綠野懷歌呼人生
窮達不足論所貴知己聊歡娛愧我寂寞揚雄廬蕭條蓬
戶繩爲樞結駟難容布履座清酒不得將酉壺仰天長嘯
歌烏烏雲臺銅柱今已蕪君今不飲何爲乎

寄懷饒陽司李章澹公兼促舍弟康侯歸

君在鄱陽吏事清康郎湖上彩舟輕爰書義與春秋合新
語編來早晚成千里迴萼秋月夢十年長耐歲寒盟依劉
季子迴[illegible][illegible]慈使歸裝累老兄

寄懷宋其武

不得鄱陽湖上書洪都使者近何如新涼瘴病愁難愈舊
好音書莫訝疎對月可能仍嗜酒觀風且更一登車即知
老大滄洲感不爲承明戀漢廬

寄懷施愚山

滄江薄宦且淹留玉筍名山攬轡游七子今時多寂寞三
年異地總離愁相思遣弟隨飛蓋失路憐予只敝裘嬾慢
幸能文選定何時却寄待刪修

卜居吳山之麓漫成六首時壬寅七月

四壁何曾有衡門得掩關喧湫憎近市曠望喜依山室各
匡牀倚庭容短杖開先人門戶計風雨飽嘗艱

其二

不廣三重屋偏昂五百金質猶虧半值來遂傍孤岑畏厭
先支棟將遷止抱琴十年營半畝得不慰巢林

其三

本戀溪山隱蕭然水竹居避兵翻畏僻希世未容疎邱遁
東藩要山懸小閣虛竟非高士里幸謝貴人車

其四

豈買山中宅逢人更乞錢敢勞官長問多愧友朋憐避客
營三徑爲誅受一廛白衣樓際望相近菊花天

其五

倘遂誅茅便堂標采菽名夙典兄弟共嗣續子孫成竹徠
他年翠荊舍一本榮高門吾不羨聚族喜和平

其六

乞食吾仍出何能遂此棲安寧藏木主奮[illegible]見山妻樹色
平湖近人烟萬井低薊門千里客歸夢頻變逃

行可叔鄰近來過語次漫成

卜宅依吾叔山居小巷分近時悲老病往事總浮雲來便

催茶熟歸寧畏日爐莫增疇昔感髮已白紛紛

康侯饒州歸會九月八日先大兄誕辰夜話淒然有
作

驚心日近重陽節屈指人亡十七年暫卜吳山居倘定遠
從楚水弟初還尚無馬鬣封丘壠難乞豬肝奠几筵多幸
生存翻涕淚因成不寐語燈前

復送康侯弟之鄱陽六首

辛苦鄱陽客艱難南粵行千篇詩總好萬里路多更暫返
逢千在全家見汝情爲歡無二月那可又孤征

其二

南北東西路飄飄爾我愁緣疏計然策非愛尚平游覽到
家如客長多宿是舟十年兄弟樂屈指僅今秋

其三

自我燕山出千金陸賈裝泥沙償取債松柏欲休糧實賴
西江水俄空季子囊饑驅勞獨去脊力幸方剛

其四

不煖堂中席工吟客裏詩嬌啼女善病蠻語妾尤悲瘦弱
輕湍險歡娛忘歲時今年伏臘酒千里楚山陲

其五

我昔邗溝臘將歸已復留汝今楚水楫歲晚不言愁在客

開新曆離居變白頭何時除夕夜盡室駐杭州

其六

汝依劉表幕行止傷推遷我亦春明去重登張翰船迂儒
將賦[illegible]歲乞人錢饜足愁無日同歸未卜年

第九卷 蔽帚集 詩七十六首

稽留山人集第九卷 癸卯 詩七十六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壽靑霞大兄

春蘭盈通谷宅幽含華滋詎歆克堂芳獨媚丘壑委托根自有所秉性各有宜吾兄璠璵珍製錦暫一施騰達士元林盤錯永嘉時耕桑輞無嫣詩書教遺黎有璞衆欲剷韝賢善藏之臨川築衡門樂水恆忘饑知足以爲貴綏步聰當車幸有種秫田可糜責子詩獻歲土膏動墻梅花離離淸洒淇芳椅親朋庶同持呼兒校文選命僕治鋤犂卽此遂忘老王喬與等期

壽周圯公進士尊人繩翁先生

我從燕山歸始卜吳山居且鄰有俞生泰屣履同襟期俞生室如斗琴書靜虛帷披帷見其人在好古懷黃羲門無俗士鷙僻有周子詩大雅委榛莽綺靡風已卑巧言如笙簧淫靡安足師周子達者流傳永有餘思在晉慕陶潛在唐愛王維金閶況早達名山文在茲未壯年齒富朱顏多華滋高堂髮始艾愛日方融怡四明山玲瓏月湖水漣漪布席延衆賓芳醴行不遲長吟諧比竹朗詠開彈絲我有巴人曲難和陽春詞矢音托淸風微爲君子嗤

壽洪母

名都有甲第母德儷齊姜朱門臨廣衢易知復難忘結褵奉蒸嫓挽巾君子堂治葛理鳴機采蘩盈深筐覩膳良和柔衆家何矜莊駕車卽遠路千騎徙朱方容慮託狹巷纖作義所當朔風動簾幔秉燭夜未央毛詩旣口授周禮亦諸詳賓客停車過殷勤羅酒漿延譽各成名辭賦聞上京旣裁椰下誄旋諷竺乾章爐華坐悟空弄孫以徜徉二子金閨才羔鴈列兩廂素首被朱顏門戶爛生光

賀孫德州海門先生舉子

禹航北門逼德里誰其居者天下士致身未展學古力乞休但道歸田美竹間開第三徑幽閑門高臥無所求堂下

種花紅滿眼堂上圖史盈牀頭客來揮麈譚淸虛客退隱几還著書丘墳每搜三代上緗帙不啻五車餘有時躡履走都市仲任徘徊立書肆雲籤秘笈百金買入手把玩聊快意居纔容膝食果腹求田問舍非所欲百城坐擁樂何如囊中無金願亦足所嗟五十猶無兒積書將使何人讀燕姬彈箏吳姬歌春宵燭紅卮酒綠開說夫人含笑看關雎不如古所難周詩無乃周姥作男子相爲未是謗居然夢蘭遂生子出門入門看不已寧馨英物眞在抱實許啼聲遠盈耳閨中夫人何所云此事實賴卿有勳得子皎若東日一身以外皆浮雲昨歲我泛苕溪棹登君之堂與

君笑石麟擕至手摩頂方面大耳果英妙五十生兒莫嘆
晚八旬强健目煩遠轉盼仰看與户齊老去應教弄孫穩
燕姬雛佩佩宜男吞乳何妨復再三小星個個爭承寵筋
力須知老更堪

癸卯春湧詠四首

故里湖山好歸來兩見春可憐招隱賦難尼好遊人綠岸
初舒柳清波欲曳尊薊門終策馬風捲落花塵

其二

湖上春光少離樵漸綠阜離離看翠竹短短綴紅桃禿樹
仍抽葉新萸亦解苞來游無緩步嘶馬逐人驕

其三

水曲連山曲溪雲雜谷雲所思春樹密乍有曉鶯鬧酒舫
歸何少游人瞑易分郭門初月閉蕩漾起波紋

其四

尚憶登臨日千峯翠藹浮水光明隔樹柳色暗藏舟燈火
遊清夜亭臺繞碧流江南佳麗地無比是杭州

癸卯夏復之燕山辭家作

更復辭家去飄然易遠行別憎兒女淚詩苦弟兄情盡室
山樓小依人水艇輕孤身耻干謁莫道有逢迎

嘉禾遲張螺浮黃門舟未至訪陳子木孝廉兼與長
公堯夫

[illegible]傍舟船入洛遲因尋故友慰離思街傳甪里高人隱杖
有元方名士持遠砌葵花紅映席行盤蔬甲碧如絲舊交
存歿無消息湖上烟波似昔時

北發有感

馮驩老去尚無家飄泊依人托後車到日更傾燕市酒客
星那逐漢臣槎舟浮震澤滄波潤家遠吳山落照斜此去
不因游五嶽予心可是愛烟霞

張漢賓小像索題

翩翩公子珥貂家獨向山橋踏落花圖得修髯眞散朗行

來烏帽任欹斜郊園綠蔓飄蒹霏甲第丹樓望似霞愛靜
知君用幽意不將氏族傲瑯琊

雨泊楓橋還訪自天和尚瑞光方丈

津梁泛泛欲何之水宿徘徊憶木師精舍烟霞開社迴扁
舟風雨遶城遲關山杖策心難定塔院焚香偈暫持便學
生公臺上石偶來聽法不多時

過繡虎吳門寓園留贈

不知天下士患難俺經過東海田園少南冠歲月多小軒
依水竹簾沼對風荷失路翻憐我凄涼彈鋏歌

百花洲

城陰野水白花洲翠栁依依碧草柔旋築園亭迷故址不
堪麋鹿更來游

虎丘

拾級步嶙峋花宮跡已陳泉傳丘踞虎不見石如人花木
青山市舟船綠水津道傍誰氏宅千載說王珣

眞孃墓

莫問眞孃墓平原蔓草荒鶯疑絃管滑花學綺羅香絕世
應難得千秋爲爾傷惟餘嗚咽水長日繞河梁

和張螺浮黃門登虎丘山寺作即次元韻

名彥儼雲倚花宮攬石狀攀林過岸曲捨舟漾河上不逢

吹簫幽緬想試劍壯未忘葛亮吟莫放尚平杖

再疊前韻

石敞坐人姿壑陰踞虎狀奸風鳴樹間返景射塔上此山
歷今古屢至無少壯濟勝及盛年蹉跎畏扶杖

惠山泉亭

客程遙望惠山烟今日河橋泛小船水市雲林青麓下釀
家春甕綠楊邊破愁須飲三千斛消渴常烹第二泉更欲
登攀愁日暮花宮丹闕隱曾巔

金山寺

江聲萬里赴朝宗水面嶙峋插翠峯斷石崩波蹲虎豹驚

原缺第六葉

其四

城裏人家城外園枕闌依郭水當門維舟盡欲穿花入看
竹應須到日昏

其五

畫楫蘭橈出郭游歌童簫鼓載前舟偷窺玉貌藏花底風
動湘簾不上鈎

其六

隋苑荒涼空綠郊清川斜遶蜀岡遙游人日暮吹簫去髣
髴當時廿四橋

其七

山色江南不忍望廣陵信美是他鄉臨流且醉邗溝月莫
上平山太守堂

其八

山川花鳥自千秋載酒臨風只蹔遊簫管莫辭催玉琖烟
波他日夢揚州

重泛邗溝入絕句兼贈武昔

玉壺美酒却重携歌吹隨流到竹西已有新花開似錦摭
同舊侶醉如泥

其二

近水人家認酒船新晴亭閣嫋輕烟爲躭明月連宵酒不

負蕭風長夏天

其三

不爲頻來載綠餳迷津即恐似桃源小東門外竹遊處更
向陳園定李園

其四

郭繞叢花岡作屏笙歌畫舫褉紅亭重游莫道無多景隋
帝曾勞犂蹕停

其五

慣識房櫳近水灣忽聞笑語出花間旗亭屢過終難上冽
棠眞幽不許攀

其六

岸上垂楊水上花東家亭館接西家依然風景紅橋外傍
樹偏增釣艇斜

其七

歌聲已是翻新曲酒令應須改昨宵月出城頭人未散千
門燈火照闌橈

其八

飛蓋纂賓託後車烟花絃管樂何如揚州莫美堪携酒魏
闕于今待上書

淮陰舟次遇顯亭假歸賦贈四首

高名青瑣客始作列卿還濟濟除書晚雍雍家食閒白華
歌井里蒪菜飽湖山簫鼓長淮過僊舟不可攀

其二

親寧宜愛日官補正需年庭稅盤輿暇身披綵服鮮名山
書合就魏闕疏爭傳入膳江魚美非關憶鱠還

其三

內擢翻歸去乘閒愜遂初湖山元亮宅花竹子雲居酒與
躭彌甚君恩報莫疎爲卿艮不易更講治安書

其四

我出逢君返行踪似避人亦知還里樂此去傍誰親蓮葉
西湖水遂科北地塵升卿須幾載或恐尚迷津

釣臺

逝水長淮處荒墩剩釣臺艱難投主分揮斥將兵才齒劒
雄名忌藏弓帝業開富春江水碧垂白客星回

漂母祠

徒步饑寒士殷勤一飯恩才寧識名世哀獨爲王孫報已
千金重祠今異代存古來堪將相不必給饔飧

自公路浦渡黃河

淮浦津梁水驛迴千家烟火隱樓臺悲風急挾河聲走落
日徐將帆影來崩岸蛟能眠白穗荒原兕虎去仍哀維舟

杖策愁生事苦恨鷄鳴五夜催

車遥遥同螺浮黄家營道中作

車遥遥路遲遲兩驘將車疾於鳥徒御策馬行相隨金閶客還朝去赤日抑鞭不得駐五里一酌道傍泉十里再息堤邊樹黑雲驅雨河上來車前烈烈鳴驚雷如拳之雹飛撇屑驘馬人立嘶悲哀車遥遥到村舍濕衣淋漓走車下遥看燈火近黃昏便煮黃粱待深夜已無一寸衾裯乾放脚低迷臥狼藉車遥遥行不已北望燕山二千里行人惱惱帶弓箭盜賊耽耽睨行李君今游宦輕關山我獨何爲在泥滓

蒙陰道上

表裏山河險齊關十二牢西流泗水曲東抱萬峯高風雨通鳧嶧雲霄插具敖大才悲管子霸業爲誰勞

經泰山下作

鬱紆循長麓崔嵬聳峻嶽洩雲觸石吐圓景垂巖落絳氣殷層宵鳴泉墜陰壑澄嵐盤空濛疊壁立峯嶂青蒼藏寒松丹漆蓄僊藥封壇閟金泥祠宮麗朱雘泌茀香爐烟鞺鞳鈞天樂旂旂翳雲虬遼遼度笙鶴玉女駢斑璘青帝旂欻霍天門闢窅窱日觀俯寥廓蟺連通崑丘湞滓窮度索太乙假升中坤維奠東畧踐阪惋求侶望巘聊拊僕谷汲謬微尚映臥乖宿諾營道疲縣駢謀食儕燕雀已遑歸爰適恐昧色斯作息交詎毋已茲理問究漢

到燕山投宛委先生家値初度賦贈

北風冥冥飛雨急泥塗客子征衫濕到門投鞭或裾入主人將迎如不及自我襆被歸錢塘二年不升君子堂窓前最愛吳山碧夢裏不忘燕山蒼燕山　帝里黃塵道冠盖交游多草草繁華豈繫隱者心欽曲獨有先生好暫歸祇戀信陵恩未合吳山掩蓽門更識相思數行札人生那得慊家園東西南北無不可世上何人更知我妻子携來此事難删緩隨去茲行果六月燕山雲吐吞翻盆之雨長河

奔堂下流潦已三尺飄風吹簾燈欲昏挑燈把酒更斟酌笑語沉沉飲酒樂不知雷電方崩騰倘覺形骸俱脫畧五亂之園鑿小池中安亭館花參差　十忠移疾容高臥行散林間自日遲傳是西闗辟賦客早晚高齋對泉石滑稽聊復一開顏論文可許真莫逆黑頭三十七年身維嶽生中在此辰滿堂絲竹歡未已虛左復召爽門人爽門人髮已白年年許醉燕風席百歲能陪召保游須向名山棲余液

芝麓先生重拜御史大夫賦贈四首

投閒久繫蒼生望執法初歸　紫禁班當代文章推北斗

十年絲竹起東山偶披品服烟霞氣自捧封章霄漢間此
相功名頭尚黑將因高臥駐朱顏

其二

左遷索米滯燕臺先帝偏留宰相才此日崇班還特進當
時初服羨歸來賜環實賴扶 新主弄印誰堪陟上台欲
贊垂裳看直諫不妨東閣更徐開

其三

晨朝言事玉階趨武帳應嚴汲大夫歸署啼烏依列栢入
朝鳴鳳擽高梧上公動色停聲樂 天子和顏問典謨臣
節已知關社稷 君恩未許念江湖

其四

朱門玉潤水粼粼授簡西園托後塵暫去松風思命筆重
來槐影映垂紳耦耕去住憐孤客獨坐安危寄大臣即恐
自公無暇日長裾欲曳重逡巡

懷丁葯園二首

嚴譴憐才子遼東不可居歸難隨塞鴈食可得江魚謫戍
負無罪窮愁合著書關山音信隔休訝故交疎

其二

可能逢雨露生入玉門關慧苡寧充腹人蔘倘駐顏戍徒
知最征逐客蕭上先還莫竟投荒老吾詩孰與刪

七月望後陪宛委先生募過長椿寺登瑞光閣招吳
麐巷先生同眺西山作

落日愛登樓花宮步傈幽楚材邀作賦山色對初秋行藥
拋青簡鋤瓜俯綠疇莫教明月上攪我望鄉愁

送胡敬愁之黔中

十上書不收三獻璧仍棄經術空餘四海名文章自是千
秋事可嗟簡牘枉見排可憐摸索非相識不教主者見君
文未到榜前前御淚從來賦予虛疇昔覽穠苴賈誼元年
少相如亦不如風塵一劍隨征幕鞞鼓千山老曳裾璧水
談經同輩少金門捲珮故交疎三十年來還挾策八千里

外復將車那教躑躅驪羸馬合繻更走關門下淪落終然
邅迴遲簡練非因說力募鄉圍欲歸不得歸悼亡況復淚
沾衣黔南節度偏相召使逐秋雲旅鴈飛

敬哉先生招飲賦謝

君家世擅鳳皇池同拜春卿自一時太傅懸車杯酒暇元
方持杖錦衣隨登山不廢花前屐名客常銜竹下卮十載
公門曾北乘重來更許和新詩

其二

西園花柳曳長裾捲嶼眞看左席虛老病風塵終作客窮
愁歲月未成書青山湖上歸仍出白首樽前貴不疎酒罷

更閲朱邸送布衣倔强竟登車

送龔祖錫出守安西

列宿天垣傍羽林西來飛舄更携琴驅車花發泰川曉卷幔雲生華嶽陰見重循良宜上考莫嗟撫字畏勞心郎論渤海君家事鸞鳳應須起十尋

為汪茗文賦

茂苑才人重漢京一官冗散謫司城五陵俠少多相避可是當年京尹名

其二

城門校尉步青驄赤棒鳴騶意氣雄日暮探丸君莫問侯家邸第五雲中

和陶公飲酒詩十首

予讀陶公飲酒詩聊復愛之輙有斯和

未衰已遘病對酒輙所歡貧賤知攝生異患庶不干和衷順人情保已良獨難委運任所如悲來忽無端烈風鳴孀戶奄忽逢歲寒飲食各有時俛仰戀所安

其二

取醉昧昏曉得飲亦不辭脂車秣吾馬悵悵將何之下士非可居赤松豈吾欺皋夔何喁喁功業銘常旂年往名亦亡徒為達者嗤

其三

昔我常迷方頗好干世術稽古乃懷檠孜孜理緗帙上書棄不收廊落守蓬室處賤信寡尤逢時多所失旅舍風鳴條牀下啼蟋蟀一杯已復醉與物無憎嫉卒歲終拗營逍遥此中畢

其四

衣食各有務而我胡棲棲持觴不能傾餘妻伐厤脾死生命矣夫何當念寒儀澤維戀山梁白鷺下清溪俛啄仰復鳴習苦不慮疲衆人自營營天運不可齊固窮宣父訓將為達者規

其五

在羣念如獨惘惘意不懌百年忽易逝安得遂所適親串已長夜歡愛良棄擲車馬驟狹邪徘徊日西夕來者無停轅去者斷軛來者自成今去者自成昔寄生旦暮間杳杳為遠客川原芥迴薄所至有泉石歔欷愜所遇千秋梧遺迹

其六

鬱鬱狹邪路寥寥谷室居閉門謝塵鞅還讀古人書一飯聊得飽長齋厭時蔬濁酒四五杯適情不願餘幸無物役幸真想慰其初朔風鳴倒枝落葉飄庭除九原不可作掩

涕空欷歔

其七

吳山何迢迢故國隔山河客子歸還難長夜徒咨嗟疇昔命儔兄弟人匪宅山堂眺平湖虛牖梅始花嘯歌洽吾趣深室閉烟霞驚蓬逐衝飈零落天一涯寒鴻唳元霄烏烏萃霜柯鳥鳥天宇肅初月耿明河慨想發長謠迫此勞者歌

其八

少小負俗累閱世多苦辛負郭無一畝豈不思歸田士隱悲賤身遠游歷山川弟姪愴別離妻子啼饑寒三秋閱書

札不寄一囊錢衡門下重關壘突無爨烟命也當柰何客子徒屯邅有酒且獨持擊筑方游燕十杯兀已醉寄情於簡編陶公有三徑不得與比焉

其九

門有車馬客似是平生素昵昵前致詞綢繆話親故旅人古所悲鄙獨感霜露苑洛一以游金閶可翔步固窮諒獨難屢空非殆庶我有盈樽酒斟酌窮夕暮四時異消息成功會須去逃逝稍迴駕圓鬆聊改度大丹不可成沈吟為誰故反爵為君傾懷情未敢訴本性各有之將深履冰懼

其十

弱齡愛閒寂忘己師古人齊物讚莊周抗志懷隱淪中更丧亂俱芒芒傷我神膏澤凋朱顏素髮不復鬒但恨乞食難驅車干要津武林山崒崒滄江水粼粼有田不歸耕負此隴畝民舉杯萬感集涕淚沾羅巾

送俞子政佐牂牁長官司

崇情符逸尚宦轍寄游躅蕭然歔歌興懽爾登臨目一撫聊自欣三語亦何愿駕言出横門崎嶇之貴竹江亂越空茫嶺踐躡脊複裳漸羸霧邁蔚露草林宿攀鳥凌嶔岑聆猿噭蒙容言止税峒溪有緬宅暗谷絲紵坐速牀花裙睍夾轂鵰飛白蹊樹篁抽翠翳屋勝探發新謠食代賚徽祿

常闕書紳言篤敬聖所霑及瓜最可遲折柳情已邈

戲作焦仲卿詩補 有序

古人作詩敘事貫意有所專辭不無或詳或略員得其理矣藉第令詳其所略略其所詳庸渠不能成章余讀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悟其工故反其意連類成篇騐為文何常思心所之蹈虛入臭言人所不言亦各有取爾也

灊霍上干霄江水流其傍鬱鬱廬江郡滔滔介南邦皇漢建安中下邑龍舒鄉何有郡功曹姓焦名仲卿十三誦詩書十五嫻律章十七辟公府羔鴈列兩廂盈盈府中步宛宛行循墻府吏家何有有母坐高堂白髮被兩肩目如震電光獨居理中饋門戶有周防春氣動山阿草木吹雜香

府吏休沐歸白馬紫絲韁青郊大堤道紅杏開垂楊以手挽韁立於樹自徬徨不知誰家女提筐行採桑肌膚潔白皙窈窕世無雙鬢髮耀青雲阿那蛾眉長含睇却回身軀軀何洋洋紫綺爲上衣素綺爲下裳嬝嬝行遲遲動步搖珠璫府吏見此喜卽復到門看朱丹塗中門白至儲東墻墻東有老姥開門踞胡牀下馬向姥揖問君來何方辭讓善温文有此馬上郎十指凝脂膏雙頰琢圭璋從容前致辭吹氣如蘭芳直說西家女美麗媲姬姜爲許貴高門伉儷誰所當蘭芝劉氏妹年始十五强深謹守禮儀重關日夜藏詎有令郎君六禮亦未將春風扇蛺蝶淥水浮鴛鴦

作可宜君子携手入蘭房便當遣媒妁繾綣爲君通揮鞭返家巷低頭笑不已繫馬掛玉鞭再拜白阿母何意郭門劉梧桐雙井里有女顏如荼美德工容止求得作兒婦阿母亦歡喜阿母掉頭答且當相訊問恐是小家子大家閨閤深沉沉養貴嫁少習列女訓婉娩無尤訾舉動依保姆不得自由專春秋習禮度宗室陳豆籩秩秩復雍雍孌彼碩女身佻佻小家女未可論親姻外艷裏懷薄何用知女心却略再拜跪一言兒當陳皆言此女良鄰里同聲賢美麗婉嫕姜爲人幽且閑夫婦如天地所欲中心歡貴姓不足令且復愛嬋娟念當失此女惆悵空房單阿母貫汝恣

卽復將可之謊謊何謯謯遣媒前致辭元纁實筐篚滿組紛陸離白璧耀日光黃金十二釵盛以碧玉箱載用沙棠車盤螭織成幰四角流蘇垂來鳳鳴雝雝擔羊後頭隨車輪班班轉駐路入女門交錢一百萬雜綵五色絲蠡貝錯珠纍陳我東西坪納采旋問名九十其文儀開書視吉日府吏御輪歸同心有比翼連理無分枝一歲猶未舒二歲情和諧荏苒三載餘幸甚無嫌猜府吏赴郡直憭憭束腸摧三月一休沐並坐吹參差柰何阿母嚴奉養義匪戲晨朝起問安問問趨中閨紉鍼請補綴羹湯手自治織作分所當永夜亦不辭顧見但詈罵瞋目顏不怡欲退復不敢

欲進行次且阿母見府吏欸欸多仁慈卽復呼小姑布席同餔糜但當樂朝夕不宜見蘭芝爲苴常苦鹹和梅常苦酸烹魚懲羹熱沸醴嫌漿寒摻摻出素手縫爲文錦裙襞積稱驚身十幅相駢連中度但言狹不堪奉高尊大家習女訓婉娩無尤訾舉動依保姆不得自由專嫕嫕小家女何當論親姻外艷裏懷薄有此不肖心叱嗟遣之去小吏勿爲煩不喜見此女令可事他人府吏泣無言躑躅送婦去他日會相迎今我不得顧連理枝離分鴛鴦兩相慕府吏赴郡直踽踽公府步白日照衣裳荏苒視景度夜中明月來廨宇澄空素銀箭遞金壺匡牀悲獨寤攬衣束衿帶

徘徊立中露兩地隔相思聆聆共蟾兔蘭芝母家宿淸淚
落如注歡愛誓無他可憐丈人怒女子旣有行受命天所
賦以身事君子綢繆大義固不言當還歸棄捐在中路雨
降不爲雲葉落亦辭樹雖有親母兒此室非我處日暮心
煩寃默默行復臥夢中見府吏執手一相訴薄劣忤丈人
情知多謬誤被驅無怨言君應諒誠素廓獨抱寒衾悲君
因我故今當並截還與子同翺翔調絲理淸瑟爲樂未渠
央府吏默不言奄忽去我傍啼聲一以悲起視天茫茫鬱
鬱何昏昏魂魄四飛揚登車遵往路入門遲上堂再拜因
小姑俛首謝尊章丈人顧我笑此事寔尋常唾井非大瑕

且解抑忡惶小復相救教故遣來相迎聞我東閣門啓我
嫁時箱玲瓏玉搔頭雙爵金釵黃吳羅襦中單華袿結香
囊蘭薰合歡被迷迭艾都梁鸊鷉珠珊瑚瓔珞交琳瑯象
諸試佩帶左右觿鏗鏘崔嵬博山爐百獸刻文章葡萄寄
海燕明鏡頻靑銅炯炯照我顏我我理紅妝玉簪忽復折
墜地聲琅琅本謂平生居忽覺天一方悲風吹薄帷喔喔
聞鷄鳴歷亂想疇昔顛倒著衣裳躡履之寢門下氣瞻審
詳出汲辦晨餐轆轤凍銀牀溉釜燃以萁慊慊炊黃粱三
晨而不歸其腸誰當喻辛苦謝小姑趨走侍中唐尸饔使
毋勞不得相扶將五內坐煎迫中情如沸湯阿兄顧我笑

阿母大歎息以昔復至明從朝日中昃躡嚅當何道耳語
不可識譊譊何譆譆百禮充庭實微聞太守字知復橫相
逼天令府吏歸出門逢路側執手刻密期長寢萬事畢烈
女無二夫義不背君德昏黃慕動靜池水漂碧色弱軀浮
中央哀怨赴冥塋府吏得聞之勿復更悽惻舉身掛樹枝
四體僵且直晨朝門洞開阿母心自疑呼女不聞聲陰風
颯虛帷阿兄共覓取越陌望淸池號哭負女歸作計何愚
癡便報府吏聞尋聞遣人來同心有比翼連理無分枝已
已復何云請從心所私兩家各送殯送殯霍山巖輀車晝
白鵠素紼四傍施金鈴拖赤幨丹旐從風飛哀笳夾轂吹

相和薤露詩俱會大道口馬爲仰天嘶阿母哭女來淚下
如綆縻小姑哭嫂來嗚咽淸且悲丈人哭婦來悔不相提
携直云烈性女守義諒不回負汝黃泉下報以嬌小兒阿
兄伏地哭面亦汗流灕兩家互相弔哀音薄雲霓爲撫府
吏棺文槨栢爲題旋以稱功哲年是二十餘壽命何短短
夜臺同所歸兩家各相謝同是自生患雖悔不可追弔者
盈路傍觀者夾路閒萬人行嘆息千人助悲哀車馬到山
岡松栢鬱離離稅駕下雙棺並列班東西翳靈但衡委直
穠醯醯哭汝汝不聞奠汝汝不知湛湛江水淸潺潺流
陰翳月出魂歸來攜手步遲遲蘭芝自有夫府吏亦有妻

生存異室恕死得同穴居
贈熊雪堂少司馬移疾歸里
先生十年高臥不肯出出佐中樞幾百日掉頭只愛匡廬
好稱態未是烟霞疾彭蠡秋風七澤寒匡廬雲霧迷林巒
西山寇盜尚竊發天下蒼生亦未安從來弭盜自有術郎
欲銷兵本不難周成況復大和會虞帝只須舞羽干我聞
漢家三葉稱至治詔書每下父老看稍除束濕吏道簡每
重循良民力寬郡國游徼付守令怒馬不覩兵聲讙南北
二軍握居重烟火萬里無凋殘蠲租賑貸多美政大澤深
山無揭竿刺史往往嫻經術昌言不諱盈朝端苞苴罔行

熙陟當盡一規隨法不刊即今須時次第布必世後仁待
刑措端揆正求黃髮人敷陳況有丹書句平生許身比伊
傅稽古致君豈無具曾陟天卿奬吏清暫叅司馬籌邊裕
更優猶嗟志不申懸車定悵時難遇石門石室藏書處及
到清明花滿路强起非躭祿萬鍾仍歸坐對雲千樹正是
青芝秀可餐且幸朱顏髮未衰傾心果復聽賡颺召保重
來詎衰暮

秋[illegible]山人集目錄

第十卷　敝帚集　詩一百六首

稽畱山人集第十卷 甲辰　詩一百六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甲辰元日

自哭胡宗伯茫然欲療詩嗜依憐食客崔業問經師隔歲人長夜回春曆首時斐然吾黨彥椒酒送書帷

喜方貽登第

傳經不負編蒲業射策欣看釋褐初好及盛年登史館未淹三度上公車科名遂蚤非爲幸門第元高不易如萬石家風躬欲俯卽看立侍彈金魚

程邇鴻寓天慶禪房詩以懷之

邸第嗟爲客招提憶久棲賓來經案用袖有佛香携待釆芙蓉晚羞將槐柳齊過從吾嬾甚似隔武陵溪

方貽寓齋種竹漫成一律

分得西山種青依小苑墻雨滋新葉潤風裊嫩梢長遂可藏山翟將因引鳳凰此君看不厭直遣忘他鄉

詶吳次公

長貧嗟士隱失職心不平傀然八尺軀兀傲睨公卿盛才周八士崇尚魯兩生歲月悲迅川泥塗伏幽衡一棟無考槃十畝闕耦耕穊穊觸炎昇結束遊上京狹邪趙與李恭敬謬將迎不如一囊錢虛使四座傾絡緯應弦鷄哀吟感

同聲相逢邸第開侘傺故人情窮途日奄鞭濡足思倒行長輿望宛洛門食開鐘鳴吾衰謝時彥來軨子可更贈言何纏綿調苦難爲辭努力愛景光隨時覓令名

立秋日懷舍弟天津十二首

莫言瀰渡即長安幕府西山捲幔看可道何如紅日近離居已見白雲寒

其二

同爲客子倦緇塵我駐京華爾衛津見說計程三百里秋風兩地各吹人

其三

鳳凰山麓面西湖三徑淒清秋草蕪一上浮槎隨浪跡客星長傍海門孤

其四

赤日征途嫩著鞭相思九夏隔風烟離人不及秋光好一夜輕寒到汝邊

其五

他鄉爲客各依劉望遠虛登王粲樓已恨三秋如一日可堪今日又逢秋

其六

西望燕山萬疊青天津東去海冥冥懷人但詠池塘草夢裏重悲白露零

其七

新涼北客換寒衣清淚沾襟兩地揮嘹唳生憎南去鴈滄江同作一行歸

其八

邸舍津亭便往還愁心終日望青山思兄況隔三千里秋草萋萋獨掩關

其九

山堂縹緲見青楓直北浮雲蔽遠空獨倚梧桐驚落葉因悲兩地各飄蓬

其十

鳳闕虹橋策馬過柳條拂地水增波臨流却灑千行淚好寄愁心向潞河

其十一

在遠逢秋宋玉悲遙憑估客寄新詩浮沉縱不隨流水及到開函已較遲

其十二

難買扁舟共汝迴津門直下淚如雷不如來看燕山月却望津門帆影開

贈沈漢乙

久欲裁三賦嵩然小萬鍾鳴鞭游　紫閣把酒愛青峯逦
藉無求逆諱經且未逢俔俄燕市醉不厭慶卿從

其二

花前萊子憶竹下孟公依津邸兼鶩坐衙門似息機折腰
丈豈屑捉鼻願愁蓮八詠千秋事烟霞對落暉

已知

已知應嫁女身但滯京華牽犬從教賣乘龍詎可誇贈眞
無長物去喜勝貧家即日游山好蹉跎歲易賒

送沈儀曹雲中行木金陵

四牡侵星旂旆旆偃樣早發銀河際春曹却領水衡錢行

木亦關軍國計新屋翻庳舊屋高民力東南憂不細樵蘇
樹藝十年謀拱把浮沉千里稅君材擘畫無不宜循良歷
試　楓宸知爽鳩最有哀矜色鳴鳥方興禮樂時此行惠
商兼佐國錐刀未使誅求亟勞民可得安堵成天子還矜
露臺值石頭城下水湯湯鍾山牛首雲青蒼登臨更把南
宮筆謝眺驚人不可常我本西湖採山者賣文却走金臺
下連城敢說有靈蚍一顧深能憐駿馬古來識曲聽其眞
歌者不辭多苦辛此行永久眞相憶珍重清風作頌人

送史兵部雲犬榷木南關

勞分水部山衙節却送偃樣漢渚秋及到湖橋眞衣錦即
過里巷亦鳴騶探梅臘雪穿青麓行木春湖漲碧流見說
如雲浮梓乘風因念濟川舟

廷尉李來岡先生移疾將歸招飲有賦

秋風廷尉起歸心移疾俄抽頭上簪天上履旋行藥緩溪
邊舟漾覓花深即愁去路迷清漢且戀茲筵布綠陰幸舍
猶依那惜醉食魚不到五湖潯

追輓章孺人殉節二首 陶漢爲中翰元配也

鑑水名家里兵聲烈婦村霜鋒摧玉貌風颯返貞魂地息
傳烽影碑留漬血痕清風高嶺接俎豆至今存

其二

念昔鳴機夜將廢偕老詩倉皇驚介馬慷慨貫蛾眉取義
眞無忝成名已不知惟將悼亡筆作誄鳳凰池

送張小白旋里

裘馬翩翩紫陌長看君載筆賦靈光相隨京洛瞻焚草暫
去成都問種桑綵服晨趨思魏闕畫橈秋泛且江鄉尊
鱸縱美休留滯桂館將開碣石傍

舍弟將之豫章慨然成詠

不可依劉久因爲汗漫游空囊辭北地長鋏適南州水澗
浮萍散江寒落葉秋飛鳴耐辛苦題彼脊令愁

甲辰九日芝麓先生招同吳菌次水部朱鶴門大行

紀伯紫處士自仲調孝廉集吳客厰登高拈韻與
二韻賦詩紀游撫今追昔情見乎辭

冬官陶甄時崇墉登臨西山繞萬家九日每逢人憶飾五
陵遙擇馬如龍老傺皂帽羞仍落齊用青蔬爲特供風急
御裘愁向夕深窖醴酒不勝醲

其二

十年名彥滿燕關每從元公曳履閒令節千門常放直秋
風九日此看山阮嵇高會游堪繼韓秋堅越沂友齊名去不還
莫怪羊裘因底濕醉來重染淚痕斑

甲辰初冬燕邸感懷五首

立馬燕山落日青他鄉垂老尚飄零河流欲合歸帆必去
鴈嘹唳不忍聽

其二

朔風吹葉下燕關久客烏裘未擬還檻外西湖如屋裏可
憐家在鳳皇山

其三

狹邪塵起傍高車斜日經過李趙疎彈鋏莫爲朱邸客歸
來饒有釜中魚

其四

十年閉戶十年游爲客天涯已白頭歲歲秋風哭兄嫂青
山白骨不曾收

其五

三月無書首重迴故人遙自故鄉來情知兄弟無衣食及
與家書轉畏開

題查臣來小像兼懷雲間陸大

昨向查生問陸生遊東樓泊共巖耕綠看玉貌圖雙頰爲
問霜髯黑幾莖故國却遙猶北地諸君本合侍西清身窮
道泰容無改會許均承雨露榮

送俞以除右諫分守始安

邸舍依棲久離筵嘆謫居民情今日試兵事漢臣書盧豈

承明厭滯蹄鈷鉧虛京華留滯客從此食無魚

其二

萬里乘騶使千山叱馭勞治裝無長物念我解綈袍客下
虛彈鋏時清果建櫜桂林行未久不必擬離騷

送張子守樂粵東

無嗟李廣數偏奇此去專城復建旗射石不妨行獵晚投
壺眞與雅歌宜香醪甕熟傾椰子白玉盤堆擘荔支最憶
狹邪同作客燈前驚座月明時

李育九武闈高第

翩翩書記阮元瑜投筆功名薄腐儒射策千言三署擅穿

樹百步萬人呼高歌穩押休文韻緩帶徐投叔子壺到日
封侯仍退讓雲臺大樹爲君圖

胡卜男登第

才名侍御已難兄視市譚經倣鄭生豈厭生花仍載筆湯
誇聚米更論兵揮鞭天馬追風疾矯矢哀猿抱樹驚直取
黃金印如斗封侯端不羨升卿

胡彤甫登第

天卿從子仲升賢十載談兵早著鞭勇爵再登鳴不後連
城三獻價初傳八門取石堪爲陣七札抨弓盡欲穿見說
封侯饒骨法虎頭莫合畫凌烟

甲辰冬仲龔芝麓總憲五十初度

至後春隨一線長元公初度此傳觴年齊伯玉非何有人
比商彭詩未央卜世深謀扶社稷回　天片語慰耕桑莫
言髩爲變時白化日初逢贊曆昌

其二

早逢名成三十年久開憲府紫雲邊歲陽在甲纔逢五弟
子通經欲紀千烏署高居巖姚法龍門得到喜登僊今朔
綺席笙歌暇可復箕燈說百篇

其三

豈運　綸閣晉師臣獨座威嚴重秉均武帳不冠仍憚見
西臺予印更誰人生民實藉符公望賓客非關附要津百
歲中書逢畢考遥遥直似迺生申

其四

名卿八座有生徒投分無嫌草服趨獻頌隨人仍載筆同
聲媿我厠吹竽多林更羨姬公美直節還輕汲黯愚但佐
垂衣登上壽掛瓢獨喜在唐虞

再祝芝麓先生應渠臥山太史之命

作誦吾才忝稱觴客起更詩人情未已元老德難名帝與
賢俱遠臣心水並清服官纔五十憂轉爲忠誠

其二

森嚴廉法寄蕭散靜便心綠鬢輕朱紱烏臺似碧岑朝因
焚草出暇即看花吟遂許蓬蒿士從游酒細斟

其三

稜稜高議迴翼翼小心嚴減使人從憚循牆我自謙毛吹
瘢肯索骨鯁口非箝解道知天命從容副具瞻

其四

萬邦爲憲日猶愛穆如詩步韻吟偏穩含毫草不遲正宜
興禮樂寶可佐文思重有南山賦深慙下里卑

三祝芝麓先生應白仲調孝廉之命

玉河高榭面朱城亞相開筵絲竹鳴新聲三疊巴人曲一

曲翻宜進十觥

其二

憲府喧闐樂府音耕夫輟耒亦微吟朝紳四座須傾聽身是蒼生最繫心

其三

偶依同學客京都長揖中臺汲大夫耕鑿已能忘帝力從知野老頌非諛

其四

紫庭披法仰中台詩壽徐看黃閣開長使昇平容隱逸招賢不擬曳裾來

喜施愚山少參來都有贈

不見愚山已七年每懷歷下坐清泉宦情淡倒渾閒事詩律蒼茫合自然蹔喜投牋來日下重逢燒燭話霜前可堪明發還離別萬里扁舟彭澤烟

和介賢上人牧菴詠即次元韻二首

精舍依祇樹禪牀坐古藤勞廿修苦行靜獨是高僧法借三乘演心從七處徵不忘生淨土佛號亦時稱

其二

但解無言理何須繞樹藤一龕聊習靜方丈僅容僧已悟仍修福深居怕特徵恆沙長利濟不羨紫衣稱

謝河間章郡丞潛公寄懷十首次韻有序

嵩公爲先兄齊年友已亥舍弟隨之鄱陽癸卯復舉來津門今年秋舍弟復往江右津門距都二百餘里𥳑未得往晤辱寄以詩依韻奉答

海內誰同謝天涯顯自憐何來鄉字札忽墮白雲邊未見徒雙鬢相思耐六年新詩隨日進衰薄愧君賢

其二

同郡兼同舉論文愛我兄偶稽因忝竊御李亦知榮宿草悲荒壠飄蓬且舊京死生兼契闊百感涕交橫

其三

分形忘異姓同氣感知音從宦方殊地思歸共一林自携吾弟往諒厚故人心併與池塘夢懷君江上岑

其四

不遠鄱陽路誰能命駕來暫移宦蹟高倡喜詩才右輔滄瀛郡名都剛石臺客衙真帑邇吟望重徘徊

其五

久客多相識難忘獨有君已同千里月猶隔數重雲使命堪頻達民謠實飽聞音書携滿袖翻更惜離羣

其六

玉馬津亭路緇衣京洛塵林逢棲鳳鳥窮擬泣麒麟半刺□徵祿無家托故人停雲終輟筆含意未能申

其七

月迴湖流白烟高海色青征軺憐小弟幕府從公庭漿映賢人氣歸漂處士星天津何限柳攀折想長亭

其八

西笑山應見南來信不稀開書聊復慰即見已多違招我嫌長阻投君定若歸贈言歌不厭心竟繞梁飛

其九

君到芳非早差池已歲寒豈無珠作履頻憶鶡為冠一笑登堂好三晨行路難惟餘琴在匣待向子期彈

其十

詩理通冥漠神交接混茫我行期十日一醉抵千場隱隱車沿郭依依榻在堂莫言空跂立河漢不成章

訓張齊仲（齊仲為康侯弟及門今在潛公幕齋）

錦鯉何來衛水淵官齋九夏湧相思曳裾且幸依吾友襆被應傷別汝師客久併無王粲賦才高何讓李陵詩歸心誰不懷尊綸無柰秋風兩地吹

甲辰仲冬往津門登車口占

不為千人出風塵更曳裾天涯思會面多恐恐情疎

初至津門和潛公作即次原韻

六載今重見他時憶百回傳呼啓署急躄躉下車來坐即

開詩帙寒須促酒杯朔風吹客到落日競墩臺

贈潛公長君長玉

吾弟逢人說君才不可當讀書惟閉戶作賦竟升堂可畏顏如玉無鬚鬢已霜時名應避席衰朽謝中郎

潛公喜余至津門有作并訓齊仲和章即次元韻得三十首

契濶人難合飄零地本同一來投海曲不遠即燕中青眼添杯碧衰顏借燭紅多君成久憶吟望朔雲空

其二

亦知公幕好偏得故人從却想魂頻越今來跡未重孤飛如獨鶴兩美是雙龍到指窮冬晚彌看氷雪容

其三

人逢如故里弟去隔滄江下壁陳吾榻登樓惜此邦久交慙謬敬小友足心降獨喜新詩贈連城璧百雙

其四

好會張筵夕明燈設醴時堂前為上客座裏盡良知營道曾何得還山未可期不辭今日醉一別又相思

其五

久別同為客茲行可當歸韋衣曾作夢執手莫仍非氷硯含毫蘸風簾擊戶飛倡予催急和短景易斜暉

其六

漸老疎搦筆當官喜著書幕中留阮瑀滕下有相如未美雙魚佩看乘駟馬車此身慚嬾嫚責子重欷歔

其七

莫嫌仍佐郡多說使君殊却佩虎清橐勤民漸白鬚縈情忘捷足癖性似微軀且共杯浮綠無論紱未朱

其八

每說杉園勝松篁夾路迷草間饑臥鹿樹上聽鳴鸝小閣吾家有重湖倚檻低茫游同旅客相與蔓清溪

其九

物理何須論吾生亦有涯誰能長作客相見且開懷吹影從時輩忘形得我儕定文無厭客白璧更磨揩

其十

叱馭至今日携琴獨後來更多詩遣讀久貯酒俱開已失池塘夢惟餘記室才尊前看載筆此地即平臺

其十一

愛我兼家弟如君復幾人賦詩輕百首飛斝匝千巡郢里難爲曲平原畏涉旬但留張仲在燕喜從良辰

其十二

季子門墻士驊騮久軼羣交情指白水時譽起青雲長鋏游偏壯綈袍贈處閒主人同泛愛詩思共氤氳

其十三

依依逢異地欵欵坵寒門感舊分生死論交徧弟昆詩同新好賦情副久要言海國天東北朋從異巽坤

其十四

風塵爲客久茲歲又將闌楚過扶高展思歸戴小冠朱門賓亦美白雪和皆難頓惜之都日羈孤慘不歡

其十五

邸第候家有君卿慣往還那堪持面目到處候客顏黯黯單車去盈盈一水間把君詩過日翻恐淚潺湲

其十六

長吏非懷祿幽人不種田相逢率曠野聊共說林泉有日鄰三徑臨風手一編惟留圯上畧勲業及芳年

其十七

下帷知有客折簡更頻邀競就詩須和生憎路獨遥篝燈延乙夜分韻强今朝歲暮星霜靜官齋對汝寥

其十八

重鎮分雄郡天京屬遠郊五方言語雜二水濁清交客子如飛絮官衙問繫匏驕君堪肆志歸去遂誅茅

其十九

英雄吾豈敢屈指數劉曹榻反勞君下樓看臥我高世誰知士貴客獨有人豪觸目皆珠玉斑璘愛鳳毛

其二十

濁漳來滾滾地凍水無波乘輿非舟到中流策馬過見愁神氣盡各已盛名多古跡須頻詠披圖問九河

其二十一

欲去駒仍縶虛懸客未嘉他鄉歌伐木彩筆競生花署井堪投轄河津擬泛槎遲回嗟此別憔悴向京華

其二十二

投君忘異國有友況同方幾得逢兹席無須問故鄉累因

增戀戀去郎走忙忙何日吳山麓同邀過草堂

其二十三

詞客躭香草同心贈杜蘅詩成併是淚別去若爲情亦郎朝正入堪爲火路迎肯携鸚鵡客同到鳳凰城

其二十四

聚豈占雲物人眞叶地靈向來共明月不見望晨星簡授飛觴席經傳擬易亭醉眸橫夜色列炬照晶熒

其二十五

依人裾每曳求友軾初憑馬廄何須入龍門竟許登新詩吟不厭險韻和相仍惟念南州客淒涼旅泊燈

其二十六

此來勤屢約何日更重游馬繞金臺遠魚過玉澗流嬾過輕李趙易記是何劉率爾驅車便無煩泥我留

其二十七

風塵聊藉在歲月感銷沉語默雖殊跡文章合寸心天長同舍夕景短閉簾陰名僅關身後人應笑苦吟

其二十八

見許我寧堪逡巡鄭客慙何曾携彩筆强欲傲華簪樹幟應三北安絃聽二南主賓方具美六藝共沉酣

其二十九

留滯長安道無煩季主占青衫寧久著白髮訝新添跋逵從何有吾衰拙不嫌昇平公等致獨便老夫潛

其三十

入山吾宿諾茅屋置蒼巖樹上瓢長掛雲中藥自鑱少年堪玉筍老友愛香杉他日行園樂應嫌從事衫

陪機石胡先生登津門玉皇閣十六韻

海曲靈槎過河濱儼觀游盤空登寶閣絕地俯神州帝座飛簾益天容肅冕旒雲霞凝碧瓦象緯逼珠樓叫叫人烟合茫茫海氣浮參差羅萬戶清濁匯雙流城勢聯丹檻波光漾翠幬行人穿小樹去鴈沒長洲水曲迷津渡冰膠聚

客舟星羿墟里盡轍亂市門稠結構何年始登臨此日愁
萍蹤長是客蓬首欲何求天路終寥遠鄉關況阻修投人
虛跋涉非土但淹留稍識無生理難餬爲食謀不逢胥漢
客無幸訪丹丘

再登津門城西稽古寺藏經閣十八韻

覓勝西郊僻迴鞭並郭行天穿龍藏湧風細馬蹄輕路指
紅雲近門臨綠水盈金光浮寶地鈴語沸朱甍梯磴千尋
峻軒欄四望清登攀疲蹇足瞻矚豁幽情巾遠城闉隔川
長浦淑橫禾坳分町畽茅宇雜墳塋樵牧微茫影輪蹄斷
續聲頹垣崇積葦峭岸插連檣百里窗中盡諸天檻外迎

只疑浮漢渚稍欲望蓬瀛千界金繩絡三車玉簇盛松龕
金像默蓮座海神擎人事從知幻生緣尚有營途窮憐暮
齒世棄恥虛名暫許隨摩詰終難學尚平暝投塵市宿結
束且還京

自津門旋燕山留別潘公兼示齊仲長玉

君來首夏挈吾弟日夜官齋望我至我行訪君弟已還縱
倒千觴不成醉游子飄零無定期人生會合非容易幕中
張子年少才與我通家喜我來作詩輙得三十首要和未
竟時時催與君唱酬事已慣搖筆雲烟飛爛熳吾老都無
角逐能吟苦或成憔悴患歲暮云暮難久留辭君更作長
安游長安不重凌雲賦閣筆堪令十指休雖休十指疲雙
足前殿青驄後丹轂褐衣寬博汝何人引領朱門向騶僕
豈若下簾對詠時墨瀋傾潑酒淋漓此歡忘老恨不久欲
久只有還山空張子自是金閨彥君家鳳毛才亦擅功名
合付年少人君今仕宦何足戀況我迷途游已倦歸去莫
愁家異縣覓挈妻孥就天目松杉冥濛竹蔥蒨朝同登臨
夕歡燕茗盌酒壺筆與硯賦詩千篇亦不厭我弟亦得長
相見獨使青雲各致身成名一日爲人羨已知子虛賦可
凌爲囑陰符策更練

贈楊閣齋兵憲

天津地控衛河湄持節東郊寄保釐氣潤海雲蒸案牘風
清河影漾旌旗官僚共喜瞻依切使命無愁供億疲此地
由來稱輻輳五方歌詠入幽詩

旋方貽寓齋作

復就陳蕃榻仍同阮籍車開門驚伏鼠解橐餉乾魚塵几
誰能拭風窗此定居家人寧遠識疲病歲將除

除夕方貽邸舍借子冀廣成庶華飲歲口占

除夕他鄉鳳闕邊傳杯邸舍入新年千門爆竹聲如沸疊
鼓催花響並傳絳燭華筵猶守歲珮鞍玉勒已朝天獨餘
潦倒王生客吟醉徘徊夜未眠

穡畬山人集目錄

第十一卷 澂邠集 詩一百五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潛公寓西郭門外以足疾閉訪賦寄

禮樂朝元會輪轅止近關風塵千里路悵望阻追攀徙履悲重斑冠裳想玉顏向來攜手夢今昔認河山

題王文長蒹葭圖

高士恥素食躬耕隴上田暇鋤坐茂樹時時手一編 經鋤軒

草亭望終南落日銜返照藹藹西村烟蒼蒼接遠嶠 夕佳亭

吾聞王右軍篤喜種果樹垂垂碾各冠纍纍三徑路 篤喜菴

食力懷本始爲祠祀先農神來黍稷香神去風雲從 先農祠

泫泫青蔬滋晶晶白沙廣主人抱甕來立聽流泉響 洌泉

蒹葭秋作花白露何瀼瀼伊人不可見宛在水中央 白露圃

送庶華歸里

古云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盛滿雖天爲崇高遇人忌通國既其瞻衆情競求備長宜自俯躬莫但矜快意於今方進身況復在弱歲畢生思所立萬里於此始惟謙善與人惟慎能集事惟和物無忤惟儉用不匱勿言人所羨旁看好譏議勿言吾無懼背面有怨恚失意毒發加忠隱不及避人生須自庇父兄何貴勢羣譽猶恐失交毀便成棄身偶託我行本是詩書輩長鋏與大戟使人易麤厲緩帶古儒

流恂恂每謙退扁舟宋曹彬大樹漢馮異能以功名全必也德性粹臨岐言諄諄無乃吾老悖歸試質高堂若善當承佩

太子少保宛委少宰輓詩

塗車行率野素紼送傾都名世功難竟浮年日易徂同歸眞一德大用止三孤不少 黃扉[illegible]異澤 紫極扶

其二

延英初獨對參政即平章日倚 天[illegible]歸密語長絲言人躑躅逆燭獨趨蹌涣汗逢今日蒼生信不忘

其三

五作巡遊出千山羽衛過七車詢洛渭五老驗觀河行在書恩對昌言喜起歌小心承 主眷陟降從鳴珂

其四

王多逢盛世主聖得賢臣王猶公門修金華鳳沼人十年模楷重六翮羽毛新此日哀師淚招魂盡濕巾

其五

股肱資率作喉舌寄匡扶衡鑒清行刻金錢會挽輸畏人知却餽焚草請斷租家乘疑猶闕誰傳密勿謨

其六

元老開邊略降王奉册迎片言安反側萬里靖戎兵稠叠

跋涉併日程到來經二豎辛苦爲蒼生

其七

[illegible]意求方切多林任獨隆　萬幾優道理三命凛滋恭謗議人言小變危　帝鑒迴不爭須論定千載惜孤忠

其八

白下烏號淚孤臣毀瘠愁　今皇知舊德少宰付清流啓事方頻上除書背濫收憂勞成肺疾請急竟彌留

其九

投大臣如醉名言　帝念茲乎休因特詔强起冀他時辟穀餐松晚巡花行藥遲猶聞五日假空繫九重思

其十

消渴時時劇扶衰藥暫勝百篇猶夜讀雙鶴引朝昇正寢登高座層霄截一乘神歸扶玉軑星暗驗金繩

其十一

欸欸寧親意依依愛弟仁滌牏長俛首共被不分身夢草詩篇卷看雲淚滿巾豈知黃閣老翻慟白頭人

其十二

師友嚴投分交游滿誦聲書飛輕一矢金贈倒空籯謀事頌忠計居恩耻市名人今曾識面濺淚共心傾

其十三

大雅千秋絕儒林聚訟多折衷嚴玉尺得失辨金科八代浮華句巴人下里歌驅除亟述作文丧命如何

其十四

僕本空空者飄零一賣文豈能歌白雪謬許附青雲假館淹年歲論詩到夜分彭孫悲後死筆研爲公焚

其十五

慟哭無時日驚心閱歲年空看移鶴駕猶未卜牛眠蕭寺棲孤柩青郊閉一壘千秋功業盡白草鎖蒼烟

寓樓梨花下有賦

粲浮給諫招同且菴侍御眉山戒三臥山三太史飲

朱樓背鳳城凭檻玉河清況有梨花發當軒雙樹榮畫欄扶翠蓋錦砌藉瓊英向夕傳杯緩笙歌雲外聲

其二

並河卜地勝結宇好樓居山色侵珠箔花陰覆綺疏庭寬容布席門迥共停車無遽思尊鱠金閶樂有餘

送澹公還津門作

歲晚朔正使留止城門外時乎足皸裂嬰蹣步狽狽不得走見君尋君托夢寐既朝許入郭道觀駐征旆乎亦能强行把手各言快與乎邸舍隔三里衝塵埃乎出須髭與不出每坐大過君不得數蒼蒼望烟靄既無連牀話又鬪斗

酒會身踐作客窮時類仕宦憊令甲法一切吏豈文無害
與藥服官常號虢侯報赦況君抱苦筒空甕之貨貝所喜
曠懷殊世事何芥蔕徘徊顧宮闈周覽觀王會吟詩雅頌
和協律絃管配詠歌聊自娛翻覆忘物態天涯生芳草故
山有松檜此時鰥魚羨不與鱸魚鮓瀨行讀　詔書肆青
兼已責莫言爻占遯或者道方泰行矣幸勉旃蒼生應仰
賴予若待還山勞君給蠹糲

祝徐欽我初度

驚代元龍氣於今見偉人不輕青眼對正使授皮真臥愛
羲皇樂傍看伊呂親五湖鷗浩蕩高蹈足千春

贈本郡官雪湄司李

郎舍初投刺春風快飲醇官方司執法物望總歸仁昔者
天人策煌煌殿陛陳名高羣彥服學是大儒真佐郡循良
試明刑律令親巴川流浩淼棧道插嶙峋地入刀州遠銘
題劍閣新千山饒灌木十室隱荒榛重注天卿籍方移星
使輪旌飄潞水曲舟到浙江濱孔道開雄郡通都扼要津
旌旄屯戍士冠蓋困疲民鴻鴈無安堵鯨鯢剩戰塵株連
絲冠盜反側引降人武斷豪偏橫飛揚隷不馴馬牛風每
及雀鼠釁何因斷贖嗟遷史財多中季倫要囚究不少庶
女酷芻申握粟謀難卜焚林禍或鄰罪罹參斷決行省避
呑詢懸坐多誣伏無叱怨不辰幽犴魂黯黯脫兔足踆踆
累母滋牽蔓嚴如束濕薪從來悲乳犢今日感祥麟拔恭
風仍肅懸蒲俗自淳惟明卯克允勿喜況生嗔旱下隨車
雨溫迴吹律春蓮池憩靜對棠舍亦時循堆案何難判棼
犀似有神村無雞犬擾郡下鳳凰頻洗沐時休吏壺觴一
名賓筍輿三竺路桂楫六橋晨燈火歸湖上桑麻到海垠
息民寧幹止愛士貴陶甄囹圄空無繫華胥治可臻轉蓬
游汗漫盤木質輪囷歲歲長彈鋏時時憶捲綸五矦延客
賤四壁有家貧廣廈依昆弟公門謝主臣江郊看稅名曹
國已歌郇最績升華省昌言翊　紫宸只愁鳴珮日猶滯

不歸身

韓英其來燕山有感賦贈

吾友不可見傷哉蓋代人有才真惜命以德轉無鄰宿草
遺骸露授禾肖予貧京華學干謁躄躠走風塵

其二

著述愁遺佚叅求信苦空簪纓名豈逢轍迹道長窮詩禮
終須習饔飧不易供從來盛竇友若箇報任公

送陸左城赴袁大中丞幕府

仗劍且南征嗟君萬里行鴈行鄉夢遠馬首瘴雲生磨楯
看飛檄番築正發兵徒非乘傳使不擬請長纓

其二

從來賦子虛文已似相如記室才寧展承明過尚疎池塘應作夢關塞望來書洱海思兒淚臨流想釣魚

贈虞谷岳

居士蕭然物外情一龕常對鏡湖清祇園聽法三華解漢水浮家八口輕已似劉蒼知最樂應同龐藴識無生燕啣紫陌棲棲者爲善何須有近名

爲邵蘭雪悼亡

君歸吳苑攬相思書到燕披孫楚詩何處乘風魂不見能令當夕淚偏垂灌園白髮成孤隱取酒黃金爲阿誰秋色

依然千里月流黃機上照殘絲

送翁悉初出守龍安

儀郎視草白雲曹赤管不反用彩毫五聽爭傳清貫索一麾何意夢三刀溪迴龍影雙旌動棧轉蛇盤五馬高莫道京華天萬里　御屏應識使君勞

送許天玉明府之任安定

吁嗟天下士爲宰始之官小邑秦中遠餘民亂後殘征途帶暑喝邊地及冬寒倖入懸知少愁迎八口難

其二

經術羣儒奪才名四海欽輕肥輸捷足撫字寄勞心地遠無家只鶴對空有去琴稍寬兵革假先爲種桃林

其三

二華行看遶迢遙到隴西渭河平野合蜀棧戰場逃可有千家聚虎勞百里棲官因征斂急不爲活蒼黎

其四

須報循良早窮邊地可嗟官廚難得酒山郭不生花旬日方爲市高春始坐衙戴星如暫息只似臥烟霞

送吳錦雯司李端州

共咲風塵再仕年一官佐郡歷蠻烟仍披宋牘曾諳律去買舟車便少錢石研幸饒堪潑墨端溪最潔但烹泉題詩

不易夷齊飾此事君家嶺外傳

贈朱人遠

黃鐘棄已久瓦缶方雷鳴昔我年十七下帷如董生閉關稽函峯鷲嶺當窻橫西澗穿石落前山飛來輕夜月捲簾坐晴日繞樹行賢公方授徒僧房望幽衡春風開絳帳徃徃聞吹笙忽已三十年聚散悲漂萍老大無一成汗漫游上京一官笑半刺萬里巴蜀程文翁豈不賢何如漢公卿喜君名父子秀出千人英奚囊出新詩開卷使我驚摛藻何紛葩擲地成金聲大雅不可作荒塗羅棘荊吾黨五六人我心爲之傾晁盟北地傑五言能老成愚山有雅奏燕

縈骨力勍顯亭氣澹蕩飛瀞體崢泓吳下汪茗文偃蹇爲
司城未苦案牘冗能摛詞賦清合淝人所宗百韻一夕賡
傷哉胡宛委既死不復生十年於越遊草衣訪巖耕頗懷
祁奕慶蕭散得遠情近見高念祖篇叶體勢明愛之未識
面重若瑤與瓊今君美無度心寫結束誠特逢美時彥裒
薄慚老傖作者與屈指細數僕欲更傳示後來人或者非
妄評世己賤儒服時初偃戎兵詩書雖滿腹不若金一籯
君尚策高足乘時彩華纓彭澤倘歸來吾其杖藜迎

詠階前薝蔔

並岸低栅翠芬牽陰森碧色映堦鮮能多青實離離韡訏

許木九顆顆圓雨露生成條併重星河避隱葉交徧步檐
白首朝朝仰消渴頻垂一尺涎

銀桃

青桃燕市大如枓剖出并刀瑪瑙爽當日應分王母種由
來可許侍臣餐翠拔水盤炎威却玉瑩金膏渴病安莫戀
緇塵但朱陌綴山覓上未應難

送張牖如旋里兼訊甫草

已美聲名滿洛陽秋風一起念江鄉他年曾薦揚雄賦此
去仍棲蔣詡堂客裏送歸多涕淚貧交失職總淒涼丹楓
白水松陵路爲問尊師馬季常

無題

椰彈闌干花映窻紅墻碧瓦漾春江堦前傾步鶯愁使梁
上呢喃燕自雙玉臂肌銷鬆寶釧朱顏影瘦怯銀釭宵深
誤擬羊車過亂竹搖風引吠厖

其二

當時覆額髮毿毿選入昭陽始十三衆裏生憎堪並后君
前未敢說宜男輕離湯道征遼偶不嫁從教就木甘腸斷
宮絃聲不返愁心終日望江南

其三

守宮沁入玉肌温雪裏桃花一片痕灼灼持爭春照耀輝

輝相映月黃昏春風椰暗遲歸憾夜雨苔荒早閉門不道
紅顏矜妾貌惟留丹的表君恩

其四

君王深坐景陽宮結綺臨春複閣通倉猝兵來誰得避陰
沉井底不教同逃樓爛熳瓊花發蘼苑淒涼玉樹空只飲
石頭城下水孤身白髮老江東

其五

孏孏腰肢恰恰身年時嬌小怯橫陳玉魚銀海迷黃蜒金
鴨爐山冷繡裀分得奩香誰耐熱望中陵樹不知春銅臺
直到殘鴛瓦妾意何曾化作塵

其六

閨中少婦本良家獨守空房不怨嗟絕代佳人愁日暮從來薄命易天涯生離死別魚書杳木宿風飡鳥道斜已分飄零如柳絮敢言容貌比桃花

其七

霧鬢雲鬟新嫁娘低頭暗壁尚羞郎深閨轉側三朝饜大編兒我萬里裝夢裏容輝疑髣髴歸期書信總荒唐陌頭桑下如相遇君到方知此婦剛

其八

盈盈十五嫁王昌始畫雙眉澹澹長施粉施朱嫌涴色工

顰工笑不關妝將蓮鬭豔仍餘態比玉矜香別有光可惜巫山雲雨意只憑爲夢到高唐

其九

漢宮妙選記曾經嘉禮初將詔旋停火齊鑯蘋終不吐玉簫風咽最堪聽寸心預化山頭石往事長沉水底星惟有斑斑千古淚秋風竹裏慟湘靈

其十

百兩車來曳珮升非煙非霧雜香凝闘門欲到捐賓客承巷何曾薦寢興絃上將心傳綠綺壺中有淚貯紅冰千秋同穴分明誓繐帳塵生痛不勝

其十一

六街春色惱當壚紫陌楊花糝雪鋪壚酒旋沽燕市客低鬟不盼霍家奴藏鶯小閣窺朱箔買蝶閒園夢綠蕪莫笑洗多紅色淡吳羅只著嫁時襦

其十二

南里鳴鐘北里歌侯家樓閣掛銀河明璫耀首雙鬟重紅錦纏頭百疋多夜月殘機經白紵秋風破屋補青蘿莎雞絡緯休無賴屈指孤眠十載過

其十三

斜插金釵髩已絲冶容無復鬭蛾眉梁鴻廡下曾相敬宋

玉墻頭不肯窺別有深深金屋貯長將宛宛畫簾垂琴心只愛孤鸞曲羞把秦簫學鳳吹

其十四

不因十斛買明珠解道羅敷自有夫骨節能鳴非琥珀頭顱可碎抵珊瑚佳人難得愁天子妒婦猶憐況老奴直置新聲嬌百囀蓮花爲面雪爲膚

文園歌

文園草長車轂澁青苔濺露流螢濕研池毫腐墨花繡閑閉書燈湘鬼泣糟牀瀉香學水鳴檠壁窺春春有聲驌驦蒙茸沽不成蘭膏夜爐紫霧生秋水渺渺雙曈瞳研光柒

几蒸濟雲馬尾四五秋蚍縈酒家樓臺接天起當壚倒捲
銀河水茂陵才人渴欲死

虞美人歌

夵矛倚壁劍嘯匣重瞳迸淚濕金甲斗帳煌煌照大星帳
前宛轉桃花頰憂鐵鏦金萬馬洶楚歌結陰黑山摧死灰
魚面健兒恐兜鍪不及蛾眉剪玉龍擊得當心捧旗尾嗥
風馬毛聳電光未滅頸血歕香魂躑躅手猶動山河破碎
孤墳小濕露啼紅長花草秋風歲歲彭城道

送徐原一孝廉歸崑山

縣令急催科亦云文網密豈宜任吏胥閒內舞刀筆三吳

財賦藪征斂索已悉往代懲後服久哉踰什一兵餘井畝
困十戶九空逋租積纍歲貸緣民力紕或謂因大家輸
納不時畢追呼若叫鬪莫敢加鞭扑麾下列主名鼎鼎磬
簪組羅織無孑遺名已論如律簿書自有籍官斂亦有釐
一切用羅織陷文不可出君家昆弟賢奉身常戰栗郭外
纔二頃墾闢半種秫兩稅恒豫輸三秋多暇日吏議變白
黑株連失情實巍峩對天人燕樂閒笙瑟鳳池謫騎省孝
廉返蓬蓽榮辱何足論茲名竊所疾　九關響虎豹天門
高巢峯泣血前致詞蓄憤一披述反覆下有司輾轉須勘
詰明微在簡牘聪畫不可匿固宜十世旌永作簪纓率讀

肝膽俱選案牘類甲乙仍歲非奔波南北走遠衙胥不犯
霧露風雨勞沐櫛今年觸炎蒸塵沙馬一疋餘感及凶荒
新詩滿緗帙　詔可始言歸田園理榛蕪想當黍稷成覥
勝進芬苾衙門雖苦饑婁江映清泌改歲秋節邀公車復
馳驛上苑花更開池塘草初茁朱邸要惠連金閨同輔弼
莫愛玉峯幽巖洞採精朮

送嚴賡成歸里

奉嫂驅馳自昔年寧親始棹五湖船經秋同舍成何益李
業譚經已渺然朱戶笙歌長嘒嘒大堤裘馬足翩翩梅花
春釀臨初熟庭下稱觴樂事全

八月病中作

自我再游燕年齒日衰暮淒涼旅舍間荏苒歲月度金門
非所戀沉吟不能去以文賣黃金乃為八口故低首弄筆
硯俛首講章句交游亦不稀過從謹鴛鷺愛好情綢繆惘
款通誠愫詩成走使趣酒座登車赴一心役萬感半日裁
十賦冥搜若抽繭應作須辦具將離神已失無寐宵常寤
人壽能幾何諒非金石固今年患炎蒸霖雨復傾注積熱
方毒淫濕氣所會聚仲秋疾併發下利日無數腸中痛似
割五臟皆濁汚容顏漸枯槁疲薾妨舉步精散志已昏脾
泄病成痼困窮念骨肉漂泊悲異路徙憐昆弟饑乃為詩

書謨曷不把栅犂田間事種樹或者勝負販市上走錐鬻
亦可覓升斗圖饒糜共餔文章時所賤貧賤與交惡辛苦
爾何功顯運固宜厄我死不足論我家復誰顧亦知齊彭
殤恩情內纏互伯牛嘆命夫子淵稱殆庶朝聞夕死可道
也我所慕且當尋真如寘然息衆慮

病中訓吳次公兼送其游門壘四首

同客燕山君又行蓬萊閣上見海生嶽星茂宰清貧日獨
喜能高父事名

其二

治平馬上賤詩書賣賦何人識予虐漂泊總爲千里客觀

濤猶勝病相如

其三

南州吾弟尚孤征獨美君兒乘耒耕幾日南陽龍臥起天
衢並駕指橫行

其四

結束征裘短後衣紫騮拋粽去如飛茂陵消渴徒高枕悵
望河梁淚一揮

送王子貞歸禹航

此日金閶籍英才欲斗量停年除目俟愛日舞衣長雙徑
煮霞赤三茗裊露蒼晨昏聊慰藉椒酒得親嘗

其二

老材須樵積韜穎飲新硎豈少妨賢路猶虛望法星鞭歸
依茂竹不忘聚漂萍旅客偏西滯爽風美去舲

淸徵新聲

鼓吹笳如沸旌旗隊若雲平明車駕出執豕祭將軍　堂
予肅陰岑祠官儼齋戒將軍果何人能令天子拜　會鼓
復傳芭殺烝兼委體萬乘必親[illegible]無廢禮　聖壽宜
無恙皇婚祝孔嘉泠泠九月御蕭蕭五雲車　由來通國
畏但願將軍喜福祿自天申將軍亦醉止　亂曰生願拜
將軍死願隸將軍不得見將軍何許慟將軍

送張孝具還里

景陽匹騎走燕臺廷對還因憶鮪迴哀栁三秋逢此別早
悔十年到應開專城通籍猶嗟晚五馬治中未展才關下
賢良仍特舉公車載筆待君來

祝來六封翁六袠初度

江城昔稱絃歌宅甗開名卿車盖還簇裏尚餘封事纍庭
前不愧受經年徙看鷗鳥忘機眼恰有鱸魚入饌鮮莫道
黃花開已徧偏宜栢葉媚華筵

其二

朱門舜共夕郎游解道傳經學本優著述纔看周甲子封

尊介上台春秋承顔親亦頒宫緜高會星偏逐畫舟及到

之官長迎養安車華髮未盈頭

送機石封翁歸山陰

緑蔭還看發潞河仲冬臨泛鏡湖波里中父老長相憶堂

上寶册定若何名比三君應轉重人非二仲肯容過寄園

花柳春俱長白蓹青蔬映薜蘿翁家後圃名寄園

其二

五千里外烟波濶南北爲家聚首難遞嶠松楸宜省覲燕

山棣萼報平安朱顔孝婦思春酒黄口遺孤泣素冠此去

何時到京洛花時猶恐對愁看

其三

雲門山寺若耶邊大隱者英苂昔賢長恐曠雲迷梓里莫

因覩海嘆桑田逃禪久是宗雷詮挾策爭看軾轍賢人世

浮雲何足問未妨作序永和年

其四

不材忝竊從遨遊憶昔常登元禮舟最是傷心看獨往自

憐乞食竟長留爭程珍重風湍穩閉戶高閑松菊幽茗椀

詩箋思倚坐莫教稍别遂三秋

其五

哀樂能齊學老莊滕前元老任彭殤只愁旅櫬歸何日況

有孤孫在北鄉未可全忘來北道差看自解念西方黄花

翠竹如懸榻萬里仍同明月光

送楊自西都諫以内陞未補旋里

卓哉名諫臣直節無比倫所憂繫社稷其大關君民往者

召備吏改官青瑣新是時南苑游車駕常一巡歲必四五

出出郎留數旬平原草豢茸馬健鷹亦馴羽林甲燿日列

陣如雲屯幔城環帳殿露宿衛虎賁馳驟試角逐射獵無

冬春凛風或裂膚赤日方揚塵扈從敢言勞乃亦念至

尊劉切相如書胥脉對仗陳九重赫斯怒飛騎立召詢研

鞫交雷電跪之行宫前謂此務講武國威藉常伸豈云娛

游畋割鮮誇染輪初進脉大體摩切及朕身欲以盤樂規

方朕何代君　帝親擐甲冑介士從逡巡晝漏易三時將

以晡至申徃來馳道間出門復入門屏息長跽俟草際委

亦紳來過輒嫚駡甚或撫劍看詰問至再三盛氣方怒瞋

自知爾罪不試思朕所云再問黙無對三問亦不言念當

自引罪非我中心誠唯諾辭一吐　天威轉爲欣順從臣

討得拒諫成大愆　帝亦本知忠未慣聞犯顔爭勝耶追

脅譙讓辭紛紜欲使免冠謝不謂如石人頃之稍顧笑歎

色漸已温備徒知好名朕豈憚從繩古來善歸君諫草退

則焚懇懇但沽直以朕爲荒淫此寧非矯激臣道當不然

孜孜一守首罪實在微臣臣愚昧忌諱照鑒頹　主恩薄
昔始引出謝表上請晨但以顏自居終宜滅于田畝　上
鶴色怒斧猝攖逆鱗舉朝爲股栗不測懼處分進對無作
容退食有恬神直聲震天下眷注亦已殷封事歷　兩朝
利病靡不宜徃者畿輔旱十疏勸憂勤恤民莫若仁應天
不以文求言當廣採薄賦乘省刑近者彗星出修禳請諄
諄其出已數月所歷十五辰一言感玉几赦書下鷄竿即
夜滅無迹至哉誠動天特簡始升卿不次拔擢先昌時能
膚賢蒼生轉愁辛不得更論事翩然去嵇垣虛秩未即補
扁舟指江津青史已屢書錦衣乍言旋我本田野人結交

亦有因因緣共梓里邸舍從朝昏欽此益代氣壯徃志必
申豈知體貌高和易復可親其弱不勝衣郎之如飲醇入
朝抗疏上出朝惟掩關開卷讀古書到門無雜賓脫略忘
貴賤嗜我情性眞茲行得省侍椒花獻盤餐海門觀濤秋
山麓採梅春莫以戀斑斕遂忘展經綸

送俗覲之河西

季棟小邑官仍論寄墾深文逮可傷聿聽啼烏寬北寺重
騎瘦馬向西涼千山垂老游邊塞八口無依寄遠鄉我亦
漂零帶長鋏客中送別爲霑裳

龔安西擢農部郎有贈

天下民力疲供輸無有一邑無逋租安西近邊況貧薄萬
令接踵窮追呼千鎰指爲萬家入十年困已一日蘇新遷
粉署肯倖致裝國正藉多良謨

九日龔大司寇招集黑窰廠病不克赴遊和席上元
韻

病榻趺雙膝啟關閉十重所嗟逢九日不與望千峯小室
焚從暗深杯藥故濃將無珠履散鄰寺已鳴鐘

其二

山戶人扶看頹檐戀夕陽肺衰秋栗栗目斷感茫茫孛檣
忠賓席登臺攬　帝鄉從知戲馬路直過鬭鷄場

其三

謝公墩不遠昨歲亦同登久客淹燕市中消卧茂陵鄉心
隨塵豕物化感嫣鷹病骨知歸否秋原欲飽騰

其四

游看翠彥美地俯萬家高醉定吹哀管饞銜想濁醪莫愁
循歷尾已悔似鴻毛七發如能起膏歌聽禹皐

送王錫九侍御公還里

美爾烏衣巷連枝桂樹樛更看鋒發早實有火瑰愁綵筆
嗟懷寶斑衣逐放舟春風吹紫陌還待璧人游

趙天羽孝廉尊人雙壽（天羽兄弟六人尊公有隱德）

細數名賢美深增耆舊思鹿門襄漢里皂帽建安時自有
青精飯能多玉樹枝吳山兼白嶽來往德星移

其二

一鷺飛鳴早仍餘五桂繁雙旌猶擇地萬石會同門象諧
隨紆綬詡贊傍舉觴麗眉憎品服翻誤灌閒園

贈山陰姜鐵夫處士

若耶溪頭渭川子十載才名滿人耳口誦六十萬言書手
編二十一朝史興到時時吟小詩五言大雅真起衰齊梁
綺靡盡洗滌陳薛風流今在茲王生扇上見君作愛君不
異丹山鶴心欲結交不敢言自顧深慚才淺薄今年偶復

來燕山逢我臥病方掩關叩門授我詩稿讀長篇短什文
斑斕不嗔往來頻疎節此禮豈爲我輩設凄涼旅邸背三
顧洪鐘待叩聲不竭上下兩漢逮金元發凡起例向我言
芟除蕪穢存事實本末俱備詞不繁此書人生閱難竟三
分損一從省併後人無患披閱勞來者可免空疎病用意
諒厚力已竭寸心慘澹經營中安得便付剞劂氏須布天
下置學宮古來著書期不朽富貴於我乎何有公卿或笑
詩書賤輿臺但道布衣醜我刪古詩亦未成升斗爲重筆
墨輕君歸但隱雲門好我若能來且耦耕

送吳菡次出守吳興

郡署廛初出吳興去亦佳山容窺郡郭水面啓官齋井稅
兼林澤湖雲浸市街行春將畫舫不異若耶谿

其二

簪筆趨華館含香屬夏曹名虛詞賦盛才易簿書勞脫調
馮唐出清資陸納高雙旌苕霅路襆被泛輕舠

其三

郡是湖山勝人今土俗非郎知農是本及到訟應稀告寄
全知悔流亡盡自歸惟將若下酒朗詠坐漁磯

其四

邸舍隨觴詠依仁十載餘何曾單短褐此去羨高車故里

溪山近他鄉歲月除徵黄應可待關下聽鳴琚

壽龔芝麓大司寇

天下誰言事思公在柏臺上卿人再陟武帳奏頻開紫禁
篝燈讀蒼生扶杖來淩霄餘茂樹千載護風雷　柏臺
執法星爲使單車度嶺行不論河內火實厭五溪兵涕淚
南征賦烽烟北望情春風隨擁節到處早梅生　過嶺
古寺蕭蕭樹長風謖謖吹日斜西岸幘月出半街扃碧色
侵飛檻濤聲閒奕棋因公多勝集不忘吐茵時　慈仁聽松
聞道南徐勝秦淮簫鼓舟未容枚叟從多羨謝公遊水漲
龍江夕山容牛渚秋從來憑吊意車騎滿河流　秦淮

我里西湖好公來恨不從水光浮竹葉山色繞芙蓉瀹茗
尋龍井飄花指鷲峯即今方叚履何日更攜筇西子湖
忠誠思入告慘淡草封章見販頻呼燭書題自閉囊登
車須側櫝晏坐只焚香 詔下仍驚問誰知惠澤長寄奏
夜雪千山白高齋眺玉河那能無米汁只擬坐雲窠鹽撒
和羹用花飛點席多醉睟峯色露佛髻湧青螺繡佛閣雪眺
野墅雙槐老婆娑萬古心草滋鋪翠褥花落散黃金命駕
賓隨主留詩後視今千秋撫嘉樹元老此登臨槐陰藉草
芙蓉三十二屋裏即青山泉石聞絃響煙雲潑墨殷尋常
采榮意膚寸作霖還甦覥留應悔巖棲未許攀三十二芙蓉齋

地即長椿寺樓營丈室居曇華森戶牖忍草覆階除遲食
將軍過經行躡履徐黙然誰問法金粟是生初長椿丈室
北林森茂樹啁哳聚晨風三握頻看髮群賢並俯躬有材
誰特達吾道合長窮欲掃公門帚徘徊落日中晨風鬱北林
岸即牽船住飄應向日戀官齋如舊國玉樹喜春天久歷
風霜老長承雨露鮮不材惟社櫟棄擲未曾憐春驅玉樹

積留山人集第十二卷 丙午 詩八十四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元日振音齋中作

館移逢改歲客滯又茲年觀主新遷好思家宿淚懸久要
情愈密多病遠應憐曉起看雲物滄茫薊北天

祝吳廣菴少司寇

五雲曳履佐秋官開代祥刑簡在寬展櫝未輕丹筆判好
書常據碧梧看文風八代衰俱起交態千秋久不寒獻歲
正宜持綠酒錦堂燕喜送春盤

步故山陰少宰後園作

重來朱邸步園亭正月池塘草未青廢裏放休隨直馬牆
頭開映讀書螢誰堪醉眼看華屋似有高吟倚翠屏庭樹
依依人不見百年強飲奠教醒

詶草澹公石橋送別 有序

甲辰冬葉馬津門留十日還京澹公餞予石橋別後成詩五章已寄我燕邸午春湯和

石橋吾汝別陳迹廿經年獨有銷魂句能令好事傳病軀
驚雨雪薄宦隔風烟底許堤邊草逢春綠更妍

祝嚴都諫母江太孺人七袠

壽母遇方榮徽音人所羨卿從青瑣升庭著斑衣戀鴈塔
自題名鳳池冠華選秘書讀已徧言責任方眷辰告必遠

稽從容對金殿其惟嘉乃績拔擢階始轉寧非家訓嚴抑
又母教善婉弱愛長孫顧復恩繾綣成童賢書舉冠歲南
宮薦紳武遂登瀛校文復開卷其弟立差肩一一英姿擅
倚用三冬足皆可連城衒競携五彩毫或美大羽箭末孫
最嬌小玉立雪爲面不言心已領承志意能先已喜侍名
臣誰似僥多彥六月吳山里七句聯水宴菡萏紅映酒江
魚白爲饌金帶荔枝赤緋袍前覯騰走馬燕山使長孫馳
急傳蜀箋寫新詩開函文采絢嶻嶻名公筆一一擇言撰
彈弦當筵歌邐豆列有踐微笑領其首酥酒酌屢嚥都未
耳目衰正爾餐飯便九列會須賢歸朝襲簪弁當知奉板

輿迢遞來幾旬家風慶有餘愛日長可衍其時猶夜績習
勞不言倦

其二

四座且勿諠我歌聲未已請言昔日勞莫言今日喜佚者
思其初安者惟其始舉案從梁鴻避世隱溪水供設留賓
容恩勤鬻孫子凜冬不衣帛晨爨或無米惟知貧可樂不
慕榮至此我與令子交同心相汝爾登堂分亮厚頌德美
有以福侵川方至其皆未知止

壽鄉端木尊人

昔我方授徒偃蹇遘齊囊到君吳山下相國舊草堂君家
餘名彥錚類不可當阿大與中郎竹箭材俱良君壁屬吾
黨君子爲厲行四開義方善亦知隱德芳與賢在初造雲
路爭翱翔已登不求逢兀傲坐宮墻栗里賦歸來種林夏
雲黃蕭然貽一經皂幘聊徜徉鹿門龐公里高密鄭公鄉
我作汗漫游川原杳已長奄忽十餘年知交皆老蒼君家
千里駒騰踔遂高驤春華豈足賢世路何奔忙盤錯表利
器左員右畫方百事靡不理情僞亦備嘗同人並延譽果
逢藝借臧從政乎何有古人可比方薊門朔風烈歲暮塵
飛揚策馬跋涉歸烏裘歷風霜言當及首春婉孌進椒觴
六橋湖水碧雪中梅花香酌醴烹鱖魚腹腴如截肪不與

俗士言陶然友羲皇鳳山峙岑樓鐘鼓撞鏗鏘暇日名簪
飲魚羮鱠河魴一編手自持閒詠坐斜陽齡可百歲永予
以多材彰吾悲旅京國不共斟酒漿聊爲下里歌或可比
笙簧

祝機石封翁錢老夫人六句雙壽

商山鹿門號耆英鬢眉如雪皆長生亦有齊眉偕伉儷不
見繞膝羅公卿篤行惟美萬石君問安左右垂簪纓縱令
備位相天子漢史莫紀千秋名山陰少宰致身早能以經
術扶昇平延英論事常獨對殿下仰見蓮燈明微聞　至
尊屢稱善須臾　詔下中書騰口銜　天憲寄璽剔要令

薄海安黎氓冢宰司農再攝職考課理財區晝清以人事
主古所重取士濟濟爲周楨括羽盡成竹箭美樹藝併是
芝蘭榮方剛膂力勞經營蠻烟瘴雨行役輕降王反側始
歸附詟服親持使節迎尚書已是作喉舌調門貫藉鹽梅
羹温室甘泉從出入屬車却傍　鸞輿行幸星浴渭鼷鼠
見如流對問常應聲休沐歸來下馬入趨蹌庭下鏘葱珩
是時堂上有王母相隨問寢雞初鳴五十郎看猶孺子耦
俱相敬如友生仲叔談經並早逢才名更覺難爲兄遂應
爰立豈待卜計日同升有合并畢萬始封數已盈敬仲和
鳴莫與京朱紱翟衣錦綺文玉軸丹綸手內擎阜蔓事業

如浮雲有酒但宜進十觥黃帝求僊九鼎成箕尾直上乘
星精浮舟鑑裏波潋泓蘭亭修竹何菁菁燕山朱邸月滿
庭績麻瀨下常二更蒯緱珠履亦到門爲壽且復吹春笙
齊驅雙驥躡雲征渥洼千里還崢嶸遲遲春日歌始升六
甸髭黑朱顏頳閒闔爲圃畦縱橫碧桃紅杏間朱櫻紫芝
手挪斷青寘黃柑携來聽曉鶯架上自擁書百城簇中何
必金滿籯爲善最樂非好名白眼笑傲知人情三徑只許
求羊尋草堂縹緲如蓬瀛白衣蒼狗不足論請茹瑤草寧
金莖鹿門商山遯亦亨我欲歌之難具陳下士大笑如莛
楹

題海昌李嫂水墨花卉圖

名花欲鬬美人妝粉黛香濃翠袖長想像春閨初潑墨紅
雲縹緲映東墻　牡丹

翠竹疎疎翠雀棲啾啁日沒澹烟低依稀景物尋常見最
是錢塘古蕩西　竹雀

低垂蕙草午風柔花底徐鳴有祝鳩見說遲暉宜九夏長
留名蹟到千秋　蕙花

淺籬幽徑野人家雨露花深奪早霞緣底翻枝爭翡翠郎
看結實似丹砂　紅豆小鳥

綠闌繁英綺石邊支支脈脈草蟲懸共我忘憂宜對酒與

人無競莫驚蟬　蕙草螳螂

芙蓉瀲灩映波紅江上秋深露滿空百卉凋殘餘麗色參
差愁殺白頭翁　芙蓉白頭翁

九月風光不可忘白雲紅樹過重陽誰圖爛熳籬邊色遮
莫離披眼底黃　菊

西溪花發萬家春山麓平分水竹勻及到燕中苦相憶畫
圖幸有李夫人　梅

燕邸寄詢康侯弟豫章因成一首

吾弟三年寄豫章封書遙問淚千行懸知爲客偏垂橐定
否開函便促裝緣爾端憂人疾病因風傳語路蒼茫匡廬

彭蠡休飄泊歸到吳山有草堂

送王道人右轄之任山右

行省元丞相河東漢股肱井陘旗漸出蒲阪馬須登唐魏風何似河汾教未輿單車愁此去忍爲急催徵

其二

蜀山初握節灌莽磨蹲鴟復業招何易喪親起枝遲右蕃仍歷試三晉亦流離不改惟清節蕭蕭隨所之

其三

生聚誇强國凋殘舉可憐稅爨仍苦役子孺尚無饘車挾催科雨村看起爨烟山租如獨領更請貸今年

其四

通籍十年餘無嗟拙宦疎由來衡瘴癘實賴討儲胥田宅何妨少丘園莫遂初名高如內名卿月映金除

送戴紳黃司李廣陵

名門才本瀛洲客執法星看楚郡移實藉引經疑獄判莫言佐郡起家遲昔游彭蠡風長在及到平山雨亦隨循吏由來宜侍從特徵今是漢宣時

送龔大司寇請假歸里

請急將無擬遂初詔傳那許臥田廬祥刑允念皋陶德補闕寧忘汲黯書三月須歸留印待五湖爭得放船徐瀟橋祠席垂垂椰椆悵無能及二疏

其二

十年放逐尚承恩不遣單車出國門進用到今方予假許身未老更何言甃歸翻攪明農志稍別無銷送客魂阿閣正宜聞鳳鳥好看黃髮向田園

爲黃周輔封翁壽

首夏時雨滋靄然潤庭榆抗懷念古昔尋覽龍門書列傳披始末感事發長吁報施或天道貨殖誠良圖客邸靜無人走使到門呼授我懷中刺華箋與之俱我友四五人姓名列上頭啓事八九行其語甚獨殊隴右伏羌邑地僻天

一隅風俗古樸嗇力田少爲儒歲儉民食艱穀價騰踴初黃公啓倉粟狠戾萬石餘致富非强求賀者皆在閭長笑啓扃鑰慨然散積儲但取不論錢負戴滿路衢任氏富金玉王侯亦不如牟利貴因時作計何太疎平生抱醫汲亦或循墻趨行善乃在天此理將恐誣有子逾一經弱冠薦鄉書題名於雁塔含香步金除此邑數百年寥落簪纓無歸起盛文名荒塗闢榛蕪始知稽古貴經術可起家牧者棄其鞭耕者釋其耡父老坐太息呼兒誦商詩誦詩亦何爲豈若德不孤孤竹不足笑三槐固可待我爲黃公壽協律中絃歌傳語讀史人無爲司馬愚

知舍弟歸里喜賦

家信今朝得縱橫存弟書衣開如見爾無恙不愁余酒遂

同兄飲金堪給姪餘只愁無煖席顧僕問脂車

振音贈折枝芍藥供瓶中喜玩連宵因賦

客舍晴窗穩送春名花折倒轉驚神傳（傳贊之傳）看泛愛香何

擇遞插奓加色鬭新斷梗聊滋需得水重苞趣綻怕兼晨

龍鍾無興休相謔繞案宵應嗅百巡

四月十八日風雨將暝振音呼酒對花共醉賦解語

花長調有餘紙成此絕句

急風吹雨小窗陰賢主銜杯看朗吟千里不愁常寄跡二

人何處得同心

讀陳眉公先生讀書鏡作 有序

往見雲間陳眉公詩文書畫意未嘗謂是敢名客世多耳食者厚慕之已耳丙午初夏試披秘笈善其讀書鏡一帙政如太史公云有以也不虛耳乃賦此絕十八日也

無輕高士泖湖濱詩句纔如休上人今日始知銘座右嘉

言直可當書紳

贈孫思遠

黃山復有孫眞人雙瞳漸方長鬚直合就神丹起衰病禁

方疑自龍宮得白言曾遇安期生如瓜巨棗呼令食解將

肘後書一卷龍文鳥篆不易識大丹要領存目擊更有活

人方數則教汝秘亭頗匆泼度世應須積功德再拜長跪

授書看世所無有妙不測採擷百物茹精英調和五炁運

胎息求芝取朮走萬里身歷東西與南北雷公炮製藏十

年葛君烹煉成五色天下爭傳扁鵲神女子亦傳韓康值

偶來燕山鶴下雲我幸握手金臺側蒲柳早凋患病多形

容枯槁面黧黑刀圭與服四五日春和洋洋動胸臆輔益

神智通元關蕩滌穢濁開痞塞我知其神心默解大道浩

浩人所惑九衢車馬來若鶩伺候願見不可即閉門蕭寺

坐焚香興到時時親翰墨古來神僊愛文字才子每奉丹

臺勅我非其人慄懾舉況汚浮名愁不克倘許見收守丹

竈汲水負薪敢辭力從朝煉藥至日昃

書王倩五扇 有姜廷幹畫梅

燕山道隘不容車五月風多撲面沙懷袖幸能携素箑昨

來姜九畫梅花

書胡衛公扇

衛公要余書無題十四首山谷云五月揮汗老人不堪也賦此塞責

塵起東華十丈紅自障小箑面蕭風休歎哀怨無題曲情

在新成絕句中

櫥花

何花得似榴花赤況有千層刺眼開縱下疎簾應不隔能

成小圃欲多栽槳空未負尋源去取醉仍勞秉燭來㚷爾
蕭疎扶綠葉照人紅頰漾新醅
其二
薰風檻下銜杯夜綠底知吾定有詩細數難酬初放朵頻
看特有最高枝竟非安石茲誰士任插當階亦弄麥明日
離迷籬外影對人朗詠莫低垂
送陳衷赤令宿雲
鳴鹿歌詩日興賢二十年飛鳧試宰去小邑 帝京邊當
牧無弭戶饔飧仰俸錢逋逃勤破柱剽掠靜抨絃行麥村
村秀栽花樹樹鮮聲名傳日下勞苦㦸星前作屈琴堂坐

須爲畫省遷家門同籍誼始逢望騰畚
詩姜綺季處士
三年同作燕山客市上悲歌幾度逢老去看君眞跛扈衆
中形我倍龍鍾烟雲生態花勤寫風月良知酒詎慵何日
若耶溪畔去蹇扶短杖亦追從
至月
至月陰初遇脾衰總廢餐已拚抛卷坐相勸賭棋看御裌
侵陽弱餘𨒪得命殘不關蒲椰貨府令本艱難
送范性華之晉中
飄零何遽入長安朔雪王生嚙指寒湊曲將心挑趙女論
文抵掌傲朝官井陘更繞關山月幕府無嗟行路難幾日
貢能携德耀當春江上把漁竿
知予家買宅成乙巷當遷賦以志喜
擾擾居無定江山數十遷封書來冀北買宅駐河邊巷僻
深宜隱樓高併是傯一庭荆藹藹三徑草芊芊堂小青堪
貯門關刺莫傳老兄居奥室稚子占東偏雨漏那須補風
來壁未穿可能藝花木只少傍林泉燕雀生俱賀熊羆夢
穩眠少微無失次天乙合當前罷讖應餘直當酤定有錢
鄧生通往返豬廟近晶連眞喜仁爲美由來讓不愆同堂
安寢廟蘋燭告靈筵蘊藻供常祀淶遙那各天得無歸正

寢便欲問南船白髮猶爲客烏裘不記年他時能息轍有
屋可投椽
題畫
欲向溪頭把釣竿秋風槭槭葉聲寒雨中便憶還山好西
堰橋西竹耐看
贈石埭令姚六康許爲姜鐵夫成二十一史刪本詩
以美之
文或能無墜傳應賴大賢風華來度嶺名譽起游燕不自
輕投刺誰人屢覓船多聞如食跖小試始烹鮮勝地從容
理循聲取次遷溪通秋浦濶城近九華偏山水鳴琴裏絃

歌種樹年依然擕綵筆直可掛蒲鞭客有稽山逆行隨葉
縣僊三長窮貫穿百代費鑽研同異刊教正繁蕪削更聯
備書雖脫槀乞食謀親編俱往遂兄事先傳與市懸千秋
同不朽未羨李青蓮

送姜鐵夫

秋風匹騎出燕關去傍雙鳧不可攀臥聽彈琴還讀史書
成藏在九華山

其二

羨爾飄然思不羣扁舟秋浦夜猿聞酒酣若念燕山客北
首應悲日暮雲

舍弟至

不遣封書報茲來竟未知到家雖可駐營道亦何爲蹀躞
騎驟疾迴翔去鳳遲那堪今日會吾汝在京師

有堂

采菽行隨地茲年竟有堂美輪庸詎惡肯構卽餘慶竭力
營安宅懷居泊遠鄉遙遙題榜字夙夜慎無忘

訓龔升璐時遂有晉中之行

玉樹知森秀蘭陵自大家傳詩從渤海溯牒競瑯琊共語
裙偏白貞鶯筆有花蕭蕭堪一劒祇自客京華

其二

大雅榛蕪盡良材竹箭珍五言良勁敵百韻準前人屑玉
霏霏映編珠顆顆勻不嫌輕下問秋水失河津

其三

爲文吾老媿旅食況名卑敬禮終煩定君山肯易推情通
山桂賦心愛隰桑詩删述何曾敢知音或不疑

其四

往還艱識面相揖遽揮鞭去採唐風古來羌塞羽傳立言
先大業薦賦小時賢心逐羊腸曲行山若個邊

送升璐之梗陽

先後游燕結友遲聞歌燕市調元悲不堪遂唱驪駒曲馬
首將西日暮時

其二

行山石磴側嶙峋赤日騎羸跋莫塵回首燕臺雲不見可
能相憶和歌人

其三

一見分襟路各天前期汗漫定誰邊相思不悵三秋遠但
把君詩可送年

簡練

簡練何奇策早之欲可行者靡遂書／如意代諸生秀削
爭危出波瀾迴不平含毫百日邊目有數篇万

止酒

不爲師彭澤脾衰實怕渠無心入蓮社果腹用瓜菹燭照終宵醒牀欹數息徐稍能加一飯百事任紛拏

茉莉

江左曾矜閩縣花石欄含蘂夕陽斜薰風細細飄朱閣新月娟娟映白沙萬里燕山培異種三冬窟室護纖芽從開亦愛香殊衆小摘深傷奪鬢華

詠庭中榆

庭榆偏覆重陰合見汝纔高三尺强布莢聲饒飄別院抽條舊喜出鄰牆吟風徑仰參天勢礙日全依入夏涼人事不驚時物換老夫在鬢久蒼蒼

秋蘭

幽州亦有秋蘭發豎子舁來蕭宗香七月方華舒茂紫臨風舞葉未焜黃飄零不可藏深谷脩靡何勞薦曲房三嗅徘徊經歲晚抽條已謝去年長

佛手柑

日南佳種像金僊垂手參差絕勝緜燕栗檀香風宛若柔荑蠟色態卷然細塵邸舍供書案華鬘祇林想法筵鼻觀虛無忘色相指邊明月與親傳

折枝蘭

玉缸爛熳擢秋英金剪攜將撥翠莖出葉扶疏元競秀鬚根荏苒亦孤生無人解識臨風顧寫影猶令得水榮七節垂垂分五瓣芸窗閒映讀書螢

送吳廣菴少司寇省親旋里

導塗遶闕楚濛舟浮漢廣鳴鐃投浦歸衣彩循陔上歡言昵色柔熙爾崇道獎攜稚餞分甘惟季陪持杖望車喬雲聚在戶台星朗奉觴面曾岑滌瑜臨洸瀁再考述平反三至慰瞻仰延佇拖華紳從容稅塵鞅江梅扶皂幘汀芷搖烏榜左席虛三事前旌戒五兩希曾雖永慕念阜實勤想

其二

秋草萋尚碧津亭見征航言念朱邸游折柳樓道傍齊聽洞吹竽魯設寵持觴俚歌雅奏協妙繪仁風揚委蛇出西署繾綣會高堂四始樂就正九辨哀不忘問遺有繼衆歌頌無報章南雲引遙目北風變其涼華裀介大年飛蓋方遠颺梁園修竹暗江渚春蘭香梧桐藹阿閣愾哉集朝陽

康侯弟復來燕山僦舍斜街有賦輒和

爲客廛須僦那欣共里閭投予惟一榻將僕下雙扉珠桂難交用壺觴且獨揮征衣先料理幕府辟書稀

其二

吾爾鄉園好慇慇出北門室人應徧謫吾道不堪論時序

他鄉擯風塵廣陌昏莫因閒剝啄只自欲踰垣

其三

出巷數十步晨昏取易過酒翻勞爾勸詩定校予多諷小炊紅粒庭湫覆碧柯披帷人獨在只似托山阿

其四

當會無多日悲還異各天更投何定所願聚倘今年汲井常知畏除階若始遷但存遺跡在千載說游燕

九日飲康侯弟寓醉後率成口號

九月九日燕山客同在他鄉寓不同過飲那堪身獨醒況無黃菊照杯中

其二

九日弟兄天一方年年爲客滯他鄉尚喜飄零偕季子相過不遠度鄰墻

其三

即歸聚首時今晚共客棲身迹更分稍喜連宵因把酒總非九日亦同羣

其四

共汝不必插茱萸相勸酒杯莫放疎湘川已自悲沉石栗里何人件索居

送沈公亮令寧津

花縣驅車叩　帝京雲邀飛鳥下滄瀛風流自可鳴琴理文采曾高射策名會使時和銷剽掠稍欣地僻鮮逢迎戴星更勵循良績殊擢應看粉署榮

甫草自天中來燕山賦贈

驅車福禍走關山京洛風塵數往還莫薦虛爲楊馬賦從推人在俊廚間大河嵩嶽留題偏富渚商山去隱艱未薄勳名輕轍迹肯將瓢笠寄朱顏

題畫竹贈甫草

聞道淇園地都無百尺枝君來曾見否今是歲寒時

壽陳定菴封公六袠初度

尚憶興賢重座賓禮吉人齊驅看驥騄鸑代出麒麟遂愛萱庭日都忘杏苑春狎鷗浮雪羽躍鯉鱠霜鱗經與趨庭習書徵定門新蓬池看載筆富渚只垂綸借箸憂時切投簪化俗真據梧銷永晝採菊送芳辰名美瀛洲起材爲冀闕珍劒光晛斗分琴響韻成均錫衮當班綵譽龍賁紫綸講筵資啟沃撰席待咨詢恭壽滋行議蕭閒有谷神和風森慈闈晴日望蒲輪金液銷調鼎霞衣照佩紳象賢能作雨難老閱揚塵里附枌除客家通蘭譜親穆如慚作頌蠖極詠生申

祝伯良史君七十有一君壻邵大行與先兄同鄉兆

潯江星使屬道家從識氷清𥀬代誇侯國盤根分李樹德
門德蔭護棠花賓與季子應題塔高會元方亦奉車猶喜
來龍借大隱紫芝色映名平瓜

汪農部鈍菴席上追和送隱巖上人之五臺山三首

清齋容把酒揮麈簸論詩偶聚維摩室無攢元亮肩黍方
竹獨徃解夏送當時展讀臨岐句臺山勘不疑

其二

扶笻隨去住禮塔共人天六月層臺路千峰一錫還誰經
逆石上獨喜話燈前尚想依曇樹跏趺聽石泉

其三

此日清涼境寒山朔雪封一瓢安日下千里記雲蹤行脚
隨緣息微心聽法慵他年游五嶽荷笠許追從

題畫贈友

最愛雲林筆殘山剩水多世無高士趣耐若古人何焦墨
添遥嶺柔毫抹短蘿適君塵外意凭几得巖阿

送李劬菴補任廉州司李

亜勞佐郡引雙旌瘴癘千山度嶺行郡且名廉宜執法時
從東濕但持平不貪豈問珠來去無訟何知律亜輕到日
含香來　魏闕采𧮌詩何有餘清

題王元同畫梅有跋

楚林王子從余問字燕邸得見其絳人克符先生
丙午冬出其先祖元同公畫梅一幅筆勢遒逸倜
儻赤草書中挐蓮射之法不講久矣每觀前輩書
畫隨意點染皆不苟正如王謝家子弟翩翩自有
風骨古今人不相及非虛也楚林繇
此可悟書法爲題一絕句而歸之

羅浮老榦態橫斜貌出凌寒一樹花爲有心腸如鐵石能
令筆墨帶烟霞

贈松陵吳虞升口號

茂苑風流盛一時曼聲靡靡不勝悲知君雅愛陽春曲莫
道三唐盡可師

其二

千秋文雅亦從誇歷下爭衡說大家未許纖絲成美錦虛

勞剪綵綴叢花

其三

君鄉高密自宮墻同郡僊郎絕擅場老去衰來眞避舍畏
看逢者更升堂

除夕短歌有序

丙午除夕同舍弟康侯胡子衛公集杜峯
寓齋醉後漫作諷胡買妾青樓兼用自嘲

吾生四十四年未聞道頻年作客風塵老亜逢除夕滯燕
山喜同吾弟開懷抱況有胡子交忘形醉眠共被曉不醒
相看俱是老成輩鬢髮已白空飄零近婦人飲醇酒少年
任態無不有未死寧知得幾春世間萬事難回首

第十三卷 敝帚集 詩四十五首

送胡敬愷之總河幕府　家孟超兄壽　沈膳部雲中典試順天旋有八閩學憲之命賦別　丁未三月沈臬副釋堂招同諸子雅集漫賦　劉象升祖母七秩　和甫草贈釋堂坐上客十二首（沛縣閻古古　白下紀伯紫　梁溪錢礎日　黃州劉千里　婁東周子俶　槜李俞右吉　廣陵閻季深　壽州戴務旃　汾湖葉星期　松陵計甫草　華亭許年山　主人毘城沈釋堂）　張步青舅氏母忻太君七袠　振音昆弟招同計甫草潘右仍方濬公暨賢從衛公家弟康侯後圃看花　慈仁花下作

念聖秋常飲我於此慨然巷之　送曹秋嶽先生還雲中　項憲副犀水招同闢古古成杏懷李條侯戴務旃諸公集河干別舍即席有賦同用八齊韻　讀勞曾三閩鐘集有贈　送備五弟薩渭旋里　四月康侯歸詩以紀別　賀劉公戩自秋曹轉銓部郎十二韻　御總制大司馬白公之招率爾言懷　贈吳與公　送米紫來司李蘄州　送祝山公僉憲之任粵西　送祝渭亭隨尊大人之任粵西　題畫贈條侯兼送其歸　謝章濟公兼祝偕嫂孺人初度　送曹次岳歸里兼爲其母壽　懷張天生先生　懷應

嗣寅　哭張步青表舅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送胡敬想之總河幕府

奔走風塵老未安相逢且各勸加餐十函併發才寧易三策爭傳遇獨難仙骨看君饒玉貌真經授我說金丹功成何日追松子白日凌霄振羽翰

家孟超兄壽

受姓分工正成名愛季方歌從燕市和雲指鳳山長洛下開高會扶風有族良吾宗重耆舊里社憶春觴

沈勝部雲中典試順天旋有入閩學憲之命賦別

首善興賢後炎荒造士勞國風觀嶺海星象涉波濤鋌鹿懷游藝繪龍喜建櫜敷文資典禮干羽五雲高

丁未三月沈泉副繹堂招同諸子雅集漫賦

暮春三月會羣賢南客相逢在北燕莫更傳前論往事風塵合散動經年

其二

客中把酒送殘春景物何如曲水濱飲罷更書修禊序千秋得似永和人

其三

柳色參差映玉河銜杯天末共悲歌如何勝集開朱邸白髮蕭蕭處士多

其四

莫教上客顧金爵授簡須爲紀事詩預恐他年思此日風流雲散不勝悲

劉象升祖母七秩

萬徑越山青高門敞畫屏春風看舉案綉褥隱輜軿九陌燕山紫柘舟汎淥水秋雨聽鳴機青燈照朱邸劬勞四十年操作夜無眠將糜餔孤子上有滄浪天旅食京華餘四璧風酸月暗心如石飄零且欲謀負米辛苦何心教晝荻答時抱子悲伶俜今日有孫通一經新婦爲姑代井臼華

顛含笑喜長齡孫能讀書子能養晴日中闈自扶杖白魚爲鱠斫纖鱗蟻浮杯把春醲槐市聲名作賦才曲江更擬看花回京國正開碣石館溪山好築懷清臺

和南草贈繹堂座上客十二首

沛縣閻古古

何人不識采芝翁皓首龐眉顧盼雄篋裏素書誰得授未將蹤跡付冥鴻

白下紀伯紫

十年人讀故宮詩白下耆英鬢似絲愁絕燕山長作客消中不獨爲脾衰

梁溪錢磋日

隱几應須戴鶡冠治裝底事入長安賣文不與爲俯活肯讓當年梁伯鸞

檇李俞右吉

鴛湖才子久知名老去逃名白髮生萬里雲中隨幕府喜逢燕市酒同傾

黃州劉千里

吟風弄月想濂溪象表何如蕙嶺西共我長齋非佞佛不分何肉與周妻

廣陵陶季深

不知眾里在蕪城烟雨平山泉水清乍挽鹽輿來洛下門前五柳爲誰榮

婁東周子俶

北闕上書不見收三江船去剩烏裘諸君莫笑燒丹悞但得金多可散愁

壽州戴務旃

外臺使者號知人下榻能留幸舍賓客裏因君傳夏正鳴蝸戴勝總傷神

汾湖葉星期故友來浦從子

盡道慈明冠八龍金臺挾册喜重逢竹林當日黃壚酒宿草餘杭哭嗣宗

華亭許子山

笠澤蒼茫水接天許然亦泛五湖船依劉莫歎長爲客乍喜詩成示惠連

松陵許甫草

多君才是賈長沙放廢江湖莫怨嗟但有五湖三畝宅不妨邊屋種桑麻

王人莘城沈釋堂

西園開宴集羣賓入座俱爲失意人可道平原公子貴風池遷客亦沈淪

張步青舅氏母忻太君七袠

哨爲念先人固窮學無荒資敬得所師由也早升堂巍巍張夫子數仞宮墻道大人莫容文在天未喪經綸慕伊周詞賦凌班揚孝廉詎特達别駕終舍藏歸來隱孤山種梅湖上莊失意聊爲娛絲竹樂未央三子名已成側室置姬姜藝蘭有同徵植桂欣聯芳是時通德里朱門何輝煌簪纓襲累葉著姓瑯琊王棨戟羅朱門羔鴈列兩廂前堂設絳帳後房奏笙簧奠楹一以夢黃口天滄浪濤溪五畝宅綠髮兩未亾埶埶相依倚紡績具糟糠長大各通經遺書授青箱末路厭兵革盜起人倉皇徙宅共奔迸飄零適

鄉邨殁者白骨寒存者朱顏蒼時平始言旋感舊多惻傷
五常三不存循視失鴈行欒郤降皂隸甲第委榛莽綠郊
謝公墅白草如人長高臺既已圮曲池又以荒穿墉作圭
竇插椎爲周防晨餐兼半菽冬裘惟布裳紬帙半零落手
澤認丹黄破壁露青燈誦讀聲琅琅尸饔念母勞負米何
所將竹筍出不多江魚時一嘗人言歸合璧雙驥爭騰驤
泮林並馳聲秋風有先鳴北闕三上書歸來復擬襲已勝
草衣賤不得垂腰章歲月駛以除春秋屢代更三十矢皦
日四十歷氷霜五十竄異縣離亂走徬徨得見雋有司時
已六十强七十古所稀獻歲傳椒觴殺鷄以爲饌羮用蓴

絲香耳目猶未衰扶杖出中唐里嫗或過存諸孫繞膝傍
依依話疇昔世故變滄桑昔時三鱣堂舊里朱雀㡓姻親
盡許史賓客誰求羊寂寞憶繁華逝之安能詳䝉明生亦
晩私淑誼不忘杏花既有壇女蘿亦有岡姊子妻南宮因
依比東牀多慚符宅相亦欲奉酒漿嗟乎古至治禮樂恢
天綱皋夔與益稷致主登虞唐末世用雜霸縱橫尚申商
仕者慕爵祿唯諾無勛勳保己守榮華容容多福祥此豈
須學古空疎未相妨經術可濟時斯道今茫茫聽言想先
正遼遼未光貴珉乃賤玉鷄鶩笑鳳凰上策不見收烏
裘剩歸裝妻何必宋子食何必河魴家風幸不墜有母壽
且康耆我斑斕衣春酒聊持將笙歌譜新詩爛然成文章
今日樂上樂延年誦無疆

振音昆弟招同訏甫草澥右仍方濟公賢從衛公

家弟康侯後圃看花

舊日堂前珠履客看花重到天卿宅只有垂楊半欲枯桃
花更紅梨更白吹笛悠悠畏隔鄰掃室冊冊乍安席褐衣
共約酒徒來書閣聊爲故人闢巡檐倚暮闘芳新繞徑未
驚墜很藉往事風流不堪憶黑頭公輩盡彝幘過雨曾看
覓百栽秉燭要令飲一石詩篇不厭詶和多𠫵名俄爲經
綸惜羣賢且莫漫嗟吁諸弟無嫌異疇昔修竹還曳枚生

裾細草不間謝公屐蝶銜嫩蘂掠池清雀啄荒苔竄階碧
朝來入圃露已晞飲罷倚樹日將夕微吟緩步感不已藉
草臨流隨所適古來名世何人存麟閣雲臺總陳蹟不醉
梁園誠枉然不築平泉亦何益只今痛飲判如泥明日花
殘登堪摘

慈仁花下作念聖秋常飲我於此慨然悲之

慈仁寺裏花兩樹歲歲游人車馬駐百年老幹笑春風四
月繁英泡零露扶疎直上三百條連枝接葉鬭妖嬈䆗映
琳宮陰薇帶低垂紅蕚影飄搖香燈丈室何年有布金合
在栽花後采椽丹碧漸已昏此樹婆娑未甚朽我到燕山

十載餘每來宴賞立脚踏歌筵幾惜發芳日酒盞頻持放桑初憶昔仙郎偏愛客鳳池高步初通籍招邀名士及華簪結擇良辰淳大白將息年華一紀移秦原衛草已離離花猶無恙人安在我亦紅顏異昔時滿樹胭脂仍美色今日來看淚沾臆綠酒如川又一春高朋入座歡無極且教痛飲莫悲歌存亡衰盛古來多君不見韋監祠前花更好年時樵斧斷青柯

送曹秋嶽先生還雲中

西伯朝　天出井陘千秋令節拜　彤庭金甌日麗嵗初上玉珮風交履乍聽旆轉雲中人作雨樓回參野使爲星

平沙月白無刁斗恒嶽嵯峨倚翠屏

其二

瑞玉重頒八伯歸桑乾北渡引龍旂雁門紫氣關前識馬邑青烽谷口稀喉舌幾人調玉燭股肱千里控金微趣裝他日仍開閤送別無將淚濕衣

項憲副雁水招同閻古古成仲懷李條侯戴務旂諸公集河干別舍即席有賦同用八齊韻

玉河搖颺柳條齊高會臨流似會稽白髮無妨游紫陌青山未許躡丹梯聲名詎可儕龍首世事應須學馬蹄但使主人能愛客不論故國草萋萋

其二

煙波城闕夕陽西華館張筵客到齊中座先分枚叟札扁舟遙憶白公堤鳴蟬爭羨青驄步載酒初聽黃鳥啼四月清和迎夏晩猶將禊飲序重題

讀勞曾三聞鐘集有贈

河汾有元經天祿傳外史藹藹吉人言千秋服芳軼多君美無度達識饒名理唯唯莊語勤鳴鐘振聾耳蘭室入俱化鵝距食不已我媿多謬誤迷途失千里三歎請回轅青紳從此始

送備五弟茂涓旋里

去値薰風候芙蓉西子湖玉盤爱鱸鱠畫楫椅鷗鳧望闕無開口行堤自拜櫕長安塵十丈愁絕爾兄俱

四月康侯歸詩以紀別

寧家願爾居乞食使爾出即歸意良慰惜別悅如失人生世上亦大難去住悲喜情非一燕山苦寒非吾土京洛黃塵蔽白日自秋徂春今維夏夙得秉燭坐一室對花亦把酒吟詩競搖筆老借百年髮易改貧嗟八口事未畢但須青原葬兄嫂未有黃金遺子姪東西南北徙奔忙耕讀樵漁思隱遁中夜相語時相泣終朝校計仍無術爲恐傷心恐塞默且因聚首翻愁疾貧賤安往不可得何如歸捌西

山木偕敘稅駕聊息筋兒已買屋堪容膝束帶對兒禮數
莊不冠延客性情質爾過種花竹風來理書帙牆外歌聲
出金石門迎春色生蓬篳爾去莫遲迴我留轉蕭瑟弟兄
不見廢壎篪朋友何人似膠漆長安狹邪塵滿路六月稚
織汗水溢欲歸相門見訶叱乍往城南忘城北歸期屈指
何年必

賀劉公戩自秋曹轉銓部郎十二韻

移秋仍郎署論才奇選曹知人推郭泰啓事試山濤鳩署
曾書最龍門本自高壺觴邀夜月藻鑒辨秋毫視草攜花
筆含香惹錦袍藤花陰省院蘭葉樹江皋考課年方值澄

清法與操品題隨賞識磨勘藉賢勞主聽爲三耳頻遷登
二毛官寧持例進時幸好文遭孔座賓無雜黃壚世欲逃
竹林交不絕應許醉春醪

卻總制大司馬白公之招率爾言懷

我來作客燕山久僱蹇賣文爲餬口酒錢儘乞但空囊賦
筆頻援不去手寄食年年好友情幾家設榻競逢迎長依
北里天卿弟近傍西臺門下生憶昨鹽官張給事論交莫
逆稱心意傾蓋因隨飛蓋來斷金不惜揮金饋已看青史
載封章投外烟波出楚湘幕府慇勤招托乘臨岐辭謝後
嚴裝只言莊助通家好再世相依定交早索米方留金馬
門食魚爲戀長安道八鸞四牡旗翻風推轂分茅命上公
東郊師尹邦畿近齊謀遙連節制同書記翩翩需上客軍
麾詼用虛名擇羔鴈纁黃列兩廂戟門鈴閣虛前席遠游
本亦念家貧老去東西南北身見許千金寧不美傳來三
聘一何頻朱邸樓遲舊同學苦饑亦似東方朔官燭吟詩
五夜寒俸錢取酒一壺瀾然諾悠悠重寸心寧將懶慢謝
知音郎今寂寂燕山下爲報遙遙漢水潯

贈吳輿公

谷人亦有言[illegible]隱民善貧懷寶不售時轗軻多勞辛擇節
自取苦夫豈由他人乞食述所之長鋏但隨身囊難禦風

雪詩徒感鬼神幕府走纁黃誰何列上賓傖父笑元瑜盧
名席上珍金門待詔賢因依不失親邸舍聊和歌入市沽
大春旁睨司隸避近前舍人與詩書雖滿腹不若錢千緡
我亦久爲客素衣涅緇塵相求聲本同相泣迥亦均豈如
歸伐竹持竿釣紫鱗人傳一男子白比七逸民逡巡志未
遂皓髮颯已新且還著君書身詘名獨伸

送米紫來司李贑州

驚代同推班馬儔初勞佐郡指虔州楚山迴望燕山遠章
水惟兼貢水流判筆生花垂月露官齋倚樹引春秋君才
只合游華省江嶺何堪試散投

其二
十年詞客向長安深轍門前簇馬鞍看罷青山求不易聞
歌白雪和猶難敲詩有日聚三殿法律無嗟守一官曲水
他時懷禊飲鬱孤臺畔路漫漫
送祝山公僉憲之任粵西
一麾持節指賓州露冕何當怨散投題桂西曹元執法褰
帷南服乍分憂潭臨鈷鉧尋山過江出牂牁繞郭流溪洞
春耕消瘴癘公堂羅拜木綿裘
其二
高名硯草重天京愛士常虛左席迎雙闕何時聞曳

屨萬山此去想飛旌紀游庭下能攜筆按部江邊自濯纓
朱邸賜環知不遠食魚仍許從清卿
送祝渭亭隨尊大人之任粵西
前有襜帷車後有紫騮馬草草出橫門黃塵暗原野使君
古名賢才子今作者龍江萬里行赤日五月夏綢繆知己
情惜別淚盈把我聞柳州郡宵霧播山溪怪石插雲立古
洞緣源迷時尋宗元迹或有稚川棲對景賦可成彩筆花
間攜石門荔子丹隴首桃林綠銅鼓賽田神炊烟起竹屋
聽訟驚神明解綬除貪黷報最詔還徵升卿裴旋趣由來
天人策簡練董生帷藥繻行復來曳履相追隨茲行非遠

別驪駒歌莫悲折柳官道傍款款懷前期非無燕市酒留
待曲江池
題畫贈條亭兼送其歸
剩水殘山帶落暉天涯送別淚沾衣何時隴首秋雲外從
爾徐驅牧犢歸
詶章濬公兼祝偕嫂孺人初度
良知曠容驛歲月屢已易與子非一身安得不睽隔異體
抱同心永言念朝夕蔓寐越川梁時時見行迹況有瑤華
音浩歌發金石爲政暇日多悠然懷遠客綢繆慰情好顧
我非三益

其二
登高盼海曲白雲時可見知我同心友風窓展書卷簡牘
判縱橫經史窮貫穿舉案勸加餐命酒爵無算庭下須春
椒婆娑弄筆研寒暑無停晷鬢髮日已變棲遲非吾土況
復疏會面勞歌積悁勸芳辰想歡宴
送曹次岳歸里兼爲其母壽
振衣步廣陌流盼矚康衢軒蓋騖炎埃鼎鼎競居諸浩然
懷古人所好甚獨殊富貴如浮雲奄忽互相踰朝榮夕已
謝得失在斯須榮名千秋寶壽與金石俱論定在後人來
者焉可誣雷同詎足珍今古不相如不有軼羣才誰能市

虎聚之子美無度翰墨聊自娛游游入京洛棲遲混泥塗
即舍遠塵開衡門臨水閣時爲洛生詠或作桃源圖取酒
飲賓朋解裘貰黃壚貧交但見投白飯馬肯芻坐客東西
廂問客何所須朱門虛左席欲往且踟躕細素塡几案言
富名酒徒秋風忽長嘆理楫賦歸歟烟波指故里白髮方
倚閭霜降橙菊黃酌醴繪江鱸奉觴粲玉齒下食勸膏腴
豈能懷四貴珠履堂前趨臨岐贈墨妙秀色朝華敷嗚泓
準董巨蕭散希倪迂寧惟三吳傑近古良亦無由來高士
駕匡影卧菰蒲我欲尋君去扁舟泛五湖

懷張大生先生

好古著書人食力嘅耕者高名在寰區晚節老田野繩牀
敝仍坐石經熟恒把行獨追古初知希謝天下鑒爾對與
乎悖然曰父也拂衣時欲嗔掇皮無一假諸孫壯苦貧故
友存亦寡寥廓失冥鴻歲月疾奔馬容暉不得見引領憂
難寫

懷應嗣寅

人師不可好況可虛名市詩書未上口力不勝種植鄙夫
腹空空漫言五經笥歲時以束修朝夕有酒食食已訴欲
眠得金聊卒歲期期析疑義琥琥問奇字謬誤兩端竭幽
冥率爾對下帷歷冬春歲月慆已逝老大迄無成悲傷一

長門夫子何博文貫穿窮百世望洋怖河漢觀水迷涯涘
稍或分一經漸可通六藝時雨潤萬物洪鈞鑄衆器西河
貢欲疑互鄉豈無誨授書三十年知名七十二師儒日間
尊矜式國人視汗漫他鄉游詩禮過庭廢枌榆近梓里䖍
大依鼻比糞壤詎可圬輪困幸不棄燕越間音徽相思勞
夢寐時哉老至速道也朝聞未百慮散殊塗同歸齊一致
何時通彼我相與冥同異

哭張步青表舅

枯蓬隨風飛零落在中野有志獨無時客死燕山下老母
倚門啼寡婦空閨處猶望錦衣歸飄搖素旐舉公車行上

策烏裘犯風雨卽歸良已愁況乃骨肉腐不見擔書囊何
時藝稷黍東家負薪子帶索腰斤斧晨出暮叩門爲糜夜
同哺聚首聊歡娛不自知貧寠死生是天運慟哭夫何補
泉下戀庭闈啼魂繞環堵

稽畱山人集目錄

稽畱山人集第十四卷 丁未 詩六十五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擬漢橫吹雙角曲 有序

漢橫吹雙角曲古詞並亡六朝人擬作爲五言八句乖厥調矣燕邸暇日輒補其詞固戲弄筆墨縱意所至淋漓馳騁取快意耳賦鐃歌不能大類稍不欲似太白以下未知於三曹何如也

長安道

長安道鬱何連綿金門玉爲闕崔嵬干青雲馳道直如繩九逵繚紹東西分車馬駸駸風揚塵五侯丹轂施華裀城門校尉行避人行避人到章臺側翠蓋扶輿駐路息少府挩轠御史下揖嫖姚從奴能爲翼遊浮雲駸以逝

紫騮馬

紫騮馬青瞳方赤汗流灕搖綠鬉白玉爲馬鞍𩌏用青絲籠平原百草汜光風矯大羽抨雕弓顧見雙黃鵠遨游戲雲中雨如血六翮墮駿以馳至鵠所仰手接取授我箭插腰衱斜倚盼狐兔伏匿烟迷離日落晻𡸣獠火熹微揚鞭蹀躞橫門歸

驄馬驅

驄馬驅驄馬逐乃到回中歷五柞左帶烏號右箭箙金丸作彈搏黃雀羽林少年郎身手好結束晨游蓮勺暮就倡家宿明燈煌煌縱六博作書寄謝父母但當飲美酒炙

生肉何能瘦短鐮白刈南山翠

雨雪

雨雪綏以垂輕車行疾重車遲度關山步念之雪至牛目泥沒馬腓中路車覆雙輪摧平沙浩浩甌脫低四顧無人北風怒吹十步一蹶五步一徘徊乃不知行役一何艱哉大危天子按劒怒將軍行點軍出師馬邑口轉餉受降城乃不知城下白骨一何縱橫健士格鬬死老弱將車行行行登高丘顧見獠火前山明邪許相和齊其聲當何所指貳師營千人努力萬馬鳴欲至不至風揚旌今我卧路艷何人知姓名

隴頭水

隴頭水流以東白石齒齒蕭葦芃芃隴頭水流以西平沙連雲道路迷戰士度隴去駟馬同聲仰天嘶一水分流會合無期玉關戍士行不歸雲冥冥雪山下控我長戟轂我弩大宛降身毒附皇帝陛下坐甘泉將軍佩印士擊鼓

關山月

關山月皎以懸旆悠悠偏哉翻顧視匣中刀光景一何大夾芙蓉淬刀鍔盤螭刻刀環鏤用昆吾鐵黃金錯其間白沙漠漠黃河潺潺北斗墮地南斗闌干長安狹邪道朱樓切雲端銀釭陰陰颺紫烟甲煎蘇合膏以蘭流蘇複帳倚

長嘆雞鳴天雨霜今我羸襦衣裳單

梅華落

梅華落嶠從風玉階朱閣鬪簾攏惻惻重惻惻美人開簾行太息步搖金爵釵翡翠裝首飾盤龍繡裲襠綵鳳雙飛翼立踟躕淚沾臆北風飄蕭天雨雪邊庭有從士從朝出戰至日昃寒無帛衣饑不遑食長安二三月桃柳鬱參差四月芳樹榮五月梅實離哉垂隴頭華舒以延舒以遲落何早南風蓬勃吹白草內含寡婦單乃不知邊庭健兒日就老

折楊柳

折楊柳送行人短條蔭車蓋長條拂車輪何用持贈君織成芙蓉裲青絲貫碧玉寶帶稱腰身爲君施裲結我帶行行重復行乃到橫門外顧見灞陵橋君行妾當歸石之磊砢水何離澌行行且復止執手野踟躕褰袂舒皓腕折取道傍枝思君無終窮與君作鞭箠日遲遲二三月楊花飄颺謝楊葉君今何用持贈妾生當長相思歿當長訣絕

洛陽道

洛陽道直如絃西流之澗東有瀍金城百雉鬱相連參差甲第浮雲端狹邪車馬行駢闐嵩山煙霞通少室五侯七貴鳴鐘食北邙松風吹不息塚纍纍藏將側仙人王子喬

可望不可即白鵠翔以翮游戲日左側皇帝陛下坐明堂百千萬年壽無極

劉生

劉生居何所章臺大道傍白門闢朱樓槐柳列兩行驕馮控金鞍寶劒千金裝塡塡何隱隱賓客坐中堂鳴鐘奏絲桐作使邯鄲倡褐衣垢以敝袴裂無複裳舉頭左右盼徒步以彷徨劉生居何所乃到章臺大道傍舉頭覗謁者姓名道不詳出門肅客入舍客於東廂具饍羅衆饈沐用蘇合香人生世一何窮窘即復自摧藏心知口不言但道不相妨府吏執刀筆國家有紀綱功曹檄亭長游徼警路傍

居人黙無聲行者爲惻傷交錢八百萬丞相上封章金雞銜黃紙白日歸故鄉作書謝劉生久久不相忘

黃覃子

黃覃子好容顏金羈白馬纖成韉何用驅之白玉鞭好容顏黃覃子偏以馳躡珠履攪身流盼目如水宛轉過靑樓走馬不可止褞無襞積袴無複裹縹絲纖雙緋與君充下體行走馬不可止愁人之心黃覃子

赤之揚

赤之揚我旂獵獵以九旒戎車轢轢驅華輈駕出長楊五柞闔千乘萬騎射獵南山頭猛士暴怒脫兜鍪左手接飛爲右騎脚黃彪朔風愁人心樹木何颼颼石之崔嵬谿谷陰幽五陵鬱纍纍祁連之塚荒哉丘鼓無聲馬蹄無迹誰家豎子行牧牛鞭我牛藍田下橫穿馳道泥沒踝

黃鵠吟

黃鵠矯以翮六翮一何厲疾翺翔戲雲間朝發青田津夕宿東海蓬萊顛逝陵倒景排紫烟下視人世一何苦辛野田漠漠禾黍離離澤雉耿介死鴻鴈不得高飛罟者設網羅虞人張其機食君之粟充君庖廚薑桂芍藥調和之今我顧視中心悲雄鵠去不顧雌鵠羽短焉能追

望行人

望行人目萬里傷春心華靡靡夏日冬夜一何酷長歲共悁思不已河海水浩浩乃不知山嶺一何崍峙行行重復行乃不知生與死望行人涕下不得止黃泉下相見倘君察識此

古劒行

古劒光陸離絶煜芙蓉花誰能鑄此劒干將與莫邪冶用赤山銅鞴鼓飛輪車朱火上通天鬱鬱陵紫霞龍虎相對守日月騰光華太乙下來視眞人列如麻何當持贈天子與君斬白蛇風雨夜叫號靈氣禁百邪禁百邪服萬里佑我皇漢億千載朔而又朔始而又始

洛陽公子行

洛陽公子一何翩翩白馬黃金羈錦韉貼連錢狐白之裘鵕鸃冠皎好白皙美少年綠樹春蒙茸出入長楊五柞間富貴勢厚盛曷不求貞僊羅列五鼎食後房奏管絃何有金石固爲君保朱顏寒暑代相禪歲月忽徂遷烹羊宰肥牛燔炙割腴鮮醇酒五石餘要君倘來還

出關

出關門直視山川鬱以盤風雲亘萬里疆索相鈎連今我獨何之言當適荆蠻沅有芳杜澧有蘭含香布芬從風翻念欲贈貽君君之門以九重回頭顧瞻雙闕崔嵬切雲中

夾道蹲白虎當門五蒼龍思心徘徊不能通妒人之言易爲工願得陛下三千歲與天壽無窮

入關

入關門駕羸馬五里一顧十里一止顧見上東門宮闕之綺靡殷殷何沉沉長安盛戚里樓觀薄青霄複閣中天起朝聞鴻鐘暮不但已朱絲五絃爲君理引宮換羽刻流徵娛悅君心飾君耳徘徊狹邪路顧見栢梁臺千門萬戶平旦開鯨鐘蹤鼓鳴薄雷後宮倡樂紛喧闐願一奉清宴挾瑟上金階

出塞

出塞北絕河西河西沙磧高復低蓬沙獵獵白草齊驟萬馬旋若飛前軍吹角起後軍擬鼓聲中軍大將戴河魁射生校尉藏握奇踰葱嶺涉零支陵頭蘭轢月氏身毒雪山寒崔嵬去漢九萬里日月合沓星辰動移男兒橫行不顧歸安能局促臥窮巷朝從桑下食暮逐翟下樓

入塞

入塞鳴鐃旌旆飄颻駐軍細柳營放馬灞陵橋輕車將軍行上朝行上朝議功伐起西第並雙闕後堂懸歌鐘前門樹斧鉞部曲皆封侯休徒賚士卒六郡良家同日發賜帛一丈金一鎰懷金負帛還故鄉行行瞻我里顧步循空牆

不見所居宅但見蓬蒿長蓬蒿一頃中有井井上生旅穀其下唧唧啼蛩螿昔時轆轤石作牀新婦晨出汲澣我衣與裳石牀拉遝轆轤斷誰言人不亡近舍無老父誰何少年覘路傍淚被面下多謝諸少年問我欲語安得詳從軍歸來樂不如死沙場

澹公近作見懷却寄

海曲遨游如昨日橫門悵望已三年不堪更累豬肝給無恙惟憑鴈足傳廣陌只如棲陋巷濁河偏似酌清泉違時仕隱俱寥落頗憶歸耕二頃田

其二

衡津司馬借賢勞日日長吟調轉高抱膝琹趨方擬案解衣獨坐卽合毫知音見許頻傾聽和曲深慚久廢操此夜秋風吹客夢相思不畏越波濤

擬漢鐃歌

務成

務成行傴僂躬耕隴上田唐堯就見之磬折畝間六馬駐路息騑桑相與言三問一不對疾走南山巖石嶺而讓天下許由不可此言胡爲妄用釣我任重責厚爲君大難重瞳之子汗不暇乾手招巢父游戲雲端下視白日不知與寒愚者多憂殉名取患寶道無營爰得所安

閑雲

閑雲靉靆起於東海猝逢飄風與白雲會自北徂西兩南海外蓬勃萬里莫不霈溉上天照臨九土所戴白日伏藏匿景晝晦逐物意移守眞志遂

釣竿

釣竿何簁簁溪水何瀰瀰青絲爲釣綸香稻爲釣餌仰觀青雲俯視流水中心煩憂不能理今我不出生民一何毒荼父有死子兮妻有死夫今我出老大不得歡娛高車驅馬坐自拘民之皇皇目愁兮溪水湛碧照見白鬚坐歎行復念歸我稀中居

黃爵

黃爵銜玉書翱飛上金殿百年不一來千年始一見火德應炎精羽毛欻已變赤爵來尾涎涎食君之禾集君苑顧視池中有鴛鴦梁上有紫燕芳樹華孳孳百草之葱蒨栖梁之臺侍君宴撞鐘伐鼓張宮縣歸去來歸去來東有東海玉山崔嵬鳳凰一毋將九雛高飛不下其鳴喈喈

題畫

西堰橋西望不窮星移木落水流東寒蘆苦竹溪山色都在蒼蒼夜月中

祝繆歌起太史尊人薛書先生暨王太君雙壽

蜀牋表謝　紫宸朝旋扆泥金頌綠椒舉案嬀齊花裏杖稱觴人度竹間橋瀛洲獨步傳經美茂苑從游問字遙樂府新編眉壽曲五湖明月奏簫韶

長歌壽宗緒表兄

自兄拂衣隱河渚七葉朱門守環堵甲子泥塗二十春六旬偕老甘貧窶當年匿影任空村無有擔石供饔飱兩親卧病藥餌缺求醫慟哭徒崩奔禱天刲股救不及血淚淋漓布衾濕囊中不剩錢一文棺內各餘衣十襲古之純孝今所稀况抱志節爲布衣躬耕郭外田畝少負薪山中足力微至今青原不得葬暮雨秋風意悽愴我亦未成兒嫂

墳乞食天涯迷所向古來富貴浮雲輕獨有區區忠孝名
先業但能繼詩禮家風不在躡簪纓兒之大兒游汗漫桓
褐飄零歌路難次兒聞說通五經每過靈光能染翰不獨
風塵嘆數奇有才亦復未逢時鳳池鴈塔何須羨且摘黃
花對酒卮但令高敞營山麓春郊寒食深松綠歸來妻子
啓柴荆白酒盈樽書滿屋此時把酒一高歌不問門前車
馬多兒雖知足未稱意小弟途窮可奈何白首齊眉吹鬢
影灌園共汲花間井已斷仙芝煉玉英絕勝枯蓬飛斷梗
西湖水碧雙峯青老去垂綸應客星歲時拜起依家廟鶴
行於今卽管寧

賀朱揆敘擢銓曹郎

山陽茂宰似河陽殊擢初含粉署香朱邑聲名留去任山
公識度且爲郎雲霄得路方題柱風月當軒一舉觴獨喜
交情容嬾慢竹林時復名嵇康

祝給諫查王望母陳太君七袠初度

東海有賢母奕奕霜眉長懷貞方盛年鬒髮皓已蒼教子
通九經儒衣誦先王琢磨成令器比德於珪璋射策金馬
門作令之炎荒海水翻白波鯨鯢亂縱橫烽火日夜驚連
營鬱相望供輸困井里煩促如沸湯作書戒司牧撫民貴
有方從容緩徵歛卽次招流亡百堵日就興負耒事耕桑
治平書第一殊擢來　天京侍從淡郎官影纓入承明收
秩遷黃門伏蒲上封章對仗讀彈文白簡凜秋霜請急歸
田廬覲膝拜高堂滄江鯉魚赤東吳秔稻香阿母始開顏
諸孫羅膝傍簡書自有程理楫戒行裝板輿雙畫輪翟茀
前飄揚含笑不肯登吾老戀此鄉行矣念言責疾苦憂烝
氓昌言苟利國使我心悅康甘如飲醇醴飫如炰羔羊拜
拜謝母教服之不敢忘入　朝登殿陛抗疏辭且詳吏有
吮膏血其貪如豺狼大帥不戢兵坐使田作妨佩刀入村
巷父老走伏藏雞豚不得留寡婦以徬徨國法諒當伸軍
驕何可長　帝曰俞汝言蘆察務周防　詔書百餘字日

星炳煌煌設關逞暴吏轉餉要羡糧百貨橫取求破家爲
供張種種皆上聞愛民如或傷作書報阿母其喜何洋洋
高秋九月間籬落菊花黃七旬始初度開筵奏笙簧有子
爲名臣雲路方翱翔朱顏倚鳩杖金骨日堅強浩蕩百川
至東海流湯湯綠水如瑤池千秋樂未央

送俞贊明旋里兼訊尊師陸三梯霞

采玉兼采珠求道若不足我嬾躭晝眠便便但空腹燕山
廣陌長邸舍隔萬屋歲月四五更執手間河潤下帷十重
關沉深書自讀譚經教國子皐比坐尊宿解頤來匡鼎折
角窘五鹿勤苦報師儒宰邑得微祿停年方待詔逢時未

剖瑛省侍暫言歸榑指秋江綠重向扶風樓絳帷聆絲竹
五經有疑義爲我一反復若問汗漫游雪沒王生足
九月七日長人挈榼邀同氷修衞公柸峯豊臺尋菊
尋芳幾出郭野趣似江南地曠山容吐村交樹色含已多
楊柳陌何處菊花潭挈榼來偏後今朝飲興貪
其二
爲問豊臺路青村隱數家虛攜九日酒幾剩百叢花籬落
銜山色蒲菰冐水涯朱門歌舞席千種絢雲霞
其三
共約惟芒屩能從有繡衣餐英尋較晚盈把摘全稀買誚

貧官儉栽須處士歸西湖三畝宅任我坐芳菲
其四
稀疏黃紫色駐立且徘徊爲戀臨風嗅眞須冐雨來坐檐
仍痛飲翅隴問初開芍藥明春好重游及早催
丁未九日
何人能送酒無地可登高髩影吹斜日秋風動二毛
題畫
宿葉侵霞赤晴川似練明小橋閒倚杖斜日聽灘聲
古意送計甫草還松陵
西門車馬道白楊起悲風落葉何蕭蕭送子歸江東裋褐

犯晨霜棲棲古道窮許身諒有素長揖謝夔龍鳳德何其
衰鍛翮墜蒿蓬　皇途不可階惟以畝畝終徘徊望　京
闕去矣心煩冲
其二
游子衣裳單還家拜慈母白髮倚門閭望汝歸來久微軀
冐嚴譴枉濫期一剖　九閽擁浮雲虎豹天關守重趼三
入關風塵負奔走色養良已違迍賤顏何厚秋風四壁立
爲壽無斗酒何用慰高堂命也實不偶
其三
明發不能寐太息念先人束髮受詩書期爲廊廟珍聲名

起　京國鼓瑟宴嘉賓上書棄不收擔簦行苦辛況乃横
排斥戶籍編庶民鄉里諸少年捷足據要津裘馬良翩翩
飛蓋拂朱輪而我獨何爲轗軻長賤貧寂莫歸故園四十
猶負薪
其四
執手臨路衢聽我歌一言攬衣拭子淚願子延長年公卿
何代無身去名不傳顏淵在陋巷後世稱大賢稅駕從所
好躬耕湖上田菽水奉老親樂志於林泉閉門謝賓客著
書藏名山杜以香自焚膏以明自煎努力崇令德金石庶
不刊

攜手行燕山旅舍水修至有贈

昔年避世友麋鹿我隱河滸君海曲乘輿挈册一到門鯉
魚上鈎酒新熟烹魚漉酒飲花間風吹花落衣斑斑山空
水遠笑語響別有得意非人寰可憐八口關衣食干人馳
走金臺側一十三載風塵中鬢髮已白面黧黑中間作歸
不當歸天邊知己眼前稀只羨君身在霄漢豈知心事已
多違秋風搖落金臺柳道上逢君更攜手衣裳且念故人
寒顏色同悲賤士醜莫更京華擬賣文工書何處換鶩群
淒涼悔別西湖水悵望空愁日暮雲

贈吳應侯

人生歲月如奔電二十六年不相見燕山道上此重逢鬢
髮蕭條都已變昔時爾我各有兄兩家同里交相善西湖
畫舫柳邊行吳山草堂花下讌少年顏色美如玉才子聲
名人所美華館笙歌百不憂由來只道黃金賤雕窗棐几
陳鼎彝玉軸牙籤展書卷千金且購摩詰圖十萬聊持右
軍扇每到君家得縱觀觸目琳瑯不能徧別後烽烟淚濕
巾一身亦似子雲貧敝裘羸馬三千里更逐長安日暮塵
袖裏虛勞攜綵筆篋中聞說有奇珍誰能好古求真蹟止
值悲秋遇故人

姚肖師三十初度

三春柳翠玉河煙鱗波湛綠照金韉蘭帷鴈柱撥鵾絃子
虛賦寫桃花箋銅駝巷陌聚香塵戢星騎虎駕朱輪綠杯
鈎翠沾絳唇知是金華樓上人

胤盟絕意篇什丁未九月來燕山執持如故許其立
志堅果詩以問之

申子工詩者三年廢苦吟養生惟讀易屬和少知音池草
生朱邸籬花映碧岑夢中如對酒幽思若爲禁

言懷

人生被賜和容室御狐貉白骨亦已寒陰風棲斷蘄十年
哀原隰傷心棠棣作韓生艱一飯高敞萬家拓旅哭身不

歸西山莽寥廓

丁未冬茂三從史立菴太史復來燕山相見之次傷
同人星散聖秋早逝悠悠客子飄零何極漫成四
韻情見乎辭

復作燕山客良知挈汝來酒人餘舊侶朝彥半時才蕭寺
游須共黃壚過一哀滄江思犒諾頭白釣魚回

送沈繹堂副憲之任潞河

外臺持節聽鳴鐃潞水仍分甸服茅每向雲中瞻　北闕
還從日下尹東郊境連三輔探九息地敞重關貢篚交誰
須清風如吉甫搴帷意氣建雲旓

其二

臚傳金殿羨登瀛臺館同推燕許名一去鸞旂頻悵望重裁〻晃借澄清上都草偃來風后阿閣梧高待月卿陪侍舊同珠履客僊珂預聽玉階鳴

題王石谷畫冊 有序

余在燕中亦聞石谷山人名偶見一二小畫欽爲絶構丁未冬予與鄒先生自吳門來出其倣古十二頁見示結構命筆皆以心入古人之意而默會其自得之趣沛然出之知古人之身爲非後人摹古人於一筆二筆間爭似不似也至其天機流行匠心獨運別有神氣在皴染楮墨之外余亦不能言之予與欲余每幅題絶句一首兼評論數句余非知畫者何敢強作解事頗石谷畫不易得予與自歸吳門從之游處者累月始獲此十二紙深嗜篤好若是誠雅人韻事足傳千古數百年後觀

者不惟嘆石谷名蹟之妙且以知予與非尋常士可追想其風流興趣也遂曲徇其意僭爲題識兼跋于後而歸之予與其善爲收藏勿更令手筆監惡如余者妄加塗抹損此珍玩也

其一 倣趙松雪夏木垂陰林氣山容皆有淹潤意想石谷大暑中作此引領油雲冀以翻盆解茲爍石不覺瀟灑之致拂拂從十指出也

赤日炎埃爍萬峯被裘野老倦扶筇千章坐蔭繁陰好遙指前山雨氣濃

其二 郭忠恕柳溪待渡圖景色森秀筆意遒緊尤喜其林木波數筆腕力圓轉有法閱之如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矣豈復思褰裳濡足乎

碧溪雨漲水瀠洄榆柳扶疏籬落開日暮行人猶望渡不知誰是濟川材

其三 高房山大姚村圖淋漓遊漫筆墨酣恣所謂元氣淋漓鬼神入也

怒雨奔泉洗白雲空山黯淡泣離羣落日蒼茫烟霧裏臨風何處吊湘君

其四 二十年前雪夕泛舟西湖四山堆玉令人魂魄俱瑩此幅擬素成雪景森寒之境極目高深使欲置身其中滌去面上塵一石余益思歸矣

燕山一冬朔雪稀狹邪馬首紅塵飛誰將江左千峯色壓落圖成趣我歸

其五 大癡富春山圖意巖嶺鬱盤而筆勢飛舞正如王右軍書龍跳天門虎卧鳳闕不以行間茂密爲工

千溪萬壑水潺湲霞氣朝生梁棟間試伐筠竿堪把釣故

鄉元傍富春山

其六 范華原山川出雲圖氣勢磅礴所不俟言寫雲色皺郁飄動有如游龍寓目之頃見其欲舒欲卷此非今人所能耳

江上嵯峨峯勢尊天門日觀等兒孫迷離草下生雲霧易向滄洲潤綠邨

其七 巨然茂林疊嶂莽蒼中更饒深秀之致小橋曲澗一帶便作百折紆迴石谷胷中丘壑無盡不似他人以粗疎數筆效董家皮毛也

山人入山恐不深厭見俗物相招尋窅然圖寫千峯曲別有千秋大隱心

其八 趙大年水邨蕭柳繪水有聲意到水隨汪洋一瀉技進乎神矣

漠漠水田飛白鷺向來解讀右丞詩新淸細柳圖中見遙
想江南雨過時
其九 畫寫色與寫形者已殊色非朱碧之謂水墨中具有色耳又進而寫聲聲不在筆墨中亦不在筆墨外畫者與聞者惝怳相遇各不自知覺此在人可以耳視以目聽於此騐矣此臨王蒙松風飛瀑不識有溪山林木唯聞蕭颯之聲其中雲氣蓊然隔斷山嵐泉脈非人意想所及是爲萬山松泉之響一與一丘一壑盤桓撫樹者不同矣
慈仁寺裏聽松風闢闢人烟上梵宮老耳何時臨絕壑蕭
蕭併在水聲中
其十 倣荆浩筆丘壑深邃而布置自然枯木數樹襯墨有法若不經意故佳
萬山木落見人烟想像江湖平治年二叟拏舟聊並語場

功收穫話農田
其十一 承旨春山圖林影水委融和有態波色近濃而淡冶如笑之態超然可會圖不僅以位置深曲景象富麗爲擅場也
春山遮莫是何山承旨金門未擬還此日更看摹妙迹深
傷裋褐滯人間
其十二 倣梅花道人老筆無敵余詩略能道之
萬壑蕭參木葉乾毫端墜石墨光寒都將草聖爲山色正
得三杯酒後看
丁未臘月二十三日立春作
今日東風至燕中又見春五旬將近歲六載未歸人北地

柳芽晼西山梅蕚新客身忘節序潦倒閱芳辰
存殁口號題像 滇池虞山吳門郎子與及楊鄭兩君共圖一軸子與乞余題
談禪鄭老圖中見任俠楊公栢下居惟有堯夫詩百首愛
吟時倚永興書
送周都諫菊人內擢淸卿候補還里
盛代賢必肅股肱置左右豈云嘉乃續優游俟巖岫國是
藉昌言臺垣考敷奏以直隮崇階上卿弼元后歲攜人濟
濟行歸馬驟驟十年尚家食黃髮初求舊是事廑 主心
銓除會蠲宂戢戢青瑣材嶽嶽繩愆謬九列報成勞三遷
用寧後簡在始旋登群英隨輻輳東山不煩席行李勞奔

走

稽留山人集目錄

第十五卷　敝帚集　詩七十六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戊申人日大司馬龔芝麓先生招同諸名士雅集病不克赴遙次席間韻

張筵差日逐今日伏枕經春實怕春折簡相邀大司馬曳裾定有三千人城邊走馬奄微息勝裏看人失健神遙想管絃催命酒一堂珠履昵春申

十三夕偕張彥若吳興公李條侯諸駿男遊江浙諸同人米園小集漫賦

華燈五夜筵歌始清酒三升臭味醇客子那爲今日主名園偶聚一時人已多華髮嗟逢歲再接青雲共一春來者悠悠千載後可將高會記良辰

十九日毘陵蔣御六吳門邵子與招同諸君讌集

京華已過懸燈夕邸舍仍開置酒筵上客十同前夜集主人獨讓二君賢百壺細瀉移清漏萬燭高燒吐絳烟此夕和歌無淚下燕中落魄不知年

送趙天羽之任交城 本以司李改秩

印勞佐郡惜長才花縣何當飛鳥來官省簿書堪併領政成絃管自徘徊星占參野唐風古河捲龍門禹跡開正値親臣分陝日循良會有薦書推

和冰修十香詞贈郭錄事香十絶句

夜刀鳴僊珮朝雲濕羽裳人間幾得見疑是杜蘅香

其二

章臺大道傍小衛拂垂楊爲望靈芸至微風起雜香

其三

入門蓮作步翠帶裊風長自有春華氣非關衣上香

其四

六幅湘裙正端然坐翠牀移時聞悄語風細口脂香

其五

黛色蛾眉影琉璃硯匣光低頭向書客纖手爲焚香

其六

直置傾人國眞須老此鄉都愔膏澤涴惟有玉肌香

其七

東風簾幙靜花落自飄揚日暮維摩室空中聞妙香

其八

得共花前飲清齋命綠觴可餐惟色秀遮莫似風香

其九

横陳此何日蘭燭耿幽房爲問銷魂處鴛衾作底香

其十

山塘連虎阜千載酹眞娘北里成新志長留姓字香

再詠前題戲用藥名作韻兼嘲衛公衛公暱於閨郭姬其所御也

韋曲花無賴春來客子狂竟須裁夜合不復採茴香

其二

鷟鸑選樹坐燕燕壘巢忙客舍低帷日三春草木香

其三

搗藥臨丹竈題詩弄筆牀青燈看把卷小室傍芸香

其四

玉杵問裴航姮娥檢藥囊唾盂如欲製可有木沉香

其五

為泥麻姑飲脣朱漬玉漿百花偎醞熟㽅內泛松香

其六

由來綦縞婦只自饜糟糠翠袖傳杯飲蘡薁葵藿香

其七

不肯留兒住初更掩曲房羅帷聞密語微笑摘丁香

其八

障風低紙帳行雨解羅裳新剝鷄頭肉依微識乳香

其九

乍疑逢洛浦不分夢高唐春氣應熏髓山風散麝香

其十

結束平明去悠悠後會長臨岐迴首約低語吐檀香

僥僥行

陌路初相見依依劇可憐貧儂非一事好去赴風烟

宋蓼天太史移鐏故少宰園亭招同子俶冰修奉陪振音翻羽看花小飲冰修有賦慨然和之

星歸箕野去莊剩午橋留十載林陰長三春花事稠空圖巡仲叔舊闕坐羊求花向新知笑苔逃故客愁

其二

載酒看花飲哀師宋大夫聊爲竹林會應憶杏壇趨鄴客餘陳椽周侯亦孔徒吞聲陪雜坐紅蕚點平蕪

其三

不敢仍爲賦驚心又一春高歌中坐起濺淚四筵人洛下來何晚東山跡已陳當年桃杏短花外露朱輪

其四

博物張公在應須愛陸機即看懸一榻久已閉雙扉留宿燈空照同游酒共揮聞歌花盡落爛熳撲鶉衣

四月四日同人醵飲西河徐家水亭閣古古先生拈濤字亭字要客共賦七言二章不耻濫竽輒有斯作

毿毿柳色鳳池高水潑金塘瀉碧濤客子殊方同選勝佳辰貰酒一忘勞衆中枚叟先探韻酷有劉伶愛餔糟醉去

但令僮荷鍤不須臨水賦離騷

其二

城西遙見萃山青此地偏宜闢水亭馬蹴輕塵穿暗梛魚吹細浪泛新萍羣賢授簡才無敵上客飛觴酒莫停潦倒巴人休共笑長齋此日詎能醒

送表姪諸駿男之蜀

劍口之四方長貧怨韋布邇自齊東來復向巴西去錦城兵荒後郡邑失繁庶白日戰鬼啼千峰黯雲樹荆榛未墾闢蹲鴟在何處殘黎食不充三戶衣無務行省発征徭鞭撻計財賦軍儲旣須供民隱亦當慮記室得才賢謀謨佐

仁恕稍爲起瘡痍因之事耕作驅車望漢江宛轉巴字露石磔填髑髏砲蛇噗白霧千里人烟稀黔洞精靈聚眠食愼昏朝風濤畏津渡嗟君未易才坎壈時不遇功名何足懷所貴濟時具外家曾大父先正挺高步紛綸姻經術博與工詞賦學優有元本才美非章句聚米圖山川如流誦寧故孝廉射策老別駕歸田暮經綸適不展千載存聲譽諸孫雖秀出斯人美無度宅相思齊賢勉旃回殆庶我毋亦自出服義良有素道德私淑遙飄零自棄固青雲盛年美白髮哀朽誤乘時會廟廊謀食聊道路倘過浣花溪尚想詩人趣纏綿每飯情喪亂隻身寓或經籌筆驛弔古多永慕管樂夫何人一木支割據昔賢散浮烟吾老若朝露臨岐贈言長荒頹語無序相思蜀道難江山莽迴互

寄蠣浮

一官如浮雲再疏懸白日荆湘近長沙外臺廬手出東裝要偕行下客本親暱我豈戀　京華徒爲故人尼論交前後分投分厚薄一幕府不得從悒怏難具述君心詎能諒含意徒未悉南雲漾旌旆引領風水驛

其二

留居實悄勞寸心有維縶如何鉛刀鈍共許剸割力分陝移重臣開府涖邦域地大畿輔衝官崇司馬職記室藉賢

才纁黃粲五色傳書禮幣重趣駕期會亟匹夫乃有志貴自行胷臆千金鄙人慕易盡復難得長揖謝軍吏冥鴻不可弋

其三

聰聰門下生踽踽長安陌風雨聊與共青燈話疇昔公府辟不行知非薄遷客持此謝知己我心良匪石鬱紆想滄江坎壈嗟宦迹省官承　詔令歸躡東山屐

其四

撤波鯉魚至尺素書欵曲之官舟未發訛與流言數神羊覩其角本不憚抵觸命也有定端安坐待詔獄天澗緹騎

杏水泛汀洲綠荆南實衝要饑餒人似鵠軍營雜閭井降
卹連高蘇無嬀藉安輯兵民互連屬起敬邀上官淳化寧
上俗三月政已成風動俾從欲

其五

遂有歸田賦不俟辭官札青山海隅僻三徑脫車轄看花
玉缸湛種稻桔槔滑　魏闕忠不忘軒冕情已恝縱橫字
數百封題書尺八奇我契濶語悲歎意坱圠畱滯會面難
奮飛羽翮鎩丹心奉一人精誠會見察何時把罇酒坐使
白髮刷

四月七日閻古古先生招同諸子再集徐家水亭分

得東字

茗甆欄檻水聲中載酒重游發興同河漾晴光如昨日柳
欹弱態變薰風衰年作客憎騰醉耆老呼朋跋扈雄記憶
西湖歸去樂獨支藜杖立墻東

贈屈翁山（翁山嶺南人能詩初隱于緇衣其後長髮娶於代州有老母在家）

聲名　京洛重人物嶺南奇道大逃禪小光和混俗宜猶
婚情半得不宦數全奇襆被長爲客悠悠信路岐

其二

把臂逢吾黨悲歌共酒人雲迷銅柱塞水樂（去聲）玉河濱稍
出離騷賦同憐落魄身姓名今始識三戸楚徐民（屈氏固楚後）

其三

如何象郡客翻指鴈門歸亦擬借荆布相將戲綵衣風塵
艱跋涉貧賤失輕肥徒步嗟儒服還如杖錫飛

其四

古道蕪誰剪華篇秀可餐世應嚴玉尺吾欲讓珠盤鬬捷
千篇富求工一字安何時攜巨麓傾與老夫看

重午前二日同人重集西河水亭即席分賦時屈翁
山將歸嶺南并以識別得刪字

五日燕山鄰節序羣公水檻更追攀臨濠乍得莊生樂度
嶺偏逢屈子還幸不沉淵休獨醒同爲逆旅亟乘閒河梁

錄別千秋句詎似蘭亭序可刪

楊仲博來探桂峯於其歸也賦詩言別

一騎翩翩走上京關河游歷往來輕肯將行李煩東道獨
履生花賦北征驄馬閒嘶臨別路鱸魚正美計歸程浩然
不改商歌樂墻外時傳金石聲

送傅雨臣侍御巡鹺河東

梧掖分棲栢府年巡行衣繡借才賢鹺池雪暎三秋月雷
首雲横萬仞天民富炊烟資近寳官廉飲水佐籌邊鄭侯
轉餉功書最荆署看從華省遷

題畫送張彥若山右之行

嘗徹驪歌日未曛勞勞亭畔惜離羣行山詰曲羊腸路馬
首迴看闕下雲
郤子與以宣德牋索贈句書長歌與之
青㡘小戶飛紅塵門外軋軋鳴車輪紫研無光墨丸澁宣
德長牋汗沾濕故人要我贈新詩十指拂拂生涼颸人生
知己不易得白雪陽春歌為誰江左風流茂苑客不求聞
達耽泉石長安卿相盡知名邸舍掩關時避跡唐人法書
元人畫興來點染娛晨夕賓至烹泉瀹茗椀日長揮扇眠
桃席金張李趙爾何人掃徑但欲延三益交君不異飲醇
酎愛我還同嗜痂癖六月炎天久閣筆案頭緗素堆一尺

今日高吟伐木篇心在滄江烟水碧
戊申五日
今年燕中夏月旱天氣不得陰陽和白日始出恆晦昧霏
霏霧隱層城阿稍時疾風乃怒發赤輪照耀炎埃多閭道
江南豆麥爛甚雨田畝連江河山東地赤蝗蔽野草芽嚙
盡蚩蚩科氏生已自活計少復値凶荒愁柰何客中五日
不稱意且莫弔古悲汨羅家門入口望斗粟歸共子姪行
拔禾
六月望後一日被酒作
我生之年四十六終歲憂愁苦不足一身長自攜斛線八

口何曾給饘粥讀書不得師古人學道更忠吾有身硯顏
隨俗容俛仰下意課食多酸辛山林市朝了無異尚想生
初尋所寄有定從知命固然已隱遯悲世難棄不堪明發
涕滂沱青青之蒿非栽莪生事飄零已如此家聲夌替當
如何
再咏一絶句
遺名了無慕悟道亦何益顧兹蜉蝣身率爾鴻泥跡
初秋送方貽請急還里
不逮陳情養方為移疾行一哀消渴重五兩馭風輕墓栢
攀應從臺烏繞亦驚日長同許國堂上勉清卿

其二
朱邸依棲久能忘薄宦貧寒燈思硯席濕雨送車輪夢斷
隨湖水身孤滯洛塵臨岐翻佇立為我一沾巾
永修附桂峯舟赴南歸惜別
入洛非初意還將失意歸長川依雀舫甚雨冷鶉衣寓目
裝翻減圍腰帶不肥故鄉如有業何事別漁磯
其二
賦出高聲價才名滿洛陽逢迎親酒食貴倨薄文章凍餒
歸仍得艱難出備嘗買舟金幸省容易發河梁
其三

留我悠悠意風塵異去留一時輕偶聚兩地副長愁陋巷提容槖他鄉攬敝裘莫言姚黄綺不得似枚鄒

其四

留稽成不返歸去豈長辭下客旁看賤高人彼一時春明還覓載燕市待銜卮各鬬身強健從添鬢裏絲

七月移寓振音寓齋口占

開院容安榻晨風亦選陰開爐徐拜火食玉銳求金鄴架從人讀家膠與客斟瓢揺穩棲息牖戶一枝深

九日送繆天士歸里

薊北登高日江南望遠愁那堪臨別路送客上歸舟一榻

懸青瑣兼金奉白頭故鄉饒筍蕨椒酒碧初篘

其二

寂寞身長隱陽春調獨高國風開蔓草轍迹翳蓬蒿貴紙矜花筆斑衣曬緼袍將因開塞鴈尊爵憶江皋

其三

九日年年淚登樓一舉觴花黄邊地小雲白故山長貫酒探容槖開帆睨去裝他時尋海曲此別怨河梁

老友陸子開自遼陽詣燕山見訪旅舍置飲感賦

六旬老叟華亭客中原宿許文章伯十年謫戍赴遼陽形容枯槁鬢髯白生平三婦鹽如花麻衣犯雪從風沙長男萬里滇南去父子飄零何處家近有小男一雙玉七歲扶牀書解讀爭問辈城春若爲朝朝偏指南雲哭今年詔許茜編氏不屬將軍自在身短衣匹馬關山道纔到燕中見故人我昔舉家迫奔竄兵戈未起逢家難辟疆園內一枝棲飽食坐看花爛熳釋紛解鬬情依依沒齒銜恩誓不違倉猝驚看嚴譴及愍無貨賂贖君歸君來翻道遼東樂生事蕭條惟賣藥絕塞仍書戶籍名北海之濱大漠漠幼安昔日此巖耕華表僊歸空月明古今誰繫白日駐富貴豈直浮雲輕留君且沽燕市酒酒酣起舞爲君壽不論七十古來稀小弟覊年已衰朽朋交屈指異存亡共是狂夫老

更狂容輝得見非常日行樂何須在故鄉風塵傾洞無南北初川不光庭樹黑醉眠各自擁秋衾旋別銷魂淚沾臆

備與弟補博士弟子員

難弟聲名自頴川吾宗重見季方賢讀書喜映千山雪揺筆能飛萬斛泉虎觀譚經看奪席鷄雛釋奠聽鳴絃春風上苑開僊杏預喜盤根近日邊

敬敷姪是侍御泰巖長君偕備與弟同入泮宮喜贈

蘭臺繼美有趨宗璧水同升卽仲容上國諸生歌振鷺吾家千里快如龍毛詩疑義傳經析魯殿雄篇攬筆從及到慈恩書姓氏歸來邸第沸歡鐘

題李武曾灌園圖

白壁黃金聘不起灌園獨有於陵子我亦悠悠避世人釋鋤遠適新豐里不言時貴有逢迎實爲貧家憂凍餒湖上曾無二頃田門前聊樂三秋水何時得金營一園白韭青菘自經理抱甕閒閒獨往來分畦瑣瑣羅青紫盤中蔬熟牛羊下籬外花香蜂蝶喜得飲偏宜綠蟻浮飽餐不美鱸魚美道上車塵不入門肯向華堂躡珠履君今有園不暇灌長鋏蕭蕭亦來此三千里外東湖烟荳苗蕪穢秋瓜死高眠一榻且著書競寫三都方貴紙故園只在圖中見茅屋如尋樹邊是君才本合步巖廊長恐名成廢耘耔何時

稱意掛冠歸兩笠風簑白今始我來相訪話桑麻更繪扁舟碧波裏

錢內翰葆馚母劉太君六十壽

春雲漲湖波中有賢母居林際發清磬蒲團坐空虛青髩歸秋卿翟衣登篆車官廉門似水自理圖中蔬天長九峯水門掩中田廬寒夜治機絲青燈授詩書機絲五采成詩書錦不如簪筆步鳳池裁　詔歸金陛致身躋華要念母艮勞劬華髮耳目强名理樂有餘願奉南山壽酌醴鱠江魚象賢美無度復始崇高閣承顏愛日長華省迎潘輿却杖行花間鳴珮來徐徐

眗史兪憲雲大晉學中州

經義儒生業因仍取士年微芒探靜理隱秀吐華篇策美擅毫射文看貴紙傳揣摩書案就抄誦國門懸釋褐金閨步含香粉署遷冠源清伏莽主萃問藏淵執訊資三略寬平佐五絃才名方妙簡文教命敷宣峻嶽瞻中土長河納百川六經勤講肄多士費陶甄徃者荆公法千秋令甲編代言探旨趣對偶綴駢聯錦各營心麗丸宜脫手圓開山如鑿道異水欲飛泉暫廢將移俗從來頗得賢維新仍廣厲由舊合微權取火應求燧聆音解辨椽盡搜巖穴秀上賞袞衣還

題畫送吳興公遷下邳

燕山爲客但蹉跎邳邑躬耕水旱多不若將家湖上住定香橋畔一漁簑

和李武曾雪夜見懷之作

同雲漠漠暗千門朔氣蒼茫萬里昏客夜夫君歌白雪纔聞苦調已銷魂

其二

故宮牛首散羣神刻曲曾無訪戴人躑躅天街同曳履驚心飛雪似揚塵（時武曾兼懷伯紫鄧山）

其三

苦憶西溪萬樹梅十年不見夢中開不因寡和頻投筆無
計銷愁幷擲杯

吳蓀齋都諫爲先兄座主黃海岸儀部之師衣鉢三
世並從容就義燕山道上逢都諫令子季容先生
述淵源之義慨然於懷輒有斯贈

烈烈風揚沙燕山如朔漠凍雲死灰色白日光景弱百川
一層氷魚龍泣窮壑於此别夫君天地莽參廓先公藎臣
誼抱道崇澹泊峩峩諫垣長論事多蹇諤時否宗社墟正
殿坐跰蹻白練經紫薇秉輿露一脚萬姓潛酸心邦家隕
秋籜毅然追龍馭引決無訛度桐棺飲遺骸古寺覡靡托

疇昔秉文衡騏驥共騰躍南州黃夫子道同志相若傳衣
溯淵源得士更摸索我兄越石流賓與釋疏屩私淑許升
堂善誘意不薄風塵一傾洞就義成盍各柴市秦淮河止
水會稽郭後先蹈致命忠烈無愧怍宮墻傳一再庶不負
所學絳霄鏘玉珮相覩心實獲夫君承素風灌園藝葵藿
大能讀遺書幸不攖好爵及茲汗漫遊襆被聊入洛徒步
衝塵沙褐衣故寛博踽踽交游稀悵悵心期惡神沮泣衰
颬骨瘦悲病鶴吟詩披古囊千人只空橐策蹇還鄉山慘
淡意不樂我久滯異邦迷塗亦落魄飄零乍慰藉疎慢失
酬酢警心重分袂失路俱寂寞贈言叙舊好勵志甘隱約
我已慚頑鈍若其愛丹臒所壁少田園不得安耕鑿驅馳
違寸心行逝背宿諾或恐先靈怒無貽後人噱遂初將自
今知非悔在昨獨有勸加餐臨岐淚雙落

有述

分陝親臣出臨江幕府開一長聞總愾三聘却仍來謀食
愁難饜成章戀取裁問奇躭載酒不是孔璋才

董約之爲文敏公孫賢兄對之先兄薦守歸德歿已
久戊申冬日相逢燕邸共話疇昔有詩見贈率然
和之

元方名譽美君家宗伯諸孫自渥洼不見雙旌悲露薤惟

餘孤劒走風沙沅湘楚調堪誰讀　京洛雄文爲爾誇華
髮故人逢市陌和歌眞有淚如麻

酬海豐令阮上扶長公爭若

崇山僻縣聽鳴琴落月空懸萬里心乍見神駒堪濟美傳
來錦鯉慰知音嶺頭梅發懷　雙閫郭外花香美滿林此
日趨庭還悵望白雲海畔一孤岑

其二

傳經才子似相如投贈詩篇更起予鳧舄遥悲酉象郡鳳
毛有日步金除故人老去空彈鋏下客年來只曳裾好待
循良升　瑣闥綵衣鳴珮看懸魚

除夕同子顒小飲送年漫賦

朱邸依棲館舍間歲時賢主共開顏遠來老友堪容榻得似貧家竟掩關髣髴未能忘淨土蕭條何事戀燕山燈前試看垂垂髮及到明朝幾許班

稼溪山人集目錄

第十六卷　敝帚集　詩六十一首

歸詩以寄之 己酉除夕

稽畱山人集第十六卷 己酉 詩六十二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己酉元日同子胤賦

紀曆悠悠又八春敝裘還自受風塵辭家荏苒移殘臘得歲飛揚闘健身 宮腳祥雲天上曉江湖華髮客中人更須取醉呼春酒偶聚同宜樂此辰

四日立春祝廉菴少司空初度

東郊木德兆年豐令日傳觴頌上公柄指孟陬移北斗度纏營室象司空從繩風雨安 皇極曳履星辰護 紫宮為壽正宜今日酒青陽暎律九州同

盆中水仙欲萼梅始放偕子胤振背翻羽飲酒和子胤五絕句

盆花競發敵嚴寒春色那從此地看出葉孤莖生態迥合苞密葉醞香難

其二

碧葉齊栽翠帶舒洛川僊子步凌虛凝前朵朵低垂影飛燕輕盈亦不如

其三

共比僊人萼綠華乖神原出上淸家遠山漠漠蛾眉斂江上孤根薊北花

其四
西子湖頭綠水烟西溪林下早春天黄橙白笋餘杭酒夜
夜看花藉草眠
其五
狹邪郎第暗黄雲遷客關山笛裏聞此夕花前同把酒天
長水濶畏離羣
人日置酒飲子開振首翩羽作
客裏經年人送日春來令節日占人但能有酒堪行樂况
復開花又值春一任陰晴飄幕雪聊爲主客趁芳辰如泥
莫厭青鐏數似雪驚看白髮新

上元前四日柯斥初都諫招飲
紫垣淑氣散鵷班朱邸名臣諷議閑高會良辰邀夜飲直
辭長日霽　天顏聲調急管金鐃脆光射華燈蠟炬殷殊
殺一堂歌既醉陽和喜傍五雲間
送子開先生復之遼左
頭白重逢樂有餘君來羸馬駕柴車客中爲下陳徐榻塞
外難傳蘇李書異國年華驅晩莫腐儒生計耐蕭疎一罇
酒對梅花飲歲盡離愁併遣除
其二
文苑知名海內傳後生裘馬盡翩翩劉蕡老去名初達賈
誼時違客是遷白雁青雲思往日黄羊蘆酒送殘年故鄉
唳鶴如重聽華表凄清夜月天
其三
尚書門第拂雲開四世傳經未易才袞鳳迷陽隨斷梗群
龍零落化寒灰烏裘寧向長安敝皂帽難從遼海回北郭
蕭條松栢路十年風雨暗蒿萊先生曾祖大宗伯文定公墓在華亭北郊
其四
萬里投荒絕塞限遼東築室事巖耕長隨愛婈甘操作久
别嬌兒昧死生肘後探方隨手愈膝前學語並肩行飄零
莫問人間世跳入壺中喜避名

其五
甦向燕中問故人悲歌擊筑共沾巾亂餘無盡西洲淚到
日聊克北海賓歸夢烟波思笠澤敝書雨露望　楓宸短
衣匹馬關山道疊鑠憐君有健身
其六
天涯聚首一盤桓此日同歌行路難游說自嗟顔屬老相
逢且念范雎寒醉來詩句燈前和别後容輝夢裏看攜手
河梁重悵望臨岐只有勸加餐
漢陽吳禹石先生輓章
阿閣營經始滄江計考終兒星歸巳後愛日慕何窮黄綺

名元大松倚壽不同椎心跡子職鞅掌奪臣忠

其二

耆舊元襄漢高風仰鹿門書云惟孝友隱矣事田園數德頻更僕貽謀啓後昆冬官遙濺淚空外濕雲昏

其三

未得龍門入虛勞幸舍親蒯緱依稷下桂棹隔花津字後元亭問書求白練貢縱攜磨鏡具不及採珠人

其四

論文師吐鳳問禮失猶龍雪涕雲中澤愁心江上峰貢憐無靜樹何處愛深松遙想霜笳發還餘紫氣重

贈關中王山史太學

可憐零落三秦友韓九詩云亡劉八客漢貧此日夫君初識面莫言大國更無人徧游五嶽圖經熟能讀三墳古蹟真朱邸於今爲上客廉幨一飯共沾巾

振音將移帑南行余既失所棲托彭横山給諫邀余設館敬哉先生亦以一廛借居意未决有述

客裏身難著飄搖夾屢遷重來淹七載不定是今年無舍留雞鋏何人肯授廛柴車堪止宿九陌傍人烟

其二

我友朱門舊留賓白屋清雙烟晨互發帷燭夜爭明猝爲奔喪去應須盡室行窮途棄阮籍不薄故人情

其三

何意黃門客期予絳帳開一枝窮鳥集八簋食魚來下榻狂難久譚經老不才逢迎傾盖日欲往且遲迴

其四

宗伯貧交意司空濟美家小齋鄰第側狹巷闢門斜僦直容相貸幽居况不譁來觀行繞砌無隙任栽花

其五

亦自憎疎放居然合困窮詎宜來稷下盍不避墻東僻性終須適和光恥未同道傍空躑躅天末一飛蓬

上巳芝麓先生招集慈仁松下

不因折簡尚書名忘却芳辰上巳時此日松間同把酒何如柳下獨吟詩青雲客至交相敬白雪歌成競不遲衰鬢逢春虛祓禊羽觴行到詎能辭

初夏敬哉先生招集豐臺別業看花有賦即呈胥庭先生

清和是處擁蕪綠翠圃無邊芍藥紅自喜行園先衆客悠然倚檻面薰風白頭四映花爭笑珠履群來酒不空別墅從容陪謝傅能調美膳有司空

詠瓶中芍藥

瓶花樹[illegible][illegible]光費百辦交攢剪綵紅合香淺深宜間出參
差向避恥雷同夢向筆架花爭吐尖久繩牀色本空歸與
却思河上宅風翻堦下有多叢

送葦菴上人南旋 上人楚人淨慈谿堂和尚首座向以祖母闕於奉養千里馳歸喪葬如禮和尚緣事入獄相隨囹圄給侍不避勞苦茲因常住乏食入燕乞施得金而歸

慘淡思王母艱危事本師普門修篤行儒理喻良知一錫
凌空易三乘演法遲何時任廬阜蓮社許追隨

其二

瓢笠來燕薊齋糧寄越吳乞令僧飯給歸參法雲孤是事
逢人默徵心到處無臨岐道珍重何句覺狂夫

送查王望都諫旋里

夕郎請急念松楸觸熱還登青翰舟太息封章多未上行
營高敞亟須謀三年下榻頻相過五月開帆不可留莫戀
滄江鱸鱠美餘中諫草待重投

贈彭汝翼太學 故方伯禹峰公子

禹峰先生葢代人大名宇宙無比倫驅車是處安民物搖
筆由來泣鬼神功名過眼何足數意氣撥皮無不真海內
知名盡僑肹生平好友多雷陳我思其人不得見蒼蒼天
上矚星辰餘慶凄凉有才子褐衣壯歲還沉淪滄丘荒田
已蕪穢洛陽少年未致身萬卷讀書要領得千首吟詩體
製新休學劉滄與許渾郵後靡靡氣不振與酬輒似杜工
部洛律細密風調淳邇時作者性情薄翡翠片羽蘭苕春
老來青眼見吾子巨鼇力掣黃金鱗長河大江舟一葉演
池百粵車雙輪龍門游攬足跡徧失意觀光上國賓西雝
已落諸生後北闕空看選士辰席上奇珍照十乘旅中破
甑生秋塵丈夫晚遇休感慨志士不應羞賤貧爲君長歌
歌負薪五交雜遝華堂客若箇能沾羊舌巾

瓶蘭

燕市能開閩海花折枝翠色映窗紗日長細細香無已風
裊依依影故斜入室差池懷臭味出山荏苒負烟霞楚詞

自古悲君子零落逢秋莫怨嗟

八月與振音兄弟別

踟躕不能已戀別多結轖恬波戢游鱗茂樹儀倦翼投分
得所依含情娛燕息久要日已固聊樂不言德分乖自茲
始銜感何終極君歸乃纏哀我留遂孤特方悲羇旅心復
念征行亟矜處不相知邈邈限南北

其二

離離幽谷蘿鬱鬱岡上松將蘿蔓松根綿綿經霜風結交
十餘年寸心靡不同既翕如弟昆有初保厥終離別邈定
命攜手不相從豈無夢寐接亦有音書通雙星歧河漢黯

黯分西草

其三

執手無一言離思攪衷腸爲歡故非恒遊之安能評魂魄
去我身先子赴川梁人生各懷土念當還故鄉過仔庶不
逆斗酒相攜將不遂利與名阴閉隴畝傍茲樂倘有時百
年以爲常行止非預期臨岐徒惻傷

其四

如何復如何悄勞隨日積未別已吞聲何以送晨夕安得
如草木不知今與昔人生寄大塊歲往本如客何必懷匹
儔浩然任所適予高恥鹿豕斯言心實獲自非纏綿意安

用理解格長擡辭高齋抱恨入新宅

燕邸僦居有述（在宣武門南大道萊市迤西）

爲客頻遷次無依始僦居虛攜三尺劍亦有一車書近市
魚堪買投林鳥不如雙扉容自閉不是子雲廬

其二

多謝王宗伯虛勞彭拾遺下帷遊屐舀假館負前期僻性
宜孤往殊恩恥博施賣文償僦值莫問買山貲

其三

客裏爲家室平生厭市塵如何棲廣陌不擬駐高軒長物
牀餘席齋廚變有烟一瓢非陋巷不及古人賢

其四

何意留燕邸猶如倚市門定須開藥肆只少種瓜園居狗
誰堪愛乘驄莫枉存呼童頻掃舍或便理歸轅

擇里五首（即示彙嘉子可）

擇里偏鄰市分廛亦有堂稍深安丈室習靜偃匡牀散帙
時盈几栽花更繞墻此中堪避世不怨滯他鄉

其二

豈不思歸隱艱難謀食心身須留　輦轂迹本異山林歌
苦羨鄧鈇文成可換金九衢門外路長者轍能深

其三

蔦蘿工作奏匡鼎更譚經簾下湘鈞翠階披帶草青迢迢
元亮宅處處子雲亭載酒如相訪從來笑獨醒

其四

百年能幾日四海孰爲家天運今如此吾生自有涯繁星
三市火濃霧六街沙醉眼糢糊看何如谷口霞

其五

中秋風月好勝賞友朋過莫謾愁沽酒誰能一和歌晨炊
明日事秋興此宵多骨肉天邊影啼饑奈爾何

寄張螺浮

滄江稅駕人如玉邸舍開襟氣若蘭三歲風前來雁字五

湖物外戀漁竿　朝廷居正春秋重林壑投閒歲月寬商
洛衡廬無獨往吾生望眼不勝看

謝姚長亭思興時將歸里附訊程大奕先

學書不及虞永興用興欲得李易水緑窗澹灒上朝曦端
溪小研凝烟紫君携錦囊出雙九君房舊搗青琅玕酒酣
伸紙宵燭明睡起點筆秋水寒夢花不私作賦用書蕉遂
許分清供媿我嬾慢無一成多君用意能殊衆却送將歸
情黯然題詩惜别潞河烟憑君寄語程夫子自寫新詞幾
白篇

禹航孫海門先生六袠連舉四雄寄賀

憶昔酒歌元亮宅醉餘摩頂識麟兒别來頤指稱觴日復
喜神光入室時學語之無爭指點上肩左右互攜持掌中
積壘誇聯璧髫裏飄蕭任有絲

邵天自嚴予正能試同舟歸里有贈

傳經未遇嗟嚴子挾策虛歸與邵郎船裏載愁辭　北闕
鱗前撥悶起東牀（邵爲嚴子姊壻）揣摩更發陰符讀什襲無悲白
璧藏鑑閣（嚴氏書室也）三秋明月夜桂叢莽莽蒨條長

獨旅

獨旅靜無依商秋但掩扉攤書燈下讀欹枕夢中歸向夕
覓殘酒初寒檢敝衣天街新雨後過客未全稀

己酉九日龔大宗伯照密廠登高即席次韻

一歲佳辰醉幾場登高莫遣負飛觴青山不掩秋雲薄黃
菊徐開晚節香片月初生今雨後群公但坐午更長酒酣
搖筆詩先就幸不爲文詩酒狂

送包樞臣出守岳州

南紀分猷出牧雄褰帷河嶽畫圖中莫言投外如遷客到
日稱循有次公農事千村青稻雨漁歌幾處白蘋風郡樓
臨眺堪行樂前哲風流自可同

其二

年年客裏傍同人詩酒爲歡不記春此去虛勞懸榻待將

離莫厭舉杯頻正逢西漢思良守不到長沙異逐臣預恐
徵黃重會面吾衰痛飲已逡巡

黃燮侯儀部寓齋雅集

折簡同人集當杯一酒狂徵歌聊顧曲角勝且逢場歸路
西山月寒門午夜霜明朝謝賓客高卧已斜陽

許道潤進士寓齋泥飲

不辭老作燕山客詩酒憑陵興未衰天未封書思舊好座
中傾蓋即新知醉人謬誤猶三讓酒政森嚴彼一時倒著
接䍦歸路遠眼花愁殺習家池

龔升階招飲座有紀伯紫黃原虔令姪彥吉即次前

一日彥吉壽升踏元韻

賓主延三雅乾坤小一壺客中亦投轄生日本懸弧僎欲求龍餠人應愛狗屠酒狂淹歲月歸思滿江湖

其二

河漢吾驚怖君才未有涯九苞人似鳳八士李名騶投分眞蘭臭因聲憶棣華升踏爲吾友仲㬢從弟故云論詩罇酒後醉影燭光斜

其三

合志賢俱聚忘形禮不繁何知游蕡穀只似在丘樊酒德還須頌交情且莫論報章思鄭陸命侶一翩翩

其四

有美林依竹能文思湧泉吟成四韻險逢作一家偏爲壽題詩版留賓送酒船那堪高會夕徒步五陵烟

與同人飲伯紫先醉告歸詩以嘲之

紀叟豪無敵歸鞍倒接䍦與君同飮罷愁殺獨醒時

除夕述懷

秉燭將除夕飄蓬漸老人玆年成獨旅守歲向新晨閒寂棲寒邸綢繆鮮德鄰妻孥寧忍棄兄弟本來覩石炭爐中爇松醪甕裏醇不眠支瘦骨罷飮怯孤身鄉國三千里年華五十春遠遊仍汗漫生計益酸辛同氣饑寒哭先靈暴露嚬無貲堪卒歲卜葬俟何辰岑鼎言今重兼金愧故人靑錢猶乞友濁酒更留賓客裹金如栗炊來桂作薪天乎黍戶活命也了淵貧百鎰今朝盡空囊異日罄已知多謬誤一往自因循非武來年悟生嗟晩節屯應須焚筆硏空復比簪紳自笞持忠信由來愛隱淪詩書羞賤士幹止失頑民不忘塡溝壑何當附要津德衰歌鳳鳥道喪泣麒麟百感中宵集三辛獻歲新吟詩遲明發旅館倍傷神

稽留山人集目錄

陸大生雪夜之作　和張子振雪後看山　再和張子振雪中懷歸之作　庚戌除夕

稽留山人集第十七卷 庚戌 詩九十七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氏著

庚戌元日

曆改歸餘月辰逢獻歲初始和今代吉聊度旅人居客久依僮僕朋來問里閭出門投剌畢獨對半牀書

其二

長安曾不樂旅舍豈知春老逼新增歲貧愉久客身啼饑書告急作苦賦勞神活計文難賣開函淚濕巾

其三

千古湘江淚年年哭大兄沉淵時獨否生嶽歲惟庚六十

纔中壽春秋冀兩楹九原不可作覩曆倍傷情

其四

無悶鄰五十故態老偏狂偈日生何補憂貧道屢妨定不定也歸人白首能幾歲青陽不朽先儒業名山著述藏

聞陸大景宣被緇游方有感

不分圻人去孤雲獨往心藥瓢今併棄詩版故須尋跨鶴青天起聽猿翠嶂吟若爲能忘世漠漠向長林

其二

大陸名爭識由來歷彼都人倫寰海失僧貌石崖枯片月蒲團照諸天錫杖扶何時尋絕壑披草遇荒塗

其三

緇服吾皆仰傳衣踞法堂飄然擠笠去率爾渡蘆長花葉分門異藤蘿面壁忘古人霄漢意已欲邁諸方

其四

此事終須了逃逸未許歸髮留今校短脇坐老應非遂往猶疑後初心或竟違望雲遥作禮有待叩禪扉

上元前三日敬哉先生招飲以詩酌酒相屬率然有和

年年公讌侍芳晨高館張燈又一春暮齒可堪充上客久要長許陪元臣照人火樹愁看鬢怡老香醪彊入脣屬酒

更聞投絕唱未嫌他日吐華茵

酬蘭溪祝子堅元日投贈之作

白頭衰疾此淹留遙美江山老一丘偶會始驚逾七十相離不記幾春秋金聲自可歌商頌玉貌何當賦遠遊起色已憑枚叟筆刀圭上藥許重投

雪霽道上望西山口占

垂老途泥紫陌間寒雲漠漠望鄉關出門朗詠崆峒句馬上城頭見雪山

酬張廣平 有序

廣平爲仁菴和尚長公令弟歸奇近復披緇高蹈以八口屬累兄澹給無貲遠遊偶口借鄰寺僕孝廉來都感其見贈之章曾有同悲率然奉報

從垂雙足未忘情慘澹論交衛命兄竟去天親仍樹宿獨留無著事巖耕自閑里勢棲窮巷偶傍公車走　上京客裏何堪悲落魄人間未許學無生

其二

爲客飄零十載餘一塵自僦食無魚誰歎肯下南州榻久矣思歸栗里居賣賦多君才未易謀生似我計何疎方袍圓頂真須美一鉢千山恣所如

贈曾庭聞南征歌

欄李陳恂好結客昔從先兄赴賓席少年公子躍馬來四

座人人皆辟易目如巖電氣如虹驚江倒峽譚何雄不倚高堂有貴勢九經三史羅胸中與人落落少所可天下悠悠豈知我詼很怒罵皆任真滑稽不窮類炙輠我始見君但寒默稍一嘗之嗜君真衆人相媢暗相嗔且復邀君好顏色是時我齒於君少各負盛年喜同調劉琨祖逖何如人丈夫未肯安居釣風塵一起事全非自分終身老布衣落魄曾爲人所美遠遊只爲食阨饑君更兵間逃百死章貢孤城血如水生靈百萬一朝屠事急潛身竄獄底狴犴欒囚翻縱遣家門破碎空啼哏間關萬里[illegible]泰川解入賓興選公車挾策到長安狹巷相逢灑血看曾日風流

如作夢餘生坎壈尚求官每值三春詩一上短衣簡旅輕
來往飽經敗北不知休可憐側淚開金榜西樂南州家兩
地未有墻東堪引避我久囧兹數見君各已衰年負初志
今年卷牘又誤書禮部未放先脂車人生患難閱歷苦一
日似度兩日餘爾我五十卽百歲夜行不止將何如君今
別我南走吳此行不擬歸敝廬盡散黃金賣愛妾削髮欲
覓山中居有子尚能養祖母有孫皆令把短鋤未死且須
識本性萬事一一歸空虛深谷無人色相絕獨自迴向心
地初此願倘遂劇可喜莫復首鼠多躊躕自古英雄竟安
在九京憑弔長欲歔壯哉此意人不及不論果不真起予

送君路衢攬君袪如君信是大丈夫我獨何爲仍曳裾治
生況復謀皆左閒道何時計太疎

答沈敬修 尊大人冠東先生作令容城聖於文網敬修匍匐燕山欲效緹縈之請不惜屈己執弟子禮於僕又贈詩一章媿其殷勤謝不敢居聊答詩以見意

淺植慚良材周行昧通軌微尚一以遣下流逐波靡箕裘
失經術細帙疎文史鑿枘何足華霧會乖渺旨乖哉挺竹
箭精甚維桑梓卷懷諒有素荷衣薄青紫粤嶺後庭趨嚴
邑驚軍壘批根罣吏議銷骨讒衆毁明明仰聰聽憐憐哀
離裹重趼走鳴冤泣血投朱邸　九閽殊高邈磨牙忌申
理莫齒莊生金執約魯連矢濡遲嗾覆讞蒙貿延修習書
爲緹縈修業徵夏侯比薄劣虛執經何爲頻倒屣所期登
甘紫絲然訴銅匭飛烏返炎方荷蓀從武水篤行知爾賢
下問忘我節得師在六經可怨惟四始因聲劫明發三復
思究彼

韓英其來燕山知固菴葬事既竣闕養母之資遠遊干謁賴龔宗伯始能言歸於其行詩以送之

狹邪握手立斜曛負土幾知築父墳失讀遺書能竭力敢
辭負米愛勞筋下車埀涕終何補吹笛傷心不忍聞幸有
春卿能感薦不教酉滯哭秦雲

送孫生旋藁城兼呈尊公丹扶明府

不見與公近五年諸孫大盛書君賢藏星堂上琴仍抱愛
日庭前賦已傳虛負徵心高座側有時斷骨石巖邊送歸
詩禮親承日爲道風塵意惘然

送隨州王山長下第歸里

十上公車策不收鄭虔垂老怕台州木堪馬隊譚經賤竟
謝人間採藥休廬阜深雲依白社廟源瑺谷訪丹丘將離
須恐前期絕縱會無如此別愁

壽廣陵胥碎疆先生

蕪城花柳若爲春舉案從容漉酒晨把下虛傳黃石略溪
頭看捲渭川綸見推　京洛今才子莫問甘陵舊黨人便

欲攜家庵門住桑間共話梅芳鄰

庚戌中春舍弟挾槐兒至邸舍述感五首將欲取老妻將子女來燕計未决

跋涉將吾子風塵向北來塹時非獨旅異國莫深哀難得依同氣誰能慰不才老夫宜跼蹐應信未颸隤

其二

燕吳去住隔叔仲各分身惟季頻來往東西南北人比兒臨遠涉省父見天親祇憒吾何愛離鴻轉愴神

其三

此生眞未卜聚首待吾歸蕩析分支計遲疑共麥違兒來

傳母病兒老欲嚀依況復憐宗子離居益苦饑

其四

弟到終須別兒今未可留豈宜家此地那得聚杭州見益愁漂泊情知厭遠遊無心問詩禮吾已失箕裘

其五

本爲全家出誠言獨客孤經營疎久計省慰易長途無著人何析非庭子塹趨欲將愁破盡惟有賦歸歟

程農部招集慈仁寺松下奉次元韻

席布黃金界輿穿翠靄中百壺攜桂酒雙樹坐松風春借芳非藍人欣少長同更援題柱筆光奪燭花紅

次廣陵女子秦影嬛店壁元韻卽效其體

遼海崇關驛路斜被驅悲甚女辭家生輕妾命孤雲薄愁重鄉心數嶺遮未死已同霜後葉經春惟有雪如花四絃抱得分明語推手爲琵却手琶

其二

關門一出永無歸凍髮梳殘鬢影稀化石不容罔上立行雲驅向峽中飛誤人顏色嗔臨鏡上馬傳催嬾著衣死便當埋何處塚情知不及漢明妃

送沈雲中視學粵東

曉昔試花封省解賓分校論文擇雅馴得士皆英妙馬班

史筆優卓魯仁風肖班筆或蘭臺謀談佐廊廟爰及晉含香司衡奉　明詔挾策萃諸生賓輿首京兆孤興盡甄收醇正崇高調始知文乃在其光咨必照採風初特簡八閩臨海嶠忽慟棄義詩遂尼南征棒轍軒仍拜命東粵之炎徼採珠合浦深剖璞崇山峭風聲列國最文教今時飭進賢棠上賞升卿待徽名度嶺見梅花剪吟一凝眺

牧吉弟提辛丑南宮今年始來對策釋褐旋里有贈

南宮十載題名後釋褐初來對　大廷見種梧桐方葦蔡郎看玉筍尙亭亭　彤墀射策升高第華館儲材失妙齡捧檄何堪仍待次歸途春草似袍靑

賀徐原一探花及第原一仲舒彥和己酉孝廉季弟亦舒己亥狀元

十年大宋始成名復聽臚傳上第榮探得宮花齡正妙吟將池草夢還生差肩鳳閣寧慚弟燒尾龍門未讓兄直恐火攻餘仲智比方合璧競連城

哀柴虎臣處士

籍甚才無敵傷哉遇不辰壯年辭學校生代定君臣醫得青囊秘詩援綵筆新竟無中壽及寂寞謝時人

其二

原憲誠非病揚雄實愛奇四聲譜古韻五字練新詩仰屋山妻笑藏舟石友悲著書誰解讀名位薄生驕

其三

疇昔行吟地東城委巷間學詩吾變雅求志爾貞頑宿草悲殊域飄蓬失故山白頭思往事落月淚潺湲

哀吳南和錦雯

俛仰隨今日飛騰念昔時一行為吏苦百里小官卑飲水清難及尋山去已遲玉棺棲槀[illegible]雙鳥竟安之

其二

已應知宦拙長日怨田荒哭子亡詩禮留妻典酒漿歸魂迷栗里遺愛記桐鄉獨有麻衣友扶轝驛路長孫宇台為扶柩南歸故云

其三

久要無念昔近喜接君書燕趙嗟殊軌溪山訂卜居人亡琴价輟宦薄槀何如漂泊吾歸晚傷心宿草疎

四月朔俞槑嘉王子可楚林劉岸先象升邀同子崩先生淇上老友舍弟康侯兒曾槐豐臺看花小憩王宗伯園亭醉賦

相逢燕市悲歌侶去覓豐臺爛熳花喜從生徒吾有黨新來骨肉客如家長鑱短轡隨馳驟方俎員壺挈旨嘉出郭正持陳寔杖看山徐引郤雍車綠尊甦許開朱閣繡野偏宜設絳紗鬬色矜香熏暖日攢紅間紫絢明霞鄰園越艷

尋俱遍後騎迷津問莫差但折數枝堪把翫從留萬朵故周遮人今坐此知誰有風乍翻迴向我斜百榼千鍾應彊飲七賢八逢不須誇古來名士為黃土日暮悲風捲白沙何處鄉山休引領醉眠芳草忘天涯

送盧西寧太史假旋

侍臣移疾去金華高臥無虧鄭谷霞　闕下雙魚思曳珮橋邊駟馬且停車瀕行會賜金莖露入直仍攜彩筆花朱邸如憐留滯客並河一為問貧家

寄懷生一分憲移駐通州

盧龍節使舊東征近駐扶風左輔城幾甸迴車千陌麗關

河露莬八川平後擱中詩如絲筆庭樹祟牙插羽旌可念
京華獨留滯時時取酒倘狂生

送錢葆粉內翰請假旋里

有美金閶彥清卿積慶長一時推麗藻未是薦長楊海上
思鷗鳥池邊想鳳凰稍寬五日假寧許戀江鄉

其二

同學多高步斯文失細論寸心爲爾折異代信吾言官制
輕華省鄉愁切故園長卿游欲倦給札未承恩

其三

郎舍居雖近過從迹已疎傳觀矜隻字失喜讀奇書班管

生花筆青門折柳車細吟浮笠澤美爾食鱸魚

其四

乞詩忘我拙擲卷畏君看此事令人易尚名薄宦難有書
堪再上挾劍恥三彈慷慨題橋日遙憐下客寒

寓舍盆中榴樹雨後新蘂蓓蕾頗而樂之輒成十八
韻

市喧門幸閉庭監宇偏幽薈蔚思山木菁英樹海榴小盆
根淺植近檻日平收赤僅孤花豔青宜密葉稠稍看依砌
活不俟鑿空求潤澤欣逢雨離披畏及秋敢期朱實韡或
有翠華抽屋角朝暾射墻陰曉露流晨興聊徙倚風至乍
蕭颸故蘚觿觿墜新荑宛宛修尋常窺葉底三五露枝頭
欲迸芽初坼方含蘂尚柔攢羅萌不已次第放須周丹的
頳霞吐朱顏絳雪浮一簾入淡淡九夏日悠悠覽可披襟
立應須得酒酬紅幫誰妬忌白袷信淹留何日鄉園種菲
微繞一丘

潘新彈母李太君八袠壽

昔我十八九東城讀書處修竹暎小窗低眉事章句令予
方垂髫英才美無度投分臭若蘭朋來喜良晤燈青書帷
下書永研席布非惟研經義亦或擬詩賦卓犖論古今披
豁見真素悠悠世上兒白眼不一顧高堂各具慶饘粥無

不具何知有生計曾不嫺世務亦佩母德賢椎髻自操作
舉案對高賢斷葱教童孺我自痛流離放廢疾已錮謀食
何艱辛計齒就衰暮蓑蓑娩匪我飄飄逐飛絮吾母欣壽
康春榮在萲樹堂下綵衣人賓興騁先路文豈謝班揚名
今推俊顧今年上書歸稱觴旨酒飫八句神明勝三徑輸
鞅聚莫嗟徂禍貧且喜朱顏駐有孫亦能文西雍策高步
一經再世傳豈謂儒衣誤他時見捧檄迎養潘輿赴首看
笄珈聯身若金石固所嗟客子遠登堂獨不與感舊爲此
詩頌言意不敘

送祝子堅先生南征

溪遜七十躬耕叟能文壯歲知名久皆試何曾遇有司說
經袢袢推祭酒架上虛編學士湛門前已種先生柳垂老
方書繫在肘長日丹黃不去手與人撥皮皆任真萬事衆
心惟掉首嘛也五旬頭髮白弱齡把臂呼小友黃金臺畔
作相逢契濶綢繆意良厚向人道我許我賢媿我虛聲鳴
瓦缶百短曾無一寸長千秋不擬三不朽何意偏能鳴鮑
魚終然未敢矜敝帚神傳中人老更健不肯鑿坏營五畝
水專已作燕山游炎蒸重指閩山走臨歧惜別心遲迴木
李方投報瓊玖何時荷篠返田間歌罷陽關帰掩口

送徐徵菴侍御巡鹺兩淮

烏署封章起直聲巡鹺特簡繡衣行見愁民力東南敝此
去官廉淮海清雨後平山飛蓋穊花時邗水畫船輕飄零
不得隨登眺叢桂秋風望月明

淇上廷試後南歸時祚明亦有山左之行枉詩見贈
率然奉和

古人矜守己所志一何曠吁嗟不自得與世隨俛仰乞食
亦已憊擊斷左右望淹留不顧歸汗漫逃所向君老始就
徵經術祭酒行廣文官苦冷稽古力豈憤停年檄未捧還
鄉舟始放我爲幕府客十二齊城壯迫促發百函矜莊習
三讓兩峰跂盍歸二老饑莫養贈句何悽愴臨歧僻骯髒

嘗昔同人懷特立君子尚聚散猶可道通徹何煩妨

送故友俞宋君子堂天歸里

里中同學蕭條盡未易如君昔象賢負笈遠游聊入洛帶
經歸去且鉏田凄風殘雨思當日擊水垂雲惜盛年牆裏
隋珠誰賞識將詩莫漫向人傳

袁大中丞出撫山左招余從行初秋抵濟南追賦紀
事卽簡呈六完先生暨郡中二三知己兼示舍弟
康侯兒曾槐八首

不作凝山計何心戀彼都一時乘輿出千里傍人籬桐葉
珪何重芙蓉幕豈殊平生信疎拙未足阮元瑜

其二

狹巷鳴鐘宅相過盡主人到門無俗數分俸不言貧抗乎
居然別知心自有真馬蹄驅向北或未待開春

其三

海岱雄藩壯山河開府尊布衣隨節鉞畫鼓靜轅門傾蓋
誠非故投珠不易論食魚同上客莫忘孟嘗恩

其四

競說元公美由來愛士偏殷勤交禮幣容易著征鞭判事
何曾習徵名本浪傳謬談珠履集迂濶媿群賢

其五

此日叢祭盡決決大國風旗竿危欲起杼柚信其空物望
歸師值昔賢皆蓋公一樽談道德不可古人同

其六

鄙賤親文藝纖毫乞稻粱官齋紅日送鄉國白雲長鈴閣
趣風緩旌門似水凉虛勞酬束帛實欲理輕裝

其七

逆旅　京華路翻餘骨肉留飄零仲智泣嬾惰阿舒愁盡
不儀同樂嗟來食互謀終彝秉叔誼高臥首山丘

其八

燕客今南下齊中近越中定宜孤杖去急趁便帆風羞澀

嗟空橐翻迴任斷蓬白頭殘歲短干謁幾時工

將之山左芝麓先生以詩寵行仍用辛丑歲祚明南
歸留別四詩元韻到濟再疊前韻却寄

灞橋回首復淒淒不及當年返釣溪後乘依人車已駕新
詩好我卷垂攜將游才了長留鄰偶和巴人遠適齊老去
何堪充記室飄零岐路向全迷

其二

芙蓉幕裏盛連裾載筆清池賦躍魚爲客孤身羞士賤投
人千里分交疎凉風蕭瑟三秋候落月徘徊五夜餘遙想
慈仁松下飲卽今左廂爲誰虛

其三

青社分茅貴不輕高名濟水似人清地荒何以供羣客秩
貴由來視六卿下士無能虛館穀古人肆志只巖耕燕中
憶傍鳴鐘食齊國真須接淅行

其四

覓擬扁舟問五湖茅田一頃未全蕪傳人自信文真在正
已從知德不孤觴詠何妨依魏闕簿書無暇賦齊都晨朝
且食魚飧美不異滄江八月鱸

追詶朱五仝古聯別之作

緬懷鳳山里少長羣賢聚雅尚性各敦盛名人所慕談讌

良忘形夢寐亦同趣齒序君逾壯弟畜我方孺末座一悲
歌四筵每迴顧青雲思致身蹴爽騁高步亂離已云瘼生
死慘異路黯淡留晨星涕淚惜朝露溯溪繞北山荒塗避
兵處策杖三里紆覓徑萬竹互烹魚買村酒晨夕有良晤
各嘆流年頹已矣逝川去粤游似轉蓬楚客亦飛絮垂老
志四方傷哉廓不遇我如轅下駒局趣鄉園駐先後各入
燕謀食緇衣浼鼻北方說經著書獨閉戶當年黃口兒彩
筆嫻詞賦巖卿官已遂石徑臥烟霧章生晚始貢彤庭試
章句我已鬢髮蒼失路饑所驅入市聊擊筑班荊休道故
死灰變心顏倒行哀日暮翻然走歷下一騎隨鹵簿老麟

歎一鳴離鴻肅分度此哀邈今昔銜恨不可訴悵望尘宫
齋感往纏白虛鹿門倘可還共話倚桑樹

追訓嚴存菴太史贈別三首

越客遊燕又適齊看泉歷下憶清溪相思最是陽關曲三
疊新聲太史題

其二

鸞坡散直啓華筵斗酒看君賦百篇腸斷河梁還餞別秋
風垂柳灞橋烟

其三

泱泱海岱攬雄風先後聲名二阮同我到更尋碑版讀匋

雲樓上水聲中存菴與賢叔潁濱先後典試山左趵突泉上皆有詩刻石

追訓沈繹堂副憲贈別之作兼聞承恩還秩志喜

馬首征人惜別初長安遷客怨離居投荒賈誼知何郡記
室陳琳且後車走檄濡毫成不易受釐前席對誰如外臺
執法雖還秩未遣承明直漢廬

其二

歷下長驅北地雲罇前泛愛每論文陽春高調誰能和斜
日前津不忍分司馬官貧三謫枉換鵞書法　九重聞春
明預恐軺車發及到燕山轉憶君

追訓錢葆馚內翰贈別四首

才送滄江楫翻治歷下裝同時辭冀闕交贈詠河梁貫酒
勞相勸論詩不可忘離情在倍切此去是他鄉

其二

秋水茸城路題橋司馬歸笑艱探　賜衲宮錦作去聲斑衣
畫鷁三江潤霜鱸九月肥相思臨濟上歷亂湧泉飛

其三

風雅何人識君才八斗多定文心獨許同臭好誰過轍迹
分燕市爵棲對濟河鄒攸吾不擬實恐媿羊何

其四

老去隨征幕空遺湖海心衰屠疎飛食幽閉失登臨隔歲
仍搖珮何時喜盍簪新詩能與讀或可附知音

追訓張士至孝廉贈別之作

三十五年前孝廉來聚兩頰垂白髯隨人公車載一笠不
向南畝攜長鎌風塵汚人天地窄南北東西何所適送我
之齊詩一篇篇終且笑田橫客青齊七十有二城并包鄒
魯常川兵即今習俗更務詐何時天下負昇平我來簿書
堆几案從昏披閱至夜半聖人皆言東海枯大君莫怨南
山燦

將之濟南張子廣平寓言屠教不忘於心恭齋秋夜
賦寄

眞慚垂老披猖態多謝將離藥石言尚狎優伶篘酒碧頻
呼梟雉覡燈枰得金莫漫輕千鎰抱雛何時老一園月出
秋衾時汗背不關賦別獨銷魂

淇上母高太君七旬初度寄祝

予今年五十捧觴壽慈親廣文一命卑亦得紆朝紳汗進
非他塗明經能致身疇昔教詩書斷機良苦辛有齋相國
家相攸歸令人乃生期昔構所習嚴卜鄰作賦戒誇脊
論亦過泰挾策不售時行歌惟負薪弟子具束脩江間獲
鮮鱗行看苜蓿盤松韭方員陳青袍纍綵衣戲跌無乃眞

署齋和張子振

飄零入幕始逢君自下重關獨不羣本是餐霞嵇叔夜何
堪多病沈休文微吟客館悲秋氣遠望鄉山送暮雲我亦
徉狂聊混俗驚心苦調得纔聞

中秋對月不寐漫成

漏永雲初斂庭空月漸多陽宜明雪鬢幸不怨霜娥積玉
堆華頂樅金逆濟河徘徊清夜迴勝賞客中過

其二

妙選芙蓉幕諸君不可儔同游慚下客能值幾中秋開府
觀風出開階踏月留無人翫清景漸不似南樓

其三

勝集燕山憶千年愛此宵每尋松樹伏恨少桂花飄失計
攜長鋏何如挂一瓢清光憐獨對顧影媿山巢

其四

慘慘懷兄弟茫茫度歲時離情雲易散瘦影月俱隨璅署
催刀斗磻溪憶釣絲棲烏無遽起羡爾得安枝

和張子振偕陸左城袁楚白園林散步之作

跳珠窺石井如練挹溪流暇節呼朋從朝來十度游巡園
行靜者閉戶起新詞曲裏潛[illegible][illegible]音不可求

八月左城至歷下九月朔植初度長歌爲壽

昔年送君赴滇池灞橋柳𩏑風如絲炎埃萬里一鞭去嘉

賓賢主良相宜中丞兼領司空秩安輯獠苗保盭畢已見
銘庸在鼎鐘復闢愛士如膠漆今年擁節來山東幕府從
征我亦同老嬾何堪爲上客從容且得接攀公歷下山川
古名勝官齋不淺南樓興屋外峰遮眞自生階前水逆波
無定座中有士天下才詞賦一一凌鄒枚相聚莫嫌相識
晚故人俄自故鄉來主人念君不措口得君如得左右手
況我定交如骨肉與君兄弟稱良友閒林暇色聽泉行稍
時觚稜涼月明小堂布席酒一勸幽懷刻燭詩初成豈異
西湖湖上樂壽觴紅亭對栝酌人生失路莫咨嗟客裏同
心乍歡謔君年已是三十餘出門未獨駟馬車有才且欲

爭命蓬不知初度辰何如今宵爲壽且强飲醉後何妨曲肱枕功名富貴姑俟之意氣才華真稍甚君家兄弟不可當馬氏五常無不良忠臣已騎天上箱高士復是法中王惟有三兒老韋布獨行高文人所慕不能避世入深山窮也何如君子固如我與君多苦辛風塵趨走長依人不才放廢無足數晚成大器還沉淪爲君且說朱買臣四十九年猶負薪無然戚戚憂賤貧

九月五日謝柔則初度（謝與余同庚）

我生四十有八年面目黧黑鬚皤然此身已分成老醜百事付與滄浪天謝君偉人軀幹直虬髯如漆人中僊吐言

琅琅出金石氣射四座神俱全豈知長我五十日同一甲子生較先自昔至今始識面相好不覺情纏綿俱是悠悠傍人者征車入幕來翩翩開府青齊大風處故鄉吳越浮雲邊君才既大心更小論事曲折通經權博聞多識無不解守己用默藏重淵書法獨窺晉人秘詩體復在大曆前爲人摋皮無一假考核實理王藍田不求聞達聊玩世世有幾人知畄賢風塵奔走豈稱意愒不築室山中眠始與山川頗秀發君家康樂两詩篇激流植援無不可他時相訪羣峰巓

和張子振九日署齋即席之作

琛院閒庭度此辰黃花濁酒異鄉人見愁瓠子隄須塞共擬芙蓉幕可賓即席吟成難闕提挈舟歸去不辭貧登高望遠身無翼不見吳門淚濕巾（時河决牛市屯元倡有悶說大河邊故道之句）

薄暮偕子振行園臨流憩息復示一章再和

無分登山虛令節相攜披草覓荒途竟非高會科頭信及到臨流洗耳無淡淡花前杯併輟陰陰郷外屐同扶高臺戲馬誰能從吟和偏宜據槁梧

哭振音胡子六十韻

吾友如何歿斯人不可無北南書併報生死路今殊梁棟堪時用家門賴爾扶秋風蘭竟敗幽壑桂仍枯粵自逢今

代時乎用大儒夜歸燈色引晨直珮聲趨言味晶鹽旨陽回藥石蘇攝官隨事辦卜相不時需　國爾私皆忘臣哉力已劬分憂資弟弟習禮是夫夫父母承無間公卿事亦俱客來通彼我祿入計錙銖出內紛能理經權斷不愚一身兼主伯千指馭僮奴先意窺同體因心佐碩膚鏡何疲屢照馭未勞長驅練達匡時略威儀進德隅嘉賓方鼓瑟難弟共聯珠盛滿徵欹器陰陽委大鑪高危誠早識謙益竟全誣冥漠歸元老滄浪顧藐孤客從梁苑散田是濡丘燕意氣錢刀薄矜持尺幅拘維[illegible]身獨恥銘鼎口焉鏘玉藥盛空睍驕裘解一沽券誰焚市義臺擬築逃逋析羽桓

山鳥分飛奔氏烏慈親依邸舍夫子獨江湖陟岵瞻無已
還周葬末乎杖持咏侍從衆舉失歡娛定省兼難得離憂
判可吁終然成疾疢曾莫效醫巫臂幸無勞搯心焉莽欲
剡旋宜飄素紼早擬奠黃壚將爲輀車側浮舟水驛途傾
囊償左契引頸出交衢高做營伊始倉皇變不圖神傷何
太劇詠苦竟同徂烈烈風頻發悽悽露已濡土花澆血淚
墨色爍形軀斬板纔封䫉鐫碑亦置趺寧神安地脈念嫂
隔天隅季子行當徙離言日漸晡各餘身慘澹且共立斯
須子孑捫精魅冥冥中短孤膏肓因滅性畢濕況侵膚四
十何曾得彭殤命也夫聚蠅如赴弔循塵自哀呼昔日昌

時瑞青雲國士徒淵奇爭敏慧卑禹足謀謨劒氣嗟埋獄
文心試練都縱橫開筆陣博雅擁書廚有夢生春草無時
據槁梧窮愁失著述生計讓屠酤晚節高人意深悲濁俗
汚遂思尋碧嶂相傍啓圭竇擺脫人間世依棲子與吾論
文同秉燭命酒一提壺逝者誰能贖由來願已辜白頭空
健在老淚暗糢糊

十月八日和張子振晩步西園

幕中戶鍵連帷影墻外溪環聽水聲之子有懷濠上樂無
人獨傍樹邊行殘花已勒秋霜槁疊嶂應銜晩照明久廢
扶笻非老嬾看山怕起故鄉情

聞子開先生已歸有懷

聞君南向潞河湄安穩行人破冢悲遼鶴翻迴明月下寒
鴻偏犯朔風吹窮朋解橐誰交贈妻子牽裳轉益儀七十
殘年關外客一樽能不更同持

冬日感懷

百悔何能贖嗟來幕府人何堪知案牘終日學商申假煉
增兗鬼糢糊懟獄神小窗風雪夜暗燭似青燐

其二

書諾函頻發爰書筆儘操字形看鳳尾法律用牛毛旬月
催期會寒風引夜號平生羞管晏何代有蘇皋

其三

堆案情辭雜濡毫出入分外臺疎讞法比部胥　文斷獄
引經誤焚膏繼晷勤驚心疑六月霜雪白紛紛

其四

序駛秋冬易囚承二十多半疑無死法貫恐失天和聽斷
吾權格程期吏識苛邊迴把丹筆老淚灑金波

其五

由來恥刀筆尚想盡衣冠口不言刑罪身宜把釣竿一來
輕殺爨聊取濟饑寒長揖辭公府開春跨去鞍

大雪後和張子振

入冬幾見霏微雪此日深遮鴛瓦明未許麾窺遊幘色時開衛瀧小窗聲映來案牘勤何益夢到舟船去不成方璧圓珪隨寫目梁園賦客若爲情

和陸大生雪夜之作

別院深宵隔同雲剪氣嚴更長祟瀧砌風颸淵開簾扶展埋鞿趾吟詩撚凍脣無將飛絮擬積疊正如鹽

和張子振雪後看山

連朝屋底想山光相率乘閒赴射堂沒踝初尋人跡少迎眸忽見地形長北風栗烈搖溪樹南嶺嶙峋出苑墻倘許扶筇凌絕頂川原極目總他鄉

再和張子振雪中懷歸之作

河干瀟灑有貧家思發應先六出花草舍從飄三徑絕剡溪如泛一舟斜馬毛可禦羈棲失牛目偏遮道路賒歸興虛彈長鋏和北風攜手負同車

庚戌除夕

公府棲遲歲又除殊方贏老曳長裾多慚王儉淸華幕豈有校皋攸提書部傀四知淸不易報成三月政何如非才

〔消〕滴誠無益伏臘空嘗幸舍魚

稽留山人集第十八卷　辛亥　詩八十三首

武水東祚明房偕氏著

元日奉陪開府西園池亭有感

春色先回岱岳東行園元日從元公芳林娛逐晴暉變翠嶂光含霽雪融雲物始占今歲有河山舊表大風雄淸池宮殿珍珠起躡履偏叨上客同

上元和張子振

燒燈又度上元時入幕虛令下士嗤笑指酒星思北海偷看火樹出西池衆中知己難多得客裏逢春易獨悲燭短壺昏歌舞散不堪更讀詠懷詩

上元後作

忠信仍能涼辛勤未可辭短才惟任拙習苦竟忘疲不去懸長鋏聊堪取尺棰運斤羞代斲多負郢人知

春日陪司空西園看海棠

春風棠樹近西池矜貴名花傾國姿瀲灩臨流無定影偏反出樹有高枝聯裾御袂韜妍候接席傳觴燕喜私封植千秋嘉樹在年年蔽芾綠陰垂

哭亡兒曾槐八首

赴告書何後傳聞事已眞誰堪喪壯子汝去從慈親貧賤衰門裔伶仃異國人旅魂成不返雲散玉河濱

其二
身賤何須恥神傷曷可瘳學爲干祿誤名豈讀書求窮鳥
悲何酷潛龍德不猶翻令頭白父老淚灑滄洲
其三
九月哀何恃成童遠義方青緗非手授黃口得身孤繼禰
虛宗祏寧親繫遠鄉平生如作夢三十亦爲殤
其四
汝來因省侍吾去反羇棲蓬轉游難逐萏生物不齊年衰
號老父晝哭慘生妻縱不埋璵博魂來路已迷

其五
衰柳河橋路輕裝馬首隨一宵猶戀別再拜竟長辭見面
茲來得傷心永訣時誰能忍一慟祇憤更無期
其六
知抱幽憂疾難支坎壈辰與書猶誡子入夢已非人數罪
商乎有論才鯉也均無緣看含斂棺槨稽交瀧
其七
旅病猶依叔勞將藥餌扶何當輕遠道不謂送微軀囊裏
留詩稿林間哭酒爐阿咸爲與物阮籍亦窮途
其八
從子堪爲嗣無兒幸有孫防衰師𧖴逢飢淚忍生存延祀

題孤至歸骸傍九原幾年幾日活那不割深恩
葵
爛熳春光發旅葵翠莖朱萼滿堦墀交枝濃淡誰分穊出
葉高低各弄姿旭日凌晨知併向薰風長夏更頻吹巡檐
零落天涯客照眼驚心此一時
初夏方貽赴京枉道歷下索賄輒贈
相尋緣契闊枉道易風塵賓幕褰開見公堂晉接頻語留
更僕晚身驅定交新何告非姝子將離愧故人
其二
侍御官元達家貧一府儒弱軀移疾起瘦馬入　朝趨節

重孤忠勉恩深再世俱昌言經術用不道魯生迂
其三
往者依棲慣高齋適寢興重來懸一榻兩地照孤燈魯酒
甘方設燕歌怨不勝好爲眞御史獨傍大中丞
其四
所貪貧原幣不去負成言客意如趨市交情莫著門難同
方朔餓多受信陵恩却聘當時事逡巡不可論
夏日司空構幔亭於泉上晨起偕游有感
面木臨風似舞雩幔亭新構綠池隅平臺甃檻葹重甃積
采歎泉起貫珠雨過涼雲依翠幙月明細浪濯冰壺司空

行樂蒼生從滦上從游載筆趨

伏前三日陪司空公泉池泛舟

欝湛將伏日人皆苦炎熱御絺汗浹背搖扇頳發頻臨流滌煩襟池上地淸絕靈瀆奮跳珠泌沸甘泉列昔賢濠濮想人境相潑澈倚檻聊可娛樂水情未愜濯足願褰裳凌波阻深涉司空用幽意浩蕩俯寥泬利用資成器輕舠小如葉乘興要同登謝陸竝時哲賤子長裾曳上客珠履躡脫略不冠幘蕭灑衣白袷坐舷𣰽毺敷凭几鮭菜設庭趨有鳳毛一經韋相業覩勝親和美窺園停散帙刺開雙篙滑泛去一葦提石岸溯復迴墻隅旋已折虛明鏡裏行超

忽空中越中流安穩放短棹夷猶輟有多辨鯇鯉於㸚見鱗鬣魚樂水相忘心知不能說風氣蘋末生人影藻間瞥晚涼蘇肺肝炎威頓已滅園林行遊地仰盼肝目睫槐陰噪蜩螗荳花舞蛺蝶風景似江南青村桑者暇玲瓏平臺峩險岑夏屋棁倒景各浮動返照倍明晰輿至傳羽觴高譚霏玉屑百壺遠庖送垂手崖際接飛梁跨東南欄楯森俏臬玉童來翩躚仙樂奏更迭依微啓絳脣嘹亮歌白雪傳聲鼓始楇遏冀笛欲裂曾波細如縠初月懸若玦淹留未言歸重來歡不竭昌時崇元老於今信八傑耆野寄保釐蒼生漸康悅千城起痾瘝萬戶洽疲苶救荒發紅粟蠲租下黃帖新墾催科緩宿逋赦兒決繫子方陸贄繪圖如鄭俠每爲百姓哭不忍結其舌九重恒動色十上疏剴切生民水旱餘藉此得寧貼寬仁恤下吏淸操執高節四知金屢却一白緇不涅循良師直表貪墨改前轍治理貴淸静化俗用和協尚德使風淳緩刑懲火烈囹圄欲空虛奸宄皆讋慴公餘好文史典籍自披閱瑣窻焚香坐玉玦責茗啜政簡賓從閒交久恩禮洽趨陪池上酌蓮幕眞忝竊深源有餘潤白水同一潔會符王梁讖三事方就列風雨和四時陰陽待調燮夢卜圖丹青爰立膚傳說浩蕩濟大川惟公作舟楫

知舍弟將有廣陵之行不得近耗

昔來向我說南征記室將隨使節行關道繡衣乘傳亟可知襆被束裝輕浮沈不見來飛札安穩何時報起程去住無憑消息少夢魂且莫向蕪城

哀兒子曾梓

哭子淚已枯何堪失猶子家門誠薄祜一歲再罹此我兒有室晚先嫂歸蒿里繼室云好合熊夢亦艱止先生旣早冽再震艮可喜稟資固柔弱獨有性情美生年三五歲力始勝步履溫其寡言笑而頗知大體未生我遠遊不得一見爾伻來每傳述想像容顏是摩頂石麒麟家駒庶千里

如何復不祿夭折方毀齒我幸有三兒傷哉長者死三人
損其一摧折使心痗二惠猶競爽小宗堪繼禰奈何一足
夔誰忍無榔鯉兒年今五十憂患衰甚矣古來商瞿卜難
測惟易理忒者五丈夫振蟄方後起天道茫昧如於今裂
肌裹殀夙嗟疾疢渴勝遘屯否西河古大賢喪明良有以
封書無詞慰實恐致哀毀盈升椒聊蕃繞砌芝蘭紫百足
蟲不僵所取恃種瓜一再摘抱蔓悲不已毗他此兄
弟不遠伊具邇猶子與子均引分無我彼如結用情揄天
親因義撲篤行徒飾名矯情漢儒鄙戾矣第五倫一夜索
十起梓乎吾有慟愧也不得似旅人數號咷行邁方靡靡

惟憂令人老素髮況被耳神短不勝哀頹齡能有幾餘生
浩朝露去者同逝水達人尚忘情彭殤齊一視實恐傷我
生任運無不委持將語老兄莊老有曠旨任誕長逍遙闈
道於此始

歷山官署雜詠三十四首 有序

余來歷山意忽忽不自得觸感興詠如自境物復寓意於草木先後成不一時竟於辛亥六月按部就班遂不差次云

泉池

爲深孰斯鑿有瀾浩已盈文石甃方廣一畝涵澄清遠源
溯王屋獨出無留行性下德用潛力迅勢莫衡伏穿絕地
脈彷亂爭河聲奇極理必宜逆折氣不平砉然觸岱麓瀠
彼發歷城竝湧各異狀譎詭標殊名歟薄白石間濺沫圓
漚生起滅無定端旣毀旋復成鮫淚隨雨迸蚌彩射月呈
俯聽息萬慮潞汩晝夜鳴旣滙何洋洋觀瀾感人情一洛
卹近甑千里來遠程有本逝不息閱世與廢更當年鴈鶩
泚勝賞梁園英詞賦幾人傳高臺亦已傾復此蔭華擭伐
鼓間吹笙在川孔父嘆却立涕縱橫

流水溝

涌泉旣激射浩蕩赴海心滙流溝水急環轉故宮陰陂陀
分地勢潏汩趨寬深泣泣鋪練帶瑽瑽鳴玉琴翠荇隨波

舒鯈魚欻浮沈渾漸激堆碕澎湃驟中溝何年樹綠楊萋
然蔭長林水樹一碧色悲風爲蕭森聶時館娃宮舄履交
華籍洗脂桃花赤流黛竹葉黔羅襪步凌波鳳吹揚和音
彼黍旣離離陳迹荒至今偶來適緩步長夏滌煩襟怡神
愜靜理感往與微吟故山武水源百派出崎嶔隱溪乖病
願營道方滯淫

石井

歷下沸百泉異支同一水茲泉絕細小甃井尺有咫泌滌
發沙眼晝夜歟不已活流赴近溝涓涓入中沚暵潦無涸
盈窺臨鑒情沚細礫散游絲旣墜忽復起化機無停運推

遣悟元始樂水符動性俯聆得靜理過頹任所淵得坎聊
役止曾蔚柳條風哀吟何羅靡翸陰此抱勝高枕思洗耳

積石障

築宮谿面勢水地患傾側爲山鎮坎維恒止用艮德採取
嬖巇深奠置推輓力若堂萬以方作屏繩則直地靈壓危
岑鐵色插絕壁磊砢旁磬牙嵱砑下黝黑百年怪物聚千
歲狐狸匿宮闕既燔燒冥棠長荊棘空中神語答月下人
形出寥寥開府署後苑閟有佡不若乃不逢訛言莫能惑
登窺教猱升仰盼窮颭翼柳陰外蔽芾榛塗下遏塞油雲
踏糢糊悲風號日昃石老感興衰欲言還已默

土阜

陛下岱宗麓山盡開平原羣峰東南來騰躍萬馬奔臕臕
吐沃野濞濞發泉源迴迤直北走地勢高下分於焉建都
會萬戶人烟屯華鵲峰青蒼屹立爲其門谿時衰大封胙
土啓東藩築宮嚮明治宅中定居尊面山乃負木後輕前
君軒將無雲棟仄或恐地軸翻爰命相陰陽人力補乾坤
爲高始一簣丕作舂鍤繁雖微九仞崇土阜亦蟬聯家可
二十雉廣容方車轅梁王全盛時樓闕嚴重闥周廬此營
翩羽帳環兔園桃李下成蹊桑麻外有村山川氣迴薄日
月光吐吞宮館一燔喪淒涼不忍論莫禁樵牧走盡辟上令
狐兔蹲復隍城亦頹誰云不崩騫我來一逍矚髣髴遺跡
存傾缺壓中斷庳埡高乃墩勢亦似綿亘望之如垙垣灼
灼起青燐離離生白蘩東海行揚塵有時坼昆崙已已莫
哀啼杜宇萬古魂

石礎

齊城建大國魯殿表東海宗子壯維城帶礪誓千載築宮
何陰岑開基亦弘侈文礎繡蒼崖匠石盼嵬峩山根劃泉
破蘿洞割雲採五丁絕臏舉十牛迴首待度量鈞廣袤磨
碧發光彩方尋三分一崇乃尺有倍鱗而鏤龍螭頭角觺
麟鳳朱楹支欂櫨切雲樹高墱四隅若平砥八柱屹如壘

分承巃足巨各制鯨力駭晨朝鳴鼓鐘夕燕陳鼎彝中涓
紫綬拂綵女羅袿靡載筆趨鄒枚却立長裾委當風一延
佇賦雪或倅揣兵聲廟市墟火烈宮觀燬已看栢梁燼無
復靈光歸魂來哭燋爛草長藏硯磊冰霜泐其背焚炙枯
至髓高下互蹲伏傾欹空猥璀骯髒用不施棄擲貞靡悔
白晝坐野狐元夜啼山鬼留爲千秋感豈獨一姓改刼灰
人不識吾將問眞宰

玲瓏石

物希始見珍時否乃藏用玆石匪奇質感往有餘恫維南
地靈秀玲瓏峯嵌空谽谺石鐘山陰窅㡘來洞洞庭既蒼

潤靈壁若磨礱北土見亦罕品藻隨折衷一峯犴客拜萬
態天子重巻然何山出葬致百夫送爺在故王宮庭除得
淸供月出光景透雪滿穴罅封萋萋高梧覆颯颯修竹種
其旁有眠鹿其上或來鳳枚叟賦擅場齊姜色殊衆徙倚
一捧觴臨觀或獻頌宮館已成灰繁華竟如夢屹立置墻
陰巑岏凝不動塵埃暑雨洗皴裂嚴氷凍江間化猿鶴巖
際枯螺蚌物理多變遷人生苦倥傯秋來失職悲客裏窮
途慟在山谿壑邃出山瓦礫壅委棄誰當憐將爲隱者諷

西園

齊宮此何地今爲開府囿空廓繚垣袤平楚林泉富境邃

遠人烟勢廣見巖岫南峯儼相向高下若馳驟方池涌靈
源瀵沸鱗波皺青疇既陂陁樹木之葰茂雜花春風香百
種融和候旅葵紅白間木槿朝夕秀綠楊何蕭參落日輕
烟覆行歌看月出躡屐宜雪後屋宇恨不幽喜無多結構
突兀孤亭立眺望且亦收遡北更莽蒼一水來奔湊瀰瀰
瀉急湍續續無昏晝緩步筇可支臨流耳一漱所嗟簿書
積鹿豕素性負十日不一窺適來成邂逅花開還自落春
去夏已又願言割五畝故里啓圭竇抱甕乍鋤瓜閑閑老
耕耨

東射堂

投閑亦周歷睨出東射堂曠望豁遠目要來浩茫茫地維
故宮域軍府茲啓疆割取已十六規度廣以方館廨稍崇
煥翬棟峙中央左右各空闊步趾適相當西園既樹藝迤
東平野荒後垣抵戟門南北勢較長椽塗頗弘敞百騎容
迴翔丹碧構兩楹文杏爲其梁平臺高築基爽塏踰尋常
其下坦且夷似掌鋪康莊十耦此離立百步及半强由來
踏柳會棲鵠侯始張抨弓送滿月激矢流星芒組練明似
雪日射金甲光雜采炫征袍豼貅旗載揚極目低萬井嵯
峨露山岡踴躍互起伏稠疊爭昂藏雖微林壑秀烟霧成
青蒼故山武水源縹緲白雲鄉若林萬峰矗春至草木香

麻鞵歸去來孤劒天一方我何此留滯日莫心惻傷

故宮址

悵然踐茲域搖心興緬歎尚親桐圭命延世茅土眞樹屏
壙通都宅中啓宮觀泉源包蕩潏原野割壇曼景山面危
岑縣水崇修岸淪漣鴈鶩池騁駘靈光殿震雷七鬯驚乾
象綱紐斷宇墻餘積礫圃廢棲叢灌復此建高牙陰岑築
新館卽基謝廣袤庀材亦掄奐爺時闕寢深白石琖揩爛
緣垣雜縱爲春草生芳甸故社莽爲墟逝水滔已漫代謝
悲古今天步良多難

柳

春風三十樹垂柳碧絲絲不知何年植依依如漢南深遮
白日黑俯映長川藍興衰時代歷榮落風霜諳昝時發柔
條金殿來纓綠茂林方曾蔚弱植生意含將爲十年計剪
插臨清潭爲薪惜老幹若在天可豨野火燒枯腹憔悴死
亦甘稀疏兒孫行凛冽驚歲寒及此布遠陰駘蕩風光酣
朱鳥星應七青陽眠始三絮雨雪花漫烟絲綠髮鬖攀條
感今古白首人何堪曷不傷長林詠茅營一庵國史休閑
編默然禮瞿曇閉戶聽流水出門見晴嵐有時變新鶯亦
或携雙柑寧隨高士隱難與流俗譚

槐

所至庭有槐布葉已蒙密其高僅尋丈春榮發節律兔目
抽作穎鼠耳比爲櫛由來守宮用宜護王者室挺立訶不
祥魍魎過則叱昝年植幾樹蒼翠雜榛栗十圍稍生瘦百
歲憔悴畢況復魯殿荒白草莽蕭瑟斬刈同束薪爲材經
斧鑕蔽日陰不留豨天勢已失於今建公府始樹憐弱質
離離柯葉秀宛宛萌芽茁黃金遍地花碧玉方秋實風霜
愼爾身興廢感非一攀條仰白首坐蔭抱雙膝緬想嶄巖
幽百尺凝赤日偃息送長夏雲晴山畢崒冷淘飯纔罷輿
至一援筆我何在此間鬱攸起愁疾

竹

高齋分幕府廣庭敞書屋前賢何翩翩於茲種叢竹此君
何可無其人良不俗柔條風丰丰瘦葉秋蔌蔌琅玕何必
肥翡翠依然綠去冬寒凛冽雪甚及牛目故竿日憔悴新
筍但拳曲蔓草膏澤榮孤根生意蹙尋丈亦有節尺幹空
其腹雖微干霄勢處衆得所獨葵藿競勢高蕭艾森一束
山鬼向此啼鳳凰爲之哭西溪林壑窅千畝修篁矗悵然
念昝游曷不返初服釣魚不出澗汲水亦在谷林下日沈
冥何嫌食無肉

桃

春光發露桃灼灼復夭夭始植芳菲吐爭舒景色韶穠華

金谷滿霞氣赤城標日麗千花放風來萬點飄繞枝宜百
匝藉草惜明朝墻北留孤樹伶俜剩短條半身攀折盡百
媚故妖嬈開落無人見臨風倖不驕我來偏徙倚撫樹一
魂銷獨背熙陽晚常憂霜雪凋蟠根隨朽蠹蓁葉畏風飂
托地誠非所逢時不可要實須何歲結蹊謝不言招去矣
西湖楫長堤源六橋一竿波瀰瀰雙鬢影蕭蕭日莫津梁
失緣源路正遙

杏

方春先百卉紅杏森已放似梅色爛熳競柳風悠颺種植
已成林行圍乍瀾望油雲方霔霮晴日亦駘蕩離離芳草

生瀰瀰清池上近攬有餘妍遥睇惟一狀尚想曲江游時
和悲風暢纾纓人所羡燕席有供帳題塔競揮毫賦詩鬬
妙倡於今士挾册陳迹空想像花時聊步屧老我一扶杖
枝枝與葉葉宛宛交相向布席此一坐得酒可相償頗思
設皐比爲壇面空曠大樹蔭扶疎諸生來揖讓羞稱管晏
畢多言堯舜尚已已世莫宗悠悠文將喪春田莒菜白西
疇猶可餉

梨

江南二三月萬里芳菲飾春草綠如茵柳條可攬結鳴鳩
初拂羽黃鳥方弄舌桃花映水紅梨花白勝雪蕭條大河

北地氣異寒熱百卉開校遲春風吹未徹及此看梨花數
樹清可悅細蘂綻絲苞圓花剪素纈絲絲各低垂朵朵故
聯綴籠烟何輕盈映日倍皎潔淡淡傾國姿天然色殊絕
肌膚自綽約脂粉無施設我何樂風塵素衣久已涅富貴
徒巍巍得志非所屑升斗向人乞莫言執高節曳裾倍公
燕花下長磬折清聖不可師齷齪媿前哲何時張公谷山
靜泉清冽蕭蔘種成行萬樹開一切芳蘂各在目嘉賓供
採擷荅翠圍日涉風雨門方閉一往烟霞深遂與世人別

海棠

卉木各有榮棠花美無度穠纖態交宜萼疎紅紫具間葉
半姿媚合苞仰朵聚茜潤鮮故妍脂海淡成趣盈盈欲低
垂灼灼盡發上呈露絲端吐蟬聯樹杪拂修娉好風乍搖輕
翻動偏其嫚擬心若有觸所思於此遇傾城宛獨立入宮
虞見妬矜貴容必修徘徊影自顧所嗟芳非歇及此殘春
去行園日十巡繞樹百其步玆惟開府園昔者梁園處後
植已繁華朝來正和煦司空亦乘暇傳呼珠履赴雜座觴
同持詠歌日西莫民物必所愛聽聽化諍訴保護數時賢
分陝古豈庶花陰今蔽芾來者空固護終爲崇令名封植
此嘉樹

丁香

白我游燕山惆悵風光晩首夏春已殘百卉開上苑就中
丁香樹所至花曼衍此種南土稀得見良照眼細蕤藥千
個酷烈香九畹差移鈿粟綴歷亂珠簾展動搖月彩空歆
側露華泫數見白猶鮮競開紫無限及此閱三春秀發惟
一本叢生短短榮花吐離離善玲瓏依砌碎馨香出垣遠
客游經幾歲初服殊未返尋常時物換甲子泥塗涸留連
何愛戀羈馵遣行邀吾土萬卉木森列青山巘此花誰比
數縱少非妙選爲爾娛心目三嗅聊息偃去鄉令人老感
物神已損藥苗倘可種五畝終白髮穠華滿松徑葱蒨被
蘭坂何花不有香在葉堪摘卷今玆爾亦珍戒之愼勿剪

木槿

木槿何足珍鬱怱亦高樹蒙密葉已稠爛熳花無數似錦炫芳㮣如杯攢蕚跗瀎瀕照初日菁華隱紅霧芙蓉茲可擬罌粟無乃妒競開喜春晴稍落愁日莫傾城有女顏轉盻餓非故大化易推遷人生若朝露富貴盛繁華誰能獨不去安得千丈繩繫此飛光駐年隨風塵盡身非金石固在旅況不歸卽歸亦如寓休誇涌泉文何有凌雲賦聲名付來者賢愚一丘墓感此發哀吟彼蒼不可訴且當摘一花觴詠適吾趣倒影杯中紅忘情頭上素

牡丹

洛陽昔全盛金谷鬬芳非名花出姚魏異種遍京畿百金覓一栽珍貴開園扉公燕萃輪轅朋從曳牙緋蔭以紫絲幬標用織成㡧作賦有彩筆行觴多玉妃宮饌牙盤送香醪金箏揮簫鼓厭喧聒淸歌起微微花影大如斗映此華燭輝日出已張筵月落醉不歸且矜千朶豔莫教一片飛開落錦繡叢歲歲爭春暉寂寥公府園根淺藥故稀其高僅盈尺瘦葉憐不肥冬雪任摧傷春露復易晞欲放忽先萎未秋嗟貝朋木槿太繁縟苦婆大一團雖有傾國姿托根無乃非培溉良已闕賞識不可幾披草惜佳種太息沾我衣

芍藥

燕山四月初杖藜出西郭家家十畝園熠熠翻紅藥百行爲一畦一行九十蕚花葉各相當紅紫互相錯香霧凝霏霏初日照灼灼小籬分衆戶迪町亘長薄巡游必周歷眩目屢眙愕徙倚詩旋成飲甑酒頻醵天晴呼朋出身不受束縛迢迢靑齊路冉冉開府幕沈沈瑣署閉宛宛獨處廓散步卽西園吟眺此朱閣庭砌誰所栽三五星落落離離徑寸莖細瘦土膏削荇藻忽復萎不得見開落微風枝搖搖白日葉莫莫低佪欄際凭感觸階上踏風塵等作客不若長安樂曩歲攜惠連同游宛如昨瓊樹天末顏春草夢

中作曷不拂衣去策馬之京洛幣聘誘我廿千金古人却將行然復疑頻首睨空橐且少任爲佳良厚意不薄金闈諸故人首春刻密約計程不十舍嗜利負一諾紫陌看花時道我一笑噱是夫食言肥肉重足力弱若見面爲頳伊其競相謔

玫瑰

何花不有香茲種倍淫豔醞釀骨已透酷烈鼻方厭麝臍與臭含龍腦衆芳斂褒裒藏益珍歲月恒不變採擷及時須持嗅同所諳爛熳盈頃筐騈闐市春店方開旋已摘無多枝上見日華朝光浮霞采夕照挾一紫鄒君好奪朱尼

父念遂風招馥馥微露滋漱漱比玉錫嘉名温其故無玷
閒庭得數樹枝葉良曼衍百衆儼攢羅競發華爛爛點綴
紅亭麗爵以醇酒釃孤根幸培植春風乃多占願克君子
佩嘉德馨可薦雖微蘭蕙幽服御庶無忝秉性無改移信
芳久始驗

葵

種花宜種葵歲歲得蕃殖不愁秋霜厲多謝春風力旅生
易滋長陳根竟逼塞割據越阡陌挺出或孤特墻陰始青
青霤下亦蕤蕤紛披巨葉翻屹立修竿直著花動盈百雜
種非一色竊紅白成碧殷紫紺如墨合沓無高下交加互

扶翼先華已作實後蘂綻其側自春洎徂夏積發浩不極
傾陽有本性惆悵日車仄在旅失止居甚衰曩休息安得
十畝圍以身踰鄉國蔚葱蘢種汝抱影花間匿嬾喜根不
斸饕穵葉可食露中愼勿摘八月烹亦得匪兒方率野曰
歸歸未克寸心迷所向日莫淚霑臆踪跡傷他人東西與
南北

玉簪

以藥得花名象形誰所目截肪玉無瑕約髮簪如琢紛披
碧葉鉅挺出翠莖矗斜插秀削成旁吐菁英足長身態有
餘圓首香初蓄重露洗娟潔微風散清馥採掇資妝臺弁
珈亂眞玉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三春怨能刪不嫁甘
煢獨蠑首化飛蓬予髮方曲局愁思一髮聊把梳兹在握
靈虵虛綰結蒼蘚無膏沐脂顏故相映黛眉爲之蹙我來
見花泣卽感申所觸頭白不勝簪寸心如槁木

荷

爲沼卽豬水陳根乃生荷發舒數點葉動搖一尺波稍日
翠益張微風舞婆娑亭亭三五莖終然無一花霏微亦有
香衆欲爲爾歌西湖五六月綺麗盛紛葩十里亙綿亘百
頃自攢羅幡敷錯如繡絢爛吐若霞陰陰相覆葢一一各
交加掩映水似無蒙密花半遮浦遠碧無際風翻紅更多

樓船此臨泛晴日天氣佳彌棹放中流四面香奈何湖心
紅亭下孤嶼白石涯水面安長筵花間坐青娥艇子來採
蓮蕩槳如擲梭槳動不見人棹響舟已過芬芳襲衣襟日
莫朱顏酡淹留或連旬寢食不在他好景游無時衰年鬢
已皤嗅藥聞馨香呻吟發長哦願將上客裾易以漁者蓑

秋蘭

北方無春蘭秋蘭幸可賞齊芳有殊性遷地兹亦長樹蓺
纏泥沙叢羅畜盆盎帶曳苻絲直劒排蒲葉廣風高日燥
烈地潤塵浩蕩涉春猶凄其未秋先肅爽頗頗生理微苟
活多悒怏南薰被萬物亭毒一氣養三五芽初萌朝夕莖

稍上翠葉不終含紫心漸開敞左右分面背下上隨頫仰偏其態有餘馥若香可想克庭鼻交悅隔戶氣徐往摘花或插鬢攀條亦在掌物有敢言珍生培在所獎褒共首春花空谷阻幽坱崎峄層峰陰澇瀰澗泉響答葉翻紛敷芳蕤吐蒼莽在山榮有時踰淮性莫彊豈無貞烈志流俗洞揜擦趨風爲佞人攫金同市駔終然謝詭遇吾駕不可枉處溼幸未淄覩過必于黨寄語山中人寸心豈霄壤

茉莉

是花含芳蕤尚素維一白朱夏榮有時炎方性所適以潔麗獨殊沃若有光澤酷烈盛馨香百卉皆辟易採之寘褒

敝帚集　卷十八　二十

東斂取陳几席華首珠瑙耀薰髮蘭膏借捲簾動紈扇坐簞御絺綌鬱蒸散煩懣馥郁生悅懌盤堆雪如藕璣泛玉爲液吐氣何信芳四座各克斥嘗聞嶺南樹藝徧阡陌百株插成籬萬花開向夕離迷照眼色月出相激射盈頭未屑簪滿把不勝摘輦載越故鄉憔悴如遷客托根寄一盆擢本彊三尺作藥雖稠疊敷芳故很藉漸看萼跗小不覺形容瘠槁須謝不遷蘭操同一惜努力受冰霜枯槁將棄擲

菊

茲宇始來宅氣肅時物佳秋菊秀滿目黃紫紛庭階尋芳蘿冒衣披草露濕蹊懿哉蒔植力前賢信我儕宛如東籬下斜傷楚水涯霜華飭可矜晚香性所諧落英一俯掇慰此幽人襄匪無玉缸種一一錦障排椿塗喜森發寂寞鄰枯荄延佇月出雲傾瀉酒如淮憂能去胸臆醉不知形骸吾生雖在旅歲必覓十栽持餉秋客家擔鬻花市街陶然爲屢醉死便傷爾埋未知留幾旬此宇非我齋且當訃秋節樹藝及時催呼童剖柔黃新翠得土皆抱甕灌白水植樣樊青柴頹秀未可期榮茂朝必窺花發倘有時於焉把一杯世已溷泥滓人今敎優俳取悅競爲容真素庶不回采采黃金花孤芳惟爾偕心賞結獨知羣玩意已乖吾家

敝帚集　卷十八　二十一

近天目何處青山崖歸歟種滿林長嘯謝時才

蓼

茲郡饒泉源疏瀹卽池沼浸淫土花濕孕畜川氣畠靈瀆所歆薄地底波浩淼以茲成澤國平野亦陰湫豈必沮洳曲所在生水蓼發萌擢階隙吐葉被砌表一莖俄挺出數枝共繚紹離披紫花疎攢綴紅粟小微泫露垂垂斜吹風嫋嫋江南千里流奔赴萬山窈嵐幽溪影黛波瀾湖光縹蔽芾發中坻天水相與杳跳擲藏巨魚唼喋萃鷗鳥漁舟雙槳沿釣叟一竿棹蒙客朝日黑淡蕩落月曉彌望帶蒲荷叢扶隱蘆篠於焉足可濯長往首一矯冥鴻翔寥廓獨

鶴去縹緲舉世徒汶汶一身白皦皦此中不知漢無意出救趙而我不得歸營道何擾擾廣庭見翠茜散步愁疑眺衣食尚所闕嫁娶曷日了如彼花間蟲天地生理藐習苦長避廿歲月空悄悄

月季

草木各有候榮采及時發紛綸盛芳蕤轉瞬菁華歇彼穠三尺叢生理孕蓬勃含葩併是春作藥常應月玉砌種左右瑣窗映葱蔚離離各爭放續續無斷闋色香非殊珍品題未超越薔薇恥雷同玫瑰傲馝馞何期春華姿亦有歲寒骨雪中一花秀地凍孤根活萬物皆自私乘時在倉猝

菀枯視其力靡麗有終卒形以役乃疲神以用斯竭嗟爾豈永年顛顇亡也忽吾生亦有涯蕭颯垂素髮競此分寸陰晝夜長竭靡尺棰日取半枯樹兩斧伐冥搜弄筆墨下意事干謁面瘠血不華中乾精已憎枉下册史言靈樞岐伯曰是理吾故知所遇苦相拂老偏以筋骨儳難採薇蕨夏畦塗足憊日莫倒行悖如彼爛熳花持色售人悅蟠桃六千年花開實可齕壽命雖久長誰歟種其核

長春

四序變萬物易去惟青春始寒末甲拆稍暵柯葉新葩敷及爛熳陽和恣芳辰翩然一片落撲地萬點勻綠樹晴無色寂寞羞向人繁華忽道盡終歲惟淡但是花名長春然疑理非真攢瓣從寸莖長亦尺許身宗生沙磧開左右羅荆榛黃花金錢小一藥開向晨苑苑前不已續續常相因先萼猶灼爍後秀爭斑璘蟬聯自成行一本兒弟親井井依砌下離離出葉顛具體叢菊微侔色蒸栗均春風上已初向榮已欣欣驕陽曝不焦洗濯甚雨頻璅細擢英蕤爛然若星陳霜降未殺止屈指時月塡階前照老眼曉露繞十巡蕭植無凋榮賦質乃在天而我抱冰霜寒谷春不臻生理顛頓畢感之淨盈巾

金雀

長條發奇叢臨風自猗儺黃花如碎金的皪開萬朵舞枝故輕颺間葉實細瑣形如翩飛雀宛宛空中墮味啄首方低翼張尾仍妥屢舞枝不遷將翔去未果佳人寶釵翹公子金衣裹洋洋意自得雲將躍向我現階繞欄步疏窻掩簾坐承晝送白日初昏流大火刀筆自書削案牘正堆垛鞅掌甚矣憊散誕由來頗自若何乃爾言歸豈不可投羅翮先鎩求食願偏衆沈沈公府深窈窈重關鎖野性終難馴素願久已左成羣山鵲歸向夕誰鳴夥仰睇俛自悲看花淚盈把虛持萼附比惜爾羽毛假芳華有衰歇開落任推播不才見採錄微生實坎坷感君稻粱惠一粒腹已果

巾箱飼黄花明德良媿倘何有報恩環一心矢無侮

金鳳

鳳鳥應昌期覽輝高不下微卉詎足珍榮名得相借森然
擢樊圃蔚爾繞茅舍質庸植易蕃實茂隨所稼纈纈再三
入紅白尋常化作藥何緜聯紛葩歷長夏並旁去聲蒂冠廳
儼舒翡羽翩亞搖風欲翔翱零雨自開謝慚非五色文莫
以九苞詫詰曲傷捷足迷陽窘長駕爰集見去聲非時于飛
至亦乍虞階鳴球初岐陽縈象罷遙遙思美人漫漫怨長
夜竟隨雞鶩食實恐鳶鴟嚇何地飽梧竹故園有桑柘飄
飄歸靡止忙忙走不暇楚諫思一追秦吹失雙跨誰彈求

凰操已寡終不嫁側足衆鳥中托根百草罅見去聲愁腰鐮
刈似畏引弓射人情輕易得春色費狼藉取形宜愛惜卽
感生悲咤幸分寸土膏傷君曲臺榭灌溉豈敢希生殖庶
覓假老去德益衰憂來淚如瀉

雞冠

春花固芳菲秋容尤綺靡雖無鵰來紅獨有雞冠紫竦身
自挺立昂首各爭峙灩灩朱可奪曄曄芝相似赬霞卷回
風渥丹吐肌裏攢羅大如杵密綴細若米宜承玉露寒不
畏金商起喧喧陳王道祝祝尸鄉里五德擅其一取肖良
有以動搖得微風想像鳴不已九秋何悠悠日莫聊徙倚
已後百卉凋誰憐衆芳死由來愛晩節介特良可喜葵黄
零落中娛目惟在此何時樊老圃蕪穢自鋤理高下爲一
朽蔥茜皆種爾窗間宿白雲砌下瀉流水一編常在手萬
事不到耳目斃不須譚默然愉微旨四十九年非茫茫竟
誰是依人長在旅留滯非定止恐復事晨征戒旦治行李

夏日

夏日炎蒸百感集汗流當午葛衣濕雨砌初乾綠黿跳風
簾暫啓蒼蠅入案上簿書堆二尺鼎中藥物烹五石那不
西溪把一竿閒閒坐蔭垂楊碧

鵲

天明相叫噪羣鵲來送喜翩然當檐落盱其披帷覘黑白
腹背分踔躍雌雄似爰集方斂翼却顧忽復起踏枝風屢
搖翠尾翹不已翻迴跳雙距俯啄低長背傳聲欲何報吾
老方在否客裏一身獨天末長子死兄弟不相見迢迢各
千里一南一在北夢往迷所指歿者骨不藏存者食無米
貧賤人交輕文采世所鄙躑躅送永日衰孱成莫齒入室
鵰欲來繞樹鳥靡止而何向我鳴將對應是以推遷任陰
陽禍福互伏倚坦坦惟幽人戚戚非君子在困長得亨利
貞固無悔吝謙吉有終無寵辱不遡茲理自誣度否否亦
唯唯安常貴任運愼終惟其始謀事務盡忠仗義不失己

謹儀詩誦懿者鮮易覩履敬之命在天不貳修身俟無云
誤冶長有覺在聰耳
壽左城外如胡母方太君
才子高吟壽母篇一經口授倚三遷貧家自昔勞堪習達
宦何當去不還庭下乘龍鱗甲起杵中躍鯉腹腴鮮茲辰
宜貫花為酒百歲無嗟海是田 時為七月七日
初秋司空病疝感賦即簡令兄六完太常
許國司空盡瘁身傍看垂涕為憂民祇愁木濕刑書急見
苦逃荒版籍貧老去豈堪疝發背春來未遣酒霑唇幕中
下客空多感作賦難回起色新

九月上旬臥疾口占
眩昏妨眠食形神太劇勞黃花堪嗅藥綠酒負持螯寢疾
嗟賢王求醫共我曹藥囊取次檢刀筆更誰操
光祿大夫司空大中丞袁公輓詩
五夜台星坼三齊岱嶽頹看扶藜杖泣幾覩衮衣來似水
懷清節臨川欲濟才鞠躬貞盡瘁含淚赴泉臺
其二
勞止初休息堪憐大小東去山知畏虎集澤尚哀鴻征斂
民爭恤封章 帝座通繪圖濡血淚疢疾為孤忠
其三
木旱饑寒數椎埋盜賊繁牛毛乘假煉雀角慎平反日昃
黃粱吐宵深丹筆援端憂成瘵疾欹枕念黎元
其四
旂常爭簡在節鉞欲量移罷市方州哭攀轅制府詞暫留
終撫我長往竟安之不弔疑天道空能結 主知
其五
經術元尊宿昌言起夕郎玉衡斟北斗銅柱歷南荒命傅
廟何及封齊政不長早知朞月可獨使 九重傷
其六
褐衣人謝陋蓮幕從森嚴置腹誠謀用卑躬禮數謙旃昑
清濟出茬轉亂峯尖恩重心空赤衣寒淚併霑

十月將復之燕中適顯亭北上邀約偕行別九年矣
相見喜過望為詩紀之
昔我先子歸無食復北走我出子顧旋淮陰一攜手日斜
上子舟命燭把巵酒取醉易為別吁嗟立良久分襟二鼓
盡掀柁五更首我北子以南稍別猶謂倘棲棲迷轍迹閒
門戀畎畝見面無緣再紀年忽已九我今白髭鬖龍鍾成
老叟客遊歷下亭忙忙喪家狗無祿主人死雲散謝賓友
我雖念故鄉囊空一無有室人方啼饑徧謫不可受仍將
話燕山逡巡發已後未行僕先嘶投止交孰厚于今始除

官推關驅四牡枉道來相存問能俱行否多了好我甘既覆不謂醜生平知己儷形影願相守我翁棄予逝念之良媿負今爲驂從靷不異魚麗豔爲我脂車轄即復給粱糗入都即次安登座居客右和視故莫逆重逢樂不朽我久習矜莊揖讓庶無咎號呶既醉狂戒之閉其口見予亦塞默三爵何善誘諧謔嘗我舌窘迫牽我肘旁觀競揶揄以目予所嗾毋教猱升木投李將報玖稍時言滑稽即漸飲一斗眼前華不注屹立惟培塿馬遷或三周追及乃逢丑城濮報在郯小勝不可狃王稱樂未央賓爲千年壽問子宦幾載歸去種五柳倦遊我亦還番番兩黃耇入山各採

芝行園聊剪韭予歌我和之叩瓶復鼓缶莫言下榻歡何若耕田耦

至燕山醉後漫咏

復作燕山客淶懇富諸人優俳垂老業辛苦困窮身柳到初冬槁梅知故國春關門軍吏笑緣底去來頻

其二

醉酒偏無寐挑燈發興豪青雲時不利白雪調元高氣霧迷銅角風塵撲布袍休言渭川起鬢髮已蕭騷

其三

馬卿徒賣賦馮客豈無家武木流清淵長安有狹邪學空顔子空虛左信陵車涸仍飄泊悲風捲白沙

敬哉先生七旬初度賦祝

薄海尊耆舊幽居引大年家風華族古相業上卿傳生岳兹辰度歸田十載先爲號林壑興早已絫車懸

其二

人宗原蓋代鉅手起登瀛璧水譚經坐金華列炬行乞身辭夢卜經國止寅清黃髮彌彊健蒼生望不輕

其三

繼美絲綸掌春卿並命時晨朝朱芾似退食緑衣隨元老投閒早司空爰立遲儕巖兼渭水同起帝王師

其四

堂闢青箱靜家依紫極傍兒孫書萬卷賓客酒千觴宗社勲勞嗣名山著述藏百年歌懿戒身老道逾光

其五

少賤親先達蹉跎一老儒半生覊旅客長日望門趨欽欽恩良厚謙謙禮獨殊將因陪杖屨頭白戀燕都

其六

豈有清風頌欣看緑野春和羹宜玉饍却杖待蒲輪燕桂聯枝發階蘭奕葉新養生資道德氷雪藐姑神

贈王子靜（敬哉先生第六子初補博士弟子員）

名家世美漢金張喬子列華始上庠便學吹塤古雅絃相
看聯璧書琳瑯競拖朱芾差有肥纔製青衿稱體長興日
蓬池攜賜筆翹庭還賦魯靈光

冬日喜逢宋荔裳先生招飲寓閣漫賦

外臺爲憲猶需次待詔從容亦奉恩宦跡稍遲依魏闕客
裝棲止即名園五陵亭館開青墅四座簪纓命綠尊盡有
知名天末聚相邀把卷燭邊論由來文是三長擅劇後詩
看四始存連屋縹緗書自著踵門碑版筆須援豹章璀璨
山雲澤蹙力奔騰海水翻末學吹竽同是濫小儒持律自
言苛悲涼共貰開濟角局促誰能伏短轅長以驢鳴羞北

魏還將獺祭曉西崑成家早已傳中論閉戶無勞擬法言
城郭變遷思往日湖山嘯傲憶賢昆持平佐郡方司李請
益諸生亦在門久識吹篪真蓋代不堪聞笛一銷魂二難
競爽儀型在千佛題名姓氏掄硯草仙郎來粉署褰帷星
使駕朱輪經營剏歷巡諸道政事兼知陟大藩身服初加
嚴執法鳳山坐理頌無冤至今餘蔭猶思樹何意深文枉
批根稍墜孤忠還曳堀尚勞敗政且乘軒人歌山甫風猶
穆　帝念皋陶旨獨溫卿月旋升聯棘座賢雲偶聚近
薇垣朝初瀰掃林宗舍處處登臨安石墩谷者貧家餘破
壁十年隨影臥空村孤吟若箇憐哀響九辯虛教濺淚痕
[illegible][illegible]舊德來洛下遨遊率兩去山樊相逢猶[illegible][illegible]懷數大
有底劉入座喧[illegible]指人間招七子同心別路憶王孫鄭中
才子無曹植竹下名賢借巨源白雪徵歌慚唱和青雲一
附得飛騫腐儒不可儕枚叟狂客多應訝謝鯤驚怖無涯
窺海若巍峩在遠仰崑崙韓非列傳心誠媿郭泰人倫望
勿諼星紀頓逾銷歲月風塵相左信乾坤顧廚俊及元非
侶南北東西況獨奔豈謂悠悠將袒裼竭來款款侍盤飧
鬚眉細認璠璵貴唾欬頻聞珠玉猷但把一卮先酒醉未
論前事已聲吞晨星落落人多散今雨濛濛日欲昏梁苑
二賢哀宿草宣城一子採芳蓀夜臺不寤空千載遷客雖

歸隔九閽驚座陳遵神爽濟直廬嚴助淥潺湲旂常事業
須公立縞紵交情爲我敦老嬾向來疎筆墨周旋焉敢執
櫜鞬便歸身世從相棄將隱文詞已不煩得御李公吾願
足蹔隨十日飲平原

沈繹堂太史招飲有賦時新有侍讀之命

蓬轉風塵又暮冬狹邪夾轂賦相逢懷中錦字經三歲篋
裏雄文徹　九重散直金蓮中使導開筵珠履上賓從漫
虛左席來偏後蓋曳長裾老更慵

其二

詞臣坎壈惜當年投外何堪更左遷迹枉鄭書非爾罪才

長班筆吏誰賢瀛洲預識環須賜宣室今看席屢前重…

酒筵聊獻頌相酬試拂錦江箋

送周雪客遊金陵省覲櫟園先生次徐方虎先生元韻

不朔逢薊北何遽指江東歸省殘年裏論交岐路中萍分隨逝水梅發避嚴風留滯燕山客輕鞭不可同

其二

元老兼三立名家尺五天業無千樹橘書敵一囊錢庭過人恭謹墩遊騎接連登龍何日遂門外泊江船

除夕

燕中重至逢除夕生計浮生願屢違分餉貧金揮易盡提攜空槖漫無歸疏窗埋髮疎莖短蠟炬張筵臘肉肥茲日日前今夜憶不須明發已知非

稽留山人集目錄

碑呈徐健菴立齋昆季兩太史 集字 送董子長之
任甘泉 集字 端陽前四日同人集徐敬菴寓齋時敬
菴將有小星之喜 集字 夏日偕諸同人喜杜峰至
兼懷顧且菴家園 集字 訓方一峰 訓王汝籙
眉山以集唐詩十首見贈戲用人名體奉答二十韻
五日言懷 集字 雨後望西山 集字 杜峰招同
人小飲銷夏 集字 雨夜 長夏同顓亭眉山言懷
十韻 集字 夏日晚涼過顓亭寓齋共賦 集字 六
月七日顓亭招集高阮懷朱楚鴻周鷹垂鮑子韶朱
人遠卽席分韻得二蕭 燕山行 夏夕連陰招孫

海門姜定菴項眉山徐敬菴嚴顓亭小飲待月 集字
訓吳妙山次韻 定菴京兆朝罷見過賦謝 集字
送徐電發還松陵卽赴錢塘梁明府幕次王古直
韻 七月朔定菴招同人詠楷得十韻 集字 鄧偶
樵候補留邸中夫人余子玉以書勸之納姜偶樵趣
裝歸同人賦詩以送其行次沈繹堂侍講元韻 七
月望日立秋同人集眉山寓齋分賦 集字 送偕六
少爲之任隴右 題偕六兒像次王阮亭韻 贈昆
陵毛子霞 閏七月一日曉起有作 贈宣城高阮
懷 閏七月七日和毛子霞寓園雅集之作 是夕

顓亭招楊以齋項眉山徐敬菴同飲 集字 次日閒
子霞席上拈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首章韻八賦二
首續有斯和 題毛子霞小像 石版橋西一草堂
爲山陽張虞山賦 和張用霖同彭古晉張虞山沈
穆如集顓亭寓齋之作 中秋夕顓亭寓齋 集字
贈宋牧仲 題施研山侍御五十壽册時內擢
仍留臺班 九月八日沈融谷鮑子韶移罇柯園雅
集分賦 訓張用霖紀別次韻 九日梁仲林少司
空招同黑窰廠登高賦 是日司空賦五言一章見
示再有斯和 毛子霞古蹟四詠以長歌和之 痛

飲行九月二十二日顓亭寓齋作 送蘊先姪還里
送王古直還里次毛子霞韻 題金式菴使君古
甾堂堂在漣水卽使君浙安原籍村名 訓淮南程
婁東兼用贈別 訓周鄴山倒疊來韻 訓翁隴州
東山四首 壬子十月下浣五十賤誕邸門諸先生
四方高賢鄉里同學贈貽爲壽漫成志謝 送葉元
禮之中州 送張漢霞歸里兼壽明年七旬 爲王
古直母吳太君七旬壽 訓錢飲光 舍弟至 王
子除日訪王山長久話作

武水陳祚明胤倩甫著

元日

平明元日淚沾巾落魄無成五十春年齒頻加憐此子童心猶有媿先人飲多實怕腸應腐使盡虛知錢有神楚老獨醒漢老儉趣歸更得幾芳辰

贈吳孟舉 孟舉有宋詩選行世

論詩莫為昔人囿中唐以下同鄙後何代何賢無性情時哉吳子發其覆丹黃十載心目勞南北兩宋撰集就名家大篇各林立鏤版傳人百世壽亦師李杜絛淡成不與齊

梁靡靡闕任真胸臆自傾吐得意才華故奔奏莫拘格調雌薄弱難得篇章安結構近時浮響日疏蕪矯枉宜將是書救我開卷帙三嘆息目多未見慚固陋大雅何當正始間斯文實恐岐途謬布衣羸馬在風塵賣田刻書四壁貧獨有聲名長不朽表彰前哲俟來人

今年 時方[illegible]蜀制府蔡公之聘

今年五十稱翁可作賦談經是事慵竟恐偏枯風右厥祇便蘧臥日高春饔飧北首饑須給書記南征病嬾從下榻獨依嚴太僕酒狂謬誤每優容

訓徐希徵印次元韻

詩場推勁敵酒陣出偏師老漫輸三舍才名此一時風塵俱是客雨雪但銜卮玉樹倪俄意堪人十日思

送孫古喤明府之任南靖 古喤辛丑傳臚

新除姑試閩南宰高步會空冀北羣謡詠才名非百里那堪臚唱後三君高科舊領儀曹貴令甲今覘吏事勤為雨農田耕海霧戴星官閣宿山雲琴聲細譜輿人誦花氣多栽百和熏晴日街衢聞擊壤恬波鳴蜩已銷氛循良早見徵書下獻納還將諫草焚到日燕山仍把袂牆鳧莫漫惜離分

題王止菴先生畫册

其一 眠琴綠陰上有飛瀑

飛瀑何曾見從來檢畫圖名山廬阜遠禪理右丞俱琴曲虛勞奏知音久已無幾時將短棹聊與泛南湖

其二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無竹令人俗燕山不可游況求佳士少誰信旅人愁榆柳多能碧軒車鶩若流披圖思逕老茗上有輕舟

其三 脫巾獨步時聞鳥聲

悵悵吾何適棲棲老不堪寒山無片石茂樹想雙柑覎睆棲叢薈蒼茫入暮嵐幽尋披妙繪景色似江南

其四 晴雪滿汀隔溪漁舟

燕山三尺雪風捲旋成泥白憶千峰曉清沿百折深一舟
簑笠小雨岸荻蘆齊何日投竿去緣源或不迷

無盡

無盡棲遑淚窮途每傍人任真惟倚老失意不羞貧使酒
誰能制佯狂未可嗔百年窮餓客天地一微身

三月送應華旋里

八年重見如當日三月爲歡又此時一榼捲波終夕酒百
篇垂露入春詩欣看賦恩真難敵詎我能鍾已不辭無忝
玉河垂柳色每逢惜別故絲絲

三月晦前二日約山太史招同顯亭太僕岱麓太史

予長明府慈仁寺看海棠集字爲詩偕徐健菴孟
端士兩太史至同飲花下

琳宮棠樹又芳菲乘暇招邀此息機密蕚競從今日放繁
英稍逐午風飛酒頻酤我香醪有詩不如人好字稀況有
高明來不速任教酩酊未言歸

送王子厚給諫請急歸里

傳經濟美起登瀛青瑣還高直諫聲但草封章凌賈誼徒
虛左席名侯生糾彈上殿蒼鷹擊洗沐過橋驄馬行稍別
清風慚作頌重來明月羨升卿

趙爾合都諫寓齋午集看梨花海棠

海棠似錦梨如玉晴日暄妍麗景韶此地稱逢嘉樹殖開
時預恐落英飄藥欄置酒頻安席梧掖鳴珂始下朝競發
交枝紛照眼春風滿座泛醇醪

禁城春曉擬初唐體

帝里韶光復向晴雲開僊掌日華生山迎欲曙容如笑水
歛非烟色倍明天仗稍分垂柳細朝衣頻點落花輕翠微
遙映千門啓上苑風柔轉早鶯

四月五日偕陳階六鄧叔奇蔣維章杜湘草陳緯雲
胡妙山邀芝麓先生伯紫甫草飲慈仁海棠花下

禁城春去延晴晝梵宇朋從酌上公蔽芾棠陰新葉翠斑

璘苔隙落英紅花時已後尤須惜酒興於今未易雄長憶
追隨飛蓋日南皮賓客幾人同

其二

壬辰勝侶共追攀申伯樊侯待詔閒偶聚名流來邸第獨
憐下士老關山招邀曳履移 天上盤礴開襟坐樹間九
十韶光垂欲盡莫辭沈醉負朱顏

大司空王胥庭先生招集青箱堂看牡丹賦呈

爛熳春光滿狹邪元公邸第盛繁華青箱堂構貽華氏紫
蒡欄栽出魏家食客頻來頭似雪酒筵羞映色如霞司空
元叶東京識高會宜譬洛下花

余佺廬大行招同張宗緒陳藹公劇談有感

宦跡淹郎署才名美楚風經綸兆賈誼手筆許燕同投轄筵長設傳觴酒不空何曾畢禮禍愛士抱虛衷

其二

客總知名士尊因燕語開盈虛隨物理斯地惜時才交共醇醪醉和兼異味來人倫須秉鑒風月更銜杯

廣陵程穆倩以祚明偶有議彈緘詩辯白聊賦用答

妬在程夫子天邊任寄詩幽棲真大隱岐路獨安之品藻堪誰信瑤華緊我思倘爲摹漢篆賜譜賤名垂

其二

書畫兼詩句多能倣古人代耕刀筆用攷識鼎碑遒妙手矜殊絕何人敢亂真悠悠非季路解謗爲搖脣

感

四月望後一日陪吳賡庵少司馬飲故少宰後圃有九京人矣悲流水五畝園荒隱薜烟覓徑聽鶯來率爾及門司馬倍凄然羣花開落依時節衆木榮枯變歲年此日一尊同濺淚昔游曾泛酒如泉

其二

常陪公燕夜厭厭聯擘行園兩孝廉絳帳笙歌浮綠蟻碧池觴詠坐明蟾十年永悼三台坼二惠重悲一個殲柳徑頻過泫淚迹啼痕今日更新添

其三

由來賓客傾三雅獨有名卿冠四科秋氣幾悲衰木落春風忍見雜花多鄰家似舊休吹笛公子須婚爲執柯更掃蒼苔陳几席杏花壇下引鳴珂

初夏集何龔音侍御古藤書屋奉題長歌

吳江相國贈朱邸歲歲春風發紫藤花吐垂瓔翻短穗幹盤屈鐵蔓長繩東閣詩人來燕息西臺侍御氣憑陵焚草初歸衣作解據梧清暇檻還凭必逢勝日聊娛日亦爲愛時忽拊膺徐徐爇茗泉聲沸淡淡焚香烟霧凝濡墨草書

伸蜀紙含毫作畫展吳綾此地已爲花作主開時更有酒招朋正值清和風日麗稍約同人花下憩上座紀叟天下賢西鄰許生名家裔吾老豈堪珠履客日斜亦駕柴車詣白頭頫仰脰爲悁秀色可餐目交睨叢叢密密相蔽虧朶朶緜緜競聯綴新月初生影故偏微風不起香方細盤行膾炙魚肥鮮杯泛醇醪脂滑膩雜坐大有吳儂存稍時度曲秦簫咽引喉如纏閻曼聲繁手過雲駢衆藝哀羽俄撾畫鼓柔清商小學金鉦脆從知不醉定無歸翻使思歸淚霑袂故鄉是處饒花木圭竇由來關薜荔楊柳樹下好聽鶯桃花時節宜祈禊風塵久客何所爲草長花飛又今歲

昔言利濟賢者勞使我養拙棲林臯河干但有三畝宅亦
種藤花十尺高

送宋荔裳憲長之任蜀中（公原任兩浙臯司）

祥刑方重繫褰遠倍勤思法藉行邊執平堪獨座持人烟
依嶂聚烏道拂雲移必世仁難治凋疲未起時

其二

危棧經新鑿烏[illegible]舊疆獨因移節遠勞爲溯江長疊鼓
驚猿落前旌立馬望山川包郡邑到處問農桑

其三

邇種臯陶德能多公旦才登高研賦捷破險勒銘來玉律

春秋合金滕風雨開刑因星使措紫趣月卿回

其四

地扼羌番遍威行奸宄銷清標君嶺出文采錦江饒麻草
期三事棠陰在六橋無緣依後乘溪望浣花遙

送沈時偕旋里（時偕爲顯學增入太學不俟秋試歸壽母以五月行）

驚看玉潤奪冰清偶聚欣聞求友聲痛飲頻愁飛酒琖送
喇眞爲絕冠纓思親白月中宵立爲壽黃麾觸熱行簡練
定成知遇易解名何必在　天京

嚴質人明經應舉入都於其歸也賦以贈別（往崇禎己卯中祚明隨先大兄讀書靈隱寺館質人偕令叔進士扆臣中書舍人覽民亦在都院晨夕攻業屢指三十有四年矣傷扆臣覽民俱歿長夜劇愴悲之情見乎詞）

鷲峯建業仰文壇三鳳誰云法護難塔上題名埋玉樹池
邊輟草敗叢蘭青雲得地人垂老白首論交意未寒我亦
懷湘哀伯氏相逢岐路一悲酸

賦得小雨晨光內（集字）

岍濯洛洛淨陽舒淡淡隨龍霄輪乍洗映旭緒平吹竿瘦
漸青竹花繁褭紫葵歡呼到鋤笠行旅柰支離

喜孫海門至賦贈兼呈望石先生（集字）

避人渾野意彈劒強梁游道曠時驅馬機忘欲問鷗停雲
望且愜雜坐句容搜舊帳依梁棟燋棲莫許留

再送沈時偕（集字）

不因留試駐忽想賦南征星曉催雞亂塵高厭馬鳴遥羣
陵俠氣傲俗許人英百歲斟蒲酒芳非月桂生

送金方伯亦菴之任中州

仍看行省寄平章竟賦三河國計長不擾追呼安力作爭
爲撫字起循良烟霞靈境惟松岳花柳名園又洛陽本是
紫薇僊署客將因卜夢趣曹裝

四月醉莞幕之碎呈徐健菴立齋昆季兩太史（集字）

征南青翰擁前驅奇語邀賓趣問途漢水鷗飛愁白浪燕
山人旅慭青蕪浮生養拙慵因性舊友開顏淡足娛不應

豈關身傲物村田只合賦歸與

送黃子長之任廿泉 集字

炎蒸暑氣傳車西飛絮繁條驛路齊幽谷危巒勞遠度空郊破屋劇悲啼村翁有喜窺神鳳童子皆知護錦鷄及聽絃歌欣獨徧風良上上會應趨

端陽前四日同人集徐敬菴寓齋時敬菴將有小星之喜 集字

人間重午嗟垂過楄室開屏進宿知擬和徐陵態絕製漸攜桃葉鬪神姿羅帶峽裹方遙度綺裏閨中適所思喜向三星燒畫燭雙眠共息敢他之

夏日偕諸同人喜柱峰至兼懷碩且菴家園 集字

曠望江關競爾思來逢暑晝已遲遲春歸翠岫誰呼酒漏徹金門待吐辭素友庭除松耐老芳園地僻竹應移卷裏有道眞孤性四海分憂勸駕宜

詶方一峰

留滯燕山歸興遲風塵華髮笑支離何來才子清溪客投我新篇白雪詞落日愁聽歌鳳曲炎天正是釣魚時長裾好待鄒枚曳短笠青蓑去始宜

詶王汝祿

華望瑯琊逸少名偶携賦筆入燕京漫游我老眞堪厭虛譽人傳未見輕贈句已慚任處士先容更媿曹丘生荊山照乘誰能掩自有人償十五城

荊山以集唐詩十首見贈戲用八名體奉答二十韻

不言游子鄙多謝惠連章和璞荊山篇吳蘭楚畹芳衡才燕許允紀信固遷良吟詠徐摛藻參儋喜集唐吐康眞宛若審配必安詳白選狐毛粹文欽豹采彰聲名慚繆襲飄泊涉佗鄉泉石崇徽尚滄江總不忘津梁冀休息行李勉奔忙賣賦廉頗甚由余醒亦狂在陳乞食儉歸到溉園長貽句情何劭推高綽有光絃朱穆古調雪白起先倡雅鄭虔能手森嚴助別腸宮商均律協山水悟琴張搖筆方干

斗傾壺遂舉觴眞愁彈劒鋏何遜覓琳瑯貌辨陽浮慕詞陳寔感傷一丘遲偃息空谷永徜徉冉冉耕田日相思五柳莊

五日言懷 集字

持杯宜勝會夏永恰同淹葵朶翻圖徑榴英倒礙檐東君呼坐席騷客濺懸簾歌憶攢葩穩屑堪吸海露孤衷通夢虛上藥信封蟾湖畔看爭渡隨支短笠尖

雨後望西山 集字

聲聽鳴檐枕簟躭愁闕喜晴見烟嵐同心促席饒欣賞接日遙峯許恣探扶杖途紆愶地滑披簑棹短恩江南珠簾

翠色銜餘書竹葉頻闌飲更貪

桂峰招同人小飲銷夏 集字

忽見櫚開候初來賦客逢人招揮扇起坐愛瑣窗封染翰遷昏樹傾醪散莫鐘古秋堂好在鬱鬱想山松（顥亭禹航園有古秋堂）

雨夜

夏雨如秋雨鳴條得晚涼微吟簾捲晴穩睡簟舒長此日忘炎日他鄉似故鄉沈沈夜飲罷有夢到羲皇

其二

吾已棲棲老年瞻冉冉移可知今日雨安用聖人為檐蔔

聲從灑盆稱色稍滋朝來醒較晚不為夢周遲

長夏同顥亭眉山言懷十韻 集字

勝客恣流覽觴卷集高屋門扃纖風稀曬靈爍長陸幽哥宜盤阿杖藜入絕谷茅廬攢修竿雪潤受馳瀑霏雨密灑衣潭魚快適日遊燕令久滯音戀艮交穉藻韻靚競成癖病覺難牧行將就巖棲茂林偶鳴鹿澗聆躭龍蟄磯澄見鷺宿蕭閒向寒朝銜醑摘鮮菊

夏日晚涼過顥亭寓齋共賦 集字

人適南風透嚥乘西岫遂宿酲欣小減雅集慣探題螢朗添蟬度鴉昏接影棲萍蹤行寄傲竿笠臥通谿

其二

韻友兼吟最蕭齋入座西森柯飄白綫細茗潤初浮偶過成佳話開顏破旅愁聽歌殊蓼浦欹枕戀蘿丘

六月七日顥亭招集高阮東宋楚鴻周鷹垂鮑子韶朱人遠即席分韻得二蕭

晚風延客坐深宵河朔名流飲興饒座有七賢風豈讓兢抛百罰令無嘩吟詩老去才莫盡病酒年來渴欲消獨喜醉眠登榻易不須騎馬狹邪遙

燕山行

每從燕市望燕山市上荊高去不還一自酒人零落盡寒

風蕭瑟水潺湲

其二

白髮盈頭老不才虛將詞賦傲鄒枚荒原遺跡無人識何處黃金舊築臺

夏夕連陰招孫海門姜定菴項眉山徐敬菴嚴顥亭小飲待月 集字

出含遲瞑倦猶涼始暫炎疎花舒更淡掇葉潤時添作者含毫過斜曛臥簟淹梧桐欹露碧消霧憶蜻蜓

其二

火雲燒紫鬱虹梟候南端狎飲供臨賞行吟耐仰觀漏移

環暈合檐迴駐輪畢雅會拚經曙蘭卮瀉石闌

訓胡妙山次韻

與書誰易讀君肯局時人欲壽名山業難經大海塵冠賚聊適越裘敝亦留秦燕市虛相和花源失問津

定菴京兆　朝罷見過賦謝集字

榻下同卿邸觴邀避暑辰羣公搖雜佩京兆駐高輪鯖乞侯家味醪酤市肆春千文成不易語出倍驚人

其二

今雨來何幸良宵坐未央督郵當局避游徼引騶長交壚寒流鄙詩投秀句蒼由來傳詠獵賦亦傲鄒陽

送徐電發還松陵即赴錢塘梁明府幕次王古直韻

不待秋風憶放船關門驅馬驟征鞭黃金臺畔行當暑賚帶橋頭日似年

其二

南客能先朔鴈飛送君匹馬犯炎暉西湖幕府如相憶家在墻東未擬歸

七月朔定菴招同人詠梧得十韻集字

逃暑高齋集分陰睇短條籠烟橫並鎖然火暝仍燒珍果攢珠迸殘英似桂飄玉門攜涉險金谷坐探饒馥馥輝層岫霏霏透午橋平窺舒野眼坐憩失山腰藻語欣新就澄

水到晚消斜陽臨漸黯入夕淡空搖文館歌同寫兵廚醑一澆壺觴鷄樹下餘暢羨今朝

鄧偶然候補留邸中大人余子玉以書勸之納妾偶攜趣裝歸同人賦詩以送其行次沈繹堂侍講元韻

跕屣長安趙女淫將無佩解漢川陰祇愁待詔虛淹歲詎肯彈琴別有心鴈足書傳音問孱馬蹄歸數智謀深飽餐羊肉千斤美不俟盤中宛轉吟

其二

愁思非同其雨淫佳期秋節易暘陰絲麻不作傾城想松

柏猶如許國心徐淑無嗟容入夢彥先相見誓元深茂陵欲聘何勞止頭白應嗤卓女吟

七月望日立秋同人集眉山寓齋分賦集字

入座高朋聚窺簾孤月遼舒光先黯黯照迴倍蕭蕭信美偏懷土微名嬾掛瓢才難爭作賦庭樹莫飄搖

其二

命儔俱妙令如我厭龍鍾偃仰將經歲遲遲向立冬金波嫌寫鏡蒼峽托扶筇楓涤津亭路漁舟徙暫從

送階六少叅之任隴右

八鸞四牡又秦關蔚漢承恩河隴間西近玉門徠屬國南

以棧道控重山白崖朱圉金城固華洞仇池爲地開鎖鑰
貴如賕古重　璽書應賜諫臣環

其二

吾宗奕葉盛淮陰堂下常聽單父琴瑣闥從容還問字布衣偃蹇許同心蒯緱獨旅燕山老綪茷長驅隴水深爲誦遊歸陪燕喜清風未有穆如吟

題階六兄像次王阮亭韻

年來筆研眞欲焚世上変態徒紛紛吾家師友自昔日於我富貴如浮雲直臣得在黃門晢聲伎曾從絳帳聞小像爭題兼惜別更誰名競潁川君

贈毘陵毛子霞

妙迹張芝遠前賢秘不傳莫存修禊帖虛想度江年學劒成應易爲戈法未全人間推大字珍重筆如椽

閏七月一日曉起有作

迂疎方外一餘人秋入歸餘爽氣新又朔洗心驚此日加年學易省吾身春秋垂盡難稱富悔吝多羞詎恥貧閏置不停時物變知非實畏履霜晨

聞宣城高阮褱

覲風大雅日榛蕪正始猶存高逢夫吾黨深推良未易同時得似會應無解頤實喜聞匡說慟哭何須悵阮途垂老

㳂府休道晚長貧差勝魯生迂

閏七月七日和毛子霞寓園雅集之作

歸餘天上入淸秋巧集人間勝事留同客燕山俱憶鄶重看漢渚會牽牛招邀得句矜花筆汗漫忘歸笑蒯緱兩度穿針瓜果設不堪思婦倚高樓

其二

百年三萬六千晨五歲還添閏六旬[illegible]日休辭拚縱酒佳期況值喜同人頻勞乞巧天孫晒行復揚塵王遠鞏觴詠輿關詩敘寫今秋絕勝永和春

是夕顥亭招楊以齋項嵋山徐菽菴同飲 集字

瞑下墻西火不明閨睽氣變露含淸二酬又渡層川響纖朓仍銜細霧生書癖久嫌眠暉嬾針寒也趂暗穿成共酬楚賦存佳事燭助卮浮今夕晴

次日聞子霞席上拈杜工部游何將軍山林首章韻人賦二詩續有斯和

朱邸山林近休尋第五橋雲方占五色星擬候層霄中座撝琴出他筵折簡招酒人分異地獨惜和歌遥

其二

偏歷宵[illegible]席重逢駕鵲橋淸罇移待月綵筆妒干宵語默人俱旅蹉跎隱欲招百花偃醞熟無柰故鄉遥

題毛子霞小像

始識此公名嘆息昔已壁懸臂世莫知運肘力乃勁怒張失自然變化歸雅正蘇米瞠後塵獻羲儕季孟燕山一把袂傾蓋交許定傲岸氣固豪眞素心元靜生平五嶽游浩蕩仁智性論詩格律嚴結友聲名盛垂老客遐方在泉矜獨行矯矯子軼羣棲棲我爲傻閱世疎迹殊得已同聲應勞筋何時息偃仰蓬蒿徑練裙書數行蒲葵扇幾柄臥就北窓風牀頭酒未罄覩此丘壑姿楮墨丰神映曠然感千秋餘風扇無竟

石版橋西一草堂爲山陽張虞山賦

石版橋西一草堂小山叢桂色蒼蒼扶藜數爲應門出倒屣翻嫌隱几妨稍別開階花盡落莫令深轍草全荒即歸投老書堪著表里千秋識鄭鄉

和張用霖同彭古晋張虞山沈穆如集顥亭寓齋之作

張翰輕裝入洛年嚴卿署裏集羣賢他鄉莫歎秋風起如曲同歸白雪妍苦憶花開河上宅相逢木落薊門天不嫌久客先君山及到君歸擬附船

中秋夕顥亭寓齋 集字

開筵映霽霞玉露冷歸鴉騷侶攀僊署金波吐碧沙老催羈宦含節送憶田家夢到蕭齋靜吟前墜幾花

聯宋使君牧仲

文采風流宋使君詩篇正始幾時聞定交燕市歌曾和弔古黃州事不羣六義元聲長泯滅諸家變響漫紛紜憑君一灑施汪誤珍重無輕翰墨勛

題施研山侍御五十壽册時內擢仍留臺班

狹巷吐金商雙童夾丹轂徘徊青雲端卿月光始擢升木聞鶯鳴橫金猶豸服緬惟栢臺長贖簪獎高蹋勿欺信乃犯溥利嘉必告攀檻既嶙峋持斧亦儼肅彈文耻毛鷙政體言不顯十年方未調偃蹇閉深屋匡牀書一卷高會酒

百斛昨秋風物佳艮夕初泛菊蓮年行已化孔易欣再讀頑然圖形肖粲爾神在目賓朋交贈言能事潑妙墨展帙烟雲生隔歲觴詠續時泰茅茹升神靜松喬谷且就高梧棲無歌紫芝曲

九月八日沈融谷鮑子韶陸鐏何閣雅集分賦

重陽燕會客先借柯氏山林喜再游莫葉數來纔八日菊花開遍已深秋羣賢對酒爲青眼五老同筵做白頭余與葉淡生涂子山孫豹人暨子霞同席頭須皆白但有清鐏邀勝地衰年客裏未須愁

酬張用霖紀別次韻

白髮相逢此地看乍來不道欲歸難門生爲負書囊小舟

子徐開布帆安驛路觀風惟攬勝家庭飲臘已追歡臨岐莫漫歌招隱薇蕨何曾得飽餐

九日梁仲林少司空招同巢審嚴登高賦

燕山九日登臨醼高阜張筵屣履同風雅一時多上客雲霄列坐從司空銜杯莫悵東籬遠授簡無如北地雄漂泊更須防落帽羞將衰鬢逐秋蓬

是日司空賦五言一章見示再有斯和

曠覽秋氣清登高感今昔司空博物彥探賾窮典籍入洛盛英賢到門延履舄佳辰此臨眺翠幕陳綺席英餐菊蘂黃醪傾栢葉碧落日發浩歌商聲吐金石攬手白雲濕蕩

胸悲風夕南原沙皓皓西山翠可摘蒙密壇壝陰嶔岑宮闕闕悲哉憯悽氣壯矣都會宅古人誰榮名時節忽復易俯仰來吾徒相視戚莫逆勳業乘時建達性隨所適青眼聊相看科頭不見責游子衣裳單霜樹寒摵摵引滿觶不空薄醉顏發赤年衰謝世棄心懨為形役家遠田園荒歲暮崦嵫迫草衣束葦帶柴車經　紫陌吁嗟下士醜多謝上公惜白雪和應難濫竽聲不擇微名慚孟嘉高會蹈陳迹

毛子霞古蹟四詠以長歌和之

客山毛子天下奇行年六十霜作屩足跡幾欲遍五嶽茫茫布襪來京師自言尋山入霄霧亦或蕩漾臨川湄松雲冥濛林菁黑虎豹叫嘯悲風吹千峰無人一杖響百折穿雲雙屐危捫蘿攬葛上霄漢拂拭怪石窺殘碑唐書漢篆不足數稍遠程邈與李斯字形筆法可想像來者心慕容手追必有神物留太古摩娑辨識心然疑目為瞤貽口難讀鬼神所訶人不知岣嶁禹字衡嶽麓古鼎周銘焦山瘞是皆卓絕籀篆祖見之肅穆增深思復有岐陽石鼓十迺在太學文陛離三物嵬峩長不毀日月照耀通靈祇貞元迭變天地老陵谷改易時代移我生已晚陳蹟少覩此能不為咨嗟況復文字雖駁蝕一一蜿蟺蟠蛟螭力屈勁鐵

銛利刃怒生槎枒輪囷枝顏筋柳骨不肖似妙手欲撫窮臨池毛子善游兼善書生平頗復鑽仰之古人秘法在運肘興酣筆到身亦隨擘窠大字眞絕世前芝後旭安足師胸吞七澤無不有眼中百代尋常披古物歷歷寄心賞浩然吟詠成三詩更將家珍儷為四後來居上超等夷置之褱袖徑寸石上有太極函兩儀其背赤日映白月東西二星如列棊風雲繚繞欲萬變得此無乃天皇時一畫未起結繩遠後來始復生庖犧史皇多事鬼夜哭鑿破渾沌何不慈卷石無多天所造大璞不斵文在茲瞠乎三物謝晚出磨刻況是人力為我讀四詩三嘆息多子用意能嶔奇

吾生直如蛙在井縱到他鄉仍下帷局促何曾去書牖不
諳奇字負愚蚩右軍不可及尚平非所期但能投筆歸三
徑湖上看山亦杖藜

痛飲行九月二十二日顥亭寓齋作

八月中秋好風月吾徒酒人高興發九月八日轉瞬過二十
十四夕飲不關布席初依菊有花滌器每候日將沒翠幕
高張烟溟濛酒瓮欲開香馝馞房山新釀馱載來易州宿
醅沽不歇未論一飲當至臍鵝黃在琖清心骨紫蟹巨螯
在手擘白羊膩脂帶皮齏菜菹筍脯克圓方梨栗瓜薑雜
殽核華燭未來已屢酬牙籌亂拋經百罰稍時耳熱頹東

顏滿泛頭澆濡白髮不須更惄杯行詎能得幾巡壺屢竭
眼昏燭跋無不爲滑稽戲謔相抵突歌呼未休紛起舞人
影欹斜映林樾參横月落各歸寢明晨記憶多恍惚醉中
謬誤醒數悔及暮相看涎汩汩狂奴故態子復萌老羌呼
渴我亦曰蘇韃鞭弭長周旋短兵狹巷遇倉猝負意難爲
外人道酒中物窣僥理窟客久誰能彈鋏歌官開莫漫書
空咄翻從九日赴他筵鄒陽枚叟相差肩旅進却隨車騎
後登高不在糟丘顛自此忽忽十許日縱復聚飲非骿連
今宵覓得烏程醽醁是人間第一泉大斗揭來香細細小
杯斟得色涓涓嗅潔到鼻已殊異防甘舐舌知不然霑脣

漱齒宜緩引徐味馨香始下咽由來釀事宜用秫北方粟
米力不全此酒酷烈吾所好不得到口幾十年斯人之消
難可見乍一中之心自憐十觥便舉不忍已四鼓欲催漸
稍延如游山水得異境或讀奇書窮賞研玉山已頹尚含
笑便便坦腹惟高眠五十無聞吾已矣功名富貴何有焉
皐夔巢許竟誰在山河城郭隨浮烟何可一日無此酒幾
見人生能百年但同我友歸故里杖頭不乏青銅錢挈榼
西湖藉草飲死便埋骨青山邊

送蘊先姪還里

郊原木落見西峯衰柳離亭送仲容久敝烏裘堪屢刖仍

開青簡閱三冬雄文不讓誰能薦董策雖工獨未逢歸去
鄉山宜把酒翻嗟竹下失過從

送王古直還里次毛子霞韻

吾老還山未有期秋風歲歲起鄉思多君綵服承歡去恰
是烏衣已倣時發篋揣摩餘舊業攬衣惜別富新詩庭前
紅樹棲烏鵲不羨春光上苑枝

題金式茬使君古酉堂堂在漣水郎使君新安原籍

村名

黃山舊隱有青村海曲因家憶鹿門古洞桃花思父老華
堂桂樹長兒孫揭來三世高陽里不忘千秋武水源東閣

微黄閒掾野花時日漲愛行園

謝淮南程孆東兼用贈別

論文杵臼識名賢舊雨蒼茫三十年紫陌重逢真失喜黄壚倘過已凄然高秋正有文垂露旅夜同傾酒似泉白首風塵各南北不堪朗詠暮雲篇

謝周鄭山倒疊來韻

依人同作客謂爾獨宣驕筆仗縱横寫杯將塊壘澆吞聲巖瀨哭涸跡四明樵吾道哀窮劫天心昧洪冬當時來洛市附載托吳船嫉俗人休近悲時意未銷閉門閒坐大廣座默無聊守黑龍難測和光象自調悲歌憐擊筑乞食愛

吹簫偏與過壚飲堅辭折簡邀可哀風不靜可愛日非饒歸蔣松成列時攀栢已凋嚴君魂不返老母腹仍枵敢謝征夫憊仍勞好友招從人譏鳳鳥且自寄鷦鷯至止秋風起淹留雨雪瀌多知有晉魏無歎没黄姚似我髯俱白衰年渴欲消何須歌未旦已不舞中宵凄切新詩贈纏綿用意遥故山如並返蓑笠傍昏朝

訓翁隴州東山四首

泰州蔽隴阪側身一西望化行風俗醇政簡性情曠晨衙簿書畢浩然發高唱山幽鶉鴿萃川潤魚笓放遺蹟杜陵晋故址泰城壯鬱紆聯雙關泂鑿臨千嶂天末懐友生虚

薄非直蒲墩草有德音感舊一惆悵

其二

惆悵嗟倦游迷飛不可止匹馬方適齊悲風蕩清濟隔歳復驅車汗漫燕山邸來書始得讀好我竊獨眷千里同寸心古人良有以切磋匪他山恭敬依桑梓愛景崇明德曷哉念君子

其三

君子揚令儀隨時播耿光鳴琴羅江曲八桂天蒼茫炊烟映林箐雨洗瘴霧黄蠻女連臂歌猺卉拖花裳擊鼓拜神君尸祝不可忘一州雖量移非以報循良抓城如斗大西

北邊關兵

其四

邊關扼戎羌悍戾秦風競絃歌布文治耕鑿安仁政閒庭授詩禮虚館無訟諍好古思尚友善交能久敬顧領窮途哭羈棲從者病還山我未卜歸田子莫請揭來鋒車徵琴書趣裝輕開罇對玉河月出聞高詠

壬子十月下浣五十賤誕邸門諸先生四方高賢鄉里同學贈貽爲壽漫成志謝

甚哀久華鬢無間欸艾齒不類譙先人易歸閔游子弱齡習章句俯首讀文史項書徒不成馬賦焉得似蕩瀉海水

翻飄搖家室毀奉母竄榛途哀兒哭嵩里安輯幸緬承寡
昧敢稱士祗緣焚筆研輙欲扶耒耜凍餒送晨昏艱難失
生理出門逃所向汗漫來燕市洛邑風雨交邦畿民所止
草衣徒步入慰藉逢知己卽漸游大人稍復知姓氏吹竽
信已濫鷰璞本非是逡巡十八載來去方未已多嘗五侯
鯖强分方朔米持寄哺子姪一飽良足喜尚想古隱淪懷
抱寧若此貧賤乞兒活耽耽食客嗣兒骨未得藏留滯盍
有以歸或能著書行且勞躡履朗月照華堂時花發階戺
喧闐奏笙歌紛旛曳羅綺側身與末席蕭笑不知耻生年
今五十歲去如逝水攬揆在茲辰百罹於此始生誠何所

爲老至一何駛何當動公卿亦或來戚友中金白鋌燭三
雅康爵美華燭爇光輝錦段披羅靡淸酒或十罇開罏香
且旨給事能在手贈言風移耳高軒數來過儼然辱玉趾
呵殿駭四鄰輿馬耀旅邸固陋無足採引分恒自揣王生
豈其倫名平不足擬殊施感恩遇賤子實泰侈心藏不能
忘援筆聊一紀好客賢名傳下交古人比金門多皐夔馬
首異巢許上治耕鑿安微生得依倚頹齡倘能延未必勝
騷使見矜卹不負前非庶可灑雙峰雲宵冥平湖水淸泚
高臥且棄瓢嗒然時隱几但當飯蔬糟不必覓石髓籬邊
有菊英墻角有梅蘂扁舟狎白鷗玉缸瀉綠蟻取與矜一

介神明用尺棰更閱幾春秋學易修身俟

送梁元禮之中州

北風烈烈燕山道凝陰日慘沙浩浩此時送客出横門敝
裘蒙茸色枯槁問客何爲犯雪霜治裝不及待春陽直言
季子黃金盡羞見長安花柳芳伎劒飄然適梁宋有才莫
歎時不用朱亥猶承公子恩相如定使王侯重也知到處
有逢迎海內由來識盛名後來却在羣賓右虛左能令四
座驚花趁壽鼓泥金貼行酒妖姬玉爲腦遍呈百技舞筵
空自顧蕭然一長鋏憶爾當年入洛初秋水雙眸白雪膚
洛陽賈生年齒少江夏黃童天下無荆山三獻經屢刖躄

蹩風塵事干謁喙上纍纍頗有貴人前匑匑若無骨高車
駟馬彼一時雲蒸龍變安能知媿我富春老漁父留滯燕
山徒爾爲

送張漢霞歸里兼壽明年七旬

張翰扁舟返舊園布裘藜杖教兒孫二難侍從時高會三
益招尋每到門竹裏正宜摩詰館桃開卽是武陵村十年
但到墻東宅百歲相依命絲鑰

、爲王古直母吳太君七旬壽

昔我避兵戈崎嶇奉先母竄伏荆榛間所至盜賊有危塗
免矣幸貧賤廿畝畝定省日可受菽水志空負乞食行逃

方伏臘思剪韭同學起榮名挾册來我友丹篆吞在胸臼璧徒未剖烏裘毛蒙茸歸去爲母壽念母出名家詩書授宗牖英傑堪比蹤鉛華不御手應變凝之妻見幾許允婦長川遘倉猝增竄智在口呼僮各手弓臧獲詭誰棊示彊先聲奪羣盜咋舌走干將貴立斷鴻鐘無憚扣至今在宗黨交訴或雜揉赴愬曲直分質成虞芮受訓子仕則能學優遇已後春明且鄉園長夏酌大斗未供大官米聊貰僊姥酒江閭饒鯉魚湖曲多雪藕承歡既云樂屢空庶無咎太息爲此詩彤管名不朽七旬至百歲三周歲幹久板輿有時迎副笄耀華首浮雲任霄漢風味躭林藪

詶錢欽光

惟漢昔季世名流多野伏甘陵南北部標榜隨所目宋運將欲蘋衆正斥復錄同方判殊趣乃亦分洛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直曲不讐夫何甚積毀省所獨鶴頸不可截鳧頸不可續嚻然里黨爭欻爾邦家覆於時節義見無玷辨眞玉闇棺論乃定一氣合冥漠曰余少婞戾入世多抵觸延及我哲昆叢謗殆近辱舉國同所非納污衆惡蓄天下一知己雲間有大陸著鞭事中原抱石湛江澳白衣變蒼狗倏忽如轉燭賢者歸寥泬愚者困窮蹙微生猶奔忙聲利日相逐鄙賤衣裋褐伺候謁華屋謂語不求逢謂黙非抱璞顯晦兩無歸行已昧清濁尋省蹙促初胥中沈篤今爲君子棄無望逝途復夫君道何廣投分在昔夙既與陸生游臭味頗相屬伯也通殷勤心期異流俗鄉鏁方逮訊鉤黨將束縛我兄既雉羅之子亦嬰縮闔門花柳間彊節清川線此會三十年生死換陵谷君爲萬里游癉癘千山麓輕身脫虎豹歸隱友麋鹿編戸乞爲民不火食無粟失志來燕山風塵一草服逢余話嚌囁悲歌卭哀筑陸生既遠戍老病處就木故人十存一吾汝鬢盡禿仕宦有嚴流依倚慰寂寞詩酒憶方文高墳白草宿他山誰見攻同岑化已速身在多哀端德衰鮮高躅延年翻不樂加餐何所欲荷君贈言厚使我需襟哭百感敘不詳車輪轉人腹前非久已知返駕倘許贖

舍弟至

知爾秋分返故山飄然臘月又燕關欲知歸橐如征橐詎許衰顏異壯顏但擬賣文宜輦下不辭就辟向人間周周何日連枝宿客裏相看鬢早斑

壬子除日訪王山長久話作

短景催殘歲籃輿訪故人俗嗟南楚異官特廣文貧綵筆滄江老公車紫陌春與君譚向夕落魄一沾巾

稽留山人集目錄

第二十卷 做帚集　詩六十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甫著

癸丑元夕把酒口占呈顧亭太僕

依君那似客有弟亦忘形醉不須元夕狂偏信暮齡觴行
如瀉海燈簇欲捫星見月鄉愁發低迷幸不醒

菊隱詩爲陸翼王賦

嵺城東海曲挺出多時哲所宗黃夫子大義何烈烈經術
始策名慨然希靖節結菴命以匋志豈在貞潔時惟橫流
潰邦家漸危捏利器若在掌天門上列鉠勳伐源荊州淚
灑誓師血尺寸無可階那得黃巾滅已通金閨籍忍見七

廟絕吾徒戴戈奮魂魄何毅傑黃花不暇種濁酒非所悅
之子入室英揖讓執經列士也祿未沾生存涕每雪同人
各有裏高駕凌百折抱影匿窮巷悲秋恭寥泬三徑人單
寒九辯辭於咽時菊有馨香餘英堪採擷余衷久乖左徵
尚聊比竊如何北窓人交驚燕山轍雷漢聞盛名風塵同
一跌芝术餌未能稻粱謀已拙抱冰乃無春因人非附熱
華筵接席坐欲語還結舌菊栽分有時中春已萌蘖爾我
不得歸營道足疲茶不知何年秋圭窬門自閉我亦念先
兄裏沙怨仳別俱歸向東籬盡藝繁花綴摘來有盈把籬
罇並陳設澆酒讀大招浩然棄一切

壽何孝廉京左母關太君七旬初度 太君守節亦先生女兄冕交之誼須德有由未親眉壽益非虛語 生先配六齡先

何遜才名重當年載筆隨論交年倍長感遇句歌噫月照
鳴機手霜留舉案眉五林丹桂殖已有郤詵枝

其二

黔被烽烟候韋經風雨門五常授書卷十指給饔飧樂到
含飴有才從詠絮論撒鹽如倡和百歲共賢昆

青霞兄七旬大壽奇祝

組自當年解車應此日懸林間五馬放庭下一經傳郤桂
田荊茂江花謝樹鮮孟公投轄興豪飲恣賓筵

其二

尚憶耆年會親稱獻歲觴泠然風已善具爾樂難忘可茲
鬚眉皓無令松菊荒風塵違旅食白日美羲皇

廷老兄下第旋里慨然贈別

絳帳晨趨鯉對年花壇猶子執經前歲經四十皆騎艾遇
亦尋常始薦賢燕市見攜長鋏在金臺仍著敝裘還青箱
傳得須兄力肯播無能廢石田

訓山長留別

頻嗟不第向頹齡錄別河梁詎忍聽毷氉燕山愁貰酒紛
綸馬家負譚經人間名在頭從白世外交長眼放青同調

細推稽阮異勸君埋照學沈冥

懷張俊升副憲張以刑垣分憲淮陽

乘槎何處問南征漢使應高博望名地濶江湖無鴈到官
廉淮海似人清朱幡歷試褰帷出青瑣旋徵曳履行最是
長裾門左客促裝計日待還旌

寄張螺浮都諫

宜室徵來旋賦歸竹竿𡣕𡣕坐漁磯萬幾自攬堪長慰五
畝將蕪信昨非策射傳經幾省解蓴烹下豉到秋肥盛名
直道人俱妒高臥滄洲但掩扉

爲王涓來太史壽

今代儒臣重先朝舊德遺楚風開賦體漢策擢經師撤燭
歸螭陛揮毫步鳳池校讎書史辨塗竄典謨宜黼黻成花
筆笙歌啓絳帷輶車持玉節上座設皐比彰善風維首衡
文道在茲五陵知嚮化三輔不難治貴戚蒲編寫孤寒黍
谷吹卿雲光復旦膏雨化惟時孔鑄恢罏冶周楨奮羽儀
得人覘相業好士豈朋私北海罇常滿西園藎許隨文家
談衍口詩說解匡頤懸矢生申地流觴祓洛湄梅調珍在
鼎蘭采醆盈巵伊傳何多讓松喬可與期八公慚上客得
似獨龐眉

送翁康飴下第旋里

孝𢔀陰符練已成來尋鬼谷問縱横曾無說力貲三策不
合時宜似兩生欲起扶風幾省解且宜愛日動鄉情阿舒
鄰近吾廬敝遲鳳如過一寄聲

曾庭聞下第將由天目歸譚章詩以送別兼候報恩

和上二首

曾子歸蓮社逃禪向竹林計偕聊慰母下第詎關心是事
須真悟無然費苦吟龍華元一會稍別肯霑襟

其二

因君道問訊天目是吾師汗漫迷難返分明得倍遲寄聲
休吐舌護念或低肩未舉拈花衆先承壽棒施

癸丑暮春二十一日漫成自嘲

葬兄欲卜荆山宅爲予因尋茗水盟買地盡貲吾弟力伐
柯多謝故人情果隋却寄羞空橐裙拾焉能致滿籯覩暦
總教差遠日秋期或者大丹成

四月三日秉嘉載酒招同顯亭洎方貽予正定隅査
度家康侯雲起豐臺看芍藥時方貽先倡追惟昔
遊悵然屬和

三年不向豐臺路挈榼招從勝友煬雨過漲流分澗碧春
留嫩葉入林香紅翻接町花何恣白捲孤亭酒故狂紫陌
自將車獨繞不堪泉下久茫茫

四月六日敬哉先生招同錢飲光毛子霞陸翼王

嚴蓀友馬玖明計甫草朱錫鬯豐臺別業看芍

藥和子霞作

青郊東山墅珠履梁園客長裾曳蕭風飛蓋隨宗伯出郭

散遠襟尋途意已適行穿榆柳翠木溉陂塘碧深樹隱人

烟籃輿越阡陌爲圃十畝寬蒔藥萬花積競放迎清和分

種間赤白平鋪爛錦繡四照驚烏奕數宇非釆椽一亭布

蘭席坐無軒裳貴人向韋衣擇才名羨諸子老醜謝三益

芳鮮行酒果肯潔進羹炙道術論異同俛仰感今昔往者

萬柳莊前人已陳迹麗草挺神區於茲發光液尋省王微

賦追陪謝安屐林泉書英娱經綸象賢責衙戹及清暇迴

幰淹日夕頻游看不厭始至去應惜毛公風穆如朗詠出

金石鄒枚爭屬和妍秘共抽繹濫竽恥名花善謔莫相尼

祝梁仲林少司空

蕃代三秦傑司空九列貸才元儲鳳沼容許到龍門往者

登華選臨軒始奉恩校書坐藜閣抗疏改梧垣齒敝豺狼

傑翎開鵰鶚翮齊流爲雨潤風拂起春溫月傍清卿轉星

將元武捫王宜僚宋協梁併姓名存讖緯書重驗平成績

更論爲王大司空駙胥庭公胼胝勞不費吐握義長敦往往來朱履

時將命綠鐏忝隨車騎後彊飮酒杯繁禮數多從畧歌呼

不厭喧度優羅細大學宮得淵源攬揆逢良日迓衡效頌

言鈍椎慚下士拂拭藉平原

龔嘉得廣陵別駕敬哉先生以詩寵行輒和

雙旌行早發佐郡去悠悠遂棄諸生筆無嗟季子裘連城

三獻失二刖一階酬猶勝西雝選停年坐白頭

其二

留燕經歲歲請業負朝朝名已文章著貧從翰墨超螭頭

虛載筆驥足且揚鑣烟雨看山邑江南幸不遙

其三

亦設經師座從登宗伯堂因成得御李最喜說詩匡書帙

芸誰散津亭柳故長穆如元老句薄宦惜江鄉

其四

爲領金隄役應知郡倅勞河淮爭獨出畚鍤欲親操轉漕

安瀾得遷官上秩褒才如枚乘捷可暇賦觀濤

朱質庵侍御招同何䵷音嚴方貽集許于王侍御宅

賦謝卽呈王繩武給諫

徵歌借宅鳳城西朝下喧闐騎從迷屋認栢烏爭自集路

迴驄馬盡聞嘶不言鶩座長裾入爲愛登筵舞袖齊知爾

彈冠連茹起王陽結綬喜招攜

蔚山容選庶常有贈兼簡令叔瞿父

孝廉名譽起燕都執贄何勞向老夫遂步鳳池饒綵筆從
摩烏集善陰符疎狂只益衰年傲謙抑休將禮節拘國器
青雲虛暱就君家白眼是吾徒

送家雲起之任固始

即從伯氏友高堂鄉舉齊名元季方美爾仍通蘭籍貴看
余或似竹林狂酒同燕市過壚醉花到河陽滿縣香佇聽
遷鶯來上苑無嗟折柳在他鄉

龔祖錫兵僉分巡通永招詣潞河漫紀

外臺星使始褰帷記室招從潞水湄過聽十函能併發不
言三輔最難治地纔一舍登程遽署鑣重關謝客宜為語

居停嚴太僕題懸木榻待秋期

疾

抱疾從淹久年來始困人身亡何患有醫訝不治眞輟食
宜休殺辭勞廢採薪活來知幾日歸去信無辰

癸丑七夕潞署作

蕭蕭風起潞河流老病依人瑣署秋食不下咽成欬逆死
誰埋骨合歸休故鄉燕越乖風馬七夕星河看女牛獨喜
連宵能止酒不將仙醞憶杭州

潞河送張孺懷樞還里因柬翁康飴

去任兼存歿懷人最不堪有才偏敗北無道與俱南孤帆
招魂路三秋漲木潭因風寄同學老眼淚空含

寄祝嘉客六旬初度

年長符兄事情深托久要朱顏期皤佩白首混漁樵營道
聲名失離居歲月遙重關閑揚子神理獨能超

其二

嚌昔飛揚意文場拔幟雄吐譚陋鄒子作賦壓興公撥悶
三杯足甘貧四壁空失時才士賤垂老酒人窮

其三

縕綿白水誓恐懼谷風篇如貫俱相似分財倍見憐已多
鬬笛感尚逐轉蓬遷未得巖耕共褒君近莫年

其四

指使耆年度清高隱德尊與人惟任隨責子欲忘言當肉
餐宜晚聽歌酒莫喧朗吟大人頌一室小乾坤

徐希徵南歸乞言為贈漫成二十二韻

嚴五昔言歸告之以用嗇一錢施良厚尺椾取不極人生
所資藉神氣與物力費之乃日匱蓄之在善息彼昏乃不
知役使如不克狼戾一朝盡索爾無顏色急流舟折艣絕
塞兵敗北匪人所能拯黯默坐寨默是以老氏誡閉之必
有幅應物恢有餘裕源厚自匯我觀志義士忘己以為德
慮事思或三扶顚赴每亟人田徒己芸我生顧不殖從來

利天下道不在用墨中非執一詘巽以行權得持竊以慮
無避智巽逆億徜乎不市譽淵其莫可測嵱然坐若忘兀
者抱愚邑爰及乘時行如風負巨斝菩世不自損流膏無
畛域火養溫益長水靜鑒不惑聽聽若見思慰我心反側

中秋乞金與舍弟康侯俾寄歸爲大兒營葬毅兒娶
婦慨然紀之

行營十九年始欲整兄嫂得金何所事隨手散易了白骨
雖已寒八口亦欲飽腹當饜稻粱身各曳絺綌筆傭每酬
値計日苦不早時月積成歲陳迹去如掃衣食競錐刀葬
葬日就老矧伊卜宅兆相度非草草岡巒測向背流水驗

環抱匪直後所安乃冀遺骸燥萬家詎求容千年庶永保
購買良艱難景望費探討我弟廣陵遊所積贏百金歸來
啓囊看燦爛迎眯淋扃鐍莫浪擲扶杖遺幽尋郡西荆嶺
秀巖巒迴蕭森七十二賢峰林立插華簪卜云庶其吉聞
之獲我心視曆既差日襄事將自今問友乞朱提封題寄
好音稱子齒漸長言當鼓琵琴雖微九十儀嘉禮方委禽
時詘非兼舉肘見窮捉襟懸衡屢程量憂心更欽欽毅然
勿傾慮抑寄無沈吟所嗟負畚鍤有弟不得臨何時率孫
子羅列拜青岑

別祖錫使君重歸燕山

不堪鈍拙棲遲幕只合疏懶臥竹林簡牘無多非軼掌形
骸就槁貲灰心竟須辟穀長投筆猶爲治裝有贈金潞水
燕山空悵望好風落日憶披襟

復至顯亭寓齋時擢御史中丞

驅車尋　紫陌投止望蘭臺屣履迎賓笑軒窻爲我開榻
分吾弟踞茶供故人來九月重裘入霜威取次催

其二

寬中應强食同臭稔分甘賓客敎關謝彭殤矢口談秔香
扶胃起膾細入喉探獨座慚予對爲君試米泔

癸丑十月康侯從婁音有太行之游詩以送之

自爾之來昨歲冬同卿清署聊相從天涯且得詩倡和客
裏莫怨衣裳茸潞水行游逐風絮故山不返巢雲松我擕
雙管秉夜燭子留一榻聽晨鐘飄零翮得龍劍合去住旋
散鴻泥蹤頃來謝病還邸舍顧我憔悴非昔容風塵嗟爾
復遠適太行嶄絕山千重遂往驅馳逐鑣斧却立悵望支
老筇馬鳴蕭蕭日西沒羊腸峻坂魂飛越即愁死別見無
期遄歸或可收吾骨

呈袁六完同卿謝其有知己之言

二年曾入司空幕老去眞慚齊益公無補在原翻盡瘁向
聞吹谷濫微躬爭憐客下西州淚忍聽工歌東海風漫說

平原能下士鈍椎無意役囊中

癸丑十月二十有七日作

竟得逢今日兵戎兒媳墳工鳩龕蔵尨書報預知間嘿約
無碑字幽森護谷雲祠宮何日啓更勒表忠文

偶吟十二首

杜公夔府日衰疾慟江村尚想田園去能留詩卷存只愁
添戰伐預恐坼乾坤汜濫嗟何及平生一淚痕

其二

汶汶猶成世忙忙欲有爲崩天那遂及率野更何之詩酒
陶潛活江山庾信悲畢生行乞食垂白棄妻兒

其三

弱冠飛騰意當年肵弛才學須方管樂文不讓鄒枚莫齒
孤身客他鄉一飯哀弁波三十載餬口鬢毛催

其四

才際唐虞盛名偏箕潁高何當種瓜者終日詬蕭曹喋喋
調饕古耽耽食土毛祇輕五斗米莫問一溪桃

其五

賁文吾有術作詔不須教遂儗周庾信誰將諛墓嘲牀頭
刀故捉麾下幣仍交八口江天望囊金數解包

其六

立功吾豈敢願學或修辭轉洽寧無用文明亦在茲受應
殊展喜作豈似奚斯惏淡經營就能令飽肉糜

其七

淵俗成兒戲全身學邑莊周旋昧坊表忠信翼津梁逐利
師錢癖開襟愛酒狂品題誰肖似清濁兩俱妨

其八

庭下曾聞禮求爲君子儒良知從剳席非復聖人徒箕踞
爲原俟神禪廢禹趨靈龜誠已捨喪狗一長吁

其九

汩沒風塵客艱難十九年迂疎知過改簡率任眞便拱揖

窺情僞端居閱變遷達心言故略一點意誰傳

其十

愚堪題我氏忠且爲人謀遮道要虗席當筵請借籌都微
鄭野獲何畀湲郊求校計妻孥事人生飽卽休

其十一

人師吾詎可上口六經荒舊習織甲業逢時简練方諸生
疥發篋達者孰升堂顧老須乾脯行來幾束長

其十二

麴糵躭何甚相矜善飲名腸支轉側送身縱拍浮輕幸不
于黃祖常虞壓竇嬰自將頭取憤鐘動跨鞍行

臘月十有八日舍姪伯長至邸舍視余疾感而有賦

念我瀕危疾犇波媿遠來未論移藏府堪可付屍骸急雪長程有哀風曉發催生平湖上宅晨出暮須回

與舍姪話

萬種傷心事生平不可言天親今聚面將死一開論節棄身何得衷違迹孰原子山文一卷斑駁有啼痕

其二

一縷千鈞繫宗祊嗣守難只須敦孝友亦欲免饑寒守器盤盂惜傳經卷牘鑽瓢然欲長謝待汝克家看

自輓詩

始願還鄉盧勉爲獨行人息交從吾好徊欸得其眞敬事兄與嫂諸子育以仁言行戒胥尤俯躬師先民孝友萃子孫門內肅且醇戶不聞婦言童稚皆欣欣釋釋方秉耒炊炊或伐輪以力自博食不敢言勞辛饘粥餬其口詩書淑爾身文史夙討論經籍亦旁臻稍或得撰述垂之俟千春歲月逝不居含意勿獲伸客死逝旅閒去故而就新飄搖魂隨風飆若弱草塵閡棺槨稽子終非席上珍委體於荒原餘臭穢荊榛

其二

芒芒號有萬每生夫何多有材必有用大小無不宜而我獨何爲可取無一科寘身人羣中流浪隨逝波三立一不建百行良已頗遂死復何損生存安所加奄忽竟逾盡孤棺棄山阿朋好厚薄殊親疏各咨嗟情知送者稀聊自爲輓歌狐兔躍我前日暮銜草過笑我四體僵一寐不復吪我果何物哉白骨僵則那浩然乘化游勿自戕天和

其三

自非王子喬壽命安得固百年今得半鬢髮皓已素八月纏疢疾二豎迫纏互五旬屏水穀一息持百慮生存何愛戀人世焉所慕藹藹兒子親重趼噬肯顧昏燈照雙影湯藥必手具撫爾誠不卒倉卒棄捐去遺言囑已竟我後非

所豫銷鑠瘦形軀幸不嗟暴露木用斤斧斯爲棺亦有度內我於其中送我郎前路賓之東郭原隣以白楊樹白楊蕭蕭風蟬連萬丘墓我已無復知此世非我處所悲識性存遷流不得駐冥墨元眞微轇轕夙習錮與物化不停溺淵良可懼行矣與之然薤上盈盈露

除夕燕山旅舍示大姪伯長

他鄉歲逝催人逝猶子情深伴夜深暫喜生存延聚首倍緣親愛益傷心一來使爾妻孥隔忽漫驚人戎馬侵明旦未知能活在淚垂殘燭且哀吟

稽留山人集目錄

稽留山人集第二十一卷　詩餘五十二首

武水陳祚明胤倩甫著

生查子 秋思

三千里外人寂寞他鄉客夢去向誰邊一片飛來石　谷口暮霞明湖上秋雲白正好不思歸底戀長安陌

點絳脣 春晴和方晦

月過陽三節過燕九冰開了風微簾悄春暖今年早　狹巷萋萋又綠王孫草鶯花少不歸應悤日是長安好

菩薩蠻 官齋夏日

官齋大暑羇人久晝閒對卧搔蓬首數起立徘徊清風扇底來　沈沈紅日駐不肯西流去屈指到鄉山誰知日似年

杏園芳 初秋

風光又早初秋燕山不是杭州平湖在眼月當頭弄扁舟　夢中欲往烟波濶年年只有離愁銀河爛爛路悠悠莫登樓

又 無題

鶯啼薊北何天酒中容易春殘去年飲罷又今年約盤桓　道來盼得斜陽沒從容衣裏翩躚迷糊醉眼燭光偏認神仙

出塞 無題

燈下坐怕夢今宵匙卧風透窗櫺殘紙破半影燈花大　酒得醉時且遏淚逐心頭潛墮我與影兒長兩箇歌罷誰酬和

杏花天 無題

梅花時節朦朧月翠幕裏紅爐頻撥洋洋遞盞低低說去也更殘燭滅　奈差池石欄花發人似舊綠鬟重設莫辭醉頰紅潮熱不飲空辜綠髮

浪淘沙 正月十一日于天錫招同看花小飲坐有王枚書陸水修賦小令三闋依韻奉和因以贈之

又近上元時春到梅枝障風小閣畫簾垂棐几文牀花影亂屐履參差　生熟漫狐疑鬢彈衣靡何來國色步遲遲是否章臺曾避路驄馬驚嘶

又

酒影燭花紅髻滑釵鬆窺臣未許嫁牆東打馬因嗟人薄命塹落花驄　憐惜有詩翁一曲春風遊簪墜珥暫追從不淺當年風月興心似秋蓬

又

無語向人前衆客喧闐低頭遮莫靦雙鬟遲得嬌羞情脈脈頻掠雲鬟　心曲句中傳流水青山西河柳下試停鞭

花事三春須簡點莫待開殘

河傳 無題

客舍房櫳日華明殘暑秋風未生錢塘此時湖水平盈盈
翠荷花影清　堤外湖心亭苑小山色繞空碧玲瓏曉憶
卿關何日還雙峯六橋軃露間

又一體 賀敬庵娶妾

多麗筆牀翡翠星渡明河不須烏鵲駕橋過纖阿漾微波
夜闌草奏籌燈起雞鳴矣鬢影如秋水清卿正合喚卿
卿低聲怕人窗外聽

一剪梅 題烹茶圖

似掌花飛暝色天小舍紅爐獸炭初焚頻呼小玉掃瓊瑤
酒渴相如未倦開編　不羨人間第一泉勝雪龍團戔際
脣邊鬭茶應勝陸鴻漸梅下香傳詩上心傳

天仙子 詠折枝海棠

幽意海棠誰愛爾一枝宛似臨秋水膽瓶持貯近爐烟燈
影裏微風起一蓓雞冠相映紫　小室平窗留容子三徑
新遷迷故里堂前幾級綠苔堦秋雨已鳴展齒冉冉嫣紅
迎眼喜

又 題閒卷圖

蘭室疏窗書映竹碧紗日射芸編綠風吹鬢影隔明眸翳

倦來人如玉賦閒牕中詩倚讀　剪葉盈盆花箭蟲藕絲
襦襌交牀促雁來時節愛秋容清酒熟紅顏酡好是新凉
天氣肅

師師令 雨中過鄰寺作

廉纖春雨正庭榆莢吐千條百貫韓青錢含濕翠模糊難
數欹枕匡牀飛夢阻盼滄江南浦　雲橫波委家何許驟
窗櫺風怒疎疎析析耳邊鳴魂獨轉微茫一縷鄰寺陰岑
通玉宇聊覓銜杯語

一叢花 題灌花圖

春光駘蕩費春風爛熳吐花叢小亭畫檻攜傾國山眉淡
薄映顏紅句撚吟髭絃拋琴指取酒憶郫筒　應憐花渴
與人同憔悴若為容清泉碧澗雙鬟汲歎壺小灑雪濛濛
有日含毫賦清平調上苑露華濃

驀山溪 水修有十香詩贈郭校書香童伯旂賦小令紀之依韻屬和

綠窗小屋春暝天如醉把酒看姬人杯影浸遠山淡翠低
鬟斜坐默默兩無言東風靜玉肌香暗遞絲絲氣　盈盈
年少不作麻姑戲名士悅傾城道占斷秦樓十二投將新
句細認燈前字詩十首句終時餘韻名兒是

意難忘 無題

朱邸烟收愛天街夜月露冷風淒衰楊疎影瘦寒草短條

齊衣袂濕帽簷低躑躅馬頻嘶險巷深誰家對月悄靜空
閨　吹簫怨咽微微漸隨風度耳似訴分攜關山縣遠道
燈火濟虛帷眠未可醒偏迷𡣪髯有人歸是紙窗搖花亂
竹月轉樓西

滿江紅　詠宋楚玉

人物雲間齊名舊廣平三子美伯也庭前龍種渥洼千里
東國爭稱任氏聖伊誰能識靈光字待文成競寫價頻增
三都紙　西州淚華堂地東都路柴車止記當年罇酒初
逢燕市傍若無人相泣罷惠而好我悲歌起到重來誰爲
薦雄文相如似

碧芙蓉　山陰女子

滿短燭殘時孤館夜深人似秋鷹腹負將軍儘焚琴烹鶴
從嫁與秦箏罷撚鎮隨他征衫厭著賦終風暴總有恩情
祇暫時歡謔　倉庚醫妒婦莫道少分䕸麗怒目嗔顏忍
薄軀孱弱向郵店雞聲人睡蘸霜毫燈昏淚落自吟誰和
千古恨弔今如昨

滿庭芳　艷詞

帳舞鴛鴦衾翻翡翠金猫細縷烟浮羅襦初解鄉人是溫
柔撚處桃花放也歡無那柳壓肩收佯低問儂年二八兀
是破瓜秋　含羞傾側綏慵垂雪腕嬌轉星眸更欹斜花
骨軟索人休怪覺升天欲去攬衣起窗透涼颸涼颸惡半
遮紅袖弱泥不擡頭

又　閨思集字

景破微霞鷓鴣侵曙並影檐際交欹人遙書斷歸信隔冬
期楚簟紅茵睡欹連衣卧鬟梟裙披憑星眼添潮沁粉身
怕藥難支　游移仍欲共如皋對面歌唱相隨悵圍蕪階
蘚紙折箋辭覆戶懸蘿霧霧君安在寂靜虛帷河橋迴堤
梢帆渺半峽凍青芝

倦尋芳　邸中春日即事集字

素餐共飽深室紅窗檢題攜硯促景添長森秀草芽初絢

隔家園探鄉信孤山峽淺垂荻偏漫橋梁看幾濱綴雪淚
痕搖練　柴關已蘭雕箏簷曙起扶筇尋殘銜燕遠浦朝
雷逗響遙趨蘆岸樵隱自拋南陌約但搔鬢髮蕭蕭變送
諸君弄輕航蓼灘荷片

雪梅香　會稽女子

走荒驛陰房食宿對紅顏抱衾裯實命那堪碎玉焚蘭夫
婿虬鬚衣金甲女君巖目恚青鬟悄燈獨夜慘無人知我
辛酸　眠難穩披衣竊覘筆牀淚點闌干小壁新泥賦詩
灑墨斑斑字字蠅頭敲碧血嗚嗚螓首蹙春山卭溪何處
夢家鄉雲際沙灣

漢宮春 上元聽月和水修燕山立春用渭南韻

短律無春正車迴雪巷馬立冰川青陽漸移斗柄春到寒垣同鄉吟侶渠姝方分染詩牋思放棹西湖綠水東風凍解溶然 似我年年歲歲但寒依鄒谷曉看燕山幾回灞陵芳草目送歸鞭春盤生菜喜今朝故友窗前同是客主人將酒醉吟休問青天

又 水修有和六斤詩姝見賞歎再塡前闋之作依韻又和

送臘邀春疊五言八句書向燈前君來瀑君相和思秘詞姸一罇合坐指鄉人殘歲天邊水修和予詩有一罇殘夙夕合坐故鄉人之句陽春句何人不賞與濃更弄濤牋 忘却燕山客邸覺陽回

律蚤人爲情遷笑遞杯香歛歛燭影娟娟深宵且飲算明晨賬任安眠要重賦旅吟百首都教洛下爭傳

燭影搖紅 和楊孟載詠燭

誰擘湘筠絲絲裊裊和愁織淚痕稠疊颺東風界破花陰直惆悵烟輕雨密有朦朧雲屏人立依稀渾似老眼看花霧中難識 猶記年時西湖西去高橋北紅鴛織小露雙彎掩映藏春色欲見何由可得似雲間迢迢月出憑教問取情是若爲卿須憐恤

又 前題

綺閣傷春徐來倚戶窺春色柳陰花暝柰何天近清明時節到眼添人悽惻倩蝦鬚低垂深黑波紋瀲灩不上金鉤東風無力 蕩子誰家休言再顧傾人國人遐室邇不教通正使陽城惑虛費尋消問息似潭中雙雙遊鯽溪頭乍見食巳還潭雲蹤難覓

夢揚州 由中路之潞河值槎度生峯予正南歸留此惜別

雨如絲弄輕寒候入秋時七月燕山黯黯人送將歸潞河曲轉波吹起櫓搖劃破琉璃南雲杳滄江路迎人山染青眉 稍別先愁會期記酒箋詩箋二載追隨去矣諸公吾亦從此仳離東郊泥滑淫淫水行傍人那惜漸帷留贈別河梁有句馬不聞嘶

燕臺春 豐臺看芍藥

此月年年青村花事人家接町連蹊白瑩紅嫣行行葉簇柯齊小車茂樹平溪度烟邊水外遙看紫翠孤亭徐到雜坐參差 會心瀟冶流盼模糊酒須似海醉信如泥巡花獨笑身輕氣腴風微地羃濃雲花翻疊浪人入花迷日將西道欲歸爭忍香透春衣

無俗念 觀夜

玉虛僊觀閉朱扃濁酒澆寒纔罷霜淡風輕燈漸黯樹影遲遲下萬里鄉山三更客夢縹緲魂歸乍城邊河上碧波清浸蓬舍 三年兄弟飄萍東西南北欸欸離愁話食飲

衣單人漸老可惜朱顏凋謝報曉鷄高催更鑼急月色溶溶夜無人獨枕淚比春江初漲

瑣窗寒 戊申元日燕山旅舍病中作

獻歲晴和春睴萬戶鳳城佳麗花飛綵勝旛影東風搖曳、狹邪長笙歌競鬧裂天爆竹聲如沸望玉墀簇仗千官朝賀慶昇平世 雲氣靈臺上有太史占祲總書祥瑞榆衣美食歡樂九衢三市瑣窗寒白首低垂藥爐湯捲風濤細炭微紅瘦爇生暄盡日烘殘淚

絳都春 睡起

無聊睡起忽記得當時去家時節車馬在門書劍裝成愁

摺疊今朝眞箇長征也情脈脈有人悲咽眉梢眼際淚同愁闊何曾得說 凝視夫君無語倚妝臺斜睨魂兒飛越侍女低催且向堂前話離別儘推還住心驚怯怕瘦曲情腸先絕已將石作身軀亭亭立歇

又 詠天燈和顧且菴

天街乍暗正霧隱初昏千門月小零亂明燈齊蠡朱竿薄䍁表紅紗細竹懸風裊看不定高低繚繞墻頭屋上簾開花際翠樓深悄 歷歷高榆夾路暎春星萬個玉河澄皎流水如車馬似游龍狹邪道人歸醉眼朦朧好看素影分擕多少答天謝地密意緜緜誰曉

慶春澤 無題

不覺馳睴朝朝晩晩今來總異當年衰鬢如蓬雞皮無復朱顏從常飲酒尋花侶會面時驚我慨慨論形骸因甚寒灰槁木堪憐 虛窗白紙青簾坐蒲團日日小篆微烟記取前時醉狂草藉花眠傲傲屢舞情無奈論過情人豈易情遷不多時正好韶光頓付積川

疎簾淡月 閨思

銀缸半滅綠焰影微微屛間窗際香爐薰籠烟薄寒威侵被夫君何處秦樓煖抱溫柔脂香眉翠能禁寂寞傍人惟影一般憔悴 記往日闌干同倚曾指雙星說盟說誓比

目連枝長願生天生地朱簾不改還深閉聽誰家笙歌如沸教人但有綿綿此恨峭寒天氣

丶解語花 詠瓶中芍藥

長林暗綠短砌殘紅初夏韶光薄蘭皐壇曼尊芳去妖豔遍開芍藥明霞丹臒鬬錦綺江頭新濯近五雲瑞靄繽紛照耀鱗疇錯 隨處分行布葉競嫣紅媚紫畫棟朱閣冶遊出郭香塵動更有鈿車珠箔數枝剪取誰贈我伊其相謔待夜來綵筆題詩試比清平樂

瀟湘逢故人慢 正月十三夕招同人米園雅集

燕山作客有三吳勝友二浙名流送殘臘驚新歲淒涼長

鋏落飽烏裘艮辰燈夕稅名園約伴同遊乍攜手且持絲
酹杜康勸我忘憂　老將至人多病對諸公自嗟華髮盈
頭促席話綢繆喜主共雷陳客盡枚鄒鄉山不見但南枝
越鳥相求傳柑醉悲歌燕市何如湖上扁舟

又 題俞子政小像

君家元亮愛把菊東籬琴清酒曠道阿舒疎放看志讀山
經詩吟刈稻紙筆常拈彷彿是羲皇以上記三年自祭文
成宿草幾人悲愴　栢蕭蕭楊莽莽嗟四海囊空倦游誰
傍儘淒涼客況有眥目清揚鬚髯蕭散抱膝長吟美風度
名家元暢但閒來寫幅青山似我故人無恙

解連環 瓶中辮枝

費春狼藉早風梳露沐漸催妝罷做上林媚景韶光遍遠
近臯原高低亭榭獨喜辮枝繁花吐爭枝無暇總鋪英襯
萼朶朶雙圓綠讓紅亞　扶疎海棠枝鋪但檀心翠苗異
種堪訝亂插無數花鬢鬬馥郁芳菲氣藹蘭麝剪插瓶窻
休妒取占春今夜伴書齋瘦人燈影歡娛纔乍

望湘人 和楊孟載詠塵

正三條九陌風細日晴禁烟時節天氣馬踏平蕪車爭狹
巷草軟大堤沙膩游颸飛空非烟非霧撲人衣袂共輕盈
落絮游絲入戶穿簾難蔽　惆悵京華歲歲嘆素衣頻涴
朱顏憔悴何處有歌聲遮莫雕梁飛墜朱樓曉起慵梳寶
髻那更鏡臺深翳晨光照一隙斜明歷亂愁心同碎

望海潮 柳湖雅集贈李姬

佳人絕代教坊第一可知名下無虛金谷勝游蘭亭祓禊
臨流暫駐香車細柳學眉疎看粉輕瑩白脂薄含朱悄語
香唇綴舒纖手勸屠蘇　茂陵誰是相如柰招邀估客調
笑金吾最愛詩人恰逢雅集日斜欲去踟躕蓮臉淚模糊
嘆此筵此夕風散雲徂倘到臨邛伴人滌器願當壚

又 柳湖再集又贈李姬即以嘲之次前韻

為時有幾頓交新夏畫樓登眺臨虛勝地不常盛筵已再

共迎長者高車梓澤會無疎喜人多枚馬交匪蕭朱共約
名姬仍開蘭席侍髯蘇　今宵為樂何如又誰家促名疑
是欺吾小衛門前紅鴛鐙裹騰騰去不躊躇素紙晴窻糊
任巫山不見行雨他徂我本無心醉來空臥酒邊壚

薄倖 瓶中碧桃

是桃開遍剩灼灼花嬌葉蒨誰蘸著嫣紅徐剪取巧簇千
層瓣亞東園深綠叢中離迷弄態低枝顫算醉蝶翾垂困
鶯聲老況是簾櫳人倦　自洞口漁翁去滔滔下水將春
餞爭得留春住教春和我商量作賦拈毫硯愛膽瓶斜彈
天天少好依稀重向天台見移燈看影不道沈沈漏換

沁園春 閨思

豈不思歸知君亦是薄余孤枕向客館牀頭疎燈影壁欲
眠還坐燭銷香燼伸紙裁詩調絲度曲檣際銀河墜清景
獨不見一心兩地剗寒梭冷　綺窗月斜花另看不語坐
巢燕暝數今歲秋期當年社日來來去去畫簾人靜敢怨
黃昏但催翠鳥到萬里君邊遞書信君知否自從別後不
餐不寢

賀新涼 代曹頫庵韻爲芝麓先生壽

有道誰能卷正生嵩岳神佐命救時天遣百歲先憂宜後
樂淚爲蒼生長泫謀社稷手胼足繭戰伐初基開禮樂造

乾坤莫問蓬萊清淺煉石補神功展　兩朝亞相勳名顯
起疲癃元臣稷契良醫盧扁萬里空村耕鑿徧漸有桑麻
雞犬因封事田租頻免歷試明刑兼詰武更秩宗三禮寅
清典作繪繡袞衣剪

又

暇即開書卷但臨文六經貫穿百家驅遣水涌泉飛山岳
動垂露毫端秋泫舒十幅長牋雪繭縶謝凌顏追屈宋
眞笑江淹才淺聲振集大成展　更憐才闡幽令顯
濟川舟登仙許共春颿題扁下士龍門叨附驥願竊比淮
南雞犬逢洗沐良辰朝免便愛酒徒邀命鋒肯鐏空不惜
驕裘典紅燭爛青蔬剪

又

岑出隨舒卷憶蕇鱸投簪欲去君恩不遣學易年來纔幾
載筆訛韋編朱泫小天下大圍一繭整頓功完還辟穀任
逍遙尚覺南華膚淺爰立命經綸展　分明麟閣圖形顯
問鄉閭蒹芽紫曲豆萌白扁綠野安危身尚繫未許戀桃
源雞犬三入相翻愁不免黃髮中書經累考有謨謀傳作
唐虞典芝可採茅堪剪

大酺 七夕

正宿雲輕廉纖雨道是人間七夕鳳城樓閣迥有銜泥驕

馬狹邪朱陌衣撲墻苔鞭捎斥柳戶外過頭纔尺閒庭無
人處見霓裳素帶粉香脂澤自沈李副瓜候星邀月怨單
愁隻　眉低鴛瓦窄乍相覷星眼通櫓隙知否是金針線
度玉盒藏蛛網絲抽細黏徐繹盡道天孫巧偏乞與綺窗
蘭麝但遙望雙蟀盼相思相向空裏銀河猶隔鵲橋乍塡
木石

又 送王白虹南歸重飲西河酒肆

有柳絲輕朝烟淡却送行人去也晴塵生隘巷正初分衣
袂小斷征馬君截愁歸我添病在春色惱人平野入門人
不見有湘簾素几屏風瀟灑待遣與獨愁舊遊何處柳邊

河下　昨來纖手把旗亭延酒共詩無價沈醉後箕踞雲
嘯白眼行吟擬重遊未逢清暇今日還臨眺依舊有雲山
如畫但風起澄波動嫩楊青影滲入鱗鱗萍練此時怨誰
知者

多麗　歲杪聞客有品題青樓者偕木修方漪同賦即用木修韻

儘朱欄東風楚館辭寒有何人狹邪漁色情苗遍種花田
待都來瘦肥穠遲憑囑付黑白褒彈芍藥交貽海棠未詠
伊誰國色藉深憐亦自有梅花占早獨立倚芳筵年來怕
羣空冀北不耐多看　論佳人燕姬趙女由來絕世稱妍
笑張公生疎舊態博柳七寵轉新篇冶葉倡條而今零落

青樓何處覓嬋娟況復是星星白髮人又度殘年南北舍
一時佳話只任人傳

稽留山人集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祚明撰祚明字允倩錢塘人浙江通志稱其
博學善屬文以貧傭書京師歿於客邸所著有詩
二十卷詞一卷古文尤富其古文與詞今皆未見
此編乃其詩集也亦名敝帚集自順治乙未至康
熙癸丑凡十九年之作編年排次

朱止泉先生文集八卷

〔清〕朱澤澐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乾隆
顧天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止泉文集
八卷》提要

朱止泉先生文集序

今天下之言學者皆知宗朱子矣然宗朱子而不知用功於本原之地則不可謂之能宗朱子者葢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之說誤之也朱子平生著述及與知交門人問答講論其

所以發明尊德性之功丁寧反復最爲詳備而宗朱子者顧弗深考惟恐說靜說未發即入於陸王而專役志於語言文字之間記問益博藻采益贍而心益以昏無惟乎爲陸王者反卑卑視之以爲不足爲而高曠清遠

之士往往招而去也朱子所謂尊德
性者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情渾然燦然於端莊靜一中
非空寂之謂也學者何所疑而諱言
之旣以自誤而並致朱子之全體大
用不能明於世是可慨已孔孟之道

賴周子程子而後明周程之學賴朱
子而後明而朱子之學之明亦必將
有待於後之人也吾邑朱止泉先生
卓然奮起於孤陋之鄉無所師承始
探先聖遺經得其六叚規模而博觀
於歷代諸儒之說不能無疑焉後乃
專用力於朱子之書如四書集註或
問易本義啓蒙詩集傳儀禮經傳通
解太極圖通書西銘解小學近思錄
文集語類等凡數百卷一字一句無
不精心研窮反身體認積有歲年然
後喟然歎曰尊德性者莫若朱子道

問學者亦莫若朱子故其爲學先之
以主敬涵養使吾所得於天地之心
以爲心者堅定充長以爲酬酢萬變
之主而其戒慎恐懼之要深潛純一
之味蓋無時而不存焉而格物窮理
則博極羣書抉經籍之蘊與考史傳

之得失自五常五事五倫六官以及天地之大鬼神之幽鳥獸草木之繁無不參稽詳究有以見夫天理之本然而統攝於一性之內其未發也湛然虛明而萬理之得於問學者凝然以聚其已發也各順其則而妙用之裕於德性者沛然以達其尊其道原非二事一動一靜亦豈兩截先生之學所可蠡測者大槪如此至其進德之次第教人之規條說理之精確親切論事之正大詳明則見於先生之文而其天懷中存存生生不可名言

之妙又在讀其文而用功深者體之於心而得之也欲求朱子之道先生之學其苗裔也欲讀朱子之書先生之文其階梯也噫朱子明示人以坦坦之路而由之者不能無岐趨先生復爲翦荊榛而標識之意深切矣後之人其庶無再誤矣乎余未得受業於先生之門數年來杜門養疾念不可以虛死乃從得其學於先生者表弟喬省齋先生之令嗣宗洛講朱子之學而私淑於先生且與先生之猶子賓旭暨親串中諸受業於先生者

共相砥礪期守先生之學於不墜顧年齒衰邁精神昏耗矻矻窮年究無所得宗洛輯先生文集八卷成問序於余余實媿不敢當然余既篤信先生之學而私淑焉則表章之責亦有不得辭者是以不揣固陋為道先生之宗朱子所以異乎世之宗朱子者以俟後之學者決擇云爾

乾隆四年嘉平朔同里後學劉師恕

謹序

止泉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詩

書

卷七

雜著

卷八

雜著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一

男　光進　編輯

從子　轡 輿 幹 衡 朝　仝　校

詩

曲阜拜　至聖孔子廟

恭惟先至聖道脉萬古長堯舜遠祖述文武近憲章詩書經刪定理治皆精詳易理闡奥旨顯微悉明彰晚年春秋作亂賊懼斧斨顏曾思孟繼大啓後學芳萬象蒙昧開如日中天光師表自此尊道統專素王軼之前三五參贊愈輝煌曲阜誕育里四時俎豆香今來得瞻仰匍匐肅冠裳神化不可知階升絶穹蒼教思顯可循岸登有津梁論語垂克復文言重直方仁禮實固有敬義豈渺茫大學三綱立功在八目强周程程朱起發明復大昌遵行淑身世由戶而升堂小子寧暴棄而乃外門墻徘徊殿陛間努力自土張

拜　復聖顏子廟

復聖惟顏子克已有健功健功非無自天理澈於胸隨感卽隨朙寧有待而通隨明卽隨健寧以漸消融紅爐旣在

我點雪何所容循循博約教進德在反躬反躬又豈遺拳
拳方寸中傳須透其大乃能覺所從約須果而歛乃能要
於終仰鑽竭其才光昭此降裹復聖肇斯旨程子闡其宗
身心必佩之厥修始來逢今玆拜廟貌瞻仰榱棟祟道範
甃云遠陋巷有遺蹤聖蘊發極明指南示盲聾後學得私
淑由此事陶鎔

體道

從來道體不虛空只在尋常日用中坐起嘿言皆醒在莫
教一刻似朦朧

讀邵子詩

曉看溪山深夜眠可憐人坐井中天堯夫運會誰能契明
月清風幾萬年
四十餘年塵裏中而今致一渾西東知幾觀物應同否子
半天心質此翁

讀書紀見

積年章句苦追尋此日方知滋味深孔孟經中傳與旨洛
閩語裏有元音不能實踐終非學必到齋莊始是心章句
曾過應有日莫輕章句別浸淫

讀朱子文集

頃自河北歸雜慮咸休息承歡有餘閒紫陽集是力昔曾
肆窮搜茫茫無從剖慨彼先儒言尊道分途域此豈知道
者愧予鮮特識德性天所命紫陽服膺極功夫始卒問要
在尋其則潛玩閱久之怳若開胸臆中和舊說篇曲折為
寫出旋與湖南書道之更歷歷由發透未發主涵嚴且密
本領實在玆應物乃專直同心惟南軒敬靜辨甚悉從此
遂程旨操存愈齊慄朝夕事乾乾方寸日樂謐林呂數十
札斯義親切述又恐諸學子趨靜致偏失稽古加栽培聖
言汲井綆宜戒臨手散漸淡不復憶涵泳以躬行義理乃
充溢元德欽之靠諄諄示手筆深味其中趣情詞俱懇惻
始敬躬理功尊道無虛日交進積有年物我皆渾一中通

而外融明明而翼翼上承周程傳道統自此植象山迷所
尊陰怪中庸黜禪說悞後生是豈儒者匹今予見厥微庶
幾知畜德策勵希前賢勉勉俟有得

讀朱子語類

紫陽語錄傳及門諸子記池錄饒錄分黃氏能統會大哉
道淺窟理絲分以類首卷十有三入門之次第陰陽性情
明為學方本是持敬一身主萬事綱維係知行互滋益處
貫轉相濟大學五卷中綱條經緯萃格物心理定尤提其
要義訓徒卷凡九發深隨所請讀之謦欬聞如身親其際
把玩趣有餘佩服罔敢替研究進遠高卑邇顯有自立脚

圖址甚庶不致顛墜由是大肆力經書旨深邃逐卷細繹
澤乃獲嚌厥胾諸子別源流更須析同異居官内外蹟出
處無二致歷朝名臣功純雜辨涇渭乃見聖學蘊全體大
用備舒之而卷之萬象涵心地德盛教澤長至今咸受賜
沈輔葉諸君紀載多精粹北溪守師訓根源楷獨味再拜
精舍前問答暢且摯立心觀事理大開拓胸次治道規模
弘仁體方不匱何幸啟我迷若或助我思奉此如津梁始
仰紫陽秘偕爲侍閫明樂與同人肄

德昫滋來訪愚小齋二十餘日而歸詩以贈之

昔曾兩飲錫山泉仰止乘時早作鞭愧我心存能幾許欽

君性定已多年忘言坐對三更後講習申明一席前千聖
遺傳知有在肯將言語了陳編

六百里來蓬蓽門連宵並榻細評論須從經籍探微旨直
向靈臺認本根物物莫教輕接引時時常切自操存他年
應得天機熟始信收功在一原

自省

遺經讀久悟金針學脉流傳自古今必事致知能見大須
從克己着功深兢兢毋懈存誠志惻惻常懷濟世心愛敬
渾融腔子内哲人端緒好追尋

閒吟

無思無慮獨惺惺一敬常嚴萬理靈熟此方能通晝夜莫
教風浪滑淵渟

莫教風浪滑淵渟收拾精勤一性靈體用渾涵呈氣象無
思無慮獨惺惺 北溪先生云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常呈露于動靜間 此數語最確功深者方能得乎

丙午吟

學人立志最爲先保護微陽貴靜專識得源頭親切處從
茲漸進自年年 立志

持志工夫忌淺膚不嚴不畣有如無儼然上帝常臨女一
片形神敬裏居 主敬

此理淵涵五性眞且從端處驗肫肫若存各各分明象何
待桃源更問津 知性

千古綱常即是道根原忠孝立防閑猝經患難能無動取
義成仁在此間 盡倫

自檢身心豈兩塗聖賢欄柄在廉隅漫云儀象同粗迹整
肅精微屬德符 威儀

利名嗜好必除根雜念游思淨莫存克到湛然寡欲候乃
能谿露此心源 克己

周程頓有紫陽傳大關微言印萬川留此指迷津渡在直
須勤苦契眞詮 希朱子

最難主宰復光明直向居貞自震驚到得居貞無妄發此
中涵養漸天成 求養
萬事都由一念生精嚴一念是非爭必須主宰光明候始
覺當幾起滅情 審幾
七情善反好相酬此際權衡必自由天理靜中消息定方
能御動不遷流 主靜御動
莫將動靜各分求隨處隨時嘿慎修常向動中勤練習湛
然貞一日休休 即動談靜
元城之學續温公妄語兢兢寡寸裒無易由言垂至教七
年始信有成功 謹言

龍杜分塗慎所從伏波垂誡重謙恭而今領得先賢訓秉
禮艱貞是學宗 慎行
獨學無聞昔所悲卓哉季智識融非從來燕辟多狂失當
局須知岐路迷 擇交
訟過由來本聖傳知非遲速豈拘年但希目下能真見剔
盡前汙濯大川 改過
煌煌經傳豈虛文動裏謳吟靜裏存信得悅心真味在栽
培滋長驗天君 讀書
萬物散殊萬理呈渾涵萬理一心清只從此處深研極習
積多時徹底明 窮理

日月白駒多逝矣可堪餘歲尚逍遙久清戚怠厭柔累墜
義端嚴貫暮朝 力行
陸王詖說陷人阬只認虛無路上行拋却聖賢經傳妙到
頭空脫誤諸生 異學
解訓前言析義精又將文字鬪聰明却憐定宇公遷輩難
接程朱一脉生 俗學
四聖相傳義蘊深程朱繼續見天心剛柔理象融方寸此
是乾坤六子真 讀易
小序遐誰穿鑿奇都無滋味滲心脾千秋王降纏綿趣賴
有紫陽先覺知 讀詩

今古文雖體不侔帝王治學有源流細參仲默仁山旨歷
聖傳心莫遠求 讀尚書
蟠天際地不曾離學矩身規端在茲縱有漢儒沿誤處孔
曾門徑百千儀 讀禮記
魯鄒沒後待誰傳程董胡張有四賢大義詳明星日炳休
言三傳得真詮 讀春秋
生生不息此仁心民數分明惻怛深但得社倉千萬所也
教煢獨免呻吟 養民
孔門樂育追三代孟氏陶鎔續四科更有純公二劄子休
風渺渺久消磨 教士

嗟哉不忍言民牧一獄休教累幾家三復敬刑成德意哀矜司命祭辭差 愼刑

朱張教射戢民生紀律森嚴衆不驚毋好戰功枯萬骨惟將忠信固疆城 教鄉射爲守城御冦要務儒者不可不知 文公嘗公爲政以教射

既知四德具胸中萬理研窮乃會通信得紫陽疏格物八條大第貫初終 會通

理到充盈內外融動非循跡靜非空敢云合一希前哲守此乾乾未了工 動靜合一

尚存一息未終時臨履淵氷無盡期活水源頭今宛在澄澄上質紫陽師 死而後已

自題小像

吾儒學道有眞傳只在修身謹事天養氣須涵剛大象存心默體禮仁詮得斯本領方生色持以端嚴不是禪足重手恭非細事齋莊齋處此身全

此事應須學聖賢深探滋味自綿綿色溫言厲皆從道山立時行總見天顏子紅爐常不息文公活水豈虛玄嗟予小子惟循此老病雖增莫問年

謝程子步胡敬齋先生韻

惺齊嚴肅深沉趣直內工夫莫更疑駐足凛然剛直處自能虛靜不相欺

剛直能平虛靜見一私消滌淨無疑力加培養方如此急起求之便是欺

渾然㸌然方寸地事事研窮漸解疑造到理明心定後從容直內自無欺

自朝至夜提撕熟一念不分何所疑信得渾然眞氣象餘千前聖豈吾欺

病中東洛師

數旬濕熱轉相侵痛楚顚連病已深覽鏡却嗟非舊貌溫言惟發此時心敢云條理能通貫常對天人密保任共學諒無多歲月擬跟半周好追尋

甥舅相親豈泛然念年講習得眞詮生前莫作三春夢身後尤關百世緣文字經營心血在淵源屬望語音傳君能深嚼詩書味自信程朱啟後賢

六十春秋又數更前賢末路細推評臨時轉念非知命視死如歸豈滅情浩氣擴充通內外直心收斂徹幽明朝聞夕可吾儕事莫把浮榮累此生

病後東洛師

去年秋冬交一病極顚頓殘稿百餘篇刪訂惟了企歷春方漸愈忽忽秋又至因念紫陽傳雖明而亦晦後儒泥語言身心無滋味我昔探遺編積久微有契十數涵養專是

爲立脚地未發覩已發謹幾情不恣格致益精微須貫經
史意豁然露光明太極民其位文語脉最真循脉爲分類
善信至聖神歷歷有次第躋攀可計程大成九年事亨非
言能之端緒惟心識既老病且頹尙賴後賢繼吾子質開
明窮理極所際未發易惝怳整嚴交砥礪心定理自疑映
日中天麗互進功力深上達日新詣相期積絲傳紫陽統
豈隊

贈邱侶遠兼示同學諸子

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侶遠來聚於顧天齋與諸同
人講習互相砥益朋友之樂於斯爲最詩以貽之

大化運行有本原（即太極）陰陽互交啟其門灌注斯人之方
寸虛靈道心以爲根四德具涵四端露萬象森然一脉渾
一心雖在一身內實則彌綸乎乾坤嗟哉氣拘且欲蔽遂
致放失無有存忽于沉痾發猛醒此志勇奮而剛勁道心
感動呈萌芽根源來處是吾性窮究在此勿他求要當翼
翼守至正形神肅然不怠荒臨履氷淵爲主敬洗滌氣欲
透光明能正能靜乃能定更研條理分之殊千節萬目別
其塗從別得同無二致只此四德握機樞此心此理益開
朗冏迥冰洽靡所區放之萬分歛則一道心洞徹生民初
深沉培養不能已始可與言紫陽從山陽邱子學有淼天

君權柄操須固性情有得立丕基克己着力期不誤探討
經籍大包羅由淺入深歷有據我言紫陽傳北溪自卑循
之登高路願與同學諸君子錄此勉進竿頭步

又贈侶遠

淮揚名郡幾先賢北宋於今七百年安定尊嚴師道在仲
車節孝子心傳綱常性命原通貫善教芳踪豈變遷幸有
遺編延道脉力將重任一身肩

憶昔頻年志趣同與君研究磬愚衷靜中存省修時業閒
處觀瞻樂化工日月光明昭氣象山川脉絡寄流通些兒
會得身心妙濂洛光風在此中

少立工程莫暫休潛居從此足藏修解經須透新滋味守
分應安舊井邱兩地睽違雖百里一年會晤喜重遊遙知
得意相參處好趂淸風駕小舟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己酉十月四日同侶遠及光進講習於咸一眞古
君子齋慕韓繼至侶遠問三十六宮都是春之旨
反對卦八卦之說固然矣愚以十二月卦參之似
有當于邵子之意詩以賦之

大造生萬物六陽六陰均陰陽迭消息復姤常環循一旬
成一變三旬足一辰遯坤來月窟臨乾由天根天根滋長

蓂月窟藏氤氳根窟數皆滿三十有六旬邵子原此意裁
詩以吟呻探窟伸中屈躡根屈而伸復姤只一念健順自
此神伸固發其蘊屈亦存其身屈伸互來往生意自存存
腔子寧飽足滿然終歲春後人讀斯篇無容索冥昏歛心
一晗之靜觀得其眞保任根窟基要在體肫肫乾坤豈其
遠勉哉自當仁

觀書有感

遐觀巨艨艟何以涉汪洋又觀小戎車何以走康莊惟是
植梍堅屹然峙中央惟是橫軸固凝然在中藏所以左右
宜萬里行無疆若非堅且固或朽或損傷震動不叠定顛

仆必靡常物理乃明鑑胡爲自冥茫偉哉無極翁示我指
南方主靜立人極一言提其綱卓哉紫陽翁註述留遺章
靜者常爲主庶不昧存亡誦之吝體佩主宰獲剛强始知
前賢訓眞實非誕荒讀書以觀物豈不燦三光要在會心
遠當身卽安詳

風車

江南有風車製式該至理八篷周於外心木植于裏篷動
心隨之篷靜心亦止其功雖在篷其機心操柢心雖時動
靜旋轉只在此制外有嚴防宅中有定體久暫總常居動
亦不動耳瞻兹風車妙當知主靜矣

讀程子事一錄

細玩龍門訓操之方寸間釋疑能悟貫熟後始前參萬事
皆歸一千言只在三（三畫貫一心一理）不須驚特異習久好平看

日用吟

雜人不交雜事不應雜念不生齋莊持敬誦讀止行寤夢
咸定以是終焉大明天性

操心吟

朝夕所涵養惟是此心德提撕亦已久收歛機熟習光明
而燦爛耳目咸充泰不待操而存不待求而得心在卽身
在神完守自篤昔賢垂明訓如斯乃立極勉哉更勉哉生

道其無息

病中吟

守我淸明卽少尤夢中主宰是寧休嚴嚴了了無窮味莫
向風波逐浪流

順命潛修何所尤病中刪大日休休浩然接得天生氣魚
躍鳶飛共此流

數十年來省悔尤乾乾到死豈能休從前經學分明處一
點心同上下流

主敬吟

操心須有要主敬乃其旨收拾我放心亟進以躬理四德

四端微極深以㬎體本心漸呈露天命之根柢泰之以六經証之以列史聖言不我欺面相離尺咫既知的在我篤敬以守此戰兢非杳冥隨處力礪砥敬貫于衣冠敬貫于聽視敬貫于貌言敬貫于事禮敬貫于講讀敬貫于筆紙敬貫于坐臥敬貫于行止敬貫于祀賓敬貫于僕使夢寐亦整嚴晝夜庶通矣厥功甚微渺惟在潛密洗幾希罅隙生自覺旋自起欲之匡經之無忘亦無抱雖入於紛華我心靡所倚內省自反觀光明如玉玭造大無邊斯精專徹表裏必貞以堅剛嚴嚴而祗祗疾病暨患難不敢稍遷徙敬一以貫之無間生與死瑩然同太虛何終復何始

再題讀書圖

道在古今未嘗亡天地萬物常輝煌聖心默契發其蘊吐辭為經垂瑱琅天聖大明人心正二三之治洗洪荒洙泗述作經乃備孟氏宗之繼發皇漢後諸儒迷于道考核訓詁徒忽忙正義似能略引伸究遺粟菽收粃糠方之漢魏無優劣終是賈何之輩行若非天運五星聚安得炎宋顯奎光卓哉濂洛周程出深探往籍悟秘藏沉酣義理嚼其胾大啟奥旨與宏綱紹周繼孔多微言冈乎渾噩離推詳紫陽嗣起盡剖晰一翕一闢弛而張直從根柢達大用渾涵原泉注溟滄顯之萬象微無形鉅之包羅細毫芒如其旨趣反身心居敬窮理總貞剛掃盡蕪辭見本色不使後人復迷茫乃知詁釋非得已要歸繼述斯文昌又有胡蔡諸羽翼或先或後道孔彰元樂初載定大全瑕瑜互見分低昂四書周易暨麟經搜輯名言儘芬芳戴記參寥殊索然遠遜正叔萃琮璜詩書雖嫌微缺畧亦非孔鄭能頡頏繄予小子生何幸羅列經集別丹黃或誦言以求其心或遵訓以蹈其方始焉茫乎其門徑如入海嶞嘆汪洋繼焉術乎其端緒如游魯鄒瞻宮墻繄予小子愚且魯年逼桑榆行康非披圖閱之廿餘載較昔所見轉深長謹由先業遡賢聖脉脉相通敢怠遑夙夜務竭此生力一息尚存何

敢忘

賦

强學賦

念吾學之遲滯兮逮中年而鮮師貪溺訓詁與時藝兮敝精神于嗜私遊東魯而謁聖廟兮忽慨焉其長咨熟聖言而莫悟兮嘆汪洋而何之維紫陽之有書兮意梯航之在茲屏一切之好樂兮惟俯讀而仰思歷寒暑其不輟兮若神明之啟迷跡脉絡之精微兮有次第之可追與季通言而恐誤兮旋讀程錄而釋疑（見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說已發未發）說而詳言兮道委曲如繭絲窮端倪而透未發兮養求復

之自知主至靜以觀動兮審幾之安危由動中以安靜兮玩艮止而心怡向急迫其不定兮乃得深厚以操持若封事之重格致兮是非必析其毫釐理義瞭于心目兮黑白較若列眉研究極其精切兮經史証其合離方寸得夫權度兮制事不失于錙銖正一心以及六事兮經綸斷然其示斯繼臯謨而續周誥兮長沙中壘之畢畢會紫陽之體用兮非舍本根而事葉枝整性情而理事物兮無內外之分岐上探原於魯鄒兮竊見大道于管窺經訓即其飲食兮朱註發其榮滋廿篇存省之績蓄兮七篇擴充之無遺大學綱條之開先兮中庸天載之緝熙反身心而循守

兮期植立其址基主敬以存存兮虛靈其如朝曦知行其互進兮明誠無僻于有為仰紫陽之雖遠兮奉全書如龜蓍今既得其門戶兮惟覗强力之弗衰彼我皆丈夫兮與終始之無虧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一 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二

男 光進 編輯

從子 譽 輿 幹 衡 翰 仝校

語錄

記云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即無極而太極

釋老淸心寡慾亦可謂能定能靜矣究其心體只是淸虛便了試看聖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此方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地位與釋老迥別

太極圖五圈雖有次第却不可分割看要於有次第中看得無次第五圈只是一圈總是第一圈無形而有理之象最妙又要於自家心中體驗認得五圈只是第一圈方有得

朱子曰果者陽之决確者陰之守此二句便是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義後儒言乾始復者皆從此推出

靑天白日天地之正象淸風明月天地之淸象勾萌甲折天地之生象惟聖賢具此氣象學者切宜體認皆從心體中發出

非禮勿視四句是為仁緊要處即乾道也坤道亦然遣悖

底視聽言動人所共知者泛泛底視聽言動心理不相管攝亦非體也須是終日終夜無泛泛底視聽言動鎮如喬嶽防如關津然後主宰分明無視聽言動不相管攝處微哉知之至之其亦難矣

須將游思浮想一切舊習盡行掃絶只兢兢業業守着仁義禮智之渾然者纔懈怠便提起食時睡時醒時尤宜着力發在此發收在此收久之又久漸有行程到處

輕喜輕怒多言多動者皆心不定理不明也顔子則定之至明之至耳

視聽言動稍不着精神循道理心便走作故用功宜密也

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程伯子所謂識得仁體程叔子所謂涵養未發張子所謂太和邵子所謂天根月窟朱子所謂居敬窮理存養省察皆是直指性命本體示人使人用功保守不等於庶民禽獸者也學者視爲話言文字不反求身心則自棄甚矣

心中只有仁義禮智之性識得存得萬事根本皆原于此四端仁義禮智之發也五事五倫六官各有仁義禮智貫乎其中缺一不可細思之眞有悅心處

未應事時此心湛然在這裏應事時此心亦湛然在這裏只有些經緯底意思原不曾隨事而往既應事了依舊湛然在這裏此非可以文字道得出須是就自己心裏體驗惟居敬窮理合一者方知之

太極圖說元公之繼羲文周孔者象山不以爲然此所以爲禪

人心是太極人身是太極人身外是太極總是一太極人日在太極中有覺與不覺之分

太極圖得朱子表章註解直繼五經四書

心無所主豈獨動靜失宜便失却自家性命所謂不誠無物豈可不懼

富貴不以義便是酖毒所謂人化物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致和也窮神則善繼其志致中也

中正仁義具於一心渾然處是體統太極是大德燦然處是各具太極是小德

全體呈露妙用顯行其本在涵養未發然必讀書窮理而後至不然所謂體者不全所謂用者不妙必陷于異端矣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總是一箇太極無有差別

識得性善根原全具於心只要栽培涵養所欠工夫未深厚未純熟惟在無間斷以俟其成耳

心至正復也守至正姤也但恐有所作爲以害之無爲以

守至正便是復姤工夫馴至盛大方全得乾坤本體

過剛要裁抑過柔要振奮纔裁抑又失之柔纔振奮又失之剛惟一循天理保守性體未發氣象不毫髮任意氣不毫髮任意見庶無二者之患此所以貴居敬窮理也

有所養則有所樂

習心習氣習象習事皆當極力洗淨使動靜闔闢見聞知思皆是誠敬爲主方不爲習所擾

八卦德深體之可悟先天之義

一日早起偶拈心廣體胖四字覺有所契心廣者道理充足於中有包含氣象體胖者道理安詳于身有厚重氣

象

理氣充塞天地人在理氣中無內無外心則理氣之聚也只要立得住

周禮六官事事是天命之性司其事者措置得宜便是盡其性中庸所謂盡人性盡物性即在此只爲人心有偏私壅蔽自家性體不知已性人性物性所以看得不要緊都是苟且了事而已安能致治如古盛時哉

心廣體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全體呈露妙用顯行之象也

天下之一治一亂君子小人之一消一息人事之一得一失莫備于易

日夜間隨時隨處緊緊在性命上用力應事接物皆不離此久之可以立矣

讀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及朱子註解從此深思潛玩仰觀俯察而實驗之身心則道之大本原在是此萬世學道者之幸象山猶非之知其未得爲聞道也

理氣渾然無間萬物各得其理氣只是氣有靈蠢理有昏明偏全耳

心常存則常清明清明則所見所聞皆自心中流露契

合都是道理發見不然則其迹也且役耳目矣

居敬須極其專一窮理須極其精透力行須極其刻厲使吾心純懇剛毅敬畏光明氣象無日不發見呈露無日不流行貫通若有私意物欲竊發極力克去不爲吾累此必真積力久而後能之非可猝辦也然三項工夫必以立志爲主此朱子格物或問以立誠爲先深有取于五峰立志定本之說而答陳超宗書尤以此爲拳拳也

一言一行必根于貞元動靜之間無復絲毫散漫晝夜寤寐專在於此未知何時方能純熟老之將至是吾憂也

所居敬居安居仁居業此立本之義也其旨深矣

[illegible]莊敬嚴威之心暢于
中而達于外措諸事物皆此和節充滿無一毫乖戾陂
蹶之氣始信窮神達化由通于禮樂之謝不我誣也
窮究得消息道理私意留不住窮究得性命根源私意着
不得方知心性是主宰天君此格物致知第一要着從
此終日儼然端坐卽行立食臥時亦不失儼然氣象如
此煉習既久天君正位其中則私意庶幾滅息雖間竊
發亦旋發旋消磨礲之久則天君庶幾純一矣朱子曰
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搖
亂眞要訣哉

常人於喜怒哀樂之當者用情多不足其不當者用情多
有餘若其當者用情有餘不當者置之惟賢者能之由
此涵養久察理明循而行之則中節矣
格物工夫須各項用工不可有偏然有本末先後輕重之
序不可顚倒如程朱云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
木亦有理不可不察一條程子明言切於身是本而先
者草木之理雖末而後亦當察非以性情與草木同列
也朱子有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此言本末也有緩急先
後一條此言先後也又有六七分裏面理會三四分外
面理會一條此言輕重也與程子語意脗合世之學者
挑朱子皆是互相發處一條遂以性情與草木之理平
列窮究誤矣
朱子云窮理之要必在讀書此定論也正學也以四書五
經朱五子爲主而參之以史則理可晰明矣嘉隆後學
者雜此工夫所以有差
經書識理無窮只自己識淺無由見得識長見自別
學聖人之道惟以程子遺書朱子四書註文集語類小學
近思錄爲主其餘如上蔡語錄龜山和靖集南軒北溪
勉齋集皆入道徑路前朝惟讀書居業二錄可看此外
皆有流弊矣

程子曰仁義忠信不離乎心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又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孔孟正學直脉惟朱子見
得的確用功有序必有仁義忠信之心是自己天性根
本涵養用敬所以栽培保守之進學致知所以開明擴
充之始焉由用功[illegible]功加[illegible]存充長存體應用由靜制
動講著道理充足根本盛大不論有事無事此心此理
發見昭著所謂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一源者如是
此眞孔子志據依游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正脉也予
學不敏有見於此而未遂然竭力自勉不敢暴棄未知
究竟何如耳

敬以直內是艮止法全在克巳先將名利聲色欲念搜根
斬絕大將游思妄想雜念盡行拔除蓋人心日夜倚伏
在慾念雜念上相纏相接至死不解性體何由得顯須
是戰戰兢兢令本心與慾念雜念相離毫不牽扯染着
只有一正念自觀自明常止常定所謂主一也不論行
止坐卧總要專一收斂纔覺慾念雜念微起便斬絕拔
除歸于艮止不可有斷續須正念常止常定如不止定
只將孔孟程朱所示存養要語反復體驗習之之久由
一月至三月半年一年此心自能止能定未發性體漸
漸呈露仍須莊敬以持養之

道無他玄妙只在仁義禮智信之性視聽言動之禮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各盡其職以是存心以是制
行以是制用舒之見于措施斂之退藏于密便是道所
謂主靜立極實在于此周程張朱只是盡得此道明道
先生行狀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數行發揮極明透力
體之方知先賢道脉之真陸王專言靜便差矣

學者體道必孝弟忠信認得真守得定確然至死不移由
此益加擴充則所知所行皆是自巳物事若于孝弟忠
信若存若亡安能入道雖曰窮理力行都是閑話

張南軒先生云中 正仁義四字皆有動靜朱子以中仁動
正義靜南軒之說即程子偏言則指一事孟子四端之
說也蓋中正仁義各有做主各有動靜其動也四端各
有發見其靜也渾然一理渊涵于中以爲發見之主以
是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亦得也朱
子之說即程子專言則包四者孔子艮者物之所以成
終而成始之說也蓋中正仁義貫通周流迭行不滯其
動也發之也仁行之也中其靜也裁之也義處之也正
中仁藏于貞而生于貞以是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爲主靜立人極亦得也要之只是一理貞之藏者太極
也渾然一理者太極也橫說豎說都是一箇無極而太

極豈有二乎是在知道者默識而心體之則自知其肯
味之不殊非口舌筆墨所能道者矣

程子言以心使心朱子觀心說言以心使心之非詞若相
反而實則一朱子答黃商伯云巳發之處以心之本體
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有輕重長短之差一段細味之便
見程朱之同而非釋氏觀心之說矣朱子答石子重云
程子以心使心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
豈以此使彼之謂耶參觀之所謂自作主宰者是以心
之本體權度爲主使所發不散漫走作循此用功其妙
自驗萬慮俱消一元獨徹滿腔子是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心渾融分明常在這裏不待感觸而常洋溢呈露絕不動搖眞有無窮樂趣

象山陽明異于周程者止知主靜而不知中正仁義止知不須防檢窮索而不知仁體止知靜而不知五性之眞此所以流于虛寂而貽害後學也

常默常莊常凝定方能主一不獨儼然獨坐時須如此即應事物讀書寫字時亦須如此即飲食燕息隨便出入步趨言語寢處家人褻近時亦須如此隨時隨處常常警醒庶可漸大到主一地位稍有懈怠難言矣

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如人到神祠中其心收斂

更着不得毫髮事便是主一此可識未發之中焉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此可識已發之和焉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朱子曰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此可識未發已發中和之一致焉由入神祠之收斂而涵養之至于靜中有物則未發之中可以常存由見孺子之怵惕而擴充之至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已發之和隨感而應由程朱二條而深入之融會之至于未發時滿腔子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已發時酬酢萬變而此敬常存實無一事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則未發已發中和一致之妙徹內徹外渾融貫通可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地位是在學者心體身行積累漸進不能驟有得也

靜有存養動有存養寤有存養寐有存養只是存養無終無始

小學近思錄眞四書階梯不從此二書入手雖日誦四書白首不知其味

小學敬身乃立敎明倫稽古之根本也近思錄卷四存養乃前後十三卷之根本也

平日眞識得性命根原只有仁義禮智之渾然者全具於

心守之之法只是無思無爲兢兢業業正大光明常在這裏毫不隨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走作這便是涵養未發氣象一有思慮便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須提起看是禮非禮是禮者擴充力行非禮者斬刈消滅不損無思無爲體段尤當于習時認取習時者無有事件如食時睡時家人僕類熟習晤對時須主宰精明常有個柄朱子云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又云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又云一在其中點點畫畫當此時候只是無思無爲者作得主宰絕不昏惰此中儘有意味在人自體之至名節言貌有一毫苟且惰慢心體便受汚染便非天性本

然讀書寫字有一毫懈怠泛設心體便有間斷亦非天性本然此修行窮理存心交相着力實是一事非二非三能體驗者方知其味

窮理養心所入不同然從窮理入者雖於此心之精蘊有不透豁處却守得定不至失足從養心入者或于此理之精微有不審察處一事差了遂喪生平

切不可有泛泛的視聽言動常整齊嚴肅

夢中不定者由於日間有泛泛的視聽言動故夢中亦如此須是對越上帝無一刻放鬆常常整齊嚴肅則夢中自定矣

薛文淸見得大胡敬齋見得精

耳目手足貌言皆當循禮則心不亂伊川所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須實實讀書方有滋味不忍舍去不敢違背方能循理而心不亂此朱子教人著實讀書窮理也

近覺非禮勿視四句眞收斂身心要着樂記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亦是此意視聽言動稍差心便不定朱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誠然蓋耳目有聰明之禮手足有恭重之禮坐立有尸齊之禮父子有慈孝之禮君臣有仁敬之禮必如此循禮自然養得天君純固矣

非禮勿視聽言動聖門爲仁之第一要務也朱子曰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又曰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又曰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此三段克己四勿之要務也如今須識得仁義禮智之根原內外一定整齊嚴肅如烈火在這裏內焉整齊嚴肅力守其主一無適之常以制其外外焉整齊嚴肅各守其恭從明聰之職以保其內方其寂也視聽言動總統在這裏程子曰無見聞而見聞之理在記曰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此而知寂之時斷不可有無形之視聽言動也及其感也視聽言動總發於這裏論語曰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事思敬即此而知感之時斷不可有無本之視聽言動也寂而無無形之視聽言動非空也肅然在這裏却有萬理昭昭不昧氣象這便是復禮源頭循循養之而靜有事也感而無無本之視聽言動非有也肅然在這裏却有萬理井井不亂氣象這便是復禮條件循循由之而動有事也貫如此體認方有立德根基方能身心相應由是益用窮理工夫涵養日固充積日多使視聽言動與心理合一庶有得於爲仁

之學矣四勿說

薛文清看太極甚透徹胡敬齋看格物精切朱子之功臣也

天地純是一團理氣包乎萬物故人在理氣中人心理氣與天地理氣通爲一只是要養得盛大立得常久中夜思之亦覺手舞足蹈會得時方知心無內外理無內外

人身在性中如魚在水中性在人身中如水在魚腹魚在水中天下無性外之物之象大德敦化萬物一太極也水在魚腹性無不在各一其性之象小德川流物物各一太極也自家體驗得如此方有受用處

讀書錄云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要知得心體何以與天道同無外方是自得

視聽言動至纖悉煩雜須臾喜怒之發務令根心而應詳審可否而後行之切不可由莽稍不審愼鄭重則心爲形役矣

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一語義味無窮實體此語而行之方會得內外交養動靜一致之要妙處若專言求放心必有流弊此朱子勉齋之說不可易也

只此一念炯然止所節艮止光明之義朱子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心之妙也愚謂覺止只是一樣玩艮止光明之義便知此須就一念深潛處體驗方踏着實地非可以言語道也

實體驗得朱子未發涵養之旨胸中道理純靜專一實體驗得朱子擴充四端之旨胸中道理滿飽充足方會得靜而常覺動而常止常寂常感常感常寂之妙陽明泒不知朱子純靜專一飽滿充足之義所以差也

延平先生云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此一語是動靜合一入手眞門路

志于道立志始事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立志終事也此志直貫始終雖死猶是所謂空洞中惟餘此念

戒懼一念瞬息不離此是見在存天理喫緊處那有閒工夫去游思雜想若有游思雜想是見在戒懼念斷了戒懼斷天理滅豈不凜然愼獨者謹之續之密之貫之

程子曰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北溪先生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語王佐事業此先儒治道之要訣也尋格物窮理工夫積累有年方實信此制有古今理無古今要在得先王之義而實行之耳由今郡縣而不失先王封建之意在多擇賢才自令尹而牧守而監司而久任之由今賦稅而不失先王井田之意在多立社倉自一族而一鄉

而一邑而推廣之由今薦舉而不失先王師儒之意在
庠序臣僚自學行兼優而才節全備而道德高厚而尊
禮之由今科舉而不失先王學校之意在多擇賢師自
育才藝而達材而成德而選用之由今兵制而不失先
王怡賦之意在多擇賢將自伍隊而旅鄉而軍帥而練
習之自兵餉而積穀而屯田而畜養之自孝弟而忠義
而死難而教道之他如冠婚喪祭鄉射刑賞之類既今
法今而不失先王禮制之意皆可推也其道在行之者
眞有大公無私至誠惻怛之意人人深感人切因國之
制隨時之宜不費民財不勞民力不用更張若無所事

而百姓歡欣鼓從則政教將矣如是則聖人豈民之譏
三代法度之善豈不可通之於今也哉
朱子曰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肯
甞斯言所謂烈火者道義在身恐中極明朗嚴厲的紅
爐也常存在這裏私欲雜念自住不得方是未發涵養
工夫呈深體之極得力
張子心倩時少亂時多一段當力體驗客慮習心最易纏
繞必用剛勇工夫使道義之心能常能實作得主宰則
客慮習心凡情俗態無容住處矣
學聖學者必以朱子爲主其尊德性工夫如與胡南常公

答張敬夫胡廣仲陳超宗何叔京程允夫林擇之吳晦
叔楊子直呂寺丞諸書其道問學工夫如答康炳道項
平父王子合張元德滄洲精舍諭學者格物或問諸篇
當熟讀玩味則知朱子尊道之功原是從培養根本做
來實是有體有用之學而非陸王比矣其格君也如壬
午戊申封事癸未戊申甲寅奏劄直是皐謨伊訓召誥
立政眞血脉雖董江都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公猶
遜不逮其他名臣相去遠甚矣其愛民也如南康浙東
漳州潭州諸奏議惓惓於人心世道民生疾苦者殆保
齋東郊之大烈而非補偏救弊者矣其論人也如答陳

同父數書反復詳明直推看到隱微眞僞處若董張九齡
陸范諸葛司馬與忠孝諸君子而外多是義利並行自
孟子後未有如此發明者矣其論學術也如答陸象山
梭山陳同父止齋劉子澄呂東萊輩或辨虛寂或辨功
利或辨傳雜皆悖於聖人之道故諄諄言之是眞有得
於孟子闢聖道之傳矣其論文詞也如讀唐志王氏續
經說答呂伯恭薛士龍鞏仲至諸書力言後世文辭不
根于道大爲心術之害欲學者求道養德以充足于內
然後發爲文詞則道與文只是一理此孔孟後學道學
文之正脉至朱子始昌明者也讀朱子之書學朱子之

學者必明此數條方能實有得于已予於考訂特爲發
明能實得與否則存乎其人焉
敬所敬明四字工夫貫通動靜敬卽所也無事時其心收
斂嚴肅在此無走作應事時其心仍是收斂嚴肅在此
應事亦無走作無事有事雖殊而收斂嚴肅在此之氣
象則一總是敬總不離乎其所初無兩様也須是平日
理明方能如此不然應事多擾擾雖强制亦不能定故
易云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果能透徹理義則無事
有事總嚴肅光明在此無走作矣
我本有四德渾然之性與物同體有一毫自私自小便非

性須欲盡理純時時與物同體方完全四德廣大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一注于禮禮在我心天之
明命也安得不顧諟乎
戰戰兢兢是藏密要訣然須是識得仁體方有統攝
紅爐止水鑑空衡平須以紅爐爲主有紅爐然後能如止
水而鑑可空衡可平矣
靚未發氣象者仁義禮智渾然一體之氣象也靚心者昭
昭靈靈之心耳
學者用復性工夫須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一念入微處
積累擴充到得未感時此段生幾滿腔子都是方是程
朱涵養未發氣象與陸王迥別尊朱闢陸者不從此透
眞脉理所以說愈多而愈不明也
體驗得仁義禮智四德堅固的確雖應事接物不爲轉換
推移總是一念貫注凝然寂然是立本第一要義不可
放鬆一步雖死亦如此
一念不離腔子湛然不動道理光明此居敬窮理有得後
之境地也入手須從一念不離腔子着力循循做窮理
集義工夫
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繫辭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旨精微先儒少有發明者孟子夜氣之說卽此旨也

夫夜氣淸明由於旦晝所爲朱子以積財喩之極其分
明晝淸明方能夜淸明功夫須積累須緊密蓄極則可
通矣到得通時則晝夜了然一致矣
守定明德徹動徹靜徹大徹小徹晝徹夜徹始徹終無不
嚴肅昭融
人身心中自有乾坤太極眞知乾也敬守坤也眞知敬守
渾合無間而全乎昭明無爲之本體太極也此人身心
之易也此中滋味日進日深方是能學易者
人心之易有先天有後天本然之明本然之誠先天也窮
理益精守理益固後天也先天肇端後天繼武則德業

進於高明悉貞矣若後天不足先天豈可恃乎

居處恭三字最精最大中間有許多講習擴充省察克治涵養玩味功夫皆離不得此三字起手在此結局在此非用數十年許多功夫透盡始終曲折不能深信其統會於此也

滿眼前都是天地生物之心都是聖賢經書生物之心都是自家情性生物之心其貫通運用處却在自家心裏不可將天地聖賢看作兩樣也

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朱子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觀此則蘇楊學佛之故了然矣朱子答廖子晦云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又答孫敬甫云如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自有得力處觀此則韓陳好佛之故了然矣朱子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他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纔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觀此則游楊謝呂學佛之故了然矣蘇楊心術不正無足論韓陳正矣未曾理會性情之德體用

面目逐一體驗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故趨於虛靜耳若游楊謝呂見得性情體用面目矣只見未盡亦不免於微差遂於虛靜近似處把做一般耳惟程朱格物到十分所以不入那邊去也

非克己之至私意脫落則天性之眞體不露非窮理之至萬善充足則天性之分量不實楊謝幾於私意脫落而窮理不極其至宜其趨於虛靜也

天性呈露戰兢自持莫要撒手自固自依

窮理愈深則天性愈廣大愈堅固愈的確分明心性情部伍身體部伍倫常部伍家庭部伍鄉邑部伍州郡部伍以至一省四海莫不有部伍必心性情之部伍正而後可徐正窮理尚矣廣矣大矣

艮卦不見敵應之義實在四勿九容許多窮理工夫歸宿於此

我所止者根極深固有一定氣象境有喧寂而我無喧寂境有來去而我無來去理定故也四勿九容之訓深哉舍是而別求寂定必入於異端矣

至性至情渾然在中極肫切極決斷極嚴肅極分明此未發之中寂而常感氣象應物時其肫切決斷嚴肅分明處一定如此此中節之和感而常寂氣象只一氣象無

有兩般非身到者不知
行舒而恭坐端而直立定而莊臥齋而肅
方寸貞明
一念貞明念念貞明未發貞明動靜貞明全體大用總一
貞明
雜念一毫不生萬善渾然具足此是太極本色須從居敬
窮理涵養體驗至此方是若只言本無一物從靜入手
必趨寂靜安能萬善具足此程朱所以異於陸王處
此心渾然只是天理貞明立脚根不從動靜起滅
貞明之體常兢兢業業昭昭朗朗便是居敬窮理合一之

樞紐也
腔子內心志凝定而廣大道理充足而流行見天地間時
行物生人情事理總是心理貫通發育此心無內外理
無內外之實詣也
前朝學者陽儒陰釋以爲足了生死不知釋氏豈能知生
死之道豈能盡生死之道果能從事聖賢學問到聖賢
地位生死不足言矣若能由可欲有已造到充實光輝
則萬理渾融萬物一體之天機生生不息安有生死之
累此橫渠之所以貴知天德也徒守虛靈之氣烏足語
此

治道有大小其理則一如治一邑須先精明一邑戶口之
數有田者幾何無田者幾何貿易者幾何工作者幾何
遊惰者幾何富者幾何貧者幾何極貧者幾何及士大
夫中賢者不肖者百姓中務本者作奸者又精明一邑
田畝之數上田在某鄉其數幾何中田在某鄉其數幾
何下田在某鄉其數幾何及邑中田畝實數虛數詭寄
隱匿又精明一邑利弊之大如水利徭役學校鹽漕諸
政其最大者無如積貯禮賢保甲三事知極貧之數則
思預養之知善惡之分則思預教之知貧富之人上中
下之田則思條理之不積貯何以備荒不禮賢何以風

動不行保甲何以止奸舉一邑而治之可推廣矣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朱子此言最精程子有元神元氣之
說橫渠有游氣紛擾陰陽兩端之說皆是此義整菴以
爲非是何易於立言也觀於范氏血氣志氣之說則自
知此矣
以格物不止窮格四端總由不知格物是從明德發露處
做工夫將博物洽聞爲格物耳以是爲宗朱子豈知朱
子哉或曰陽明指心爲物子之說得毋與陽明同乎曰
不同陽明所指者無善無惡之心朱子所指者仁義禮
智之心或問分明言心之爲物實主於身至一息之頃

不能遺也乃若之以是乃上帝所降之衷云云天下豈
有性外之物哉但性情有許多條理在正須窮格非讀
書窮理則四端亦不透不實矣故栽培充拓之功不可
缺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性情所貫通者也若對待
看豈能合一乎近與學者言及覺此理更分明

讀孝經樂記祭義諸篇心會身行肫懇不能解條理不可
紊方深信性情之大格物工夫皆在這裏程朱不我欺
也

心體流行貫通動靜動固流行靜亦流行在天乾元春夏
固流行秋冬亦流行天人一也學者須是存誠主敬深

造其域實實貫通動靜流行不息方是體用一源地位
豈易易哉

當未發時有意趍空寂不可也有意存道理又是動了此
處最難着手惟平日存養工夫由生而熟窮理集義功
夫多而且久許多道理常在這裏流轉故其未發也有
能知能覺之理而無所知所覺之事一團天理渾渾融
融有寂而常感氣象此氣象直徹始徹終不可以時言
者其自此而發焉只隨事物當行之理應之此中感而
常寂仍是天理渾融未發氣象所謂徹始徹終者非有
二也程朱涵養眞傳高出諸儒之上者如此必學力工

夫火候到了方得透此消息不能强制勉爲於歲月間
也于老矣非曰有得日用間由此精進以自悅樂云耳

一心中具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恭從
明聰睿之德親義序別信之常治敎禮政禁土之職天
文地理人情之要五經四書宋五子綱目之理分而析
之合而渾之其未發也萬理森列於中昭昭不昧旣感
也萬理貫通乎事整整不亂不泥於文字不滯於形迹
只此渾然燦然者卓立光明流行運用樂何如哉余殆
勉焉而未之有得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焉爾

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尊德性也主忠信也大

畜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道問學也徙義也不
能無妄焉能大畜乎不大畜則無妄根基亦不能造於
剛健篤實輝光地位

大學誠意全在動處用功孟子亦敎人存夜氣全在謹旦
晝之所爲敎人養氣全在集義大學言定靜安孟子言
存心養性全從本原靜深處着力如此方能動靜交養
也

天德何以不可爲首一於剛而不知學以變之故不可即
好剛不好學之弊也

蠱初柔而无應何以爲幹蠱有子乎蓋當蠱未深之時爻

雖陰而位則陽有治蠱之才非六四比也

趙鼎張浚之用秦檜趙汝愚之用韓侂胄不知易包承之戒矣

人受天地父母之理氣以生不分爲二違理卽違親違親卽違天故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探月窟姤也動中有靜也躡天根復也靜中有動也必養到動中有靜方是探靜中有動方是躡此中有一元在非轉換手也

易有太極畫前之易先天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形象變化之易後天也先天於後天中見非有二也

太虛總是理惟理至虛惟理至實人心若能一私不存無所倚着却有天理主宰便是太虛學者勉之務奉天理爲主宰造到無欲田地方好

十月何以爲陽盖陽止陽生之月也

人思慮多只是不能克己果能克己使私意無所容則閑思慮漸漸少矣

全體呈露妙用顯行八字有無限至味存養久自見窮理久自通并是猝辦得者古人及時勉學良有以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二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三

男　光進　編

從子　學輿 輅衍 輅　仝校

書

答顧畇滋

住山居七日敬聆教誨不啻坐春風中自慚質陋學遲不能仰承大教然粗窺一二有生餘年不敢不勉惟歉地遠不時親鞭策耳澐前此雖知性體緊要亦用力於四端上

尋求體認其氣象猶是動處用功若無思無感時畢竟何如近數年間覺得無思無感時統攝歸一亦頗有此氣象方信性體原是如此只要涵養功深此氣象時時呈露無有偏發却是統乎內外一有觸發小心縝密體驗行去方是處靜應動每一點證不覺神怡商語中微露此旨未敢暢言幸進而敎之以啓所未至堅所可信也治道卽性體發用處我輩雖不得位要當充廣此心洋溢滿足方能有感卽通澐向講求於此如朱子文集語類內任外任皆是坐而言起而行者學者斷不可存空體鮮實用以蹈於迂疎無補世事也

寄顧畇滋

昨貴郡人歸曾有一函奉候想已達台覽太犬人康徙甚慰遠懷某自揣學力淺薄收斂擴充無有實得數年來世味俱淡只覺此件親切有味自晝至夜常在這裏用功亦有間斷而提撕若易一收便在應酬諸事皆自此流出而此不動氣象與靜中若無甚異程子云敬則自虛靜誠然誠然老兄仁體生意之教某十數年前嘗體驗及此近聞教訓愈覺勃勃難遏動靜中此意更親切實實是己分內事雖未能見諸行事然二十年遊歷參考時事深信社倉十家牌大有益於民較均田得效最速所少者眞心耳惟是一種遐遠荒僻窮苦地方水陸不通貨財不到實難着手他日再細請教

寄顧畇滋 壬寅

春來萬象向榮太夫人耆年碩健老兄道德日新眞天人樂事交萃無涯矣上元前諸同志畢集自有一番開示某竊嘆居處遐遠不得側聽其間每一念及未嘗不神馳體認天理齋中也某嘗論主靜立極之旨無分於動靜不徒口說雍有甓依如耳之聽不聽存乎時而本體則無分於聽不聽而常在目之視不視存乎時而本體則無分於視不視而常在雖有有事無事之分而心體之本然者無有

更換須實實從此體認直透得萬物一原處始信自家心體即是天地之心自家藹然惻然意思即是生生之易此正是於穆中一點必不容已之命脈果自信得庶幾應感講誦都歸併於此貫通於此只在此處有箇分曉方是主靜立極的根苗只要戒愼恐懼保任擴充工夫耳前商語亦書平時所見多未透露處統望大教不一

答顧畇滋

治道原頭本自一體貫注只要實實濟事如日知錄思辨錄說得有據但似難行某意一邑之中以人爲經以士農工商之業田園林澤之利爲緯一縱一橫有條有理如魚之鱗如雁之序使一邑之貧富賢不肖瞭如指掌尤以多積貯爲第一着力行朱子社倉之法而去其加息文成十家牌之法而去其連坐他如橫渠之養老與行明道之崇儒育材次第舉行必以氷清玉潔一塵不染之貞操懇到愷惻吉凶同患之誠意親賢樂善孜孜不已之虛懷貫徹於學士大夫父老子弟之心使之不忍欺不忍違然後令行而事舉由一人推之得數十百人由一邑推之及於郡省天下庶乎胞與之衆可慰萬一豁以民物爲己任直是吾身分內事以身擔當此學直是從虛靈知止定靜安慮中貫通透徹非假借文字得來雖事業見否存乎時勢而

一體之脉滿腔惻隱之心存乎我者决當汪洋浩大故我輩今日不論出處要識得一體道理體得一體道理方是大人之學欲明大人之學非講學不能入此學人人能任欲造就人才非講學不能廣伏願老兄進而教之廣兄學有師承又得先生陶鑄自能遠到不知可得一遇否近與小壻王生箴傳喬生元臣含徑軨小兒光進時聚會講究鞭策體驗若能專一可望有成想亦老兄所樂聞也吳卜兄孫立兄丁端兄及諸同志統望致候

答顧畇滋 癸卯

先儒論敬來教疑其有獘以某觀之其所云各有指歸譏疏其本旨以請教高明和靖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言乎不容一雜念耳惟不容一雜念敬到純處自有太虛不染一塵氣象卽有與物同體氣象今以廹促狹隘疑之似不能容物之意恐非本旨上蔡所謂常惺惺與瑞岩所謂常惺惺原自不同瑞岩之惺惺不過絶欲絶念而已未有居敬窮理之功雖曰惺惺而暗處實多若上蔡從居敬窮理用功其所謂惺者卽易艮其道光明之旨今比而同之似非其倫此論敬原無差誤而當商量者也程朱論性與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大異非敢襲舊說以議前輩也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言自有意味益以仁義禮智

信之理統具於中渾渾融融無聲無臭只是說不得耳豈遂以爲空空一無所有如無善之云然乎朱子中庸註其未發則性之說其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言之非以未發爲性也朱子答呂寺丞云不可以未發爲太極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辨此甚詳旣不以未發爲太極必不以未發爲性則不以性爲無善可知矣看來無善無惡與本來無一物相似程朱論性直以一理之無聲無臭爲主豈同洛而譏裸裎比耶此先儒論性之不同於陽明而當商量者也至於老兄所云人配天地而爲三才者以其仁也一段是孔孟正派程朱論性實是如此必黙識未發之中卽戒懼以致中則仁統義禮智信之全體在是黙識已發之和卽謹獨以致和則仁統義禮智信之大用在是而大學中庸之止善擇善卽指仁體初無別義但不得以仁屬中以義禮屬和也夫悟性本體主敬工夫儒釋別白處先儒論之詳矣我輩宜直從太極西銘體會孔孟教人求仁之旨只在自家心中與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悟得本體實下工夫自見儒釋之分有毫釐千里之別也老兄以田爲經以人爲緯之說其詳盡處容面請教不一

答顧畇滋

前讀老兄寄豐川書發明學庸指歸惓惓明道之心洋溢

紙上謹錄不時展玩某與二三同志只欲共相勉勵須見得性理透守得性理固實能見能守方寸之中性情主宰旣明且定則性情之部伍井然畫一庶幾身心相依五事五倫語嘿動靜皆是身心運用則性理呈露而誠見誠見則幾活幾活則神自感通而愈不動揺要不外窮理收心以不負自己天性未知究竟何如也

寄顧昀滋

前某有一字寄候想達台覽老兄遭此大故哀痛自不能已然爲道愛身大孝所在專祈節哀養疾無負湯金兩先生負託至意小兒蒙敎誨將來可望有成感匪筆悉讀李

中孚先生集明道淑人之心躍躍紙上老兄理本直出不與欲對中庸敎人擇善固執未嘗無意數語更透出用功實落處吾性所固有二句尤透天根無論理欲相對非矣即单就直發看理亦是第二層李先生又有存之又存至無理可存理欲兩忘之說則更差矣以某觀之天道太極人心太極只是一箇渾然至善之性學者體會至善是吾心所固有毋出入毋二三主靜以守之盡心理盡倫常集義以充之日守日充日充日守保揺於此廣大於此無所倚靠而渾然至善凝湛中存不待起念而渾然至善洋溢濃郁到得此體呈露仍加日守日充日充日守工夫漸至堅剛灌注不能間息寂感內外通一無二此方是通晝夜一死生塞天地貫古今周子所謂誠幾神皆第一圈中所渾涵滿足者也理欲兩忘豈可訓乎某數年來反身體驗幸稍見渾然至善之性用力處全在主靜集義充拓工夫皆歸這裏雖老且病而趣味功力守之以死者只是如此活潑滿眼亦只是如此不敢自懈未知熟境何如耳

寄顧昀滋

自十一月後曾有兩函奉候孝履不知已達台覽否爲道節哀是後輩所望於老兄者也讀老兄答咸一及敎舍姪小兒書反復玩味如親聆敎老兄所訓一一與某契合渾

然至善之性非止不能呈露即呈露非止不能凝定非止不能光明非止不能擴充廣大止善功候日益日進未發氣象日開日闢自覺日用動靜行住坐卧夢寐精神皆在止中皆是至善不容更雜他念若毫釐有差仍是習氣俗態便非止便非至善始知天地翕聚之生理如是人心主一無適之生理亦如是默識時心曠神怡不自知其所由然但熟境難到耳某病嗽尚未全愈即病中大有趣味無時非學先儒信不我欺也聞老兄有江北之行蘊掃榻以待願望無已

答顧昀滋

接手教知孝履順備爲慰老兄會語親切常與諸同志玩味受益多矣某六月後精力頗衰未知向後何如然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存乎我者一定是如此秋初豐川字到相期極切嵩岳天心徒深夢想惟日有勉焉庶不負知己耳承論學案分別處某向有此志恐未能勝若不衰憊所不敢辭老兄題文肅公卷末引方爲圓數語的是藥石學者須有此定見堅操方可學道惜知者鮮矣諸同志囑筆致候舍姪輅小兒光進謹奉書請教望批示爲感

寄顧昀滋

歲序更新天運無已老兄福履安泰道德日高自到愈進

愈熟境候矣某自甲辰初夏拜別台駕所聆誨言時切提撕至今不忘秋間復接手教垂注殷勤敢不勉力向學期無負屬望但功力不深更進處無多得力兩年以來惟從一念入微處密加主敬涵養工夫以理明心定爲切要着凡日用視聽言動及讀書窮理應事自此而發者不敢疎畧不敢散漫至於未發而萬理已具隨發而本體卓然徹內徹外徹大徹小都是道理貫通此等地位未知何時能到得也違教日久無由印證望切賜誨諭庶有所遵循而更進耳

答顧昀滋

春間接手教敬聆誨言所恨隔數百里之遙不能質疑請業耳某比年來大懼進暮常自兢業不敢怠荒從自己性情聖賢格言時時謹凜栽植覺求仁功夫親切有味大德曰生吉凶同患是天地聖人立心處即我輩立心切要處但常切提撕勿令間斷自存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意盎然胸中雖無思慮雖無感觸只此生理肫懇並無別個意思一有思慮一有感觸亦此生理運用亦無別個意思惟是設施措置之方恐有不到更須小心審察不可強所未至不可安於不能日用間惟此是正路惟此是安宅萬不敢云由之熟居之安亦幸有路可由有宅可居云爾以故

讀六經四聖之書應倫常名物之則考史冊制度之繁無往不是此生理流通實實好着功夫始信聖門求仁之學不我欺也至今六十一歲方獲呈此氣象前者未敢輕言也即今亦未能到此不過功候稍易不似從前之艱難斷續耳自強自勉自擴自充兢業終身安有已時謹質高明伏祈教正

答顧昀滋

三接手教垂注殷勤銘感銘感某於戊申夏秋病痢病瘧精神大減疎闊之咎內反難安蒙高明原諒幸甚幸甚自舍弟亡後傷痛之餘益於此道津津兼以年老病多一切

雜念絕不掛心惟此一念天理刻不能忘賴天之靈常在
目前每日靜坐溫習經書程朱格言涵泳之中頗有驗處
竊謂體固貴寂心固貴止必藏用於體而能寂乃為聖學
之寂必理融於心而能止乃為聖學之止先儒實從經書
體驗本體昭然著見所以日用動靜純是此件通乎晝夜
貫乎生死以成其德某日從事於提撕培養之功而未之
有得要亦不敢不勉勉也望老兄進而教之

與鄞縣王爾緝論朱子之學書 壬寅

濡生處海濱幼志聖學長溺於科舉者十餘年及讀朱子
全集語類象山先生集並先朝薛胡陳王羅顧高劉諸前

輩書僅窺藩籬未登堂奥輒慨然以興顧瞻海內如孫鍾
元黃蔾洲湯潛菴陸稼書諸先生皆已前逝縱有疑義無
從叩質常自嘆息不得師友之助每中夜徘徊悵望前人
而此心烱烱不知何以結此生也庚子冬初謁無錫顧畇
滋周旋旬餘細叩嘿誠多有契合論次間叙及甲午先生
曾流散省又出先生正續二集匆匆繙閱未識精微如證
心錄入門之要實致之功得力之驗總是自家身心切要
語始知海內固大有人在先生心定理明德成教廣遠追
橫渠存神之旨近守少墟條理之精李中孚先生之脈得
先生而振仰慕大敦罔有止極奈地勢遼遠不得執經於
高明之門竊自悼交友寂寥見聞孤陋因循無成良可嘆
已繼又聞先生答儲封公論朱子之學一書首云是必統
觀朱子終身進造之節候而深探其苦心與所厘之至意
此數語誠學朱子學讀朱子書至切至當之論及細究書
中立言之意又有欲請教者蘊蓄於中欲抒所見於左右
而未得便適舍親喬敏伯素稱好學今來關中敢陳一二
以正有道濡竊嘗統朱子終身進造之節候而論之癸酉
前未忘禪學自癸酉至癸未與延平講明性情之德皆在
發端處用功自甲申至己丑深究未發之旨有會於心統
性情中和復艮之妙是時已悟本體矣自此以往力以涵

養本體為主即以涵養本體指示及門故自庚寅至庚子
覺得講論文義之功猶多着力所以有自誤誤人之悔又
恐學者趨於虛寂所以有禪家張皇之戒自庚子至丙午
動靜合一是大成時候此後十餘年乃純熟地位而其所
以防虛靜之獘示本體之要皆始終所厘之至意未有偏
重亦非兩事也以濡愚見立大本莫如朱子防虛靜以立
大本莫如朱子先生以為然否又嘗嘆紛紛辨駁誠如先
生所云口舌聚訟之慮而尤可怪者嘉隆後二百年來攻
朱子者固不得朱子真面目即宗朱子者亦不得朱子真
面目葢朱子立萬世大中至正之學脈註釋經子即是反

求身心平生尊道工夫傳之後世最著者如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者太極說養觀說易寂感說仁說玉山講義大極西銘註答林擇之陳器之李晦叔呂子約黃商伯諸篇並語類中切要語是朱子反求身心緊要處與註釋經子等其體驗未發尤是統尊道大本領無如宗朱子者絕不闡發且以爲諱朱子所悔者必不以爲悔致使朱子未發涵養一段本領工夫不顯明於世非獨攻朱子者之咎抑亦宗朱子者不得辭其責先生亦以爲然否夫辨晰先儒異同非吃緊事某向曾用力於此數年來覺得與自家無干涉故諸儒

學術且置勿論惟思發明朱子之學嘿自檢點身心止覺形體怠惰思慮紛紜雖用警策終不就矩矱乃於太極西銘源頭天人死生之故實實反求稍見得性體來歷如此絜淸廣大又於程子識仁篇朱子已發未發說諸篇力加體驗思慮有不淸處靜坐澄心以嘿証之久乃會得朱子所謂仁義禮智渾然之性原具於吾方寸間要在戒懼愼獨以操存接續之由是應事讀書一一依此本體發露不敢欺瞞不敢擾亂但有斷續耳又久之方信得朱子處靜觀動養觀之旨惟能養方能觀必須養之久庶幾日歷揩志氣精神收斂內守不泛馳逐只見本心說型此外無所髮雖用心處始爲得力三畏四勿九思九容不諳不移不屈直是修道坦塗守死實地日月逾邁血氣就衰蹉跎至今未能數手徒見捫心因見先生著作念念不忘竊緜以之不揣昌昧謹勒數行以達景仰之忱其中紕繆尋求駁正山川間隔心性潛遙脈脈微衷遙希俯鑒先生應笑數千里外海濱小邑尚有西望甘亭志切願學之人如某者亦可知此心此理之同矣喬舍親常有人東歸伏祈賜之回音切實敎誨想亦善誘所不吝大刻若能見惠更感佩無旣

答王爾緝 甲辰

今歲春間曾有函奉候想達台覽矣先生學與年進道極深純爲關中師表但不能親聆誨言徒深嚮往然不得奉先生之敎猶得讀先生之書江陝雖遙心神若接又其幸也伏讀尊集幸窺門徑覺得處處啟發心胸皆是修巳正脉不敢不勉某謂眞學人必於自心和敬處實實用功有發榮滋長意方知各項工夫一脉統會趣味日生不能歇手但天理和敬日生之妙與應事接物皆有盎然儼然氣象此等境地某雖見到未能造到其果可以質証高明否耶楮短義長筆不能悉外有質疑數條尊望指示

別紙

來諭云紫陽先生生平學宗則論語博學篤志一章之旨敎法則論語始先卒後之宗

愚意謂朱子學宗則大學明新止至善之旨博文約禮之宗而博學篤志一章始先卒後則其學宗敎法之兼綜條貫者也朱子生平於大學中庸竭力研究體認以此自學以此敎人故學庸或問語類發明處心性堅固義理精詳實後學明德盡性之津梁至於講說有訓釋文義者有闡明心行者分別理會方能見朱子敎學微意未知是否

來諭云朱子大學格物之旨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而泛指天下之物爲涉於稍寬

愚意謂朱子格物正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而補傳所云卽凡天下之物卽明德新民中物也或問言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五事五倫人物之理又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語類十八卷言格物處有本原有次第有輕重緩急觀其要歸會其命意何曾離明德新民敎人泛用格物工夫今先生謂朱子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竊所未解敢求指示

來諭云尊朱子者謂其本體不虛而旨無偏倚則可

愚嘗謂朱子涵養本體工夫高出諸儒者有數層四十前只在發念正大處窮理擴充是一層動中工夫也延平旣沒未透未發之旨與南軒往復體究至己丑四十悟本體求發氣象是以心之本領爲應事接物之主是又一層主靜御動也丙申後又悔涵養功少語嘿動靜務貫乎一是又一層卽動驗靜也至丁未戊申動靜周流靜者常爲主是又一層動靜合一也至庚戌以後則純是天理發見昭著不得以動靜言矣蓋朱子終身涵養工夫在四十分界四十前專於致知未免偏於動四十後一番悔一番靜愈養愈純愈純愈虛至於暮年只見

道理無分於動靜無分於內外至實而至虛此朱子涵養乃萬理渾然之涵養而非諸儒比也此中曲折累紙難盡撮其大略如此先生謂其本體不虛恐當更爲斟酌

來諭書道一編後云篁墩公生朱陸數百年後獨能委曲調停雖言不盡當要其一片公心善意足愧當時爭門戶角意氣之生徒子弟

愚意謂篁墩公於理學無得力處且言多舛錯恐未可以公心善意目之更望斟酌

右疑義四條管窺之見未知當否敢請正於高明望先

生發其所以然而明教之感佩愈無盡矣

答王爾緝復義五條

末先本後朱子無此說本末原分不得小學有本末大學有本末豈有置本而先學末之理

教不躐等朱子之意在先近小而後遠大即程子意近小有本末遠大有本末

子夏始卒之言原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朱子始卒之解亦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如近小遠大之謂非謂始是末卒是本也自此旨不明講家多以始末卒本先末後本爲朱子教不躐等之說故疑朱子立教如此不知朱子原無

此說朱子有云洒掃應對也是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玩朱子此數語知洒掃應對須謹獨精義入神亦在謹獨發明程子理無大小其要只在謹獨之旨最確斷不可以末先本後疑朱子也

先博後約絕不類於末先本後在朱子亦非截然分先後即程子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之意如知至意誠亦非截然分先後也且朱子又有未博先約之說亦以博約分不得分則有湊合之獘[illegible]深非之

朱子即凡天下之物云云固是說得廣格物或問中原從源頭做起如立心立誠主敬性情五事五倫諄諄言之此爲[illegible]定明新止善本旨

右五條據愚見如此伏祈明示

答鄒爾綬

庚辛間弟兩到珂里得承大教匆匆拜別至今歉然茲接台翰捧讀之下不勝惶恐正學有傳愧何敢當老兄耆年碩德功深力到深所佩服轉惜前此未曾請敎之爲虛過也弟非能學朱子之學者但見世之宗朱子者專重文義句讀於朱子澄澈本原用功大第全不發明此可商者一也於朱子讀書窮理明體達用內外一致實實不同於諸儒處又不發明此可商者二也朱子之學一晦於攻朱子

之徒再晦於宗朱子之徒私心憂之自反全無得力惟於朱子之書日有孳孳未知究竟何如耳先此奉復容俟再布

寄是玉雯

錫山數日之聚聆老兄教誨時刻不忘匆匆返棹心常歉然老兄學充德邃誠一方表率又得令郎沉酣理窟章明家學將來聖道之傳必有在矣聖道雖遠自程朱發揮親切著明在學者自去探討實見得程朱存心窮理處依法實做反之自家身心確見得天命之性只在吾身心不在紙上空言方是真把柄只要養此性體作得主宰貫得[illegible]

物是吃緊處講求道理以栽培之弟學運力淺尚未能體驗得到地頭然精神夢寐只有此一事眞堪玩樂幸遇老兄方敢吐露深望教我以慰仰慕之私焉外商語一篇仰承台命序九月會講大意其未當處望教正迢迢數百里未知再會於何日想念之衷眞有筆墨所難罄者臨潁瞻企

寄是仲明

菊開霜落蔣與世兄幸聚講學一種謹飭謙冲氣象至今猶在心目間也敬服蒙問存養斷續以心使心之故弟已略言而未詳試再申之學者須是識得自家本心是天命

明德根子識得這箇極貴重凡動於欲動於氣執意見好勝人諸弊皆是汚壞明德的病如有纏繞只提起明德諸弊消散但斷續之弊不能不有若眞識得是極貴重惟恐縱逸了他惟恐陷溺了他自晝至夜應事接物語嘿作止只依於理兢兢業業照管這箇明德爲主始之斷續猶多繼之斷續漸少到得斷續少時便是好消息若不識得雖有心主敬恐易怠惰無滋味屢斷屢續終無成就程子云明諸心知所養力行以求至此之謂也此着工夫原貫動靜必以靜爲本會做工夫人敬靜二字自是聯貫有了本領由此讀書窮理行事待人大着胸襟密加體察皆本明德做去不至泛鶩自少斷續矣至於以心使心須要體會上心字是體下心字是用非有二也學者只要兢兢業業存得明德本體在這裏及事來念動是的方應非的便不應即無感而動念的亦必是的方念非的便不念此先儒所云處靜觀動存體得用之旨會得此理自無二心之疑矣總之全要識得存得無知覺之事之念而有知覺之理心體昭昭具在此是第一吃緊處求識得存得處處皆有綱領世兄自能嘿契也珍重珍重千里一函望爲道努力囑囑

與戴西洮

承惠聖學吃緊三關伏讀前哲取先聖賢格言類聚返觀分後學有入門處眞敎人苦心也其中有未解者程子論未發一段黄勉齋先生論靜觀一段小註皆云未發屬動反覆潛玩未敢自信特請敎高明念臺先生云未發屬動者天地之子之陽即程子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已發屬靜者天地之午之陰即程子云動上求靜艮之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先賢所言無有殊旨但屬字似爲未瑩其上句云思是未發以程子旣思即是已發爲未當不能無疑蓋朱子答呂寺丞云纔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辨此極詳在念臺

先生之意以心之有思與耳目之有聞見同不得謂靜時遂無思無聞見不知靜時雖無所思無所聞見而思之理聞見之理自在若有所思即是已發程子此段原說得明白如曰思是未發即程子動見天地之心之義則當云思是未發中之動不當云思正是未發也周子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靜則思之體存動則思之用行既有思矣安得爲未發乎且朱子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觀此則復卦靜中之動與靜而無靜尙微有分別又安得謂思是未發乎程子云能敬則自知此朱子云敬貫動靜念臺先生云總是教人莫貼足在動靜上又云總是一個蓋言敬也指示迷津顯明諄復要在學者用功體認乃得親切以鄙見參之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一心湛然萬理皆備此是未發本體涵養兢兢纔有把柄及其動也敬以察之克治擴充總此一源貫注不知是如此否念臺先生前代理學名臣貴縣所刻全書八卷弟曾於舍姪處見之誠幾善惡歷歷分明私淑景仰嘗以不得早見爲恨何敢蹈輕議學脈之咎止緣蓄疑懇求別白老兄親承爲先生講論又於諸前輩校訂此篇必有確解望便中示弟以開茅塞容俟面晤不一

與戴西洮

久不晤教懸念之極老兄涵養當益純靜向日所言禮制已擬想已素有成局雖不能得寬閒之地學習講求或可約圖圖所不詳或可編輯其先後形象器數之說公之同人也何如何如我輩此生只有立本窮理集義一事是吃緊命脈如不透徹到底竟空過一生弟自居憂來一切世味俱淡只覺此心此理是本根常切操持不可一刻放鬆從此中透出仁體生意勃勃然必窮理集義以栽培充拓

之方是聖賢正大門戶但精力就衰未知何時方得安穩純篤是以求友輔仁之念耿耿不忘切磋夾扶之助深有望於高明也

答戴西洮

臘月初接來札後遇尋中兄云老兄不日來實故未奉復今得晤教甚慰於衷奈不日返棹殊覺未罄所懷老兄應事紫有條理此即本體工夫貫注於事物間者正好體驗正好精進高明涵養數十年斷不爲事累得柔雖未結無甚關係只貴幹旋即此幹旋之際須不失因物付物氣象方是處靜制動主宰在我若稍間斷當即提撕本來明德

當卽昭昭具在意味自覺深長不專閉目靜坐也老兄以
爲然否昨聆誨敬靜二字卽是此理我輩用功只此二字
但其中滋味大有曲折正欲請敎無如歸期甚速台駕再
來寶時當細印証也來拙稿是正望指示疵謬爲感

答孫立三書

春間接大敎見先生晰理深細捧誦之下不勝仰慕曾子
聞一貫時雖年未三十而所造已深原不可輕易看入門
一語誠太輕易高子敎人固是每令先識大頭腦而此等
處幾亭尚當愼重也先生下詢三條弟實疎淺何能妄對
而先生虛懷至意又不敢以不仰承是以不揣愚昧畧陳

鄙見焉來敎云朱子論執中在已發時說高子則云篤恭
爲執辰居所弟以二說雖各有所主無不同者朱子以無
過不及論執中原不專在應事接物說中庸序云一則守
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又云道心常爲之主又云擇善固執
則精一之謂按此則知朱子之論執中是卽用卽體之旨
方見已發工夫常此未發氣象不偏於動也高子云篤恭
爲執辰居所未發爲中水不風原不專在靜處說語錄云
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於未發而寂然不動此謂
復性按此則知高子之詩是卽體卽用之旨方見未發工
夫統得已發不偏於靜也况朱子又有於常發中見本性
之語高子又有天命本體則常發而未發之評以是觀之
二說之無不同可知矣來敎云伊川論遊魂爲變曰存者
亡堅者腐高子則云如何謂死爲滅盡弟以高子未參觀
程子之言故以爲不然而其立論之旨則與程子無異程
子有曰不是已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又曰君子正其志
去就猶是死生猶是是之謂不動心蓋嘗統而論之前說
卽存亡堅腐之義後說與前說不同者天地生人一氣而
有元氣游氣之分人之受生於天地亦一氣而有志氣血
氣之別惟聖賢忠義之人盡仁義之道立元氣志氣之根
本雖盛衰消息亦止此數十年而元氣志氣直與天地昭

明而常存若夫庸衆輩懵然不知仁義爲何物元氣志氣
斲喪無存卽多歷年所已與禽獸無別及其死也不絕如
綫旋就銷亡此吾儒存心盡道之功斷斷不可疎忽者也
高子精氣爲軀一詩特未詳伊川存亡堅腐之論原說游
氣血氣之消長與夫庸衆輩之澌滅至語錄中聖人不可
以存亡言忠臣義士何曾亡滅卽伊川死生猶是之旨此
中精微無不脗合豈有懸殊哉來敎云高子翻誠意錯簡
挈修身爲本而仍守程朱格物之說此又有當分別觀者
焉先儒釋經不必盡同要期緊要處不異惟窮至事物之
理是聖學緊要處萬不可不同者朱子曰識得卽事事物

物上便有大本高子曰窮到柢處即本之所在高子格物直勘到天命源頭是朱子知性的旨他如語錄所載答蕭自麓遂確齋耿庭懷諸書皆是盡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之意而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尤闢良知之要語格物之至精粹至正大正嘉以後諸儒所見不及此者也愚見如此不知當否先生幸正其紕繆而敎之所恨山川間阻不得連榻竟宵相與深究此事他日尚欲來錫麓冀先生指示或有便羽望不吝筆札切實敎誨是荷承賜金先生求志編誠治道要務珍如拱璧謝謝

答吳卜臣書 壬寅

去歲承先生敎誨時刻不忘別後轉覺匆匆未罄所懷故勒數行以代面請承手翰諄諄直如千里一室弟雖鈍拙不敢不勉强以進來敎云必先在立體處收斂而發用處乃可擴充如其不然到致用處督眩浮散而已尚何擴充之有字字句句切中肯綮銘心書紳何能忽忘但弟力學甚晚曲折頗多謹陳以正是非十數年前非不用力收斂無如雜念縈繞旋收旋放總由性體不透衛勒雖嚴纒繞愈甚而性體不透又由於己私不破理欲夾襍收斂無權竊嘆聖賢戒謹之學急卒難守而下手入門終苦於無徑路之可循良足慨已後來玩味朱子全集有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修身窮理爲究竟法始恍然於一切富貴利達與自家至善性體毫無增益乃令其紛紜往來於方寸間無惑乎念慮不淸而性體不見也朱子又曰明德是心中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明底物事又曰顧諟明命也只是常存此心知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又曰明道敎人靜坐李先生亦敎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靜坐則本原定又云靜坐非如坐禪入定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始恍然自家至善性體原在方寸間柢光明向來不敬不靜不識本來性體徒用工夫所以力愈勤而心愈不定也自此以往味朱子提醒切要語如

克己窮理居敬靜坐反覆體驗收攝保聚漸有定叠未發意趣深信朱子之敎絕不洸濫絕不支離如已發未發說直從性體下手尤其透露根本極矣後又參以高子之合於朱子者朝夕反躬常常黙自檢點雖不似從前飄蕩恍惚然疎密間多未了徹未知何日方定叠得熟况年逾半百收斂工夫刻不容疏又安敢分心向外有負知己明訓耶至於擴充門在收斂時用功不判然爲二立體非淸虛致用非功利須知握機要循脉絡自己性體原與萬物同是一個與萬物同休戚是自己本分內事不然則爲木偶

此見地之擴充所謂機要也自巳才分學力有限同休戚事正宜講求實信得一件是一件二件是二件不然則必顛仆此才力之擴充所謂脉絡也就立體處驗致用就收斂處驗擴充乃爲得力蓋致用者立體中端倪之發動擴充者收斂中開拓之運用須於無事時只是性體凝定應事時亦只是性體凝定無事時只是性體凝定中廣大應事時亦只是性體凝定中廣大一切隨時隨處中有主宰外不逐物常感通常寂然方是收斂固收斂擴充亦收斂即動亦定靜亦定之道非二物非二事也要之性體本來凝定本來廣大擴充亦非專於發用時見中庸溥博淵泉

必並言工夫只在居敬窮理以復之惟朱子高子說得詳悉親切嗚呼難矣弟雖稍稍覺得立本收斂是終身事以此始以此終究是虛見多疎漏難逐客耳蒙先生不棄敢盡抒所見望便中時賜誨言脫去形迹切加鞭策庶乎畧有進步他日再與先生講習山居連床風雨細商共證究竟此事則受益不淺矣

答朱敬三明府 庚戌六月

捧讀來教反復玩味明公於程子主一之說極其邃密所云一私不存萬理明淨靜固惺然動亦惺然有兩候無兩心非沉潛性理有得者不能如此透徹欽服欽服其又何能贅設一詞以陳左右然蒙明公屢次下問不敢不稍竭愚衷焉夫程子主一之說只是專一而所以專一者只在敬以存理一之理斯理原於天具於性主一之功發於志守於敬成於知行其次第進修有不可得而缺者試畧言之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此原於天具於性者然也人莫不有是理無如氣拘物蔽營度攻取之念萬端雜出纏繞無巳因以頹惰不振安有主一時候惟有奮發專向之志者放退雜念只此一路並無二三則是理常在胸中念念不忘此主一之發於志者然也有是理而不持敬雖有奮發專向之志亦或在或忘無所

執持以爲居安之地是理依舊散漫不能自固惟有戰兢持養之功者自朝至夜恭敬奉持尊爲主宰則是理有所依歸不至動搖此主一之守於敬者然也有是理而敬以守之則主一巳有根基然燭理不明又不免於疑惑紛擾雖强把捉終不的當故須精於窮理多讀書多歷事深究其所以然之故則事物之理即是吾心之理了然明白而主一之功始正當而不差有是理而敬以守之敬以知之則主一巳有光明然躬行不力又不免於驚恐畏葸雖强振厲終不果決故須勇於集義不爲利誘不爲威怵堅淯其不可易之則則吾心之理即著見於事物之理儼然常

倂而主一之功始剛定而不移虞書言惟一而必先惟精商書言協一而必先主善此主一之成於知行者然也夫主一之功有許多次第程子之意只解做字工夫其實俱包在內蓋爲能立志能知行者言之而非爲不能立志不能知行者言之也誠能嚴嚴翼翼實致其主一之功則奮發專向之志必敬以持之未知未行者必敬以知之行之巳知巳行者必敬以存之積累之久涵養之熟吾心欽明正大之體常敬常一更不走作理義通透漸次渾融夫然後其靜也此心竦然而是理昭明於中其動也此心竦然而是理條達於外無事時心敬以斂有事時心敬以舒處

常時心敬以坦處變時心敬以端隨其所值總此戒謹恐懼之心行所當行安於至正以無負乎原於天具於性之本然而明公所云一私不存萬理明凈靜惺然動惺然有兩候無兩心者乃可信其實有矣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某賦質拙向學遲當此衰老垂暮之年絕無他想惟體道一念終日切切故謹抒管窺之見以求指教專望批其未當而切示之則感佩無旣矣

與友人

非承枉顧極論通考曲折具見經濟之學積累有年將來涖官治民出所學以行之如古人採藪取物應用不窮矣弟有鄙見請以質之大凡經濟之學必以立本爲先如大學衍義格致誠正修齊之要十二條是聖賢立本工夫實能從此體驗方有根本立脚處運用道理得其大綱參以衍義補治平之要十二條分項理會雖不能措施咸宜而條理巳明有缺畧處以通考等書補之則機樞在我體立用行此弟二十餘年所見如此或可爲高明之一助耳望留意不盡

答友人乙巳

前兩次領教愧無以益高明方深慚悚玆接台翰過蒙下問何以克當弟少壯時溺沒舉業後方有志聖學又無師

友之助其曲折甘苦不能一言而述至今猶庸人也承吾兄以數十條見示反復通玩非潛心朱子之學歷有年所不能如此發揮弟茫無知識何敢輕答但雅意諄切不自揣度稍書所見未知當否伏冀裁酌更有進者人人讀四書章句集註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義蓋由不知朱子用功所在血脉次第無所持循是以口頭說得行筆下寫得出反之身心毫無得力良可慨巳據弟愚見後學讀朱子之書其法當先讀小學近思錄大學或問以定規模次看語類前十八卷訓門人九卷如陳安卿潘子善滕德粹孫居父輔漢卿諸賢所錄切要者段段體驗則其塗徑脉其

尤精者熟讀玩味常留在胸中涵泳而畜藏之次看文集自三十卷至六十四卷並六十七卷如荅張敬夫林擇之呂子約余大雅廖子晦董叔重諸賢及仁說太極說切要者篇篇窮究尋其次第擇其尤精者熟讀玩味常留在胸中心悅而身服之次通看全部以會其全體大用然後反求之章句集註則其精思與義曲暢旁通可以得各章之大旨亦可以悟其立言無窮之蘊而不失於拘牽矣至於居敬窮理克巳集義之功全在從聖賢格言實體到自巳身心上確有欛柄確有矩矱方是實學其吃緊處在立志知性若不立志雖做居敬工夫立志居敬是隨立隨居非截然分開五峰之言却有大第返心做大自知向確既無長養之根又有拘苦之病烏能持久耶若不知性雖做窮理工夫知性卽窮理大學格物或問以窮究性情爲第一義故提起言之既有散漫泛濫之弊又歇語言文字之習亦烏能深造而自得耶故必立志知性稍有見地則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擴其知克巳集義以踐其實工夫繼續日進日深庶有得於朱子之學而陸王儒釋混用之弊可以了然雖解釋文義辨別異同自然句句確實非徒逞筆舌巳也弟深病世之志學者不得朱子立體致用之全槪立一家言以評朱子而宗朱子者又不得朱子之學之所以然爲之嘆息久之今得兄篤嗜明辨深體力行共造於立體致用之

正途以訂數百年諸家之舛謬何幸如之謹書以覆專望留意別紙所晰有未當處希賜教是荷

來書云張無垢以覺爲仁覺是知之發用處與仁不相干涉雖仁包四端仁自能覺但以覺爲仁則不可

以覺爲仁其不是顯然矣但云覺是知之發用處與仁不相干涉則又錯矣既云仁自能覺則覺是仁之分明處不得謂其不相干涉也

來書云惻隱動於中則恭敬形於外羞惡感於外是非辨於中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提起一端四端都有脉絡自是貫通皆兼中外應感言似不當如此分別

來書云仁義禮智之理得之於我者必仁存而後義禮智三者莫不有於巳此仁可以包四者之驗也仁義禮智之用施之於外者必知明而後仁義禮三者處之無不當此智可以包四者之驗也

仁包四者亦當合用看知包四者亦不專指施於外者言

來書云惻隱之心流行於四端之內是非之心分別於四端之先此仁智二者爲義理之綱孔子所以常對擧而言也

此段體驗亦細但惻隱是非之心皆具於四端之先行於

四端之內朱子云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一一窮究則是非之心亦行於四端之內程子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惻隱之心亦具於四端之先矣

來書云孟子言愛牛入井是就庸愚汩没私欲中指其天理之不泯者以見人性之皆善而擴充之不難耳非謂學者用功舍合下學問思辨莊敬涵養下學上達工夫而必潛聽黙伺於事爲之際幸其瞥然一見乎此心也以此爲學其不流而入於禪學者幾希

孟子言愛牛入井切不可輕看是敎人從日用行習良心

發動處識其眞心而遂用功以擴充之與敎人不爲禽獸庶民耻不若人同意便從此用學問思辨莊敬涵養下學工夫卽在擴充二字內是合一意原不偏廢若論下手發處最先下學工夫就此接續做去也彼潛聽嘿伺於事爲之際幸其瞥然一見此心禪家之學與孟子敎人之旨天淵懸隔以此意闢良知家之論說則可但恐失却孟子吃緊警人本意耳朱子根源來歷模樣之訓程子能敬則知此之訓尙望細究此話甚長非能筆悉也

來書云巧言令色與慈愛道理不相干涉乃不曰鮮矣義禮智而曰鮮矣仁何也

聖賢言論分之各有所屬會通之無所不屬如仁義禮智朱子以爲此是一絡索提起仁則義禮智皆在裏面夫子言鮮矣仁並鮮義禮智可知以其心德喪失故曰鮮矣仁何可執一也看煞慈愛言仁亦拘以孟子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叅看自有會心

來書云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見而操之亦體察之功然孟子是因齊王之明處指示引導之非令學者做工夫必俟發而後察察而後存也後來儒者不識此義於平日涵養持守工夫不肯着力而必俟間伺隙幾幸此心一

旦之發而執持不舍以爲心體呈露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處此事一過此用遂息若如此用功不惟有害此心體用周流該貫事理之妙亦且有揠苗助長急迫尋求之病一蹴失之殆與釋子所見無異

平日涵養持守者小學大學操存之功也因見牛不忍殺而擴充者推致窮格之功也朱子云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箇端緖只似尋物去格如齊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皆端緖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愛親敬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

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玩朱子此段則涵養爲主窮格擴充皆所以培養主宰而不可缺者若但防怠迫尋求之病不就此窮格擴充殊失孟子朱子本旨且恐放過此端緒見識何由充長耶

朱子答張敬夫云不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此涵養工夫也大學註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中庸註云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大學或問云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此發處工夫也皆當留心體驗反身切究的是如何方見下手用功夫第

沈莊仲錄朱子語林安卿云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朱子答方賓王云近世言識心者靜無持養之功動無體察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玩此二段與窮格擴充段參觀體驗知朱子教學者用功乎日須涵養端倪發見就此窮格擴充日用間讀書盡倫皆是既窮格擴充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積之之久道理充足應酬之事能適充積之體常存自無一過便息之患是以讀朱子書者當探其身心會其全旨反求而潛玩之固不可認頃刻意思擎夯作弄廢存省之功亦不可不識端緒茫無主宰廢因端窮格守定做主之功而止講求文義鑿空尋物以爲窮理也若執一廢一其失適相等耳豈有當於朱子之學乎

來書云識心與提撕不同提撕者所以喚醒此心以照管義理識心却欲尋求心體模樣把持作弄耳

識心二字儒者固不言亦間有之儒者言識心識仁義禮智全體大用之心異端言識心識空虛寂滅知覺運動之心此所以不同耳不然上蔡何以言人須識其真心朱子何以取之而列於集註乎

來書云性是先天心是後天

此二語不知是如何分別

以上略具鄙見未知是否餘俱的確至於如何爲愛之理存心養性由此啟其端外面物來感三段尤極透徹若體到自己身心上有領會操持便是入處得此入處仍着實用讀書窮理克己集義之功必使事事物物皆

身心實注不違其則此方是朱子有物有則眞知實踐之學陸王所見不及嵩積十數年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三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四

男 光進 編輯

從子 櫟興輅衡靜 仝校

書

與王予中

累日不晤教歎甚弟自慚疎陋無可受切劘處德之不修實屬暴棄時惕於中時形於色匪朝夕矣自憂苦之餘一切雜念極力掃除終不能盡然不似向時澎湃之狀是以年來誦先賢明訓如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銘朱子太極說仁說諸篇竟不忍釋手尤覺得記所云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是入德之要事親事天只是一理憂苦無事只向此中尋味尋之又尋不禁其味漸旨漸長也始恍然先正欲寡理明之言不我欺弟年齒向衰脾痛百出及今修之補之奈修不勝修補不勝補何惟有溫習聖言以盡此生只企不大走作無奢望也尊兄自是培養有素然亦宜節省閒事閒文急向源頭條理處照管爲佳四勿說呈教望爲削正

答王予中

冬杪聞大令郎知伯母康健慰慰之至接手教備悉老兄持守之嚴教士之勤敎服老兄學業深厚名望久著安慶士子得奉爲師自然欣欣向學此風動之漸也居今日言學必有節大驟以周程張朱之學語之定格格不入且就課試發揮亦有透血脈處若得於四書中有一點猛省萌芽便是可轉之幾然此處難得打動也安定明復立教規模雖程朱亦如此惟體認四書不同老兄若於論文時於四書中指點精義令轉入身心來以參聖賢微旨或舉平日篤信程朱深見爲然者再加闡明入情入理使聞者有躍躍欲動意則教術即在於此如朱子語類訓門人九卷

大學五卷克己章不動心章擴充章夜氣章至今讀之如聞當年謦欬也何如何如至於舉上官止循舊儀無一毫異於人只不干求已立身在千仞上可爲士子師表此老兄平日素守弟可爲深信足繼前賢者故更以倡明正學爲屬望耳弟惟株守程朱語錄上求四書立言之意以自涵養間與同志言之使共體驗畢此生事他無望矣培元書院不知創自何人有遺規可考否二令郎志向甚正弟不揣愚昧竭所知相與砥礪自當於大綱處立脚以爲基址小兒有志向學望老兄切實教誨之附來東林學規志學會規餘不盡

答王寻中

顧先生於二十八日南歸矣渠亦以未得詳細請教爲悵老兄以不得靜坐爲慮據弟愚見當有日課早起略靜坐讀書整理家務力從節儉立一成規逐日如之早膳後看書至申酉時靜坐縱有事非必不得已者皆俟次日如此畫一則主心庶可凝定此事須自爲規矩自爲調適自爲收斂安頓雖有上司官長應酬不過答敬格套無語言事務致費籌度當應時亦須靜定其心不得擾亂一有煩躁意便是主心不定趁此居憂三年得以閉戶潛修日用間默默提撕體驗循事條理應去離事不得逐事不得務要心氣和平清明作得主宰習之一月必有效驗時不可失

至囑

答王寻中

非接台翰詩家叶音之學素未深究遺說於語類有增益異同否弟有欲請教者詩註自以集傳爲主而狡童褰裳諸篇東萊西山皆用小序其說是否大抵集傳所言王化之根基修德之詳密君臣之同心作人之敎化農事之周洽以至賢人君子之性情盛衰治亂之仰慕而嘆息者皆爲曲折爲出視小序强辭任意大失忠厚之旨高下不可以數計大全所集如呂輔黃蔡嚴謝劉朱諸君子之語亦

多逆倚透理而必以朱子說爲宗卽以二南言之弟向讀
正墻面而立之訓雖解文義至於會於心體於行終難以
自信反復讀集傳稍見聖賢用意所在究不足語於深造
之趣及讀戊申封事玩味講誦至數十百遍其中正心正
家正左右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之道自從
全詩體會得來而根本原於二南實有由內及外自微至
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之妙始知朱子所云意思相黏輔
氏所云得先生說而二南之義明白者眞可言可行的確
不誣萬非小序所能及矣弟欲就此所見推之紀錄數紙
但年衰氣弱率多遺忘力有不逮徒抱耿耿耳

答王尋中　庚戌三月

屢承老兄商及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數語弟以此說甚長未可以一二語盡之朱子實自此透
本原存省切要之旨文集語類中多言之弟稍陳其旨望
採擇焉靜中有動寂而常感此未發涵養久後得力之驗
若未發時無涵養無主宰星露氣象則所謂靜者悠忽而
已空虛而已卽此便昏了天性朱子答林擇之書極可玩
也動中有靜感而常寂此已發涵養久後得力之驗若已
發時無涵養無主宰寧定氣象則所謂動者紛馳而已急
迫而已卽此便亡了天性朱子與湖南諸公書極可玩也
蓋朱子自己丑透未發之旨實下涵養工夫直徹動靜於
是有已發未發說答張敬夫書發明動靜寂感通貫之妙
後來易寂感說太極說答徐彥章呂寺丞陳安卿諸書皆
是此旨又說到純坤不爲無陽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
不動之中亦是此旨而通貫之妙更加純熟焉又云聖人
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可見靜中動寂而
感之旨又云聖人動時未嘗不靜此可見動中靜感而寂
之旨合前後以觀皆可參見究其極處只是動亦定靜亦
定透徹終始天人之奥潛玩而深思之自有無窮趣味也
弟實未有得但深信此旨從此好做工夫伏望老兄向自

已心中提撕整肅默默體驗覺得無事危坐時天性主宰
不悠忽空虛應事接物時天性主宰不紛馳急迫卽是靜
動寂感通貫消息只要主敬工夫眞切綿密處處在時時
强不稍間斷乃得常有此把柄耳高明以爲何如至於讀
書窮理朱子自學敎人惓惓不倦卽以答張元德衡陽之
訃書福州學經史閣記言之皆暮年文字其言讀書之法
有本有文至要至詳如此伏望老兄本朱子所言參以程
子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張子編書理會有所歸着之訓
常切留意與涵養身心實有關鍵則內外工夫不至不相
應矣如何如何有未當處專祈指敎更望蒟我玗俟無已

得勝仰慕劉賓之名夙莆田人紹興辛未進士官知溫州力言覲淵之奸附及不盡

答王寻中 庚戌八月

昨承老兄商動靜工夫云朱子於延平靜坐之說晚年頗不以爲然且以行狀所云舊日下得語太重只未發則靜存已發則動察誠然誠然但朱子此意謂不可討要靜坐一向如此耳其實主靜工夫不可不着力太極註云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又云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本義恒卦註云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艮卦云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太極說

云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玩此數條皆是動靜存省而以靜爲主至答徐彥章書兩言靜爲主而動爲客最爲精審所當潛玩中和動靜尤爲大義數語與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同意晚年立教亦是如此弟意此數篇必須熟讀審體反求身心有箇入處自信主靜之爲緊要也然猶有說焉從初下手便須涵養亦須窮理集義胸中有許多道理方能寡慾而靜若沒道理一向偏靜必有墮落那一邊之病此朱子所以有下語太重之言也至其所以主靜者必以持敬爲要太極註云君子修之之功實在於此南軒先生自問朱子未發持敬之說深以周子主靜爲有味用力於敬靜者數年二十五卷答伯恭曲爲寫出極可玩味老兄胸中道理積累已多主靜涵養正不可缺伏望留意

答王寻中

老兄所纂朱子出處事迹文章早晚次序已有條理望撥冗速完後加詳定可以成書此我輩山中工課事業也切囑切囑前札云苦家累不得一意靜坐此固然矣然養心之法亦非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浸灌滋潤有悅心處方得天機活潑如經書章句集註精語平時極熟者時爲諷誦意味更覺深長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

齋箴寫照銘張宣公葵石軒銘主一箴之類時時溫習而力踐之此心安得不存此理安得不熟只一箇提撕警覺貫通動靜乃是養心要訣食芹而美敢爲吾兄獻弟之脾病多由於五更溫書今雖力戒然昧爽至早膳前此功萬不敢間斷益四書五經先賢文語循環誦玩積有年所一日不習悚然不安即以致病亦不爲悔但節省數目時切收斂使誦讀存養渾爲一致始得力耳世俗紛雜卑鄙不堪着眼直置之而已亦主靜要法何如何如

答王寻中

昨老兄所言答徐彥章書兩處之訛看得極的確弟所萬

不及者敬服敬服撥等敬疑分字固誤中字亦未爲協弟意謂動靜二者一靜則中字不錯惟有二者故言中如太極圖中之有陰陽相對也至於疑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本字未穩弟以本字只作本然看則無疑矣答林擇之云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亦是此意又以靜爲主動爲客朱子晚年不如此説恐未盡然易註太極註朱子所最斟酌者而重靜之説易註凡二見太極註凡三見語類十二卷載劉履之沈莊仲錄沈錄云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是晚年語皆如此説實是我輩用功切要之旨似無可疑高明以爲何如

與王尋中　辛亥

弟以久病不能步履有失候問請教然向往之心未嘗一日忘昨小兒奉教左右道老兄誨訓之語極深感勸我輩只此一事爲急務雖疾病事變不可忽忘庶乎其有恒耳因念去冬曾以涵養動靜一書請教未蒙印可茲畧再言之夫朱子聖學主敬窮理力行三者齊頭用功未嘗缺一而尤以主敬涵養爲先以爲知行之主前朝數百年學者多以朱子爲道問學故於主敬涵養工夫畧知一二未盡深造凡其淺深曲折次第之故皆無能領會其緼奧朱子教人主敬涵養之訓詳矣盡矣見於易本義太極註大學中庸或問以及已發未發説答張敬夫諸篇諄諄訓誨不一而足徹始徹終皆是此旨非先言而後不言中年言而晚年不言也太極註雖成於壬辰至戊申始出授學者本義雖成於丁酉啓蒙五贊至丙午始訂學庸章句至己酉始作序其中改補較始定者益加精密而主靜涵養以靜爲本之訓所以註釋經書垂教後世者一定不可更易若已發未發説答張敬夫與湖南諸公等書亦以此旨相往復後來不見於文字者由庚子後湖南諸學子率多散亡胡季隨而外少有往還豈朱子所言有先後詳畧之異哉他如答徐彥章輩語類徐居父沈莊仲所記多是此旨自

是晚年語但不能確考其歲時耳豈可以其無考而遂疑之耶且夫朱子之註釋經義垂教後人一定而不可易者雖無別文印證亦斷不可謂有晚年不言之意况參以諸篇其有可印證者甚多如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所云元爲四德之長貞爲四德之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此甲寅乙卯所言可與太極註體立用行之説相爲印證如答呂子約所云未曾自見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之真的主宰又云至靜之中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答孫敬甫云只不動着他即知此覺烱然不昧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營爲之擾當此

之時何嘗不靜此丁巳戊午所言可與中庸或問明鏡止水精明不亂之說相爲印證以此參之則知本義諸說已發未發例蒙印可等篇以靜爲主之訓自是不易之論斷不得以爲晩年不言而稍有疑議於其間矣敬夫先生不從以靜爲本義正爲主之說朱子力與之言而終未合迨數年之後乃深服用功於主靜立極之旨甚悔前此未嘗致力見於荅伯恭書甚明不久而遂棄世至於義正爲主終不以爲然敬夫先生亦不幸而早逝耳若享遐齡必有契合蓋四德各有體用動靜敬夫先生力主此義故不然此說不知四德各有動靜此心性一定之理朱子語類中

發揮甚明若義正爲主之訓則以流行運用言如玉山講義荅陳器之書詳晰分明義蘊了然學者立心立德之要若不如是則雖勉强學問造於高明之域而有密涵養深潛純一之味終未有以得其領要矜其本原以爲性命之舒斂操萬化之機軸此朱子所以與子約器之敬甫諸君子極言之而不憚其詞之繁獨敬夫先生不得與聞而歿爲可痛惜者也學者誠取此數篇反復熟讀誦之於口通之於思養之於心佩之於身自驗果能動靜周流靜常爲主時止時行止常爲主否能有鑑空衡平明鏡止水之體用否能有深潛純一之氣象否能有各各分明能知能覺之體炯然不昧否誠能從博聞强識躬行力踐統會於宥密深靜之中積累涵蓄存省工夫無間動靜而必以無欲之靜爲主功深力到萬理渟澈則當未有感觸之時此心澄然天理具在儘有意味愈涵養愈深沉卽應事接物此心此理仍是靜時氣象此朱子中年晩年深有望於朋友及門諄諄懇懇見於文集語類而不能自已者也弟讀朱子文語積有歲時亦僅窺其梗槪而學力疎淺不能定止然亦俛焉終身不敢自廢夙夜之間惟此一事而已伏望老兄深加玩味熟讀精思收斂涵養不可時刻放寬病痛之餘一綫之明不敢自隱惓惓以獻老兄其深有意焉又

如程子定性書好學論識仁錄不動心錄涵養錄張子西銘時其動靜定有光明錄諸篇皆當熟讀玩味以爲涵養之助何如何如如詩云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又云發憤采刊落奇功收一原伏惟念之念之

與王寻中

弟於經書實無所得但據鄙見窺測一二意以考核必宗注疏義理必宗程朱考核之功於羣書中猶有可稽只要人細心詳審若夫義理非程朱發揮則經書本指終晦而不明塞而不通乃知程朱之功至大在胡蔡諸賢亦與程朱同旨至於大全所集不一家自程朱後經學昌明亦有

樹義非注疏所及近世名家乃有以漢儒反經而經存宋
儒解經而經亡立論者其不知程朱甚矣弟愚昧妄爲此
說上質高明以爲何如

與喬念堂

前承先生賜顧感勤無已及其奉謁値台駕往高郵殊深
歉仄先生云讀書倦時寓意於看花玩畫此適情佳況稍
以鄙見參之須自家養得活潑生機岳峙淵渟氣象常在
這裏當此榴花爛熳木葉敷榮之時滿眼青紅紫綠與自
家生意一般或展閱名画恍若身置其中登高望遠烟嵐
入目雲海盪胸大有樂山樂水之趣如此雖寓意於物而

觀物養心實是一事與點朱註時爲吟哦此意自勃勃流
動也先生試體之何如某病仍舊讀書不能如前雖此箇
道理不敢忽忘而究無得望高明有以教我瞻仰不盡

答劉艾堂侍郎 戊申十二月

老先生積學偉才早膺重望秉節三輔布惠璽垠乩
所建白皆激濁揚清安輯撫綏之大計上爲
聖天子倚任下爲九府官民所仰賴還於邸報中見之欽
服景慕久勤於秉將見匡贊謨猷追踪范馬爲一代
名臣不獨光寶邑也令弟臺兄到舍備述台意兼讀
翰教知

聖天子宵旰憂勤旁求俊乂
特諭臣工各舉一人眞千載不易覯之時宜博詢碩德遴
選名儒以副大典若還者迂拙菲材何能堪此乃蒙
採擇欲列薦章感激之深實增慚愧還向學甚遲即
痛自刻勵究於明體達用修己治人之道茫無所見
不過講求夫聖經賢傳之旨黽勉於謹身寡過之途
時時兢惕以終餘生間以此意與二三學者共之志
願如斯豈有他望若古名臣循吏之治績雖畧考究
然反之於心未能深信施之於事未歷磨礪豈容欺
罔輕應世務是以撫衷決斷不敢應老先生之聘而

甘於閉戶以守迂拙也况還年已六十有三寒暑易
侵病症屢見今歲夏秋瘧痢之後脾胃虛寒十月下
旬幾至危殆纏綿至今幸稍痊可然氣極弱形極瘦
調理極難似此衰老羸憊之軀而効奔奏馳驅之事
筋骸不勝顚蹶奚疑且患耳聾已經二載友朋間尋
常聚語竟若無聞
至尊前奏對舛訛所係非小仰祈明照俯察鄙懷以相信
之心爲代謀之計念其韶光之無幾憫其榮衛之已
傷仍聽閒居得成夙願則感佩老先生之惠愛無有
一律涯矣至禱至禱詞鈍意切統惟鑒原臨侇謹璧感

謝不一臨穎曷勝瞻企

答劉艾堂觀風

承問焚黄及墓祭禮自慙淺陋不能博考於古謹按朱子云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禮玩此則止宜告廟而不行於墓次可知其祭品祭儀盛服亦如時祭吉禮也若展墓之儀朱子用深衣與時祭盛服不同益墟墓生哀實人情追遠之誠不能自已者易服減從禮所宜然但陳祭品外依先世封贈官階畧設儀幟於左右庶别於平時掃墓耳鄙見如此統希尊裁

答劉艾堂觀風

昨承賜顧得聆大教備見竭忠勤事上希古名臣之至意欽服欽服又以高明之見具謙遜之誠下問拙愚殷殷不倦某實淺陋未有灼知何所敷陳以裨萬一但感相知之切謹抒一得之忱稍達鄙要用塵清聽古云念終始典於學又云仕而優則學可見古人從政未嘗不孜孜汲汲日志於學老先生學古有素歷代名臣奏議皆已研究所與者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公務之暇如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朱子眞文忠公諸文集朱子名臣言行錄常常紬閱其中切於理事所宜亟行者朱墨圈出謹識熟思積之之久則於前賢潔己正家輔世長民之綱領必有合也且於前賢之飭官方端風化勸農桑勵人才運用經理之條目又必有合也由是酌而行之順乎人情宜乎土俗旣有合於古又不悖於今使八閩官士民兵服教而改過蒸德而遷善如前賢之表率一方聲施後世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高明以爲何如别具管見數紙迂拙之論未知當否統希尊意裁酌

本領

一潔己愛民

士大夫自有此身須要潔清無玷此是學道根本纔

聖賢正脉止以報
朝廷下以淑士民都在潔己二字甘淡泊安朴素不失儒者氣象方能任事又要有吉凶同患心腸賢哲之人原是生人所待命所謂民之父母也若無眞實愛民之心則日日所行不過奉故事飭文具百姓休戚與自家心思痛癢不相干涉古聖賢性情不如此須是早夜籌畫訓告守令訪問疾苦講求古循吏治績而實行之使百姓有安全之樂庶幾同患心腸稍無愧耳

一讀書練事

一讀書緑事只是一理與章句將文之學大不同根本須從四書經史先賢集透出理路方見治學是合一的如范文正公韓魏公司馬温公程子張子集朱子文集語類其中治學合一處實有規模條理可以尊守施行臨民視事之暇沉潛玩味必有會心所見所行必有成局也他如諸名臣循吏有合於聖賢之道而自已力量所能爲者力加强記奉爲程式裨益不少即如富鄭公趙清獻二公救災事皆當熟講而蓋記之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司此是書事合一之法大學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六部會典則例如此法而集之最爲省要而衍義衍義補尤治學之總領歟

事宜

一修理　文廟及先賢祠

文廟乃天下道學功德所自出人文之宗主也飭郡縣官宜加意修理使屋宇墻垣榱棟門扉堅固齊整樹木茂盛洒掃潔清方見守土官尊敬聖賢誠意若任意怠緩則不事事可知至各郡先賢閩省最盛以朱子爲宗如福州黃勉齋林擇之潘謙之林子武諸賢泉州楊至之陳後之諸賢建寧胡康侯父子蔡季通父子祖孫劉屏山劉晦伯真西山邱行可熊勿軒諸賢延平楊龜山陳了翁羅仲素李愿中諸賢漳州陳安卿王子正諸賢邵武李綱齋父子祖孫黃令裕劉潛夫諸賢興化黃子洪方伯謨方耕道鄭子上陳伯澡諸賢汀州楊子直福寧州楊志仁陳懼齋韓伯循諸賢各郡縣祠宇飭地方官修理及臨一郡拜謁文廟後即親詣禮其祠訓誡士民以朱子及此邦先賢爲法至於武夷精舍朱子與門人講習之所尤當加意培植如朱子任南康修白鹿洞遺法若夫名臣

如陳古靈張柔直黃德藻福劉彥修劉共父建蘇子容泉李伯紀黃通老邵蔡君謨陳應求興忠臣如鄭介夫[illegible]楊充甫徐彝父張周甫福劉仲偃魏當時建蘇宜之[illegible]呂圭叔泉陳君賓興諸君子各有祠宇當如先賢祠同時修理此振興正學之大綱宜亟舉行者也

一[illegible]祀典祭品

此項須遵會典所載帛爵籩豆簠簋牲牷俎醢之類其輕重大小多寡之數以爲定式不可草率陋敝

一尊禮賢士

凡爲臣者皆當以訪求賢才爲要務所爲賢才者有

三日德行實學才能明道先生云性行端潔居家孝友有廉耻禮遜者德行也通明學業者實學也曉達治道者才能也欲知人之德行必觀其親戚鄉黨觀其師友交遊觀其仁慈操守觀其好尙行事辭氣言貌欲知人之實學必問其讀何經史讀何先儒書集窮何等理路作何等運用欲知人之才能必問其素所練習如農養師教禮樂刑兵水利屯田之類或專長或兼優的在某件某件方是眞賢才此等人或在科舉中或在山林間屬官進見須至誠訪問且令子細詢求具文申報卽飭該官以禮敦請到省館之公

所加以禮貌不須考校只如常行賓主問答或書札條對亦可卽有所不知亦不妨此就其所知者問彼就其所知者答如此二三月可以得其人之大概再試之疑事以觀其明斷試之難事以觀其膽力精詳察之不可疎畧無論優否皆從隆禮令地方官尊敬之其最優者記明其長或照十科荐用或成益友交好力爲鼓勵人才自盛此大臣之要務也

一訪問民間疾苦

訓屬官府須直布

皇上殺猷至意各屬官當仰體以行善政既諄切誠諭又留心民瘼過紳士農商問其地方有水旱災否風俗厚否官吏貪否耕耘惰否地利薄否徭役煩否一一諮訪責在有司者飭有司責在監司者飭監司務使輕徭省訟民得力耕節用以樂俯仰尤當加意者一種無田無貲無業之人令有司平日按册譏記勸諭力業作以供朝夕遇有水旱賑濟再査一番務使此等窮民得占實惠不使猾吏奸民勾通作弊此仁人君子當加意講求者也

一禮高年表篤行

每臨一郡有七十八十九十者請十餘人備酒植親

與爲禮使民知尊老敬長之意訓誡其子弟後輩令其各盡孝弟之道且問民疾苦若其中有德行實學才能素優爲鄉黨所欽服者更加禮貌訪問治道若有孝子善人節婦烈女無論存歿皆送匾表揚以示激勵

一整飭司道守令吏治

凡吏治之道須有愛民實心潔己堅操又講求前人良法練習時事條理方有成局在胸學者自命雖窮居在下而洞㾮一體心腸原是不能自已有此實心斷不肯做貪汙的事若不知前人良法必有差處卽

監司言之必以范文正朱子張宣公爲主以名臣言
行錄爲式郎守令言之必以程子張子朱子爲主以
兩漢循吏傳爲式既明於前人規模又詳觀時事如
養教刑兵等件歷歷考古參今必見古法美意可通
行於今日庶於治道有理會也爲上官者必自已先
有此體用平日預立規條申勉屬官屬官來見時止
令一人獨見細問郡邑中民貧富善惡若何田地高
下肥瘠若何盜賊有無若何風俗奢儉淳漓若何錢
糧完欠若何該守令若何撫字若何化導若何經理
若何肅吏懲奸其不能言者或初任或拙訥須先教

導徐察其行事以定去留其能言者亦未可遽信細
必密訪果有清操實政地方災荒使之料理疑案情
形使之剖析事務煩劇使之應變奸宄叵測使之鎮
定或有專長或有兼能不可求備但須實用的確不
差則力薦之爲大臣者多造就人才上報
聖天子知遇下恤億萬民性命方得俯仰無愧也
一訓廸教官士子法則
學校者賢才所自出必有其師方有其弟子通書云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治
道之本原一定之至理也周時辟雍化行七年九年

有成規師嚴道尊有定論故人才極盛後莫與京漢
時博士以經相授一時循吏皆本經術行治道降至
隋唐師道衰微然韓昌黎陽道州頗能以忠孝經籍
成就後學至宋理學振興大儒繼出賢士濟濟有兩
程夫子方有楊謝呂游有朱夫子方有陳黃蔡李益
信師道立則善人多之不誣也今日訓飭教官以程
子朱子爲主以胡安定鄭閩中胡籍溪劉子和曹月
川數先生爲式其所以教士子者以安定先生經義
治事二齋程伯子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數語朱子白鹿洞學規貢舉私

議陳剩夫先生正教正考會通爲課士子德行實學
才能之良法果能遴選高賢三五人尊禮請教講明
此旨使一省教官有所取法教者必以是爲教學者
必以是爲學若有德成學充才達者力薦於各院上
官以備採擇三五年後自然賢才日盛足備官職之
使命矣○每到一郡一縣必至學中集教官諸生舉
貢監於明倫堂教以行孝弟勵廉隅讀書積學須以
聖賢爲法朱夫子乃閩省道學之宗遺書具在須各
究心如文集語類經傳通解小學近思錄家禮綱目
是人生日用身心修齊治平明體達用之全理不可

一日不究心者父師立定此規矩使子弟必從此用功深造諄諄勸勉自然感動其有不能身到者刻爲條約分給各縣教官令其轉相講習如有實心聽從肄業者另加優禮以示作興

一飭縉紳

鄉紳乃士民之首風俗盛衰恒必由之其出示曉告居家朴素處鄉謙和教子弟以詩書御奴僕以禮法不得以勢凌弱不得以富吞貧其有怙侈滅義驕淫矜夸卽當懲治以端化原

一敦本業行節儉

出示曉諭百姓人生各有本業農者務農賈者服賈以及工作傭力之人各修本業力行節儉毋得懶惰華衣美食嬉遊博奕每見不肖人家破壞祖業流爲盜賊皆因不務本不勤力不節儉所致曉諭羣民各宜遵守不率教者令有司依法究治

一敦倫理

出示士民人生此身本於父母兄弟妻子皆屬天性骨肉至親至重所以愛敬之良出於自然不假矯强今有不孝不友之人於父母輒敢違背兄弟妄生乖離夫婦或相謀刼似此逆天悖理敗常滅倫之事令有司曲加勸誡有不悛者依法究治

一睦族里

出示士民宗族鄉里皆當和睦幼者敬長卑者敬尊愛身守禮奉公畏法些小爭忿各宜忍耐毋得輕自告訐競相侵侮不勝者身遭刑法得勝者亦必費財失業痛切告誡各宜稟遵

一守禮法

冠婚喪祭具有成法昔朱文公著爲家禮原爲士庶通行一定程式出示士民務宜量力稱家有無遵守而行毋得競爲侈靡耗財偕分

一飭淫祀

曉諭士民讀書務農各安生理不得借名修道私造菴觀借名禮佛男女雜集借名祈禱晝夜不散與夫倡爲妖魔蠱惑衆心裝飾傀儡斂積錢物如有似此邪說該地方官擒獲治罪

一禁邪教

各郡縣風俗不同每至一處遇官吏紳士細心詢問或有惡習邪教訪得一二卽行出示指陳利害委曲曉諭窮鄉僻壤處處張掛須要情詞懇惻入人心肺則誠意所孚自然觀感向化革舊從新矣

一懲治貪官汚吏奸頑
書曰彰善癉惡易曰遏惡揚善記曰章好以示民俗
愼惡以御民之淫古聖人以此垂訓爲大臣者不可
不深體此意若好善而不惡惡則奸先横行無所畏
懼而凡爲善之心怠矣必訪得貪官汙吏奸頑三項
人罪惡大著賍証顯然卽痛加懲治按律恭處定罪
且諄諄曉諭以明懲一警百教人爲善之至意

答喬星渚

屢承吾兄諄諄以學道相問訊弟愧踈淺無以仰副盛意
不勝惓惓於中吾兄云須離家方能專一弟意離家同好

然工夫專一只在自已立定課程收歛身心靜坐讀書使
向道之志勃勃發見時時振奮時時操存不致阻撓便是
道心主宰卽有雜事隨分應之應時亦須端莊留心照顧
不致散漫此動中習靜要訣旣應後依舊做工夫習得一
月如此向後便有成規張子云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
宜忘心苟不忘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先儒敎人
動中習靜指示明白安可不玩味服行耶太極西銘二書
專望留意須從自已心中理會太極是何物事理會天地
之帥吾其性是何物事方知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
極不愧屋漏存心養性爲主宰切要工夫識得主宰常切

提撕則無論有事無事皆涵養乎此不至走作矣來希聖
希賢錄讀書大第學課三種此弟鄙見敬爲高明之助先
此請教容俟再布不盡

答喬星渚 辛亥

接手敎具見吾兄向道之眞用功之專如此肫切自有進
步弟學鈍拙未有所成只此守道一念不敢忽忘幸値高
明共爲磨礪敢不亟勉先從九卷遴目所載熟讀潛玩自
知未發之中是吾心所固有九條工夫皆當着實用力而
前五條尤吃緊補小學主敬一條吾兄久已深諭立志以
定其本知性以明其要(依答陳超宗書二向合爲一條)主敬以持其志窮

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此四條須一齊用力不可缺
畧試列其亟宜讀者先爲涵泳立志知性條內如又諭學
者答陳超宗(示諭向來)陳器之(性是太極)林德久(嚴記正以新齋雖就)仁説主
敬條內如敬齋箴答陳允夫(可欲之謂)何叔京(持敬之説)潘叔昌(細讀
來諭)周舜弼(所諭敬字)呂子約(示諭日用誨諭工夫)余正叔(示諭日用)楊子直(承諭
太極)窮理條內如讀書之要滄洲精舍諭學者答王子合(所諭
祠記)張元德(衡陽之訃)孫敬甫(所示大學)廖子晦(所論顏子)讀唐志讀大紀
王氏續經説福州經史閣記甲寅行宮奏劄二(此篇在二十卷)力
行條內如答吳晦叔(前書所詢)曾景建(辱書文詞)廖子晦(所諭已悉)汪尚
書(徐倅[illegible]致)韓尚書(區區行役)王梅溪文集序李丞相奏議後序向

淅脉文集後序李雲龍文集序豊淸敍遺事後序凡三十餘篇熟讀精思反身切體雖難遽造於純粹精微之譜而向道之篤積功之深內有以會於仁義禮智各各分明之德性外有以守夫法度規矩整肅不亂之威儀養內以統外制外以安內身心知行栽培兼至日用動靜之間無非提撕存習處矣由是義理充足有以安心有以制行游離之思慮漸消漸淸天命之本體日養日著六條內如已發未發說所云寂然不動天性具焉答呂子約所示心無所云安於義理而不妄動者未發之中自然呈露涵養益密由是講究夫吏治民生之故以求有體有用之學閱歷乎患難

憂病之餘以求處險處困之道七條八條內如戊申封事答任伯起書所論已悉所學若欲行道符到奉行者經綸民物之畧守死善道之操卓然確然有物爲定此三條所載宜讀者參驗其精者亟加玩味固先賢之所以希聖希天而亦我輩所當勉焉以自振立者也若夫充積極其盛道德臻於純熟入聖人之域而不自知則亦從之無由而豈能勉强而力爲也哉要而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程朱傳心之要語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而整齊嚴肅四字是其下手處行立坐卧造次顚沛不可頃刻離庶幾心在身在道德常聚而根本日以堅固致知則守其所已知者漸漸推廣使心理愈明持守愈定而九條工夫皆實通做去不可不深留意也凡此大畧弟數十年來用以自勉今老且病尙皇皇於半塗而不能至吾兄大爲奮起志剛力健三五年間必進於上達千萬無自退阻朱子正脉大有人矣願望無已餘俟再布不盡

答喬星渚　辛亥七月

昨承吾兄問知生知死之說云深思塞體帥性存順歿寧之旨聖賢生死與庸人不同誠然誠然以弟愚見言之只要識得透信得堅方有進步中庸或問鬼神章辨屈者不亡之非答廖子晦言死而不滅之謬與答王子合論魂魄

之正一條參看則知庸人隨死俱滅卽有未散亦伯有爲厲之屬終歸於盡耳蓋庸人之生盡是游氣用事若仁義自是元氣庸人都已喪失豈可與息須從魂魄之正透徹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旨涵養堅定分晰通明使仁義充實於方寸中卽是天地正氣在我矣以此參之經書處處皆合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君子以致命遂志書曰攸好德考終命詩曰舍命不渝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禮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經書所言皆是此旨只要仁義立在這裏便知生死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之說直不我欺由此用功義利愈明

謹獨愈嚴不能自已矣又承問西銘載潁封人申生伯奇之意弟意此三節務將朱註熟讀如禹舜參皆克己事親守身之純孝張子教人事天亦當如此潁封人申生伯奇亦好善致死順受之純孝張子教人事天亦當如此須從三聖三賢心地上體驗其至性至情不敢違親的眞精神眞血脉因覺自己存天理遏人欲不避難順正命是事天眞本領只要肫肫懇懇至誠至敬竭心力以勉爲之修身復性萬象森然吉凶同患全體大用總是盡子職以事天分內事如此實實理會服行則張子之本意得矣不必在分量上比較若論三賢不及三聖何以並及只是聖其合

德賢其秀之意亦可參看要之行到至處卽是成仁取義徹底瑩淨地位象高明下問故畧言之暇日再商何如猶有竊者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先生夜氣箴茂卿先生夙興夜寐箴吾兄已熟讀時習此外尚有南軒先生克齋銘艮齋銘敬齋銘主一齋銘傳心閣銘讀書樓銘葵軒石銘主一箴此弟日日溫習者並望留意

與喬星渚

屢蒙吾兄賜顧下問殷殷思竭愚褁以承雅意愧無能輔助夢寐間不敢忘也吾兄近看語類弟不勝欣悅朱子文集尚有人好之語類一書少有入目者非實有爲己近裏做性命工夫之志必不能見此書無窮意味今得吾兄深嗜篤好則性命工夫自有入之愈首取之不竭者希聖希賢許多實際事皆從此有得矣試畧言之夫朱子之宗程子也固從經說文集求之而得力於語錄爲多其廣搜博覽費如許精力方第其篇次訂爲成書雖其中亦有存疑叅酌處要之入理深邃見道分明多得之於此今觀語類載所講說入近思錄與不入近思錄者凡數卷至今讀之朱子用心語錄大有會於兩程夫子相傳之正脉者如此勤勞深密而後世學者反以門入記錄朱子之語爲不盡是當日本旨遂置不讀與朱子宗程子之心大相懸遠是

以止見朱子聖學之詞而不入其堂奧并文詞之精義終隔數層而不解其眞趣也豈不惜哉且語類一書晚年精要之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衆誨諭極詳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功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不啻親承教誨也在當日諸門人前後各得一說彼此各聞一義而後人讀之反聚前後彼此之各問者彙萃參伍這處也有那處也有表裏也有始終也有眞有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漸進漸高遠之妙是安可不細心審思而弟賦

君苦觀槩以門人記錄之不確而忽之也耶弟閱此書歷有年所子洪先生分類編輯大有深心後人依類反求自有入處吾兄特發希聖希賢之志必以朱子爲法而深嗜此書誠千萬人中傑然挺拔之豪士也果能就此一百四十卷反復數過於前十三卷得用力之門徑於訓門人九卷得教誨之方法繼之以四書五經之宏綱奧旨先聖先賢之微言深造以及朱子自學誨人進德守官治世論古之大經大法皆有以究其當然之理而反之身心眞有幷然而不容紊勃然而不能已之趣當是時也卽大第着力收斂此心以補小學之基立志以定其向知性以明其體

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會歸於天命未發之原而默有所契貫通於經世長民之業而實有所施自固於憂患死生之途而終有所存循循加功日進不已以俟其自至於純全之地而無有歇手時爲此則數年內從語類得力所必至之境固未可以爲易而一蹴至之亦非絕不可至之詣預以爲難而自止也自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退轉必要其成豈患夫道之不大明德之不大立也哉來語類選目凡六百餘條呈覽朱子云書只貴讀讀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此是讀書要訣六百餘條亦稍多或就中選一二百條手抄口誦朝夕吟咏自發其精神自養其心性自拓其胸懷食息寤寐不稍作輟如是久之所讀之意味常在方寸中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則風雨晦明之際稠人廣衆之中時時猛省自覺心理書味滂沛充盈大有悅心怡神之况獨愉獨樂央非世俗事所得擾亂而侵奪者矣食芹之美謹以爲知已獻尋望留意餘不盡

答李思存

去冬别後倏忽半載老兄選期在卽秉教一邑必能成就人材庶不負一生辛苦也願望無已來教别紙句句格言答金麗中論小學矩矱極其切實讀書應舉一段尤中今

日士子之弊文章不本於德行遇則營營富貴安能爲科甲中第一流人物如薛河東金伯玉輩不遇則潦倒怨咨安能力學潛修如胡餘干吳聚齋輩得老兄以此立敎則後學承教者必文行兼盡人材傑出矣我輩讀書是終身事雖望高明不吝啟發雖屬暮年不敢自懈也

答李仕崴

來使至接賢侄手翰大有向上趣味不勝欣慰愚年老學疏常切愧悔故遇至親好友子弟可與讀書向上者不禁此意勃勃是以前書詞繁而不能省深有望於高明也承來示以如何用功下詢卽此便是眞向學者夫周程張朱

嘗凡數百卷茫茫浩浩無處下手有志者不免望洋而嘆所必然矣愚意且從小學近思錄大學或問首章五章六章七章語類前十三卷大學五卷訓門人九卷反復潛玩擇其吃緊者讀之體之積之之久自見用功切要處全在立志體驗心統性情之旨使吾胸中戰戰兢兢常有主宰以立體常自檢點推廣以致用則日用間一動一靜無非天理流行而爲學之本立矣朱子門人陳北溪先生集字義嚴陵講義四篇將板刻本想金陵書房必有之覓此二本細細玩味乃朱子門徑的傳大抵朱子所訓雖多不外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

其實四語近與學者申明此旨頗有入處望賢姪留意容俟再寄

答李注滋

使至接來札具悉好學之志且蒙下問非篤志自立者不解此來愚雖終日一編而所得甚淺稍述鄙見以爲進修之助夫學必立志作主宰必窮理力行作工夫賢姪專意好學必以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爲根本以程朱文集語類爲飲食居室以史鑑諸名集爲水陸舟車俯而讀仰而思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模有範有規有箴精神意思俱在於此以正其行以修其身一室之中儘多樂趣豈有寂寞孤陋之慮哉由是所疑所得皆籍記之俟他日印証驗學業進長庶爲能尚友古人者焉高明以爲何如尊札不爲庸夫俗子一語便是立志根基只要此志堅決工夫接續做去自漸有成敝鄉大水百姓嗷嗷甚可憂慮過承關切謝謝

答吳幼淵

前月蒙兄問日進月退數條方欲疏答緣事匆匆是以遲遲玆各註明呈覽暇時或可面悉大抵要知日何以不及天一度月何以不及天十三度日何以有永短月何以有盈虧此起手法也幸留意餘不盡

日進而六月退而六七閏爲章而日月無進退

日進而六者自今年冬至起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云六者舉大數如尚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退而六者自正月初一子時初初刻月與日會至三十日午時初三刻月又與日會凡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爲一月積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零四時四刻云六者舉大數如曆云三百五十四日也七閏爲章而日月無進退者十九年共餘二百零四日三時有奇凡七閏月則進退所餘之日皆無餘而僅有分杪也

日積而強月積而弱三會爲元而日月無餘分

日積而强二句卽氣盈朔虛之進六退六也三會爲元無餘分者會字似錯據前編云章法雖云氣朔齊猶有分杪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矣

刻分渺没以積日

此句是就一月所餘六時三刻弱而言該得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積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則得六日此積日之數也

氣應閏應

此句言中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也中氣在晦後月節氣在望自當置閏非閏應乎

百分百杪

此句無甚義意

天運有餘歲運不足

此二句言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此天運歲運之不同差法所由起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四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五

男 光 譽 貞 進 編
從子 榕 衛 尉 全 校

書

答王懿誦喬星渚喬南齋

昨承三兄問先儒云涵養未發之中又云未識得涵養箇甚此切問也弟已畧陳梗概又恐言之未析故再申之涵養未發之中是主宰吃緊工夫若不得門徑曲折次第易

至恍惚難以的確欲得未發主宰只遵朱子用功先從大學或問整齊嚴肅四說答胡廣仲欽夫未發書此是主敬第一着次卽從立志知性下手答陳超宗（示諭向來）林德久殷記方耕道（示問詳復）程允夫（可欲之說）何叔京（持敬之說示諭必先）林擇之（古人只從）已發未發說諸篇最切要可循以行之能從主敬體驗未發氣象而有所見如答耕道擇之叔京書中語已發未發說此敬中著見得手最直捷者但恐所見猶屬影響卽從答陳超宗德久允夫書中語合下立志主敬知性兼下工夫實實體驗見得心中四德四端大概規模渾然燦然氣象在這裏方有把柄方得親切的確如此用功必有所

得仍主敬以持守之務要常見常守乃不散漫此後方好
節節用知行工夫向前做去也此數篇須熟讀熟玩切身
體認自有入處程子云能敬則知此卽答耕道擇之叔京
已發未發說所云謝上蔡云人須識其眞心卽答超宗德
久允夫所云雖若不同必自主敬始能主敬以知性實有
所見仍不舍敬守之功在人反求默識驗所入而存養之
自然貫通一串始知朱子指示門徑誨人深切歷數百載
涵泳遺編如質一堂親聆提命後世學者何幸如之三兄
以爲何如弟鄙見如此不知當否高明有契更須往復此
件透徹是立脚根本專望留意

答王懿誦

來諭第一條據朱子答石應之云公謹意緒多支離更與
鐫切故以身警之向來支離者只是講說多非如他家博
雜支離也承問夜發不定來夜氣箴宜深體之工夫在旦
晝所爲嚴氣正性凜然常存臨卧與初醒時尤着力提撕
乃能貫通於夜一切閑雜有累於操存者皆屏絶無稍戲
慢留戀方得專一也

答喬寮川 丁未五月

昨蒙枉顧又承下問稍陳鄙見不知當否長兄學業素優
今宰百里擧而措之游刃有餘乃問及鄙陋弟實無知何
敢妄說然雅意殷勤不容不答吾兄云此行淨洗利慾力
務恤民旨哉斯言牧民者實抱此心自有許多善政大第
施行豈易得之時輩者哉欲服夫百里之寄未可忽視一
方百姓養教生全安危利病之責係屬於身是何等重任
何等大事敢不兢兢業業以求盡職耶但所行有名實則
已心不可以不竭所務有法度則古訓不可以不式視民
饑寒如已饑寒視民困苦如已困苦不敢有一毫私心不
敢有一毫怠心不敢有一毫矜心僞心事事耐心盡實做
去此體之在已者也若先賢所行卽我師範不加講求何
以得當如朱子文集自十一卷至二十九卷言治道九十

九卷一百卷紀歷任行事自七十七卷至八十卷自八十
八卷至九十八卷紀諸賢行事有關於治道者甚多當細
心玩味又如歷代循吏傳先從兩漢看 呂氏實政錄亦當研究
此求之古訓者也蓋吏治道理先儒說在這裏必講求實
踐始無舛錯卽仕學大乘未信編亦可參看必酌時政與
古法相通合一脈路要以勤恤民隱爲主能恤民則所以
盡職者在是矣因昨說叙二十四條呈覽伏冀採納

牧民二十四條

潔已

此立身第一義稍有汙染不潔處向後治道便難言矣

凡功令所當得外一概屏絕非但詞訟受賄也

仁心

天地父母生我原具不忍人之心有萬物一體之責乎日讀西銘便見民胞物與是我本心仁體況爲民牧則生民疾苦必關痌瘝方有吉凶同患意思須至誠惻怛肫肫懇懇隨事隨處總此愛民至情深入民心方有行政根本若無此心則政事特具文耳近思錄載明道横渠兩先生爲令數行其愛民仁心至今可見

敬和

氣象宜整肅所謂敬也敬則心不馳人不敢犯又宜謙

不可傲宜平不可暴所謂和也和則心不乖戾人便親近傲與暴二弊最害事亦不敬也須時時省察克治○革兌二卦象傳宜實體驗

儉朴

衙内用度須量入爲出布衣疏食力安淡泊一切歌舞戲劇之類槩行屏絕上下家人皆稟朴素

勤勞

早起晏眠勿耽逸樂上下文書呈詞之類糧稅等項總數必件件過目若看細數更好糶糴收糧斗斛食物草料給價必親驗親放親收親給不可假吏胥家人手巡夜亦親行看命案災傷田畝等事減從急往自備供給毫不擾民

精詳

一切事務審量而後行稍不留心便有舛錯雖忙中亦不可漫行朱子答廖子晦爲政須有紀綱一書當體驗

關防

欲防吏胥作弊必自宅門内始守宅門者擇老誠人司之衙門子弟親友幕賓家人輩常常講說戒飭謹守法令不可通外竅開弊竇使其心皆體巳心助成善政不然罅隙一生弊端百集有不可言者難言治矣此條立

法宜謹嚴

勸農

此條朱子文集中最詳宜錄示而行之

催科

當於催科中寓撫字意視年豐歉而緩急之須思入民心令其樂輸方是循良作用久欠者間懲一二以警衆錢糧各項須一一記得隨收隨解防吏侵欺票宜編號逐日算結與幕賓商防察之法

積貯

朱子文集社倉之法有三領粟於上官而行以紳士大

家散斂收息者五夫倉也紳士大家出粟散斂收息者金華倉建昌倉也令尹設法置粟散斂收息者光澤倉宜興倉也上官發粟固善矣若令尹度邑中無碍規例銀悉捐以爲社倉之本按四正方四隅方各設一倉官捐以倡下捐以應由少積多各足其數數亦無定官度民數立式多多益善必以紳士之賢者主之而不叅以官吏以至誠惻怛視民如子之心籌之而不參以刻急嚴酷之法庶乎有成績矣亦在牧民者實心奮行耳社倉是備荒良策然當順人心察弊端善爲之以勸紳士大家輸粟立倉有資故也呂氏云民之好義由感不由

刼若不順人心察弊端强人輸粟吏胥乘機作奸反致擾害須俟深信樂從然後行之之爲愈焉○賑荒法見朱子文集陳幾亭鄉邦利弊考當預講求社倉借有田而歲凶者官倉賑先無田者次有田者故小荒則官倉賑社倉借大荒則社倉亦賑無田者

田畝高下肥瘠

一邑田畝自有高下肥瘠不同命里書保正繪四鄉田畝順庄寫田某庄肥某庄瘠某庄中常常看記有公事到鄉即召鄉老問其肥瘠收數與畝澮溝洫如水道不通堤坊不固便可知其利弊以相工作鄉老至縣庭亦詳詢問之

戶口貧富

初到任戶糧房進糧銀田丁册留衙内以爲底本凡有一人而分數名者數家而同一祖名者命戶糧房注明皆以現在人戶爲主寫明某人即某人則人之有田無田田多田少可知丁册寫明農工商賈貧窮與否則人之有業無業極貧次貧可知此項須平日留心益貧民無田無業最可憐憫牧民者宜恤此輩有田有業者勸之力行節儉餘一餘三以備水旱無田無業者勸之勤力傭工小爲貿遷以餬口食古人賑濟之策專爲此輩

官素知之則吏胥不得作弊矣○此二條圖册紙筆費官給之切勿擾民行事如無事方妥

訪問利病

接見紳士百姓須虛懷請教地方利病令其盡言無隱可行者劄記酌行庶可周知民困

不輕簽差

差票必是命盜大事方行一切細故槩不動筆即當行者亦必慎重此係與嚴關防一例最要緊

正風俗

民間風俗家庭乖戾由於不篤情誼勸士民事親事長

慈幼務盡禮法敬順不悖以養和氣鄉里搆釁由於私利勸士民濟貧周急矜孤恤寡以厚戚屬奢侈成習由於不節儉勸士民服食冠婚喪葬力行儉朴以留有餘藍田呂氏鄉約當舉行焉其淫祠宜亟毀老佛之教屏斥之

禮賢

先儒涖任首重訪賢邑中紳士布衣有道高行端通達古今者親造其廬訪問治道民生休戚尊禮之既得益所未學又足鼓舞後輩

重祭典

祀　聖廟儀注品物必考會典躬親看驗祭前齋戒祭之日更加敬謹從容整肅必致其誠祭　啟聖祠諸典亦如之

表先哲

邑中名宦鄉賢有道德事功可繼先賢者特祠專祀流寓之賢亦如之

獎揚孝弟節烈

實該孝弟者頗少有則亟表以敦本行節婦貞女擇其苦節者表之烈婦烈女亦少有則亟表焉

興學校教士教民

興學校最難言朱子在漳州擇士之志於學者延李堯卿楊尹叔朴一之至學中置賓賢館以處之以佐教官以式多士教士遵安定先生學規明道先生太學教法伊川先生學制朱子白鹿洞學規以變士習上者勉以聖賢明體達用之學次者潔己敦倫睦鄉守法不率教者罰斥之各鄉立社學教民遵實政錄所載各鄉用保正正副二人月吉聚民講　聖諭紀善惡善者獎勵惡者責改惡大不率教者聞於官以懲之教士教民之法行則士民之賢不肖了然可見保正切不可用生監用百姓之賢者奉行無過則獎以羊酒號以善人自然奮

起任事有作奸受賄者懲之南軒先生命各鄉推舉耆宿爲鄉老自鮮作奸受賄者○清盜之法責捕快尤當責保正保正鄉甲清明則盜無所容訪有積盜舊案可據者一經再犯痛懲以警緝盜則用二三能幹捕快獲則有賞否則必罰奸民之舍盜者宜加痛懲○武備亦令尹所當研窮朱子在南康漳州時亦論及此語類一百一十卷實政錄城守卷鄉邦利獘考宜究心焉

敬老

月吉必請年高有德行者數人略如鄉飲禮賓之意令尹具酒食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如橫渠先

生所行問民疾苦訓戒子弟必以孝弟忠信爲諄諄瑞閭歷四鄉亦如之

御史

明道先生云正己以格物此是要訣令尹持身清嚴吏胥自不敢犯法猶有狡猾者或託公言以售私或借上官以恐嚇或假嗜好近習以投間此處最宜留心犯法重者萬萬不可逭

清訟

清訟之道在到任始如朱子任南康漳州時先行曉諭諄切務令士民敦倫睦族守法和鄰改過遷善毋好爭

訟其以訟至庭者先訓以和睦至情懇惻致誠然後剖其曲直剖已又復勸諭毋再至公庭必大受刑辱此風行自然訟省原告虛者加倍痛懲亦清訟一法命盜切不可株連無辜自盡命案宜速結

懲奸

士不率教包攬詞訟侵食田財民不率教陵蔑孱弱嚇詐財物吏胥不率教舞文弄法婪贓侵公此輩屢飭不改擇其尤者痛懲一二自知畏矣

右二十四條畧言大槩詳細處難以筆盡保正社倉二條善行之則利民不善行之則害民不可不愼也夫牧民之道以前七條爲綱後十七條爲目誠有潔淸之操仁愛之心敬和儉朴之德加之以勤勞精詳之才識關防之嚴厲則綱領正矣至於爲養爲敎敬祀禮賢訪民隱正風俗等項次第行之則條目得矣未到任時先行密訪得其利病大端初到任必亟正其綱孜孜訪聞惟恐不得盡職一種肫懇切摯意思時時流露兩三月後士民有相信意度其緩急凡所當行者無躁無怠勸以孝弟睦婣知尊卑長幼之分節儉畜積備水旱不時之災養之敎之便是太平之治吾兄積學已深愛人有志倘不棄鄙見平和做去自然人心感仰政成化洽位之

崇卑不必計也人之知否不必問也但求上不負聖賢遺敎祖宗世澤下不孤平生所學士民所屬望而已樂何如哉弟觀史冊名臣道學後繼以循吏循吏者道學之施張而名臣之先步也公事之暇如周程張朱書綱目名臣言行錄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等集玩味擴充則異日道德事功必追踪前輩矣惟望努力再啟不盡

寄喬泰川

歲內聞吾兄政敎感孚因有江陵之薦直道在人信屬不誣曷勝欣慰從此操守愈淸敎化愈廣可以大行所學名

位之崇高又其自至者矣令郞來舍道吾兄下問盛意弟跡陋無識何能有裨高明况玆大邑尤難輕言然邑有大小理無彼此伏望涖政之道以正人心厲廉耻尊賢敬老愛民肅吏勤事察微爲先民以事至庭者必隨事敎戒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再三勸勉暇日召諸生於明倫堂以此意諄諄敎誨之孝經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五句眞治道要訣至於好學善士孝子節婦必加禮貌旌表以風動人心若謊狀瘦訟挾事作祟者或告犯或訪問的確不差嚴究一二人亦淸訟一法正所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高明以爲何如地大事繁宅內人多尤宜整

齊畫一 仍望於前七條留意此是行政根本本正自少錯矣便迣數行奉候興居不盡

答喬秦川 庚戌

時與令弟相聚得悉吾兄福履康吉政聲洋溢將來見知各憲廕庇郡省生民非僅百里已也接手敎知以實心行實政稟氷玉之操盡養敎之職神君慈母自爲刻勵大非俗吏所能及欽仰欽仰來敎儉可行於身云云此固人情之常然宅門以內須皆知此意同有守法効力之心方可共濟吾兄宜時加勸諭而稽察覈實以防作奸亦宜切切在念令郞尤宜防察以輔不及則此身立於無過之地而政可行矣烟戶門单生理田地冊本之王陽明先生近來只成虛文保甲法緊要在鄕正鄕副呂新吾金閣齋兩先生言之最詳須擇士民之有家業而忠信諳練者與之明其旨講其法始有實惠不然未見有益淸査之說須極徹底澄淸之原必如朱子經界法庶能盡善然在當日已屬難行則後世可知來敎所云不擾累禁私派革奸役如此行之甚妥烟戶冊當爲二本一中上一留署吏爲東西南北四正四隅地圖註明庄村常在案頭翻閱則百姓之恒產有無多寡田地高下肥瘠漸有成局是知民事要着也大抵吏治之道以順民心爲主利民之事甚多弟襲編吏

治集覽一冊托南老錄呈吾兄暇時寓目酌其可行者實實做去自有利於百姓仰追先哲矣弟實愚昧無知惓惓之衷稍達所見別紙數條並呈覽

別紙

一本周程張朱四大賢以行政爲良吏者一邑百姓皆當撫卹之須有父母斯民恫瘝如傷之心然後政事從惻隱心胸流出能盡心盡道者惟四大賢幸其治績猶有可考必反復玩味心四大賢之心學四大賢之學行四大賢之政如某件某件可行毋爲力所不及毋爲時所甚難合乎人心宜乎土俗斟酌盡善以措之務有一種肫肫懇懇愷

惻情詞使我心見信於百姓百姓深信乎我心庶乎無咀
碍矣
一潔淸以貞守四大賢之潔淸不待言矣卽杜詩孔奮張
堪諸君子皆以此自立根基故取信於君友垂淸白於史
冊非高遠難行者也
一教勤儉畜積以備荒民貧由於不務本節用士農工商
各有常業須力爲耕作貿易節儉留有餘以備水旱婚喪
燕會之類力崇儉朴本家禮略更定立爲條教使人尊守
游惰奢侈者罰之鄙斥之黃覇召信臣傳可做而行也或
朔望或理訟或臨學凡與士民相見皆以此意諄復曉譬

如家人父子不忍顚覆流離以示預備之道
一教孝弟睦婣以厚俗此事近日官長皆目爲迂談不加
講行風俗愈趨愈下深可嘆息若賢守牧能遵韓延壽傳
所云名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接以
禮意問疾苦陳和睦數語屈尊貴而謙謹懇惻諄切以諭
士民安有不感動興起者張明公大賢也亦本此施行後
世臨民者全不知此義是所望於有心教化者矣
一禮賢士以崇德訪士之式有三一曰行誼一曰學業一
曰才幹所謂行誼者必訪其立心忠信果有孝弟慈愛之
誠制行淸白果有公已利物之實若心行不符則非眞行

誼矣所謂學業者必訪其讀何經史窮究何等義理果能
有得於心若徒章句時文則非眞學業矣所謂才幹者必
訪其講求何等吏治果能實見於川若徒鈔襲記誦則非
眞才幹矣江陵名邦必有其人如任延好士可以爲法朱
子仕漳聘李陳諸儒禮之學宮亦卽此意
一通下情以知利弊下情不通則民苦不得上聞如黃覇
傳所云吏民見者輙與語數行張明公行狀所云名鄉老
諄諄告諭使徃告其閭里數行最可法雖張明公政事非
覇所及然參而用之頗有效處如臨庄鎭卽召父老與之
款語問民有無畜積備荒之資與孝弟睦婣悖逆爭鬬之

事擇善者禮貌之當興革者酌行之有言已過及吏役奸
弊者樂受之使欲言者皆得直達則左右不敢壅蔽久之
民情愈熟事理頗難者士民皆樂言矣
一興學校以端士習朱子文集中劉子和傳實教士規矩
若以此篇與教官商酌躬行以率先之使士子知法則亦
善策也但難有如此賢廣文耳
一行社倉以濟窮民平日留心窮民實數果係無田無業
者當有以安頓之或官有可措置官行社倉則朱子集中
光澤縣令張訢所行可法也或勸大家商戸自行社倉則
朱子集中南城縣士子吳伸吳倫所行可法也蓋一縣窮

民每過饑荒實大可憐檢此二篇一以自度有可爲者而爲之一鈔送富家勸其勉爲之此事雖難強行然預備之法無踰於此要在有以感動倡率之若朱子救荒事實會南豊趙公越州救災記皆宜素講者矣

一懲奸宄以清詞訟一條必以勸民和睦息訟無爭爲先如韓延壽與禍諸君子甚可法好訟者秉理剖斷按法懲治以警刁頑若積惡不悛之徒尤當留心懲創此類須令各鎮保正密寫其姓名惡行居里送閱斷不可輕發或待其犯法或賊跡彰露痛懲一二使爲惡者知懼亦彰癉並用之要術也且宜減從勤出訪察在城內外有不孝弟

者包攬詞訟者倚強陵弱者間一摘發之則人人知官長耳目甚廣自不敢橫肆矣御吏役亦然

一弭盜賊以安民本邑故賊地保捕快平日素知之須於懲奸條內責成地保捕快摘其尤者重懲或如程子用然冊數人使察爲惡者亦以盜弭盜之法也

右十條謹據愚見略爲疏說他如訪里長重耗之弊嚴吏役騷擾之害禁供應科派之例杜假命拖累之案謹積貯擇糧房正佐議興水利練士卒等項皆當究研要以真慈愛一法令爲要表記云尊志貴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則民致行已以悅其上朱子云政事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此篇朱子答廖子晦見文集四十五卷）玩此則知愛民之心御事之法並行不悖蓋慈愛不真則不能感動人心法令不一則儉人作奸恩不下逮伏望吾兄專意以古循良自命肫懇整肅以行之則四大賢及漢名臣之治績可以繼美而知過之合亦其不期而自至者矣弟近年屢病氣血衰頹耳目聾聵別無用心處惟此耿耿一念不忘於中值吾兄好古愛民實近日牧令之傑出萬萬者故不揣冒昧直率言之尚希裁訂三年政成拭目以俟心照不盡

答喬泰川

令郎歸得悉吾兄潔操善政力追前賢清查舊欠不用吏

役而用里民人心感悅頌聲載道欣慰無似接手教知貴治繁劇頗費料理從來附郭大邑是繁中之極者興除振作自不容易但於省事寧人察奸剔弊之中爲之明照整頓則地方即受其益至於尊老禮賢敦士恤民崇廉耻明禮讓勸節儉勉積貯省刑罰抑強暴等事則無不可爲者吾兄仁心長才設施應無難也歸里之說亦是上着須徹底清楚毫無未了方可翩然而回讀書課子原屬性分至樂他人不能勇退而高明有意於此遠勝流俗萬萬矣弟實寡學又兼老病愧無以爲獻止述所見未知當否統祈裁酌數月來時與令兄令弟聚語甚有切磋之益我輩出

處各各有事都是道理所在望吾兄爲道自愛

與喬南齊

吾兄天資高學力强小學易詩皆已成誦循是以往更讀諸經及朱子文集大學或問近思錄立定課程兩三年一經大率七八年則尙書春秋禮記可以成誦七八年之中誦讀講習無有間斷雖未能盡其精微而大義可通志氣開明許多義理常在目前必有得於身心切要之旨若夫文集之綱領條目亦有可得而言者首十卷道體源流聖學體用悉涵泳於賦詩之中自十一卷至二十九卷奏陳治道論議政事之大規模也自三十卷至六十四卷與朋

友門人論禮道工夫精密之義也自六十五卷至八十七卷或發明至理或辨別學脈或序述著作或跋記事類皆有關於名敎性行之防閑而非漫設也自八十八卷至九十八卷銘狀諸賢事蹟雖史家名臣儒林列傳無此分曉闡揚較若列眉可爲法程者也末二卷則紀歷仕功績見諸施行者也沉潛反復閱有歲時不惟誦之於口更會之於心不惟會之於心更體之於身旣分析之又綜理之如某篇吾之主敬存心可遵而持守焉如某篇吾之窮理致行可循而深造焉如某篇吾之成已成物可充而廣大焉夫然後統而合之會而通之全集之綱領條目了然貫通於胸中而自已身心切要之旨亦得有所據依而進進不已焉矣至於大學或問一書其中補主敬之要領遡明德之由來析八條目之工夫節節做去有路可由有門可入尋味久之自知或問卽文集之統會文集卽或問之証驗相爲表裏不可缺一也近思錄入道要書讀之之法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及末卷熟此八卷則天人心性之原存養知行之實皆漸有階級時時潛思默會可以得四先生之精蘊而朱子所以宗四先生者亦可見其意旨自與或問文集一脉相通切已實學不能舍是而他求也吾兄責從此下手日進昭明道德充裕何古人不可及耶弟老且病

向學一念實耿耿不衰未知究竟何如區區微衷敬與知已陳之或可爲芻蕘之功否不盡欲言統俟再布

與喬敬伯 已酉

屢承枉顧諄諄以讀書積學爲念且謝絶外事閉門掃軌專一於窮經稽古之途古人有疑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舊文至於所當所念遂忘所適者今於吾兄見之將來積久得通可參儒先之席敬服敬服吾兄學精春秋經傳必有所得弟謹以鄙見請敎高明程子云春秋亦窮理之書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玩此數語是讀春秋良法蓋春秋義蘊故深

經以窺測必須於語孟經書所論五常五事五倫身心性情行事之大綱領大節目力加研窮親切體驗庶幾本聖人作經垂教治已治人之意辨得事理是非此程子教人讀書一定之次第也若夫左傳序事詳核立言簡括於凡人情物態至纖至悉之間皆曲曲寫出而章法緊密變化不可端倪實數千年來文史家宗匠一切名儒所作無有過於此者至於稱經則大有可商焉如以乙亥嘗爲不害是不知畏天災謹祭祀之禮也桓公至自伐鄭爲飲至是不知廢長立少之不可也築王姬之館於外爲得禮是不知我不主婚仇不當忘之禮也大水無麥苗爲不害嘉穀

是不知天災異變夏麥秋禾之皆無也莊公甲午治兵爲合禮是不知師亂不整輕兵妄動之失也師還爲善莊公是不知久役無功以兵隨仇之耻也文公納幣爲用禮是不知喪不可婚之禮也趙盾弑君爲越境乃免是不知大逆之無可解免也如此之類不可勝舉若經所不載而任已意以爲是非則愈失之遠矣是以左傳一書以之博考事實之始末則可以之模倣文章之格律則可欲從此中講求天性民彝之大倫常綱紀之嚴以無失乎聖人作經之意恐終不免駁雜不純之弊信乎程子先識得義理方可看春秋之說爲的確不可移易者也春秋而解亦不一

至程子始有定論然義甚精詞甚簡其未註者甚多非沉潛反復參酌諸家不能得全經之本義幸嗣其後者有孫莘老胡文定胡茆堂陳止齋張南軒呂東萊張淸江家則堂汪環谷諸先儒大爲發明而其義乃備由是集諸家之說參伍以比之錯綜以較之辨其偏以存其正去其過以求其中皆不出程子範圍之內始信程傳涵蓄無窮眞能得聖人作經之意向非左氏紀載無以見此事之詳而論是非之準非諸先儒暢明其旨無以測程傳所涵畜而透精微之蘊非程子黙契聖經著爲定論無以統衆說而得其要歸也然則學春秋者固不可專宗先儒而略左氏亦

安可宗左氏而不求程子諸先儒之遺論也哉且夫讀古人書固將求程式以淑其身非徒覽觀記誦以資論古之該博已也夫古人立身用世其孜孜勉勉篤志於學業之實功發揮於經綸之大用者必有道義可法條理可觀卽窮居在下不得設施亦必有師友淵源之自與夫斂愼深造之方循而求之遵而行之明理制事之的端在於此固好學之迹敝而自淑之實地也左傳所載名臣碩士不乏其人而求有可爲程式以淑其身如顏曾思孟者絕少如范武子韓獻子趙文子叔向輩皆晉良臣也而靈厲之變范韓浮沉其間事先無所匡正事後不知潔身澶淵之會

輕重倒懸平邱之盟恃威携貳季友行父獻子穆子豈亦
魯良臣也而專懋之逆季始之邱甲之加三軍之作季主
之孟叔不爲力爭貽君弱臣强之禍卽晉魯而他國可以
類推史魚伯玉子產子罕諸賢而外多世卿習氣熟綠世
故保全祿位之流而非躬居積學求志達道者之所爲又
如子哀叔肹季札之賢禪竈梓愼師曠之博單襄公劉康
公之卓識定見皆潔淸好學君子人也而紀載疎略求其
祗身勵行潛心體道之功不可得見而聖人作經垂敎治
已治人之意晦矣有志之士讀其書窮其義思所以治已
而茫然思所以治已以治人而憒然於是掩卷歎息曰欲

盡治已治人之道不有得於易書詩禮之經無由而進道
也欲探經籍之理不有得於學庸語孟之書無由而通經
也幸程夫子出正訂經傳立先讀語孟一經方看春秋之
說而讀春秋之法始定學者誠能通語孟一經之旨使五
常五事五倫身心性情行事至當之理能見其微能踐其
實不愧爲聖賢之徒然後涵泳經文尋其本義以傳爲案
以經爲斷參以程子諸先儒釋經之說以論周晉列國君
臣之臧否學士大夫賢人君子仕學顯晦之源流雖不能
盡其精微而外而是非之大閑內而體用之實際必了然
深信夫天理之在是而不復惑於駁雜不純之論矣不然

執傳以論古而不能得其平執傳以修身而不能責其益
內外兩無所據而謂有當於聖人作經垂敎治已治人之
意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弟於春秋經傳毫無所得但據管
窺當先明理以求經義不知然否吾兄積學甚久必有的
見專望開示不盡

答喬敏伯

昨承惠書以朱子名臣言行錄不載呂微仲爲問前賢編
輯必有與旨後學安能窺測弟以愚見言之朱子此書固
是載嘉言善行以爲世法而其中人品之高下學術之偏
正操守之淸濁識見之大小往往互見大有微顯闡幽功

過不掩之深意存焉要在讀者潛玩而切體之不止取人
之寬已也吾兄所舉程琳者前二事取其長獻七廟圖一
事卽論語中彼哉子西之意其垂戒明矣至於呂微仲雖
與呂范同秉政而不一心雖曰戇直無黨而審約楊畏助
已非眞能不黨而可與呂范同美者也朱子答程允夫書
蘇黃門於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危范
忠宣公而以已代之云云揚畏小人忠宣非之而微仲屢
荐卒超遷禮部侍郞則微仲之比暱小人與黃門等以此
思之錄中載黃門者非深予黃門而遺微仲者亦未必遽
斥微仲也或者蒐羅未及如任德翁豐敏淸尚不之載又

何獨疑於微仲也吾兄以爲何如

與王洛師

四書五經洛師已習而通之特不知習而通之者將以是爲入道之階梯求至於聖賢之域乎或以爲科第之名乎抑不知以聖賢之道與科第之名合而一之乎或分而二之而意有所偏重乎如求至於聖賢也必欲存於心體於身而施於事遇則爲宋之程朱明之薛羅不遇則爲蔡季通胡敬齋曹月川諸先生進可以行生平之學於一官一事之間退將安貧守道以繼述前統以開明後學如以經書通時文以時文取科第卽該洽乎古今得失之林馳騁

於大家縱橫之妙如前代之能文者亦藝事之工而行不循乎理義論之博而理不契於心又況等而下之誇詞章侈交遊蕩檢踰閑合汙同俗有難以言盡者此陸子義利之辨切中科舉之弊而聞者不禁感激泣下也夫載道之書莫要於小學四書章句集註此二書者朱子竭畢生之力味聖賢語意集前言往行而後成亦欲學者存於心體於身而施於事自科舉置小學不用以章句集註取士爲時文津梁相沿三百餘年人心倣錮莫能轉移若求至於聖賢之道者必以吾之心味聖賢之言之理以聖賢之言之理涵養吾之心實實窮究實實踐履漸而通之服而熟之必有得也然而難矣聖賢之言高深廣大其近如地其遠如天求其涯涘莫可窺測孔子言志道孟子言立其大程子言責志心之所向卽其端也洛師於讀書應事時必有發憤振起希聖希賢不甘庸衆泯没之心此其端矣既有其端須着力保護着力培養聖學根基於此認取由是實實窮究實實踐履漸見聖賢之言原是吾心所具之理與向時掇管諷吟作爲文章意味逈別此是入道門徑切勿荒棄夫所謂實實窮究實實踐履者未可以雜然而進鹵莽而得也先之於性情寂感之微仁義禮智之德探討本原煞有見地次窮之於人倫日用大者有矩細者有則

是非可否期於了然次窮之於人情之眞僞世路之險夷與夫古今治亂人材邪正養民教士經綸之大務次窮之於天地陰陽鬼神之故又非徒知之已也仁義禮智之寂感何以主之能一一應之有節子臣弟友之日用何以發之也眞達之也順至於經綸之務幽明萬物之理何以措置之不乖於義其間本末先後輕重大小之序一一反身而後知其不易易也其見於性情倫物之要窮之求其盡踐之求其至有未到者不可以已也其見於經世應用之學窮之有不盡踐之有不至者不嫌其不能兼而要不可以得半而止也夫如是則其存於心體於身而施於事者自

日進日充而聖賢之域可企矣勉之勉之

答王洛師 丙午二月

劉君損歸接手札知尊翁安和爲慰愛身是亟云云最是最是人子事親是第一義而愛身卽所以事親況在旅邸服勞奉養惟洛師一人安得不更加保重言念及此深爲悵惘又由此看到知止格物不墮空虛之旨足見近日學識大有進步極愜鄙衷愚意更有進焉夫事親一念肫切處卽仁之發便須敬以存之由此推之必不肯做非義事卽義之發必不肯有放慢意卽禮之發必不肯有混淆意卽知之發皆從一念肫切處聯絡相因此是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燦然之情當體自足者反身嘿驗自見其然此等念頭原是天性感發只要敬以存之不可間斷九容以正其外九思以正其內日日存日日驗存之驗之漸漸積累卽未感發時這一段氣象常在這裏此是仁義禮智渾然之性稍有呈露存驗到此躬行到此方是入德時候只要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切勿作輟以致舍亡更宜推廣毋致狹隘此是源頭學業本領工夫不可須臾離者其於人倫酬酢整齊聯屬各有典則各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卽此肫切性情流注貫通者也至於六官八政民情物理逐一子細窮究條分縷析各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不可疎畧苟且亦隨力量才分不可強其所不能須究道理所自來有無一民不同患無一物不關切意思亦卽此肫切性情流注貫通者也必如此實實用功始不謬於大學分其條理循其次序之旨而先聖賢所云求放心讀書窮理克己集義變化氣質消融查滓種種工夫各項用力有多少曲折在人細密體認而實有主宰貫之是豈訓詁文辭家所能假借者乎幸切留意是望自去年八月十五日至今年二月十七日歲更二載序閱三時風雨晦明月上歷癸之會而愚之精神默默有所注屬侶遠咸一輩聚處講說未嘗不念吾洛師時與小兒窮究一本萬殊

切要廣大處未嘗不念吾洛師獨居靜坐俯察仰觀前望古人後顧來者未嘗不念吾洛師洛師其力加振拔毋自菲薄愚年逾六旬精力頗減尚欲讀書體道不敢欺乎洛師三十有四趁此壯盛心地開明之機鼓日有孜孜與時俱進之勇以四書五經爲主本以周程張朱集爲模範而參之以綱目衍義等編務就身心性情肫切處步步腳踏實地做去功深力到則操之有本發之有源必愈造愈大以成明體實用之學愚固衰老無所成就然畧有見於萬一者舍吾洛師而誰屬耶聖道高遠須自努力南軒先生云君子處困正進德深切之時此言有味其集可借觀大

有啓發晤長與朱振基得悉近況不勝企望千里一函言不盡意統惟心照

與王洛師

前晚所謂朱子聖學大第及静中有動之旨當細爲體驗不可只說過便了立志是第一着希聖希賢之志果能堅强雖無一事此志隱然自在大有意味居敬窮理讀書集義處處栽培此志方能向進四項工夫總從此奮勵從此深密要使經書先賢遺集中義理與吾此志契會乃是真益也勉之勉之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五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六

男　光進　編輯
從子　樽　輿　榕　衍　驊　仝校

書

答邱佀遠

前承遠來數日聚語甚慰所懷讀佳篇大有端節風味但懇懇悃悃不敢當來示云天艮呈露歷歷親切可驗非切巳用功不能體認到此欣慰何似趁此呈露時候不懈進修

方能充大朱子所云其體渾然其中燦然者自家實有此體段只要居敬窮理工夫接續五進文集五十七卷北溪先生仁說心說志學章解熟讀深思而實行之自有得力處也又云道德文章原非二事此理至朱子方發明透徹得此主腦體渾然燦然之性於心是爲德見渾然燦然之性於行是爲道發渾然燦然之性於語言篇什是爲文章亢有一貫行趣須味朱子存心行事與文集口誦心惟反身力踐以充拓之則天艮之質大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寄邱佀遠

兩月不接手翰未知近日用功何如居敬窮理集義總要

栽培志氣須覺得向日昏而弱小此時漸漸明而剛大方是進步實地氣象可證非漫說紙上文義如果有漸進氣象逐日讀書尤見意趣益聖賢所言一字一句都是此心此理流注洋溢玩味入心自能增長志氣日强日盛但讀時須虛心透徹道理不可泥定訓解五月間講易九卦困德之辨也何朱註自驗其力張子以孟子德慧術知爲解易理實是如此非有不合賢契試以此思之可悟出許多道理若說不相通恐是見淺胸中多未透徹矣愚近見讀書是栽培志氣第一着一日不可放過大有悅心處皆不得聚語耳

答任恕菴 乙巳

頃接手敎辨晰入微精於訓解然有不得不言者姑再陳之前弟所謂先讀小學近思錄反求章句集註云云者非謂必待文集語類通透然後可讀章句集註也今之學者至三四十歲時章句集註多能逐章逐段講解不能反之身心故須熟看二書精思默驗有觸發警醒汗流浹背時方能切實反求玩味本旨得個下手處耳若來諭云凡讀之書通透爛熟逐漸研窮六經既明天下之書何一不可讀天下之事何一不可論以之立說似覺濶大反之身心未知何如弟憶二十年前亦作如此見解後來覺通透者非朱子所謂通透研窮者非朱子所謂研窮到底只做得訓詁之學買櫝還珠躬自蹈之不禁觸發警醒汗流浹背者數次所以津津爲知已道也至於立志知性之說夏間奉候時意高明必已透徹不謂猶有鑿枘只緣心之所之謂之志一句看得不着實便生疑端據弟愚見朱子立言煞有意味包涵無窮讀者止就尋常講章看去往往都不得力朱子云乾健坤順天地之志又云公天下以爲心聖人之志又云志固心之所之爲氣之將帥人當敬守其志又採范氏云聖人志氣無時而衰君子養其志氣不爲血氣所動玩此數段則知立志以定其本是何等淵源居敬

以持其志是何等力量來諭言志處似無氣力言敬處似太容易此朱註之未易透者一也格物或問以其切近者言之一段雖非論工夫而其用力之方一段先言身心情性人倫日用後言天地萬物次第了然況人倫日用天地萬物之理統於性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總註明明言之只在人盡黙識擴充之功而來諭以先求之性情爲有病此朱註之未易透者二也大抵聖學工夫先有立脚處今日之工夫起手者此志此性也後日之工夫究竟者此志此性也孔子敎人與立成孟子敎人善信美大聖神先備敎人靜存動察讀書窮理克已集義有多少曲折在有

多少階級在惟要步步反身實做耳立正大之志居敬有定守知至善之性格物有實地從此工夫自不能已來諭乃以立志爲調適以知性爲無捉摸得無體驗之功稍疎否未幅學必即物以窮理六句固是但按朱子使人默識此心之靈六句必以操存爲先方妥然專求之性情則隔而易差二句尚須斟酌循是說也恐小看性情且疑求性情與窮理分而爲二反有窒碍鄙意學者不能求之性情耳果實實立志從性情用功必居敬以守之必窮理以通之必力行以充之蓋學者能反求自己性情知異於禽獸庶民者在是則大庭廣衆中幽獨隱微之地決不敢放

縱而所以克之復之操之養之者必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正以着實寅恭持此志氣動容周旋總主於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何得言看壞敬底工夫此居敬所爲兢兢也若夫好仁不學何以愚好智不學何以蕩親親何以有殺尊賢何以有等孝何以有三弟何以有五以及經書事物之源流其中分斷精微運用廣大非窮理則不能了然於胸中非讀書應事觀物處處考究聖賢之成法物則之當然則理欲辨不精是非見不徹措施推不開不能盡窮理力行之分量如小學孝經祭義樂記諸篇皆是性情發用充塞的道理各有規矩脈絡須極力體驗推廣豈是專言一己此窮理力行所爲亟亟也若不居敬勢必旋得旋失若不窮理力行不過拘謹一行豈實實從性情用功者乎是以知朱子立志居敬窮理力行之旨與反求性情之旨非有二義後來學者斷不可外朱子之教而別尋直捷便易與夫訓詁講解之說以陷於陸王鄭孔之失其話甚長其功亦甚切而且大也弟實無知識幸皆朱子主敬以補小學與節次進步之序最好做工夫又幸得吾兄一番辨別覺道理愈覿切有味故書所見如此若有未合不妨直窮到底何如何如惓惓之衷竊望不淺諒謀道亟切自有同情別紙所復容再寄

與喬咸一

昨承賜顧謝謝更歲來又兩月有餘矣自省自脩有進步否工夫不可因雜事而有怠惰進難退易言之竦然朱子云自覺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此數語說進德最有味嘗體此意存養奮勵時時提撕令自醒覺讀書須按課程時加研究實有以經書精微灌溉心志的意思方能交發互發不可一日放慢虛度也

答喬咸一

細玩來稿俱見着實用功意思非泛泛揣討者思得以入

之生也直章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語學者求稍天命源頭人禽關頭卽此二章之旨盖不透天命源頭則不知生理本直將甚麽做存主方寸中無有把柄不透人禽關頭則不知順理是人悖理是禽獸方寸中無所畏憚雖讀聖言只成口耳今賢契既見此眞意由此立志居敬窮理集義以踐履擴充之步步有主宰有工夫有實事安肯歇手但恐事多煩擾無暇接續漸至怠忽則此眞意又淡且忘及至猛省重新提起是費多少氣力依舊生疎艱辛如此再三顚復便是危境豈不可懼北溪先生集極好做接續工夫儘有商量處努力努力

與喬咸一 乙巳

間中偶閱顧先生答書反復玩味切實指示眞一片婆心但其中有未盡善處不可不知不然恐有差路書云安汝止欽厥止易云艮其止詩云緝熙敬止大學云知止此止字乃仁義禮智天理之極至毫不搖動人心中所以凝定之實理非僅一心凝定之謂也時行時止動靜皆止於天理非一於靜而不動之謂也玆札中未免此二病故畧正之夫人心習慣日夜倚伏在欲念上故天理眞心蔽塞擾亂不能作主誠能一旦猛省吾欲全吾天命之性爲往聖繼絶學奈何任此心隨欲流轉必須體驗自家心中容執敬則渾然燦然之性情不隨雜念起滅方有欛柄盖此無欲天性原是止的原是定的惟是兢兢業業保守此無欲天性令心與雜念相離常止常定不令斷續刻刻用愼獨工夫以止於理爲慊以不止於理爲欺其檢身也足重手恭目端口止聲靜頭直氣肅立德色莊一守九容視聽言動一守四勿日用起居一守乎禮守定一月三月半年一年此心自有凝定時此身自有安貼時必如此乃入門第一關也然此第一關斷非不讀書不窮理者所能至況第二關尤要讀書窮理方能立大本行達道在顧先生之意亦非待到第二關方讀書窮理然恐其第一關工夫未免

有此病也盖不讀四書周程張朱語錄不窮究渾然燦然之性情天理眞心必不能呈露不莊敬涵養天理眞心必不能堅固此居敬窮理必須互用其力而眞用力者必從下手處辨別正脉不可毫髮差也咸一其留意焉

答喬咸一

初五日早接手翰希聖向道之志勃勃紙上可喜之至賢契數年來工夫意趣果不及前雖緣多事然如此因循甚害於學今得大爲振拔是復震一陽發動之機切不可再蹈前轍也所論立志居敬窮理義精仁熟皆有條理亦頗見警策意思若用切己工夫更須理會自己方寸中氣象

何如常嘿嘿檢點果能從天命原頭人禽分關看得眞切方寸中實有正大之志作得主宰氣象否此主宰果有競業不懈氣象否果有開明不昧氣象否此氣象甚不易呈露須做數年工夫方能有得然其始入手處亦僅幾微就此幾微便下切實工夫謹守之擴充之必有日長日益之勢讀書集義皆從此栽培漸好商量曆次此悉近二十年來稍稍得力者賢契歸時逐節言之驗之毋視爲虛語也看無私心當理稍顚倒論事與應事雖不同論事固求其當理亦是以無私之心論之若應事必以無私心爲主又審其當理與否此與立志居敬窮理處處關會得箇主宰

正好用功勉之勉之

與喬咸一

連日相遇正當多事時愚必以學業提撕者非迂濶也古人於艱困紛擾中無不以力學爲事卽此便見處事道理與自己學力若因此廢學是心理事理不相管攝判然爲二與不學者無異矣賢契賦質醇靜向學胣切祇緣事多未免作輟須將事務略加措置專一於學方有恒業爲學之要在立志然志不能懸空而立必於典籍中有視爲性命飮食之不可離者朝斯夕斯浸灌栽培使志氣壯盛方好向前做工夫也賢契目下讀小學近思錄愚意卽以此

二書爲主夫小學卽人道之基先聖賢言人保天性以成爲人之道者已具於此統觀六卷中經傳典訓前賢言行之準則實天性所在循而行之人道漸有其基矣近思錄首卷雖不易曉乃自己天性之來歷由爲學窮理存養克己制事以及治道異端無不研究佩服以透大本而勉進聖賢氣象者有塗可遁有階可升要以立人道而已聖人立極立人道也君子修之吉修人道也自二卷以下皆立人道工夫也果見得人道不立非所以爲人志氣安得不日奮栽培志氣工夫安得不日新哉人道者仁義也小學言仁義切近之理與盡仁義切近之功近思錄言仁義本

末精粗之理與盡仁義本末精粗之功而所以能盡之者則在自己秀靈神知之志焉賢契誠聳起立人道之志用數月工夫寢食作止不忘此二書以心會之以身體之務求所以行仁所以存養以爲之基隨境所處可貧可富可順可逆而此志決不可移只待此二書義理熟於胸中與日用行事有箇會通處則人道本領已極正當況進而求之擴而充之自勃勃不能已到此時候始信浸灌栽培志氣壯盛得力於典籍之言之不我欺也二書旣畢四書證記朱子文集量力以次漸讀不可作輟收斂身心必須正大光明戰兢謹嚴一有間斷隨卽提撕與書旨相合不可

散漫總之書味日深操持日熟踐履日實必達高明雖艱困紛擾中亦無難處之事矣勉之勉之

與天儀弟 乙巳

十餘日不晤近功若何有可商量否愚嘗竊念環顧同輩志同趣同者惟吾弟耳志眞趣眞久而不變者惟吾弟耳所惜者愚年六旬吾弟少七歲每念及此神骨竦然一息放鬆夢魂惕若惟此一事何可忽忘然雖遲暮猶幸吾兩人共講究者亦各有所得吾兩人者前功不可棄後責不可辭共相與虛心努力密體實行薄責乎人重求於己由己所已得勉己所未至一二年間經書身心必大有會通

處古人所云晩聞道者未必不在吾兩人也前弟云功夫只在行事信然愚意行事是功夫第一關遷善改過在此懲忿窒慾在此此關一差無處立脚雖窮性理止屬虛談表裏不符終非己有然只檢點行事而心性存處不知着力既恐無有歸宿又恐行事舛錯無所照管此易九卦必以履爲先而下八卦愈進而愈深也近覺窮理功夫全在讀書讀書功夫全在反身體驗體驗道理明透央定該如此做志氣便從此勃發有洋洋生意不容止遏則集義根本便在這裏遇事時卽此志氣審察而力行之庶有理事合一機括此中樞紐乃行事主宰卽以行事論亦有的想不易處正宜商量耳據鄙見如此實不敢自以爲然故質之高明幸爲我剖晰愚每於讀書時見自己費心行義消客氣寡嗜慾功夫萬不及古人如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一語讀之常切警醒稍不檢點遂滋疚病尋望箴規切磋之益愚情惓惓想吾弟必不漠然也幸爲我策勵後生輩有好志趣者自當引而進之前賢皆如此不可不留意

與諸生論讀禮記

禮記一書諸生習之已久必見得門徑有箇入處非苟讀者愚於此經窮究二十餘年未能深造但微有所見不可不與諸君共之自科舉之令行帖括之法與講章家如省

度等書皆刪繁就簡以圖應試之捷徑故習此經者鮮從而趨之求有自首至尾全讀全記不刪一篇者百十中未得一二此弊已積數百餘年而不能變間有窮經好古之儒又或漫不分別一滚讀去徒爲博洽記誦之功以爲輝煌文章之用至問其修於身之密諦制於行之大防舉而指諸事業之實際則率茫茫惚惚無有下手處嗚呼以聖人敎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書而僅供釣聲譽干利祿之具反之於心次第不知淺深莫辨終身咿唔而無有分毫之益古人窮經之學豈如是哉夫禮之爲敎精矣密矣廣矣大矣自一身之中至於經理民物之用自朝廟之上

至於小民居室之間自天地之高厚至於一草一木之細微莫不有禮以貫乎其中故此經所載蓋有溥之而橫乎四海分之而彌乎鋒隙者惟在讀者循其脉絡分其條理若者爲吾切近之功若者爲吾恢廓之用若者以之體神明而通幽微若者以之顯事爲而善經緯而無有混而不清隔而不貫之弊然後修身治世之道有所遵循而無失其精密之要無隘其廣大之量此豈可以漫不分別一泯讀去茫茫惚惚只誦其文詞而已耶愚留意於此雖已有年亦未知是否略言其槩諸君請自審焉曲禮內則玉藻少儀得威儀定命之學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得守身秉義

之學冠婚喪祭鄉射燕聘諸篇得盡倫盡制之學而學記一篇可以盡聞道上達之功樂記一篇可以盡檢身淑性之妙至於王制月令禮運禮器郊特牲諸篇可以盡輔世長民之略檀弓曾子問經解哀公問燕居諸篇可以盡常變生死天人事理之蘊而閒居一篇則學禮成德之極功也程朱於其中特提大學以開其始提中庸以要其終使四十六篇之旨血脉貫通文義聯絡體用顯微之故不必截然分晰而一原無間之精蘊言有可以相循始終則在讀而習之者深之又深造之又造冥心獨契而非可以口舌道者也要而言之修身者治世之本天德者王道之原孔子教人一則曰立於禮再則曰不學禮無以立雅言之以禮訓門人者不一而足顏子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而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示爲仁之目嗚呼至矣由聖言思之則知禮也者修身之全學達天德之要旨於是乎在學者誠能沉潛反復熟味此經立定一心固執其秉禮之志實踐其秉禮之行置身於規矩法度之中外整其威儀而有以保固其內之所存內一其志慮而有以統率其外之所從所爲質守質親精知畧行者如何所爲心知百體順正行義者如何所爲體信達順同節同和者如何身心日用步步有見地步步有推行毋須

臾忽忘毋須臾踈惰使禮經之源流暢滿於吾心禮經之充塞洋溢於吾目禮經之散殊條達於吾事如是則修身有方天德可全而王道治世之大用自此出矣彼帖括之家僻記之事得此經一班半點皮膚枝葉而無裨於身心者豈不謂之侮聖言者哉豈可謂之能學禮者哉

與諸生論讀易

諸君習經或以易應試而兼禮記或以禮記應試而兼易兼習之自當兼講究愚於禮記畧陳其概矣讀易之法亦願與諸君共參之易自程朱有易傳本義啓蒙三書發揮精義至詳至盡學者只從此三書致力極研可以得所從

入自有見地探討之久益求其精益求其密縱有發明亦兩賢書中之蘊待後人申明之耳安能另出己見以與先賢相抗哉所病者世之宿儒多以程子言義理朱子言卜筮遂判然分爲兩途是最不知程朱者愚謂朱子註易義理本程子而必原於卜筮然後完全而不偏着讀朱子本義啓蒙亦必亟讀易傳深明義理反求身心而後知本義啓蒙得易之本色而實具於人心者也朱子於易傳奉之如蓍龜尊之如師保絶無一毫求異於易傳之意本義中一則曰程傳備矣再則曰程傳備矣警學一贊又曰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拱其遵程傳爲何如而

必以義理屬程子卜筮屬朱子乎朱子答伯恭云凡讀一卦一爻數行敎人因卦爻以求義理善身世與警學贊相爲表裏卽程子卦爻人人有用之義其所謂卜筮者如此何嘗如後人專以卜筮爲趨利避害之說乎至其所以主卜筮者蓋自有說夫易有由生有全體不言奇偶老少不知易所由生不言象數變占不知易之全體義理明矣而不知易所由生則淵源不著不知易之全體則分量不盡故朱子著本義以明易道原只憑一箇象在這裏敎人因事推求不拘一說而處處皆通著啓蒙以明易起於太極生兩畫兩畫生四畫四畫生八畫八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太極生生之脉絡始足此先天一定自然之數而非意爲之者有此二書易道大明合程傳義理隨卦隨爻隨人致用豈其專主象數而遂遺義理也哉是以學易者先熟易辭大明乎筮策之法使內外本之貞悔之象六七八九老少之數了然於胸中又講求一卦一爻原是懸象示人本然有箇道理在此只要人虛心細心不浮不着方能見得卦爻所具之理此聖人則之效之之義也然而難矣卦爻渾淪本義亦渾淪學者淺見安能透無方之理欲從而窮之舍易傳何以哉蓋易傳者就象辭爻辭之曲折而歷歷體驗以闡發之者也或言時勢

或言德位或言性命或言事功或言聖賢或言庸衆或言男女或言君臣或言常變或言死生無所不通要皆各盡其蘊而無遺朱子所云理定旣實事來尚虛與考其象求其理推之於事皆有可用者卽於易傳中會而通之審而體之而觀變玩占之法可得於此矣雖然尤有難焉易道潔淨而人之心多汙穢易道精微而人之心多粗疎以汙穢粗疎之心欲有得於易豈易窺覘卽間有見不過推測所至無由契其本原會其妙用惟是體會此心本來無些微人欲與天地同其光潔凡後起私意克之又克還其本來無欲之體兢兢業業主敬以保守之晝夜相承無稍懈

情方與易體契合又加格致工夫凡天地人物呈露之道經史子集紀載之理一一窮格格之又格使其消息盈虛顯微治亂之故與夫措施行息進退出入之用昭昭於目前方見易道變動各有一定道理在吾身心中而不假外求心理定則易理定心理明則易理明故以主敬格物爲亟亟孜孜程朱註易原從主敬格物得力今能以己心契程朱之心讀程朱之註極深以體之則義理卜筮之說豈有兩途而程朱註易之旨豈有不貫徹於吾心者哉若夫先儒明易之書代有其人如胡雲峰胡雙湖李隆山徐進齋邱行可諸君子爲最著究其爲說皆從程朱精切之論推廣引伸固發程朱所未發而實與程朱有默契以視王

童溪雷道士張仲純數家鑿空剏異徒見紕繆者相去萬萬是亦學易之士所當明辨者矣

與輅與姪論讀尚書一

吾朱氏世以尚書相傳愚自童而習之有年矣未能有得稍就所見與汝兄弟共爲講習亦未知有當否尚書者古帝王治天下之書也與義精理博物妙用無所不備内自身心性情之蘊外至於用人行政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理皆涵蓄於其中學者欲從而窺之亦安能統會於己措施於事而遽期於有得耶夫帝王治天下之道原於帝王之心德不知帝王之心德而欲求帝王治天下之道其術無由卽能知帝王之心德而不因之自復其心德以求契帝王之心德雖或知之亦道聽而塗說耳又豈有以契帝王之心德而明乎治天下之道也哉夫以學者求契帝王之心德不獨堯舜精一執中本然純粹者質乎難企卽禹湯文武肇基伊萊傅箕周召之學利而成聖者亦豈易窺其堂室猶孱弱之夫妄意舉烏獲之重任終歸怯懦莫勝分毫惟太甲高宗成王三君之學皆屬學者切近之要旨克治之實功所當奉爲準繩而一一反求以自治者矣夫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成王之於周召聽受直言

絕無違逆其改過之勇向道之決雖賁育不能奪其志而遂造於聖賢之域後來學者文過飾非高大矜張不知下賢其視三君悔過望救問學求訓之誠心相去不啻天淵而猶講究聖學號爲儒者雖盡讀經書不錯一字何益於身心何補於行誼是以日讀尚書求古帝王用人行政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理以爲書之道政事者如是可得其梗槩而書自書我自我聖日聖愚日愚詞雖熟講雖明而古帝王之心德終不可得而見程子所謂買櫝還珠之病躬自蹈之豈不信然哉愚竊以爲讀尚書之法有先後淺深之次第當從伊訓以下五篇說命以下四篇金縢召誥

洛誥無逸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八篇始熟記精思沉潛反復深而探之切而佩之曉然於太甲悔悟之後所以修身者何如所以新德者何如可學也曉然於高宗得說之後所以典學者何如所以從諫者何如可學也曉然於咸王泣書之後所以勤恤祈天者何如所以寬綽敬德者何如所以新迎正始傳命正終者何如可學也以三君治心之功爲自己治心之功用百千弗措之力務造其域不敢有一毫夾雜不敢有一毫寬假積累久之能復自己之心德可契三君之心德凡五十八篇皆親切體驗卽溯之禹湯文武皐益伊萊傳箕周名之心德亦不外此卽溯之堯舜

精一執中本然純粹之心德當亦不遠矣由是知向所考究夫用人行政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理皆心德所發皇而光大之者如是以讀尚書庶不墮於文詞講解之陋習矣乎勉之望之

與幹與姪論讀尚書二

前書所云三君困勉之功雖與堯舜有安勉之分而其所以致力者只是一塗無有兩樣汝兄弟當深而求之恭而驗之自知入德之方只在自己窮理持敬事事體驗便有契合意思朱子中庸序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反復作序之意亦以聖學雖極高深不外道心精一執中之旨而凡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能舍此而別有捷徑則知三君所以悔過問學者正是以道心爲主盡精一之功以無憾乎隨時行中之義豈與舜禹授受之旨有毫髮之間也哉推而玩之禹湯文武之垂訓致治皐益伊萊傳箕周名之陳謨輔君卽此道心精一執中之謂雖其隨境隨事各有因時制宜之不同而究其所以然者又豈有殊於舜禹授受之旨也哉明乎此而吾之讀尚書者可得所從入矣夫二帝三王帝臣王佐歷聖所以誥誡者罔欲一時君臣自存其道心以安天下亦欲後世君臣士庶人讀之各存其道心以

爲修己治人之本而得此中於無窮則後儒之讀之者甚不可以鹵莽爲也必也提起道心作得主宰光明正大莊肅整嚴每讀一篇講求其本義之所以然與夫先儒註釋之不一者別之以辨其說通之以契其理精以擇之不雜於人心而道心可以不昧既得其本義之所以然與夫先儒註釋之不一者其說之當者可遵其理之確者可循一以守之不搖於人心而道心可以不失五十八篇都如是用功則胸中道理積累甚多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有所依據而可合乎無過不及之中矣是以必提道心以爲精一執中之主必實下精一執中工夫而後道心日滋日長

而不終於微渺則從尚書而有得者也果能如此會通體驗則朱子學庸章句或問可合尚書參究格致擇善皆窮理事即惟精也誠正固執皆持敬事即惟一也學庸之旨與尚書通則平日所見愈造實落矣兩姪務深留意焉

示幹姪

學之塗分而為三非一日矣一曰詞章學時文詩古文是也一曰經學漢唐以後專家是也一曰理學傳聖人之道者是也數百年來取士之法皆用時文制度所在安可違時昔程朱夫子及薛敬軒羅整菴魏子才呂涇野諸前輩皆事科舉以理學經學見之文章為世大儒謂時文不當

習者非也謂專習時文而不進求之經學理學者更非也然則吾儒一定之學從可識矣任賦質敦厚儘可做向上工夫小學近思錄四書尚書已通文義但是時文常解須更進一番方能漸見道理讀小學近思錄法予嘗舉示有稿可覽讀四書當先大學體驗自已明德所謂明德者即太極之本體人全得之生生不已昭昭不昧者也明德是人人有的但氣拘物蔽以來此德易昏然亦有覺時如今讀此書當體驗自已明德依朱子所云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者體驗是何氣象從此識得戰戰兢兢中有所主操持充養將去因其所發以啓其明於性情五事五倫人物天地鬼神之理無一不研窮之使明德瑩徹於隱微之中即所以格物致知也因其已明以反於身於性情五事五倫人物天地鬼神之理無一不實踐之使明德蘊蓄於方寸之地即所以誠意正心修身也歷求齊治平道理措之家國天下之間總是步步研窮步步實踐戰兢勉勵無有止境庶於身心中得此書滋味焉循此法以讀語孟中庸又循此法以讀尚書其滋味當有愈引愈長者蓋以此數書平日素所熟讀能洗去時文常解更進一番見所未見得所未得方是溫故知新之境其悅心不知何如到此境地始自知也夫讀書之功

所難得者溫故知新之滋味耳果得此滋味任外來可喜可愕可悲可怒變幻不齊之境而此好學真念絕不為其所流蕩絕不為其所折挫譬登塔者惟裹足不登之可患若登一二層眼界漸高胸懷漸明必造其極而後已安肯半塗而廢下同於暴棄也哉任當此少年正是力學時候用一二年工夫見得明德體段探得聖言滋味即理學之根柢經學之軌範也奮志讀書著力窮理積累之久理明義精則光輝自著養深蓄厚則德性自固由此見之文章其發明理致者皆性命之奧旨而非蹈襲陳腐其闡揚治道者皆經緯之大義而非掇拾土苴俯視汨沒於時文而

不進求之理學經學者眞有霄壤之別而不可以尋丈計矣勉之勉之

示輅姪 己酉

爲學之要在於窮理窮理之要在於讀書讀書之要在於反身有得學者不能反身之通獘陷於時文以爲正業循講章通套之習不求聖賢立訓本旨與身心毫無干涉予二十歲前陷溺其中不知振拔三十後痛自愧奮閱諸家講義亦無甚啟發幸天牖其衷得朱子語類看前十三卷及訓門人九卷不禁心神怳然朱子教人讀書窮理以立修身準則如此的確有路可由後人不知枉費年力殊堪

痛恨從此反覆玩味乃知讀書之序由小學近思錄四書之後讀詩讀禮以及尚書春秋周易綱目子集課程數月遵呂舍人講究指意遵朱子其功不能驟進亦不敢有間斷如是者又十年始能畧知大義矣夫經書大義凡習舉業者非不知之而有志於聖人之道者就其所知更進一番實見從前所知皆淺陋皮膚無一毫透血脉處今此所知實是眞血脉要緊關頭雖所解只是此話此理而所見意味絶不相同方有進步如小學言人之所以爲人不外立敎明倫敬身即一生秉禮根基所在令是使不可以爲人近思錄所言爲學知行存養克己制行聖賢氣象處處

緊要首卷道之大原須窮究見得親切是自己身心來歷方信學道是爲己事方信許多道理是自己性分具足的自己仁義不立便是人道不立豈不竦懼由是讀大學以明明德爲主論語以求仁爲主孟子以性善爲主中庸以盡性修道爲主此是太極來歷到自己身上立人道的實事其中三綱八目習學思誠愼言敏行志據依游安貧處難體驗擴充善信美大達德達道九經誠身是多少頭緒多少條理章章句句求其義理會於身心一一都有着落如是則胸中積累得多而人道正大之權衡定於此矣由是讀詩以興起之好善惡惡可歌可泣之至情自然勃不

能已是知之眞也讀禮以謹守之如坊表繩儒界限分明冠昏喪祭情文兼進曲禮內則王制禮樂等篇廣大精微無不悉具必有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誠意實功以服習之以會通之是禮之正也果能知眞禮正以至成性更讀尚書以體帝王師臣之大胸懷讀春秋以正禮法征討之大經濟讀周易以窮天地陰陽之變人事消長之幾而綱目一書接春秋正脉宜考核精詳以盡後世治亂興亡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之事實統而宗之詩言秉彝禮言太一書言降衷易言乾元春秋書王尊天皆人道之萬殊而一貫者矣若夫周程張朱全書實四書五經之階梯必徹底

潛玩擇其要者熟讀牢記與經書一般涵泳融會不去於心入道津梁在此矣蓋經史子集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盡自己力量研究體認固是無有止境然其頭緒條理必要見得井井不亂有所包括有所分析經之緯之舒之卷之在我手裏庶幾入道自我立也至於諸儒集中如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文正公李忠定公張宣公陳北溪公黃文肅公文忠烈公諸集雖不能及程朱全體大用盡善盡極之妙然其修身求道正君安民扶危定亂有本有末之學與程朱一理與三代不殊循流溯源儘可則倣學者宜體心焉二十年暮矣迴憶與汝在山左河北時讀書官署以

操朱之學自易即以程朱之學望汝當時反身未能有得所幸　祖父歸里後二十年來晤對聖賢講習學業外無一他好時從先儒論說有會心處只管推求上去漸見身心經書源頭道理較前略有進所以深信朱子居敬窮理是孔孟正傳陸王定是別宗也自今以往惟日有孜孜以盡餘年未知後來進境又何如書以示汝其先後次序亦不必拘大抵一經一子挨看史集汝能循此讀之體之積十餘年工夫不懈必有得處到腳跟立住滋味承長時候自有成矣勉之望之

示進兒　戊申

自朱子以主敬補小學工夫是學者下手第一着即當主敬矣但用力與得力有淺深不可不知㝷初讀朱子中和舊說序記論性答稿後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篇方知朱子所以透未發之旨得日用本領工夫者在此便依此做工夫亦有領會認得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頃便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天命之性體段已具遂躍躍自喜以為性體原來如此只要敬以存之不失此氣象以為本領行之數月卒亦漸漸淡去因以自疑後讀答陳超宗潘叔昌楊子直項平父王子合吳晦叔呂子約陳器之諸書及語類吳伯豐陳安卿等所

錄切要處乃知朱子當日豁然氷解凍釋者固是透心統性情不仍執心是已發性是未發之說全是平日窮理集義工夫做得已久胸中溫厚公平正大光明之體久已在這裏但多向發處用功而未透寂然不動體常涵用之本領耳及既透得着力主敬舉平日所尋是體驗者統會於未發中從容寬裕融會貫通只是一理如鏡明水止其涵養更有滋味端倪自此發生乃是立腳處所以有答林擇之敬字工夫親切要妙乃如此一一端倪皆為已物之語故其得力勝學者百倍㝷主敬窮理集義工夫粗淺踈漏但據一時寧靜氣象便為有得是氣靜而非理靜且氣亦

必不能靜正朱子所云欲於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
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
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之弊也於是從三項工夫齊頭着力
就身心行事實實體驗不敢有一刻自懈不敢有一事自
私學力操持之間斷氣稟意見之偏執必不能免當其覺
時實實克治接續積之數年胸中氣象稍稍可自信矣至
於今六十三歲尚不敢云溫厚公平正大光明之體常在
道裏而稍稍進矣蓋道理無他元妙只在下學實地用功
如衣冠瞻視容貌辭氣子臣弟友取與出處九思百行許
多道理皆此本領斂藏含畜皆此本領檢飭發舒庶幾有

可居有可由以爲進德之根源若夫居仁卽由義由義卽
居仁內外渾淪體用一致之妙則非吾所敢及惟是吾力之
猶可勉者只兢兢業業自盡工夫而已此予用力得力之
淺深次第也近數年來常將此義爲汝言之汝亦能領悟
故筆而授汝汝其勉諸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六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七

男 光進 編

從子 譽輿聯衡勝 仝校

雜著

朱子格物說辨一 庚子

自陽明以朱子格物爲析心理爲二爲義外於是明季學
者大都沉溺其中置朱子書不讀後來宗朱子者力闢其
非按之朱子格物實落處少所發明宜乎此以爲一而彼

以爲二此以爲內而彼以爲外徒見立說之多互相攻詆
而於朱子格物之要領實功未透其所以然而宗朱宗王
之兩家卒未能平心而定其一是之極近又有調停之說
以爲朱王皆有當而於陽明闢朱子之論一槪不辨視爲
非學者切己要務嗚呼辨論前賢之是非誠非切己要務
也獨指朱子格物爲二爲義外而不辨其非不獨於朱子
格物之要領實功多所未明卽於自家格物之要領實功
未得透徹茫無下手處獨非切己要務乎愚竊以爲闢陽
明可緩而朱子之學受誣於陽明者不可不辨誠於朱子
格物之學得其要領實功則吾道明而其畔朱子者自屈

矣朱子自從事延平深懲虛無空寂之非其所考究參詳
乎事物者非逐末也實從自家心地動處體驗以究其不
容已之故卽從自家心地接萬物處體驗以究其不可易
之則庶乎方寸之間明乎物理確有定準是朱子壬午以
前三見延平以察識端倪爲窮理之要皆於思慮感動時
着力而所格者性發之情也及延平旣沒以後與南軒擇
之往復參究無非心地工夫當其執心是已發之說幾以
爲無可改始而信旣而疑且悔後乃恍然悟是朱子己丑
以前不敢信前賢之言據爲有得而必詳究其至當不易
者正以窮夫未發之體而所格者情之性體也自此後凡

講習討論之功的古參今之學無非明此性體久之而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卽物之統於吾性者無不至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卽吾性之涵夫物者無不徹終朱子
之身總是格物總是知性而未發之中昭明形著斯學問
之極功內外一致之實驗也夫朱子格物之學心理合一
無內非外無外非內可謂顯明矣陽明偶爲析二義外之
說以議朱子吾亦不暇多擧朱子之訓卽以已發未發說
仁說太極註西銘註四篇言之其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
不須窮索者二乎義外乎其云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
在是者二乎義外乎其云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不動

之中者二乎義外乎其云存則不違其理沒則安而無所
愧於天者二乎義外乎由四篇而紬繹之朱子深明吾性
之本體著之簡編以示後人皆深切收斂身心性情之要
求見有拘牽文義如後世詞章之學也由四篇而推廣之
凡朱子著述纂註皆身心性情之所發見應事接物皆身
心性情之所施行未見有不察之動靜微危而徒托之口
說辨論也四篇之中已發未發說朱子所最先窮究者所
謂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
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數語直窮到雜念俱消性體呈
露微渺處矣所謂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

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此是日用之間本領工夫數
語直窮到性體呈露卽工夫卽本體敎人刻刻保守性命
之學莫切於此矣所謂察其端倪之動致擴充之功一不
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數語直窮到性體
發動持守益密不令毫髮走作致虧本體矣所謂周流貫
徹工夫初無間斷但以靜爲本數語直窮到當主靜立極
復其本性全體地位而仁說之包羅太極註之原原本本
西銘註之踐形成性已具於心體流行天性體段之中矣
夫朱子格物之功研究凡十餘年不得未發之旨深探靜
會只據心爲已發一語後又詳玩遺書乃得凍解氷釋甚

見於中和舊說序者甚詳爰著是說以衷於一是至今讀之遡其原委想其苦心歎服其格物之根於心理篤實足求不諱其用功曲折吐心瀝胆明示學者一至於此試思陽明集中如天泉證道有如是之切實的當者乎如答舒國用陸原靜諸書未嘗不中人深弊然說來却似自然太直截欲尋其端緒無下手用功處有如是之委曲先後可依循者乎如傳習錄中要語亦有克己切當處然只是一靜便了有如是之透天命源頭涵蓋萬理者乎學者循朱子之序由發處用功體驗到未發之中卽仁義禮智之渾然者原自天地萬物一處來自與天地萬物同條共貫而

無彼此之分夫乃恍然知朱子格物之學眞是心理合一而非二也心理合一義生於心無內無外無乎不統而非義外也朱子之格物知性如此陽明之說何其誣哉夫太極西銘註讀者遍天下而不知其義以爲高遠而非初學所及仁說一篇讀者亦日習而不用力至已發未發說則未有及焉不知此一篇者實大學中庸章句或問之根原格物知性之實地必熟讀之而後深信朱子格物之學實有向裏安頓處初不令人誤用於所不當用也予故特宗之以明陽明之議朱子者實不知朱子云

朱子格物說辨二 庚子

或曰如子之言朱子格物卽是知性旣聞命矣今按朱子之言有不盡然者如云窮至事物之理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窮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若此等語是重在事事物物上窮究豈能免於陽明之譏乎曰與言及此每令人嘆息朱子之學不明於世而讀朱子之書者皆不詳其原委也此固陽明之過卽尊朱子之徒亦有過焉朱子格致之學有根原有充塞有歸宿原無一毫逐末意而尊朱子之徒止言卽事卽物窮究道理竟遺其根原充塞歸宿之大來歷大道用大究竟故後學流獘與博物洽聞者等此其失朱子之眞面目亦已久矣豈得謂之知朱子者

哉曷言乎格致之根原也朱子教人窮理原不在瑣屑散漫處用功其憂患學者示以切要之訓累累不一人自不察耳今見於遺書所載常與及門弟子就近鞭策慮人不知其要雖曰說持守擴充不知持守箇甚擴充箇甚又慮人不知得大道理雖零星理會終不快活又慮人不知得大地盤雖知得道理無有安頓處又慮人不識領要綱維終索之爲何有之鄉費心竭力無有是處故於大學聖經格物兩箇或問皆自天道說起直注人心力言方寸明德萬理咸備心之爲物實主於身爲之詳言性之體與情之用爲之詳言本體之自然與物蔽之流失爲之詳言造化

之鍾靈與聖賢之開示皆不外乎一心然則窮至事物之理莫有先於此莫有切於此者矣卽序近思錄首載太極圖說亦卽此意則朱子格致之學卽知性之學其彰明顯著者也論者不細玩此旨專泥窮事物之理一言以爲逐物指爲支離不亦誣乎且朱子格致之說必推原心性天道者卽中庸原性於天命程子言性必本於天載之意象山陽明只論心不言天是止知自家心而心之根原來歷尚多抃格處反訶朱子爲義外何不詳考而輕於立論若此也曷言乎格致之充塞也格致必先知根原其要務矣知得根原則心性本然之明時時呈露及事至物來又不

敢恃吾本然之明何也心性之理未極其著而事物之理變化無方如事君親之必忠孝也吾有誠於忠孝之心此根原也然所爲忠孝者有將順之理有諫諍之理此當窮至之者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忠孝之心非隨君親於外也如治兵刑之必救恤也吾有誠於救恤之心此根原也然所爲救恤者有省釋招捄之理有究治勦滅之理此當窮至之者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救恤之心非隨兵刑於外也推而廣之無不然者使不卽事物窮至之第恃本體之明以爲便是格物竊恐自以爲見其可而不知所見之非可自以爲見其否而不知所見之非否卽可否當矣而

輕重疾徐寬嚴厚薄之間稍任已見不合定理則本體之明且有因之日蔽者遑言知至哉朱子深有見乎此欲人因本心之見而研究其各定之理故云卽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知以啓其明之之端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各到乎其極極者何至善也至善者吾性之中也窮到事物之理皆是吾性之至善朱子之格致如此而論者不察其亦惑矣曷言乎格致之歸宿也事物至善卽吾性至善一理也吾所應之事物原與吾性自一處來吾性原包羅乎事物事物原皆備於我初無內外精粗之可別彼止知吾性之至善而不知事物之至善固專內而遺外卽知

得合一而恃吾性以通之而不細心窮理者縱通得一件二件而其所不知者甚多亦未免於任心而强通乎物之病夫任心而强通乎物究且視物爲不足通而僅保吾心之知至於視物爲不足通而僅保吾心之知勢必以禪爲歸宿則其心之全體大用遺漏種種蔽塞重重去聖賢格致之學遠矣是以朱子敎人先知根原及其窮事物之理必隨處研究到底積累旣久知類通達始恍然於吾性之貫通乎事物事物之森列於吾性復其本然之明而了然無所蔽錮無論有事無事吾性光明呈露無有不照而無負天之與我者此其歸宿者然也分言之則有根原有充

塞有歸宿合言之則一至善朱子敎人註書皆本心性而出之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明善盡性無有殊旨世儒日讀朱註童而習之數十年不察不知反肆詆毁眞有不可解者不明乎善註云謂未能察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盡性註云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註中如此分明是朱子格致只在天命人心之本然處用功何曾離却本體循乎事物至於註所不及詳者著之或問以申明之或問所不及詳者見之門人問答載於文集語類以申明之蓋事物之理卽至善之所在至善之所在卽天命人心之本然反覆朱子之

書其生平用力格致者惟此敎人格致者惟此嗚呼其合內外精粗而切要不煩亦大顯著矣儒者日讀朱子之書凡言格致者專一玩味自知其根原充塞歸宿總統於吾性未發之中又何敢以任心之學鹵莽滅裂之見遽相詆毁也獨惜尊朱子者不務明朱子格致之學但斥陽明之非吾道不明而欲勝之其將何以勝之哉

朱子未發涵養辨一　庚子

自程子發明平日涵養之旨傳之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聖學大明朱子之涵養也雖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統性情貫動靜之與傳之久遠無弊者實發龜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書具在可考而知也明正嘉後學者皆講良知宗無善無惡之敎以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羣指爲章句文義之學卽有遵朱子者力言格物致知之功主敬存誠之要而於未發涵養之故無一言及之夫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鞫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晩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晩概指爲晩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

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不惟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予讀朱子書積有年所明儒集間窺一二陽明晩年定論之外旣駁正之而朱子涵養切要之序稍見端緖者又烏敢不顯明其旨以大別於無善無惡之敎而又豈章句文義之學所得借口哉朱子從事延平十餘年相見不過三次後來追叙當年授受之旨屢見於答何叔京林擇之及中和舊說序（答林擇之中和舊說序在己丑後提叙於此）其中詞旨井然可見

當見延平時方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延平雖授以未發
之旨而朱子不以爲然十餘年而延平沒未達其旨故與
叔京輩敘說以爲孤負此翁及與張南軒往返以未發之
旨再三質証所以有人自有生四書皆是竊究此旨而未
達之時所諄諄問辨者也是朱子不以體驗未發爲然者
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巳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諸書無日
不以此旨未達爲念而其考程子書及前輩名言只以心
爲巳發性爲未發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無時
不是巳發而未發在其中因以察識端倪爲用功之要而
程子未發之旨未嘗一日去於心亦未嘗一日不與同志

者相與辨論也迨巳丑春而恍然矣夫延平所云終日危
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朱子聞之久自宜服行之乃以爲不然者何哉蓋朱子於
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
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
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
心者皆指巳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
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
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
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

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缺涵養一段
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巳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
之流弊亦自巳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
疑心指巳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
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
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巳發之功則向來
躁廹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
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
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
日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

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之書平日有
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
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
立用行然猶需之十數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
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敎友朋
儀來學而自巳之由躁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
涵養而畧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
盡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
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
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往

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邊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即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朱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脉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晩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欲言而實以犢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晩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荅度周卿晏亞夫潘子

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单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荅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荅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此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单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单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耳朱子所云一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

朱子未發涵養辨二 庚子

或曰吾子言朱子涵養之序既詳茍之涵養致知自是切要丞其實實用功得力之處吾子必有所見可得而言之乎曰予雖好朱子書稍見端緒自愧學之晩用力之踈所見之蔽既不能盪滌習心習氣復其本然明德之初又不能考究聖賢遺言推求至理以析其精微中正之則雖欲言烏敢輕易即言之亦未有當恐非朱子本意自蹈率易失眞之罪況天下後世大有人在必有會其微言以接考亭之眞傳者自慚僻處寡所交與惟反復遺書擇其切要者如未發已發說仁說精舍諭學者答張敬夫湖南諸公陳器之林德久度周卿諸書四書太極西銘註大學中庸或問小學近思錄潛味而心體之身行之如昌黎老泉讀

書之法積以數年或畧知下手用功處又積之久乃知朱子所言皆吾性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存之存之有驅之而不能去舍之而不忍離者得此趣乃知朱子自學教人始之以涵養始終之以涵養終其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歛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庶乎心得而嘿喻之又烏容强爲之說以取妄言之咎哉或曰所謂朱子以涵養始以涵養終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歛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可得而言之乎曰予何足以知之姑以予所知者言之而亦未知其當否也朱子四十以前用力於格物之功自視言視聽身之所具君親兄友身之所接庶物庶事及

於日用無不究極其理其於聖賢經傳之旨辭其文義顯
微之各別究其道理渾然之大同皆天命所自來賦予萬
物散見萬事之粹然秩然者具於斯人仁義禮智之心人
心之承天命者無不與萬物萬事相流通而管攝故察識
端倪之功多而體認本原之功少擴充力行之功實而保
游涵泳之功虛十數年只在發處着意未發之旨屢言之
而未有得迨己丑辨論反求程子遺書識得本體兢兢保
任迄今讀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如所云未發之中
本體自然不須窮索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
而不失又云莊敬持養之功至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

未發也明鏡止水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及其隨事省察卽
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
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此二篇者沉潛玩味亦可見其涵養
於未發而貫通已發之大概矣朱子從程子心一也有指
體而言有指用而言之語有會於心統性情之妙卽知事
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此處便合存養初不必待發而後
察察而後存所養深潛以爲日用本領由此應事格物益
致其窮理謹幾之學以栽培其未發之中此朱子之以涵
養始後三十年學力皆自此處大純一而若張敬夫諸說
例蒙印可一書尤爲詳盡而著明者也然朱子以涵養始

者與他人異人之從事涵養者但少私寡欲稍復其清明
之體耳若朱子者己丑之前格物之功的確充實心迹內
外一本於正大光明直造升堂之域特其靜存之功有所
不足一旦有悟自然之本體昭昭具在而平日講求天命
人心之統乎事物者皆融會於中渾然無迹是卽所謂性
體焉惟敬而無失以保守之非他人問學無素但守空虛
之體者比此又不可不細思而詳辨者也在天曰命在人
曰性天之命是爲無聲無臭之太極有元亨利貞之理而
太極之流行有對待有周流畜之無形發之最盛而太極
之無聲無臭者無乎不在人之性是爲無思無爲之人極

有仁義禮知之德而人極之流行亦有學修有經綸卷之
藏密放之布濩而人極之無思無爲者無乎不在朱子自
四十後深究太極本無極畫前原有易之旨研而極之默
而信之觀天命於萬物之幽明隱顯觀人性於萬事之作
止消息總不外夫天心人心之靜含動以見之而其靜人
而合天也必自一已之心之靜含動以合之其註太極也
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其註易也曰止而止行而止又
有詩曰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靜也止也無
中含有也皆以心之未發之中言之故其體於身者實見
得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充塞彌綸而存發之妙初不外

乎此心必此心常存天理滿足寂然無欲鑑空衡平凝定在這裏然後隨其所感流行發見而皆不動乎未發之中適完其無思無為之人極即渾然無聲無臭之太極而無有分別此朱子服膺以終身者也雖三十年中不無悔悟深切淺深生熟之次序而其保守天命於未發之中絕無間於動靜語嘿之別者則固時時刻刻注意於此貫乎事物而不與俱往也要而觀之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

者然仁禮義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莊跪纍斬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為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為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着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懼謹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為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為太極為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為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

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粲然者存是安得弟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讀中和舊說序諸篇 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答陳超宗書答陳器之書答林德久書太極圖說註陳北溪錄窮究根原來處 辛卯

甚哉寻學之遲鈍也寻嘗讀朱子文而佩服之累年矣求朱子用功先後次第之序而不得其說又見象山陽明皆訛朱子踈於尊德性之功因求朱子所以尊德性者而又不得其說夫朱子尊德性往往舉示來學而讀之累年而不得其說何也蓋徒誦其文而不求朱子當日苦心曲折

之故又不發奮思循朱子尊德性之功以自養其德性無感乎終日誦讀而惘惘無得如此也已丑冬十二月自晉州歸日以朱子格言反求身心及事物紛乘又隨手消散因自激厲奮發竊念未發之中卽自已德性本體不淪於未發何以立德性根本一日讀中和舊說序知朱子體會未發之故見於此篇由此考年歲早晚進德之序畧得梗概而究難尋其微密處復玩序文及與湖南諸公書答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旨已發未發說反復涵泳知朱子透徹未發之旨見於此數篇於是日夜體驗屛去邪雜收心窮理依朱子所言力行做去靜中不敢紛馳動中不敢擾亂

方寸之中稍有主宰方信朱子栽培根本之學如此親切向來總未見得徒說敬說誠勉强用意究不解未發之中爲何物功力無所着落良可嘆息是在庚寅秋九月也如是者又數月幾自信得朱子傳心之奧爲不差錯體驗之暇忽自念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是一定準則然而動靜起伏之變復艮動止之宜畢竟有些轉換在有轉換則不能一手握定隨時隨處無非大本運用進道之幾正在此時不可忽過以致不得定靜於是取朱子答陳超宗陳器之休德久書太極圖說註及陳北溪所錄窮究根原來處數段反復誦讀而玩味之沉思研極恍然自覺朱子教

人入門下手原直從未發本體指示使人有所領會卽就本體察着主敬工夫由情知性識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已方寸中有此志氣便可做講習存養功夫使人有所持循若不由情知性依舊是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必墮於空虛如陸氏之學任意乖張不然必陷於茫昧如俗儒之學止了文義心理事理裂爲兩片內外體用不能直達所謂未發不過料想臆度終屬影響也葢朱子窮究根原來處之功以知性爲要吾儒學朱子之學亦以知性爲要補小學從主敬下手入大學從志學志道下手知性工夫從本心發端體驗本原下手須反之身心果見仁義禮知意思情

狀又反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只有渾渾融融大正欽明氣象確有據依絕不是恍惚影響始覺說虛說空及疑有四塊者不得謂之知性也始覺四者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磨兀坐終日甚有味也始覺未感時便有分別不待感時方有分別也知性是體驗未發吃緊工夫必如是方能一手掜定隨事運用在我手裏所以立人之道與立天地之道一般始之終之俱在知性討消息也旣見得此端緒在是不可只任窺測便須實下手做方爲已有遂從此反到身心自朝至夜兢兢業業端莊持養如讀書窮理應事接物嗜好言語皆歸於大正欽明氣象不得一毫浮游

動蕩不得一毫穿鑿造意須信得天命我以德性必於倫
常有肫篤意思於民物有同患意思刻刻培養刻刻平復
刻刻凝定擴充以保守光大此未發氣象如是者又數月
漸覺性體時時呈露只在這裏仁義禮知渾然在這裏如
穀種生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燦然在這裏如穀種萌芽
視聽應酬皆在這裏發動觀物考古皆在這裏分曉眞有
不用轉換一直做去之妙聚從前月誦日習而不解者今
方透得覷面相承亦竊自幸矣但不能純靜猶有雜念此
須工夫接續非可旦夕期者是在辛卯冬十一月也嗟呼
予讀朱子文而佩服之累年矣少時所讀四書語類或問

而止壬午癸未後始得文集語類全本而讀之亦不能遽
領其旨而必歷艱苦而得之乃如此向使早得是書而讀
之有會於全體所由存大用所由發則持養德性運用事
物不用轉換之妙久已積累栽培操之在我又何至惑於
象山陽明之邪說徘徊岐路至今日而始有入機哉然亦
幸而有契於今耳向使不得是書而讀之不困心衡慮以
求之將涵養未發一層吃緊工夫終於難曉而逐物徇外
之病虛無寂滅之歸勢所不免遂使朱子上承孔孟周程
正學之旨無所養於心無所見於事而惘惘終身也豈不
大可惜哉然則今之有契於數篇者固不免於積學遲鈍

之嘆而又爲不幸中之大幸也得此根本加以讀書集義
之功當必進一境更有一境之蘊要在不懈其志與爲終
身而已矣肇此自勉且示子姪焉

讀朱子語類一百十七卷文集五十七卷 戊戌

向讀朱子語類一百十七卷文集五十七卷及宋史陳北
溪先生傳伊洛淵源續錄北溪字義諸書考北溪於朱子
庚戌冬始見僅半載已未冬再見僅兩月拜別月餘而朱
子易簀矣統觀前後而細味之朱子之善敎北溪之善學
皆了然於心目而後來之宗朱子者其必以是爲規矩哉
方庚戌之始見也朱子敎之曰凡看道理必窮箇根原來

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論孝
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
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北溪自聞斯訓處處窮究
根原來處日用行事語默動靜皆是此心天理流行之實
如所問心說體仁說諸篇志學喟然諸章講義語語精密
透極義理透極功夫都從心中流出非紙上泛設所以朱
子每語人以南來喜得安卿而亟稱其善問也及巳未再
見所質日用實事皆是道理朱子深許之又敎之曰須大
做下學工夫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如洪範周禮諸書雖
未能洞究精微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illegible]

識得心胸天理大所包亦大而今已有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北溪自問斯訓遂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月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端緒故其語學者曰當闢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左右逢原眞爲己物此北溪一再見朱子服膺其教以終身者也叅考誦讀之暇穆然深思奮然震悚爲之歎息曰先儒之好學如是哉今語類文集所載朱子教誨之語北溪請業之目不啻數百條日讀之而不知自勉當日進見受教之時前後不過數月而始有所聞而力求夫天命

本原之故纔有所聞而貫串乎千條萬緒之中見益高明功益平實不愧朱門之顏曾焉予固宗朱子者自寅卯時畧見門徑今又得此次第可不奉爲規矩而循此勉勉哉所惜者僅見字義二卷嚴陵講義四篇續錄所載數條而已戊戌三月日謹識

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三書 壬寅七月

朱子答超宗以立志識義理規模答允夫必主敬方能有所見答叔京養得見得守得若有不同者實體之有漸進層累上達自得之妙其功夫次第必以立志主敬爲先此心方有所收斂有所存主答超宗之立志答允夫之主敬是第一層又必識義理於方寸中而實有所見方有滋味孜孜不能自已答超宗之識義理答允夫之有所見是第二層又必加力操持着意研究方能存者常存明者益明答叔京之持守窮理是第三層細玩答叔京書實包得答陳程二書然必三書備而後次第明可漸進上達矣如其不然不立志根本無所發動何以爲主宰不主敬雖有志何以立得定耶能立志主敬矣若方寸中無所見不識得是自家性命眞諦不可一日離必至悠忽散漫豈能免於若存若亡徒勞把捉之弊耶能立志主敬識義理有所見矣若無持守窮理之功以繼之又豈能久存豈能明徹耶

熟讀此三書心體之身踐之實驗得向空無所主今能有主向心中無義理今心中有義理向不能久存不能明徹今能久存能明徹如登九層塔上一層是如何又上一層是又如何歷歷有進有自得處始知朱子是善教今日自已是善學大有一堂師弟之樂焉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說仁說諸篇 答陳安卿體仁說心說書答項平父書答吳晦叔書答陳才卿書答呂子約書並徐居父沈莊仲葉味道所錄不忍人章 壬寅

自寅卯以來稍知門路識得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中只要此心天理一直做去不用轉換之勞而或斷或續

或明或暗或强或弱之故時在幾微眇忽之間跡寄閒忙之際其不能自作主宰處有不敢强言無滲漏者反復以思終夜不寐由於書我不能合一心性不能眞切知處不透徹行處不堅牢以至於此安望此心天理呈露大作主宰絶無間斷恍惚之弊乎掩卷沉吟心口相質啓我者惟朱子成我者亦惟朱子仍從朱子集中得其切要廣大者讀而又思思而又讀如是者有年乃知朱子切要用功處原自曉然惟深入返已者始能有以見之體之非可强探力索取效旦夕間也夫書我不能合一者由於止知理在於書舍書別無用力所以日夕怱忙似有所得而釋卷惘

然無可存主如是讀書雖勞何益試觀朱子荅直卿書前論先天太極之一本萬殊後教以親切要約觀事窮理之法須從立脚處做起直做到萬理洞然通透活絡方爲實地讀此篇可悟讀易在於切已推而廣之聖賢經書先儒格言不可徒誦其詞必有立脚處而涵泳從容知其所言莫非吾立心行事之準則所讀之書皆爲栽培灌溉之用而絶無書自書我自我之病矣夫心性不能眞切者平日止解文義不曾向自已身心上體驗故日事誦讀不曉心性是何情狀試取朱子太極說仁說安卿先生體仁說心說數篇及本傳訓學者語讀之所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如何所云藹然愛人利物之心者如何所云此心豁然瑩淨光潔無一事一物不在吾生理之中者如何所云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而心爲之周流貫匝者如何所云開拓心胷大作基址萬理明徹於胸中者如何於此有得方是立脚處方是親切要約處方是既有立脚處而又推求事理之學透得此關實信心性是天命本體則所以兢兢保守不敢失墜勉勉擴充不敢窒塞者必能用力而不遑自已矣至於知處必須透徹而所以透徹者必在心眞理正而所云見得心眞理正者必於事物古今經書史傳實加講求則此心之眞此理之正方有依據而不爲異說所

搖惑若於事物畧加體察而不見心眞理正與漫說心眞理正而於事物之當然不相符合則內外判斷心事扞格之弊叢生疊見矣故朱子未嘗教人只守此心必講明體察事物分明心理的確融會貫通始有洞然了其白黑之效也至於行處必須堅牢而所以堅牢者必在心體溫良正大而所云溫良正大者必躬行實踐處處行履則私可以勝內可以直方得發生而漸復本心之體段若於心性畧加充拓而不到直內勝私與謾說直內勝私而於吾心之本體不能實證則億度徒勞影响無憑之境所不免矣故朱子未嘗教人只知仁必隨人淺深大着工夫浮剝游

消溫㝵著見始有到得地頭實知其味之效也學者之患病不得其門與不實用其力耳不實用其力則此心此理固不免或斷或續或暗或明或弱或强之弊卽操持之察識之而操之過甚有急迫助長之病察之難見有尋求捕捉之擾而所爲心與理正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終在依稀彷彿之間何由而有洞然之日乎惟先有立脚處全在心性四德四端認得眞守得定又加精求實踐充廣涵養積累有年大作主宰不間於幾微形忽不分於踈密間忙庶几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安於義理不敢妄動由是知之益明行之益力而守之益固造到滿腔子是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心充足飽滿無有空缺則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周流乎內外洋溢乎左右凡五事五倫修身治人皆此心理貫通而無他物以間之到此地位方寸義理主宰光大自有一直做去不用轉換之妙皆於朱子文語兩集中得之是知學道者必體驗心理事物之源流而不徒習於文字語言之末必長養仁義禮智之情性而不徒搜於隱微念慮之間蓋理明則心澄澈理强則心堅定此朱子示人親切要約之訓循而行之大有進境回視不能自作主宰滲漏百出之時又不侔矣𠇍今五十有七自寅夘來閱十二年曲折甚多轉關甚微不辭艱苦而後所見如此非能至也惟朝夕勉焉寤寐於斯飮食於斯不知至之於何日也亦幾而後已焉耳朱子敎人切實處不止此數篇予於宗朱要法中詳言之玆特書自勉以示同志諸子

時壬寅十有二月

讀朱子答程允夫書 己酉

讀此一篇備見朱子敎人主敬知性知行並進用功次第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盡心焉然非多讀朱子文不知此篇之妙非反身實體確見其次第淺深之所以然者亦不知此篇之妙也其曰莊整齊肅至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卽大學首章或問主敬一段與胡廣仲欽夫未發書之意

敎人力主敬以補小學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卽答陳超宗示喩向來書之意敎人立志識此義理於自已方寸中以爲主宰也惟其有所見至其敬日躋卽答何叔京持敬之說示諭必先二書答呂子約心無形體書答吳晦叔前書所論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書答陳器之性是太極書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篇之意敎人旣見心統性情之妙在自已方寸中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時時發見燦然分明知行工夫浸浸有味皆以主敬貫之眞知實踐勉勉向前不肯中道而止也下文又引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數語以足之正見無窮工夫皆從

主敬做去後又言識佛氏之非與鳶魚有事同一活潑潑
地之旨亦從居敬窮理用功便自見得故主敬之敎實學
聖之根基漸進層次昭然可見朱子苦心千載如揭學者
讀之須節節體驗篇篇體驗就自已身心遵其所言循序
而進乃能心領神會然默喜悅不能自已矣不然徒誦焉
耳究何益哉

坤復乾艮四卦說丁酉

朱子答張敬夫云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
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也養觀說亦同此旨陳安卿問仁云其寂而未發惺惺
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
吾生理之中朱子然之及答呂寺丞又云至靜之時但有
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
無陽之象若論復卦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
說如此分別何也復卦本義原以動言繫辭以顏子之克
已爲復程子以過未形而改爲復朱子以失之未遠能復
於善爲復皆以動之端立言其言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者卽以復爲至靜也其以純坤與復有別者所造益深所
見益切故云纔思卽是已發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也

嘗玩三卦而參以乾焉此心澄然一念不動炯炯惺惺涵
養深潛四德萬理皆在其中陽氣生意含蓄斂藏此是純
坤不爲無陽氣象及其端之發也雖曰一陽動而實靜中
之動依舊涵養兢兢保守此是復卦氣象及其應事發見
充周必思中節仁義禮知隨處皆是經綸萬變主宰凝然
此是純乾不爲無陰氣象其旣發也各如其理各止其所
心體無毫髮擾亂此是艮卦氣象全在平日居敬窮理集
義三者實實用功使心體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
上乃能歷驗有此境候如不居敬則內外散漫矣不窮理
則識見粗疎矣不集義則行事乖舛矣所謂坤復乾艮氣

象豈能一旦黙契其旨哉

釋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
此四句言造化爲生物之樞紐卽太極也
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illegible][illegible]雖全體妙用
此四句言太極生陰陽而有無疆之體用也
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
此四句言復之有所以爲復也
蓄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蓊然具此全美
此四句言復之始闢在天地者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

天也
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
此四句言復之始闢在人心者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即邵子初動未生之旨朱子純坤不爲無陽之義也
有萠其萌有惻其隱
此二句言生意感動之端但未措施於外正復之動見天地之心也
於以充之四海共準
此二句言復之動而順行擴充周徧也

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
此四句言學者當安靜以養復即程子涵養須用敬能敬則自知此也
仰止義圖脩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此四句贊復之結詞而以敬而無失詔學者也

主靜說 壬寅

周子所謂主靜者全在無欲所謂無欲者全從定之以中正仁義來稍有欲念仍舊失了故必主於無欲而人極乃立惟朱子深透此旨後儒偏重靜不能無獘因作是說

主靜之脉自周子開之學者不從靜下手斷無入理然靜非空無所有也惟朱子知太極是天德會歸故收斂自己身心盡掃雜慮光明洞達直從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實實體驗根原來歷模樣是如何是時他念不生只有中正仁義渾融氣象即性體也到性體呈露切不可毫髮外馳放鬆一步須時時刻刻足重手恭視明聽聰整齊嚴肅專一顧此性體不出不入不二不三無有昏昧無有倚靠無事時不起雜念有事時不逐外物則性體卓立在這裏積格物稽古克己集義之功久久充實則性體如鏡明如水止終日應物而神理凝一精明毫不動搖動

如是靜如是晝如是夜如是不以久暫忙閒稍有間斷也出是事親即性體之盡誠竭力事君即性體之盡忠致身兄弟即性體之友愛怡怡夫婦即性體之敬賓秩秩朋友即性體之同心切偲由是讀易即性體之貞明貞一隨時從道讀詩即性體之發情止義無有邪思讀書即性體之知人安民順時疑績讀禮記即性體之敬身成身秉禮反倚讀春秋即性體之辨名定分敬天勤民自一身嚬笑以至經世育物八政六官之規矩條理皆此性體貫通絕無紛擾這方是中正仁義渾融氣象之主靜復得無極太極之眞蘊藏也若不以仁義禮智爲主而偏於靜幾於空作

所有矣豈周子主靜之本旨哉

書主靜說後 癸卯二月

主靜說閱一年觀之有未備焉夫主靜之法必在無欲所以無欲必在窮理於理欲界限分別極精透方知性體中中正仁義之理是我主宰又須閑邪存誠閑存之法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之於外養乎其中庶幾大正欽明氣象呈露光潔常在這裏而不爲物誘所謂未發之中如是主靜立極如是嘿坐澄心體認天理如是嘿固然語亦然坐固然行亦然行立坐卧食息起居念念不舍涵養專一久之久之可與大化融洽無間也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乃

主靜第一着工夫極其細密須刻刻隄防保護始得內外一晝夜一始終一也然非於仁義禮智之性體大有體驗終不足以與此

性情說 乙巳

有問於予曰或謂不窮物理專求之性情則陋而易差何如予曰學者知性則格物有實地患不能求之性情耳果實求之性情必窮物理有的確廣大工夫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又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達化由通於禮樂學者果有眞盡孝弟眞好禮樂之性情則窮理充拓躬行實踐之學自有不能已者程子看性情大或人看性情小程子看性情物理一直貫通或人看性情物理分列對待所以有陋而易差之語試讀小學孝經樂記祭義諸篇反向身心體驗自知求性情之不陋不差矣諸類大學十五卷有學者欲見格物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一條細細咀味知性是窮物理實地不信然哉推或人之意得毋謂止求之性情不讀書不窮理者將陷於陸王識心之弊乎不知專求性情不能擴充是亦拘謹一行之士不與陸王之徒同倒彼陸王之徒求諸虛靈知覺之性執拘狠戾之情其所見偏蔽差謬而非能求諸仁義禮智之性情者也安有求之仁義禮智之性情而不讀書不窮理

以終身者乎昔人有云象山陽明是孟子一派予以爲不識孟子若以察識性情之四端爲措心於恍惚幽深之處竊恐所見無異於昔人之說而朱子兩孟集註又將何以發其精與乎要之讀先儒書須通其意不可死其文體諸心不可執其詞參求衆說以深造之不可舉一而廢百反求性情之旨朱子於孟子註力言之學者用功操存從眞性情立本檢身從眞性情[illegible]飭敦倫從眞性情灌注讀書從眞性情玩索應事[illegible]從眞性情措置明察此卽物窮理內外合一之要法也夫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七終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八

男 光進 編輯

從子 德輿 輅 衛 蔚 仝校

雜著

遂讀朱子文目錄序 語類附

朱子之學註釋經書文集語類諸編自宋末元明至今凡五百餘年傳留人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海內學者無論智愚皆知其爲孔孟周程之正脉而無有異說也獨其

主敬知行先後淺深曲折次第之故文集語類無不備言之當時及門諸賢或聞一說而未聞又一說或聞前一說而未聞後一說是以不能遍舉有所遺漏及二書既成之後如何王金許之儒薛程董二胡之註釋曹薛胡羅之論守可謂恪遵朱子而無徹不究者矣求其於朱子收斂身心體驗道理從二書透出曲折次第之所以然者了不可得不惟使宗陸王者執尊道分途以爲辭抑何以使後之宗朱子者得有所循以爲收斂身心體驗道理之津梁而無所迷惑差誤也哉夫文語二書凡二百五十一卷有此有彼無者有彼有此無者有此詳彼畧者有此畧彼詳者如己丑之悟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等篇文集所有語類所無如語陳北溪窮究根原來處識許多規模大體等篇語類所有文集所無如近思錄周程程張遺書之解語類所詳文集所畧如封事奏劄以告君時事出處以答朋友之詞文集所詳語類所畧此嘗相參處甚多其切要實關係造道入德之方爲何如而元明以來諸先儒絕不指示發揮以開正途以啓關鍵令學者如入茫茫大海之中而無所適從亦誰任其責也耶至於主敬窮理之說朱子以此立教其用功也自格物致知入手見於壬午封事奏劄四十後以主敬補小學工夫先涵養而後察識見於

答胡廣仲張南軒林擇之諸書答陳超宗又云先識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中然後加以存養省察之功因此積疑窮究累年後熟讀答何叔京程允夫書而反求之恍若開明得其領要蓋朱子立教以遵小學收放心爲先小學主敬工夫只是收斂在此尚未能有所見而主敬之功從入大學必先格致識得義理有所涵養而主敬之功深到德成於己斷定是箇孝弟忠信底人在這裏仍用戒懼存養工夫則所養益密而主敬之功益深此主敬窮理之序不可不知也格致之說其序以格物或問章爲程式而語類所載窮究根原來處模樣渾然燦然之義文集所載

經書指意史傳得失日用事物精粗本末融會貫通之旨不可不知也力行之說其序以行狀修於身者一段年譜所紀行事爲程式而文集所載答曾景建吳晦叔諸書語類沈莊仲錄曾子剛勇決烈余正叔錄只有致命遂志等語不可不知也迨其後主敬之功熟知行之力深不待操而存不待考索强力而自精自純正是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動靜無違體用不離純是天理之俟不可不知也嗚呼朱子往矣承周程之學而遠接孔孟者昭於天壤五百餘年矣周程之書渾穆簡直幸朱子力爲發明集北宋大儒之成而爲來學之宗盖其天資高明學業深邃主敬以立本窮理以致知天命之原人倫之大民物之待命鬼神之流行無不洞徹於胷中而所以修己之實措事之方脉絡條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不盡其蘊奥是以果行力踐歷之患難生死初無二致而造於盛大純粹之極又留之簡冊凡收斂身心體驗道理先後淺深曲折次第之故無不備言之使後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實實有階可升有門可入日積月累馴至於聖賢之域而不墮於虛寂之途則此二書之傳留其心顯著於人心其功被覆乎萬世矣澐愚不肖中歲方知講讀用功既晩賦質又鈍常懼無以窺測其萬一幸困衡之餘忽啓其靈稍見端緖循溯而往漸進漸親若有契會旣編聖學考畧歷叙始終編誨人編以見敎道之法玆又選文集語類自補小學以至造極其卷有九不敢云有得於朱子之學然按其收斂身心體驗道理先後淺深曲折次第之故亦畧有當讀之者誠因是立頑起懦遵升階入門之序而深造焉修己則仁義禮智之體立存誠集義實得於心而無毫髮之假借措事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行宏綱巨目實根於理而無功利之紛營英明果決必堪其才將德成於己可爲後學之標準可立道脉之綱維明章其學廣傳斯人庶幾補元明以來諸先儒所未及而朱

子在天之靈亦必有以鑒之也夫己亥三月後學朱澤澐謹序

選讀語類目錄後序

或問於予曰朱子語類已有成書持守知行分載明白予之是選也何爲乎予曰子洪先生分類最確無庸擬議予之分九條者因以便於誦讀體驗而亦有說焉朱子之學原是尊道齊頭用功雖有道問學工夫多了之語實從德性上着力且明以訓詁詞章無益於性情之病深戒學者後儒吳草廬輩遂從而分之以尊德性屬陸氏以道問學屬朱子歷今五百餘年未有定論正嘉間陽明倡爲格物

徇外之說以議朱子使後世之宗其說者皆執此言紛紛立論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為吾徒者雖謹以朱子為宗而於此等切要精透處亦不力加發明闡揚其蘊且以心學為諱是無異於藉冦兵而賫盜糧也幸子洪先生記載分明令人一見了然有直截下手處深得當日諄諄誨人收斂藏密專致其尊德性之教是洵一片苦心上衛朱子聖道而下教後學者矣但切要精透語散見於各卷者甚多在子洪先生亦不料後世學脉分裂之弊竟至於此後人値妄說猖狂之餘若不稟聚發明拈出此義力為說破以明當日指本體親切

做工夫深意則為彼妄說者只以講解常語覩之而為吾徒者又不知從此等切要精透語循其方進其旨就自已身心實下奉持德性工夫則朱子誨人收斂藏密之教依舊埋沒於紙上而不深入於人心大可痛惜莫此為甚有志朱子聖學之正脉者安得不起而任其責哉予愚不敏不足以及此竊慮學脉不明思得前哲留傳之集有能明此者以為之宗而繼述之遍為搜訪於書肆藏家既不獲有一二又求之近世海内宗匠之儒者冀有同心共學商究而知交既寡解者無人於是不揣愚昧擅為闡明選文集數百篇畧叙此義尚有未盡繼乃依九條之式採語類各卷切要精透之語附於文集之後而此義亦大顯明矣試以居敬持志一條言之如五十九卷仁父問平旦數段一百十八卷一日因論讀大學數段一百二十一卷或問居處恭數段其斂束放心者如何切要如何精透象山陽明集中有此等語乎猶謂之畧於尊德性乎以涵養未發一條言之如六十二卷楊道夫問中庸或問數段七十四卷易簡理得數段九十四卷問無極而太極數段其涵養本體者如何切要如何精透象山陽明集中有此等語乎猶謂之畧於尊德性乎即此一百八十餘段讀之自知朱子收斂藏密之功煞有次第故舉以教人於德性之體段

條理言之極詳尊之之功必居敬以整内外由已發以反未發函深賾密顯著昭明恭敬奉持直透本原與天命黙相契合歷觀先賢之言所以指示性情提撕工夫未有若此之明且要者也且非獨二條為然也朱子二十餘歲時從事延平以求聖學之傳後交南軒以識端倪之真至四十透洙泗之旨自此以後無時不用力於尊德性矣以主敬補小學即以養德性之原其言立志知性者所以植德性之發幾識德性之脉絡也其言窮理致知者所以開明此德性而不使之稍昏昧蔽塞也其言力行踐履者所以堅實此德性而不使之稍傾圮虛浮也其言王道措施者

所以運用此德性而不僅僅獨善自了已也若夫歷患難生死而德性之凝定貞固不搖奪於利害極盛大輝光而德性之純粹精白直馴至於渾全此尊德性之極功而終其身以優入聖域而無已時者也合此四百餘叚讀之皆是循循收斂藏密以盡尊德性之實修乃知其道問學之孜孜不已者無非明瑩德性無有不透徹無有不完足以充滿夫全體大用之本量而非判爲兩途何嘗有狥外遺內之病如彼妄說之分毫哉又豈屑與彼只拈心靈以爲奇特而混佛老管商以爲體用者共較短長哉嗚呼朱子之學原自顯明於天地間上承孔顏曾思孟之正脉非象

山陽明所能幾及即其所訾議亦抑棃捫燭之見何能損其萬一然自正嘉後學者頗有分門監檝之勢則衛道之責必有攸屬後世誠有卓然崇正之儒於語類一書反復研窮沉潛玩味尋其脉理先後次第之所在日用之間認得自已德性以其所言尊之之功爲宗步步遵循時時效法戰兢惕厲以保守其固有之良又讀書窮理力踐躬行以不懈其道問學之業則德性日存日充問學日明日著以求無負朱子嘉惠後學之教又與二三同志共爲講求俾各尊其德性各道其問學一如朱子與朋友講習之旨則子思子尊道之教惟朱子得其宗惟宗朱子之學者爲能傳其宗而彼之奉佛老以託名於尊德性師管商以託名於道問學者謬戾舛差不待辨而自明以此質之子洪先生可以印合即上質之朱子亦可以潛通而無愧也夫

書南軒先生集後

甚哉論學取友受益無窮有志學道者不可執已見而不求友以自充也朱子三十歲後已造於正大通明之域往會宣公共論乾坤動靜性情之旨見於詩文者極其深切著明矣若宣公之受益於朱子者又豈可以數計哉宣公從事五峰先生所見高明湖南諸公無有出其右者若不遇朱子講習切磨十有餘年竊恐性不可以善惡言之教

出於五峰學者相與謹守而遞尊之其流傳之獘必有所失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象山而已有任其責者至於知體四端而不知涵養未發知主敬而不知敬貫動靜必以靜爲本他如論公論仁皆不及朱子之精密往復極論而宣公從善之勇會悟之真出於吳晦叔胡廣仲諸公之上厥後所造益深所養益粹反熟於平實簡易之地夫以宣公高明朱子素所欽服而其受益於朱子者如此則凡學者稍有一得之見而遽自滿足者亦大可悲矣今讀其集先後問答進德之序可考而得其梗概焉故謹識之

跋陳安卿先生集

戊申三月山陽邱子侶遠寄來安卿先生集十四卷乃儀封張公選本湮讀之十餘日反復玩味意義無窮而其前後進德之序得力於一見再見訓誨之方而實致其力於已有顯然不可誣者由其聞根源之訓初未能曉由別後推詳之功言之則其究勘本原透徹底蘊見得爛熟可知已由其聞大作下學之訓無書不讀無事不格之功言之則其卽顯見微卽事見理融貫精粗可知已至其荅蘇德甫梁伯翔徐懋公陳伯澡林司戶諸書所云明德之本領主敬之嚴密格致之精詳先後次第透入骨髓學者循𢖍以往庶有得於朱子之門徑焉若夫闢佛極微有發前賢所

未發者而嚴陵一番講論大斥慈湖之禪宗明着喻顧邵之沉溺則又朱子門人中衛道之最著者乎叙述云先生集五十卷茲僅十之三耳予老矣不知能見其全集否戊申四月日謹書

書羅整菴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

羅整菴答陽明書云嘗讀朱子文集與張南軒書云於實體似益精明至不容別有一般道理云云愚按此二書大有分別前書所稟一書整菴以爲與陽明所以自序無一語不相似抑知所以相似之故乎此書在卷末一書之前書內明言通天下是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須臾停卽巻說中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未嘗發耳其云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不合卽舊說中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其論又適與予意同用是自信者是時朱子所見仍是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不可與卷末一書同也若卷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乃已丑春悟心爲已發之非亟以書報欽夫與湖南諸公書同時者首言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卽與湖南諸公書所云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語又云人自

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卽與湖南諸公書所云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之語兩書相較無不脗合而與前書所稟一書絕不相入整菴乃比而一之其亦未之細考耶愚嘗讀朱子文集而細究之中和舊說序朱子自序甚詳諸說例蒙印可及與湖南諸公二書皆自道其參考程子與與叔季明論未發諸語而有得之故而與欽夫者尤詳蓋朱子受未發之旨於延平未有所契而此心不忘積有歲月而其功不懈自丁亥訪南軒亟以此理質証雖無的見而操存舍亡之分安宅正樞之力見於誨諭曲折前書所稟二書開陳

反復歷歷如訴至今讀其詞想其用力之勤持志之有本隱然流露於筆墨間確有依據而非虛見至於己丑一悟再閱程書而心統性情之旨神明契會固其豁然貫通之候亦前此用功已至畜極而通之所到不得執己丑至是之論而遽抹從前功力之爲非也然其造深造道之序幾微辨別之介有不可混者故朱子記論性答稿後末云此稿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卽指諸說例蒙印可一書則此書乃朱子所最斟酌者烏可與前書同觀耶陽明於朱子書原不細考整菴篤信朱子此書前後辨論甚明獨此數語何爲不詳用力之序而漫以二書並論也故

書之以質知道者

附原書

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辭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辨明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

共學山居講義

潘君振聲曰今日諸友會聚祈各將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八字理會一番庶不虛負此會諸友各有陳說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實統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人心之本然卽天理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天理也只爲後來私念雜念習心習氣如富貴利達色食嬉遊之類汚染引誘使此心馳逐奔放事事離本念念交

物無須臾停息澄淸遂致本來天理埋沒銷鑠竟不知本心爲何如縱一時感動亦僅石火電光隨發隨消眞如孟子所云梏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與禽獸不遠矣言念及此虛度一生大可悲慟須得大頓眩一番如死復生自念同此一心聖賢何以爲聖賢自家何至同於禽獸躍然振起立箇希聖希賢之志此志一立便是根了又念聖賢仁義禮智之性何以充足飽滿自家仁義禮智之性何至剝蝕消亡須依朱子體驗來歷模樣之言一一反求自家心中如何是盎然生意之仁如何是截然不屈之義如何是粲然不紊之禮如何是了然不昧之智親切體驗歷歷分

明尤當儼然主敬內外整嚴驗於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此心渾然是本來天理卽程子所謂仁體無如私念雜念習心習氣洗脫不盡乘機竊發攪擾糾纏雖勉強主敬必有拘苦難久之患竊恐稍稍體驗者依舊立不住安能實有諸已必須整齊嚴肅默坐澄心使一切塵想客慮消散無有只有本來公平正大渾渾融融氣象隨時隨處無有妄念靜時敬靜惺然動時亦敬靜惺然飲食寢處行止坐立亦敬靜惺然歷得五日十日半月一月不專靜坐皆是如此此所謂體認天理此所謂涵養未發之中到此地位天理昭著卽是仁體呈露一、片生機發見有本領可依

據正好下手工夫保守自此以往更加警策不敢慢褻則天理會乎身體求盡人倫不敢苟且則天理會乎綱常就日用間讀書窮理克己集義常常收斂保聚存養此天理擴充此天理依此天理應事接物得失上執持紛雜處貞定患難中牢固經理措置盡我之誠循物之理處處小心刻刻虛懷事雖萬變而天理主宰絕不動搖方是實有諸已栽培功力與時俱進不敢放鬆歇手庶可入聖賢之路矣故我輩今日須要識得天理靜坐以養之是下手入門要着從此念念固執節節推拓着實讀書窮理着實克己集義工夫滿足此心淸明瑩然湛然滿腔子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流行充盈却只寂然不動方是究竟歸宿所以此八字前面有工夫當下有工夫後面有工夫工夫透徹始覺此八字大有意味渾然天理存在這裏只管做去無起無訖無終無始也願與諸先生共勉之

附抄東川書院商語

庚子十月十六日隨梁溪顧先生會講於東川書院顧先生講不知命一章講畢諸先生請寻再講寻辭以實無知識諸先生請之不已寻再三辭不得乃敢請於諸先生曰今日諸先生原講易經寻實無知識平日稍究心於朱子書竊朱子以復艮二卦發明中和謹畧申其象義以請正

焉復卦彖辭彖傳皆言天地之復朱子又言在人有學者之復有衆人之復試以學者之復言之復卦下面一畫是學者一點陽剛眞心卽天命之性發動最微渺處這一點陽剛眞心乃一身主宰自然亨通以當念言之一點陽剛眞心動矣又極順入而爲主出而漸長何有阻遏以繼念言之一點陽剛眞心旣動而順行則念念皆眞便是朋來无咎但這一點陽剛眞心其發生非一日之故何也人有生來眞心原與生俱生只爲有生後知識漸開氣拘物蔽妄念習氣交戰糾纏自朝至暮終日終歲無須臾安靜致令此心引誘逐物浮動跳梁陽剛不勝自姤以至於剝本

然眞心昏昧消鑠幸得碩果不食旋盡於上旋生於下其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時時發露於隱微中學者痛自悔悟從羣陰蔽固中忽有必爲聖賢之眞心透出這方是一陽之動反入身來如冱寒之極忽有一陽來復是天行之自然卽天心之可見者當此之時羣妄皆息念慮未起只有一點陽剛眞心融融渾渾養在這裏故朱子云思慮不萌而知覺不昧是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艮卦彖辭彖傳皆就學者用功言程傳詳矣試畧言之所云內欲不萌者不見耳目口體之欲只見視聽言動之禮所云外物不接者不見富貴利達之物只見三千三百之禮緊

要在艮其背心止於所不見這裏只見天理是其所止處而止之其發念應事隨行隨止總循天理一切非禮遠遠之或偶相遇視如無有毫不動搖故朱子云事物紛紜而品節不差是動中之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尚有一說請與諸先生共參之心十也既曰動之端又曰止其所旣曰靜中動又曰動中靜動靜異時反觀此心畢竟是動乎是靜乎學者從何處下手善乎朱子詩曰潛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皆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此言太極是本體也又曰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此言敬是工夫也學者能實下主敬工夫切不可留一毫私念雜念於心地當思慮未發時實實主敬涵養則太極本體自然昭融在這裏識得太極本體主敬工夫愈加綿密涵養久後無思慮時太極固昭融在這裏卽有思慮時亦足以本體之權度應之太極依然在這裏方信得復之靜中動艮之動中靜只是一箇方信得天地之心卽光明之道方信得見天地之心卽止其所此朱子所以云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也太極者何未發之中也性也天理也愚見如此不識然否望諸先生進而教之

學課 丙午與同學諸子

每日清晨卽起端坐數刻以收斂身心不使散漫是主宰吃緊工夫盥櫛畢謁家廟退坐書室讀經三百字温經八九百字務令精熟不可踈忽間斷徒廢前功無益也小學近思錄讀過方可讀經

早飯後細講四書四五章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進以程子之說參以大全諸儒之論務反身實體其理不可徒事講說與身心行事不相干涉又看程朱語錄三五版亦須反身用功程朱書畢看先儒名臣集須專一書以次而進不可雜看○讀周子全書張子西銘其餘選讀

午飯後讀朱子文一篇同經書一般反身體驗不可只作

文字萴次看綱目三四十版寧少毋多究其君之明昧臣
之賢否政事得失內外遠近民情吏治一一推求一代畢
再細看二三番使此一代規模通透幾分然後看後一代
不可乘快不入細也綱目畢卽看大學衍義衍義補精神倦瞑目端坐片
時以休養之不可過勞損氣力或吟古詩文望雲霞以豁
心目
晩課不必增日間有未完者補之有餘功只從經書先賢
集理會以明義理如史漢文選尚不可雜讀況其他乎故
貴專一也端坐數刻夜深乃寢
一日內事親事兄慈幼必盡理盡情肫肫懇懇如小學盡

倫事皆歷歷服行朋友鄕里須情誼切摯
每日讀書有疑處籍記之以俟問
爲學工夫先去俗態除冠婚喪祭必應外如宴會技藝等
事一槩謝絶卽有事時亦須速了毋濡滯以妨正功
每日三次端坐須善體會學者無時不當端坐而云三次
者其先有本領在宜亟爲申明以着用功之次第焉中庸
未發之中卽性體所在自伊川傳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
子朱子再三詳以見於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以示
來學蓋以學者立心工夫須着如此用功方有根本可據
又答陳超宗見得義理大槪規模於自已方寸中書答陳

[illegible]之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書甚爲切要合四書而熟讀之
反復玩味有不能自已之志卽依延平行狀所云講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
求所謂中者實實服行於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
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又於直內勝
私躬行實踐下手去做先將名利色貨慾念拔根斬絶次
將游思妄想雜念攧行掃除蓋人心日夜繫縛在欲念雜
念上相纒相織至死不解則性體何由得見須是戰戰兢
兢務令本心與慾念雜念相離只有一正念自顧自明常
止常定所謂主一也不論坐立食息總要專一收斂幾覺

慾念雜念微起便斬絶掃除歸於艮止不可有斷續須正
念常常止定如不止定只將孔孟程朱所示存養要語反
復體驗習之之久由一月至三月半年一年此心自有止
定時候未發性體漸漸呈露必須莊敬依九容以持養之
夫然後每日三次之說正所以提撕接續使不間斷非謂
從前絶無工夫僅靠此三次以爲收斂也如其不然起手
旣無大段工夫以爲收斂涵養之本繼此又無接續工夫
以造綿密涵養之詣雖日讀書不免於怱忙奔逐將有貪
多馭雜之病雖欲正行不免於着意應物將有處事不寧
之失安能有以養心有以制用使讀書正行涵養一脈貫

通耶

進德之功一日一月要時省驗方知淺深疎密每日自檢明德主宰能漸光明不昏昧否能漸貼定不揺逐否能盡倫紀不欠缺否能淡名利不染着否能澄思慮不混擾否能漸積累有許多道理否能常提撕不頹惰否能常惻怛不間隔否能常恭敬不放慢否能常剛勇不懼葸否如此逐一檢點必前此病多今病少前此病深今病淺前此有病今無病乃爲得力此工夫如善信美大節節有以自信若不子細反身徒讀書不濟事

學道讀書只是一事學道學明明德也讀書卽學明明德也大學明明德工夫必先從事小學小學一書賢輩卒已讀過又能體會意趣便是根基又讀過近思錄更好商量西銘一篇有大學規模親切玩味便知自已明德是乾父坤母所生是家國天下所待命如何可不光明正大如何可不用八條目工夫論語所云博約忠信篤敬克已行恕興立成志據依游孟子所云四端擴充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知言養氣善信美大聖神中庸所云天性戒愼中和達德達道九經擇善固執誠明無非明明德工夫這都是已成誦通曉者只要講究時處處體向身來踐履栽培着實下手方於自已明德有發榮滋長意味不陷於時文講章訓詁也賢輩目下讀經或以周易應舉兼讀禮記或卽以禮記應舉禮記是不可一日離者如曲禮內則少儀學記是由小學入大學整齊身心策勵學業所當留心佩服處坊表緇儒四篇最要緊坊德坊淫坊欲卑已尊人小心畏義好賢愼溺等訓以及十七條皆當歷歷體驗能戒其失否能有其德否冠婚喪祭鄉射燕聘能窮究力行否檀弓一篇事理常變聖賢進修無不畢具至於王制月令運器樂記諸篇是成已成物大作用二三年間熟讀此書乃見格致誠正修之實德行齊治平之實事業總在於此由是讀詩書春秋而統會於易分年限程鼓勇以進四五年後

漸入漸深愈積愈廣如綱目通鑑反復尋繹使有成局在我則明新至善之旨可有得於胸中矣夫格致誠正修之實德行齊治平之實事業惟朱子言之行之最詳前乎朱子後乎朱子如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文正公李忠定公張宣公陳北溪先生黃文肅公眞文忠公其於八條目之實德行實事業皆言行具備書籍可考誠能接續用功爲之探其旨趣分其條理實於自已德行之蘊蓄事業之發施大有裨益者而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尤聖學之門徑而治道之津梁與朱子告孝宗曰願少留聖意於大學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充務極

於至精至一之地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玩此數百言則知堯舜禹湯文武以及漢唐宋賢君其精微純粹與夫瑕瑜互見之故皆可於此書參之後眞文忠公卽本朱子之意而衍其義帝王爲治爲學之綱二格致誠正修齊之目十有二細目三十有七後邱文莊公又本文忠之意而補衍其義審幾微之目四治平之目十有二細目一百一十九合二書而考之衍義理精論確其源深其流遠不出戶庭而形端表正之要已衆衍義補雖道理發明有所未盡而見之正論之當人情物理參伍貼合學者須於二書條目一一

記得脉絡頭緒如何肇端如何措施如何結局必根於理而順其序自巳心中了了明白內自身心性情之原以至閨閫子弟之親無不可以質神明而對君父外自三族親戚之好以至交遊遠近之誼無不有以淡勢利而篤眞情凡農桑禮樂兵刑教化經術之理必因巳之所明所長而講究當然之則期必可見之行旣不泥古而非今又不貪多而鮮實於二書必有得焉其有未備者參以通考會典及經濟諸書以補之夫如是庶有當於朱子之意而先儒名臣之說皆貫酌濟以有爲則大學立體致用之道萬不敢云全得於巳而學道讀書之實際亦或無愧歉通前後計之非十五年不能得力每日所讀凡三項經四書一項先賢名臣書一項綱鑑衍義衍義補一項七年可周又八年而可精此後常向其中探討潛玩惟日孜孜斃而後巳無有止境此終身事也賢輩年皆壯强趁此時奮發猶可爲體用俱足之儒若因循數年後悔無及其何益哉

凡經濟類書止說得治平事惟此二書直從大學發出件件皆關會明德所以爲聖賢明體達用實學須以衍義爲主衍義有見地則衍義補有源頭矣然非素立志身心有主宰趨向聖賢正路經史巳見大義透得先賢工夫梗概恐此二書亦難言得力也

與諸生

承諸生雅意問業於予予從事聖賢之學雖歷有年究無所得但有一日之長不敢不竭愚衷以相示夫聖賢之學意味無窮階級有序知其次第庶有所循以進德修業也先就最亟者諸生其身體之

人之所以爲人者明德也明德者卽仁義禮智之德也欲學聖賢全在明德不昧世之學者汨沒於聲色貨利之場陷溺於名位聲譽之塗馳騖於詞章駁雜之習將自巳明德蔽錮虧損迄於銷亡虛度一生茫然無有豈不大可痛惜諸生自省當發身振拔拔出名利坑中不復作此等事

不復做此等人大立志氣求復明德之本然必以聖賢爲法周子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是也若自菲薄以爲不能便是淼棄必無爲聖賢之志矣此志不立鮮不陷於世俗不昧其明德幾乎其未有也

聖人教人以小學自幼便習規矩從世童子皆不會習得小學自心而言一箇至虛至靈萬理俱備之心好貨好色好名好勝日日馳蕩於外自身而言容貌詞氣任意輕動無有檢束放肆怠慢與夫驕傲乖戾不遜之氣無所不有此張子所以有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之歎也朱子立主敬補小學法實學道根本今欲從事小

學時已過矣惟主敬之功最有主腦主敬則收斂此心入腔子內不得好此好彼不得妄思妄想內有所主矣檢點此身入規矩中不得輕視輕聽不得苟言苟動外有所制矣內有所主則此心一瞬便覺其邪正而不敢縱外有所制則此身一動便覺其是非而不敢肆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即此謂也講誦讀書之暇須靜坐無思無慮肅恭澄澈以定心氣此伊川先生教法諸生宜深體焉

立身以孝弟忠信爲本務天地之性人爲貴百行以孝爲先一部孝經許多道理事業皆自孝弟發出自天子至士庶俱以孝弟爲本行諸生當於事親從兄加意勉行承顏順志必敬必恭凡小學所載躬行力踐不可有一毫忤逆不可有一毫乖戾忠信者誠也聖人教人屢以主忠信立訓忠信是一點誠心此一點誠心是天命源頭己心根本若以虛假雜之便自壞天命自壞己心何以爲人何以爲學諸生能以孝弟忠信爲本實實踐履做去然後即吾日用常行之道以求聖賢垂訓之旨讀書窮理自此栽培漸進矣

進德必在讀書讀書之序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程張朱五子書綱目大學衍義此其總要也目下工課小學

近思錄先讀一二三四五十四共六卷四書本經兼讀一經先讀禮記周程程張要語載於近思錄矣朱子書以四書章句集註大學或問爲主文集選讀如白鹿洞學規與魏應仲(三歌年長)答劉平甫(新年人事前日奉聞)胡廣仲(欽夫未發)宋澤之(自頁人還)周深父(所示疑意)與陳丞相別紙(蒙論第二)又諭學者答陳超宗(示諭自來)敬齋箴答潘叔昌(細讀來諭)林伯和(示諭前此)楊子宜(承諭太極)讀書之要滄洲精舍諭學者答王子合(所諭祠記)張元德(衡陽之計)廖子晦(所論顏子)讀唐志王氏續經說福州學經史閣記答曾景建(序書文詞)王梅溪文集後序甲寅行宮奏劄二此二十餘篇當先讀讀書之法寧少無多寧遲而熟毋速而不熟須句

何反身體驗明理正心爲要毋徒好博不精怱忙苟且致有口誦而無心得之弊也讀書暇時將朱子文集自二十卷至六十四卷語類前十八卷訓門人九卷每日細心詳看十數版其中用功切要夫第吃緊處反復玩味或抄錄或圈記以便再看醒目時時提撕必有得力然後可及全部矣

右四條係進德修業要緊工夫須時時在念視聽食息講論思索不忘於心切不可有天理人欲交戰於中稍涉騎墻之見積之歲月自有得力凡作文章命意措詞即以所見道理發之就平日所講格式機局向背往來運用以成

之德業舉業自是一事矣予所望於諸生者甚大且重尚其勉旃

敍山陽邱母胡儒人傳

雍正四年夏六月讀山陽邱母胡孺人傳喟然而歎孺人至誠之格天其應如此則其感人於不自已者又當何如也夫疾病修短操之氣數之天非人之所能轉移其亦明矣乃孺人始刲以救姑而姑愈再刲以救舅而舅愈三刲以救夫而夫又愈如響之應聲歷歷不爽者何也蓋其捐軀盡倫之志素立於中是以屢蹈阽危不自恤其身並不計其應與否而誠之所格自有必應之理而無疑者矣夫天人之際初無二理天且應之而况於人乎士人之有感於斯者能不自恤其身以事君則盡忠矣能不自恤其身以事親則盡孝矣孺人能之而士人懷之豈其然哉亦勉之而已故感而書之以爲勸

梁母閻孺人八十壽言

山陽梁君敬持與余交二年其學專其心誠其行敦篤而耽於理義互相切琢裨益良深一日持卷謂余曰先君子篤學好古抱負極偉未逾五十而卒吾母孝舅姑盡婦道教子孫今年冬八十矣願得吾子一言以爲壽余謝不敏梁君請益力余不敢辭也爲之言曰夫人之所以爲人者

盡倫勤學也爲人子之所以壽其親者盡倫勤學也太孺人朝夕敬[illegible][illegible]事舅姑以孝問勤儉織紝佐君子以誦讀遵畫荻和丸之遺矩教子孫以成立賢矣哉眞壼德之師表也今梁君篤孝能見其大兢兢業業無忝太翁素願以及太孺人之教夙夜砥礪抗志前修力追先賢之所以自立者以爲式淡泊乎富貴利達之求鄙夷乎馳走聲譽之習閉戶累年潛心正業以盡倫勤學爲終身不可離之事梁君亦賢矣哉自茲以往力學則期由禮[illegible][illegible]書而通於易詩春秋程朱史鑑之書立心則期由忠信始基而進於生人之故天命之原制行則期由謹身寡過而謝宛乎古

大儒修已治人之道則采君之所以自成其身以壽大猷人者高於世俗之見遠矣歌曰淮之水兮源遠流長域之西兮慈母壽康衡門肅靜兮琴書深藏松竹茂密兮芝蘭馨香有子學成兮儒術輝光有孫執業兮庭訓義方養志兮樂有常進觴兮壽無疆

日夜箴

晨起洗心危坐正視拱手整容敬肅敏事山立偈行儀端養遂如臨深淵如對上帝動靜欽止勿三勿二夜深歷省斂心肅寐夢寐以安正性嚴氣淸明且莊如晝而知晝夜咸通以立以俟有物存存終身默識

敬一箴

寂然不動滿腔戒懼嚴肅整齊勿忘勿助內外專一隨時隨處事至物來本此研慮不與俱往敬事如故有事如無事此中無二樣兢兢存存無起無仆敬哉一哉守此罔斁

寫照銘

爾坐必端爾貌必恭爾視必明爾聽必聰爾行必愓爾言必從爾思必整貞定毋僮必主於理萬理可通必會其原一原乃達顯微心德必期昭融齊莊涵養爾考爾終

座右銘

手足不浮身體不倚耳目不逐雜念不起神氣不動只守天理天理於昭敬存這裏戰戰兢兢寤寐是以匪曰能之守之以死

顧天齋銘

目不轉睛顧天明命把守津關雜念消淨雜念盡消明命位正何以守之謹嚴主敬非惟銘齋實以定性習玆熟玆無間無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八終

止泉先生朱公行狀

先生諱澤澐字湘淘別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明有菱谿先生諱應登射陂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老成人既長遊鄉校雖習舉子業而志意高遠脩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悅神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已偶於書肆購

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即尊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周程張朱暨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積久成累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黃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葢先生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彊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陸象山倡於前王陽明熾於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戶勢同水火以是嘗疑於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

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倫事物

之故卽於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
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眞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
始爲我有兩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逈乎不同誠有
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
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脉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
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
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
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
十以前之梗槪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
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益居敬
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
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
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
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
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於貌言視聽
之閒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
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
免失却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
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益積十
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脉

不易之傳也先生旣得朱子之學脉涵養玩索之功
日嚴且密始者涵養猶資省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
緒昭著分與始者玩索猶費思慮久而益徹覺經史
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
之理日益昭明存卽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
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
沉深造詣峻絕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
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黃勉齋蔡西山九峰諸
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訛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
其眞前明惟薛文淸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敎
不大行自王陽明惟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說輒敢目
朱子爲支離瞬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
彼夾膏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闢邪衛道之
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未精先
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採其微言以體諸身以存
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顯於時而闇室屋漏篤實
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西山九峰兩先生以及
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一轍云先生誨人必
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厲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
衆終日答問亹亹不已嘗語學者曰士之專務讀書

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尋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串會通亦祇爲釋老之淸淨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從上聖賢相傳的絡非他說所能惑也其論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爲義其肅然恭敬者則爲禮其湛然分辨者則爲智仁義禮智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卽未發之中中庸所謂容執敬別溥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旣發亦只

此四者當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內形外脗誠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發所謂體用一原者可見於此而其要緊著力惟在於敬之一字靜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爲聖學存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剪伐至善根源旣同釋氏之斷滅遠其應事祇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爲內外判然體用乖離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

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饜飫眞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遠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黙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間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鬬靡之習宜爲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爲人之基次近思錄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次讀禮記詩書易春秋句句字字誦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看得通透

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於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嘗以爲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內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張宣公黃文肅眞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討覺其措置有裨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顧蘊蓄於中無所施

設而條目森森略見於友朋問答間眞可坐而言起
而行也先生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所樂於畎畝中
杜門韜晦不與人知而令聞遠著貴公卿大夫往往
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總督直隸
時奉
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生將繕疏以進先
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先生卽日反其幣
作答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守聞先生名
知不可强致嘗於邑令舉傳進見時焉轉達景慕之
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禮辭再

三至然後見之先生平居坐卧焉事東一小室四壁
書盈架中僅容膝每日未明卽起肅容端坐辨色時
展卷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故日昃無事閉關靜坐
旣暮挑燈伏案從容諷咏率至夜分胸然就寢雖祁
寒盛暑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
李宜人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爲善
政署以內事委先生主之剔奠除奸凡幕賓臧獲莫
不嚴憚及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養朝夕無
違色晉州公捐館時先生五十有四哀毀骨立不幾
斬不脫衰絰旣葬祇奉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

衰家祠祭祀一遵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
息每逢先人忌辰變服茹素哀痛如初喪焉將躬莅
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庭廣衆無所異克己寡欲於
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居常澹苦簡默布衣蔬食
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親者不辭瑣細雖匆迫
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綽然有餘裕待家人品節均壹
而撫恤之恩纏綿無已守量入爲出之規豊凶有所
制臨財愼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自處亦不敢以處
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雖一飯未嘗
假借處鄉黨婣戚無論親疎厚薄各稱其宜而一歸

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爲人道說有以
事來謀者從容商推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豪富
貴盛之家蹤跡闊遠未由親習苟敬賤有犯者默默
受之不與較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僻陋歲歉人
阜不勝欣然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發形於色
心胸飲讀每當天高氣爽風清月白之候吟咏自適
渾渾乎不知內之爲內而外之爲外者先生自辛亥
春有脾疾飲食減損骨象漸癯日未明輒起温習經
書如秋有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
怡情無勞於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

強固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放倒便自墮落豈可不懼至冬飲食更減寢寐益稀每日三鼓寢五鼓即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息壬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凉手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往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箴傳日日趨侍十三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語意懇惻娓娓不倦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簀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曾子爲學進益處也晨食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粒食而病革矣十七日清晨箴傳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固在天地間死亦在天地間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脉微有窺焉所遺文藁吾生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早喬公省齋蓮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書培養一心令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已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烈楊忠愍在獄中受苦百倍

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不慚對古人乎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吟詩數首酬喉數過門人戚友更進叠至先生一一酬答皆諄諄以讀書力學爲囑語不及他十九日質明先生手自診脉命家人速備喪具强起端坐囑其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之禮以哀戚爲主又必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可用即鼓吹酒饌一切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絕親朋相愛者只自撰詩文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箴傳曰吾此刻心無他念只烱烱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曾子易簀云空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復就枕耳素重聽至此忽聽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舍先生聞之已不能言猶强曰須寧靜適家君與家叔父抑夫公至先生猶舉手作別家君曰先生全受全歸毫無遺憾先生頷之家君與家叔父甫出先生恬然逝矣距生於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城北松原庄之兆先生配李孺人六合少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廕七品京職諱之賓女孺人敦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秩紀肅然先生嘗曰吾自少得以專心向學而無内顧之憂者蓋有

賴焘子一人光選女一人適箴傳孫男[illegible]女一人
俱幼先生於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若方寸其
覩天地變化萬物發育與自已心胷總此生理彌塞
充滿無少間隙存主之功日以廣大而自覩恍然覺
道理無窮時時提撕時時玩習直至屬纊之朝此志
不懈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先生眞無愧焉
所著有詩文語錄雜著若干卷平生誦讀經書有所
得隨筆記之皆切於身心者若干卷曰學旨朱子文
集大全潛心熟玩攷證朱子之學其早年中年晚年
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進之故先後次第昭

然可撰述輯朱子聖學考畧一編積十年而始成如
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
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論治道謂養民必
在守令養士必重學官而為率之則在監司輯前代
循良治績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善政曰師表集
覽輯大臣撫綏之善道曰保釐集覽皆有以見先生
之志焉先生既逝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景
仰先生之賢願讀先生遺文以想見其為人箴傳侍
先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敎育不為不久知先生之
言行不為不詳大懼闕軼故失無以發揚其萬一爲

斯茲大用是不揣譾陋輒舉先生學脉淵源之旨並
生平行誼論說之大畧具條件如右敢請於
當世立言之君子賜以碑銘傳記表章潛德他日汗青
采錄或入於道學或入於儒林惟
太史氏簡擇焉
門人王箴傳謹狀

止泉文集八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國朝朱澤澐撰澤澐有朱子聖學考畧已著錄此集乃其子光進所編凡詩一卷語錄一卷書牘四卷雜著二卷大抵亦皆講學之語葢其生平惟以崇奉朱子爲事也